

# 《周易大师：揭秘易经真相的小说》

## 一二三部

### 《周易大师》经典语录

\*有时候大人想不明白的事，小孩子往往一想就通，这大概是大人喜欢把简单的事想复杂，小孩子喜欢把复杂的事想简单了的原故吧。

\*骗人是最没道义的事，但我连饱腹的食物都没有，要道义干什么？

\*有些东西当一个人把它视若生命时，是可以与之共存亡的。

\*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会被别人当一盘菜看待，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是一菜盘子。

\*人活在世上，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让自己爱的人幸福，幸福的标准是你能满足她的不时之需。

\*自己喜欢的东西偏用别人不喜欢的手段去获取，以己之恶取人之善就这么快乐吗！

\*世人都去找乐趣了，你偏偏来自找没趣。

\*女人如同一味使人上瘾的药，服过一次就离不开了。

\*男人教会女人享受生活，然后女人在享受里慢慢堕落。

\*有些女人沉思的时候是圣女，微笑的时候是天使，一说话就是狗屎，再多说两句话便是狗屎不如。

\*男人如果总是让深爱自己的女人着急，那是非常不道德的。

\*求人等于求神，求神就得下跪，男儿跪天地父母是

孝，跪他人是痛，跪小人是耻。

\*君若负当初执手之爱，又何颜今生托付之人。

\*鸟儿，不穿林越谷，不披风沥雨，就不懂爱惜羽毛。

\*你越是下了功夫追求的越到达不了，帮你实现愿望的往往是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

\*喜欢一个人可以去放弃，爱一个人就要忠贞。

\*女人是男人前进的动力，单身索居的男人很少有奋斗的欲望。

\*女人的心有时像纸一样薄，一滴泪水就可以溷透，感动可以变成感激，感激产生感情，感情是可以让人不顾一切的。

\*不义之人必求不义之财，不义之财难养不义之人。

\*所谓爱和喜欢，只是自身的一种需要，或者一种寄托。

\*人这一生纵有千万人对不起，都不必耿耿于怀，惟有未报父母养育之恩，是最大的罪孽，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不是人前风光，功成名就，而是活着使父母宽心，死应在父母百年之后。

\*祸事临头俯下身子便会看到福在脚下。

\*宦海沉浮是非多，市井来往有真我。

\*一个人做到举重知重易，要想做到举重若轻，没有很好的修为真的很难。

\*一生干净清白，没有任何秘密的人，可以坦荡见天日，心有恶业，藏污纳垢的人，闻风怕草动，天黑盼天明，却又最怕见阳光。

\*人不求名夕阳远，求得虚名近夕阳，这是名，稻粱本为养生物，休为粒米动刀戈，这是利，想明白了这些，名利这东西也不过是口袋中的空气，你自以为袋中满满，伸手一摸却是空空如也，人生什么都重要，又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自由自在佛。

\*爱情是一个迷魂阵，进去了就出不来，哪怕把性命搭进去呢。

\*钱财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手伸到口袋里就能抓出一把钱来，是何等的快乐，但抓出的钱若沾腥带血那就要做噩梦了。

## 易经是什么？

算卦或者测算只是易经的模拟使用之一，比如《周易》。也就是说利用易经的像、数、理知识模型出来人生及宇宙的前因后果而已，不一定十分准确，因为事物变化的轨迹会受到各种外来因素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善易者不卜。算卦只是个模拟，不如直接用易经的道理分析事物准确。

但是，易经里面包含的知识是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比如太极、阴阳、五行等等内容。

比如说太极和阴阳，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其中或者使用的。举些例子：

1、阴阳举例：白天和黑夜、男和女、对和错、前和后、屋内和屋外、上和下、阴天和晴天。。。。。

阴阳是组成宇宙世界的最基本的两个关系元素，阴阳的规律是：

- 1》、阴阳总是成对出现，绝不会出现一个阴或者一个阳
- 2》、阴阳总是此消彼长，阴多了阳就少，阳多了阴就少
- 3》、阴阳互为自己的根，阴的方面就是阳，阳的反面是阴
- 4》、阴阳互相转化，阴极阳生，阳极阴生

2、太 极： 就是阴阳的极位，或介于阴阳之间；或藏于阴阳之中；或裹在阴阳之外。即属于阴阳、又不属于阴阳的特殊位置。

太极举例： 门槛大家都知道。你站在门槛上，这时你的位置既不是屋内，也不是屋外，而是太极位。如果你稍微一动，那么你要么在屋外要么在屋内。所以有个说法叫“太极一动阴阳生”。

## 前世\*神话

不是写学术报告，只是谈谈个人对易经的理解。

我们先从易经的源头说起。

易经被公认是中国诸经之首。这个首领当然不是枉得虚名，是有来历的。

我先讲一讲中国的神和鬼。

我们常说神话和鬼魅。而且都以为这两者是虚构的，是假的，是骗人的。真是如此吗？鬼才信呢！

我说一句惊世骇俗的话，神和鬼都是存在的，不是假的。只是我的理解和千古流传的是两个概念。

神即是圣人、智者，在远古即是头领、皇帝，那时候没有这一说。万人景仰即是神，那时候一个部落恐怕还没有一万人。

我们先从燧人氏说起，再远就是《广雅·汉历志》所载的：“皆以元命苞，谓自开辟至春秋获麟二百二十六万七千馀年，分为十纪。”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是从二百六十万前开始的。因为世界的历史是以文字记载为准的，世界人民一般不承认没文字的历史，这个无所谓，但我们炎黄子孙若不承认就有些忘本了。

不扯那么远，燧人氏就是一个智者，他会钻木取火，那他在那个时代就是圣人，就是智者，有反对的吗？你也想个取火的办法出来！所以那时候就天下归一了，史书上称为“燧明国”，当然那时候燧明国的天下很小，也就是一片森林。于是燧人氏在“万人景仰”之下，就成了科学

家，他不能辜负众望，肯定要专心钻研，不得不接过先人的枪，把先人传下来的天时变化的知识发扬广大，通过观察，他掌握了地球运转的规律，并且掌握了地球转一圈每个时段刮风、下雨、冰冻、万木复苏的规律，然后进一步扩展到了历法、农耕等领域。经过一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实践，整个部落的人都发现很是科学可行，于是把他的研究成果流传下来，久而久之就成了真理，他的后代慢慢把他美化成了上天派来的使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作的神。

以此类推，所有的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神这个字是真正存的，不是虚构的。

燧人氏钻木取火之前，文字还没有出现，当然没法记录，靠什么传授这个好不容易总结出来的生存经验？靠的是口传心授。《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燧人氏是中华民族的起源，因为那时有了结绳记事。《说文解字·序》载：“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这个记载不准确，结绳记事在燧人氏时就有了，这个毋庸赘言，燧人氏离现在三万年了。

三万年前的东西传到今天，又没有文字留存，如果还不能成为“神话”那可真就是神话了。

易经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后来伏羲氏画出八卦，把口传心授的东西落实到了固定的符号，后人又把伏羲氏称作神，说他是人面蛇身。为了把一个人捧为神，总要在这个人身上找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来，我们的老祖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所以“神话”也是人话，神是人造的，为了让天下归心，为了让信仰流传，必须得有人牺牲成神。这就是中国的神的来历。

至于鬼的来历，下回慢慢说吧。

作者题外话：因为要写《周易大师》，不能不关注到易经的知识，也明白很多读者对易经还是怀着敬畏的心

理，所以根据自己的见解，整理了《周易的前世今生》这篇文章，只为了供读者了解一些易经知识，另外，也是因为这本小说写得比较慢，读者每天等更新等得不耐烦了，所以算是加点餐吧，希望亲们能喜欢。

## 易经念的是什么经

易经是世界公认难懂的书，其实如果抛开预测占卜来学习易经，就会发现，易经很简单，易就是简易，易经讲的就是很平易的知识，我记得农村每逢有人娶嫁，新人的门前总会写这样四个字：“乾坤定矣。”什么意思？难道说是天下安定吗？男娶女嫁和天下安定有关系吗？这四个字来自易经的一句话：“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意思即天高地下，阴阳合德，世界秩序井然，万物和谐发展，可以安心的开始新生活了。

易经精髓就是讲阴阳平衡，也即现在我们说的和谐。为什么古人要造出个五行生克呢？就是为了平衡，我们生存的空间是五行相生相克，我们人体本身也是，我们做事工作交友也是这样，有一生必有一克，生克相依，《黄帝内经》讲的就是阴阳调和，人为什么要生病？就是因为体内阴阳失调，阴气重伤肾，阳气重伤肝，只有和谐才健康。如果我们能平衡得了生克关系，那就是真懂了易经。

易经是很平民的知识，易经采自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什么呢？易经的道理就是象、理、数，最简捷的一句话就是，像什么不像什么，什么道理和数字，仅此而已（我对易经的理解，如果学术探讨，咱慢慢来）。

说到象，万事皆象，现象嘛，风云雷电，喜怒哀乐，皆是象；理更好理解，为什么会有风？为什么会有雨？你弄懂了这些就得到了理，数就更简单了，风有几级，雨有多大，这便是数。

世界这两个字没什么神秘的，也没什么复杂的，自然

和人事，一概包括，都在里面了，而自然和人事，都离不开象、理、数。

古人也这么简单么？是不是现代人生搬硬套的呢？你看看八卦就明白了。八卦的始卦是乾卦，终卦还是乾卦（这个可能有争议，咱慢慢来），循环复始从一开始，到一结束，正所谓九九归一。谁要说由天始至地终，那我也无话，天和地是和谐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天上下雨水，地纳之，地水升成气，天受之，不是统一的吗？就像我们人类，你来我往，贫富互换，不是统一的吗？盘古开天的同时也辟地了，鱼水关系，不用细说了。万事没有始终，天地也没有始终，现在科学这么发达都研究不出来宇宙是怎么来的，也研究不出地球到底会不会灭亡。灭亡这个词是人类自造的，作为宇宙来说，是不存在灭亡，所谓灭亡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就像易经讲的循环往复一样，走到终点，换种方式又变成了起点。

现在回到八卦上，我很反感现在的媒体，动不动就是八卦新闻，形容新闻无聊也不用扯上八卦两个字，简直是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侮辱。八卦不是形容词，是名词，拜托，别给祖先丢人好不好！八卦的每一卦都有讲，每一卦的每一爻都有讲，每一卦变出来的卦又都有讲，为什么这样说呢，都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我们常讲“错综复杂”，谁知道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其实这就是八卦变出来的，内行的不用看了，说给外行的看，阳变阴或阴变阳就是相对的卦，便是综卦，阴阳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成错卦，而复卦和杂卦即错卦和综卦揉和在一起，就象风云际会，雷电交加。卦即是宇宙，包含了天地万物。阴为什么会变成阳？易经里讲阴极生阳，拿季节来说，冬天最寒冷的那一天就是阴极，但过了这一天，天气就开始返暖了，阳气上升，同样的道理，乐极生悲，一件事好到极点，好到完美无缺也往往是向坏事转化的开始，易经提醒人们，凡事不要做过头，不要让“极”产生——当然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人的意志左右不了的，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会事事

小心，可以早做准备。所以八卦蕴含了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八卦是信息记录器，不是无中生有的代名词。

八卦是无字的天书，易经是有字的天书，周易变化无穷，智慧无穷，往来反复，解不胜解，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 第 1 卷

### 第 1 章：引子

《系辞》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主大业。

我是从何时迷上周易的呢？

那一年我十二岁，母亲带我去算命，一个老人家，须发花白，端详我良久，目光里藏着莫名的诡异说：“他的命我不能算。”

母亲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算？”

老人讳莫如深地说：“易经有三不占，大异之人不占，大恶之人不占，大善之人不占，他是大异之人，身上有一种仙狐气，我算不得。”

母亲叹了口气说：“难不成这孩子是个怪物。”

老人神秘的一笑说：“我们常人都有三目，其中有一只是天目，常人的天目一生都不会打开的，但这孩子终有一天会打开天目，他的一生只有他自己能掌握。”

母亲再问，他只是摇头，再不肯透露半点玄机。

我听得似懂非懂，只跟着悻悻而归的母亲回走，算不算命，我不知有何区别，异与不异似也与我无干。

但自此，我便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叫易经的东西。

初一那年暑假，表哥开着拖拉机来我家犁地，我坐在车头上玩，表哥把车开进了家门前的深塘里，我被压在



了车下，动弹不得，水深没顶，我能听得见上面的人叫我，却出不去。三个小时后，人们才抬起车头将我救出，所有人都以为我没救了，在水下三个小时，别说一个孩子，就是成人也活不成了。

就在家人哭作一团时，我吐水如喷泉，鼓胀的肚腹慢慢消下去，我竟然悠悠地醒了。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妈，这件事我几年前做梦梦到过。”

众人都惊住了，母亲想起那个老人家说过的话，愣怔了半天说：“难道你真是异人托生的吗？”

我不知道异人是谁，但是从那天起，我经历的每件事都好像是以前梦里出现过的，也许，我真的打开了天目。

这之后，父亲大约也为了探明我究竟异在何处，买了许多易经的书回家，日夜翻读。父亲不在的时候，我就偷了他的书看，没指望能看懂，就是觉着好玩。

然后有一天，父亲被易经里的五行生克困住，握着书发呆，嘴里喃喃有声：“金生水，金怎么会生水呢？”

我随口说：“金是铁器，铁器做成锄头，在地上可以挖出泉眼来，当然能生水了。”父亲又问：“火生土又是怎么回事呢？”

“火烧木成灰，灰凝结不就成了土了吗？火山也是喷灰土的……”

父亲大惊：“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知道的，就是感觉应该是这样。

有时候大人想不明白的事，小孩子往往一想就通，这大概是大人喜欢把简单的事想复杂，小孩子喜欢把复杂的事想简单了的原故吧。

父亲还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了想，他把我领到医院去检查，做CT，做X光，折腾了我好几个小时，医生看完检查结果说：“他的脑袋和常人没什么不一样。”

我那时想，是不是父亲怕我脑袋里有虫啊。还好，我

脑袋里没有。只是偶尔会有一些异想天开。

以后，父亲就把易经的书藏起来，不让我看，大概是怕我走火入魔，真成了异类。

但从那时起我知道易经是一种很好玩的书，看懂了它们，别人会用一种惊诧加敬仰的目光看你，我就仍然偷了父亲的书躲在被窝里看，看不懂的，把几本书对照着，一夜不睡也要找到答案。

我弄懂了五行生克，也弄懂了八卦的方位，但是不会占卜。

后来我就去县城算命一条街上看那些算命的给人算卦，一蹲就是一天，对那些算命的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可以算得出人家结婚与否，头一胎生男孩还是女孩，丢的东西能不能找到，真是太神奇了。

现在想想，有点可笑，能算出那些真是太小儿科了，我现在可以算到股票涨跌的点数，不管是什么股票，给我代码，我摇完卦就知道它一天的走势，开盘什么价，收盘什么价，试想，世上还有什么不可以预测的呢！

这就是易经的神奇之处。

而我，正如那位老人家说的那样，一生中的确是跌宕起伏，异事无数，我也解不透我到底算不算一个异人，于是把我的经历写下来，让世人用 CT，X 光，核磁共振等等高科技来检验一下，或许对科学研究有点价值罢。

## 第 2 章：穷途末路

《易经-乾》初九爻：潜龙勿用。

文言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子释疑“潜龙勿用”说，有理想志向的人一开始是不张扬的，不为世俗改变，不在乎虚名，不因

遁世而沉沦，不因无官无禄而忧虑，按自己设定的目标做自己喜欢的事，坚定不移的去努力，这样的人必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潜龙。

易经说顺势而为，换句话说就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人不得势时就要学会“屈伏”，学会隐忍，随波逐流才能做弄潮社会的佼佼者。

我叫周天一，名字是爷爷给取的，小时候不知何意，后来看了易经，才明白天一二字来自《易经》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但是我知道了名字的来历，还是不懂爷爷为什么会给我取这样一个名字。若干年后我求师峨嵋山了空大师，学了失传已久的一掌经后，才知道原来我的八字里是缺水的，取名天一，是为了求水，求阴阳求平衡，天地万物无水不活，有水则有万事万物的勃勃生机。看来我爷爷也是熟知易经知识的。

我十八岁那年高中毕业，考入大都市的一所师范大学，一个人来到了繁华的都市。从此生活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另一个样子。

我上大学之前，家里的经济状况还勉强说得过去，吃饭穿衣，我不在人先，也不落人后，手上还带着父亲给我的手表，那年头，上高中的学生能带上手表的很少，虽然那块表搁现在来说不抵一顿饭钱。

上了大学，我知道家里的经济在走下坡路，这也是为什么父亲让我选了师范大学的原因之一，因为师范类学校是包分配的，一毕业就有饭碗，可以领工资的。别人家的日子都在蒸蒸日上，唯独我们家，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那是因为我的叔叔盗伐山林，被罚了款，让我们家几乎倾家荡产，接着爷爷患了不治之症，家里头除了屋顶的瓦灶上的锅，能卖的都卖了。

我不想上学了，家里穷成这样，朝不知夕的，上学干什么呢？但父亲不同意，卖了耕地的牛把我押到了大都，临走，扔下一句狠话：“不毕业不要回家，饿不死算你命

大。”

看着父亲毅然转身却明显孱弱的背影，我的眼泪哗哗的。

一个乡下孩子，在陌生的都市里，睁着恐惧的眼睛，像极了一头四处寻找食物的狼，为了不饿死，我每天都在考虑下一顿饭怎么解决。

我有过接连一周每天只吃一顿饭的经历，走路像梦游，从教室回宿舍，一路上看到树我都觉得是老天安排了神来救我，因为我可以靠在树上歇一歇，防止晕倒，回到宿舍倒在床上，饿得眼冒金花，可这时偏偏有同学从食堂打了饭回宿舍吃，嘴啪啪作响，我那时的感觉像在受刑，如果还有力气站起来，我会撕碎他。

在一个周末，我终于在饥饿的折磨下撕下了虚伪的面具，偷吃了同学一张饼，攒足了劲跑到大都天桥下的算命一条街上，我想这里也许能给我生存的机会，虽然那时候我把易经八卦背诵得滚瓜烂熟，可还不会占卜。就是心存一份幻想，或者是冥想中的一种指引。

我坐在一位看起来很淳厚的老者旁边，想先偷学一些占卜的技巧。

那位老者冲我笑笑：“算命吗？”

我摇摇头：“我没钱。”

“那你来这干什么？”老者很奇怪地问，声音很温和。

我狠了狠心，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了他。

老者打量了我一阵，确定我没说假话后，小声说：“你给我当托吧，赚了钱我们平分。”

我知道他是要我帮他骗人，骗人是最没道义的事，但那时我连饱腹的食物都没有，要道义干什么？我拼命点头，怕机会稍纵即逝。老者简单地嘱咐我几句，我便开始工作了。

### 第3章： 师父在上

有人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凑过去，老者叫住我：“哎，这位兄弟，我看你家中有事情发生啊，要我帮你算算吗？算不准分文不取的。”

我装作很犹豫地停下来，然后蹲下来让他算。他说一句我点一下头，都准。然后丢下他提前给我的十块钱，道谢不止地走开。

于是就有人也来让他算。等这一拨人走后，我再回来装上那十块钱继续等待下一个目标。

那天还算不错，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合伙赚了有一百多块钱。我算着能分到五十块钱，够我吃一顿的了，很兴奋，也很着急回学校，因为我要买一块饼还给我的同学。

老者倒不急，拉着我去了一家饭馆，点了一荤一素两个菜，还要了两杯散装白酒，呷了一口，用手捋了一把只有几根的胡须，很是惬意的样子，边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边说：“来，小伙子，喝一杯。”

我摇摇头，拼命往嘴里塞着菜说：“大爷，我不会喝酒，我完饭得赶快回去，要不然学校就关门了。”

老者点点头：“我姓肖，人家都叫我肖四爷，你叫我四爷吧，我听着顺耳。”

我叫了一声四爷，然后问：“你是不是分点钱给我？”

肖四爷又咕噜了一口酒，笑嘻嘻地说：“我是想跟我学活呢，还是分钱？”

我说：“我想要钱。”

“目光短浅，年轻人，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给分点钱你能花长久吗？我要教给你赚钱的本事，今后你想要多少钱赚不来哪。”肖四爷显然对我的胸无大志很不满。

我把荤菜里最后一块肉拨拉到嘴里，固执地说：“我

想要钱。”

肖四爷按住我的筷子说：“你给我留点，你小子是饿死鬼托生的？”

我放下筷子，用袖子擦擦嘴说：“我吃饱了，我要回学校了，你把我那份钱给我吧。”

“吃饱了滚，一盘菜五块钱呢，全让你吃了，还要什么钱，再要钱小心四爷我打你。”昏暗的灯光下，肖四爷原本和善可亲的面孔变得狰狞起来，我不由打了个激灵。

我愣了一会，嗫嚅道：“四爷，我借了同学十块钱还没还呢，你不打我我回去同学也要打我，不如你先给我十块吧，明天我再来帮你当托，你看好不好。”我撒了个谎，决定先要十块钱回去，明天白天我再去天桥要剩下的钱，白天人多，我不怕他敢打我。

肖四爷冷笑说：“小子，四爷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就你那点花花肠子还想哄老子，我是看你有这方面的天份，诚心想收下你，这好歹也是一门手艺，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靠着给人算命打卦一生衣食无忧还是没问题的，你想要钱是吗？”说着，他把钱全掏了出来：“都在这呢，只要你跪地上给我磕仨头，恭恭敬敬地叫我声师父，全是你的了。”

那是一桌子钱哪，一百多块，我一学期都花不完，不就是认个师父吗，我咬咬牙，马上趴到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叫了声师父。

肖四爷愣了一下，拉起我，把我揽到怀里，眼睛潮湿了：“好孩子，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从今儿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你先回学校去吧，明天老地方去找我。”

我后来才知道，肖四爷一生未娶，漂泊江湖，虽然吃饭穿衣饱暖无忧，但常常因老而无后垂泪，他一心想收个徒弟，无奈他那一套行走江湖的骗人勾当无人肯学，有些宵小之徒想学他又不肯教，那年月，像他样心比天高命比

纸薄的人太多了。

## 第4章： 风卷残云

肖四爷，不，现在是我师父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我又凭空多了个爹。没办法，人穷志短，给口饭吃就得认人为父，还好不是认贼为父。有朝一日老子发达了，一定要多收几个徒儿，得找补回来，我心下思忖。

师父并没有把桌上所有的钱都给我，他怕我一去不返，以江湖之心度非江湖之人。他给了我二十块钱，看我离开，竟然有些恋恋不舍。

攥着二十块钱，昂头走在街上，爷我也是有钱人了。我买了二斤饼，拎在手上沉甸甸的，想了想，又买了五块钱的猪头肉，看看手上的钱还有很多，于是又给全宿舍的同学每人买了份礼物——一人一本硬皮笔记本。有钱人总是很慷慨，当然得有钱才有慷慨的资本。但我还牢记着母亲的教导：寅不吃卯粮，晴天备伞，雨天备靴。我给自己留了五块钱，师父怕我这半路捡来的儿子跑了，我还怕明天他放我的鸽子呢！

走到宿舍门口，听到里面有人在骂：“贼你妈，老子的大饼谁偷吃了。”是陕西娃乔好运的声音。

“指定是周天一那瓜娃干的，这一个星期我都没见他吃过什么东西，走路都晃成皮影子了。”山西人李平阳的声音。

“等他回来抽他丫的，看他今后还偷嘴吧。”

“打不得哟，打残了你得多少大饼才够营养他的。”

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一屋子南腔北调，骂人像唱歌，不就是吃你一张饼吗，还真把我当贼了。

我一脚把门踹开，看着一屋子惊住了的呆鸟们，把手上的食物掳在桌上说：“宵夜来了，猪头肉加大饼，管够。”

猪头肉的香气让他们垂涎三尺，但又有些困惑，他们不明白我只是出去了一天，怎么回来时便成了发了财的土财主，平时一天一顿和尚饭，今天忽然带了肉食来，这种反差，真不是一般人能想得通的。

乔好运看看我，再也不提他那张大饼了，抓过一张饼，又抓了块大个的猪头肉，边往嘴里填，边说：“天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众人也纷纷下手，风卷残云般把二斤饼五块钱的猪头肉吃个精光，看着他们乐不可支的吃相，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散财的快乐。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一次的慷慨，让全宿舍的人记了我一生。人们大鱼大肉的时候，不会为一顿饭而感动，但那个年代，所有人都是饱暖不济的，有人能把吃的分给别人，那绝对是非无高尚的品德之人不能为之，于是，从此我成了宿舍里的大善人，成了众人的楷模，甚或是精神领袖。

这之后，虽然清贫依旧，但我再也没有饿过肚子，上有师父罩着，下有这一帮南腔北调的同学追随，我度过了整个很愉快的大学生活。

## 第 5 章： 三尺神灵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起得很早，其实我一夜都没怎么睡，老是做梦，我想着天明了去找师父要来那一百块钱，寄回家给爷爷看病。

我是跑着去天桥的，师父也很勤奋，正倚着天桥的水泥柱子做伸展运动。我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看见我，笑了：“跑这么急干嘛？后面有鬼追你呀！”

后面没有鬼，是天桥有个老鬼。我心里说，跟着你我尽早有一天也会变成鬼的。



我喘均了气，言不由衷地说：“我想早来给你占场子呢，没想到师父比我来得还早。”

师父收了功，拍拍我的肩说：“好小子，看来我是没看走眼，还没吃早点吧，走吧，咱先去喝碗粥再干活。”

我们吃完粥回来，趁着没有顾客，师父开始给我上课，先从天干地支讲起，这些东西我从书上已经看过了，但是我装作完全不懂，傻乎乎地问东问西，哄得老头很是开心，我看他高兴，冷不丁地问：“师父，为什么天干是十个，而地支有十二个呢？”

师父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天干配地支，走一遍正好六十年，称做六十甲子，老祖宗这样定的，用了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也这样用。”

我暗暗笑了，这老头在糊弄我，六十甲子是这样得来的不错，但他并没有解释天干与地支的含义。我记得书上写过，天干是五行的两极之道，五行分阴阳两极，所以是十天干，而地支代表十二个月，也即黄道十二宫，黄道是太阳从东升起，向西落下，转这一圈就是黄道面。看来师父看的书与我的不同，他的师父只教他用法，却没教他为何要这样用。

我说：“我不学这个，你直接教我怎么给人算命吧。”

师父伸手打了一下嗔说：“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些基本功不学，怎么能给人算命？我告诉你，我们吃这碗饭靠得是真本事，不能靠骗，那样是害人害己，天理不容。”

我不服气：“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当托？”

“让你当托只是为了引来生意，算得准才能让人掏钱，小子，你看我给哪个算卦胡吹乱侃了！”师父瞪我说。

我说：“那些算命的不都是靠蒙骗钱吗？”

“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你给我记住了，学周易，最重要的是要品行好，易经是给人指引方向的，是释疑解惑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切不可己昏昏使人昭昭，头

顶三尺有神灵，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上天会怪罪的。”师父谆谆教导我。

我不由对他刮目相看起来，我以为他和那些江湖骗子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信口开河，瞎编一通，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本事，可是他这一番话，证明他和那些人不是同类，他有着起码的做人的良知。我记住了师父的这段话，不说他教会了我什么，只这段话，就值得我叫他一生师父。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时刻把师父这段话记在心头，并把它当成我的座右铭，无论为谁预测，坚决做到看不准的绝对不看，做不到的绝对不做，我想，我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人人尊重的周易大师，与肖师父最初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 第6章：小试牛刀

大三时我恋爱了，高枝不敢攀，人家高枝也不会让我这小家雀栖身，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同样也是农村出身的女孩，叫凤阿娇，这名字，怎么看也不像农村女孩，人长得一般往里，但很清秀，就是看着不烦的那种。

她只所以看上我，大概是跟着我经常能吃上猪头肉吧，一农村来的娃，一周能吃上一回荤菜，还有零花钱带她逛一回商场，买块冰淇淋，那代表着能力，当我告诉她我大学三年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还偶尔往家里寄钱时，她把眼睛睁得很好看，小眼睛嘛，只有瞪大了才能摄人心魄。

她问我怎么找来的钱。

我说：“我有手艺，你没听说过一招鲜吃遍天的古训吗？”

她不相信，一脸的狐疑，让我露一手给她看看。

那时我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易经推算了，于是决定给她演示一遍。我问她有什么要测的吗？她想了想说：“很长时间没回家了，不知道奶奶的身体怎么样了，这个可以测出来吗？”

我放在她手上三枚硬币，让她摇了六次，我给她排好卦，然后翻出易经书，照本宣科进行断卦：“你摇了一个地火明夷卦，根据卦象看应该是手足有伤的状况。你奶奶大约是手脚受伤了。”

阿娇又是给了我一个好看的眼神说：“胡说，我奶奶八十多了，足不出户，手不扶重，怎么会受伤呢？”

我又认真断了断卦象，肯定地说：“你写封信回家问问吧，如果我测错了，我请你连吃三天猪头肉。”

她表示同意，一副吃定我的样子，那年月，女孩子是不怕胖的，别说吃三天猪头肉，就是连吃一个月她才开心呢。

阿娇说：“写什么信哪，那多慢，我给我们村长家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那时每个村都有一部电话，是装在村长家的，一般也就是镇上下个通知用用。

我知道她是馋了，恨不能马上大快朵颐。

打完电话，她的神情很是怪异，久久地看着我：“真让你算准了，我奶奶从床上掉了下来，把手腕摔折了。”

我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不是心疼猪头肉，是我可以在她面前一战成名，让她对我的崇拜又增加了一成。

阿娇拿过那本易经，翻了翻，摇摇头说：“看不懂，你给我讲讲呗，为什么易经可以算出千里之外发生的事呢？”

## 第7章：大祸临头

我得意地卖弄起来：“易经的易字就是日和月，代表

宇宙，所以天地之间的事，都能算准，为什么呢？是气场的作用，你和你家人的心脉是相通的，天地之间的气场也是相通的，当你凝神静气的时候，天地之间的气场便会打通一切障碍，让你家人的信息像电波一样传过来，然后通过你手上的钱币变化成易经里的卦象，八卦文字就是密电码，我只是负责给你翻译，所以你问你奶奶的事便得你奶奶的信息，同样，你问你家里每个人的事都能得到结果。”

阿娇吃惊地不可名状，大呼：“我一直以为算卦是封建迷信呢，你这样一解释，很有科学道理呀！”

“可不是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都应用了几千年了，怎么会是迷信呢，易经就是预测学嘛！”我很有成就感。

“那为什么街头算卦的算不准？”阿娇的胸很大，波澜起伏的，但她不是一个胸大无脑的女孩子。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我想，要说透这个问题，可能得一堂课的时间。”我卖了个关子。哪有这样的坏事，我花了几年的时间领悟这个问题，又认了个爹，好不容易才悟透的道理，让你不劳而获。别说是女朋友，老婆也不行，传男不传女。

阿娇不依不饶：“我有耐心啊，就给你一个课时，你讲讲吧，我真的想听。”她看看四周没人，“啪”的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真是一吻乱我心，英雄难过美人关哪！我想豁出去了，爷就给你讲讲吧。

我刚要开口给她上课，乔好运老远跑过来，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说：“天一，出大事了。”

我看他脸色不对，不明白出了什么事，问：“谁出大事了？是你还是我？”

“当然是你了，你在天桥给人算卦的事被侯副校长撞见了，我听说要开大会批判你搞封建迷信，弄不好会给你处分。”

这事，真有点麻烦，虽然那时候算卦相面的事政府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那是针对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可是堂堂大学生，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安心读书，跑到校外给人算命去，说搞封建迷信是轻的，给我安个诈骗的罪名也不为过啊。

我顿时乱了阵角，想马上找到师父，让他帮我想个办法，看能不能躲过这一劫。

我跑去天桥找师父，找了一圈也没见他的影子，又去他家里找，也没有人，我急得团团转，有一种大厦将倾的感觉。

万般无奈回到学校，侯副校长在校门口直接把我截到了校长办公室，关上门，语气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严厉。为人师表啊，连整人都是和言悦色的。

“你叫周天一是吧？”

“是。”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不知道。”

“想想。”

“想也不知道。”

“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

“那好，我提醒你一下，天桥下面。”

“天桥下面？哦，我想起来，我前几天逛街走到天桥下面实在憋不住了，就小便了一下，这事有人告到了学校？”我耍起了无赖。

侯副校长竟然笑了，扶了扶眼镜说：“装是吗？那好，你在这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说，我先去上课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叹了一口气，看来这次是死定了。

## 第8章： 师父有难

侯副校长再回来时，身后跟着一个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留着长发，那年月留长发的女孩子不多，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在天桥找我师父算过命，一副很乖的样子，却原来是装乖卖舛！

不用说，是她告我的状了，可是他怎么知道我是这所大学的学生？

我冷眼相向，她却抿着嘴笑，侯副校长也是神情莫测。

她竟然向我伸出了手：“你好，我叫侯华，历史系的，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奇怪吧？”

一点都不奇怪，头发染白了就是白发魔女哎。

我用力攥住了她，没心情欣赏她那只柔弱无骨的玉手，只恨不能发出内功把她震个五脏俱焚。

她疼得咬牙切齿，五官挪位说：“哎哟……帅哥，给你握手呢，不是让你刮骨疗伤的。”说着挣脱开来，不停甩着手。

侯副校长拉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我一个戴罪之人竟然还有这样的礼遇，有点不可思议。我且不管他，先大大咧咧地坐下，这种时候只能视死如归了。

“小周，你知道你师父，就是那个肖四爷是干什么的吗？”

“研究易经的。”我字斟句酌，努力想说得好听一些。

“唉，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侯副校长拿下眼镜，顺手撩起衣襟擦了擦镜片说：“他现在在看守所呢，公安局的人来找过你，是我给挡住了，你说实话，或许我还能帮你，否则，你的前途就完了。”

我半信半疑，那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虽然算命打卦被视为搞封建迷信，但还至于给关起来。

侯副校长看出我的疑惑，说：“肖老四懂点易经是不

假，但凭这点当然不会进看守所，他五年前因为给人看相，出过人命，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公安局这几年一直在找他，没想到他还敢回大都。”

侯华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同学的哥哥在刑警队，他说五年前一对夫妇找他算命，他说那女的克夫，结果回去后男的闹离婚，女的不肯，上吊自杀了，女方的家人告肖老四谋财害命。”

我有些害怕了，毕竟是一条人命。

侯副校长说：“你也不用害怕，五年前的事和你没关系，但是你现在是肖老四的徒弟，如果公安局给你查实了的话，学校肯定要处分你，轻的是记大过，重的是开除，我知道你家里出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你还有年就毕业了，我不想看着你的一生给毁了，所以想帮帮你。”

他和我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帮我？我使劲地想，把脑袋想得生疼，终于想起师父曾给我算过，我一生中会有三个贵人相助，每到生死关头，总会逢凶化吉，难道侯副校长是我的第一个贵人？

我怯怯地问：“你怎么帮我？”

侯华在旁边说：“你知道我爸是研究什么的吗？”

“你爸？”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对父女。“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吗？”我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侯华也斜了我一眼说：“你就跟肖老四学了个江湖嘴啊，正经点好不好，我们在研究营救你甚至你师父的方案。”

说到师父，我当然要一本正经了，受人滴水之恩，涌泉报之，何况我大学三年一直都是师父供我吃穿，没有师父我可能早就卷铺盖回家了。我马上正襟危坐，一脸的恭敬，倾听他们父女俩教诲。

## 第9章：梅花易数

“我爸研究的就是易经，天桥下面那些江湖骗子的骗人伎俩，没有一个能瞒过他老人家的眼睛，只有肖老四，跑路五年，还算学了点真本领，他的占卜方法和所有人的方法都不同，应该是失传已久的《梅花易数》，这个你听肖老四说过吗？”侯华说。

《梅花易数》我当然知道，那是宋代易经大师邵康节的心血之作，市面上《梅花易数》的版本很多，但是师父给我说过，所有市面上能找到的邵康节的书，都不是全本，甚至连真本都不是，现在能见到的《梅花易数》只是记载了占卜常识，断卦的秘诀谁都没见过，如果据流传的《梅花易数》卜卦，肯定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我问过师父：“你掌握了邵康节的秘诀吗？”

他笑而不答。我想他也未必知道。易经自面世以来，据考证自伏羲氏画八卦至今有一万年的历史了，一直都是靠口传心授流传，周公作文字注解后，易经越来越乱，得嫡传的是一派，根据周公注解文字猜测的又是一派，几千年来一直是真伪莫辨。直到宋代邵康节，他倾尽毕生心血，才钻研出易经的真髓，而他也真正做到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风云雷电，帝王兴衰没有他测不准的。我查过关于邵康节的史料，记得有一则关于他的逸事，宋神宗即位后，三次请他出山做官，他已测出宋朝至少有五十年的安稳日子，所以坚辞不出，对神宗说：“现在江山永固，天下太平，我出山不出山都一样。”北宋也的确如他所算，又过了近六十年才被金所灭。

但是他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步其后尘，他的研究成果不知所踪了。他的儿子不知道，和他比邻而居的挚友程颢程颐兄弟也不知道。他曾有一首诗自表心迹：《易》中秘密穷天地，造化天机泄未然；中有神明司祸福，从来切莫教轻传。诗的最后一句说“不要把易经轻易传授给别人”。可是见邵大师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



事实也正如此，自宋代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真正的易经大师，江湖术士层出不穷，但多是以讹传讹，这才造成后人对易经抱有偏见，给这部千古奇书戴上了封建迷信的帽子。

今天侯氏父女突然提到《梅花易数》，看来这个侯副校长对易经的前世今生是了如指掌，他坚信世上是有邵康节的秘诀存在的。难道说邵大师留了一手，把独门秘诀藏在了什么地方？

而我师父真的掌握了那个不传之秘？

## 第 10 章： 威逼利诱

侯氏父女对我和师父也研究得很透。

侯华说：“帅哥，你跟了肖老四三年多了吧，三年出师，你肯定是得了他的真传了，不如也用《梅花易数》给我算一卦吧。”

我摇头：“师父还没教呢。”

侯副校长半信半疑：“他一生就收了你一个徒弟，三年了还没给你交底吗？”

我还是摇头，邵康节连他儿子都不教，师父凭什么要教给徒弟？看家本领啊，哪能轻易授人？也许等师父临坐化的那一刻，突然开窍就把秘诀给我了，前提是他真的有那个秘诀。

侯华说：“我爸研究易经多年，就还差这一个扣就解开啦。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都有责任把她传承下去，你去劝说一下肖老四，让他把秘诀交出来，公安局那边我爸去做工作，保证他不用蹲大狱，要不然，恐怕他得死牢里了。”

他妈的，多么老套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场景我怎么感觉似乎经历过，我努力想了想，又想了想，没有，我从来没

做过这种场景的主角。主角战争时期了，国民党反动派抓住地下党，一般都是这样的待遇，威逼利诱，不行就严刑拷打。

我看看老侯又看看小侯，历史系的，用得都是从古书里学来的手段。一个俨然顾祝同，一个就是俞伯庆。

我轻蔑地一笑说：“我是方志敏。”

侯华莫名其妙地看着我问：“你不是周天一吗？”说完又忽然醒悟过来说：“可是你师父那把年纪了，他未必能做成方志敏哪！”

侯副校长大笑说：“我也是共产党员，我干的就是党的事业，小周呀，《梅花易数》秘诀的价值不可估量，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谜给解开，可谓功在当今利在后世，至于你个人，抛开经济上的收益不说，还可以名垂青史，你何乐而不为呢？”

他一提国家利益，我就蔫了，我还指望大学毕业后国家给分配工作呢，现在国家有事要我做我不去做，那一年后我工作的事国家还会管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侯校长说的对，可是我真不知道师父到底有没有那个秘诀。”

“从肖老四的断卦手法看，他应该是掌握了这个秘诀，至少是沾了点边，因为《梅花易数》的起卦方式就是随时随地，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来起卦，肖老四给侯华占卜时，就是让她随便报了几个数字，然后断卦，而且还很准，所以，我分析，肖老四能这么简便这么快速的卜卦，肯定有独门的东西，那就是他知道邵康节的秘诀。”谈到学术的东西侯副校长很热烈，口若悬河。

这点我也注意过，但是看不出门道，师父只教我金钱卦，我问他：“为什么你算卦不用制钱？”他淡淡地说：“熟能生巧，慢慢来，总有一天你不用制钱也可以占卜。”看来金钱卦和师父的占卜方法是两码事。

经侯副校长一分析，我开始相信那个秘诀就在师父手

上了。

我说：“好吧，我去试试。”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有些东西当一个人把它视若生命时，是可以与之共存亡的。比如方志敏，信仰是他的生命，那么如果师父真有那个秘诀的话，从他三年都不肯教给我这一点看，无疑秘诀就是他的生命。

侯副校长欣慰地说：“这就对了，只要你能劝得动他，以后你就不用去街头算卦挣学费了，我让你加入我的课题小组，你也可以住到我家里去。”

## 第 11 章：因果轮回

侯华笑嫣若花：“我没有哥哥，你以后就是我的哥哥了。”很令人感动的微笑，只是我很怀疑她微笑里的真诚，我有农村娃的自卑，不敢高攀。我觉得和师父在一起，我很踏实，我们是同命相怜，可是现在我要背叛他了，他成了方志敏，我是俞伯庆。但愿侯氏父女真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不是一己私利，否则我就是卖主求荣的小人。

侯华带着我去看守所见师父。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刑拘期间疑犯是不能会客的。但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却可以安排我见到师父，只为了一个缥缈虚无的所谓“秘诀”，用心何其良苦啊！

师父看到我，很惊讶，我也是，因为他脸上有明显的伤痕。

我叫了声师父，忍不住眼泪掉下来，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竟然还有人打他。

“没什么，临室里有规矩，进来都要热身的。”师父抚摸了一下脸上的伤，然后像背诵八卦的卦辞一样念念有词：“一进牢门，心惊肉跳；二话不说，加温洗澡；三顿牢饭，顿顿不饱；四面高墙，外加岗哨……”

我不由再次落泪，心里很难受，不知道如何开口向他提秘诀的事，沉默着。

师父也沉默了，但我看到了他的嘴角在动，是我早就习惯了的他为人占卜时的神情，我知道他在做什么。

仅仅过了几钟，他抬起头说：“天一，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来要一样东西，可是我想了再想，三年里我能给你的都给了，真的没什么东西可给你了。”

我摇摇头说：“师父，我不向你要求什么，你已经给了我很多，我知足了……”

师父笑了，有些凄然，看看外面低声说：“天一，我能算出有人让你来向我要一样东西，可算不出究竟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你要什么吗？”

我知道什么都瞒不过师父，点点头，把侯副校长的意思说了。

师父叹了口气说：“我也知道有《梅花易数》秘诀，我也想得到，那是易学界的最高境界，得到他便可成为一代周易宗师。可那个宝贝是可遇不可求的，若我真的得到了，我还会去天桥和那些江湖术士为伍吗？”

我想了想说：“你可以假装说有秘诀，出去后找机会离开大都吧。”

师父摇头说：“天一，我这一把老骨头早晚都得化成灰，生死轮回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落叶自当归根，我累了，不想再做孤魂野鬼了。”

我拉住师父的手，脸上泪水滂沱：“师父，老天不公啊，你这样好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劫难呢！”

师父很悲伤地说：“天一，你错了，老天是公平的，我的父亲在抗战时是一方恶霸，杀人越货犯了很多罪，是被政府枪毙的，我是替他还债来了，这就叫轮回，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无论何时都不许打诳语说空话有恶行，那样迟早会有报应的，不在当世便在后代，积德行善子孙福啊。”

我还要说什么，警察已经吆喝说：“时间到了。”

就要师父将要走出门的那一刻，他突然贴在我耳边小声说：“峨嵋山，了空大师，你去，提我的名字，肖衍四。”说完如释重负般头也不回走了。

## 第 12 章： 离别亦难

回到学校，侯副校长一脸的铁青，侯华也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在一旁横眉冷对。

我还有年就大学毕业了，我是家里的荣耀，我不想现在离开学校，但我的命运我自己主宰不了。

我抱着一线希望恳求说：“侯校长，我师父真不知道秘诀，他说他要是知道秘诀的话，就不会去天桥那种地方了……你能不能让我上完最后一年？”

“简直是冥顽不化，既然他想和秘诀同生共死，那就让他死在牢里吧。”侯副校长气急败坏地说。

当一个人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会被别人当一盘菜看待，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是一菜盘子。我其实连菜盘子都算不上，顶多是一粗瓷大碗，侯副校长大手一挥，我就从桌子上掉了下去，摔了个粉身碎骨。

侯副校长拿出学校的处分决定，扔给我：开除学籍。理由冠冕堂皇：“……不安心学习，与社会人员混在一起，大搞封建迷信活动，骗取钱财，且不思悔改，给学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对周天一予以除名云云。”

侯华幸灾乐祸地笑，笑声像极了挥刀自宫后的东方不败。

我的手不停的颤抖，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此刻重如压在孙大圣头顶的五行山，不上学我还有出头之日吗？孙大圣还有唐僧解救，可我师父如今关在牢里，生死未卜，谁来

搭救我呢？

我回宿舍收拾行李，上铺下铺的兄弟都在，都是一脸的同情，外加爱莫能助的惋惜，如果再让我回头选一次的话，我宁愿饿死教室，也要把学上完，可惜没得选了。

“你去哪里？回家吗？”乔好运说。他的名字取得好，有好运罩着，我没有一个好名字，也没有好运。我心里悲凉。

回家？想起父亲卖掉耕牛送我来学校的悲壮，我怎忍心将他如豆的希望掐灭。我摇头，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反正不能回家。

“天一，我们永远是好兄弟，有困难说一声。”李平阳真诚地说。我强忍住眼泪，拍拍他的肩，又逐一拍拍所有人的肩：“好兄弟，友谊万岁。”始自五块钱猪头肉的友谊，通过三年的朝夕相处，我们现在都是莫逆之交。

散了罢，既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就早散早滚蛋吧。

我拎着行李走出校门，阿娇跟在后面，一声不吭，直到看不见学校的围墙了，她才冲上来，紧紧抱住我，泣不成声。

我反身抱住她，我们泪眼相向。

我们曾经勾勒过美好的前程，大学毕业后我们一起回我老家县城当老师，然后研究我们共同的课题——生儿育女，偕手终老，人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上师范大学，从头看到老，中间自己尝，能和相爱的人守在一起，一个小县城足够了。

### 第 13 章： 为爱停留

她问：“你去哪里？”

我苦笑：“父亲把耕牛卖了供我读书，我学业不成，

只能回家做牛做马以报亲恩了。”我言不由衷，没打算跟她说实话，我不想再连累她，本来可以举案齐眉的，现实却成了男耕女教，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中间这段不用品尝，滋味想得到，只能是苦涩的。

“你不要我了吗？我们才刚开始……就这样结束吗？”阿娇泪打梨花落，我见犹怜。

我替她拭泪，自己却泪流不止。

“你好好上学，不要管我，也不要想我，我跌得倒就爬得起，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安慰她，仍然是言不由衷，我连自己都安慰不了。

“你不要走，你要饭我也跟着你……”阿娇是典型的农村女孩儿，话也是典型的乡村爱情语言，朴实却感天动地。我会拖着一个大学生去要饭吗？饿不死也羞死了。

“你不是有手艺吗？你去租个房子，然后去街头摆摊，我每个星期去看你一次，只要能经常看到你，我就满足了。”阿娇摇着我的胳膊说：“答应我，别离开我，就在这座城市里等我。”

我也是这样想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可惜我是个落难的英雄。我又何尝想离开自己心爱的女人哪，阿娇是我的初恋，爱情的甜蜜在嘴里还没化呢，我怎么舍得放手。

可是她的未来能触摸得到，我的未来却看都看不清，让我怎能不柔肠百结。

我想了想说：“我先不走，等我想好了，安顿好了再来找你吧。”

她让我发誓，我长这么大没发过誓，有些为难，怕自己守不住誓言。她坚持着，目光令我心碎。

我为她的坚持感动，发誓说：“我对天发誓不会离开凤阿娇，除非她先离开我。”我把自己逼上梁山，却唯独给她留了一条退路，不是不信任她，是不相信自己。

她破涕为笑，我们相互拭着泪水，那一刻的恩爱让我

记到了现在，仍然还会记下去。

她一步三回头地回学校了，我一步三回头地流浪街头。

我在街上走了很久，不知不觉走到了天桥。同行们纷纷打招呼：“小周，你师父呢？有日子没见他了。”

我强颜欢笑说：“我师父闭关了。”众人都露出赞叹的神情，只有我知道，不是闭关，是关闭，不知道他老人家今生还能不能出关。

我在师父坐过的地方坐了一会儿，脑际忽然飘过他说过的话：这好歹也是一门手艺，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靠着给人算命打卦一生衣食无忧还是没问题的。

难道说我要坐在这儿靠给别人算命打卦度过一生吗？我看了看旁边猥琐、无欲无求的同行们，摇了摇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师父的另一句话又闪现出来：峨嵋山，了空大师。为什么师父要我去这个地方，找这个人？我心一紧，骤然明白了，了空大师应该掌握着《梅花易数》的所有秘密。

我豁然开朗，明白了我该干什么了。我要去探寻易经的秘诀，我要看看这个令许多人不顾斯文，不顾性命，不顾荣辱去抢掠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的魅力，这才是值得我一生去追求的东西，正如侯华那个妖精说的那样，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都有责任把她传承下去。是的，我要做这个传承者。

## 第 14 章： 黄粱一梦

孔子在《系传》里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天地的意愿没办法违背，熟练了易经知识可以济世救人，而致自己少犯错误，既然上天安排自己的命运是



这样的，那就安心钻研学问吧，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人。

我想明白了自己将要去干的事，心情马上轻松起来，易经里说：“否极泰来。”我现在的境遇已经坏到了极点，也许该慢慢转好了。

我拎上行李去师父家，我有师父家的钥匙，不用租房。一走进师父家，我又想明白了一件事，师父说我一生中会遇到三个贵人，原来师父才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也是最大的贵人，在我生活无着的时候，他管我吃穿，让我挨过最困难的三年，在我将要流落街头时，他给我准备好了栖身之处。夫复何求，我真的该乐天知命了呀！

师父家是一个小院三间平房，院子不大，大约六十多平方，可院中间却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南方人喜欢在院子里栽桂树，有大富大贵的寓意，这种树北方不多，师父说整个大都市他这棵桂树是最老的。这大概是师父一生中惟一值得炫耀的东西了。

师父是一个喜欢干净的人，他的房间里总是一尘不染，他的卧室在东面的那间房里，西面的那间是客房，我在那间屋里睡过一晚，其实师父不止一次让我从学校里搬出来，与他一起住，我舍不得宿舍里的热闹，一直找借口没过来，今天我走投无路了，终于搬了进来，师父却走了，我不由心生感慨。等我住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自私，一个人住在一个院子里，院子虽小也是空旷的，师父孤独一生，想找个人作伴，这心愿我都没有满足他。

我收拾好房间，躺在床上，一会忧愁，一会困惑，眼皮打起了架。正混沌间，有人叫我：“天一，天一。”

我抬起头，一个陌生的老人站在面前，胡须雪白，目光烁烁，好像传说中的太白金星一样，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的确是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认得我，我不认得他。

## 第 15 章： 梦识老祖

他看我一脸的惊讶，微笑说：“你老祖有一样东西存在我这里，我还你来了。”

“我老祖？我老祖是谁？你又是谁呀？”

“哦，你竟然不知道你老祖是谁？”老人很失望：“那你知道周元公吗？就是和邵康节、二程、张载并称北宋五子的周敦颐。”

“周敦颐？写《爱莲说》的那个么？”

我轻轻诵读：“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这首词我非常喜欢，我常以“出淤泥而不染”勉励自己。

“不错，竟然背诵的一字不差，不亏是名门之后。”老人赞许说，脸上有欣慰之色。

“名门之后？”

“是啊，你是周元公的第三十一代孙。”

我吃惊不小，周敦颐是北宋大理学家，程颢、程颐是他的弟子，我竟然是周敦颐的三十一代孙。

“我是程颢的后人，你老祖有一样东西存在我们程家，今天我来还你了。”老人说。

“是什么宝贝啊，你们家竟然藏了九百年才想起来还。”我好奇地问。

“是《梅花易数》的秘诀。”

我跳了起来：“梅花易数秘诀？是我们家的？”

“不错，是你们家的，当年邵康节完成《梅花易数》

后，抄了一个副本赠与周元公，称‘我辈之后五百年内无人可享用此学，若误学误用必乱天象，五百后你们周家会出一异人，此书可留给他’。并留下一观人心法，五百年后测之便知周氏异人在何处。周元公怕自己后嗣误学，故存在弟子二程处，程家守诺，一直守了五百年，用观人心法测之异人未现，五百年后逢百年一测，如今又过了四百年，才找到你，现在终于可以完璧归赵了。”老人如释重负。

我在大喜过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一朝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一伸手说：“那不赶快拿来。”

老人望着我笑。

我说：“你笑什么？”

老人还是笑，很诡异的笑，然后急转身向往就走。

我一个鲤鱼打挺爬起来，冲过去要拉住他，头猛得撞在了什么东西上，疼得我大叫，睁开眼细看，原来自己掉在床下。我看了看四周，哪有什么白须老人，原来是黄粱一梦。

## 第 16 章：太神奇了

我有很长时间都无法从那次的梦中醒来，有许多次我正做着事时，那个白须老人会猛地出现在我面前，冲着我笑。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鬼上身了，或者是被那个秘诀迷失了心智，要不然，哪会陷进一个梦里脱不出身呢？

从此我开始天天按时去天桥下面上班，我得吃饭哪，还有阿娇，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钱。

阿娇每到周末都来看我，看我的同时会顺捎看看我的钱包，看到我的钱包鼓鼓的，她会拉我去逛街，然后假装不经意撞进一个店里，而那个店里总会有她十分需要或十分喜爱的东西。

我挣得是百家钱，自然要还回百家去，为阿娇花钱，我从没眨过眼，我爱她，爱这个字是无论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老外，他让我给他占一卦，师父没教过我给洋人算卦，我吃不准，毕竟东方与西方隔着一个地球呢，气场应该也有时差的吧。我硬着头皮给他测完，心想，准不准的只当我遛嘴了。没想到那洋鬼子听我讲完卦，竟然说了句非常地道的中国话：“妈呀，太神奇了，你的师父是鬼谷子吧！”他竟然知道鬼谷子。随他一起来的一哥们说：“约翰先生来中国五年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约翰给了我一百美元。我乐颠颠地跑到黑市上换回来八百多块人民币。看着厚厚一摞钞票，我大叫：“妈呀，太神奇了，一百块美元可以生下这么多人民币啊。”

我回到家，刚合计好要给家里寄五百块回去，阿娇来了。看到她，我在心里说，妈呀，太神奇了，钱不光能通神，还能通女人啊。她看到这么多钱，两眼放光，拉着我的手说：“妈呀，天呐……”“天”是她对我的昵称。

“天呐，你看你的衣服旧的，都成道袍了，换一件新的去。”

我们去了大都市最大的商场，那个商场我们平时也就是路过一下，从不敢进去，怕受刺激。她拉着我在商场里飞奔，从一楼逛到了四楼，她的眼睛一直放着光，等从四楼再回到一楼时，她浑身上下换了个遍，人是衣裳马是鞍，我都不敢认识她了，美不可言啊。

## 第2卷

人活在世上，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让自己爱的人幸福，幸福的标准是你能满足她的不时之需。

## 第 17 章： 女人快乐

走出商场的转动门时，八百块钱还剩八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八块钱。我暗自感叹，花钱都能花出吉利数，这女人简直天生就是为花钱而生的。

我看到她手上还拎着几个袋子，问：“这什么呀？”

“给我爸买了件打折的保暖内衣，他一辈子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说完这句话，阿娇站住了，不好意思地说：“天呐，我忘了给你买衣服了。”

我被她拽着光在商场里跑了，根本就没看到里面有男装区。我无所谓地说：“我这道袍挺好的，干我们这行的，这就是招牌。”

她确定我没有生气后，挎着我，一脸的幸福，走路都像是阅兵式。

我那时的想法很单纯，我一个流浪街头的人，还可以做到让阿娇开心，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人活在世上，最大的快乐就是能让自己爱的人幸福，幸福的标准是你能满足她的不时之需。

当然，阿娇也没让我失望，那晚，她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了我。

我做了一个“周易预测”的纸牌，并且在这四个字旁边写上了“八卦定吉凶，吉凶主大业”十个字，放在我的摊位前，以示与旁边看面相看手相的同行不同。其实天下相术都源自易经，只是占卜方法不同罢了。我不喜欢观相，那玩艺给人的感觉就是察颜观色，虽然这个门派里也有相术高人，但天桥下这一拨人里肯定没有，大家都是为了混碗饭吃，真正的高人深居简出，绝不会街头卖艺。

那天来了一位中年人，站在我面前看我的招牌。问我：

“年轻人，口气够大的，学周易几年了？”

“有些知识不是学的，孔子三十八岁学易，一直到五十岁还没学懂，后来经老子一指点，才大彻大悟，然后又经韦编三绝才知天命。”我淡淡地说。

我的意思是孔子是圣人啊，他三十八岁学易经都学不懂，我才二十出头，如果没有天分在里头，我现在敢挂周易预测的招牌？

## 第 18 章：何方神圣

“哟喏，小兄弟，很深刻呀，你这个年龄也敢说大彻大悟吗？”中年人蹲了下来，拉开架势要与我理论。

我想这个人八成是来踢摊的，不理他了。

“给我测测我到大都干什么来了，是吉是凶。”中年人笑嘻嘻地说。

“测一卦五十块钱。”我照多了要价，摆明了是不想和他纠缠。

“不贵，测准了我再多给你五十。”中年人说说着掏出五十块钱扔到我面前。

我无奈只得收好钱，把三个乾隆通宝拿出来让他摇。

中年人两手合拢，捧着铜钱要摇，我说：“错了，左手在上，右手在下，上下摇六次。”中年人问：“为什么要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我说：“想知道吗？再交五十块钱咨询费。”

中年人笑了：“小兄弟岁数不大，满会做生意的啊。”

他摇出一个卦，看我在纸上画来画去，又翻出来书来查对，问：“现学现卖啊？”

我只得老实的承认：“八卦的卦辞我还没有全背下来，为了防止出错，只能翻书。”他干脆坐下来：“小兄弟，这卦你不用翻书了，官鬼爻动，公事缠身，是一个办事受

阻的卦。”

我对照卦书断完卦果然和他说得一模一样。抬头看他：“既然你自己会看卦，为什么还要找我测？”我把钱还给了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知他什么来头。

中年人不要钱，说：“出来骗人也得有真本事，你这样翻着书给人看卦，是对这行的侮辱，会让人瞧不起的，小兄弟，回去好好做功课，想挣钱也不差这几天。”

我何尝不知道自己的不足，怎奈我和阿娇每天都得花钱，一天不干活就得挨饿，我只有边挣钱边做功课了。

被中年人奚落了一通，我很是气短，收拾好东西起身就走。

中年人说：“小兄弟，你只要能算准我来大都做什么，就算你赢，我再加五十块钱给你。”

我头都不回边走边没好气地说：“还用问吗，寻衅滋事来了！”

中年人在后面吃惊地说：“小兄弟，让你说准了，我来大都就是为了找一个人。”

回到师父家，还没打开大门，身后有人说：“肖老四是你什么人？”

我惊了一下，回头看到那个中年人站在身后，生气地问：“你跟着我干嘛？”

“我对你好奇啊，小兄弟，在大都敢公开用易经预测的人没几个，你这么年轻，肯定有高人指点哪，原来是肖老四的徒弟，他在家吗？”

我摇头说：“他不在，你认识他？”

“我是南京的钱通海，慕名来找肖老四切磋的，刚才已经来过一趟了，看门锁着才去天桥的，他干什么去了？”

“对不起，我师父出远门了，你请回吧。”我不打算请他进去。

“那我讨杯水喝可以吧？”钱通海坚持要进去。

我不好再拒绝，只得请他进来。

## 第 19 章： 横生枝节

钱通海在院子里东瞧西看，进屋就说：“肖老四有牢狱之灾是吗？他出了什么事？”

我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

“他的院子风水不对，惊门异动。如果不是院子栽了一棵桂树，他会有血光之灾，看来肖老四也是浪得虚名，连自己的风水都调不好，还敢给别人指点祸福，小兄弟，别跟他混了，转投我的门下吧，我包你三年出师，成为大都市第一等的周易高手。”钱通海对师父很是不屑。

当着我的面说师父的坏话，真是岂有此理。我撂下脸说：“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这里不欢迎你，你请便吧。”

钱通海笑了：“小兄弟，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这就赶我走？你难道不想知道这个院子的凶煞所在吗？”

我说：“我只学周易预测，不学风水学，这个院子是师父的，他不在家你就别在这卖弄了。”

钱通海这个人很不知趣，不光没有要走的意思，还拉了把木凳坐下来：“这个肖老四在毁你啊，既然要吃相师这碗饭，哪能浅尝辄止呢？风水、预测、八字三位一体，缺一就成不了大师，除非你想在街上摆一辈子的摊。”

我当然不会摆一辈子摊，我有自己的计划，这一年里我哪也不去，一边挣钱供阿娇上大学，一边攒路费，一年后我要去峨嵋山找了空大师，去寻找梅花易数秘诀。

“小兄弟，有一种看风水的奇术叫奇门遁甲你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

“我教你奇门遁甲排盘秘术你学不学？”

我知道奇门遁甲也是一门可遇不可求的千古奇术，据



说也失传已久，它的九宫八门排盘观风水定吉凶是很神奇的，刚才他说的惊门就是奇门遁甲里的八门之一。可是我和钱通海素昧平生，他为什么要教我这门绝世奇术？

“行内都传你师父找到了梅花易数的秘诀，这事可是真的？你师父的灾祸是不是因这个秘诀而起？”钱通海开门见山说。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不明白就是傻子了。他是冲梅花易数秘诀来的。

## 第 20 章：趁火打劫

我想了想说：“你要想找梅花易数的秘诀，恐怕得先想办法把我师父救出来，东西在他手上，他藏哪儿我不知道。”

钱通海笑了：“我可没本事把他捞出来。”

我进了屋里，“砰”地把门关上了。这年头雪中送炭的人不多，趁火打劫的倒不少，自己喜欢的东西偏用别人不喜欢的手段去获取，以己之恶取人之善就这么快乐吗！

钱通海见我翻脸了，知道再谈下去也没什么结果，走到屋门口说：“小兄弟，你这个人对我脾气，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我觉得你将来能成就一番事业，我是真心想结交你这个朋友，你好好想想，如果知道秘诀的下落，告诉我，我不会亏待你，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什么，奇门遁甲、现金或者做我的关门弟子，你任选一样，想好了告诉我一声，我明天再来找你。”

“不用想，我不知道，你明天不用来了。”我没好气地说。

我有些想师父了，不知道他在里面怎么样了，如果他真是因为《梅花易数》获罪，那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吉象。

自古以来，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

猛虎，气是惹祸根苗。师父酒色财气都不沾，却被一个子虚乌有的秘诀送进了监牢，我想不明白，人生的追求一步一个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不惧生死去争夺。

我正郁闷间，门又敲响了。我不由大怒，这个钱通海真是猥琐透顶，世人都去找乐趣了，你偏偏来自找没趣。我猛得拉开门暴喝道：“你丫的敲什么……”

站在门外的阿娇一下子后退好几步远，惊恐地看着我：“天呐，你怎么啦？”

阿娇冲上来附到我身上，柔声说：“天呐，你和谁生气呢？”

她的身子蛇一样软，缠住我并迅速释放出一种如梦如幻的香气，我在倾刻间晕眩，抱紧她，在如瀑长发里找到她湿润的嘴唇，贪婪吮吸，然后放飞灵魂。女人如同一味使人上瘾的药，服过一次就离不开了。

## 第 21 章：女人狡黠

从下午一直到夜色氤氲，我们在床上久久盘旋，不愿分开，直到精疲力竭，把身上仅有的一点热量消耗怠尽，阿娇似乎意犹未尽，嘴唇从我的小腹一路游上来，在我耳垂上逗留嬉戏，我心里火起，但身体虚脱，把手指按在她的唇上说：“熄火吧，一会没油了，开不到饭店了。”

她笑得花枝乱颤，跳下床穿好衣服说：“好吧，我们去加油。”

我们常去云南米线馆吃米线，那是一间不大但很安静的饭馆，米线很正宗，老板是云南人，连服务生都是从云南带过来的。我和阿娇通常是吃两块钱一碗的米线，佐料配菜都是厨师提前放好的，我们吸溜着吃完碗一推走人。今天因为运动量大的缘故，我想慰劳一下自己，于是要了一份十块钱的高汤锅。

阿娇心嗔笑说：“太奢侈了，好几天的生活费没了。”我说：“不能好生活都让别人过了，我们也偶尔过一回年。”

香气扑鼻的高汤上来，服务生一口气又端上来二十多个小碟，把阿娇看得目瞪口呆，小声问我：“这个还要另算钱吗？”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么贵的米线，心底正犯嘀咕呢，但在阿娇面前又不肯装怂，硬着头皮说：“管他呢，吃完了再说。”阿娇不放心，怕我的钱不够，吃完了付不起帐难堪，脸上堆笑问服务生：“小妹啊，十块钱的米线就这么多呀？别人家好像要多几个菜哦。”阿娇随机应变的能力令我刮目相看，很委婉地就把这么难以启齿的问题提出来了。

服务生很认真地说：“不会的，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就这么多，多的几个小菜是搞活动时送的，我们下周六是开业两周年店庆，会有小菜送。”阿娇和我会意一笑说：“谢谢，下周六我们一定来捧场。”

那是我一生当中吃过的最美好的一餐，一个大砂锅，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也不用分碗，头抵着头一起去锅里捞鱼片、肉片还有爽滑的米线。

吃完饭，招手要结帐，服务生指了指身后示意有人代结了。回过头来，钱通海冲我招了招手：“嗨，兄弟，这么巧。”

## 第 22 章：欲望女神

妈的，这人是鬼吧，怎么阴魂不散啊，是不是我和阿娇在床上做游戏时他就在窗外趴着呢？我想起刚才和阿娇那些激战的场面，不由面红耳赤，似乎钱通海真的在一旁观摩了一样。我示意阿娇离开，钱通海也忙站起来和我们走到一起说：“你女朋友真漂亮，妹子，一起去唱歌吧。”

阿娇以为钱通海是我朋友，故作大家闺秀样说：“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我捏了捏她的手，她不解地问我：

“怎么了？”

我说：“唱什么歌？你知道他是谁呀就答应去唱歌？”

钱通海招手拦了的士。

阿娇拉着我上了后座小声说：“不是你朋友吗？人家替我们结帐了呢，要我们一起唱歌怎么好意思拒绝。”真是吃人的嘴短，十块钱的米线就能让她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我知道钱通海不怀好意，又一想，反正我不知道师父的秘诀在哪，管他呢，他愿意纠缠随他便吧。

钱通海让司机把我们送到最好的歌厅，进了房间，他问我们喝什么酒。我拘谨地坐在沙发一角摇头。阿娇站在狭小昏暗的房间中央很来劲，大声说：“百威吧，来一打。”钱通海点头笑了说：“一瓶芝华士，一打百威，一个果盘。”

我拉过阿娇小声问：“百威是什么？”

“天呐，你别这样好吗？天桥上面就有百威啤酒的广告牌，你没看到吗？”阿娇看我像看外星人。

我的生活没那么多色彩，饱腹温暖就很满足，还没到用酒点缀人生的时候，我不需要的当然不会注意。

“一打是多少？”外星人当然不知道一打是什么计量单位，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会有“打”这种说法，是为了与时尚接轨么？

“一打是多少我也不知道，我们班上那几个公子哥常这样说我就记住了。”

那晚上我知道了一打是十二瓶，我也知道了芝华士是很贵的洋酒，但是我滴酒没沾，阿娇喝了一打啤酒外加一杯芝华士，她是一个喜欢新鲜事物的女孩子，我估计如果是毒药的话，她也敢尝两口，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只为了证明她知道那种东西，只为了她不被别人排除在时尚之外。多年后我一哥们向我传授一条至理名言：男人教会女人享受生活，然后女人在享受里慢慢堕落。能在一个晚上喝掉一打啤酒的女孩，自然是已经开始享受生活了。

## 第 23 章：午夜惊魂

那晚我还发现了阿娇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因为随便什么歌她听完一遍后，马上就可以关掉原唱随着音乐唱出来，而且绝不跑调。尤其是邓丽君的那首《我只在乎你》，她唱得如泣如诉，深情款款，邓丽君再生也不过如此。其间我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找不到包厢了，我忘了房间号，只得站在走廊上东张西望。在试探着敲了几个包厢后终于找对房间，钱通海拥着阿娇两个人在合唱一首《糊涂的爱》，见我进来，钱通海撒开手把话筒递给我，我恚怒地把话筒摔在地上，拉起阿娇，推开钱通海就走。

走在街上，阿娇意犹未尽，还在哼唱着：“是真是假是甜还是苦，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冷冷夜风吹来，我不见清醒却更加糊涂，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阿娇发现我情绪低落，挽着我说：“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一个学生，一个做着形同乞讨工作的落魄者，在这种挥金如土的场所里，我会开心？一个心怀不轨的男人搂着我的爱人，我会开心？除非我没有心。

回到家，拉开灯，阿娇像踩了蛇一样暴跳着躲到我怀里，一屋子凌乱不堪，显然是有不速之客来过，或者是还没有走。

我也吓得发抖，跑到院子里找了根木棍拿在手里，壮着胆把所有房间的灯都打开，那个场景真是惨不忍睹，我怀疑房子是被人颠倒了几回，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原地不动的。

阿娇颤抖着说：“天呐，招贼了啊，报警吧。”

我想师父家穷得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这是哪个傻贼不踩点就干活啊！我一边收拾屋子一边说：“算了，也没值钱的东西，你去我的房间收拾，我去师父那屋看看。”

我刚进师父房间，只听阿娇在那边惨叫：“妈呀……”

## 第 24 章：奇门遁甲

《系辞》里说：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这句话真是大智慧，所谓一动不如一静，不动就没有灾祸缠身，只要一行动，灾祸忧虑都来了。我天天躲在象牙塔里读书如念经，忧愁的不过是一日三餐，哪有这许多望不到边的烦恼和担惊。

自从我跑到天桥下面认了一个师父，这祸事就不断了，师父入监，我丢学业，现在家里又被翻了个底朝天，一动三分凶，真是应验。

我听到阿娇变了腔调的大叫，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的房间，她倚在墙边脸色煞白，我问她怎么啦，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床上放着一只开膛破肚的死狗，鲜血腥红，肠肺遍地。

我搂住瑟瑟发抖的阿娇，挪到中堂屋里，两个人面面相觑，一直枯坐到天明才敢去收拾残局。

我猜这肯定是钱通海那个王八蛋找人干的，怪不得他大出血请我们去喝酒唱歌呢，原来是另有企图，看他把房间折腾这样，就差掘地三尺了，应该是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了，我心里希望他能得手，这样就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

我的希望没用一个小时就破灭了，我刚收拾好屋子，钱通海悠悠地来了，这个人神出鬼没的，我见到他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慌。

他大刺刺往我对面一坐，邪邪一笑两眼如同榨开的蓖麻籽，尤其是左眉梢上那颗肉肉的瘤子，一动一动的，好像比别人多长了一只眼睛。

他摸出一支烟点上，吐了一个烟圈说：“天一，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皱了一下眉头说：“如果我知道你说的东西在哪早就拿出去救师父了，还轮得到你吗？”

“你不用再给我耍花枪，我已经用奇门遁甲算过了，这东西在你手上，说吧，什么条件？”钱通海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这厮真是太无赖了，竟然拿奇门遁甲唬我，既然不相信，我也懒得与他纠缠了，干脆挑明了说：“钱大师，你不是已经翻过了吗？能算得准自然也能找得到，不要再问我了。”

钱通海一脸诧异，问：“你说谁翻过了？天一你什么意思？”

我冷笑说：“装什么装？昨天晚上我们回到家，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还弄了条死狗放我床上，今天又来装无辜，你也太卑鄙了吧！”

## 第 25 章：盗贼是谁

钱通海起身探着头挨个房间看了一遍，说：“天一，你我都是同道中人，学易经的人最重要的就是操守，古人云‘洁静精微’，洁身自好，心静如水是易之大道，不错我是对梅花易数秘诀梦寐以求，但我绝不会干那些蝇营狗苟的事，你且慢，我用奇门遁甲推算一下，看是哪个小人下得黑手。”

看着他信誓旦旦的样子，我不由糊涂起来，难道真不是他？来抄师父家的另有其人？会是谁？我在心里把飞快地过了遍筛子，一下子想到了侯氏父女，难道会是他们？不可能，我又很快否定了，怎么说侯副校长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不说风度翩翩，也是衣冠楚楚，怎么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呢？

钱通海为证清白，煞有介事的开始在手上排盘，很快抬头说：“阴遁 6 局，值符天冲星落 5 宫，值使伤门落 7

宫，盗贼与你相熟悉，应与害你师父之人有干系，但盗而未得，贼心未死，此贼居此不远，日夜窥视之势。”

我听不懂他前面念什么咒，但后面的话听明白了，按他所说，这个贼定是侯副校长，至少他就是幕后指使。

我不由心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假，可一个不知真假的秘诀竟然也会让人大动干戈，这是干嘛呀！金庸的武侠小说也不过如此罢，武侠小说里的武林秘籍得之可以号令江湖，成就霸业，救万民于水火，但是梅花易数秘诀不过一相术的心法，纵是有它又能如何？是可成仙还是能成佛？何必弄得血雨腥风，君子不君子，小人更小人？

我烦恼无比，拿上易经等物对钱通海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出摊了，你请自便。”

钱通海一动不动，说：“天一，这事你躲不掉啊，既然同行人人都知道秘诀已在大都出现，不久还会有人来找你麻烦，不如你跟我离开大都，贪欲乃是是非根，断了是非根才无烦恼心，你师父关在牢里，只要你再从大都消失，大家才会有太平日子过。”

“有贪欲的是你不是我，”我恼怒地说：“我说过我不知道秘诀的事，谁来找，谁来翻，谁来抢，没有就是没有，朗朗乾坤，还能杀了我吗？”

## 第 26 章：警察来了

“不是说贪欲在你身上，而是因为你和你师父诱起了别人的贪欲。”钱通海说：“你能瞒得了我，你瞒不了奇门遁甲，卦上说你有你就有，想‘洁静’你得抛了杂念哪。”

我若是把杂念抛给了他大概就天下太平了。我想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再三坚持说我没有秘诀，忽然闪念一想，恍然大悟，难道师父给我说的“峨眉山了空大师”这七个字就是是非



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奇门遁甲可就真神了，能从简单的七个字背后算出隐藏的东西来，世间还有何秘密可言。

我说：“我没有杂念，我也不知道秘诀为何物，你不用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想要的话只能去找我师父。”

我话音未落，门外传来警笛声，接着冲进来好几个警察，围上来问：“谁是周天一？”

我大愕，不知自己犯了什么事，嗫嚅说：“我是。”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私藏违禁物品，要对你家里进行搜查，这是搜查令。”一个警察一挥手，所有的人开始翻箱倒柜搜查起来，刚收拾好的房间转眼间又弄得乱糟糟的。真是见了鬼了，前后不过几个小时，先被一拨人偷偷抄了一回家，现在又来一拨明目张胆搜查的。看着警察们敬业得一样样检查房里的物品，我是欲哭无泪，我一穷学生，还是被开除了的学生，能藏什么违禁物品？这是谁他妈的往死了整我啊！

这时，一个警察从我床底下拖出一个大袋子，打开后全是名字很露骨的录像带。那哥们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说：“咦，岁数不大，胆子不小，搞这么多黄色录像带，是贩卖还是自己欣赏呢？”

我的眼睛都直了，我从没见过这个袋子，这些录像带肯定不是我的。我摇头说：“这不是我的，我没贩过录像带。”

警察也不和我废话了说：“走吧，是不是你的到派出所再说。”一个警察又转问钱通海：“你是干什么的？一起带走。”

不由分说就推推搡搡把我们塞进了警车里。

## 第 27 章：遇人不淑

一路上我都在想那个袋子是怎么回事，我住进师父家

后仔细收拾过房间，从没见过那个袋子，怎么昨天夜里来了窃贼，没有少东西反而多了一个袋子呢？一定是侯氏父女给我下的套，他妈的也太阴了，弄条死狗吓我还不算，还想让我蹲大狱吗，爷要真判了刑，等出来一定报仇，男的给你开膛破肚让他变成死狗，女的先奸后杀再焚尸灭迹。

我问钱通海：“这一大袋子黄色录像够不够蹲监狱？”

“制售的判三年以下，传播的二年以下。”钱通海看了一眼警察小声说：“你只要告诉我那个秘诀，我给你作证……”

警察暴喝一声：“不许说话！”

我恨不能上前撕碎了钱通海，小人啊，落下石，竟然拿这件事给我做交换。我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以前对生活所有美好的期望在此刻破灭，现实是如此的残酷，而我只如一只弱小的羔羊，走的路本来就迷茫，还步步陷阱，分分钟都可能变成别人的盘中餐。

钱通海死盯着我看，在等我的答复。

我低头不语，我相信师父说过的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我没做的事我不会认，法律是公正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吧。我幼稚的想。

平生第一次进派出所，我和钱通海被分别丢进了一间屋里。外面阳光明媚，屋内潮湿阴暗，墙角一只蜘蛛正在织网，跑到这种地方来找生路，真够讽刺的。

一男一女两个警察走了进来，男的三十多岁，脸黑如包公，女的和我年龄相仿，娇小玲珑，肤白如雪，一黑一白，也颇有讽刺意味。

“蹲下。”男警察黑着脸说：“姓名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家族出身籍贯……”

我的耳畔似有几千只苍蝇在一齐嗡鸣，不由头晕目眩，差点昏倒。屋里屋外两步路程，我现在成了被审判的对象了，也许下一刻就是为人所不齿的罪犯。

那个女孩倒是和蔼可亲：“张哥，你别吓着人家孩子，我看兴许是未成年呢！”

我抬头看看那个女孩，更多的是想让她好好看看我，我这样一米八的个头，棱角分明的长相，像未成年人吗？真是狗眼看人低，驴眼看人小。

## 第 28 章：狼狈为奸

那个女孩也正看我，然后笑了：“哟，挺有型的嘛，怎么干这个啊，张哥，你说咱们所招的那几个联防队员怎么个个都像没长开的茄子，招个这样的多好，要个有个，要人有人的看着也顺眼，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瞎了这一副好皮囊啦！”

有些女人沉思的时候是圣女，微笑的时候是天使，一说话就是狗屎，再多说两句话便是狗屎不如。

这个女人长得如出水芙蓉，看着赏心悦目，可惜生了一张狗屁股嘴。我恶毒地想。

黑脸张也笑了，点上一支烟轻浮地说：“小雅呀，招联防队员又不是给你招女婿，有所长一个美男子还不够你受用的吗？想把全所都变成鸭圈啊。”

“去你的，再胡说撕了你的嘴。”小雅一点也不雅，伸手飞快地拧了姓张的大腿一把。黑脸张疼得直呲牙：“又来了，以后你再拧我可要反抗了啊。”

他们打情骂俏倒让气氛轻松下来，我放松了警惕偷偷笑了。

“笑什么笑？蹲好，一会有你哭的时候。”黑脸张喝道：“说吧，那些录像带从哪进的货，都卖给谁了？”

“不知道。”我理直气壮。

“我靠你妈的，从你床底下拽出来的东西你不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气愤地说：“警察怎么骂人？”

“我靠，警察就不能骂人了？对你这样的社会渣子骂了又怎么了？老子还打你呢！”黑脸张说着绕过桌子走到我跟前弯下腰说：“把左腿伸出来。”

我不理他。他一伸手在我左大腿内侧恶狠狠拧了一把，疼得我跳了起来，我大声嚷道：“你敢打我，我要告你。”

“你告我？我靠你妈的，我让你告。”姓张的那厮说着一脚把我踹倒在地，一只脚踩住我的脚踝，用手连连拧我的大腿。

“行了，张哥，别闹了，赶快问完我还得做头发去。”小雅笑得喘不过气来说：“我拧你一把你拧了人家满把花，真不是省油的灯，歇歇吧。”

黑脸张似乎还不解气，又踢了我一脚方才回去坐下。

“回答我的问题。”黑脸张盛气凌人的说。

“我不知道？那房子是我师父的，我刚住过去没多久。”我揉着火辣辣的大腿说。

“你师父？肖衍四是你师父？那你也会算命啦？给你自己算算能判几年吧。”

## 第 29 章：步步陷阱

“我又没犯法，为什么会判我刑？那些东西是有人想栽赃陷害，你们警察去查查是谁干的就清楚了。”

“我靠你妈的，你以为你谁呀，你让我查我就去查呀！你承认不承认都没用，那东西是在你床底下找到的，就是你的，态度老实点对量刑有好处，否则有你好受的。”

“周天一，看个黄色录像不是多大的罪，男子汉敢作敢当，还是老实承认了吧，老张脾气可不好，别惹他，小心再拧你。”小雅用钢笔敲着桌子说。

没有的事我怎么认？我想起路上钱通海说过的话，只要承认那录像带是我的，不是三年就是两年，一生清白就完了，可是面对虎狼一样的黑脸张和一身妖气的小雅，我能坚持得了多久呢？

我蜷缩在地上，如一只受惊的兔子，腿上的疼痛一阵阵袭来，心里的恐惧萦绕不去，看来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小雅说：“算了，时间不早了，我得去收拾头发了，张哥，先让他好好想想，下午再审吧，不行的话送拘留所。”

“下午你自己审吧，我约了朋友去看球赛。”黑脸张临走又踹了我一脚。小雅走到我跟前，轻浮地摸了摸我的下巴，笑说：“录像带里的花招都学会了吧，好好呆着，下午再来耍你。”

这女人皮肤真好，水嫩水嫩的，要是脱光了摆在床上肯定比阿娇更有诱惑力。我盯着她的胸部不放，直看得她脸上露出高潮般的红润。她用文件夹照着我的脑袋拍了一下说：“还不老实，等回来再收拾你。”说着娇笑着走了。

我虚脱了一样瘫坐在地上，闭上眼，有热乎乎的液体从眼角溢出来。

此时，我像一个被抛弃在太空里的卫星零部件，无人知道我的去处，也无人关心我的去处，我的命运就是自生自灭。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与世隔绝的可怕，认真想一下，人在这个世上穷也不怕，病也不怕，苦也不怕，最可怕的是孤独，当声音从你耳畔抹去，阳光从你眼前消失，曾经熟悉的一切都远逝，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比如墙角的那只蜘蛛，也许只为了打发了孤寂的时光才不停的结网，结网只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存在，却改变不了独守阴暗角落的现实，因为它网不到任何蚊虫飞蛾，网到的只是自己的挣扎。

我连自己的挣扎都网不到。

屣校灭趾，无咎。这是《易经-火雷噬嗑卦》初九爻的爻辞。意思是说戴上脚镣不能行走，就不致继续犯错，也就不会让凶险扩大。孔子这样解释：不蒙受耻辱就不懂仁爱，不有所畏惧就不会遵从道义，不受到威慑就不知惩戒，给予小的惩罚而知道大的戒备。圣人的话字字珠玑，但那是圣人面对灾难的开阔心态，我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普通人，脚上戴了镣铐，让我去忍耐痛苦甚至再去舞蹈，我哪有那么大的担当。我感觉自己无法心如止水的领受这“屣校灭趾”的无咎之乐。

不知道阿娇怎么样了，早晨我收拾房间，她去街上买床单了，我进派出所她还不知道，回到家看不到我会不会着急呢？

男人如果总是让深爱自己的女人着急，那是非常不道德的。

孤独让时间一秒变成一年，也让我决定咬紧牙关不能认罪，否则三年监牢我一定熬不到生还。不知过了多久，门外终于响起了笃笃的高跟鞋声。叫小雅的那个女警哗哗啦啦打开铁皮门踱了进来。

她没带警帽，大约为了展示刚做好的头发，她从我身边走到桌子后面，一股刚洗过澡的清新香气充满空间，这些都与我无关，我饥肠辘辘的在等一个结果，我没犯罪，该如何处置我。

“周天一，想好了吗？”小雅拨弄着秀发，怎么看都像是搔首弄姿。

“想好了……我一直在想那袋录像带是从哪来的。”

“哟，想了一上午就想出这句话啊，你不怕把你送你看守所去吗？那里可没好人，像你这样的生瓜蛋，进去不剥层皮才怪呢。”

“大姐，您饶了我吧，我真不知道，”我打温情牌：“我都不知道录像是个什么玩艺，肯定是有人想暗算我

啊。”

“装什么纯啊，看你那眼神就不像好人，再说了，你有什么呀，谁会暗算你，”小雅不屑一顾地说。

### 第 31 章：男儿有泪

是啊，我有什么呢？一介落魄书生，街头打卦算命，三餐咸菜薄粥，四壁枯墙空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要跟我过不去呢！

我声泪俱下地说：“大姐，我不知道啊，我从农村考到大都来上大学，因为家里穷，父亲卖了耕牛才勉强交了学费，为了生活费我认肖衍四为师，学点江湖手段赚点钱糊口，被学校发现给开除了，我无颜回家，只能寄人篱下，谁知现在被奸人诬陷又面临牢狱之灾，您说我倒霉吧。”

我想人都是有恻隐之心的，我甘领其辱，对一个小女子轻弹男儿泪，总会打动她的母性仁心吧。也是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个女警能帮我一把。

八卦乾卦《象辞》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系传》里说，曲成万物而不遗。太阳没出来，是条龙也得伏着，委曲可以求全，变通可以成大事。我虽然不是龙，但现在也是沉在黑暗里，且忍了罢。

求人等于求神，求神就得下跪，男儿跪天地父母是孝，跪他人是痛，跪小人是耻。小雅是不是小人我不知道，但她不是我心目中的警察形象是无疑的，那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满大街都在唱“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中显身手……”可是我从小雅和那个张姓警察身上看不出热血，只看到了恶心。恶心也没办法，谁叫我落在人家手上。我决定求小雅帮帮我。

“大姐，您帮帮我，出去后我……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我说完这句话，感到一阵羞愧，脸上也发烫起来。

“嗨，脸都红了，挺可爱的嘛，”小雅停止了手上的小动作，认真地看着我说：“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也感觉你不像干那事的人，都是那帮……”

她的话音未落，有人敲门示意她出去。

她友好的拍拍我的肩说：“不用怕，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雅再回来时，身后跟了一个人。是侯华那个妖精。

## 第 32 章：戏耍妖精

我心里顿生千种揣度，她到这种地方来干什么？是吉是凶？是打一把再拉一把，还是打一把再来打一把？可惜我不会梅花易数，要不然定能窥透天机。

侯华对我的狼狈样一点都不奇怪，嘴角闪过一丝轻蔑的笑，然后对小雅说：“小雅姐姐，我想单独和周天一说句话行不行？”

“按规定是不行，但是既然刑警队郭队长发话了，那破次例呗。”小雅笃笃地出去了。

我心里有仇恨，眼里有怒火，一脸的冷漠看她：“你们还有完没有？”

“有完啊，你把那个秘诀给我，马上就可以出去了，包括你师父，都能重获自由。天一哥，你不知道那东西对我爸爸有多重要，他为了研究易经废寝忘食，愁生华发，当女儿的看不忍心哪。”

靠你妈的。我想起黑脸张骂我的那句话，可是我却骂不出口，只能在心里发泄一下。你心疼爸爸就可以害别人吗？你想偷和尚是不是得把庙给拆了！

我问：“昨天晚上事是你找人干的？录像带也是你放我床下的？”

“我？怎么可能，你说的那些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被警察抓派出所来了，来给你说情的。”男人说慌脸红，



女人说慌脸白，这个妖精的脸是白里透红，妖冶如聊斋里的女鬼。只恨我手上没有照妖镜，看不出她的真面目。

“你别枉费心机了，我没有你要的东西，我也不知道那东西在哪，再说了，那东西不当吃不当穿，我要有的话，没理由不拿出来换你的吃穿饱暖？”

“你嘴真硬，可惜生错了年代，要搁战争年代你也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侯华恨恨地说：“既然你不肯说，那我只能去找肖老四了，看他忍不忍心他的衣钵传人被判刑。”

最毒莫过妇人心啊，她也是生错了年代，若生在商朝，恐怕姐已只能给她洗内裤掏耳屎。我看着她的背影说：“侯妹妹，以后再出门记得抹西施兰夏露啊。”

她回头问：“什么意思？”

我嘲笑道：“因为你身上的狐臭好重哦。”

侯华气得小脸煞白噙噙如马蹄砸地般射了出去。

### 第 3 卷

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会被别人当一盘菜看待，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是一菜盘子。

### 第 33 章：情非得已

小雅站在门口掩着嘴笑，进来就说：“你这坏小子，还说不知道录像是什么，你这些缺德话是不是跟录像里学的呀。”

我不缺德，缺的是快乐，我压抑太久了，侯华这个自私、冷酷、无耻的女人，给了我太多的痛苦，骂她也只能得到片刻的快乐，并不能解心头之恨。

“周天一，想不想出去？”小雅说。

还用问吗？疯子才想在 这儿长住下去。我说：“当

然想出去啦。”

“我放你走，你怎么报答我？”

“我现在一无所有，无以回报，等将来有能力了，自当厚报。”我说。放我还是一件徇私舞弊的事吗？我本无罪，莫须有关我，当然应该莫须有放我，还要让我感恩戴德，真是岂有此理，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

“既然如此，你干脆做我弟弟吧，或者每周请我吃一顿饭，二选一，怎么样？”小雅不像是玩笑。

这两个条件貌似我并不吃亏，每周一顿饭大约我也请得起，她人漂亮，又是警察，我一个社会闲人自当求之不得。可是她上午近乎放荡的表演使她的美丽大打折扣，我不纯洁，但我不浅薄，她对男女之间的事无所谓的态度总让我心生芥蒂，好在我也是底层草根，无所谓了，大不了给她玩消失。

我说：“好啊，有个警察姐姐我当然高兴。”

她想了想问：“那个侯华会不会还找你麻烦？她好像想要一样东西对吧？”

“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怀疑她有妄想症。”我说：“录像带的事就是她找人下的套。”

“好吧，你在这个笔录上签个字，我找所长汇报一下，马上就可以放你走。”

我签完字，握住她的手说：“小雅姐，谢谢你。”她的手很柔软，握在手里如同攥了一团绸缎。小雅微微一笑：“不用谢，你这个弟弟我认了。”

小雅去找所长了，从上午她和黑脸张的对话中可以知道，她和所长的关系非同一般，我想，等她再次回来，我一定能重见天日。

## 第 34 章：双面娇娃

小雅再次笃笃地回来时，她的脸色很不好。

“对不起，天一弟弟，你这个事有些复杂，所长受人所托，不敢放你，我再三坚持，他才折中不送你去看看守所了，先行政拘留七天，你委屈一下吧，等你出来，一周请我一次就免了，还能叫我声姐姐就行。”小雅说。

我叹了口气，虽然失望但很快释然。同根还相煎呢，何况我和小雅不过萍水相逢，没屈打成招定我刑罪已是莫大的人情了，去拘留所呆上七天也算不错的结局吧。

《封神演义》第十回书说，姬昌接纣王宣召后起一易课，算出自己七载之难，吩咐伯邑考国事，伯邑考听父此言，跪而言曰：“父王既有七载之难，子当代往，父王不可亲去。”姬昌曰：“我儿，君子见难，岂不知回避？但天数已定，断不可逃，徒自多事。你等专心守父嘱诸言，即是大孝，何必乃尔。”

既是天数如此，我也躲不过，“屡校灭趾，无咎。”就当是以难避难吧。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文王被关羑里七年，我只关七天，够幸运的了。

我勉强笑说：“谢谢你小雅姐，这已经很好了，我出去再感谢你吧。”

小雅轻声说：“不要怕，拘留所里我会给他们打招呼照顾你的，伙食费我替你交。”

女人的心真是深似海，上午还是电闪雷鸣，下午便温情脉脉。且不管她是真是假，先过了这关再说。

小雅亲自把我送到了郊区的拘留所，她没骗我，我进去后果然没受委屈，因为她替我交了伙食费，每天吃得还不错，仅凭这一点，我想以后不管她做了什么，也不管到何时，我都要叫她一声姐姐。

我与她非亲非故，她肯帮我，总是欠了她的。

我在拘留所里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阿娇，我没让小雅给任何人下拘留通知书，不想让别人为我担心，阿娇大概还不知道我的下落，好在她要上课，不是周末她不会去家里

找我，七天很快就会过去，一切都会归于平静。

小雅竟然每天都来看我，他对看守人员也公开说：“这是我弟弟，你们照顾着点。”我要是真有这么一个姐姐就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了，我现在应该在学校里。

### 第 35 章：意乱情迷

第三天，小雅又来了，她没穿警服，穿了一件 V 型蕾丝花边领浅色上衣和深色的短裙，外面罩一件乳白色的风衣，很是洒脱。她是来为我办解押手续的，看着她忙前忙后，那一刻，我感到很温暖。走出拘留所大门，我刚要回头看看这个让我失去三日自由的地方，她大喝一声：“不要回头。”

我吓了一跳，茫然地看着她。

她说：“你还想再回这个地方来吗？”

“不想，这辈子都不想。”

“那就不要回头，忌讳这个。”小雅拉着我的手，上了路旁一辆面包车。

我又一次被感动，被她小巧的手捏着，一种暖流传遍全身，我希望她不要松开。面包车一路驰往市区，我贪婪地望着窗外，阳光，绿树，人流，这才是生机盎然的世界。小雅微笑着帮我拉开身旁的窗玻璃，手很自然地落在我放在腿上的手掌里。我不敢看他，心跳加速，脸上烧红，踌躇到手心湿透也没敢去握紧她。

我发觉自己一点也不讨厌她了，甚至还有一种渴望亲近她的念头，她身上有着与阿娇不同的气息，阿娇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小雅时尚成熟，善解人意，而且，风情万种。

面包车在一家商场门前停下，她把司机打发走，用手拢了一下秀发说：“先给你换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去吃饭。”

我面露难色：“不买了吧，我没钱。”

“你叫我什么来着？”

“姐姐。”

“那不结了，不用你管，走吧。”她不由分说拉着我就朝里走。

我跟在她身后，挤过人群，直接去了男装区。小雅很会买衣服，就像她已经提前选好了一样，不到二十分钟，一件淡蓝色的衬衫外加一件夹克已经套在了我的身上，她又给我挑了一条休闲裤和一双皮鞋，这是我长这么大穿得第一双皮鞋。小雅满意地打量着我，拿过一条男士内裤和一双袜子说：“刚从里面出来的人要图吉利，里外全得换上新衣服，去试衣间换了。”

我在试衣间关上门，对着镜子，不争气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飞流直下。小雅是我什么人，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为什么要接受她的关心？我为什么不拒绝她？是久违的亲情融化了我坚硬的心灵，还是一种怕伤害到她的呵护？我不知道，只知道此刻我心底最软的那一块已经被触动，幸福的痛感震颤到全身每个神经。

## 第 36 章：师父之死

我从试衣间走出来时，小雅手臂上搭着我换下的衣服，一脸的欣喜，像在欣赏一件杰作一样看我。

她大约发现了我眼角的泪痕，抬手轻轻为我擦掉说：“怎么了，想家啦？”

我掩饰着点点头。她笑了：“天一，你太帅了，有女朋友没有？没有的话考虑一下我。”

我很想说：“不用考虑，我同意。”但我想到了阿娇。君若负当初执手之爱，又何颜今生托付之人。

我面对小雅窘迫无言，她笑呵呵挎上我的胳膊说：“说

笑的，你叫我声姐姐我就知足了。”

我说：“小雅姐，你对我的好我会记一辈子的。”

“姐姐对弟弟好是应该的，不要你记一辈子，走啦，去吃饭，给你接风洗尘。”小雅满不在乎的说。

我还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呢。

她似乎能破解我的心事，说：“我叫金小雅，比你大一岁，独生女，我是接爸爸的班，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没什么文化，说话大大咧咧惯了，能有一个大学生弟弟我很高兴，过几天我带你去见见我爸爸，他一直想要个儿子，我给他领回去一干儿子也算帮他了一番心愿吧，对了，你不反对做我干弟弟吧？”

我又多了一个爸爸。我没有给人当儿子的瘾，可这差事怎么老找我啊。

我说：“我还有一个爸爸在看守所呢，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把他给放出来呢？”

小雅站住了，神色肃然。

我以为她生气了，忙说：“小雅姐，不好办就算了……”

小雅摇摇头说：“不是，如果我们早认识，这事不难办，可是现在不用办了，你师父他出事了！”

“我师父出事了？出什么事？他怎么了？”我紧张万分。

小雅叹了口气，用和她年龄不相符的口吻说：“天一，这个世界太复杂也太疯狂，不是你玩得起的，以后别去天桥摆摊了，我给你找份安稳的工作吧。”

我继续追问师父的事，她说：“肖衍四——死了。”

我抬头望向天空，阳光刺眼，可我分明感到了眼前一片漆黑。

## 第 37 章：生死有所

《易经-乾》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文言曰：龙，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孔子说，龙现于田野，已具备升腾之象，居中正之位要守中庸之道，守信谨慎，仁爱有礼，去邪妄留虔诚。有志向的人，虽居下位但不离不弃，不骄不馁，懂得虽现于田，但田也非久居之所，终要去一飞冲天，所以要继续奋斗，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积蓄能量。至于利见大人，有人能帮助你还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九二爻的位置是无咎中正，这时候有人帮你都是真诚的，有利的，不用担心会有伤害。

小雅告诉我，侯华果然去见我师父了，她走后没多久，师父便撞壁自杀身亡。

侯氏父女的如意算盘是用我钳制师父，用师父要挟我，但是他们低估了我和师父，我是软硬不吃，师父是置生死度外。我能提前解押，是因为师父死了，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也解脱了我。

我非常后悔，也许把师父交待给我的那“峨嵋山了空大师”七个字告诉侯华，他就不会死了。

我请小雅帮我把师父的房子卖了。她不解地问：“卖了房子你住哪？”

房子是师父的，他活着有房住，去了也该有归宿，我要用卖房的钱为师父选一块好墓地。我本衣食无着，居无定所，已经受了师父三年的庇护，无以回报，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小雅说：“不如你先住我家吧，我爸爸肯定高兴。”

我摇头婉拒，从一个篱下迁到另一个篱下，都躲不过抬头看脸低头垂泪的结局，先贤说“生者寄也”，是寄在尘世，不是寄人篱下，我宁愿露宿街头也不要再给别人带去麻烦了。

我租好房子搬了家，站在院子中间的桂树下，潸然泪下，感叹人生命数莫测，更是感叹师父一生命运多厄，最后竟被人逼死在看守所里。我从小就不知道仇恨，因为父母教我与人为善，宽容待人，不是杀父仇夺妻恨都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师父同父，这仇恨不报怎堪为人？

## 第 38 章：杀人无形

我正独自垂泪，钱通海悄不声的又冒了出来。

“天一，你怎么把你师父的房子给卖了？”

“离我远点！”我有些歇斯底里。

“怎么了？这么大火气？你进拘留所和我没关系，我在派出所什么都没说？我当天就出来了，在外面给你演了一卦，你身边有小人……”钱通海解释道。

我骂道：“刽子手，你们都是刽子手，我师父都是你们给害死的。”

“什么？肖衍四死了？怎么会这样？”

“你说过我师父不会有血光之灾的，你现在怎么解释？”我逼视他。

“我走南闯北遍寻术士高手，从没失过手，我的卦不会错，一定是他自身出了什么变故引来杀身之祸。”

“师父在看守所里能有什么变故？”

“兄弟，吉凶悔吝是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的，为什么历朝历代皇室王陵风水都选那么好还会灭亡？就是因为后人有意或无意的破坏了风水，改变了命数，善业变成了恶业。你师父的因果报应很多，不在身便在宅，不在宅便在穴。”

我想起了那条破腹流肠的死狗，心里一凛，侯副校长是研究易经的，他懂得如何改变风水，难道那条死狗就是他布下的恶源？



我把那天夜里的事向钱通海说了一遍。

钱通海点点头说：“那姓侯的果然歹毒，杀人与无形啊。”

我问：“既然是为了破师父的善业为什么不把死狗放在师父床上？”

“阴极生阳，阳极化阴，你师父本就有灾，如果再以血秽之，反而转危为安，你是你师父的善业，灭你的阳气消他的功德，是谓轮回。姓侯的也算易经的高手了，有机会我要会会他。”钱通海说。

小雅说得没错，这个世界太复杂也太疯狂了，不是我能玩得起的。可是，我的人生字典里也没有认输两个字，既然游戏开始了，那就继续下去吧，我不管姓侯的是高手还是圣手，总有一天我要斩断他的魔手。

### 第 39 章：知至知终

“你卖房子是不是为了安葬肖衍四？算你有良心，我帮你师父选一块墓地吧。”钱通海点了一支烟说：“你放心，没有交换条件，都是同道中人，兔死狐悲，唉，林黛玉唱得好‘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玩了，办完这件事回家养老去。”

钱通海的声音里充满了落寞和忧伤。

人大概只有经历了死死生生才会懂得活着的意义，就像鸟儿，不穿林越谷，不披风沥雨，就不懂爱惜羽毛。

我接受了钱通海的善意，与他一起去北郊公墓。

钱通海站在高处先目测完整个公墓园区，选了一块较偏僻的地方，拿出罗盘，认真的推算半天说：“就这儿吧，他无子嗣，不用考虑荫及后人，只求他来生可以投胎到一

个好人家。”

我不懂风水，任他拿主意，依他的意思为师父点了穴。我到公墓管理处交了钱，又雇人在钱通海的指点下打好圪，然后到殡仪馆领了师父的骨灰，在钱通海的主持下，送师父上路。

我把师父院子里的那棵桂树移到了他的墓地，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为师父立了一通碑，并且刻上“知至知终”四个字作为墓志铭。师父生无子嗣逝有墓碣，当可安息了吧。

钱通海说：“知至知终这四个字好，看来你对易经体会的很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引自孔子解释乾卦的一句话，‘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对不对？”

我点点头。师父一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做了，知道自己该谢幕了又毅然去了，“知至知终”这四个字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太阳西下，晚霞如血，一回头小雅站在远处向这里张望，不知她站了多久了，看到我们走过来，她说：“天一，你是肖衍四惟一的亲人，你明天去公安局争取赔偿金吧，像他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按规定应该有补偿的。”

## 第 40 章：风水四神

我摇头，我以前已经花了师父太多的钱了，他用生命换来的钱我不能再去要来花。

回到城里，我想请钱通海吃顿饭以表谢意，虽然这之前他不断的为难我，甚至对梅花易数秘诀虎视眈眈，但他在紧要关头也帮了我。我不想欠他的。

我说：“钱先生，我想请你吃顿饭……”

钱通海打断我说：“天一，我也是久涉江湖之人，世

态炎凉人间冷暖我都领略过了，但是通过今天的事情我深受感动，肖衍四没看错人，你是一个有情有义值得信赖的人，我想交你这个朋友，不要去饭店了，我们就去你租住的房子……你的家里吃如何？”

我说：“谢谢你看得起我，我家里空无一物，咸菜白水招待葬师恩人太寒酸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行走江湖，习惯了餐风宿雨，不讲究吃喝。”

小雅说：“天一，你先陪钱先生回家，我去准备饭菜。”

等小雅走得远了，钱通海说：“这个女警对你不错，兄弟，惜缘吧。”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已经很晚了。小雅走后，我累了一天想早点休息，钱通海不提离开，我也不好意思下逐客令，有一搭无一搭的陪他聊天。我不知道钱通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也不想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东扯西扯的聊了一通后，他忽然问我：“你听说过四道神的事吗？”

我摇摇头。

“肖衍四没跟你提起过？”

我还是摇摇头。

“肖老四真是看破红尘了，他只想让你能填饱肚子，不想让你招惹江湖是非，真是用心良苦啊。”钱通海说。

我不想听他褒贬我师父，问道：“四道神是怎么回事？”

钱通海说：“四道神是指国内风水界的四位奇才，分别是隐居北方的周易预测高人‘梅花圣手’，南派奇门遁甲传人‘奇门怪客’，东海连云港麻衣相术大师‘麻衣老鬼’，西安符咒大法巫师‘天符双魔’，这四门五人在行内被尊称为四道神，江湖上叫‘北圣南怪东鬼西魔’。”

我是第一次听说风水界还有“四道神”的说法，感觉很新鲜，问：“好象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人物啊，这些人都是谁，你认识吗？”

钱通海说：“这四道神可不是小说里的人物，全是江湖上一顶一的风水高人。我也没全见过，有的有一面之缘，有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功成身退归隐了。比如梅花圣手，这人曾在南方游历过，名头也是在长江以南诸城叫响的，后来就突然消失了，我师父见过他一面，但不知其名，只知道一口的北方口音，我猜这人可能就是肖衍四。东海的麻衣老鬼擅观人专心术，可以做到隔空相面，不过也是神出鬼没的，近一两年来没在江湖上出现过，有人说仙逝了，有人说在连云港花果山修炼了，众说纷纭，现在是他的徒弟在替他撑门面。天符双魔是一对夫妻，五十岁左右，不知师从何人，常行走在川陕甘宁一带，有时也会受邀来京城作法，这双魔不仅修习诡术还心术不正，常替一些贪官奸商改运，或使巫术祸害忠良，为风水界不耻，很少有人与他们来往。至于奇门怪客，就是在下，不值一提了，同行抬爱，浪得虚名而已。”

我没想到风水界还有这么多门派，这么多高人，惊讶之余，大为感慨，同时也更加疑惑，我师父如果真是四道神之一，那么他绝不会空负梅花圣手的盛名，肯定是精于梅花易数的，既然是这样，那侯氏父女也就没找错人，钱通海也没找错人，可是师父为什么不把绝学传与我呢？是没来得及吗？还是真怕梅花易数会给我招惹祸端？那为什么最后关头又把空大师的地址给我呢？

“肖老四真没传给你吗？”钱通海置疑道。

“真没传，他只给我讲过梅花易术的妙处，从未传授我算法。”

“那就怪了，我明明卜出在你身上的。难道真如江湖

所传的那样，法不对法，法对法无灵？”钱通海困惑地说。

我暗自笑了，师父是没传我秘诀，但他告诉了我秘诀所在，这大概就是钱通海“对法无灵”的原因吧。

## 第 42 章：至高荣耀

钱通海想了想说：“是了，他大概是怕给你带来祸端。梅花易经在风水界是至高绝学，现在虽然学的人多，但掌握真经的没有，都是皮毛功夫，那些江湖人士若知道梅花易数的秘诀在你手上，肯定会给你带来大麻烦，甚至灭顶之灾。”

我不以为然地说：“不会吧，为了一个相术还会有人要我的性命不成？”

“天一，你太天真了，掌握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参透世事悟尽人生的秘诀心法，就等于你成了一个站在天界俯视凡间的神，你就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你就会得到亿万人的顶礼膜拜，你还觉得梅花易经的秘诀只是一个普通的相术吗？”

“风水师的地位竟然可以达到那个高度吗，你太夸张了。”

钱通海像看外星人一样看我，然后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我现在也怀疑肖老四是不是梅花圣手了，如果他是的话，他不可能不告诉你顶级风水师在社会的地位的。两年前，南方一个城市的政府办公大楼，上午十点一刻，整幢楼在众目睽睽之下轰然倒塌，庆幸的是办公楼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都在一个小时前撤了出去，要不然可就惨了。这个信息就是梅花圣手透给市领导的，他当时正在市政府大楼对面的商场里购物，一出门看到市政府大楼顶上有一种阴气，感觉非常不好，马上用梅花易数演了一卦，演完吓出一身冷汗，连忙不顾一切冲上了市政府大楼，撞进市长的办公室。他怕市长不取信他，刻意强调自己是梅

花圣手，告诉市长当日不出巳时市政府大楼有灾祸降临，要求他下令人员撤出。那时离巳时还有一刻钟的时间，还好，市长懂得风水学，也有专业的风水师做顾问，他知道梅花圣手的名号，于是马上以消防演习的名义下令大楼里所有人员依次撤出。当全大楼的人都站在市政府大楼对面时，10点刚过，半个大楼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真的倒塌了。梅花圣手拯救了市政府大楼里很多的性命，当市长惊魂未定的再找他时，他已经消失在了人群里。天一，你说做一个伟大的风水师荣耀吗？难道这样的风水师地位会不高吗？”

### 第43章：婆婆哲学

我听得呆若木鸡，类似这样的故事，师父从未给我讲过，他只告诉我，做风水师，养家糊口，吃穿不愁就足矣，不要想着救人于水火，那是政府的事，越俎代庖必遗患无穷。

我说：“看来我师父真不是梅花圣手，他那么平凡无奇，就是千万个混江湖的风水师中的一员而已。”

钱通海一笑说：“他是不是梅花圣手已经不重要了，人都走了，还想这个干什么，通过你师父的事我也算看明白了一件事，生死不过是从这头走到那头的过程，只是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罢了，早晚都是要走过去的，有车坐就好吗？省了脚步却走快了生命。”

这句话算是一针见血，佛家有言，每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珍惜生命。不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既然知道了生是一种偶然，死是一种必然，就不会把尘世强加给生命的负累看得过重了。

钱通海翻出了随身携带的一本书给我看，那本小册子是繁体字竖排本，书页已经发黄，不知是哪朝哪代的古物。

我看了一眼，那上面四个写着“奇门遁甲”四个字。忙说：“我看不懂，你收起来吧。”

他说：“我知道你看不懂，有这样一个故事你听过没有？古时候，有一位婆婆拿来一条打了几百结死扣的绳子给新过门的媳妇，说，只要你能把它解开就让你当家。新媳妇自然想当家掌钱，就不分昼夜的对着绳结下起了功夫。可是直到婆婆临死的时候她都没解开绳结，她看婆婆要咽气了，不甘心地问婆婆，婆婆呀，你能解开这绳结吗？婆婆笑着指了指旁边的剪刀。媳妇疑惑地拿着剪刀对着绳结，婆婆点点头示意她剪下去，一剪下去绳结四散而开，婆婆安然地咽气西归了，媳妇也终于如愿以偿的当家作主成了新的掌门人。”

## 第 44 章：奇门怪客

我说：“这个婆婆够狡黠的。”

“不是婆婆狡黠，是媳妇为‘当家’两个字所惑，又被‘解开’两个字所困，说到底还是人在贪欲鼓胀的时候容易迷失心智走火入魔的原故。”钱通海说：“中国的传统绝学都是这样，是精明的婆婆留给傻气的媳妇的难题，想解开它不要只在书上下功夫，‘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多去书外找解决的方法，再难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易经也是这样，没有婆婆给你一把剪刀，没有名师指点，学到老也解不开其中的结，奇门遁甲是从易经演化出来的，想看懂它也得用学易经的方法。你对易经领悟得很透彻，学这个也不难，来，我把这把剪刀给你。”

他这是要把学习奇门遁甲的诀窍传给我，我学会了诀窍就等于掌握了奇门遁甲。我大为错愕，我非他的弟子，他为什么肯将这门绝学传授于我？会不会有什么阴谋？我坚辞不受。

他前几天还对梅花易数秘诀耿耿于怀，现在突然要毫

不保留的把自己的所学秘术教给我。这个转变也太快了，他号称“奇门怪客”，我虽然不知他怪在何处，但总不至于是如此之怪吧，风水界的清规戒律比之佛道武林界尤甚，自古都是在家族中一脉相传，而且传男不传女，从不轻易授于外人，若家传无人，必须授徒时也是千挑万选，百般考验，才传一半留一半。易经只所以渐渐失传就是这个道理，但凡不是家传的，一代代传下来，然后都留一手，传到现在完全是面目皆非了。

“为什么不要？我在南京时每天拜师学艺的人如过江之鲫，我只所以游走江湖，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躲烦恼的，我白送给你，你竟然不学？这就怪了，我还偏要传给你！”

“这是你祖传的绝学，我不敢妄得。”我老实地说。

## 第 45 章：烟波钓叟

钱通海说：“天一，国学是国人的学问，人人都可以学习掌握，为什么要有门派之见呢？我自从学懂了易经后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才明白，如果人人都不能摒弃门派之见，人人都壁垒森严的话，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些好东西总有一天要失传了。我四海为家遍寻高手，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还原易经的本来面目，消除世人对易经的误解，让易经和中国所有的文化一样不再神秘，为民所用，可惜我到处遇到的都是戒心，可见命中注定这项工作不该由我来完成。我悄悄地给你测了一卦，你的卦象很奇怪，不同常人，我想起以前我师父告诉我的，有一种异人不在尘世卦里，修行不够的人是测不出来的，你大概就是异人，所以我决定把奇门遁甲教给你，希望你今后研究易经有所帮助，希望你能为易经正名，把这项事业发扬光大。”

又一个说我是异人的，我异在何处？我怎么感觉自己



命运多厄，前途渺茫呢？难道说异人就是要受与众不同的苦吗？

钱通海也不管我乐不乐意，强行与我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其实是交而不流，他把秘而不宣的奇门遁甲传授给了我，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我不想欠他的，可偏偏又欠了他一个大人情。

钱通海把一首长达二百三十二句的《烟波钓叟歌》写给我，说：“奇门遁甲所有的精义都在这首歌里，要背会它。在奇门遁甲里，八卦代表八个方位，九宫记载天地象数，八门暗含人事，九星八神就是环境万物。这个一定要记清了。奇门遁甲门派很多，各人演盘的方法也不一样，其中的误差也很大，我观察过不同的推盘演进方法，都不及我师父传我的这个二十字诀精准。据师父说这是鬼谷子传下来的，这二十字秘诀是‘鬼兵斗者行，谷临天合通，子皆阵列前，诀少龙利风。’”

## 第 46 章：黄裳元吉

我们一夜未眠，一直到促膝长谈到天光大亮。最后钱通海把那本发黄的《奇门遁甲》送给我说：“学会了奇门遁甲你可以成为大都市风水界的佼佼者，但是要想成为一代周易大师你必须得会梅花易数。天一兄弟，坤卦六五爻讲‘黄裳元吉。’就是告诫我们，君子做事，放正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美之至也。’以后不要在意一时得失，不要争人长短，必可成大事。”

我说：“你教会了我这么重要的学问，我可是无以报答。”

“你错了，易授君子，报以众生。我们学易的人要想想着回报世人，有利社会，当初我们的先人制出易经不也是观天象雷雨，测四时寒暑，救万民水火的吗？不要因为你掌握了易经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东西，要让它为更多的人所

用，服务社会，你能做到这点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钱通海说。

可我师父说过救人水火不是风水师该做的，一个是隐士，一个是怪人，各有各的人生道理，真令我无所适从了。

钱通海走了，他没告诉我他去了哪里，有时我会怀疑他是不是曾在我梦里出现过的那个程姓后人，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来一个醍醐灌顶然后就消失得无影去无踪。人世间的很多事情都很怪异，你越是下了功夫追求的越到达不了，帮你实现愿望的往往是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黑夜里一颗流星划过天空，你记不住它的形状，但它却给你留下了片刻光明，恰恰是那片刻光明让你度过孤独恐慌等到了天亮。我想，钱通海才是真正的异人。

从此以后，我白天依然去天桥下面摆卦摊，每天挣够了我和阿娇的生活费就回家，专心研习奇门遁甲和背诵六十四卦的卦辞。我在等待阿娇毕业，然后去峨眉山寻找了空大师。

## 第 47 章：秽僧拆庙

我不知道小雅是想帮我还是想炫耀有我这样一个会算卦的弟弟，总之她会经常带一些人来找我算卦，而且从不去天桥下面找我，都是到家里来，开着车，很有钱的样子，往沙发上一坐，用戴着硕大黄金戒指的手指抠着耳朵，有事偏要装作没事的样子说：“兄弟，给我算算。”

其中有一个叫孙发财的人，来得最勤，他以前在派出所干过联防队，因为打残过人，被清退了，现在做小包工头，每年有几十万块钱的收入，自以为了不起了，开了辆二手桑塔娜没事就去找小雅，让她陪着来找我算命。

他对小雅有意思，以前干联防队员时不敢追她，现在自以为是成功人士了，阳萎变成金枪不倒了，没事老往派出所跑，当然都是趁所长不在的时候。所长叫王伟，复员

军人，三十多岁的样子，老婆是某局副局长的千金，王伟和小雅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孙发财也知道这点，所以从不敢当着王伟的面向小雅示好，王伟曾用枪顶过他脑门子，那家伙跋扈得很，与他一起喝酒的人都是先摸摸他带枪没有，不带枪才敢和他放开了喝。

孙发财大约也不是真想和小雅恋爱结婚，只为了一种虚荣心，或者是报复王伟当年没有庇护他。因为当年打人也是王伟下的令，下手最狠的也是王伟，结果他却成了替罪羊，还差点被判了刑，临时工一般都是替人受过的命，这是官场规则。

我常听到一些有俩糟钱的人牛气哄哄地说：“不就一女人吗，老子竖个竿就能爬上一群来，用脚踹都踹不下去。”孙发财就是这种心态，他现在有钱了，想让小雅上他的竿，然后再踹下去，以后就有了吹嘘的资本。但他的智商也就是八十年代暴发户的水平，小雅在他的竿上又挂了个钩，现在谁是钓鱼者谁又是被钓者已经分不清了。

他也未必真想来求卦，小人得志的时候老子最大，不信风水不信命，僧拆庙，只有不顺的时候才会烧香拜佛。孙发财现在不信这个，也就是借个故为了接近小雅。

## 第 48 章：不诚不占

小雅私下对我说：“天一，你今后不要去天桥下面摆摊了，我给你往家里带客户，都是有钱人，接一个活抵你在街上守一天的，这个孙发财一周我要他来一次，卦金还不能少要喽，一次收一百，反正他的钱也都是克扣建筑工人的。”

我在街上算一次卦才收二十块钱，一百块钱太多了，包工头都是铁打的公鸡披一身刺猬皮，吃喝嫖赌都讨价还价更不用说施舍香火钱了。我明白，孙发财肯往出掏这一百块是因为要讨小雅的欢心。我不想这样干，可一想到身

负的使命，为了去峨嵋山的盘缠，也就默认了。

孙发财也不是望刀不躲任人宰割的善主，他经常伙搂狐朋狗友来分担他的投入，我那时没有名气，一次一百块的卦金的确有些那些人觉着冤得慌，但是为了朋友泡女人，那些人还是忍着肉疼装仗义，好在我算得极准，慢慢地这个价格便叫开了，而那些人不让别人笑话自己是冤大头，为了证明自己付的一百卦金是物有所值甚至是超值，都不约而同的替我吹嘘，说我如何如何神机妙算，如何如何消灾解难，一人言不可信，众人言烁成金，渐渐的我就有了一定的影响。

有一天孙发财摇了一个泽卦，兑为泽是六冲卦，而占卜那天的日期正好合卦为财空亡，是一个很凶的卦象。我告诉他三日内必有灾祸上门，他的下属会致他大破财，我要他检查一下工地的安全措施，加强管理。他根本不信，说：“我这段时间没有大工程，只有几幢三层别墅在建，能有什么灾祸？你指定没算准，再给我摇一卦试试。”

易经有三忌，不诚不占、不疑不占、不益不占。易经还说“初筮告，再三渎。”我说：“一个人一天内只能测一卦，再测就没必要了。”

孙发财很横，又掷下一百块钱说：“不就是一卦一百块钱吗？怕我不给你卦金吗？给我测，我非摇出好卦来不可。”

## 第4卷

求人等于求神，求神就得下跪，男儿跪天地父母是孝，跪他人是痛，跪小人是耻。

你越是下了功夫追求的越到达不了，帮你实现愿望的往往是那些和你擦肩而过的人。

## 第 49 章：渎则不告

我说：“好卦不是摇出来的，摇卦改变不了你的运势。”

“你小子不地道，我要不是看在小雅的面子上会个个星期往你这扔钱？让你多给我算一卦都不行，真不识抬举。”

我无语了，本来我还想告诉他为什么不能重复起卦的，看他那副德性，还有什么必要给他普及易经知识。

我劝他说：“你要相信易经，还是回去安排工人小心作业吧。”

小雅也不懂易经，她只想着能让我多赚一百块钱，说：“天一，你再给他算一次，如果两次都一样，他就没话说了。”

易经对世人真诚，世人却要怀疑她，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不理睬孙发财。这个世上总是有一些贪心不足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穷困潦倒的时候感觉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一朝发迹就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如同月亮和地球都要围绕太阳转一样，他觉得自己就是太阳，能量无穷，能吸引和左右一切。凭什么你的卦只能好不能坏，只有吉不能凶。连占筮出来的卦象也要照你的意思来，你是神吗？一次不合心意，就来两次，两次不合再来一次，神灵也要休息的，你惹烦他了，会倒霉的。

《易经-蒙》卦辞说：亨。匪我求蒙童，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不是我要求你解惑，是你来求我解惑，占第一次已经告诉你了，再占就是对神灵不敬，不敬神灵我当然不能允许，这样对你我都有好处。

易经就是神灵，她不容世人无端的亵渎。

“好，你说三日内我必有灾祸，如果你算得不准，我

砸了你的饭碗。”孙发财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走了。

小雅没有走，坐在我旁边翻着易经书说：“你呀，榆林脑袋，像孙发财这种人，跟他客气什么啊，送你钱你还不要，换成我非狠狠宰他一下不可。”

我笑笑。

“还笑，说实话，你这卦到底准不准？如果不准他会怀疑我和你合伙骗他，这王八蛋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小雅担心地问。

## 第 50 章：忧伤在心

“还笑，说实话，你这卦到底准不准？如果不准他会怀疑我和你合伙骗他，这王八蛋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小雅担心地问。

我心里也打着鼓呢，虽然以前的实践中没出过大问题，但偶尔失手的情况也是有的，这里的原因很多，如摇卦的时候心不静，或者天地人三者的磁场不对接等等。

我说：“三天后看吧，不准的话我就离开大都回老家种地去。”

“不许你走。”小雅一摔书说：“天一，你不能走。”

“为什么？我不走会给你惹麻烦的。”

小雅眼圈一红说：“天一，我把你当成……亲人啦，几天见不到你我都会心烦意乱，如果你走了，我在大都连一个真心的朋友都没有了，答应我，别离开我。”

我说：“你的朋友很多呀，对你好的也有，王伟对你就挺……迁就的。”我斟酌了一下用了迁就两个字。

“天一，你看到的只是表象，有些事你不懂，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别提王伟这两个字好吗？”

我点点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每天一想到坊间关于小雅与王伟传闻就堵得慌，非常想知道他们之间的

事，几次想问小雅都张不开口。

小雅也是极力回避着这个人的名字，有时一提到派出所眼里还有掩饰不住的忧伤。我能感觉到，她的快乐其实很浅。

## 第 51 章：静则无害

《系辞》：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天、地、人运动的道理都反应在八卦六爻的运动中，如果你信易经，那你要安身立命吉利平安就要求教易经，看看六爻的变化，根据吉凶提示顺势而为，才能得到上天的保佑，无往不利。

周六一大早，小雅又给我带来了一位客户，是她的同学赵政，在体育局宣传科当办事员，上个月宣传科副科长高升了，副科长的位置空下来，他想活动一下向上升一级，但竞争对手不少，他心里底气不足。小雅知道了这事就撺掇他来找我卜一卦。

赵政对易经半信半疑，为了前程，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跟着小雅来了。

他摇了一个谦卦，看卦辞没有问题，是一个好卦，只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必会善始善终。但按易经六亲断卦，仇神持世，又临日月建，原神衰且入库，青龙发动，是一个大凶卦，求功名必无果，若逆势而为恐有不测。我告诉他：“这个机会不属于你，等下一次吧。”

赵政说：“不会吧，我托了很多关系，都给我许诺说这事一定能办成。”

我摇摇头：“你不要再活动了，一动不如一静，静则无害，你动凶则动，不是你的强求不来。”

“我认为事在人为，如果等下一次又不知要多久了。”赵政说。

我说：“既然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易经告诉你的是结果，不是过程，有些事不是你努力了就可以成功的。”

小雅为他着急，拉我到一边小声说：“天一，你确定算准了吗？这可是事关人家前程的。”

我说：“我让你一大早带他来，就是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你放心，这卦错不了。”

早晨天地空明，磁场对接准确，我又专门嘱咐赵政沐浴更衣，连一杯水都不要喝，为的就是“洁静精微”，怎么会有误呢？

“那还有什么办法化解吗？”小雅问。

## 第 52 章：心猿意马

她的心情我理解，谁都想逢凶化吉，谁都想一帆风顺，可是那都是一厢情愿，如果世上所有的凶险都有破解的办法，那就不会有痛苦这个词了。

赵政的神情告诉我，他不信这个卦。黑暗里行车，前方路上有亮光在诱惑，我告诉你那是水坑，你却把它想成阳光大道，非要开过去，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赵政说：“下个月才会宣布副科长的人选，我还有时间活动，我不会放弃的，我想老天会保佑我如愿以偿，我要用事实来证明你算得不准。”

我说：“上天保佑的是听话的孩子，给你指明了道路你不走，你觉得上天还会保佑你吗？”

赵政见我的话说得很难听，气愤地走了。

小雅说：“他们科室的人都觉得这次他可以坐到副科长的位置上去了，你这一卦对他打击太大了。”

我不想和她再讨论这个问题，说：“小雅姐，我昨晚看了一夜的书，我想睡个回笼觉，你今天不是要值班吗？你回单位吧。”



我撒了个谎，因为阿娇一会来看我，怕她们撞在一起，又得解释半天，瓜田梨下避嫌为好。

小雅嗔笑着说：“赶我走是吧，我偏不走，你睡你的，我给你把衣服洗了再走。”

我暗自叫苦，又不能不去睡，只能痛苦不堪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假寐。

小雅收拾了我的脏衣服去洗手间了，我没有洗衣机，所有的衣服都得用手搓，为了不惊动我，小雅没有用搓板，只用两只手不停地揉搓，我能想象到她小心翼翼的样子。阿娇很少给我洗衣服，她说的她手漂亮，洗衣服多了会伤手，我想也对，以后做老师，一双漂亮的小手在黑板上游移会吸引学生的目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小雅的手也很漂亮，洁白如玉，每个指甲都晶莹剔透，握在手上软绵绵的，让人心旌摇动。

我的睡意渐渐袭上来，眼皮越来越沉，我努力不想让自己睡去，侧着耳朵一边听洗手间的洗衣声，一边听着防盗门响。不知过了多久，阿娇忽然闪进了房间，亲了我一下，两手在我的腿间抚摸起来，凉凉的湿湿的沁人心脾，我的身体很快就有了反应，伸手把她的头按了下去，她犹豫了一下，轻轻噙住了我的宝贝，一阵颤栗顿时传遍全身，我拉过她，剥掉她的衣服，压了上去，她咯咯笑了，柔声说：“我的好弟弟，慢点儿，别没吃到嘴里就化了。”

## 第 53 章：情有所寄

听到弟弟两个字，我一下子想到在洗手间为我洗衣服的小雅，一惊之下全醒了，睁开眼，看到铺在我身下的并不是阿娇，而是小雅。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不错，果然是浑身赤裸的小雅。

我连忙翻身坐起，满脸通红说：“小雅姐，我……我睡着了，对不起……怎么是你。”

小雅不闪不躲，两眼扑闪着说：“你怎么了，来啊，好弟弟。”

我慌乱地穿上衣服说：“小雅姐，我是你弟弟，我们不能这样，你快穿上衣服吧，一会我女朋友来了。”

小雅光滑的身体贴过来抱住我喃喃地说：“好弟弟，我喜欢你，我不管你的女朋友，我就要你，来吧，姐姐今天是你的。”

我推开她，逃也似地冲到洗手间，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把头埋进了凉水里。

好大一会儿，小雅衣着整齐地走出了卧室，脸上一如既往的淡然说：“天一，我知道你嫌我脏，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你，可是……我就是喜欢你，以后你还会认我这个姐姐吗？”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点点头说：“小雅姐，你永远是我姐姐，我没有嫌你……我有女朋友了，她对我很好，我不能背叛她。”

喜欢一个人可以去放弃，爱一个人就要忠贞，我始终是这样认为的。我喜欢小雅，但我爱的是阿娇，我想，小雅对我也只是喜欢，如果我伤害了她，她可以放弃我，不必痛苦，而如果让我放弃阿娇，我的心会疼。

“天一，难得这个世上还有你这样痴情的男孩，你女朋友很幸运，我会为你们祝福的，好啦，我该值班去了，今天这事就当没发生过，你也不要多想了。”小雅说着轻轻抱了一下我，飘然走了。

防盗门砰然撞上，我竟然有些恍然若失。

星期天，阿娇穿戴整齐对我说：“天呐，我们都好几个星期没怎么出门了，今天去逛街呗。”我摸了摸钱包，想起和孙发财的三天之约，如果明天我的卦不应验的话我就破产了，孙发财是在地虎，他说砸我饭碗虽然未必真砸，但我至少从他和他那帮朋友手里再想赚到钱是不可能了，一想到上次逛街八百剩八块的恐怖情形，我不免心有余

悸。

## 第 54 章：不速之客

我的手从钱包里捻出一百块钱给她说：“你自己去吧，一会有客人来，我得等着。”我留了二百块钱以备不时之需。

“我想和你一起去嘛，再说了，我这么一个大美女一人上街你放心？”阿娇撒娇说。

我笑了，不放心是女人的借口，也不一定非要男人陪着，为的其实就是拖一钱袋子，看到喜欢的物件，打开钱袋子就可以满足愿望，我想伸手在别人钱包里拿钱的感觉一定很爽。阿娇和我在一起从来没问过我每个月收入多少，花钱的时候就朝我喊芝麻开门，她有一句名言，叫“会花钱才会挣钱。”我给她改成“因为你会花钱我才得去挣钱。”女人是男人前进的动力，单身索居的男人很少有奋斗的欲望。

我说：“阿娇，客人和我约好了，都是衣食父母啊，不能失信的，乖，你自己去吧，买些韭菜中午我们包水饺吃。”

今天并没有客人要来，我只是想捂紧钱袋子罢了。

阿娇扭身边往外走边说：“我要是十二点前不回来，记着去街上贴寻人启事啊。”

我戏谑她说：“不用，我直接去猪肉摊上找你去。”

阿娇一走，屋里便清静下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清静。我找出钱通海留给我的那本奇门遁甲，书里又是另一处清静所在。我刚翻开书，防盗门砰砰响了。

我边开门边埋怨说：“又怎么了，是不是忘了上厕所啊。”大都市街上公厕少，记得有一次逛街阿娇找厕所找到天黑，省了我不少钱。

小雅站在门口诧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上厕所？连这也能算出来？”她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男人，英气逼人的那种。

小雅来不及介绍，先冲进了洗手间里，那个男人站在客厅中央，头差点就触到了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灯泡，他四下打量了一下问：“你就是那个周天一吧。”

我请他坐下来问：“正是在下，请问你是？”

“我是王伟，小雅的同事，你抽烟吗？”他说着掏出烟先叨上一支又让给我。

“原来是王所长。”我说：“谢谢，我不抽烟，如果你要问卦，就先不要抽烟。”我想王伟到我家来肯定是求卦来了，有必要先提醒一下他。

王伟灭掉火机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抽烟后会影响卦的纯度。”我淡淡地说。

“哟，还有这么多讲究，那我昨晚刚搞完女人会不会有影响？”王伟猥琐的说。

## 第 55 章：火水未济

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连给他倒茶的念头都没有了。小雅从洗手间出来说：“天一，这是王所长，你帮他算一卦吧。”

我很想拒绝，但是小雅正在人家矮檐下，为了小雅，我也且陪着低头罢。我让王伟去洗干净手，拿出铜钱问他所求之事。

他攥着铜钱，满不在乎的晃来晃去说：“给我算一下我老丈人还能不能再升一级。”他摇出一个《火水未济》卦，官星旬空月破，又伏世爻下，是罢官黜革之象，世爻动化回头克，是短寿之象。我说：“他的官做到头了，不是被免职就是因病殁绝，如果有病的话，他的病是旧病，

病灶在肝，病故的概率很大，寿限顶多三个月。”

王伟惊讶地看了看小雅说：“小雅，我老丈人的病情你没告诉过他吧？”

“切，我说这个干嘛。”

“那他真神了，他妈的算得太准了，我老丈人是肝癌晚期，大夫说还有三个月的活头。”王伟拍着大腿说。

王伟身上有一种与他的长相完全不相符的粗俗，甚或是势利。绣花枕头里装得一定是草，好皮囊也只是讨了一个好卖相。

小雅面露喜色说：“那你的承诺可以兑现了。”

“可以……但怎么着也得再等一段时间吧，如果她爹刚死我就离婚，不人道啊。”王伟拉过小雅的手摩挲着。小雅撇了我一眼，脸有些红润，大概想起了昨天的事。

我听懂了他们的对话，目光鄙夷的扭转头去。奸夫淫妇还讲人道，真他妈不要脸。我开始怀疑小雅昨天的举动，是对王伟的报复还是本性使然？魔鬼和天使可以合二为一，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吗？我决定以后离小雅远点，当着我的面，把阴谋搞成阳谋，我都感觉自己也是罪恶的。

王伟又捧着铜钱摇起来，说：“再给我算一卦，看看我今后的运势。”

我看了小雅一眼。小雅说：“今天别算了，一个人一天只能摇一卦。天一，走吧，我们出去吃饭，我要好好请你。”

“弄什么玄虚，还一天一卦，是你的道行不够吧。”王伟丢下铜钱，起身说：“你们去吃吧，孙发财约我去打麻将。”

他的话音刚落，阿娇回来了。阿娇看到王伟，客气地点点头，然后进厨房送菜。

小雅小声问我：“天一，这个是你女朋友？”

王伟眼睛望着厨房问我：“兄弟，你女朋友的身材真

不错，干什么工作？”

阿娇穿了一条很瘦的牛仔裤，上身套了件薄薄的羊毛衫，外面的风衣敞着，曲线毕现。我能猜到王伟在想什么，冷冷地说：“没工作，上大学呢。”

王伟墨迹着不提走的事，又点了一支烟，重新坐了下来。

我冲厨房里喊：“阿娇，赶快包水饺，我饿了。”我不想让她出来，不想王伟那双色迷迷的眼睛再盯着她的胸不放。

王伟笑了：“你们今天包水饺呀，太好了，正好我好长时间没吃水饺了。小雅，别出去吃了，我们在这吃水饺吧。”

## 第 56 章：各怀心事

我很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面对无赖我要什么心眼啊，直接撵他走不就完了，真是好面子害死人。我说：“王所长不是要去打麻将吗？”

“打什么麻将，一听到吃水饺我都馋得流口水了，不去了。”王伟说着掏出一百块钱塞给小雅：“你去饭店炒几个可口的菜来，再整瓶酒。”

小雅拉着王伟的手说：“我们一起去。”女孩子都喜欢卿卿我我，不喜欢形只影单。

王伟哄她说：“这片饭店里的人都认识我，我们在一起影响不好，再说了，我包水饺的水平很高的，我帮着下厨，等你把菜炒来就可以吃饭了，要不这样，让天一陪你去。”

“你会包水饺？那好吧，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小雅说。

阿娇从厨房里探头，露出洁白的牙齿说：“好啊，我

赶面皮你来包。”

我正要表示反对，已经被小雅拖了出去。

我实在不放心把一只色狼和一只羔羊关在一间屋子里，虽然是大天白日的，但心里总是很灰暗。

本来小雅要炒四个菜的，我催促她说：“两个就够了，有水饺吃不了那么多菜的，快回去吧，看他们水饺包的怎么样了。”

小雅笑笑点点头说：“好吧，不过王伟喜欢吃葱爆大肠，这个一定要炒的。”小雅对王伟知之甚深，连炒一份菜都透着关切，还有急不耐的催他离婚，明摆着她要和王伟光明正大的，那昨天她为什么要对我那样？我忽然有些后悔，昨天我该把那个游戏进行完的，女人不淑，男人何苦洁身自好。还是因为阿娇，我不是王伟，容不得自己亏欠良心蹂躏感情。

回到家，王伟与阿娇还在厨房忙着，气氛很融洽，两个人都是两手的面，只是阿娇一声一个“王所长”叫得阿谀万般，令人酥麻，这女孩子，大约长这么大都没见过派出所长这么大的官，冷不丁家里来了个大官，忍不住兴奋。

我观察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异样，觉得自己有些小人之心，去客厅收拾好桌子，搬来盘子把从饭店炒来的菜装好，摆好碗筷，准备开饭。

小雅挤进厨房，挨在王伟身边，大秀恩爱，我看见阿娇默不作声地端起包好的水饺倒进沸腾的锅里，小小的厨房热气蒸腾，所有的人都隐在雾气里看不清了。

## 第 57 章：魔鬼天使

《易经-泽山咸》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正常的交往不会有忧虑也不会受伤害，不正常的交往，就不能光明正大，肯定是各怀心事，惶惶

不安，得不到快乐。

灯影摇曳的酒吧，浊气大过湿气，闷得我透不过气来，阿娇却是如鱼得水，和王伟在音乐里旋转。小雅问我跳不跳舞。我不喝酒也不会跳舞，这些东西都是奢侈的，离我很远，我在想爸爸卖掉的那头耕牛，他送我来城市是为了一个梦，但他不知道乡村离城市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头牛的代价让我不足以走进城市生活，不管到何时，我都怀念遥远乡下的另一种生活，水比酒更甘甜，月光比灯光更皎洁。

女人永远比男人更有适应社会的能力，这点我从阿娇身上能看出来，同样来自乡村，她在竭力蜕掉乡土味，唱流行歌，喝洋酒，跳现代舞，说普通话。她在努力溶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上流社会里下流的人更多，乡村是底层但不下流，对此我深有感触。

王伟在我家一直呆到晚上，他没有去打麻将，阿娇也没有回学校，他不停地讲城市里的传奇，把自己塑造成英雄或者绅士，他有很多次抓坏人的经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负过伤，所谓英雄只是他自己的幻觉，大都市的高档场所他都去过，他知道如何用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吸引涉世不深的女孩子。阿娇神往地问他酒吧里都有什么。她对时尚的求知欲要超过罗素的哲学。在她眼里，城市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王伟要带她体验酒吧的生活，她喜不自禁，毫不犹豫答应，视我如无物。小雅悄悄对我说：“阿娇这丫头真单纯。”

我不明白小雅话里的意思，也许她把阿娇当成农村来的傻丫头了。没心没肺的那种，如果阿娇真是没心没肺的单纯倒是好的。

她们还在不停地跳舞。我问小雅：“你要嫁给王伟吗？”

“我嫁给你你要吗？”小雅反问我。



我很傻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要破坏人家的家庭呢？”

小雅怔住了，久久看着我，然后把一杯红酒倒进嘴里，有一滴液体悬在嘴角，触目惊心的鲜红。

## 第 58 章：心灵纸碎

“你也这样说？”小雅苦笑：“你不懂，你们都不懂。”我说：“对不起，我只是感觉王伟不适合你。”

“适合？开始的时候有谁会想适不适合？只会想需不需要。”小雅说：“我刚工作的时候和阿娇一样，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有一次值夜班，发了高烧，那是冬天，下着大雪。王伟要送我去医院，可是所里那辆破昌河面包冻住了，他给我裹上大衣，背着我走了三里地。又在医院里陪了我一夜，一夜他身上的衣服都没暖干。女人的心有时像纸一样薄，一滴泪水就可以洇透，感动可以变成感激，感激产生感情，感情是可以让人不顾一切的，当有一天我清醒过来，一切都晚了，心灵的纸片碎到不可以复原，只有听天由命了。”

她目光里有深深的忧伤，我想安慰她，却找不到适合的语言，也许正如她所说，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而是她需不需要。

阿娇和王伟回到了座位上。阿娇坐到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身上的热气逼人，她说：“我今天真快乐。”

王伟和她碰了一下酒杯说：“为快乐干杯。”

我和小雅也碰了一下杯，我在心底说，为你的不快乐干杯。小雅与我对视一眼，脸上换回了平时的颜色，她已经历练成百毒不侵的女妖了。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阿娇是何时走的我都不知道。我热了昨天剩下的水饺当做早饭，吃完饭去楼下倒垃圾，顺

便去书店消磨时间。这段时间我迷上了《红楼梦》，大学时老师说读红楼之前先要了解明清历史，那时我在学校图书馆把清代的历史和小说都看了一遍，正要开始读红楼时，被驱逐出来了。现在想看又买不起，只能有空就去书店看几页。

我倚着书架看书，一个管理员脚步很轻地走了过来，是个很清秀的女孩子，头发挽在后面用橡皮筋束着，个子挺高，瘦瘦的，很文静，气质与她从事的职业颇为符合。她轻声说：“今天是星期一，不用上班吗？”声音很好听，温和而自然，像很随便地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

我看了看周围，确定是给我说话后，脸色有些赧然说：“我没班上。”

## 第 59 章：美丽邂逅

“哦。”她看了我一眼，边整理书架边说：“我看你经常来看书，是作家吧？”

我摇摇头，有些紧张，怕她说出不好听的话来，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卖书的大妈朝我嚷：“想看免费书去图书馆，我这儿都是卖的，你翻来翻去弄脏了我怎么卖。”

她看出我的窘迫，冲我莞尔一笑：“别介意啊，我只是好奇。”

是好奇我在别人工作的时间里逛书店，还是好奇我看《红楼梦》？我问：“我只看不买不妨碍什么吧？”

“妨碍啊，你应该坐到那边慢慢看，这么一直站着不累吗？”她指了指窗台下面的连椅调皮地说。

我以为那是书店工作人员的休息椅，却原来是给买书的人坐的。

我说：“谢谢。”拿了书踱过去，刚坐下，她给我倒

了一杯水，小心地放在我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

看在这杯水的份上，我决定回答她这个有些太唐突的问题：“周天一。”

“我叫齐玉儿。”她似乎对我很有兴趣，也可能是成天呆在书店里实在闷得慌，想找个人聊聊天。她显然是没话找话说：“红楼梦里你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我想了想说：“凤阿娇。”

她的神情很诧异，托着腮想了半天问：“红楼梦里有这个人吗？你该不是说凤姐吧？”

“不是凤姐，是凤阿娇，你好好去书里找找。”我促狭地说，其实有打发她的意思。

齐玉儿蹙着眉头思考了一下说：“红楼梦我看了四遍，不记得有这个人。”

我很认真地说：“四遍怎么够，我看了十遍呢，第一遍记情节，第二遍记诗词，第三遍记菜肴……现在是第十遍，专记人物关系。”

齐玉儿被我的大话唬住了，惭愧地说：“那你岂不成了红学家了？看来我真得从头好好看几遍。”

她的神情很可爱，让我都不忍心再捉弄她了，但是骗她看十遍红楼梦对她来说也不是坏事，想了想就没有说破。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许多邂逅，有的是流星，有的是浮云，惊鸿一瞥就划过记忆远去了，比如我师父，比如钱通海，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流星，曾经照亮过我，但都只停留了一瞬间。我觉得齐玉儿应该算浮云的，不抬头就看不到，看到了也没什么感觉，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各走各走的，打声招呼就散了。

我没想到的是，浮云有时也会停留，也会下雨，也会给我一段刻骨铭心的奇遇。

## 第 60 章：小鬼叫门

我在书店坐着，墙上的钟当当地敲响了十二下，我的右眼皮也跳了十二下。齐玉儿也看到了，故意眨着右眼问：“你的右眼有意思噯，钟敲一下它跳一下。”我也感觉有点奇怪，用手揉了一下说：“昨晚上这只眼看人家跳舞看多了，在演习呢。”

我倏然想到今天正是和孙发财约定的最后一天，忙向齐玉儿要了三枚一元的硬币，在桌上排了一卦。

看着画出来的卦我先倒吸了一口凉气，竟是六冲离卦。九三爻官动克世，是为有凶之象。《离为火卦》九三爻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太阳渐渐落下去了，黑暗或者凶险也要浮现。我再仔细研判，心才稍稍放下来，用神不空，也非极衰，应该能求得先抑后安。那这个象辞就另有一解：黑暗降临了，同样光明也离得不远了，只要坚守，总会转危为安。

齐玉儿看明白了我在干什么，好奇地问：“你会摇卦？”

我笑笑说：“略知一二。”

“那你也帮我算一卦好吗？”

“改天吧，我得回家了。”我把书还给她，在她的注视下走出了书店。

一走进小区，我就感觉到了紧张空气，我租的房子在三楼，楼道里站了四五个人，一看就不是善类，为首的正是夹着包的孙发财。我硬着头皮用钥匙捅开防盗门，几个人一拥而入，完全对我视而不见。

进了房间，孙发财四仰八叉地坐在沙发里，叨上一根烟，呲着牙说：“我以为你跑了呢，怎么还敢回来哪，不怕我砍了你。”

我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跑什么。”

在我身后的一个小子“啪”得照我头顶拍了一下说：“找死呀你，他妈的谁是鬼。”

孙发财摆摆手说：“先不要动手，我审完了再说。”他俨然成了权力机关。

看着这群凶神恶煞般的家伙，我惶恐不安起来，那年月打人不用任何理由，别说四五个人，他们中间随便哪个人收拾我一顿也够我趴一阵子的。

## 第 61 章：噩梦开始

“你说的三天之内，今天算之内吧？啊，怎么没应验哪？你小子是不是故意咒我？”孙发财跷着二郎腿说。

“算啊，可是时辰还没到呀，今天夜里十一点前都算在三天之内的。”

“什么？你要老子吧，夜里十一点？老子的工地下午五点就收工，能出什么事？你想等天黑了跑路吧。”

“我能跑哪去，大都市不都是你的天下吗？我不跑，大不了我把卦金退给你就是了。”

“你想得美，退钱就行啦？要退得加倍，一万块钱，现在拿出来我放你一马。”

这不是讹诈吗？就算我算得不准，对他也没什么伤害，何必咄咄逼人。一万块钱对他来说九牛一毛，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不义之人必求不义之财，不义之财难养不义之人。难道他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世上有三种人不可欺，其中一种便是手艺人，我怎么也算手艺人吧，真是天生恶人不怕作倒行逆施之事。

我说：“我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你看值一万块钱吗？”

“值，肯定值，我知道你有一样东西值这个数，叫什么来着？梅什么经？”孙发财奸笑着说。

“是梅毒月经吧。”一个小子淫笑说。一群人哄堂大笑。

我顿时无话。连孙发财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也要梅花易经，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世间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不去争取，偏偏都觊觎一个尤如海市蜃楼的物件？可是孙发财是怎么知道梅花易经的事的呢？难道又是侯华在作祟？

我疑窦重重地看看孙发财，他还在那儿自鸣得意，几百块钱的投资，转眼就可以得到几十倍的收益，再精明的生意人一生中也撞不到几回这样的大运，可惜我马瘦毛长，没多少油水可榨。

我说：“如果到夜里一点还不应验的话，我卖血也给你一万块钱，现在，请你们出去。”

“孙子哎，你说的不算，我只等到下午五点，到时要么给钱，要么给那什么经，否则你别想在大都混下去。”孙发财说：“我们哥几个就在这陪着你了，也省得你寂寞，小四，去买两个烧鸡，再弄瓶好酒，我们一会划几拳。”

## 第 62 章：赶尽杀绝

天堂和地狱是我的两个邻居，我没去过隔壁那个叫天堂的邻居家，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我现在是在自己家里，本是人间，却似串错了门，进了地狱，门外是阎罗小鬼，我在油锅里煎熬，屈辱胜过皮开肉绽的痛。但是我没有丝毫办法，只能忍受。

客厅里叫嚣声响起来，果然是鬼哭狼嚎，住在天堂的邻居不堪其扰来砸我家的防盗门，那个叫小四的声音：“砸什么砸，老子还没砸呢！你先砸上了，再来扰乱秩序我强奸你。”

如果鬼魅可以制定秩序，世界就不光是黑白颠倒那么简单了。我身上一阵阵发冷，也怕得要命，这一劫看来是

躲不过去了。

外面吆五喝六闹得乌烟瘴气，我在书房饿得前心贴后背，又不愿出去到厨房找吃的，捂着胃伏在桌上头痛欲裂。

忽然有人叫我：“周天一，你出来一下。”我走到客厅，孙发财几个人都不见了，侯副校长笑咪咪地站在那里，身边是妩媚如春的侯华。

我冷冷地问：“你们来干嘛？害死我师父还不够吗？还要来赶尽杀绝吗？”

“哪里话，我听说孙发财来找你闹事，赶过来帮你的，他们被我撵走了。”侯副校长扶了扶眼镜说：“天一，你可能误会我了，其实我一直很看好你，我觉着你是个可塑之材，所以故意考验你，现在你的考验期结束了，你可以回学校继续上学了……另外，我想把侯华嫁给你。”

侯华在一旁作羞涩状，心如蛇蝎的女人竟然也有柔情似水的时候。

我又要多一个爹？爷难道生就是给人当儿子的命？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爹可认，认贼作父不行。我拉开门说：“出去吧，我没那福气做你的女婿，我也不想再上学了。”

## 第 63 章：人生转圆

侯华上前扯住我的手说：“帅哥，你别生气嘛，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事我不知道，我师父就是你给逼死的，滚。”我推开她怒吼道。

“嘭”的一下，我的头被人狠狠敲了一下：“孙子哎，你让谁滚？你给我滚还差不多，你看看几点了？五点整，老子没灾没殃，你说怎么办吧。”孙发财手里拿着一本《易经》怒目看着我。

我迷茫地看看围在我身边的流氓们，慢慢缓过劲来，原来刚才才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春秋大梦。

我说：“没到时间嘛，再等一等。”

“等个屁，老子没有那份耐心，是拿一万块钱还是把那什么经交出来？”孙发财嘴上叨着烟，冲我吹了吹烟灰。

我摇摇头说：“我没有钱也没有什么经，既然你不肯等，那你看着办吧。”

“妈的，跟我耍横啊，弟兄们，砸！”孙发财一脚把我蹬翻在地，几个人围上来就开始踩我。我双手抱头，一声不吭，任他们施虐。

几个人发泄完，又满屋子扫荡，书本横飞，锅碗粉碎，那个叫小四的家伙还冲着我的床上撒了一泡尿。孙发财恨尤未消，逼着我写一万块钱的欠条。

我说：“我不写。”

小四拿着菜刀，对着我的手说：“不写？信不信我把你的爪子给剁下来。”刀锋闪着寒光，所有人的脸上绽放狞笑。

我注定做不了视死如归的英雄，颤抖着手给孙发财写下了欠条。孙发财把欠条装进包里，冲小四说：“把他拉工地上去，找人看着他给我干活抵债。”

我回头看了一眼一地狼籍的屋子，强忍着没掉下眼泪，人在做，天在看，苍天啊，你看到了吗？我未有恶业，可恶报施予了我，让我如何能守得住心底的宁静？

《奇门遁甲》里有一句话：转圆者，或转而吉，或转而凶。圣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转圆而从方。既然了解吉凶可以往复，强弱总会转换，而我已预先知道了存亡，就耐心等待转机吧。

## 第 64 章：落入虎口



小四等人押着我去了孙发财的工地，在工棚里，小四把我交给了一个叫季霸的小工头。两个人走到旁边嘀咕了几句，小四他们走了。季霸回来也斜了我一眼说：“老大交待了，你今晚不用睡了，去楼里值班吧。”

他找来一根绳子，推搡着我进了已经封顶的别墅里，用绳子把我绑在了一楼的柱子上。我大怒说：“你有什么权利绑我？你这是犯法知道吗？”

“狗屁，还犯法，你装神弄鬼乱骗钱就不犯法了，告诉你，老子这三天让你害苦了，天天盯在工地上离眼都不敢眨一下，现在也轮到你尝尝这滋味了，傻娃，你给我老实呆着，我让你看看十一点前会出什么事，妈的，要出事也是你出事，你就祷告这楼别塌吧。”季霸下贱地拍拍我的脸，哼着十八摸走了。

深秋夜来早，不到六点天已经全黑了，工地上几盏水银灯刺刺地亮着，楼里的穿堂虽然风无声无息，但寒气却透过我薄薄地毛衣渗入骨髓，加上欠了两顿饭，我冷得直打哆嗦。我想，我可能要死在这个孤寂的夜里了，心里便隐隐有了些后悔，如果此刻侯华再来讨要秘诀，我会告诉她师父给我的那七个字，秘诀不是我的，生命是我的，我守住秘诀却守不住自己的命，要秘诀何用？

想到秘诀，我在师父家做得那个真切的梦又浮现脑海，程氏后人说秘诀是我们周家的，等了九百年了，是该传给我的，可为什么要让我受这么多的磨难呢？

我不要做什么异人，也不要做什么传人，只想做个普通人，和我爱的人相守一生，儿女绕膝就足够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的手脚开始麻木，心也在麻木。

工棚里打牌的声音热热闹闹，我渴望工棚里的温暖和笑脸，渴望热水和食物。但是事不关己，谁又关心，没人会去理会一个与己无关的人的生死。

此时阿娇在干嘛？会不会想我？小雅在干嘛？与王伟共进晚餐还是相拥而眠？想来想去，忽然明白，她们都

只是我生命的过客，所谓爱和喜欢，只是自身的一种需要，或者一种寄托，我不在了她们还在，还会继续寻找下一个寄托。

## 第 5 卷

女人的心有时像纸一样薄，一滴泪水就可以涸透，感动可以变成感激，感激产生感情，感情是可以让人不顾一切的。

### 第 65 章：死亡气息

我胡思乱想了一阵，意识已经开始模糊，我似乎嗅到了死亡的气息。爸爸说过“饿不死算你命大。”也许我的命真的不大，竟然要死在饥寒交迫的秋夜里。

“傻娃，这都十点半了，你的卦准了么？”季霸一身酒气地站在我面前，用手拍打着我的脸。

我有气无力地说：“我要死了，我想喝水，给我一杯水。”

“喝水？给你尿你喝不喝？”季霸冷笑着毫无同情心地说。

我气息奄奄，无力与他讨论水和尿的问题，侮辱与否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我只想活着。我说：“水……水……”

季霸大约看出了我脸色不对，边拍打我的脸边说：“傻娃，你没事吧，别死了，好吧，你等着，我去给你弄水。”

我垂下了头，心里已经开始绝望，对这个醉醺醺的流氓还能抱什么幻想呢。外面月光皎洁，灯光明亮，我心里却是漆黑一片。

季霸骂骂咧咧地摇晃着往外走去。

“轰”地一声巨响，脚手架稀里哗啦塌了，铁与铁的撞击令我打了个寒噤，抬起头看看白昼样的外面，却没有看到季霸的身影。

我想，我的卦是准的，我有一丝解脱，但没有快乐。

工棚里沉默了片刻，接着所有人都如老鼠洞里进了水的老鼠一样鼠窜出来。跑到洞穴外面才看清不是进水也不是地震，而是他们天天攀爬的脚手架倒了。

有人说：“幸亏是夜里，要是白天就惨了。”

“算了，天明再重新搭吧，走，接着打牌去。”

我使出仅有的一点力气喊道：“有人埋在里面了，快救人。”

工人回过头来，努力朝我这边看，楼里黢黑他们看不清我，有人很小心地走近了点探着头问：“楼里有人吗？”

“好象有一个小伙子让季霸给拴楼里了。”

“这个缺德的，也不怕生儿子没屁眼。小伙子，谁埋里面了？”

我说：“季霸……砸里面了……”然后就昏过去了。

## 第 66 章：覆手为雨

我再睁开眼时，面前围了一圈人，一个岁数在四十左右的中年人手里端着一碗水。“醒了，来再喝点水。”

一碗水下去，我终于有了气力，挣扎着坐起来问：“季霸怎么样了？”

“他对你这样你还想着他，真难为你了，刚扒出来，还没死，在等救护车呢。”中年人说：“你怎么样？没事吧？”

“我没事，就是一天没吃饭喝水了？”我小声说。

中年人找出几块煎饼，又拿出用罐头瓶装着的咸菜，放在我面前说：“只有这个了，你能吃吗？”

我感激地看看他，抓过煎饼，狼吞虎咽起来。中年人又给我倒来热腾腾地开水，说：“慢点吃，别噎着。”

中年人一脸沧桑，也一脸朴实，一看就知道是从农村来打工的。我想起了爸爸，他也是这种形象，言语不多，但很给人安全感。

救护车呜啦呜啦开了过来，孙发财一群人也赶过来了。

中年人问我：“你要不要去医院？”

我摇头说：“我没事，刚才是因为连冻加饿才昏过去的，现在好了，谢谢你大叔。”

中年人笑了：“你把我喊老了，我才三十露头，我叫邱宇，你叫我邱哥吧。”

救护车又呜啦呜啦开走了，孙发财站在工棚门口，脸色铁青地看着我说：“孙子哎，怎么没把你砸里头？是你搞的鬼吧？”

邱宇站起来说：“孙老板，不关他的事，脚手架倒的时候他被老季捆在柱子上呢！”

“呸，你一边呆着去，我还没跟你算帐呢，你们怎么搭的架子？我告诉你，这个月所有人的工资都扣了，要是季霸有个三长两短，住院费也得你们掏。”孙发财啐了一口气汹汹地说。

邱宇张了张嘴，看了看孙发财身后的爪牙们，终于没什么都没说闪到了一旁。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老板一句话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还得忍气吐声。出来混都不容易，不仁不义可能发家致富？

我说：“孙老板，他们天天在脚手架上干活，也不想架子倒呀，你怎么能扣人家的工资？这不合理。”

“不合理？你说什么合理？老子就是理，姓周的，你

给我在这里好好干活，什么时候还上那一万钱什么时候两清。”孙发财恨恨地说。

小四挤了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肯定是你使得坏，这架子搭了两个月了都没倒，你一来就倒了？季哥住院的钱你得拿。”

我着他们的流氓嘴脸，我气得眼冒金星说：“你们太无耻了，我要告你们！”

邱宇悄悄扯住我，不让我再说下去。

“告我？就凭你？我先告你弄倒了脚手架，砸伤了人你信不信？你不信是吧，公安局信，法院信，和我玩，我玩死你丫的。”孙发财面露狰狞说。

邱宇陪笑说：“孙老板，他年轻不懂事，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去医院看老季吧，这里交给我了。”

“好吧，姓周的就交给你了，要是他跑了，就拿你是问。”邱宇的话提醒了孙发财，他扔下一句话带着手下扬长而去。

## 第 67 章：苟且偷生 1

《易经-水天需卦》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既然想得到，就得等待，因为有险阻在前。性格刚健坚忍才不致堕落，才不会止步不前。光明不远了，守住心里的信念，坎坷总会过去，希望总会实现。

我天真的以为卦应验了，我就和孙发财两清了，从此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样的人，纵有家财敌国，皆是不义之财，我不屑取一分一文，更何况看他一眼都觉污我灵魂。没想到这个混蛋根本不守江湖道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转瞬便把所有的不是甩到了我身上，我

想和他划清界限都由不得自己了。

我闷闷不快地躺在邱宇的床上两眼发直。

他走过来，苦笑说：“兄弟，本来我想趁孙发财不在的时候送你走的，可是你看……”

我明白他的意思，说：“邱哥，你放心，我不会偷偷走掉的。”

“唉，你真不该招惹他，别说欠他一万块钱，就是一千块钱你跟他干一年也还不清。”邱宇叹息连连说。

“我不欠他钱，是他硬逼我写的欠条。”

“兄弟，别傻了，那还不一样吗？我们什么把柄没落在他手上都能随时扣工钱，他有了那张条子还不更得理了？”

“那我该怎么办？”我没了主意。

“先休息吧，慢慢想办法。”邱宇说：“咱俩挤着睡吧。”

本以为留在城市里混出点名堂衣锦还乡的，没想到竟然身陷狼窝，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干建筑工人我不怕，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惟一不甘心的是做了恶棍的奴隶，要是果如邱宇所说，那我被软禁在此地哪还有出头之日？我这样苟且偷生没有尊严的活着？

我辗转反侧直折腾到天快亮了才睡着。

工棚外面小四那个帮凶直着嗓子再喊：“姓周那小子呢？是不是跑了？”

我被吵醒，看看工棚里只剩我一个人了。于是爬起来，磨蹭着走到外面，邱宇和工人们都在重新搭脚手架。

## 第 68 章：苟且偷生 2

孙发财坐在面包车里，一条腿搭在地上，手上夹着烟，小四手里牵着一只狼狗，围着我转了两圈说：“当大爷

呢？你看几点了？算你迟到，罚款一百。”

我不理他，走向孙发财问：“我的卦应验了你为什么不让我走？”

“孙子哎，又来了是吧？我告诉你，老季被砸得下半身瘫痪了，你走？去哪？赚钱给他治病吧。”孙发财掷下烟头，跳下车说。

“他受伤关我什么事？我早告诉你会出事，你不相信。”我说：“他那是给我弄水喝，还算积点德，要是他心里没想着水的事，恐怕老天会把他一条命都拿去，那时你是不是也要我偿命哪？”

“能的你，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大仙了，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小雅的面子上，我也把你弄瘫痪了，孙子哎，老老实实地去干活吧，挣够一万块钱给自己赎身。”孙发财说。

这时我隐约看到他的汽车里还坐着一个人，似乎在有意地躲着我。我想走近去看清楚，孙发财揪住我推了我一个踉跄吼道：“看什么看？干活去。”

小四牵着狼狗在一旁作撒手状。我只能悻悻退了回去。

我在工地上干了五天，小四代替季霸成了监工，对我“特别照顾”，一刻都不让休息，两只手全磨出了水泡，连捏筷子都痛得钻心。五天如同五年一样漫长，白天像牲口，晚上如死狗，现实残酷，我心冰冷。我在等周末到来，盼望阿娇回到家会发现我的失踪，然后报案，那样我才有机会脱离苦海，回到人间。

工地上连日历都没有，我算着应该是周六了，干活有些心不在焉，朝着马路上不停地看，直到日落，都没有警笛声由远及近。希望像远处居民楼里的灯光，渐次点亮又熄灭。晚饭我没有吃，白水煮白菜帮我吃了五天，吃得我面色苍白。邱宇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不答，心情已经没落到崩溃，吃饭只能饱腹，不能填平绝望。

## 第 69 章：丧心病狂

我忽然就想明白了一件事，这里是郊区，即使阿娇报了警，警察一时半会也未必能找到这儿来。我把邱宇拉出工棚，央求他明天休班，去我家里找阿娇，让她来救我。本来我想说如果找不到阿娇可以去派出所找小雅。想了想，王伟和孙发财可能关系密切，怕连累他就止住了。

邱宇点点头同意了，去找小四请假。我低估了这些无赖的智商，他们防我如同防地下党，关闭了所有的出口。小四告诉邱宇，这段时间即使死了爹都不能请假。明显是针对我来的。

邱宇看我难过的样子说：“兄弟，你跑吧，大不了他们打我一顿，我身子骨硬能扛得住，你不行，熬不住的，要再这样干下去，非死在这里不可。”

我说：“咱们一起跑吧，跟着这样的人干没什么奔头。”

“兄弟，你不了解孙发财，他干过警察，路子野，什么事都敢干，什么事能摆平。你能跑，只要跑出大都市就没什么事了，我不行，孙发财知道我家，他会闹得我不得安生的。半年前有一个工人就是因为偷跑回家，被小四带人把他家砸了个稀烂，那个工人住了三个月的院。”

我知道邱宇说的都是真的，孙发财就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人，他的公司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店，我再不离开这里，恐怕有一天真的会死在他手上。可是我若跑了，对邱宇太不公平，他从农村到城里来打工，无非想挣点钱贴补家用，因为我会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且还要受皮肉之苦，我怎么忍心。

我们两个人在工棚外面一直坐到深夜，我忧心忡忡，他长吁短叹，不远处就是通向自由的马路，可我们脖子上套着枷锁，扯不下来。

终于，邱宇下了决心说：“天一，你走吧，再不走天



就要亮了，不用担心我，我有办法应付。”

我心里明白他是在宽慰我，他能有什么办法？可是与其在这坐以待毙，不如搏一把。我想出去后就去报警，端了孙发财这个人间地狱，救兄弟们于水火。

我眼含热泪，和邱宇告别，借着夜幕，向工地出口跑去。

当我蹑着脚步快要跑到门口时，远远地发现那只狼狗正把守在那里，我再多走一步它就会发觉。

我收住脚步，转身朝围墙走去，我知道那儿有一堆砖头，可以踩着翻过墙去。我刚跳下墙头，一束刺眼的强光打到我脸上，接着就是一闷棍，我重重地倒在地上，两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第 70 章：魂灵如烟

我看到我的魂灵如炊烟一样向空中飘去，向着家的方向飘去，在村头的老枣树下，爸爸和妈妈张开怀抱迎接我，一脸的欣喜：“儿啊，你回来了？”

儿子永远是父母心头的肉，不管成功与失败，不管富贵与贫穷，只要回到他们身边，就爱不够，疼不够。我跪地磕头，嚎啕大哭，所有的委屈决堤成泪，一无遮掩。不能在家尽孝，归来一身伤痕，所有人都是白眼，只有父母眼里盛满爱怜，手上愈加温暖。

人这一生纵有千万人对不起，都不必耿耿于怀，惟有未报父母养育之恩，是最大的罪孽，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不是人前风光，功成名就，而是活着可使父母宽心，死应在父母百年之后。我这些都还没做到，我不能死。

我睁开眼，一个女人坐在我面前，长发遮脸，有如女鬼，看看四周，一片惨人的惨白，莫非我已到了阴间？

我挣扎，她按住我：“哟，醒了！别动，你的头有些

轻微脑震荡，需要好好休息。”她的手凉凉的，没有丝毫人间的气息。

我问：“你是谁？”

“我是侯华啊，帅哥，你的脑子没坏吧，怎么连我都不认的了？”

我适应了好大一会儿，眼睛才不再模糊，果然是她。我问：“我这是在哪儿？”

“医院啊，你昨天出了点意外，害得我一夜都没敢合眼。”侯华深深地打了个呵欠说。

我害你？那谁害的我？我努力回想昨天夜里的事，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小四从侯华身后站了出来，把脸凑到我脸上，喷出一股恶臭说：“小子，算没算准你会挨我一闷棍？”我把脸扭向一旁，闭目养神。

侯华对小四说：“行了，他醒了，没你什么事啦，我有话和他说。”

小四踢了床腿一脚嘟囔说：“他妈的真能装，让老子跟着陪了一夜没睡，行了，人交给你啦，我去天外村洗洗晦气去。”

门咣当一声关上了，侯华推推我说：“咱们聊聊吧。”

## 第 71 章：温柔暧昧

我一动不动。她继续说：“帅哥，你这是何苦呢？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说你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值得吗？”

师父也不值得，他有善始无善终，为了什么？那样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会不懂得识时务的益处吗？会不知道明哲可以保身吗？

我依然闭着眼说：“你不该逼死我师父，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秘诀，你那样做值得吗？”

“他年龄大了，死是早晚的事，你还年轻，不要拿青春去赌，荣华富贵你不要，偏要去受苦受难，真不明白你怎么想的，难道农村人都是一根筋吗？”侯华说。

是的，我还年轻，不该用青春去赌，人生有多种活法，生命有不同结局，我只要平安别无他求。城市不是我能混的地方，我决定屈服了，不再与她斗下去，我想把那七个字给她，然后回老家。

我睁眼看看了她，她脖子上那条纷红色的围巾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天躲在孙发财车上的人也围了一条这样的围巾。我豁然明白，这一切都是侯华策划的，她在用尽一切办法逼我就范。

梅花易经不过是一种占卜方法，对她爸爸就这么重要吗？无所不用其极地去达到目地，难道那个秘诀里还藏有什么惊世秘密？

侯华看到我终于正视她，脸上露出狐媚的微笑，捉住我的手，轻轻抚摸说：“天一，我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句心里话，农村孩子，想留在城里，得有靠山，你吃了这么多苦该明白这个道理了吧？其实你人不错，又帅气，又聪明，就是有些呆板，只要你灵性一点，会有很好的前途，听我一句劝，做我爸的助手吧，搬到我家去住，做大学教授的女婿，风光体面不好吗？”

她的声音温柔暧昧，充满了诱惑。

人心有善恶，朋友有忠奸，我若与盗匪同流合污，何异行尸走肉？我已看清了她温柔背后的恶毒，她诱惑不了我。我不要靠山，也不要做教授的女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抱犊固。

我打定主意，笑笑说：“你说的事我会好好想想，现在我想见一见……”我刚要把阿娇的名字说出来，马上觉得不妥，把下半截话咽了回去。

“你想见谁？是不是小雅呀？好啊，我去找她。”侯华说着抽出手要离开。

## 第 72 章：蛇蝎美人

我想阿娇找不到我一定会去找小雅，如果侯华知道我和阿娇的关系，会不会对她不利？还有几个月她就要毕业了，不能因为我，让她四年的心血付之东流。我抓住侯华的手说：“算了，还是你在这儿陪我吧，我不想让我姐看到我这个样子。”我把我姐两个字说得很重。

侯华窃笑，看了一眼我的手，脸上荡起一抹潮红，忽然俯身在我额头亲了一下。真她妈的淫荡，苦肉计完了又来美人计，小雅对我那样我都能忍住，何况你这个蛇蝎美人。爷也算历经磨难了，既然你害爷吃尽苦头，现在又主动投怀送抱，那就当补偿我了。

我伸开双臂环住她，把她紧紧箍到胸前，猛得亲吻起来，她装模作样迎合着却又紧咬牙关，是怕我咬断她的舌头还是欺我不懂舌吻？在我的疯狂攻击之下，她不肯再演下去了，推开我装作嗔怒说：“我以为你不解风情呢，原来也这样流氓。”

我意犹未尽地咂咂嘴说：“好甜，我还要。”

侯华用手背不停地擦着嘴唇说：“馋猫，想要就搬我家去住，管你够。”

我答非所问：“你和小四认识呀？”

“就他那档次我认识他干吗？告诉你吧，是孙发财告诉我你受伤的，你们建的那片别墅区，有我们家一幢。”侯华不假思索地说。

小四不够档次，孙发财就够档次了？一丘之貉可以分出不同的档次来，只因为孙发财有钱？她的话证实了我的怀疑，这个女人肯定与孙发财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我决定不戳破她们，暂且忍下，见机行事。

不一会儿，孙发财来了，嘴上叨着烟，流里流气的样

子。一屁股坐到床上说：“孙子哎，欠我一万块钱想跑是吧，怎么样，下回还敢跑吗？”

侯华拨拉开他，假惺惺地说：“孙老板，你手下也太狠了，这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以后别提那一万钱的事了，我爸会替他还你。”

孙发财和她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地点头说：“好啊，既然这样这孙子就交给你了，我不管了，我去找王伟打牌去。”

侯华出去送孙发财，两个人在外面窃窃私语，肯定是在庆祝阴谋得逞。

### 第 73 章：井泥不食

《易经-水风井卦》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井底的污泥可以吃吗？不可以，因为肮脏。废弃的水井是没有食禽栖食生存的，人得懂得近君子远小人，才不会堕落，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古人说：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孙发财如果是一口枯井，侯氏父女不过是井底的污泥，我的脑子还没有被敲坏，师父至死不易心志，我又岂可为求一时安逸而更操守？更何况侯氏父女奸佞多端，不是为了秘诀他们怎么看得起我。

我打定了主意要继续与侯氏父女周旋下去，可是转念惆怅便泛上心头，如果我一味态度暧昧，侯华会不会又生歹心，再耍什么花招整我？想想在孙发财工地上暗无天日的五天，我仍心有余悸，如果她再次对我下手，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逢凶化吉。

侯华和医生有说有笑地进了病房。她在这座城市的人脉让我不得不对她又恨又怕，她也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向我施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她都有熟人，我若不从她，简直是无路可走。

侯华说：“天一，苟医生说你的伤不用住院，开点药回家吃就行了，出院吧，回去我照顾你。”

我摸了摸包得像棕子的头，恨恨地看了一眼那个苟医生，包成这样也往外赶我，真是没人性。

我说：“我头还是晕，我想到明天看看再说。”

苟医生说：“不用看了，现在就可以出院，十天后来拆线就行了，小伙子，你这么棒的身体哪有那么娇贵的，回家吧。”

我不想出院，因为出院后我不知该去哪里，回我自己家，怕侯华撞见阿娇，去侯华家那就是自投罗网，若想脱身会很困难。

我赖着不走。

侯华低声劝我说：“我白天得上课，你一个人在医院里我不放心，还是去我家吧，我家有保姆。”

我坚决地摇头说：“不行，我怕留后遗症。”

“天一，你怎么这么犟，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住下去也不给你打针了，何必纠缠不休呢？你以为孙发财会给你掏医药费啊，你欠他的钱都得我还，给我省点好吗？”侯华不耐烦地说，就差原形毕露了。

不提我欠钱的事还好，一提那一万块钱，我顿时恼上心头，明明是你设的陷阱，让我无缘无故地背了冤枉债，已经要挟了我一回，现在想再翻出来恶心我吗？对不起，爷不糊涂，不上你的当。

真是近墨者黑，这几天我光看孙发财那帮人耍无赖了，没想到关键时还能用上，做好人不容易，做个无赖还不容易吗？况且我是好人耍无赖，不算恶业。我拉着侯华的手，笑嘻嘻地说：“我只住三天，三天后一定出院，好吗？你也不希望找个脑子有毛病的老公对不对？华，你放心去上课，我不用人照顾，你要不放心就把病房门锁上。”

苟医生看不过我的腻歪，摇摇头转身走了。

侯华哭笑不得，闷闷地坐下来，过了一会儿，突然斩钉截铁地说：“别三天了，明天吧，明天我给你办出院手续，你不要再说了，我决定了。”

就她这副说一不二的样子，我敢做上门女婿？到时候她是武则天，我连唐高宗都做不成，顶多是她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男宠。

## 第 74 章：调虎离山 1

我还想再和侯华争取一番，因为一天的时间太短，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出一个摆脱她的办法，我若是找机会离开大都倒是可行，可是邱宇帮助过我，如果我消失了，难保孙发财不报复他，我岂能不仁不义。

侯华怕我与她纠缠，借口有事闪了。我还有一天的时间，必须离开医院，躲开侯华的视线，我晃晃头，隐隐作痛，我也忘了问那个姓苟的给我缝了多少针了，小四那个王八蛋没人性，下手极狠，我摸了摸伤口，头骨都是软的。

我估摸着侯华应该出了医院，起身下床，拉开门，想逃离虎口。门口站着一个护士，冲我笑：“上厕所是吗？我扶你去。”

我疑惑地看看她说：“不是，我想去买点东西。”

“我陪你去。”护士出乎寻常的热情。

我反感地说：“不用了，我自己能行，刚才你们苟医生还要我出院呢。”

护士坚持说：“不行，你没出院就是病人，我有责任的，再说了，侯华姐临走一再嘱咐要照顾好你的。”

我顿时醒悟，她是侯华买通了监视我的。

我被识破意图，只好退了回来。

中午时分，那个护士给我买了盒饭送来，我说：“我不喜欢吃米饭，我想吃肉包子，麻烦你给买去。”

那个护士嘴一撇说：“切，肉包子？我也想吃呢，侯华姐没给那么多钱，你将就着吧。”

我想起在天桥跟师父学得那些行走江湖的本领，马上有了主意，故意盯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说：“大姐，你近来是不是很不顺啊？我给你算一卦吧？”

她不屑地问：“你会算卦？”

我点点头说：“你拿三个一元的硬币来，我一算你就知道了。”

女孩子对算卦天生有一种好奇，尤其喜欢让男人拉着手看手相，天桥下面那些江湖术士没少赚女人的便宜。

她在衣兜里摸索了一会，找出三枚硬币，问我：“怎么算？”

我问她想算哪方面的事，她想了想说：“就给我算算婚姻吧。”

## 第 75 章：调虎离山 2

我问完她的八字，让她摇了六次硬币，看卦象的确不太好，但也没什么大碍，平常人平常运，小烦恼小祸福，算不算解不解地都过得去，可我要把她支开，就得先把她整迷糊了。

我说：“你属蛇，阴火盛，孤芳自赏，虽然多情得也多疑，一生爱情运不错，尤其眼前这个，若能成百年之好，可一生幸福，但你在恋爱上比较强势，做事喜欢激进，爱出风头，引起对方的不满，产生误会，现在你的爱情进入危机，如果不即时化解，你会失去他。”其实这些只有一少部分是卦上显示的，其余的都是背师父相书上的话，蒙对了算我幸运，蒙不对我再圆成。



没想到，不等我话说完，她惊奇地点头说：“是啊，你算得太准了，快说怎么化解。”

我暗喜，但还没想好调虎离山的良策，只好边背一段莫愁歌边想主意：“无事莫生愁，苦奔忙，未肯休，清风明月赏不够。财多越求，官高越谋，人心不足何时休。猛回头，人生难得，一切不须忧；无事莫生愁，叹愚痴，作楚囚，邯郸一梦谁参透？富贵难求，贫贱难休，波波劫劫空孺愁！忘回头，机关算尽，空自说无钩；无事莫生愁。子与孙，枉耽忧，前生修积安排定，使甚机谋，言甚冤仇，后人财产前人授。缓回头，饶他一着，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看到那个护士脸上涌出无限的崇拜，马上有了主意，掐着手指算了一通说：“秋后阴气重，会加重你的阴火上升，要调和一下，今天十二点整阳气最旺时，你去花草市买一盆三叶滴水观音，放在你的房间西面，保你今后不光婚姻和顺，而且对你的健康和事业都有帮助。”

她看了一下手表说：“哟，这都十一点半了……我打电话让别人帮我买行吗？”

我摇摇头说：“这盆花不能让任何人碰。”

“那我明天买行不？”

“你把花买来我还要把刚才我念的莫愁诀度给它的，明天我就出院了，你到哪里去找我？”我面不改色心却狂跳地说。

第一次骗人，我有些心虚。

自己的前程总是要重于他人相托。她犹豫了片刻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吧，我这就去买，你别乱跑啊，你的头缝了十八针，出门得了破伤风可不得了。”她也给我念了一道紧箍咒。可惜她不是唐僧，我也不是孙悟空。

我透过窗户看到她急匆匆地出了医院，也赶紧溜了出去。

出了医院大门，街上人流如织，一派人间的繁华场。我去哪里？哪里可躲得开侯氏父女的魔掌，哪里才是我的平安地？

我去医院旁边的小卖部往阿娇的宿舍打电话，我很想她，也很担心她，不知道我不在的这几天里，她有没有麻烦。还好，电话铃声响第一声就有人接了，却不是阿娇。我问阿娇可在。她同学听到是找阿娇，说：“不在呀，周末她都不在学校的。”

是的，周末她都去我那里，现在她应该也在我家里。我不在，家里又被孙发财砸得稀八烂，她一个人不定多么难过。我想先回家，见到阿娇再一起想办法。可是我身无分文，连公交车都坐不起了，走着回去得半个小时，那时候华肯定会发现我溜号了。

我在医院门口心急如焚，忽然有人叫我：“周天一，你在这儿干吗？”

我回过头看到齐玉儿站在身后。

“你的头怎么了？和人打架了？”齐玉儿好奇地问。

我苦笑说：“不是打架，是被打了，你来医院做什么？”

“我一个同事病了，来看她。”齐玉儿看到我的头包得像个蒙古包，想笑但忍住了。

我迟疑了一下，红着脸说：“能不能借我些钱，我有点急事。”

“好啊，要多少？”

“五块钱，够我坐车回家的就行。”

齐玉儿掏出五块钱说：“你怎么不去书店看书了？我又看了一遍红楼梦，没有凤阿娇这个人呀？”

这丫头还真了，我来不及内疚，抢过钱，向着车站边走边说：“过几天去书店还你。”

我跑到家里，打开防盗门，不由呆住，家里还是几天前我离开时的样子，到处一片狼籍，显然阿娇没来过，或者是来过看到这个可怕的场景吓走了，再或者是知道我发生了意外去找我了。

我的大脑瞬间短路，阿娇不在我家，也不在学校，两天了，她会去哪里？莫不是出了什么状况？我心里都是不好的想法，又不敢在家里久留，匆匆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几本常看的书，刚要锁门下楼。

齐玉儿似乎从天而降般站在门口，笑着问：“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我来不及做出反应，她已经从我身旁挤进了屋里。站在玄关，她尤如看了一部恐怖电影一样大叫：“你家里进贼了吗？”

我点头说：“不是贼，是强盗，赶快走吧，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

齐玉儿定了定神，把一把椅子扶正了说：“怎么了，你连自己的家都不敢呆了？得罪了黑手党啦？”

我说：“女孩子太好奇不好，你不在医院陪病人，跟踪我干嘛呀？”

“我就是好奇嘛，看你鬼鬼祟祟又急急火火的，就打了辆车跟了来，告诉我，你遇到什么麻烦了？”齐玉儿一副过路英雄的气概。

我说：“我们只是认识，连朋友都不是，我不想连累你，快走吧，我也得走了，晚了就走不掉了。”

齐玉儿不以为然地坐到了沙发上，气定神闲地说：“你不当我是朋友，我当你是朋友行不行？说说看，你惹谁了，我也许能帮到你。”

她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脸上还有未脱的稚气，口气竟然这样大，我感到很无奈，但也很感动。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这事真的和你无关，你别问了。”

她见我不把她当回事，笑了笑，开始给我收拾房间。我心里像揣了团火，急得头冒冷汗，伤口浸了盐般地疼痛。

## 第 77 章：女人智慧

我得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吓跑，要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我把这几天自己的凄惨遭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我认为这已经超越任何女孩子的承受能力了。

齐玉儿果然被吓到，我看到她的手抖了一下，但并没有停下手上的工作，我拦住她说：“侯华知道我跑了肯定会和孙发财找到我家里来，孙发财就是一个流氓，惹不起咱躲得起，大姐，这个家我不要了，你也别收拾了，快走吧。”

她直起腰，轻轻撩起额头一绺秀发淡淡地说：“你躲得一时能躲得一世吗？”

我说：“我在大都还有两个心事没有了结，完了后我会永远离开这里，我再也不会到这个城市来了。”

“那你到别的地方再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还接着躲？你又不是蜗牛，总有一天会无处可躲的。”齐玉儿用和她年龄不相符的语气说：“天一，你说我们只是认识，不错呀，你只当和我认识，可是我却对你一见……如故，我感觉你是一个能干一番事业的男人，也是值得信赖的男人，从那天我把名字告诉你的一刻起，我就把你当朋友了。男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得勇于面对，我们没有蜗牛的壳，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每一寸皮肤都锤炼成坚硬的壳，任凭世上枪林弹雨也不用怕，对不对？”

甘罗十二岁拜相，干的都是安邦治国的大事，自古以来一个人的见识是不能用年龄来衡量的。齐玉儿的年龄和她的思想有很大的差距，后来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后才明白，她之所以有胆有识，是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

我叹了口气说：“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我一个外乡人，无权无势，有理无钱，犯不上和一群流氓拼命。”

“拼命岂不便宜了那帮垃圾，他们的命不值钱你的命就主贵了，不用拼命，拼智慧，我们就在家等着，看他们能怎么着。”齐玉儿端详着她收拾得整洁明亮的房间说。

我急了，问她：“你爸是公安局长？”

## 第 78 章：终极运者

“我没爸妈，从小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齐玉儿平静地说：“爸爸在我一岁那年见义勇为去世了，妈妈在我五岁那年患乳腺癌病故，十岁时没了爷爷，十五岁奶奶过世，怎么样，我的命苦吧？”

我师父给我讲过，世上有一种人是终极运，命数不在六道轮回之内，这种人汲天地精华，纳父母精血，只有生扶她的人没有克剥她的人，她也不受囿于善恶因果，如果家有至亲，逢五必克去一人，二十五岁之前不能成婚，否则配偶必亡。这种人如果摇金钱卦，男的摇出的永远是乾卦，女的摇出的永远是坤卦，你如果有幸遇到，让她摇三卦测试，三卦如果都一样，今后永远不要给她占卜，因为那是徒劳，她的运数易经揭示不了。

师父还说终极运的人火炼不焚，入水不沉，百毒不侵，体有异香，而且寿限极长，死后肉身不腐。

我想齐玉儿莫不是终极运的人，生克父母，五年伤一亲，处乱不惊，尤如经历过几世几劫洗礼。我走近她，果然闻到一种从未嗅过的暗香，我找出铜钱想让她摇三卦试试。

这时防盗门被敲响了。

《易经-雷地豫》卦辞。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

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我以前读此卦时，不懂明明是一个天上雷声轰鸣，大地涌动，万物都有秩序生长的卦象，为什么会和出兵行师有利建帝王大业联系在一起。当我经历了很多后才悟透其中的禅机：用大道理讲小人生更容易使人明白其实天地日月与人事人心都一样，顺则昌，逆则衰，世上本无祸福，都是世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假想的。雷则刚，地为柔，刚应契合有利事物运行，顺其规律才可天地安定，心安理得。祸事临头俯下身子便会看到福在脚下。

## 第 79 章：黑白无常

我和齐玉儿的认识不是机缘巧合而是天地作合。师父给我讲卦时就曾说过，两个人只所以能在茫茫人海中相遇，不是偶然而而是必然，因为这两个人气息相通，虽隔千山万水也挡不住人们去找寻和自己一样气息的脚步，离得越近交融意念越强，这就是感应。我不能确定自己和齐玉儿都是同时感应到了对方，但她的到来，注定要带给我一些改变，让我坚信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任何理论可以解释清的。

我在想象侯华一千人等如黑白无常鬼一样站在门外，脸上便有了寒意。我看看门口，又看看齐玉儿，她的淡然让我砰砰乱跳的心慢慢安静下来。

我开开门，小雅手里拎着个袋子望着我：“天一，你干嘛呢？这么半天才开门，哦，你的头怎么了？”我看看她身后，再没有别人，心从半空中放了下来。她看到了齐玉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我叫了声小雅姐，没等我介绍，齐玉儿笑吟吟地伸出手去作自我介绍说：“我叫齐玉儿，周天一的朋友。”

不知是敌是友，齐玉儿脸上竟然一点的犹疑都看不

到，泰然自若的令人惊讶。

“金小雅，天一的姐姐。”小雅优雅地握了一下她的手对我说：“天一，我去市局上了一星期的课，昨天刚回来就听说你的事了，恭喜你。”

我疑惑地问：“恭喜我？”

我过了五天地狱生活，又险些命赴黄泉，现在正准备逃亡，值得恭喜吗？

“是啊，你是一战成名，你把孙发财的事算准了，名声也出去了，知道我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了吗？”小雅递给我一个公文包说：“这是我学习发的纪念品，送给你了。你收拾一下吧，车在下面等着，市局的周副局长请你去给他看看风水。”

我怔怔地看着她，尤如做梦一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她：“你说什么？我现在名声在外？”

## 第 80 章：针锋相对

“是啊，王伟向周副局长推荐的你，把你都吹成诸葛亮再世了。”小雅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上的纱布说：“这是怎么了，才一周没见你，怎么弄成这样？”

我偏了一下头躲开她的手说：“没什么，不小心摔的。”我不想把真相告诉她，没理由再让她为我担心。

我不要什么名声，只要安稳的每一天。我摇头说：“我不去。”

“为什么？是不是怕你这副形象不雅观呀？不要紧，一会去商场买顶帽子戴上。”小雅说。

齐玉儿笑了：“再戴上帽子就活脱是一个沙特王子啦。”

小雅也笑了，催着我下楼。孙发财这样一个地痞流氓已经把我整个半死了，现在又来个公安局长，我算准了还

差点小命不保，如果看走了眼，那还不得让人拿枪把我崩了。

可是我又突然想到了邱宇，我想认识一下公安局长，说不定能帮一把那些民工弟兄。

齐玉儿也劝我：“去吧，说不定是个机会呢？别看周正虎是个副局长，他在大都跺跺脚半个城都得地震，以后谁再敢为难你还不得掂量掂量？”

我把罗盘易经还有那本奇门遁甲全装进小雅给我的包里，准备下楼。楼梯上传来一阵噤噤地脚步声。

孙发财带着小四等人堵在了门口。

我们要出去，他们要进来，十几个人全卡在了玄关处。小雅问：“孙老板，来谢天一也不用带这么多人吧？”

孙发财以为小雅已经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尴尬地说：“小雅也在呀，哦，是的，我要好好感谢他。”

齐玉儿小声问我：“是你说的那个垃圾吗？”

我点点头。齐玉儿脸上涌现出灿烂地笑容对孙发财说：“孙老板，还那一万块钱的欠条来了是吗？”

小雅不解地问：“什么一万块钱？”

孙发财瞪了我一眼：“拿钱出来，欠条给你。”

小雅看出了苗头不对问我：“天一，怎么回事？”

## 第6卷

人这一生纵有千万人对不起，都不必耿耿于怀，惟有未报父母养育之恩，是最大的罪孽，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不是人前风光，功成名就，而是活着可使父母宽心，死应在父母百年之后。



齐玉儿见我还想息事宁人，抢先说：“这个孙老板说天一算得准是因为使了法术，让他破了财，非逼着天一给他写了一张一万块钱的欠条。”

小雅用征询的目光看我，我无奈地点点头。不是我怕孙发财，井泥不食，不屑于争，我不想和这样的无赖纠缠。

“孙老板，你腰缠万贯连这样的钱也下手啊，我可真看走眼了。”小雅戏谑说。

齐玉儿见小雅还给孙发财留面子，有些不满意，冷笑说：“人家是求神不磕头，转身摔跟头，你是求神磕破头，事罢偷灯油。孙老板，别说他给你算准了，就是算不准也不用这么欺负人吧，大家都在大都混，今天平安也不能保证明天无恙，谁都有三长两短的时候，何必过河拆桥呢？”

孙发财正脸白一阵红一阵恼火呢，见齐玉儿也来奚落他，目露凶光说：“你算哪根葱，轮得上你说话吗？”

齐玉儿并不惧怕，微笑说：“我不是葱，周正虎在你眼里也不是葱吗？好狗不挡道，闪开。”

孙发财听到周正虎这个名字，愣了，看看正义凛然的齐玉儿又看看小雅，收敛了许多。小雅说：“她是周局的外甥女，来请天一给周局看风水的。”

我和齐玉儿齐齐看小雅，小雅得意地偷偷笑了。

孙发财彻底无语了，默默退了出去，等我和齐玉儿先走出去，他悄悄把小雅拉住，小声问：“小雅，周局的外甥女和周天一什么关系？”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把欠条还给他不就结了吗？”小雅说：“天一这么老实一个孩子，你欺负他干嘛，他头上的伤是不是你干的？”

“这个……不是，小雅，这里面有个误会，我也不想讹他，都是姓侯的那个丫头出的损招，晚上我摆一桌，你

把天一叫和周局外甥女叫上，我得把这事说开。”

小雅不置可否地甩开他，追上我们，上了等在楼下的轿车。

俗语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今天我看到了两个女孩子的精彩表演，不由心声感慨，恶人还须恶人磨，两个女孩一唱一和，竟然把不可一世的流氓吓个半死，说到底还是权力的作用啊。

## 第 82 章：艳福齐天

齐玉儿在车上笑得很开心，她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子，在她脸上完全看不到曾经过的那些伤痛留下的痕迹。一个人做到举重知重易，要想做到举重若轻，没有很好的修为真的很难。齐玉儿做到了。

我很担心如果孙发财知道齐玉儿并非周正虎的外甥女，会老羞成怒，找她的茬，那个流氓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问小雅：“你怎么说齐玉儿是周……”小雅捏了捏我的手，悄悄指了指司机，不让我把话说下去。

齐玉儿天资聪慧，轻笑说：“怕什么，没有高官做亲戚还没有高人做靠山吗？天一现在是大师级的人物了，谁要敢太岁头上动土，使个法术让他生不如死。”

司机在前面笑，有些轻蔑。

小雅问：“齐小姐在哪工作？”

“什么小姐，我是丫环身子小姐命，你叫我玉儿吧，我在新华书店工作。”齐玉儿调皮地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说：“我从小孤苦伶仃，周大师，你以后保护我好不好？”

小雅瞅着我笑：“又来一个投怀送抱的，你别是帝王身子帝王命吧。”

我被两个美女左右夹着，很是拘束，脸一红说：“小雅姐，先把齐玉儿送书店去好吗？”

齐玉儿身上的香气动人心魄，我又想起终极运的事，有机会一定要给她好好测一下。

送完齐玉儿，小雅去商场给我买了一顶黑色的圆形线帽，戴在头上很暖和。那个司机看着我滑稽的样子坏笑说：“这顶帽子太适合你了，一看便知是个算命先生。”小雅端详我一下说：“你老土了吧，算命先生戴得是圆眼镜，只有艺术家才戴帽子，顾城就长年戴帽子，那小伙多帅呀，天一弟弟比他还帅。”

那时顾城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不过他的朦胧诗在我们大学里还很流行，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太阳去追赶黑夜/又被另一群黑夜/所追赶。”等，我都会背诵。

后来我也一直戴帽子，小雅给我买的线帽我戴了许多年，自从头上的伤好了后就一直偏头疼，只有戴上帽子才会舒服些。

## 第 83 章：再入虎穴

周正虎家是一座两层小楼，在大都市，能住这样房子的人不多，非富即贵，非官即商才能住得起。一进门，我就感觉到了一种阴森气，院子不大，栽满了绿植，一棵粗壮的广玉兰已经遮天蔽日，广玉兰的旁边竟然还栽了两棵葡萄，枝蔓丛生，一直爬到二楼顶，把小院盖了个

严严实实，葡萄的叶子已经落了，如果是夏天，这院子可够阴凉的。

走进宽大的客厅，也到处可见绿色盆栽。一个身材中等却很肥硕的男人坐在沙发上在看电视，看到我们只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小雅谦恭地介绍说：“这位是周局长，这是周天一。”

周正虎指了指他身旁的座位说：“唔，坐吧，你也姓周？”

小雅说：“是啊，你们是一家子呢，周局，嫂子呢？”

“她拉着王伟去打麻将了，唔，你也坐吧。”周正虎不怒自威，放不下公安局长的架子，也难怪孙发财会怵他。

师父说，宦海沉浮是非多，市井来往有真我。他说我的性格不适合周旋于官场，让我今后与官场人物打交道要万分小心。可是现在我已经身不由己了。

“周天一，唔，听着这个名字像是风水先生，你年龄不大吧，什么时候开始学易经啊？”周正虎的声音像是作报告。

我做直了身体说：“易经不是学而知之，而是悟而知之，这门学问，三分在学习七分在天赋。”

“唔，你是说你天生不凡？”周正虎目光阴沉。

在自己家里装什么深沉啊，我是你请来的客人，不是你的犯人，干嘛一副敌视的样子。我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雅看我一点不知顺和，插话说：“周局，天一年轻说话冲，你该批评的不用客气。”说完向我递了个眼色。

周正虎脸色一缓说：“不怕的，我年轻时也是这脾气，小雅，你去超市买些菜，一会儿在家里吃。”

小雅明白这是让她回避，马上应承着走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客厅里顿时没了生机。周正虎竟然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拉着我的手异常恳切地说：“天一兄弟，咱五百年前是一家，你别把我当外人，我知道你是得道之人，法力无边，你一定要救救我。”

我受宠若惊，差点没跳起来，好不容易才掩饰住惊慌说：“周局长，你过誉了，我可不敢当得道两个字，有话你请讲，我尽力而为。”

周正虎调整了一下情绪，给我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听完后差点没昏过去。

一生干净清白，没有任何秘密的人，可以坦荡见天日，心有恶业，藏污纳垢的人，闻风怕草动，天黑盼天明，却又最怕见阳光。周正虎是后者，他藏了这个秘密五年，惶惶不可终日，也积郁了一心的病魔，如今我知道了，便做不了心底坦荡的人，因为要为他担当恶业。

五年前，周正虎还是刑侦处长时，大都市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一家五口，老的六十岁，小的八岁，被人杀害，上级限期一个月破案。周正虎是专案组组长，他深知这个案子影响巨大，压力也异于寻常，破了案可以立功受奖升官擢职，破不了案不仅要承受各方的指责，还意味着前途的终结。他是玩了命的找线索，分析案情，调查取证，可能是他的点儿太背，离最后期限还剩三天，仍然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顺捎抓了一个流窜犯，那时他的一个手下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要他用这个流窜犯顶包。他一时失智，竟然同意了。在他和那个手下的精心策划下，对那个流窜犯实施了非正常手段审讯，屈打成招，总算结了案。那个流窜犯稀里糊涂送了命，他也因此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并在一年后坐上副局长的位子，那个手下从此成了他的心腹。在他的安排下，那人慢慢干上了派出所长。

事情到这里本来是天衣无缝，皆大欢喜，但是谁知道，从此那个人处处以功臣自居，不仅在他面前吆五喝六，没大没小，还以他的名义在外面胡作非为。今年上级要对局领导进行调整，他有希望转正，可是那人这时又跳了出来，要进局机关，而且想当经侦处的处长，并且威胁他如果不成就把那件事抖落出来。心腹从此成了心腹大患。局里各部门车马炮都摆得好好的，哪还有活动的余地。他根本无法满足那人的要求，所以他现在是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周正虎最后恶狠狠地说了句：“我恨不能杀了他！”

周正虎没说那人的名字，我猜应该是王伟。

人的心里正和邪本来是各居左右，正旺则邪衰，为人便行正道，邪盛则正弱，为人便常邪恶，如果邪占了正位，心里满是恶念，这人便无可救药的成了完全的魔鬼。周正虎现在心里的邪恶正慢慢挤占着正的位置，如不及时调理，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十恶不赦之徒。

周正虎问我：“天一兄弟，你可有什么方法破解？”

人作恶，天不容，这样的事怎么可以破得了！可是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如果甩手而去，他也会杀了我。

我很后悔临来之前没摇一卦，如果卦里告诉我周家此行是如此的凶险，我宁愿亡命天涯也绝不会来趟这汪污水。

世上没有后悔汤，只有解毒药，我只能试着为周正虎施药解毒了，帮得了帮不了他我不敢说，我得先自救要紧。除此之外，我还有其它的路可走吗？

## 第 85 章：生者寄也

《易经-泽水困》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只所以出现危险，是阳刚被阴柔遮掩。但即使如此，只要是正人君子，身处逆境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走正道，不因处险地而随波逐流，就可以化险为夷。

我算看明白了，周正虎和王伟都不是什么好鸟，草菅人命，争权夺利，干得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周正虎把他的秘密告诉了我，如果我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他两人斗争的牺牲品，我虽然年轻，但通过这一年多的历练，人情世故多少还是知道的，尤其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使我懂得了社会的复杂，人心的险恶，想洁身自好是不可能了，只能见招拆招吧。

我先让周正虎摇了一卦。我要通过卦象看他的运势如何，如果不可救药，我得早做打算。还好，他的卦凶是凶，

但并无血光之灾，可是卦里也显示，他应该守正，就是保持中庸，不要局长的位子才能无咎。可是他这样的官迷，又岂肯拱手让出到手的局长宝座呢？

我思忖着该如何劝他。

他见我沉思不语，问道：“卦上怎么说？”

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回答他，要了他的八字，用奇门遁甲又排了一回盘，然后边拿出罗盘放在房子中央摆弄边继续想对策。他紧张的团团转，又不敢打扰我，表情甚是滑稽。

我看挨不过去了，只好收拾好道具说：“五不遇时龙不精，号为日月损光明。时干来克日干上，甲日须知时忌庚。奇与门兮共太阴，三般难得总加临。若还得二亦为吉，举措行藏必遂心。”

他听得如坠云雾之中，满面的疑惑：“什么意思？你能说得明白些吗？”

我解释道：“你命里有大运，也有大灾，每逢好事上门，坏事也相伴而来，你本是得时得地，可得飞黄腾达，但生门休囚，尚未到锋芒毕露时，所谓早一分则败，晚一分则吉，懂得行藏才会诸事遂心。”

“唔，你是说局长这个位子我现在还不能坐是吗？”

“再等三年罢，这三年里每年做一桩善事，助学赡老，扶弱济贫，可消抵你之前的恶业，如照做则遇事吉，谋事成，老而安。”我指着他的院子说：“你命属阴水，缺真阳之气，把院子里的大树和葡萄砍了，把这个客厅的窗户改大一倍，卧室要向阳，另外，你的办公室也要向阳而且最好是用大窗。”

“唔，这些都好办，可是再等三年，我岂不是要放弃现在的大好机会？三年后我年龄上没有优势了，恐怕到时无法转正了。”周正虎怅然若失。

我劝解他：“世上的事从来就是有得便有失，有赢便有输，有幼便有老，道家讲‘生者寄也’，人生不过是寄

存在尘世上的一个物件，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都是过眼烟云，最终都逃不掉一个生死轮回，何必贪恋虚无缥缈的东西呢？”

“唉，天一兄弟，你不在名利场中，不知其中滋味啊。”周正虎慨叹道。

我说：“人不求名夕阳远，求得虚名近夕阳，这是名，稻粱本为养生物，休为粒米动刀戈，这是利，想明白了这些，名利这东西也不过是口袋中的空气，你自以为袋中满满，伸手一摸却是空空如也，人生什么都重要，又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自由自在佛。”

周正虎频频点头说：“天一兄弟，你这么年轻竟然有这样深的见解，很是难得，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如果五年前认识你就不会做那件蠢事了。”

五年前？我暗笑，五年前我不过是懵懵懂懂一少年，认识我又有何用。世间事没有早晚，只有放得下放不下，如果事事放不下，早晚都不得净业。

## 第 86 章：泾渭分明

电视里正在播《三国演义》，主题歌唱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

杨慎的这首临江仙写得真好，一首词就把乱世三国全囊括了。我说：“这个歌唱得真不错。”我想和他随便聊聊，看看能不能把话题扯到孙发财的工地上去，我要借机把邱宇的事捅给周正虎，我想他一定能帮上忙。

周正虎并不关心电视剧，看着我的脸问：“有没有法子破解？比如做法事？花多少钱都行。”

我摇摇头：“做法事是除魔驱邪，法事怎么能驱得了



心魔？这事不是一朝一夕都消解得了的，我们俗语说，一次错十次改，急则生祸，不可病急乱投医。”

“唉，一朝失足十年恨哪。”周正虎长叹一声，脸上是深深的痛苦和绝望。

没有五年前那次急功近利，你岂能那么快坐到副局长的位子上去？没有副局长的位子哪有今天的再次升迁？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得到了，已是枉得，现在只是还回去罢了，何必耿耿于怀？我想他未必不懂这个道理，只是利欲蒙眼，不愿去想而已。

这时，我听到他的院门响了，有人进来。他拍拍我的手，一脸的杀气说：“天一兄弟，今天的事，利害关系你是明白的，就到此为止，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有时间我们再聊，你记住了么？”

我连忙表白说：“你放心，做我们这行的有规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出得此门便是陌路，我不会记得你跟我提起什么。”

他点头：“唔，那就好。”

正说着，小雅提着许多菜走了进来说：“周局，我听说你的辣子鸡做的是一绝，我专门买了只本地小鸡，一会给我们露一手吧？”

“唔，好啊，你去厨房准备好，一会我亲自下厨，给天一兄弟做几道好菜。”

小雅很高兴的进了厨房，周正虎看着她的背影说：“这丫头不错，我一直想认她做干女儿的，你有没有女朋友？没有的话我给你们做个媒？”

我懂他的意思，这是在笼络人心呢，还是怕我把他的秘密露出去。我知道小人常戚戚这句话，想彻底打消他的顾虑是不可能的，事关生死的大事，谁会轻易相信别人？

我笑笑说：“我有女朋友了，不过我认了她做姐姐，小雅姐对我有恩，你放心，如果她做了你干女儿，我会像对她亲爸一样对你。”

周正虎稍稍放下心来说：“这样也好，那以后我不叫你兄弟了，就叫你天一吧，我得送你件见面礼，这里有个BB机，你拿着，我们今后联络方便。”

周正虎从电视柜里拿出一个崭新的BB机递给我，是双排汉显。我知道这东西价值不菲，再三推辞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在大都朋友很少，用不到这个。”

周正虎唬起了脸说：“这叫什么话？我们以后不是朋友了吗？别跟我客气，拿着。”

我还是不敢拿，父母从小就教我，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要想问心无愧，先得心底无私。收了他如此贵重的东西，那以后我还怎么做到与他泾渭分明？

小雅从厨房出来，看到我在推让，走上前，把BB机接过来：“天一，周局把你当自己人，你也不要见外了，拿着吧，你干这行没有个通讯工具也不方便。”

她哪知道这份礼物的深意，不由分说塞到了我的包里。

## 第87章：同学情深 1

在周正虎家吃完饭，周正虎说要与小雅谈点事，让我先走了。我也没有多想，包里揣着他送我的BB机，像揣了颗炸弹一样离开了他的小楼。走在街上，夜风拂面，寒气逼人，我裹紧了外套。刹那间忽觉得不妥，周正虎和小雅两个孤男寡女在家里，小雅会不会出什么事呢？我的脚步迟疑了一下，心情郁闷起来，但是想想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叹了口气，快步走向一个电话亭。

小雅的事不需要我担心，她是一个有主见的女孩，我该担心的是阿娇，我觉得自己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没见到她了，她怎么样了？我给她的宿舍打电话，这么晚了，我想她应该回学校了。

电话响了许久都没有人接，整个宿舍的人都不在。

我站在电话亭里发呆，等了一会接着打，还是没人听电话。我拨男生宿舍的电话，想让我的室友乔好运去帮我找一下阿娇。乔好运听到我的声音很激动，我们也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他前程似锦，我是落魄潦倒，强烈的自卑感让我从不愿去见他们，当然他们也找不到我。

“天一？是你吗？真是你？这段时间你死哪去啦？我们想死你啦——平阳，天一来电话啦？”乔好运不容我说话，在那边大喊大叫。他喊叫让我有了温暖的感觉，眼睛不由得湿了，三年同窗，三年室友，每分每秒都已经深深烙进了记忆了，美好的情感是不分身份地位的，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乞丐的话，我相信他们仍不会从记忆里把我抹去，仍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大喊大叫，热情如故。

李平阳的声音：“天一，你小子太不仗义了，一走就玩消失，害我们天天给你烧香，还好，你终于显灵了，你现在在哪里？”

我说：“我想请你们帮个忙，去找一下阿娇。”

“这个没问题，你来学校门口等着，我们都想你了，要见你一面，不过，别忘了买二斤猪头肉，哈哈……”那边挂上了电话，大概是怕我推脱不去学校见他们。

我也想他们。我扔下话筒，朝学校的方向快步走去。

## 第 88 章：同学情深 2

自从被逐出校门，我这是第一次回学校，走近校门口，看着门楼上“大都师范大学”那几个镏金大字，恍若隔世。乔好运他们不知是如何买通的保卫，都已经站在那里等我。我没有看到阿娇。

乔好运冲上来抱住我，狠命拍我的后背，李平阳围着我转圈，郭民生呲着牙傻笑……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紧紧抱

在一起，全是不隔心的兄弟。自从离开学校，我的心就上了一把锁，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才能恢复少年的纯净天真。

学校不远处有一家小饭馆，李平阳提议说：“喝酒去，今晚不醉不丈夫。”

我问：“阿娇呢？见到她没有？”

“天一，你小子不地道了吧，重色轻友啊，我们兄弟在一起，不要提女人。”乔好运说：“是不是不为了找阿娇就不来了？”

我面露失望：“你们没去找阿娇？”

“当然找了，她还没回来，等我们喝完酒再说，走，别扫兴。”郭民生说。

不是我要扫兴，见不到阿娇，我根本就提不起兴致。我想回家看看，也许她在家等我呢？

我说：“这样吧，我们买些猪头肉，去我家喝去，喝醉了就不要回学校了。”

“什么？你在大都有家了？那还愣着干嘛？走，抄他家去！”乔好运喊道。

于是众人浩浩荡荡杀到我家里。

进了小区，清冷的月光下，我看到小区的石几上坐了一个人，长发披肩，紧裹风衣。我的心一紧，忙跑了过去，我想一定是阿娇在等我。

走近前才看清，是齐玉儿。她看到我，站起来，腿一软差点跌倒。她揉了揉腿说：“坐麻了。”

我扶住她，不解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齐玉儿活动了一下腿脚说：“我散步路过这儿，想顺便来看看你头上的伤好些了吗，见你没回来，月光又这么好，就坐了会。”说着她打了一声很响的喷嚏。

她在撒谎，我猜她应该来了好长时间了。那么阿娇肯定是不回来，要不然她们是能碰上的。我的心一沉，不由着急起来，心情也变得忧虑，我埋怨地说：“这么冷的天，

你竟然坐在石头上，你看感冒了吧？去我家暖和一下，我给你找点板兰根喝。”

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既然看到你了就不用去你家了，我该回去了，你自己注意休息。”乔好运他们围上来：“天一，介绍一下，这个妹妹是谁呀？”

我吱唔着不知该如何介绍她。齐玉儿看到这么多人，诧异地问：“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天一的同学，上他家喝酒来了。”

“我是天一的女朋友。”齐玉儿不假思索地说：“天一，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先回家，我去饭店叫外卖。”

齐玉儿一点都不见外，俨然女主人，转身施施然向小区门口走去。

## 第 89 章：难消心魔 1

李平阳捶了我一拳说：“行啊你，有家有女人，还有个千娇百媚的阿娇，你把我搞晕了，到底谁是正宫啊！”

我尴尬地笑笑，把包和钥匙交给他说：“你们先上去，我去买酒。”说着快步追上齐玉儿。我得把齐玉儿支走，那帮同学个个吊儿郎当惯了，我怕一会儿齐玉儿下不了台。

“玉儿，你回去吧，我去买菜。”我说。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家里没个女人照应着，等会儿你们都喝大了怎么办？你去陪他们，这事还是我来吧，记着把板兰根给我冲好就行了。”齐玉儿淡淡地笑着，月光下，笑容如花般圣洁。

我说：“我女朋友可能会回来，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有女朋友，她叫阿娇，也在大都师范大学读书。”

齐玉儿停住脚步，仍然笑着说：“我知道你有女朋友啊，等她来了我再走。”

这回轮到我诧异了：“你怎么知道我有女朋友？”

“给你收拾房间我看到了嘛，很多女人用品。”齐玉儿淡定地说：“你回去陪客人，我很快就回来。”

齐玉儿的背影消息在转角处，一个从小就缺少父母亲情的女孩，却有着别的女孩没有的温情和慈怀，我很钦佩她的处世态度。我想既然她把我当成好朋友，我也要像对一个亲人那样去关心呵护她。

回到家里，乔好运几个人正在胡吹海侃，郭民生捧着从我包里翻出的易经在看，见我回来，他说：“天一，给我算一卦，看我能不能留校。”

他家在甘肃，从上大学起就不想再回去，所以学习非常用功。他认为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才能有糖吃，所以学习成绩优秀，为人处处谦卑，尊敬师长，常做好事，早入党，当班长，该努力的他都努力了，该争取的他都争取了，如果学校有一个留校名额，那肯定是非他莫属。

我说：“还是不算的好，卦上的示意会让你无所适从，顺其自然吧。”

乔好运他们一听算卦，也来劲了，怂恿说：“算一卦，天一给他算一卦。”

## 第 90 章：难消心魔 2

我被吵得没辙了，只好给他测了一卦。他摇卦很虔诚，每一摇都是双目紧闭，口中默念我教他的仪规，他做事一向是一丝不苟。我一写完卦就看出这卦不好，他摇出的是《渐》卦，问事业，官星为用神，子孙爻持世，世克应，求官无着。不用再往下断了，他留校的希望为零。我看看他，他眼里满是期待地看我，所有人也都在等我揭开谜底。我不忍心把结果告诉他，心里纠结得难受。

我再三看卦，希望能找出利好，但是没用，原神伏吟，

忌神大旺，处处是凶象。不光不利事业，也无财运，卦象示意他毕业后会有一番挫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工作都找不到。

若是为不相干的人占卜，不管吉凶，我把卦的指示说明白了就行，可郭民生是我的同学，他又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一时迷失心智，酿成大错。为人指点迷津的是易经，但若要解人心结还得是卦外的工夫。我得承认自己远没达到可以替人消解心魔的高度，所以只能逃避现实。我看了看时间，已是晚上八点多了，于是把纸揉成一团丢进废纸篓说：“时间太晚了，天地混沌，卦象不清，改天早晨我们再测吧。”

众人起哄说：“你该不是和天桥下面那些江湖骗子一样吧，只会蒙人，来真的就不行了。”

我讪笑着去收拾餐桌。

郭民生跟过来说：“天一，是不是卦不好？没事，有话你直说，我不介意的。”

我说：“你瞎想什么呢，八卦讲得是洁静精微，洁是心里干净，静是环境安静，精是断卦精准，微是注意时间细节。十二个时辰里，戌亥子三个时辰正是天地混沌，阴阳交接之时，卦是不准的，所以我不能把模棱两可的卦象告诉你。等哪天你有空，你自己来，我帮你好好测一测。”

在易经里，洁静精微并不是如此解释，而占卜的忌时除了子时是阴阳交接天地混沌不可占卜外，其它时间都是可以的。为了不让郭民生陷入绝望之中，我只能篡改经义，假传圣旨了，好在他不懂易经，可以蒙混过关。

有些事，你明知是错的也要去做，违心不违理，善意的谎言应该不算积了恶业罢。

## 第 91 章：世态炎凉

《易经-水地比》初六爻辞说：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这个卦本身就很意思，上卦为坎，下卦为坤，天上的水降落到地上，地得水而丰盈，比者，辅也，所以此卦是亲密比辅，忠诚相依的意思。什么样的人能得到水的滋润比辅？守正诚信的人。我知道很多人是不信易经的，还有一些是信吉卦不信凶卦，谁都喜欢听好话，连动物都喜欢奉承，要不然就没有拍马屁一说了。最常见的是很多人拿占卜当玩笑，开口就是：“给我算一卦试试。”买鞋子可以试大小，吃菜可以试咸淡，找女朋友可以试投不投脾气，惟有占卜，不可以玩笑待之。很多找我占卜的人，叨着烟就要摇卦，这还是好的，还有人上完厕所手也不洗就要求卜事，真是岂有此理。易经讲不诚不占，你对她不诚心，她对你没爱心，以诚相待，不仅说得是对人，对世间一切都适用。

有人占卜出来的卦不准，会迁怒与易经或是占卜者，他没有检讨自己在摇卦的一瞬间是不是做到心无杂念。易经预测讲的是磁场对接，你求南却在心里想着北，或者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准确的信息怎么传递得过来？师父教我占卜时首先教我的是占卜的仪规，就是礼仪。这个仪规是与八卦一起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社交场所两人相见还要用干净的手去相握呢，何况你是对一部中国的圣经。古人占卜的礼仪比现在甚之，禁三天\*，吃三日斋饭，然后沐浴更衣，净手焚香，这是何等的虔诚！现在没这么诚恳了，但对易经最基本的尊重还是要的，洗干净手，衣着整洁，心无旁骛不难做到吧，做到了这些你再去见为你指点迷津的圣经，才能塌实。

我知道郭民生的态度是认真的，所以他的卦没有疑问，我不告诉他是为他好。世人做事都想预先知道结果，可是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解题过程，一道道难题摆在面前，当你不知道结果时，不管末了达到目的与否都会耐心去做功课，可一旦知道了结果，有几人还有信心埋头解题的？为什么常常会有人自杀？就是因为他看透了结局，对结局



绝望，所以就放弃了享受解题的过程。西方有一句谚语“上帝向你关上一道门，就会在别处给你打开一扇窗。”这和易经讲的“否极泰来”是一个道理，我坚信也有一扇打开的窗户在等着郭民生，只要希望不灭，他总会找得到。

我现在能做到的不是给他结果，而是不粉碎他的希望。

齐玉儿从饭店里买回了很丰盛的饭菜，还有两瓶二锅头。乔好运接过她手上的一个袋子，撑开看了一眼说：“玉儿，怎么还买牛奶呀，真细心，怕我们喝大了解酒的吧。”

“天一的头受伤了，他不能喝酒，给他买的。”玉儿边找盘子分菜边说。

乔好运一把将我头上的帽子扯下来说：“受伤了？装的吧？”当他看到我头上的纱布时，顿时瞪大了眼睛：“我说呢，还没到冬天，怎么弄了顶帽子戴上，天一，怎么回事？是不是让人打的？谁干的？弟兄们给你报仇去！”

所有人都上来关心一番，然后是附和着要为我报仇。

头上没了帽子，我感觉到有些疼，赶紧重新戴上帽子，说：“我自己摔的，找谁报仇去？言归正传，开始吃饭！”关心的话可信，报仇的话也未必是假的，但一帮书生，大话唬人呢，我估计见了小四那样的流氓，还能站直的没几个，什么邪不胜正，那是大道理，好汉不吃眼前亏才是处世哲学，我究竟是在社会上混了一阵子的，比他们更懂得世态炎凉。

## 第 92 章：片刻温存

我将玉儿拉到书房，把一杯热的板蓝根递给她说：“谢谢你，我现在手头上没钱，等有钱了再把你今天花的钱还你。”

“还什么还呀？有这份心哪天请我去四川吃正宗的

川菜吧。”齐玉儿嗔笑道。

峨眉山也在四川，总有一天我要去的，只是不知道陪我去的那个人会不会是齐玉儿。

那一夜，乔好运他们在我家里喝了个天昏地暗，其间齐玉儿又到二十四小时店里买了回啤酒，我因为头上的伤，滴酒未沾，但也陪他们到凌晨。大学生在学校里压抑的太久了，一出校门就如出笼的鸟，疯得不行，连郭民生这样没酒胆也没酒量的人都喝麻胡了，齐玉儿见他们闹个不停，我又不便阻止，就与他们一人干了一瓶啤酒，把所有人都灌趴下了，然后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把他们安置好，齐玉儿让我先歇着，自己动手收拾房间。我已经乏累得不行，也没想她睡哪儿，只嘱咐了一声：“先睡吧，明天我收拾。”就昏昏然睡着了。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了，齐玉儿刚从外面买了早点回来，放下早点偎到床边，把手伸到我的被窝里调皮地说：“外面真冷，借点热气暖暖手。”

我见她一身的寒气，问：“你是刚起床还是一夜没睡？”

“呵，你们这堆大男人把床和沙发都占着呢，我往哪儿睡呀。”齐玉儿微笑着说。

我又感动又歉疚，说：“我起来你躺一会吧。”她用身体压住我，“不用，你躺着，我暖和一下行了。”我犹豫了一下，在被窝里攥住了她冰凉的小手。她用好看的眼睛扫了我一眼，把头伏在我胸前柔声说：“天一……抱抱我好吗？”一股令我心旌摇动的清香袭来，我不由有些迷醉。我把胳膊伸出来，轻轻揽住了她。睡在我旁边的乔好运已经醒了，也伸出手来说：“我也要抱抱。”齐玉儿脸一红，挣脱我说：“醉鬼们，都起床吧，早点要凉了。”

齐玉儿帮我们盛好粥，自己先走了。

乔好运他们匆匆吃完饭要回学校，我叫住郭民生说：“到了学校，见到阿娇让她 CALL 我。”

郭民生眨了眨眼睛说：“齐玉儿这女孩对你多好，你还找阿娇干嘛？”

“是啊，你这小子艳福不浅哪，左拥右抱，一个千娇百媚，一个温柔贤慧，我妒忌得都想被学校开除了。”乔好运说。

我说：“你们的脑子能不能健康点？都想哪去了，我们只是纯洁的朋友关系，就像我和你们。”

“骗鬼去吧，这世上男女之间哪有纯洁的友谊啊，郎有情妾有意，你就别装圣人啦！”

我是好嘴难敌群狼，骂了声“滚吧！”砰地把铁门撞上了。

齐玉儿是不错，但阿娇是我的爱人，我不能见异思迁，更不能始乱终弃。我想，齐玉儿可能只是我生命里的过客，说不定哪天就飘走了，而阿娇不同，我们是要相守一生的，爱情是一个迷魂阵，进去了就出不来，哪怕把性命搭进去呢。

## 第 93 章：为爱而战

阿娇终于给我的 BB 机发来了一条信息：“天呐，亲爱的，我想你，你想我了吗？上个周末我回家了，所以没去看你。你好自私哟，怎么自己悄悄买 BB 机呀？有老婆的没？”

高科技这玩意就是神奇，“嘀嘀”两声，阿娇的心事我就知道了。我把这条信息看了 N 遍，心里美不胜收。这是我自从配上 BB 机后的处女信息，这条信息让我激动了很久，一直到我后来换成手机这条信息我都舍不得删除。

我找了个电话亭回电话过去，听到她在那边欢快的笑，我也一天的愁云散尽，脸上心里同时开花，“娇，我想你，你今晚来家里吧，我给你做好吃的。”

“天呐，不行啊，出不去，等周末好吗？”阿娇说完又回了一句：“你发大财啦？汉显的哪，得两千多吧？”

“请个假嘛，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有好多话要给你说。”我说：“我没发财，只是遇到一个财神，他一高兴就送我了。”

“今天回家也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猜到了她的条件是什么，“娇，什么条件？”

“把你的 BB 机给我玩几天。”

这算什么条件，别说一个破 BB 机，连爷我都是你的，可是这是周正虎的东西，他说有事要用这个联络我的，万一他有急事找不到我，不好向他解释呀。可是这事又没法给阿娇说清，我沉吟着想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

阿娇格格笑了：“吝啬鬼，就知道你不舍得，给你开玩笑的，我要那玩艺干嘛，算了，别费尽心机想馊点子糊弄我了，给我买件羽绒服吧，天冷了，我都不敢出门啦。”

我的一腔热情慢慢冷却下来，上下看了看自己身上单薄的外套，心里一阵子凄凉，是啊，天冷了，我们都该加厚衣服了，可是，上周被孙发财整得差点送了命，一分钱没挣着不说，还有一万块钱的欠条在那无赖手里攥着呢，昨天连请同学吃饭都是齐玉儿花的钱，我是地道地道的桌子缝里舔芝麻，穷到家了，可我这些惆怅又如何能给阿娇说呢？我师父说得没错，要想别人尊重你，你得有钱，要想别人永远尊重你，你得永远有钱。钱这玩艺，搁哪儿都好使，尤其是哄女人开心最离不了。

阿娇见我沉默，说：“天呐，怎么啦？不高兴了是吗？”

“没，没有不高兴，你晚上回来吧，我买好衣服等你。”我硬着头皮说。

“就是嘛，我穿得漂亮了你脸上也光彩不是，记住了，我喜欢大红的那种，要鸭鸭牌的哦，那种便宜，才两百多块。”阿娇兴奋的说。

挂上电话，我的手心里满是汗，不知道是因为说了大话心虚还是因为她晚上要回家激动。

我先去商场看了一遍鸭鸭羽绒服的价格，299 元，是不贵呀，是才两百多块嘛，奶奶的，这奸商，加一块就是三张，偏偏整个 299 块。

我看看时间快该吃午饭了，就回家泡了包方便面，热乎乎地扒进了肚里，把止疼药吃了，拎着小雅送我的公文包，去了天桥下面。

已经是十月底了，气温虽然还是昼暖夜寒，但今天是阴天，凉风嗖嗖的，走在街上的人都虚张声势地裹紧了衣服。

天桥下面很多同行大都已收工，干这一行的只挣半天钱，中午找地方撮点小酒就回家睡大觉了，下午是没人出摊的，这也是风水行里不成文的规矩，科学的说法是上午阳气盛，卦准。我被那件两百多块的鸭鸭闹的，顾不了那么多了，有枣没枣的权且打一杆试试吧。

## 第 94 章：仇人相见

我兜着手坐在马扎上，肚子里那点热量有点经不住秋风的侍候，慢慢都散尽了，身上越来越冷。街上的行人也很少，偶尔有路过的也很少正眼看我，我已经很久没来这儿占地了，没主顾也没人气，有的只是阵阵寒意。

我知道今天这三百块钱很难挣，可是不在这儿守着，连仅剩的一点希望也没了，我想为自己测一卦，看今天还过得去过不去，念头动了几回又放弃了，听天由命吧，我爱阿娇，我努力了，如果我不能做满足她这点小小的要求，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还是没有一单生意，我垂着头百无聊赖地想心事，一辆桑塔纳呼啸着开过去又哧哧倒了回来，吱一声停在我面前，我先看到了小雅，接着孙发财嘴

角叨着烟下了车。

“天一，你干什么？你的伤还没好，风吹久了以后会头疼的。”小雅气恼地说。

我看到她和孙发财在一起，心里很是不快，说：“我没那么娇贵。”

“哟，大兄弟，在这等谁呢？你不是有周局罩着吗？怎么还跑这儿摆摊呀？”孙发财一脸的嘲笑。

我重又低下头，古人说，宁撞金钟一下，不敲破鼓三千，像他这样的波皮无赖，少搭一句话便少一是非，理他作甚。

孙发财在我面前蹲下，讪笑说：“怎么了，还记我仇呀，走，大兄弟，这么冷的天别在这干耗着了，跟哥吃火锅去。”

我还是默不作声。

“天一，你是不是缺钱啦？可是也不能要钱不要命呀？”小雅对我的关心不是假的，可是我不喜欢她和孙发财这样的人搅和在一块，敌友不分哪。

“缺钱好说呀，跟哥吱一声，我给你，你是小雅的弟弟也是我的弟弟，哥还能让你委屈了吗？以前都是侯华那小妖精使得坏，我是上了鬼子的当了。走，你叫上周局的外甥女，哥请你们吃火锅去。”孙发财说着拉住我的胳膊要我跟他走。

我挣开他说：“对不起，我没空，谢谢你的好心了。”

孙发财说：“天这么冷哪会有生意，你在这等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小雅也说：“是啊，天一，跟姐走，你这样姐看着心酸。”

## 第 95 章：自不量力

“天一兄弟，我说你今天没生意就没生意，要不咱俩打个赌，五点之前这三个小时内，如果你能做一个生意，我给你五百块钱，要没有的话你跟我走，怎么样？”

又来了，我让蛇咬一回，看见蚯蚓都啰嗦，躲还躲不及呢，我头虽然受伤但脑子没坏，再上你当的那真是记吃不记打了。

我说：“谢谢你的关照，我受不起你那五百块钱，我还欠你一万块钱哪，再要你五百就更还不起。”

孙发财一转身上车把包拿下来，翻出那张欠条，让我看了一眼说：“那不是和你开玩笑的嘛，你还当进真了，我现就在撕了。”说着嚓嚓几下把那张欠条撕了个粉碎，一扬手，让风吹走了。

小雅问我：“天一，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有事你千万和姐说，别难为自己。”

我摇头说：“我没事。”态度依然冷淡。

“天一兄弟，我这人虽说有时脾气瞎点，但是对朋友义气，可交，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别记哥的仇啊，走吧，我请客，算给你赔罪。”

他这是唱得哪一出呢？狠起来凶神恶煞，好起来甜言蜜语，我摸了摸还连连作痛的脑袋，摇头说：“你的盛情我心领了，改天吧，我还要做生意呢。”

“我就说了今天不会有人来算卦了，你还这么固执，不如这样，你给自己测一卦试试，还按刚才我说的，有一个生意我给你五百块，没有的话咱去喝酒。”孙发财说着摔出了五百块钱，找了块石头压在我面前。

看着那五张老人头，我一下子又想到了商场里那件两百多块的鸭鸭，好吧，既然你缠上爷了，那爷也舍命相陪吧。我想到这儿，捻出三枚乾隆通宝，先占一卦看看再说。铜钱落地，得了一个震为雷卦，变卦是雷地豫，这两个卦单从卦辞看，震卦是雷声大作令人恐惧，但到了豫卦就成了雷息雨落，有利事成的吉卦，而震卦是六冲卦，豫卦是

六合卦，我记得师父专门交待过我，遇到六冲变六合的卦，凡求财，只要财不伏不空，便无咎，必是先凶后吉，有惊无险，求财得财，求利利好的好卦。

我心里有了底，说：“好吧，就依你所言，我们就等到五点，五点后见分晓。”

孙发财坏笑着说：“周兄弟，你输定了，来找你算卦的我都给你拦回去，看你怎么赢。”

我冷笑。易经的力量是伟大的，易经预测出的结果岂是你一个凡夫俗子能改变得了的？我坚信该来的他拦不住。

## 第 96 章：花瓶之劫

易经是忌淫邪之气的，靠易经的指点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财富，是对易经的玷污，因为易经就是神，敬神才能得到神的佑护，亵渎神灵必遭惩罚，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不要因小节而废大义。和孙发财这次愠气一赌，我赌的不是易经，而是正邪，我要让易经来告诉他，天意不可违这句话。

这个世上对钱清高的人越来越少了，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什么饿死不受嗟来之食，那都是古人教不肖子孙长志气的典故，用在现实社会未必实用，所谓有钱便是天堂路，无钱就是地狱门，有钱的时候不怕走乱坟岗，没钱的时候走在太阳底下都两眼乌黑，什么最撑腰，不是权势，是钱，多少大官鸿儒都拜倒在孔方兄脚下，为了什么？为的是求个腰缠万贯的硬气。我也是烟火俗人，一日三餐之外还要饱暖淫欲，和孙发财这厮小赌一把，赚个度日钱不为罪过。

小雅拿起我的杯子，到旁边饭馆里为我找来一杯热水，“天一，喝点开水，头上的伤没好，别再感冒了。”

我接过来，双手捧着暖了一下手说：“谢谢小雅姐。”



从远处走过来两个女孩子，在我的“周易预测”牌子前停下来：“周易算卦哎，我们算一卦吧？”

孙发财流里流气地说：“小妹妹，要算什么呀，来，哥给你们看看手相。”

两个女孩子看了他一眼，马上快步走开了。

孙发财得意地笑，“天一兄弟，有我在这儿，你今天没戏。”

小雅叹了口气说：“天一，走吧，别跟他玩了，有小鬼把门，你这生意做不成。”

小鬼挡不住真神，易经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阻止不了。我记得师父给我讲过一个关于易经的故事，是说宋代易经大师邵康节的，有一天他闲来无事，就给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个古代花瓶占了一卦，卦象显示这个花瓶在午时会碎掉。他有些纳闷，一个静物，放在那儿，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碎掉呢？他想了半天想不出易理何在，心想，我就守着你，看你如何能碎。邵大师就搬了把凳子坐在花瓶前，对着它发呆，眼看到了午时，花瓶一点碎的迹象没有，邵大师想大概是自己的卦错了。这时他老婆来叫他吃饭，连叫了好几声，他都没听见，老婆走过来，看他对着花瓶发呆，拿着鸡毛掸子敲了敲花瓶说：“一个花瓶，你都看了一晌午了，看出什么门道了吗？”话音未落，那花瓶竟然应声而碎。邵大师顿时彻悟，事物的变易过程有时在自身有时是外因，该发生的总是避不开。

## 第7卷

一生干净清白，没有任何秘密的人，可以坦荡见天日，心有恶业，藏污纳垢的人，闻风怕草动，天黑盼天明，却又最怕见阳光。

## 第 97 章：天助自助

时间随着寒风一起流逝，我看到小雅在搓手，洁白如玉的脸庞已经冻得僵硬，孙发财一会蹲下一会站起，渐渐不耐烦起来，后来干脆跑到了车里，我对小雅说：“小雅姐，你把钱拿给他，你们走吧。”

小雅说：“要走你和我一起走，缺钱姐给你，你不要在这儿受罪了，以前不是说过吗，你在家等着就行了，我帮你介绍客户。”

我说：“这是我的职业，不叫受罪，再说了，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正说着话，一辆崭新的桑塔纳 2000 停在了孙发财的车后面，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从车里探头看了看我的摊子，然后下车走过来说：“给我算一卦。”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孙发财已经从车里钻出来，拦住中年人说：“今天不算卦，我们等人呢，这么冷的天，你老人家该去哪暖和去哪暖和吧。”

中年人瞪了他一眼说：“怎么说话呢这是？我老人家就想在这凉快一下怎么了？你谁呀？说话这么横？”孙发财上下打量了中年人几眼，又看看他的车，脸上马上堆满了笑说：“这位大哥，您别上火，我给您开玩笑呢，我兄弟今天不算卦，真是等人呢，您改天再来。”

“我有急事要问，能改天吗？不算卦？那挂什么招牌？”中年人不满地盯着我：“你到底算不算？”

我问：“你要问什么事？来，坐下说。”我拿了一个马扎给他。

孙发财摸不清来人的底细，不敢造次，站在一边抓耳挠腮甚是尴尬。小雅看我有了生意，笑着上车躲寒去了。

中年人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有一车货去天津码头装

船，在天津被交警扣了，如果今晚不放车，明天就耽误了装船，损失将不可估量，所以他正要赶往天津，看到我个卦摊，就想占一下，问个吉凶。

我先让他安静了几分钟，调整一下情绪，然后开始摇卦，卦一出来，我就笑了，说：“你不要担心了，车已经放行了，但得破点财。”

他定定地看了我有一分钟，半信半疑说：“不会吧，我天津的朋友刚打电话说得要我亲自去处理，我这正要去天津呢，怎么可能放行了呢？年轻人，你可不要信口开河！”

我说：“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嘛。”

他还是不相信，这时他的 BB 机响了，他看完信息，冲我伸出了大拇指说：“神了，你真神了，我朋友发信息说，经过他的再三努力，交了一千块钱罚款，车被放了出来。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交个朋友。”说着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写“大都市黄金健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巨发”。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又把 BB 机号码写给他。

## 第 98 章：人体工程

他还对刚才那神奇一卦感到意犹未尽，说：“天一兄弟，我知道易经很神，可是你刚才这一卦也太不可思议了，隔这么远发生的事，这易经是怎么知道的呢？你讲讲让我明白明白。”

我说：“这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我简单给你一说吧，易经预测其实就是信息学，就像电波在空中传递一样，只要两个电台频率一致，就可以收到电波，然后通过密码本解密，就可以译出电文，易经预测也是同样道理，你已经通过摇出来的卦收到了那边的信息，我给你解了密自然就知道远方的发生的事情了。”

“那要是预测还没发生的事呢？比如我在一小时前找你预测我的车在天津是吉凶，这个能算准吗？”郑巨发兴致勃勃地问。

“现在有一种人体工程学你应该知道吧，人体就和天体一样，很复杂很神秘，人的每寸皮肤每根神经都含有大量信息，也可以释放和接收大量信息。还有人的基因，每个人的基因都不一样，这不同的基因记录了人一生所有的信息，从未出生一直到死亡都写在基因里，易经就是破解人的基因信息的神秘工具，然后通过你的个人信息再延伸到与你相关的信息上，所以对于易经而言，人是没有什么秘密的。”我说。

其实这段话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古代没有基因一说，古人只说命，我的理解命就是人的基因，什么时候科学真正能破解了基因密码也就读懂了生命。易经虽然神奇，可也只能做到测则显，不测则隐，易经是一种工具，既然是工具，不使用它怎么会自动为你服务呢！

郑巨发看了看表说：“天一兄弟，听你一席话，真是如醍醐灌顶，我对易经就更坚信不疑了，谢谢你，有机会我们要好好聊聊，我还有事先走了，这是二百块钱卦金，你收下。”

郑巨发上车一声笛响远去了，孙发财的脸乌黑乌黑的，还硬装出大无谓的样子说：“又让你赢一局，不过没什么，锣响不在敲得早晚，总会有一天我让你栽在我手上。嘿嘿，虽然我输了，但我也要请你吃饭，天一，叫上周局的外甥女，我今天彻底出一回血，走，上车。”

我看也不看他，收拾好包，装好钱，一招手，打了辆出租车，扬长而去。爷现在又是有钱人了，只要有钱，大街上车顶栽着“TAXI”招牌的汽车，我要几辆有几辆，要他在哪儿停他在哪儿停，谁稀罕坐你的破车。

《易经-雷风恒》恒卦彖辞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与，恒。……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这句话是借大隐小，以天地喻人事。天地恒久，才有日月的运行不息，四时轮回，世间万物才不会衰竭，圣人守住正道，天下百姓才会安定。作为单一的个人，要坚守自己的操守，不为世间诱惑轻易改变，才能一生无咎。

我坐在出租车上，BB 机里传来齐玉儿的信息，“天一，先不要吃饭，下班后我给你炖鸡汤送过去。”出租车里的暖风开得有点大，我感觉身上在出汗，是被玉儿的关心感动还是怕她去我家会给阿娇造成误会我已经分不清了。

齐玉儿是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她的关心不应该给我。

我在蓝天百货下车，挑了两件羽绒服，一件大红的是给阿娇的，一件米黄色的，我喜欢的颜色，我想送给玉儿，我知道若还钱给她，她肯定不会要。

我去书店找她，看到我，她又惊又喜，急忙给我倒了杯热水，再三地问我的伤好点了吗，还责怪我不该出来吹风。我心里比身体要温暖许多，一个会关心别人的女孩子，那种美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我把那件羽绒服拿出来，说：“我想送你件礼物，希望你不要拒绝。”

她的眼圈竟然红了，激动地说：“天一，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送礼物给我，谢谢你！”

我被她的情绪感染，眼睛不由也潮湿了，这个快乐坚强的女孩，原来也有一颗极柔软的心，人来到世上，就应该关心别人也被别人关心，谁是愿意被忽略的呢？可惜我不能也没有资格去好好的呵护她，要不然，我也会像对阿娇一样倾尽所有的让她快乐。

她马上脱掉外套穿上羽绒服，然后一脸的红润问我：

“好看吗？”

我点点头，“好看，你喜欢这种颜色吗？”

“喜欢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黄色的？你用易经算出来的吗？”

我笑笑，“我也喜欢这种颜色，我感觉你和黄色很配。”

“你等我会啊，我马上要下班了，下班后去我家吧，也省我炖好鸡汤再跑一趟了。”

我马上说：“玉儿，今天怕是不行了，我约了别人，要不改明天吧，明天我去你家作客。”

玉儿愣了一下，看了看那件大红的羽绒服，“哦，你女朋友去你家是吗？”她眼里有那么一刻的失落，马上微笑说：“好啊，明天我休班，在家等你。”

我拿了衣服出了书店，玉儿送我到门口忽然说：“天一，我是不是很笨啊？”

我摇头说：“不是啊，你要是笨这世上还有聪明人吗？”

“那为什么我在《红楼梦》里找不到凤阿娇这个人？”玉儿认真地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又认真看了一遍，没有啊。”

这个丫头，她太执着了，我随口一句玩笑话，她竟然会下这么深的功夫，我想了一下说：“你别找了，明天我告诉你。”

我用剩下的一百块钱在菜店买了菜，还有一瓶红酒，回到家马上兴致勃勃地开始烧菜，有她最喜欢的凉拌猪头肉和辣炒鱿鱼，有我爱吃的煎豆腐和白菜粉条炖肉。做好了饭，看看时间算着阿娇快到了，下楼去接她，走到楼梯口时 BB 机响了，“有急事找你，速来我家，周正虎。”

有急事找我？去还是不去？我拿着那小小的机器，心里掂量起来，我已经和阿娇有一阵子没见面了，以前是非不断，我们连单独在一起好好吃顿饭的机会都没有，今天

我精心准备了一次浪漫晚餐，难道就因为周正虎一声召唤又要泡汤吗？我正犹疑不定，他又连着呼了三遍，看来这事真是十万火急，不去怕是交待不过去了。我开始恨起这个高科技的玩艺了，有了它就没了清静的日子，我想到他家一定要把这东西还他，凭什么对我哟五喝六的呀，我又不是你的下属。

我叹了口气，开门回家，给阿娇留了字条，让她不要等我，先吃饭。我知道周正虎挺能聊的，这一去不知得多久。

## 第 100 章：威逼利诱 1

周正虎院子里的广玉兰和葡萄树都已经砍掉了，院子显得很空旷。如果是白天，肯定会是满院的阳光，心情抑郁的人，只有生活在阳光下，才能祛除心里的阴暗。

周正虎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关上门，轻声说：“唔，天一，这几天我都在想一件事，就是你说的助学赡老，扶弱济贫，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是应该多做善事弥补自己的过错。唔，我想这样，我拿出一万块钱，这钱你放心，全是我的工资收入，每一分都干净得很，我想请你帮我寄给常计军的家人，只有你替我去做我才放心。”

“常计军是谁？”

“唔，就是五年前那个被我冤枉的人，现在他妻子和女儿一起生活，妻子下岗在市场里卖菜，女儿上大学，经济上很拮据，这些钱给他女儿交学费吧。”

五年前欠下的债，现在才想起还？能还得清吗？一个完整的家庭让你轻轻一句话就给拆散了，天上有神灵，地下有冤魂，不知这五年你是怎么过得安心的。

我问：“他妻子和女儿知道丈夫是冤枉的吗？”

“唔，常计军是一个流窜犯，常年在外出盗窃诈骗，虽

然罪不当诛，但在监狱里出出进进的有两三回了，所以他妻女对他已经绝望，当年宣判的时候都没家人出庭，最后连尸体也是他朋友代领的，我想应该没人怀疑他是被冤枉的。”周正虎他们也正是因为常计军作恶多端，众判亲离才敢拿他当替罪羊的。

“唔，有时候我想我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周正虎又加了一句。

那真正的凶手还逍遥法外呢，为自己的罪行开脱也真敢找借口，这话要在法庭上说我估计得笑场。

我说：“这事我可以帮你做，可是没来由的收到一万块钱，你不怕常计军的家人怀疑吗？”

“唔，常计军的事都过去五年了，谁还会联想到五年前的事？再说了他们混社会的都有狐朋友狗友，朋友之间相互照应家人也是他们行里的规矩，这个你不必担心，不过你要去其它城市寄钱，路费我出。”周正虎说着又拿出一千块钱给我：“唔，这点钱你拿着用，以后缺钱了就找我，不要大冷的天跑天桥去给别人看相，天一，跟着我你不会吃亏，以后我即使吃只蚂蚱也保证少不了你一个大腿。”

一定是小雅把我去天桥出摊的事告诉了他，跟着他？那我现在是他船上的人了？我一阵恐慌，所谓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我若跟了他，那岂不是犯了包庇罪？小雅啊，你可把我害苦了。不，我绝不能让灯红迷慧眼，酒绿醉洁身。别的事可以合作，与魔鬼同道，这条路不可行。

## 第 101 章：威逼利诱 2

我把 BB 机拿出来，连着那一千块钱一起坐到他的书桌上说：“周局，这玩艺儿我用不着，放在身上怕丢，还是还给您吧，路费我也有，就不用了，你托我办的事我一定办好，回头把汇款回单给你。”



周正虎盯着我，阴森森地笑了，“唔，天一，你年纪轻轻的心眼可不少？是不想和我牵扯上吧，怕我会连累你？我是国家公职人员，你一平头百姓，我能连累你什么？别人想靠我这棵大树都沾不上边，唔，你还不知好歹的躲呀，我告诉你吧，干公安的谁没办过冤假错案？要不哪来那句‘哪座庙里没有冤死鬼’的俗话？别看现在那个王……王八羔子要挟我，他也就是虚张声势，我随便动动小指头你信不信他连骨头都剩不下？换句话说，他可是主要办案人，你觉得他敢把这事捅出去吗？鱼死网破他能捞到什么好处？天一，官场上的事你不懂，我送你东西没有拉你下水的意思，我是想和你交朋友，找个能说心里话的兄弟，唔，你不要胡思乱想啊。拿着吧，我送出去的东西是绝不会再拿回来的，唔，你收好，你是得道的人，我还靠你指点我保佑我呢！”

他这一席话，软中带硬，挟枪带棒，却又有几分道理，那‘王八羔子’不是他的对手，我一介草民，小手指头又岂能拧得过他的大腿？

我想了想说：“周局，我帮你办事真不要回报，不过我想请你帮我朋友一个忙。”我打定主意不要他的钱财，为了使他心里平衡，我决定让他把邱宇的事办了。

“唔，什么事？你说吧。”

“我有个朋友叫邱宇，在孙发财的公司干，他想辞职不干了，可是孙发财不放人……谁要敢辞职他就打折谁的腿，我想请你出面跟姓孙的说一声，放了我朋友。”

“唔，这事啊，这还叫事吗？孙发财，这个名字很熟啊，他的公司叫什么名字？”

“孙发财以前和小雅姐一个派出所工作，后来开了个天盛建筑公司……”

“是他呀，当年清退那小子的处理决定还是我下的呢，这事好办，明天我让小雅给他说声就行。”周正虎说。

我看时间不早了，起身告辞，周正虎看了桌上的 BB

机和钱一眼，笑笑，并没有再说什么。出了他家，我长出一口气，以为总算把烫手的山药还回去了。

## 第 102 章：一夜温柔

记得在哪一本书里看过一首写《财》的诗：

财是世上养命根，白银催动黑人心。

人为财死累世有，父子兄弟亲朋分。

邓通铸钱终饿死，石崇豪富范丹贫。

劝君莫贪无义财，下山猛虎能杀人。

钱财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手伸到口袋里就能抓出一把钱来，是何等的快乐，但抓出的钱若沾腥带血那就要做噩梦了。我把周正虎的钱财还回去了，虽然口袋空空如也，但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因为心里轻松，我在出租车上哼起了郑智化的《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司机笑，“哥们，送你去‘天上人间’吧，那儿有人帮你擦泪。”我说：“谢了，家里有擦泪的人。”

司机找完零，开心地说：“回去做个好梦。”一个辛苦赚钱也赚快乐的人。

回到家里已是夜里九点多，灯亮着，不见阿娇，餐桌上的菜已经所剩不多，一瓶张裕下去了大半瓶。我推开卧室的门，阿娇脸色红润，已经像一头小猪一样拱在被窝里睡着了。这个有肝有肠没心没肺的家伙，倒是吃得下睡得稳全无牵挂。看着她适意的睡姿，我笑了。悄悄关上卧室的门，再看看已经冷了的饭菜，我全没了食欲，也不想再去动锅热了，喝了杯热茶暖暖身子，把药吃了，放了热水烫了手脚，钻进温暖的被窝里，挨着阿娇躺下。

我身上的寒气把她袭醒，她往边上躲了躲嚅声说：“怎么才回来，你身上好凉！”

我涎着脸说：“老婆孩子热灶头，有老婆真好，回家能睡上热被窝。”说着开始动手骚扰她，她抓住我的手说：“今天不方便，身子还没干净呢。”

我心里的一团火烧得难耐，咬着她的耳朵问：“那你还喝这么多的酒？”

“人家一个人闷嘛，你要我来又不陪我，还怪我。”

她的娇嗔让我更加心头火起，我把头伏在她的胸前，说：“对不起老婆，临时有事啊，今天都是我的错，改天一定再补你一回。”

阿娇的胸高耸着，像两个刚出笼的馒头，浑圆饱满，散发着诱人的熟香。我贪婪的亲吻，直到她胀到坚挺，然后不停的颤抖，在我的摩挲逗弄下，阿娇终于按捺不住，翻身压住我，湿润的嘴唇从下到下游走，然后伸手下去握住了我，呻吟起来。

我说：“娇，我受不了啦！”她的身体扭动着，不说话，突然俯首在我腿间，猛地噙住了我的\*，动作一气呵成，没有半点的拖泥带水，让我的快意一下子达到峰顶。她的舌苔不停地揉搓搅动，嘴唇嘬嘬有声，而我则一会云端一会地下，潮涨潮落中再不能自己，直到最后一阵酥麻飞速抵至头顶，然后全身颤栗，脑中出现从未有过的奇异幻景……阿娇可怜兮兮地望了我一眼，下床冲进卫生间，水声大哗，她则呕呕不止。

骚热退去，我渐渐平息下来，心里开始困惑，阿娇以前从不这样的，难道她新看了港台的什么电影？或者是为了解消我的冲动作出的牺牲？我还记得上次小雅有过一次这样的举动，也许女人天生都是床第高手，只是我懵懂不知罢了。

阿娇脸湿湿地回到床上，娇骂了一声：“你真坏……全咽下去了。”然后拉了我的胳膊枕着，很快又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阿娇穿上大红的羽绒服，在我眼前不停地转，心情大好，可是看了看脚上，有些遗憾地说：“要是再配上一双靴子，我像不像电影明星？”明星不穿靴子也是明星，阿娇穿上靴子也还是阿娇，像不像只是外表，我爱她是她的全部，可是既然她喜欢的，我就要给她，我说：“下次给你买。”她抱住我亲吻，喃喃地说：“你真好。”然后就看到了我头上的帽子：“天呐，你戴这顶子太可爱了，昨晚睡觉你好像都没摘下来呀！”

我轻描淡写地应付她，把她送出门。我在身上又加了件毛衣，拿上包去天桥，我得赚点路费，把周正虎托付的事给办了。小雅这时敲门进来，穿了一身警服，英姿飒爽。她看着我笑，我莫名其妙，“小雅姐，你笑什么？”

“看你穿成狗黑子了，怎么套两件毛衣啊？”

我上下打量自己，的确有些臃肿，不好意思地也笑笑说：“天桥下面抽风，太冷，我得穿多点。”

“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天桥了吗？你怎么这么执拗呢？”

“这是我的职业，要生存不工作怎么行？”

“周局把你放他家的东西让我捎给你，天一，别和周局犟，他想交你这个朋友，你可不要不识好歹。”小雅说着把 BB 机和那一千块钱塞给我。

我叹了口气说：“小雅姐，他是官，我是民，我不想攀高枝，也攀不上，所以他的东西，我还是不要的好，你真不该再把这些再拿回来。”

“你是不是对周局有什么看法？他这人不坏呀，为人正直厚道，体恤下属，马上就要转正了，交他这样的朋友对你有百利无一害，你怎么掂不清呢？”

当官的有几个人不做表面文章，你只看到了他前面，

没看到他的背面，他做的那些龌龊事你要知道了就不会说他正直厚道了，我想。

我看看实在是推辞不掉，只好把钱物收起来，问小雅邱宇的事周局安排她了吗？

小雅点点头说：“天一，你不懂官场的事，这种事怎么能求周局办呢？拿公安局长压孙发财那种人，你以后还在不在大都混？还好周局是让我去办，如果换成别人，你麻烦大了。别看孙发财对我不错，其实他什么心思我全明白，我和他也只是交面不交心，对他这种人，只能敬而远之。”

## 第 104 章：事有往复 2

我说：“我不懂官场的规矩，可是邱宇帮助过我，我只想着帮他一把，别的没想那么多。”

“人在世上混，帮你的人多了去啦，你都能回报吗？天一，以后你的心也要学着硬点。”小雅说：“你放心，邱宇的事我会找机会跟孙发财说，不过我提醒你，让那个齐玉儿小心点，我隐约感觉到孙发财在暗中调查她，如果他知道齐玉儿和周局没亲戚关系，我怕他会找齐玉儿的麻烦。”

我顿时紧张起来，“齐玉儿和周局上亲戚的话是你说的呀，你这不是害了她？”

小雅笑了，“我也是随口一说嘛，还不是为了你好，你反倒怪起我来啦，你这小子，看你紧张的，怕什么，我也只是感觉嘛，总之小心点好，我也不是孙发财肚里的蛔虫，谁知他整天想什么？”

我说：“齐玉儿是个孤儿，无依无靠，挺可怜的，你给孙发财打声招呼，让他别打玉儿的主意，否则我饶不了他。”

“你饶不了他？凭你能怎么着他？你这话也就是在我跟前说说，出去可别乱说啊。”小雅暧昧地笑了说：“让我帮玉儿可以呀，你得……抱抱我……”

小雅不由分说，握住我的手把我拉进了她怀里，紧紧抱住我，嘴唇贴住了我的嘴唇。我窘迫地推天她说：“小雅姐，我是你弟弟。”

“我不要你做我弟弟……我喜欢你，天一，我想做你的老婆……”

“不可以，我有女朋友了。”我着急地说。

“你说阿娇吗？她不配你，她做不好你老婆的，天一，别傻了，你看不出来吗？那个女孩子城府很深的，你并不完全了解她。”

是的，我不完全了解阿娇，可是我也并不完全了解小雅，阿娇对我好也许是图物质上的满足，可小雅对我好又图什么呢？我没名没利没工作没大都的户口，难道他只图我的外表？或者干脆就是换一下胃口，调剂一下生活，在她吃厌了王伟这道套海鲜大餐之后换一道水果沙拉？对于女人，我讳莫如深，我谁也不想了解，只知道开始了就要坚持，自己选的，不管对错都要坚守下去。

小雅见我不开窍，放弃了再次进攻，浅笑一下说：“看你吓的，脸都白了，还男人呢，算了，不逗你了。你这衣服太薄啦，走，姐给你买件羽绒服去。”

我不去，我想从此我不会再花她一分钱了。

小雅也不勉强我，摇摇头，格格笑着走了。

## 第 105 章：又遇陷阱 1

时间过得很快，小雪大雪过去转眼就到了冬至，大学里快要放寒假了，我辍学的事瞒了家里半年多了，我在想着寒假一定要回家，我虽然学业未成，但学了谋生的手艺，

也找了老婆，爸妈应该可以接受这个结果了。

我问阿娇几时回去，她说要跟一个同学去苏州，在那儿玩到春节再回家，我其实是想请她去我家的，我们已经是个关系了，我想让她见见家里人，等她一毕业，我们就结婚，我们都回到县城里去，她去学校当老师，我开个小店，然后业余时间研究易经，过平静的生活。

我犹犹豫豫地把我想法告诉她，她搂着我的脖子说：“天呐，等我毕业上了班就没时间出去玩了，我想在这个寒假去南方几个城市玩玩，等结业了我们再去见你爸妈好不好？”她说得也在理，我不忍看到她不开心，只得同意，并且开始为她攒旅游的费用。

那天是个周末，阿娇为一个同学过生日没回家，我恹恹地没什么情绪，也不想再去天桥，躲在家里看书。中午时郭民生带了一个陌生人来了。

郭民生悄悄告诉我，这个人叫陆成伦，是一个房产商，他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的，听说我懂易经，想让我帮他测测马上要拿的一块地有没有风险。

郭民生是一个足不出校园的学生，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认识房产商的，因为他做事一直比较谨慎，我也没多想。

陆成伦四十多岁，成熟稳重，只是手指上戴一颗硕大的黄金戒指显得有些富贵气，要不然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商人。我师父说，如果你深谙梅花术，可以在几秒钟内知道来人的意图，如果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话还可以读懂他的内心。一个人，无论他如何掩饰，都遮不住他浑身上下透出的信息，我虽然还不懂梅花易术，但这些年阅人无数，也有自己的读人心法，我第一眼便看出陆成伦身上有一种冷冽之气，只是不知道是正是邪。

## 第 106 章：又遇陷阱 2

陆成伦优雅地喝着我倒的茶水，谈一些不着边际的

话，然后说：“周大师——”

我叫停他：“陆先生，不要这样称呼我，大师我是不敢当，你叫我小周或者天一都行。”

他轻笑：“周兄弟在大都名气很大呀，虽然年轻，但也应该是大师级的人物了，你当之无愧，就不要推辞了。”

我说：“我听着别扭，你还是叫小周或天一比较随和。”

他不再坚持，说：“周兄弟，我有一件事，因为事关重大，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不该做，麻烦你帮我测一下。”

我问：“什么事？”

“我看中了一块地，位置很不错，也不用走招拍挂的程序，内部操作，交一些出让金就可以，我总感觉这事太顺利，不放心，想请你测一下，有没有什么风险。”

我让他摇了一卦，卦出兑为泽，官化回头生，而且官兄同动，求财一场空，财又临螣蛇克世爻，伤于女人设陷阱之象。

我说：“这桩生意大不吉，破财伤身，毁于女人，看卦象应是有人设了圈套等你就范。”

陆成伦脸上看不出表情，只是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这块地我不能要对不对？”

我只把他的占卜结果给他说明白，至于他怎么做，那是他的事。我说：“生意上的事我不懂，你应该自己做决断。”

他问：“我就是拿不定主意才问你吗？周兄弟，我和郭民生是朋友，我们也算朋友，你帮帮我，毕竟我前期也是投了交际费的，花了一百多万了，放弃太可惜了，还有什么法补救吗？”

我看看郭民生，他冲我点点头。既然是郭民生的朋友，我只好照实说：“没有什么办法补救，我劝你还是放弃，放弃了你损失的只是一百万，如果做了，可能还要损失更多金钱，甚至有牢狱之灾。”



“那好吧……我信你的，不做了，一百万就当捐给灾区了。”陆成伦迟疑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说。

陆成伦出手很大方，给我留下了一千块钱，我因为要赚钱供阿娇去南方游玩，也没做推辞就接受了。

他们走之后，我就感觉哪儿好像不对，思想一下人既然是郭民生带来的，有什么不对也只是他自身的事，和我没多大的关系，就把这个疑问放过去了。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卦差点送掉我的性命，也令我几乎对我钟爱的易经丧失信心。

## 第 107 章：邱宇之死 1

这事过去了三天，我还心神不定，这是从没有过的，陆成伦那种有些疼人的笑总是在我眼前闪回，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看看窗外，外面正下着小雨，虽然才下午五点多钟，因为是雨天，天已经全黑了，我的心情愈发地阴沉。我打开灯，想起一课看看吉凶。于是洗净手，在伏羲像前焚上香，捧起铜钱来，刚要摇动，铁门急急地响了，我只得放下铜钱去开门，小雅湿着头发裹着寒气撞了进来，不由分说，拉起我往外就走，“天一，邱宇出事了，现在在医院里抢救！”

我问：“怎么会呢？他不是回家了吗？怎么还在大都？”

一周前，小雅和孙发财打了招呼，孙发财也送了小雅的人情，同意邱宇辞职，并且态度很友好，邱宇走的时候我还送他到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他上火车走了，这会怎么会在大都出事？

“上次走了，就不能回来吗？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交警队的一个朋友刚才打电话给我，说邱宇念叨你的名字，他知道我认识你，让我通知你去医院。”

我一听，脑子嗡地一声，不详的预感很强烈，抓起外套边穿边锁门，下了楼和小雅打的就往医院跑。

在急救室外面，两个警察坐在休息椅上抽烟。

小雅走过去问其中一个人：“梁子，邱宇是被什么车撞的？肇事者在哪？”

“肇事车跑了，正在查，不过怕是难有结果，肇事地点在郊区，因为天下雨，路上没行人，目前还没找到目击者。”

“郊区？他去郊区干什么？”我问。

“刚才他醒过来一会儿，说是下午去天盛建筑公司别墅区工地要工钱，跟天盛的货车回市里，在路上天盛的货车因为要去另外的地方，不进市区，他就下车走着回来，从他身后开过来一辆车就把他给撞了。”梁子看了我一眼跟小雅说。

我的心里咯噔一声，看向小雅，刚要说出自己的疑点，小雅做手势止住我，问梁子：“邱宇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悬，从他被撞拉到拉到医院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耽误太久了，流血太多了，怕是危险。”

我着急起来，拉开急救室的门要进去，正好里面出来一个医生，问：“谁是伤者的家属？”

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邱宇怎么样了大夫？”

## 第 108 章：邱宇之死 2

“你是他的亲属吗？准备后事吧……送来的太晚了。”医生惋惜地摇摇头。

我冲进急救室，邱宇身上已经盖上了白色的床单，我拉住他正渐渐变冷的手大放悲声，“邱哥，是我害了你……”

小雅走进来，劝我说：“天一，别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想办法通知他家里吧。”

我抬起泪眼，怨愤地逼视她说：“一定是孙发财干的，一定是他干的！”

小雅说：“天一，你理智点，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这事还是等公安部门的调查结果吧。”小雅把我拉出急救室，梁子说：“你把邱宇的家庭住址给我吧，我们要通知他的家人来办手续。”

我说完邱宇的住址，刚要把自己对孙发财的怀疑告诉梁子，小雅连推带搯地把我拉出了医院说：“你干什么？无凭无据乱猜疑什么？你凭什么说是孙发财干的？证据呢？人命关天的事你也敢信口开河？孙发财要是知道了，他会罢休吗？天一，遇事要冷静，知道吗？孙发财和交警队的人都很熟，这种话不能乱说的。”

我知道小雅是为我好，可是邱宇是我的朋友，他在我紧要关头帮过我，他出了这种事，我有责任找出凶手，替他讨个公道。

我恶狠狠地说：“邱哥不能白死，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凶手，替他报仇！”

“唉，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全国每年肇事逃逸案件数不胜数，能破案的有几个？天一，别幼稚了，公安若破不了的案，你也就别抱幻想了。”

我定定地看她，“你也这样说？”我为她的冷漠感到心寒。

“还有谁这样说？天一，不是我消极，因为我从事这种职业，我比你了解事实的残酷，好了，别伤心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我甩开小雅，冲进了雨里。

《易经-天水讼》卦辞曰：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在一个诚信被污蔑，道义被践踏的社会里，只有小心谨慎才能不受伤害，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小人横行，防不胜防，终究还是凶险啊，在这种境况下，也只能求助于有权势又正义的人，而不是凭一己之力试图闯过重重艰难险阻。

邱宇的父亲和妻子第二天赶到了大都。老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写满岁月的沧桑。他掀开床单，端详了一会儿儿子，眼里闪动着泪花，嘴唇啰嗦了好一阵子，说：“儿啊，我劝过你不要回来的，钱财乃是身外物，性命才是家人福，你不听，非要来讨工钱，几千块钱就把你的命丢了，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你要钱有什么用呢？”

邱宇的妻子悲恸欲绝，扑倒在丈夫身上，哭得惊天骇地。

老人问警察：“我儿的遗物在哪？”

警察拿过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的东西清晰可见：一串钥匙，一包将军烟，二百一十三块钱，还有几张字条。

老人问：“没有其它钱了吗？我儿是去天盛建筑公司要工钱的，他说天盛还欠他五千块钱，他要回去还还春天买化肥欠的帐，剩下的过完年把房子修修……”

警察摇头说：“我们到现场时，他所有的遗物都在这儿，一样没少。”

我心如刀绞，有一种憋屈和仇恨在胸膛积聚，像捂热了的炸药一样，随时都可能爆炸。如果在我了解孙发财的为人之前，邱宇出了这样的事，我不会相信他为了五千块钱，会对邱宇痛下杀手，但现在，我深信不疑，这事肯定是孙发财干的。可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警察要证据，他们没证据什么也干不了，我自己去找孙发财拼命？我拼不过他。有仇恨也得憋着是最痛苦的，可除了憋着我无能为力。

老人拉着警察的手说：“我要去天盛公司，我要见见孙发财，我要问问他给我儿工钱了吗？我儿为了讨工钱把命都搭进去了，我不能让他死不瞑目。”

那个警察很年轻，大约是看到这一幕悲剧被触动了，态度很好，没有因为老人是个乡下人而冷淡他，只是为难地说：“老人家，我们是交警，不管经济纠纷，你要去讨工钱我也帮不了你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签字，把邱宇的遗体火化了，我们也好结案。”

## 第 110 章：扑簌迷离 2

老人说：“我儿见不到工钱要回来，怎么火化？他到了那边也不安心哪！”

我搀住老人说：“邱爸爸，我陪你去找孙发财。”

我们打的去天盛公司，孙发财正把腿翘在办公桌上闭目养神，看到我们，孙发财保持着坐姿不动，轻慢地问：“周神算，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没钱花啦？”

我眼里\*逼视他说：“孙老板，邱宇死了你知道吗？”

“邱宇死了？他死关我什么事？他已经辞职了，不是天盛的人了，你和我说这个干嘛？你是他什么人呀？”孙发财把脚重重地放下来。

“我是邱宇的老爹，我问你，你欠我儿的五千块工钱给他了没？”邱宇的父亲问。

孙发财面无表情地说：“当然给了，财务有他签的字，别说五千块钱，就是五万块我也付得起，我们天盛公司是大公司，还没欠过谁的钱，你这老头要是再在这儿污蔑我的声誉，可别怪我不尊老爱幼！”

“孙老板，邱宇已经去世了，看在他曾经给你卖过命的份上，你好好想想，如果那五千块钱没给的话，你就把钱给老人吧，老人不想让儿子带着遗憾离开……”为了邱

字，为了邱宇他父亲，我强忍怒火，低声下气说。

“天一，要不是看你的面子上，我早把这老头轰出去了，别说我现在不欠邱宇钱了，即使欠也轮不上这老东西来要，隔手没帐，他算老几，跑到我公司要钱？天一，别的我就不说了，你们走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孙发财露出一副流氓相说。

小四几个人听到这边喧嚣，从隔壁过来了，把我和老人赶出了天盛公司。

老人站在天盛公司门口，老泪横流，仰天长叹说：“邱宇啊，我的儿啊，城里人黑哪，爹没办法让你走得安心，我也随你去吧！”说着要冲向马路去撞车。

我大惊忙拉住了他，这时另一双手也拽住了他的胳膊。

是小雅，她去了医院，听说我们来天盛公司了，怕有什么不测，就追了过来。

“天一，我最担心你和孙发财闹起来，还好，你终于能拢得住脾气了，看来你成熟了。”小雅欣慰地说。

“我宁愿自己不成熟，我想杀了姓孙的那个王八蛋！”我恨恨地说。

“说什么傻话呢，杀了他也解决不了问题，不就是五千块钱吗？我去要！”小雅这回很干脆，“你看好老人家，别让他出意外，在这等着，我去找孙发财。”

我搀着老人在路沿石上坐下来，小雅扭身进了天盛公司。

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说我儿咋说没就没了呢？这好日子刚开个头，人又没了，这好人咋就不得好报呢！”

## 第 111 章：以是因缘

佛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圣经》说，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惟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不管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劝人向善，都告诉我们，要做善事做好人，可为什么积德行善的人却又总是命运多舛，不能得到上天的垂青呢？我也解释不清这其中的玄机，我瞧着老人迷茫地眼神，无言以答。我想起了佛经里的一句话，“不要报怨因果，因为因果不欠我们什么。”

因果不欠我们的，那欠了谁的？我想，至少现在它已经欠了邱宇的了。

等待的时间很漫长，在我们即将失去耐心时，小雅出来了，拦了辆的士，拉我们上车，在车上，把五千块钱交给老人说：“老人家，人已经没了，还是尽早让他入土为安吧。”老人捧着钱呜呜痛哭，我能体会他此刻的心情，他不是想要这五千块钱，他想要的是一个说法，可是，在这个城市，不会有人能给这个乡下老人一个说法。

我问小雅，“孙发财怎么肯给你这五千块钱的？”

“天一，孙发财那种无赖，会轻易拿钱出来吗？哎，要不是看到你这么难过，我真不愿掺和这事，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别再提了。”

小雅一直都没说这笔钱是怎么要出来的，不管怎样，我都很感激小雅，城里人天生有着对乡下人的淡漠和冷酷，这没办法改变，但小雅给了邱宇父亲一种安慰，至少让他感觉到儿子没白死，欠他的钱要回来了。

邱宇化成了他妻子抱着的小木匣里的一把灰，在他父亲的引领下，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对这座城市仅存的好感也随着他的离去，变成了云，被风吹散。

回到家，我翻遍藏书，终于找到关于因果报应的解释。《首楞严经》里说，“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意思说，你欠了我的命将来要还

命，我欠了你的债将来也得还债，人只要进了因果的圈子，生生世世都离不开这个轮回了。佛家有一偈言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若要知道下一生什么遭遇，看看这一生你自己造作的是什么。造善的，自然你就会得到善的报应，如果你是做恶事的，将来也会得到恶的报应。善恶有报，因果轮回从来不会偏颇。所以神灵他可能从比人类更高的层次来观察我们这个宇宙、这个人生，给我们做这样一种提醒。

人的生死原来不过都是前生的债，这样想，我可能会对邱宇的死少了些伤感，但我原谅不了作恶多端的孙发财。我想，如果让他下一世得到报应就太晚了。

## 第 112 章：势如水火

处理完邱宇的后事，我像大病了一场一样，在家里昏昏沉沉地躺了两天。第三天心情才稍好些，早晨起来吃了碗面条，想去找齐玉儿聊聊天，希望用她的快乐来彻底冲淡我的郁闷。

这时，陆成伦又来了，这回郭民生没跟来，但他却带来了两个手下，一个脸上有一道刀疤，一个是光头，手腕上戴了条粗手链，一看这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善类。

陆成伦还是像上次那样装优雅，不动声色地喝着我给他的茶水，两个保镖样的人站在他左右。我一看这架式，马上想到了上次我对他的那种不好的感觉，我在心里揣摩了一下，他要干什么，可是他的不动声色让我猜测不出他的目的。

我问：“陆先生，你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当，见识我领教了，我以为你真是大师，却原来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徒有虚名。你上次让我放弃那块地还记得么？那块地，因为我的退出，我的对手很轻松地拿到了，屁事没有，不说开发了，一转手就可以赚一千



多万，什么圈套，什么阴谋，我看是你存心害我破财，周大师，你说这事怎么了结？”陆成伦呷了口茶，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说。

我说：“我只是给你占卜，怎么做生意是你的事，要不是看你是郭民生的朋友，我也不会说那些肺腑之言，卦没有错，至于错在哪我就不清楚了。”

“周大师，我问你，你说过‘劝你放弃’的话么？说过‘要是做了，有牢狱之灾’的话么？”

“我是说过，但那是根据卦象现出的信息对你的提醒，完全是出于好心，这话有什么不对吗？”

“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你收了我的钱却要害我，这世上怕是没这么便宜的事吧，你劝我放弃，我放弃了，不说那块地纯利可以赚多少了，可是我先期投的那一百万算是白扔了吧，这笔帐怎么算？”

“癌症病人明知自己会死的，求大夫开药方，吃了药可还是死了，这难道也要大夫抵命吗？”我反问。

“那到不必，可是你明知那块地没什么风险，故意设局害我，是你要我死，你说我会放过你么？”陆成伦把茶杯顿在桌子上说。

## 第8卷

人不求名夕阳远，求得虚名近夕阳，这是名，稻粱本为养生物，休为粒米动刀戈，这是利，想明白了这些，名利这东西也不过是口袋中的空气，你自以为袋中满满，伸手一摸却是空空如也，人生什么都重要，又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自由自在佛。

## 第113章：祸及家人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会设局害你？”我一头雾水。

“周大师真会装呀，那我请问，孙发财你熟悉吗？”  
“认识。”

“不止是认识吧，你和孙发财关系好象还很不一般，那块地就是他拿去的你该清楚吧，一面拿易经吓我，劝我放弃，一面让他坐收渔利，你敢说你们没什么阴谋吗？”

这哪跟哪啊，我和孙发财势如水火，我也压根不知道什么地的事，他扯上孙发财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和他理论下去没什么意思，说：“我和孙发财只是认识，没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也是仇人。我也不懂你们什么土地灶爷的事，我只是一个风水师，你要觉得我的卦有误，可以把那天的卦找别人鉴定一下，我断错了，双倍奉还卦金。”

“双倍？呵呵，你错了，我要的是一百万，你要赔我一百万才行。”陆成伦轻蔑一笑说。

一百万？我也笑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痴心妄想的人，敲诈的手段也太低劣了吧，我要是有一百万还会陪你玩？

“好啊，你找所有懂易经的人鉴定完了再说吧。”我下了逐客令。

“鉴定？不用，就凭你说过让我放弃这句话就够了，我不管卦不卦的事，我只知道你让我丢掉一桩上千万的大生意，而你的朋友孙发财却赚到了，凭这点，你就得赔我。”陆成伦不急不恼地说。

那个刀疤脸俯身向我，“挡什么路，别挡人的财路，你害我老大赚不到钱，我们的红包也跟着小了，不拿一百万来别怪老子手黑。给你一周的时间，否则，我到你老家把你老妈接来，我替你养着！”

陆成伦阴笑，“周大师，别和我耍花招啊，你老家是某省某市某村对不对？你爹叫周世同，你妈叫高小慧，对不对？”

我涨红了脸，骂道：“王八蛋，你要敢打我家人的主意，爷跟你们拼了！”说着要站起来去厨房摸刀，那个刀疤脸摁住我，“小子，你拿什么拼，你也不打听打听，陆爷在大都市是干什么的，弄死你跟弄死只蚂蚁没什么两样，好好准备吧，一星期后我们来取钱。”

## 第 114 章：谁是掮客

陆成伦他们走后我才渐渐冷静下来，把这事仔细推敲了一遍，不由疑窦丛生。几个疑点一一浮现出来：一是陆成伦这个人来历不明，或者说根本就是心怀不轨；二是如果陆成伦说得是真的，他是真的在做地产生意，也没人设圈套害他，可为什么那天会出现一个大凶卦？是易经的信息出现了偏差？我在大都也混了三年多了，为人看风水占卜不计其数，还从没出现过这样南辕北辙，混淆黑白的事；三是他提到了孙发财，他说我和孙是朋友，这事有些莫名其妙，如果他真的清楚我的底细话，不会不知道我和孙发财的恩怨，何必还拿孙发财说事？四是陆成伦知道我没有一百万，还要我一个星期拿出一百万来，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被这四个谜团困扰，在房间里不停地转着圈子，越想越觉得蹊跷，也越理不出头绪。猛然间，我想到了郭民生，于是马上出门往学校打了个电话。还好，郭民生正在寝室。

我问：“陆成伦到底是什么人？”

“就是房地产商人啊？怎么啦？”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是通过一个老乡认识的，天一，你问这个干什么？”

是不是你算命之前都要先打听人家的底细？”

我知道有一些所谓的相术大师，通过掇客揽生意，先让掇客搜集客人的基本情况，然后再把客人带来，这样确保每一卦都万无一失，时间久了就把自己炒作成了大师，有了威望，身价也就抬高了。郭民生把我也想成了那种人了。

我说：“我不是要打听他的底细，我想问你那块地他拿没拿下来？”

“没拿呀，你不让他做那生意，他就没做，我听说让一个姓孙的拿去啦。”听郭民生的口气，好象他和陆成伦很熟。

郭民生的回答像是在背台词，和陆成伦的话严丝合缝，没有一点出入，越是这样，越是让我感到这里面有阴谋。

我从郭民生嘴里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也没问出来，而陆成伦的神秘感又增加了几分。我回到家里找出那天陆成伦摇出的卦，复盘之后，仍然没有任何漏洞。卦没错，是陆成伦的贪欲让他在借题发挥，或者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向我要一百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定是有其它用意里头。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招。

## 第 115 章：幻影奇遇 1

被陆成伦一闹腾，我又心烦意乱起来，捧了一本书，和衣躺在床上，想调整一下心情。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进心里去，头却慢慢沉起来。

这时防盗门咣当一声开了，阿娇从外面走进来，一言不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一件件地都装进了她带来的一个大旅行包里，我问：“娇，你这是干什么？”

“不干什么呀，我要走了，谢谢这几年你对我的照顾。

我把户口落在大都了，我不回老家那个穷县城了，天呐，你今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阿娇说着上来吻了一下我的额头，转身要走。

我抱住她不松手，哭得一蹋糊涂，“阿娇，你不要离开我……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阿娇皱着眉头挣脱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防盗门咣当一声又关上。我焦急地大叫：“阿娇！”去追她，却跌了一个跟头，把自己跌醒了。原来刚才是做了一个梦，摸摸脸上，湿湿的，全是泪水。

我不由好笑，心里说，怎么做了这样一个梦。

突然一阵清脆地“滴滴”声从 BB 机里传出，我漫不经心地拿起来看，是阿娇发来的一条信息：天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工作的问题解决了，我可以留在大都了！

第二天，天气异常寒冷，到了中午天空就飘起了雪花，我站在窗前看外面的一切慢慢染上白色，好像自己也渐渐被一团迷雾掩埋，心里来来回回绕不开的都是陆成伦那张笑里藏刀的脸。

一百万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不知道，因为我见到最多的钱就是一万块，就是上次帮周正虎做善事寄给常计军的那笔钱，我知道一万块钱可以在农村盖三间瓦房，可以娶个老婆成个家。那一百万呢？如果我有一百万，我该怎么花出去？我摇摇头悄然笑了，我肯定花不出去。我有一种幻觉，感觉陆成伦是在开一个切实际的玩笑，向一个穷算命先生要一百万不是疯了就是开玩笑，陆成伦肯定没疯，所以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是和我闹着玩的。

## 第 116 章：幻影奇遇 2

齐玉儿传呼我，要请我吃火锅，并说她在川奇火锅城的二楼定了位子。我知道川奇二楼有很多位子是靠大玻璃窗的，可以边吃火锅边赏雪景。

我一上二楼，齐玉儿就看到了我，冲我招手，脸上红扑扑的煞是激动。她帮我脱掉外套，用纸巾拭去我头发梢上的水渍，说：“我们这个位置赏雪最好，你看街心花园那儿，多美呀。”

街心花园中间几棵高大的落叶松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树下两个穿红色衣服的孩子在玩雪，红白相间，非常美的一个画面。我感慨说：“还是做小孩子好，无忧无虑，我真想再回到童年。”

“好啊，一会儿我们都回到童年去，吃完饭我俩也去打雪仗。”玉儿兴奋地说。

“回不去喽，小孩子就像飘在空中的雪一样，心里干净纯洁一尘不染，而我是落在地上的雪，沾满了尘埃，没办法让心干净了。”我说。

“你真悲观，这样的人生态度可不好，你才多大呀，怎么听着感觉你已经老态龙钟了。”玉儿开玩笑地说。

火锅里的红椒被煮得像跳舞一样不停地翻滚，我夹了一片生菜沾了沾高汤往嘴里放，边吃边说：“我不是悲观，是旁观，旁观别人也旁观自己，所以看得特清晰。”

玉儿把一盘肥牛推到我面前说：“别净吃素食呀，信周易又不是信佛，这肉嫩着呢，赶快涮着吃了，增加点能量，要不一会打雪仗你打不过我。”

我抬起头向玉儿表达谢意，目光穿过火锅上升腾起的热气，看到她背后站着一个人，面色苍白如纸，眼窝深陷，神色冷峻。那人见我瞧着他，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睛里透着寒气。玉儿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问：“你看什么？眼睛都直了，是不是看到美女啦？”说着顺着我的目光回头看过去。

火锅上的热气随着玉儿丢进去的一盘豆腐渐渐散去，她身后的那个人也倏地不见了。

玉儿没看到什么，用筷子敲了我手背一下，嗔笑说：“天一，你也蛮有童心的嘛，故意逗我是吗？快吃，你放

的牛肉都煮化了。”

我想肯定又出现了幻觉，大白天的该不会见了鬼吧。火锅城里空调加上火锅的热气，温度很高，我却感到了彻骨的阴冷，我伸手把搭在椅子上的外套拿过来穿上。玉儿诧异地问：“天一，你干什么？”

## 第 117 章：命悬一线

我不能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事，我自己都不信自己的眼睛，但我浑身发冷却是真的。我勉强笑说：“我吃饱了，我想出去买盒烟。”

“你不抽烟的，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我心里突然地感觉哪儿不对劲，买烟只是离开这儿的借口。玉儿今天的心情这么好，我不忍心让她扫兴，所以想自己一个人出去走走。

玉儿也善解人意地抓起了外套，叫来服务生，要结帐。有人伸手去抢帐单，“天一，这么快就吃好了？今天我请客，把帐单给我吧。”

王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脸上像涂了一层甘油一样发亮，浑身酒气，眼睛眯成一条缝，色迷迷地看着玉儿，他的手把帐单连同玉儿的小手一起抓着不放。

玉儿被王伟冷不防抓住手，吓得尖叫了起来。

我拉开王伟对玉儿说：“这是派出所的王所长，小雅的领导。”玉儿也斜着看了他一眼，脸上现出嘲弄的神情说：“哟，我当谁呢，这么大方，原来是王所长，王所长真是爱民如子的好公仆，不光管一方百姓平安，还管百姓吃饭，好啊，既然王所长慷慨，那我也就却之不恭了，服务生，给我打包十盘羊肉，五盘鸡尾虾。”

王伟酒气熏天地说：“没问题，能为你这样的美人儿效劳是王某的荣幸，能否问一下小姐尊姓大名呀？”

玉儿拎着服务生打发的包，拉我朝外走说：“谢谢王所长，改天我请你吃饭再告诉你。”说完撇下王伟扬长而去。

出了火锅城的大门，玉儿笑得直不起腰说：“男人好色的下场就是非死即伤，我要不是看在小雅的面子上，今天就不是让他破财这么简单了。”

“你还能怎么着他？”

“拿火锅浇他呀……”玉儿轻描淡写地说，说完又开心的大笑。

我和玉儿在街心花园里玩起了雪，快乐来了挡不住，玉儿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女孩，和她在一起，想不快乐都难。

玉儿堆起了两个雪人，并且分别写上“玉”和“天”两个字。然后又在两个雪人脚下的雪地上写了一首诗：玉宇琼楼瑶池雪，爱怜人间烟火色，天上神仙都不羡，一心修得因果缘。

我说：“好诗，只是看不懂。”

玉儿说：“你以后会懂的，你只要记着这两个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就行了，雪化了就变成水，然后就交融到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都分不开了。”

我明白玉儿的心意，可惜我们怕是永远都交融不到一起了。我爱怜地握住她冰冷的小手说：“玉儿，你是一个好女孩，我想谁要是能娶到你定是前世种了足够的善果了……”我话还没说完，就听一声巨响，川奇火锅城一片火光，玻璃破碎声，哭声喊声连成一片传过来。玉儿惊恐地抱住我问：“怎么了？地震了吗？”

我说：“不是地震，是爆炸，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爆炸了。”那个苍白阴沉的面庞马上在我脑海浮现出来，难道说这是一种暗示？

“我说过男人好色非死即伤，不知道那个姓王的是死是伤。”玉儿说。



“看他的造化吧。”我说。

## 第 118 章：劫后余生 1

雪还在下个不停，我站在雪地里，大脑短路了一样，任雪花落在脸上，冰得脸生疼也不知擦掉，倒是玉儿，倚在我怀里，用围巾不停地扫去落下来的雪，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

川奇火锅城一片混乱，二楼的火势开始蔓延，窗口浓烟滚滚，令人头皮发麻的哭嚎声此起彼伏，接下来，不断地有人从楼上往下跳，场面十分恐怖。我觉得自己该做什么，对玉儿说：“你呆在这儿别动，我去灭火救人。”

玉儿抱紧我不松手，“我怕，我不要你去。”

“我不能见死不救呀……”我其实知道自己的斤两，一个完全不懂火灾逃生常识的人去救火的结果，可能只是无谓的牺牲。玉儿要比我理智。

我想了一下，没在坚持己见，拉着玉儿跑到公用电话亭，给小雅的寻呼机留言：“小雅姐，急事，速回电！”

很快，小雅把电话打了过来。

我说：“小雅姐，川奇火锅城发生了火灾……”

“啊——”小雅叫起来：“王伟今天去那儿吃饭了，你看见他了吗？”

我有些不可思议，今天先知先觉的人怎么这么多呢？我问：“你怎么知道王伟在川奇吃饭？”

“这个饭局昨天就约好了，本来周局和我也要参加的，可是今天局里正好有个接待任务，周局把我拉这边来了……”

小雅后面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清了，我心里是比火锅城里不停的爆炸声还要强烈的恐惧。早就约好的饭局，临时的爽约，爆炸……这一切是巧合还是早有预谋？

我回忆起那次在周正虎家，他恶狠狠地说过的恨不能杀人的话，还有几次他提到那个派出所长的名字时都是欲言又止，虽然我怕引起小雅的怀疑一直没向她打听王伟五年前的工作，但种种迹象表明，王伟就是那个让周正虎既恨又怕的人。

我以为周正虎也只是说说，不可能真的动杀机，没想到今天这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了我眼前，川奇火锅城里可有几百个食客啊，如果这事真是周正虎所为，那他也太可怕了。

玉儿看我脸色不对，问我：“天一，你怎么了？”

我强颜欢笑说：“我没事，就是有点后怕，如果我们晚出来一会儿，说不定要葬身火海了。”

玉儿说：“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我摇摇头。

## 第 119 章：劫后余生 2

“我在想，如果刚才我们不出来这么早就好了。”玉儿脸上现出诡异地笑说：“我想如果我们置身火海里的时候，你一定会抱紧我，我想和你相拥而死。”

这个时刻，她竟然会有这样的念头，劫后余生的人想到的不是生，而是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我看到许多消防车、警车呼啸而来，小雅下了车要朝火锅城里闯，被两个消防人员拦住了，然后她就大喊王伟的名字，声嘶力竭地喊，边哭边喊，让人为之动容。

这时候，从川奇火锅城里跌跌撞撞冲出来一个人，浑身上下黑漆漆的，头发眉毛焦糊一片，两个腋下还各夹了一个孩子。他放下孩子冲消防员大吼：“他妈的还愣什么呀，上面还有人……”说着又冲了进去。

小雅又惊又喜地大喊他的名字：“王伟，王伟，你小

心点。”

玉儿说：“姓王的命真大。”

我说：“他这会儿真像个爷们。”

那天的雪下得出奇的大，一直下到第二天早晨，雪厚三尺，造成机场关闭，交通瘫痪，工人没办法上班，孩子全停课了。据气象部门说，这场雪是大都市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场。

川奇火锅城爆炸事件，死亡三十多人，伤五十多人。在三十多个死者中，最惨的是一桌在火锅城过生日的客人，最大的二十四岁，最少的才五岁，其中有一对刚结婚三个月的新人，妻子怀孕两个月了，一桌六人无一生还。齐玉儿后来才知道，那桌客人里有她一个同学。这是大都市近年来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公共安全事故。为此市长亲自出面安抚善后，并责成公安机关尽快查清事故原因。

人的生命有时就像火柴擦过一样，“咻啦”一下，火光一闪一生就过去了。那些在这次事故中远去的生命，甚至没来得及欣赏一下大都市三十年不遇的一场大雪，就在火光中完成了生命的过程。

## 第 120 章：因祸得福

王伟是参与完救人后才被送去的医院，他受的伤很轻，除了头发眉毛烤成了焦圈，其它零件都没什么损伤。然而同他一起吃饭的五个人中，死了三个。他后来回忆说，爆炸时他正在厕所里拼命的呕吐。人说酒是穿肠毒药，他却因酒躲过一劫，世上的事真是没法用好和坏来评判。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好和坏是可以转换的。

人谁都有三年好时运，在这三年里神鬼不侵，王伟大概正是红运当头之时，遇害无伤，逢难呈祥。

一个星期后，大都市公安局公布了对这起爆炸事故的

调查结果，说是火锅城的一个工人对液化气操作不当造成爆炸。那个工人已经在爆炸中丧生，他的老板被刑事拘留。就这么简单，简单的爆炸，简单的调查结论，简单的死亡，三十条鲜活的生命就轻飘飘去了。

我后来问小雅，“你相信那个结论吗？”

小雅叹了口气说：“重要吗？”

是的，不重要，生命那么重要都没人珍惜，何必再去计较一纸结论，反正政府出钱赔了死者家属，逝者在天之灵能否安息，是没人关心的。只是我的心里有一个结解不开，因为周正虎和王伟的纠葛，让我总是感觉那个爆炸来得太莫名其妙。

王伟因为救人有功，被局里嘉奖，还受到了市领导的高度赞扬，称赞他是人民的守护神。这小子因祸得福，有些得意忘形，在电视里大唱高调。

记者问他，“在爆炸时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首先想到了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不能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不顾，所以，当我听到有孩子的哭声时，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留下来，摸到他们身边，把他们救了出来。”

“你就不怕死吗？”

“死谁不怕呀，可是我们做警察的每天都面临生死抉择，不能因为害怕会死就做缩头乌龟吧，我得对得起我头顶的国徽。”

.....

王伟挺会做秀。人的一生遇不到几次出名的机会，遇到了要不抓住机会，那是十足的傻瓜，再说了，王伟是拿命搏来的，他怎么做秀也不过份。

最郁闷的得数周正虎，不管这把火是谁放的，我相信，他肯定是非常希望王伟成为烈士的，可是没成想，一把火没把王伟烧死，却让他越来越红，这绝对是一件令他抓狂到疯的事。

令我奇怪的是，这件事过去了很久他都没找过我，要在平时，出了这样的大事，他肯定要让我给他卜一卦，看对他有何影响。

他没找我，另外一个人却找上门来。

## 第 121 章：女人战争 1

《易经-雷山小过》彖辞曰：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了也。有飞鸟之象焉，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小过卦的意思很简单，守小谋大。所谓上逆而下顺，就是大事不宜，先从小处做起，后面的爻辞也解释了要先从小事做起的原由。六二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跟着大人物谋事，你就不能超越他的位置，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放在处事上是自己目前处境不利，不可妄为之意。

在王伟住院的那几天，小雅闲了下来，她不能去医院陪王伟，她没资格，因为王伟有妻子守在身边。一天晚上，小雅把我叫了出去，说：“天一，你陪我去看看王伟，我……很想他。”

我不知道她对王伟到底是怎样的感情，明知道不可能有结果，为什么还割舍不下。我问：“他给你承诺了吗？”

小雅摇摇头说：“我不要承诺，我也不信他能给我什么承诺。天一，你别笑我傻，虽然我已经看透了他，知道他不可能给我结果，但是我就是放不下他，心里好象有两只手在左右拉扯我，一只手是把我从他身边拉开，一只手却又把我硬生生推向他……我真的很为难。唉，天一，我不是一个没有是非观念的人，我也挺看不起自己的，可就是没办法摆脱。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疼我的男孩，我肯定会马上做出选择，离开王伟。可是这只是一个幻想，没有那样的男孩出现，即使有，我又会觉得

自己不配人家……我每天都很纠结，自己和自己较劲，算了，走到哪算哪吧。”

我不懂女孩子的心事，可我知道一个人徘徊在爱与不爱之间的无奈，小雅这样的女孩子，是不该在王伟这个花花公子身上浪费青春的，可是又能怎么样呢？谁能“救”她于水火？寄希望于出现一个爱她疼她的男孩？可那个男孩在哪呢？如果我没有阿娇，我倒愿意成为那个男孩，可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如果的，我和小雅都没的选择。

我陪小雅去医院，还好，王伟的妻子回家拿换洗衣服了，我不用像一截木头一样杵在病房里为小雅当托，看到小雅与王伟缠绵，我知趣地站到病房门口为她放哨。

小雅关切地问长问短，把自己当成王伟的妻子一样，她一直是个懂得关心别人的女孩。王伟大大咧咧地嚷着：“放心吧，我死不了，越是有人想要我死我越是死不了……”王伟的话里有话。

“你瞎说什么，谁想要你死了，整天胡说八道。”

“嘿嘿，不是你吗？不是你就好……来，宝贝，让我亲一下，想死我了。我说我没事了，可以出院了，可大夫非说要给我的肺排排毒，害我这下面老是胀……来宝贝……”

“呜……呜……”

里面的声音不堪入耳，我听得面红心跳，急忙走远了些，看着楼梯口发呆。

## 第 122 章：女人战争 2

也许女人天生都有心灵感应，小雅出病房的时候，王伟的老婆正好走上楼梯，小雅挽着我的胳膊上前亲切地叫了一声嫂子。她们是认识的。

王伟老婆的嘴也很厉害：“哟，小雅呀，听说你调局

里去了，工作很忙吧，我可有日子没见你了，越来越漂亮了啊，看来周正虎没少疼你啊。”

“是啊嫂子，不过我感觉还是在派出所里好，周局哪有王所长会疼人哪……”两个女人夹枪藏棒地打嘴仗，我在旁边尴尬地手没落处。

小雅也没介绍我，和那个女人笑里藏刀地嗑了几句拉着我就走。女人天生都有忌妒心，不管男人有多烂，也有女人为他争风吃醋，任局外人多么地不耻，她们都当他是宝贝。

我问：“小雅姐，你调到局里去了？”

“是啊，哦，这事忘了告诉你了，上周的事情了，周局的秘书提了主任，正好有个缺，周局就把我调回了局。”

我想这也许是好事，可以让她慢慢疏远王伟。

我问：“小雅姐，你感觉周局和王伟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我是想提醒他提防周正虎，别成了他的帮凶，被他拉下了水，可这话又从何说起呢？做他的秘书，肯定要为他办事，拉不拉小雅下水只能凭周正虎做人的良心了，或许他们早已经站到了一个阵营里了也未可知，要不，王伟的老婆为何要说周正虎没少疼她呢？

小雅一愣说：“天一，官场的事你少打听，我身在公门都不问他们那些事，你何必自寻烦恼？”

她是误解了我，我也不解释，笑着说：“那我不问公门的事，问一下私人的事行吗？”

“你今天哪来这么多问题？天一，我现在心情很糟，你能不能陪我去喝酒？”

两个女人分享一个男人，你来我往擦肩而过，她心情当然不会好。“我不会喝酒……你真要想喝，那我陪着就是了。”

小雅轻车熟悉路地找了家酒吧，进了门一路打着招呼坐到了吧台边。小雅要了一整瓶的路易十三，然后问我喝什么。我对酒没什么兴趣，只要了杯果汁。我说：“你一个人能喝掉一瓶酒吗？”

“那又怎么样，你又不肯陪我醉，只好让我一个人醉生梦死了。”小雅一口就干了大半杯，用白嫩的手指轻轻抹去嘴角的酒滴，灯光暧昧，她的目光迷离，只有在夜色里，女人才能袒露她的落魄。

小雅一杯接一杯地灌酒，她的酒量和阿娇有一拼，女人喝起酒来真是吓人，像喝糖水，不说酒精醉不醉人，单是那整瓶的凉水灌到肚子里，没有一个好胃也受不了。

我说：“小雅姐，别喝了，酒解决不了烦恼的，你这样喝\*伤身体的。”

“心都没有了要身体干嘛，来，陪姐喝一杯，很好喝的，一醉解千愁，这一杯酒下去保你腾云驾雾，如做了神仙一样快活。”小雅说着一手端起酒杯，一手揽住我的脖子，不由分说地给我灌了下去。

火辣辣地感觉从喉咙直蔓延到胃里，慢慢烧遍全身，我的脸烫得如同贴在了熨斗上。我喝了一大口果汁说：“小雅姐……我头晕。”

小雅放肆的大笑，招来酒吧目光聚焦。小雅还想再劝我一杯，我躲得远远地说：“饶了我吧，那么贵的酒，我别给你糟蹋了。”

看着小雅把一瓶酒干掉，我才敢坐过去，问她：“晕了吗？”

“晕，不晕喝酒干嘛，走，我们蹦迪去。”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再陪你跳舞。”我问：“孙发财最近买没买过一块地？”



“我们正高兴呢，你提他干什么，不管他，走，去蓝夜蹦迪去。”小雅冲侍应打了个响指，说：“记王伟帐上。”

原来这家酒吧有王伟的股份，小雅一不开心就跑这儿糟蹋王伟的路易十三。这是王伟最惧怕小雅的地方。一瓶酒好几千块，就是假的也得上千块钱，他不心疼才怪。

我站住不动，开玩笑说：“你不回答我，我就不陪你……”

小雅冷冽一笑，脸上是从没有过的傲然和苍凉，独自朝门口走去。小雅虽然有些醉，但敏感的心却依然清醒，她把我的话视为伤害。

我怔在了原地，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想想她是喝了很多酒的，不放心地追出去，她已经打了的走了。

看着绝尘而去的出租车，我后悔起来，为自己的自私自责不已，小雅是一个女人，她有脆弱和孤独的一面，今天这么不开心，我本该好好安慰她陪她的，却莫名地让她又添了一份伤感。真是不应该。

俗话说，愁人茫向愁人说，说起愁来愁杀人。我和小雅都是担着烦恼的人，她为王伟心烦，我为陆成伦的事焦头烂额，有人说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小雅可以一醉解千愁，我即使醉死也未必能和了陆成伦这一件事，怎叫我不忧心忡忡，魂魄云游？我也真想像小雅一样一醉方休，可是明天还是要醒的呀，事情临头躲是躲不过的，只有正视现实才能把自己解脱出来。

## 第 124 章：生死对决 1

“孙发财拿了一块地，但不是他掏的钱，出钱者不知是谁。”早晨醒来，BB 机里有一条小雅发过来的信息，我看收信时间，是凌晨两点十分。

她一个人竟然在外面呆到凌晨，喝了那么多酒，还记

得我问过她的话。看着这条信息，我更加羞愧。我想下楼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她，弥补我昨晚的过失。

我刚穿好外套，陆成伦带着刀疤脸和光头几个人进了房间。

“周大师，这是干嘛呀，要出去？钱准备齐了吗？”陆成伦面带微笑说。

我说：“你不能证明我的卦是错的，我就没什么责任，即使卦错了，也只能把卦金退还你，你凭什么要我一百万？”

“凭什么？嘿嘿，凭这个。”刀疤脸阴毒地一笑对光头说：“去打个电话，让那边的弟兄到周大师老家把他爹妈接过来。”

我涨红了脸问陆成伦：“姓陆的，你知道我没有一百万的，直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聪明，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我知道你拿不出一百万来，但你有一样东西值一百万，你把它给我，我们就两清了。”陆成伦不紧不慢地说。

“什么东西？”我问，马上想到了梅花易经，脑子里同时又转出了侯华那个妖精。

“我听说肖老四把梅花易经的不传之秘传给你啦，有这事吗？我也喜欢易经，你拿出来我开开眼？”陆成伦眯着眼睛轻笑说。

“哦，你说梅花易经啊，想要那本书就早说，何必绕一大圈子？又是地又是孙发财的，做强盗还装什么好人？”我冷冷地说。

陆成伦也不恼，自己起身泡了一杯茶，嘘着热气喝了一口说：“周大师，话不能这样说，我不是装好人，我就是好人，我是好人当然就不会是强盗了，对不对？我这个人一向遵纪守法，别人的东西我绝不会随便要，君子不夺诚人之爱物嘛，对不对？可是你欠了我的，我就不能不要了，大丈夫恩怨分明，所以，我们也不要多废话，把书

给我，我呢清帐走人，今后我们这帮俗人也绝不再来打扰周大师的清静。”

## 第 125 章：生死对决 2

陆成伦像一个谦谦君子一样，把他的强盗逻辑叙述得竟然无懈可击，我都有些怀疑我是否真欠他钱了。

我说：“你说的梅花易经我知道，但我真没有，侯华找我很多次，我要有早给她了。”我故意说出侯华的名字，想看看陆成伦的反应。

没想到，他眼都不眨一下，呵呵笑着说：“你又不诚实了吧，刚刚还说要那本书就早说，现在又没有了，你要哥哥呢！”

我盯着他的眼睛又提侯华的名字：“陆老板，侯华抄过我的家，要真有秘诀的话她早拿去了，不信你可以去问一下侯华……”我就是要弄清楚他和侯华的关系，因为我预感到这事跟那个妖精有关，陆成伦和侯华十有\*是一伙的。

“什么猴华猫华的，我不认识，你也不要扯三扯四了，你把秘诀拿出来，咱就两清了，周大师，你已经学会了秘诀，何必这么自私呢？拿出来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嘛。换句话说，那是所有中国人的东西，你也不应该据为己有对不对？”陆成伦有点不耐烦了，但语气仍然平和，我怀疑他也是某所大学的教授，要不，没这么有涵养。

既然他要跟我打温情牌，那我就和他耗下去，我得逼他把背后的人说出来。

我也倒了杯开水，捧在手里暖着，说：“郭民生怎么没来呢？既然我欠了你的，我想他该来见证一下才是。”

“郭民生？你要是不怕让他出事，那我叫他来？”刀疤脸早就按捺不住火了，见我跟他们兜圈子，把脚踩在了

椅子上，狞笑着说：“我实话告诉你，姓周的，这会儿我的弟兄就在你们村支部了，只要我打个电话，马上就可以把爹妈接过来，你不想我吓着他二老吧！”

我想我手边要有刀子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送进刀疤脸的肚子里，人都是父母生爹娘养的，有仇报仇，有债还债，何苦殃及父母！

我把手中的杯子往桌上重重一丢，目露凶光说：“你要敢动我爸妈一根头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刀疤脸大概没想到我会跟他瞪眼，一下愣在那儿。

## 第 126 章：生死对决 3

陆成伦给刀疤脸使了个眼色，笑着对我说：“天一兄弟，我最欣赏有孝心的人，你放心，只要你肯合作，我保证绝没人敢再对你爸妈不敬。”

我记得鬼谷子在《鬼谷子-决篇》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圣人所以能成事者五：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励于一言，阴励于二言，平素枢机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意思是说，圣人能成大事的要素有五个，用阳之道来感动，用阴之道来惩罚，用信义来教化，用爱心来佑护，用廉洁来净化。君为守常而努力，臣为进取而努力，君道无为而以平明为主，臣道有为而以机要为主，所以为人处世以这四者小心谨慎处之，各守本道，世道才有秩序。

圣人的话当然是至理名言，可现实中又有几个是能守得住本道的呢？比如孙发财，为屈屈五千块钱就敢夺去一个人的性命，阳之道阴之道，信义爱心廉洁能教化得了他吗？比如陆成伦，平白无故地冒出来给我设一个陷阱，张口就是一百万，守常进取平明对他来说不过是对牛弹琴，圣人的话都是教化君子的，对穷凶极恶的小人，只能是以暴制暴，以恶降恶。

我非恶人，对陆成伦孙发财之类无能为力，但我现在已不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了，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和尔诈我虞方后，已不再惧怕江湖的腥风血雨了，我相信，万事都是可解的，万物都是有生克的，船到桥头自然直。

我问陆成伦：“那天的兑为泽卦你是怎么摇出来的？”我已经开始怀疑那天的卦了，因为陆成伦故意设局诱我上钩已经毋庸置疑，既然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那天又怎么会出现一个兑卦呢？

其实这几天我一直被那个卦象困扰着，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对自己对易经产生了动摇。

## 第 127 章：生死对决 4

陆成伦说：“你这话可就没来由了，我摇卦的时候你是瞧着的，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照你说的结果，那天不该是兑卦，我出道三年多了，小失误有过，像这样明显的低级错误还从没有过，所以，我敢肯定你那天的卦有问题。”我说。

“有没有问题还重要吗？好，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告诉你也无妨，那天的卦是我做出来的，我也懂易经，可能不如周大师道行深，但我出老千的手段要比你高明，我在澳门都没失过手。那个兑卦就是专为你量身定做的，怎么样，明白了吗？”

我骂道：“小人。”

“呵呵，商场上没有大人小人，只有胜者败者，周大师，懂梅花易的人不会连一个假卦都看不出来的，你也挺能装的，既然你想装，那就得为你的虚伪付出代价，把那个秘诀交出来吧。”陆成伦用不屑的口气说。

我逼视陆成伦道：“我再三说没有秘诀，你们偏不信，还三番两次处心积虑地找借口设圈套，有意思吗？你们看

重钱财，看重名利，我不看重，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为什么你们就不肯放过我呢？我要怎么做你们才相信？我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什么梅花易经秘诀！”

陆成伦看着我因激动而变形的脸，鼻子里哼了一声，漠然说：“我从不相信任何人，我只相信结果。”说完冲刀疤脸一挥手。刀疤脸和光头两个人上前拧住我的手臂，把我连拉带扯拖到了小区门口的电话亭。

直到电话拨通，那边传来我熟悉的声音时这时我才明白，陆成伦的手段要比孙发财阴险毒辣的多，他的每一步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像警匪电影里一样，有 A 计划 B 计划，他是铁了心要吃掉我。

天和地是和谐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天上下雨水，地纳之，地水升成气，天受之，不是统一的吗？就像我们人类，你来我往，贫富互换，不是统一的吗？盘古开天的同时也辟地了，鱼水关系，不用细说了。万事没有始终，天地也没有始终，现在科学这么发达都研究不出来宇宙是怎么来的，也研究不出地球到底会不会灭亡。灭亡这个词是人类自造的，作为宇宙来说，是不存在灭亡，所谓灭亡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就像易经讲的循环往复一样，走到终点，换种方式又变成了起点。

## 第 128 章：人生无常

《易经-乾》九四爻：或跃在渊，无咎。

文言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他是想解释“或跃在渊”的道理，但是说得隐晦，能悟透其中真味的不多。他说或上或下都有可能，或进或退也没有定法，只在自己把握时机，怎么做都没有风险。乾卦就没有凶险吗？不是这样的，尤其这九四爻，进则是九五之

尊，退则可能因“终日乾乾”然后又回到“潜龙勿用”去，就是说时机把握不好，会前功尽弃。因为它处在进退之间的位置啊，我们的人生机遇，有很多时候都是在抉择中失去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左一步是富贵右一步是贫困，进一步是生退一步是死，有几个人是真正能猜准硬币的呢？

我爷爷是在我上大学的第二年去世的，我爸爸没告诉我。后来我打电话问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参加爷爷的丧礼。爸爸淡淡地说：“你不是长子长孙，不用为爷爷挑幡引路，可以不回来。”我明白爸爸心里是很痛的，他是村里有名的孝子，传宗接代观念又非常强，爷爷去世这样的大事，不可能因为我不是长孙就不让我回去。我猜要强的他肯定是为他那句狠话赌气。

当我问起爷爷的葬礼是怎么安排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说：“能怎么安排？给你爷爷治病已经倾家荡产了，又借了两千块钱疏通关系没让你爷爷火化……夜里偷偷埋的。”

爷爷以前说过，他不怕死，就怕死后被火烧。爸爸实现了爷爷的夙愿，但却再也办不起体面的葬礼，而那种情况也不允许再大操大办了。

爷爷从生病到去世，熬了近两年的时间，不仅把我们家拖垮了，也拖垮了爸爸的身体，自从爷爷去世后，爸爸的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地里的活干一点就喘个不行，一到冬天就不敢出门了，怕冷怕呛，不能生炉子，只能躺在床上，盖两床被子取暖。

以前爷爷在的时候，我往家里寄过一次钱，汇款单上写的是爸爸的名字，他收到钱马上写信把我骂了一通：“你哪来的钱？上大学花销那么大，家里从没有钱给你，你怎么有钱寄回来？上学还发工资吗？”

我说：“我打了一份工，省着点花够用了，我寄钱是给爷爷看病的。”我不敢说我在天桥给人算命挣钱的事，

怕他更加生气，甚至一气之下会来学校找我。

“家里的事不要你操心，”爸爸呵斥道：“你把学上好了就行了，告诉你，如果因为打工影响了学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从那以后我再往家寄钱都是写同村发小周刚的名字，让他去邮局取了钱交给我妈妈。我知道爸爸的身体不好后一次寄了五百块钱给妈妈，让他给爸爸治病。爸爸不同意，说哮喘病怎么治都除不了根，不花那冤枉钱，要攒着钱还帐。

爸爸的脾气很倔，谁也说服不了他。那五百块钱让妈妈还欠帐了。

虽然穷，爸爸在村子里的威信却很高，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七八岁的孩子，见了我爸爸都是客客气气的，因为他孝顺，因为他正直，因为他的善良。

爸爸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付出太多太多，我发誓要做出样子来报答他，要让他村子里扬眉吐气一回。

可是，爸爸没等到我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却等来陆成伦爪牙们的侮辱。

## 第 9 卷

所谓爱和喜欢，只是自身的一种需要，或者一种寄托。

### 第 129 章：致命打击

刀疤脸把我摁在电话亭里，把电话听筒贴在我的耳朵上。

我马上听到听筒里传出很粗的喘息声：“儿啊……是你吗？”

真真切切是父亲的声音。那么冷的天，他是不能



出门的，却被刀疤脸的手下硬给拖到了村部，要不是为接我的电话，父亲怎么会下床？

我的眼泪马上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哽咽着叫了一声：“爹，儿不肖……”已经泣不成声。

“天一，儿啊……你怎么啦？听你朋友说你拿了人家的东西？咱祖……祖辈辈从来都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做贼，你……你可别给祖宗丢人……你要是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还……还……”父亲在电话那头喘息不止，说不出话来。

我看了一眼刀疤脸说：“你放过我父亲，你们要的东西我给。”

刀疤脸接过听筒吩咐他的手下说：“把老爷子送回家，给我好生照应着，我什么时候让你们撤，你们再撤。”

挂上电话，我心里一阵阵刀绞般疼痛，三年多了，他的儿子一直遵守他当年掷下的那句话，一心要混出点名堂再回家，可是他不会想到，他儿子竟然“拿了别人的东西”，他会不会怀疑我以前寄回家的钱也是拿别的人呢？父亲那么要强，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他的儿子竟然在外面以“拿人家的东西”为生，这是何等的耻辱！我不知道，刀疤脸这个弥天大谎对我父亲的打击有多大，我能想到的是父亲的失望和伤心。

我现在很恨肖衍四，也恨易经，如果我不学易经就不会认识肖衍四，不认识肖衍四就不会有这许多的祸事，什么天下绝学，什么梅花易数，什么万人景仰，什么传承国学，关我什么事，我只要过平静的生活，只要家人平安。

回到家里，我眼睛充血，嘴唇发干，像极了一头发怒的公牛，一把扯起陆成伦，冲他吼道：“姓陆的，你给我听清了，你要的梅花易数秘诀在峨眉山，你去那儿拿吧，你马上把你的人从我家撤出来，要不然我跟你同归于尽！”

## 第 130 章：峨嵋有悔

“周大师，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峨嵋山？你怎么不说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把我打发峨嵋山去，然后你们全家给我玩消失是吗？”陆成伦嘲弄说。

“我师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临死之前就给我留了这么句话，‘峨嵋山，找了空大师。’你爱信不信，梅花易数的秘诀师父也没教给我，你要想找那个秘诀就得去峨嵋山。”

“你骗鬼呢？你他妈的要老子啊，秃子，你去打电话，让弟兄们把他爹妈押过来。”刀疤脸说。

“你们还有完没完？我的事别扯上我家人行不行？既然你们不信，那我以命抵债吧！”我声嘶力竭地咆哮着，踢开椅子，三步两步走到窗户边上，一把拉开窗户就要跳楼。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想用我的死换回家人的平安。

光头手疾眼快，抢了过来抱住我，一把将我摔倒在地。

刀疤脸把脚踩在我脸上，恶狠狠地说：“小子，想死是吗？没那么容易，老子替别人讨了五年债，还没弄死过人呢，你想死也得老子动手弄死你才行，把那玩艺交出来，老子马上成全你。”

陆成伦蹲到我跟前，轻声说：“周大师，何苦呢，别为了一本秘诀，弄得家破人亡的，那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好好想想，放哪儿啦，我有的是耐心，我等着你。”

我呜呜吼着，作困兽犹斗状，无奈被刀疤脸踩在地下，丝毫动弹不得。

陆成伦给刀疤脸递个眼色，刀疤脸松开我，脸上露出冷笑：“小子，别耍花招啦，老子的耐心可不比陆老板……！”

我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情急之下，想到了小雅，她是警察，我想，现在也许只有她能帮助我了。

我说：“好吧，我想起东西在哪了，我放一个朋友家

了，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拿，给我一个钟头的时间，我马上回来。”

陆成伦说：“让秃子陪你一块去拿，开我的车去。”

“我父母在你手上，你还怕我跑了吗？你放心，我不会撒下我父母不管的，你们都在我家等着。”

“好吧，我相信你，周大师是一个孝子，我不为难你，如果你要给我玩心眼，可别怪我管不住手下弟兄。”陆成伦妥协说。

## 第 131 章：心急如焚

我先找电话给小雅打寻呼，急呼了三遍。等了五六分钟，她也没给我回。我找出她家的电话，打过去，小雅爸爸的声音，“找小雅吗？她出去了，可能又找她朋友疯去啦，她总是这样，平日里上班见不到她，到了周末也在家呆不住。”

我吱唔着寒暄了几句挂了电话。

我不知道她的朋友都住在哪里，只能抱着撞撞看的想法跑去她的办公室找她，正是周六，她不在单位。我顿时慌起来，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在哪里能找到她。直到此时，我才发现，我对小雅知之甚少，都是她关心我，我很少关心她，我一直觉得她在这座城市里根深蒂固，人脉丰富，朋友众多，用不到我虚伪的关心，我又不愿溶入到她的圈子里去，她那些朋友，我竟然很少认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担心着父亲，怕陆成伦再对他老人家做出什么，不由心急如焚。

找不到小雅，能帮的我只剩一个人，那就是周正虎，他说过的，跟着他吃不了亏，他也认我这个朋友，只要我开口求他，他肯定能帮我搞掂陆成伦。

我在周正虎家门口转了足足有一刻钟，心里激烈地斗

争着，进了他的门，求了他就等于自己从此要任他驱使，听其摆布了，我的前程和自由，荣耀和耻辱都得他说了算，如果不进去求他，我还有其它路可走吗？含辛茹苦了一辈子的父母，清清白白了一辈子的父母，会因为我而惶惶不可终日，而我爸的身体，还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为了父母，我纵然下地狱又何妨？

我咬了咬了牙，毅然决然地按响了周正虎的门铃。

周正虎好象知道我要来似的，亲自为我开门，笑容可掬地说：“唔，天一唔，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在心里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我心里困惑不已，他没事念叨我干什么呢？

我把陆成伦敲诈我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周正虎诉说了一遍。大约是对这样的事司空见惯了吧，他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惊奇，只是“唔”了一声。

接下来是令人窒息的沉默。

## 第 132 章：出尔反尔

我干咳了一声，难为情地说：“周局，我求您帮帮我，我父母岁数都那么大了，又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我怕会受不了打击。”

周正虎看了我一眼，露出爱莫能助的神情说：“这是民间经济纠纷，我一个公安局长不太好插手唔，你也知道，现在正是我转正的关键时期，我怕处理不好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唔。”

“我要是报警，你会不会管这事？”我有些生气周正虎的出尔反尔，上次求我帮忙时说的好听，什么朋友兄弟的，现在我有事找他了，竟然打起了官腔。

“报警？天一，你以为警察是万能的吗？你家和大都不是一个地区，这边的事警察能管得了，你父母那边怎么

办？事罢之后不怕他们烧了你家的房子？”周正虎冷笑说，“再说了，这样无凭无据的事情，怎么定人家的罪？你说他敲诈了，他说你与别人合伙骗他，各说各有理，以陆成伦的社会关系，你要报警，吃亏的只有你唔。”

周正虎说的不无道理，这事我不是没想过，要不是顾忌父母，我刚才一出家门就报警了。

我一脸的焦虑，问他：“周局，您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周正虎沉思了片刻说：“你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他不就结了吗？”

我苦笑说：“周局，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师父真没给我梅花易数的秘诀，他只告诉我那个秘诀在哪里，我拿什么给陆成伦呢？”

“唔，我不懂什么秘诀不秘诀的，我也没心情想知道，我相信你，可是陆成伦不相信你的话呀，没有秘诀他就要钱，如果你要真给人家造成了一百万损失的话，人家向你索赔也说得过去唔……这事还真有些棘手。”

是啊，要么是交出秘诀，要么是赔偿一百万，这两样对我来说都不啻于天方夜谭，只因为我拿不出这两样东西，才来求周正虎的，他现在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想了想说：“周局，我知道您在大都市说一不二，手眼通天，您帮帮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以后我全听您的。”

我豁出去了，哪怕明天他让我去杀人，或者让我如常计军一样为他去做替死鬼，我都认了，只求我的父母能平安无事。

## 第 133 章：生死两便

周正虎拍拍我的肩膀，打着官腔说：“天一，什么报答不报答的，你上次那句话说的好唔，叫什么来着？唔，

我想起来了，‘名利不过是口袋中的空气’。对，就是这句话，我很喜欢，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多交几个知心朋友，多做些善事好事这一生才没白来世上走一遭。天一唔，你这个兄弟我认了，可你这个事我想来想去实在是想不出好办法来帮你，要不这样，你先回家，我再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处理，然后去找你，好不好？”

我的心顿时凉了，他明知我父母在陆成伦一伙手上押着，还说出这样不疼不痒的话，摆明了就是推托，摆明了就是见死不救。他一直要拉我入伙的，可为什么我现在送上门了，他又不冷不热了呢？难道说他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弄不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知道再求他已无济于事，只好失魂落魄地离开了他家。

我不知该去哪里，回家和不回家，一样的结局，我没秘诀，更没钱给陆成伦，虽然我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可是我又跳不出来，最让我几乎疯掉的是连累了父母，我真是不肖不孝，无能到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

我茫然地在街上走着，寒风硬硬地刺在脸上，我已觉不出了疼痛。

这时候寻呼机忽然响了，是阿娇发来的信息：“天，过几天就放假了，我今天不回你那儿了，我要和同学一起去 Happy 了，吻你。”

不回去正好，要不然陆成伦那伙人又会拿她做文章，我不想我的亲人因为我都受到伤害。

我给她回电话过去，“阿娇，你去南方旅游的路费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在家里老地方放着，你抽空去拿吧，我这几天要出趟远门……你旅游回来替我去家里看看我父母好吗？阿娇，我爱你！”说完不等她说话，马上挂了电话。

我的脸上已流满了冰冷的泪水。

我内心充满了绝望和疲惫，我想找个地方好好歇一歇，我想永远的离开红尘里的奔波纠葛，到一个没有烦恼

的地方去，我想，也许只有我的死才能换来父母的平安。

我在超市买了瓶二锅头，然后叫了辆出租车，让司机把我送到了师父的墓地。

## 第 134 章：醉生梦死

《易经-天地否》九五爻辞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孔子解释这句话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有人这样诠释这句话，“因为心存忧患才能长久安宁，因为心存死亡的顾虑才能保障长久生存。”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经历了坎坷艰难才懂得珍惜平凡的生活，只有在死亡的河里趟过一次的人，才会明白活着的意义。

整个北郊墓园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林立的墓碑像一个个孤独伫立的身影，在寒风里默然无语。

我坐在师父的坟前，用衣袖抚去碑上的尘土，把酒倒给师父，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然后一口气把剩下的大半瓶酒灌到肚子里，只几秒的时间，血便猛地冲到了头顶，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腿脚发软，于是抱住师父的墓碑，身体不由自主地慢慢滑倒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休息了片刻，按了一会太阳穴，让自己稍稍清醒一下，找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师父坟前的桂树下，然后从身上抽出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打好结，挂在桂树上，心里说：“师父，我去陪你了。”把头伸进了绳结里。

二十多年的光阴，只要我踢开脚下的石头，便如风一样轻轻吹过，什么都不会留下来，烦恼，伤感，痛苦也会随风飘散，天堂里应该没有陷阱和恩怨吧。

我的脚刚要离开石头，有一只手扯住了我，我低头看时，却是师父。

“天一，你要干什么？”

我看到师父，不由吃惊地叫道：“师父！”

师父解开绳套，把我放下来，爱怜地抚摸着我的头说，“天一，我教给你易经八卦，本意是想让你的生活能好一些，没想到却受了这么多的坎坷，这虽是你命数如此，但也确是难为你了。”

一提到坎坷二字，我把头埋进师父怀里，泪水夺眶而出，“师父，我想跟您去了，我太累了……”

## 第 135 章：九苦一甜

“傻孩子，人活着不就是劳累来了么？你年纪轻轻的，尚未伺孝父母，怎么可以做这样的蠢事？从来好事多折磨，都是九苦一分甜。人的命数里总是要有劫有难的，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天不亡我，哪有我自取灭亡的道理！”

“可是，师父……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您老人家要是活着就好了……您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用易经为别人释疑解惑，可自己总是陷于困惑中呢？为什么我指点别人的祸福，可自己总是祸事不断呢？师父，这到底为什么？”

师父慈祥地笑笑说：“天一，你一定不要对易经有任何怀疑和怨言，学易经，光有兰心慧质还不够，还要忍耐，孤独、贫穷、伤害都是一种磨练，只有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你才能悟透这个世界，才能把易经用到极致，所以，你一定不要抱怨世间给你的一切不公，没有不公，不公其实是上天给你财富，是擦亮你慧眼的圣水。好了，孩子，我知道你现在正走在沼泽里，沼泽过去了就是坦途，就是阳光，就是新鲜的空气，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怎么坚持？我没有他们要的东西，他们就抓住我的亲人不放，我势单力薄，无力反抗，只能俯首领辱，我作为三尺男儿已经受了太多的委屈了，不想再忍气吞声的苟活下去。



师父说：“天一，我留给你的那句话，你忘了吗？”

“没忘。”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说，不这是句话，我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啊。

“没忘就好，你尽快赶去吧，等你找到了梅花易数的秘诀，你就会明白，你现在的烦恼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烦恼，佛家有句话说，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你是时候离开了。”师父语重心长的说完，一转身就不见了。

我大叫：“师父，师父，弟子还有一事不明……”我忽然想起还没问明白他是不是“梅花圣手”呢。

## 第 136 章：江湖老大 1

在二锅头的作用下，我的胃里一阵翻腾，我趴在冰凉的石头上拼命呕吐起来，一直吐到腹内空无一物，坐在地上感觉到了彻骨的寒冷，心里不见醒醒，却更加糊涂，我是死了还是活着？如果活着，怎么会看到师父呢？如果死了，又怎么会吐酒？

遥遥的有个声音说：“折腾够了吗？折腾够了的话上车吧。”

我惊愕不已，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周正虎的司机刘成站在远处看着我，冲我招手。

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刚才我在做梦？

刘成看我茫然的样子，皱着眉头，很无奈地走过来，拉起我说：“还没醒酒呢？别想了，刚才是我救的你，快上车吧，周局在车上等着你呢。”

原来我一出周正虎家，他就让刘成开了车一直在跟踪我。

车里温暖如春，周正虎脸上挂着一种轻视的笑说：“周大师唔，我以为你买了酒跑这儿来做法呢，没料到是跑这

儿寻死来了！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唔，人家折腾你，你应该也去折腾人家才对唔，怎么拿自己瞎折腾，唉，看来你这个风水先生也有解不了的难题唔，还是我来帮你吧。”

我胃疼得刀绞一样，头也痛得撕裂一般，捂着太阳穴说不出话，心里想，你早这样我也不受这一回罪了，还差点给师父做了伴去。

“天一唔，你就是犟，早要听我的话，哪会有这一遭罪，”周正虎像看透了我的心事一样说，“别以这你懂周易，会看风水就万事不求人啦，这世上人和人都是相互依存的，无亲无故无朋无友，这江湖可不好走唔。好了，今后你就做我兄弟吧，既然是我兄弟，哪有看着你被人欺负不管的道理，走，我去你家会会那个姓陆的。”

周正虎此时很有一个江湖老大的气派，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都让我感觉心里热乎乎的。

在我家里，周正虎不怒自威地朝沙发上一坐，一言不发，挨个把屋子里所有的人看了一遍，他的气场完全把陆成伦一伙震住了，陆成伦三个人面面相觑，互相看了一眼，不知这是哪座山上下来的神仙，不敢造次。

## 第 137 章：江湖老大 2

“你是陆成伦？”周正虎瞅着陆成伦问，“我听说我兄弟欠了你们一百万唔？这帐是怎么算的，再给我算一遍好不好？”

刀疤脸瞄了一眼站在周正虎身边的司机刘成，反问：“你是哪座庙里的和尚？想管闲事是吗？拿一百万放在桌子上再说话。”

刘成身材高大魁梧，不苟言笑，听刀疤脸如此轻慢，皱着眉头瞪了他一眼喝道：“你丫的少放肆，站一边去，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刀疤脸没想到刘成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脸涨得通红，就要发作。

陆成伦拦住他，脸上堆笑说：“我兄弟不会说话，请见谅，这位大哥，既然你愿意替周大师出头，那么请问尊姓大名……”

刘成说：“这是大都市公安局周……”

周正虎说：“好了，陆老板，我是谁不重要唔，我们解决好事情才是最重要的，把你那个小九九再给我算一遍，我看怎么就得赔你一百万啦，合情合理的话，钱一分不少你的，如果你要成心敲诈勒索的话，恐怕是我们要换个地方说话了唔！”

陆成伦点点头说：“原来是公安局周局长，久仰大名，这个我明白，这样吧，我单独算给您听。”

陆成伦说着冲他的手下做了个手势，那两个人走了出去。

周正虎也吩咐我和刘成去阳台等候。

我不知道陆成伦到底想干嘛，既然是他和我之间的帐要算，为什么又不让我在场，偏要单独和周正虎算帐，我心里尽管有疑惑，但此时我只一心想化解危机，已经顾不了许多了，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周正虎和陆成伦两人商量的大约十来分钟的时间。周正虎走到阳台来，低声对我说：“天一唔，这个事还真有想麻烦，陆成伦的后台老板是一位副省长，那老爷子对白丢掉一个项目很生气，看来不花点钱是过不去了唔。我和姓陆的说好了价钱，先给他五万块钱，然后等我当了一把手后，想法把公安局的宿舍楼工程交给他，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的头有些大，怎么着就给他五万块钱啊，还要给他工程，我太冤了呀，这明明是一个陷阱，怎么就没处说理了呢。

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头顶上罩了一个巨大的网，我像一只无助的飞蛾一样，在网里撞来撞去，越缠越紧，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我想起瞑冥中师父说过的那句话，“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是的，大都就是我后悔的地方，若不是为了爱情，为了心爱的阿娇，我一刻也不想留在这里。

本来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阿娇就毕业了，我们可以一起离开大都，回我们的小县城过平静的生活，可阿娇不想走，而且已经把工作的事办妥了，她要留在这里，我该怎么办？

我摇摇头说：“五万块钱？五百我也拿不出来，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他拿去好了。”

“别动不动拿命说话唔，兄弟，你的命搁别人眼里不值钱，还是自己仔细爱惜着吧。”周正虎没好气的说。

我知道我的命不值钱，可是既然姓陆的铁了心要逼我，我又别无他物，拿什么还他的债？我伸头看了看阳台外面，我想只要我纵身往下一跳，就一了百了啦。

周正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对刘成说：“你去银行取五万块钱。”

我急忙拦住他：“周局，你的钱我不能用，我还不起。”

周正虎笑笑：“你还有别的办法吗？放心吧，我不会让你还的。”

“那怎么行，钱太多了，我受不起……”

“天一唔，我既然认了你这个兄弟，我就得担当唔，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就当我行善积德了好吗？你不是说过我要多做善事的吗？”周正虎说着给刘成使了个眼色。

刘成看看我又看看周正虎，拿了存折走了。他大概在想，我一个穷算命的，怎么值周正虎花这么大的代价呢？我心里明镜似的，他拿这五万块钱买我的忠诚呢。

陆成伦拿了钱，脸上现出恭维的笑说：“周局，你真是有情有义的汉子，能有你这样一个大哥真是上辈子积了德了，若有来生，我一定做你的小弟。”说完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带着两个爪牙撤了。

我找出纸笔，写了一张欠条，交给周正虎。他接过来看都没看撕了个粉碎。

我也不再多说什么，情依然是欠下了，慢慢还就罢。

### 第 139 章：柳暗花明

这时，小雅也来了。她看到周正虎，很愕然，“周局，你怎么来了？天一，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说着四下里瞧了瞧。

周正虎说：“没什么，我来帮天一还笔账，你来了正好唔，陪陪天一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小雅问我：“天一，什么账？”

我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向她说了一遍。小雅沉思了一下自语道：“陆成伦？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听说过，天一，这里面肯定有人搞鬼，会是谁呢？孙发财吗？还是那个侯华？”

“都有可能呀，孙发财对我是口服心不服，明里惮于周正虎不敢对我怎么着，暗中整我很正常，侯华就更不用说了，她想梅花易数秘诀都快想疯了，几次设局都没能得计，这次也不排除她在幕后策划。”

“周局一次拿了五万块钱给姓陆的？这事有些蹊跷……”小雅欲言又止。

我能听出她的话外音，周正虎和我非亲非故，我只不

是给他调了一回风水，怎么可能对我如此大方呢。

我想听听小雅对这件事的看法，她作为周正虎家中的常客，对周正虎肯定是非常了解的，可是小雅没往下说。从她的神情我可以看出，她一定是察觉出了什么，但她一贯是谨慎的，尤其是牵涉到她的顶头上司，就更是讳莫如深了。

我说，“我要回老家一趟，这次姓陆的把我害惨了，我得去向父母解释清楚，要不然他们解不开这个疙瘩。”

小雅点头说：“好啊，我陪你去吧。”

门口有人大声说：“去哪儿啊，我也要去。”

齐玉儿笑嘻嘻地出现在门口。我摸了摸脑袋，不自然地说：“你们跟我去算怎么回事啊，再说了，大都离我家远着呢，坐火车得十多个小时，一来一回得两天，你们不上班了吗？”

“坐火车去干嘛，我开朋友的汽车载你去。”小雅兴致很高地说。

“我正好补休两天假，我想去农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天一，带我去啊，小雅姐，我给你作伴好不好？”齐玉儿挎住小雅地胳膊摇晃着说。

## 第 140 章：近乡情怯

小雅不由分说替我答应下来：“好，我们仨一起去，你们准备一下，我把车找好，明天咱们早点上路，争取去天一家里吃午饭。”

小雅和齐玉儿前脚刚走，阿娇就来了，她总是来得恰到好处，我的厄运她很少能赶上，每次都是云开雾散时，她满面春风的飘来，也许她是我的福神。

我们接吻，热烈而投入，她像久别重逢，我却是劫后余生。我忽然想起了她发给我的信息，问她：“你怎么来

了？不是和同学玩去了吗？”

我猜她是来拿我说的那笔钱的。

她抱着我转了一圈说：“你给我打电话，撩下那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挂了，我不放心你，所以应付了一会同学们就跑过来了。”

我为自己的小人之心感到羞愧，阿娇是喜欢钱，但她和我的感情并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她爱我，关心我，这点我从不怀疑。

第二天凌晨，阿娇还在睡梦中，我蹑手蹑脚起床，为她做好早饭，留了字条。然后拿上收拾好的行李下楼，小雅和齐玉儿已经在等我了。

小雅开车的技术还真不错，只用了六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那个村子。在村口，小雅停下车，换上了警服。齐玉儿问：“小雅姐，你一路上都不穿警服，怎么到了家还要换警服呢？”

“我们是办私事的，穿警服出来路上要有什么状况，不好处理。现在到天一家了，我想给他挣点面儿啊，我要证明给他父母和他的乡亲看，天一交得都是警察朋友，能是坏人吗？”小雅说。

我感激地看了小雅一眼，心里温暖极了。小雅的心真细，每个细节都替我想到了。

齐玉儿羡慕地看着小雅说：“小雅姐，你穿警服真好看，要不，我穿你这身衣服吧，让我过过警察瘾。”

小雅笑：“我觉得你扮天一的女朋友最合适，到他家可要装得像点哦。”

齐玉儿脸一红说：“不理你了，净拿我开心。”

看着她们快乐的样子，我多日来的压抑也一扫而去，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因为这两个漂亮的女孩，更因为我回到了久别的家，马上要见到日思夜想的父母。我没有理由不轻松快乐。

## 第 141 章：衣锦还家 1

桑塔纳卷起一阵尘土，驰进了村中央，村子里的小孩追着车子一直跟到我家门口。我那个村子叫大明官庄村，由村名可知晓是明代设的移民村，村志上记载是明永乐四年自湖广迁至此地。村子北依青石山，南临缎河，从风水学上看是一块宝地，虽然自明朝以来从没出过达官贵人，但一直风调雨顺，天灾人祸都不曾施予这个山村，相反还成了历代荒乱年代逃荒人的避难所。村子最初只有三十多户人家，后来经过清代荒年，民国战乱，慢慢形成了四百多户一千余人口规模的大村。

小雅一下车，一身的警察装束把村子里围观的人吓了一跳，我的发小周刚惶惶地挨过来问我：“天一，你在外面犯什么事啦？怎么刚走了几个地痞又来了警察？”

我正尴尬着不知该如何解释，小雅落落大方地过来打招呼，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你好老乡，我是天一的干姐姐，那位是天一的女朋友……你说什么地痞？是不是那伙流窜犯啊，昨天夜里全被我们抓了。”

周刚看小雅和齐玉儿对我的亲热劲，不像是假的，顿时腼腆地笑了：“嘿嘿，天一，你真能混，大学还没毕业就找了这么漂亮的媳妇，还认了一个警察姐姐，这回可给咱大明官庄长脸了。”

齐玉儿小声问我：“你早就不上大学了，你们村里人不知道呀？”

“我们村没人知道我被学校赶出来的事，你可别给我说露了，尤其我父母那儿，要是我爹知道我不上学了，准得打我。”我嘱咐玉儿说。

“那可不成，我不会撒谎……除非……”玉儿调皮地偏着头挑衅地看我。

“除非什么？”我急了。



“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嗯，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不过你现在得先答应下来。”

“好吧，我答应你。”不管她今后要我做什么事，我先答应下来吧，要不她真给我捅了漏子，我可就惨了。

## 第 142 章：衣锦还家 2

小雅打开后备箱大声说：“你们两个干嘛呢？一路上悄悄话还没说够呀？快来帮我拎东西。”

玉儿吐了一下舌头，转到了车后。我奇怪地走过去问：“我没拿回来什么……”话没说完，我愣住了。

地上已经摆满了礼品，有桶装的植物油，有大块的牛肉，有两条甲鱼，有大都的特产烤鸭……还有两件羽绒服。

“这是……这个不合适……”我一时局促无措。

“别废话了，我是你姐，她是你媳妇儿，你一个大男人墨迹啥呀，”小雅说着把一箱苹果揉到我手上说，“往家搬呀，你来重的，我们拿轻的。”

围观的乡亲都啧啧称赞，不知是称赞这么多的礼物还是称赞两个仙女般的女孩。我有些晕眩，也许我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吧，可惜的是，陪我回家的，给我制造幸福感的不是我深爱的阿娇。

我妈听到门外喧闹了半天，已经站在大门口观察了好大一会儿了，大概是不相信我能坐着小轿车回来，尤其是还有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一起来，等我抱着大箱苹果走到跟前，才相信真的是我来了，又惊又喜地回头对着屋里喊：“天儿他爹，天儿回来了啦！”

我一面问母亲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一面走到了父亲的卧室门前，我刚要迈步进去，从里面飞出一本厚厚的康熙

字典，迎面砸在了我的额头上。这本字典可是从我爷爷手上传下来的，平时我父亲拿它当宝贝一样放在床头，要不是气到忍无可忍哪里舍得用它砸我。

随后跟进来的齐玉儿看着脸色煞白的我，不由倒退了两步。

“你回来干什么？滚，我没有你这样的不肖儿子，周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咳咳。”爹边喘着粗气边剧烈地咳嗽，每一声咳嗽都令人撕心裂肺。

齐玉儿放下手里的礼品，轻轻走进了我父亲的卧室，扶住他帮他拍着后背。父亲正低头咳嗽，以为是我，伸手要拨拉玉儿。小雅站在门口笑说：“叔叔，那是你儿媳，你别打错了人。”

我父亲闻声抬起头，看见如花玉的玉儿，病像好了一样竟然不喘也不咳了，慌乱地往后躲着身子说：“你，你……堂屋请坐着，我出去待客。”我们老家管客厅都叫堂屋，大概是从古代的“中堂”叫开的。

## 第 143 章：云散日出

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别说是儿媳妇，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来了他也要坚持在堂屋待客，这是礼节。

玉儿可不管这些，坚持不让父亲动说：“您老身体不好，我是晚辈，又是天一的女朋友，不是什么客人，您就别见外了，您躺着，我帮您顺顺气。”

玉儿的嘴真甜，几句话把我父亲哄得面色转暖，一脸的和气。

小雅过来说：“叔叔，我是天一的干姐姐，我应该也叫您爸是吗？”

我父亲看看小雅又看看我，好像不相信似的：“你是公安啊，怎么会认我儿做弟弟？”

“公安怎么啦，我还怕天一不认我这个姐呢。”小雅说着把她带来的蜂蜜调和好了，递到玉儿手上，让她喂我父亲。

我偷偷笑了，她们两个还真以为我父亲是个只能卧床不起的病人呢，她们哪知道，这是在冬天，我父亲受不得冷才躺到被窝里的，要是天暖和了，他早就下地干活去了。

我父亲被这两个女孩子的殷勤伺候弄得如坐针毡，终于向投来了求援的目光。

小雅也看出了我父亲的不自在，捂着嘴笑，笑完了说：“爸——”

我父亲忙说：“别，没这规矩，你还是叫我叔吧。”

“哦，是啊，玉儿才能叫爸爸的嘛。”玉儿小雅这样说，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叔叔，天一在外面能干着呢，他可没干什么坏事，是大都市有几个无赖敲诈他，已经被摆平了，您老放心，以后不会再有事了。”小雅说。

“能干？他上着学呢，能干什么？天儿，你……”我父亲耳朵尖着呢，马上听出了小雅的话不对劲。

玉儿接过话茬说：“叔叔，天一在勤工俭学，他找了份既轻巧又赚钱的工作，只要动动嘴就行了。”

玉儿是天资聪慧，这话说得滴水不露，既没撒谎，又把老爷子挡过去了。小雅看了我的眼色，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露嘴了，于是敷衍了几句，拉着我妈先出去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父亲把我和玉儿支出了卧室，他自己也起了床，到院子里抓了只鸡，说要亲手做辣子鸡给我们吃。

我妈拉着玉儿的手看不够，她真把玉儿当儿媳妇了，口里不停地说着：“名叫玉儿，人也长得像玉一样，多好的孩子啊，天儿这孩子真是傻人有傻福哟。”

我无奈地说：“妈，人家都是夸自己的儿子，你怎么老是说我傻啊！”

小雅在旁边话里有话说：“你可不是傻怎么着。”

## 第 144 章：知善知恶

《易经-天雷无妄》上九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决断行事之前，要深思熟虑，不要妄为，否则会有步入穷途末路的危险。

回到家，卸下负累，摘掉面具，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看着父母熟悉的身影，慈祥的眼神，爱抚的笑容，多年来经受过风雨，尝过的辛酸，忍耐过委屈都在顷刻间烟消云散。纵有黄金万两，不抵茅屋半间，这就是那个叫做家的地方的珍贵。

我父亲也像我妈一样，变得啰嗦起来，单独把我叫到一边，从三年多以前那次他送我到学校开始问起，溯着记忆的河流，几乎让我把过去每一天的学习生活情况都探问了一遍。然后话题一转，切到了玉儿这里。

“这个叫玉儿的女孩子真是你找的媳妇？”

“不是——”我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不想欺骗父亲，更不想隐瞒阿娇的存在。

“不是……那不对呀，你小子少跟我打马虎眼，别看我是一老农民，什么人打我眼前一过，不用看第二眼，我就能看出这人心里想的什么，玉儿一进这个家门就有跟我和我妈有一种亲近感，她的眼里对这个破家透着亲切和喜爱，为什么我看小雅那孩子就没这种感觉？”父亲对自己一直很自信。他凭着自学了一些易经和相书上的知识，经常给在村里人占卜，谁家丢了东西，走失了人，或者接出现不顺的事，尤其是相亲，合八字都找他，我承认，他看人很有一套，善人恶人，不管你藏得多深，他都能揣摩个八九不离十。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对玉儿有这种感觉，我张了几回嘴想告诉他真相，告诉他他的儿媳叫凤阿娇，不是玉儿，可是终于没说出来，父亲在我面前一直有着绝对的权威，我不能因为出去上了三年学就推翻他的判断，击毁他的自信，我不忍心。

父亲见我不语，以为我默认了，得意地笑了，很天真很纯洁的那种笑意，眼角的皱纹因为微笑很深很深，父亲老了，三年的时光，让一个在我心里山一样强壮的男人，变成了老枣树一样的老人。

## 第 10 卷

女人天生都有忌妒心，不管男人有多烂，也有女人为他争风吃醋，任局外人多么地不耻，她们都当他是宝贝。

## 第 145 章：祖传之宝

“天啊，玉儿这孩子好是好，只是太俊了，又是细皮嫩肉的，跟了你真是有些委屈哟，你以后可要好好待人家。”父亲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话里满含着对玉儿的喜爱。

晚上，我妈给我们安顿好休息的房间。小雅因为开了好几小时的车，有些疲劳，先睡了，玉儿帮我妈包明天吃的水饺。我家虽然经济困窘，但房子够住，弟弟上中学，在县城里住校，妹妹被我妈打发到邻居家住了，小雅和玉儿住我妹妹那间，我住弟弟那间。我也有些累了，但看到父母的兴致这么高，玉儿又不停地说着笑话逗他们开心，很像和睦幸福的一家人，想到玉儿从小就没父母，难得把这儿当做家，难得这么快乐，只好坐在一旁陪着她。父亲也不怕冷了，很有成就感地坐在八仙桌子旁边，呵呵笑个不停。

包完水饺，洗净了手，我妈从一个老柜子里翻找出一个布包，一层层的打开，是一个玉坠儿。我妈看着玉儿说：“玉儿，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宝剑啦佳人啦什么的——老头子，你会说，你说说……”我妈求助地看父亲。

“宝剑赠英雄，美玉送佳人。”父亲很自信很肯定地说。

明明是红粉送佳人嘛，怎么到他这里就成了美玉啦？真是喜欢上了一个人，什么都要围着这个人转了，玉儿的名字有个玉，红粉就换成了美玉啦。不是吧，老妈，那玉坠是我祖奶奶留下来的宝贝，是当年她在长春宫时，慈禧赐她的贴身之物，我奶奶因为喜欢我父亲，没舍得给大伯母而传给了我妈，难道她要把这东西给玉儿？

“这玉坠儿是你祖奶奶留下来的，到我这儿传了三代了，来，闺女，你既然是周家未来的媳妇了，我也别等你们成婚时再送了，今天先给你吧。你这孩子真像个玉人，也只有你才配得上哟。”我妈说着把那玉坠儿郑重的放在了玉儿的手上。

玉儿看看我，赶紧又塞回我妈的手里说：“不，不，我不能要，我不是……我真不能要！”

我父亲紧着咳嗽了几声，说：“玉儿啊，这东西可不在值不值钱，它代表的是一辈一辈老人的心，我们家传的东西，当然只传给儿媳，你不要，是不想进周家的门吗？收下吧，我和你妈的眼光看不错人，你一定会成为周家的好儿媳的。”

话说到这份上，我和玉儿是骑虎难下，再无挽回的余地了。玉儿看着二老期待的眼神，接过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说：“爸妈，我今天暂且收着这块玉，如果我做不成您的儿媳妇，我就做您的女儿，我会当亲爸亲妈一样孝敬您。”说完磕了三个头。

我妈扶起她说：“好好，闺女，你进了周家门，我就把你当亲闺女待，保证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 第 146 章：卦里天机

我回到房间，刚要关门，玉儿撑住门走了进来，戚戚地说：“你爸妈真好，我不想回大都了，我在这给你爸妈做女儿好吗？”

“你开玩笑吧？你是城市人，和我不一样，这里是农村，你住个三两天还有新鲜感，如果呆久了你会疯的。”

“我不会，我就喜欢这儿，你不懂得我。”玉儿固执地说。

“好，算你说得是真，你喜欢这儿，可那你也不能留在这儿，他们不会把你当女儿待的，只能当儿媳妇，那以后阿娇来了怎么办？”

“阿娇？谁是阿娇？”

“我老婆呀。”

“你真肉麻，还阿娇，不理你了，这玉坠还给你，你回去交给那个阿娇吧。”

“我不是肉麻，她名字就叫阿娇，凤阿娇嘛，”我不假思索地说：“这玉坠是送给你的，你也磕了头叫了爹妈啦，当然你收着啦。”

“你说什么？凤阿娇？周天一！你欺负我。”玉儿说着把玉坠猛地掷到我怀里，转身要走。我忙拉住她问：“你等等，我没明白，你怎么欺负你了？”

玉儿气得脸煞白，拧身坐在床沿上不理我了。

我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愣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初次认识她时，我逗她说《红楼梦》里有个人物叫凤阿娇，让她多读几遍找出来，后来我去她家，不敢说是骗她的，只搪塞说，凤阿娇是《红楼梦》里凤姐，阿琪儿，娇杏三个人的合称。她当时还觉得挺好玩的，直称赞我有创意，现在明白了明白凤阿娇原来是我女朋友的名称，肯定是

误会我在捉弄她，当然要生气了。

我陪着笑，把那枚晶莹剔透的玉坠戴在玉儿的脖子上说：“我错了，看在我爹妈这么疼你的份上，你原谅我吧……不原谅也没关系，我把这玉还给我妈，就说你不喜欢。”

玉儿扑哧笑了说：“原谅你可以，给我算一卦，看我今生还能不能做成你媳妇。”

“不算。”

“算嘛。”

“不算。”

“我去你妈那儿告状去，就说你欺负我，还拿我这个假媳妇骗她。”玉儿说着作势要站起来。

我急忙按住她说：“好吧，我认输了，我给你算。”

玉儿拿起铜钱，很虔诚地摇了又摇，嘴里默念不停，然后撒下去，一卦出来是纯卦坤卦。我的心不由紧了一下，想起师父说过的终极运，又让她摇一卦。再卦出来还是坤卦。

难道天下真有终极运的人？真有如此巧合的事？这个终极运的人叫我遇到了？

玉儿看我发呆，生气地把铜钱往桌子上一丢说：“算了，平时算卦都是摇一卦，你今天让我摇来摇去的，哄我玩呢是吧？既然不诚心给我算，我还不算了，别以为我想做你老婆，谁稀罕你呀，你还是娶那个凤姐阿琪儿娇杏去吧。”说完跳一阵风似地跑走了。

## 第 147 章：洞察一切

回大都的路上，玉儿躺在车后座睡觉，我坐在副驾上陪小雅聊天。

小雅从后视镜上瞟了一眼玉儿说：“这丫头和你们家



投缘，对你爸妈一点隔阂都没有，她是真真地爱上你了。”

小雅不知道玉儿的身世，不会理解玉儿的心情。我明白玉儿是渴望拥有一个家，渴望亲人的陪伴，渴望有人疼爱。这种对亲情的依赖和感情是两码事，我自认不是楚留香，没那么招女人喜欢，女人能和我谈得来，多半是因为我真诚，不做作。玉儿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像我这样的臭皮囊根本配不上，何况我已有了相爱的人。

小雅看我不言语，笑说：“天一，其实你很优秀，只是你自己觉察不到罢了……我也很喜欢你，可惜我没资格，要不，我比玉儿对你还痴情。”

听到她说出痴情这两个字，我很反感，她对王伟也是痴情的，可那是畸爱，把心用错了对象，痴情便成了滥情。

我问：“王伟能离得了婚吗？”

“我也不指望他能离婚，他都骗我两年多了，也没实现诺言，我现在是宁信世上有鬼，也不信男人那张破嘴。”

“男人并不是都破。”

“你现在这样说可以，等你有权有势有钱有闲了，你就不这样说了，你可能比任何人都破。看见路边那些乞丐了吗？他们虽然外表肮脏，但他们的肝肠肺是干净的，坐庙堂之上，举止文雅高贵，衣冠楚楚的那些人——我听说有一种人是有天眼的，你要有就好了——可以看清那些人的心肺是多么的肮脏，灵魂是多么丑陋。这个世道就这样，赞叹别人是天使的自己必定是魔鬼。我们都是魔鬼，死后没极乐世界可去，只能下地狱，而且永世不得超生，天一，你也一样，你心里也有魔鬼，懦弱和自卑就是你的心魔，等有一天你把这两样降服了，你就成了不可一世的魔头，那时你肯定是蔑视天下，目空一切，肯定是这样，若不信几年以后再验证。”

小雅的话很深刻，如果不是坐在她旁边，亲耳听见，我不会相信这番话是出自她口，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只懂风月，谙熟官场规则的女孩，没想到她对人生还有如此深

的感悟，她才是具有了洞察一切的天眼的人。

## 第 148 章：暴殄天物

我不会和他探讨那么艰深的人生问题，我只关心眼下的事情。我问：“那你为什么不离开他？甘愿这样让他一直骗下去？”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身上的衣服穿了好多年，旧了也破了，可是让你脱了扔了总是不舍，不是因为那件衣服有什么特殊意义，而是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情怀，有个成语叫敝帚自珍好象是说这个的吧。感情的事也一样，要么别拿起来，拿得起容易放下来难，这也是人的心魔作祟吧。”小雅双手扶着方向盘，目光深邃地看向远方，像一个沉思的哲人。

“那如果有一天他抛弃了你怎么办？你还敝帚自珍下去？”我的问题有些尖锐，对小雅这样有经历的女孩子，不用怕会戳痛她，不痛她不醒，流血才好，只有自己的手捂在伤口上才能明白自己受伤了。

我还是低估她的承受能力了，她根本感觉不到疼。

小雅冷笑说：“既然一开始就知道是错的，肯定会想到最坏的对局，当美梦一次次破碎后，就已经认识到那一天迟早会来了，但那不是抛弃，而是放手，不管他是无奈还是无情，我都不会做怨妇。”

我在心里诅咒王伟，这王八蛋才是楚留香，这样好的女人都心甘情愿的追随他，而且无怨无悔，不要始终，真是暴殄天物啊。

我想到了周正虎与王伟之间的恩怨，这次周正虎不惜血本帮了我之后，随着他转正日期的临近，他肯定要动王伟了，小雅夹在他们两个中间，不管谁钢刀出鞘，先伤到的人都可能是她。我决定再次提醒小雅一次，让她有所提防。

我试探着问：“周正虎怎么看你和王伟的这种关系？”

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虽然王伟有时挺显摆他和小雅的这种暧昧关系的，但小雅并不是那种鲜廉寡耻的女孩，她还是很注意场合的，周正虎未必清楚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样问，有点唐突，我想小雅怕是要生气了。

小雅很平静，像没听到我的话一样，没有理睬我。

## 第 149 章：明哲保身

我感到无趣，尴尬地笑笑，说：“小雅姐，周正虎和王伟五年前办过一个……”我回头看了一眼还在熟睡中的玉儿，压低了声音说：“他们办过一个冤案，你知道吗？”

小雅迅速地睨视了我一下，也压低了声音带着怒意说：“我说过你少管他们的事，你怎么不长记性？你现在越来越讨厌了知道吗？”

我激动地分辨说：“小雅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问你们工作上的事，可这件事很重要，会牵连上你，我不问清楚不行，上次王伟被炸的事，我怀疑就是有预谋的。”

小雅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把方向朝右一偏，猛地把车刹在了路边，然后示意我下车。我还从没见过小雅生气的样子，有些胆战心惊，心想她该不会把我扔在这荒郊野外吧。

小雅也下了车，把我拉到旁边问我：“天一，拜托你以后别管周正虎和王伟的事好不好？当然我的事也不用你管，我知道你是好心，你关心我，可是你这样没轻没重的瞎搀和，不仅帮不了我，还会害了我，当然也会害了你自己。你怀疑！你瞎怀疑什么？那个爆炸案已经定性了，是工人操作失误，你还瞎起什么哄？”

小雅连珠炮似地训斥了我一通，停了一下，大概觉着语气过重了，帮我掩了一下衣领，柔声说：“天一，我知

道周正虎现在有求于你，但那又怎么样？你说的没错，五年前周正虎和王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现在又怎么样了？要鱼死网破，你一个手无寸铁涉世未深的人跟着他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他们那些破事我都明镜似的，可是我装糊涂，能躲就躲，躲不过我装傻，谁没事上赶着找不痛快呀？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不光周正虎虎视眈眈，王伟也蠢蠢欲动，总有一天他们会撕破脸皮的，到那时，离他们最近的都得成为炮灰，你刚才那话也就是让我听到了，如果传到外面，影响了他们各自的计划，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天一，你是学易经的，更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人家争权夺利我们犯不着刀当枪，保住自己没什么错的。”

我还能明哲保身吗？我欠了周正虎那样大的一笔人情债，纵九死一生也还不上，他要我死我又何足惜？我只是担心小雅，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在这件事上她比我看得透彻，也更会保护自己。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句：“既是这样，你又何必去做他的秘书？这样的话，一边是上级领导，一边是情人，你岂不是更难做吗？”

“人情债难还，天一，你知道吗？我爸爸去年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费用十几万元，我往局里跑了好几趟，局长书记工会主席都找了，都推三阻四的，说是在岗的人看病都没钱报销了，哪还管得了退休的人呢？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就差卖身救父了，最后还是周正虎出面从办案经费里挤出的钱给我爸做了手术，不管他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救命之恩我得报，所以，现在我是身不由己，你明白了吗？”

小雅的眼里噙着泪水，她仰起脸，努力不要让眼泪滴下来，那一刻，我感到她是如此的美丽而且圣洁。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听完小雅的一席话，我觉得和小雅的距离又近了一步，我只在心里鄙夷她的趋炎附势，却不知道她作为一个女孩子，为了父亲的生命，为了自己的生存，忍受了多大

的苦楚和屈辱啊。

## 第 150 章：心似海深

你可以拥有爱，但不要执著，因为分离是必然的。这是一句来自佛教箴言里的话，贯彻的是佛家六字真言精神：看破放下自在。爱情是一件让人利令智昏的事，自古以来谁能看破呢？谁又能放下呢？既然不能看破也不能放下，那又何来自在？

学校的假期到了，阿娇要去旅行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阿娇是读了不少了，也该出去开阔一下视野的，她马上要面临毕业分配，我可不希望我的老婆将来是被人称作没见过世面的人。

阿娇的日程好象很紧，只停留了一天，便买好了车票要南下。如果我能和她一起去度假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可是不行，放不下，因为欠了周正虎的人情，他不放我，他说过几天有重要的事让我帮他。他嘴里的“帮”只有一种意思，就是命令。

阿娇带着她的一个同学来家里收拾行李兼和我道别，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拉了一个人来，乐可以帮她拿行李吗？一个陌生人站在旁边，我的感觉很不好，有种生离死别的伤感。那个女孩是第一次见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着我笑。

我问：“你笑什么？我脸上有饭粒？”

阿娇在旁边嗔声说：“当着我的面都调戏女孩子，我若走了，你能让我放心吗？”她这是算吃我的醋吗？如果是的话，我倒对她的南下放下心来，心里牵挂着对方不会背弃。我不会背弃她，我想她也没有理由背弃我。

那个女孩说：“你脸上没有饭粒，你心里有——我听阿娇说你是周易大师，我看你和普通人没什么分别嘛，你该好好给自己算一卦。”

阿娇收拾好东西，拉着那个女孩走了，我和阿娇连拥别都没有，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不要激情和浪漫了呢？

那个女孩的话久久在我心里盘旋，女人心似海深，一点不假，我竟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他说我心里有饭粒？是说我是饭桶吗？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阿娇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空了，原来我爱她是如此的深，就像她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哪怕是须臾分开，都会觉得疼。

## 第 151 章：吉神归位

乔好运他们临回家之前也来与我告别，惟独没见到郭民生，自从他把陆成伦介绍我认识后，就一直躲着我。我想见他也没别的意思，只是要问清楚他是怎么认识陆成伦的，我得弄清楚陆成伦的来历，因为我和他的事还没完，我不找他，也防不住他还要再找我麻烦，我得有备无患才是。

我和郭民生是一个屋檐下，一个宿舍里相伴了三年多的同学，即使他真的是引狼入室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也不会计较，何况，他未必知道陆成伦会设局害我呢！一个深藏于象牙塔中的书生，是不会懂得世事的莫测，人心的险恶的。

我仔细地研究过郭民生的八字，发现钱通海教给我的奇门遁甲秘术里，有一诀正合解他的困囿，这个不是改运，是调理，就像人的肝火旺，易怒，只要用夏枯草、桑叶、菊花加上蜂蜜制成茶饮，喝几次就好了。我可以通过调整家宅还有他的居室，使吉神归位，就可以对他的事业起到牵引作用，只要按我说的做了，我相信可以改变他的命运，可惜，难将我语同他语，未必他心似我心。他不肯见我了。

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周正虎让我去他家，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做事审慎，只要我去他家，连他老婆都不能在家里。这个可能就是警察的职业敏感吧。他说：“天一唔，根据我掌握的情况，过完年上级组织部门要来对我进行考评……你知道的唔，我想按你说的做，再等三年转正。可是这次市政法委的林书记力荐了我，人在官场，万事不由己啊，我已经多次婉拒过了，如果我再推辞，恐怕人言可畏，反而弄巧成拙唔，你帮我卜一卦，是凶是吉。”

他的话言不由衷，明明是自己极力想要的，还要装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戴着面具干嘛呢？这人做到如此地步，我都替他感到辛苦。

我也不多废话，如今我和他只有还债的关系，没必要推心置腹。

## 第 152 章：狗头军师

每个人对关系自己身家性命荣华富贵的事都是虔诚百倍，他也不例外，神情庄重肃穆，捧着三枚铜钱如奉至宝，钱在掌心晃动有声，声如空竹，然后小心撒下，脸上写满期待。

他想求一个上上签，凡求卜者没有不想要上上签的。但人的命数与天气变化是一样的，天气运转，阴晴圆缺都是有周期的律动在里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天气每五天会有一个小的变化，每十五天会有一个大的变化，天气尚且是这样，何况生在天地间受天气影响的生命呢。有凶有吉是生命运行的规律，不是易经能改变的，易经只能告诉你命数要变化了，让心里有个准备罢了。至于趋吉避凶开运改运绝学，师父告诉过我，这个是有的，从上古至今日，掌握这一至高无上秘诀的人了无几，运用过的更是从无记载，因为真正有造诣懂天机的人都明白，改变生命运行轨迹就如同改变宇宙运行轨迹

一样，是行小善而造大恶业。若擅自泄露天机，违背天意必遭天谴。

周正虎是一个贪婪的人，他并非只是想摇出一个大吉大利的卦出来，如果卦对他不利的话，他还想让我给他调理。要不然他就不用在我身上下这么大的血本了，所以，我若不帮他改变一下运势，肯定是过不了关的。真是病急乱投医，周正虎也认定我不是普通的风水师了，大约他也相信我得到了梅花易数秘诀吧。

我把周正虎的卦写下来，主卦地泽临，变卦山泽睽。官空化空但持世，得日助，世为自己，官持世于己是有利的，但官空乃事空之象，又说明此事有反复，纵是有贵人相助，如若不慎，也有落空之虞。原神旺相，仇神也旺相，是为争杀激烈之象，腾蛇临官爻，又持世，意指周正虎手段高明，未雨绸缪，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卦象还显示，他在十天之内必有一次大的决断，这个决断险阻重重，风险也很大，成了对他这次考评有利，败了他就功亏一篑，身败名裂。

我把卦象讲解给他听，他频频点头说：“是这样唔，是这样，太不可思议了，你连我马上要做一件事都能算出来？”

我心里想，这个不过是易经预测里最基本的东西，你没福份领教的奇妙多了。我嘴上说：“心诚则灵，周局心诚卦便精确。”

我想既然我已经深陷他布下的局里，何不多了解一些他的秘密，也好见机行事。我故意恭维他，希望他能对我放松戒备，多透一些信息给我。

“天一唔，你真是我的高参，你这样一说，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也就是说我接下来要干的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不对？唔，我要再好好斟酌一下，可不能有什么纰漏唔。”周正虎在房间里边抽着烟边踱着步说。

看来他的这个行动非同小可，会不会和王伟有关？我



很想知道，可是他并没有再说下去，他的城府远比我想象的要深。

我是他的高参？把爷当成狗头军师了吧，可惜我不是徐懋功，他更不是李世民，想得天下，靠蝇营狗苟鸡零狗碎是不行的，得有大德大道大胸襟，然后才能有大造化大成就。

## 第 153 章：宁信其有

《易经-坎为水》六三爻辞曰：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三处于上下坎卦的交界处，上下都涉险地，步步都是忧患，所以说来去都有险阻，凶险非常大，要小心落入危险的深渊中，尽量保持静止不动为上策，静观其变，顺势而为才有化险为夷的机会。

自从上次我为郑巨发算准一卦后，就和他成了朋友，在我的灌输下，他现在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把我请到他的公司，让我为他讲解易经。

他还介绍很多生意上的朋友认识我，做生意的人，尤其是流水几百万上千万大生意的老板，对风水学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破财消灾。请客吃饭洗桑拿成百上千的花都不心疼，偶尔给风水师进点贡，图个散财心安，没人不舍得。只是把请风水师的钱称做破财，这让我很不爽，“破”有“丢”的意思，也有“施舍”的意思，凡是遇到说这种话的主，我多半是敬而远之。爷是靠智商智慧吃饭的人，不是你家养的门客，犯不着伺候你。

郑巨发与他那些朋友不同的是，他更喜欢听我讲易经的渊源，易经的经要，因为他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对世界和人生有与众不同的理解，这点上和我颇有共通之处，所以我们两个很谈得来，我也乐意与他聊天。

郑巨发对易经的忠诚，不光是上次在路边见证了易经

预测的神奇，还有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因为易经的帮助，使他躲过一劫，因此而更加坚定了对易经的信赖。

那是上个月中旬的事，他要去南方一个城市谈生意，在机场候机时，忽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心悸的感觉，他可能是天气太冷的原因，就喝了杯热咖啡，可是喝完后不光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心烦意乱，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可又想不明白会发生什么事。他想到了我，于是传呼我，在电话里让我帮他分析是怎么回事。

## 第 154 章：验证神奇

我让他找个僻静的地方，用一元的硬币摇了一卦，看完卦后，我大吃一惊，因为卦语揭示，南方方位是他的休囚位，不宜南行，而且卦里鬼爻多，世爻极衰，都是不吉之象。预测出行，世爻为自己，应爻为他乡，世衰则对己不利，鬼爻不现出行吉，鬼爻多则凶，所以他此次出行非常凶险，会有血光之灾。

郑巨发犹豫了几分钟，最终还是放弃了南方之行。结果这架飞机出了故障，在机场迫降时冲出跑道，乘客伤亡惨重。

他本来还为爽约而耿耿于怀，听到飞机出事的消息后，不由暗自庆幸，更加对易经推崇倍至。为此还专门请我吃饭相谢，并且恭恭敬敬地给我端了两杯酒。后来给他的朋友讲起这件事时，很多人不信，说是巧合。我说是巧合，正巧赶上你那会气场旺盛，敏感度高，能强烈感应到有事要发生，但是又不知会发生什么事，于是又机缘巧合地想到易经，该着你运气好，躲过了灾难。如果你是一个愚笨的人，或者心疼那张机票，也就巧而不合了。

郑巨发问我：“你的意思是人可以自己预知祸福？”

“这是肯定的，因为信息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既可以通过听觉视觉味觉传递，也可以通过人的神经、皮

肤以及毛孔传递出来的，只要人的气场特别足，就都能接收到和自己有关的信息，但有时候只是潜意识那么一闪，自己注意不到罢了。比如，你某天忽然感觉到自己有很长时间没生病了，结果第二天你就会感冒，这就是你提前接收到了生病的通知。”我解释说。

“还真是这么回事，我有好多次这种经历，有一次喝酒之前我想，我有好久没喝醉了，结果那次就喝醉了，还有一次开着车，我大脑里一闪念，想会不会撞人，结果开到前面不远，就撞了一个行人。我那时还怪是自己咒了自己呢，原来都是接到了信息通知，这样看来，易经预测是可以科学解释的。”

科学就是不断揭示真理的过程，什么叫真理？被验证是正确的才叫真理，易经预测也正在被人类验证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人武断地说它是迷信，许许多多的人只是多一些，再多的人也代表不了真理，不是有智者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吗？我信易经，我认为总会有一天，易经的神奇终被验证，终被承认，世界终会被震撼。

## 第 155 章：冤家路窄

也就是那次之后，郑巨发引我为知己，他每逢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总要请我帮他测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因为虔诚，他办公室里还供上了伏羲老祖的画像。

郑巨发因为热爱上了易经，不知怎么和大都市易经学会搭上了，他出资给学会印会刊，另外赞助两万块钱给一副会长出了一本学术专著，然后人家很慷慨地给了他一个副秘书长长的头衔。郑巨发很兴奋，到处给易经学会的培训班拉学员，他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有钱人都喜欢沽名钓誉，我不知道易经学会都有什么研究成果，倒是经常听说一些会员打着学会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所以我对易经学会的培训班很不以为然，对郑巨

发的这个“副秘书长”头衔就更不感冒。

郑巨发很热情地鼓动我入会，说只有加入了学会，进了组织，才有归属感，才会被主流承认，才能算是真正的名门正派，在社会上也才能挺直腰杆。他说以我的造诣，可以保举我在学会里也弄个一官半职的。我再三推辞，他也再三的游说，终于有一天他偷偷地给我在学会里也“捐”了个理事。他大概认为连他这样的易经爱好者都是学会的副秘书长了，而我怎么说也算是他的领路人，也应该理事的。

难得他一片热心，我也只好却之不恭了。

我以为理事也就是个虚名，哪有什么事真要我去“理”呢？再说了，那些出身名门的大师们，也不会“理”我这个江湖出身的无名之辈。可是没想到，到了年底，易经学会要换届选举，会长这个职位竟然有好几个人争，我也成了香饽饽，郑巨发拉我去易经学会参加年会，并告诉我到了那里一定要投一位新会长候选人的票，那个人叫侯仕易。

侯仕易，侯副校长，侯华的爸爸！

真是冤家路窄，我们竟又成了落在一个井里喝水的蛤蟆了，也罢，我倒要去看看你是如何竞选这个会长的。

## 第 156 章：参透禅机

易经学会的这次年会是郑巨发赞助的，先后投了五、六万块钱。在大都龙台宾馆包了三天的会议室，另外所有参会会员还安排了房间。据说这次会议的规格是历届年会最高的。郑巨发还许诺，选出新的理事会后，他出资请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去甘肃天水举行祭拜伏羲氏仪式。

郑巨发是个乐善好施的老板，平日里就喜欢往庙里捐香火钱，也经常资助穷困学生，失学儿童，有一次晚报上报导了一个白血病患者无钱做手术的事，他拿了两万块钱

悄悄给人家送去了。自从他创立了这个黄金保健品公司以来，他自己都记不清捐了多少钱出去了。

我问他的慈善意识从哪来的。他说是一个高僧的指点，那个高僧送给他一本《了凡四训》。高僧并且专门给他讲解了书上面的一段话，“自己何谓舍财作福？释门万行，以布施为先。所谓布施者，只是舍之一字耳。达者内舍六根，外舍六尘，一切所有，无不舍者。苟非能然，先从财上布施。世人以衣食为命，故财为最重。吾从而舍之，内以破吾之悭，外以济人之急；始而勉强，终则泰然，最可以荡涤私情，祛除执吝。”

郑巨发对这段话领悟很透彻，他把这段话的意思讲给我说，“舍财才会换来福报，佛家教人众多的修行方法里，布施是最为重要的，所谓布施，就是一个舍字，越舍越自在，心不牵挂五欲六尘，身心具都舍去，如果这些做不到，就从财上布施，世人最看重衣食，财布施得愈多，你的财富也愈多。财从那里来的，连你自己都不晓得。法布施愈多，聪明智慧愈增长。所以不要吝财，不要吝法。吝才，得贫穷的果报。吝法，得愚痴的果报。不肯修无畏布施得的是病苦、短命的果报。富贵五福都是从布施得来的，布施是因。我们要想得好的果报，就要修因；有因才有果。不肯修因妄想得果报，无有是处。”

我说：“你行啊，对禅机参得这么透，人都说商人势利，没想到你却有着不同常人的菩萨心肠。”

## 第 157 章：易医相通 1

郑巨发坦诚地说：“哪里，不瞒兄弟你说，我们干保健品这行的，暴利，说白了和骗人没啥两样，有时候我赚钱都赚得心里打鼓，怕不义之财赚多了会得报应，看我坐的车了吗？桑塔纳 2000，其实奔驰宝马我也买得起，不敢，还是低调点踏实，所以每年我都要想法捐许多钱出去，

要不然这年我过得都不自在。哎，我看了《了凡四训》，听了高僧的讲义，也算看明白了，钱财多了压人，心里犯堵，所以自然不快乐，不快乐自然就短寿，舍得多了自在，心里轻松，所以可以多活几年。”

他这样一说，我算是明白了，他施舍钱财，原来是为赎自己的罪过，看来这有钱人也不是好当的，风光无限的背后也有胆战心惊。

大都市易经学会那帮人都是靠忽悠人起家的，逮着像郑巨发这样有钱的主，那还能放得过他，特别是侯仕易那老贼，我看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打着易学专家的幌子，沽名钓誉。可惜郑巨发是鬼迷心窍，把做善事的钱都糟蹋在了这帮尸位素餐的家伙身上。

我要在年会上出出侯仕易洋相，让郑巨发看清这个教授的嘴脸。

我和一位副秘书长住一个房间，他叫蓝沙，这名字，有点像海洋生物，不过人长得倒不凶猛，四十来岁，戴高度近视镜，微胖，笑起来像弥勒佛。他自己开了一间叫作“思正堂”的中医诊所，自古易医皆一家，但凡老中医们，只要认真看过《皇帝内经》的，都懂点易经知识，而精通易理的，又都深谙养生之道，我不奇怪他懂易经，奇怪的是他的副秘书长怎么来的，不是我看他一眼便对他怀有偏见，而是天下巧事多，我在一年前就领教过他的本领。

去年的一天中午，我和阿娇在烧烤店猛吃了几十串羊肉串，吃完后阿娇就说肚子疼，而且疼得额头冒汗，正好就发现了他的这家“思正堂”。

他的诊所面积不大，不像西医那样有注射室，观察室什么的。除了一溜商场里淘汰下来的旧玻璃柜台，就是柜台后面有许多格子的橱子。诊所里没有病人，只有他一个坐堂郎中，坐在一张颇有些年头的三抽桌后面，桌子的一头摞了很高的书，都是书页发黄的那种，他给阿娇号脉的时候，我扫了一眼那些，从书脊可以看出，有《本草纲目》、

《千金方》、《黄帝内经》什么的，而他刚合上的一本书，是一本《易经注译》——他的书中惟一本白书页的书。

## 第 158 章：易医相通 2

号完脉，他给阿娇开了一副中药。我表示疑问说：“她可能是刚才吃坏了肚子，吃片阿托品就行了，你开中药现在也不能喝啊！”

他倒不见怪我质疑他，宽厚地笑说：“肚子痛有多种原因，你说是吃坏了肚子那只是表象，根据她的脉象以及她的面色看，她的肠胃不好，这才是隐藏的病根，我配的中药就是调理她的肠胃，从根上祛除后患——我这是中药堂，不售西药的，西药都是化学合成的，对人体有很大的副作用，尤其是对人的精气神有很大的损伤，中医是以人为本，讲究阴阳平衡，药材也都是吸收天地精华的自然之物，只能补益，不会伤人气血。”

这倒是我忽略了，病急乱投医，以为是诊所都是中西医结合的呢。我不想听他的免费中药课，只关心阿娇的状况，我扶起阿娇要走。阿娇站起来，试了一下，说：“咦，嗯，奇怪了，竟然好了呢。”

我让她又走了两步，再用手摁了摁腹部，疼痛感果然消失了。我想肯定是她吃肉串太猛，我们又在路上追逐打闹了几回合，小肠纠结了，坐了一会，正好给通开了。

没想到蓝大夫来劲了，说：“就是嘛，很多受惊夜啼的小孩到我这里来，我用手摸摸他的头就都好了，你这个也是一样，我刚才给你号脉的时候已经暗中帮你调了阴阳的，所以就好了，你再拿付药吃下去，就会完全好了。”

我差点笑出来，换了别的年轻孩子，可能真被他唬住了，偏偏我是懂阴阳的，也在天桥下面历练过，这种顺竿爬的伎俩我见得太多了，做相师的察言观色也就罢了，如果当医生的也把察言观色当作“望闻问切”，那未免太可

怕了，庸易和庸医是一样的，都能害死人，如果他是两者皆俱，那可就会把好好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全都给摧残了。

我想反正也没什么事，不如试试他的易经学到了哪一层。于是问他：“先生，我看您挺神的，您会算命？”

## 第 159 章：故人相见

“当然啦，我最擅长的是早就失传的‘铁卜子’，这是算命诸术中最高明的学问——当然，给你说了你也不懂，怎么样，小伙子，要我给你批命吗？”

铁卜子就是铁板神数，我师父肖衍四虽然靠在天桥下面为人算命谋生，但一生学易，对风水界的各门各派，各种相术还是很熟知的，他告诉我传说中邵康节也曾著过“铁板神数”，比《梅花易数》还要神秘，可惜这门术数早就失传了。

我很想见识一下铁卜子的神奇，问他：“卦金一次多少？”

“小伙子，我开医馆不开卦馆，不是缘分相投，我一般不为别人批命，多少达官贵人找我，多少商人老板一掷千金，我从不动心，不入我法眼的，我绝不轻易开卦。我看你骨骼清奇，谈吐不凡，举手投足都似曾故人相见，这大约是我们的缘份到了，我破例一次，只收你一百块香火钱，把你一生的命数运势全破解出来，怎么样？”

一百块倒是不多，我为别人占卜也是这个价。我是真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铁卜子，摸了摸钱包，刚要掏钱，阿娇捏住了我的手，虚张声势说：“哎呀，我要去火车站接站呢，马上要迟到了，改天再算吧。”说着硬是把我拖了出去，她是心疼那一百块钱。

出了思正堂，她嘟着小嘴说：“你钱多啊，你自己就是干这行的，你逗人家干嘛？”



“我不是逗他，这不是想和他切磋吗？”学相术的和习武之人一样，遇到高手总想切磋一番，正是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没想到，我会和蓝大夫在易经学会的年会上再次见面，而且还住一个房间。可惜的是，我记得他，他忘了我这个“举手投足都似曾故人相见”的“谈吐不凡”的小伙子。

我谦虚地叫了他一声蓝老师，坐到沙发上，顺手拿起桌上一份大都市易经学会的资料，看完之后，不禁为这个学会的庞大机构设置惊叹。

我一直以为易经学会不过是民间性质的社团，由几十个易经爱好者聚在一起搞得小圈子，没想到还有这么深的官方背景，也难怪侯仕易要争这个会长的位置，怎么说这也是一方诸侯，而且还可以坐拥丰富的社会资源和人脉。

## 第 160 章：仙风道骨

这个易经学会里有一位名誉会长，一位会长，还有六个副会长，一个秘书长，十二个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二十多人，理事一百多人，会员不计其数。学会每年要办好几期培训班，所有培训班的学员一结业便转正成了易经学会的会员，我想，大都市易经学会怕是全国会员人数最多的易经学会了。从这份资料上也可以看出，现在易经是多么炙手可热的一门学问。

名誉会长是市政协的一个副主席，叫常城，电视里经常出境，知名度很高，因为有政协副主席挂名，大都市易经学会的社会地位就明显不同于一些小社团了。

会长叫阴曰阳，六十五岁，颇具仙风道骨，是大都市研究易经资历最老的一位，他的头衔也最多，是中华易经协会的副会长，神州命理研究会的副会长，华夏堪舆学学会的副会长……著有各种研究专著十余种。他年轻时为了

学易经，研究风水学，到处拜师学艺，没少吃苦头，七十年代还曾因“搞封建迷信活动”游过街，坐过牢，他对河图洛书最为精通，是当今八宅派堪舆学的领军人物。

六个副会长，简历也都不简单，个个都有背景，有资历，有成果；秘书长秦昆是阴曰阳的关门弟子，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市档案馆的副馆长，完全的官方背景；其它人就不用细看了，能在易经学会前一百名上榜的，都在简历上写着好几个头衔。

我看得眼累，丢下厚厚的资料，叹了口气：“真是卧虎藏龙啊。”

蓝沙说：“那当然，大都是中国风水学的发源地，自然是人才济济。

我是头一次听说风水学还有发源地的，我想我真是太孤陋寡闻了。

蓝沙已经真记不得一年前的事了，见我年轻，主动问我是哪期培训班的学员。

“我没上过培训班，跟天桥下面的算命先生学的。”我如实回答，也想顺便试探一下蓝沙先生对摆摊相师的态度。

不出所料，蓝沙的脸上果然现出轻视的神情：“哦，天桥下面，那儿是算命一条街。你学看手相还是测字？”

## 第 11 卷

宦海沉浮是非多，市井来往有真我。

## 第 161 章：高手失卦

就差没说我是怎么混进易经学会的了，英雄不问出处，连这都不懂，他以为自己有个中医大夫的资历就比别

人高一个层次了？我想起去年他向我推销铁卜子时的情形，不由笑了。

“你笑什么？”蓝沙面带愠色问。

我止住了笑问他：“手相和测字是不是都不入流？”

“你最好不要在这些会员中间说你是跟天桥下面的师父学的，手相、测字和易经不搭边啊。”蓝沙提醒我说。

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又差点笑出来，绷了半天，我才转移话题问他：“原来的会长正干得好好的，怎么要换届呢？”

风水行里，老就是宝，象阴曰阳这样经验丰富，名气如日中天，做易经学会的领头人再合适不过了，为什么学会里的人要换掉他呢？

“侯仕易早就瞄上这个会长的位子啦，只是阴曰阳德高望重，他一直没机会。去年初，一个局机关要建新办公大楼，请阴曰阳去堪舆风水。阴曰阳在大都风水界是一等一的高手，一般也就官方能请动他。他从没出过错，谁知这次不走运，看走了眼，那个办公楼刚建好主体工程，局长就得癌症死了，接着是副局长出车祸成了植物人，财务处长被人骗走了一百多万现金……接二连三祸事不断。于是大都市都传是阴曰阳选的象位有问题，把大楼建在了绝煞位置上了。因此他的威信受到了影响，也严重损害了学会的声誉，姓侯的就借机鼓动理事会要求换届。”

这位集大夫和相师于一身的副秘书长倒是健谈，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不过他说得这事倒是有点可笑，看堪舆阴阳宅并不需要多高明的功法，就是最不入流的风水师也不会判断错吉凶象位的，更别说阴曰阳在风水行里厮混了几十年了。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玄机。联想到侯仕易曾破过我师父的功德，致他于死地的事，我不由打了个激灵。

“你信阴会长会失卦吗？”

“说不好，我认为如果风水师与他所堪舆的阳宅气场不同步的话，肯定会出现偏差。”蓝沙说。

## 第 162 章：助纣为虐

“这偏差也太大了，把好几个人的前途葬送了，”我表示对他的话的置疑，“凭阴会长的经验，绝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的，他后来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呢？”

“他没做任何表态，只是从那以后再也不出山了，连本来要出版的一部书稿也停了，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我不由同情起阴曰阳来，他几乎研究了一生的风水学，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眼看要功德圆满了，却落个晚节不保，其失落和痛楚可想而知呀。

“六个副会长呢，就是选举也不一定姓侯的能选上啊？”

“姓侯的背景深啊，师范大学的教授，副校长，市领导的座上客，经常给市长讲易经的，这次的年会经费又是他找来的，他当然理直气壮嘛。”

“给市长讲易经？”这事我可从没听说过，不过一个大学的副校长，与市长有交情也是很正常的。

“他自己这样说嘛，谁也没见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喽。”

这个侯仕易倒是挺会包装自己的，既有教授职称，又靠上政府这棵大树，不亏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可惜郑巨发一心行善，却不小心做了一件助纣为虐的事。

我和蓝沙正聊着，郑巨发来叫我去他房间说点事。

“天一，你抽空去各个房间转转，多和参会代表沟通沟通，帮着侯教授拉拉票。”

“你是怎么上了侯仕易的船的？”我笑着问他：“你成了他的忠实……拥趸啦。”我差点说出走狗两个字，想想和他的关系虽然处得不错，但还没到可以无所顾忌的地步，就换了个词。

“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叫上船，要说上船也是先上你的船才对。是帮一个朋友的忙，我告诉你吧，是市里一位领导打的招呼，到现在我只见了侯教授一面，他是研究易经的专家，他有这个能力做会长。”郑巨发说。

我说郑巨发怎么出手如此大方呢，又是包酒店，又是请去甘肃，原来是市领导打招呼，看来他说自己是市长的座上客真不是空穴来风。动了这么多的资源，这姓侯的对这个会长位置是誓在必得啊。好，越是这样，我越要揭开你的虚伪面具，让这些易经界的精英们看看这个会长候选人是什么货色，反正他已和我摊完牌了，我也不怕再得罪他一次，斗得过斗不过他且不论，能恶心他一把也算出口气了。

## 第 163 章：亢龙有悔 1

《易经-乾》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九五是尊位，代表着功成名就，人若上升到了这一层次，交往的就都是志同道合的人，都是辅佐庇护你的人，同时也会有很多附和你的人与追随你的人，这正是你该施展才能的时候。人生得意须尽欢，只是在这一层，容易被“浮云遮望眼”，得意免不了忘形，于是就有了上九爻的“亢龙有悔”。

郑巨发以为我也像他一样，听到侯仕易的教授身份以及与上层的关系会马上为之倾倒，他哪知道我和侯仕易的恩怨，他又怎会知晓侯仕易的老底。

我开始琢磨如何给他制造麻烦，拿来会议议程表仔细研究，我看到新会长的选举流程里设了现场提问的环节，整个选举过程也就这个环节上可以做点文章了。我只要抛出他为了梅花易数秘诀逼死我师父这事，估计肯定能炸他个人仰马翻。可是我和侯仕易有过节，不适合公然向他发难，要不然别人会认为我是挟私报复，那就适得其反了，我得找个不相干的人替我做。

我想到了郑巨发让我沟通代表的事，马上有了主意。

按照会议的惯例，第一天一般是总结过去的工作，大家都相安无事。晚上吃过饭，有喜欢打牌的吆喝着凑人打牌，有喜欢聊天的换了房间闲聊，还有认真钻研业务知识的，到处找高手切磋。

我打听到这次换届呼声最高的有两位副会长，一位当然是侯仕易，另一位叫邵泽修，四十八岁，某函授大学毕业，也有官方背景，他的一个同学在外交部任副司长。据他的简历介绍，他是宋代易经大师邵康节的二十九代孙，这个来历不得了，能和邵大师攀上就很不错了，还是他的后人，那是有可能得到他真传的，说不定藏有梅花易数的秘诀也未可知。从古至今，但凡独门绝技，莫不是世代相传，秘不示人，虽然传言邵大师吝啬，自己苦心破解的易经秘术绝不外传，但总不至于连自己的子孙也不传下来吧。当然，如果我以前那个梦是真的话，那秘诀可就不好说传给谁了。

梦这东西有时非常灵验，有时又很虚幻，虽然说是无缘无故不起梦，可毕竟要验证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宁愿相信见到的和听到的，至于想到梦到的，暂且封存下来，

总会有瓜熟蒂落的一天。

风水这行里不能说是泥沙俱下，也是鱼龙混杂，夸夸其谈的未必有真功夫，默默无闻的也不一定没绝活，但是凡叫得响的肯定得有两把刷子，要不然也抗不住江湖风雨的考验。

邵泽修还有上过 CCTV 的经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采访的他，总之能上 CCTV 就很了不起了，别忘了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可是按秒收费的，前两年山东一酒厂花了 3.2 亿，一天也不过是在电视台露几秒钟！邵副会长一个采访可就是二十多分钟，这得多大的身价啊！

所以邵副会长旗下也聚集了不少拥护者，我也想做他众多的拥护者之一，不是缘于崇拜，是缘于需要，我已早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鲁莽后生，这些日子的摔打，我已像玉儿说的一样，练就了坚硬的壳，我不光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还学会了进攻。

我找到邵副会长的房间，他正在伏案疾书，看看我，问：“你找谁？”

我摸不清他的底，不知道他喜欢哪种交流方式，没必要跟他兜圈子，直接说：“我叫周天一，是学会的理事，我想谈谈对另一位会长候选人侯仕易教授的个人看法。”

“哦，周天一，好象理事名单上有这个名字，是今年才进来的吧？”邵泽修沉吟了一下说：“对候选人有不同看法，等选举的时候投票就可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了，没必要跟我谈呀？”

我当然没必要对他谈，我只是想把侯仕易做过的那些齷齪事告诉邵泽修，让他发动自己的竞选班子去揭发，若不然，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哪能扳得过一个有权有势的副会长。

我说：“侯仕易没资格做会长，易经讲得是‘元、亨、利、贞’，也就是‘仁、礼、义、忍’，忌贪念杜恶行，他哪一样都做不到，所以我支持你做会长。”

我这话说得是突兀了些，但直入要害，如果跟邵泽修绕弯子，他可能等不及我把话说完就将我赶出去了。

果不其然，他马上有了兴趣，放下笔，请我坐下说：“哦，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看法？你和侯教授有私人恩怨吗？”

“是的，我和他有私人恩怨，”我诚恳地说：“但是这和我的立场无关，是他的人品左右我的态度。”

“你能具体谈一下吗？”

“我和他的私人恩怨，是由他的不仁不义造成的，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梅花圣手’这个名字？”

“当然听说过，风水界的‘四道神’之一，怎么你认识他吗？”

邵泽修一说他知道梅花圣手，我紧张起来，因为我接下来要抬高我师父的地位，把他捧到“梅花圣手”的位置上去，如果邵泽修完全了解“梅花圣手”是谁，那我这戏就演不下去了，虽然我师父是因侯仕易而死，但一个在天桥下占卜为生的人的份量是不足以在竞选大会上引起轰动的。

我得先摸摸邵泽修的底。

“你知道‘梅花圣手’隐居在大都的事吗？”

“说实话，‘四道神’也只是社会上传言，具体有没



有这么回事也没有定论，再说了，梅花易数早在九百年前就失传了，若真有一个掌握了梅花易数秘诀的人，恐怕就不会隐而不现，只露一个圣手的名号出来这么简单了，凭我的阅历，这多半是以讹传讹。”

## 第 164 章：亢龙有悔 2

好，我要的就是他这句话，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两个至关重要的信息，一是他不知道梅花圣手是谁，二是他也没有梅花易数的秘诀。

我心情放松下来，说：“梅花圣手真名叫肖衍四，大都人，曾于八年前离开大都游历全国各地，期间拜世外高人为师，得邵氏梅花易数真传，于三年前回到大都隐居，为侯仕易所逼，今年初死于看守所。”

邵泽修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好象我是在讲一件外星人的事，急不可待地问我：“不会吧？以梅花圣手的功力，侯仕易怎么可能逼死他呢？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肖衍四是我师父，如果你不信，可以去公安局调他的死亡纪录。”

“什么？你是梅花圣手的弟子？如此说来，‘四道神’是存在的喽？”

什么叫世外高人？这四道神就是，不管是正是邪，人家从不挂名兼职，著书立作，搞那些虚名。以邵泽修这等阅历，竟然没见过‘四道神’，可见江湖是多么的深不可测。

“侯仕易为得到梅花易数，逼死我师父还不算，更是多次设陷阱害我，令我也几乎命丧荒野。”我把我的遭遇简要地向邵泽修讲了一遍。

“你究竟得到肖衍四真传没有？”

邵泽修也不能免俗，迫不及待地关心起梅花易数的秘诀。这也难怪他紧张，他毕竟是邵康节的二十九代孙，他骨子里肯定是认定梅花易数是他祖上的东西。

我摇头说：“幸好我没来得及学，若不然怕是也活不到今天了。”

“没想到侯仕易是这样一个鄙陋小人，如果他当选了大都易经学会的会长，那真是易学界的耻辱！”邵泽修愤愤地说。

我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说：“我现在怀疑，阴会长走麦城的那个项目，是侯仕易做了手脚，因为这跟害我师父的手法非常相似。”

我也不能确定我的怀疑行不行立，我是故意把这个信息透给邵泽修的，我想只要他有心要争会长这个位子，肯定会按我提供的线索调查侯仕易，只要是姓侯的干的，他就死定了。

“怀疑不行，得有证据，你能拿出证据吗？”

“可以找到证据，如果改变宅运，肯定要对周边环境或大楼内部做很大的调理，做了就抹不掉，”我提醒他说：“我认为阴会长肯定知晓是怎么回事，只怕是他有难言之隐，才没有揭发真相的。”

邵泽修说：“我知道了，这事在明天选举之前你不要和任何人提起。”

我笑笑，见目的达到，告辞出来。

在走廊里遇到从别的代表房间“沟通”之后出来的郑巨发，他低声问我：“怎么样？顺利吗？”

我做了个OK的手势说：“你就瞧好吧！”

## 第 165 章：规避官煞

今年的易经年会完全按政协会议的程序来的，第一天

是工作报告，第二天是分组讨论，第三天是新的理事会成员选举。这得益于名誉会长常城的指导和设计，他在政协里就是分管宗教、文史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热爱，他说大都的易经发掘和研究工作，一定要在他有生之年得到长足的发展。

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支持，大都的易经学会才得以发展壮大，大都市的易经学术氛围才空前热烈。

我身边的一位理事告诉我，常城在当建委主任之前是交通局长，很强势的一个人，大都市的道路工程，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前几年他主持修的三环路工程，有一个立交桥，交工才一年就塌了，但是他竟然毫发无损。几个月后又调到建委当主任。做交通局长时他不叫常城，叫常诚实。后来认识了阴曰阳，不知为什么，在进建委之前，把叫了几十年名字给改了。他在建委稳稳当当地干了五年，不复有当年交通局长之勇了，性格变得温和了许多，就像换了一个似的，大小工程一概不插手，干部任用上是能升不降，该降的能拖则拖，很得民心，也颇得市领导器重，已经有意要提拔重用他了，可是在关键时刻，他却出乎意料的谋了个闲职去了政协。

学会里有一位精于四柱学和姓名学的人，名叫朱宝来，据说，他还有一个绝技是，只要与他握手超过三分钟，他可以读出你一生的运势。何年生，何年死，何年有灾，何年有喜，非常精准。他对常城的经历很感兴趣，于是专门找机会与常城接触，并终于握到了他的手，获取了常城的命数信息。按他的推算，常城在建委主任任上就该有牢狱之灾的，是阴曰阳通过为他改名调整了他的运势，然后又主动隐其锋芒，规避官煞，才躲过了一劫。姓名学，就是通过天格、地格、人格等灵动数，配合生辰八字，阴阳五行，推算出人的命数和运势，如果有冲煞的，可以通过调整名字的笔画数达到五行相生相合，以改变运势。这事在外行人看来很玄，但是对于研究四柱与姓名学的人来说，改名字是可以达到改运目的的。

## 第 166 章：改名避灾

我在上初中时就系统地看过姓名学方面的书，那时是觉着好玩，后来到了高中，对姓名学的掌握就已经很熟练了。没事的时候给班上的同学测名字，不好的就给改一个，弄得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周指弱”的绰号，意思是只要我指着谁的名字说一个“弱”字，那这个人的名字就要改了。大家都怕我指他们的名字，因为改名字很麻烦，我若说他们的名字不好，弄得他们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心里成天犯嘀咕。

有一个南方人在我们那个县城开了家茶叶专卖店，不知从哪听说我无师自通，对姓名、商号有研究，就通过一个老师找到我，让我帮他的茶叶店取个名字，当时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的，不可能相信我，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合着他的八字，给他的茶叶店取了个“知清茶庄”。没想到那个南方人喜欢得不得了，专门请人做了烫金的木匾挂在了门上，这家茶庄一直开到现在，六七年了，生意非常红火。

所以我对常城改名避灾的说法是深信不疑的。

在这两天里，我对会议内容毫无兴趣，坐得离主席台远远的，专门找一些不喜欢开会，热衷传播业内消息的灵通人士恶补我对大都风水界的无知。两天下来，收获颇丰，使我对大都的风水界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但是我最关注的还是邵泽修的行动，自从我和邵泽修沟通完之后，我一直很留意观察他，我担心他会对我提供的线索无动于衷。可是当天晚上，他就去了阴曰阳的房间，而且两个人谈了很久。这表明他是很看重这次选举的。

阴曰阳在堪舆失手这件事上的态度令我很是困惑，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风水师，不会不知道自己失手的原因，只是不愿意捅破罢了。我猜他可能是因为自己岁数大了，对名利看得淡了，不愿再去惹那些江湖是非。可邵泽修正

是如日中天之时，又有强大的后盾，他不会错过这个证明自己实力，提高自己江湖地位的机会。但是邵泽修要想阻止侯仕易，必须得有阴曰阳的支持才行，阴曰阳要支持他，先得洗清自己才行，这是一个链条，邵泽修是明白人，我想他找阴曰阳就是为了这事。

## 第 167 章：非同小可

阴曰阳虽然修炼到进退自如，淡泊似水的境界了，可也不愿在自己的风水生涯上写上不光彩的一笔。既然自己有难言之隐，不便出头露面，那现在有人要为他出头，他又何乐而不为呢？阴曰阳知道了侯仕易的所作所为后很吃惊，思之再三终于同意把他知道的“失卦”的内幕讲出来。

阴曰阳让邵泽修把我也叫到他房间，他说这个内幕他可以讲出来，但具体怎么处理要我们三个人研究一下再决定，从他肃穆的神情里，我看出了这件事非同小可。

阴曰阳认真地观察了我几分钟，又问了我的八字，然后征得我同意后，伸出左手在我命宫处（两眉之间）摸了了几下，暗自点了点头，问我：“肖衍四给你说过他是梅花圣手吗？”

我说：“他没亲口说过，但钱通海告诉我他就是梅花圣手。”

“你见过奇门怪客钱通海？”

“是的。”

阴曰阳把邵泽修支出去，关好门，脸带微笑说：“钱通海拥有奇门遁甲秘术不假，可是在识人上就差太多了，他说错了，肖衍四虽然是周易高人，对梅花易数也有领悟，但他不是梅花圣手，不过他选你做弟子，还是颇具慧眼的。”

我也不相信师父是梅花圣手，只是抬出这个名头来，让邵泽修做文章罢了，没想到阴曰阳一语道破，还非常自信地下了否定的定义。

阴曰阳又说：“天一，不用管肖衍四是谁，你知道你是谁吗？”

我诧异地说：“我就是我啊，我还能是谁？”

“错了，虽然我的修为不够，但也能看出你是一个大异之人，你命宫主星天机天梁，乃双星共坐，但命深处还隐有双星，紫微斗数命盘里不显，这是常人没有的，你身有奇骨，命有奇数，将来得遇高人开了天眼后，便会龙腾九天，福泽天下。真没想到，千年一造化的天机异人会让我遇到。”阴曰阳激动地说。

我记起小时候曾有一位老人也说过我是异人，所以对阴曰阳的话也就不奇怪了。什么异人不异人的，我没特别的感觉，这也许只是他们想当然吧。人活在世上得先自助，然后再去想助人为乐的事，至于福泽天下这样的宏伟蓝图，就有些自欺欺人了，做一国之君的都做不到福泽天下，甚或连自己的家人都保证不了能福泽得到。我没什么大理想，顺顺当当把一生打发过去就好，至于别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我有足够的清醒。

我淡然一笑说：“阴会长，你这话可别出去说，要不然我的麻烦可就大了。”

“我知道的，所以让邵泽修出去嘛，”阴曰阳拉着我的手说：“天一，我非常清楚失卦那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但我一直不说，是因为这里面有个厉害关系，我是凡夫俗子，若解这个迷必遭其殃，而你是异人，有大造化，由你破解这个迷就没问题了。所以，我的清白就全靠你了。”

我不懂他的意思，问：“还有这样的事吗？”

## 第 168 章：无交而求

《系辞》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

其交而后求。君子修其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孔子说，君子谋事，当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行动，与共同谋事的人换位思考，取得共鸣，让对方认可自己再合作，做到这三点才能成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谁会跟你合作？强迫别人去做，怎么得到真心响应？你不与别人诚实的交往，谁会为你付出？那么，没有人帮助你，伤害你的人也就来到了。

阴曰阳又把邵泽修叫了进来，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几年前，南方某国际大城市要修一座大型立交桥，立交桥一个巨大的柱子须要打桩的时候，打到几十米深的地方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总是塌方，还险些酿成大事故。干这个工程的是国内一流的桥梁工程公司，什么样的高难度工程和多复杂的地质条件都遇到过，都没问题，没想到却在这里被难住了，设计了多种施工方案仍然进行不下去。公司高层有一个人略懂风水学，就建议请风水师来堪舆。可是接连请来多位风水界大师级人物，都是看过之后，找借口搪塞过去，然后走掉，没人敢去动这个地方。后来一位高人指点说，这个地方是城市的龙脉所在，而这个柱子的位置恰好是龙头的位置，要想立下这个柱子，必须得把龙送走。于是就请出了龙华寺的大和尚——一位得道高僧。这位高僧做了七天法事，然后再打桩，就很顺利的打下去了。

我听明白了阴曰阳讲这个故事的用意，说：“你失卦的那个工程也是因为伤了龙脉吗？”

“那倒不是龙脉，龙脉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的。那座大楼被人使了符咒，而且他的用心恶毒，手法凶悍，就像建埃及金字塔的法老一样，下了毒咒，造化不够的人只要动这个穴位，必活不过三个立春。这就是我不能去解开失卦之迷的原因。你们提到了侯仕易，这倒让我恍然大悟，他所使用的冲煞肖衍四的手段确是阴险，与做我的这个手

段是一致的，可是我认为他的功力没有这么深厚，他背后必有世外高人指点。”

## 第 169 章：机关算尽 1

钱能海说过，四道神之一的天符双魔，为人狡诈，擅弄诡术，莫不是侯仕易请了那二人来所为？

邵泽修问：“那这个符咒就无法可破了？”

“当然有法可破，自从失卦之后我就开始联络国内所有知名的风水大师，经过研究，已经找出了破解这道符咒的方法，只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无法实施。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这个造化之人就在大都。”阴曰阳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刚才试了试天一的慧质，作为梅花圣手肖衍四惟一的关门弟子，他可胜此任，而且不受符咒所伤。”

阴曰阳在邵泽修面前故意隐去我的所谓异人身份，突出了梅花圣手弟子的身份，他没征得我同意，这让我很是不快。我不想做什么异人，也不想担梅花圣手弟子的虚名，侯仕易、陆成伦等人一直在打梅花易数的主意，我避之尤恐不及呢，岂有不知好歹妄认的道理。可是阴曰阳已然这样说了，我又不好再争辩，于是很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邵泽修见阴曰阳认定了我是梅花圣手的弟子，神情耐人寻味，他一定在想，这梅花易数本是他老祖宗的东西，怎么会落到了外人手上呢！

阴曰阳和邵泽修一致决定，要把所有参加年会的代表们召集到质监局大楼前，由我当众破解符咒，揭开真相，让侯仕易当会长的梦破灭。

我觉得这事有点悬，谁知道阴曰阳是不是要害我，先给我戴个异人的高帽，又给我弄个梅花圣手弟子的招牌，还什么造化之人，如果我什么都不是，那敢不是自寻死路，我才二十多岁，要是因为这个死了，父母谁管，阿娇怎么



办？想到这里，我毫不犹豫地：“我做不了这事。”

阴曰阳看看我，良久，点点头，苦涩一笑，我想他肯定明白我的顾虑。

邵泽修张张嘴想说什么，被阴曰阳止住说：“算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今后都不要再提了。”

阴曰阳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

这一刻我有些于心不忍，走到门口，止住脚步说：“阴会长，我……”

“天一，你不用说了，我理解你的选择，其实这件事我已经有了打算，我不会放任恶符祸害那幢大楼和楼里的人的。等我把手上的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完成后，我会亲自去破解那道符咒，到那时我就死也无憾了。”

第三天的会议议程是选举新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增补理事等。这是我所期待的，要不是为等这个环节，亲眼看一看侯仕易如何在大都易经高手们面前如何表演，我早撤退了。

## 第 170 章：机关算尽 2

根据程序，阴曰阳对两名会长候选人做介绍。介绍到侯仕易时，会场里有人站出来说：“我反对侯仕易成为会长候选人。”

这个人我认识，他是邵泽修的铁杆，名字很特别，叫姜九成。

阴曰阳当然知道这是邵泽修的主意，呷了一口茶问：“你反对的理由？”

“做易经学会的会长要像阴会长一样德艺双修，侯仕易有才无德，有悖易之大道，难以服众，所以我坚决反对，如果他做会长，我就退出学会。”

下面很多人纷纷起哄说：“我们也退出！”

侯仕易的脸色铁青，但还强端着学者风范，敲了敲会议桌说：“这位代表，你不要血口喷人，诬陷他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请问侯教授，你认识梅花圣手吗？”

“不认识，什么梅花圣手？从没听说过。”

侯仕易是学院派，与江湖中人来往甚少，可能对四道神的说法真没听说过，也可能知道却假装不知。

“那肖衍四你认识吗？”

“这个名字有所耳闻，好象是天桥下面的算命先生吧，这个人与我有关系吗？”

“侯仕易，你真会装，肖衍四就是江湖上人称‘北圣南怪东鬼西魔’的北圣，梅花圣手，你觊觎他的梅花易数秘诀，为了抢夺秘诀机关算尽，唆使你女儿侯华屡屡设陷阱害他，并于九月十一日将他逼死在看守所里，你该不会忘了吧！”姜九成把我讲过的故事当众复述了一遍。邵泽修坐在主席台上不停朝下面搜寻着什么，我猜他一定是找我，于是低下了头。

侯仕易当然不会承认，冷笑说：“你真会编故事，一个靠摆摊算命谋生的人会是什么梅花圣手？可笑。”

“一点都不可笑，大隐隐于市你该不会不懂吧？肖衍四就是这样一个人。侯教授，敢做就要敢当，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不该是你这样的为人师表者所为。”

侯仕易顿时气急败坏，拍了一下桌子说：“你胡说，你可有人证明肖衍四之死跟我有关系吗？”

“当然有人证明，肖衍四还有一个关门弟子，他叫周天一，曾经是你的学生，因为不肯与你合作，被你赶出了学校，可见你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小人。”姜九成说着看向我，示意我站出来作证。

会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我已经躲无可躲了。我心里想，现在公安局长周正虎不是说过他会保护我吗？

我还有何惧，干脆趁着大都市风水界的人都在，揭了侯仕易这老贼的画皮吧！

我定定神，站起来，冲侯仕易一拱手说：“侯副校长，久违了。”

## 第 171 章：结草衔环

侯仕易大约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个年会里，审视了我半晌，故作平静说：“周天一，我和你并没有利害冲突，你为何要嫁祸于我？”

我冷笑：“是呀，我们本是相安无事，可是你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秘诀，三番两次逼我走投无路，差点命赴黄泉，怎么反倒说是我嫁祸你？”

侯仕易狡辩说：“天一，我什么时候逼过你？我要把女儿嫁给你，我要你做我的研究生，我一心想为你好也是逼你吗？”

“姓侯的，你可真能说得出口，你许诺的这些诱人的条件，难道不是为了收买我吗？不是为了得到你梦寐以求的梅花易数秘诀吗？可惜你错了，师父在我差点饿死街头时救了我，我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全是师父资助的，不说结草衔环相报了，我最起码还知道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道理，我岂能认贼作父！”我大声说。

“天一，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看你是个人才，真心想帮你，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狭隘！”侯仕易强词夺理。

郑巨发坐在前排，回头看看我，再转身看看侯仕易，脸上都是问号。

“谁是小人，谁是君子，我想自有公断，我师父一直教我老实做人，他说，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今天在座的都是易学名家，风水高手，当然也不乏神通灵

异之人，你若问心无愧，请你当着大家的面发个毒誓吧。”我逼视着侯仕易说。

姜九成在旁边喊道：“对对对，侯教授，请你发个毒誓！”

会场的气氛热烈起来，邵泽修这一伙人是备而来，自然是声势浩大，声讨不绝，侯仕易的死党是措手不及，看我说得又天衣无缝，不由得面面相觑。

侯仕易面对所有人的目光，额头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看众人一副如果他不发誓决不罢休的架式，看看糊弄不过去，只好字斟句酌地说：“好，我发誓，如果我做过有背易经理伦的事，让我妄为人师，必无善终。”

台下一片嘘声，显然对他这个文诌诌的避重就轻的誓言不满意。

## 第 172 章：衣冠禽兽

姜九成这名字可真不是白叫的，他见火候差不多了，马上趁热打铁抛出另一个杀手锏说：“阴会长的失卦事件，也是遭奸人暗算所致，他用的手法与害肖师父的手法一样，卑鄙至极，我想侯教授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吧！”

会场顿时嘈杂起来，因为易经学会里的人大都是在风水行里摸爬滚打多年，对阴曰阳失卦的事本来就疑虑重重，只是阴曰阳自己不说，别人也不好问，现在这事摊开了，所有的人当然都想弄个究竟。毕竟，给同行拆台的事在风水界里是极其罕见的，况且这次招数阴损歹毒，祸害了不少人。

“你什么意思？”侯仕易冷冷地说。

“我的意思是，易经和风水学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用来度人的，不是用来害人的，”姜九成没有证据，底气明显不足，旁敲侧击地讲了一通大道理，临坐下

时小声嘟囔了一句：“什么教授，衣冠禽兽！”

侯仕易没想到今天的选举会变成对他的揭发和批斗，很被动，他看看阴曰阳，期望阴会长能出面扭转局面，绕过这个令他头疼的话题。

可是那几个副会长不同意，尤其是与阴曰阳私交比较好的几个人，他们是第一次听说阴曰阳失卦的事是有人作祟，一致要求阴曰阳说出真相，讨个清白。他们的意思也很明白，阴曰阳德高望重，如果他能洗清失卦的恶名，捍卫尊严，那会长还是他的，什么侯仕易邵泽修，都得靠边站。

与会的代表们也都等着阴曰阳表态。阴曰阳看看我，见我无动于衷，只好无奈地说：“这事不要再提了，下面进行表决……”这时，侯仕易的阵营里有人站出来，不识好歹地说：“失卦了就是失卦了，何必弄出一个暗算的理由，阴会长的造诣这么深厚，谁能暗算得了他？我倒想听听阴会长的解释。”

侯仕易气得脸都白了，狠狠地瞪着台下这位，估计要把这个家伙抽筋剥皮的心都有。

他这样一说，一直没找到反击机会的同伙们自以为得计，纷纷叫嚣着要阴会长答复。刚刚邵泽修与侯仕易的较量马上转换成了侯仕易与阴曰阳。

到了最后，所有的人都逼阴曰阳做出解释。

## 第 173 章：以正制邪 1

我看阴曰阳完全招架不住了，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我想，这事看来不弄个水落石出今天的戏就收不了场。也好，如果现在就投票的话，万一侯仕易当选了会长也不说不定，要是帮阴曰阳洗清了名誉，那以他的名望，再加上这些人对他的歉疚，肯定还会拥戴他继续做会长，这样也是对侯仕易的打击。

我想到这里，与阴曰阳对视了一眼，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微微点头，清了清嗓子说：“好吧，既然诸位都想了解失卦的原因，那请大家移步到质监局大楼，我将在现场揭开谜底。”

阴曰阳等所有人都出去后，对我说：“天一，谢谢你。”

“那倒不用，只要你没骗我就行，”我不放心地又问了一遍：“我要是破解这个符咒真的不会影响我吗？”

阴曰阳拍拍我的肩，坚定地说：“天一，你放心，我不会看错人。你不相信我也不要紧，一会你揭开符咒时，如果是一缕青烟盘旋而去，就证明你的造化够了，如果那符咒化作一滩血水，就表示我看走眼了，我会从那幢大楼顶上跳下去以死谢罪！”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哎，真是那样，你死了也没用，也救不了我啦。算了，谁叫我心软呢，人在做，天在看，希望神灵也别看走眼就行，我可是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啊！

我说：“我不懂如何破解符咒，到时该怎么做？”

阴曰阳说：“我现在就传授你紫微斗数开运密宗，学会了这门绝技，以后你就可以为人调理运势，开运改运了。”

我吃惊地问：“世上真有开运改运这一密宗吗？”

“是啊，我在年轻时遍访高人，在终南山得到一道人点拨，加上自己又苦苦研究，才把这一密宗复活，既然我和你有缘，你总是不世异人，我就传给你吧。”

“可是我师父说过，改运是泄露天机的行为，有违天道，会对自己大不利。”

“道教密宗的改运与易经的改运有很大不同，道教密宗讲究镇邪驱魔，是以正制邪，不涉天机的改变，所以无违天道之说。对用宗之人，尤其你这样有造化的异人来说，就更不受常规限制了。”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既是密宗，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十分钟能学会呢？”我问。

“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天下秘术，重要的只是几句口诀，像你这样天资聪明的人，十分钟便当得常人悟一年的。”

“那我也不学，我可不想再认师父了，”我说：“你只告诉我怎么破了恶符就行，你辛苦得来的东西我不要。”

“天一，我不要你认我做师父，有缘不请自到，无缘千里难寻，这个密宗非你莫属，能教给我我纵死也放心了，你就不要再推辞，快点吧，来，你记下口诀，然后我再教你运用方法。”

阴曰阳不由分说，净手焚香，拜过紫微祖师爷，然后给我传授紫微斗数的密宗绝技。

质监局大楼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了，新换的局长带着全体人员在外面租房子办公，他们视这幢楼为鬼屋凶宅。

阴曰阳早已计算出恶符邪咒的位置，只是忌惮魔力不敢轻举妄动。我按照他的指点，用罗盘在质监局院子里测定兑位，然后吩咐早就租来的挖掘机开挖，挖掘机挖至九尺深，我下到坑底，手持铁锹边锄土边仔细搜寻。坑上边围满了易经学会的会员，还有一些好奇的路人。

我感到铁锹遇到了硬物，果然，一只蜡封陶罐露了出来。我念了三遍咒语，把一道写着“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符尺在此，百无占忌，镇邪押煞”的镇煞符化了，然后轻轻揭开陶罐上的蜡封，只见一道青烟盘旋而出，如一条蜿蜒的小蛇，出了九尺深穴径向西方遁去。

众人一阵惊呼，齐齐看向侯仕易，脸上莫不是疑惑，大概在想，看侯仕易谦谦君子样，怎么竟有这样邪恶的手段？

我的疑惑更深，符咒之法，当今世上修炼最精的是西魔“天符双魔”，如果侯仕易不会符咒，那就是请到了那两个魔头。看来，姓侯的是走火入魔，在邪恶的路上愈陷愈深了。

侯仕易的脸上不出惊慌惧怕，这种事，没有确凿的证据，谁又能奈何他呢？

## 第 175 章：两败俱伤

《易经-火山旅》卦辞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旅卦，下卦为艮，上卦为离，火在山上燃烧，势岂能长久？有了名声，得到小的亨通，要懂得适可而止，自身的行动是要顺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守正则吉，妄动则凶。

大都市易经学会的年会结束了，侯仕易和邵泽修鹤蚌相争的结果，是让阴曰阳做了渔夫，自古以来，两个派别之间斗得越狠，越容易两败俱伤，最终等所有人都斗累了，就会把赞同票投给那个中立者。

邵泽修倒没什么损失，侯仕易的损失可就大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大都风水界是彻底的名声扫地，不由恼羞成怒，他看我的眼神里如藏了两把刀子一样锐利，我明白，他对我的仇恨是到了极点了。

阴曰阳重新高票当选会长，在他提名和力荐之下，我一跃成了副会长。我以为会有很多人反对，因为我是新人，名不见经传，虽然做法事收了恶符，挽回了学会的声誉，但那是道家的法术，这是研究易经的学会，那年头，玄学被称为旁门左道，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阴曰阳也深知这点，他抬出了梅花圣手的名头，一下子就把众人的嘴给堵住了。除了侯仕易弃权之外，连他那些铁杆追随者都举了手。



风水界里沽名钓誉之风真是盛行，连阴曰阳这样的人都不能免俗，明知我和梅花圣手没关系，硬是假借这个名义把我捧到了副长的位子上去了。

会后，我问他：“阴会长，你为什么要当众撒谎？”

“也不算撒谎，你虽然不是梅花圣手的弟子，但你对易经的领悟不在学会里所有副会长之下，你做副会长当之无愧。另外，我还有一个心愿，把我平生所学全教给你，一年后我想把会长的位子让给你。”

我连连摇头说：“这可不行，我已经学了你的秘宗了，不敢再有贪念，再说了，我对会长的位子也没什么兴趣，都是虚名而已。”

## 第 176 章：不恋虚名

我已经做好打算，等阿娇从南方回来后，我就劝她放弃大都，跟我回老家县城去，凭我现在的本事，不用她工作也可以养活得起她了，大都有什么好呢？有城市的繁华是不错，可也有着小县城没有的尔诈我虞，世态炎凉啊。我觉得，凭我对她真诚的爱情，她一定会同意的。世界大得很，我们不可能全部拥有，只要拥有自己爱的人就够了。如果她肯与我一起回去，我就不用去峨眉山了，我想把那个梅花易数的秘诀送给邵泽修，那本是邵家的东西，该他所得。其实我对这次易经学会选会长的事有一些愧疚，要不是我的原因，他有坐上会长位置的机会。让他去取回秘诀，也算是我对他的补偿吧。

“天一，学易经不贪恋虚名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成立这个易经学会，我坐这个会长的位子，并不是为争一份虚名，我们要为易经正名，要把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文化瑰宝发扬光大，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没有一个好的氛围是不行的。”阴曰阳不依不饶。

“这个责任可太大了，我还年轻，做不了，我觉得邵

副会长人品学识都够，你可以交给他。”

“天一，热爱就意味着奉献，你热爱一个人，可以为她赴死，同样，你要热爱易经，也得有为易经献身的精神。”

这句话有几分道理，我热爱阿娇，我可以为她赴死，这是爱情的力量，可是研究易经热爱易经的人那么多，用不到我为她献身吧，再说了，学术研究，至于夸张到献身的地步吗？

我笑笑说：“阴会长言重了，我对易经只是喜欢，还谈不上热爱，我最初学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我还没有为易经研究奋斗终生的想法。”

阴曰阳激动起来，“天一，你说得没错，你学易经是为了生活，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易经帮你度过了难关对不对？易经给了你美味的食品，给了你华丽的衣衫，给了你温馨的住所，给了你显赫的声名，如今，易经需要你为她做些事了，你为什么要退却呢？你忘了滴水之恩涌泉报之这句话吗？”

## 第 12 卷

一个人做到举重知重易，要想做到举重若轻，没有很好的修为真的很难。

## 第 177 章：传承之责

“易经需要我为她做事？易经这么伟大，用不着我做什么吧？”

“你错了，易经的伟大，是需要人类来发现、认知和使用的，现在从官方到民间，对易经都有很深的误解，认为她艰深难懂，是一部不知所云的天书，因为学起来吃力，所以一直不能很好的发挥她的神奇作用。还有很多人把易

经预测学污蔑为迷信、巫术，对她滥加批判，横加指责。我们有责任还易经本来面目，让全社会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懂她，接受她，使用她。而能做到这些的，要真正懂易经的人才行，那些对易经一知半解的人是胜任不了的，以己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只能使易经离真相越来越远，所以，你能说易经不需要你吗？”

阴曰阳这样一说，我还真有些自惭形秽了，是的，易经给了我很多，如果需要我付出，我应该义不容辞才对。

我说：“阴会长，做会长我胜任不了，可为易经做我应该做的事，我肯定不遗余力。”

阴曰阳见我对当官真没兴趣，淡淡一笑说：“还有一年的时间呢，这件事不急，我们再议，不过你今后要经常到学会来，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学易心得。”

我就奇怪了，有些人费尽心机，挖空心思得不到的东西，我却被人逼着接受，钱通海是这样，阴曰阳又是这样，一个是祖传绝学，一个是道家秘宗，不说是无价之宝，至少也是价值连城了，真是应了那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的老话，可是，拥有了就值得庆幸吗？这可是沉甸甸地嘱托和责任，文化是要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我可怎么承受得起呢？

郑巨发约了几个朋友，在“天下宴”饭店为我庆祝。

我想起玉儿说过，她喜欢吃“天下宴”做得“佛手排骨”，就叫了她一起来。玉儿很高兴，她说：“谢谢你肯把好东西与我一起分享。”

我说：“我得谢谢你才是，我上周才知道，上次回老家，送我父母的那两件羽绒服是你买的，当然，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带给我父母的开心。”

玉儿哼了一声说：“谁要你谢，我是他们二老的儿媳妇，孝敬他们是应该的。”

我说：“别介，怎么就儿媳妇啦，那不是逢场作戏吗？”

玉儿顺着衣领从脖子上拽出那枚玉坠说：“这可是你

家传的定亲信物，你赖不掉的。”

她的样子很可爱，令我忍俊不禁，我说：“好，定亲信物，我们先预定着，今生不能在一起的话，下一世在一起，下世还不行的话，那就等一直等到沧海桑田。”

“真的？你说话要算数哦。”玉儿攀着我的肩，一脸的满足感。

我只是顺口说说，我想她不会当真。

## 第 178 章：深藏不露

郑巨发不知是为侯仕易感到失落，还是为我高兴，我想，应该是两者兼有。他很快就喝得醉意盎然，大着舌头说：“天一，你真是深藏不露啊！”

“从何说起？”

“我认识你的时间也不短了，一直以为你只是一个年轻的易经高手，可没想到你竟是贵为四道神之一的梅花圣手的高徒，这还不算，你还精于道家的法术！天一，你还有什么秘密吗？”郑巨发唏嘘不止，直嗟叹自己眼不识珠。

我没法向他解释梅花圣手弟子的真伪，也不能说破这道家密宗是刚刚无意而得，只是笑而无语。

郑巨发从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 Alcatel（阿尔卡特）手机，塞到我手里说：“一点小意思，祝贺周兄弟荣任副会长。”

我把手机还给他：“你的心意我领了，这玩意我用不起，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我已经预交了一年的话费，你尽管放心用，你现在是副会长了，得有与身份相配的通讯工具不是？拿着，你要看不起哥，你一会走马路上扔了。”

郑巨发的心情让我无法再拒绝，只得收了起来。

“天下宴”的粤菜做得真是正宗，一份“佛手排骨”

全叫玉儿吃了。吃完，她小声对我说：“这道菜我会做了，明天我去你家做给你吃。”

玉儿喜欢烧菜，而且也做得一手好菜，不管多么复杂的菜肴，只要她吃过一次，就能模仿个八九不离十。有句俗话说：“留住男人的心，先要拴住男人的胃”，玉儿未必知道这句话，但她确实是值得让男人为之倾心的。

我和玉儿出了“天下宴”，我要打的，玉儿拉住我的手说：“我们走走吧，我……好想和你在一起多呆会儿。”

我们顺着大街慢慢溜达，路灯投下的橘黄色的灯光，把眼前的路面映得很温暖，玉儿说：“好象要下雪了。”

我说：“是，天气预报说有中到大雪。要是能下一夜的雪，明天我们去天台山滑雪场滑雪吧。”

“好啊，”玉儿说着身体贴近了我，紧张地说：“后面有辆车一直在跟着我们。”

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会不会是侯仕易找人报复我？

后面的汽车好象感觉被我们发现，一加油门，赶了上来，然后“吱”一声停在了我们身边。孙发财把头伸出车窗：“周大师，真是幸会呀，要我送吗？”

原来是他。我怒道：“你跟踪我？”

“我哪有那闲工夫，这不是巧遇嘛，”孙发财说着，下巴冲玉儿扬了扬：“美女，还记得哥哥不？我请你打保龄球去好吗？”

玉儿冷笑说：“不敢当，怕欠了你的还不起。”说完拉着我大步向前走。

孙发财吹了声口哨，浪声大笑，一个急加速车子呼啸而去。

## 第 179 章：盛名乍起

我大闹易经学会，为阴曰阳洗清不白之冤的事情，一

时间传遍大都市，到后来越传越玄，就差把我说成是太白金星下凡，姜子牙转世了。很多人辗转地打听到我是金小雅的干弟弟，都托了她来找我占卜、堪舆，还有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我去为他们寻龙点穴，或者驱邪降妖。小雅几乎成了我的经纪人，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后来，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连大都市外的人也闻风而来。一时间，我租住的小区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每天夜里就开始有人排队求我赐卦。我算是明白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面对一双双或愁苦或惶恐或期待的眼睛，我感到了特别大的压力，加上睡眠不足，我觉得自己很快要崩溃了。

春节过后，我重新租了房子，悄悄搬了出去。从此我开始躲开纷扰，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再有人找我赐卦得看我的心情，另外我还定了个规矩，每天最多只接受五人的预约，绝不破例。不是我要大牌，而是为了保证卦的精度纯度和准确度，人成名难，毁名易，我已如走在去往山上的路途中，而山头正燃烧着火苗，我若自己不仔细收敛，到最后架在火上烤的只能是我自己。

侯仕易做梦也想不到，他的逼迫陷害竟无意成就了我今天的盛名。我时刻提醒自己，旁边还卧着一只虎，他在时刻等着咬我一口，现在我是士气正旺，他不敢对我动杀机，一旦我要势衰，他肯定要乘势而入。

侯华在寒假期间去新加坡旅游了，回来后知道我坏了她老爸的好事，很愤怒，专门跑到我家里来。

也许她刚从南海的温暖空气中飞过来，还没倒过温差，上身只穿了一件轻薄的浅领毛衣，露出半截雪白的脖子，外面罩了一件黑色的风衣，束着一条带亮扣的腰带，一条紧身裤，脚上穿了双长筒靴，每只靴子的一侧还缀了只毛茸茸的蝴蝶，走起路来，颤颤地象要飞一样。这妖精的身材真不错，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曲线毕露，用时髦的词说叫惹火。新加坡也不是潮流之都呀，怎么出了一趟国，土鸡就变凤凰了呢？如果阿娇也这般装束的

话，我想一定比她还好看。

## 第 180 章：玩世不恭

侯华嘲讽我说：“帅哥，没见过从新加坡来的美女吗？眼都直了，心里是怎么想的说来听听。”

“你又不是新加坡人，顶多是去了一趟而已，就找不到北了？还美女，世界上如果只剩下你一个女人，也许这两个字才能让你用一回。”我毫不客气地奚落道。

侯华小脸气得通红，白了我一眼，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说：“周天一，你以前是一个多么质朴的人啊，怎么现在变得如此玩世不恭了呢？”

我玩世吗？我的人生态度很认真，只是学会了见人说人话，遇见说鬼话罢了，像侯氏父女这样居心叵测的人，想得到我的尊敬简直是痴心妄想。不过她的话倒提醒了我，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妖精了。

我故意装作轻浮地坐到她身边，很随意地将手搭到了她的肩上：“你上次在医院里说的话还算吗？我现在想通了……我想做你家的上门女婿。”说着，用手指拨弄着她的头发。我觉得现在我很令人恶心。

侯华把我的手打掉，指了指另一个沙发说：“周天一，你放尊重点……你坐到那边去。”

“喏，这就奇怪了，这是我的家，我爱坐哪儿就坐哪儿，你管得着吗？”

侯华见我不吃她那套，自己坐了过去。

我旁若无人地把脚一抬，放在沙发扶手上，将身子半躺在沙发里，一脸的坏笑望着她说：“侯华，我今天才发现，你其实也颇有几分姿色，干脆我吃点亏，收了你做二房算了。”

侯华对我的话大感惊奇，她不明白我为何与以前判若

两人，不光不质朴了，而且还有几分流氓相。

“做你的二房？恐怕得是三房吧，凤阿娇是大的还是二的？齐玉儿呢？周天一，我以前真低估你了，没想到你还如此有桃花运，但愿不是桃花劫就行。”侯华尖刻地说。

“你要不争名分的话，就做三房也行，我想你那两个姐姐不会有意见的。”我依然轻浮地说。

侯华冷笑说：“不知天高地厚，没想到梅花圣手的弟子就这德行。”

## 第 181 章：笑里藏刀

“这德行挺好，比阳奉阴违笑里藏刀好，最起码我不害人，不像有些教授级的人物，满口的道德文章，背地里男盗女娼，表面上人五人六，暗里地丧尽天良。”我微笑着说。

侯华懂我话里的意思，“切”了一声说：“姓周的，不要以为现在你出名了，就可以对别人说三道四，谁胜谁负一个回合定不了大局。我来想告诉你，你上次伤害我爸爸太深了，如果你能把梅花易数秘诀拿出来大家分享的话，我可以原谅你，也可以给帮你实现你梦寐以求的东西，比如大都市的户口，完成大学学业，读研究生，甚至出国……，如果你一意孤行……别说二房三房老婆，我相信你会落个人财两空，后悔终生。”

她在威胁我吗？爷不是哄大的，也不是吓大的，利诱的招数都用滥了，不好使，恐吓威胁好象也用过，我有所领教，现在抛出什么“人财两空”的话来，什么意思？财我没有，不怕空，那就是人空了？听她的意思目标是阿娇和玉儿两个人。

我不想再和她玩下去了，从沙发上站起来，做出送客的手势说：“对不起，我还有事，不奉陪了，你请便吧。”



侯华忽然面如桃花扑哧一笑，上前搂住我的脖子，冷不丁狠狠亲了我一下，然后在我耳畔轻声说：“帅哥，你要不按我说的做，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你来真的？小贱人，你信不信现在我就让你生不如死？”我紧紧地圈住她的腰，不让她抽身，用嘴唇堵住她的嘴，用舌头侵略她。

侯华拼命挣扎，脸涨得通红。

我成心要吓她，哪容她轻易挣脱，还故意抱着她往沙发上摁。侯华花容失色说：“周天一，你想干嘛？你要敢碰我……我，我……你放开我，我喊了！”

“说，你他妈的以后还找我麻烦吗？信不信我把你扒光了扔大街上去？”我温情脉脉地说着狠话。

“你别这样，你放开我……”侯华的声音带了哭腔，她大约是相信我真的要扒了她的衣服，头使劲地向后仰，两只手撑着我的胸膛往后猛推。

我看达到了目的，松开她刻薄地说：“怕我强奸你吗？你想错了，我是异性恋者。”

侯华惊魂未定地喘着粗气，幽怨地看着我说：“周天一，你，你不是人！”说完仓惶逃走了。

关上门，我开心地大笑，我找到了最好的对付这个妖精的方法。

## 第 182 章：事不关己

快到正月十五的时候，我终于等来了阿娇的电话，听到她声音的时候，我的心柔软的一蹋糊涂，只说了句：“我很想你——”就再也说不出话。

爱情对人的折磨真是朝朝暮暮，在一起不在一起都一样，只要真正的去爱一个人了，心就会时刻被对方揉搓着，痛并快乐。

“天一，我也想你……”阿娇叫我天一，她以前都是叫我“天呐”。也许她身边有人，不方便与我亲昵。

“你什么时候回来？大都市民广场要放烟花，我等你来一起去看。”

“天一，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可是不知该怎么开口……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你不要生我气好吗？”阿娇犹犹豫豫地说。

“怎么会呢？你是我的宝贝，我怎么会生你的气，阿娇，你怎么了？在南方玩得不开心？还是钱包丢？”我关切地问。

“不，不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算了，还是等我回去再说吧。”阿娇叹了口气说。

我不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我们在一起总是她说我听，我喜欢听她讲话，不管讲什么我都爱听，因为我喜欢她的如潺潺流水一样的声音。我计算着阿娇回来的日期，打算好好为她接风，然后做她的工作，等她毕业后来一起离开大都。

我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又专门买了一只巨大的毛绒熊猫放在卧室里，阿娇喜欢这个，我要给她个惊喜。我正在卧室里端详着可爱的大熊猫，有人敲门。

是小雅来了。一进门，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她就忧心忡忡地说：“局里抽调王伟去云南协助缉毒大队查一个贩毒的案子，而且要他马上就动身。”

我不喜欢王伟，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说：“那就去呗。”

“他只是一个派出所长，又不是缉毒大队的人，连专门的刑侦人员都不是，我感觉这事有些古怪，”小雅说：“我怀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 第 183 章：凶多吉少

她这样一说，我马上想起上次为周正虎预测的那一卦，他说要做一件很重大的事，难道就是要把王伟支出大都？看来上级的考评组要来了。那他会不会对王伟斩草锄根呢？都不是什么好鸟，狗争骨头的事，我懒得管。

我轻描淡写地说：“那就不去呗。”

“这是局党委的决定，怎么可以不去，”小雅说：“王伟上次在火锅城救人，被授予了二等功，周正虎说再给他一个机会，如果再破了这个贩毒大案，那提拔他当经侦处长就顺理成章了，我感觉没这么简单，这次去云南的缉毒人员全是周正虎的心腹，我怕这里面有阴谋。”

小雅对王伟真是死心塌地，守着一份没结果的爱情，为一个若及若离的人担惊受怕，何苦呢！本来阳谋阴谋的不关我什么事，可是看到小雅担心的样子，我的心马上软了。小雅有恩于我，这了她，我也不能再置若罔闻了，问：

“王伟是怎么看这次云南之行的？”

“他也明白周正虎没安好心，但是他说，上次爆炸都没怎么着他，说明他命硬，他就是要跟周正虎赌一把，这次非得把处长的位子弄到手不可。”

我说：“既然他这么自信，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让他去就是了。”

“天一，我的感觉很不好，我怕他这一去是凶多吉少。”

“那不正好，你也解脱了。”我冲口而出。

小雅没想到我会这样说，瞪了我一眼：“天一，感情的事你也是有经历的，哪是你说爱一个人就爱，说不爱就不爱的？我和他的感情即使最后无疾而终，我也不希望他出事，你明白吗？你一定要帮帮他，姐从没求过你什么，只求你这一次，好吗？”

我不知道王伟对小雅是不是真爱，但小雅这份感情令我动容，将心比心，我对阿娇又何尝不是如此牵肠挂肚呢！

我再反感王伟，为了小雅，我也要帮他。

我为王伟占卜一卦，果然是卦呈凶象，王伟是炉中火命，水多克火，卦里又是世应相杀，世为自己，应是他乡，应爻克世爻，世爻又至衰无旺，王伟若去云南，定是有去无回，亡命于水中之象。

## 第 184 章：死心塌地

我让小雅去玉器店买了一个翡翠“辟邪”挂件，我在“辟邪”的背面刻了一个英文字母“J”。这个字母与改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我的一种美好愿望，是替小雅刻上去的，希望王伟能珍惜小雅的感情，把小雅送他的这枚翡翠连着小雅的名字一同永远地戴在身上。小雅既然对他已死心塌地，我只有期望她能一生幸福了。

我把自己单独关在书房里，用阴曰阳传给我的紫微斗数密宗，画了一张护身符，在心底默念了三遍：“道家祖师，晚生天一借用神符，只为王伟护身开运，不佑其邪念恶行……”然后用符将“辟邪”包起来。

我把“辟邪”交给小雅，说：“你不要再碰这块玉了，晚上子时让王伟戴在颈上，把符化了，如果他虔诚的话，就让他把符化成的纸灰洒在水里喝了，不喝也可以。告诉他今后‘辟邪’不要离身，可保他逢凶化吉，平安无事，在云南期间一旦玉丢了，小命休也。还有一条要记住，如果他做了不合道德的事，神符马上会失去法力。”

我的话已经很明白了，王伟是一个喜欢沾花惹草的主，如果他在云南期间还不检点，那就没人可救得了他。至于让他喝符灰，只是我对他诚心的一种试探，还有一点捉弄他的意思，谁叫这小子总是让小雅不开心的。

“我不能再碰这块玉？我想亲手给他戴上的。”小雅说。

“换作别的男人可能不需要避讳，但王伟命属火，又

遇坎为水之象，本就是阴克阳气，遇水生灾，女人属阴属水，所以这块做过法事的‘辟邪’女人是不能触摸的，不光女人不能碰，他洗澡时也要摘下来，不要泡进污水池子里去。”我说。

小雅点头说：“哦，我明白了，我会仔细嘱咐王伟的，他也明白这次南下非同寻常，肯定会小心的。”

我送小雅到门口，她停住脚步，犹豫了片刻说：“天一，你上次说的那个陆什么？陆成伦，对，就是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在办公室里，周正虎好象提过这个人，我想他是认识陆成伦的。”

这个消息有些突然，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大脑停顿了几秒钟，认真地回想起那天的事。周正虎好象不认识陆成伦呀？难道他们是在演戏给我看？我想起他们单独谈赔偿的事，心里顿时醒悟，这是周正虎一手策划的，找来陆成伦设局，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我的钱，就是想吓吓我，把我逼到绝路，然后他再出来做好人，让我感激他，把我拉到他身边为他卖命。我说周正虎怎么突然对我如此慷慨呢，原来玩得是左手右倒手的把戏。有句话说得好，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我就是那样的冤大头，这次他能加害王伟，下次就是我了。想到这里不由得令我后背发冷，头皮发麻。

我说：“小雅姐，那件事我从一开始就感觉不对头，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真是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哪。”

小雅嘱咐我道：“你知道这事，以后防着点就行了，千万别捅出去啊。”

我点点头说：“放心吧小雅姐，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 第 185 章：政治待遇

王伟刚离开大都，周正虎约我见面。

他开门见山地说：“天一唔，你现在是名声在外了呀，成了易经学会的会长了，好，好，我真没看错人，等明年，我给你弄个政协委员头衔，你的身价就更高了。”

我没他那么大的官瘾，也不再相信他的任何话，他对我的许诺，只不过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我摇摇头说：“副会长都是他们硬给的，政协委员还是算了吧，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够格。”

“天一唔，这话可就不对了，什么叫够格，什么叫不够格？官场里没有这个标准，官场只有一个标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再说了政协委员也不是什么官，也不用够什么格，只不过开开会举举手，混个政治身份，你可别小看这个政协委员身份，这也是政治待遇，有了它，别人对你就得高看一眼，这叫社会地位，以后你出入官场主就方便多了。”周正虎说起政治来，两眼放光，情绪高昂。整个一个官油子腔调。

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说：“我不要那个虚名，我也不会出入官场。”

周正虎见对他的话不热情，皱了一下眉头说：“这怎么是虚名唔，去年我就亲自办过一个案子，是一个诈骗案，牵涉到一个政协委员，办案人员请他到公安局配合调查，那小子张嘴就来了句‘我是政协委员，你们没权限制我人身自由！’等我到政协常委会那儿办妥手续，那小子也托好关系啦，结果他把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找个替罪羊就过去了。你说这委员头衔有用没用？所以唔，人在世上混，多弄几个身份是很重要的，你那个易经学会副会长只是学术界的，还需要一个政界的，这事包我身上啦。”

我岔开话题问：“你找我肯定还有其它的事吧？”

“哦，是这样，后天干部考评组就下来了，这次我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上上下下都打理好了，那个绊脚石也被我支出去了，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这次我肯定成功。可你上次说过我的运不好，要我等待三年的时间，我担心

会有变故，所以你做做法，给我改一下运。”

他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可能是为自己的完美计划而自鸣得意吧。

## 第 186 章：杀富济贫

心怀邪念，热衷弄权的人，你别指望他能有良心发现的那一天。我看着正襟危坐的周正虎，忽然对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同情，周正虎就如同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样，对所有人都不相信，包括自己的亲人也要防着。好象他是唐僧，天下所有人都想咬他一块肉，所有人都想害他，于是逮住机会就先下手为强，好比走在马路上，不管在地上遇到什么，只要能看见的，石块砖头全是假想敌，全踢得远远的，错把狗头金当垃圾丢掉也在所不惜，只为了一个当想然的自身安全。

人在官场，真的需要这样累吗？真的需要“凡事只说三分语，对人藏却半边心”吗？也许周正虎享受到了当官的快乐，可他未必懂得做人的快乐，也许他喜欢与人相斗的其乐无穷，可他却从未有过与人合睦相处的愉悦心情。

“天一唔，你在想什么？”周正虎见我沉思不语，问道。

我笑笑，“周局，这做法改运可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要重新把你的命数排一遍，要请神符，要设坛做法，没一个月的时间是不能成功的。”

我故意找借口推辞他，我想后天考评组就到了，等一个月后再改运岂不是马后炮了嘛。没想到他有自己的打算：“天一唔，一个月的时间也没问题，考评组我可以搞定，我只要你做到我当了一把手之后不会出事就好啦。”

你出事才好呢，王八蛋，做好套骗我，还要我对你感恩戴德，你样的人，即使我肯帮老天都未必同意。

我说：“既是这样，那我从明天起就闭门不出了，一心一意为你准备改运的事。”

“好，我让小雅每天去帮你做饭好吗？”

“不用，我自己能行。”

“那你这叫闭关对不对？”周正虎自作聪明地说。

我点头说：“算是吧。”

周正虎拿了两千块钱给我说：“你先用着，用完给我打电话。”

我接过钱，看了看，不动声色说：“这钱不够，我要去九华山请一位大师来亲自为你做法事，祈福、放生、开运等很繁琐的，请他出山一次很贵，得两万块钱。”

“没问题，没问题，你等一下。”周正虎没有丝毫怀疑，忙不迭地答应着上楼去放在书房的保险柜里拿钱。

我恨得两眼冒火，两万块钱他连眼都不眨，立马奉上，真是豪爽得很，俗话说不是自己地里种的东西，糟蹋起来不心疼。我猜这些钱肯定是他不择手段敛来的不义之财。

我拿了钱，回到家里，把厚厚两摞钞票摆在桌上，感慨顿生，如果我早有这些钱，不，不要这么多，几千钱就够了——我爷爷就不会那么早离开我，我父亲也不会积劳成疾，我也能上完大学……可周正虎为了给自己开运，一掷万金，花钱如流水，这世道真是无公平可言。

我当然不会请什么大师，我也没准备帮他改运，凭什么他作恶多端还要一帆风顺？没天理啊。我就是借故敲周正虎一笔，也让他尝尝被人玩的滋味。

我把钱分成两份，一份以周正虎的名义寄给了常计军的家人，以前周正虎已经给过他们家一万块钱了。我是故意把周正虎的名字写在汇款单上的，这将成为他今后认罪的证据之一。另一份我寄给了我老家的小学校，我们那座山村小学的条件很差，桌椅板凳都该换了，学校连篮球架都没有，不义之财用在益处，也算替周正虎赎罪了。



办完这两件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我好像成了古时候那些杀富济贫的大侠，手起刀落，周正虎狗头落地，然后一把火烧了他的红楼朱阁，快意恩仇之后，大笔一挥，在墙上留下七个大字：杀人者周天一也。

## 第 187 章：一了宿愿

《易经-乾》上九爻曰：亢龙有悔。

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孔子说，为人尊贵却没有位置权势，身份显赫却没有跟随的人，下面有贤能的人却不能上来辅佐，这种情况是危险的，不适合行动，否则就会有后悔的事发生。龙到了天上，高处不胜寒，应该懂得知进知退，居安思危，避免物极必反，阳极转阴的大起大落的结局。

郑巨发打来电话，要我的身份证，说要订飞兰州的机票。我没转过弯来，问：“去兰州干嘛？”

“易经年会上不是说好要去甘肃天水伏羲陵的吗？”

“我不去，朝圣是个人的事，哪有组团去的，不要算上我。”

“你不带我去也不去了，我给他们买好票就行了，”郑巨发说：“天一，不去甘肃行，但你一定跟我去一个地方……”

“我哪也不去，大过年的到处跑什么，在家好生呆着吧。”我说。阿娇要回来了，我哪有心情跟他满世界地瞎跑。

“算我求了还不行吗？”郑巨发诚恳地说：“三天就回来，一天一万块钱酬劳。”

“你少拿钱来恶心我，告诉你，我刚拿两万钱做了善事，你要嫌钱多的话我给你找个学校，你帮人家盖校舍去。”我特烦他动不动拿钱说话的劲儿。

“天一，你真神了，我还没说你就知道我要干嘛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要带你去一个山区，我想在那儿建一所不学，请你去点个校址。”郑巨发兴奋地说。

这么巧？他真是这么想的，还是迎合我？

“你把钱捐给人家就行了，为何还要管建校的事？”我不解地问。

“天一，这个学校是我一个恩人的宿愿，他老家就在那个山里，他生前一直想为家乡建一所小学，一直没实现，不过他也一直没和我说，要不我早帮他做了，他临终前才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定要看着这所学校建好，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郑巨发语调低沉地说。

## 第 188 章：义不容辞 1

他说的这个恩人叫尚南，生前是大都市中医药大学的教授，郑巨发只所以能干保健品这行，就是尚南给他指得路，并且把自己研发的健胃口服液送给他，让他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后来郑巨发在保健品行业摸出了门道，在产品上做起了手脚，他打着尚教授的旗号，生产一些抗癌、壮阳、补肾什么的保健品，利润是可观，但没什么疗效，全靠广告和人海战术打市场，尚教授对此很生气，一度与他闹翻。

尚教授年初查出患了肝癌，他也不声张，也不去医院，一直悄悄地坚持自己用中药治疗，直到上个月出现了腹水，昏迷过去才被老伴察觉，送进医院。郑巨发知道后去看尚教授，他们已经两年多没什么来往了，尚教授看到郑巨发，这次没发火，拉着他的手，求他帮自己实现一个心愿，就是给他的家乡，江西赣南地区的一个山村建一所小学。

尚南的老伴说，尚教授只所以帮郑巨发建保健品厂，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他生产，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赚钱了

能回报社会，多支持一下贫困地区的教育。可是后来看到郑巨发钱迷心窍，干起了赚钱不要脸的勾当后，一怒之下就和他分道扬镳了。尚教授要不是快离开人世，还不会原谅他。

郑巨发一开始当然不理解尚教授，有钱赚有什么不好？又吃不死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何必把社会责任啦，企业良心啦什么的当回事呢？可是随着他的钱越赚越多，良心真就不安起来，终于理解了尚教授的良苦用心，于是开始信佛，于是把一些骗人的产品停产了，于是开始做慈善事业。他也曾几次主动找尚教授和解，想告诉尚教授自己已经改邪归正了，可尚教授根本不见他，不听他解释。

尚南安排完后事，安详地走了。郑巨发现在要去替他实现宿愿。

这事是我义不容辞的，我还能说什么，收拾行李，跟郑巨发去江西。

尚南的老家在赣南山区，那是一个叫三岭寨的地方，顾名思义，三座小山中间围起一个村寨，整个寨子一百来户人家，这在那里还是比较大的村寨。

## 第 189 章：义不容辞 2

我家也是山区，但我到了三岭寨后，还是大吃了一惊，那里的艰苦环境超出我的想象，村寨离镇上有二十多里路，交通不便，村里人去镇上全靠步行，赶一次场半夜就得起床下山。寨子里惟一的一所小学校是用竹子搭起来的，课桌与凳子全是就地取材，用毛竹做的。村寨里几十个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全挤在那几间竹棚里。

郑巨发一直生活在城市，虽然有时也能从报纸电视里看到对贫困地区的报道，但是亲眼看到这种情形，仍是感叹不已。他说：“我以前听尚教授说过这样一句话‘官家

一杯酒，百姓半年粮’，我还笑他夸张，今天看到这里百姓的生活，对自己的无知真是无地自容。”

“是啊，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不用说庙堂之高了，就是离这儿几百里地的县市领导，如果每年省几桌酒宴也为山区的孩子建所一间校舍了。”

三岭寨的村长赫木那憨厚地笑着说：“几桌酒席那么贵的么？可以建一所学校？”

庙堂太高，江湖太远，好象是老死不相往来，上边不察下情，下边不解上意，就如同生活在两极一样，听到对方的境况与听天方夜谭无二。

郑巨发问赫木那，建一所小学得多少钱。

赫木那认真地算了算说：“五六万总是够了，要是把周围几个寨子的孩子都集中一起上课的话，再加一倍也够了。”

“我给你十万块钱，可以建起来吗？”郑巨发说。

“啊，你给……十万块钱？有这样的好事吗？”赫木那疑惑地问。

“有这样的好事，”郑巨发说：“尚南是你们村的人吧？他委托我来给村子建一所学校。”

“尚南啊，他走了几十年了，听说他在大城市做了教授啦，他还记着寨子？不对啊，一个教书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建学校？”赫木那听到尚南的名字，有些相信我们的话了。

## 第 190 章：阴阳叠术

我把尚南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赫木那，我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件事要办，一是尚教授希望叶落归根，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三岭寨，二就是实现尚老多年的夙愿，就是为寨子里孩子建一所标准的学校，让寨子里的孩子能和城里的

孩子一样，坐在桌明几亮的教室里学习。”

尚南临终前向他夫人表达过要回老家的意思，这是郑巨发在路上告诉我的。

赫木那说：“尚教授要回乡安葬太好了，他是我们寨子的骄傲，也是村里小孩学习的榜样，更别说他还要为村子做这么大的好事了。”

郑巨发说：“我要为尚老塑一尊像放在学校里，让他守着新学校，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成材。”

三岭寨的风水非常好，三面山一条溪，正合左青龙右白虎的象位。山上翠竹茂密，植被葱绿，溪水清澈见底，在最冷的冬天里，这里依然暖融融的，不说是世外桃源，也是天然生态，在风水学上是一块祥和无咎出贵人的宝地。

我在离村子不远的一片山坡上，用罗盘测好方位，先标记出一块地作尚南的墓地，然后在墓地下方六米远的位置，量出方方正正三亩地，并且把校舍和办公室的位置标出来，告诉村长说：“这两块地，一块建尚老的墓，一块建学校，要按我标好的方位建，旗杆建在校门外，高度要正好三米六。”

赫木那看看山坡上的竹林，为难地说：“要用这地块得镇上林业站批，建学校还好说，要是把尚教授的墓放在这儿，怕是有难处啊，能不能另选一块地？”

郑巨发也用征询地目光看我。

我斩钉截铁地说：“就这儿，不用另选，如果你信我的，我保你们寨子里二十年之后出三个县级以上的干部，十年后，大专以上文凭的人才，每三年就会出一个。”

赫木那不知我的底细，半信半疑地问：“真有这么悬乎吗？”

“赫村长，这不是悬乎，这是风水学，周先生是大都市著名的周易大师，他预测从没失手过，我告诉你，在大都请他看风水得提前一个月预约，要不是为了尚老的遗

愿，谁能把他请到这个深山老林来呀。”郑巨发卖弄得地说。

他们都不懂风水学，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其实我用的是早已失传的“奇门遁甲阴阳叠”定位法，这种堪舆手法通俗的讲就是阴阳互借、互补、互制，遇到凶地，可以化凶与无形，遇到旺地，可以平和阳气，以免阳气过盛伤主。如今能用阴阳一体，二气合一来堪舆风水的风水师已经不多见了，即使有，也是非不能也，实不敢也。这是钱通海教我的，他怕我看不懂，还专门画了一幅图给我，我今天一看三岭寨这地形，心里就觉得似曾相识，想了半天，才想起这是钱通海演示过的。

赫木那听完郑巨发对我的介绍，很激动，握着我的手说：“如果我们村真能如大师说得那样，那我们这穷山寨子以后可就有盼头了，我先代表全村百姓谢谢您，您放心，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

郑巨发悄悄问我：“你选的这块地这么好，是不是只对三岭寨有利呀？”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笑说：“你做了这么大的善事，还怕没有好报吗？”

他挠挠头说：“我也想将来我的儿子孙子们干个市长省长的嘛。”

## 第 191 章：双棺凶地 1

第二天中午，我们完成三岭寨的工作，回到镇上，在镇政府很快地办好了捐赠手续。镇领导没想到新年刚过就收获了意外之喜，非常高兴，在镇上惟一还说得过去的饭店里，请我们吃饭。

镇长奇明山五十多岁，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民风民俗很有研究，他听了赫木那的汇报后，对我的选址也持支持态度，他说：“这可是百年大计，别说出大官了，如果

能多出几个像尚老这样的人才，那以后我们小镇也光彩了。”

当地的米酒很好喝，郑巨发一高兴就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问奇明山：“奇镇长，你们镇像三岭寨这样需要改造校舍的村子多不多？”

奇明山精于世故，看郑巨发财大气粗，马上诉起苦来：“怎么不多呀，我们镇是纯农业镇，没有工业收入，又有三分之二村寨在山区，每年都靠上级财政拨款发工资，不瞒你们说，我们镇上的工作人员都快一年没发工资了，哪还有钱去改造学校呢？”

赫木那是个老实人，见镇长都不遮丑了，也实话实说：“我们镇真是穷啊，好多人家都娶不起媳妇，刘古坑村，刘老梗家三个儿子合娶一个媳妇……”

奇明山在桌子下面踩了赫木那一脚，瞪他：“瞎说什么！”

我问：“有这样的事？”

“唉，我们镇领导无能，不能让群众过上好生活，让您见笑了，”奇明山说着话峰一转：“周老弟，提起这刘古坑村，有件事我要请教你，刘古坑建村是在宋代，在清朝之前，这个村子没什么古怪的，可是到了清灭亡之后，近几十年，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每年村子里死人，都是双数，从没死过奇数的，而且还是男女搭配着去世，你说这事怪异不奇怪？”

赫木那也知道这事，说：“是的，要是村里先死了一个男人，那些老太太们就都去闺女家或者亲戚家住着，不敢在村里呆着，直到村里有再死一个女人才回来。”

郑巨发硬着舌头问：“有这样的事？死人也能死个成双成对？”

我也是头一次听说，没看现场不敢判断，但是我听说有一种“双棺地”的说法，可能就是指这样的地方，但是“双棺地”名称怎么来的，我却不甚清楚。

我知道阴曰阳对阴宅风水有研究，就找个借口走了出去，用手机给他打了个电话，小镇信号不好，时断时续的，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听明白他的意思。

## 第 192 章：双棺凶地 2

阴曰阳说，“双棺地”形成的原因，是新穴占老穴造成的，也就是说几百年前风水师为逝者点的穴位，在几百年后又被后人占了，而且两个墓穴除了深浅之外，方位、大小完全一致，正好又埋了两个性别的死者，这种棺上加棺的穴位，就造成了整个村子或者是部族的风水体系的改变。这种概率太少了，除非是相隔几百年的两个风水师师出同门，又恰好在一个墓地点穴，才能恰好选中一块地。阴曰阳还说，还有一种地形，叫“天地合”，这种巧合要相隔一千年以上，现在的村子座落在千年前村落的遗址上，这种村子有一种现象，人口建村是多少人，就会一直保持固有人数不在变化，死一人便会生一人，生一人也会同时死一人，迁出一户，便会迁来一户，绝不会违背这个规律。这种地形也不多见，明代民间有一本《明万户集录》，里面中曾记载，湖北襄阳一个叫前台的村子，村子下面不偏不倚正好埋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小城。那个村子百年不曾添丁加口，也不曾少缺一人，正是“天地合”风水象，后来前台村因为李自成与明军打仗被毁掉了。

我又问了阴曰阳破解“双棺地”的方法，回到房间。郑巨发正对奇明山许诺：“老奇，从年开始，我每年给你们镇建一座小学，不过我有个条件，学校的名字得有‘尚南’两个字，你们知道吗？没有尚老师，就没有我郑巨发的今天。有句诗不是说嘛，‘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尚老师就是那个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我心中的好人，我要永远纪念他，我要替他做更多的好事！”

郑巨发说完一头栽到桌子上睡着了。



我让赫木那扶郑巨发去旅馆休息，我对奇明山说：“你能带我去刘古坑村看看吗？”

“好啊，周兄弟，你要能把这个村的风水给调正了，那可积了大德了。”

“根据你刚才介绍的情况，那个村可能是占了‘双棺地’，不过我要看过才能确定，只要是‘双棺地’，我就有办法调理。”我说。

刘古坑村在山下平地上，比三岭寨的路要好走很多，奇明山从派出所借了辆三轮摩托车，亲自驾驶，二十多分钟的样子我们就进了村子。

## 第 13 卷

烧掉的东西不可能复原，古人的智慧也不可能复制，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重新去验证那些我们曾怀疑过的东西。

### 第 193 章：双棺凶地 3

刘古坑村全村二百六十多人，只有三个姓氏，刘姓是大姓，占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姚姓和水姓都只有几户人家。三个姓就是三个部族，全村也只有三个墓地，这就好堪舆了。我先去刘氏墓地，按阴曰阳教我的方法，在风脉最好的一个墓穴前，摆好罗盘，顺着兑位方向，量出九尺半径，然后划圆，如果在圆心位置正好是墓穴的中点，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象位测定了。可惜，刘氏墓地在第一步就被排除了。

我们又去了水氏墓地，正好水姓的一位老者也在墓地，他看我拿罗盘测量他们家族的墓地，走上来问我干什么。

我把“双棺地”的故事向他说了一遍，他说：“你说

得没错，我也听老辈人讲过这个事情，我们的老祖安葬时曾挖出过一个玉扳指，当时因为急于砌墓，也没多想，后来才怀疑那儿可能就是一处古墓穴。”

我问：“你知道那是哪朝哪代的事吗？”

“没多远，是我太爷爷时候的事，离现在也就二百多年吧。”

他这样一说，我心里说，这就对了，那个“棺上加棺”就在水氏墓地了。

我说：“二百多年前风水师误点一穴，设了个“棺上加棺”局，经过一百多年的轮转，把整个村子的风脉全改变了，造成了一死成双的凶地。”

奇明山钦佩地说：“周先生，你真是太神了，我以为你也就是那么一说，原来还真有这样巧的事，两个棺材隔了几百年竟然能埋到一起去。”

我不以为然地一笑说：“不是我神，是我们老祖先神，是风水这门科学神。”

我经过几个步骤的测量，确定了准确的双棺位置，当晚子时，对那块墓地进行了调理，并嘱咐水姓后人，在大雨之夜，准备一只红冠公鸡，一只母鸡的鸡血，交合在一起，按顺时针方向滴洒于墓穴的一周。从此后可解除刘古坑村“双棺地”之凶。

刘古坑村的村长带领全村的村民对我千恩万谢，送给我很多他们的土特产。

奇明山感慨地说：“我祖上也出过风水先生，家里还有一些古代相书，可惜的是，文革的时候破四旧，全烧了，现在看来，说算卦相面看风水是封建迷信，其实是我们无知啊。”

凡是神奇的东西都要历经劫难的，要不然就没有考古这一学科了。

烧掉的东西不可能复原，古人的智慧也不可能复制，

我们只能一点一点地重新去验证那些我们曾怀疑过的东西。

## 第 194 章：风云突变 1

《易经-泽天夬》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灾难已经降临了，痛哭又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个卦是一个一阴五阳卦，示意凶险已经到了终极之位。

早晨，我从刘古坑村一回到镇上，寻呼机上马上显示几条未接收到的信息。其中有一条是小雅的留言：玉儿失踪了，速回电。

我的心顿时一沉，感觉马上不好起来。洗漱完毕，卜了一卦，卦象很乱，丝毫显示不出玉儿的任何吉凶信息。

我给小雅打电话过去。

小雅很焦急：“天一，玉儿单位的人昨天晚上找到我说，玉儿已经两天没上班了，能找有地方都找了，都没有，你知道她会去哪里吗？”

“她没联系我，会不会去外地旅游呢？”说完这句话我已经先在心里否定了，以玉儿现在与我的关系，她若出远门是肯定要和我打招呼的。

“不会，以我做警察的经验来看，她八成是出事了，天一，你快回来吧。”

小雅的电话刚挂上，马上有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我按了接听键，是一个嘶哑的声音：“周天一，你的电话真难打啊，打了三天才打通，你是不是在找齐玉儿？”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齐玉儿的安全最重要，把梅花易数秘诀交出来，我告诉你齐玉儿在哪。”

“你绑架了玉儿？”

“不要说得这么血腥，不是绑架，是请她刺激刺激。”

“我给你秘诀，你不要动玉儿一下，否则我……”

“少废话，你把秘诀准备好，等我的电话，还有，不要让你那个警察姐姐知道，要不然，齐玉儿别想守身如玉啦。”

对方说完挂机了。听完电话，我一下子懵了，把所有与我有嫌隙的人想了一遍，想到了侯华，那天在我家里，她说过“让我人财两空”的话，还有孙发财，也跟踪过我们，难道说他们又撞掇到了一起？我决定先试探一下侯华。找出侯华家的电话号码，打了几遍都没人接。

## 第 195 章：风云突变 2

我拉了郑巨发就往车站跑，边跑边告诉玉儿被绑架的事，郑巨发让我不要急，说：“他们没有拿到秘诀，暂时不会对玉儿做什么，我们打车去南昌，坐飞机回去。”

我给小雅打电话，让她转告玉儿的单位，不要报警，等我回去解决。小雅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意了我的要求。

坐在回大都的飞机上，我的思绪回到了今年大年三十晚上。

当玉儿知道我不回家过春节了，而且阿娇也不在的时候，她非常高兴，说：“今年春节有人陪我过了，我去你家，还是我去你家？”

我被她的情绪感染，也对这个春节充满了期待，我说：“小丫头心眼挺多啊，给我玩脑筋急转弯，当然去我家了，让你尝尝我包的水饺。”

玉儿听到这句话，一向乐观开朗的她，竟然红了眼圈，低声说了声：“谢谢。”

那一刻她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和无助，我真想拥她入

怀，用我的怀抱温暖一下她的孤独。

年三十那天，玉儿得等到下午才放假，我一个去街上采购了一大堆年货，给玉儿的新年礼物，一瓶红酒，糖果、糕点、鞭炮……我还特意买了两根红蜡烛，一些纸钱，我知道玉儿每年都要烧纸钱给她的亲人。

回到家我就开始准备年夜饭，包了很各种馅料的水饺，炒了四个菜，还试着做了那道她最爱吃的“佛手排骨”。

玉儿一进我家，看着虽然算不上丰富，但热气腾腾的年夜饭，眼泪又差点掉下来，我连忙说：“喂，你干什么，大过年的，不许哭啊。”

玉儿上前抱住我说：“天一，谢谢你。”

“哪儿话嘛，是你来陪我过年的，我该感谢你才对。”我拉着玉儿的手，把她送进椅子上，我在她对面坐下，杯子里倒满酒，和她一起干杯。玉儿手握着酒杯，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良久才说：“天一，知道吗，这是我长这么大吃得最开心的一顿年夜饭。”

人在快乐的时候总会想起伤感的往事，谁也不例外，玉儿的伤感是孤单，我的伤感是牵挂，此时我想到了阿娇，她竟然没给我打一个电话，不知道阿娇此时在做什么。本来，我是想带着她回老家陪父母过年的，她不回去，我一个人也不想回去了。

我把准备好的礼物递给玉儿，玉儿捧着包装得精美的小盒，说：“天一，你又让我惊喜一次，你知道吗？刚才我和你碰酒杯的时候心里想什么？”

“想什么？是不是想今晚一醉方休？”

“不是，我在想，第一个陪我守岁的男人，第一个和我一起吃年夜饭的男人，我的生命里最后一顿饭也要和他一起吃。”

“你吃定我了？”我开玩笑说。

“是，吃定你了，你跑不掉，天一，我爱上你了，”

玉儿用她纤细的手指抚摸着礼物包装盒，无限神往地说，“我猜，你送我礼物是一枚戒指。”

“你猜错了，我怎么配送你戒指，玉儿，别胡思乱想了，我们做朋友挺好。”我不解风情地说。

“你真没劲，在这之前你的浪漫氛围营造得多好啊，一句话就让你破坏掉了，你就不能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吗？让我今晚做个好梦。”玉儿嗔道。

### 第 196 章：风云突变 3

玉儿也回送我一份礼物，我们约好，一起守岁，在零点钟声敲响时同时打开礼物包装。

时间过得真快，当春节晚会的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喊着新年钟声倒计时时，我在楼下点燃了迎接新年的鞭炮，大都市上空烟花灿烂，玉儿脸上也绽开了快乐的花朵。

回到房里，我们打开了礼物包装，我送玉儿的是一条纯白的丝巾，她给我的是一块手表，我给玉儿围丝巾时，她扑在我的怀里，粘住我不放，身上的淡淡幽香令我耳热心跳。

玉儿说：“天一，今天，你给我的太多了，我无以回报，今夜，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好吗？”

她的话令我清醒，抱起她，走进卧室，把她放在床上，我快速走出来，关好门说：“玉儿，新年快乐，做个好梦。”

玉儿是一个纯净得像水一样的女孩，我是没资格随便拿走她的青春的。我惟一能做的，只是在心里为她祝福，希望她在以后的岁月里，能找一个真正疼她爱她的人，相爱一生。

郑巨发见我发呆，安慰我说：“天一，不要担心，玉儿会没事的。”

我自责道：“是我连累了她，如果她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真是罪孽深重啊！”

“回到大都我一定查出是谁干的，他妈的，敢碰我兄弟的女人，他活腻歪啦！”郑巨发义愤填膺地说。

“唉，真后悔跟你跑去江西，如果我不离开大都，她可能就不会出事了，那帮人是冲我来的，找不到我才去找玉儿的。”我歉疚地说。

“天一，你不用怪自己，这都是上天注定的因果，玉儿命里该有这么一劫，你不是说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把前几世的恶报都还了吗？那她就不会有大灾大难了。”

话是这样说，可谁知道上天会不会让她把下一世的报应也受了呢？她的卦象为什么不显示呢？难道她真的是终极运者？真是这样的话，她命里就不该有劫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一路心事重重，归心似箭，好不容易挨到飞机降落。

一下飞机，我急忙把手机开开，果然没用多久，就有电话打进来，还是那个嘶哑的声音：“周天一，你拿上秘诀，一个人到长宁路 316 号，然后等我电话。”

我说：“玉儿在哪儿？你让我听听她的声音！”

“你到了就能见到她。”

“不，我听不到她的声音不会去。”

那边悉悉挈挈一会，电话里传来玉儿的声音：“天一，我——爱——你！”然后换成那个嘶哑的声音：“你听到了吗？她爱你，她在这等着你呢，快点来吧，乖啊！”

又是不由分说把电话挂了。

我把行李扔在郑巨发车上，一个人要打的去长宁路。郑巨发说：“天一，我陪你一起去吧。”

我摇摇头说：“算了，绑匪让我一个人去的，你听我电话吧。”

郑巨发拉住我，拿出两万块钱塞到我包里说：“就这点现金了，你拿上，说不定能用上。”

我苦笑，要是他们真要钱就好了。

## 第 197 章：虎穴对决 1

长宁路离市中心有二十分钟的车程，我赶到长宁路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一心只想着玉儿的安危，竟然不觉得害怕，我在长宁路 316 号下了车，316 号是一个机械厂，旁边是一个名叫“中瑞”的宾馆，对面有一家商店。

我在机械厂门口站定，等了约有三十分钟，正当我失去耐心时，手机响了：“上中瑞宾馆 305 房间。”

我想他们只所以让我在门外等三十分钟上，可能是在观察我带没带人。

我几乎是一口气冲上了三楼，找到 305 房间，没等我敲门，门就开了，一只手把我拉了进去。

房间里只开了一只床头灯，光线很暗，我被推搡着坐到了靠里面的一张床上，这儿看清，房间里一共就两个人，都是二十四五岁上下年纪，一个枯瘦如柴，留着长发，也不知多久没洗头了，我坐在他旁边，被从他头发里散出的油腻味熏得直反胃。另一个也不算太胖，但很壮实，眼睛眯成一条缝，给人的感觉是在笑。

瘦子用脏兮兮的手搂住我的肩，嘶哑着声音说：“秘诀带来了吗？”

从声音可以听出，一直在给我打电话的人就是他。

“带来了，可我得先见到玉儿才能给你。”

瘦子呲牙一笑，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带来了就成。”说完冲眯缝眼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把我按倒在床上，一左一右，开始扒我的衣服，扒一件搜一件，除了那部阿尔卡特手机和郑巨发刚给我的两万块钱，连个纸片都没见到。

瘦子狠狠地把我掀到地下，一只脚踩在我身上，说：“小子，我老大说得没错，你是要秘诀不要命，果然没带



来。”

房间里连暖气都没有，我在地上冻得直发抖，我说：“秘诀装在我脑子里了，叫你老大过来，我当面把秘诀说给他。”

瘦子让眯缝眼看住我，踢了我一脚，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蹲在我身旁，拍打着我冻得僵硬的脸说：“小子，现在说吧，我老大在门外听着呢。”

我说：“太冷了，我先穿上衣服。”

瘦子不耐烦了，骂骂咧咧地说道：“你他妈的真难伺候。”说着把衣服扔给我。

我穿好衣服，又把床上的被子拽过来，围在身上，慢慢暖和了一些，我说：“你让你老大进来，我只能说给他一个人听。”

“你小子少耍心眼，我老大不见你，你说吧，我们听不懂。”

## 第 198 章：虎穴对决 2

他老大肯定是我认识的人，要不然不会躲着不见我，他不肯露面，又不把玉儿交出来，我就没办法与他谈判。我想了想，大声说：“门外的朋友，你听好了，我和你无怨无仇，我朋友也和你无怨无仇，你要那个秘诀我给你，可你图财别害命，先把玉儿带过来，我见到她这就把秘诀给你。”

我做好了打算，只要玉儿出现，我就跟他们摊牌，让他们放玉儿走，然后我带那个老大去峨嵋山找秘诀，他要不信，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这事也说不清楚。如果他不放过玉儿，那我只能以死相拼，事因我而起，也应因我而止，总得有个了断。

房门“砰砰砰”敲了三下，瘦子又走了出去。过了一

会儿，我听到隔壁有人叫：“天一，天一，是你吗？”

是玉儿声音，玉儿被他们关在隔壁。我见房间里只有眯缝眼一个人，顺手摸起桌上的茶杯，使劲朝他头上砸去。眯缝眼一个不防，被我打倒在地，我大步朝外就走，还没走到门口，瘦子已经进来了，看到倒在地上的同伙，一个右勾拳打在了我的下巴上。我没想到这个像吸了大烟一样的家伙身手会这么敏捷，躲闪不及，被他打得满嘴鲜血。

眯缝眼爬起来，捂着被我打破的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直到打累了才住手。

房门又敲了三下，瘦子走到门口，听完他老大的吩咐又耷了回来，说：“小子，别怪我没给你机会，是你不识好歹，你等着听戏吧。”说完淫荡地笑起来。

我预感到不好，大喊：“你们想干什么？有种冲我来！”

瘦子找了条胶带，把我的嘴封上，和眯缝眼一起将我按在墙边上，让我听隔壁的动静。

“放开我……畜牲……放开我……”玉儿绝望的声音传过来。

接着传来衣服的撕裂声、椅子倒地声、玉儿的叫骂声、男人的喘息声……我明白隔壁发生了什么，我几乎疯狂，可是脸被死死地摁在墙上，一丝一毫都动弹不得，只能忍受着不堪入耳的声音高一阵低一阵地传过来，我感觉自己要爆炸了，我像一只疯了的狼一样恶狠狠地盯着站在我对面的眯缝眼，我知道，如果此刻他松了，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咬断他的喉咙。

眯缝眼被我盯得心虚起来，不敢直视我，转过脸去。瘦子骂了一声：“你真是窝囊废！”

骂完拿过一个茶杯递给他命令道：“砸他！”

眯缝眼刚接过茶杯，房门被急促地敲响了，有人在外面喊：“快走，警察来了！”

瘦子重新抢过茶杯，照我头狠狠砸了下去，然后丢下

我就往外跑。

我头上脸上全是血，也顾不上疼，一个健步迈过去，死死抱住了落在后面的眯缝眼。

郑巨发和小雅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接着上来了很多警察。

## 第 199 章：人生有悔

警察把眯缝眼带走了，郑巨发扶起我，拿了条毛巾缠在我头上。我推开他，跑去隔壁的房间。小雅已经从这个房间出来了，堵在门口，不让我进说：“天一，玉儿没事了，你先去医院。”我不放心玉儿，挣扎着要进去，小雅一把将我推个趔趄，低声吼道：“天一，玉儿现在不能见你！”

郑巨发从小雅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硬把我拖下楼，塞到他的车里。一个警察过来说：“处理好伤口，去公安局一趟，要做笔录的。”

在车里，郑巨发懊恼地说：“天一，我其实一直跟着你的，看你进了中瑞旅馆，一开始我想报警来着，可是怕你和玉儿没接上头，她会有危险，要不是小雅把电话打给我找你，我可能还要犹豫呢，这一耽误，你们就真出事了，这事都怪我。”

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如果有，一开始我就不该认识玉儿，想想刚才恶梦般的经历，想想玉儿屈辱的嘶喊，我简直恨透了自己。

玉儿也被送到医院检查，并且需要住院观察几天。我包扎好伤口，去玉儿的病房看她，警察正在给她做笔录，小雅示意我出来，走到旁边，她说：“是孙发财干的……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要杀了他！”新仇旧恨齐集心头，我咆哮一拳打

在墙上，手上渍出了鲜血。

小雅叹了口气说：“这事我也有责任，上次顺口说玉儿是周局的外甥女，谁知道孙发财真去查她的背景呢，这个混蛋以为是玉儿耍他，所以一直想报复她。”

“抓到他了吗？”

“这是玉儿刚指证的，局里马上会实施抓捕行动，”小雅说：“他跑不掉的，你放心，一定要给玉儿报仇。”

玉儿做完笔录，我进去看她，玉儿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见我进来，竟然还能硬挤出一丝笑容，我知道她是怕我难过，可是看着她的微笑，我的眼泪却再也止不住了：“玉儿，对不起。”

玉儿摇摇头，依然微笑着，但是两滴泪珠却掉了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握住她冰冷的小手，和她相对无言。

少顷，玉儿轻声说：“你能再给我做一回‘佛手排骨’吗？”

我使劲点头说：“我这就去做，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我出门找着小雅，要她陪玉儿，我让郑巨发开了车拉我回家。

## 第 200 章：心有两系

《易经-雷风恒》九三爻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不能持久地坚持自己的道德，有奶便是娘的人，到哪里都不会有容身之地。男人朝天暮四毁的是事业，女人做不到感情忠贞毁的是一生。

玉儿住了三天院，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她很坚强，三天里，除了和我一起掉过一次眼泪，再也没哭过。

女人遇到这种事，心里的苦楚是外表的坚强掩饰不住的，我很想长久地抱着她，给她安全的感觉，可是想想阿

娇，只能放弃。

小雅对我说：“如果我是你，我会不顾一切地娶她，马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她的伤口得到愈合。”

我说：“玉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她会挺过去的，你看她现在的微笑和以前一样干净纯洁。”

“你算卦行，看女人不行，我是女人，玉儿藏在心里的苦你看不到，她是爱你的对不对？上次去你家我就看出来，这丫头是从心里爱上你了，要不然，她不会接受你妈妈给她的定亲信物，那可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宝贝，谁都知道那东西珍贵，意义非凡。她接受了，就说明她做好了非你不嫁的打算，对不对？你不要说还有一个阿娇，真爱一个人的话，没有什么可以会成为障碍。如果以前她有勇气与阿娇竞争一下，现在，她肯定要放弃，虽然那件事不是她的错，你也不会计较，但是，女人的心，你不懂，她爱一个人，不会要求对方会怎样，只会要求自己完美，天一，如果你不尽快做出决定，还会有让你后悔的事发生。”小雅语重心长地说。

“我也很心疼玉儿，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又出了这样的事，对她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可是，阿娇怎么办？我们那么相爱，风风雨雨都过来了，若是抛弃她对她也公平啊。”我痛苦地说。

小雅生气地说：“玉儿可是因为你才受这个奇耻大辱的，你不管她了对她就公平？”

“怎么能不管她，我要把她当亲妹妹一样保护，以后再也不让她受半点委屈。”我已改变了主意，留在大都，为了玉儿，做她的亲人。我想除此之外，我真的给不了她什么了。

“她会做你的妹妹吗？看着你和阿娇卿卿我我？”小雅冷笑说：“算了，反正我把话给你说透了，听不听你看着办吧，我尽到心就够了。”

小雅的心情我理解，可是感情的事，不是说改变就能

改变的，要是真那样的话，我会难受一辈子，既对不起阿娇，也会让玉儿感到别扭，到头来，受伤的是三个人。

## 第 201 章：看破红尘

玉儿出院后，我每天都要去她家里陪她，她的神情与以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不爱说话了，有时我故意讲笑话逗她，她也只是微笑，很少再有那种开怀大笑了。心灵上的创伤要慢慢复原，我只能期望慢慢地把她再带回到从前。

玉儿生日到了，我和小雅商量着为她过一个隆重热烈的生日，郑巨发知道了，也热情地加入进来。

他在“天下宴”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都是我没见过的山珍海味，海胆汁焗龙虾，鲍汁扣鹅掌，冰花炖官燕……小雅玩笑说：“郑总，你们有钱人真会享受啊，我都想嫁给你了，这天天海鲜，夜夜笙歌，帝王生活啊！”

郑巨发说：“金小姐取笑我了，今天是齐小姐的生日，我出血一回，平日里我也很低调的。”

他一说低调，连玉儿也笑了。

小雅说：“你还低调啊，我听天一说，你在江西要每年捐一所学校出来，有这回事吗？”

“别提了，那天喝大了，天一也不知跑哪去了，让那个镇长一白话就口无遮拦夸了海口，我这人要面子，说出的话，泼出的水，不能赖帐，只能自己省着点吧。”郑巨发的口气不象是后悔，却有自鸣得意的味道。

小雅说：“那今天你也多喝点，许诺我一样东西吧。”

“不用喝多了，金小姐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能为你效劳郑某人求之不得。”

“别金小姐金小姐的，你这么见外，我想向你耍什么也不好意思开口啊，你叫我小雅吧。”“小雅，好，我就

不客气了，”郑巨发看着小雅很小心地问：“小雅，你有男朋友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小雅夹了一小块燕窝，放在嘴里细细地品尝。

郑巨发眉眼带笑地说：“没什么，随便一问。”

我端起酒杯与玉儿轻轻碰了一下：“玉儿，生日快乐！”

玉儿淡淡一笑：“天一，谢谢你给我过生日，今生我该知足了。”

我没听出她话里的意思，小雅转头看她：“玉儿，不许说今生来生的，才多大呀，怎么好象看破红尘似的，来，我们共同今天的寿星齐玉儿小姐，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

## 第 202 章：相逢相别

杯斛交错中，玉儿泪光闪闪，一杯红酒被她一饮而尽，然后挨个和我们拥抱。

送她回到家，玉儿抱住我不放手，柔声说：“天一，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我只要这一晚。”

我正不知该如何回答，手机在这时响了，我接听，是阿娇：“天一，我回来了，在家等你。”

我解脱似地对玉儿说：“阿娇回来了，她说有事要给我说的，玉儿，我明天再来看你。”

玉儿脸上的笑容凝固，默默点了一下头，帮我穿上外套，在门口再次紧紧拥住我：“天一，我不舍得你。”

松开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怅然若失。我承认，我喜欢玉儿，和她在一起，不需要设防，没有负累，心情晴朗，尤其她出了那件事之后，我更加牵挂她，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就是一种割舍不下的疼爱，是亲情的那种。

回到家里，阿娇迎上来，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和她分别这么久了，竟然都没有多么激动的感觉，我想我是因为还在思考玉儿刚才话，那阿娇呢，她怎么也没有重逢的快乐呢？我拥住她，吻她，她给我的感觉像是在敷衍。也许是我的错觉，因为这几天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也有些精神恍惚。

两个坐下来，我问她在南方玩得开心吗？她王顾左右而言他。我想起她说回来有话给我说，问她是什么事。

阿娇犹豫了一会儿，说：“天一，我们分开吧。”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怎么了，玉儿刚说完一番莫名其妙的话，阿娇又来了。玉儿是因为情绪不稳定，那阿娇是因为什么？从南方给我带的见面礼吗？那这个玩笑也开得太不是时候了。我的心情突然地就恶劣起来，生硬地问她：“分开住还是永远分手？”

“分手。”

“为什么？”

“天一，很多事情是没有为什么的。”阿娇毫无表情地说。

“你是开玩笑还是来真的？”我对她的冷淡态度很恼火。

## 第 203 章：花落无声

“是真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不是你的原因，是我的，很简单，我要毕业了，我要在大都市安家，我要过稳定的生活，我不想再饥一顿饱一顿的，不想再到处搬家，不想做一个穷人。”阿娇说出了她想说的话，神情变得轻松起来，她上前搂住我，亲了我的脸颊一下又说：“天一，我是爱你的，永远都是，但是请原谅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女孩，分开，对你对我都是一种解脱。”



我的心一点一点变凉，冷到浑身发抖。

“我现在可以养活你了，你要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你。”我知道她是一个喜欢钱的女孩，只有物质才能打动她。

“天一，不一样的，你挣得每一分钱都是那么辛苦，其实我花着心里也不舒服……我以后是一个老师，不想出去被人说我老公是一个算卦的，你明白吗？”

你早干嘛去了？一开始不知道我是一个算卦的吗？算卦的怎么了？我靠劳动靠智慧吃饭，用看谁脸色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转身抱住她说：“阿娇，你不喜欢我的职业，我可以换一个，我认识一个做保健品的老板，我可以跟他学做生意，我也可以成为老板，我听你的，我们就在大都市安家，好吗？你别说分手，我听到这两个字心就痛得不行，你知道的，我是多么爱你，你告诉我，你是开玩笑的是吗？”

“天一，我说过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女孩，我永远不会活在梦中，我只要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那些看不到未来的幻想，我没耐心去等。”

人都是可以改变的，只是这变化如果太快，在别人猝不及防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种改变就是对别人的一种摧残。我知道阿娇一直在改变，我没想的是到她会改变对我的爱恋。我的爱，我的牵挂，我的等待，我的迁就，其实是一文不值的，不怪她的改变，怪只怪我的执著。我和阿娇从开始到结束，也许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就像花开了注定要花落一样。

我艰难地说：“那么，你今晚可以住在这里吗？最后一夜！”说完这句话，我感到很耳熟，这是刚才玉儿对我说过的。

阿娇什么都计划好了，怎么来怎么走，如何说如何做，她都有条不紊：“天一，我会永远记着你的好，我们就做最好的朋友吧。”

我这才注意到，阿娇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只等我

来摊牌。

阿娇从脖子上解下一枚玉坠，要给我戴上，说：“我从没送过你什么，这是我在庙里专门为你求的，希望它能保你一生平安幸福。”

我挡住她的手说：“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我不想再……睹物思人。”

阿娇走了，屋子里一下子空了，好像她从来没有来过一样，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个梦，以前和现在，都是那么的不真实。

## 第 204 章：避重就轻

阿娇走了，去追求她的现实主义了，我和她相爱那么久，在她眼里，我原来是一个不现实的人，这真够讽刺的，爱情的可怕之处在于，一个人清醒，一个人痴迷。我小心呵护的爱情，我以为可以相伴一生的爱情，竟然从一开始都只是我一个人在做梦。

第二天醒来，我头痛欲裂，四肢酸疼无力，摸过温度计量了一下体温，三十八度六。我看着天花板，一会清醒一会迷糊，我在想，如果我就这样躺在床上，会不会脱水成一具干尸？

不知过了多久，手机铃声把我惊醒，一遍又一遍，我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哪还拿得动手机，直到手机没电。我又昏昏沉沉睡去。

我想我的脑子可能烧坏了，我竟然看见阿娇和一个男人在做爱，姿势非常的淫秽，阿娇在浪笑，那个男人满头大汗嘴里骂着脏话。做完爱，他们躺在大大的浴缸里洗澡，那个男人我好象在哪见过，就是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忽然间那个男人就变成了浑身是血的我，阿娇伏在我身上哭得惊天动地，嘴里却叫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我努力想听清楚她在叫谁，可是阿娇的声音却越来越远，像被风

刮跑了一样。

这时我终于听清楚，那个越去越远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天一，天一……”

我想我一定要看清那个叫我名字的人是谁，于是费力地睁开眼，看到身边是乔好运、李平阳他们。

见我醒来，乔好运说：“你小子命真大，要不是我们，你这会烧成干尸了。”

乔好运他们回校后找我小聚，在我原来住的地方没找到我，就去找阿娇要了我的手机号码，打到我的手机没电，以为我是故意躲着他们的，就问阿娇我是不是发大财了，不理患难兄弟了。阿娇说出我们刚刚分手的事。不知是心灵的感应还是上天的安排，乔好运他们砸开了我的家门，救了我。

我说：“我现在的感受是死比活着要好。”

“为什么？为阿娇吗？算了，哥们，我知道你和她分手是早晚的事，我看你还有一个玉儿，以为你早就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了呢，也就没提醒你，没想到痴情的人原来是你。唉，爱情是美好的，可女人是可怕的，当你以为找到了爱情的时候，其实那只是一张画皮。”乔好运边喂我喝水边调侃说。

“分就分了呗，我也刚让我女朋友失恋，他妈的，一没女人，钱包马上鼓起来了，这年月，什么最重要？上面的需要和下面的需要都重要，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上面的需要更重要。”李平阳总结说。

我知道这两人是故意避重就轻，为了安慰我。

## 第 205 章：扑朔迷离

“你怎么知道我和她早晚得分手？”我现在没心情听他们胡扯，一把抓住乔好运的手问他。

“你是当局者迷，她早就被一老板包了，你不知道吗？你脑子学易经学傻了吧？凭她怎么可能把户口落在大都？她又怎么可能留在大都工作？我以为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原来是真糊涂。”

我猛地挣扎着坐起来问：“什么？她被老板包了？你胡说？她不会是那样的人！”

乔好运笑了：“这个寒假她去哪了你知道吗？”

“和她一个南方的同学去旅游了。”

“你呀，真是天真的可爱，阿娇哪也没去，就在大都，一直陪着那个王八蛋呢！”乔好运说。

“你怎么知道？”

“我也是回到学校才知道的，学生会里一个学妹告诉我的，她说她陪阿娇去你家里辞得行，然后那个学妹回南方老家了，阿娇根本就没离开大都。”

“那个老板是谁？”我目露凶光盯住乔好运。

“你别这样看我，”乔好运嗫嚅着说：“我哪知道是谁，反正不是我。”

李平阳说：“枣子再好也不能囫囵会吞了，果肉吃了就行啦，果核丢就丢了吧。”

乔好运冲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赞同。

我厌恶地说：“你们该干嘛干嘛去，我要睡一会儿。”

乔好运和李平阳相视一眼，小声商量说：“我看把齐玉儿找来吧，那枣子会伺候人。”什么样的好话到了这俩人嘴里就变味了。

他们两人话音刚落，小雅进了病房。这俩人冲我挤了下眼睛说：“没枣子桃子也不错，兄弟，哥们不在这恶心你了，先撤了。”说完一溜烟跑了。

小雅坐到我床上，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一下自己的，说：“嗯，烧退了。”

我说：“你都知道了吧？”

她点点头说：“在我意料之中啊，别再想那件事了，好好养病吧。”

他们都不看好我和阿娇的爱情，他们都算准了我们会分手，只有我一个人，傻傻地等着天长地久。

小雅看我难受的样子，开导我说：“别多愁善感了，也许这是老天故意撮和你和玉儿呢？易经不是也说‘坏事到头就变成了好事嘛’，对了，玉儿知道你生病的事吗？”

我摇摇头。

“我去把她找来，让她来陪陪你，她可比我会关心人。”小雅说。

我阻止说：“不要叫她来，她心情也不好，别把两个浑身是伤的人弄一块了，我没事了，你说得对，坏事会变成好事的，命数如此，我认了。”

小雅笑：“这就对了，这才像个大师的样子，佛祖不说了嘛，四大皆空，什么都看空了，才能拿得起放得下。”

## 第 206 章：天涯相隔

三天后，我病好得差不多了，去看玉儿，她家门紧锁。我又去书店找她，她的同事说：“玉儿三天前办了辞职手续，已经不在这里上班了。”

我的心顿时一沉，联想起上次我从她家里走时，她说得那些莫名其妙的话，不由得后悔我当时太愚钝，玉儿连工作都不要了，这是早就计划好了的啊，她会去哪里呢？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打开门，地板上有一封信，我急忙拆开，看了一下落款，是玉儿写给我的。

天一：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了大都，离开了这座让我哭过也笑过，爱过也伤过的城市，不用为我担心，我经历过了别人不曾经历的，我会很坚强。

我长这么大，没有值得纪念的日子，只有和你在一起

的每一分每一秒是最值得我回味和留恋的，在一起的不代表着长久，远隔天涯，或者远隔生死，也不代表就不是永恒，天一，我不让你记住我，我只在心底对自己说，我是爱你的，我会记住你。

既然上天安排了我离开，那我会笑着告别，因为你已经给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有这些，我就没有悲伤。

天一，如果这个世上还有值得我牵挂的人话，那就是你，希望你无论何时都能和我一样坚强。

最后我要说的是，妈妈送我的那枚翡翠，我是不配拥有的了，你放心，我也不会赖着不还你的，可是我实在太喜欢了，就让我先替你保存着，等你结婚的那一天，它会回到新娘的手上。玉儿为你们祝福！

齐玉儿

3月6日

玉儿果真走了，不是那次的伤害逼走了她，是我的无情伤害了她，她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拒绝她，这个城市曾经给了她那么多痛苦，她都没绝望过，是我让她对这个城市失去了信心。惟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仍是乐观的，她是笑着告别的，而且，她还承诺，我们还有相见的那一天。

## 第 207 章：为爱复仇

大都市现在没有值得我留恋的人了，我是离开的时候了。

可是，在我离开大都之前，还有一件事是必须得做的，那就是抓住孙发财，为玉儿报仇。因为这个混蛋不仅深深地伤害了玉儿，也改变了她的一生，不把孙发财绳之以法，我寝食难安，也良心难安。

我静心休养了几天，努力使自己心无旁骛，又挑了一

个风和日丽的清晨，净手焚香，三拜易祖，摇了一卦，卦占行人去向。得《艮为山》纯卦，用神不动不凶，仇神极弱，财爻旺相。这是一个被测之人未出城的卦象，孙发财不仅没有离开大都，而且表明一时半会警察也抓不到他，他肯定是藏在了某个衣食无忧的地方了。

我知道郑巨发在大都有些人脉，于是请他帮忙，打听孙发财的亲戚朋友的住处。郑巨发说：“打听这个没用，我们能想到的地方，估计警察早搜完了，你既然算出他还藏在大都，这就好办，这事你别管了，我就是挖地三尺，也一定要找到他。”

郑巨发砸出巨款，通过道上的朋友，把孙发财所有的手下挨个敲打了一遍，尤其是小四，那小子是最可能知道孙发财藏身之地的。郑巨发对他下的功夫也最大，可是，把小四的一条腿都打折了，也没掏出半句有用的话来。小四说，自从孙发财消失了之后，就没跟以前的手下和熟人联络过，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孙发财像人间蒸发了一样，销声匿迹了。

郑巨发奇怪地说：“天一，你会不会没测准？”

我隔了两天，又测了一次，还是显示他没动地方，就在大都藏着。

“那就怪了，我不信他若在大都能一点蛛丝蚂迹都不露，除非他变成空气。”

小雅知道了我在找孙发财，告诉我：“天一，如果你能确定孙发财还在大都，那就好办，你不要打草惊蛇，这事请周局帮忙，使个障眼法，让办案人员内紧外松，然后在通过其它渠道对他的公司不断地骚扰，把他搅和出来，只要他露头，就一按一个准。”

我按她说的办法，去找周正虎。

## 第 208 章：巧计诱敌

我还不知道周正虎遇到了点麻烦，正头疼呢。原来，上级的考评小组定好要来大都的，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推迟了，说是时间待定。周正虎的周密计划眼看要泡汤，他怎么能不恼羞成怒。周正虎见我来了，问我：“天一唔，我正要问你呢，你那法事做得怎么样了？大师请来没有？”

我说：“我下周就去九华山，只要我把这边的功课做足了，不用请大师下山，他在九华山就可以设坛发功。”

“唔，那你再帮我算一卦，看看考评小组是什么原因推迟来大都的，和王伟有没有关系。”

周正虎的卦摇出来，从卦象上看，的确是有人从中作梗，但不是下面的人，是职位比周正虎高的上层官员所为。

我不能这样告诉他，现在我不需要再对他仗义了，我要利用他替玉儿报仇。我在心里筹措了一会儿，有了主意。指着卦说：“这个卦象表明有小人欺主，小人势强，主势弱，表明你将功亏一篑，这个小人在大都市，不是你现在的部下就是曾经做过你的部下，应该和你有宿怨，但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看这个小人的事业爻，他现在有自己的公司，就是说功成名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你可能早就忘了和他的过节，但他一直记在心里，这次就是他做的手脚。”

我故意把周正虎的视线往孙发财身上引，因为此前开除孙发财是他亲自签的字，凭我现在对官场的了解，他们之间肯定有不可言说的矛盾。周正虎现在是草木皆兵，他只要怀疑谁挡了他的道，根本不会多思考，马上就得实施“宁肯错杀三千，也不错过一个”的战略。

周正虎边听我说边频频点头，想了几秒钟的时间，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自己也不相信那个人能和上面的靠上关系：“你说的这个人很符合他唔，可是他与上层关系扯不上，他说不上话，另外这个人一年里有半年时间在深圳，他哪有精力顾得上那些沉年烂谷子的屁事！”



我进一步指点说：“我说的这个人做的生意是五行里的‘土’字，卦象里显示的是他从没离开过大都半步。”

## 第 14 卷

人生总是要不停地在悲喜剧之间切换，才刚满怀开心，一眨眼便是悲从心起，有的时候这种切换快得像幻灯片，让你猝不及防地一下一下击中你脆弱的心灵。

## 第 209 章：等君入瓮

周正虎在屋子中央来来回回地走着，想了半天，问我：“曾经是我的部下？”

“看卦象他现在和你挺远的，但从根上讲你们是有关联的，我推断他做过你的手下。”

“唔，这个人是谁呢？李高强？不是他，向东子？也不会是他——”周正虎忽然把脸转向我，问：“你上次说有一个天什么公司的？干建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他终于想起了孙发财。我一阵心跳，但强忍住激动，装作想不起来说：“没有啊，我不认识建筑公司的人。”

“不对，你上次为你朋友的事提到过那个公司……姓孙，唔，我想起来了，跟王伟一个派出所的孙发财，当年是我亲自把他除名的。”周正虎确定了“嫌疑人”后，马上拿起电话打给他的秘书小雅：“你查一下孙发财这个人的背景，以前因为刑讯逼供被清退的。”

放下电话，周正虎像是自语说：“当年清退他，他就不服气，说把他当替罪羊，他是合同民警，出了事先开他总不能把王伟开了吧，看来这小子一直没忘了这茬。”

小雅当然知道我在周正虎家里，虽然他不知道周正虎

查孙发财背景的用意，但她明白这肯定与我有关，很快就  
把电话回了过来。

周正虎边听电话边皱紧了眉头，放下电话他说：“他妈的，几天不见，这王八羔子现在出息了唔，成大都市的一霸了，手下养了一批打手，为富不仁，无恶不作，前段时间有一个撞死人的车祸与他有关，最近又犯了一个强奸案，听说那个受害人现在失踪了。好，不管是不是他挡我的路，我现在先替大都人民除了他这一害再说。”

周正虎黑是黑，但破案很有一套，只要他决心破的案子，只要被他盯上，用不了多久，他准能拿下。

我见他已经上钩，心里暗喜，火上烧油说：“你一说这个人我还真想起来了，有一次我和朋友吃火锅，他在隔壁一个桌上吃饭，我听他谈起川奇火锅城爆炸案的事，他说那个爆炸案有人操纵，是公安局的一个头，他知道是谁。他朋友说他瞎吹，说鬼才信公安局的头没事炸火锅城玩。孙发财说，那不是炸着玩，他想炸死一个手里有他短的人，他这是在杀人灭口呢。我当时就觉着孙发财这张嘴也太敢扯了，这爆炸案牵扯好几条人命呢，哪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呀！”

我偷眼看周正虎，他的脸已经绿了。没想到我无意中竟然来了个一箭双雕，既试出了周正虎是否是川奇火锅城爆炸案的幕后指使，又把孙发财树成了周正虎灭口的对象，我能想象出，如果周正虎见了孙发财会是怎样的举动，肯定一枪毙命，不留活口。

## 第 210 章：永绝后患

《易经-天火同人》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攻占敌人的城墙，让对方受到了震慑，就达到了目的，不用去消灭他，不赶尽杀绝才能令自己吉祥。

阴曰阳打电话来，说侯仕易做东，在“富士社”日本

料理请我吃饭，没别的意思，就是想与我讲和。

我说：“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不会去的，如果他真心想讲和，让他带上供品，请上易经学会的理事会成员，当着众人的面在我师父坟前磕三个头，一切恩怨便烟消云散。”

阴曰阳说：“天一，佛经里有一句话说，你永远要宽恕众生，不论他有多坏，甚至他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孔子也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既然他主动认错了，如果你再不做出姿态，那就是你心胸太狭窄了，这可不是我们学易者应该有的态度。”

我冷笑：“什么叫真正的快乐？佛祖还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痛苦的，没有例外的。’我放不下，因为我忘不了我师父的惨死，更重要的是，侯仕易的为人我太了解，他不是肯轻易认输的人，我怀疑他这是‘鸿门宴’，所以，阴会长，除非他接受我的要求，否则我和他没话讲。”

阴曰阳说：“既然你认为是鸿门宴，那我替你推了吧。”

侯仕易主动与我讲和，令我始料未及，我正暗中调查侯华与玉儿被绑架是否有关呢，他怎么这时候来软的了呢？他父女可一贯的强势啊，难道他又有什么新花招？

不管他，只要他不先对我做什么，我现在也不主动挑衅他，来日方长，不信他没落入我手中的那一天。

我一面关注着公安方面抓捕孙发财的进展，一面做好离开大都的准备，爱情没了，玉儿也离开了大都，我没什么可牵挂的了，我现在真的是四大皆空了，看来，命数真是无法改变的，师父给我留下了七个字，不管我遇到了多少艰难险阻，最终还是要去实现它。是的，我要去峨眉山，爱情失败，不能说令我从此心灰意冷，也短时间让我对女人对爱情心有余悸。我要潜心修学，学尽天下易学精华，我要做真正的周易大师。

时间过得真快，玉儿都离开大都快两周了，孙发财的

案子还没有眉目。

一天，小雅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一见面就问：“天一，你和周局说了什么？他怎么对抓捕孙发财这么上心？”

我反问：“怎么了？”

“局党委决定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严打’活动，其中孙发财一案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周局亲自任组长，而且这个案子还被列为新的年度头等大案限期侦破，邱宇那个案子也重新侦察了，我看，这是要置孙发财于死地。”小雅刚开完会，像背会议纪要一样把会议内容说了一遍。

看来周正虎是真的相信孙发财手里攥着他的把柄了，只要他狠下心来要办孙发财，姓孙的被抓捕归案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因果报应总是躲不掉的，种桃得桃，种李得李，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有谁是在轮回之外的呢？

## 第 211 章：王伟之死 1

我心里非常高兴，约了郑巨发与小雅一起去酒吧喝酒庆祝。自从阿娇和玉儿离开我之后，我也喜欢上了喝酒，只有喝得醉意朦胧才能缓解心中的苦闷。

郑巨发好象爱上小雅了，整个晚上都和小雅聊个不停，我也希望小雅能找到一个归宿，看他们聊得投机，我甘愿躲在一边自斟自饮。

郑巨发的妻子去世三年了，宫外孕大出血死的，连孩子都没保住，他说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因为这个他才信了佛，不断地做善事，而且三年来一直孤身一个人，不知是因为怀念妻子还是心灰意冷。

现在难得他对小雅有感觉，我是希望他们能走到一起的。

小雅去洗手间回来，看到我一个人喝了大半瓶酒，夺

过酒瓶说：“天一，别喝了，再喝醉了，回到家没人照顾你。”

我现在的酒量很大，一瓶芝华士根本灌不醉我。

我指了指郑巨发说：“他爱上你了，小雅姐，老郑人不错，你要珍惜缘份。”

“天一，说什么呀，我对他没感觉。”

“感觉不找怎么会有？你找到他的优点就找到爱他的感觉了。”

“他的优点？除了有钱他还有什么优点？岁数偏大，身体偏胖，个头偏矮……”小雅数落道。

“他真诚，专一，他老婆去世三年了他都没再娶，这一条优点可抵掉他所有的缺点。”我把面前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说。

“又来了，天一，别提这茬了啊。”小雅说。

她不喜欢听到我说“专一”这个词。郑巨发走了过来，眼睛看向小雅时满是笑意。

小雅刚要调侃他几句，手机突然响了，接完电话，脸色突变，定定地看着我说：“天一，王伟死了。”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喝了一杯酒，抹去嘴唇的酒滴说：“其实他死不死的你都得尽快离开他。”

我有些醉了，喝完这杯酒头就晕糊起来。

“啪！”小雅狠狠打了我一个耳光，哭着跑出了酒吧。

郑巨发不明就里，愣怔了片刻问我：“天一，刚才还好好的，这是怎么啦？她干嘛打你呀？她说谁死了？”

我摸了摸火辣辣的半边脸，酒也醒了，问还愣着郑巨发：“她说谁死了？”

郑巨发无辜地摊摊手说：“我哪知道，我没听清！”

我和郑巨发追了出去，小雅伏在酒吧门前的一辆车上正在哭泣。我上前抱过她说：“小雅姐，小雅姐，你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过有护身符，他就没事的，你答应我要帮他的，为什么？为什么他还是死了？你故意要害死他对不对？”小雅捶打着我的胸膛说。

看到郑巨发走近，她又抓住郑巨发撒扯起来：“还有你，你们合伙了要整死王伟，是你的主意对不对？你想得到我就害死王伟是不是？”

郑巨发被小雅逼迫得狼狈不堪，表情甚是痛苦，冲我喊：“天一，她这是怎么啦？她没喝醉呀，是疯了吗？”

她没喝醉，也没疯，是因为爱一个人爱得执著，忘了人总是要分离的。她和我一样，都是爱情的受害者。

## 第 212 章：王伟之死 2

王伟死在了云南的一个边陲小镇，他死得很惨，浑身赤裸地躺在宾馆的浴缸里，心脏被非常准确地刺了一刀，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就一命呜呼了。整个浴缸都是血红的。

王伟的死讯是周正虎告诉我的，他像讲故事一样，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大都去云南的专案组，一路追踪一个毒贩到了云南，其实一到云南就被贩毒集团察觉了，他们也派出了毒贩对专案组进行不断的干扰。当地配合破案的缉毒警察经验丰富，要他们不要在边境小镇的宾馆住宿，防止意外发生。

王伟有两大特点，一是天生爱干净，在大都市不管冬夏都是至少要一天洗两次澡的；二是天生的天不怕地不怕，胆子特别大。王伟说好几天没洗澡了，身上难受，非找个宾馆住一晚上，洗个澡。专案组的人都是连着几天没休息好，又困又乏，碰巧那天下着小雨，于是疏忽了云南同行的提醒，住进了一家当地的宾馆。他们想，几个人住在一起，能有什么意外呢？但是当天深夜，专案组的同事听到了王伟房间里有喊叫声，就冲了进去，他们看到一个裸体女人提着刀子从浴室里出来，刀子上滴着血，于是

意识到王伟可能出事了，就击毙了那个女人，进浴室一看，王伟已经死了。后经证实，那个女人是毒贩同伙，假冒坐台小姐进的王伟的房间。

周正虎的这个说法漏洞百出，连我这样对侦察工作完全外行的人都不信，我不信他能说服公安局的领导。我不信还有个理由，那就是，王伟即便再风流成性，他也不会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置我的告诫于不顾，在那个凶险之地召妓。

其实这事是死无对证的，专案组的其他人都是周正虎的心腹，王伟的真正死因也只有他们知道。周正虎也不满意王伟的这种死法，他郁闷地说：“偏偏是死在宾馆里，如果死在深山老林里，给他个烈士就毫无争议了。”

我想也是，英雄当是沙场裹尸，被一个弱女子一刀捅死在浴缸里算什么烈士？

我问：“这样死的也可以批个烈士吗？”

周正虎说：“这事当然不能这样上报，人已经没了，又是在办案期间，他会竭尽全力为王伟争取个烈士的。”

后来，周正虎的确是为王伟争取过烈士的称号，但是上级没批，王伟召妓的事被人捅出来了，为这事，大都市公安局还受了处分。

小雅当然不相信王伟是死在女人的刀下，可是以她与王伟这种暧昧的关系，她明知道这里面有阴谋，也没办法替王伟申辩。

王伟的命里是该有这么一劫，可是，明明我是用了心为王伟做法求了护身符的，怎么会不灵了呢？难道因为王伟罪孽深重，他的命数不能更改？还是因为我的功力不够，造成了神符无法列位？

我向阴曰阳请教这个问题。他说：“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可能，也许是你的原因，也许是被施予者的原因，也许是当地环境的原因等等，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致使神符失灵。我认为这个原因不在你身上，我教你的这个

道家秘宗，只要你发功正确是不会出现偏差的。”

我问：“那如果被施予者有过恶业，能否能改运成功呢？”

“符咒法术一般不受善恶的影响，有恶业的人只是他的恶业，法术的力量永远凌驾于世间善恶之上，所以品行不端的人学了这个就可能为非作歹，颠倒是非。”阴曰阳说。

小雅不知道这里的奥妙，只是怀疑我害了王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接我的电话，也不见我，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 第 213 章：王伟之死 3

我非常苦恼，我已经失去了玉儿这个朋友，不想再失去小雅了，她们都那么善良，那么优秀，因为我的原因，伤害了她们，伤害了我们的友谊，就像亲手打碎了一件珍贵的宝贝一样，其中的痛楚是无法言说的。

小雅终于约我见面了，以前她有事都是到我家里来，这次约我去了一家咖啡馆。她和我生分了。

小雅比我到的早，坐在临窗的位子上，脸上只简单地施了一点淡妆，遮不住她的憔悴。

我在她对面默默坐下来，不敢看她，不是因为内疚，而是因为怕面对她凄楚的目光。我不内疚，阴曰阳说得对，做我们这行的，永远都要相信自己，功力的增长也要靠自信，不要因为偶尔的事故就怀疑自己，那不是个成熟的风水师该有的心态。

小雅用勺子搅着咖啡，声音轻得不能轻说：“我以为你见面后会向我道歉的。”

“小雅姐，我不会向你道歉，因为我没错。”

“哦，是吗？你没错，是的，是我的错，我不该太相



信你。”

“你还认为是我故意害他的吗？”

“你不喜欢他。”

“那不是我可以伤害他的理由。”

“事实上你伤害到他了，也伤害到了我！”

“我尽力了，小雅姐，你知道的，我把你当亲人待的。”

“我约你来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要你帮我把周正虎给杀了，你做不做？”

“我不杀人，也不能用法术去害人，不管这个人是好还是坏。”

“你把我当亲人待的？”

“这不一样，你是我的亲人，我不希望你有什么闪失，坏人是不能长久的，自有老天的力量惩罚他，我们等待就行。”

“你不要说了，你可以走了，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小雅面前的咖啡只是搅来搅去，一口没动，说完这句话，把勺子嘭地一下掷在杯子里。

我的心顿时被刺痛，抓住她的手说：“小雅姐，你真的误会我了。”

小雅凄然地瞥了我一眼，慢慢抽出手去说：“我相信我的感觉。”

王伟死了，小雅的心也随他去了，我以前觉得她和王伟是逢场作戏，现在才明白她陷得是多么深。为了王伟，她可以抛弃一个信任了很久的人，为了爱情，她疯狂到要去杀人，难道她真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吗？

## 第 214 章：碎尸万段

《易经-火泽睽》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爻辞说

出现了恶人，但是没有灾难。象的释义是了出现了恶人，要做好躲避灾难的准备。有恶人为什么还会没灾难呢？恶人不是与灾难同在的吗？就是因为出现了恶人，可预感到灾难会接踵而至，心里做好了准备，当然就可以化险为夷了。

人生总是要不停地在悲喜剧之间切换，才刚满怀开心，一眨眼便是悲从心起，有的时候这种切换快得像幻灯片，让你猝不及防地一下一下击中你脆弱的心灵。

外面下着细雨，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走在街上，心比身体更冷。我没打车，一路茫然地走着回去，我想我在大都的生涯该结束了。我已经在这里耽搁得太久了，我伤害了很多，很多人也都抛弃了我，我再赖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人生总是有舍有得，当所有人都舍弃了我时，我便得到了一种了无牵挂的解脱，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些事情了。

回到家里，我连房门都懒得关了，脱掉湿漉漉的外套，把自己扔到床上，心里百味杂陈。

有人悄无声息地进来，轻轻地把房门关上。我动也不动，想不出谁还会到我家里来。

我听到脚步声走到了卧室的门口，问了声是谁。

孙发财黑着脸，站在卧室门口。我翻身坐了起来，揉揉眼睛仔细再看，果然是他。

公安局正在通缉他，周正虎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他竟然敢跑到我家里来。

我的手伸向床上柜上的闹钟。孙发财把手从衣兜里拿出来，手上是一把手枪，指向我，晃了晃枪口说：“不要动。”

他竟然有枪。

我心里害怕，嘴上却不认输说：“你拿个假枪吓唬谁！”

“假枪？你要试试吗？”

我先不试，我得找机会抓住他，给玉儿和邱宇报了仇，我才能纵死无憾。

我问：“你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请你帮我个忙，找齐玉儿出来，保个媒，就说我要娶她，把强奸罪这事给我销了，要不然，我绝不放过她。”

听完这话，我气得大骂：“王八蛋，你他妈的真无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人家害成那样，还想着娶人家，你不怕她一刀把你剁了？”

“不嫁给我也行，我给她十万块钱，别让她告我强奸罪，我们从此两清了。”孙发财的嘴脸丑陋无比。

“已经晚了，公安局已经立案了，撤销不了啦，你还是自首去吧。”

“让老子自首？门也没有，老子死也得拉个垫背的，”孙发财用一支手掏出烟，磕出一支叨在嘴上，点上狠狠吸了一口说：“都是侯华那小贱人害的，别让我抓住她，落我手上，先奸后杀，我弄死她！”

“那天站在门外的是侯华？整个事情都是侯华一手策划的？”我问。

“不是她还有谁？老子英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信了她的花言巧语。”

“污辱玉儿也是她让你干的吗？”我怒道。

“谁叫那妞骗我说是周正虎的外甥女的，敢耍我，当然要付出代价！”

## 第 215 章：狗急跳墙

我灵机一动说：“她就是周正虎的外甥女，要不然这次公安局也不下这么大的力气办你，而且周正虎亲自挂

帅，你最好的出路是自首，然后把事情往侯华身上推，减轻你的责任。”

我给孙发财下套，只要他进去，周正虎就饶不了他，不管供不供出侯华，他都难逃周正虎的魔爪。

孙发财不是傻瓜，他肯定还有别的事，他知道进去意味着什么。

“姓周的，你少给老子下套，既然齐玉儿这条路行不通，你向周正虎给我求个情，放我一马，事成之后给你十万块钱，要不然，今天我先弄死你。”

“他是公安局长，我怎么说得动他？”这混蛋真是黔驴技穷了，思维跳跃得很快。我在心里冷笑说，你也有今天！

“你能说动他，因为他信你的，全大都所有人都知道他和你关系最铁，”孙发财拉了一把椅子坐到我面前说：“你进出他家和踏平地一样，他把你当神供着的。”

我出入周正虎家一般都是晚上，他怎么知道我进出周家跟踏平地一样的？他跟踪我还是监视周正虎？

我想了想，心里有了主意，说：“那好吧，我帮你求情，我现在就去找周正虎。”

孙发财沉思了一下说，“你打电话让他到你家里来，我来给他谈。”

这样也好，让周正虎到我家来，我们两个对付他一个，要比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更有胜算。

我拿过手机给周正虎打电话：“周局，请你到我家来一趟好吗？”

“天一唔，你有事吗？是不是改运的事？”周正虎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到处找的孙发财就在我家等着他。

“这个，是，你现在就来好吗？”我故意给他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希望他能有所警惕，至少得带着枪来吧，其实不用我提醒，他一直是枪不离身的。

孙发财冲我做了个让他一个人来的手势。

我加了句：“周局，你一个人来就行。”

周正虎听到我画蛇添足的这句话，竟然没有丝毫的怀疑，马上说：“我知道。”就挂了电话。

## 第 216 章：咎由自取

时间过得真慢，我和孙发财对峙着，谁都找不到话说。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有人敲门。孙发财用枪顶着我的后脑勺，让我去开门。

我开开门，果然是周正虎一个人站在门口，我们一闪身，让周正虎进来。周正虎进了屋内才看到拿着枪的孙发财，马上要掏枪，一看到孙发财的枪口转向了他，手停住了。

“周局，委屈你了，请把手举过头顶，脸朝墙站好。”孙发财命令周正虎道。

周正虎只好乖乖照做，孙发财又让我也站到周正虎身旁，然后上前从周正虎身上搜出手枪。孙发财一转身坐到沙发上，让我和周正虎面向他蹲在地上。

“周局，还认识我吗？”孙发财一手掂着一把枪说。

周正虎脸上并不慌乱，慢条丝理地说：“面熟唔，想不起在哪见过了，请问你贵姓？”

“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以前是你手下的兵啊，我叫孙发财，想起了吗？”孙发财说。

周正虎不露声色地一笑，说：“久违了。”周正虎老奸巨滑，故意装作不认识孙发财，我猜他是故意在拖延时间，找孙发财的漏洞。

“周局，我和你没什么冤仇吧，你为什么要往死路上逼我？大都市道上混的人多了，哪个不比我犯得事多？吃柿子单挑软的捏是吗？”

我现在最怕他们两个人说开了，如果周正虎知道孙发财对他没什么威胁的话，那我可就惨了。我忙接着说：“现在还说这话有什么意义？你已经被通缉了，你应该和周局商量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轻轻用肘碰了一下周正虎，在他看我的当口使了个眼色。

周正虎心领神会说：“发财唔，这可不是我要逼你，是局党委研究决定的，不过，事情也并非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文革时错抓了多少人啊，后来不都平反了吗？事在人为嘛。”

孙发财一听这话，果然像落水者看到了岸上的稻草一样，精神为之一振说：“对对对，周局说得对，我要的就是你句话，我就说周局是最讲情义的，你老人家指个路吧，要多少钱，只要能让我平安无事，多少钱都没问题！”

周正虎开始在语言上与他拉近距离，孙发财渐渐放松了警惕，我趁机要求给他们倒茶水。孙发财正口渴，又看到我手无寸铁，就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我倒了一杯滚开的热水，端给孙发财，就在他伸手要接的时候，猛地泼在了他的脸上，周正虎早已领会到我的意图，一个饿虎扑食，锁住了孙发财的手腕，夺枪在手，反手恶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然后就听“砰”地一声枪响。我潜意识想，我是一命归西了。

当我醒来时，周正虎坐在沙发上正吸烟，孙发财倒在地上，浑身都是血，已经死了。

我摸了摸脑门，粘粘糊糊的也是鲜血。

周正虎掷下烟头笑笑说：“我这是迫不得已，如果你不受伤，他的死就不好解释，等会我们的人上来，你知道该怎么说吧？”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要顺手把我打伤了，孙发财的死也是我想要的，怎么说话对我来说无所谓，只要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霸死了，我的心愿也了啦。

我说：“他持枪挟持我，并且打伤了我，你是为救我

才开枪的，他这是咎由自取。”

周正虎满意地点点头。

## 第 217 章：梦想成真

周正虎扫清了一切障碍，也借机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大智大勇的人物，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到了局长的宝座上，他春风得意地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帮他看看新办公室的风水。刘成开了车来接我，在路上，刘成只说了一句话：“周大师，周局当上一把手，你功不可没。”

他的话令我不寒而栗，越想越觉得害怕。王伟和孙发财一个个全都被他除掉了，我是知道他的事最多的人，下一个消失的人该是我了吧。

在周正虎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小雅，我热情地问候她：“小雅姐——”

她面若冰霜：“不敢当，你现在是局长大人的座上客了，以后叫我小雅吧。”

我尴尬地无地自容说：“小雅姐，你永远是我姐姐。”

周正虎拉着我的手在他办公室里的沙发上坐下来，递给我一把钥匙说：“天一唔，你今后不用租房子住了，我这里闲着一套房子，你搬过去吧。”

小雅看着我冷笑。

我拒绝周正虎说：“周局，我一个人住不了这么大的房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怎么啦？跟我外气起来啦？”周正虎不高兴地说。

“不是外气，我不想搬来搬去的瞎折腾。”我说。

上次孙发财死在了我家里后，我又重新租了一套房子，刚搬完家，这也是一个借口。

周正虎小声说：“天一唔，我弄这个局长的位子，你是出了力的，我说过我吃蚂 蚱也少不了你一个大腿的

嘛，有福同享，我哪能委屈了你呢？搬家的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让小雅安排人去做。”

我帮他调整完办公室，他请我和小雅在国际大酒店吃饭。席间，他说：“小雅，天一，我给你们俩保个媒，我看你们最般配，郎才女貌，你们要是成了一家人，我左膀有了，右臂也有了，以后在大都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我看向小雅，以为小雅得反对。没想到小雅不置可否，只是低头吃菜。

周正虎看着我说：“天一，你先表个态。”

“周局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当小雅是我亲姐姐，这事不可以，”我底气不足地说：“我有女朋友了。”

“天一唔，不要再瞒我了，我听说你那女朋友已经散了是吧。”周正虎揭穿我说。

我表情不太自然说：“周局，我现在不想找女朋友。”

“小雅，你的意思呢？”周正虎不理睬我，转而问小雅。

“谢谢局长，我同意，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天一，能做他老婆我很知足。”小雅微笑说。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由愣住，她的脸变得可真快，一会阴一会晴，令人难以捉摸。

## 第 218 章：分崩离析

周正虎一手一个握着我和小雅的手说：“好好好，只要小雅同意，天一，你就不要再装作不好意思了，这个媒人我做定了，来，你们先喝一杯交杯酒，这事算是定了。”

我不明白小雅是怎么想的，心里闷闷不乐，只顾自己喝闷酒。吃完饭，周正虎故意丢下我们先走了，我问小雅：“小雅姐，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王伟死了，玉儿走了，你的阿娇抛弃了你，正好成全了我们俩，你不觉得我们很合适吗？”小雅挽住我说。

我知道小雅肯定不是这个意思，自从王伟死了，她一直恨我入骨，在周正虎办公室里她还对我横眉冷对的，这会怎么突然换了一个人？

我说：“我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大都，再也不回来了，小雅姐，我不管你什么意思，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我从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不喜欢我吗？你是嫌弃我对不对？”小雅问。

“不是，小雅姐，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清静的地方，我需要好好冷静一下。”

“天一，我不让你走，你能答应我吗？”小雅仰着头，一脸的诚恳问我。

我心意已定，对她坚决地摇摇头。

小雅叹了口气说：“你走不了，周正虎已经向我下了命令，让我看住你，所以，你还是老实地在大都呆着吧。”

“什么？你……周正虎害死了王伟，你还替他做这种事？”我吃惊地问她。

“死的人已经死了，我还要活着，现在他是局长，我当然要听他的，他答应给我换大房子，答应升我的职，我为什么不替他做事？”小雅无所谓地说。

我挣开小雅的手，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她，她也无所谓地对看我，重新挽住我的手说：“天一，我们在一起也挺好，你这么帅，又是易经学会的副会长，明年再弄个政协委员，可以说是年少有为，以后有周局罩着，我们的生活该多美好啊。”

## 第 219 章：爱难回头

我的心里一阵悲凉，他妈的现在的女人都怎么了，为什么个个都这样现实？我猛地甩开小雅的手，冷冷地说：“你爱和谁美好和谁美好去，爷不伺候！”

说完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小雅在我身后歇斯底里地喊道：“周天一，你以为你是个圣人吗？你做你的圣人去吧！我是一个贪慕虚荣的贱女人，你走吧，你躲得远远的，我和我爸爸下油锅！”

我站住了，转身看着她问：“你说什么？谁下油锅？”

小雅说：“周正虎说了，你只要离开大都，我爸爸就死定了，还有我，他会让我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不过，这事和你没关系，你想走就走吧。”

我说小雅对我的态度怎么突然间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呢，原来周正虎抓住了她的痛处，拿她爸爸做要挟，周正虎真是太可怕了，他对一个身患重病的老人和一个柔弱女子也不放过，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

“你为什么不去告他？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只要上面肯查，他就跑不了。”我问。

“告他什么？我知道他什么事？”

“他五年前拿一个无辜的人去抵死罪，他制造了川奇火锅城爆炸案，他故意杀死孙发财……这桩桩件件还不够定他罪的吗？”我说。

“你把周正虎的能量想得太简单了，王伟死了，很多事都死无对证，上面没查出他什么，他已经把我整死了！”小雅嚷声道。

“难道说你就甘心这样忍气吞声地活着？”

“我的事不用你管，我以前能做王伟的相好，现在也能做你的相好，周正虎要愿意，我也能做他的，既然不能从一而终，那就人尽可妻，怎么样，今晚我去你家陪你睡觉好吗？”小雅突然又神经质地冲我大嚷起来，说着拉我往我家的方向走。

我抱住她说：“小雅姐，你别这样，你别折磨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不走了，我在大都陪着你。”

小雅推开我，说：“滚开，我不要你陪，我恨死你了！”说完拦了辆出租车走了。

## 第 220 章：转眼聚散

《易经-天山遁》卦辞：遁，小利贞。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遁有隐藏的意思，也有撤退的意思，当然也有逃跑的意思。大势不利，不如暂时归隐，小人横行，不如撤退，自己势弱，为了保全实力，逃跑也是一种胜利，做大事的人，没有以退为进的胸怀怎么行呢？

一个月后，小雅与他爸爸去澳大利亚看病，她走后我才知道。是郑巨发告诉我的。

这一个月，小雅每天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我知道她是在确定我还在不在大都。我当然在，不能因为我，再让她和她爸爸受到伤害了。可是这一个月里，她却在悄悄地办着签证，然后突然就飞走了。小雅对我的误会太深，已经不把我当弟弟了。

事情的经过不复杂，但是却出乎我的意料。

自从王伟出事后，郑巨发一直陪着小雅，他的大度和真诚慢慢感动了小雅，让她终于接受了他的感情。小雅是一个痴情的女子，但不是一个固执的人，她能这么快地走出来，我很为她高兴。

小雅提出要带爸爸去国外看病，郑巨发说：“我陪你们去吧，到了国外也好有个照应。”

小雅拒绝了他的建议，只向郑巨发借了一笔钱。

郑巨发毫不犹豫地给了她一笔巨款。

临走之前，小雅对郑巨发说：“等着我，从国外回来，

我们就结婚。”

小雅还让他转告我，我自由了，爱去哪去哪吧。

我在大都三年，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从开始到结束，稀里糊涂地合，稀里糊涂地分，转眼聚散，一大帮朋友就各自东西了。

我自由了，是的，我终于自由了，我一直都是活在别人的牵绊之下的，没有自由，快乐也很少，捧出了真情，换来了背叛，付出了心血，得到了伤害，该珍重的又阴差阳错的错过了，现在我终于解脱了，可以爱去哪去哪啦！我真的爱去哪就能去哪吗？我想回家，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怎有颜面回去！

## 第 221 章：远走高飞

郑巨发谈起小雅一副很幸福的样子，他反反复复地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小雅回来我们就结婚。”

小雅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我就放心了，郑巨发是一个好人，他可以给小雅安定幸福的生活，我祝福他们。

郑巨发拉着我满大都市选新房子，他要在小雅回来之前把婚房准备好。他有他热情的动力，我没兴趣，因为我要离开大都了。

我买了一些香火纸钱和供品，去肖衍四的坟前做了告别，刚回到家，周正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周正虎问我知道小雅去澳大利亚的事吗。

我说：“不知道，她在我面前没提过。”

“她可能不回来了，”周正虎点了一支烟说。

这句话让我吃了一惊，她不回来了？怎么会呢？什么意思？难道周正虎要对小雅动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是到澳大利亚定居还是……”我犹疑地问道。

“当然是定居，这丫头真有心计。”周正虎说。

“小雅不是为她爸爸治病吗？短期签证可以在澳国长期居留吗？”我知道小雅没什么危险，心下释然，可还是有些不解。

周正虎深深吸了一口烟苦笑说：“你太低估小雅的智商了，我也低估她了，现在的女孩子真可怕。”

原来，王伟和小雅早就做好了移民的准备，王伟这几年干着派出所长还做了一些生意，大都市一些娱乐场所都有他的股份，每年的收入少说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他和小雅在两年前就开始着手办澳大利亚的绿卡，存款也不断地向外转移，小雅要不是为了把她爸爸也办出去，可能已经提前去国外等王伟了。

“王伟这王八羔子是两手准备，对了，他就是那个和较劲的人——他这次要能如愿升职，就在国内干下去，如果我满足不了他的条件，他就和小雅远走高飞了，当然，他做好了与我鱼死网破的准备，他临走前是要把我送进去的。可惜他没做第三手准备，千算万算，他没算准自己会死在云南，真是便宜了小雅那个丫头啦。”周正虎说。

我是真被搞晕了，我一直认为王伟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花花公子，他和小雅不过是逢场作戏，没想到他对小雅的感情是真的，他们把一切都计划得那么完美，怪不得小雅听闻王伟的死讯后会做出那么疯狂的举动。

## 第 222 章：早有预谋

我只感动于他们的感情，没有因为小雅对我隐瞒了什么而感到丝毫的不快，我说：“希望她到了国外能开心。”

“天一唔，不瞒你说，我在公安这行里干了二十多年了，大小案件破了无数，好人坏人打交道无数，从没被人蒙过，但是，却被小雅这丫头给哄骗了，她为了绿卡的事准备了两年多，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周正虎说这话时，

脸上有一种懊恼。一直都是他算计别人，如今知道自己被算计了，当然不爽。

可是小雅并非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离开的，她欺骗了所有的人，她精心准备了那么久，等待了那么久，想和王伟到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白头到老的，到最后她还是没实现心中的愿望。看来，世上再完美的计划，也会留有遗憾。

“你要是知道小雅到了国外就不回来了，你还会放她走吗？”我问。

周正虎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我会的，如果王伟一开始就向我坦白，我会成全他们，我会再给他们一笔钱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既想把官做大，又想跑国外做他的鸳鸯蝴蝶梦，天下的好事哪能都让他一个人占了呀，这也叫报应对不对？”

我知道周正虎没说实话，他是不会轻易放小雅走的，他的做人原则和三国里的曹操一样，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我能感受到他心里那深深的挫败感。应该还有一个人与他一样失落的，这个人是郑巨发，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他要等小雅回来和他结婚的，如果他知道小雅欺骗了他，他会怎么样？

我想郑巨发肯定是不知小雅不会回来了的，该不该告诉他呢？不告诉他，对他不公平，告诉他又太残忍，我心里很矛盾。

从周正虎家里出来，我给郑巨发打了个电话，约他去咖啡馆小坐一下，我想过了，不管他能不能接受，他都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

## 第 223 章：大梦未醒

在茶馆里，他还没坐下，就忙不迭地说：“天一，你说我和小雅的婚礼用中国最传统的那种好不好？你做我

的伴郎，玉儿要在就好了，她做小雅的伴娘，我们都穿上一水的红色唐装，高头大马，八抬大轿，锣鼓开道，红烛高照……我通过朋友专门请了一个电影公司的摄影师，胶片摄影机全程记录，你知道吗，这个摄影师可是国内顶尖的，张艺谋当年拍《红高粱》时他是助理摄影师，他拍过的电影获过国际大奖……”

我看向窗外，外面正下着雨，风紧一阵雨也跟着紧一阵，路上的行人东躲西藏，顾得了头顶顾不了身上，这个季节，出门不预备一把伞，总是免不了挨淋。

郑巨发继续沉浸在他的美好幻想里：“你说我们婚后去哪个国家旅行好？巴厘岛还是新西兰？我觉得法国不错，那是一个浪漫的国度，适合新婚之旅，你说呢？”

我什么都不想说，不忍心说。我要了杯曼特宁咖啡，喝到嘴里，苦苦的滋味令我皱紧了眉头。

“你怎么不加糖？”郑巨发看我一脸苦相，以为是咖啡的味道令我痛苦。

我摇摇头说：“不加糖才能品出人生真味，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关于小雅的，她不回来了，她早就办好了澳国的绿卡，为她爸爸治病只是一个借口，你不用再等她了。”

我一口气说完，好象一停顿就没机会说了一样。

“你说什么？小雅不回来了？你开什么玩笑？她说过回来与我结婚的，天一，你嫉妒我。”郑巨发微笑说。

我也冲他微笑：“我真希望这只是我在嫉妒你。”

郑巨发固执己见：“你就是在嫉妒我。”

直到过去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郑巨发在送小雅上飞机时已经发现了小雅的秘密，明白她将一去不复返了，只是自己短时间不愿相信这个事实。这都是后话。

## 第 224 章：尘埃落定

朋友的快乐你能够分享，朋友的忧伤你永远都无法分担，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快乐和忧伤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情绪，能享受得了快乐也就担得起忧伤。

我从郑巨发的态度已看出，他远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我回到家收拾行礼，准备离开大都去峨嵋山。收拾好东西，坐在沙发上给乔好运打电话，我要走了，不知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我要和他们告个别。

乔好运他们听说我要离开大都，都很伤感，非要给我饯行，并且不由分说打了车来接我。在我的坚持下，我们找了家很干净的小饭馆，六个人独缺了郭民生。

我特意点了一个凉拌猪头肉，五个人对着这盘菜，感慨良久，乔好运叫服务员过来说：“拿二斤大饼来。”

我掰了一块饼放在嘴里细细地嚼着，想起四年前的窘迫生活。我对乔好运说：“四年前，我偷吃了你一张饼，没有那张饼，我们可能早散了！”

乔好运丢下猪头肉，走过来抱住我，“我们是兄弟，永远的兄弟！”

我要了一只大碗，倒了满满一碗二锅头，端起来环顾一周说：“谢谢，我会永远记着我们的兄弟情谊。”

说完一口气喝了下去，乔好运他们也都学我的喝法，豪气干云，一饮而尽。就此一别，以后想找个一起喝酒的人都没有了。

出了饭馆，被风一吹，拼命吐了一通，打了车回到小区，又干呕了半天，这才踉跄着上楼，到了门口，一个很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手里还拖着一个大行李箱。

我醉眼朦胧地凑到近前才看清，竟然是阿娇。

面对她，我愣了足足有一分钟。

进到房间里，我扶着墙站稳，在心里问自己，我没喝醉吧？

阿娇扔下箱子，冲过来，死死抱住我，边哭边说：“天



呐……”

我已没有少年时的狂热，轻轻与她闪开距离：“你……能说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天呐，我错了，我忘不掉你……我爱你。”阿娇重新抱住我，吻我，想用这种方式换回我对过去对她的记忆。

我捧住她的脸，近距离地盯着她的眼睛：“我还是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天呐，我想重新和你开始，我们一起回老家吧，再也不分开。”阿娇的眼里竟然流出泪水。在我的记忆里她似乎从没在我面前流过眼泪，上次分手都没有。

虽然我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我被她的眼泪打败，把她搂在了怀里。我也忘不掉她。

阿娇一只手搂住我，一只手迅速地把自己脱了个精光，然后开始剥我的衣服，她的热烈令我无法抵挡，我不顾一切地把她摔在了床上。

激情过去之后，阿娇伏在我胸前，说：“天呐，你对我真好。”

我还是不够好，若不然，她就不会离我而去，现在回来，说我对她真好，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阿娇脖颈上的那枚玉坠晶莹剔透，是一块上好的翡翠，她上次说专门在庙里为我求的，本来要做我们分手的纪念的，我没有留下，难道是要注定她会重新回到我身边的吗？

我用手细细抚摸玉坠，阿娇连忙拿了下来，交到我手上说：“可以避邪的，这次你不会拒绝了吧？”

这是一个翡翠辟邪，我反过来看了一眼，只这一眼，不由让我血脉贲张。背面刻着一个醒目的英文字母“J”。

“上面刻了我的名字，你要好好珍藏哦。”阿娇娇声说。

我不顾身上赤裸，坐起来，逼视她：“这块玉哪里来

的？”

“庙……庙里求的呀？怎么啦？”阿娇像是被我凶狠的眼神吓到，颤声说。

这个“J”字是我亲手刻上去的，下面的勾我刻了三遍才刻出来，有一刀是出了弧圈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她从庙里求的？哪座庙里售卖刻英文字母的玉？

“你说实话，到底从哪来的？”我把她掀到了一边。

她惊恐地看着我：“天呐，你怎么啦？我做错什么了吗？真……真的是在庙里买的。”

我冷笑，把玉坠掷到她怀里说：“还在骗我是吗？”

阿娇终于垂下头，低声说：“对不起，这东西很贵的，我买不起，正好朋友送了我这个坠儿，我想把它送给你，所以撒了个谎，天呐，我……”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朋友是谁，”我把衣服扔给他，“你可以走了。”

阿娇爬到我面前，抓着我的胳膊哀求道：“天呐，我错了，你原谅我好吗？我们重新开始！”

灯光照在她光洁的身上，反射出耀眼的光，我好象看到一只巨大肥硕的蛆趴在我面前，我厌恶地打掉她的手说：“够了，你别碰我！”

阿娇赖在床上不走。呜呜咽咽地啼哭，不知道她是在忏悔还是委屈。

我穿好衣服，最后看了她一眼说：“你不走，我走，记住，这个房子已经退了，明天一早房东要来收房的。”

我拉上自己的行李，毫不犹豫地跨出门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听到屋里阿娇大放悲声：“天一，你不要扔下我……”

你不是也曾经义无反顾地扔下我吗？如今王伟死了，你的现实主义梦想打碎了，又想起我这个算卦的男朋友了？自古因果皆由人，报应何曾差半分，你做了恶事，不

要说我不知道，你头顶不远便有神在盯着，怎能躲得过神灵的眼睛。

我心里很压抑，也很难过，因为阿娇的贪念，毁掉很多人的幸福，当然也包括她的。

只是王伟永远不会知道他因何丢掉性命了。

我在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打了车去机场。路上，接到郑巨发一个电话：“周正虎被双规了，你知道是谁举报的吗？是王伟，他在去云南之前把举报材料交给了他老婆……”

## 第 15 卷

人都喜欢说天地之间，天地之间是什么呢？不过是空气而已，人离天很远，离地很近，天对于人来说永远是一个缥缈的遥不可及的梦，飞鸟流云，风雨尘埃，哪个是可以长久在空中飘着的呢？无根的自由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

只有脚踏实地，才能人生快意。

## 第 225 章：致《周易大师》所有亲爱的读者朋友

季羨林先生说：《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易经》是宇宙代数学；梁漱溟先生说：《易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易经》是经典中的经典，哲学中的哲学，智慧中的智慧。

因此，对于《易经》，小程是崇敬爱戴，心向往之。以易经为题材写一本小说，不是为了卖弄，而是希望借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人对易经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让更

多的人喜欢热爱这本古老的著作，让中华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希望借这部小说结识更多的易学同好，一起探讨学习提高。

从新浪到天涯再到腾讯，一路走来，《周易大师》这本书受到了众多亲们的支持和厚爱，三家网站加起来点击量已经过三百万了，不是小程这本小说得好，实是亲们对易经的热爱，爱屋及乌，这点小程是清醒的。无论如何，亲们的热情使小程感到了温暖和力量，同时也诚惶诚恐，生怕愧对亲们的期待。

对于易经，我是偶然遇之，并诚心学习，不管是易学前辈还是同学者，所提意见及建议，小程都是以恭敬心认真倾听，不断领悟，也深知《易经》这个中华文化瑰宝的博大精深，丝毫不敢懈怠。《周易大师》虽是小说，但所引用均以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自己的理解也是再三斟酌才敢落笔，生怕误导视听。

我前面写了两部小说，惟有这一部是改之又改，目前已是三易其稿，小的改动则是从没停止。

自从本书在腾讯读书连载以来，受到众多亲们的厚爱，有批评也有鼓励，都让小程不胜感激。

天涯网友帮助建立的 QQ 群已满，希望进群交流的亲们可加入新群：110185896 42729853

另外诚挚邀请亲们撰写书评，实体书出版会选一部分刊登，入选者小程恭奉签名样书。

## 第 226 章：天地之间

《易经-坤》初六爻：履霜，坚冰至。

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脚踩到霜上，可以预知天气要变冷了，秋霜过后便是寒冷的冬天，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别学那只可怜的寒号鸟，只看眼前，待冰冻三尺时再去怨天尤人，一切都晚了。做善事，看似利他，其实是利己，因为每个人都是生存链条或者说利益链条上的一个扣，哪个扣坏掉了，都会影响到整个链条的健康转动，别说你离那个坏掉了的扣很远，一眨眼那一扣就转到了你身边。如果我们每个都能待别人如待自己，做社会的事如做自家的事，又何惧天灾人祸，又何必妄自菲薄呢！人事更迭和天气变化都是同一个道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只要明白了事物的因果循环关系，就能做到处变不惊，遇乱自宁。坤卦的初六爻其实就是尽人事安天命的最好注解。天意不可更改，但若尽到人事，劫难并不可惧。

一

飞机在双流机场做了一个漂亮的滑翔，我便从天上落到了地上。

人都喜欢说天地之间，天地之间是什么呢？不过是空气而已，人离天很远，离地很近，天对于人来说永远是一个缥缈的遥不可及的梦，飞鸟流云，风雨尘埃，哪个是可以长久在空中飘着的呢？无根的自由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

只有脚踏实地，才能人生快意。

接机的人很多，有一群手上扯了条“高慧美我爱你”横幅的歌迷，挤作一团，冲向一个戴着墨镜的美丽女子，整个机场顿时轰动，闪光灯和尖叫声电闪雷鸣一般笼罩过去。我看到闪光灯下那个镇定自若的歌坛巨星，脸上含着微笑，走路腾云驾雾一般，人已落到了人间，却似乎仍飘在空中。

我不由笑了，名利场其实就是天地之间的一段空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人在其间永远得那么飘着，想真正落到坚实的大地上很难。

高慧美被簇拥着热爱着飘到我身边，像一驾被强大气流冲撞的飞机，忽然就撞到了我身上，险些跌倒，我本能地扶住了她，两个被挤到外围的高大保镖跳进圈子里，一把推开我，暴喝道：“躲开，不要碰慧美小姐！”

我依然微笑，撤身闪到一旁。

高慧美站终于站稳了脚跟，看着淡然的我，微微颌首，轻启朱唇说：“谢谢。”

那么多疯狂的歌迷不去谢，谢我一个无动于衷的路人干什么？我转身走开，不多时，一个保镖追上来，塞给我一张 CD 说：“慧美小姐送你的，上面有她的签名。”

我有些意外，看着走向豪华轿车的高慧美，心里想，这个女子其实是孤独的。

## 第 227 章：歌星魅惑

我把 CD 顺手给了一个挤得满头大汗的小姑娘，在一个手举“接周易大师周天一先生”纸牌的青年面前站定，一脸的狐疑：“请问你是？”

“我叫梁小地，是黄金健公司成都分公司的经理，受郑总的委托，特地来接周先生。”

我叫他把牌子收了，跟他上了汽车，车子刚要启动，高慧美的保镖敲了敲车窗示意我降下玻璃。

“什么事？”我看了一眼也降下车窗朝我望过来的高慧美问。

“周先生，这是慧美小姐下榻酒店的房间号，她想请您去小坐一下，有问题请教大师。”保镖递给我一张纸条。

高慧美戴着墨镜，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只看到她嘴角一翘，冲我露出美丽的微笑。

我朝她摇了摇头，对她的保镖说：“抱歉，我恐怕抽不出时间。”说完让小地开车。

小地边开车边遗憾地说：“周先生，这么大的明星您都不甩她呀？”

我不说话，闭上眼睛将头靠在了座椅上。

小地小心翼翼地说：“我女朋友是高慧美的铁杆歌迷，我花了高价才给她弄了一张演唱会的票，要是能带着她与高慧美照张像，她得乐疯！”

钱钟书说过，喜欢吃鸡蛋就多吃几个，何必非得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我也喜欢高慧美的歌，上大学时，郭民生有一个录音机，我们每晚都是听着高慧美的那首《彩云飞》入睡。后来乔好运把高慧美的盒带给扔了，郭民生与他差点动了手，我问乔好运：“你不喜欢听就算了，为什么扔带子？”

“谁不喜欢听啦，她的声音太魅惑了，听着她的声音光做梦，奶奶的，夜夜梦遗，还是扔了好，耳不听心不烦。”

郭民生后来弄了个耳机，自己一个人听，乔好运嫉妒地说：“他定力真好。”

早晨起床，李平阳检查郭民生的内裤，发现是湿的。

我不知道，如果高慧美听说了这事会是什么感觉，如果她的歌迷听说了这事又会是什么感觉呢？

晚上，小地为我摆宴接风，我推辞不过，只得客随主便。

小地对他的女朋友小韵很疼爱也很迁就，整个晚上，小韵都在不停地说不高慧美，高慧美的身高、体重、喜欢吃什么菜喝什么饮料无不了如指掌。

说到兴起，小韵还把《彩云飞》唱了一遍。小韵的声音也不错，不细听，还以为是高慧美的原唱呢。

我笑说：“小韵，你也该去唱歌，说不定几年后比高慧美还要火。”

小韵顿时眉飞色舞说：“我朋友都这样说，她们都叫我小慧美呢，可惜我不能当面向慧美小姐请教。”

小地偷看了我一眼，讷讷地笑了。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刚推掉了一次可以带小韵见她的偶像的机会。

## 第 228 章：骄纵成主

有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我认识的女孩子中，小雅也罢，阿娇也罢，都太过现实，她们没有做梦的快乐，只有在现实中挣扎的辛苦，玉儿也不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但她乐观，她懂得梦和现实的距离，有梦而不沉迷，应该是人生无上的乐趣了。

想到小玉，我不免在心里叹息一番，不知道她现在身在何方，还能像以前那样快乐吗？

小韵见我出神，叫我：“周先生，小地说你是周易大师，麻烦你帮我算一卦，看我在演艺道路上能有所发展吗？”

我问：“你喜欢演艺圈吗？”

小韵拼命点头。

“你呢？支持小韵走上演艺道路吗？”我转头问小地。

小地看了看小韵，迟疑了一下说：“只要小韵喜欢做的事，我都支持。”

我从梁小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前我也是这样宠着阿娇的，只要阿娇开心，我可以放弃自己的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快乐，可是，我把阿娇宠成了骄纵的公主，我自己成了忍气吞声的奴役，然后就失去了爱情。

如果有一天，小韵成了被保镖簇拥着的高慧美，她还能看得到躲在她背后的梁小地吗？

小韵攀着小地的肩，毫不掩饰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然后恩爱有加地说：“还是你最疼我！”

小地顿时一脸的幸福。女人一句话，可以换回男人一



颗心，话说完了可以忘记，心捧出来了却再也放不回去。

“周大师，帮我算算嘛。”小韵说。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小地有一天会重蹈我的覆辙，语重心长地对小韵说：“小地的工作不错，他的收入完全可以给你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人的一生很短，彼此相爱的两个人能守在一起，比什么都好。如果喜欢唱歌，两个人一起去歌厅，一唱一和彼此欣赏，如果喜欢旅游，两个人一起去远行，相携相依彼此温暖，爱情的意义在于两个人的执手相对，而不是相互牵肠挂肚，然后离心离德。小韵，做明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但是做了明星就做不回自己，爱你的人会被利用你的人隔开，隔到天涯海角，到那时，你得到的远比失去的要多得多，你明白吗？”

## 第 229 章：情以何堪

小地举起酒杯与我碰了一下说：“周先生，谢谢您。”

小韵不以为然地说：“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就没有人可以隔得开。”

“两个人手牵着手心是相通的，当然没有人可以隔得开，但一旦松开手，心就有了距离，爱情是很容易走丢的。”我说。

“周大师的年纪和我们差不多，怎么对爱情这么悲观？”小韵郁闷地说。

我笑笑：“我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

小韵摇摇头：“我不信。”

小地见小韵不悦起来，踌躇了一下说：“周先生，您要方便的话，就帮小韵算一卦吧，做歌星是她从小就有的梦想，只要她开心就行。”

我点点头。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幸福是自己把握的，不是别人给予的，没经历过绝望的人是不会

懂得珍惜平淡的日子的。

回到宾馆，我让小韵摇了一卦。得静卦《艮为山》，官星持世，值日月建，子孙克世，虽有曲折却难阻其旺，往东北方去，有贵人扶持，日后定能事业如愿。

小韵听完我的解说，顿时欢呼雀跃：“真的吗？我也可以成为歌星？”

“东北方？是要离开成都吗？”小地心事重重地问。

“东北方是北京对不对？我要去北京发展对吗？”小韵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已经忽略了小地的担忧。

这个女孩子和阿娇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不用卜卦我也能看清小地的将来，他会和我的下场一样。

我说：“天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我明天要早起去峨眉山。”

两个人牵着手离去，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不知道他们的爱情还能走多远。

## 第 230 章：峨眉老君

我到四川来一心一意只想去峨眉山找了空大师，不想被任何俗务琐事烦扰，所以天刚放白，我便跑到汽车站，登上了去峨眉山的汽车。

峨眉山市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比我老家那个县城还要小，但是城市干净整洁，也安静，早晨的阳光洒在城市街道上，叫卖早点的声音抑扬顿挫地自街这头传到那头，使得原本安静的小城顿时生动起来。我在街边一个早点摊上坐下来，要了一碗豆腐脑，边吃边向摊主打听峨眉山上寺庙的情况。

四川人热情，四川方言听起来也很舒服，“啥子，你是要烧香撒，一进山就是报国寺，是峨眉最大的寺庙了，你要不想登山在那儿烧香就行了。想登高点的话你去观心

岭下面的万年寺，那个道场高僧多。”

我问：“请问你知道了空大师在哪座寺里吗？”

峨眉山是佛教圣地，峨眉山人都有慈悲情怀，摊主收了我面前的碗筷，依然热情不减：“小兄弟，峨眉山方圆一百多公里，山里头藏着大小三十多座庙呢，庙庙都有得道的和尚，你要单找一位，这可就难了。”

我来之前对峨眉山知之甚少，以为到了这里，找座寺庙一打听就能见到了空大师，可是听这个摊主这样一说，不由吃了一惊，明白自己的这个朝圣之路并不平坦。

我买了两瓶水准备进山。摊主叫住我：“小兄弟，要向导吗？”

我犹豫了片刻。摊主忙解释说：“费用不贵的，一天五十块钱，是个老峨眉，跟上很多庙里的和尚都熟悉。”

见我点头同意，他招手叫过一个小姑娘，让她去叫人。

不多时，一位瘦矮的老人走了过来，看年纪不过六十岁，背有些微驼，面庞刀削般棱角分明，目光犀利，神情冷峻，右手拿着一根木杖，不是拄着，而是握在木杖中间，右手拇指上戴了一枚白玉扳指。

他走到我跟前，冷冷地扫了我一眼说：“是你娃儿要上山？”

这个老头高不过我肩头，在他面前我却感到了一问种莫名的压抑：“是我，老先生，请问怎么称呼？”

“老君，老子的老，君子的君。”

这个名字有些怪，前面加上“太上”两个字，便是天上来的神人了，看他的形象也颇有几分仙风道骨。

“我叫周天一，您叫我小周就行，我想寻找一位叫了空的大师，麻烦您了。”

“了空大师？僧人哪有这个称呼？是大和尚吗？”老君皱了皱眉头说。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师父就是这么嘱咐的，说是到

让我峨眉山找了空大师。”

“峨眉山大了去了，光一个大峨就够你逛半个月的，这没个具体的目标，岂不是大海捞针？”

“那也要找，找到为止。”

“找他做什么？要做法事的话，峨眉山上高僧多了，我帮你推荐一个？”

“不是做法事，这件事只有了空大师能做得来。”

老君把木杖朝地下一顿，掷地有声说：“好，在峨眉还没有我老君找不到的人，你娃儿有这个心，我奉陪到底了。”

## 第 231 章：闺房花香

看老君信心满满，我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背上背包说：“那咱出发？”

老君抬头看看天，说：“不忙，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娃儿先找个旅馆住下，我回去好好准备一番，我们明天进山。”

我想了想，知道这事真急不得，说不定十天半月都找不到，既来之则安之吧。我问摊主：“大叔，请问这片儿有便宜些的旅馆吗？”

“小兄弟，我姓罗，你叫我老罗就行，你要想省钱就住我家吧，一天收你三十块钱，管一顿早饭，能洗热水澡。”摊主说。我知道住在旅游区的人家一般家里都有房间出租，可是三十块钱一天还是令我始料未及。

“就这样定吧，明天早晨五点钟我来接你。”老君不由分说替我作了主，然后转身回去了。

我瞅着老君倔强的背影，笑了：“这老爷子脾气可真直爽。”

“有本事的人脾气都大，老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

峨眉的活地图，”老罗边忙活边平静地说：“幺妹，带这个哥哥回家歇着。”

刚才那个小姑娘上前接过我的背包，笑嘻嘻地说：“哥，走吧。”

我们边走边聊，小姑娘很健谈，不等我问，把她家人介绍了一遍，老罗是她爸爸，妈妈在山上卖小吃，她哥哥叫罗松，在成都上大学，姐姐叫罗桃儿，是一个导游，不是旅行社的那种导游，是专为一些散客服务的那种，一个月能收入两千多块钱，她叫罗杏儿，今年上高二，早晨帮爸爸卖一阵早点然后再去学校。

我很傻地问了一句：“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去？”

杏儿像看外星人一样看我：“哥，今天星期天。”

我笑了：“我还真没注意。”

跟着杏儿七拐八拐穿过几条胡同，来到一幢青砖青瓦的两层小楼前，杏儿边用钥匙开门边问我：“哥，你要向阳的还是不向阳的房间？”

“当然要向阳的，”我不假思索地说：“怎么，你们家空房子很多吗？”

“多啊，我哥那间是不向阳的，一般都是对外租他那边，我和姐姐的房间都是向阳的，”说到这里，杏儿停顿了一下说：“坏了，光顾和你摆龙门阵了，我忘掉了，向阳的房间没有了。”

“没关系，我住你哥那间也行。”我无所谓地说，随遇而安我还挑什么房间。

杏儿想了一下说：“我姐这两天不下山，你先住她的房间，等她回来你再搬出去。”

“不必了，你姐姐回来该骂你了。”我跟在杏儿身后上了楼梯。

杏儿听我这样说，回头瞪了我一眼说：“你要这样说，我偏让你住到她的房间里，看她敢骂我？”

“杏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着我一个陌生人住女孩子的闺房不好。”我忙解释道。

“有啥不好的，到了旅游旺季，我们家住得全是陌生人，除了我的房间，哪个房间都得腾出来，你听我的，就住我姐的房间，她房间里有书，你闷了可以看看书。”

## 第 232 章：怪宅玄机

一进桃儿的房间，一股清香沁入心脾，我四处寻找香气的来源，杏儿吃吃地笑说：“莫找了，是窗台上的十里香。”

窗台上果然有一盆绽放着白色小花的月橘，我奇怪地说：“这花开得早，在我们那里要到五月才开花呢！”

杏儿骄傲地说：“我姐在大学里是学植物学的，她给这花催熟了，告诉你吧，我们家还有一个花圃呢，市里头开会都用我们家的花。”

桃儿的房间布置很简单，大约是为了旅游旺季腾房给游客住方便，除一张床一张书桌，还有一个高至房顶的书架之外，再没什么女孩子的琐碎物件了，我甚至连衣橱都没看到。杏儿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说：“我和姐姐合用一个衣橱，在我房间里。”

这丫头，鬼灵精怪的，看着就叫人心里熨帖。我还没住下，已经喜欢上这个小楼喜欢上这家人了，有辛勤的父母，有上进的哥姐，有活泼可爱的幺妹，多快乐幸福的一家人啊。想到家，我开始思念家里的父母，想起上次回家时父母的欣喜，如果不是因为爱情的伤害，我现在也回到家里，承欢父母膝前了。

杏儿见我走神，好像怕失掉我这个租客似地说：“哥，你不喜欢这个房间？”

我把身体朝床对面的沙发里一扔，很惬意地伸了个懒

腰说：“喜欢，很喜欢啊，我现在马上找到家的感觉了，杏儿，你能不能和你爸爸说一下，我再交点伙食费，和你们一起吃饭啊？”

“好啊，没问题，其实你要上山找那个什么了空的话，也在我家吃不了几顿饭，顶多每天回来吃顿晚饭，每天加五块钱就够了。”杏儿边收拾被褥边说。

“那就加十块吧，阴天下雨什么的可能进不了山的。”我感觉像是占了罗家的便宜，心里有些不安。

杏儿冲我扮了个鬼脸：“我们家从不欺负外面来的客人，跟你说实话，我家出租空房不是为了赚钱，我爸爸找人看过风水，说大宅大院房子多又不住人对主家不好，家里要多人口，这样阳气足，旺业。”

我对她这句话怀疑起来，因为自从我学会了奇门遁甲之后，对房屋的风水很敏感，走过路过就可以看出一幢房子有没有问题，如果他家的宅院房屋有问题，刚才我从她家大门口一直走到二楼为什么没察觉出来？

我没有表露出来，只顺着她的话说：“好吧，你说多少就多少吧。”

等杏儿走后，我拿了罗盘下楼来，在院子正中间放定，我再看罗盘时，不由吓出我一身冷汗。

## 第 233 章：异象突生

南怪钱通海给我讲奇门遁甲时说过，堪舆风水，第一境界用心去感应，第二境界用眼去察觉，第三境界才是借助工具去确认。站在罗家的院子里，我感到了无助，极度的无助和茫然。无论用心还是用眼还是罗盘，我都看不出这座院子有何问题，为何杏儿说老罗找的风水师要给这院子补阳气呢？

罗盘天池里磁针和子午线合二为一，天衣无缝，我一

层层仔细查过去，没有找到半点破绽。这个院子的风水好到了极致，我想，毫无疑问杏儿这丫头是骗我了。

我站直了身子，抬头看了一会马上要正午的阳光，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院子外面老罗的餐车咣咣当当由远即近。我眯着眼睛俯身去收罗盘，这时，罗盘上出现了异常状况，我眯着的眼睛不由一下子瞪大了，我看到第六层上穿山七十二龙发生了变化，象位占到了水龙空的位置上，这是大凶之象。明明刚才还是大吉，为什么一转眼就转换成了大凶？我揉了揉眼睛，再细看，象位马上又归正了，我重新眯上眼看，仍是空亡象。

这是以前从没出现过的情况，罗盘怎么会自动变化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知不知脸上竟然流下了汗珠。

杏儿和老罗的说笑声已经到了门口，我连忙收了罗盘，去拭脸上的汗。杏儿已经进了院子，看见我一脸汗水的呆立在院子里，惊讶地问：“哥，你在干嘛？”

“我，我在日光浴。”我很勉强的笑说。

我和老罗打了声招呼，径自上楼去了。我听到身后老罗和女儿嘟囔了一句：“这娃儿好怪哟。”

“我没看出他哪里怪呀，人家在晒太阳，少见多怪。”

“这样的日头能晒出汗吗？他莫不是有什么病吧。”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进了房间，坐在沙发里把罗盘拿出来，翻来覆去看了几回，确认罗盘没有坏，心里的疑惑就更深了。

钱通海说过，水龙空亡，家破人亡，这事非同小可，绝非补阳气能解得了的。我虽和老罗一家素昧生平，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可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钱通海也没教我破解之法，我又该从何下手呢？

我苦思冥想了一阵，一下子想到了阴曰阳，也许他有破解之法。

我从包里拿出已关了很久的手机，开开机，给阴曰阳



打电话。

阴曰阳不等我说话，就焦急地问：“天一，你现在在哪里？”

我很快地想了一下，没有告诉他我的确切位置，只是马上把我刚经历的这个奇怪的事讲给他听。阴曰阳说：“不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是真的，我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的确是发生了。”

“你确认不是你的幻觉或者是罗盘坏了？”

“罗盘是好的，我也肯定不是幻觉，我反复验证了。”

阴曰阳沉默了片刻说：“我从没听闻过这种事，我也说不出这是什么原故，这样吧，我帮你查查资料。”

我失望地挂上电话，又找出钱通海送我的那本《奇门遁甲》，仔细看了一遍，仍然没有答案。我把书丢到一边，长叹一声，为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为老罗一家未知的命运感到不安。

## 第 234 章：神圣使命

学会了易经，如果只把它当成一个谋生的工具，会很轻松，因为现在社会空前发展，做官的要求不断升官，做生意的要求不断赚钱，无官不商想求指引条可行的路，风水师这个职业可以说正是最好做的时候，只要懂得阴阳五行，能把人的吉凶祸福算个八九不离十，就不愁喝酒吃肉，若技艺再娴熟些个就可以做到门庭若市了。

但是真正有使命感的风水师是不会仅囿于赚钱过上好生活或赚个虚名的，因为他知道八卦是一个双刃剑，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运用正确救人济世，稍有不慎便祸害无穷。我想当年荀子讲“善易不卜”可能就有这个意思，因为知道易经的利害，所以不敢轻易去给他人占卜，占准

了皆大欢喜，错了则既害了别人也会让自己痛苦不已。

罗家的风水本不干我事，可是我现在知晓了，就不能置身度外，虽然我目前是束手无策，但我有责任去破解这道难题，帮这个幸福的家庭化险为夷。

我的快乐在于易经带给我的神圣使命感，我的烦恼在于时时会遇到无法逾越的困局。我想我现在是一只穿行于迷雾中的飞鸟，正渐渐失去方向，我不知道从何处降落才可以到达目的地。

我正沉思间，手机倏地响了，我慌忙把手机按在耳边，急切地问：“阴老师，怎么样，查到线索……”

“是我，周先生，我是梁小地。”

“哦，小地。”我一下气馁了。

“周先生，您怎么走这么急，说好了我开车送您的。”小地诚恳地说。

“你的工作很忙，我一个闲人，不想太耽误你的时间，再说了，从成都坐车到峨眉很方便的。”

“周先生，您……这个，有件事我，我想……”小地吞吞吐吐起来。

“小地，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我和郑总是好朋友，你不要和见外。”我说。

“是这样，小韵知道了高慧美邀请您相见的事，她让您带她去见高慧美一面，我知道，不该拿这种无聊的事去打扰您，可是，我太爱小韵了，不能看到她流眼泪，所以……您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实现小韵这个心愿？”小地的语速很快，好像怕说得慢了我等不得他说完就会挂电话一样。

## 第 235 章：一笑倾城

谁恋爱时不曾流过眼泪？谁动情时不曾忘记过自

我？又有谁为了心爱的女人不曾疯狂过？小地在步我的后尘，他现在经历的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可是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伤口掀开给他看，提醒他不要再受我一样的伤。我不会将自己的伤口给他看，即使他看了，也未必能感觉到我彻骨的痛，刀不刺进他自己的心里，不是看到鲜血从他自己身上流出来，他就不会明白，爱情的飞刀其实是百发百中的，只要已经瞄准了他，他就躲不掉。

我沉吟着，心忽软忽硬，拒绝和妥协在心里斗争。

小地是郑巨发手下一个很出色的经理，可是面对爱情，他和我一样弱智。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渐成呻吟：“周先生，帮帮我，我不想失去小韵！”

“好吧，我答应你。”我终于做出了无奈的选择。

我听到小地在电话那端长吁一口气，“谢谢，周先生，我现在就动身去峨眉接你，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放下电话，我从包里找出高慧美的保镖给我的纸条，照着上面写下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是哪位？记者吗？哪家报纸？”

“你是？”我不知如何称呼他。

“我姓柳，是慧美小姐的经纪人。”

“我叫周天一，慧美小姐在机场约过我，请问她晚上有时间吗？”

“周天一？周易大师是吗？哦，慧美小姐是交待过，不过她晚上有一场演唱会，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能下来，这样好不好，我给您约到明天早晨六钟好吗？”

“柳先生，这恐怕不行，我的时间不允许，你看凌晨两点可以吗？”我心里是想让他说不可以的，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去做我不想做的事了。

但是高慧美的经纪人很敬业，合计了一番说：

“那好吧，我一会儿征求一下慧美小姐的意见，如果她同意的话，我再给您电话。”

我想大歌星高慧美是真的遇到什么麻烦了，我放下手机刚喝了口水，她就亲自打电话过来。她的声音不像另外一些女歌手，唱歌甘甜如山泉，说话时粗涩如夜风，她电话里的声音比歌里的声音还要柔美，令人心驰神往。

她说：“周先生，谢谢你肯见我，把你下榻的酒店告诉我好吗？等我演唱会一结束我去拜会你！”

我定了定神客气地说：“我们约在凌晨两点吧，我去你的房间。”

高慧美在电话里温柔地笑，然后再三的道谢。收线许久，我的耳边还是萦绕不去她的笑声。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乔好运和郭民生，更顿悟汉代那个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的李夫人绝不是浪得虚名。

## 第 236 章：送子观音

小韵见到我，脸上鲜花怒放，挽住我的手臂，小声在我耳畔说了一句：“周大师，你真是个好人的。”

我的耳朵被她的喘息抚弄得痒痒的，这个女孩很会卖弄风情，女人只要想得开放得下，成功只是时间问题。我用手指搓了一下耳垂，与她闪出距离说：“我是被小地对你的一往情深打动了，小地是你生命里很重要的人，不管今后你多么成功，都要一如既往的珍视他，有他在，你会一直很顺。”

“我信周大师的，你放心，我会一直对小地好的。”小韵一本正经地说。

小地泊好了车，快步追上我们，看到小韵满面春风，他的心情也是一片阳光。

小韵为表示对我的感谢，让小地在一家大酒店里订了桌，回来的路上我请他退了，我说找家小饭馆就行，我想尝尝来自民间的最纯正的川菜。

我们进了一家叫蜀香十二品的饭店，小地说这家饭店在成都有三家分店，他们做得川菜是祖传的手艺，尤其是北渡鱼，被誉为成都一绝，多少大饭店的名厨都做不出这家店的味道，因为他们有个神秘的配方。饭店老板叫仇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和小地是朋友。小地介绍我说是大都来的周易大师，仇正马上来了兴趣，再三地请我先去他的办公室坐坐。从他对我的殷勤看得出来，他肯定是有啥事要请教我，商人都是这样，会见缝插针，在他们嘴里叫把握机会。

果然，在他的木雕大茶海前刚坐定，一壶铁观音还未煮好，仇正开口了，“周先生，你能光临鄙店是本人的荣幸，你既然是小地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就不和你客气了，我有一事相求，不知周先生肯否帮忙？”

刚才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就留意到了一件东西，他的书架里放了一张观音的像，七寸彩照那么大，我认识那东西，因为我姑家就有一张，叫送子观音，泰山十八盘上沿途都有卖的。

## 第 237 章：茶可清心

我淡淡地说：“我知道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想要个儿子对不对？”

屋内三个人全愣了，仇正正要倒茶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是啊，周先生果然不愧是大师啊！”

“不要叫我大师，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品了一口他的铁观音，很直白地说：“我今天是来吃饭的。”

仇正很聪明，马上谦恭地说：“是，是，我知道，请大师指点是要有诚心才成，我也是求子心切，大师莫见怪哦。唉，不满大师，我想儿子都快想疯了，你说我这一家接一家地开店，一年几百万的挣钱，纵有千万家产，纵是功成名就，连个儿子都没有，要钱有何用？女儿再好也是

外姓人，我若死了，这么多的钱全便宜了别人，再往后走几代，我的坟头上连添土的人都没有了，想想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思，周大师啊，你一定要帮帮我，如果能让我梦想成真，你要多少钱都成。”

我放下茶盅，对仇正说：“谢谢你的茶，都说茶可以清心，可是这么好的茶，我怎么感觉仇先生却仍是一颗混浊的心呢？生儿生女是你自己的事，我怎么帮得上？你这种心态是不好的，女儿怎么就是外姓人了？什么叫便宜了别人呢？不要把一颗心收得紧紧的，像针眼一样，只能穿一根线过去，人生是很由多彩色的线组成的，那么多五颜六色你都视而不见，只在心里缠里了一根黑麻绳，你要能活出精彩才怪呢！要把心展开了放平了，你会觉得人生不是有了儿子才叫有意义，不是钱多了才叫成功。”

“周先生，你这么年轻，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令我钦佩，你说得这些道理我懂，可是我就是过不了这道坎，”仇正埋下头去苦笑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仇家不能在我这代断了后啊，周先生，我能看出来，您是真正的大师，请您务必帮我了这份心愿。”

人的颓废有很多种理由，人的烦恼也有多种因由，人生没有十全十美，所以才有烦恼这个词，可是真要十全十美了，人就没有烦恼了吗？

## 第 238 章：欲擒故纵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不是帮人实现所有愿望，而是给人带去希望，让人走在通往希望的路上不断地去布施更多的希望，有了希望社会和人生才会有光彩。仇和不懂观音菩萨的苦心，供了一张观音像就以为观音的慈悲都应该施予他一个人，自利可以，自私心太重，哪还会有人生的快乐。

我想有机会我真要帮他调调，把他的心态给调正了。我看了小地一眼说：“我们去吃饭吧，吃完饭我要去酒店

睡一觉，凌晨两点的那个约会很重要。”

小地看看仇正，又看看我，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想帮他的朋友。

仇正以为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很失望地站起来，但仍不失礼节地说：“周先生，这顿饭我请了，我知道，我是一个俗人，不值大师垂顾，但是能认识周先生我很荣幸，希望您能给我这个机会。”

我不置可否地往外走，小地紧跟在我身后，小声说：“周先生，您若方便的话就帮仇兄一个忙吧，他其实是个很善良的人，这些年做了不少修路架桥的善事。”

做善事是一个人的本份，如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善事，虽然布施，但其心仍然不能说是善的。

我没做任何表态，只是快步走进餐厅，我想尽快地吃到仇家祖传秘方烧制的川菜。

吃完饭上了小地的汽车，我才告诉小地：“下次我从峨嵋回来，会帮仇正调理的。”

小韵不解地问：“周先生，您刚才为什么不当面答应仇正呢？看把他给急的。”

我笑笑说：“我想让小地多一个过命的朋友。”

小韵虽然冰雪聪明，却解不透我这话的含义，问小地：“我怎么听不懂。”

小地对我会心一笑，说了声：“周先生，谢谢你。”

小地是明白我的意思的，我这招欲擒故纵是想让小地送一个大的人情给仇正，既然仇正把得到一个儿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小地说动了我帮他实现愿望，那就等于送给了他一条命，以后他会对小地亲如手足。

## 第 239 章：美酒佳人

凌晨两点整，我们一行三人到了高慧美下榻的酒店。

我让小韵拨通她房间的电话，工夫不大，高慧美的经纪人柳先生下到大堂，相互致意后他说：“周先生，高慧美小姐请你一个人上去。”

小韵脸上掠过一丝惊慌，犹豫着把背包递给我。我扫了一眼轻摇了一下头对她和小地说：“你们两个在大堂等我。”

柳先生带我进了高慧美的总统套房，然后轻轻关上门走了出去。

高慧美刚洗完澡，头发还湿漉漉的，脸上不施粉黛，略显疲惫的神色更别有一番风情。她伸出手来交到我手上，我们相握了一下，不等我撒手把我引到沙发上坐下，轻启朱唇道：“周先生，谢谢你肯见我，呃，你喝点什么？”

这个万人景仰的女子近在咫尺，吐气如兰，笑容魅惑，可是我却分明感觉到她眼神里深藏的忧伤。

我扫了一眼沙发右侧的小酒吧说：“随便吧，咖啡或者绿茶都行。”

“不来杯酒吗？我这里有纯正的 Tequila，国内是买不到的，你要不要试试？”

Tequila 是墨西哥的特产，只有极品龙舌兰酒才有资格叫这个名字，郑巨发在办公室里收藏有一瓶，听他介绍过，知道这种酒性如烈火，却无缘一尝。如今美酒佳人，夜色氤氲，我纵有酒兴，又哪有闲情逸致陪她浅饮低酌。

我说：“算了，我喝不了烈酒，来杯葡萄酒吧。”

高慧美妩媚地一笑说：“周先生真没口福，那就来一杯法国干邑吧。”

高慧美给我倒了一杯轩尼诗，自己倒了一杯加冰的 Tequila，坐到我对面，与我碰了一下酒杯，轻啜一口酒说：“周先生，我相信第六感，你相信吗？”

“当然，易经说白了就是第六感。”

“是吗？”高慧美眨了一下好看的眼睛说：“易经是



第六感？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也有认识懂周易的朋友，他们都说易经八卦是神的指点。”

## 第 240 章：各自心安

“瑞士心理学家 CarlJung（荣格）是最推崇第六感的人，荣格认为，所有的人从一出生就有某些体验，如生、死、上帝、母亲和父亲、动物、能量等。这些普遍性体验构成了人们的思想、想象或模式的各种 archetype（原始意象）。他对第六感的解读和中国的易经不谋而和，易经预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感应，也叫心识，而不是神的指点，要说有神存在的话，这个神就是潜意识，每个人都有潜意识，只要能满足一些条件，每个人都能把一些以前储存在心里的意识激发出来，以完成某种感知。”我说。

高慧美听得似懂非懂，说：“是啊，有时我的脑子里也会突然闪过一些似乎熟识的场景，只是从没有仔细琢磨过，任由一闪而过，过后就忘了。”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她的说法。

高慧美又说：“我想说的第六感是那天在机场看到你，我就觉得在哪里见过你，非常真切，可是我明明不认识你。正好看到有人举着‘周易大师’的牌子接你，我马上想到，我一直存在的一块心病，应该就是等你的出现来为我解除。”

这样的事我经常遇到，因为我是学易经的，每一次在大脑里飞快闪过的信息都不会放过，事后经过验证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准确的，所以我相信她说的这种情况是真的。

我说：“你是有慧根的人，只是没有人点拨你，因为有一层纸没有戳破，所以你到不了更高的高度，如果你学易经，会很轻松就取得成就。”

“真的吗？”高慧美精神为之一振：“那你收我做徒弟吧，我想学易经。”

我不由笑了：“不要开玩笑。”

“真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周先生，我是认真的。”高慧美连声说。

我不理睬她的热烈，收起笑容说：“慧美小姐，你是歌坛巨星，事业正如日中天，易经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不适合你，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有一个这样聪慧美丽又名声巨盛的徒弟倒是不错，可惜我没那么高的造诣，也没有做人老师的兴致。

有一首古诗写得好：静室安居明更清，等闲不惹世间情。从他外景魔千遍，一片真心不解惊。她做她的歌星，我习我的易经，两不相扰，各自心安才好。

## 第 16 卷

人谁不是陀螺，人谁又不是被名利责任抽打着不由自主的旋转，转晕得是自己，快乐的是别人，虽是如此，又有谁甘守寂寞，做一截一无是处的朽木。

## 第 241 章：风光背后

高慧美用十多分钟的时间简要地给我讲了她的事，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有些辛酸的成长故事。九十年代初她是北京歌厅里唱歌的歌手，以模仿邓丽君的歌而著称，在行内被称作“小邓丽君”，后来认识了一个国际倒爷，那个人财大气粗，出钱找人给她写歌，为她出盒带，到电台帮她打榜，慢慢把她的知名度打了出来，当然她也付出了身体的代价。

那个倒爷后来因为做生意触犯了法律，被判了八年徒刑，她也因此而得以解脱。随着她的名气增大，有一家唱

片公司的老板看上了她，并且与她签了约，重新对她进行包装，把她打成一个清纯玉女的形象，她的演艺事业也从此达到了巅峰。

这时候，那个最初帮过她的人也出狱了，她不念旧情，给了那人一笔巨款，希望与过去作个告别，最初那人拿了钱开了个公司，也安份了一段日子，可是，没过多久，那人生意就失败了，又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就开始不断骚扰她，威胁她要把过去的事抖露出去，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为了自己的事业，只好委曲求全，给那人买了房子，每月给他帐户上打款，悄悄地把她养了起来。

可是那人得寸进尺，想要和她结婚，并且无耻地说，不结婚也行，让高慧美每个月去他那陪他一天。

高慧美不堪其辱，又惮于那个流氓的淫威，只能是在无人的夜里以泪洗面，白天还要强装笑脸。她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我爸爸早逝，只有妈妈一个亲人，我不想让妈妈为我难过，如果不是因为妈妈，我会把那个流氓杀了然后离开这个烦恼的世界！”

高慧美说完把杯子里的烈酒一饮而尽，眼里没有泪水，只有如刀锋般的寒光。

“酒是好东西，它可以让暂时忘掉痛苦，给我一夜安眠。”高慧美起身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

我想如果等在酒店大堂里的小韵听到了这个故事，她还会对做明星心向往之吗？可惜这个故事高慧美是讲给我一个人听的，小韵永远都听不到，若有一天她知晓时，可能是已经亲身体会过了。

## 第 242 章：消克之法

名利这东西，你看重它，它就重如千钧，你看淡它，它就轻如鸿毛，泰山再雄伟，对个人来说，一无用处，而鸿毛，做成掸子可以拂尘扫灰。压死人的永远是泰山，而

不是鸿毛，想让泰山变成鸿毛，别人是无法替她做到的，举重若轻要靠自己，可惜高慧美舍不得放下肩上重如泰山的浮名蝇利，她已经习惯了闪光灯的光亮，一旦走离灯下，她会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我让高慧美摇了一卦，卦成天火同人，官星持世，得日建，说明目前她的事业正是蒸蒸日上之时，但财爻临空，有财进财出入多出少最终山穷水尽的隐忧，应爻是渐兴之势，克官在后，整个卦象有吉有凶，如果不懂得消克之法，眼前虽是无伤，不用多久必有其害，这与她说的情况完全吻合。

演艺圈的女人吃得是青春饭，年轻时拼了命的想出名，出名后拼了命的挣钱，有名有财却没了好身体和好心态，有些东西离得很远时会觉得无所谓，可以淡泊，可以无视，一旦拥有，最怕失去，最怕失落，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想守住名利这东西实在是太难了，这也是为什么明星女人都喜欢找个钻石王老五做归宿的原故。

我很怜惜眼前这个柔弱的女人，因为她对我的推心置腹，也因为她的坎坷经历，我对她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情怀。

我沉思片刻说：“从卦上看，你的事业还会上一个台阶，但你得到的和你失去的同样多，你的人生就像一只千疮百孔的筛子，装进去马上就漏了下去，到头来名和利会和时光一起流走，你惟一能留住的只是一些回忆。但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既不会身败名裂也不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你打理人生如你打理事业一样用心的话，你会有一个不错的收局。”

高慧美频频点头，然后眼前一亮：“我会有一个不错的收局？”

我开导她：“是的，不要把坏的情况人为的扩大，坏事也是有动能的，它动能强大的时候要懂得规避和隐忍，而不是锋芒相对，总有一天它的动能会慢慢衰竭，最终化为空无，用易理解释的话，坏事的动能强过了头会转化成

好事，害你的会变成利你的，拿走你多少最终还要还回你多少。”

## 第 243 章：自结自解

“我不要还回，只求能平安无事，”高慧美得到了安慰，神情稍稍轻松起来：“我该怎么做才好呢？那个无赖像个噩梦一样时刻缠着我，搅得我心神不安，我都快崩溃了，还求大师明示。”

“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把你的噩梦当成黎明来临之前的晨靄，想想马上就会云开日出，马上就能得到解脱，你就可以把心理上恶瘴消磨掉了。”

“我明白了，我现在能做的是稳住那个无赖，不要去激怒他，让他自生自灭是吗？”

“你要想得到长久的安宁，目前只能如此。”

高慧美心有不甘地说：“只是便宜了那个流氓。”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你只要想着，现在做得只是还回去，心理就平衡了。”

“还回去，”高慧美点头说：“不错，是的，我是在还债，我要让他欠我的，然后慢慢再还给我。”

我微微一笑：“你是一个聪明人。”

高慧美摇了摇头：“我是一只陀螺。”

人谁不是陀螺，人谁又不是被名利责任抽打着不由自主的旋转，转晕得是自己，快乐的是别人，虽是如此，又有谁甘守寂寞，做一截一无是处的朽木。

我把玩着手中的杯子说：“人生如同这个杯子，装进去水还是酒，装进去甜还是苦都是自己的事，关键要能做到甜的东西会慢慢品尝，苦的东西敢于倒掉。”

高慧美眼波一动道：“说得好，我就是怕倒掉了，杯子会永远空着，所以才痛苦的，我明白今后该怎么做了，

谢谢你解开了我的心结。”

心结都是自结自解，我只是帮她理了理头绪，人看自己的事越看越糊涂，只有置身局外才能让慧眼放出智慧。

高慧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杯子说：“周大师，这一杯，我敬你，喝了这杯酒我还有一事相求，希望大师能答应我。”

我问：“什么事？”

“收下我这个弟子。”

“这件事恕难从命，我们可以做朋友。”我抿了一口酒说：“真是好酒，好酒喝一杯就够了。”

## 第 244 章：你的眼睛

高慧美还要坚持，我说：“做人还是洒脱点好，什么事都不可勉强。”

见我态度坚决，她也只好作罢，转身拿了一万块钱放在我面前：“周大师，我知道你教我的做人之道是这点钱买不到的，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回报你，我是俗人，只能做俗事，一点心意，希望你不要见笑。”

我开玩笑说：“我会见笑啊，见到钱还不笑那就叫装了。”

高慧美开心地笑起来。

我从那叠钱里抽出了一张说：“这就够了。”

高慧美看看我，欲言又止，她知道自己改变不了我的决定，放弃了无谓的努力。

我说：“慧美小姐，我也有一样相求，不知你能否答应。”

高慧美不由紧张起来，看了看门口，轻轻皱了下眉头，不由自主地抱紧了双臂。

我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说：“我有两个朋友等在下面，他们是你的崇拜者，想见见你。”

高慧美长吁了一口气，脸悄悄红了：“可以，可以，请他们上来吧。”

我示意她把桌上的酒收起来，轻声说：“慧美小姐，这种烈酒以后还是少喝。”

高慧美心里一动，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柔声道：“谢谢。”

小韵和小地早已等得心焦，柳先生引着他们进了高慧美的房间，小韵激动地涨红了脸，站在高慧美面前手足无措，高慧美拉着她的手坐下来，说：“谢谢你能喜欢我的歌，会唱吗？来一段好不好？”

小韵拼命地点头，小声说：“你的歌我都会唱，只是在你面前我不敢唱。”

“不用怕，我来起头，我们一起唱，‘你的眼睛，流动着柔情，风一样掠过我的生命……’”

正是那首伴过我许多不眠之夜的《彩云飞》，歌词非常美，两个女人的声音也非常美，在她们的歌声里，我的思绪开始像彩云一样，飞向了远方，我在想一个叫齐玉儿的女孩，她的眼睛，也是风一样在我生命里掠过，只是不知道现在，她停留在哪个枝头。

## 第 245 章：大智若愚

一个人的成功和机遇是分不开的，小韵遇到高慧美，就是她成功的开始，从小韵热切的目光里我能看出来，她是这样认为的。一位名人说得好，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小韵把高慧美看成了巨人，而高慧美的确是可以给她这个肩膀的，只是小韵不懂得高慧美外表的强大和内心的脆弱。

高慧美果然没有辜负小韵的期待，让小韵去北京找她，她要帮小韵签进自己所在的公司。告辞时，高慧美送给了小韵一句话：“小韵，每个人都不会轻轻松松的成功，享受成功的快乐是短暂的，但在成功之前有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你有心理准备吗？”

小韵重重地点头说：“我知道，我不怕。”

人一旦有了目标，尤其是看到了伸手可及的成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高慧美肯给予，她完全可做到让小韵少奋斗很多年，她可以帮小韵省去那段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可无缘无故非亲非友，她凭什么给小韵？我想到高慧美的经历，看一眼她深邃的目光，感觉她的话里藏了深深的玄机。

我们从高慧美的房间里出来，小韵却还没走出她的憧憬，缠着小地要去酒吧，庆祝她将从此走上星途。

小地看向我。我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天空，说：“你们去吧，我要赶回峨嵋，我今天约了向导要进山的。”

小地执意要送我，我拒绝了，我心算了一下时间，打辆车是可以在五点前回到峨嵋的，我不想再让小地来回奔波了。

我到孟家时，老孟和女儿杏儿已经在准备去出早点摊了，见我回来，杏儿麻利地给我盛了一碗豆腐脑，手托着腮边看我吃饭边问：“哥，你好神秘，一夜未归，干嘛去了？”

我瞅了一眼也侧着耳朵等我说话的老孟道：“我不神秘呀，只是去成都一趟罢了，一个朋友有件事情需要我出面帮着料理一下。”

杏儿还要说什么，老孟敲了一下餐车吆喝道：“幺妹，走啦。”

杏儿答应着老孟，又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老君不喜欢聪明人，在他面前要大智若愚。”



我嘴里含着豆腐脑“唔”了一声，抬着问：“为什么？”杏儿已经格格笑着跑走了。

## 第 246 章：七大法师

五点整，老君站在老孟的院子外面，完全不管还有人沉浸在晨梦里，扯着嗓子喊：“周——天——一——。”

有点像老孟叫卖豆腐脑的声音：“豆——腐——脑——。”

我拎起背包，冲下楼来，在老君张嘴要喊第二声时站到了他面前：“老君早。”

老君哼了一声，也不看我，扭头就走，这个瘦小的老头走起路来很快，我得紧迈着步子才能跟得上。

“峨嵋山上有二十七座寺庙，共九百一十二个和尚，能称得上大师的法师只有屈屈七人，法号分别是，智明、广善、妙机、清觉、性远、永衍、铉真，没有你说的了空这个人。我带你分别见一见这七位法师，看他们知道不知道了空，如果还找不到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老君走路很急，说话也很快。

我记起杏儿的提醒，恭维了他一句：“老君真不亏峨嵋的活地图，对山上的僧人这样了如指掌，看来请你做向导是请对了人。”

老君并不领我的情，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或许根本就没有了空这个人，这个法号我听着像是个道人，如果是找道人的话，你要去青城山。”

是了，僧人道人中是不称作大师的，老君显然是提前做了功课，把山上僧人的资料查了一遍，他说没有叫了空的和尚，那八成是真的没有了，肖衍四给我扔下一句“峨嵋山了空大师”是什么用意呢？这峨嵋之大，找一个影子一样的人不异于大海捞针，了空，但愿不是真的一了百了，

万事皆空。

“峨嵋山上有精通易经八卦的高僧吗？”我想尽量缩小范围。

“真和尚有几个是学那个的？真精通易经八卦的我们凡人又岂能有缘认识？”老君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有疑惑要问？如果只为解惑，我认识一个风水师，他可以帮你。”

“我是来完成师父的遗愿的，拜师解惑兼而有之，无论如何我都要见到了空这个人。”我老实地回答。

老君又“哼”了一声，加快了脚步。

## 第 247 章：揣摩不透

我跟着老君顺着山道一直向山顶走，路上寺庙渐多起来，但他没有进去的意思，不喘也不歇脚步轻盈的像只猴子，我却走得满头大汗。

老君见我与他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回身站定说：“走山路要躬下身子，你这样笔挺挺的，身体硬得像根棍子，哪走得动！”

我擦了一把额头的汗说：“老君，我走不动了，歇歇吧，喝点水。”说着从背包里拿了一瓶水给他。老君不接，从怀里掏出一只精致的酒壶，拧开盖，喝了一口，咂了一下嘴，顺势坐在石阶上，作闭目养神状。

我挨着他坐下来，问：“一路上路过很多寺庙，为什么不进去打听一下呢”？

“你没听到寺里的诵经声吗？”

“那我们要去哪里？”

“去金顶。”

“那里有寺庙吗？”

“以前有，现在没有 了。”

“那还去干嘛？”

“今天先带你熟悉一下峨嵋山，让你领略一下佛教名山的风光。”

“我是来寻人的，不是来旅游的，”我心里不快起来：“三千多米高的山，走着上去，要走到何时？”

老君睁开双目，也斜了我一眼，并不理睬我，用木杖柱在地上，站起来继续向上走。我揣摩不透他的心思，只得跟上。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遇仙寺，我累得精疲力竭，喘气如牛，躺在一块青石上再也爬不起来，老君进了一家名叫“仙客来”的农家饭馆，叫好了菜，也不管我，自顾自地喝酒吃菜，悠闲自在，好像不是一步步爬上来，而是在家门口散了一圈步，转身回到家里一样。

我饥肠辘辘，却连起身去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刚闭上眼睛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歌声将我惊醒，是一个老者的声音，声音苍老但曲调优美，起初我并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他反来复去不停地唱，到不知唱第几遍时，我终于听明白，他唱得是《三世因果经》：

## 第 248 章：三世因果

富贵皆由命，前世各修因。

有人受持者，世世福禄臻。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善男信女听原因，听念三世因果经。

三世因果非小可，佛言真语实非轻。

今世做官为何因，前世黄金妆佛身。

前世修来今世受，紫袍玉带佛前求。  
雕刻佛像塑菩萨，容貌端正盖世人。  
莫说做官皆容易，前世不修何处来。  
骑马坐轿为何因，前世修桥补路人。  
穿绸穿缎为何因，前世施衣济灾民。  
有食有穿为何因，前世茶饭施贫人。  
无食无穿为何因，前世不舍半分文。  
高楼大厦为何因，前世建塔修寺人。  
福禄具足为何因，前世救济受灾人。  
相貌端庄为何因，前世花果供佛人。  
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诵经念佛人。  
贤妻美妇为何因，前世佛前结彩云。  
夫妻长寿为何因，前世长幡敬世尊。  
父母双全为何因，前世敬重孤独人。  
无父无母为何因，前世忤逆不孝顺。  
多子多孙为何因，前世开笼放鸟人。  
养子不成为何因，前世皆因溺婴身。  
今生长寿为何因，前世买物放生人。  
今生短命为何因，前世宰杀众生身。  
今生无妻为何因，前世虐待妇女身。  
今生守寡为何因，前世轻贱丈夫身。  
今生奴婢为何因，前世忘恩负义人。  
今生眼明为何因，前世佛前献蜡人。  
今生眼瞎为何因，前世指路害盲人。  
今生口臭为何因，前世吹灭佛灯人。  
今生口哑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双亲。  
今生驼背为何因，前世嘲笑拜佛人。

今生缺手为何因，前世造业害旁人。  
今生缺脚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  
今生牛马为何因，前世欠钱不还人。  
今生猪狗为何因，前世皆因骗害人。  
今生无病为何因，前世施药救病人。  
今生多病为何因，前世杀生害命人。  
今生囚牢为何因，前世作恶害别人。  
毒药死者为何因，前世毒药害别人。  
伶仃孤苦为何因，前世奸恶算计人。  
鳏寡孤独为何因，前世狠心嫉妒人。  
眷属欢笑为何因，前世扶助孤独人。  
今生矮者为何因，前世地下看经文。  
今生吐血为何因，前世恶口骂僧人。  
今生耳聋为何因，前世扰乱念佛人。  
今生疯癫为何因，前世酒肉逼僧人。  
今生身臭为何因，前世污秽浸佛身。  
今生吊死为何因，前世劫索在山林。  
雷打火烧为何因，大秤小斗欺骗人。  
万般自作还自受，地狱受苦怨何人。  
莫道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  
前世修福今世受，今世修积后世荫。  
有人受持因果经，消灾免难福长存。  
有人讲说因果经，事事如意得称心。  
有人高唱因果经，生生世世得聪明。  
有人印送因果经，灾凶横祸不临身。  
若是因果无处应，善恶赏罚如何分。  
若人念佛虔诵经，身登莲台极乐人。

若人深信因果经，福至心灵皆称心。  
三世因果说不尽，苍天不亏善心人。  
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喜舍万文收。  
以君寄在禄宫库，世世生生福不休。

我睁开眼，顺着声音的来处寻找，在离我不远的一株松树下，看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坐在树下，旁若无人的引吭高歌。他的身边围了很多游客，向他放在脚下的钵里丢一些钱，老人唱了一阵，收起钵，飘然向遇仙寺后的一条小径走去。

## 第 249 章：广善和尚

我进得饭馆里，老君还在浅酌低饮，桌上四个菜吃得极为讲究，盘子里一半是被他夹过的痕迹，另一半一动未动。这是一个做事分明，与世无争的人，有这种品性的人，一般都是清高孤傲。

我夹了一箸菜放在嘴里边嚼边问：“老君，那个白发老人每天都来这里乞讨吗？”

老君呷了一口酒，慢条斯理道：“他每天午时都在遇仙寺前唱十遍《三世因果经》，唱了十年了，你是第一个说他是乞讨的。”

我脸红了一下，分辨说：“他若是僧人，他的做法叫化缘，可他非僧非道，不是乞讨是什么？”

“乞讨是求人施舍，他是施舍做人的道理给芸芸众生，那个钵盛的不是利，是人心。”

我为自己的世俗心感到羞愧，沉默了片刻说：“老君，你这话有禅意。”

老君又“哼”了一声，似乎不屑于我对他的评价。

吃完饭，我和老君过遇仙寺进了洗象池，在大雄宝殿里拜了普贤菩萨，老君把我引进了方丈的禅室。

老君说，方丈叫广善，自幼在五台山出家，十八岁游历名山大川，二十八岁设坛讲经，四十岁时来峨眉山，留住至今，是峨眉山修行佛法最深的高僧。

广善和尚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正在饮茶，老君打了个辑，说：“广善师兄，讨扰了。”言罢在下面坐了，广善和尚慈眉善目，面带微笑，看了我一眼，指了另一把椅子说：“施主也坐吧。”

我诧异地看看老君，不明白他为什么叫广善师兄，但看情形，他们是很熟。

老君说：“广善师兄，这位小兄弟从大都来，想寻一位叫了空的师傅，我是一个俗人，孤陋寡闻，不曾知道了空师傅仙居何处，广善师兄在峨嵋修行多年，想必知道。”

广善和尚沉吟良久，摇摇头说：“据我所知，这山上没有法号叫了空的师兄，不知道施主是从何得知了空师兄人在峨嵋的。”

## 第 250 章：水至源头

听广善和尚这样说，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我说：“我师父叫肖衍四，他临终前给我留了一句话，让我来峨眉山找了空大师。”

“了空大师？你确定了空是佛门中人么？怎么会有大师这样的称呼？是你师父对他的尊称还是他的法号后面本就有大师二字？”广善也困惑了。

“我对了空大师一无所知。”

“你师父是佛门中人？”

“不是，他是学周易的。”

“哦，原来如此，”广善顿了一下说：“山上懂占筮之法的只有华藏寺的铉真禅师了，他是从九华山游历至此的挂单和尚，已经住了快一年了，你不妨去他那里打听一

下，或者他能帮你参透禅机。”

我心里又燃起一线希望，但是转念一想，铉真只在峨嵋住了一年，他肯定不会是了空，那广善不知晓的事他又怎么会知道呢，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马上又熄灭了。

广善察颜观心，看出我的惆怅，说：“施主，既然你师父让你来峨嵋寻人，那肯定有他的道理，佛法讲‘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得也未必是真得到，失也未必是真失去，你有千里之外向善之心，大善若水，水至源头自然清，相信你终可达到得即是失，失即是得之境界。”

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师父让我来峨嵋山寻了空，或许这了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了，便是“得失了了”，空便是“万事皆空”之意，说不定他是想让我来这座佛山感悟一些事情的呢？也罢，一切随缘吧。

我起身谢过广善，与老君出了禅室，问他：“现在去华藏寺吗？”

“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早晨去金顶。”老君不假思索地说。

我不了解山上的情况，看看天色，面露疑惑说：“这天还早，为什么要住下呢？”

“娃儿，你想去山顶冻成冰块吗？”老君用木杖指了指看似很近的金顶说：“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求佛万里路，不争一日程，先在此歇息一晚，这里的旅馆我熟，热水热饭热被窝，安逸的很。”

我只得应了，随他进了一家旅馆，老板也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见老君来了，熟络地打着招呼，又看了看他身的我说：“老君，这回你跑不过人家莽娃了吧！”

老君“哼”了一声：“跑得过我还用住你的店？”

老板心照不宣地笑，拿了钥匙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我问：“山上的旅馆都是单人间吗？”

“老君喜欢一个人住，我这里常年给他备着房间，”



老板小声说道，后面又补充了一句：“他的房间我算半价的。”

## 第 251 章：枣庄孝子

我的房间是三人间，已经住了两位了，听口音是山东人，两个人很热情，见我进来，打量我一番说：“你一个人上山吗？看你像个学生，不到放假的时候啊，是来上香还是旅游的？”

我倦倦地答道：“不上香也不旅游，散心的。”

两人倒不见外，问长问短喋喋不休，后来见问三句我答一句，也没兴致理会我了，我也不管他们，身体一挨上床，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再也不想动了，半睡半醒地听他们啦呱。

听了一会便对他们的话题感兴趣起来，原来这两个人是山东枣庄人，那地方我没去过，但我一个大学同学就是枣庄人，枣庄离孔子的老家曲阜不远，也算是孔孟之乡，多讲仁义道德之人，年长的叫向义，另一个叫春河，两个人是表兄弟，向义的母亲在他十三岁时因与其父吵架负气出走，二十多年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自从母亲出走后，向义就缀学寻母，全国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之外都走遍了，现在他三十六岁了，还没有娶老婆，房子也卖了，平时靠四处打零工为生，虽是这样，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寻找母亲。他说，就是死在寻母的路上，也要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次他听一个老乡说在峨眉山卧云庵见到一个老尼，很像他的母亲，于是就凑了钱和表弟一起赶过来。

向义说：“春河，我的左眼一直在跳，我觉着这回一定能找到俺娘。”

“我也感觉该找到了，二十多年了，向义哥，苍天不负有心人，老天该开眼了。”

“唉，如果这回再找不到，我想从金顶上跳下去。”

“不会的，哥，一定能找到。”

我被向义感天动地的孝心打动，翻身坐起来说：“我给你测一卦吧。”

两个人被我吓了一跳，春河结结巴巴地说：“小兄弟，你说什么？”

“我是学周易的，我给你们测一卦，也许对你们寻找亲人有帮助。”我诚恳地说。

## 第 252 章：自助天助

“唉，小兄弟，不瞒你说，算命先生我求了无数了，每回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可就是不灵验，你——”向义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你的好心我领了，我，我们的钱也不多，掏不出卦金了。”

“我不要卦金，”我说：“我也是人子，我知道做子女的失去母爱的痛苦，我就是想帮帮你。”

春河劝向义：“哥，让他试试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

我下床，先去洗净了手，又漱了漱口，要向义也照做了，让春河把桌子收拾干净，拿出铜钱，请向义摇出一卦。

我一看卦象，先自松了一口气，（为防看官对此卦生搬硬套，自误误人，此处不提卦名）主卦六冲卦，变卦六合卦，六神无凶，用神合世爻，旬空不现。我反复斟酌之后解道：“你母亲不在这里，但是应该在下个月能见到，不是你找到的，是她会回家，你下个月不要外出，在家等他就行了。”

向义无惊无喜，苦笑说：“我找了二十多年都没找到，她怎么会自己回家？小兄弟，你别安慰我了。”

春河也泄气了：“是啊，要是能回家早就该回来了，还用等二十多年后吗？”

我明白他们是历经千辛万苦早已心灰意冷，尤其看我年纪这么小，哪会相信我。我把大都市易经协会发给我的副会长证件拿给他们看，又把我的手机号码写给他们说：“我是认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明天你们去卧云庵找一下，如果找不到，就回家去等，一个月后给我打电话，如果老人家没有回家，我发誓会和你们一起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

向义和春河相视一眼，向义对我点头说：“如果你真的算准俺娘不在这山上的话，那我就信你回家去等。”

春河很高兴，把向义支出去后对我说：“小兄弟，谢谢你，虽然我也不是十分相信你的话，但是你毕竟给了我向义哥希望了。你知道吗，我只所以跟他来峨眉山，就是怕他万一再找不到，一时想不开跳了悬崖。”

我想，人自助天亦助之，二十多年的艰辛寻母路，老天是看到了的，现在到了帮他了却心愿的时候了。

## 第 253 章：金顶日出

峨眉山华藏寺位于山顶海拔 3000 多米处，因为华藏寺原有一铜殿，铜殿上部重檐雕甍，顶部通体敷金，故被称为金顶。华藏寺自建成以来，历经劫难，曾多次被大火焚毁，又多次重修，因其所处山顶，云端之上，一步仙一步尘，近乎与世相隔，多有虔诚的僧人不远万里到此领会佛光，潜心修炼。

老君带着我一路急行，在日出之前赶到了金顶。

我们刚在山顶站定，气还没喘均，只见一缕金光从云隙间射出，慢慢的太阳象飘浮在云海里的浮子一样，闪烁着漾动着，一点一点浮出云层，照射得波涛汹涌的云海层层叠叠，气象万千。

老君眯着眼，清瘦的脸庞如雕刻般庄严。

“娃儿，老夫一生中来过十余次金顶，只看到过三次日出，今天看到的日出是最美丽壮观的，你的福缘不浅哪。”老君目不转睛地看着如轮如炬的太阳说。

我沉浸在阳光的温暖里，仿佛听到老君在心里说：“此生足矣。”

我见老君嘴并未喻动，以为是幻觉，问：“老君，你说什么？是说此生足矣吗？”

老君猛然地转头看向我，脸上现出愕然的表情：“你听见我说这句话了吗？”

“你没说吗？”

老君看我良久，沉默不语，双手合十，冲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跪拜下去。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心无杂念地向太阳之神跪拜叩首，磕到第三个头时，只觉得一股热气自头顶升腾而起，然后全身像发烧了一样灼热不安，脑际闪过许多奇怪的文字，一行行电闪雷鸣般飞速翻滚，我想睁开眼，眼皮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可是又透过眼睑分明看到一个无比高大的身影站在眼前，他伸出手在我头顶轻轻摩挲一番，口中念念有词，他的念的经文和我脑中闪过的文字一样，我一句都听不懂。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睁开双目，太阳已经升得很高，眼前的幻影也无影无踪，只看到老君用诧异的目光在看我。

## 第 254 章：铉真禅师

“你看到了什么？”老君问我。

我茫然地说：“我看到很多奇异的景象，可是又什么都没看到，刚才，是你在抚摸我的头顶吗？”

老君的目光更加诡秘，半晌，摇摇头。我听到他在心里说：“此生足矣。”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心里反复说着同样一句话，我想，也许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我的幻想，我看看脚下踩着石板，莫非是这块石头有了某种魔力，赋予了我神奇的力量？我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脚下这块让我产生幻觉的石头。

我说：“老君，我们去见铉真禅师吧。”

我们进了寺门，老君向一个僧人打听铉真的所在。僧人指了指铁瓦殿方向。铁瓦殿早已毁于明朝的一场大火，如今只剩残砖断壁。我们老远就看到一个身影盘腿坐在一块青石上，全身沐在阳光中。

走得近了，看清这位僧人的真面目，五十岁上下年纪，眉毛淡黄，耳朵奇大，鼻孔朝天，下巴尖如织梭，寸长稀须如粘在下巴上一样，黑白混杂。看其相貌只能感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我敢说，天下再也挑不出如此不堪入目的长相了。可是有奇貌必有奇术，这等奇异之人必有奇异之处。

等他打坐完毕，我上前施礼：“请问可是铉真师傅？”

铉真的目光由远处收回来，在我脸上停住，微微点头：“施主可是自东方来？”

果然是一个奇人，只看我一眼便知我的来处。

我点头称是，旁边老君已然目瞪口呆，我又听到他在心里重复那句：“此生足矣。”我这回真的不知道是真是幻了。

“我在峨眉山住了一年了，只有今天的日出清洁干净，一尘不染，果真是有不凡之人到来此山，敢问施主尊姓大名？”铉真缓缓走下青石，站在我面前端详我。

我有些受宠若惊，再次施礼道：“铉真师傅客气了，弟子周天一，从大都来，寻找一位叫了空的大师，不知师傅能否指点一二。”

铉真开口说话，我看得真切，他的门齿竟然一长一短，齿缝奇宽。他道：“贫僧问佛不问俗，识古不知今，要让

施主失望了。”

他心里还说了一句话，我听得分明，“了空二字是佛，大师二字是俗，佛俗不分，可见这个小施主虽得天地之气，却是混浊未开之人。”

## 第 255 章：混沌未开

生命本是受之父母，灵魂来自父母精血，怎说是得天地之气？莫非我是顽石成精，天地造化我成人形？这铉真却是非僧非俗半玄半真了。

肖衍四曾告诉过我，世间的事，我们认知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虽然存在我们却无缘知晓的，学周易的人，不要轻易去否定一切，不要轻易把自己未验证的东西叫作迷信，比如灵魂，比如转世，比如鬼神，不要去武断地否定，既然老祖先能把这些文化留下来，那肯定有他的渊源，是真是假不是我们晚生后学凡夫俗子可以随便下定论的。我们可以不信，但不可以轻视，更不能随便褻渎。

我没感觉自己得了什么天地之气，只是有时自己身上会发生一些奇异的事，比如现在，我可以听到铉真和老君心里说的话。我宁愿相信这是我自己的幻听。

我恭敬地请教铉真：“铉真师傅，我的修为不够，感知不出了空大师是否在此山上，我知道铉真师傅造诣精深，能否请师傅就此一卜，开示弟子呢？”

铉真点头道：“精深不敢当，既然周施主也是习易之人，我们不妨切磋一下，请施主到禅院一叙。”

随铉真进了他的住处，铉真净手焚香，请出桌案上供奉的一捧蓍草，开始占筮。蓍草占卜法是最古老的占法，要用 50 根蓍草，取用 49 根，再分两组，然后反复分组，根据不断分组取出数值，再得出六爻。这种占筮法我跟肖衍四学过，却因为太过繁琐从未用过。

铉真手法非常娴熟，两手不断转换，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得出卦来。我占卜是要用笔把每一爻写在纸上的，铉真却把每一爻都记在心里，我正在思考他所得何卦，他已经把卦语解了：“主卦《比》，变卦《否》，了空不了，空也不空，你所寻之人就在此山之中，但从卦象上看不出所居方位，也卜不出你能否找到。”

他不讲是怎么断卦的，只是把结果告诉我，然后看着我，等我的反应，我在心里把这两个卦也断了一遍，想印证他的观点对不对，可是无论如何努力，这两个卦象都模糊不清，始终让我无法进去，八卦是千人千卜，千人千解，我想我是被他的气场阻隔住了，或者我真的是混沌未开之人，他能看清的我看不清，他的卦我解不了。

## 第 256 章：天目初开

我不敢班门弄斧，颌首对铉真说：“谢谢铉真师傅的指教！”

铉真见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脸上现出失望之色：“我说过我们是切磋，贫僧愿洗耳恭听你对此卦的高见。”

我哂然一笑，“恕弟子愚钝，铉真师傅怎么知道弟子自东方来，又怎么断定弟子是习易之人呢？”

铉真道：“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贫僧十岁时曾高烧三十天不退，神智不清，家人以为不治，送入寺庙，我师父慧能大和尚为我做了三天法事，三天后我原神归位，恢复如常，但从此便得异术，看常人如常人，不会有异象，但若遇异人，我的头脑中便会有征兆，左耳根下医风穴会跳动不停。我来峨眉山没打算长住的，因为感受到了异象，才挂单一年之久，却始终不解这异象源于何处。贫僧医风穴于三日前又急跳不止，于是起了一卦，卦象和今日的不同，只显示异人由来方位，其它皆混浊无示，今天贫僧才得解，原来周施主便是又一异人。这峨眉山真是福缘不浅，

贫僧不才，讨个末位，加上你所寻找的那位世外高人，可称得上是三异人会峨嵋了。至于如何解得你是习易之人，这便是同气相投的原故了，同是习易之人，气场相近，一望便可感应。”

这么说来，了空，铉真加上我，都成了人间的异类了，如果是这样，那是什么力量让我们齐聚到峨嵋山来的呢？是凶还是吉呢？

我将自己的困惑说于铉真听。此刻我已不能再怀疑自己是一个异人了，因为刚才我的确是听到他们在心里说的话，如果这个还不能算异人的话，那我又该划入哪类人之中？

“是吉是凶贫僧也不得而知，既然上天如此安排，一切随缘吧。”铉真说。

我问：“刚才在金顶之上，弟子突然可以听到人在心里说出的话，这是为何呢？”

铉真道：“你本是大异之人，只是从前没有开悟，峨嵋山本是佛光普照之地，如果我没有领会错佛祖之意的话，今天的佛光正是为开化你而降临，现在你已打开天目，可以洞察世间一切，知晓人心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你还不懂如何驾驭自己的心智，贫僧以为，等你寻找到了空师兄，得到他的点化，你才可对自己的异术驾轻就熟。”

我不想做一个洞察世事的异人，我想做一个普通人。我在心里说。

## 第 17 卷

名利这东西，如雾瘴云霭，会把你隔在九霄天外，求什么，要什么，不过一抔烟尘。

## 第 257 章：好人好报



我告别铨真下山，铨真执意送我出寺门，做为一个异人，他的内心是孤独的，他把我当成一个可以沟通的同类，惺惺相惜。我再三请他留步，铨真站定，说：“我三天后去圣水禅院，那里离山下近些，你若得闲，去那里找我，我们长谈一番可好？”

我应允他，走出很远，还可以看到他仍然茕茕孑立在那里，我的心里一阵不安，也许我该留宿山顶，分享他的佛法也陪伴他的孤独。可是出家人，心里无忧无尘，会有孤独吗？

我和老君下到卧云庵时，山东那两兄弟正从庵里出来，看他们的神情便知，他们没有找到亲人。

我上前打了招呼，向义唉声叹气，春河却面带轻松：“周兄弟，谢谢你，我想你已经算准了一半，我们照你说的做，回枣庄去等。”

我握住了向义的手，安慰他说：“向义兄，你的孝心天地可鉴，要相信好人有好报这句老话，放心回家去吧。”

“回家去，”向义机械地重复了一遍我的话说：“我哪还有家，母亲是我的家，她不在，我的家也没有了。”

我记起他说过，他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如今是四海为家。我想了想问他：“重新建一个家需要多少钱？”

“在农村盖三间房得两万钱吧。”春河替他回答。

我从背包里掏出笔记本，给梁小地写了一个字条，向他借两万块钱，又把小地的电话写上，交给向义说：“你们下山后去成都一趟，打这个电话，他会给你两万块钱，你回家把房子建起来，不要让伯母回家后没有住的地方。”

向义脸涨得通红，猛地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我拉过他的手，硬塞给他说：“借给你的，如果伯母一个月后回家了，我三年后会去枣庄讨债的，如果伯母没

有回去，我会马上去找你，我陪你重新走回寻母路。”

春河也扯住我的衣袖推让不受：“周兄弟，世上还是好人多，你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但这钱我们不能要，我会帮向义哥盖房子的。”

## 第 258 章：忘年之交

老君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在一旁说：“老夫活了这一大把年纪，除了在戏文里看到过卖身救母的故事，今天还是头一回亲眼见到这样的事，也亲身领教世上还有周天一这样仁义的人，好，老夫此生足矣！你们两个娃儿不要推辞，收下，他成全你们的孝心，你们也成全了他的善愿吧！”

向义仍是不接纸条，声音哽咽地道谢：“谢谢周兄弟，把你家的住址也写在上面我才接受，我一定会还钱给你的。”

我拗不过他，把郑巨发公司的地址写在了上面。

两兄弟接过字条，一步三回头的下山去了。

我又从背包里拿出一百块钱给老君说：“老君，谢谢这两天你给我做向导，这是你的报酬，你先下山去吧，我一个人留在山上慢慢找了空大师就可以了。”

老君摸出酒壶，仰头喝了一口，用手里的木杖指了一下笼罩在晨雾里的山下，道：“名利这东西，如雾瘴云霭，会把你隔在九霄天外，求什么，要什么，不过一抔烟尘，你娃儿能有那样的慈悲胸怀，老夫难道就装了一心的烟尘吗？我要交你这个忘年的朋友，你在山上多久，老夫便陪你多久，以后在山上的吃住全算老夫的。”

“老人家——”我急忙争辩。

“打住，我不爱听，你还是叫我老君最好。”老君不满地说。

“好，老君，我们做忘年朋友我同意，但我有两件事要向你说明，你若不同意，那我们就此别过。我说的这两件事，一是你的报酬我们是谈好的，这个一定要给你，二是，你岁数大了，在山上呆久了身体会吃不消的，你必须先下山，我找到了空大师后会去山下和你来个一醉方休。”

老君瞪了我一眼：“你这娃儿和我年轻时的脾性一样，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我岁数比你大，你叫我一声大哥可以吗？”

我忙说：“天一不敢造次，你是爷爷辈的。”

“又来了，刚说过要做忘年的朋友的嘛，忘年忘年就是忘掉年龄嘛，你看我除了年轮比你大几圈外，其它哪方面比你差？”老君说着打出了一个太极手给我看。

## 第 259 章：佛光传说

我一直以为老君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没想到他还有老顽童的一面，我被他逗得大笑起来：“行了老君，我服了你了，就依你吧，我叫你大哥，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我作势一揖，然后做出一个请他下山的手势，老君用木杖拨开我的手说：“既然你叫我大哥了，那你就听大哥的，我也有两个要求，第一我们之间以后不要谈钱，钱这东西就是一张纸，我还想多活几年，你别弄纸钱给我；第二寻人这件事不是朝夕的事，你也不用一个人在山上瞎转，很危险的，今天我们先下山，明天在山下休息一天，养足精神，大哥陪你再来山上慢慢找。”

我还要分辨，老君不由分说拉了我往山下就走。边走老君边说，“刚才在山顶我没告诉你，太阳升起时，在你的头顶有一圈七彩光笼罩，这就是佛光。金顶佛光一般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出现的多，像今天这样在上午出现的情形很少见。”

“佛光？我的头顶怎么会出现佛光？我又不是佛教徒。”我说。

“你今生不是，说不定前世是的呢？要不然你怎么能听到我心里说的话？”老君说：“反正今天很多事都够怪异的。”

老君又说：“我给你讲讲峨眉山佛光的传说，相传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峨眉山华严顶下住着一个靠采药为生的蒲姓老人，大家都叫他蒲公。他一年到头在峨眉山上采药，后来结识了宝掌峰下宝掌寺里的宝掌和尚。天长日久，两人的交情慢慢好起来。蒲公采药，常去宝掌寺里歇脚，宝掌和尚也常到蒲公家里谈古论今。

一天，蒲公正在一个名叫云窝的地方采药，忽然听见天空中传来了乐声。他抬头一看，只见了一群人马，脚踏五彩祥云，直往金顶方向飘去。其中有一人，骑了匹既不象鹿又不象马的坐骑。蒲公心想，这些人能在天上驾云，肯定是神仙。于是跟着那片祥云，往金顶追去，想看看那些神仙到底要干些啥子。

蒲公来到金顶，见舍身岩下云海翻卷，彩光万道。在五彩光环中，有一人头戴束发紫金冠，身披黄棉袈裟，骑了一匹六牙大象，头上有五彩祥光，脚下是白玉莲台。蒲公认不得是哪个，就赶着回来问宝掌和尚。蒲公把在金顶看到的事告诉了宝掌和尚。宝掌和尚一听大喜，忙说，哎呀，那是普贤菩萨嘛！我一直想见普贤菩萨，求他指引佛法，走，我们再去一趟！说完，拉着蒲公就向金顶跑去。路过一个池塘时，宝掌和尚指着池塘旁边一片湿象蹄印说，你看，这不是普贤菩萨骑的白象在这里洗过澡么？这就是洗象池的来历。继续向上走，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金顶。宝掌和尚到舍身岩上往下看，只见岩下一片茫茫云海中，有一团七色宝光？宝掌和尚说，那七色宝光就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叫做佛光。

这时，蒲公忽然看见光环中又出现了普贤的金身，就忙叫宝掌和尚看。可是等宝掌和尚看时，光环中却只出现了

自己的身影。蒲公感到很奇怪，就问宝掌和尚，怎么光环中只出现你自己的影子？宝掌和尚对他说，你每天采药救人治病，做了许多好事，所以感动菩萨，向你现了金身。我做的好事还不如你多，所以不能看见菩萨的金身，只能看见菩萨头上的宝光。

周兄弟，你今天佛光临头，是大福大贵之相，你以后定会前途无量。”

## 第 260 章：暗劫之劫 1

我一笑了之，心里对前途两个字有一种抗拒感，因为我倏地想到了落寞的铉真禅师，高处不胜寒啊。

我们很快下到了遇仙寺，见寺门口有一群人在吵嚷，然后我就看到了向义和春河两个人，向义背上背了一个女孩子，春河在后面搀扶着在向山下跌跌撞撞地跑去。

我追过去，问：“怎么了？”

春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女孩子坠崖了，要送医院。”

老君过来拦住他俩个说：“不要往下走，上去，上到雷洞坪，那儿有车通山下。”老君又撩起那个女孩子的长发察看伤情，一看之下惊呼道：“桃儿，桃儿，你醒醒！”

是杏儿的姐姐罗桃儿。我听到老君叫桃儿的名字，心里不由咯噔一下，难道罗家的恶运这么快就到来了吗？

老君领着向义他们往雷洞坪方向攀去，我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翻出手机察看，山上没有信号，我得尽快联络上阴曰阳，解了罗家的风水乱局，于是也向山上跑去。

到了雷洞坪，还好那儿正有一辆中巴下山，见是救人，马上有几个游客让出了座位，我们都拥到了车上。

到了医院，桃儿依然昏迷不醒，老君去老罗家叫人了，我守在抢救室外拿着手机给阴曰阳打电话。

我焦急地问他：“阴会长，查到资料了吗？是什么原因让罗盘异常的？”

“我一直在打你的电话，打不通，天一，你的语气不对，到底出什么事了？阴曰阳用一贯地不紧不慢的语调说。

“阴会长，你快说是怎么个情况，再把破解之法告诉我就行了。”

“是这样，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没有这种情况，你多换几个地方试试，我怀疑你正好把罗盘放在了暗劫位上了。”

“暗劫位？怎么讲？如果他的宅院处在劫杀位，为什么其他风水师会看不到？”

“暗劫是劫杀的一种，像八卦里的伏吟一样，只是藏得更隐秘，不是所有的风水师能测得出的，这要看风水师自身的气场旺衰，你是异人，你能测出来也不奇怪，可是，这种暗劫的破解之法没有流传下来，能否解得了，要看你的造化了。”

我破解不了？那岂不是眼看着老罗一家要遭劫难吗？

## 第 261 章：暗劫之劫 2

阴曰阳如果说这样的风水劫没有破解之法，那肯定是很严重了，这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异人，可以帮老罗一家化险为夷。可是，我连暗劫是怎么回事都不懂，纵是真异人又能如何？他们都说我是异人，我异在何处？铉真也说我开了天目，可若是只能洞察世事，只能看到灾难发生，却束手无策，要这天目有何用？

现在是桃儿出了意外，是的，我真希望桃儿是意外，我真希望桃儿的意外和他家的暗劫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是学易经的，我深知风水学是有科学依据的，即使我和

所有人一样，愿意把风水看成是迷信，但我能说服自己去听之任之吗？如果罗家再有什么意外发生，我的良心怎么过得去。

这个风水劫怎么会没有破解之法呢？世上的事有结便会有解，我相信总会有人解得了。可是，罗家的祸事已现，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容我去找这个人了，我想，我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有劝罗家暂切搬离住所。

老罗一家匆匆赶到了医院，见到我，杏儿带着哭腔问：“我姐姐伤得怎么样，她不会有事吧？”

我安慰她说：“杏儿，冷静点，你姐姐会没事的。”

她到底会怎样我心里也没有底，只能言不由衷地劝杏儿。老罗抽着烟在手术室门口踱来踱去。

又过了半个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杏儿第一个冲过去，拉住大夫问：“我姐姐醒了没有？”

大夫摘下口罩说：“病人脑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通过 CT 看不是很严重，需不需要手术治疗还要观察，还有小腿骨折，已经做过手术了。”

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桃儿被推进了病房，老君问我：“刚才救桃儿的那两个人呢？”

向义和春河已经悄悄走了。我马上给梁小地打了个电话，说明了向他借两万钱的事，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写了借条，如果有人拿着条子去他那拿钱，希望他能给他们。小地很痛快的答应了。

老罗一家都在医院里，我独自回到了老罗家，照阴曰阳说的重新用罗盘对他的院子测量，我围着上次那个点，在方圆三米的位置，按八卦的方位走了一遍罗盘，再也没有发生上次的异象。暗劫的位置可以确定了，可是这个暗劫到底是什么呢？

## 第 262 章：坚冰将至

晚上，杏儿和母亲去医院陪桃儿，老罗一个人在家喝闷酒，我从楼上下来，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我说：“罗师傅，你家的风水找先生看过是吗？”

“是。”

“那位先生怎么说？”

“你也懂风水吗？”

“略知一二，”我想了想决定不和他谦虚了，把易经协会的副会长证拿给他看说：“不瞒罗师傅，我对风水堪舆不敢说有多深的造诣，但是到目前从未失过手，你找的风水先生让你被宅院的阳气对不对？这在风水学上说是没错的，但补阳气是对阴气重的宅院说的，如果一所宅院本不缺阳气，那乱补就反受其害了，你家的风水以前缺不缺阳气我不知道，至少现在不用补，因为这幢房子处在暗劫上，到底是阴劫还是阳劫还不清楚，我正在想办法找出这个暗劫的破解之法，在我没找出之前，我想你们家应该暂时避一避。”

老罗拿着我的证书在手里把玩着，抬眼看了看我说：“你能说明白些个吗？”

“这个暗劫克主非常厉害，我现在不敢说桃儿出的意外和这个有关，但小心点总是好的对不对？”

“桃儿的意外和风水有关？”老罗摇头不迭说：“不会吧，我们家这几年一直很顺，要是风水不好，有灾也早该有了，还会等到现在？再说了，常在峨眉山攀来爬去的，跌打摔碰是很常有的事。”

民间有很多人和老罗一样，平时是信风水的，可出了状况又抱有侥幸心理，不愿往坏处想，我理解他，谁遇上了麻烦都会朝好的方面想，可是，俗话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信也是有的，只是你看不到罢了，何必要用沉痛的代价去验证呢？



我字真语切地继续劝他：“罗师傅，你要相信我，这个院子真的有问题，风水学的大忌就是一以贯之，以前的顺利和亨通不等于风水就没有问题，只是小疮没形成脓包，有隐痛你没发觉而已，就象年轻时可以扛两百斤的重担，但伤了的身体要到老时才能发现一样，你运旺的时候，即使家里风水不好也可以压得住，但你的旺相过去了，阴邪之气就压不住了，不好的风水就会淫威显现，跑出来伤害你和家人，罗师傅，我知道你没有请我看风水，按常理我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我看你们一家这么善良好客，这么幸福快乐，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情。”

## 第 263 章：枉费心机

我以为老罗既然相信风水，必然很好做工作，没想到还要我这样费尽口舌，饶是这样，他仍然不肯照我说的做。

老罗说：“你说的是有几分道理，可是你要我家怎么个避法呢？”

“搬出去，暂时另找个地方住。”

“搬家？不行！”老罗把头摇成拨浪鼓，斩钉截铁的说。

“你不相信我的话？”

“这房子我们住了好多年了，高明的风水先生也请过几个，从没有人说有暗劫，我女儿只是出点小意外，你一个娃儿就跑来要我们搬家，邻居们知道了会怎么看我？不能搬！”老罗固执己见。

我见一时说服不了他，只得悻悻上楼。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却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听到杏儿从医院回来，收拾书包要去学校，我急忙把她拉到我房间里，我想让她劝劝老罗。

我先问了一下桃儿的情况，杏儿说：“已经苏醒了，大夫说暂时不用做手术，做保守治疗。”

我沉吟一下，对杏儿讲起了风水学的有关知识，我列举了很多身边发生的实例，用事实告诉她风水是怎么回事。杏儿聪颖过人，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问：“哥，你是说我们家的风水出了问题？还是阳气不足是吗？”

那些游走江湖的二把刀风水师真是误人，懂不懂就敢瞎信口开河，专蒙一些信风水又不懂风水的人，乱指点一通，蒙了钱拔腿走人，全不管对主家有无益处。

我见杏儿还没懂我的意思，只得直言相告：“杏儿，你家的宅院是坐在了暗劫上，这不是补不补阳气的问题，劫在风水学上是主凶煞的，明劫易破，暗劫难除，况且一般的风水师，也就是你们说的风水先生，是看不出来的，他们说的补阳气什么的，不过是一厢情愿，你想，他连阳劫阴劫都不知道，乱补有什么用？就像一个病人，你知道他阴阳失调，可是不知道是阳衰还是阴衰，乱给他吃补药，岂不是危险！你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我也暂时破解不了，所以，我想你劝劝你爸爸，先搬出去，我会尽快找到破解之法的。”

杏儿认真地听我说完，半信半疑地问：“你的意思是说我姐姐出事和我家的风水有关是吗？”

“我还不敢确定是，但是暗劫的存在是事实，我以为暗劫的发动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本没打算告诉你们的，我想等我找到了破解的办法再讲，可是你姐姐出了这事后，我担心会发生更凶险的灾祸，所以，只能请你们先避一避了。”我诚恳地说。

杏儿年纪尚少，对风水学知之更少，只是听大人们那样说，她以为风水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却不知道风水主凶主吉如此厉害，听我要她们离家避凶，笑了：“哥，这话要是从五六十岁的人口中说出来，我还能信，你才比我大几岁呀，你这样一本正经地讲风水，很搞笑的哦，不听

你摆龙门阵了，我快迟到了，拜拜。”说完抓起书包扬长而去。

## 第 264 章：误打误撞

我心急如焚，老罗一家却无动于衷，我在心里合计了下，也罢，既然他们不相信我，我就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尽人事顺天意，我把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顺其自然吧。

我的目光落到了桃儿的书架上，书架上有一张桃儿的照片，穿了一身运动服，手里拿着一个羽毛球拍，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青春、阳光、美丽，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杏儿也是，她们都像花儿一样，如果杏儿再有什么不测，她还会有桃儿这样的好运气吗？

不行，我不能就这样知难而退，我已尽到人事是不假，但我还没有完全尽到心意，我要再努力一次，想到这儿，我下楼再去找老罗。

我刚要开口，老罗抢在前面说：“小周，你昨天说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是有几分道理，但是我不可能搬家，那样的话会被邻居们笑死，这样吧，我现在就去万年寺进香，顺便找永衍和尚帮我念经消灾。”

我苦笑了笑，只得由他去了。

带着不被人理解的苦恼，我出了罗家去散步，顺着街道边走边想暗劫的事，我想钱通海也许有破解此劫的秘诀，可惜的是他行踪不定，我一时找不到他。不知走了多远，一抬头，前面有一片竹林，郁郁葱葱，风吹竹叶沙沙作响，竹林呈半圆形围住了一个清澈见底的池塘，池塘边上有一户人家，这地方环境幽静，虽是离街道不远，却也隔着尘嚣，进是人间退是仙境，真是一块好地方。

我看到一位老者正在竹篱笆围起的小院里练太极拳，老者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随着招式的变化，衣袂飘逸，

像极了传说中的武林高手。我看他做了收势动作后，才轻轻走进院子，离得近了，我看清了他，竟然是老君。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冲我一拱手：“兄弟，这么早，不是说好歇息一天再上山的吗？”

我又惊又喜说：“误打误撞，没想到竟然走到你家了。”

老君说：“这叫心有灵犀，说明我们两个有缘，怎么样，今天进山吗？”

“现在有比上山寻人更重要的事。”我把老罗家的情况向他详细说了一遍。

老君吃惊地问：“真有这么严重吗？”

“是，凶象已现，如果不躲避一下，我不敢保证还会出现什么状况。”我忧心忡忡地说。

“既是这样，这件事你交给我就行了。”老君说。

## 第 265 章：知进守退

《易经》对人类有一个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进退。我们讲强者衡强，实是一种残忍的鼓动，还有一句叫弱肉强食，也是一种很残忍的教唆。大秦帝国在始皇帝的统治下，横扫天下，强霸无敌，曾经是多么的不可一世，但是就是因为屈解了“强”的含义，只经历了三世十五年，便重新又让天下归于大乱。这是富不过三代最好的注释。

强者对弱者的占领，强者会想当然的以为是征服是毁灭，但对弱者来说却是另一种占领和侵蚀，强者进而不退就慢慢转化成了弱者的进攻和占领，这两个角色永远是互换的，而不可能强者衡强，弱者衡弱。

可惜的是古代的刀枪都没有柔软性，不能弯曲迂回，只是一味刺杀，永往直前，直到折断。

强不是一味的进攻和开拓，弱不是被动的退缩与毁灭，强是阳极，弱是阴极，凡事到了极点便要变化，只有

两极互补中和才能达到阴阳平衡、知进守退的最高境界。

老罗的人生字典里就只有进而没有退。

他从万年寺回来，立刻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对面老君的劝说，只用一句“邪不胜正”来抵挡，他认为正就是强，邪就是弱，他没有退缩的理由。

邪有几时是要战胜正的？只是腐蚀只是进入只是改变而已，他不战胜你，但他可以消磨掉你的锐气和强势，这就够了，邪气可以让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变成一个弱不禁风病入膏肓的病人，这就够了。

老君说：“罗，搬我那儿住一段时间吧，我一个人，房子够宽敞的了。”

“不去，你莫信一个外乡娃儿的话。”

“他不只是一个娃儿，他是一个异世高人，他能看懂我们，我们看不懂他，这件事，信他的不会有错。”

“老君，你陪他进了一次山，就改性了，不在是原来的你了，连一个娃儿的话你都信，哪有这么玄乎的事，什么暗劫明劫的，闻所未闻，耸人听闻！”

老君把在山上的所见所闻讲给老罗听，老罗像听一段传说，“老君，你老了，你知道的，人老了，再加上疲劳的话，会产生幻觉。”

老君被呛得脸色苍白，把我叫过来：“兄弟，你当着他的面测一下这个宅子的风水。”

## 第 266 章：误解难解

我做最后的努力，拿出罗盘，放在暗劫的方位上，演示给老君和老罗看，老罗摇摇头说：“我不懂罗盘。”

他们看不懂罗盘，即使能看懂，也看不出七十二龙的变化。我指着第六层的位置说：“这是二十四位置，二十四山藏七十二龙，意思就早将地平 360 度均分为七十二

份，每龙占5度，每个山头下有三龙，称为七十二龙。每卦有九龙，从甲子起，按顺时针方向顺行一圈，八干四维正中三度是空格，叫做“空亡龙”。

空亡龙的设置是根据龙行于地的客观现象而确定的。罗盘二十四山上应天，下应地，包含了天地两大体系。四维八干属于天系统，所反映的是天系统的规律；十二地支是地系统，所反映的是地系统的规律。地是承载天的，所以地支中藏有干，即地支藏干，也就是说地支中已经包含了天干之气在内；天是覆地的，天干中不可能含有地之气。

天之气属阳，其质轻，上浮于上，不可能下沉于地，天气是不入地的。龙行地下，理应用十二地支来表示其气的属性和运行规律。风水术的基本原则是“乘生气”，四维八干没有龙气，也就没有“生气”可乘，乃空亡之地。

你们看到的是明盘，明盘位很正，这是吉的，但是我看到的是空，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凶的劫存在，我能看到但我现在没有破解的办法，所以，只能请你们一家暂时一避，我会尽快找到解法的。”

我讲这些专业术语是没用的，隔行如隔山隔水，可是我若不讲，老罗会以为我也是幻觉。

我讲完了，老罗也听完了，然后丢下一句不轻不重的话：“桃儿不过出了点小意外，不值得这样大做文章，算了，小周，你的心意我领了，你的房费免了。”

他俨然把我当成了江湖骗子，费尽心机只为省下几天的房费。那我还有何话说。

我对老君说：“老君，我去你那儿住好吗？”

老君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兄弟，老罗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他不搬家有他的苦衷，但是你不能见死不救，你别搬走，你在这住着，说不定能压住邪气。”

我只得应了。

晚上，我让杏儿陪去了一趟医院，我要问问桃儿出事的经过。

## 第 267 章：自寻没趣

桃儿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正注视着注射器里的药水一滴一滴滴进血管里，见我们进来，她的目光移到我脸上，只稍作停顿马上又移开，轻声对杏儿说：“杏儿，给我梳梳头。”

杏儿听话地坐到床头，捧起她的一头秀发，轻轻梳理起来。

“我叫周天一，是你家的房客。”我主动自我介绍说。

“听杏儿说是你的朋友救了我，替我谢谢他们。”桃儿说，目光依然停留在注射器上。

“我会的，”我问：“桃儿，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桃儿波澜不惊的又扫了我一眼，说：“可以。”她的声音很好听，像春天晚上的微风轻轻抚过，柔软但可以吹动心旌。

“你出事的那一刻，你感觉到什么异样没有？比如预感什么的。”

桃儿又把目光移到我脸上，她的语气淡淡的，但是拒人千里之外：“为什么问这个？和你有关系吗？”

和我没关系，但是和你关系，和你一家人的安危有关系。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感觉到病房里的空气令人压抑，有些气馁，我干嘛要这样自寻没趣呢！

“姐，他对风水感兴趣，他说咱家里有暗劫，他的意思是你出事和咱家的风水有关系。”杏儿笑着说。

桃儿开始闭目养神。年轻人是不信风水的，她会因为我的话而反感我，好在我并不需要她对我有好感。

“我知道我和你们非亲非故，也犯不上多管闲事，可是既然我认识了你们一家，又住到你们家里，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如果我身边的人因为我的不作为出了事故，我会

内疚一辈子的。风水学不是玄学，不是迷信，是有科学道理的，信不信是你们的事，讲不讲是我的事，明天我要进山了，可能会在山上呆很久，但是一旦我找到了解决暗劫的办法，会马上下山，我希望这段时间里，你们一家能暂时躲避一下，当然，这只是我的建议，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出说服你们的理由，风水这东西，用语言去诠释始终是苍白的，可我真的不愿意你们亲身去验证。”我心平气和地说。

桃儿惜字如金：“谢谢。”

## 第 268 章：无神论者

“我姐姐是无神论者。”杏儿大约是怕我尴尬，解释了一句。

我笑笑，笑而无味。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虽讨了个没趣，但并不是一个不识趣的人，于是转身走了出去，外面月光皎洁，树影婆娑，是另一种春风抚面的感觉。

我一个人走在冷清的街上，偶尔驰过的汽车灯光晃眼，让我眼前有了几秒钟的黑暗，垂下眼睑，却似乎透过眼皮看到一个青年男子被飞驰的汽车卷起，抛到空中，然后消失在暗夜里。我摇摇头，想摇掉这突如其来的幻觉。我是幻觉吗？从一开始我就在不停地产生幻觉？此刻，我很想找个人大醉一场。不要倾诉，只要醉生梦死。

我找了一个小饭馆，要了两个小菜，一瓶绵竹，坐在临窗的桌边，一面举杯痛饮，一面想起了一位遥远年代里的诗人——李白，想起了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嗟叹，也想起了他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伤感。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和李白虽是隔了遥遥时空，却有同样的心境，只是我写不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

“无神论者！”我耳边闪回杏儿的话，我也是无神论



者，但无神并不等于不信神，神是一种精神，精气足神便在，气血衰便生鬼，此神非彼神也。

一杯酒下肚，我的伤怀情绪飘向了大都，好像看到玉儿正坐在对面，冲我温婉的笑，一愣神的功夫，我才记起玉儿早已离开了大都，也许此时她正和我一样，孤单对月忧伤饮酒。我招手叫来老板，又要了一个杯子，倒满酒放在对面，轻轻碰了一下，“玉儿，我想你！”

如果明月有心，希望能把我的歉疚和思念带给玉儿。

直到一瓶绵竹见底，我的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应，我端起玉儿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踉跄着回去，一路想得都是不知从何处看到过的一句话“相忘于江湖。”这孙子真能造句，和李白一样，隔空送了我一句再恰当不过的话。我和玉儿，也许真要在江湖上越走越远，然后慢慢相忘。

回到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刚要睡着，杏儿急急地敲门：“周天一，你睡了吗？我哥出车祸了！”

## 第 269 章：谁是魔鬼

该来的总是要来，如来法力无边，也挡不住孙猴儿上闹天庭下翻东海，这都是命数。如果我造化够的话，提前掌握了破解暗劫的方法，那就不用费太多周折就帮罗家躲过了这一劫，如果老罗能听进我的话，即刻搬出去的话，也会化险为夷，可惜人生从来不是用如果二字来定位的，是用遗憾，是用后悔，是用痛苦。

我听到杏儿哽咽的声音，一个箭步拉开门，杏儿站在门口瑟瑟发抖，脸上的泪痕未干，她是一路哭着从医院跑回来的。

“你走，你走，我不要住在我家了！”杏儿用拳头狠狠地锤打着我的胸膛哭着说。

我捉住杏儿的手说：“杏儿，发生什么事了？你好好说。”

杏儿挣脱我，蹲在地上痛哭起来。

我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一脸的茫然：“杏儿，你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我哥，在两个小时前，被汽车撞了……都是你诅咒的，你是个魔鬼！”杏儿说着又猛地站起来用脚踢我。

杏儿的话让我一阵大骇，两个小时前，我看到了他被撞飞的一幕，是的，我看到了，可是我以为那是幻觉。难道我真的开了天目，可以感应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

我说：“你哥被汽车撞得飞了起来，抛到空中，然后又掉到了路旁的绿化带上，对不对？”

这回轮到了杏儿骇异地瞪大了眼睛，眼泪在她眼里凝滞：“你，你怎么知道？果然是你下了诅语害我哥，你这个魔鬼！”

我证实了我的感应是真的，这种证实让我心痛。我想，老罗一家应该也验证了我的话是真的，只是验证的代价竟然是如此的沉重。

“杏儿，你冷静点，听我说……”

“我不听，就是你，就是你害的，我姐姐我哥哥都是你害的，你没住我们家我们一家太平平的，你一来就弄什么暗劫，你故意要害我们全家！”

## 第 270 章：亡羊补牢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老罗也上楼来，脸色非常难看，他拉住有些失控的杏儿，看着我，长叹一声：“小周，让你说准了，唉，都怪我没听你的话，没想到松儿离家这么远，也逃不脱祸害……小周，周兄弟，希望你能理解杏儿和她哥姐的感情。”

“我没事的，罗松的伤势怎么样？”我问。

“是松儿的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们只说松儿出了车祸，周兄弟，你神机妙算，现在你能算算他到底怎么样了没？”

我点点头，让他摇了一卦。卦成《困》变卦《蛊》，仇神克用神，原神势衰，用神无主，忌神动而化空，且喜的是仇神发动化用神持世，再加上主卦是六合卦，用神虽受克但不致伤命，可是若要转危为安，须得调理原神，用原神来扶助用神方可使其脱离灾难。

我说：“从卦上看，罗松命不该绝，但他的伤势非常重，可以说是命悬一线，要想醒过来，必须得靠父母去协助医生才可以，如若不然……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老罗眼圈一红道，攥住我的手说：“真的吗？只要松儿还有救我就谢天谢地了！哦，你算得不错，学校让我连夜赶过去，周兄弟，我误解你了。我马上动身赶过去，麻烦你和老君说一下，帮我把家搬他那里去，还有……请周兄弟不记前嫌，一定要破了我家的这个暗劫……我真怕家里人再出什么意外！”

第二天清晨，没等我去找老君，老君先来了，他是陪我进山的。我把罗松的事告诉了他，他也大骇：“这事来得这样快？还好，孩子的命能保住，亡羊补牢也不晚，那今天先帮老罗把家搬了吧。”

我让杏儿收拾一下日常用的东西，找了辆车送到了老君家，告诉她，在我没破了暗劫之前，她家里任何人都不要再迈进家门一步。

晚上，我再次去医院看望桃儿。桃儿恢复得不错，气色好了许多，只是还不能下床走动，看到我，没有了先前的冷淡，让杏儿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我还是不能理解你说的那个暗劫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世上是真的存在鬼神的吗？你能解释一下吗？”

让一个人改变固有的观念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这种用语言根本就无法说清的东西，比如同样的房子，有的人住是没问题的，可另外的人住就会出事，有的人以前住是没问题的，可后来会出事，还有一种是反复出事，但过了若干年又突然转好了，这里面牵扯到阴阳不断的转换，人的气场不断的转换，周边的风水不断的变化等等原因。

可是普通人是不会感应到这种不断的转换和变化的，感应不到就不能顺势而为，就会对变化束手无策或是疲于应付，所以易经才会说“知命懂命才能改变命运”。中国的古话说“居安思危”，还有一句话说“未雨绸缪”，都是这个意思。

我想了一下说：“鬼神存在与否我不敢下断语，学易经的人是从不会对任何事物下断言的，因为易经讲得就是变易、变化，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此一时是这样，彼一时就会变成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住了许多年的房子会突然变成凶宅的原因。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身体强壮，很少生病，可是突然有一天无疾而终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的体内本有暗疾，可是他表面的健康给他造成了假象，使他认为自己是健康的，暗疾在某种诱因的促使下突然发作，他就会猝不及防被打倒。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天下事和人体是一样的道理。”

桃儿低头沉思，半晌才说：“有点道理，可我是还觉得这事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古时候那些朝代的君主都信易经信鬼神，有御用的相师术士，为什么还会亡国呢？”

我笑笑：“这个问题很尖锐，但是用易经来解释又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相师术士再怎么先知先觉，他的能力比起事物的变化能量来说，还是太渺小了，拿清朝来说，康有为谭祠同等人推行戊戌变法就

是变，可慈禧抱残守缺就是不变，世界都在变，可清政府一叶障目就是不变，国外的坚船利炮都造出来了，清政府还是一成不变的刀枪箭弩，僵硬不变之躯怎能抵得过时刻改变不断运动的蓬勃力量？人变我不变，如果还不灭亡才是怪事呢。”

## 第 272 章：解法何在

“识实务者为英雄，这实务就是变对吗？”桃儿眼前一亮说。

“对的，只有随着变化而变化，顺应发展而发展，才会变被动为主动，成为一个成功者。”我说。

“易经原来有这样深刻的道理，我以前认为易经就是一本教人卜卦的书，看来我也是一叶障目了，周天一，我该怎么称呼你？叫你周老师吧，你以后教我学易经好吗？”桃儿认真的说。

我想让气氛变得轻松些，瞧了一眼杏儿，故意说：“我是个魔鬼，如果教你了，你可就变成了小魔鬼了。”

杏儿脸一红，说：“天一哥，对不起，我那是太着急了，你别和我一般见识啊！”

我哈哈大笑说：“你又急了吧，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我才不和你计较呢，要是计较的话我早滚出你家了，杏儿，你的拳头太厉害了，我胸口这儿现在还痛呢。”

“我给你做顿好吃的补偿你还不行吗？还大男人呢，真小气！”杏儿小声说。

桃儿也笑了，说：“周老师，等我伤好了，亲自做一顿拜师宴，正式认你做老师，你不会不收女弟子吧？”

“让你说准了，我不收徒弟，不光女弟子，男弟子也不收，我现在的水平还做不了别人的老师，不过我可以把自己学易经的心得体会告诉你。”

“你就是个魔鬼——小气鬼！”杏儿撅着小嘴说。

我们全笑了，暗劫投下的阴影好像也在笑声里烟消云散。笑过之后，我又陷入了沉思，这暗劫的破解之法到底在哪里呢？

我闭上眼睛，透过眼睑，努力想开启天目，试图看清暗劫的秘密，看到破解暗劫的法门，可是此时，我的异能之门好像又突然关闭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是觉得一阵困乏。

我要好好睡一觉，明天进山寻找了空，想到了空，我心里一动，或许只有了空大师这样的世外高人才掌握了破解暗劫的不传之秘。

## 第 18 卷

做人要正直，不猥琐，做事要方正，合乎道义，心胸要大度，有容人之过，记人之功，用人所长，避其所短的胸怀，而且要把这种品德持之以衡，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只要坚持走正道，不管人间沧桑，总会无往而利。

## 第 273 章：偶然拾获

《易经-坤》六二爻：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文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做人要正直，不猥琐，做事要方正，合乎道义，心胸要大度，有容人之过，记人之功，用人所长，避其所短的胸怀，而且要把这种品德持之以衡，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只要坚持走正道，不管人间沧桑，总会无往而利。

人这一生都是在不断的寻找，寻找往往不易得到，得到的常常是偶然的拾获。

寻找了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也没有寄希望一朝一夕能找到他，可我想很快的把罗家的风水难题解了，还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上山的路上，我心事重重，连老君讲的峨嵋山的传说也失去兴趣。

老君以为我是为寻人的事烦恼，劝解我：“只要你说的这个了空在山上，你放心，老哥哥我一定能给你找到。”

我答道：“我在为罗家的事焦虑。”

老君端详我：“你有着与你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我觉得你的心理年龄和我差不多，学易的人不应该这样患得患失的。”

患得患失对我目前的状态来说，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词，虽然我心里惦着想得到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而且现在我感觉帮助罗家比我找到了空还要重要，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了空大师，他让我在救罗家和梅花易数秘诀两者选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我说：“所以嘛，学易的人都难以长寿，经常殚精竭虑，肯定要未老先衰。”

“做人莫操心，操心伤自身，你看我，虽然不懂易经，对佛法也是有佛心无佛缘，世上的事我知道的不少，不懂的也很多，可我不为这些烦恼，人生不满百，常怀百岁忧，那又何必呢？我现在是真正的六十耳顺啦，耳顺心则顺，心顺养精神，这样多好，天一，把心里的事放一放，欣赏一下峨嵋山的大好风光。”老君笑着说。

老君口中说着不懂易经，其实他的话却都是易理，反而是我忘了易经的真谛，话说七分，事做九成，我为什么要做到完美无缺呢？世上的事本来就是充满了遗憾，我虽有恻隐之心，又有何德何能去改变遇见的所有灾难和不平事？我连自己的难题都解不了啊！

好吧，好吧，不要再耿耿于怀了，耐心等待偶然的拾获吧，现在，就当我是来峨眉山游山玩水的。

## 第 274 章：夜路惊魂

我和老君一路走走停停，逢庙烧香，遇佛磕头，又像香客又似游人，一老一少其乐融融。在每个寺里，我们都把所有的僧人访个遍，只为能得到了空的信息。天将黑时，我忽然记起铉真说过要在三日后去遇仙寺，心算了一下，正好已过去了三天，我对老君说，我们今晚还去遇仙寺歇息，我有几个疑问要向铉真请教。

老君看看天，摇头不止：“离遇仙寺还有十几里路呢！我怕你体力不行，还是随遇而安吧。”

我说：“我身体还可以，走夜路我也不怕，要不我们向上走试试？”

老君摸出酒壶喝了一口说：“你不怕我当然也不怕，咱两个就比试一下，看谁先到遇仙寺。”

老君常年游走峨嵋，对这段山路很熟悉，弓腰遑背一路急行，我追得气喘吁吁，越走路上行人越少，曲折的山路上只有两个身影像鬼魅一样移动，走到一个转弯处，我一低头的刹那，老君已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前后看看漆黑一片，山风呼啸，夜猫子长一声短一声地嘶叫，路两边的山林里似埋伏了千军万马般沙沙作响，我不由头皮发麻，心里发毛，边追边喊：“老君，等等我。”

一直追过转弯，也没见老君，我也顾不上冷汗淋漓了，奋力攀爬，在一块巨石上，见有一个人影坐在上面。那块巨石高约数米，周边悬空，真不知他是怎么上去的。我站在石下，擦了把汗问：“老君，你爬到石头上去干什么？”

那个人影却不答话。我稍稍喘均了气又问：“老君，



你怎么上去的？”

那人还是不言语。我再仔细打量那个人影，虽然面目看不清楚，凭身形看并不是老君。我额上刚刚被风吹干的汗又冒了出来，悄悄冲石上的人影拱了拱手，脚上发力，一路狂奔冲了过去，只听身后是一阵阴森森的冷笑。

那声音且长且短，一直跟定我，直到我跑到遇仙寺门前，瘫坐在地下，好象那笑声还未散去。

## 第 275 章：老君失踪

过了好久我才缓过劲来，拖着抖个不停的双腿找到那家老君相熟的旅馆，问老板老君来了没有。

老板看看黑漆漆的外面，一脸的狐疑：“这么晚了，他怎么会上山？”

我说：“我们就是赶着要来遇仙寺住宿的，他走在我前面的，怎么，还没到吗？”

老板摇摇头。

我说：“刚才在一块巨石下面，过转弯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我看见石头上坐着一个人，叫了几声也没答应我，老君应该比我先到的，怎么会没有呢？会不会进了寺里？”

“你说什么？巨石上有个人？那块石头周圈滚圆怎么有人能上得去？你看花眼了吧？”

“不会啊，我看得真真的，就是有人，但是看不清面目，”我怔了一下说：“或许是我真看花了眼，是个猴子？”

“那石头猴子也上不去！”老板突然大叫：“不好，老君别出什么意外？你快到寺里看看他在不在。”

我急忙往外跑，老板也跟了出来，刚进寺门，迎面撞上铉真从里面走出来，见是我，又惊又喜：“天一，是你？”

怎么这么晚了还上山？”

我顾不上和他解释，着急地问：“见到老君吗？他在不在？”

铨真拉住我道：“不要进去了，寺里没有外人了，老君没来。”

老板叫道：“坏了，老君出事了。”说着折回身去店里喊了几个伙计，拿上手电筒木棍就往山下跑。

我追上问：“怎么了？老君会出什么事？”

“你这娃儿不懂，这山上不光有野猴子，狼獾熊瞎子都有，你说的那段山路林子最密，我们都叫作鬼见愁的，这个老君啊，他是老峨嵋了，不是不知道那地方晚上走不得的，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上山啊。”

我听他这样说，脚不由又软了，心里不祥的感觉非常强烈。

我跌跌撞撞跟着一行人很快回到那块巨石跟前，石上空无一物，哪有什么人影。所有人都高声叫着老君的名字，可听见山谷回响，却没有人回答。

## 第 276 章：缘起缘灭

我们沿着山路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又试着下到林子里，可是，老君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这时，天上飘起了细雨，所有的人又冷又累，手电筒只剩下微弱的萤光，老板也绝望了，他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他犹豫了几分钟，终于下达了撤回的命令。

我的嗓子早已喊哑了，我拦住他哀求：“再找找吧，也许下一刻就能找到。”

有人小声嘟囔：“恐怕早让狼吃了……”

老板暴喝道：“给我闭嘴！”

我说：“要回去你们回去，我一个人找。”

“你一个人找？你找死啊！都回去，是福是祸听天由命吧！”

老板说完一挥手，几人拖着我一起往回走。

回到遇仙寺，铉真还端坐在旅馆里等我们，他看我们空手而归，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我心里难过，自责说：“这事都怪我，是我坚持要上来的。”

铉真道：“阿弥陀佛，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老君因缘未尽，你且不必灰心，他会回来的。”

我心乱耳鸣没听清他念叨什么，问：“你说什么？因缘未尽什么意思？”

“我刚才起了一课，老君偶遇劫难，但于命无伤，你们虽找他不到，他也自会回来。”

这句话我是听明白了，可是听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雨，心里不由一阵揪紧，我不怀疑铉真的卦，但是我们这么多人都找不到他，他又怎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呢？

旅馆里的人累了几个小时，都去睡了，我也是身心俱疲，可是却无睡意，铉真知道我的心事，道：“既然你也睡不着，不如我们随便聊聊吧。”

我道声谢谢，在他对面坐了，耳朵听着外面的雨声，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得安宁。我定了定神，想问一个自己困惑很久的问题，可是一开口，却问：“老君真的会回来吗？”

“卦象如此。”

“自从我来到峨嵋山，遇到的怪异的事太多了。”我幽幽地说。

“常人遇到的怪事都是可以解释通的，异人遇到的怪事都是无法诠释的，你之所以不断遇到怪异的事，正是征兆着你将开启天机之门，步入化境。”

“太心累了，还是做一个常人好。”

“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

间，有因有缘世间灭。人的命数都是因缘所定，岂是你能选择的？”

“我真的很苦恼，铉真师傅可有解脱之法？”我终于把自己心事讲了出来。

## 第 277 章：如何解脱

外面的雨停一阵急一阵，我坐立难安，不时向门外看，心里期盼一回首便看到老君站在门口。

命数是不可选择的，老君的劫数却是我造成的，世人不知劫数已定在所难逃，只当是我害了老君，即使世人明白了劫数天定不可选择，我又怎能过得了自己的关口。

铉真念了句“阿弥陀佛”道：“当舍于懈怠，远离诸愤闹；寂静常知足，是人当解脱。你的苦恼我也曾有过，幸运的是我入佛门早，得悟看破放下自在之佛法精要，苦恼便是快乐了，你是有佛缘的人，早晚都会皈依，现在苦恼就是你将入佛门的引路人。”

“我是有佛缘的人？这又从何看出？”

“你已经离佛法很近了，没感觉到么？”

我只是离他近了，却怎么也感觉不到佛法近在何处，我不信自己有佛缘。

我正要请教他刚念过的佛经，忽然心里一阵发闷，似乎听到有人在弱弱地叫我：“天一，我冷得很……”

这声音断断续续，游丝一般，可我却听得分明。

我急忙站起身，一步迈到门外，屋内的灯光映在外面，被雨水消融殆尽，眼前一片灰濛，什么也看不清，我闭目片刻，稍一适应，再次睁眼，看到不远处，一团黑影伏在地上。

我心里惴跳不止，怯怯地走上前，果然是一个人躺在那里，是老君！我大呼：“来人，快来人，老君回来了！”

铉真先走了过来，然后旅馆老板一干人也冲了出来，众人把血肉模糊的老君抬进屋内。灯光下，再看老君的模样，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只见老君头上一个大口子，头皮外翻，白骨瘁人，左手臂上缠了一件衣服，已被血水浸透，右腿骨折，仅有皮肉连着。

铉真替他检查伤势的当口，众人生火烧水，找药换衣，好一阵忙活，才将老君冰冷的身躯渐渐暖了过来。

铉真说：“伤得太重了，处理一下伤口中，得尽快送医院去。”

旅馆老板口中喃喃地说：“有命就好，有命就好，去雷洞坪，那儿有车，快，拆门板，多拿几床被子过来。”

这时，我再也支撑不住了，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 第 278 章：劫数应期 1

我在旅馆里睡了不知多久，直到一阵歌声传进来将我唤醒，我躺着不动，静心地听门外那个白发老人一遍遍唱《三世因果经》。

铉真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我面前说：“天一，饿了吧，起床吃点东西。”

我睁开沉沉的双目，问：“我睡了多久？”

“两天一夜。”

我翻身坐起来，努力地想了半天，终于记起两天前发生的事：“老君怎么样了？”

旅馆老板走了进来：“老君抢救过来了，只是再也不能上山来了。”

我把饭菜吃了，身上有了力气，拿了钱给老板，然后向铉真告辞，我得下山去看老君。

走到门外，阳光耀眼，白发老人的歌声也用一个悠长的声调收住了，他拿起地上的钵转身要走。我叫他：“老

人家——”

白发老人没有理会我，缓步向前走去，我快走几步追上他，掏出一百块钱放进他的钵里。他神情淡然，对我全然无视，略一迟疑顺着山路逶迤地走了。

做人做到如白发老人一样，无欲无求物我两忘，不用入佛门，也可解脱烦恼。我在心里感慨一番，转身下山。

我到了医院，见到老君，他浑身缠满了纱布，尤如木乃伊一般，如果不是半边脸和一只眼睛露在外面，我真不敢想他还活着。

我心里一酸，眼圈红了：“老君，对不起……如果不是我坚持夜里去遇仙寺，你就不会这样了。”

老君的一只眼睛眨了一下，用变了腔调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劫数，与你无关。”

关于劫数，邵康节有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看到梅树上两支麻雀在打斗，其中一只受伤掉到了地上，于是起了一卦，算出一个少女在中午时分会在这树下摔伤，于是吩咐家里人，如果有人爬到树上折梅花，一定不要阻止和惊吓她。邵康节出门回来后，听说果然有一个少女从梅树上跌了下来，伤到了大腿。于是责怪家里人不听他的吩咐。有人回他说，是一个仆人没听到他的嘱咐，见少女折梅花就吆喝了一嗓子，结果就应了他的卦。邵康节在心里叹道，这就是劫数，卦里出现了的事，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 第 279 章：劫数应期 2

我说：“劫数有应期，可是你并不知道自己今年有劫啊。”

老君说：“我知道，前年我在青城山遇到过一个道人，他算过我这三年的运势，说今年五月里必有一大灾，过得去可再活三年，过不去便烟消云散，我该谢谢你才是，如

果不是和你这个异人在一起，可能就此烟消云散了。”

我想起他在心里反复说过的那句“此生足矣”，原来他的话是对这个劫数的回应，他是报着过不去的想法发的喟叹。

虽是如此，我也不愿做那个冒失的邵家仆人，我不想由我去完成老君的劫数。

桃儿和杏儿两个一起走了进来，老君入院后，一直由桃儿和杏儿姐妹俩服侍，桃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她一个人呆不住，就过老君病房来陪护他。

桃儿试了试牛奶的温度，用小勺把牛奶送到老君嘴里，我伸出手说：“你的伤还没完全恢复，我来吧。”

桃儿躲开我的手柔声说：“我听说你在山上昏了过去，好些了吧？”

“我是太累了，睡了两天，已经没事了。”

桃儿抿嘴笑道：“他们都说你吓昏过去了呢！”

我好笑地问：“这话从何说起？”

“自从你来到峨嵋山，你身边的人接二连三的出事，人家都说你是灾星下凡，要去青城山找个道长来降妖捉怪呢！你不怕吗？”杏儿在一旁说。

“哦，是吗？你看我是不是妖怪？”我漫不经心地说。

“我又没有孙大圣的火眼金睛，怎么看得出来？”杏儿皱着眉头道。

杏儿这样一说，我的心里也不由动了一下，无边的苦恼又漫上心头，也许我真的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异类，是一个专给人带来不祥的灾星，是一个让人不安的妖怪。

老君说：“杏儿，你别乱讲，这些都是巧合。天一，这丫头有口无心，别往心里去。”

我淡淡一笑说：“不会的。”

我问老君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缘何受这样重的伤。桃儿冲我使了个眼色，我跟着她去了她的病房。

## 第 280 章：劫数应期 3

桃儿给我讲了那晚发生的事。

老君和我比试谁先到遇仙寺，他只顾低头爬山，没有留意把我落下了很远，直到走到那块巨石下面时，才意识到已经到了“鬼见愁”，他急忙回去迎我，这时，他隐隐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老君……老君……老君……”连叫了三声。他以为是我叫他，四下看了看，没有人，心里正疑惑呢，看到一个身影飘飘忽忽朝前走，他认为是我，追了过去，边追边说：“兄弟，你去那里？路在这儿——”一句话没说完，一脚踏空跌到了山路下面的沟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醒来时，发现身上趴着一个人，正按着他的头在贪婪地啃食，他说那绝对是一个人，有手有脚，头发很长，盖住了整张脸，身上还有浓重的狐臭味。他感觉到眼睛被液体迷住，液体慢慢流进嘴里，又粘又腥，他明白那是自己的血流了出来，于是奋力和那人搏斗，正在不支间，听到嘈杂的人声，有微弱的光亮晃动，有人大声叫他，那个要吃掉他的人受到惊吓，像箭一样射到了密林深处不见了，他想张嘴说话，可是怎么也说不出来。

后来人声不见了，灯光也不见了，天上下起了雨，他感到自己是要死了，就静静地躺着等待死神的召唤，可是躺了一会儿，意识却渐渐清醒过来，他想既然死不了，就拼一回试试吧，于是挣扎着爬到了山路上，又一步步爬到了遇仙寺。

老君说他不知道那个要吃掉自己的是什么人，他能确定的是那绝对是一个人，他说如果是狼的话不会是一只，狼是成群活动的。

桃儿讲这个故事时一脸的肃杀，讲完问我：“你说会不会是鬼啊？”



我不知道这个世上有没有鬼存在，老君咬定说是人，那就有他的道理，桃儿她们还要在这山上生活下去，我没有必要用自己的臆想去吓她，我说：“也许是传说中的野人吧。”

我记起那晚我在巨石上看到的人影，难道说巨石上的那个人和伤害老君的人是同一个人？可他为什么没有对我下手呢？

我和老君两个人，老君遇到了不测，我却安然无恙，别说其它人怀疑，就是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 第 281 章：离奇事件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没有再上山，我留在了老君身边照顾他，其实老罗一家就住在老君家里，桃儿在家静养，没什么事做，也可以照顾老君的，可是我因为内疚，还是承担起了照顾老君的责任。

老君的房子很宽敞，是类似北京四合院的建筑，主房五间，东西各有厢房三间，但是却一直只住了老君一个人，老君以及与他相熟的人从不提及他的身世，我也没好意思问起。

一天，我和老罗闲聊，他主动讲起了老君的家世，老君姓晁，真名叫晁成君，祖籍是福建，他祖父是一个茶商，这房子就是老君的祖父留下的，他父亲那一辈晁家人丁还算兴旺，兄弟姐妹五个，家里的房子住得满满的，可是后来兵荒马乱，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就剩他父亲这一支人了，到了老君这一辈，家道衰落，成了孤门独户。老罗还向我透露了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秘密，十年前，老君惟一的儿子就是在“鬼见愁”那个地方坠崖身亡的，去世时才十四岁。老君的老婆因此疯了，后来在一个大雨之夜不知所踪。从此，老君就一个人住在这座院子里。

人生的宿命有时让人心悸，可很多人不承认这是宿

命，他们当故事讲，认为这是数学里的概率，落在事主身上只是他们凑巧而已。

桃儿也给我讲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发生在她上学时那所大学里。有一年，学校里组织先进个人去黄山旅游，汽车是学校的校车，车子行驶到一个叫庆阳的大桥时出了车祸，撞死了一个附近的村民。三年后，学校又组织老师去黄山旅游，还是在那座叫庆阳的大桥上，汽车再次出了事故，掉到了桥下，当时车上坐了十三个人，只有一个人因车祸死了，那个死者的名字就叫庆阳，更不可思议的是，那辆汽车是九座，车牌号后三位是 912，出事那天是 9 月 12 号夜里 12 点正。出事后，有人说，如果当时正好坐了 12 个人的话就不会有人死了，而那个叫庆阳的人，是校长特批的一个名额，也就是说，本来去旅游的名单里没有他。这还不算恐怖，最恐怖的是这个叫庆阳的人就是三年前的那个驾驶员。

## 第 282 章：智者何在

桃儿说这件事在她学校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学校以外的人却从没有人信是真的，因为那次事故里有太多的巧合。她以前也认为是一种巧合，通过近来发生的这些事，她对自己以前的判断开始怀疑了，她开始相信世上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存在的。

桃儿想听听我对这件事的解释。

我想了许久也没给出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件事不能用常识去解释，而只用简单的一句“纯属巧合”来解释又太牵强。世上有很多这样充满玄机的事，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果报应还是宿命，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科学还是迷信，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惜的是在这种事情面前，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智者。

老罗的儿子罗松也回家里养伤，他恢复得很好，没有

成为植物人，但是腿伤没好利索，下不了床。他对住在老君家里很不解，一再地问老罗为什么不回自己家，老罗只说家里在修房子，暂时不能住人。

后来，杏儿向她哥透露了消息，罗松不信风水，更不信暗劫这种说法，说我是无稽之谈，吵着要回家，老罗当然不许，让我给罗松解释一下。

大学里学得都是被称为正统的文化，很多明明是经典的知识都被冠以“糟粕”摒弃和过滤掉了，我一个人的力量怎能抵挡得了传播了几十年的教科书？我不去自讨苦吃，我想有些知识让别人讲不如让他自己去悟，桃儿以前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吗？当一个人经历得多了之后，一些固执的思想会自然而然的转变。

我正思忖着如何与思想激进的罗松过招，忽然接到了两个电话，一个是山东的向义打来的，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母亲果然自己回家了。

这些年，他母亲流浪到了黑龙江与俄罗斯交界的地方，先是跟着一些边民打零工，后来嫁给了一个做生意的漠河人，然后自己也学着做一些边贸生意，慢慢地竟然也有了不小的积蓄。今年春节过后，她的现任丈夫生病去世了，她也没什么子嗣，就决定回山东老家找前夫的儿子向义。向义说他母亲不光回到了家乡，还带回来一笔可观的钱财，够他们娘俩花用一辈子的了。

我替向义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向义问我现在在哪里，他要来向我当面道谢。我没有告诉他，只说自己居无定所，让他不要找我。向义说把我借给他的钱汇到了我给他的帐户上了，多汇了两万，让我务必收下，算是对我的一感谢。帐户是郑巨发的，我也没有办法再退回去了。

## 第 283 章：美丽传说

另一个电话是郑巨发打来的，他说过几天要去成都开

订货会，想顺便见我一面。

这时老君因为伤得太重，伤口起了反复，需要去成都一家较专业的医院治疗。我想我正好借此机会见一见郑巨发，另外也可以躲过与罗松的口舌之争。

桃儿执意陪我们一起去成都，她告诉老罗说要去成都参加一个同学会，路上她对我说了实话，她是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老君。我很感动，面对她清澈的眼睛却一时无言。桃儿见我不语，问：“怎么，不高兴我去？”

“我有点担心你爸爸拗不过罗松。”

“你放心，我爸有办法，”桃儿调皮地一笑说：“我得看住你，你还没帮我家破了暗劫呢，你要跑了怎么办？”

我被她逗笑了。

“周老师，你有女朋友了吗？”

“算是没有吧。”我犹豫着说。

“怎么叫算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桃儿眨着好看的眼睛追问。

“曾经有过，但是后来散了。”想起和阿娇的往事，我幽幽地说。

“那你谈过恋爱啰？讲一讲，恋爱是什么滋味？”桃儿说。

“不会吧，你没恋爱过吗？”我不相信地问。

“有人追我算不算恋爱？还有人对我单相思算不算？”

这么幼稚的问题还用问我？我知道桃儿是故意找话题，用手指指车窗外转移她的思路说：“这儿的山真好，像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皖南那地方的山也是这样的，不过那儿的山不长树只长草，不像这儿林深树密，山好水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不是神仙似是神仙。”

“是啊，这儿的的确有过一位美丽的神仙呢，想听吗？我讲给你听？”桃儿的思路果然被我引开。

我点头说：“好，我喜欢听人家讲传说。”

“几百年前，就在这儿，这儿是彝区，火史山下的山寨出了个绝色美女叫甘嫫阿妞。相传她的美貌世间独一无二，民歌里唱‘甘嫫阿妞年长十七岁，美名传遍彝寨九十九’，有阿谀逢迎的小人为了巴结封疆大臣治达，把甘嫫阿妞的美貌向他吹嘘了一通，治达顿时垂涎三尺，让下属带上聘礼要纳甘嫫阿妞为妾，阿妞誓死不从。治达恼羞成怒，带上官兵压寨逼婚。阿妞翻墙出逃，在深山老林里跑了三天三夜，又过了七天七夜，最后还是被兵丁抓住，被捆绑着带到了治达衙内。

## 第 284 章：人间好事

听说‘美丽的鸟儿’甘嫫阿妞折翅落入治达的魔爪，甘嫫阿妞所在的甘尔普铁家支内群情激愤，家支使者把这一消息传给了远方甘嫫阿妞的心上人安哈木嘎。木嘎听后，马上集结起族人弟兄，翻山越岭、马不停蹄地前去营救。然而，彝家攻城受阻，木嘎也捐躯而去。

甘嫫阿妞被锁在城内牢狱之中，坚贞不屈，以死相抗。她向治达提出要得到五色的锦丝绒线，治达派人满城搜缴想取悦于她。甘嫫阿妞将丝线搓成九尺九长，赶上弟弟来探监，她剃下一节手指留给了亲人。这时甘嫫阿妞眼泪已干，她用锦丝绒线悬于梁间自缢而亡，用生命捍卫了贞洁与尊严。后世彝家儿女为缅怀甘嫫阿妞，编出长诗以歌声唱出了这个美丽的故事，并且在峨边大堡、越西、西昌等地方塑立了她的泥像，甘嫫阿妞也成了峨边彝族的女神。”

桃儿讲故事时的神情很专注，也很神往，她的目光一直看着窗外的群山，好像她故事里的那个女孩就在窗外一样。

我冲口而出：“似乎那个美丽的彝族少女就是你！”

桃儿摇摇头说：“那是一座很高的山，没有人可以超

越，甘嫫阿妞的美丽和圣洁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再没有一个可以为爱人牺牲生命的安哈木嘎了。”

“会有的，也许安哈木嘎正在远方向你驰来……”

老君一直在听我们说话，他示意我靠近他，轻声对我说：“天一，你愿意做那个安哈木嘎吗？桃儿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想给你们做个媒人。”

我没料到老君会这样说，很窘迫地悄悄看了桃儿一眼，她也听到了老君的话，神情稍稍不自然了一下，又把脸转向了车窗外。

我对老君摇了摇头。

老君拉住我的手，“天一，怎么桃儿还不够漂亮吗？”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是，她很美，人也很好，可是我做不了安哈木嘎，老君，你不要说了，什么事我都能答应你，惟独这件事不行。”

老君叹息了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我是去日无多了，自从我儿子和老婆走了后就再也没做过一件舒心的事，我真想在临死之前做一件能够死而无憾的人间好事，可惜做不成啦！”

老君的声音凄怆而无奈，听得我心里也苦涩起来。

我安慰他道：“老君，你不是说过了这一劫至少还能活三年吗？等你的伤好了咱再谈这件事好嘛？”

老君闭上眼睛不再言语。

桃儿依然看着窗外，对我们的对话无动于衷，好像我们谈的事和她无关一样。

## 第 285 章：天地人心

风水师这个职业，是的，风水师是一种职业，而不是手持玉净瓶的观音菩萨，用柳枝沾一沾瓶里的仙水，轻轻一洒，天下便贫病苦痛一扫而光。如果风水师把自己放在

无所不能的高度，就会快从高处跌下来，摔个粉身碎骨。

风水师只是三教九流中的一种，俗话说，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职业无贵贱先后，有操守的人做何种职业都是高尚的，无良的人纵然做到将相公候也注定让人唾弃。

有人诡辩称，风水师既然是职业，那首先讲的是生存，然后才讲职业道德，不能生存的职业，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个人都是不道德的，哪还能要求从事者有什么职业道德呢？肖衍四引我入行之初也讲过，这是一门手艺，是可以让人一生衣食无忧的职业。但他也教导我，宁肯手艺不养人，也要用心养手艺，做事先做人，人的心歪了，什么职业也养不了他，尤其是从事风水这种职业，掌握生死祸福门，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做一名老到的风水师，看透人情世故，天地人心，知天机懂玄机，没有什么事是在心里放不下的，我不行，我怀了一颗恻隐之心，恻隐用以做人是为善，做事常怀恻隐是为险。我因为罗家的事动了恻隐，已经涉入了险境，能解得了可涉险而过，解不了将坠入深渊，想做好人，就得把好事做好，好事做坏了，比恶人还恶，尽管我可以问心无愧，但旁观者谁去问你的内心呢？

我对罗家动了恻隐，对老君也动了恻隐，我是可以撒手不管的，随便找个商人官人给他卜一卦看看风水，马上就可以收入一大笔钱，然后游山玩水逍遥自在，但是我放下了寻找梅花易数秘诀去做本不属我份内的事，我还要勉为其难地去做好，我这样做究竟妥还不妥？我做这两件事时不曾有过半点犹疑，搅到身上才感到惶惑不安，想来想去，想到了铤真的话，我是有佛缘的。佛讲因果善缘，难道我真的做不成一个合格的风水师，而最终的归宿是佛门净地。

这样也好，可以了却世间一切烦恼了。

梁小地已经联系好医院，我们一到成都，老君就住了进去，安顿好老君，小地说他在饭店订了餐，要给我接风。

桃儿笑说：“怎么样，我说你一个人不行的吧，我留在医院照顾老君，你去应酬朋友吧。”

小地说：“罗小姐，我都安排好了，我们公司会有人来替你看护病人，你和我们一起去。”

“不用了，你们去吧，你的人和老君不熟，还是我留下比较好。”桃儿推辞说。

小地看看我。

我觉着桃儿是来帮我的，有饭局把她丢下有些不妥，就说：“桃儿，既然梁经理盛情相邀，就去吧，耽误不了多久。”

我想桃儿若再拒绝就算了，没想到桃儿很痛快地答应了：“好吧，我听周老师的。”

小地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

我装作没看见，上了他的车，趁桃儿和小地的人交待注意事项的空，我问小地：“小韵怎么样了？去没去北京？”

小地收起笑容，闷闷地道：“高慧美一结束在成都的演唱会，就把她带走了的。”

“那不错啊，北京的机会多，又有高慧美带着，应该很快就可以实现她的理想了。”

小地唉声叹气了一番：“去了一个多月，我给她寄了两万多块钱了，昨天刚打电话来，说还要一万，北京的消费太高了，我现在都吃不消了。本来我想买房结婚的，可是小韵说不回成都了，要在北京买房……我现在真后悔让她见高慧美了。”

每个人都有梦想，可是能实现梦想的机会并不是每个



人都可以遇到，每个人都希望过高尚的生活，上流社会的大门也不会向每个人敞开，小韵现在离她想要的生活只差一步之遥，她当然不会放弃。

只要她不会忘了站在背后支持她的那个人就够了。

我说：“高慧美只是她的领路人，想在北京那个大舞台站稳脚跟还得靠她自己，不付出哪能有收获呢，等她将来成名了，房子金钱就都有了。”

“我怕到那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小地目光游离，涩涩地说：“周老师，我想去北京……我想陪在她身边，你再帮帮我好吗？”

## 第 287 章：一脸功利

我知道小地想说什么，他想让我给郑巨发说一下，把他调北京公司去，我虽然不懂公司的经营，可是对人事安排还是略知一二的，像黄金健这样的公司，谁主持哪个地区的工作肯定是要通盘考虑的，我不怀疑梁小地的能力，可成都和北京毕竟是两个概念，郑巨发岂能因为一个人的私事就轻易调动公司的高管。我和郑巨发虽然交情不浅，可牵涉到他的经营管理，我怎么会随便置喙。

我很为难地说：“小地，我与你们郑总虽是朋友，但是……”

小地是何等聪明，不等我话说完，从包里拿出我写给他的欠条，还给我说：“周老师，这个还给您，您给老君治病要花不少钱的，这两万块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我的脸顿时烧灼起来，小地是做市场的不错，他对各种交易驾轻就熟，要想让产品打开市场当然少不了迎来送往，小恩小惠，可是把我当成了交易对象，不知是他的习惯使然还是把我等同了他那些商业伙伴。

我将纸条撕得粉碎，说：“谢谢，你的心意我接受。”

向义已经把钱汇到了郑巨发帐上，借条已经没什么用了，等郑巨发来了，我会把钱要来还给小地。

小地的眼里闪过一丝轻视，一个感情丰富对爱痴心的青年，竟然也是如此的市侩，可见商场这个大染缸是如何的毁人。

我不管他，兀自心静如水，招呼桃儿上车，先去大块朵颐再说。

小地叫了仇正作陪，他陪笑陪酒，起来坐下，忙得不亦乐乎，桃儿拘束不安，自称年龄小，不敢领受，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眼里都是酒菜，无暇四顾，仇正几次想与我说话，都被我用酒杯挡住。桃儿看不过去，在桌下拽我衣袖悄声说：“周老师，平日里看你文质彬彬，怎么酒风这样不雅，主人有话和你说你也不理……你歇一下好吗？”

我使劲咽下满嘴的东坡肉，说：“你看他们一脸功利的笑，比起这桌子的菜还要无味得多，理他干嘛？”

桃儿见我性情大变，话又说得决绝，马上领会了我的用意，看着仇正他们抿嘴偷笑。

酒足饭饱之后，我已微醺，听仇正和小地两个人嘀嘀咕咕，又要去唱歌又说去桑拿，我乘机拉了桃儿钻进出租车，一扬手绝尘而去。

## 第 288 章：心旷神怡

我现在要做的事很多，也重要的多，没有时间与仇正他们浪费我的心神。

在出租车上，桃儿说：“周老师，我请你喝杯茶吧。”

想想吃了一肚子猪油麻辣，而成都的夜又是如此的氤氲迷蒙，找个地方净一下肺腹静一下心真是个不错的享受。

我们找了间茶社，要了壶铁观音，在悠扬的琴声筝语里，慢不经心地品茶聊天。

桃儿将茶艺师打发走，挽起衣袖，亲自摆起了茶道，清亮亮的茶水，迷漫的水气，甘冽的茶香，婉约的音乐和柔软的灯光，一个轻盈的女子，此情此景，不由令我酒醉更深。

桃儿一袭黑发如瀑，面颊洁白无瑕，深眸似海，皓齿如玉，一双修长灵巧的小手在精致的茶具间弹琴般轻轻拨动，不一刻便苍龙出海，小小的茶杯里注满了清香。我正看得出神，桃儿脸上带着温婉的浅笑说：“师父，请饮茶。”

我完全沉浸在她制造的意境里，毫无防备地连饮三杯，一番心旷神怡之后，说：“好茶。”

桃儿说：“谢谢师父。”

我这才有所醒悟，警觉地问：“你叫我什么？”

“叫你师父啊，我们这里认师父是要敬茶的，如果师父同意收下弟子，就连喝三杯……谢谢师父肯收下弟子！”桃儿忍着笑意一本正经地说。

我明白是着了她的道了，虽是被她捉弄，心里却很熨帖，但嘴上并不认输：“在我这儿，没这规矩，桃儿，想做我的徒弟，还有很重要的一关要过的。”

说着我对她做了一个把脸贴过来的手势。

桃儿怔了一下，脸色绯红说：“你想做什么？”

我知道她误解我了，也不道破，故意做出一脸的庄重：“过来。”

桃儿的脸越发的红，端起茶杯掩饰着轻啜了一口，用无辜地眼神看着我，像一只受了惊的羔羊。

我心里不免得意，再也绷不住，笑出声来：“我说过不收女弟子的嘛！”

桃儿低下头说：“你太坏了，我叫你师父是看重你的人品，原来你也是好色之徒！”

我只是笑。

笑过之后说：“桃儿，你这话是说自己呢，我好色，你是我的弟子，‘之徒’是你不是我对吧？”

桃儿嗔道：“就是我了怎么样，你说话要算数啊。”

“什么话？”

“你说我是你弟子的嘛！”

我要赖道：“我说过吗？谁做证啊？你这一关还没过呢！”

桃儿鼓足勇气把脸靠了过来，闭上眼睛颤颤地说：“师父，请指教！”

我没料到她来真的，只得临场发挥，用手指蘸了一下茶水，在她额上点了一下，装模作样地观察一番说：“你灵气隐而不现，慧根不够啊，想做我的弟子还需时日，等着吧！”

桃儿明白上了我的当，伸手在我手上打了一下说：“你太坏了，不理你了！”

## 第 19 卷

既然行走路过，观花赏景，可以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又何必非得摘下一朵花带走呢？

## 第 289 章：想开看破

老君住院的这几天里，仇正每天都来医院，鲜花水果食品，还有他饭馆里的酒菜，他的执着感天动地，老君感慨说：“天一，你的朋友待你真是没说的。”

我说：“这都是贡品。”

“贡品？你是财神吗？”

“他把我当作送子观音。”

桃儿说：“师父，难得人家这样虔诚，就是真菩萨也该被感动了。你怎么还无动于衷？”

我悄悄地对桃儿说：“他求的事我做不了，有心无力啊！”

“啊，那，那你还折腾人家？”桃儿吃惊地说。

我几时要折腾他了，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要折腾，有一首歌唱得好：终日忙碌只为饥，才得饱来便思衣。绫罗绸缎买几件，回头看看房屋低。高楼大厦盖几座，房中又少美貌妻。

娶下娇妻并美妾，恨无田地少根基。置得良田千万顷，出入无轿少马骑。骡马成群轿已备，叹无官职被人欺……人若不知足，便少不了要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终又回到了起点，仇正不求正，他悟不透这人生的禅机，我有什么办法？

桃儿说：“明天他再来我回了他，请他别在你身上枉费心机了。”

“他在别处费的心机已经不少了，如果有一线希望，他又何必对我鞍前马后？我不害他也不去误他，就已经是大慈大悲了，你由他去吧。”我说。

老君说：“天一，我理解没有后的苦处，我也知道你帮得了他，当我替他求你，也算我积点阴德，去帮帮他吧。”

调整阴阳之法我当然会，但仇正的德业不够，还没到水到渠成的时候，只有让他的心性磨得久了，知道欲望就是失望，舍去就是得到，待一人善不是真善，做一件好事只是虚伪，要持之以恒地去帮助他人，与人为善，到那时我即使泄露天机，改他生运也算是师出有名，不会让神灵

怪罪我了。其实我也是想借此给小地一个警示，收收功利心，不要以为金钱是万能的，助人本是做人的本份，不能事事想着交易。

我对老君说：“好啊，我答应你这件事，但是我也有一事相求，你那天说的那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老君笑了：“你这孩子，鬼心眼就是多。”

我不是想和他耍心眼，是怕他伤好了，又想去为我做媒。和桃儿做一回纯洁的朋友不错，没必要弄得别别扭扭的大家尴尬，我是峨眉山的一个过客，既然行走路过，观花赏景，可以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又何必非得摘下一朵带走呢？

我想我是对爱情完全的想开看透彻了。

## 第 290 章：往生之门 1

我请仇正喝了一次茶，他很激动，穿着比平时都庄重了许多，他是以为我被他的殷勤打动了，要教他生子之法。这事就有点可笑，我是未婚青年，虽然对床第之事不陌生，但没有过小孩，哪懂造人的事，造人要靠他自己，生男生女么，这事还真教不得他，要不然，不是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问题，而是其它很复杂的原因。

那年代，莫说农村，就是城市里的人们，为了生个儿子，拼命造人的家庭多了，要不然就不会有一个叫《超生游击队》的小品出现了。超生这个词真形象，我怀疑造这个词的人是位有话语权的佛门中人，因为只有佛门弟子才讲今生来生往生，然后在此基础上派生出“超生”来。人类繁衍是自然规律，生男生女是前世因果，打破自然平衡，不干有益社会世界的大事，专心关起门来一心一意的造人不止，像猪下仔似地拼命朝人世间拉人，可不是“超生”是什么？

我老家的农村就有一家，那大叔和大婶一年一个地给

村子里添人，七年生了八个孩子，家里穷得叮当响，一条裤子大叔穿完大婶穿，大婶穿完大女儿穿，大女儿穿完一改成双给两个双胞胎娃儿穿，一家十口人全靠五亩山地薄田，一到青黄不接的季节便全家出动，如蝗虫般黑压压地飞往亲戚家蹭饭，后来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将要来到时，亲戚们便先期逃生去了。再到后来，连那位大叔的丈母娘，最先支持也是支持得最坚决的老人家也被大叔一家的造人速度吓破了胆，亲自跑到镇计生办央求，要给女儿结扎，弄到最后母女成仇，那位大婶牵大拉小把一群人口全赶到了娘家，然后和大叔销声匿迹，一去多年，再回来时，又多了三个孩子……我感到写《超生游击队》那位大哥肯定在某个城市街头采访过他们，要不然写不那么生动。

这哪是造人，完全是造孽。

仇正现在就已经生了三个女儿，虽然还没有达到种猪的程度，但是已经很可观了，光是交得超生罚款就够建一幢大楼了。如果上天不尽快派个儿子给他，他成为我老家那个大叔指日可待。

## 第 291 章：往生之门 2

我要了一壶茶，仇正忙说：“我买单。”

我又要了一盘瓜子，仇正也说：“我结帐。”

我还想要一驾飞机，不知他还有气魄说话吗！

我说：“仇先生你先不忙买单，我们聊完后你再决定，这壶茶很贵的。”

仇正点头如鸡啄米：“好好，多贵的茶我都请得起。”

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仇正茫然地看我，他心里说，我不想听故事，只想生儿子。

我笑笑，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

我把老君的来龙去脉向他讲了一遍，他听得心不在焉，却装作无比虔诚。

“没了？”

“没了，”我愕然此人的麻木：“没听明白？要不要我再讲一遍？老君，就是你每天去探视的那个病人，我老哥，他曾经有一个儿子，十年前死了，老婆疯了，后来失踪了，现在他孤身一个人，无儿无女，孤苦无依……”

“我就说吗，生一个儿子都不管用，万一出个意外还是要绝户！”仇正感慨说：“我这回听明白了，周大师要我生两个儿子是吗？”

我真想抽他丫的，这副嘴脸真像放在嘴里乱嚼一通然后吐出来的瓜子壳。

我说：“我是说老君现在没儿子，他需要一个儿子！”

“他七老八十的，就是再娶一个老婆也生不下来了。”

“对啊，周易大师也没办法嘛！神仙来了也做不到嘛！世上的事并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这个得有先天条件才行。”我见他还是入道，引导他说。

“我明白大师的意思了，你是说要生儿子得趁早，得趁先天条件完备的时候生，别等到没了条件了，后悔晚矣！”仇正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他简直就是一头猪，一头种猪。人和动物交流真是太难了，纵然我可以听懂他话，甚至是他心里话都不行。

### 第 292 章：往生之门 3

我想我是真被他给打败了，于是只好开门见山：“老君晚年无依无靠，我希望你可以帮他？”

仇正面露喜欢说：“这事容易，我给他些钱，让他买个儿子，要不我把他送到福利院，钱我出。”

我对仇正这个弱智是彻底无语了。我真想拂袖而去，



可是为了老君，我一忍再忍忍了又忍终于没有发作。

我说：“如果他肯进福利院，还用你送？我想说的是，尊老爱幼，扶弱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也做过不少善事，还差两年没有做，只有把这两件事做了，我可以帮助你实现生子的夙愿。”

“哪两件事？你说了我一定去做。”仇正迫不及待地说了。

“好，你听着，一件是赡养一位老人，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另外一件是资助十个孩子，做完这两件事，你的德业就够了，不光是现世你可以富足一生，儿女承欢，来世的福报也不浅，至少可以托生到一个官宦人家，最重要的是你的福报可以给儿孙带去佑护，让他们一世无忧。”我照他想要地说。

我这话说得是再明白不过了，如果他还听不懂的话，那我真没必要再与他废话了。

仇正咧了咧嘴：“你是想让我认老君当爹？”

“当人家的爹是件累事，做人家的儿女是福气，当然你也不一定非认老君当爹，找个孤寡老人赡养，比你做十件百件修路架桥的事都好。”

仇正为难地说：“要我资助十个孩子没问题，可是认个爹回家，这事……好说不好听啊，世上什么都有捡的，哪有往家捡爹的啊！”

我微笑说：“老君虽是孤苦命，但他的福缘深，做他的儿子，你得到的远比付出的要多得多，有句老话叫‘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做事不要去看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如果事事在乎别人的说法，人就事事无成。你要儿子，我可以助你遂愿，但你要想儿子以后还能生儿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那得靠你自己去修，要不我就说做人家的爹累了吗？想做一个好爹，但先做好儿子。”

仇正在心里斗争了一番，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是多大的诱惑啊，他抵挡不住，终于下了决心：“好，我听你，这

个爹我认了！”

## 第 293 章：往生法门 4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善的存在，要不《三字经》的头一句不会是“人之初，性本善。”只是有的人是心存大善，有的人是心存小善，因为处世哲学的差别，有的人弃善扬恶，有的人弃恶扬善。

谁又愿意以一副狰狞的面目示人，令世上不齿呢？人之所以作恶不止，是因为他没有找到行善的法门，没有享受到行善的乐趣，按捺不住作恶的冲动，善就得不到启动。

仇正只有商人的狡黠和势利，他不是一个恶人，我给他开启善的法门，一旦他在行善中获得了快乐，他会觉得人生的意义不在利己而在利他。

仇正联系了市妇联，提出资助十名失学儿童的要求，并且承诺会一直支持这十个孩子上完大学。这是好事，在成都还从没有个人一下子资助过这么多孩子，市妇联很重视，决定隆重地举行一个捐助仪式，好好宣传一下他的善举。

捐助失学儿童的活动效果非常好，当天市里还来一位副市长参加，市妇联安排了一个辍学的中学生现场读了感谢信：

我是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父亲早早离世，爷爷奶奶年迈多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只能放弃继续上学，回家帮助母亲，像我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可是，我真的想读书，我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段时间我仇恨这个社会，为什么有的人住华屋享美食，有的人三餐不饱，连学都上不起，难道我们穷人就该永远贫穷，一代是穷人世世是穷人吗？我想不通，可我不认命，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打破这个宿命……仇正叔叔帮助我重

新回到学校，使我明白了，这个社会并不可憎，很多人都在竭力做着改变社会，改变别人命运的努力，您今天对我们的帮助，会化为我们对社会对人生的信心和勇气，我想对您说，对所有的好心人说，您改变的不仅是某一个人的一生，还可能通过这个人去改变很多……对仇正叔叔的义举我代表所有的失学儿童，真诚地说一声感谢！您的这一举动，不仅使一个孩子可以重新捧起书本，也可能因此挽救了一个家庭，因为您的爱心，让我们感受到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 第 294 章：往生法门 5

现场的人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提前赶到成都参加爱心捐助仪式郑巨发，被现场的气氛感染，当场决定也要帮助十名儿童重返校园。

第二天所有的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仇正和他的饭馆一时名声鹊起，市民对他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的善举很感动，都去他的饭馆捧场，他的生意好的不得了，把仇正乐坏了，对我说：“周大师，这钱捐得值，太值了！”

我淡淡地说：“是因为你的生意更好了你才感到值吗？”

仇正摇头说：“不是，是我的爱心带动更多的人关注失学儿童，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爱心捐助中去，从这一点说，我不止是资助了十个孩子，对吗？”

我内心很高兴，因为仇正终于想明白了帮助别人的意义所在。

相比资助儿童的高调，仇正认老君义父就低调多了。老君出院当天，仇正将他接到了家里。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参加，但认父仪式也很隆重，仇正做了一大桌子菜，请老君上座，我和郑巨发左右相陪，做他们的见证人。

老君脾气古怪，我和桃儿做了好久工作，他都不同意

当仇正的爹。老君说：“天一，咱帮人家就不能图什么回报，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你这样做我心里不痛快。”

“他是自愿的，你不做他的爹，他也会认别人。”

“你别哄我了，他一个老板，吃饱撑的，找个爹养着，准是你小子用的计，我一个人生活习惯了，这事你别操心了。”

“家有老人，如有一宝，仇正是想养一个宝呢！”我说。

“亲爹是宝，我算什么宝，顶多是一个冥顽不化的石头。”

“石头好啊，家有名石，时来运转。”我说。

“天一，你江湖嘴啊，反说正说都是你的理，不和你说了，你们谁也别劝我，一出院我马上回峨眉去。”

我看看桃儿，希望她能有办法说服老君。

## 第 295 章：略施小计

“老爷子，你百年之后总得有个打幡撒纸的人吧？我师父一心替你着想，仇老板又有这个心，这是多好的事啊，你就成全他吧！”桃儿劝道。

听到百年之后这句话，老君有些动心，他咳了两声道：“唉，人死如灯灭，两眼一闭哪还管身后的事，我自从家散了之后就没想过死后的事……”

他不是没想过，而是不愿想，现在桃儿提起来，说到他的痛处，他不想都不行。

“老爷子，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你不管身后的事，那管管眼前的情吧，仇家一家老小都说和你有缘，想把你请进门，你就算是帮助他们吧，先在他们家住一段时间，如果觉着不舒服，你再回峨眉不迟。”桃儿攀着老君的肩说。

老君看看我又看看桃儿，忽然露出一脸童真笑了：“那你们也答应我一件事，让我做一回媒人。”

桃儿脸一红说：“老君，你刚说过帮助人不能求回报的，你又和我们讨价还价！”

“我不管，反正你们不答应我，我也不答应你们。”老君自以为得计，狡黠地笑。

我好笑地说：“自古以来，可有师父娶徒弟的么？桃儿是我弟子，这种违天道人伦的事我可不敢干！”

桃儿白了我一眼，小声嘟囔道：“现在承认我是你弟子了。”

老君问桃儿：“是真的吗？你认他做师父？”

桃儿很无奈地点点头。

老君怅然若失：“我一生中就这一件事没做过，看来是做不成了。”

在我和桃儿的软硬兼施之下，老君终于同意认仇正作干儿子了。出了病房，桃儿狠狠地掐了一把：“周天一，你太狡猾了。”

这丫头下手真狠，痛得我咬牙切齿：“我怎么狡猾了？”

“还说你不狡猾？设这么多圈套？略施小计就搞定了这么多人，让仇正认老君当爹，又让老君做不成媒，不过千算万算，收下我这个徒弟你没跑掉吧！”桃儿恨恨地说。

“你到底是想做我老婆还是想做我徒弟？怎么又想让老君做成媒人，又想做我的弟子？小丫头，想鱼和熊掌兼得，你太贪心了吧？”

“呸，你以为你谁呀，我嫁不出去了做你的老婆？谁要做你的老婆早晚还不被你算计死，实话说了吧，我现在做你的弟子都后悔了！”桃儿愠怒地说。

“那好，我收回刚才和老君说的话，你不是我弟子，

以后不许打我的旗号哦！”

桃儿发现又着了我的道，大叫了一声：“周天一，你无赖！”

## 第 296 章：仇正认父

仇正的认父仪式要比捐助仪式低调得多，他只在家里摆了桌酒席，请我和郑巨发做见证人。

老君被请到上座，我和郑巨发左右相陪，小地和桃儿坐到了下首。

仇正夫妻两个双双跪拜，磕了三个头，一声爸爸叫得老君眼睛潮湿。仇正的三个女儿也亲热地对老君簇拥无间，爷爷长爷爷短叫个不停。十多年了，没有人叫过他爸爸，他对家庭的全部概念也停留在了十年前，忽然间一屋子的儿孙女呈欢膝前，就是一块铁也得溶化了。

老君颤颤巍巍地自怀里掏出一块包得严实的手绢，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硕大的宝石戒指，黄澄澄的黄金戒托，做工极为讲究，中间是青翠欲滴的绿宝石。老君很珍视地手绢擦拭了一番，拉过仇正的手说：“我没什么见面礼给你，这枚戒指我收藏了几十年了，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仇正连连摇头说：“爸，这东西还是您老人家收着，您肯认我这个儿子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了，我哪能再要您的东西，你放心，以后我会待您像亲爸一样，有我们的吃穿就少不了您的吃穿，即使有一天我们过穷了，我就是要饭也要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

这话我听着有点假，像是故意说给我听的，桃儿偷眼看我，做了一个要吐的动作。我瞪了她一眼，她马上正色道：“仇大哥，你收下吧，反正早晚都是你的。”

这话也不怎么入耳，我有点哭笑不得。

老君坚持要把戒指给仇正，仇正说：“爸，您先收着，等您有了孙子，您当礼物给他吧！”

有点向我逼宫的意思，小地也坏笑着瞅我。

我说：“老君哥，你跟你儿子客气什么，先收着，明年等添了孙子再拿出来好了，仇——老君，我该怎么称呼你儿子？”

桃儿见我和仇正暗地斗嘴，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那还用说，你和老君是生死之交的哥们，仇老板该叫你叔叔才对。”

老君觉得仇正比我的年龄大，这样叫有点委屈他，可是不这样叫又委屈我，谁让他和我称兄道弟呢！

老君为难地看看仇正，意思是说，你看着办吧，爱叫啥叫啥。

仇正脸一红，马上毫不犹豫地说：“桃儿姑娘说的是，是应该叫周大师叔叔，今天我是双喜临门，爹也有了叔也有了，我再给叔叔磕个头吧。”说完拉着他老婆又给我磕了个头。

郑巨发看不下去了，说：“天一，你才多大呀，就敢装长辈，也不怕折寿，我看你们还是各叫各的好。”

我不依不饶说：“我辈长，这和年龄没什么关系，对吧老君哥？”

老君也知道我在耍仇正，可是又拿我没办法，只好尴尬地转移话题道：“天一，你许诺的事可得办妥了，明年我可要抱孙子的，如果你做不好，可别怪我和你翻脸啊！”

我也从包里掏出一个红纸包，递给仇正：“叔叔不能白叫，这是为叔的见面礼，收好了。”

仇正说：“不用了吧，你这么客气干啥子？”

我让他附耳过来，对他说：“生子秘方，谨遵医嘱，保你明年得遂心愿！”

侯仕易父女也来到了四川。

郑巨发告诫我：“你要小心点，他可能是冲着你来的。”

中国太大了，在一个城市混不下去了，换个地方就能混得风生水起，研究易经的侯仕易深谙此道。自从他被我和阴曰阳联手戳穿了阴谋后，在大都是混不下去了，可是他是教授，换个地方仍然可以继续招摇过市。中国不缺人，缺人才，中国人对人才有一种天生的敬意，就像一园子的果树，只有一棵树结果，哪怕结得是歪瓜裂枣，也会有人把他当成王母娘娘的蟠桃供着。

现在侯仕易通过关系调到了成都的一所大学，继续做起了教授。他女儿在成都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叫什么“易通天下”。

当然，这样的公司是通不过工商注册的，可是中国人都懂易经里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叫“变通”。她的公司明里做的是科技信息服务，名片上印的是“堪輿风水，开运改运，周易取名……”侯华负责招揽客户，侯仕易负责干活，一个做明，一个做暗，父女联手，真是天衣无缝。

我就不明白了，侯仕易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做，不去潜心钻研学问，为什么要去吃江湖饭。

我要回峨眉山去，我想尽快找到了空，然后离开四川，不管侯氏父女是不是冲我来的，不管他们和我还有一段未结的恩怨，我都不想再见到他们，我想平静地生活，不想去讨烦恼。

郑巨发说：“你先别回去，我有一个朋友想见见你，他明天就飞过来了。”

我说：“不见，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郑巨发说：“他有大困惑，你就助人为乐吧！”

我态度坚决：“天下有困惑的人多了，我助得过来吗？”



拜托，你别自作主张好吗？”

“天一，你还记得三岭寨吧，我说过要给人家一年建一所学校的，可是那个工程太大了，我一个人做不成，我那朋友要加入到我的计划中来。你也知道，做善事是要有资本的，他的公司现在遇到了一点困难，你帮帮他，他公司发展得越大，他做善事的动力就越足，你帮他就是做善事，何乐而不为呢？再说了，也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明天完事后我送你去峨眉山。”

## 第 298 章：知人不易 1

郑巨发如果生在古代，一定是个武林高手，他知道我的弱点，可以一剑封喉。他的逻辑没什么问题，我找不到辩驳他的理由。

郑巨发的这个朋友叫种庆后，是广州的一个饮料生产商，曾为国外的知名品牌做代工，后来见饮料市场巨大，就注册了商标自己生产，利润也很大，可是怎么也成不了一线品牌，做商人，看到钱哗哗地像水一样流淌，却流不进自己的钱包是非常痛苦的。他的痛苦还不只在这一点，商品市场是一个残酷的大浪淘沙的过程，老品牌的市场越来越大，新品牌又不断冒出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处在夹缝中生存，进一步艰难，退一步深渊，这才是最痛苦的。

做一个商人，永远不可能守住中庸，随波逐流注定要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只有见风使舵才可以顺风顺水，这也是易经讲的“变易”。可是知变易容易，做好变易难，这也是易经所讲的“不易”。

世人的困惑就在于此。

种庆后三十七八岁，肤色黝黑，头发蓬乱，一脸的诚恳，笑的时候还带有几分羞涩。他的衣着让我仿佛回到了八十年代，一身中山装，脚踩老布鞋，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一副村干部的打扮。他的企业也的确是从乡镇

企业发展而来。

这样朴素实干的企业家会信周易吗？我在心里打了个问号。

我们在郑巨发的办公室里坐下，种庆后环顾四周问郑巨发：“你说的那个大师还没到吗？”

郑巨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周天一，周大师，这位是种庆后种总。”

种庆后愣了一下，脸上现出失望之色，但还是礼节性地伸出手来。

郑巨发肯定事先没把我的情况告诉他，如果种庆后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的话，他肯定不会大老远跑过来见我。

郑巨发对朋友没的说，用足了心。

## 第 299 章：道不同谋

因为种庆后身上有一种令我亲切的乡村气息，我对他的冷淡态度没有介意，反而主动询问起他的情况。

种庆后表现地很木讷，明显得是敷衍我。一个经历过艰辛创业，尝过世间百味的人，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他总是以为他吃的盐比别人多，他过的桥比别人走过的路多，我来历不明，又是如此青葱，他不值得和我交心。

我也确实不懂企业经营的事，和他说隔行的话我是自讨苦吃，既然他不屑和我废话，我干脆闭嘴。

郑巨发看出气氛不对，替种庆后讲出了心里的困惑。

种庆后想对公司的销售部大刀阔斧的改革一番，可是又怕动作太大，改革不成功对公司造成致命的打击。到那时想再回去就不可能了。

他公司传统的销售方式是在全国各大批发市场建立销售公司，由销售公司向批发商供货，然后再从批发商向

零售商供货，这种方法的弊端是占压资金太大，资金在途时间过长，资金回笼太慢，财务控制很难，而且因为业务人员流动性强，客户资料经常流失，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如果对分公司的管理稍有跟不上，就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去年有两个分公司的经理带着近千万的货款跑了，一个抓回来了，一个跑到了澳大利亚，至今没有归案，给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也是他决心改革的原因之一。

他的改革方案有两个，一是实行代理制，在全国由省到市招两个级别的代理商，然后由代理商向零售商供货。二是实行连锁店销售，在全国设立分公司，各分公司自行发展零售商加盟连锁，由公司业务员直接面向零售商配货。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但是相对传统的销售方式却要科学高效的多。第一个方案是可以利用代理商的资金，杜绝了坏帐，加大了对代理商的控制权，对于种庆后这种实力还不是很强大的公司来说，无疑是非常适合的。第二种方案的好处是利润有保证，市场操作的灵活性强，价格比较好控制，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市场的反应。

种庆后对这两个方案都很喜欢，也都很忌惮，一时难以取舍。郑巨发用了一个形容词才说明这个抉择的艰难：生死攸关。选准了方案则生，走错了路则死，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 第 300 章：各色心事

如果要我帮他在这两个方案中选出一个我做不到，可是如果问我实施改革方案是吉是凶，我可以为他解惑，问题是种庆后他不信我，不诚不卜，他没诚意，对我抱有怀疑，占卜出来也不会准。

我看种庆后无动于衷，对坐在我身边的桃儿说：“要不要给你家人买点礼物回去？哥陪你逛街去？”

桃儿很高兴，立时站起来说：“好啊，我们去批发城。”

郑巨发忙拦住我：“天一，你搞什么，人家种总可是大老远来的，你等一下。”说完把种庆后拉了出去。

桃儿上来挽住我的手说：“哥，人家不待见你，咱走吧。”

我把她的手拿开说：“叫我师父。”

桃儿不高兴了：“你这人真怪，一分钟前还让我叫你哥的，现在又不乐意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算了，我自己去，然后直接回家了。”

桃儿刚要走，郑巨发走进来说：“也好，让小地陪桃儿姑娘去逛街，我和天一有几句话说。”

梁小地百般不情愿地跟在桃儿身后，临出门时冲着我悄悄指了指郑巨发。我装作没看见，扭过头去。

种庆后换了一种态度，谦恭地笑着说：“周老师，别见怪，我是有眼不识泰山。”

我瞧了郑巨发一眼，他解释道：“我只告诉种总有一位周易大师要介绍他认识，没把你的事迹讲给他听，所以刚才有点小误会，天一兄弟，种总和我说了，只要你能帮他解了困惑，助他成就霸业，他会以你的名字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样，够诚恳的了吧！”

“积德行善的事有要别人帮忙的吗？我不需要。”我冷冷地说。

“是，是，天一，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也别忤着了，请开金口开示我等凡人吧。”郑巨发催促道。

我要了种庆后的八字，又让他摇了一卦。为了让他心服口服，我先按照卦象把他过去发生过的事详细讲了一遍。以前我给别人占卜，从不讲发生过的事，只就事论事，指点迷津，告诉他以后会发生什么，该怎么做。

关于八卦可以显示过去，现在大多数人都都不信，就像现在人们用的互联网，如果有人在十几年前告诉你有这么个东西存在，可以咫尺天涯，可以无所不能，谁会相信呢？

互联网是大众的，能给全世界的人验证它神奇的机会，可惜易经是小众的，大多数人一生都不可能有机会去验证她。

## 第 301 章：毫厘不差

种庆后的八字不错，生于五月，木命，五月万木勃发，正占旺相。按六十甲子纳音划分法，五行命数各有六类，木命也分六种，平地木，石榴木，杨柳木，桑松木，松柏木，大林木，种庆后是松柏木命，这种木生命力顽强，坚忍不拔，甚至不惧金克。他的八字里五行齐全，惟有水稍不足，只要稍一调整，就可达到福寿两全的境界。通过他的八字已经可以看出，他这一生虽有艰难，但终究会修成正果，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成功，八字一定，这卦就好断得多了。

我按卦讲解：“你祖辈没有经商之人，父母虽是农民却一直颠沛流离，到四十岁才安稳下来。你学历不高，小学即辍学，你做木匠十年，伤过手，然后去南方一个有水的地方呆了七年，在那个地方遇到一个贵人，从此起家，二十九丧偶，五年后另娶，生有二子一女，皆不身边，你去年有一场大病，病在肺。你的事业全靠你一个人支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因为能真正帮到你的人太少，目前身边可信任的人只有一个，他是你的主心骨，你的这两个改革方案不是你的主意，和你信任的人有关，是他请人为你策划的，没花多少钱，但是会要你的股份。”

种庆后惊诧不已，道：“准，太准了，我爹娘都是农民，但是从河北到新疆又到河南，一直在流浪，四十那年才回老家定居，我小学四年级时辍学跟别人做木工，后来因为把左手小指锯了才不做木匠。”说着他举起左手给我们看。

左手小指果然少了一截。

“我不做木匠后去广东打工，在一个广东人厂里做冰水，后来娶了他的女儿，生有一子一女，我老婆在我二十九岁时因车祸去世，我三十四岁那年和现在的老婆结合，生下现在的小儿子，现在大儿子和女儿都在外地上学，小儿子由现在的岳父母带着，我去年患上了肺炎，治了三个月。我这两个方案的确是我的得力助手请他的老师设计的，他老师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不要钱，只要实施后产生利润的分红。”种庆后的讲述和我说的如出一辙毫厘不差，连我自己都吃惊会算得这样准。

### 第 302 章：半坡风光

郑巨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拿过我画出的卦反复的看，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真是开了眼了，以前光知道八卦可以预测吉凶，没想到还能测出这么多复杂的事，天一，你在大都时可没露过这一手啊！”

我含笑说：“看相占卜，当惜字如金，把你想知道的告诉你就行了，何必过多啰嗦？我今天也是想让种总见识一下易经的神奇，让他明白我后面的话绝非废话，否则我多事干嘛！”

种庆后钦佩地说：“周老师，我真服了，请你接着指教。”

我说：“我不懂你们经营上的事，但从卦相看，你这两个方案都是可行的，你可以任意选一个实施，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你的财位在坎位，坎为水，坎为北方，你要从北方开始发展，只要北方旺达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种庆后一拍大腿说：“着啊，我正有此意，我的计划是如果实施改革方案成功了，就把总部迁到北京去，现在看来得先在北京成立一个公司，然后改革方案从北京开始试点，这样可不可以？”

我点头说：“当然可以。”

“周老师再给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可以成功？”

“从现在往后十年是你的黄金十年，你五十五岁时事业达到巅峰，在同行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五十五岁以后呢？”

“五十五岁如果你还不知足的话，事业注定要走下坡路，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低潮期，这个就像一个人登山一样，爬到山半坡，上下左右怎么看都是风景，可进可退，可行可止，游刃有余，如果到了峰顶，退也是退，进也是退，因为你没路可走了，向前继续走不是悬崖就是下山的路。你可以说，我会一直呆在峰顶，山高我为峰嘛，可是还是有一句话叫‘高处不胜寒’，没有人是可以长久地立在峰顶的，除非化石，事实是很多企业和企业家都是在峰顶做成了化石标本，供后人膜拜瞻仰的。你不想你的企业那么快的成为化石，成为传说，只有在山半坡停一停，前后左右逛一逛，那儿可是风光无限。”

### 第 303 章：如获到宝

种庆后和郑巨发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良久，种庆后感慨说：“周老师此言极是，人应该知道适可而止，谁说周老师不懂企业经营，凭这几句话，可抵百万兵。”

我拱手道：“过奖。”

种庆后又道：“周教师，庆后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能否应允？”

“种总不必客气，说说看。”

“我想聘请周老师到我的公司工作，这样我可以时时请教，薪酬方面你放心，按副总的待遇给你。”

我哈哈大笑说：“种总，你高看我了，我是一个吃江湖饭的人，闲散惯了，不喜约束，这事你就别打算了，我是不会去做别人的傀儡的。”

种庆后忙说：“周老师，你不要误解，我不是让你做傀儡……”

我打断他说：“你的好意我谢了，这样吧，你如果在北京开公司肯定缺人手，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他的八字我看过，和你正好相生，肯定对你的事业有帮助，他的工作能力郑总清楚，你考虑一下。”

郑巨发紧张地问：“谁呀？天一，你打我什么主意？”

“梁小地呀，怎么了，你和种总这么好的友谊，连一个人都不舍得给？他可是要帮你实现你的诺言的！”我坏笑着说。

郑巨发定定地看着我，半晌无话。过了好大一会才缓过劲来，忿忿地说：“周天一，你太过分了，拿我的人送人情，梁小地可是我的爱将。”

种庆后一听郑巨发这样说，心里对梁小地就有几分喜爱了，说：“老郑，别小心眼了，你还让周老师帮我呢，我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也得帮我一把，咱就这么说定了，反正你成都公司一切都稳定了，再聘个经理按部就班就能干好，我北京可是新公司，正需要小梁这样的人才去开拓一下。”

郑巨发当然不好驳种庆后的面子，心疼地说：“梁小地可是我培养了三年的骨干，你一句话就给我挖走了，唉，我这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行，你得补偿我，这样吧，多了也不要，我正想换辆车，你送我辆车得了。”

他们两个人正讨价还价，梁小地和桃儿购完物回来了，郑巨发先收了声，眼望着梁小地，神情甚是不舍。种庆后则如捡了宝贝一样，一脸的喜悦。

## 第 304 章：两面人心 1

郑巨发将我请到一旁，附耳低语：“天一，我待你真



诚，你为何拆我的台啊，你知道我在成都的市场非常重要，梁小地若走了，我一时去哪里找合适的人来？”

我问：“如果梁小地要求去你北京的公司，你能调动吗？”

“他在成都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调他走？”郑巨发很是不解我为何突发此言，思忖道“北京公司的经理是今年刚调整过的，他去我怎么安排？”

我斩钉截铁地说：“那你就不要惋惜了，放他走，一下可做两个顺水人情。”

郑巨发被我说得糊涂，又不好当着这些人细问，只是好一阵发呆。

桃儿问我：“师父，现在回去吗？”

种庆后的困惑解开了，郑巨发的心里又添了困惑，哪肯放我走，说：“不要急，我请你们吃过饭，我送你们回去。”

我又想起一件事，说：“饭吃不吃倒在其次，我们还有一笔帐没清，你把向义打你帐上的那两万块钱还我吧。”

郑巨发拿出四万块钱说：“不是两万，是四万，都在这里，你收好。”

我只拿了两万递给梁小地说：“小地，谢谢。”然后对郑巨发说：“这两万烦你按原汇款帐号退回去。”

郑巨发有些恼了，大声说：“天一，你当我是朋友吗？为什么这么多事都瞒着我？这四万块钱是怎么回事？你给梁小地钱又是怎么回事？你把我支使来使唤去的，却又不告诉我真相，把我当你的跟班是不是？”

我笑说：“梁小地知道事情的原委，你问他。”

梁小地见我把钱还给他，以为所托事情大概是没有希望了，心已凉了半截。听他老板对我发火，也懒得替我解释，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钱是我借周老师做好人的。”

这句话明显地含了讥讽和不满，郑巨发本就心情不

快，听小地不咸不淡地说话，以为他早知道将要离开黄金健公司，不免暴跳起来，“呃，你们都做了好人，只有我做了坏人是吧？走吧，走吧，都走吧，我庙小，容不下大佛。”

## 第 20 卷

人心既然染了功利尘，又岂是几句话可以擦拭得干净的！

## 第 305 章：两面人心 2

梁小地被郑巨发的无名火吓住了，迷茫地望着我，眼里渐渐有了怨恨，他定是以为托我调动的事败露了。

种庆后过来打破僵局说：“老郑，你这火发得莫名其妙，不要这样小气啊，走吧，今天我做东，让我对周老师 and 你的支持表示一下感谢！”

几个人朝外走，我留住郑巨发，把梁小地的事情简要地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劝他，“既然他现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何不就成人之美呢！”

郑巨发听明白了事情原委，消了气说：“我不是生气你把我的人送给种总，我是生气你有事不知会我，把话说开了，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我歉意地说：“对不起了，我擅作主张了，我也不是想独占这个好人的名声，事情赶到那个节骨眼上，灵光一现就闪出这个主意，怎么来得及和你商量？”

郑巨发想了想，忍俊不住笑说：“天一，你比在大都要历练了许多，城府也深了许多，你千万别说对不起，我现在这样一想，你这主意还真是不错，一箭双雕，一做两个人情，我应该谢谢你才是。”

我说：“你不骂我我就感天谢地了，你的谢谢我可不敢要。”

饭桌上，郑巨发转变态度，告诉梁小地，种庆后请他去北京担当重任的消息，并且积极地把梁小地的详细情况介绍给种庆后，然后又作出一副惺惺相惜，洒泪而别的样子。

梁小地本来已经失望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是这个样子，不由惊喜交加，先是假意推托一番，接下来又对两个老总讲了一些感谢的话，真正是左右逢源。当他知道是我推荐了他后，更是把一腔怨气全换成了感激，不停向我敬酒，恭维的话一时喋喋不休。

我不以为然，只冷眼看他八面玲珑，本来还想送他一句话的，想想他为了一个女人，可以决然地弃旧主投新君，全不管多年的栽培提携之情，人心既然染了功利尘，又岂是几句话可以擦拭得干净的！

## 第 306 章：斩却烦恼 1

我和桃儿回到了峨眉山，桃儿放弃做野导，一心一意要陪我去寻找了空大师。此时正是旅游旺季，山上游人如织，我不肯桃儿不顾损失收入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我说：“我不用你陪着，寻人靠得是机缘，你跟着我会影响我和了空的气场。”

“什么气场？”

“了空是一个大师，他一定躲在什么清静的地方修行，我只有一个人静下心来，才能感应到他气场的方位，你在我身边会扰乱我的感应力。”

“哦，真的吗？”

“真的呀！我只有找到了空，才可能破解你家的暗劫，你也希望我早日修成正果对吧？”

桃儿明眸流转，仍是将信将疑：“我怎么感觉你是故意要抛开我？你知道的，峨眉山太大了，你又不熟悉山上的情况，我怕你会出危险。”

“我有分寸，你放心。”

桃儿摇摇头：“我不放心，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我家的暗劫岂不是更无人可解了？”

“真是那样的话，你让你爸把房子卖了就是。”我是执意要一个人进山。

“那不行，那样的话不是害了别人家吗？”桃儿的反应很敏捷：“要不然这样，我跟你后面，不打扰你，好歹也算是有个伴。”

我被她缠得急了，冲开出道：“你跟着我？你不用做导游赚钱了？”

桃儿立即明白了我的真实想法，大笑说：“我可以做你的导游啊，你每天给我一百块钱就是了。”

我顿时无语了，只有默默收拾行囊。

桃儿忽然抓住我的手柔声说：“天一，你别装坚强，我能感觉出你心里的孤独，我就陪着你，不会影响你的……我真的很担心你，这么多日子的相处，我已经在心里把你当成我的亲人了，我不希望你有什么闪失！”

## 第 307 章：斩却烦恼 2

我被桃儿的手紧紧握着，连心都缩紧般的痛了，她没开天目，却可以看透我的心事。我到峨眉来就是想孤独的，可是真的孤独的了，心又空茫失落得无处可放，我每天都努力使自己不去想过去的事，可是过去的事像烟像雾，分分钟都会笼上心头，让我越发的惆怅。我不想在孤独的酒里醉生梦死，我也想充满阳光的开心生活，可是，看到桃儿，会让我更去想往事，想一个曾经对我柔情似水的女

孩，我伤害了她，让她一个人流落在了尘世的烟云雾霾里，她是孤独的，我为什么要快乐！

我挣脱桃儿的手，轻声说：“谢谢。”

桃儿眼圈红了：“我不想听到你说谢谢两个字，天一，你难道要一直这样一个人孤单下去吗？”

我不能被她感动，如果是那样的话，有一天我也会把她给伤了，我狠下心说：“还有一个人也是孤单的，我做完峨眉山的事就会去找她，找到她我们就都不孤单了，桃儿，你明白吗？”

桃儿听我这样说，眼睛潮湿，眼泪溢出眼眶，猝然抱住我喃喃地说：“我不明白，我也不想去明白。”

我坚决地推开她：“桃儿，我是你师父，以后不许叫我天一！”

说完我毅然背起行囊，快速出门而去。

感情是一件累人的事，动了感情就更不堪重负。我伤过人，也被感情所伤，一还一报，已经经历过了轮回，不要再去尝一次了。

我心里打定主意，在找到了空之前不在下山，是是非非何时了，烦烦恼恼几时休，不快刀斩乱麻，烦恼是没有个休时的。

我一个人在山上游荡，天明到日落，朝露到晚霞，青山不管人间事，绿水何曾惹是非。身边虽是人群熙攘，却有一种与世隔绝的况味，我开始理解这座山上为何有那么多的庙宇僧人了，青山绿水，花间鸟语，不是神仙恰似神仙啊。

## 第 308 章：朝圣之路

我在山上转悠了一个月，却仍是不见了空的踪影，一个月的消磨，我从最初的享受孤独变成了抑郁难挨，真真

的体会到了贾岛的那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怅然。而我期待中的感应一直都没有出现，难道了空大师真的是藏匿在高高的云端？永远都不会让我感应到他的存在？

后来我在山上遇到过一个游客，休息时我们坐在一起攀谈，他给我看摄像机里的录像，那是他在西藏旅游时拍下的，夕阳西下，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朝着西方边磕头边行走，每走一步就跪下来，额头触地，真诚跪拜，风吹他的破衣烂衫如烈烈的旗帜。那是一个朝圣者，他用一种近乎癫狂的方式去诠释虔诚。

我为录像中的朝圣者所感动，他的孤独和执着与其说是打动了，不如说是鞭策了我，我感到一种鞭子抽打在背上的痛楚，我也是一个朝圣者，我扪心自问，我可能做得到他那样的虔诚？我才在山上寻找了一个月，就已感到了身心的疲累，我的诚恳何在呢？

一个人用心不专，用情不切，哪会有纯净的感应力。我想我要有真正朝圣者的真诚，孤独和苦难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不宁静的心境。在看到那个的游客的录像之前，我还动了下山去休整一段时间的，可见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浮躁无定。

现在我坚定下来，从此不再下山，哪怕花光积蓄，坐在石阶上去向游客乞讨，也一定要找到了空大师。

我又在山上住了一个月，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几乎全走遍了，随身携带的两双鞋全都磨得纸薄，到了后来钱也花光，不敢在住旅馆，每晚都去庙里借宿，饭是一天一顿，有时看到游客丢下的面包饼干，也可以不顾讥笑捡来吃，有人笑我，我竟然能做到视而不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大概是我心里有了一份神圣的期许的原故。

但是山上丢食物的人毕竟是少数，而我的时间又不能用在沿山乞讨上去，我想这样每天饿着肚子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了空没寻到我先饿毙山野总不是妙事，得先想办

法先找一条生路才是上策，想来想去，就想起了遇仙寺前那个唱歌的白发老者，他唱歌乞食的办法不错，虽然我不会歌唱《因果经》，可我会占卜，不如去遇仙寺在白发老者旁边设一个摊，每天出一个小时的摊，挣够一天的生活费就去做自己的事

### 第 309 章：正道沧桑

遇仙寺以下所有的庙宇僧舍我都寻访过了，连深山里没路的茅草屋都没放过，现在我要找寻的真的是“白云深处”了，正好可以以遇仙寺做一个落脚点。

我在中午时分到达遇仙寺，白发老者已经开始唱头遍经文，在此歇脚的游客正围在他身边听歌，我去“仙客来”旅馆找韩老板借笔墨写招牌，“仙客来”就是老君相熟的那一家旅馆，韩老板见我，半天竟然没认出来，我提起老君，他恍然大悟：“是你？你还没下山？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我变成了哪副模样？我不解地问他：“我怎么了？”

韩老板拿来镜子，我一看之下，差点昏过去，镜中一个乱草长发，胡须如蓬，两眼突起的怪人正瞪着惊恐地眼睛与我对看，两个月的光景，我已从翩翩美少年沦落成鬼魅。

我心里仅存的一丝尊严在这一刻轰然崩塌，面对韩老板疑惑的目光，我再也无法自己，眼睛一番慌乱之后，像做了贼似的垂下头去，低声说：“借我剪刀一用。”

韩老板叹息一声说：“真不懂你们年轻人，好好的日子不过，在山上瞎转什么！”

我用剪刀胡乱地把头发剪了剪，写了一张“周易占卜”的字，抢出门去。

我在白发老者旁边席地而坐，将招牌摆在面前，心里

的忧伤紧一阵慢一阵再也压不下去。只说人间正道沧桑，沧桑来时谁可抵挡。都说世事艰难，不亲身体会，谁知道世事何是艰何是难。

白发老者瞥了我一眼，继续唱不知第几遍经文。

“你会算命？”一对华衣男女立在我面前端详我，“潦倒成这样，不如先给自己算算何时能吃饱饭吧。”

两人说完嘻笑着离去。

一个中年人走过来，看了看我，轻摇一下头，丢下五块钱说：“这碗饭不是这样吃的。”也转身走开。

“无食无穿为何因，前世不舍半分文……”有人对着我唱《因果经》里的经文。

天上下起了细雨，游客三三两两进寺里躲雨去了，白发老者唱完经也飘然而去，雨里的空气渐冷，山风吹到身上，我不由得打起了寒战，可是心里的愧疚却火般燃烧起来，我真是不肖，竟然这样糟蹋易经。心里责备着自己，想站起来，却没有丝毫气力，饥寒交加之下，我只觉自己的意识正化作一缕云霓，被风吹向无边天际，我伸手想去抓住什么，不要让自己飘走，可是抓住的只是空气，然后就倒在了雨里。

## 第 310 章：歌声苍凉

这孩子和遇仙寺有缘，两番昏倒在这里。

他是什么来历，鬼似的在山上游荡啥子哟！

前些日子见他在圣水阁捡垃圾吃呢，要饭也不用跑山上来吧，这不是找死么！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从家里跑出来的？

上次老君因为他差点被野人吃了，这孩子莫不是有什么玄机？

……



声音且近且远，我能感觉到很多人正围在我身边，不停地用眼睛解剖我。

“你们好无聊，该干啥干啥去哟！”韩老板恼怒地声音。

一只冰凉的手轻轻贴在我额头：“还是烧得厉害，得马上送下山，强子，先把药给他灌下去。”韩老板焦急地声音。

“三儿，给山下老罗家的桃儿打个电话，上个月她还来找过这孩子……”仍然是韩老板的声音。

然后世界就寂静下来。

桃儿自从我上山后，又开始做起了导游，她一边带着游客游山玩水，一边找寻我，可是，她们走的是旅游线路，我走的是山野小道，加上我刻意在壁开她，两个月里我们从没撞到一起过。

她在韩老板那里留了话，如果见到我就通知她，韩老板初见到鬼一样的我时还想着给她打电话的，可是电话还没来得及打我就倒下了。

我做了一个长长的梦，大漠黄沙，烟云天齐，我穿一袭风衣，头戴斗笠，手执一柄长剑，在沙漠奔走，远处沙尘卷起，一队似人非人的兵士将我团团围住，刀光剑影，热血迸溅，我拼到奄奄一息，躺在黄沙上面，任身上的鲜血汨汨流入沙里，太阳炙烤我的皮肤如煎炉在滋滋烧烤一块牛排，我闻到了自己的肉香，却不饿，只是口渴难耐，我听到自己在呼喊：“水，水……”

不知呼唤了多久，一个白衣的女子像是从天而降，落在我身侧，面目可亲，脖颈上一枚翠玉晶莹剔透——是我日思夜想的玉儿。我看她她看我，四目相对，眼里都流出泪来，她俯下身来，将眼里的清泪，一滴滴喂进我的嘴里……

玉儿说：“有我在，你不会死……我不叫你死……”

我紧紧抱住她，渐渐冰冷的躯体又开始温暖起来，远

处传来一阵苍凉的歌声：“黄沙起处云飞扬，男儿仗剑走四方。长路寂寞谁作伴，漫卷西风断人肠。聚散无常休戚戚，多情总被无情伤。问君愁者为何愁，朝露才罢又夕阳。”

### 第 311 章：半疼半恨

我被歌声催得五脏辗转，越发凄凉，也抱玉儿越紧：“玉儿，不要离开我！”

一个颤抖的声音道：“别怕，别怕，我不会离开你！”

我睁开眼，不见玉儿，只有桃儿被我束在怀里，一只手还高高举着一柄小勺，脸上通红，看不出是羞是恼。

我慌乱地松开她，头脑又混浊起来：“我这是在哪里？”

桃儿的眼睛肿肿地，像是哭过，她侧着身子把水递到我手里说：“你既然醒了，就自己喝吧。我去叫医生。”桃儿说完头也不抬快步走出病房。

桃儿再进来时，情绪好多了，脸上甚至挂着一丝浅笑。她在我床头坐下，说：“你看你多吓人啊，要是像老君那样一个人昏倒在半山野地里，恐怕现在都见不到你了……你折磨自己干什么？就为了躲开我？宁愿去饿死冻死也不回来？”说着声音哽咽了。

我说：“我在考验自己的意志，看我能坚持多久，唉，还是无功而返了。”

“寻人也不是你着急就能寻着的，把身体弄垮了，就是找到了神仙又有什么用处？”桃儿抚弄着我的头发：“你真是让人恨又恨不起来，疼又疼得没个落处。”

桃儿身上的香气钻入我的鼻翼，令我心肺通透，很是受用，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只是一味傻笑。

桃儿也笑了：“还笑，你不知道刚抬下山时你是什么样子！浑身烧得烫手，皮包着骨瘦得像个丝瓜瓢子，和两

个月前的你岂止是判若两人，简直是从你身上剥了副骨架下来，你说你是何苦呢。”

我说：“桃儿，谢谢你！”

桃儿听我这样说，叹了一口气道：“我不要听你嘴里说的话，我要听你心里的话，能有一天你在心里也叫一回我的名字，我死也无憾了。”

我打岔道：“你这两个月是不是一直在找我？还在‘仙客来’留了话？我要早一天到遇仙寺，知道你在找我，就不会病这一场了，真是劫数已定，早一刻晚一刻都不许啊！”

### 第 312 章：情到深处

“真是冤家。”桃儿小声说。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她的话，仰头追问。

桃儿把我按下，说：“玉儿是谁呀？说来让弟子也分享一下你的幸福。”

我又开始傻笑，有些无地自容，正在尴尬，老罗和杏儿来了，杏儿一进来就吱吱喳喳，病房顿时热闹起来。

我的幸福就在这一刻她们亲人般的关怀，也让我更思念远方的父母。

我让桃儿找出手机，我想听听母亲的声音。

电话打过去，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一声“妈——”叫出口，我已是泪流满面。

“你这孩子跑哪去了？这么长时间也不给家里来个电话，你爹天天念叨你，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要是不痛快就回来，家里有人等着你，爹妈不要你挣多少钱，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过日子比什么都强，你也不小了，回来把婚结了，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多久，到末了还不得回来？”妈妈的絮叨令我心里充满了温暖。

我问爹的身体怎么样了，妈说：“你爹的身体好多了，你那个姓郑的朋友找了副方子，每个月都寄药过来，孩子，孝心是不能让别人代替的，朋友再好，也不能总是欠着人家的，你回头把钱还给你朋友。”

我再一次热泪盈眶，为郑巨发的细心，为他无私的友谊，也为自己不能奉亲膝前的羞愧。我说：“妈，你们好着我就放心了，我过些日子就回去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儿行千里母担忧，妈能不担心你吗？一个人在外面要好生照顾自己，热减衣衫冷添棉，挣了钱要先紧着自己吃好穿好，不要总是往家里寄，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母亲的每一声嘱咐都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母子连心，一个人在外面不管受什么样的委屈，母亲一句话便可冰雪消融。

放下电话，我恨不能马上回家去，我想念母亲亲手包的水饺了。

杏儿打开一只保温瓶，把香气扑鼻的水饺倒进碗里，捧到我面前：“我妈给你包了水饺，牛肉馅的。”

我被浓浓的亲情和关怀包围着，将头埋进碗里，不让她们看见我的眼泪。

### 第 313 章：两面为难

老罗看我高烧已退，嘘寒问暖一番后匆匆离去。

以后几天，再也没见到老罗，桃儿的情绪也不大对，似有难言之隐，数次都是欲言又止。我当她是因为听我在梦里呼唤玉儿的名字所致，也不敢问她。

有一天，我听她在病房外打电话，言辞甚是激烈，进来后也不怎么高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忍不住问她：“桃儿，什么事？”

她淡然说：“没什么事，你好好养病，不要管。”

我说：“不是我多管闲事，看你不开心，我心里也不舒服，你有话要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

她轻叹一声说：“我看你大病初愈，不想给你添不痛快。”

我说：“你日夜对我照顾，我也无以回报，你有什么忧愁说给我听，能为你分担最好，分担不了，也算是找了个倾诉的人。”

桃儿架不住我的劝慰，这才把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告诉了我。

原来，老罗见我几个月都破不了他家里的暗劫，一家人有家不能回，常住在老君家里，心里总是闷闷不乐，加上罗松放了暑假回来，一再坚持要回家，越发的心急，就托了人四处打听寻找风水高人，前前后后请了不下十几个半仙到家里察看，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住院这几天，他的一个朋友又给他介绍了一位风水先生，据说是得道之人，对调理阴阳宅非常在行。这位先生果然和前面那几位不同，在仔细堪舆了他的宅院后，他也说这院子不妥，虽然没说出暗劫，但是他能感觉出这院子凶险无比，还算他有敬业精神，最后看看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没有乱判一通，只给老罗说，要破这凶险，必须得用巫术，而精于巫术的人他也认识，在老罗的再三请示下，他帮老罗请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巫师，现在正在家里做法。

桃儿不想爸爸病急乱投医，又怕告诉我，我正在病中，一急之下病情会有反复，只有自己一个人两面为难。

桃儿对我的一番体恤之情令我感动，同时我又为自己迟迟不能解开她们家的惶恐而内疚，我安慰桃儿说：“俗话说一物降一物，或许巫术真的有效，你就让他们试试吧。”

“你也这样说？”桃儿惊讶不已：“我以为你肯定会反对的，你不知道那对男女在我家做什么，搭台扯幡，敲锣打鼓，一到夜里鬼哭狼嚎搅得四邻不安，这样也能改变

风水？”

我没见识过巫师是如何做法的，听了桃儿这样说，心里也不由忐忑起来。

## 第 314 章：神鬼之道 1

我对巫师的印象很早了。那时我也就是十几岁，我邻居家有个婶婶，有一天夜里起夜，农村的厕所都是在室外的。她解完手，突然栽倒在茅房里，口吐白沫，神智不清，从此便疯癫起来。村里有人说她中了邪，也有人说是恶鬼缠身，于是请了当地一个很有名的神嬷嬷来。那神嬷嬷做了一回法，我是亲眼见到的，她先在堂屋里烧了一把香，然后用红布缠头，手执一柄木剑，木剑是用鸡血浸了，再将火纸点着，用木剑挑着，在屋里一番乱舞，口里忽唱忽喊，眼睛忽瞪忽闭，做了一个小时，累得精疲力竭，最后端过一碗清水，念了道咒语，教那婶婶喝了说：“三日内必然会灵魂归窍。”

过了三天，邻居婶婶果然“咕嘟”一声吐了一口黑痰，打了个冷战，如大梦方醒一样恢复如常。

这件事震动我们整个村子，后来那一带村民，有病也不去卫生所，全找神嬷嬷看，有治好的，也有治坏的，好了自然是神嬷嬷的功劳，坏了的只怪自己的造化。直到后来，神嬷嬷的名声越叫越叫响，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封建迷信活动，那神嬷嬷从此才消失匿迹。

神嬷嬷是不敢公开出来降妖捉怪了，但她通过几个老婆婆传出话来，说我们东山上的庙里有一位山神，凡是家里有病人的，可逢初一十五去烧香求保佑，只要虔诚，百求百应。

东山上原来有庙不假，可是因为破四旧拆了，神嬷嬷说庙拆了神还没走，仍然可以供。那一段时间，每到初一

十五，总有人在半夜里偷偷去山上烧香。尤其是大年初一凌晨，去山上烧香的人托儿带女，点着火把灯笼，抬着供品成群结队去山上求神保佑。村里镇上都心知肚明，可是众怒难犯，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烧香求神的行为说成是庙会，慢慢的那儿真就成了一年一度的盛会集结地。

直到几年后，洋教渐渐兴起，村里有了耶稣教堂，信耶和華的多起来，山上的庙会才逐渐衰落。

## 第 315 章：神鬼之道 2

我母亲就曾经是那浩荡的烧香队伍里的一员，后来她也信了耶稣。我那时对此的惟一感觉就是可笑，连农村的老太太们都崇洋媚外，还不可笑吗？当时有一位老学究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什么叫迷信？这才叫迷信，人只有内心空虚茫然才会产生迷信，从对一种信仰的迷信到对另一种信仰的迷信的转变，可以看出，只要不能对一种信仰坚持到底，就不能称之为迷信。”

我对村人的信仰没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那个神嬷嬷的驱邪法术，为此我在上高中时就请教过一位科学人士，他当然对驱邪说嗤之以鼻，他的解释是，那个邻居婶婶只是中风，后来又被神嬷嬷装神弄鬼一番惊吓，自己恢复了，至于为何会正好在三天之内病好，那也全是误打误撞。

就当时来说，对神鬼巫术都是众口一词称之为封建迷信，科学的认定论据也很多，没有人敢大逆不道站出来替迷信的东西申辩，由不得我不信。

但是，自从我认识了肖衍四，对易经有了更深的领悟之后，我渐渐明白，科学对迷信的论据是多么的无力和牵强，比如美国就一直有科学家试图用实验来解释鬼神这一现象。他们拿濒死的人做实验，很多濒死的人在弥留之际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灵魂脱离肉体而去，然后又通过自己的

灵魂看到自己的肉体躺在冰冷的床上。当然这一试验并不能证明世上就存在的鬼神。

易经的象学，其实是可以解释鬼和神这一物质的，鬼和神是人心里的敬畏，人该崇敬什么，该畏惧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摒弃什么，只用抽象的名词来指导人的行为是枯燥的，只有造出具象的一种形象出来，才可以生动的教化人。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制造出鬼神的初衷。

可是既然是古人制造出的一种形象，那为何又会有巫术的驱邪降妖一说呢？巫术到底是一种什么原理呢？

### 第 316 章：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里有更好的解释，“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

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空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凡懂得人是和自然相通者就会明白，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在天地之间，宇宙之内，无论是九州之地，还是人的九窍五内十二节，都与自然之气相通。天地阴阳平衡可使五行不乱，五行顺才会促使阴阳和气。如果经常违背阴阳变化的规律，那么邪气就会乘虚而入伤害人体，所以说阴阳是生命之本。

因为人和自然是和谐共存的，只有自然界的阴阳清静顺畅，人才会相应的心平气和，顺应这个道理，阳气就固密。即使有淫风之气，也对人造不成伤害。这就是遵守自



然规律的道理。只有聪明人才能够传接天地之气，谨守天时，懂得顺应规律。如果违反了 this 规律，在内则使九窍不通，在外则使肌肉萎缩，致使自我伤害。

人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太阳不能按其轨道运行，造成阴阳不调，万物就不能生存，人体若阴阳不调，健康和寿命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天体运行不息，是借太阳的光明，同理，人体的健康长寿，要依赖阴阳之气的顺畅和谐。

所谓巫术，其实也是阴阳调和之术，巫术虽是源于易经，但是巫师更擅长伪装自己，故意把自己神话，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让世人以为高深，才能彰显自己的高明。

我想那个神嬷嬷就是调理了邻居婶婶的阴阳之气，才治好了她的病，至于烧香舞剑念咒语，不过是一种障眼法，捧出一个神来其实是为抬高自己的身价。

如果是这样的话，桃儿说的那两个巫术又是何种手法呢？调整宅院的阴阳靠装神弄鬼可以吗？

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倒要看看那两个神仙是如何做法的。

## 第 317 章：推火大法

那两个巫师设坛做法全是在夜里子时，我和桃儿悄悄开了大门，贴着墙跟蹑手蹑脚进了院子，天上的云彩时隐时现，一弯下弦残月也忽明忽暗，小院里安安静静，屋内没有任何灯光，除了风吹树叶的声音，偶尔的猫叫声，不知名的虫嘶，整幢宅院一片死寂。

或许是这座房子久没住人的原故，吹过脸颊的风里夹杂了一种淡淡的霉味，甚至还有一股腥臭气息，让人不免感觉到阴气森森的。虽是夏夜，我感觉到了丝丝凉意，桃儿也有同样的感觉，用冰凉的小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怎么像是进了坟场。”她的声音怯怯的。

我说：“胡说什么呀，这是你家。”

我和桃儿找了一处可以通过窗户看清屋内的角落，像两只守株待兔的猎狗一样蹲守起来。过了大约十几分钟，我们都有些腿酸，屋内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桃儿说：“不对啊，他们在屋里的，为什么不开灯，是不是睡觉了啊？”

话音未落，只见屋内突然闪过一丝光亮，接着是一团火光，像是引燃了什么。桃儿惊得站了起来，脸上满是惊恐。

桃儿说：“他们别是要放火烧房子。”

我把她拉低小声说：“好像是在烧纸符什么的。”

我们正小声嘀咕，房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身着白衣的人影用手拿着一团火飘到了院中间。桃儿已经吓得浑身突突，瘫软在我身上，要不是我们面前有一株冬青挡着，她就跌了出去。

我一手揽住桃儿，紧张地看向那人。透过火光，我看清了那人的面目，是一个面如白纸的女人，年龄在五旬开外，两个眼睛奇大，黑漆漆的，深不见底，头发束在脑后，两耳边分别垂下两绺，像是道士的装束。那女人口中念念有辞，却听不到声音，一口白森森的牙齿在灯光的辉映下闪烁，两只手不停地转太极球一样转动火团，转了大概有八九圈的样子，两手猛地上举，把火团推上了头顶，火光在她头顶慢慢熄灭，然后有灰一样的东西飘落下来。

这时只听女人一声长嘶，凄厉无比，叫得院墙外树上栖息的鸟儿一片惊飞。桃儿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我的肌肉里。

那女人如三是三番两次，按八卦的方位各演了一回“推火大法”，重新回到屋内，屋内也点了蜡烛，从窗户可以看到两个身影在屋内飘来飘去，不知在使什么法术。

这两个巫师在夜深人静时做这一番功夫，显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要说是调理阴阳也讲不通有何原理，用火烧烧八个方位，念念咒语就可以使阴阳归位，风水祥和，未免太牵强了。如果不是调理阴阳之法，那就是驱鬼术，他们是认定这宅院里有恶鬼存在的。这倒有点意思，驱鬼法术我也听说过些个，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倒要好好观摩一番。

桃儿惊魂未定，还在抓着我的手不放，不过手上已是汗涔涔的，我说：“桃儿，你放开我，我的手快被你抓断了。”

桃儿这才回过神来，却不肯放开，只是稍稍松了松劲，问我：“火在她手上转动，怎么烧不坏她？”

我说：“那是一团燃烧的草纸，她不停地转就是怕火在手上停留地久了会烧到自己，这没什么奇妙的。”

桃儿将信将疑，用另一只手擦了一下额上的冷汗说：“她的叫声太吓人了，若真是有鬼的话，也被她吓跑了。”

我们两人正窃窃私语，屋内的灯忽然熄了，接着房门洞开，只见两个巫师楼上楼下一阵飞跑，将所有的窗户全打开了，白衣女人仍然飘到院子中间，面对房门盘腿而坐，黑衣男人则盘腿坐在房门处，两个人中间点了一炉香火，男人唱了一首歌诀，前几句没听清是什么，后四句很是清晰，“太上老君赐宝剑，天降大任我开坛，同道同门休靠近，牛鬼蛇神任我斩。”

白衣女人把横在腿上的木剑擎起，指向空中，喝道：“天符双侠在此，魔邪恶鬼快来受死！”

我一听“天符双侠”这个名号，不由大惊，这对男女是四道神之一西魔“天符双魔”无疑。他们自称是侠，江湖上人称是魔。听钱通海说，他们与平常巫师不一样，得一种异常彪悍的巫术真传，做法时从不教人旁观，也没有人敢旁观，因为他们的法术施开，只要被其罩上，非死即

伤，所到之处，无一幸免。

桃儿不知厉害，探头去看女魔舞剑，我忙把她拉到我身后，在她耳边低喝：“不许乱动！”

## 第 319 章：天符双魔 2

中国的玄学门派众多，即使是同一种术数，因为师承不同，习者的修为不同，也是各有手段，巫术就更不用说，按地域分，南派以江西为主，辐射广西一带少数民族地区的诅咒法术，以针刺火烧画像、木人、名字，施下诅咒为主，这一派多把恶魔撒旦作为祖师供奉。西域一派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现在以川西一带流行，《史记·龟策列传》载：“蛮夷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这即是讲得川西羌族的一种巫术，比较正统，类似于北派的占卜之法，但也有一种比较神秘的巫术，源于五斗米教，可以水上生火，也可以祸隐三代，包藏祸心的人若掌握了，其害无穷。天符双魔生在川西高原，巫术却是融汇南北东西各派之长，运用起来完全不管章法不遵古训，只要出得价高，从不管正邪，一概下咒做法。一般巫师做法，都是留得三分余地，驱逐为主，很少开杀戒，这两魔头却是佛挡杀佛，鬼挡杀鬼，不管良莠，先灭之而后快。

我听男魔口尊太上老君，想他们是得了五斗米教真传的，因为五斗米教尊太上老君为祖师爷。可惜了五斗米教的盛名，被这两魔头借了来为非作歹，不知多少冤魂将怨恨都记在了太上老君头上。

听钱通海说，有一姓何的开矿富商，为人亦算良善，虽家财不菲，从无为富不仁之举，反而是常常扶危济困，口碑甚佳。只因他的矿与另一矿相邻，两矿间常有口舌是非，另一矿主又嫉妒他的矿脉好，于是不惜重金，请天符

双魔对何家做法诅咒。没出一年，何家的矿上出了大事，死了好多人，何家赔尽家财，又做了几年监牢，其父母年迈不堪折磨，含恨离世，何家被整得家破人亡，从此流落异乡。

据说天符双魔不仅一战成名，而且成了另一个矿主的股东，坐拥千万财富，家里盖起了三层豪宅，出入豪华轿车。

这个故事没完，那个矿主后来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一命归西，双魔为他治好病后，矿主把矿拱手让给了双魔。其中奥妙旁人也都看得清楚，只是没人敢说，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恶人自有恶人磨。

### 第 320 章：天符双魔 3

自从双魔拥有了亿万身家后，已经很少再游走江湖，为几斗米折腰了。但是很多人还是慕名相请，以求一赐法术消灾解难，双魔也是不胜其烦，托了一个相熟的人做他们的“前台接待”，类似于经纪人，据说每月只出来一回，算是调节一下心情，也是温习法术，钱财对双魔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听说有别人解不了的难题，不收分文也必躬亲一试，要得是一种成就感。

老罗能请得动他两个，想来定是罗家的这个风水暗劫具有挑战性，激起了双魔的兴致，想大显一回身手，以展示他们的不凡巫术，维护“天符双魔”名号的尊严。

如果天符双魔真能破解了罗家的暗劫，那也算是积了一份善业。我心下思忖，不管双魔是善是恶，毕竟人家有言在先，“同道同门休靠近”，我躲在暗处看人家施法，总是不够光明磊落，可是这当口想出去也是无路可退了，只能硬着头皮等双魔做完法再相机行事。

桃儿躲在我身后，又被我手按住，整个身子动弹不得，她把嘴唇贴在我耳畔，送声入耳道：“你要让我看看他们

是怎么做法的。”

我反身对她耳语道：“双魔的法术很凶狠，如果被她的法术碰到，你就会像霜打过的鲜花，顷刻间就蔫了，不是我不许你看，实在是看不得，好生呆在我身后，不要动。”

桃儿这才噤若寒蝉，老老实实伏在我后背上一动不动了。

女魔将木剑冲天空一指，划了一个圈，口中念一道咒语，突然剑锋朝下，在地上一撑，整个身体悬浮到了离地一尺多的空中，男魔双手运功对着女魔不停发力，像是在助她一臂之力。

道家有很多法术是匪夷所思的，世人都当是神话，有人说没人信，即使是亲眼所见，也因为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而认为是幻术，可是道家的延寿术，驻颜术，肉身不腐术已有定论，连现代科学都承认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有些著作里人为的夸大了。

我看到女魔将身体提到半空，而且可以保持很长时间，虽然知道这和武术中的轻气功类似，但也不免惊诧，惊诧天符双魔看来绝不是浪得虚名。

我不明白的是，她将身体悬到空中的用意，这和她的巫术有什么关系。

我正疑惑间，只见女魔白衣翻飞，木剑舞了一个大周天，口中诵道：“上神在天天助我，中神有眼快躲开，下界神灵莫来犯，妖魔鬼怪来受死……”

女魔口诀诵罢，“扑”地一声落到地上，一个旋转，白衣旋成莲花，手中木剑在地上“哧哧”有声划了一个圆，这时男魔已点燃火纸，沿着那个圆撒了一圈，火落在地上不灭，女魔在圈里，男魔在圈外，两人如同两条黑白太极鱼，交错跑动，说是跑，不如说是飘更确切，因为根本看不到他们脚步移动，也听不到脚步落地之声。双魔转了不知多少圈之后，忽然合二为一，背靠背都站在了圆里，四只手伸开，口中齐念一道听不懂的咒语，只听得院子里的

树木花草树叶像被疾风劲扫过一样，“哗哗”作响。

我看得眼花缭乱，竟然忘了伏下身子，随着树叶的声响，只觉得胸口一阵发闷，有股腥咸的气体自胃里顶了上来，一张嘴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接着就是一阵呕吐。

双魔正专心做法，没防备被我的鲜血冲了法术，双方如被点了穴道一样怔在原地，但是很快看到了我，一黑一白两个身影箭一般射了过来，提起我的衣领暴喝道：“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坏我们法术！”

巫师做法，也如武林高手练功，正提气丹田，任督二脉贲张，被我一口鲜血，巫术自破不说，一吓之下，不教这双魔走火入魔已是万幸了，他们怒不可遏也是在情理之中。我张嘴想表示歉意，可是话没说出口，人已软软地瘫在了地上。

我听到桃儿怯怯地解释：“这是我家……”

天符双魔恨道：“我们在此做法，这里就是我们的法坛，谁靠进谁死，你等着给他收尸吧！”

桃儿闻听此言，又见我已然是气息奄奄，不由大放悲声：“求求你们救救他……”

天符双魔冷笑一声：“我们不光救不了他，你们家这祸事也无人可破了，自生自灭去吧。”

我耳边只有“嗖嗖”风声，再也听不见人语了。

## 第 21 卷

为人处世要含蓄不张扬，沉稳不惊慌，巧在拙中藏，纵是心有千万兵，不露半分芒，这是成大事的人应有的品质。

## 第 321 章：魂归何处 1

《易经-坤》六三爻：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为人处世要含蓄不张扬，沉稳不惊慌，巧在拙中藏，纵是心有千万兵，不露半分芒，这是成大事的人应有的品质。因为世人都喜藏不喜狂，一个人在谋大事之前，最应该懂得“含章”二字的重要，隐含不是归隐，而是蓄势，不耐寂寞就永远见不到风光，遵循了这个道理，即使做不出什么大的成就，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文言里讲的“地道”“妻道”“臣道”这个“道”字就是“含之”的意思，遵守“含之”法则，不管成家立业，做上做下，交往游历，都会不成而有成，不胜而已胜。未必是善始，但定会得善终。

天符双魔一声啸叫，离开了罗家，四周寂静，我和桃儿如同搁浅的孤舟泊在了阴冷的大海中间。

“我”看到我躺在桃儿的怀里，嘴角的鲜血像鲜艳的花朵绽放，桃儿的脸色在清冷的月光下惨白。

有两个“我”，一个在桃儿的怀里，一个飘在空中，佛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我不知道此时的我是彼是此，是生是死，我感觉不到肉体的疼痛，也感觉不到灵魂的虚空，就那样木然地自己与自己对视。

肉体的我张了张嘴对桃儿说：“找老君。”

灵魂的我想：“让老君去峨眉山顶找铉真，他或许有办法救我。”

桃儿听不见我的声音。灵魂和肉身分离的人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和有血有肉的人无法正常沟通。

“我”着急地在桃儿头顶飘来荡去，不知道该如何让



她领会我的意图。

桃儿哽咽着掏出手机，打了一通电话，“我”也听不到她的声音。

不多时，院子里来了许多人，老罗，杏儿，穿白衣的医生……

我被送到了医院。

“我”想回到自己身上，可是却总有那么一段距离让“我”无法靠近自己的肉体，“我”像被风起一样，无根无力，任凭怎么努力也够不到自己。“我”只有紧紧地跟着桃儿，心痛地看她哭泣。

## 第 322 章：魂归何处 2

桃儿着急，“我”也着急，看医生手忙脚乱的在我身上不停地忙活，劳而无功。

只有“我”明白自己伤在哪里，不锈钢的器械和冰冷的药水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另一个“我”被阻隔在了肉体之外，“我”回不去，就无法感应药械对生命的激活。

医生用手用电用氧气想努力激活我的心脏跳动，我无动于衷地躺着，看他们累得满头大汗，脸上露出失望。“我”马上想到他们接下来会把我送进一个单独的房间，在身上盖上白布。若到那时，“我”将和自己永远无法合二为一。

“我”围着桃儿转来转去，对她大喊大叫，可是桃儿一点反应都没有。

“怎么办？怎么办？”“我”不停地自言自语，奋力将头靠进桃儿的头，想让她听见我的声音，告诉她，我没有死，只是“我”回不去。

这时，桃儿忽然倒了下去，一夜的惊吓和悲伤让她弱不禁风，她昏了过去。“我”感到她身体里有一种力量吸

引了“我”，然后“我”顺着她的眉心处一下子就进入了她。

桃儿一下子就醒了，开口说话：“我没有死，老君救得了我。”是我的声音。

身边所有人都惊骇不已，大叫：“桃儿，你怎么了？”

“我没事，你们不要动我的身体，快把老君找来。”桃儿说着我想说的话，不，是“我”替桃儿在说话。

杏儿大放悲声：“姐，你别吓我！”

老罗不停地摇头：“周天一这孩子是真死了，要不然他的魂怎么会附到桃儿身上呢？”

“我”急出一身汗：“你们怎么不信我？我没死，快把老君找来，他能救我！”

杏儿摇着桃儿的手说：“姐，你醒醒。姓周的，你放过我姐姐吧，我求你了！”

老罗也说：“天一啊，我们家对你不薄，你不要祸害桃儿。”

听见他们这样说，“我”忽然有了主意，冷笑道：“要不我不害桃儿可以，你们把老君找来……还有，在老君来到之前，不准动我的身体。”

老罗答应着，给老君打电话，让他马上赶回峨眉山。

### 第 323 章：魂归何处 3

老君显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还是被我吓了一跳，看着桃儿替我说话，眉头紧蹙说：“这是灵魂附体了，天一，桃儿是个好孩子，你莫伤害他，你说要我做什么。”

又转身安慰老罗一家：“莫怕，这种事我经历过，只有对自己相信的人才会附体上身，天一还有救，你们不要动他的身体，看看怎么救他回来。”

“我”说：“老君，你 去把铉真请来，他有办法。”

老君点头道：“这个不难，我马上进山，天一，你要等着我，不要轻举妄动。”

老罗说：“老君答应你了，你离开桃儿的身体吧。”

“我”也知道自己在桃儿的身体里，可是我进得来出不去，只有等铉真来帮我。再说了，“我”还要看护着自己的肉体。

老君对老罗说：“你由着他吧，我快去快回。”

铉真很快地被请下山来，他先看了我的肉体，然后和“我”对话：“天一，是谁把你伤成这样？”

“天符双魔发功做法误伤了我，铉真师傅，你要救我。”

“天符双魔？他们在哪里？”

“他们走了，不知去向。”

“双魔的手法果然毒辣，你这是被伤到了天池了，天池不合，神形分离，须请道家师傅为你筑基炼炁，只有开脉通窍才能请元神归位。”铉真说。

我问：“何为筑基炼炁？”

铉真神色黯然道：“自古僧道殊途，我只知道道家有一种收气归元之法，怎么做却并不会，只有请来修炼此法的道长才可救你。”

老君说：“我认得一个道长，他在青城山修炼，我去请他。只是这一来一回又得一天功夫，铉真师傅，天一这里就托你照看了。”

铉真说：“这个不妨事，我自有道理，你速去速回。”

老君走后，铉真将“我”领到我的肉体近旁，将桃儿的手搭在我的手上，口诵经文。我不知道他用何法，不敢乱言，只觉另一个我的手掌彻骨冰凉，过了很久，不知是铉真的经文发力，还是桃儿身体里的热量相暖，另一个我的手渐渐温和起来。

铉真心无旁骛目不两视，一直诵经不止，直到第二天，

老君赶回来，才将虚弱之体移到一边，让位给青城山来的焕阳道长。

后来我问铉真，你念了十几个小时的经，对我到底是何作用？铉真笑说：“我念我的《金刚经》，与你何干？安稳人心罢了。”

## 第 324 章：游魂回宫

焕阳道长坐于我的肉体一侧，右手抚在我肉身的通天穴处，摩挲一刻钟的功夫，我的头顶渐起热气，他又用左手在我天池穴摩挲了一阵，对老君等人道：“扶他盘腿坐起来。”

几个人将我扶正，焕阳道长又让桃儿——“我”与我的肉体并排坐到一起，然后将两只手分别捻住两个“我”的手，口中默念口诀，不停发功。

室内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静得只听到每个人的心跳，时间在此时慢得令人窒息，一分一秒都是煎熬，“我”感觉自己正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牵引着，正轻轻飘飘出了一间屋子，我可以看到屋内每个人都是赤身裸体，甚至可以看到每个人跳动的心脏。

焕阳道长突然一声叱喝：“游魂还不还宫么！”

“我”如一道轻烟便收入了肉体之中。

旁边桃儿打了一个激灵，面色由苍白渐渐变为红润，呼出一口浊气道：“我在哪里？”

焕阳道长一挥手，让把桃儿扶了下去，右手在我身上各个穴位指点一番，我顿时感到一股如涌泉般的热气在体内冲撞游走，从头顶到脚下，不一时六脉皆通，神智复苏。

我睁开双目，看看眼前的众人，说道：“这一遭路程太难走了。”

众人见我醒过来，都长出一口气，也顾不上理解我莫

名其妙的话语了。

焕阳道长说：“他此刻是一阳生，正觉身有一物，或明或隐，至二阳生时，则遍体生明，想让三阳纯生，混精、炁而为一，还须下一番功夫才可……且养着吧。”

老君道谢，请焕阳道长一旁休息。

老罗不无担忧地问：“道长，小女没什么碍事的吧？”

“游魂附体本不伤人，只是这游魂焦躁不安，累她精血太重，致她身体虚弱，好生将养一段时间恢复元气就好了。”

铉真道：“道长用的可是筑基炼炁之法？”

焕阳道长说：“筑基炼炁之法要他本人使用才能自救，我只是将他的游魂唤回本宫而已，他的内伤并没有根除，要想完全复原，他是要学得筑基炼炁术才行的……只是，他非道家弟子，我不便传授于他。”

老君说：“道长，送佛送到西天，你想想办法，把他全治好了吧，我做一回主，让他拜你为师，你看行吗？”

焕阳道长说：“周天一学得是易经，本是和道家有缘，收他为徒也不是不可……可是……这事待从长计议吧。”

焕阳道长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老君一时不便再说什么。

## 第 325 章：焕阳道长 1

焕阳道长六十多岁，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平时是隐居不出。他小时候本是个孤儿，六岁时被青城山一个道长云游时遇见，带回山上，后来见他聪慧机灵，就收他为徒，将一生所学全传给了他。

焕阳道长不仅身多藏道家很多绝学，还有一身的好功夫。年轻时遍访名山大川，得到不少世外高人的指点，但是修身未修心，好强心盛，一心想做第二个张三丰，在太

极拳的基础上，自己演绎出一套新的拳法，命名为“太极心拳”，练到出神入化，可以心到拳到，然后拳到变为掌，发力于指间，指指点到要害穴位，通常与对手过招，三招即可令对手失去抵抗能力。

凭着这身功夫，他曾经目空一切，到处找人切磋，也的确为自己换来不小的名气，在道教里习武的人中算是首屈一指了。

三十年多前，峨眉山举行过一次世界佛教交流大会，焕阳道长气盛，以为大会会有很多武僧高手，想利用这个难道的机会为自己扬名立万，就独创峨眉山，大闹会场，蔑视佛家功夫，叫嚣要于佛家弟子比武。

有一个少林来的僧人看不过，出手和他比了一场，那个小和尚要比他年轻很多，而且只是少林寺一个不起眼的小沙弥，结果三招两式，焕阳道长就败在了小和尚手下，这事有据可查，凡观摩过当年前那次盛会的人都亲眼所见，那次比武，绝不像武侠小说描写的那样，什么武当战少林，七天七夜不分胜负，没那么神乎，就是三招两式，小和尚打倒了“太极心拳”的创始人正如日中天的焕阳道长。

焕阳道长自感在几千名僧人面前颜面扫地，一气之下要跳崖自绝。被一老和尚救下，把他请进一间寮房，两个人深谈了三个多小时，也就是这三个小时改变了焕阳道长的人生轨迹，经高僧一番指点，使他从一个争强好斗的鲁莽青年，幡然醒悟，归隐山林。

说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道家弟子要佛家弟子指点，颇有点几千年前孔子求教老子的意味，可谓一字师，一日友。偏偏现实就是这样，你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了，可是抬头望去，项背丛丛，随便一句话就可指教我们一生。

一个人的改变，对于愚钝的人来说，要用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而对于有慧根的人来说，捅破一层纸而已。

那番长谈之后，焕阳道长于深夜下山，从此隐居青城山，修心养性，潜心修炼道家的方术，对一些近乎失传的道家奇术进行挖掘整理，成了怀揣不世绝学的道教高人。

老君认识他也是三十多年前，焕阳道长上山前和下山后就住在他家里，两个人一见如故，甚是投缘，后来焕阳道长回到青城山后，闭关三年，老君年年去看他，焕阳道长就只见他一人。

老君与焕阳道长相交几十年，只知道他精通道家拳法，却从不知道他在这几十年里修炼了一身的道家方术。

他去求焕阳道长救我，也是央求很长时间，焕阳道长深知老君从不轻易求人，一经开口便是真遇到了解不开的难题了，所以他在归隐三十多年后第一次出山。

焕阳道长对天符双魔的巫术很了解，可是没想到双魔联手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而且出手这样决绝，他的顾虑是，不知道我的为人，如果我的品质不好，把筑基炼炁术传授于我，那以我目前的造诣，完全可以触类旁通，那将必然会后患无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自古佛道门里要想收一个趁心的衣钵弟子，哪个不是三年暗三年明三年磨心性，历经千辛万苦。

焕阳道长住在了老君家里，每日替我疗伤。没事的时候偶尔也讲一些道家方术里的道理，但都是点到为止，试探我的反应。

他有意我无心，我本无欲无求，对世上的绝学从来都是叹为观止，绝没有覬觐之心，当年钱通海传我《奇门遁甲》秘术，我也是偶然得之，并没有刻意强求，这些不世的秘术学得多了，对世界人生就看得越透，水至清无鱼，一眼可望透的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老君私下游说我拜他为师，我坚决不从。

### 第 327 章：焕阳道长 3

做一个愚钝的人远比做一个玲珑人要快乐，我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不想再去大彻大悟。

焕阳道长了解了我的想法，大为赞赏，说：“既然如此，我们不必做师徒，可以做益友，我已下山快一个月了，该回去了，我不传你筑基炼炁术，只把一些简单的心法说于你听，疗好你的伤足够了。”

焕阳道长用一天的时间给我讲解了筑基炼炁的知识。

筑基炼炁是道家的聚精炼气之法，炁即是气，就是以丹田为日，以心中的元性为月，日光返照于月。日月交会之后，宝体乃生金。月受日炁，开始是三生一阳，然后丹既居鼎，会感到一点灵光在心里常明，不会有昼夜之分了，一阳生后八天，然后是二阳滋生。二阳者，丹田之金炁少旺，元性有少许显现，从二阳滋生之后一个月的时候，便会合生三阳。三阳纯者，是所谓元性尽现。一阳纯生时，“但觉吾身有一物，或明、或隐。二阳生时，则遍体生明矣。三阳生者，则光不在内，不在外，但觉此身如在虚空，亦无身，亦无虚空，亦无日，亦无月，常能如此则禅定也……以命而取性之全矣。又以性安命，此是性命天机，括处双修者此之谓也。”

焕阳道长边讲解边演示，教我入定之法，我照着他的法子，盘坐良久，便感到万物皆无，体内通透，确是舒泰无比。

我连着炼炁三天，果然恢复如初，甚至比以前更觉浑身轻松，精力充沛。

我向他道谢，并顺便求教他罗家的暗劫破解之法。经过这几次三番的磨难，我已心如止水，如果他能破得了这个暗劫，我就不必找寻了空了，回家侍奉双亲，做一个平



凡百姓去。

焕阳道长说：“我该做的事我做了，该你做的事仍要由你去做，世间事，有可悟者，有可解者，却有不可替者也。”

我想了想，会意的一笑，不再勉强，再三的谢过他，送他回青城山。

## 第 328 章：旧话重提

我让老君也回仇正那儿去，老君说：“我陪你进山吧，等你了却心愿我再回去，要不然我还真不放心。”

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用陪我，你现在到了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回去享儿孙之福吧，我也乐得个逍遥自在。”我说。

老君露出童真般的笑：“是有点想那两孙女了，别看我们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仇家待我不错，托了兄弟的福了。”

我想这就是幸福了吧，能看到他的快乐，我也是快乐的，这正是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道理。

我说：“那就快回去，我能照顾得好自己。”

“还说呢，你受伤这段日子多亏了桃儿不分黑白的照顾你，”老君旧话重提：“天一，峨眉山多好啊，你留在这里吧，让桃儿照顾你一辈子，你要同意的话，这处院子我送你做成婚的礼物。”

没有人喜欢漂泊的，我也想停留下来，在峨眉山呆了这么久，我真的是喜欢上这个地方了，尤其是桃儿，一直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因为我的伤势，她日夜不眠，端茶喂饭，寻医问药，是石头也被暖热了，可是感动不代表感情，我心里还有未了的事没办，不敢在此停留啊。

我说：“老君，你的房子一定要留给你的儿孙，我的

感情自有着落，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再提，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都会把你把桃儿当亲人看，我会珍惜这份浓浓的亲情的。”

“天一啊，你铁石心肠吗？我都看出来桃儿对你用情了，你一点都不感动？”老君严肃地说：“这个媒人我做定了，你不同意我就不回成都了。”

想到桃儿的巧笑顾盼一往情深，我也是柔肠百结，不是有个玉儿在我心里痛痛地戳着我，我怕是早就接纳了桃儿了，我已经伤了一个女孩了，我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错下去了，只能收起心里的这份情感，尽快找到了空，了解这里的事，了解这一段情缘。

我说：“你先回去，让我再考虑一下。”

“你考虑什么？你不喜欢桃儿？你们两个郎才女貌，又是生死患难，多般配的一对，我看挑日子不如撞日子，干脆就在这几天成了婚算了。”老君认真地说。

我收拾行囊，我得逃了，怕抵挡不了老君的热情。

我说：“我一定要完成师父的嘱托才能考虑婚姻的事，老君，你不要勉强我，我先进山，回来后给你答复。”

桃儿从外面默默走了进来，她一直站在门外面听我和老君说话。

桃儿把自己的背包拿了进来：“我陪你去。”

老君笑了，拍拍桃儿的肩说：“姑娘，你要努力，自己喜欢就去追求，幸福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我知道这回是劝阻不了桃儿了，干脆痛快地答应说：“好啊，悟空，牵为师的白龙马，我们师徒去取经。”

## 第 329 章：三十六计 1

我再次进山，站在山门下，心中感慨万千。

桃儿问：“师父，我们从哪里开始？”

她叫我师父，想来是她对我和老君说的话记在心里，不再对我抱什么幻想了，我心里先是欣慰，接着就有些失落，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我承认与否，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愫在悄悄滋生。

既然是一个不知终点在何时的旅途，不如放轻松点吧。我笑说：“依徒儿之见哪？”

“切，还真把自己唐僧了。”桃儿好笑地说。

“是哦，唐僧没女徒弟，”我接过桃儿的背包背在身上说：“算了，我做白龙马吧。”

桃儿沉吟了一下说：“我认为不能再去毫无目地的满山瞎转了，如果了空真在山上的话，他总是会出现的，不如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守株待兔啊，可是了空是个隐士，不是兔子啊！”

“还有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不是，你别光想着去悬崖上采灵芝，也许灵芝就在路旁呢？”

“这句话有道理，可是峨眉山这么大，我们在哪里等？”

“这个要你决定。”

“不对啊，难道我们天天找个地方坐在路边干等着？见人就问‘你是了空大师吗？’”

“师父，难道你的脑子被天符双魔带走了？”

“不许这样和师父说话，我是故意考考你，看你的智商够不够做我弟子。”

“少来啊你，想请教我就虚心点，别端着，还真把自己当老师了？你懂易经，未必懂孙子兵法吧！”

“孙子兵法？不用这么夸张吧？需要用兵法？”

“当然，了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大海捞针去找一个人，光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

“那我叫你一声老师，你快给为师讲讲兵法。”

“我不要你叫我老师，我教不了你这样的学生，我

有个条件，你答应了我就讲。”

“峨眉山的人怎么都这样，老君动不动和我讲条件，你也是，算了，为师自己想，不就是三十六计嘛，我一计一计的想，不信想不到合适的。”我故作生气地说。

“喏，真是有志气的好青年，你慢慢想吧，弟子不打扰你的清静。”桃儿拈了路旁的一朵小花，惬意地放在鼻上嗅嗅去，一脸的得意。

## 第 330 章：三十六计 2

我把三十六计温习了一遍，想想哪一条计谋都合适，哪一条又都不用不上，了空还不知道猫在哪个山洞里呢，他管你什么计，如果有“掘地三尺”这一计的话倒是能用得上。

我说：“不用想了，肯定是‘引蛇出洞’。”

“大师，三十六计里有这一计吗？”

“没有吗？那是我记混了，是‘打草惊蛇’，然后再‘引蛇出洞’，反正不能是‘美人计’，他是出家人，不吃你这一套。”我调侃道。

“师父，你真不亏是周易大师，让你说着了，就得用‘美人计’。”桃儿说。

“什么？你不是来真的吧？真的能用上‘美人计’？”我吃惊地问。

“当然是真的。”

“说说看，怎么个用法？”

“有条件的，”桃儿眨眨眼睛，促狭地说：“这招不是我们峨眉人的专利，是跟师父你那学来的，你忘了你怎么让仇正认干爹的啦？”

“呃，你果然是我的好徒儿，这报应来得太快了，”我一下子被她噎住，只得妥协：“好吧，我接受你的条件，

但不能是无理的要求。”

桃儿计谋得逞，高兴的大笑，说：“条件当然都是无理的，有理的话就不用交换了，听着，我很想听听你的爱情故事，那就是你常在梦里念叨的那个玉儿，怎么样，让弟子分享一下你的幸福，这也是你做师父的本分吧。”

我哀叹一声道：“做老师的负责传道授业解惑还负责讲自己的情史给学生听？”

我把她的背包还回她的肩上，“上山路有千条，你别管我走哪一条了，下山路有一条，你请向后转，到山门口找几个散客做你的导游去。”

桃儿抱住我的胳膊摇来摇去，恳求说：“师父，弟子知错了，不该和你讲什么条件，不过，你也别这样小气，我真的很想听听你和玉儿的故事，我想知道玉儿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你魂牵梦萦……我想给自己一个安心做你弟子的理由。”

### 第 331 章：各有苦衷

我看着苍茫的群山，想起命运多厄的玉儿，说：“玉儿一岁丧父，五岁丧母，十岁丧爷爷，十五岁丧奶奶，二十岁时又失身于无耻之徒……她是一个需要人疼的女孩”

桃儿不胜唏嘘道：“世上竟有如此苦命的人啊？那玉儿姐姐现在哪里？”

“不知道，所以我才会牵挂她。”我神情黯然说。

“那她为什么要离你而去呢？是你负她？”

“是的，是我负了她，害她流离失所，生死不明……”我说：“不要再说这件事了，我要尽快了结峨眉山的事，然后不管天涯海角去找到她。”

桃儿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一会说：“愿玉儿姐姐平安快乐！”

我说：“她是一个坚强乐观的女孩，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她是一块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珍惜她，懂得珍惜她的时候她又离开了。”

“我懂你的心情了，我愿意安心做你的弟子，陪你一起去找到她。”桃儿真诚地说。

我说：“谢谢你能理解我的苦衷，我们不做师徒，做兄妹吧。”

桃儿抿嘴笑了。

“快讲出你的妙计吧。”我满怀期待地看她。

“我想与其这样漫山遍野地到处撒网，不如以逸待劳在一个地方等他，当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去消极的等待，你写个大招牌，上写‘女儿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了空大师’，然后我每天举着站在人最多的地方，山里的僧人很快就会义务替我们去宣传，如果了空大师知道了，你说他会不会主动出现？”桃儿说。

这就是她说的“美人计”啊，主意是有点馊，不过确是一种办法。

我边走边想，点头说：“也只能这样了，不过可要委屈你了。”

桃儿扑闪着大眼睛说：“为了你，我不怕委屈啊，你说我们去哪里等比较好？”

“去接引殿吧，那里是上山下山的僧人的歇脚点，游客也多。”我说。

我们到遇仙寺的时候，正是午时，那个白发老人又在唱《因果歌》，我忽然有了灵感说：“桃儿，我们别用‘美人计’了，改用‘激将法’吧，你成天在山上做导游，很多僧人也认识你，你那招寻父别弄巧成拙了，不如我扮了空的弟子，挨着那个唱歌老人摆一个卦摊，了空要是知道我打他的旗号在山上招摇，他肯定要出来制止，你说怎么样？”

桃儿看看遇仙寺前神情专注唱歌的白发老人，说：“还是你想的周全，就依你吧。”

## 第 332 章：新的传说

我们先在“仙客来”旅馆住下，韩老板又见到我，脸上的表情像是看到了鬼：“娃儿，又是你？”

桃儿被他的表情逗得大笑：“韩大叔，怎么了，不欢迎住店吗？”

“欢——迎。”韩老板有气无力地拉了长音说，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等我先进了房间，拉住桃儿问：“桃儿，你和我说实话，这瓜娃儿到底是干什么的？两回都差点死在遇仙寺，怎么还来啊！”

桃儿想了一下，丢下一句：“他——神经不太好。”转身随我进了房间，一进房间笑得花枝乱颤说：“你快成了峨眉山新的传说了。”

我也笑了：“我是三顾茅庐。”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桃儿分好工，我去遇仙寺门前的大树下摆卦摊，她负责观察留意周围对我感兴趣的人。

我把“了空大师嫡传弟子——占卜看相，每卦三千。”的招牌往树下一摆，坐在小凳上，闭目养神。

只所以写上“每卦三千”，一是我不想真的给别人占卜，二是这个卦金足可以吸引所有的眼球。

果然，很多游客都被“了空大师嫡传弟子”几个大字吸引过来，可是走到近前，看清了“每卦三千”的小字，就都摇摇头走开了。

一直到中午时分，都是看得多，问得少，其间从遇仙寺里出来一个小和尚，站在我面前看了半天说：“施主，你的口气好大。”

我冲他笑笑说：“小师父，你好生去寺里念经吧，别

管我的事。”

“怎么不能管你的事，我要先试试你有没有真本事，要不然，在我们寺门口招摇撞骗可不成。”

这句话提醒了我，是啊，我得先亮出点真本领，好让这些僧人替我做传扬，要不然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想到这里，我说：“好啊，我就结个善缘，给你免费测一卦。”

这时，那个唱歌的白发老者也走了过来，坐在我旁边，正要开唱，侧目看到我的招牌，也停了下来，上下打量我一番，看我给小和尚卜卦。

三三两两看热闹的游客多起来，不一会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 第 333 章：高明之处

当年为了生计，我在大都市天桥摆过卦摊，江湖术士那套全会，比如为了吸引更多的主顾，会为一个求测者卜上半天，直到引来下一个求测者。更多的情形则是对着一群人面不改色，口若悬河地讲解周易之法，福祸有常。

我已经很久时间没有被一群人簇拥着，期待着，崇敬着，去推演易经的神奇了。我热爱易经，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易经，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正人们对易经的误解，虽然我一直在压抑内心里的急迫，但是遇到这么多兴奋的人，还是有一种激情压制不住的澎湃而出。

我不慌不忙地与小和尚交流，问他对占卜的理解。其实这都是废话，江湖术士常用这些话来开场，一是让浮躁的人们安静下来，二是借此宣扬八卦的神秘，吹嘘自己的高明。我的用意是先顺势讲解一下易经的知识，告诉这些人易经是一门预测学，不是迷信，“算”得准并非因为真的有“神灵”在指点，而是气场的沟通。



小和尚对占卜的知识知之甚少，说：“占卜就是算卦，这个谁不知道。”

有人催促道：“是啊，扯这个干嘛，快点算一卦，让我们看看三千块钱一卦到底有什么神奇的。”

如果我是真的在此设摊摆卦，这样的人不会成为我的客户，他是看热闹的，真正想求卦的人是那些肯耐心听完我每一句话的人。

我意不在此，当然也无所谓谁来起哄。

我继续问那个小和尚：“你算过卦吗？”

“我一个出家人，六根清静无欲无求，算卦干什么？没算过。”

他要真的六根清静就不会跑出寺来管我是招摇还是骗了。我在心里暗笑，可还是一本正经说：“那你信卦吗？”

“你算得准就信，算不准当然不信。”

“你不信怎么能算得准？易经说‘不诚不占’，带着对易经怀疑的态度求测是大敬，卦象是不会准的，这就像我们去参禅拜佛，心有杂念，怎能求得佛法？”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我看到旁边有人频频点头。

小和尚念了声“阿弥陀佛”说：“施主的话有道理，我是出家人，不求卦，你在这些施主中间挑一位来测一下，让我们都看看你的高明之处。”

小和尚的话音未落，人群顿时躁动起来，很多人都想亲自一试这三千块钱一卦的神奇。

## 第 334 章：乱解卦意

一个胳膊上刺着条龙的壮汉，拨拉开众人，挤到我面前说：“给我算一卦。”

众人被他的气势吓住，都屏声静气看我。

这时，桃儿悄悄在我身后说：“你过来一下。”

我想她可能看出什么端倪，忙向众人一拱手说：“抱歉，请稍候，我去去就来。”

来到僻静处，我急不可待地问：“桃儿，有情况？”

“没情况，我对咱们这个计划有点补充意见，我认为，你不能为别人卜得太准，只有算不准，玷污了了空的声名，他老人家才会马上出来阻止你。”桃儿说。

我点点头，冲她竖起大拇指说：“好，有道理，要激将就激他个怒不可遏，就按你的主意做。”

桃儿说：“他老人家要真生气了，恐怕你这老师也拜不成了。”

我边回身边说：“我不怕，你出的主意，到时你收场。”

我重新回到人群里，纹身壮汉已经不耐烦了，嚷嚷道：“会不会呀你，不是现学现卖吧！”

说着把手伸了过来又催道：“快点，我正喝着酒呢。”

我看着他伸出的手问：“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管这片山，咦，你不是会算吗？还问我？”

“我问你伸手干什么？”

“看手相啊，不伸手你怎么看？”

人群里有人窃笑，我不动声色问他：“你想问什么事？”

“问什么事？就问我一个兄弟什么时候回来，”纹身壮汉皱着眉头说：“你真磨唧，快点好不好？”

我拿出铜钱，放在他手上说：“摇吧。”

我想既然只是在实施我的计划，没必要和他较真，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摇卦的方法，也不去管他怎么乱摇一气了。

他按我说的方法摇出一卦，我收起铜钱说：“你这个

兄弟在西方，正坐牢，惹得是刀枪之灾，应该是用刀伤人。”

那个纹身壮汉一拍大腿说：“是啊，是用刀砍了人，判了三年，刚进去，这点准了，你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人群里有人笑说：“判了三年，还用算吗，当然是三年后才能出来了。”

我再看了看卦象，却是遇有贵人相助，破财消灾，月内即回的指示。但我为了完成激将法，不能照准了说。

我笑而不答，壮汉一再追问：“算出来没有？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我说：“刚才已经有人说过答案了。”

壮汉冷笑说：“那就是要三年后才回来喽？”

我还是笑而不答。

壮汉一把揪过我的衣领，怒道：“什么狗屁了空大师教出的狗屁徒弟，连这个都算不准，你快滚出峨眉山！”

壮汉说完一使劲把我扔出老远，恨声道：“我兄弟法院有人，已经改判了，一个星期之内就回来了，狗屁大师，骗子！”

众人闻听此言面面相觑，纷纷散了。

## 第 335 章：冤家路窄 1

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看着远处冲我谑笑的桃儿，心里说，都是你出的馊主意，看事罢了我怎么收拾你。

小和尚高诵一声“阿弥陀佛”，对我说：“这位施主，这里是佛门净地，你还是不要在此污人耳目的好。”

说完也回寺去了。

白发老者专心致志地开唱他的《因果经》。我闲着无事可做，也跟着他唱起来，跟了两节，我才发现，这唱经文也需要功力，老者抑扬顿挫一口气唱四节中间不用换

气，而我使出浑身的气力竟然跟不上他的节奏。

唱到后来，我的声音成了可笑的杂音，旁边听歌的人都厌恶地皱起了眉头，而白发老者却自顾自唱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也不好意思再搅和他，收住声，百无聊赖地闭目养神。

我在遇仙寺连着摆了三天卦摊，风平浪静，一卦没算出去，也没有人来找我求卦，白发老者照样每天来唱他的《因果经》，唱完不管钵里有没有收到钱，起身便走，再也没有多看我一眼，有几次我想搭讪，他都置之不理。

又过了几天，我正守着卦摊打盹，觉得有人在我面前站下，一个女人的声音对我说：“周大师，果然是你，三千一卦，口气不小啊。”

我听着声音耳熟，睁开双目，先看到两条修长白皙的腿，再往上看，侯华双手抱在胸前，眯着眼一副不屑的样子正看着我。

“少见。”我淡淡地说。

侯华将一叠钱甩到脚下说：“既然周大师自称是了空的嫡传弟子，那定是得了梅花易数秘诀了，我先给周大师开个张，烦请给我算一卦，让我看看这梅花易数到底高明在何处。”

我就知道她们父女来四川不是单纯为了开什么“易通天下”的，果然也是冲着梅花易数秘诀而来。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是阴魂就不驱不散。

## 第 336 章：冤家路窄 2

“你的口气也不小，‘易通天下’，你想‘一统天下’吧，”我戏谑道：“既然侯小姐赏脸，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请问所求何事？是求功名还是问婚姻？是测祸福还是问

生死？”

既然她肯舍财，我还客气什么，我不信众目睽睽之下，扔出来的钱还能拣回去，这段时间我都是花桃儿的钱，正好顺便挣点钱，弥补一下亏空。

侯华一招手，叫来的却是那天的纹身壮汉。

“帮他卜一卦，看看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侯华不怀好意地笑。

我看看那壮汉，心里顿生疑窦，侯华这妖精的手段也未免太神乎其神了吧，在大都她可以无孔不入，没想到在峨眉山竟也埋伏了人马，我就不明白了，天下之大，何苦非得和我铆劲呢！

那壮汉也瞧着我一脸的虎狼之气，我知道，这笔钱不好拿了。

我定了定神说：“侯小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那我告诉你好了，孙发财这个人你还记得吧？惨死在周正虎枪下的那个冤魂，麻烦周大师告诉我真相好吗？他怎么就挟持你了，然后怎么又被周正虎开枪射杀了呢？”侯华不紧不慢地说。

“孙发财的死是咎由自取，和我有什么关系？”

“真没有关系吗？他死在你家里，当时只有你们三个人在场，不是你和周正虎联手设下的圈套吗？”侯华咄咄逼人。

“那你该去问周正虎。”我不知道她把孙发财的事扯出来是何用意。

“我不用问他，就问一下卦，你现在可以卜一卦，就测孙发财是因何而死，你敢测吗？”侯华逼视我。

纹身壮汉冲我摩拳擦掌，口出不逊：“狗屁大师，快点按她说的做！”

为什么侯华要提起孙发财之死？这个壮汉和她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我心里瞬间百转，却悟不透这其中的奥

妙。

这时那个白发老者在树荫下旁若无人地唱“今生囚牢为何因，前世作恶害别人。毒药死者为何因，前世毒药害别人……”

## 第 22 卷

人谁都有名利心，名利心没有错，但是得懂得知足知不足，如果名利心变成了利欲熏心，心熏黑了，分不清是非丑恶，名利便是阿鼻地狱的油锅，身陷其中，只有一生受尽煎熬，永不能超脱。

## 第 337 章：烧香引鬼

孙发财是大都的一个地痞无赖，有人命犯奸淫，如果不是因为玉儿惨遭他的蹂躏，邱宇死于他手，我虽与他有怨，也不会动了杀机，自古善恶皆有报，只分来迟与来早，我不设计杀他，他也终逃不脱正义的审判。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替天行道，除恶扬善，何用计较手段。可恨的是，他活着与侯华狼狈为奸，死了还被侯华所利用。

可是侯华到底想用孙发财的死做什么文章呢？我得弄清楚侯华的用意。

我不理睬那个壮汉的嚣张，问侯华：“侯小姐，你既然对孙发财的死有疑问，何不向大都市司法部门检举？跑到这儿来和我理论又有何用？”

“周大师，我做事不用你教，”侯华一指那个壮汉说：“他叫单强，是孙发财的表弟，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事情是这样的，孙发财死后，单强前去大都市奔丧，

遇见了侯华，侯华得知单强是四川人，而且在峨眉山混事，马上和他套近乎，拿来《大都晚报》给他看，上面有一篇周正虎击毙孙发财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事发现场的情形，因为当时现场只有三个人，而我和周正虎的关系侯华也知道，她正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把我和孙发财的恩怨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单强自然认定我和周正虎合谋害死了他表哥。周正虎他是无法寻仇了，只有对我下手了，可是没多久我也从大都消失，他正四处打探我的下落呢，没想到我跑到了他眼皮底下。

侯华也没有料到我会来峨眉山，她当初只是想激起单强对我的仇恨，寻找一个整我的帮手，另外也是为了她来峨眉山寻找梅花易数秘诀预先铺好路。

冤家总是路窄，仇人相见必定眼红。我在峨眉山三进三出，没人知道我是谁，可是我自己烧香引出鬼，这一回大张旗鼓地宣扬我是了空的嫡传弟子，当然就逃不脱侯华的眼线了。原来单强受侯华之托，一直在山上留意了空的消息，他把了空弟子在山上摆摊设卦的事告诉了侯华，侯华问明我的相貌，知道定是我无疑，于是从成都赶了过来。

遇仙寺有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说是古时候有一个人上峨眉山求仙，走到这里，遇到一个砍柴的樵夫，上前问樵夫仙人何在，樵夫边行边唱：“清闲无为便是仙，何须走上峨眉山？”说罢一转身便不见了，此人知道遇上神仙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返身下山而回。

我不知道自古以来在此遇见神仙的有几人，可是我每次在遇仙寺遇见的都是魔鬼，真的魔鬼我不怕，我怕侯华这样的妖精，千变万化，令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顿生寒意。

## 第 338 章：利欲熏心

我不怕和她交锋，怕她的纠缠，人谁都有名利心，名利心没有错，但是得懂得知足知不足，如果名利心变成了

利欲熏心，心熏黑了，分不清是非丑恶，名利便是阿鼻地狱的油锅，身陷其中，只有一生受尽煎熬，永不能超脱。侯华现在就是利欲熏心，我不知道她离那一沸油还有多远。

单强冷笑不止，“狗屁大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说吧，你是怎么害死我表哥孙发财的。”

和这样的人没有理可讲，大恶之人，对他说“吉凶悔吝”等于对牛弹琴，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写尽人生的轮回，可是他到死都悟不透。耶稣明知犹太害他都不去拯救，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人无药可救。

侯华要的是梅花易数秘诀，不会要我的命，单强再恶，也不敢为了一个死去的人不顾自己的生死，我怕他们何甚！

我冷笑着说：“天堂的路在我脚下，地狱的门在你的脚下，我不用选择怎么也不会走错，你选择错了就无法回头，单先生，做人做事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想，是是非非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你想明白了看清楚了再去主持公道也不迟。”

“你少啰嗦，我不用想也能明白，我表哥不会那么傻，对着枪口动手动脚，即使对你动手了，你们两个人也可以治服他，为什么要开枪杀了他？肯定是你设好了圈套让他钻，你是借刀杀人！”单强怒目圆睁说。

我看向侯华说：“你已经害死了一个孙发财，还要再害死一个单强吗？”

“我谁都没害，我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你明白，很多事都是因你而起，也只有你才能平息事端。”侯华冷冷地说。

“你拿不走。”我也冷笑道。

单强听不懂我们的暗语，只关心他表哥是怎么死的，抓住我的手喝道：“你现在就算一卦，看我表哥是怎么死的！”



侯华也说：“是啊，你既然自诩为了空的嫡传弟子，占术自然一流，你就卜上一卦，看卦意定是非，如果卦上说孙发财的死与你无关，那是我多事！”

卦上的事单强也不懂，是非还是侯华说了算，她再三要求我起卦，无非是想看我拿到梅花易数的秘诀了吗，这妖精，真是机关算尽！

### 第 339 章：亦步亦趋

我没有耐心与侯华周旋，收起摊子起身就走，说：“不奉陪。”

单强哪肯放我走，一把拉住我，捏得我一只胳膊像断了似的疼：“想逃是吗？你得问我的拳头同不同意。”

说着冲面就是一拳，正打在我的脸上，我只觉半边脸火辣辣一痛，一个趔趄几乎跌倒，单强飞步过来又要动拳，这时一只胳膊挡住了他的拳头，低声喝道：“有话好好说，何必动粗！”一口的东北口音。

单强也斜着眼看那人，只见那人四十左右，身材魁梧，站在面前要高出他半头，那人戴了一副墨镜，神色冷峻，不怒而威。

“你是哪庙里的和尚来管大爷的闲事！”单强嚷道。

“天下人管天下事，我管了你怎么着吧！”

“那你也要问问我的拳头。”单强说着挥拳过去。

东北人展开手掌猛地握住了他的拳头，手臂一旋，只见单强整个身子顺着已经呈半跪式矮了下去，脸上的表情甚是痛苦。

单强的声音马上低了几分说：“这是我和他的私人恩怨，请你让开。”

那个人并没有让开的意思，攥着他的拳头一动不动。

“你到底想干什么？”单强说。

“不想干什么，我有事要这位兄弟帮忙，你打坏了他就误了我的事，我现在要和这位兄弟谈一谈，我的事办完你们再去解决你们的事。”东北人说。

单强弄领教了东北人的厉害，又弄不清他的来头，有些胆怯，说：“好吧，我等着。”

东北人松开手，转身将手搭在我肩膀上说：“这位兄弟，请随我来。”

我问：“去哪里？”

“有人要见你，去了你就知道了。”东北人面无表情，向洗象池方向走去。

刚才单强对我动粗，桃儿正紧张地跑过来，见我跟着一个陌生人要去洗象池，拦住东北人说：“我们不认识你，你要带我师父去做什么？”

“你留下，我们很快主回来。”东北人用不容分辨的口气说。

我示意桃儿留下，说：“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

桃儿心有余悸，哪肯让我只身前往，亦步亦趋地跟在我们身后。

## 第 340 章：毕恭毕敬

东北人站住，回身看着桃儿。

桃儿吓得要哭了，小声说：“你们不要伤害我师父。”

东北人无声的笑了：“小姑娘，你放心，我只是请这小兄弟找个清静的地方喝杯茶，没有任何恶意，但是你不能去。”

桃儿只得无奈地留了下来。

东北人带我去洗象池的一家茶馆，进了一间单独的屋子，只见里面坐了一个人，有五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双目大而有神，鼻梁挺拔，脸上棱角分明，一双

手白白净净，手上戴了一块价值不菲的腕表。

东北人向那人微微点头，然后对我说：“请坐吧。”  
说完就出去了。屋内就剩了我们两个人。

我抚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脸颊，坐到了那个人对面，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样子。

“我姓赵，你叫我老赵吧，你怎么称呼？”老赵给我倒了一杯茶，推到我面前。

“周天一。”我答。说着将那杯茶水一饮而尽，老赵又给我添上。

“哦，周天一，名字不错，你是了空大师的嫡传弟子？你一卦三千？那了空大师一定是位不世高人了？能不能帮我引见一下？”

他这样一说，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看来他是来求卦的。

我心里说，我比你更想见了空呢。嘴上说：“既是不世高人，当然不会轻易见人，我师父不在峨眉山，你见不到。”

“哦，那太遗憾了，”老赵露出失望的神情说：“周兄弟，那就请你给我看一卦吧。”

我点头说：“可以，请问赵先生哪方面的困惑？”

“你算一算看我哪方面有困惑。”老赵微笑着说。

他这是考我呢，是要看我三千一卦的含金量。凭刚才那个东北口音的人对他的毕恭毕敬，我也能猜测出他定是位来头不小的人物。

不是官员就是老板，官员问前程，老板求财路，这个一卦便知端倪，没有什么难的。

我净了净手，又沉了一下心，擦干净桌子，很快地摇出一卦。

卦一出，我便惊住。

人无论如何保持神秘，如何极力隐藏自己，如何不动声色，只要一卦出来，便什么都清楚了。卦有六爻，从一至六，不过屈屈六道实线或虚线，但是一个人前生后世，事业家庭，心肝肠肺，吉凶祸福……所有信息全写在上面了。古人说，易里乾坤大，卦中日月长。天地的玄机比一个渺小的人来说，不知要复杂多少倍，都可以用易经来揭开神秘面纱，何况生如蝼蚁死如尘烟的人呢？

我看完卦，心里已经明白了老赵的困惑所在，但是并不急于解给他听，又要了他的名字和八字，闭目在心里仔细计算一通，心里更是惊骇得不行，我在心里作了一番挣扎后，睁开眼徐徐说道：“你是来峨眉烧香的对不对？如果我没说错，你刚在寺里求过签。按古代的官职论你现在至少是知府以上的官衔，可是你这个位置坐得不稳哪，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你现在面临一个极艰难的抉择，你是首鼠两端进退两难。你目前的处境，就像是一个在高速公路开车的人，一不小心驰进了一团雾里，不敢踩刹车，不敢踩油门，也不敢动方向盘，心里没有主意只有恐惧。”

老赵叫赵前方，是东北某省会城市的市长，现在正卷入一场政治斗争之中，一方是他的恩师，也是能左右他政治生命的人——副省长梁在道，另一方是是省长卢思源。这两个人都是从基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务实派，资历阅历政绩不分伯仲，可是是命运的天平稍稍倾斜了一下，一个做了正职，一个成了副手。

做正职的卢思源，前程正好，干劲十足，依然是务实作风，做副手的梁在道，眼看将要到站，向上无门，只待退休，不免习性大变，终日浮事。正是饱暖思淫欲，人闲生是非，梁在道做了副省长，不像在下面城市做市委书记时那么公务繁忙了，身上的担子也是大减，不免为自己为

亲属为朋友考虑的多起来，以前欠下的人情债也到了还的时候了，于是借工作之便，帮了一位做道路工程的朋友的忙，把省里几个大的道路工程交给了朋友的公司，当然他也没有白帮忙，他女婿成了那家公司的股东。

## 第 342 章：首鼠两端 2

如果仅是帮忙拿个工程也就罢了，毕竟这样的事在他们那一层领导中间早已见怪不怪，各自心领神会。可是他的女婿和他那个朋友偏偏都是欲壑难填的人，仗着有他这个靠山，在下面为所欲为，疯狂抢夺工程再高价转手，已达到敛财目的，搞得是怨声载道，官愤民愤极大，有一首顺口溜编排他：官声要看卢思源，民怨只有梁在道。

卢思源多次亲耳听到下面官员的报怨，私下里也劝过梁在道，可惜的是他把卢思源的好意当成了对他的压制，不仅当作耳旁风，不加以制止，反而变本加厉，亲自去下面打招呼为他朋友的公司大开方便之门。

卢思源非常震怒，可也没有与他进行正面冲突，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通过文件的形式，规范了道路工程的招标程序，加大对竞标公司的监管。后来又找个机会调整了梁在道的分管工作范围，算是遏制了梁在道以权谋私的势头。

于是梁在道对卢思源怀恨在心，在他女婿和朋友上窜下跳的鼓动下，策划了一个阴谋，决意要搞掉省长卢思源。

赵向前是他们阴谋中一个重要的棋子，因为卢思源为官清廉，克己奉公，梁在道他们没有足以扳倒卢思源的把柄，只能通过赵向前设下陷阱，再伺机下手。

梁在道有恩于赵向前，可卢思源的正直无私又为赵向前所忌惮，他深知，自古以来，搞政变的成功率屈指可数，他怕自己在关键时刻站错队，所以一直在犹豫不决。

这种事又没有人可以商议，赵向前心里异常苦闷，梁

在道催得紧了，他干脆称病，说是去上海看病，绕道峨眉山来上一柱香，静静心绪。

陪他一起来的那个叫胡胜，行伍出身，以前是他的司机，现在是政府办副主任，鞍前马后跟了他好几年，是他比较信任的人。

我的一番话正好说到赵向前的心坎上，他马上对我另眼看待，好象是掉在河里的人瞧见一根稻草，抓住就不撒手。身子前倾，无比恭敬地说：“周老师，请你指点迷津。”

### 第 343 章：首鼠两端 3

我有前车之鉴，不会再搅入是非漩涡，不管他们谁正谁邪，谁对谁错，这事我是绝不敢再乱置喙了。

我给他倒上茶说：“老赵，易经并非是无所不能，有些事还要自作主张，对于你的困惑，我只能揭示，却没有妙计给你，即使了空大师在这里，他也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有一首诗写得好：刀笔相从数十年，非非是是万万千。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做官是一时的事，做人是一世的事，孰轻孰重自己掂量就是了。”

赵向前点头说：“说的是，可是做官难才致做人难，如果官保不住，想做一个好人怕是难上加难了，周先生，你看我在这困局之中是吉是凶？”

卦象是凶，动则大凶，不动则小凶，意思很明白，如果他做违心的事，日后必有牢狱之灾，如果中立，很快就有前程之忧。

宦海沉浮，选择做人一世还是选择做官一时真是太难了，尤其是身处夹缝之中的人，古语说浮云遮望眼，真正能躲开浮云，看清来龙去脉的没几个。

我不想再说太透，他虽困惑，但对是非心里自有分辨，只是要做一道不知答案的选择题罢了，选对选错看他的运

气吧。

我说：“郑板桥的那句‘难得糊涂’也许对你有用，做人要方，做事要圆，如何方如何圆你比我有心得。”

“周先生，你年纪不大，可是城府彼深，说了半天，全是在绕圈，现在室内只有我们两个，何妨直言？”赵向前拿出一叠钱推到我面前：“一点小意思，如果能解得了我心头大患，定有重谢。”

我把钱推还给他：“刚才你朋友拔刀相助，我还没有致谢，这一卦我不收钱，算是回报了。”

赵向前看了看桌上的钞票又看了看我，说：“请稍等，我去一下。”

不一时，他去而复返，脸上露出深意地微笑：“周先生，我们先不谈我的困惑，聊聊天怎么样？”

我不知道他的葫芦里装得什么药，只能见招拆招点头同意。

## 第 344 章：首鼠两端 4

赵向前先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含糊其辞一带而过。擦肩而过的人没必要与他推心置腹。

他混迹官场多年当然深谙其中的道理，对我的敷衍并不在意，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说：“你比我年纪小，我叫你一声兄弟吧，周兄弟，你不用对我戒备什么，我只是想找个陌生人倾诉一下，也许聊完天我们马上就各奔东西了，你担心什么么？兄弟，你刚才算的那一卦非常准，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我是真不想听他的故事，人各有各的生活圈子，他的圈子与我无关，他的故事对我也没有任何意义，何必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说：“赵先生，不好意思，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

我先走一步。”

“你去哪儿啊？外面那个纹身大汉在等着你呢，你打得过他吗？”赵向前冷眼看着我说。

他出去一趟，知道了刚才我在遇仙寺门前的遭遇，难道要拿这个要挟我吗？

我说：“赵先生，我的城府与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竟然用这样的理由来留下我，难道说因为外面站了一个门神，我就永远不走出这间屋子了吗？”

“兄弟，你误会了，胡胜正在与那个无赖交涉呢，你不妨多坐一会儿，等他们谈完了，你再出去不迟。”

“他们交涉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

“兄弟，当然与你有关系了，你也有你的困惑，你的困惑我可以帮你解决，我让胡胜去打发那个纹身大汉了，茫茫人海中能相遇就是缘分，我这样做你不介意吧？”

我当然介意，我的事我自会解决，何必去枉欠你一个人情。

我说：“不敢劳你大驾，我的困惑我解得开。”说完往外就走。

赵向前在我身后落寞地叹了口气说：“兄弟，人与人之间真的需要这么戒备森严吗？世上人有好人坏人，官有清官贪官，我虽然不敢自称是好人清官，但自打从政以来，还没有做过违心的事，我不想纠缠是是非非，只想踏踏实实做些事情。做人一世做官一时也正是我的理想，如果不是心里守着这个信条，我何必千里迢迢来烧香求佛，四处请人释疑解惑？兄弟，你说的不错，‘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因为你这一句话，我才想和你好好聊聊，并不会强求你为我做什么，何必这样拒我千里之外呢！”

我站住了，说：“我有我的苦衷。”

赵向前见我停住脚步，急忙说：“我们只闲聊，或者



你只听我说，你若认为我哪句话不中听，起身就走，好不好？”

他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我只得重新坐了下来。

## 第 345 章：饿虎相斗

自从在大都被周正虎算计了一番后，我对所有官场中人都是敬而远之，惹不起躲得起，犯不上为一碗饭一杯水的蝇头小利去看他们的嘴脸。

我从卦里窥透赵向前的烦恼根源后，马上就明白这一汪浑水远比周正虎那点破事来得深来得险，赵向前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若不知深浅往里趟，那是自讨苦吃。古语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下面对应的一句话更残酷，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周正虎那只老虎我没躲开，卢思源和梁在道这两只饿虎相斗，我若再凑过去看热闹那真是蠢到无可救药了。

赵向前是一个市长，但是有气质没架子，和那些趾高气扬的官们不一样，他重新给我沏了一杯茶，坐得离我近些，掏出一支烟放到嘴边，忽然又笑笑，重新给我拿了一支。

我说：“谢谢，我不抽烟。”

赵向前点上烟，深深的吸了一口，一缕青烟从嘴里出来又从鼻孔吸了进去，一点都没浪费。

我说：“老赵，你这样抽烟伤身体太厉害了。”

“我戒了一年的烟，刚成功，现在又拾掇起来了，以前一天一盒，现在一晚上得抽两盒，没办法，我是市长，不能借酒浇愁，只能以烟解忧。”赵向前苦笑说。

“抽烟可以解忧吗？我只听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啊！”

赵向前不由大笑：“兄弟，你这话真让我不好辩解了，

不过抽烟喝酒，要看什么心境，比如喝酒，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也有‘借酒消愁愁更愁’，不是酒的问题，是各人心情的问題。”

“抽烟伤肺，可是你的肺没什么问题，倒是你的肝脏有些问题，要多加小心。”我说。

“你怎么知道？”

“卦上都明示着呢，你有一个弟弟，做建筑还是做房地产？另外你身边有一个小人……”我意识到说得多了，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于是即时住了口。

“没错，我去年查出有中度脂肪肝，所以现在是滴酒不沾，我弟弟自己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个都准……你说我身边有小人，这个我倒没觉察到，能详细谈谈吗？”赵向前说。

## 第 346 章：忠孝两全

“卦上就这些信息，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没有更详细的了。”我搪塞道。

赵向前的目光看着我久久不肯移开，说：“你肯定还看出了什么，只是不愿意说是吗？兄弟，你到底有什么顾虑？”

“真没什么了，一卦六爻，每一爻的信息我都告诉你了。”我说。

我当然没完全告诉他，如果说得细了，他就会像周正虎一样，揪住我不放，最重要的是那些信息有可能影响他的决择扰乱他的思路，如果说给他听，他若自有主见还罢，如若要我帮他决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牵涉到省部级高官的政治斗争，我一个平头百姓，玩不起也不该我玩这种游戏。

赵向前没有再深究下去，把烟蒂摁进烟灰缸里，喝了

一口水说：“我像你这样年轻时，可没有你这么重的心事，也可能是你研习易经的原故，比我们平常人多一份心机。”

我笑笑算作回答。

“我们那个省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底子薄包袱重，信赖心理强，经济发展一直停滞不前，自从卢思源省长上任以来，提倡解放思想，狠抓技术革新，对企业扶优限劣，优势互补，经济上刚刚有起色，可以说他是我们省多年以来少见的一位实干家，如果他下去了，那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最重要的是会严重打击全省干部的信心，要想再重新开始就难了。一方是全省人民的希望，几千万人的寄托，一方是我的恩师，是我的领路人，何去何从真的令我为难，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难道真的不能忠孝两全吗？”赵向前忧心忡忡地说。

愚忠愚孝是愚蠢不是正道，他这个年龄，不会不懂这层意思，只是感情上说服不了自己，就像岳飞，岳母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他就一生背负了愚忠的十字架，任奸臣昏君弄权害他，仍是慨然赴死，他可算是忠孝两全了，可惜的是虽留了千秋英名，但却误了国家害了人民。

“刚才说好了，我们只是闲聊，别谈你们工作上的事好吗？我听不懂的，说来你也别生气，我对官场的事不感兴趣。”我正色道。

“不算是工作上的事，算是我心里的事吧，你姑且一听，就当 I 自言自语了。”

### 第 347 章：姑且一听

这样重要的事怎么说只是他心里事？心里的事都是秘密，我知晓了他的秘密，怎么还能说是姑且一听，错听他人言，惹得自身险，这不是硬要我成为他的心腹吗！

我说：“老赵，时间不早了，等得久了我的弟子会着

急的……对不起，我先走一步。”

“唉，好吧，既然话不投机，我就不强人所难了，请便。”赵向前无奈地说。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胡胜和桃儿推门走了进来。

桃儿看到我，站在我身旁，将手放在我肩上说：“人家替你担着心，你在这里悠闲地品起茶来，真是男人心大海深。”

我正待说话，胡胜说：“赵市长，那个单强我和他沟通过了，他答应暂时不会为难小周了。”

赵向前沉默不语。

胡胜转向我说：“小周，你和我们一起下山吗？”

我摇摇头：“我还有事没做完，不能同路了。”

“什么事啊？还要接着摆摊算命吗？恕我直言，你在这里不是真的要为人占卜，稍稍会思考的人都会明白，跑到旅游景点来设摊三千块钱一卦，这不是疯了吗？谁会在旅游时掏出三千块钱求一卦呢？我说得对不对？”胡胜一言中的说。

赵向前惊讶地看看胡胜，点了一下头说：“是啊，敢叫出三千块钱一卦就不用摆摊受累了，怪不得周兄弟说有苦衷，看来你是另有目的啊。”

我无言以对，只是不停讪笑。

赵向前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说：“这样吧，让小胡留下来陪你，同时做你的保镖，我家里还有事，先下山了。”

我急忙说：“谢谢赵市长的好意，我可不敢劳胡兄的大驾做我的保镖。”

“怎么，信不过小胡？他没入伍前可是在少林寺学过功夫的，在部队又摔打多年，别说一个单强，就是十个单强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赵向前说。

“你们都是有政府官员，公务很忙，我哪里受得

起……”

“你不要客气了，就这样说定了，你放心在山上办你的事，办完了小胡再回去，如果有时间的话去东北找我，我们再好好聊，我很喜欢听你讲解易经。”赵向前说完重重握了一下我的手。

不容我说话，他和胡胜交待了几句，独自走了。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真不敢相信还有这样平易近人的市长。

### 第 348 章：讳疾忌医

我虽为赵向前的朴实作风所感动，但我决不会去东北找他的，我可没有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

我再三地请胡胜也回去，萍水相逢，赵向前和胡胜对我如此关爱，我不自在。

胡胜是军人出身，习惯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他说：“现在回去没法给赵市长交待。”

“那你三天后回去，就说我的事已经办妥了。”我给他出主意。

“如果对领导阳奉阴违，我做不到今天，”胡胜认真地说：“小周，你不要枉费心机了，你不下山我不会下山的。”

“那就辛苦你了。”我说。

“我乐得个游山玩水，悠闲自在，哪里有辛苦，”胡胜轻松地说：“小周，能帮我算一卦吗？放心，三千卦金照付。”

“卦金就不要提了，你刚才也说了，我来这山上并不是真的为赚卦金，你摇一卦吧，就当 we 交流了。”

胡胜一拱手说：“谢了。”

我帮他排好卦，是一个五爻皆动之卦，白虎持世，玄

武临兄爻，财动化克，两个官爻一为动，一为化而生。

我问：“实话实说吗？”

“当然，怎么算的就怎么说，赵市长对你如此欣赏，我倒要看看你有何过人之处。”

“你喜欢赌博，赌得还很大，但输多赢少，目前还欠有一笔赌债。你为人心计很深，心硬手辣，身上曾有命案……你目前身事二主……”

我话未说完，胡胜脸色已大变，摆手止住我说：“不要说以前的事，说说我今后会怎么样。”

我疑惑道：“我算得不准？”

胡胜斟酌了一下说：“差不多吧，我喜欢打牌，都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消磨时光，无所谓输赢，年轻时喜欢争强好胜，命案是有，但那是见义勇为，至于身事二主，也对吧，我的顶头上司是办公室的一把手，可是我从来都是直接为赵市长服务……你再看看我后面有什么灾祸没有？”

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说到他的好处他会满口承认，喜上眉梢，就到他的坏处，就百般掩饰，轻描淡写，在医生那里这叫讳疾忌医。

## 第 349 章：清闲无为

如果我是赵向前的朋友，这一卦对胡胜来说可是不妙，等于是把他透明地呈现在他的顶头上司眼前，当然，我若是赵向前的朋友，这一卦象我是不会说出来的，人都有禁忌所在，点到即止最好。

他后面的灾祸当然有，可是我看到他紧张的样子，就不便再去刺激他了，只能用易理去开悟他，至于他听得进去听不进去，那不是我所有左右的。

我说：“孔子在系辞里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

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这句话是说德行浅薄而身居尊位，才智低下而谋大事，力量小而负重担，很少有不因此累及自身的。你只要能够事事想着道义，不动贪念而从挟迫，不去勉为其难地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就不会有什么灾祸。”

胡胜目光茫然，我看他是似懂非懂，但是他却说：“你说的是，我记下了，谢谢。”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又是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我在遇仙寺门前的卦摊再无人光顾，胡胜坐在一家小店门前的躺椅上，每天陪着我学浪费时光，桃儿闲极无聊时会给来这里的游客免费做讲解。遇仙寺庙小，游人在此几乎不做停留，每天陪伴我们的是那几只猴子，胡胜和那只背了一只幼猴的母猴成了朋友，一到午时会来向他讨吃的。

韩老板说：“小周呀，你天天在这耗着，到底要等什么？难道也想等来神仙吗？”

我说：“是啊，在等神仙。”

“你看那个白头发的老头了吗？他就是神仙。”

是啊，那个白发老者可不是仙嘛，天天来歌，歌罢就走，也无嗔来也无怨，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正的清闲无为，神似也不过如此吧。

“老韩，你知道那老者的来历吗？”

“不晓得，他从不与我们交谈，听广善和尚说，他十年前来到这里，先是借住在寺里，后来喜欢上这片山水了，就自己搬到了遇仙寺后山的一个山洞里住，每年下两回山，自得自乐，独来独往，没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这山上怪人多了，我们是见怪不怪，比如你，也是一个怪人。”

## 第 350 章：人非禽兽

“这山上有仙气啊，在这里呆得久了，我也不想下山

了，你看那个胡大哥，他可是红尘中人，成天灯红酒绿的，在这里住了几天，心性也沉了下来。”

“那你就留在这好了，老罗家这闺女也配得上你，多水灵一个女孩儿，我让老君做个媒，给我娃儿牵个线呢，老君看不上我家。”老韩遗憾地摇摇头，又感慨地说：“听说老君在成都认了义子，享天伦之乐去了，他这是哪世修来的福呢！”。

“你不想老君老来有靠啊？”

“哪能不想呢，我是觉得这事不稳妥，谁这么宝气啊，没事认个爹养着，别是要图他什么。”

“他有什么可图的？孤身一个，破房几间，人家那是缘分。”

“破房？老古语说得好，‘破家值万贯’，他那房子祖传好几代下来的，说不定底下埋了金银财宝呢！”

胡胜逗完猴子，凑了过来：“哪里埋了金银财宝？”

我和老韩笑了，老韩说：“你还说他的心沉了下来呢，一听见金子两眼马上放光，年轻人，你们是做不成神仙的。”

胡胜不屑地说：“开玩笑，我两眼放光？什么样的大钱什么样的宝贝我没见过？我一顿饭够你老韩在山上拼死拼活挣一年的，这满山的猴子你见过，可是你吃过吗？猴脑，活鲜的那种，在桌子上挖个洞，猴子的脑袋在洞上面，身子在下面，把猴子的脑壳敲开，上面舀着脑浆喝，下面猴子吱吱直叫……”

老韩听得脸色大变，如看一只饿狼一样看着胡胜半天说不出话来，胡胜得意地进房间去了。

这种吃法我也听郑巨发说过，广东那地方有，非常血腥残忍。这山上的人和猴子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听他这样说，当然愤怒，往前数几亿年，说不定人和猴是同宗呢，人非禽兽，哪有餐食同类的道理。



老韩恨恨地骂：“不得好死啊，来世也让你托生成猴儿！”

我说：“你别听他胡说，哪有这样的事，他故意编出来吓你的。”

## 第 351 章：心中的痛

“这人身上有邪气，你别和他来往，小心受他的祸害。”老韩说。

老韩在山上久了，每天见的人很多，他有他看人的一套，旧话说，人老成精。阅历深了，即使不会看相，也能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出内心。

我相信老韩的话，他绝不是因为胡胜说了那几句令他不可理解的话，而是真的看出了他的内心。

我和老韩聊了几句，刚回到卦摊前，侯华不知又从哪里冒了出来，毫不客气地坐到我身边，把胳膊搭到我肩上，说：“帅哥，现在混大了啊，不光有秘书，还配上了保镖。”

我把她的手拨拉下去，故意恶心她说：“少来撩拨爷，小心我欲火上来强奸你！”

侯华恬不知耻地嘻笑道：“好啊，不用你强奸，你想要的话本姑娘奉陪，我住‘万客家’，晚上你来吧。”

我看了一眼紧挨着“仙客来”的“万客家”旅馆，单强正嘴叨着香烟抱着双臂在向这里眺望。如同一只狼，远远地看着他的猎物，在琢磨着如何下手。

“这几天怎么没见到你？是不是和单强那小子在房间里颠鸾倒凤了？把爷给忘了？”我淫笑着摸了一把侯华的脸，然后冲单强做了一个示威的手势。死了一个孙发财，又来了一个单强，侯华这妖精总有把男人攥在手心的本领。

单强把嘴里的烟恶狠狠地吐到地上，扭头进了旅馆。

“那小子吃醋了，看来你的魅力还行，去找个夜总会坐台吧，保准比你那个‘易统天下’赚钱！”

“周天一，你会为你的秽言秽语付出代价的，别忘了玉儿的事！”侯华终于被我激怒了，站起身来冷冷地看我一眼，风一样地向“万客家”走去。

不提玉儿还罢，一提玉儿，我的心顿时像被刀刺一下疼痛起来，我吼道：“我没忘，你也要为你的无耻付出代价的！”

桃儿正在寺门口为游客讲解，听到我的吼声，回过头来，我怒意未消，一把扯掉占卜的招牌，回了房间。

我拉起胡胜说：“老胡，喝酒吗？我请你喝一杯去。”

“好呀，对面那个饭店刚网了一只野鸡，我让老板给炖上了，这会差不多好了，我们过去吧。”胡胜翻身而起，积极响应道。

## 第 352 章：少心无肝 1

夕阳正好，饭店门前的石几上，一盆香味四溢的炖野鸡令人垂涎欲滴。

我们三人围坐在一起，我和胡胜一人一瓶绵竹大曲，各怀心事，仰脖猛灌。桃儿小心地问：“师父，那个侯华怎么回事，为什么缠住你不放？”

“小周长得帅啊，哪个女人见了不缠着他。”胡胜满嘴跑开了火车。

我不言不语，只低头喝闷酒。

桃儿夺过我的酒瓶说：“少喝点，喝闷酒伤身体，多吃点菜吧。”说着给我夹了一块鸡肝。

我说：“人家说吃什么补什么，我是该补一下心肝了。”想起玉儿，我岂止少心无肝。

胡胜拿酒瓶与我碰了一下说：“今朝有酒今朝醉，

哪里喝醉哪里睡，天当房顶地当床，喝饱喝足不想娘，来兄弟，别为女人烦恼了，为此时此刻的良宵美景干杯！”

他竟然知道我是为女人烦恼。可是他心里的女人是侯华，我心里痛的是玉儿。我不想解释侯华缠着我的原因，我心里渐渐压制下去的仇恨又被侯华给撩拨起来，借着酒精的烧灼，越来越来怒火中烧。

我咽了一口酒，突然想出一个主意，对桃儿说：“你去请单强过来喝酒。”

“请他喝酒？你喝大了吧？”桃儿不解地说。

“冤家易解不易结，我想和他好好聊聊，”我努力让自己心平气和下来对桃儿说：“你去吧，我没喝大，清醒着呢。”

桃儿不情愿地去叫单强。

单强自从侯华来到山上，也不去雷洞坪的宿舍住了，在“万客家”开了个房间，日夜受侯华的驱使。我估计这小子是色迷心窍了。

单强早就闻到了鸡汤的香味，桃儿一叫他，马上就跟了过来。

他大大咧咧往凳子上一坐，扯了个鸡腿填到嘴里说：“谢了。”

我给他倒满一杯酒，碰了一下杯子说：“不打不相识，干一杯再说话。”

“喝酒是喝酒，但咱俩的帐还没清，我记着呢。”单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要不是胡大哥给我一万块钱买你在山上的平安，我早把你扔悬崖底下去了。”

## 第 23 卷

对一些顽冥不化的小人来说，宽容就是纵容，忍让就是助虐，不当头棒喝，他不会自醒。

## 第 353 章：少心无肝 2

我瞅了胡胜一眼：“怎么回事？”

“赵头的意思，你们的恩怨我管不着，但是在山上我得保证你的安全，下了山我就不管了。”胡胜说。

我心里有些不痛快，但没作任何表示，对单强说：“我们之间没什么恩怨，也没有帐，孙发财的死你要问侯华，她一直在利用孙发财，利用他做了很多坏事，现在他死了都不得安生，还被她拿出来怂恿你，这个女人很恶毒，她的心计不是你能揣摩透的……算了，这事不说了，你以后会明白的，来喝酒。”

我想侯华肯定又对单强承诺了什么，不管我说什么，单强现在肯定听不进去。

桃儿厌恶单强的痞气，吃了几口菜，嘱咐我少喝点，就回旅馆了。这正是我希望的，见桃儿走远，我说：“侯华这女人别看心地不怎么样，可色正，一身风骚，风情万种，又长得唇红齿白，嫩得可以掐出水来，只是一般男人她看不眼去……可惜了，人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如果能得到这个女人，可真是冤枉此生了。”

胡胜肆声浪笑：“小周，看不出来，你还是风月场的高手，看来你尝过侯华的味道喽！”

单强脸上青筋盘暴，酒杯往桌上一顿说：“喝酒就是喝酒，你胡吖什么！”

我陪笑给他端起酒杯说：“喝多了，酒后无德，单兄莫怪，敬你一杯。”

单强不接，胡胜打圆场说：“小周认错了，就喝了吧，别像个女人一样，磨磨唧唧的，来，我陪一杯，干了。”

不大一会儿，两瓶白酒见了底，单强的眼就有些直了，

踉跄着起身要回去，我握住他的手说：“侯华这女人不错，大城市来的，很放得开……单兄，这酒劲冲，回去多喝点水。”

胡胜看着单强的背影，似乎明白了我的意图，说：“小周，你没安好心。”

我说：“我少心无肝。”

胡胜大笑：“你这样的智商不去混官场太可惜了。”

## 第 354 章：欲火攻心

曾经有一段时光，我有一颗弱弱的好心，安放得端端正正，但是被人蹂躏得千疮百孔，边蹂躏还边露出快意嘲弄的笑，我为我的好心师父丧命，家人受惊，丢过学业，失去爱情，朋友离散……慢慢地我知道光有好心还不行，还要有好的分辨能力，把好心用到正确的地方，若不然，自己受到伤害是小事，善愿会被小人利用，小人的恶业会有肆无忌惮的无限放大。对小人的好心其实就是对恶业的纵容。

《易经·系辞》里这样说：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人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孔子说，小人不遭受耻辱就不会懂得仁爱，不有所畏惧就不会遵从道义，不见到利益就不会努力，不受到威慑就不会知道惩戒。给予小的惩罚让他产生大的戒备心，这是小人的福气。

以前我对这段话还有很大的困惑，认为既然一心向善，做善的事业，就该用宽容忍让去感化小人，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但是随着我阅历的增加，涉世的渐深，才慢慢懂得孔子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对一些顽冥不化的小人来说，宽容就是纵容，忍让就是助虐，不当头棒喝，他不会自醒。换句俗话说，叫不给他“怕觉”，他就永远无知者无畏。所以我现在对小心不会再动恻隐之

心，该给惩戒的一定会给，不是我不安好心，而是好心善愿的另一种施用。

酒足饭饱之后，胡胜要去睡觉，我说：“月光这么好，再坐会吧。”

胡胜说：“你是想看月光还是想看戏？”

我哪有心情欣赏月光，当然是看戏，只是不知道我的计谋能不能成功，单强会不会演一出好戏给我看。

侯华这妖精别看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要她用身体换单强这等粗人的忠诚是万不可能的，她有她的办法对付单强。

我这一顿烈酒，一番挑拨的话，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单强还是有作用的，荒山野岭，孤男寡女，单强又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不信他能忍得住欲火攻心。

## 第 355 章：饥渴难耐

“万客家”旅馆要比老韩的“仙客来”小且简陋的多，五间木头做的小房子非常狭小地挤在山路旁边的岩石上，房子后面十几米远就是悬崖，平时没有游客住在这里，只有“仙客来”住满了，才有游客会在这里暂住一宿。侯华住得是最靠边的一间，本来一间房里有四张床，她自己掏了四张床位的钱包了单间，单强也硬是霸占了紧挨着侯华的一间，他是山上的治安员，山上做生意的人都对他敢怒不敢言。

我想侯华如果在十天前为自己卜一卦的话，是不会去而复返住在山上的，这一夜将会让她铭记一生。

单强进房间好一会儿了，没什么动静，我怀疑他是不是酒喝得太多睡着了。胡胜早就没了耐心，打着呵欠说：“小周，太冷了，我要睡觉去了，你自己在这里看月亮吧。”

胡胜说着伸了个懒腰要站起来。这时，单强的房门“吱

呀”一声开了，单强晃晃悠悠走到侯华的门前，伸手“啪啪”敲门。夜静人声远，我听到他在叫：“侯华，开门，我房里没水了，讨杯水喝。”

“我睡下了，去老板房里找水吧。”侯华的声音。

“老板房里也没水了，我渴死了，快点开门。”单强有点烦躁，声音也高了起来。我差点笑了，这小子真不懂风情，大半夜的敲女人的门，说句软话，女人再怎么着戒备，也不会忍心不开门的。

胡胜也来了精神，小声说：“你说侯华要是不开门的话，他会不会破门而入？”

“她会开门的，这女人太过自信自己驾驭男人的能力。”我不假思索地说。

果然，我话音未落，侯华把门打开了：“吵什么吵，大半夜的烦不烦啊，忍一宿能渴死你！”

单强不待她说完，已经饿虎扑食般地将侯华抱在了怀里，然后把门“砰”地一下撞上。侯华惊恐地大叫：“单强，你干什么！你疯了！”

“要上演真人版的A片了。”胡胜有些兴奋。

## 第 356 章：咎由自取

单强连灯都来不及关了，一心一意对付起侯华来，隔着木门，我们可以听见里面的撕打声，侯华拼命地喊：“救——”

只叫出一个字，就被什么堵住了嘴，只剩下“唔唔”声。

月光清冷，山雾迷茫，偶尔一声凄厉的鸟鸣划过天空，让人感觉到海拔一千七多米的山上，更加的荒凉恐怖。听着不远处房间里的挣扎声，我顿时产生了幻觉，似乎看到玉儿正在被人凌辱，我的心脏窒息般的疼痛起来，眼睛不

由的潮湿了。

我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侯华纵然对玉儿有罪，她曾经也这样祸害过玉儿，可是我这样去惩罚她，我会有复仇的快感吗？没有，这一刻我只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齷齪。

我忽地站起来，指着侯华的房间对胡胜说：“快去阻止单强！”

胡胜瞥了我一眼，揶揄道：“心疼啦？你这一招太损了，想玩英雄救美的把戏不是这样玩的，现在怕是已经晚了！”

胡胜误解了我的用意。

我拉了他就往侯华的房间冲过去，胡胜一脚踹开门，眼前的一切令我们脸红耳热地定住了。地上是单强和侯华的衣物，两个人赤条条地叠在一起，侯华像一只可怜的羔羊一样被单强强壮的身躯压在身下，嘴被单强一只手捂着，两条雪白的腿已经无力的垂了下来，单强好像没听到我们已经进了房间，浑身汗涔涔地还在侯华的身体里不停地运动着。

我和胡胜合力把单强扯了下来，我看到胡胜淫邪的眼睛在侯华赤裸的身体上扫来扫去，侯华已经完全瘫软，任我们三个男人站在面前，闭着一双泪眼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知道是没了力气还是惊魂未定，竟然没去拉过床单盖在身上。

这一刻，在她的心里，也许比被单强强奸还要耻辱。尽管我很想用咎由自取这个词去说服自己不去同情侯华，可是这样对一个女孩子，还是太残忍了。

我拿过地上的衣服盖到侯华身上，把胡胜和还在喘着粗气的单强推出屋外。

## 第 357 章：异样情怀



我正要转身走出去，侯华忽然哀怨地说：“这回你满意了……”

我低声说：“你不该来峨眉山的。”

“一报还一报，有债就躲不过去，我这算是还了玉儿的债了吗？”侯华有气无力地说。

“别提玉儿，你没资格！”我吼道：“你既然知道是债就不该那样去对玉儿！”

“对你好的女人我都恨……你不会懂女人的心，永远都不会，”侯华啜泣道：“你以为我追你到峨眉山来只为要那秘诀的吗？我想要的你永远不懂。”

“你还想要什么？我师父因你而死，玉儿被你逼得离家出走，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拿到梅花易数秘诀吗？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强求也没用，你这样不择手段害得只能是你自己。”

“是，你说的没错，以前我是有贪心，是在算计你，可是后来……即使你把我爸爸赶出了易经学会，让他丢掉了副校长的位子，我都没有真的恨过你，我知道那是欠你师父的债……你真想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吗？我想要的是你，我喜欢上你这个仇人了，我唆使姓单的那个王八蛋来威胁你，只是想把你逼下山去，我想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去得到你……可是我太蠢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我错了，我太天真了，太自作多情了，去妄想一份不可能的爱，也好，既然错过了，那就错到底吧……让我们重新开始恩怨吧，一直到鱼死网破！”侯华幽幽地说。

“你真会讲故事，你这种冷血的女人会懂得爱？”我冷冷地说。

如果她真的会爱一个人的话，这种连爱都去算计的女人谁敢靠近？侯华的悲剧不在于她的乖戾，而在于她根本不懂如何去爱。

“冷血？”侯华冷冽一笑说：“你说得对，我是冷血，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我母亲的血，她离开我爸爸只身

一人去了国外，抛弃了我们父女，让我从小就失去了母爱，让我变得孤僻乖张，让我不敢相信爱情，又让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这都是命对吗？”

她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嚣张和杀气，现在她只是一个无助的弱者。我知道这时说什么都是多余的，默默退出了房间。

## 第 358 章：一箭三雕

侯华在我身后歇斯底里地吼道：“周天一，你这个混蛋，我恨你！”

我忽然觉得我也是冷血，用如此卑鄙的手段伤害一个弱女子，害得她本就不快乐的人生更加惨淡。我与侯华，与孙发财，与单强又有什么分别！

我敲开桃儿的门，让她去陪着侯华，我怕她想不开出什么意外。

单强的酒已经醒了，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足可以被送进监狱的蠢事，六神无主地在地上打转。

胡胜说：“兄弟，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告我呢！胡大哥，你给我拿个主意吧。”单强愁苦地说。

“我看最好的办法是破财消灾，你拿点钱出来，我找侯华谈谈，看能不能过得去。”胡胜说。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要趁火打劫。

单强看了我一眼说：“姓周的，你害死我了，你请我喝酒就他妈的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这钱得你出！”

我说：“我和胡兄都是证人，不用侯华报案，我们就可以把你送公安局去。”

“算你狠，”单强一听公安局，马上泄了气说：“他妈的真冤，事才办了一半，还要破财，胡大哥你说得拿多

少钱？”

“现在不是你说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人家侯华要多少，我去试探一下她的口风吧。”胡胜说。

胡胜说着去了侯华的房间。

没用一会，重新回来说：“单老弟，算你运气，侯华同意不告你了，但是至少要两万块钱，你现在快筹钱吧，别她再改变了主意。”

单强一听此话，好像解脱了一样，连连称是，转身去敲几家商店旅店的门借钱。

我问胡胜：“侯华真的要两万块钱吗？她肯私了？”

“不私了能怎么着？即使把单强送监狱里她也是毁灭了，女孩子要面子……嘿嘿，她不要钱，可是单强拿了我们一万块钱，我得敲他一笔。”胡胜坏笑说：“小周，你这一计用得好，不光一万钱拿了回来，还多赚了一万，另外也攥了单强的把柄，看他还敢把你怎么着。真是一箭双雕。”

他哪里知道，这岂止是一箭双雕，三雕四雕都不止，只是这箭也同时穿透了我的心。

## 第 359 章：花花公子

胡胜拿了单强的钱，又再三嘱咐他先消失一段时间，等把侯华劝离峨眉再回来。官场中人，玩弄起阳奉阴违的伎俩来滴水不露，心慌失智的单强哪是胡胜的对手，不仅没有丝毫怀疑，还对他感恩戴德。

单强连夜下山去了，天还不明，桃儿也来告诉我，她打了一会盹，侯华不见了，所有的东西也都带走，像是下山去了。

我急忙起了一卦，知道她是向成都方向去了，才放心来。

胡胜拿了两万块钱，喜不自胜，说：“这一趟峨眉没白来，看戏长见识还赚了一笔钱，小周，你是大哥的福星。”

我说：“我的警报解除了，你可以回去了。”

“别呀，我好不容易逮着一次休假的机会，你让我安生地舒服几天吧，再说了，我们兄弟相处的多融洽啊，真让我走还舍不得你呢。”

我看他有些乐不思蜀，只得随他去了。

胡胜又悄悄问我：“你和侯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你追她还是她在追你？桃儿又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看得糊里糊涂的。”

“什么怎么回事，根本就没事，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我不耐烦地说。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纠葛。不管今后如何，好在这一番烦恼暂时过去了。

自从侯华上山纠缠我，桃儿已经看出我和她之间有秘密，一直在耿耿于怀，她也误解了我和侯华的关系，说：“周天一，一会儿玉儿，一会儿侯华，你的感情世界还真丰富！”

我看着山下，答非所问：“但愿这个教训能让她醒悟。”

“我和侯华聊了大半宿，她说自己是罪有应得，说你是她命中的克星，她要和你死磕到底……你到底把侯华怎么着了？”

“我把她奸污了——”我硬硬地说。我不想再提侯华的事，这句话果然管用，桃儿脸涨得通红说：“你真无耻！”

说完不再理我了。

我觉得自己这句话说得有点重了，扳过桃儿的肩说：“对不起，我心情不好，桃儿，以后别问以前的事好吗？”

桃儿的眼睛红红的，两只手不停地绞来绞去说：“谁愿管你以前的事，你这样的花花公子还真不值得我管。”

我竟然成了花花公子了，也好，这样正好可以打消桃

儿对我的幻想。

## 第 360 章：梦得玄诗

“了空了空了空，你在哪里……”我倚在遇仙寺门前的大树，对着面前的卦摊发呆。

“你找了空？”一个白须的老人一脸的慈祥看着我。有些似曾相识。

“是啊。”

“找他何事？”

“我师父肖衍四让我来找他，他手上有梅花易数秘诀。”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秘诀在我这里，我等了你许久，为何不来取？”

我仔细看这老人，惊喜地说：“我见过你，你在我梦里出现过，你是程颢的后人，你上次说过梅花易数秘诀是我们周家的，为什么还不还我？”

老人笑：“小子，本来我是要还你的，可是我先祖托了一梦给我，说你的历练不够，心性不稳，要你再磨练一段时日，本来你已经可以过关了，可是你前几日又做了一件蠢事，设计害了一个侯姓女子，心胸如此狭隘，目光如此短浅，睚眦得失不能释怀，怎可掌握不世绝学？”

我羞愧难当，喃喃道：“我知错了，还有改正的机会吗？”

“你能识错便是你的造化，三年后你有一大劫，是你这一回罪孽的惩戒，过得去过不去，要看这三年里你积的善业吧。”

“那秘诀呢？几时授我？”我急切地问。

“我送你一首诗，悟得透便是你的因缘，悟不透你可以下山去了，”老人沉吟片刻，轻轻诵道：“胸中无滞是

神仙，行止由来各在天。洞里道人心快快，云间游子自翩翩。尘怀已逐山风扫，好意都从梅蕊传。回首七香车上客，大家归去莫流连。”

我怕自己听漏了字，忙凝神默念，老人已翩翩离去，我叫道：“老人家慢走，弟子还有一个疑问解不开，可否开悟弟子。”

转眼间那老人已经隐入云雾之中，我却能听到空中传过来他的声音：“此窍非凡窍，乾坤共合成。名为神气穴，内有坎离精。天下哪有疑问，只是你不曾心静，你自闭了凡窍开启神气穴，万事于你都不成疑问。”

这时旁边有人唤我：“师父，下雨了，你发什么神经！”

我懵懵懂懂地睁开眼，桃儿正在为我收拾卦摊，濛濛细雨已经淋湿了我的衣衫。我问：“桃儿，你看见一个白胡须的老人了吗？”

“你做白日梦呢，想哪个美女了吧！”桃儿戏谑道。

真的是梦？为什么那么真切？明明是那个老人给了我一首诗的，怎么会是梦？回到房间，我找出笔，把那首诗写了下来，对桃儿说：“你看这首诗，是一个老人送给我的，怎么会是梦呢？”

桃儿看看诗又看看我，微笑说：“大概你真的遇见神仙了。”

## 第 361 章：超自然力

神仙一说未必可信，但是我两次梦到这位自称程颢后人的白须老人，却不能不说有些玄机，尤其是这一次，到底是梦还是真呢？是梦的话为何会有一首诗真切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是真的话，为何别人却看不到有一位老人与我交谈过？

不管是幻是真，我且信其有，不信其无，先把老人留

给我的诗琢磨透彻了再作打算。

我和桃儿逐字逐句研读这首梦里得来之诗，直看得头昏脑涨天黑地暗也不得要领。桃儿揉了揉眼睛说：“你别是魔症了，做白日梦作了一首诗，能有什么奥妙藏在里面。”

“不是我作的诗，真是那老人诵给我的，他说悟透就可以找到了空。”

“梦里的事能当真吗？”

“这个梦非比寻常，肯定大有玄妙。”

“这么说你相信梦是真的啦？”

我解释说：“不是我相信，而是早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做梦，梦见了他几年前去世的姐姐，还有一位他熟识的女士陪在姐姐身边，他在梦中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不久于人世。几个星期后那个女士果然去世了。荣格说，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异己的事物确实会为我们所经历到，情形就跟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去制造梦或灵感一样，而是不知怎么回事它却自动出现。以这种方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可以说源自超自然力。他还说，梦常见的是预示，而不是确认。只有对潜意识认可的人和敏感的人才能接收到超自然力的提醒信息。我认为我的梦就是一种超自然力对我的预示。”

## 第 362 章：心中空茫

“那你是具有超自然力的人啦？”桃儿惊奇地说。

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具有这一特异功能，但我的确是遇到过很多荣格先生说的“自动出现”的奇怪的事，我没法解释，可是真实存在。

所以现在我对自己感到异常的信息就很留心，因为错

过这些提示有可能会酿成大错。

“我不知道，”我轻描淡写地说：“也许我比较过敏吧。”

“那你得好好研究一下这首诗，”桃儿俏皮地一笑说：“我是一个比较迟钝的人，从小最怕的就是猜谜语。”

我自己来悟吧，白须老人也说过我本有罪愆，不可担当秘诀，可是如果悟透诗意，也可以得此因缘，既是如此，那就不能让他人来助我。

我面对这首诗三天三夜，不食不眠，如痴如醉，都说我是一个异人，不会连一首诗都看不透吧。

可是我直熬到精疲力竭，仍然是一无所获。

又过去了三天，心里依然是一片空茫，我想起了在老罗家用过的方法，于是闭目养神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睁开双眼，把目光落到抄写那首诗的纸上。我再次期待奇迹出现，可是我很快失望，无论我如何努力，那纸上的文字依然冰冷如初，对我漠视。我甚至感觉所有的字都在嘲笑我，鄙夷我。

到后来，所有的诗句几乎都变得如山雾一样模糊，只有最后一句“大家归去莫流连”异常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也许我真的因为一念之差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愆，恶业沉重，感觉失去了灵动。我叹了口气说：“桃儿，罢了，我没有得遇了空的因缘，我们下山去吧。”

“不会吧，你历经千难万险，现在要放弃？”

“我相信那个梦，梦中老人说我这一回犯了大错，担当不起梅花易数秘诀，用三年的时间赎了罪过，看造化再说。”我无精打彩地说。

“不是说你破解了这首诗就可以了吗？”桃儿说。

“可是我悟不透啊。”我苦恼万分地说。



桃儿开始收拾行囊，我叫了胡胜下山，他还意犹未尽，说：“再呆一天吧，对面饭店的老板说明天会有人送一只梅花鹿过来，最后大吃一顿再走吧。”

我说：“你再呆下去，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人要来抓你了。”

他在山上这段时间没少吃野味，连国家保护动物也偷偷吃了好几回，上一回弄了一只穿山甲，被罚了两千块钱，他还说值，要在北京吃这一只得四五千呢。

我们去雷洞坪坐车下山，在雷洞坪等车，胡胜还在惋惜他的鹿肉，不停念叨：“梅花鹿肉啊，怎么不能等到过了明天再走。”

我被他吵得心烦，去逛土特产商场，在一家商店门两侧看到一幅对联这样写：“行止由己流连在山，清闲无为当得神仙。”

我觉得这句对联很熟悉，想想正和梦中白须老人送我的那首诗。

突然，我脑门一股热气升腾，两句诗很突兀地跳了出来，一句是“洞里道人心快快”另一句是“好意都从梅蕊传”。我翻出那页写着诗的书写纸，拿起笔，飞快地在“洞中”和“梅蕊”上画了个圈。

我豁然开朗，是了，这两句应该是洞里道人，梅花易数之意，难道是让我去山洞中寻找可以传我梅花易数秘诀的道人吗？难道了这空不是僧人？是道人？

我眯起眼睛，继续在诗里寻找，发现一个个单独的字像钢琴的琴键一样跃动着排列在了我眼前：神仙归去云间，游子流连七天，洞里道人自在，止在梅蕊好传。

胡胜喋喋不休的梅花鹿，商店门前的流连在山，纸上的洞中道人……这一切都在揭示一个玄机，在神仙归去的第七天，洞中有道人在等我，可以传授我梅花易数秘诀！明天正是我梦里那个白须老人隐入云端的第七天。

我苦思冥想六天都没有结果的答案竟然在不经意间悟得，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时旅游中巴已经开了过来，胡胜和桃儿已经上了车，桃儿招手叫我。

我冲桃儿他们挥挥手：“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 第 364 章：非仙胜仙 1

我满腔热情地回到遇仙寺。

因为老韩说过，那个唱了十年《三世因果经》的白发老者就住在遇仙寺后山的山洞里。易经的象在占卜中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学占筮要有天赋的道理，对身边的异象无动于衷，产生不了共鸣，就永远成不了高明的风水师。

老韩曾经给我提到过白发老者栖身山洞的事，而胡胜又在我心灰意冷时不停地念叨梅花鹿，这些意象无不是在向我传递信息，我要找的了空大师已经离我很近了。当我对这些不够警觉时，在雷洞坪，又出现了一幅楹联，终于激活了我的潜意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白发老者就是了空大师。

我下到遇仙寺时，天色已经渐渐黑了，当我再次站在老韩面前时，他的表情像见到了鬼，张着的嘴半天才合上。

“小周，你不是走了吗？怎么……你中什么邪了吧！”

“我好好的啊。”

“那两个人呢？你们到底要什么把戏？”

“没什么把戏，他们下山了，我没赶上车就回来了。”我心情大好，和他开玩笑说。

“反正我感觉你哪里不对，来来回回好几趟了，是不是把魂丢遇仙寺啦？”老韩说。

“让你说准了，我就是把魂丢这儿啦，我还是住我那个房间吧。”

老韩好像不大情愿再让我入住，可是又不好拒绝，把钥匙丢给我，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了，见得怪人怪不少，可是头一次遇见你这样莫名其妙的人。”

我放好行李，想找老韩详细问一下白发老者的情况，可是老韩看见我就躲得远远的，不知道他害怕我什么。

我因为兴奋，山上又没有人可以聊天，突然做了一个决定，趁着月色去后山找了空去。

我向老韩的店伙计借了只手电筒，拿了根竹竿，迫不及待地独自向后山走去。

遇仙寺本就建在悬崖之上，通往后山的山路沿着崖边蜿蜒曲折向前延伸，一侧是深不见底的深涧，一侧是峭壁，山风呼啸，阴森恐怖，我借着头顶的月光和手电筒的一线光明，小心翼翼向前摸索着前进，心里竟然没有一丝害怕。

## 第 365 章：非仙胜仙 2

我不知走了多久，直走得浑身臭汗淋漓，可是石径小路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那山洞却始终没有出现。我心里直懊恼在山上这么久，竟然没有想起在白天到后山走一遭。

又走了一段路，我实在累得不行，找了块石头坐下来，想休息一下原路返回，等天亮了再来。

我刚坐定，忽然一个黑影站到了我面前，我以为是野猴来袭击，抄起竹竿要去驱赶，只听那黑影道：“你可是姓周？”

我用手电筒照到那人的脸上，是那个白发老者。

我惊喜交加，忙起身施礼道：“了空大师，我叫周天一，我师父肖衍四让我来找您！”

“了空大师？哪里有了空这个人！我叫司马空，是了，你师父是要试你心性，看你有心与否。你若无心求经，这

了空便永远找不到，有心求经，了空不空！”司马空道。

“那你可认识我师父？”

“不认识。”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

“我不知道，可是有人知道，你随我来。”司马空说着在前面带路，转过崖畔一株巨大青檀树，顺着石阶下到山崖一半的地方，突现一片开阔地，在崖壁上有一山洞，洞中隐约光亮透出。

进得洞中，周围石壁上悬了三盏汽灯，照得洞里一片光明。仔细看这山洞，不像我想象中的逼仄狭窄和寒酸，面积竟有三间屋子一般大，高约三四米，在海拔一千六七百米的山上，外面的气温极低，洞内却是温暖如春。

洞的正中悬了两幅画像，一幅画了一个道人，另一幅是人面蛇身的伏羲像。画像下面摆了一张供桌，桌子正中放了一个香炉，炉内三柱香显然是刚点燃，顶上的香灰才燃了一个开头。

在供桌左侧有一把竹椅，上面端坐了一位老人，头戴道冠，身穿道袍，脸庞消瘦，两道眉毛奇长，双目微合，下巴飘着一绺花白稀疏的胡须，他两手交合放在腿上，有人进洞也一动不动。

看仪容识不破他的岁数，但与司马空比较起来，他的年龄当在九旬开外。

### 第 366 章：非仙胜仙 3

司马空对我悄声说：“这位是正一道张玄道张天师，半个小时前，张天师告诉我有一个姓周的接经人在洞外一里处迷路，让我去领来，没想到竟然是你。”

见张天师连我的姓氏都算得如此精准，我不由在心里暗自惊叹正一道法术的精妙。

正一道崛起于唐代，以与茅山、阁皂二宗并称“三山符箓”的龙虎宗为核心，专长修道仙术、天机符法。后经几世几劫，几荣几衰，世人已无缘得见其真面目，没想到在这峨眉深山还藏了这么一位正一道天师，只是不知道他因何远遁尘世，也不住道观却离郡索居在这峭壁悬崖的山洞之中，司马空又因何会陪在他身边。依老君所讲，司马空在山上唱了十年的经，没提到见过张天师，难道他在这山洞中藏了十年吗？

我恭恭敬敬上前施礼道：“晚辈周天一，受师父肖衍四之托，前来拜见张天师。”

张天师仍然微闭双眼，轻声道：“你已洞悉奇门遁甲，紫微斗数，筑基炼炁之法，为何还要学这梅花易数秘诀？”

他竟然对我的所学了如指掌，那我所经历的是是非非定然也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了？我有些汗颜，不敢有半点透迄，老实回答道：“自伏羲老祖创八卦文王演易以来，易经虽广为百姓人民造福，但当今朝野仍对其不解要义，多有偏颇微词，天一虽愚钝，习易也不长，但深得《易经》之神奇慧泽，受益良多，倍加崇敬，立誓为易经八卦的传承尽绵薄之力，让天下苍生都能得悟其正其道其益，所以前来受教于天师。”

张天师微一点头说：“好，肖衍四没负当年一诺，果然等得可树之才，天一，你看案上香火还有几时可燃尽？”

我定睛看香炉里的燃香，已经焚到三分之一了，可是我却算不出还有多长时间可燃尽。只得老实地回答：“天一看不出。”

“香燃尽之时正是子时结束之时，香燃尽了，我传授你梅花易数秘宗的时间即结束，你仔细听好记下。”

张天师又说与司马空听：“司马，你先去歇息。”

司马空闻听此言，施礼告退，去靠近洞口的一张床上和衣躺下。

我搬过小凳，坐在张天师脚下，拿出纸笔，准备记下他的真言。

张天师说：“不用笔记，记在心里就可以了，天一，你跪下，向伏羲老祖和本教祖师磕头。”

我诚惶诚恐地收起纸笔，在地上跪下，毕恭毕敬磕了三个头，又给张天师磕头说：“张天师，周天一愿拜于大师门下，谨遵教规，潜心研习易经，修行道法……”

张天师打断我说：“你起来，我们只有一授一学之机遇，没有师徒之缘分，不用拜我为师，也不用遵守道家仪规。梅花易数秘宗是祖先留给天下人的宝贵遗产，只能传于开悟之人，今我将秘宗传给你，希望日后你能发扬广大，益于天下人，如若你能得遇开明时机，切不可有私心杂念，据为己有，要遇淑则传，使其大白天下，造福众生。”

我连称：“弟子谨记。”

“天一，你习易经，悟到第几层了？”

“弟子愚钝，对易经不敢称悟，只是略有心得。”我惭愧地说。

“那你可知易经的精要所在？”

“弟子以为整部易经，不外乎‘元亨利贞’四字，八卦也罢，六十四卦也罢，都是以这四字为中心来诠释世界人生的道理，只是似乎这四字还只是始，没有终，孔子说，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我能明白易之所至，却悟不透‘终之’之‘存义’，这是我的大困惑。”

“你能归结出‘元亨利贞’这四字精要，天分已经很高了，先人演八卦，本是全本，可惜后世只存有‘元亨利贞’四字精要本，还有最重要的副本遗失了，孔子后来历经韦编三绝得悟副本玄机，提纲挈领写就系辞，得‘终之’

之要义，开示后人，‘元亨利贞定’才是一部完整的《易经》。

“还有一个‘定’字？这个不曾听说，好像所有的书上都没有这个字。”

“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卦辞，也是整部《易经》的精髓，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习易的人为这四个字穷尽一生去钻研，现在又多出一个“定”字，这是从何而来？

“不错，是有一个‘定’字，这个字没写在《易经》正本里，‘元亨利贞’是‘至’，‘定’字就是千百年来人们要求的那个‘终’，这个字虽然没写在原书里，但在《系辞》里揭示了，可惜没有人能悟得到。”张天师说。

## 第 368 章：易经秘密 2

《系辞》与《彖传》、《象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等合在一起被称为“十翼”，是后人研究《易经》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的作者是谁一直众说纷芸，后世有人把它定为孔子的学说，它的作者是谁非常重要，如果出自周文王或者周公之手，那研读《易经》就不必费太多周折了，以为圭臬即可，如果真是孔子或者他的弟子的研究成果，那就得细心分辨，去伪存真。

张天师说《系辞》为孔子所作，又说《系辞》为《易经》之副本，揭示了《易经》的玄机，他的言外之意，《系辞》虽不是与《易经》同出一源，但却是殊途同归，意义非同一般。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我诵出《系辞》的开篇第一句，心里多年的迷茫好像一下子云开雾散了。

张天师说：“八卦也罢，六十四卦也罢，皆由乾卦变化而来，故有‘易经三易，变则通’之谓，但只有‘变则通’是不够的，必须有‘定则成’，因此《易经》的精髓

在‘元亨利贞’，更在这一个‘定’字上，天地乾坤，尊卑高下；阴阳动静，吉凶悔吝……不管如何千变万化，循环往复，最终都归于一个‘定’字上，你懂了这一个字，再去看整部易经，一切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原来这就是八卦的推演过程，伏羲老祖一画开天，解释余下各卦，撇开乾卦怎么讲得通呢？用乾去看各卦，用一去解释天地万物，万物之变，变到最后，终归“定矣”，因‘定’而生‘变’，‘变’极而归‘定’，这才是易经的大道理。

一字通天下，果然是如此，我明白了《易经》的秘密，心里豁然开朗，抬头看一眼香炉，正要求教梅花秘宗。

张天师道：“天一，你可知道你祖上是谁？”

“我曾做过一个梦，梦里出现一位老人，他告诉我我祖上是周敦颐，我没有机会查阅族谱，故不敢确定是与不是。”

“你梦中老人所言不虚，你正是周敦颐先生的后人。”

## 第 24 卷

在梅花易数里，梦是最重要的意象，俗语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是你要 求解一个疑难，意念集中在接收信息上，因为你的气场旺盛，沟通欲望强烈，信息便会以梦的形式传递给你，只有懂了梅花秘宗，才能破解梦的密码，才会对梦给你的信息了然于胸，当然这个信息是庞杂的，要会甄别取舍才行

## 第 369 章：梅花秘宗 1



我的梦竟然是真的？周敦颐果然是我祖先？那梦中老人是谁？是张天师吗？不对啊，那老人说他是程颢的后人，我正走神间，张天师已窥明我心事说：“在梅花易数里，梦是最重要的意象，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是你要求解一个疑难，意念集中在接收信息上，因为你的气场旺盛，沟通欲望强烈，信息便会以梦的形式传递给你，只有懂了梅花秘宗，才能破解梦的密码，才会对梦给你的信息了然于胸，当然这个信息是庞杂的，要会甄别取舍才行。”

我点说：“梅花易数果真是神奇。”

“你可知道周敦颐先生有一篇《太极图说》？”

“知道。”

“你背诵一遍。”

我大窘：“我……记不全了。”

“那你听好了，这篇文章对你领悟梅花秘宗意义重大——”张天师一字一句诵道：

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之至矣。

张天师一口气诵完《太极图说》，停顿了一下说：“这段话里有几个重要的提示，你要切记，占卜之法离不开阴

阳，只有二气交感，才能生万物，万物的变化乃是阴阳的变化，你看到万物的变化，要知道‘神发知矣’，形神的变化是统一的，形神变则五行动，五行动则善恶吉凶分出，因此万事皆可‘定’矣。邵康节先师有一首《观易吟》，也至关重要，你要记住：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传只在人。这首诗的意思很明确，万物都是一个小的乾坤，和天地是相通的，都可于占卜者沟通，占者卜事只要能做到天人合一，体用不离，便可一切尽在掌握。《太极图说》说的是易经之道，《观易吟》说的是占卜之理，这一文一诗互为补益，你自去感知吧。”

## 第 370 章：梅花秘宗 2

张天师一番话道破梅花易数的玄机，占卜有取用，“元亨利贞”这四个字不难体察，难就难在“定”字上，占者求者能定神定性容易，要想掌握分寸，不偏不倚定准重要关口，却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想张天师只所以提到这个“定”字，那梅花秘宗肯定是和这个字有关。

张天师道：“现在我传你梅花秘宗歌诀，且听真了——”

玄篇种种说阴阳，二字名为万法王。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里煮山江。

青龙驾火游莲池，白虎兴波出洞房。

此个功夫真是巧，得来平步上天堂。

“《易经》讲象理数，象分大象小象，理分天理地理，数分定数变数，梅花易数最要紧的是观象察数释理，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数，数不定则理不清，这定数之法，就在这首歌诀里，这首歌诀藏了‘一二三四五门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三个数字，因此这首歌诀也称为‘十三诀’，十三个数

字又可任意组成无穷数字。用于占卜，不管是数字占，声音占，颜色占……排好卦后，先取占卜日之数，定下数字，阳数顺行方向，阴数逆行方向由子支开始取地支，用所取地支与日干相配，再对应占卜日的天干地支，看生克冲合，用‘十三诀’里与数字相对的文字取象，则吉凶祸福自现。”张天师说得很慢，像是怕我记不准确。

我的记忆是没问题的，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在心里把这首歌诀想了一遍，却想不明白那十三个数字藏在哪里。

张天师不等我问，把十三个数字或明或暗的隐身之处告诉了我，又将数字对应的文字所代表的象法一一解释于我听。

风水行里有句叫：江湖一点诀，道破不值钱。我学通这梅花秘宗，才发现，梅花易数竟是这般奇妙，也难怪张天师自从我进得洞来就没有睁眼看我，却对我的举止思想了如指掌，得此神法，与开了天目有何异，自此之后再行占卜，哪还用繁琐的金钱卦。

## 第 371 章：香尽灯熄

想到天目，我问：“张天师，我遇到过几位高人，均说我是可开天目之人，不知道，我能否开得了天目？”

“你天目已开，只是尚有一层雾瘴蒙心，我再给你一歌诀，每天于日出之时诵读三遍，十天后，你自然会天目洞开，施用自如。”

张天师又给了我一首歌诀。

我看了看香炉里的香，马上将要燃尽，可是我心里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开，不由着急，我衡量了一下轻重，决定先请教他罗家暗劫的破法。

我张嘴却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前辈，请问为何只能

向您讨教一柱香的时间？”

张天师说：“不要谈无关紧要的事，我知道你心里还有疑问，不要耽搁时间了。”

张天师和我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竟然一直都是端坐不动，双目微闭，他真是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我说：“山下有一个姓罗的人家，他家里的风水出了问题，七十二山吉凶乱象，明是吉象，暗是水龙空象，据大都市的一位老师说是暗劫，我破解不了，想请教前辈破解之法。”

“暗劫凶煞，在阳宅里不多见，成因很多——”张天师顿了片刻，显然是在起卦，卦毕才说：“你所说的这家人的暗劫，是因为地下新冲过来一道阴气，正引向他的灶下，这家人又是每日要做炉火生意，地下的纯阴与地上的纯阳每日相互冲宫，又不能相容，这等冲煞主人若不受其害那就怪了。”

原来如此，阴阳相互冲宫，就像是两军对垒，今天我冲进你的营盘里厮杀一通，明日你冲进我的营盘里杀戮一番，谁也打不败谁，谁也不肯退让，结果只能是愈战愈烈，不仅两军伤亡惨重还要祸及旁人。

张天师帮我看透问题所在，再去破解就不难了。

我扫了一眼炉中香，已燃进炉壁里，眼看就要熄了，急忙又问道：“前辈，‘终极运’之说该如何解释，可否有解法？”

一直没有表情的张天师忽然神情一凛，不再说话，我再看香火，已然燃进香灰中，熄灭了。我手看了看表，时针指向了子时，正是夜里 11 点正。

我轻轻叫张天师：“前辈，你要休息了吗？”

张天师却不回答我，只是一动不动保持原来的姿式坐在竹椅里。我不知他的习性，不敢造次，去叫醒司马空说：“张天师都是坐着睡觉吗？”

司马空翻身坐起，问我：“什么时辰了？”

“刚过子时。”

司马空说：“张天师已经羽化了。”

## 第 372 章：误解偈语

张天师，名张玄道，字尚理，师从正一道张钰真人，生于光绪 17 年 8 月，卒于 2000 年八月，寿 108 岁。司马空为张天师惟一关门弟子，除梅花秘宗之外，得传其平生所学。

张天师仙居峨眉三十年，至于他为何不住道观，离群索居，司马空解释道：“天下无净土，智者无安处，识破利欲心，无为自在身。”

我问他，你既为张天师惟一弟子，定然也会梅花秘宗，为何不让你教我此法，而要在仙逝之前，亲自传给我？司马空说：“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传只在人。张天师从不肯道破其中玄机，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自从我来到峨眉山，张天师对我的一举一动，全都了然在胸，真正是神仙洞中坐，天下事在心。为何不让司马空早唤我来，悉心调教，而在自己羽化之前才传意象于我，召我前来传道，这也是道家的无为精神，早一刻太早，晚一刻太迟，万事求个恰到好处。

我将我的判断讲于司马空听，司马空说，“你错了，张天师在六天前已经不食不饮了，你本可以多听张天师一些教诲的，可惜你的悟性不够，迟到了六天。”

我说：“我梦里得一诗，破解了六天才看出诗里藏的偈语，‘神仙归去云间，游子流连七天，洞里道人自在，止在梅蕊好传。’按偈语所说，不正是让我第七天来见张天师的吗？”

“你梦里的这个意象是张天师做法所传，可惜你的慧

根不够，把其中的意思弄反了，这四句偈语应该是‘游子莫在流连，神仙止在七天，洞里道人梅蕊，尘怀去逐云间。’如果不是张天师再次给你意象提示，你怕是见不到他最后一面的。”

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不由自惭形秽，看来这悟道之法，由不得半点的闪失。

我说：“我的误判是否与我在山上做了一件错事有关？”

“是啊，你的心不静也不净，当然会出现偏差，”司马空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家既然已经悔悟了，你看不透，却用小聪明使手段害人，当然是错的，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你，你若学了梅花秘宗，早能看破人心，就不会做出这种有悖钢常的错事了。”

司马空将张天师葬于早已选定的另一悬崖涵洞里，葬完张天师，司马空说：“你可以下山了，我要为师父做法事超度七天。”

我说：“张天师虽不肯收我为徒，可我毕竟是得了他的真传，我也要在此陪他，七天后我在走。”

司马空看了我一眼，点头称许。

## 第 373 章：一掌真经

七日后，我告辞司马空要下山，司马空道，你且慢走，我有一掌经要传给你。

我说：“我也是世间功利人，已经枉得道家恩赐太多，还是不要再打扰大师清净为好。

司马空说：“一掌知天下，手中开梅花，你不会一掌经，纵然学了梅花秘宗又有何用？”

“那张天师为何不教我？”我大惑。

司马空说：“张天师临终前有遗嘱，说如果你能在他

逝后，摒弃杂念，留在他身边七天，就让我收你为徒，将一掌经传给你。”

张天师既为世外高人，一定能算得出在他羽化仙逝后我的去留，为何要留下这个悬念呢？我思之再三，忽然明白，古人说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真是自有道理，他能算得出我的去留不假，可这七天里我有如何表现，他是看不到的，他要司马空再观察我七天，以确定万无一失。

由引可见道家戒律的严谨。

我在张天师墓前重新跪拜，认过师爷，又举行了拜师仪式，正式认司马空为师父，学得一掌经。

一掌经就是把天干地支，六十四卦全记在一个手掌之中，以前听评书，常听到“掐指一算”这样的话，以为是故弄玄虚，我学通一掌经后才明白，掐指一算，其实是在手掌里演八卦，洞天机，这是真学问，不是假道学。

我在洞里又住了三天，精心演练梅花易数，在司马空的耐心指导下，很快掌握了掐指演卦的技巧。

司马空在教我一掌经之外，还把易经的各门各派演卦法，各人不同的命理异相讲给我听，其中就提起“终极运”，我把玉儿的情况说给他听，他说玉儿正是“终极运者”，虽不在六道轮回之内，但过了二十岁，每岁一灾，二十五岁为当坎之年，会有一大难，若不及时破解，不疯便癫，就像我们见到的神婆子一样，说的话都是天机，可常人听不懂也不会信。久而久之，只能自生自灭。

我算了算，现在玉儿正是二十四岁，心里不由焦急，问司马空可能算出玉儿的去向，司马空摇头说：“常人都是合卦的，她六道轮回都不在，当然也不在卦里。”

司马空看出我的担忧，说：“你下山去寻找她吧，我给你写一道符，找到她，做了法事，搬去她命里这道坎，就没事了。”

我谢过司马空，又拜过张天师，按路返回遇仙寺。

## 第 374 章：亦真亦梦

我记得自己十天前来寻张天师时，曲曲折折走了很长的路，石径也是苔藓满地，湿滑无比，路的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可是如今走回时，石阶干净平整，两旁山菊花，杜鹃，兰花开得娇艳，一边的悬崖里有涧泉叮咚作响，另一边峭壁上各种鸟儿低飞徘徊，鸣声宛转，我甚至看到一处峭壁上有一株紫灵芝，可惜我够不到。

我暗自感叹这里真是仙境，张天师隐居在此，活了108岁高龄，与这里的灵山秀水不无关系。

转过一丛茂密的桫欂和竹林，再走不远，已经看到遇仙寺的山墙。我回过头去，只见身后的山路和风景已经遁入了云雾之中，我怔了一下，一切都恍然若梦，刚刚经历的一切像是做了一场梦般的一点都不真切。

有时梦是真的，有时现实如梦，仔细考量人生，不过是一次亦真亦幻的旅程，阴和晴，真和假，痛和乐……不过是人生要经历的许多风景中的一种，只要不在某地停留，一切美好不美好的东西，终将都会抛在身后，常留我心的，只有一种风景，叫作触动。可惜的是张天师和司马空对我的触动，只能是一种淋过灵魂的一场细雨，它擦拭不净我的世俗心，因为在山外，揪着我心的人和事太多，我挣不脱。

我走到喧嚣的遇仙寺门前，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都说“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真想自己这十天里是穿过了一条时光隧道，再回尘世，一切都从头开始。

可惜的是阳光明媚，我看到的仍是阳光下那些熟悉的人和事。

桃儿和胡胜都在“仙客来”旅馆等我，看见我，桃儿不顾矜持，冲过来，扑进我怀里，雨打梨花，喜极而泣：“你跑哪去了？吓死我了！”



胡胜一脸的狐疑：“你……没掉悬崖下去啊！”

老韩仍是心存芥蒂：“你还能活着回来？真是不敢想象。”

我比他们更困惑：“到底怎么了？”

## 第 375 章：怪异事件

桃儿说：“十天前，老韩的伙计说你天黑时往遇仙寺后山去了，我们顺着后山的路一直找到悬崖边上，再也没有路了也没看到你……都说你掉万丈悬崖下面去了……”

胡胜说：“我们坐车下到山门，桃儿不放心你，非要回来，回到这里，听说你往后山去了，要连夜去找你，被老韩硬拉住了，她站在寺门口等了你一夜，第二天我们一直找到悬崖，都没见到你，当然以为你出事了……小周，到底怎么回事，这十几天你怎么生活的？不会是真的遇到神仙了吧！”

老韩说：“那天你回来就像着魔似的直奔后山去，我在后面拼命喊你，你连头都不回，我看天还没有黑透，以为你一会就回来，谁知一连十几天都没见你的影子……你要不是遇到神仙，就是遭了鬼打墙了……你是人是鬼？”

我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大半夜回来的，你们会不会被吓死？”

“大白天也快被你吓个半死了。”

“我们那么多人去找了你十天都没找到，你突然回来了，这事真是不可思议！”

不会吧，那条山路一直是通到张天师隐居的山洞口的，他们怎么会找不到？我心里也觉得这事怪异，只是淡淡一笑，什么都没说。

几年后，我去峨眉山看望司马空。老韩已经过世了，他的旅馆也荡然无存，遇仙寺前是新建的仿古建筑。我向

那里的人打听司马空的事，问有没有一个白发老者还在此唱《三世因果经》，人们都摇头，说听说过以前是有这么一个老者，但好几年都没人见过了。然后人们给我讲一个新的遇仙寺传说。

多年前，遇仙寺门前来了一个唱经的白发老者，每天午时在此唱十遍《三世因果经》，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唱完经就往后山去，人们都一直以为他只是个唱歌乞讨的乞丐，有一天，山下来了一青年人，一路尾随那老者到后山，识破了老者原是在此修炼的神仙，神仙要收青年人为徒，但青年人因为不舍得山下热恋的恋人，没有跟神仙走，偷偷从后山跑了回来，那去往后山的路就突然消失了，神仙也就此驾云而去。

我听到这个传说，觉得可笑，我想这肯定是老韩编出来的。

可是令我惊奇的是，我在后山转悠了很长时间，竟真的再也找不到那条通往山洞的路了。

## 第 376 章：日久倾情 1

《易经-坤》六四爻：括囊，无咎无誉。

子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束紧袋子的口，不会有什么坏处，也不去要求好处。顺应上天下地的变化，才能草木丰茂，天地既然合美，坐离其成可也，何须去讨虚名寻烦恼呢！所以易经说，保守一些，不必去在乎得失，小心行止就行了。

引申到做人上就是，人只要开口，就会暴露自己的品性思想，就得有决断，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坤卦本是柔顺之卦，四爻又是中和之爻，所以身处四爻，在上下卦之间，如同人处中游，承上启下，只有不骄不馁，谨言慎行，上下圆通，才能下有支持，上可望五。这是一

个和谐的位置，维持和谐，不去搬弄是非，自然皆大欢喜，虽未得实有得也。

自从我重回到滚滚红尘，桃儿就一直紧我的手臂不撒手，像是一松手，我又要驾云而去一样。我现在已经能洞察她的心事，她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她已经猜出我找到了“了空大师”，取得了真经，这一次下山，我就要从此离开峨眉了。

人的一生又能遇到几个心仪的知己呢？我们相处这么久，彼此一个眼神都可以心领神会，少男少女，青春正好，一见倾心，日久倾情是人的本能，她不欣赏我不会陪我这么久，不留恋我，也不会抓紧不放手，我大病时是她日夜精心照料，我孤独时是她默默相伴身边，我忧伤时是她巧笑顾盼为我驱走愁云，我非草木，更不是铁石，心里深藏的情愫被在这一刻终于被她拨动，再也藏不住了，我轻轻抱住她，在她耳边说：“桃儿，我在峨眉遇到的第一个神仙就是你！”

桃儿一惊，戚然说：“我不要做神仙，我要做一个平凡的女人！”

我懂她的意思，不敢看她的眼睛，撒手说：“峨眉山的的女子都是仙女，不光美丽夺目，而且心底清澈，古人说的好‘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也’，我借用老君的一句话，‘此生足矣’！我能和你相处这么久，真的是此生足矣！”

## 第 377 章：日久倾情 2

“老君说的好，我会照他的话做的。”桃儿坚定地说。

老君说过很多话，我不知道她记住了哪句，只是拉住她的手说：“好，以后要经常去看看老君，他是一个好老头。”

我要去金顶与铉真禅师辞行，胡胜先下山去了，我要桃儿也先下山，她摇头：“你去哪儿我跟到哪儿。”

我玩笑说：“我留在山上出家了。”

“我是你弟子，你出家我也出家。”桃儿寸步不让。

“你要是男的就好了，我带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徒弟满世界的跑算怎么回事啊！”

“你讨厌我？”

“我修炼不够，没有定力。”

“我不要做唐僧的徒弟！”桃儿说完脸已经红了，笑着先向山顶走去。

我们从金顶再回到雷洞坪时，天色已晚，只剩下最后一班下山的车了。我和桃儿坐在最后一排，车上只稀疏坐了不多的几个游客，桃儿静静地看着窗外说：“真希望这车子一直一直地开下去，永远也不要停，或者开进时空隧道……”

我有些疲倦，仰在靠背上很快就睡着了，我想，我也是希望走进时空隧道的，那样我就不用去做痛苦的抉择了。

等我醒来时，汽车已经开进了山下的停车场，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桃儿的眼睛，我竟然躺在她的怀里，她抱着我，一动不动，神情恬静安然。我慌乱地坐起来说：“对不起，我……太累了。”

“你睡得真好。”桃儿柔声说。

司机已经不耐烦了：“你们回去缠绵好吗？我要洗车了。”

我和桃儿窘迫地逃下了车。

我说：“桃儿，你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你家人了，你回去吧，我去你家，晚上把你家的风水调了，明天你们就可以搬回去住了。”

“我陪你。”

“桃儿，听话好吗。”

“你怕我学了你的绝活？”

“不是，孤男寡女多有不便，你就不要去了。”

“我是你弟子，有什么不便的？你当我是一个男人就好了。”

可是你不是男人啊。我心里说。

## 第 378 章：情债难偿

罗家已经几个月没人住了，空宅阴气重，满目生凄凉，站在院子中央，欲隐还现的月光映照得整座宅院阴森森犹如荒坟古墓，疯长的翠竹挟裹着凄风，将地下升腾迷漫的阴气在院子里不停地打着漩涡。

我一眼便看出，那地下的阴气正是在竹林下面。地下水，有热泉寒泉，居热泉之间，家主富贵，若寒泉入宅，煞气难挡，再不即时调理，轻则主人多病，重灾运衰有灾。像罗家这种阴阳争宫的风水局更是杀机重重。

桃儿打了个寒战说：“好冷啊。”

我说：“你去小店里多买些红烛来。”

我怕桃儿抵挡不了阴气的侵袭，故意支开她。

等桃儿走后，我打开房门窗户，将所有的灯都开开，又找了些木柴，在院子里生起火，使得宅院在顷刻间变得生气勃勃。我动手将竹子除掉，在原地掘尺二坑一个，写了道符，用从山上带来的灵石压在坑底，念了法咒，细心掩好。然后重新调正九星，定好九紫右弼星位，只待天明将厨房迁移重建就万事大吉了。

桃儿这时也满载而归，不光买了许多红蜡烛，还买了酒菜。

桃儿问我：“红烛怎么用？”

“你去把房间都打扫干净，在所有的房间都点上蜡烛。”

我把剩下的红烛在院子里布满，桃儿趴在楼上的窗前

叫我：“天一，你上来看，太美了。”

这时，天上的月亮冲出云层，皎洁无比，院子里红烛高烧，一派喜气。此时此景，自然是美不胜收。

收拾好房间，桃儿在堂屋摆上酒菜，给我斟满酒，双手举到我面前，笑吟吟地说：“良宵美景，但愿年年有今日岁岁似今朝。”

桃儿目光流转，柔情似水，被那烛光一映，就像是桃花初开，雨后莲蕊，让我心旌摇动，不敢直视。

我匆匆喝完一杯酒，吃了些菜说：“桃儿，不喝了，早点休息吧，你回你的房间，我在这沙发上将就一宿。”

桃儿仍是倒满酒，也给自己杯中添了酒：“我怕是明天醒来，你又不见了，不如今天一醉方休。”

“你说什么傻话，既有开宴日，自有散席时，醒了醉醉了醒的不过是折磨自己，还是罢了吧。”

桃儿笑而不答，转身上楼，灯影一晃，她的背影消失在转角处，我不由怅然若失，明白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孩的。不是心里负了一份重重的感情债，我何必这样为难自己。

爱情这东西说起来美好，真正临头，没有一颗坚强的心竟然不能承受。

## 第 379 章：红烛高烧

我端起酒杯，在心里说，玉儿，你在哪里，我想你了，等着我，不管千山万水，我一定要找到你。

我连喝了两大杯酒，还要去拿酒瓶，手却被捉住，抬头看到似是玉儿站在面前，轻纱薄裙，翩然若仙：“你不说酒醉酒醒的不过是折磨自己吗？为什么要喝这么多？”

我努力让自己清醒，讪笑着说：“这酒劲真大。”

桃儿把我拉起来，牵我上楼。我站住说：“你要干什

么？”

“我还能吃了你吗？看你紧张的，你上来就知道了。”

我被桃儿连拉带拖跌跌撞撞地进了她的房间。

她的书桌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桌子中间摆了一张菩萨的像，还在香炉里点了三支香，香炉两旁是两只跳动着火苗的红烛。

我问：“你做什么？”

桃儿把手指竖在唇间，让我不要出声，然后拉我在桌前站好，轻声说说：“鞠三个躬。”说完自己先弯下身去，鞠起躬来。我不知她搞什么名堂，呆立不动。

桃儿撒娇说：“你鞠躬嘛。”说完将手搭在我的背上，使劲地让我低头，我被刚才一阵急酒催得头重脚轻，招架不住她，只得顺从。

桃儿看我的丑态却不笑，双手全十，一脸虔诚说：“观世音菩萨在上，您老人家慈悲心怀，亲手牵就周天一与罗桃儿的千里姻缘，桃儿祈求您慧眼如炬，于此时此刻见证周天一与罗桃儿喜结百年之好，桃儿日后一定好生侍奉您老人家……”

我听明白了桃儿的话，叫道：“桃儿，你开什么玩笑。”

桃儿静静地说：“这是我在金顶请来的菩萨，铉真禅师给开过光的，我说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终身大事，岂能儿戏，来，再拜一拜该入洞房了。”

我被桃儿的举动弄得哭笑不得，转身往外走说：“桃儿，你喝醉了吗？”

酒醉的人都喜欢说别人喝醉了，此时我不知道我们两个究竟是谁喝醉了。

桃儿从背后抱住我，温柔地说：“我们已经拜过天地了，我从此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你跑不掉的。”

“桃儿，我懂你的心思，这世间像你这样一尘不染的女孩子不多了，如果说我不动心肯定是假的，可是我不能

够贪心，因为曾经有一个女孩，被我深深的伤害过，我没资格再去接受你的爱了。”我真诚地说。

桃儿喃喃地说：“你不要再说了，老君说的对，自己喜欢的就要去努力争取……我不管以前也不去管以后，我只要今晚，我要做你的老婆。”

## 第 380 章：茅山法术

世上劝人的话有千种万种，可是人们都如风过耳，很少有从善如流的，老君一句话，桃儿就信了，就做了。

我突然怀疑，老君是否会茅山法术，他故意给桃儿与我下了盅。我知道茅山法术是一种非常可怖的巫术，在南方一些土著居集的地方很盛行，如果两个人定下亲事，女人的会给男人降下咒语，或是让其食入某种神秘的药物，男人如果远走不归，背叛了女人，咒语或是药物就会发挥威力，让男人百虫噬心，最终全身腐烂而亡。男人只有忠贞不渝回到女人身边，女人给他解了魔咒，或是喂下解药，男人才会没事。

我说：“桃儿，我头痛，你在酒里下了药吗？”

“是的，我下了断肠散，你要出了这间屋子，就会死，死，你怕吗？”桃儿的脸贴在我耳边，吐气如兰说。

“我不怕死，就怕求生不能，求死不成，桃儿，你饶了我吧。”我哀求道。

“爱一个人就没有饶这个字，饶了你就是对爱情的犯罪。”

“可是我不能接受你的爱，如果接受了就是对玉儿的犯罪。”

“你说过你只是心疼她，你没有爱她啊，以后世上会多一个心疼她的人，不好吗？”

“桃儿，我，我……我是爱玉儿的。”



“你可以去爱任何一个人，可是并不妨碍我爱你，我以前从没有爱过任何人，不懂得什么是爱，现在我知道了，爱情就是一种毒药，我已经喝下去了，你是我的解药，如果你离开了我，我会死去的……”桃儿转到我前面，用嘴堵住了我，热烈地亲吻，让我干渴的嘴唇更加干渴。

她身上的热量，她唇舌的狂热，她澎湃的激情，几乎将我烤干。

可是我不能，她的爱不属于我，我重重地推开她，闪到门外，关上门，手拉着门的拉手对她说：“桃儿，对不起。”

屋内传来桃儿的啜泣声，令我心如刀绞，进退两难。

过了一会儿，我忽然听到有开窗子的声音，我心里暗说不好，忙开开门，桃儿立在窗前，回头看着我，说：“我说过你是我的解药，你不会让我死的对吗？”

我冲上前拥住她说：“桃儿，你别做傻事。”

桃儿心满意足在躺在我怀里，用细细地手指抚摸着我的脸说：“我不会，我就是想好好看看月亮，我要记住这个夜晚，我的爱情之花在这一夜绽放，也在这一夜里凋谢，天一，我不为难你，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也要像心疼玉儿那样疼我好吗？”

佛说：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我体会到的却是心灵被烧灼的痛楚。

## 第 381 章：不辞而别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画好一张图纸，着重标好灶口、厨房门窗的位置，放在桌上，听听楼上桃儿还没有起床，拿好行李，悄悄推开房门，走到了大街上。

我怕见离别的场景，更怕再看到桃儿泪光流离的眼睛，所以没有去和桃儿告别。

街上早起的行人很多，远远地可以看到老罗的早点摊子已经摆了出来。不用多久，他们一家又可以恢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一家人，只要能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粗茶淡饭就是最大的福。

现在我已完成了肖衍四的夙愿，我终于可以回家过平淡的日子了。

想起父母，我更加归心似箭。

我去胡胜住的宾馆告别，他陪我在山上呆了很久，不辞而别总是过意不去。

胡胜问：“小周，这里的事办完了，你要去哪里？”

“我回家啊，很长时间没回去了，想爹妈了。”

“是啊，我也想家了，很长时间没吃猪肉炖粉条了，馋了。”

“谢谢胡大哥陪了我这么久，回去替我也谢谢赵市长吧。”

“客气啥呀，兄弟嘛，对了，哥有个不情之请，兄弟能否帮我个忙？”胡胜说。

他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是兄弟，有事不用客气，现在突然来个不情之请，这倒让我无法一口回绝了。

“胡大哥也别客气，你说说看。”我言不由衷，真怕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和你一起去看伯父伯母好吗？”

“这个——”我看他很真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胡大哥，你不是说馋猪肉炖粉条了吗？要不这样，你先回东北，有机会我邀请你去我老家玩几天。”

“小周啊，咱兄弟这一别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上了，不瞒你说，我在那政府大院混了二十多年，每天迎来送往，看得都是虚伪的面孔，厌了，这一回出来这么久，又遇上你这么一个好兄弟，我真不想再回去了，正好借赵头给我特批的假期，我干脆假公济私一回，多玩几天，把

你送到家我再回去，怎么样，成全了哥吧。”胡胜笑容可鞠地说。

都说是东北人豪爽，这回真是见识了，他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只得点头同意。

我和胡胜赶到汽车站，登上了去成都的汽车。

## 第 382 章：永无落幕

胡胜问我：“桃儿没来送你？”

我看看外面人流如织，都是陌生的面孔，能于千万人中，和一个本是陌生的人相处几个月，真是是一种天意，可是我却逃也似的不辞而别，想想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能看出来，桃儿这女孩的心都在你身上了，如今这样痴情的女孩可不多了，你可要抓住，千万别错过啦，”胡胜说：“记着，你们结婚时要请我喝喜酒啊。”

“结婚？不，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我长叹了一口气说：“错过了也不一定是错，拥有了也不一定是对。”

“你说什么错对的我不懂，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可以做老婆的女孩，那天，就是你独自留在山上那天，她都到山下了，非得不顾一切地又回山上找你，听说你去后山了，还要连夜下到后山去，要不是我和老韩死命拦着，她一个人也敢去，你失踪了十天，她去了后山十几趟，还要拿钱让老韩找人下到悬崖下面去找你，可是出再多的钱也没人敢下去，她就坐在悬崖边上哭，看了那叫人一个难受，你这小子没良心，还在这给我整对啦错啦的，错过这么好的女孩你后悔去吧。”胡胜数落我道。

我瞪大眼睛：“你怎么早没跟我说？”

“我看你们一直那么亲密，还以为你们恋爱着呢，要我多嘴？”胡胜说。

我不由伤感起来，也许我真的是错了。

我听到后面的座位上有人掩嘴而笑，笑声很熟悉。

我和胡胜同时回头去看，竟是桃儿坐在后面。胡胜看了我一眼，不满地说：“兄弟，你要你哥，桃儿，你和小周学坏了，枉我替你担心。”

桃儿做了个鬼脸说：“胡大哥，不怪我，是他坏不是我坏，他扔下我一个人偷偷跑出来的，要不是我在这里一班车一班车地守着，真就错过了。”

我脸一红说：“桃儿，你怎么来了？”

“你是我师父，还没教我本领呢，我当然要跟着你。”

“我回家，你跟着我干嘛？你爸妈知道吗？”

“我爸说你救了我们全家，无以回报，所以让我来送送你。”桃儿说：“怎么啦？怕我缠着你？放心吧，我把你送到家就回来。”

胡胜听明白了怎么回事，乐不可支，站起来对桃儿说：“你坐我这吧，好好收拾一下他。我坐后面看戏，真不错，在山上看了一场戏，现在又开始演续集了。”

## 第 383 章：看戏入戏 1

人生就是一场戏，难得有旁观者，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看得懂别人的游戏呢？

汽车在一个小站一停，上来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青年，手里还提着一个公文包，“眼镜”把公文包往行李架上一放，扫视了一下车里的人，从衣袋里摸出一黑一红两支铅笔，在手指间绕来绕去的玩着花样，顿时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他对坐在旁边的一个乘客说：“闷坐着多没意思，玩个游戏吧。”

说着，他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条软的量衣皮尺，用手折了一个圆圈，然后在红、蓝两支铅笔上飞快地来回套了几

下，将皮尺套在其中一支铅笔上，又飞快地用皮尺把两支铅笔都缠绕起来，对那个乘客说：“试试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看你能看准皮尺到底套在哪一支铅笔上吗。”

第一个回合下来，那个乘客看准了，又试了两次，那个乘客也看准了。车上的人都觉得好玩，都探了身子过来凑热闹。

一个包工头模样的人说：“这样干玩多没意思，不如带点彩头，我押 5 块钱，我看准了你输给我 5 块钱，我要输了我给你 10 块，怎么样？”

“眼镜”挠了一下头，腼腆地笑了说：“不许赖帐啊。”

有个胖子接茬说：“这么多人作证，哪能赖帐，我也玩，我押 5 块。”他的话音刚落，立即有更多的人积极响应，纷纷加入了赌局。

胡胜的赌瘾也被调了起来，看了几个回合后，蠢蠢欲动。

这时“包工头”掏出一百块钱一拍说：“5 块钱没啥劲，我押 100 块。”

“眼镜”瞟了“包工头”一眼说：“我只是做个小游戏，逗大家开心取乐，不玩这么大的。”

“包工头”一听此言，嘲笑说：“你没有钱就不要做庄家了，趁早把摊子收起来算了。”“眼镜”反唇相讥道：“你又能有多少钱？有本事你来当庄家！”

“包工头”一听对方说他没有钱，气得脸都紫了，他一下把手中的皮包拉链扯开，露出装得满满的百元大钞说：“老子别的没有，就是有钱，不就是玩嘛，多大点事儿。”

## 第 384 章：看戏入戏 2

“包工头”一边说，一边递给“眼镜”一张百元钞票，

夺过他手中的道具，“我出钱买下这个庄，你们来下注，不管有多大我都接着！”说完，便学着“眼镜”的样子，开始练习套铅笔。

“包工送”套铅笔的动作显得很笨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新手，“眼镜”在一边看着，显得十分不甘心，嘟囔道：“钱多烧得吧你，就你这个玩法，不输死你。”

有人低声说：“暴发户，钱来得容易，输点算散财了。”

一个老大妈好心提醒“包工头”说：“你这不是糟蹋钱嘛，你套这么慢，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不输才怪。”

“包工头”大大咧咧地说：“不就是一点小钱吗，我又不是输不起，图个热闹嘛。”

经过这番闹腾，车厢里的气氛空前热烈起来，“眼镜”在套铅笔的时候，一则是手法熟练，动作很快，大家看不清楚，二则是赌注不大，车上的人们也没有多少兴趣参与，而现在这个“包工头”摆明了是一个花钱找乐的冤大头，他的钱不赚白不赚，于是，很多乘客开始跃跃欲试了。

“包工头”练了一会儿，自己觉得比较熟练了，就准备开始坐庄。他先警告“眼镜”：“你只能自己下注，不准告诉别人，否则不算！”接着，他先将皮尺在两支铅笔上来回套了几下，然后套中其中的一支，并迅速将软皮尺缠绕在两支铅笔上，就对乘客们喊道：“下注了，下注了，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了，买一赔二了。”

其实，根本不需要“眼镜”提醒，大家都看清楚了，软皮尺套是在红铅笔上的。胡胜离“包工头”近，看得真切，捅了捅了我小声说：“他输定了，傻子也能看清楚他套得哪根铅笔。小周，玩一把试试，肯定赢。”

胡胜的话音未落，一个坐在车后排的男青年挤了过来，掏出500元钱大声说：“我买500块红铅笔！”

接着，陆续就有乘客下注了，都是下在红方，有的下200块的，有的下500块，很快，赌注就累计到了六千多块钱。“包工头”看到所有的赌注都下在红方，急得头上

的汗都冒了出来，他急忙说：“好了好了，不要再下了，现在我来开庄。”“眼镜”却一把拦住他，顺手抢过“包工头”的皮包，扔到了车厢的行李架上说：“你不是说下多少你都接着吗？现在把你的包扣在那里，免得你赖帐。”

### 第 385 章：看戏入戏 3

看到这种情形，胡胜已经坐不住了，催我说：“小周，你玩不玩？稳赚不赔啊，你不玩我可下注了。”

我肯定是不赌的，但是我感觉不太对头，于是飞快地在心里用梅花易数起了一卦，用卦克体卦，凶。未待我细解卦语，胡胜已按捺不住，掏出一万块钱塞到“包工头”怀里说：“我押一万块。”

桃儿惊呼：“你疯了——”

我说：“胡大哥，你别……”

“包工头”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已经一把将钱抓起来，旋即将钱装进裤兜里，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说：“如果输了我可赔大了。”

“眼镜”马上逼着“包工头”开庄，于是车上的几十双眼睛一齐盯在了“包工头”的手上。

“包工头”嘴里念叨着“天灵灵地灵灵”慢慢松开了软皮尺，到了最后，皮尺却赫然套在蓝铅笔上，车上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包工头”兴奋地把手中的铅笔、软尺等物一抛，叫道：“真是财运来了挡不住！”

“眼镜”一边大声喊道：“你出老千！”一边冲过去要打“包工头”，“包工头”吓得往车门方向跑去，就在这时，先前那个胖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司机身旁，大声喊道：“快停车，后面打起来了，要出人命了，快停车开门！”

司机急忙把汽车停下，打开车门，“包工头”就势跳下车，拚命地逃跑，“眼镜”和胖子还有几个人在后面紧

追，转眼间，一行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事情发生的突然，车上的其他乘客一时都没有弄清怎么回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跑下车去的人还没有回来，乘客们这才发现上当了。胡胜急忙打开“包工头”留下的黑皮包，仔细一看，原来除了表面上几扎钱上有一张真钞以外，其余的全是切得整整齐齐的废报纸。

胡胜捶了一下脑袋说：“妈的，老子玩了一辈子的鹰，没想到让鹰啄了眼啦！”

我嘲讽道：“你不说要看戏的吗？怎么忍不住亲自登场了。”

“小周，我被人骗了一万块钱，你还幸灾乐祸，你是不是兄弟！”胡胜生气地说。

我说：“那一万块钱本来就不是你的，只是还回去罢了，你没亏什么呀！”

胡胜叹了口气，无言地垂下了头。

## 第 25 卷

人能降临世上就是福，坎坷磨难不是苦难，是包裹在福外面的一层油纸，因为福是很脆弱的，露在外面会弄脏会淋湿，人如果不懂得剥去生命里的包装纸，就永远看不到藏于生命里的美丽和惊喜。

## 第 386 章：情义深深 1

我们一行三人在傍晚时分到了家。

出租车一直开到家门口。门口有很多人在聊天，村子



里的人吃完晚饭都习惯到我们家门口乘凉聊天。村子里的大事小情也都是在这里传播出去的。

我父亲喜欢在晚饭时喝两盅，他出来乘凉时人差不多都要散了。自从他得了哮喘病后，医生不让他喝酒，可是没人能管得住他。他有他的哲学，他说，人的嗜好不能治病，可是如果把嗜好戒了，一种病就会变成许多种病，我喝酒就是为了养着这一种病，不要再生出其它病来。

我和村里人打完招呼，进了家门，父亲正一个人在喝酒。

我说：“爸，你又在喝酒，用郑巨发那个方子是不能沾酒的。”

父亲看到我很高兴，说：“你小子一年多不回家，一回家就想管我。”

父亲看到胡胜和桃儿，停顿了几秒钟招呼他们坐下：“饿了吧，快坐下吃点东西。”

我给父亲介绍完胡胜和桃儿，问父亲：“我妈呢？”

“郑巨发又寄药来了，村长从镇上给捎了回来，你妈去村长家取药了。”

胡胜一点都不见外，找了杯子倒满酒说：“大叔，我陪您喝几盅。”

父亲打量了一下胡胜说：“看年龄我比你大不了多少，你别叫我大叔，叫哥就行。”

农村人质朴，对称呼很讲究，父亲觉着让胡胜叫叔是占了他的便宜。

“那哪行，我和天一是兄弟，当然得叫您叔了，来，我敬您一杯。”胡胜很恭敬地说。

父亲把杯子里的酒喝了，转而问桃儿：“你是老胡的朋友？”父亲叫胡胜老胡，还是把他当平辈看待。

胡胜接话说：“叔，小胡，您老千万别叫我老胡，我可受不起，桃儿不是我朋友，是天一的女朋友。”

“女朋友？怎么回事？”父亲盯着我问。

我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胡胜还在自作聪明地想讨好我父亲：“女朋友就是未婚妻，对了，您老见了未来的儿媳妇是不是应该给个见面礼什么的呀？”

父亲把筷子朝桌子上一拍，盯着我问：“什么？未婚妻？那玉儿呢？”

胡胜被父亲的气势吓住了，他不知道我父亲因何突然变脸，顿时手足无措起来。

我说：“爸，不是，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个屁，把人都领家里来了还解释什么？你眼里还有老子吗？”父亲越发地愤怒起来，一激动又喘上了，脸憋得煞白。

桃儿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无辜地看看我，小声说：“叔，您不要怪天一，都是我不好。”

“你哪里不好？我儿子不守道义，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我不怪他还能怪谁？”父亲完全失去控制怒斥道。

## 第 387 章：情义深深 2

我理解父亲的心情，他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既然已经承认玉儿是他儿媳妇了，当然容不得我朝三暮四。

桃儿泣不成声。

胡胜不知道玉儿的事，被弄得摸不着头脑，一时也不再乱插话。

我说：“爸，是这么回事，玉儿和桃儿都不是我女朋友，上次我没说清，这次是你误会了。”我想既然事情已经弄到这份上了，不如干脆挑明吧。

“你说什么？你念了几年大学书都读到狗肚子去了？什么没说清？什么误会？玉儿在我们家等了一

年多？你说没说清？她侍奉我和你妈一年多了，你说她不是你女朋友？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滚！”父亲怒不可遏道。

这回轮到我摸不着头脑了，我茫然地看着父亲问：“爸，你说什么？玉儿在我们家一年多？”

“是谁回来啦？是天儿吗？”母亲人未到声先到，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母亲进了屋，身后跟着一个女孩，正是玉儿。

母亲看到屋内的情形不对，问：“怎么啦？老头子，你这是干什么？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发什么神经！”

“你自己问你生的好儿子去！”父亲喘得令人心焦。

玉儿走到父亲身后，轻轻地顺着他的后背说：“爸，您身体不好，有事慢慢说，千万别生气啊。”

我吃惊地瞅着玉儿说：“玉儿，你叫我爸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桃儿看到玉儿，又听玉儿叫我父亲“爸”，忽地站起来，冲我吼道：“周天一，你这个骗子，我恨你！”说完跑了出去。

胡胜嘴了咕哝了句：“我的妈唉，周天一，你是这演得哪出啊！”忙不迭地追了出去。

玉儿平静地说：“爸，妈，你们先别生气，听我把话说完，这事都是我的错，要打要骂你们冲我来，和天一没关系。”

玉儿把第一次来到我家，我们假装是恋人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母亲拉着玉儿的手说：“你们是假的，我和你爸是当真的，定亲信物你已经收下了，爸妈也叫了，你这个儿媳妇我们认定了，孩子，你放心，有我和你爸给你作主，谁也别想撵你走。天儿，实话给你说，儿子我可以不认，这媳妇我是要定了，你自己惹得祸你自己去处理妥了。”

玉儿笑着说：“妈，你老人家放心，我不走，我没爸没妈没有家，能去哪里？我是来给你们二老做闺女的，我要侍奉你和爸一辈子，天一有他的选择，我不会赖着做他媳妇。”

“这事不由你，我还没死，这个家我说话还算数。”父亲说。

我有些傻了，看他们亲密无间，并肩战斗的样子，我感觉自己突然成了外人。

我问母亲：“妈，玉儿在咱家，为什么我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告诉我？”

“我想告诉你来着，玉儿不让说，她说你的工作很重要，让你在外面好好干工作，说要是告诉你了怕你分心，万一丢下工作跑回来怎么办？我要早知道你在外面当陈世美了，就是你去造原子弹了我也得把你揪回来！”

我想起来了，上次往家里打电话，母亲说过让我回家结婚的，可惜我没有往深了想。

我说：“玉儿，你真傻啊，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你少花言巧语，你心里要是有玉儿，会又领个女人回家吗？”父亲喝道。

玉儿说：“天一，你不要误会，我已经没有非份之想了，我到你家来就是要给爸妈做闺女的，你忘了我说过话吗？我说我做不成你老婆，一定要做爸妈的女儿……你不会赶我走吧？”

“玉儿，你也误会我了，桃儿是我在峨眉山遇到的，她救过我的命，虽然她对我很好，也说喜欢我，可是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心里有你，我发誓一定要找到你，我要娶你，是我太笨了，没想到你竟然来我家了，这就是天意，

你放心吧，我会和桃儿解释清楚的。”我诚恳地说。

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的眼睛一亮。母亲对父亲说：“我就说嘛，我生的儿子肯定不会是陈世美。”

玉儿眼圈一红说：“天一，谢谢你，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我不配做你老婆，我就想做你妹妹，做爸妈的女儿，你要再说娶我的话，我就离开。”

我说：“玉儿，你还不原谅我？要说不配是我不配你，是我犯了错连累了你，我已经明白了，你对我的重要……”

#### 第 389 章：情义深深 4

“你不要再说了，天一，我已经打定了主意，谁也改变不了。”玉儿坚决地说。

“玉儿，你说过爱我的，你说过的话忘了吗？”我说。

“我没说过。”

“你说过，你在‘川奇火锅城’门口的雪地上写过一首诗，我以前太笨，没有看懂，可是自从你离开大都会我一直再想，终天懂了诗里的意思，”我轻声诵那首诗：“玉宇琼楼瑶池雪，爱怜人间烟火色，天上神仙都不羡，一心修得因缘分。这是一首藏头首对吗？你说‘玉爱天一’。”

玉儿轻叹一声说：“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我叫：“没过去，我现在正式向你求爱。”

这时胡胜把桃儿追了回来，桃儿的眼睛已经肿了，她对屋里所有人鞠了一个躬说：“对不起，桃儿给你们添麻烦了，天太晚了，我没地方可去，先在你们家借住一晚，明天一早我就回去，不会再打搅你们了。”

玉儿从脖颈上摘下玉坠，牵过桃儿的手放在她的手心里说：“桃儿，你误会我和天一了，天一觉着我从小没爸没妈是心疼我，我现在有爸也有妈了，有人疼了，这个是咱妈给她未来儿媳的，我说过替天一暂时保管的，现在可

以完璧归赵了。”

桃儿拚命摇头：“不，你不要说了，玉儿姐，你要赶我走，我现在连夜就走。”

玉儿笑着说：“桃儿，我能看出你对天一的感情，有你这么爱他，我就放心了，爱就是爱，要抓住，我现在有个家已经知足了，不会再要别的，我为你们祝福！”

父亲叹道：“作孽啊！”转身进了卧室。

桃儿和玉儿两个人，一个眼里噙着泪，一个脸上挂着笑，看得旁人无不唏嘘，母亲看着两个女孩在推让着那枚祖传玉坠，也没了主意，把求助的目光竟然投向了胡胜。

胡胜干笑着说：“别看我呀，古语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还是天一自己处理吧。”

我走上前，对桃儿说：“桃儿，对不起。”

桃儿把脸转向一旁，泪水断线珠子一样落下来：“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母亲接过玉坠，重新给玉儿戴回去说：“玉儿，什么东西都可以让，这事可没有让的，你听妈的，就做妈的媳妇。”

母亲又攥着桃儿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桃儿姑娘，你也是个好孩子，可惜天儿没福，你别怪大妈心硬，大妈虽然不懂你们什么情呀爱的，但大妈懂得做人得有始有终，要是天儿薄情寡义你也不喜欢他，他和玉儿好几年了，你就成全他们两个吧，天儿千错万错都是大妈的错，大妈替天儿给你赔不是了，咱娘俩也算是有缘，你要是不嫌弃大妈，我就认你做干闺女，我像待亲生女儿对你，你看成不？”

桃儿扑到母亲怀里，哭得不可开交：“妈——”

一天的云彩散尽，父亲从卧室走了出来说：“天儿他妈，去做菜，重新摆席。”

玉儿从大都出来一直住在我家里，对大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我很想告诉她孙发财死了，因为那是她的仇人，如果她心里有仇恨的话，现在可以放下了。可是我怕提起那个流氓的名字，会勾起她痛苦的回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伤害她的那个人是灰飞烟灭了，可是伤口还在，我再去揭开她的伤口，那与孙发财何异？

我把在峨眉山的传奇经历给她讲了一遍，讲到我差点病死，灵魂如何附到了桃儿身上，桃儿如何精心照料我时，玉儿说：“你们是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的，如果不是我在，你和桃儿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我说：“玉儿，没有如果，我只相信宿命，我们在一起是天意，任何事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命运的安排。”

“可是你讲过，知命懂命就能改变命运，命里既然有一个阻碍运的楔子，拔掉就可以了。”玉儿是不怎么相信宿命论的，她的命那样苦，她都当成是乐，从不肯相信宿命。她说上天能给我一个生命，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还有那么多没能降临到世界上的生命呢！他们的苦分一些给我，不是很公平吗？

人能降临世上就是福，坎坷磨难不是苦难，是包裹在福外面的一层油纸，因为福是很脆弱的，露在外面会弄脏会淋湿，人如果不懂得剥去生命里的包装纸，就永远看不到藏于生命里的美丽和惊喜。

玉儿懂得享受剥去包装的快乐，所以她时时快乐，没有苦难可以把她难倒吓退。

我没听懂她话里的意思，说：“以后你的生命里不会再有楔子了。”

玉儿又笑，与以往不同的是，我能看出她笑里的苦涩。

我拿出司马空交给我的符，为玉儿做法事。我转过身去，让玉儿脱掉上衣背向我，玉儿顺从地把衣服脱了下来，灯光下，她的肌肤洁白光滑，温软如玉，后背上两颗硕大的连环痣，颜色暗紫，如白玉上的瑕疵，非常醒目。一痣伤运，双痣伤气，连环痣在劫，常看到大街上有人用医学手法祛痣，多为美容，对人的运数没有任何益处。

我将符遮在玉儿的痣上，连念了三遍金光神咒。道家法咒去劫不去痣，法力可让邪痣慢慢枯死，失去动能，以防止邪气伤官。

### 第 391 章：六根不净

正一道和全真道的不同之处就再于正一道擅修符咒，符咒出可惊天地泣鬼神，世人不知道家功夫玄妙，只以为是装神弄鬼。不修法不知法之神奇，《清静经》说：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降本流末，而生万物。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道家咒语其实念得就是心经，心得清静，则百邪不侵。

玉儿穿好衣服，说：“天一，你修佛修道通神通鬼，本该是六根清静之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女孩子喜欢你？”

我说：“唐三藏不也是差点情陷女儿国吗？”

“我要是那女儿国的国王，倒情愿变成一袭袈裟，陪唐僧一路风尘。”玉儿叹道。

“人只要有血有肉就戒不了情欲，佛道都一样，他们普渡众生本身就是动了情欲，无为就是什么都不为，真正做到无为才算得上六根清静。”

“我想试试……”玉儿幽幽地说。



我不以为然，当她在开玩笑。

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说：“我刚才查了一下皇历，又合了你和玉儿的八字，后天正是黄道吉日，正好你的朋友也在，把你们的婚事办了吧。”

玉儿是“终极运”者，她要到二十五岁才可成婚。

我说：“爸，这太仓促了，我要给玉儿一个隆重的婚礼。”

“怎么才叫隆重？自己喜欢就是隆重，三天的时间也够了，你寄回家的钱我都给你攒着呢，明天你带玉儿去城里照结婚像，再多给她买些衣服，我和你妈明天给你收拾婚房。”父亲的计划有条不紊。

“为什么这样急？她现在都住在咱家了，你还怕她跑了不成？”

“我不怕她跑，怕你小子跑，今天带一个桃儿回来，明天带回来一个花儿什么的，那玉儿可真要跑了。”父亲没好气地说。

我解释说：“爸，你听我说，我不是不想结婚，是因为现在不能结，我说了你可别生气。我大三那年就从学校出来了，认了一个周易高人做师父，这几年潜心研究易经和道家的法术，也算是小有成就，现在是大都市易经学会的副会长，我前些日子刚从峨眉山学了梅花易数秘宗，我现在的师父司马空断定玉儿是‘终极运’者，在二十五岁之前是不能成婚的，所以，我想等明年和玉儿结婚。”

父亲又惊又气：“你说什么？你早就休学了？你现在干了算命先生？”

## 第 392 章：夜长梦多

“算命先生有什么不好？再说了我和那些街头打卦算命的不一样，我研究的是学问。”我分辨说。

“这算什么学问？学易经我不反对，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你把它当职业？你知道破四旧的时候抓了多少搞迷信的人吗？别看现在是明天，说下雨就下雨，你知道什么时候变天？我老了，活不了多久，你还年轻，一辈子早着呢，找个稳当的工作才是正道，你怎么能干这个呢！”父亲担忧地说。

“大学里现在是把易经当学问来研究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不是迷信，我学这个不是为了给别人算命，是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爸，你放心，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你现在长大了，儿大不由爷，我也管不了你了，爱干啥就干啥吧，只是古语说的好，成家立业，先成家才立业，我不管什么终极运，你后天把婚结了再说。”

父亲这是怕夜长梦多，我如果不答应他，肯定会惹他伤心，可是要按他说的做了，会影响玉儿的一生。

我正左右为难，玉儿进来了，父亲爱怜地说：“玉儿，我想尽快把你们的婚事办了，就按农村传统的风俗办，你喜欢吗？”

玉儿看看我，我轻轻摇了摇头。玉儿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旋即微笑说：“爸，好男儿志在四方，不立业何以成家，我想天一应该趁着年轻把精力先放在事业上，我们还年轻，再等几年结婚也不迟。”

“他那是什么事啊，玉儿，你也瞒着我，他在外面跑江湖算命看风水呢，又不是什么治国定邦安天下的大事，结了婚也耽误不了他。”父亲不满地说。

玉儿帮父亲捶着背说：“爸，古时候君王治国定邦安天下都离不开易经的，他喜欢这份事业自然有他的道理，您就支持支持他吧。”

父亲对玉儿的疼爱溢于言表，只好无奈地说：“玉儿啊，我依你的，不过明年一定得把婚事办了。”

我连忙表态：“一定一定，明年我要和玉儿举行一个

盛大隆重的婚礼，把全村人都请过来，爸，你不是一直想去长城吗？结完婚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

### 第 393 章：完美之爱

出了父亲的房间，我说：“玉儿，谢谢你理解我。”

玉儿是一个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的女孩，我不能把我不想结婚的原因告诉玉儿，怕她会产生别的想法，心里的事多了心事自然会重，人都是因为知道得少才会无忧无虑。

玉儿柔声说：“天一，我可以吻你吗？”

我把她拉入怀里，紧紧拥住她，玉儿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推开我说：“天一，谢谢你。你休息吧。”

第二天我正在睡梦中，桃儿冲进了房间，着急地说：“玉儿走了。”

我睡意正浓，翻了个身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她可能去晨练了吧。”

桃儿一把将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她走了，你看她留给你的信。”

我这才一个感到不妙，顾不上穿衣服，从桃儿手里抢过信来，果然是玉儿的笔迹：

天一：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是的，我又走了，这一回我走得快乐，你不用为我担心。

我来你家里，哦，也是我的家，我只所以逃到这儿来，不是为了来做你的妻子的，是为了做女儿的，我做过了，分享了你的父母之爱，我知道了幸福是怎样一种滋味，这将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我能在今生遇见你是我的造化，能遇到这么疼我爱我的爸妈是我的福，我知足了。

曾经我是那么痴迷地爱着你，梦想有一天你亲手为我披上婚纱，梦想与你牵着手走遍天涯，梦想将我们的生命交融到一起永不分开，可是，那一场恶梦，将我的梦想全都撕碎了。

我爱的人，我要给他一个完美无缺的爱，让他一生待我如玉，爱不释手，心无杂念，我试着忘掉，可是夜夜都会被那伤疤刺痛，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们在一起，你看着我的伤口那种不忍触摸的怜惜，我希望让人疼爱而不是一生怜惜，所以，我选择了再次逃离。

你说的对，这是宿命，是天意，注定我们只能相遇，不能相守，天意如此，我认了。

为你流过太多眼泪的女孩是值得你一生珍重的，桃儿是一个好女孩，她那么爱你，你一定要珍重她。

我还会继续做爸妈的女儿，做完这一生，只是，在你和桃儿没成婚之前，我不会再回来，希望你懂我的心情。

替我向爸妈说声对不起，他们给了我那么多的爱，我却不能当面告别，我会在心里为他们祈祷，为你和桃儿祝福。

不用为我担心，当我累了的时候，我能找到回家的路。

玉儿

## 第 394 章：无懈可击

有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无论人算计的多么精明，计划的多么周密，都是枉然，天意早定好的结果，不会因为你的算计而改变。什么是天意？就是人事物事的运行轨迹，什么是人算，就是人的意志，事物的发展只顺应天机，从来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

我本来已经计划好了，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就去寻找玉

儿，可是没料到玉儿一直就在我家里。见到玉儿我就想，我不再去浪迹天涯了，玉儿停留的地方就是我安身之所，可是玉儿又走了，我还得去继续流浪。

还有一个人，准备了一个无懈可击的计划，可是因为玉儿的变故差一点胎死腹中。

这个人就是胡胜。

他只所以要陪我回家，其实只是他计划的一步，确切地说是赵向前给他设计好的一个方案——把我带去东北。

我回到家，稍做停留后，胡胜会这样说：“小周啊，来而不往非礼也，我陪你回了趟家，你也要陪我去东北走一趟。”

他知道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情，故意用人情来为难我。

这都是赵向前的主意，他看出我不想趟进官场这个大染缸，如果硬要我去东北为他解决困惑，我肯定不去，所以把胡胜留在了我身边，好见机行事。

现在我要去追寻玉儿。胡胜问我：“你去哪里找玉儿？”

“不知道，一路走一路找，两座山碰不到一起去，两个人总有一天会撞到一起的。”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某种预感，因为玉儿临走前和我说过的一些话里已经透露了她的心机。

我说人要做到六根清净很难，玉儿说她想试试。我能感觉出她有看破红尘的意思，所以我决定要走遍全国所有的庙庵，因为只有那种地方才是远离尘世修心养性之所。

“盲目的行走，和两座山有什么分别？不如你先陪我回趟东北，我交待完家里的事后，向赵头要了假，陪你一起去找你的心上人。”胡胜即时修正他的计划。

桃儿将玉坠放到我手说：“玉儿把这个也留下了。”

那块玉小巧玲珑，晶莹剔透，完美无缺，只有戴在玉儿身上才能相得益彰，才能玉人合一。

可是玉儿这一生太多不完美了，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和忧伤，她以为磨难终有尽头，一切都将云开雾散，她要从此保持一个纯洁的心灵，拥有一份完美的感情，一心一意去爱一个人，多美好的愿望。是孙发财那个恶魔扼杀了她美好的愿望。可是玉儿，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完美的，因为你有一颗纯洁的心灵，只要你自己不玷污了它，没有人可以让你的心灵蒙尘。我爱你，不是同情，是真情，也许我会有怜惜，但那是爱怜不是可怜，是珍惜不是惋惜，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表白自己呢？

我很后悔，如果桃儿不跟了来，玉儿也许就不会触景生情，不会那么敏感，我真希望她是误解了我，而不是真的早就对爱情心灰意冷。

我手捧那枚玉坠，如同捧了玉儿的一生在手心，注视良久，百感交集，叹了口气说：“也许我该告诉她的，伤害他的那个人已经遭到应有的报应了，也许，只有揭去伤疤，伤口才能真正的愈合。”

桃儿说：“对不起，天一，都是因为我。”

我摇摇头：“与你无关。”

胡胜和我住在一个房间，他问：“玉儿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我昨天坐了一天的车，又累又困，睡得太沉了。”桃儿声如蚊嘶。

“她一个女孩不会走夜路的，肯定是早起走的，快去追，村里没有到镇上的车，她走不远。”

我推出自行车，刚走出大门，周刚开着拖拉机从外面回来。

我顺便打声招呼：“刚子，这么早干嘛去？”

“干嘛去？你不知道？送玉儿去镇上坐车啊，她说你知道的呀！”

我知道追不上玉儿了，苦笑着对周刚说：“谢谢，我知道了。”

我把玉儿的信拿给父亲看，父亲气得哆嗦：“你去把玉找回来，找不回来你永远不要进这个家！”

母亲抹泪说：“不是都说好了吗？怎么就走了呢？这个苦命的孩子，怎么心事这样重呢！”

我说：“爸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玉儿找回来的。”

## 第 396 章：成人之美

“我不去东北，因为玉儿不可能去那里，所以我没必要去浪费时间。”

“当你散心了，再说了也不差这几天，听哥的，保证让你不虚此行。”胡胜游说我。

“什么对我都不重要，只有找玉儿才是最要紧的。”我坚定自己的信念。

“重色轻友，”胡胜是司机出身，又干了几年办公室副主任，嘴皮子工夫相当厉害：“你不陪我，那我陪你，我好人做到底，反正回去也没办法交差。”

“交什么差？把给押回去交给赵向前？”

“不是押，是请，赵头对你非常器重，”胡胜皮笑肉不笑地说：“别看他不会算命，但他为官多年，对相人术非常在行，他在峨眉山一眼就看出你气度不凡，胸藏乾坤，他在和你聊完后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说一定要想办法把你请过去，好好请教你几个问题，所以把我留下，赵头临走还留下话说，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请到你，如果我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回去了，兄弟，我不难为你，去不

去凭你的心意，反正你不去我一步也不会离开你。”

“谢谢赵市长的抬爱，我现在没心情，不如你先回去，等我心情好了自己过去。”我说。

“你心情不好我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不知道啊。”胡胜一脸的苦相。

这家伙是“软硬刁憨精”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干公差真是不容易，可是我成全了他，必定让自己不痛快，思来想去，有些拿不定主意。

胡胜乘胜追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兄弟，做一回好人睡一年好觉，你就慈悲为怀吧。”

那明明是一个是非之地，我去了能做成好人吗？

我说：“我想睡一辈子的好觉。”

胡胜咀嚼了一番我的话，狡黠地说：“兄弟，嘴在你鼻子底下，腿长在你身上，你先跟我去帮我交了差，到了那里，张不张嘴全在你，要是看情形不妙，你拔腿就跑，飞机票我全报销，兄弟，哥说话算话，绝不食言。”

我被他的巧舌如簧说得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只得同意他的要求。

### 第 397 章：意兴阑珊

我劝桃儿回家，桃儿坚决不肯，她说不找到玉儿她绝不回去。

我心里悻然，却怕言语过了再伤了她，没再坚持。

胡胜大功告成，惊喜异常，先打电话向赵向前报了喜讯。我们一下飞机，赵向前竟然独自开了车来接我们。

赵向前与我来了个热烈的拥抱，夸张地说：“冰城市人民欢迎周大师莅临指导工作。”

我也回敬他官话说：“我是来学习的。”



我们相视大笑。

赵向前对胡胜说：“小胡，你辛苦了，先回家看看吧，听我电话。”胡胜与我们寒暄了一下打车要走，赵向前又嘱咐了一句：“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小周的来历。”

胡胜向赵向前敬了个军礼说：“yes, sir!”

目送胡胜离去，赵向前说：“小周，你们想吃点什么？海鲜还是野味？法国菜还是韩国料理？”

“你太客气了，客随主便吧。”我说。

“让桃儿姑娘点吧，我们学一回绅士。”赵向前说。

桃儿说：“我上大学时吃过韩国料理，挺不错的，冰城要是有正宗的韩国菜，可以去尝尝，天一，你说呢？”

“我没问题。”我表示赞同。

赵向前说：“冰城的韩国菜都是正宗的，我们去‘高丽村’吧，那儿清静一些。”

高丽村在一条树荫浓密的小路上，一路上车少人少看着很偏僻，我想赵向前是怕被人认出来。作为一市之长，每天都在报纸电视上露面，就是躲到乡村也免不了被人认出来。

进了饭店，我才知道，这个高丽村是韩国人开的，到这儿吃饭的也大多是韩国人，赵向前选择这里吃饭，真是煞费苦心。

我们要了一个小单间，赵向前点了很多菜肴，清酒啤酒葡萄酒摆了一桌子。桃儿不喝酒，要了杯咖啡，我也没有多少酒兴，可是赵向前说是我接风，无酒不成席，执意开了瓶清酒要我品尝。

我们两个人干掉了一整瓶酒，赵向前意犹未尽，又一人开了一瓶啤酒，一直喝到意兴阑珊。

回到宾馆，赵向前在我房间里不肯走，一脸的愁容，与他刚才的意气风发判若两人，他苦恼万分地说：“小周，再过几个月就要开两会了，老梁现在逼得紧，让我在两会之前实施他的计划……”

我采取胡胜的办法，对他虚与委蛇：“赵市长，我听说冰城有个文庙，和曲阜的孔庙差不多，那里也供孔子吗？”

“当然，文庙就是北方的孔庙，不单是孔子，他弟子的像也都有的，明天我让胡胜带你去参观一下，”赵向前把话又圆了回来：“你知道老梁设计了一个什么圈套吗？他让我……”

我再次打断他的话：“赵市长，这韩国酒后来劲，我头晕得厉害，你平时都喝这个吗？”

“我平时很少喝酒，今天你来了我也是高兴陪你喝点，”赵向前又把话题绕了回来：“小周，我明白你有所顾忌，你放心，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情，我不会把你牵扯进来，给我指条光明大道你就离开，好不好？”

世上的事都是因为天知地知才瞒不了人的，八卦预测就是从天地那里获得的信息，怎么说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呢？

我说：“自古谋士积虑死，从来算计无好人。”

“这话有几分道理，可是我们不是在这里算计别人，是帮别人，很多人，可以让好人不受其害，坏人有所收敛，当然，你会说我是出于私心，我是为了保全自己，我承认这点，我想多做几年官，我们从小立志，做一番有益家国的事业，如果没有权利，没有地位，志向只能是空想，永远都不会实现。”赵向前说。

“我头疼的厉害。”我说。

“唉，小周啊，抱歉，我为难你了，明天正好是周末，我带在冰城你好好玩玩吧，”赵向前叹息一声说：“你好

好休息。”

看着赵向前寂寞的背影，我忽然有些歉疚，官场中人我见得不少了，不是飞扬跋扈就是颐指气使，官不大僚不小，满嘴假话空话，一心私利贪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全无道德可言，赵向前的官做得也不小了，可是他却没有那些习气，他身上只有书生气没有官气，也许真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是想帮助很多人从倾轧中解脱出来。

我该不该冒一次险呢？

## 第 399 章：政治营销 1

第二天，赵向前并没有来宾馆接我们，他派了胡胜前来。胡胜带话说，赵向前陪同卢思源去接待一个日本来的财团。

胡胜把我和桃儿带到了文庙，一路上他哈欠不断，精神萎靡，明显得睡眠不足。我说：“胡大哥，你没休息好啊，不如我们自己随便转转，你回家接着休息去。”

胡胜愣了一下，笑说：“不回去了，一晚上就把我在峨眉山吃的那些野味全给掏空倒净了，再回家就该剔骨头缝啦。”

我想了一下也笑了：“要不你去宾馆里我的房间歇着？”

“不用歇，我没事，赵头要是知道我撂下你睡觉去了，不得把我活剥了，他的眼里可容不得沙子。去年，接待外地的投资商，市接待处长没把好关，宾馆上了假茅台，客人倒没喝出来，可是那天，赵头一高兴喝了一小杯，回头就把接待处长给捋了，并且在市长办公会上放出狠话，小事影响大节，小错误了大事，谁要影响了冰城的发展，谁就是冰城的罪人，你要敢毁了冰城一件事，我就敢毁掉你一辈子。你说赵头把你都当天神了，我敢造次吗？”

桃儿伸了一下舌头说：“看他和言悦色和蔼可亲的，对下属还这样狠哪？”

“政府机关都是多年遗留下来的拖拉作风，没有铁的手腕也的确玩不转，他上任两年，冰城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成绩摆在那儿，狠出成效来了，没人不服气。”

一个好市长是一个城市的骄傲，胡胜提起赵向前来顿时来了精神。

我试探着问：“知道赵市长叫我来为着何事吗？”

“不知道，赵头做事都是深思熟虑，上来三招谁也看不透他的用意，可是等到最后，才会明白，他打的都是迷踪拳，前面三招可能全是废招，最后一招才是关键的，当然没有前面的铺垫，最后那招也打不出来。”胡胜兴奋地打着手势说：“他一年前就大张旗鼓地造势说要拆安庆大街、长江大街、东江南路等六条街道两旁的房子，说是为了加宽道路，谁都知道拓路没什么政绩还会招来骂声，可他就做，后来还请了南京设计院的专家来论证，又做了一个效果图，放在市民广场让市民评议，到最后，人大出来干预说，一下子拓宽这么多路，拆那么多的房子，太劳民伤财了，建议重新评估这个项目，他还是不理不睬，断续造势，天天报纸电视广播，还亲临现场考察，那架式是非拆不可，弄得气氛非常紧张。今年春天，人大开会只给通过了一条路的工程，赵头却笑了。”

## 第 400 章：政治营销 2

“为什么？”桃儿迫不及待地问。

“其实他根本就没想上马拓路工程，他也知道人大不会通过，他故意把阵势搞得大大的，弄得满城风雨，天下皆知。他的真实目的是，旧造改造。你看文庙后面那片小区，以前是几十万平方的棚户区，几届政府想改造都没实现的，让他一年就给完成了。”

“那和他的拓路工程有什么关系？”我也糊涂了。

胡胜得意地说：“他高就高在这里，你想啊，六条大街拓宽，光拆迁户就是十几万人，这么多人住哪儿？得新建多少住宅楼？他拓路的决心那么大，影响那么大，对谁的触动最大？房地产开发商啊，外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都认准了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纷纷带着现金争着来投资，半年之内涌入冰城的资金在三百亿以上，赵头看准了这些商人的心理，事先声明，来投资欢迎，不提供一平方的土地，拆棚户区建新社区市里大力支持。于是全市的棚户区全被外地的开发商给瓜分了。”

“他这不是拿政府的信誉骗开发商吗？”

“话不能这样说，这不叫骗，叫营销，叫政治营销，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赵头说的。他说商人有商业营销，我们搞政治的也有政治营销，冰城的房地产市场是是潜力的，即使没有六条大街几十万的拆迁户，在冰城改造一百万平方的棚户区，建好的房子也不会有卖不出去的情况出现，冰城的房地产市场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必须得把外地有实力的房地产商吸引进来，用他们的资金来帮助我们加速棚户区改造。事实证明，他这一步走对了，本来五年都不一定能完成的工程，他两年就可以完成了。”胡胜说。

听完胡胜的描述，我对赵向前的好感又增加了许多，可又不免疑惑，以他的智慧，会找不到解决卢思源与梁在道之间的矛盾吗？难道真的是当局者迷？

我们在文庙拜完了孔子，胡胜又带我们去了几处名胜古迹参观，一路上仍是滔滔不绝讲述赵向前的故事，每讲一个他的事迹都要夸奖一番，讲得多了，我就警觉起来，我问：“你怎么净讲赵向前的好话？是他安排的吧？”

## 第 401 章：政治营销 3

胡胜连连摇头：“不是不是，赵头从不让别人宣扬他

的政绩，他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的夸奖是勉励，身边人的夸奖是阿谀奉承，前者的夸奖是自己不断提高自己执政水平的动力，后者的夸奖是麻醉自己政治敏感的毒药，人要想保持清醒头脑，就得管好身边人向自己身上泼蜂蜜的嘴。”

我说：“你这还不叫夸奖啊？你的嘴里流出来的可不止是蜂蜜，还有白糖啊。”

胡胜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这是真情流露，不是刻意地奉承，有的官你想奉承也找不到闪光点啊。”

我看到到处耸立的塔吊和繁忙的建筑工地，相信胡胜没有说假话，他也犯不上与我说假话，我一介平民，冰城过客，左右不了赵向前的仕途，影响不了冰城的发展，好话坏话在我这里不过是清风过耳，但说之但听之，都是无关紧要的闲话。

如果赵向前真的安排胡胜多讲一些他的政绩的话，那也是为了让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目的当然还是想让我帮他度过眼前的危机。

作为一个市长，他的旧城改造计划能藏一年之久，而胡胜是他的前任司机又是专职为他服务的办公室副主任，竟然都不知晓，可见赵向前的心多么深，可见他是多么的孤独，也可见他并没有把胡胜当成自己的心腹。或许这正是他心底无私的原故。

晚上，赵向前还在陪日本人，胡胜请我们去吃东北菜，我并不喜欢那酸不拉叽的猪肉炖粉条，却对小鸡炖蘑菇情有独钟，吃了个满头大汗。

胡胜一个人喝了一瓶白酒，我看他的神色不大对，问他：“胡大哥，你有心事？”

胡胜已经有了酒意，说：“小周，不瞒你说，我昨晚没回家，被朋友拉去打牌了，这事你千万别和赵头说，他要知道了肯定会把我的饭碗砸了。”

“你知道后果这么严重还赌？”我知道他说的打牌其

实就是去赌博了。

“没办法，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我早就想收手了，我……我欠了一些赌债，不捞一捞还不上哪，小周，你说易经能预测输赢吗？”

“当然能，你什么意思？”

“你帮我一把，我把输的钱赢回来就再也不赌了。”

## 第 402 章：赌徒胡胜

把周易预测用在赌博上，难为胡胜怎么想出来的，都说赌徒无父母，我算是领教了，易经说“渎则不告”，周易的神奇要用在正道上，正则灵，不正则不告，这也正是不义不占的道理。

我说：“我帮不了你。”

“兄弟，你忍心看着我家破人亡？”胡胜红着眼睛说。

“你要我怎么帮你？是陪你去赌场还是每次你去赌博，我预测一下输赢你再决定去和不去？”

“你陪我去赌场，我下注之前你告诉输还是赢不就行了？”胡胜以为有戏，眼睛放出光来。

“你把周易看得太简单了，如果真的可以那样做的话，易经学会的会员都可以去赌博，都能赢来亿万财富，那谁还去辛苦工作？”我冷笑说：“周易预测有其严格的仪规，就像你们赵市长一样，不要以为他是一市之长，有了权利就可以肆意妄为。周易预测的三条占卜原则，不诚不占，不义不占，不疑不占，你犯了两条大忌，不诚不义。”

胡胜垂头丧气说：“那我没救了吗？”

“自古十赌九输，一个不输后来苦，有打下的江山，没有赢来的财富，你只有远离赌场，才能得以重生。”

“重生？我欠的太多了，怕是永远都还不清了，只有赌下去才有翻本的希望。”

这是典型的赌徒的心理，永远幻想下一次能赢回来，结果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我说：“你随便说一个数字，我帮你看看吉凶。”

胡胜不假思索的说：“十。”

我用梅花易数起了一卦，还算不错，他还没到穷途末路，我说：“你只要从此不再赌，会有一个不错的晚境，你往南方去，南方有一个贵人能帮助你度过难关。”

“你让我放弃现在工作？”

“是，必须先舍然后才能得到，囿在此地如困牢笼，不出一年，必有祸事。”

“南方？南方！是，我一个战友在深圳开了家公司，现在已经是上亿的身家，他曾极力邀请我去跟他创业，可是我四十多岁的人了，丢掉公职跑去异地他乡，老婆孩子怎么办？不，我想再去闯荡了。”胡胜说。

“你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再继续赌下去，就不是抛家舍业那么简单了。”

胡胜说：“让我斟酌一下吧。”

## 第 26 卷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的夸奖是勉励，身边人的夸奖是阿谀奉承，前者的夸奖是自己不断提高自己执政水平的动力，后者的夸奖是麻醉自己政治敏感的毒药，人要想保持清醒头脑，就得管好身边人向自己身上泼蜂蜜的嘴。

## 第 403 章：坤位动土



第二天，赵向前仍然很忙，直到晚上才倦倦地开了车来找我。

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赵向前歉意地说：“小周，这两天的事情实在太多，一直走不开，没能亲自陪你看看冰城的风景。”

我说：“赵市长言重了，你是一市之长，当然要以工作为重，我们只是闲人，哪敢劳烦你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正好你来了，我们明天就走了，今晚也顺便向你道个别，谢谢你的热情款待。”

赵向前对我的话没做出太大的反应，只是惆怅地说：“小周，那明天我就不送你，我会安排胡胜送你，以后有时间再来玩……哦，再来的话我可能就有时间了。”

这话颇有深意，再来他就有时间了，他对自己的结局设计得很轻巧，也许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但是我已经给他卜过卦，如果他继续在卢思源和梁在道之间周旋下去，必有牢狱之灾。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看着他一饮而尽，他说：“谢谢。”

我说：“你的祖坟西南被人取土挖了一个深坑，你得马上去填了。”

“你怎么知道我祖坟西南方向被取土了？”赵向前拿起电话拨出去：“向东，七月十五去上坟没有？西南方向是不是被人取土了？”

他与弟弟交谈了几句，挂上电话说：“我祖坟离这里上百里路，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光看出你的祖坟被动了风脉，还看出你家里出了个少亡，没入祖坟，你也把她送回去吧。”

“啊，这个——”赵向前倒吸了口气点头说：“小周，你算得太准了，我弟媳去年出车祸去世的，埋在了冰城的公墓里，我弟弟的意思是等他百年之后一起迁回祖坟的，另外，我祖坟那儿修一条高速路，村上把我祖坟下面的地卖了土了，我弟弟看离得祖坟很远，也没在意，小周，这

个很重要吗？”

“风水讲得就是脉，坤位动土，积水成池，水旺克土，风脉被破了，凶险无比，这是必须要调整的。”

赵向前说：“谢谢你的点拨，我明天让我弟弟去做。”

## 第 404 章：各守本份

“你弟弟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在冰城这一次的旧城改造中受益不浅，最近又拿了一块地，没花多少代价，但是因为这块地，会给你们兄弟带来麻烦，你的一世英名会毁在这上面，可是这块地现在非常棘手，拿得过来退不回去。”

赵向前的额头冒出一层细密的冷汗，“这事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严格要求他，不要利用我的影响做生意，没想到他还是瞒着我做了，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肯定是梁在道在利用他，把他给拉下水好牵制我……这块地要真是与梁在道有关系，还真不好退了，这个赵向东，只知道我是梁在道一手提拔的，不知道现在的利害关系，这么大的事也敢擅作主张！”

鱼见饵不见钩，人见利不见害，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话说回来，官场商场暗流涌动杀机四伏，一不小心就被卷入漩涡，纵是万般小心又怎能躲得过别人的算计？

我拿出早画出的一道符交给赵向前说：“你把这个放在家里，可保你逢凶化吉，但是也只能保你躲过牢狱之灾，前程的事……自在人为吧。”

赵向前捏着那道符，苦笑说：“只是保我吗？”

“你们把那块地的事处理好了——你有办法的，对你弟弟没什么影响，顶多破点财。”

“我不是说我弟弟，我会让他把公司关了，或者去外省发展，我说的是我的两个顶头上司，这两天梁一直在逼

我，你知道他要我做什么吗……我都不敢说，骇人听闻啊！”

我做手势止住他说：“不要说了，我不参与官场的事，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

“小周，你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吗？”

“成大事者必有险招狠招，谋大事者必有人牺牲流血。”

“话虽这样说，可是拿无辜者的血染自己的顶子，那是封建社会里事，文明社会里还去做让一些无辜的人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你让我怎么下得去手？”赵向前把平安符还给我说：“算了，既然你不愿帮我阻止将要发生的罪恶，纵使保全了我个人，我一生也不会心安。”

“赵市长，我是平民，他们是高官，各行其道各守本分，所以请你尊重我的原则。”

## 第 405 章：人命关天

“我明白，你是怕引火烧身，我也不想再有无辜的人搅和进来，可是我真的无计可施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梁往火坑里跳，坐视不管，小周，这件事我不吐不快，我也不什么官场禁忌了，你帮不帮我暂且不提，你听我讲完，当故事听，出了这个房间，你走你的路，就当我们不认识。”

看着赵向前难受的样子，我很是不忍心，只得由他说了。

梁在道为了达到让卢思源下台的目的，与赵向前定下一条蛇蝎之计，由赵向前出面邀请外省的一个市政府考察团来冰城，然后安排了亡命徒制造爆炸事件，赞成恶劣影响，此事一出，以卢思源的为人，必然会主动引咎辞职，虽然这事赵向前也难逃其咎，但梁在道许诺，可以给他换个地方继续做官，用不了几年还可以让他东山再起。

梁在道真是丧心病狂，这样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赵向前一直压着邀请函没发，梁在道就不停地催促。

官场倾轧斗争，都是内幕，外人谁知道其中的奥秘？赵向前不说，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会如此的腥风血雨。

我不敢相信地说：“梁在道真敢下这样的毒手？这可是人命关天？想让卢思源下台，从其它方面着手也可以啊，比如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什么的。”

“你不了解卢省长，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为官多年，兄弟们都还在工厂当工人，他大哥在儿子在街上卖冷饮，他那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如果肯以权谋私的话，会不管大哥家里的事吗？”

“现在还有这样的官吗？”

“官场里面，极端的好人和坏人都有，你不知道罢了，”赵向前说：“但凡有别的办法，梁也不会出此下策。”

一个正直到极致，一个邪恶到无以复加，自古正邪不两立，可惜的是卢思源以己度人，完全不知祸将临头，可恨是梁在道为泄私愤，草菅人命。

我看了看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我对赵向前说：“你先回去休息吧。”

赵向前见我没作任何表态，很是失望，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坚定地说：“我是不会拿别人的生命替他做赌注的。”

## 第 406 章：近墨者黑

赵向前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古代将领拼得是各为其主的敌人，万人成骨是献身信仰，虽死而犹生，而梁在道算什么将领，玩弄权术的小人罢了，如果真的做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他就不怕事情败露身败名裂吗？他做官做到

这个级别，肯定是付出很多心血，为了一点私利竟然完全不计后果，如此疯狂，难道真的是他的本意吗？

我想这和他的女婿和朋友有关，近墨者黑，交了损友，久而久之就丧失了分辨能力，邪气充盈心胸，正气得不到伸张，是非混淆，又没有人唤醒他的良知，所以才固执己见。

梁在道邪气的根源在他的女婿和朋友，只要把那两个人的邪恶之念给断了，梁在道自然就能幡然醒悟，改邪归正。

人命关天的事，我不能一走了之，我用一夜的时间，想出一个既不违背自己原则又能解脱赵向前的办法，我要用最小的代价，去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叫醒桃儿，带上行李离开了宾馆。桃儿问：“不和赵向前打声招呼吗？”

“昨天晚上已经告别过了。”

我们坐上出租车，我让司机找个偏僻一些的旅馆，重新住了下来。

桃儿不解：“你干嘛？不离开冰城为什么要换宾馆？”

“还有一件事没做完，所以还要逗留一段时间，换宾馆是不想再麻烦赵向前，从今天起，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在旅馆里住着。”我说。

我要想不掺和赵向前他们的乱局里，只能悄悄地实施自己的计划，我要去见梁在道的女婿和朋友。

梁在道的朋友叫朱盛，他的公司叫大盛源，在冰城市的江北路上，我和桃儿现在住的和悦旅馆与大盛源不远。

安顿好桃儿，我出了旅馆，先去朱盛的公司门口转悠了一圈，我在想一个如何接近朱盛的办法。

我在朱盛公司的大楼前站住，一看便知他的大楼风水是找风水师调整过的，本来的就很逼仄的院子，在中间开了一个圆型的水池，水池中间砌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假山。

风水学上说“山管人丁，水管财”，在院子里造山造水其实是图一个吉利，与人与财全无帮助，而他这院子里的水池假山，不光无益，还克官行煞。朱盛找的这个风水师完全是糊弄口饭吃的主，凭朱盛现在的旺相，根本就不需要作任何调整，他也有几年的时运，不过时运一过，累积的怨气就会迸发，到时就是散尽财富也阻止不住他的灾气。

朱盛的吉凶和我无关，他的财是偏财，哪里来的还要回到哪里去，他的凶却是正凶，善恶有报，他躲不过去的。我关心的只是他信不信风水，只要信，我就能很容易的实施我的计划。

## 第 407 章：为爱生死

我正在大盛源公司门口沉思，保安过来呵斥：“你是干什么的？在这转悠半天了，走开啦！”

我看着这个有些嚣张的年轻保安，给他起了一卦，走上前说：“大哥，你昨天晚上输了不少钱吧，你赌钱不是你因为喜欢赌博，而是你女朋友向你要一大笔钱，你凑不出来是不是？你是个孝子，不肯向家里伸手，被一个姓仁的朋友拉去赌博，结果把刚凑了的一点钱也输进去了，你心里现在正犹豫，要么去抢劫，要么死了算了。”

那个保安很吃惊，上下打量着我说：“你认识我？”我摇摇头。

“你认识仁志？”

我仍然摇头说：“我是外地人，行走路过这里，看到大哥身上阴气太重，刚才给你算了一卦，我还能算出你女朋友正上大学，你们感情非常好，她向你要钱是因为她父亲病重住院，其实你有多大能力就使多大能力即可，她也会理解的，没必要非得把自己逼进死胡同，爱这东西，尽心尽力就行了，何必付之生死！”

“你算出来的？嗯，是的，你算的太准了，我马上就要下班了，请你喝一杯，我们好好聊聊可以吗？我叫杨其名——”杨其名伸出手来。

我与他握了一下手说：“周天一，大都市易经学会副会长。”

“哦，周会长，你算卦不要钱吗？”

“怎么不要？天机无价，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当然要付出代价，现在问个路还要交五块钱呢，对吧！”

杨其名点头称是：“我可没多少钱了……”

“我们有缘，你给个问路钱就行，我在对面那家北国春等你。”

我先去了北国春餐馆，要了两个菜自己先整了瓶啤酒喝着等杨其名。

过了一会，杨其名来了，脱掉保安服，穿上便服的他竟然还有几分稚气。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少年老成啊，比我小一岁，你得叫我哥，来先喝一杯。”

“周哥，你能算算我今后的运势吗？”

“把你的八字给我。”

杨其名把他的八字加上他女朋友的八字全给了我。

## 第 408 章：悉听尊便

我用一掌经给他们推过八字之后，心里在琢磨该不该告诉他，他女朋友马上要和他分手，不管这次他能不能凑出钱来都得分。钱这东西谁也别说不行，十件事九件是坏在钱上，感情重不重要有时还是要看钱够不够花，当最爱

的亲人生病需要钱的时候，钱就是命，为了救命，其它感情都得和钱划上等号。

我有大事要做，比钱，比杨其名的个人感情问题，甚至比他的一条命都要重要的多得多，我想我若能救得了他一条命，也是他的福了。

我说：“你们是高中同学，在高中就恋爱了，后来她上了大学，你没考上，为了爱情你追随他到这里做了保安，你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对不对？”

“是的，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

“她父亲是肝癌，现在无论花多少钱都救不了命，只是延迟生命对吗？”

“是啊，女朋友家现在都被拖垮了，连房子都卖了，”杨其名痛苦地说：“我恨我自己太没用，挣得钱太少。”

“你有财运，在二十九岁那年有一笔横财，不过，在这里你拿不到，要回老家去，你只要过了这一回的劫数，后面的路就顺了。”

“回老家去？二十九岁有横财？太晚了！”

“你心里还是过不了感情这道关是吗？弄不到钱就以死明志？爱情是这么自私的吗？你女朋友心疼她的亲人，你呢？心里只有女朋友，只有爱情？你的父母亲亲人呢？不去想了吗？我问你那个很有名的选择题，你母亲和你妻子同时掉到河里，你先救哪一个？爱情和亲情哪一个更重要？”

杨其名竟然呜呜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

“你带我去见你老板，我帮你弄一笔钱，不过你得听我一句劝，把钱给你女朋友之后马上回家去，你的发展你的幸福在老家，不在这里。”

“我的幸福不在这里？”

“是的，你要听我的，我就帮你，不听的话你爱死爱



活悉听尊便。”

“你是说我和女朋友长不了？”

## 第 409 章：回到现实

“你要现实点，浪漫的爱情是有基础的，现实社会太残酷，诱惑也太多，人每天和物质和欲望和世态炎凉打交道，想保持一颗清净地心是很难的，在这个现实社会里，是没有永恒可言的。你的情形和我以前一样，我也有一个上大学的女友，我倾尽所有赚得每一分钱都花到她身上，可是仍然没留住她，她宁愿去做有钱人的情人也要离开我，为什么？因为她想要的生活我给不了，她在我这里看不到未来，所以我现在明白了，爱情，在结婚过日子之前叫演戏，再入戏也得回到现实，能经受得住现实的考验，两个人能真正住到一个屋檐下风雨与共，患难相守走完一生那才叫真正的爱情。”我动情地说。

“演戏，是的，我演得太累了，每天都小心翼翼，惟恐说错话做错事，她一提到大学里事一提到未来我的心就会痛，我感觉我和她有距离，害怕失去……真的太累了，是的，既然相爱为什么要演戏呢？周哥，我信你的，我做最后的努力，如果仍然得不到真正的爱情，我就放手，我回老家去，是的，纵使世上人都负我，我爸妈还拿我宝呢！”

我点点头：“想开了就对了嘛，爱一个人不一定非得死死抓在手里，有时候放开手，留出距离，说不定会更人珍重你，至少你要先回家休养生息一些日子，好了，我们就说定了，一会你带我去见你老板。”

“我带你去啊？怕是不行，我只是一个看大门的保安，我老板平时都不拿正眼看我，我怕……”杨其名胆怯地说。

他若不引见，我直接闯进去会引起朱盛的怀疑，我想了一下说：“你去找你老板，就说门口有一个自称是周易

大师的人，看了大盛源的风水后说，这个公司最近要出一件大事，这幢楼的主人血光之灾，用不了一个月，人财两空，万事皆休。”

杨其名大骇：“我可不敢这样说，你不知道朱盛有多狠，他不打断了我的腿才怪。”

“你放心，你只要说了，他马上就得亲自请我上去，我只要上去，钱的问题就解决了，你拿了钱走人就行了。”

“是啊，我马上就不干了，还怕他做什么，好，你等着，我上去和他说。”杨其名跑回门房，换上制服，又踮踮了一阵，终于毅然地上楼去了。

## 第 410 章：盛气凌人

果然不出所料，没出一刻钟，杨其名满脸喜色地走了下来，在他身后一个肥胖秃顶的家伙也滚了下来，说他是滚着下来的一点都不夸张，不足一米六的身高，足有两百斤的体重，整个一圆球。

如果不是他戴着一副圆边的高度近视镜，我都怀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左右堂堂一个副省长的智商。

朱盛站在我面前，仰起头看着我，“你是周易大师？”我双手插在裤兜里，对他摆出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说：“给你说不上。”

“给我说不上你在我门前胡吡？小子，活腻歪了是吧！”朱盛盛气凌人。

“你说我胡吡，那我还就不管这闲事了，让你们老板后悔去吧！”我也斜了朱盛一眼，作势要走。

朱盛见我的架子端得比他还大，沉不住气了，说：“等等，我就是大盛源的老板，你刚才在这里说什么？说我要人财两空？你把话说清楚了再走，说得在理我有重谢，如果纯粹是吃饱了找抽型的，那想要这么走，嘿嘿，看你的

造化吧！”

我看了看周围，又看看他的大楼：“在这里说？”

朱盛一转身回头就走：“跟我来。”

我站着不动，朱盛走了两步见我没动地方，回头疑惑地问我：“怎么？不敢了？”

“我路过这儿能看出你的祸福是你的运气，连句请的话都没有，你当我是上你门口要饭的？对不起，告辞。”我拱了拱手要走开。

朱盛眼珠子一转说：“好，小子，比我还牛，我老朱有请了——”说完做了个请的手势，让我在前面走，他一路碎跑地跟在后面。

他的办公室很气派，足足有一百平方的面积，对着门一张大老板桌，老板桌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幅巨大的合影照片，竟然是他和一个中央领导的合影。办公桌两侧一边是书架，全是精装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什么的，光看书不看人，会让感觉这办公室的主人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治学之士，另一边是一个博古架，摆的全是疑似从墓里掘出来的盆盆罐罐，单看这个架子，又像是走进了一个盗墓贼的巢穴。

他是做道路工程的，经常的挖个古墓什么的不稀奇，我估计他博古架上这些东西都是这么来的。

## 第 411 章：朱盛惊梦 1

我年少时，有位老人曾说过易有三不占，他讲的三不占和书上说的不一样，书上的三不占是“不诚不占，不义不占，无疑不占。”这是占卜的仪规，也是原则，那老人说“大异之人不占，大恶之人不占，大善之人不占。”这是由实践得出的真知，没写在书上，但修易精深的前辈却都是谨遵不逾。

峨眉山的司马空诠释道：“大异之人你占不得，就像你和玉儿，都是不在卦的，卦象不现怎么占？大恶之人不能去占，坏事做绝的人恶报是逃不掉的，你于他占出了恶运，难道还要去逆天道，替他担当恶业？大善之人不用占，古语有句话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孔子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善人家，不要去给人家乱指点前程。”

朱盛为了一己之利都动了杀机，他要不是大恶之人，世上就没有恶人了。

我还是要为他卜上一卦，能阻止他的邪念最好，阻止不了，那只能是一切听由天命。

朱盛捻起桌上的雪茄，用火机点燃了，鼓起腮抽了一口，用烟头指点着我说：“你的口气很大啊，自称周易大师，你说我什么？血光之灾？说出个道理来。”

“我既然敢夸口，自然能说出道理，不过我的卦有价，一卦两万。”我不亢不卑地说。

“喏，价码不低呀，就不知价实相符吗？好，我认你两万，算得准，两万照付外加红包，算不准，离这左转五百米，派出所所有请，算你诈骗不亏吧？”

我已经看出来，这朱盛不是一个泛泛之辈，能把一个在官场混了几十年的副省长玩弄于股掌之间，我要轻视他，简直是自投罗网。

朱盛把八字给我，我推了一番，说他以前的事。

朱盛和梁在道曾在一起上山下乡，后来回城，有一个名额，朱盛让给了梁在道，直到八十年代朱盛才返回冰城，这时梁在道已经是县长了。朱盛回城后，摆过摊，贩过海鲜，开过饭店，做过工厂的业务员，瞎混了十年，到了九十年代，自己开了家皮包公司，租了间大办公室，靠自学的法律知识，与外地的工厂签销售合同，然后等外地的货发过来，用早就设计好的法律空子进行讹诈对方，用欺骗手段很是坑了一些钱财，赚得最大的一次是，将四川某酒厂的两万吨白酒骗到了东北，然后打起了长达三年的官

司，直到白酒卖光了，官司都没结案，后来四川那个酒厂就倒闭了，他也因此而起了家。

## 第 412 章：朱盛惊梦 2

朱盛起家后，梁在道做了市长，朱盛衣着肖鲜，坐着高级轿车去找老同学，梁在道在知青返城时欠过朱盛的人情，将他视为恩人，当然要待为座上客，又见他已经混出名堂，更是大力扶持他，把一个国营的道路工程公司通过各种手段，用了两年的时间给转制成了朱盛的个人公司。

朱盛这些年靠着梁在道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贪心和胆子也越来越大，冰城的大小道路公司，几乎全被他收入囊中。卢思源对他和梁在道的所做所为早有耳闻，为了防止梁在道陷得太深，私下里也给他交流过多次，会议上也旁敲侧击过，但他依然是我行我素。卢思源不得已调整他的工作范围，并从各方面掣肘他再插手道路工程。这就触动了朱盛的利益，他本就是势利小人，黑道白道浸淫多年，崇尚金钱至上，拳手硬是大哥，再者他一直走得是顺风路，哪容得别人挡他的财路，他与梁在道的女婿肖北当然怀恨在心，于是不断怂恿梁在道，要把卢思源赶出冰城。

梁在道这个阴谋全是朱盛一手策划的，他们分工明确，阳光下的事由梁在道出面，背地里的事由朱盛和肖北找人去做，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

我现在能做的是委婉地揭穿他们的阴谋，让他们心有怕觉，就此收手。

我说：“朱总，你十多年前发过一笔横财，这笔财从西南方向来，你也是因这笔财富才从此起的家对吗？”

他十几年前做的这事没有几个知情者，他又刻意隐瞒着这不光彩的历经，被我说破，不由一惊：“啊，十几年前，记不清了，好象有吧。”

“不是好象，是肯定有，”我不容置疑地说：“你现

在有头疼的毛病是不是？”

“是的，大小医院都看过，都说是神经性头痛，吃药也不见效，你还能治病？”

“我不会治病，但我能看出你的病是因何而起，就是十几年前那桩生意留下的后遗症，你这边的事了结啦，四川那边的事没完，因为你这笔偏财，有几百口人丢了工作，没了收入，孩子上学都困难，川西有一种叫‘降头术’的巫术你听说没有？就是扎小人，或画像，写上要诅咒的人的名字，做了法术，每天念咒语，直到被诅咒的人最后头痛死去。”

### 第 413 章：朱盛惊梦 3

“这个，这个好象是有这么一回事……怎么？”朱盛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紧张地有些口吃：“你的意思是有人在诅咒我？”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心里有鬼，你要不怕那才是真见鬼了。

我说：“是的，不止一个人在做法事诅咒你，我能看到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她丈夫是自杀的，她已经下咒十年了，要不是她求的法术不精，你这十年里运太旺，恐怕早就倒霉了，还有一个是三年前开始下咒，和你岁数差不多，他三年前来找过你讨债，被你打断了一条腿……”

我话没说完，朱盛已经惊得坐不住了，颠颠地从老板桌后面走出来，坐到我对面说：“兄弟，你是大师，你真是大师，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全算准了，你快快说怎么破解！”

我算准了？我开了天目的，我想看你的前世今生，还不是轻而易举？你激动个屁呀，我还没入正题呢！

我看了看杯子，朱盛心领神会，马上起身给我泡了一杯香茶，恭敬有加地端到我面前说：“大师，请指点。”

我喝了一口茶，在嘴里咂了咂赞叹说：“好茶，真是好茶。”

“当然，这是极口黄山毛峰，进贡中南海的，你走时我送你一盒。”

我看他抓耳挠腮，坐立不安的样子，知道火候差不多了，说：“俗话说，‘人有三年好时运，时运到了神鬼不侵身，’一般人的运势是三年一轮回，最多六年，你占着几年了？”

“我，我好象自从经商以来一直都很顺，有二十年了吧。”

“你还有几个二十年可活？”我掐着指头算了一下说：“你要修得好，寿在七十三，如果这样懵懵懂懂地活下去，三年后的九月初一是你的大限。”

“明年？！不，不会这样快吧，我今年虚岁才五十四，我爹还没死呢，我这么寿短吗？”朱盛大惊失色。

“你一个人占了二十年的好运，把晚运全透支了，又不懂得积德行善，散财祈福，所以只能折寿了。”

## 第 414 章：鬼迷心窍

我这不是吓唬他，他的命里就是这个运数，如果他要和梁在道实施了害人阴谋，必将把自己的运势折头向下，阴谋暴露他受刑罚，阴谋不露，他心里受煎熬，三年也是他的大限。

他的事他心里自然明白，他说：“你说修的好？怎么个修法？”

金钱和生命放在一起让一个人去选的话，如果不是弱智，那肯定会选择多活几年，他现在要钱有钱要势有势，

无非是争一口气，命马上就要没了，争那一口气何用？留得金钱谁替他花？

“你今年要做一件大事，不，这个月你就要实施，这件事成了也必将暴露，如果侥幸不露出去，与你合作谋事的两个人，事后必然要联手对付你，要拿去你的公司，所以，你做的这件事，成也是祸，败也是祸，想要平安，守静不动，散财延寿，或可得善终。”

“你能算出我要做什么事吗？”

“比你十几年前做得那件事还要大，有人身败名裂，有人家破人亡，最终没有赢家。”

“与我合作的那两个人你能算出来吗？”

“算得出算不出那两个人是谁不重要，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还不明白吗？”

“我就猜到他们会卸磨杀驴，果然他们要抄我的后路，哼，”朱盛说。

我心里一动，难道我低估了朱盛？他一再让我算出与他合作并且要抄他后路的两个人，难道，他是玩狡兔三窟的把戏？在与梁在道的阴谋之外还另有后手？

我努力开启天目，想看清朱盛的内心，但是只见他一会人一会鬼，飘忽不定，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我低头品茶，然后欣赏他书架上的书。

他书架上竟然有一册盗版的《周易解卦》，孔子说五十知天命，人过五十，没有不信命的，看来朱盛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运势，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归宿。

朱盛说：“我若是做了这件大事，你可能为我破解趋吉避凶？”

真是鬼迷心窍，你当老天为你闭了二十年的眼了，还要接着永远闭下去吗？



在我找朱盛的同时，赵向前悄悄地和弟弟赵向东两个人回了趟老家。

赵向前知道我不辞而别离开了他安排的那家宾馆以后，以为我已经离开了冰城，胡胜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来之前他就给我出过主意，让我见势不好拔腿就跑，他认定我是跑了。

赵向前不再有任何幻想了，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件事，至于怎么解决，他还没有底，但是他要把自己的家事先安排好。

赵向东开车载着哥哥一起回老家。

“哥，整理祖坟的事我自己去做就行了，你不用回去。”

“这回一定要去。”

“这就怪了，平时你忙得几年都不回一次老家，这回怎么有空了？是不是要升官？”

赵向前说：“向东，我一直忙于公务，对于你的事业关心不够，家里的事也都是你操心，我这个当哥的做得不合格哪！”

“哥，你做的已经够好了，你是咱老赵家的骄傲。”

“骄傲？”赵向前点燃了一支烟，在缭绕的烟雾中皱紧了眉头说：“‘有官三日人问我，离官三日我问人。’官位如同凳子，人家能塞到你屁股底下，有一天也能从你屁股底下抽走，坐人家的凳子不是坐自家屋檐下的井台，哪一回坐下去不是先用眼看，再用手摸，惟恐一屁股坐空，这种滋味你尝过吗？”

“哥，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如此感慨？”

“向东，你拿了什么不该拿的东西吗？”

赵向东听到这话，不由一惊，一脚刹车，把车停到路边说：“哥，出了什么事？”

“你回答我。”

“我，我没有啊，我一直遵照你的嘱咐，低调做人，谨慎做事，从没有打着你的旗号在外面做不该做的事，你听到什么了？”

“你在旧城改造工程里没有非法拿过地？”

“地？这个？我是拿了一块地，可不是非法啊！肖北做一个国道的改道拆迁，工作不好做，那个村子的支书正好是我一哥们的亲戚，我帮他用最短的时间给解决了，他为表示感谢，把江北区的一块地低价卖给我了，这些手续都是合法的，怎么啦？有什么不对的吗？”

“真是这样？没有别的猫腻？”

“没有，生意场相互利用是很正常的，我又没和官方有什么纠缠，怎么叫非法？”赵向东辩解说。

“我不懂你们生意场上的事，但是这事有些蹊跷，你回头把那块地退了。”

“哥——”赵向东看了看赵向前严峻的目光，点了点头不情愿地说：“好吧，我听你的。”

## 第 416 章：旧日时光

一路上哥俩聊得很投机，把小时候爬树上掏鸟窝，偷老憨叔地里的西瓜，卖江米棍挣学费的事都说了，赵向前还告诉向东一个藏了多年的秘密，他上初中时暗恋过一个女同学，坐在那个女同学身后，用铅笔头戳她的后背，那女同学穿了一件薄衫子，透过衫子可以看到里面穿了一件破了很多洞的背心，他就用铅笔去戳那些洞，女同学就红了脸，现在想想太猥琐了，那时谁家里都穷，能穿件有洞的背心算什么，他们弟兄俩穿得都是草鞋，父亲的一条裤子一改两条给他哥俩穿。

向东说：“哥，你说的那个女同学叫曹美吧。”

“你怎么知道？”

“她女儿叫曹晶，你光上电视不看电视吗？她现在电视台当播音员呢，人长得和她妈年轻时一样水灵。”

“曹晶？没印象，我哪有时间看电视啊，”赵向前叹了一口气说：“不知道曹美现在怎么样了，几十年没见过她了。”

“嫁给了一个赶大车的，人早就糟践得不成样子了，可是把女儿培养出来了，人都是一代一代往前赶，我们家是咱这代出来了，曹美家是她女儿这代出来了，还真不能笑人贫恨人痴，都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赵向前看了看弟弟，觉得他的话颇有些哲理，想起以前的经历，对比今天的情境，谁笑谁，谁嗔谁？在乎别人的说笑，哪还迈得动脚步，他一直在低头走路，连两旁的风景都顾不上看，更别说去笑人了，但愿，有一天，自己落到无路可走，四顾茫然时，看到的不全是讥笑，还有意味丰富的人间风光。

也许马上就无路可走了。赵向前把思绪从旧日时光收回到现实，对向东说：“你说做人重要还是做官重要？”

“都重要，做不好人就做不长官，做不长官，做个好人你的好也落不到更多的去处，哥，说这个干嘛？我们都是好人，你是好人也是好官。”向东对哥哥今天的反常很奇怪。

## 第 417 章：阴阳对话

向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他想做一个长久的官，因为他的理想还有很多没有实现。

兄弟两个还说了很多话，赵向前除了隐瞒下他面临的危机这一节，把藏了几十年的心里话都说了，感到很轻松。

很快到了老家，他们的祖坟在村子的东面的沙河滩上，沙河几年前已经改了道，河道废了，两边的河坝也没了用处，全让村上卖了土。

他们赵家在村上是孤门独户，自从父母去世后，村上再没有自己家的人了，兄弟两个把车直接开到了祖坟。

前年，向东提议把祖坟迁走，他说在冰城看了块好地，要买下来做墓地。

穷搬家富修坟。现在有钱了向前也做了大官，全凭祖上积德，该给祖宗们立块碑。

赵向前没同意，他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现在住在冰城，谁敢保证以后世代都还住在冰城？还能去哪儿就把祖坟迁到哪儿？祖先一直住在这儿，不要乱惊扰他们。

至于立碑，他更是坚决反对，立什么碑，给谁看？自己的祖先记在自己心里就成了，立块碑搁那儿就永垂不朽了？

向东什么都听他哥的，把看好的地让给了别人。

兄弟两个在爷爷奶奶的坟前烧了纸钱，上了香火，来到父母的坟前，把供果都摆上，酒也倒满，焚香磕头，然后坐在坟前喝酒。

赵向前在心里说：“爹妈，儿子不孝，这么多年很少来看您，都说尽忠尽孝，儿子现在糊涂了，忠于党忠于人民我做到了，可是忠于事我做不到，眼下这一桩事我没办法去做，做了就违背良心道义，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不忠，不做，就会丢官，就会背冤屈，甚至丢掉性命，以后再也无法尽忠了，也不能到您二老坟前烧张纸了，您二老在天有灵就保向东平安，让他经常来看看您……”

赵向前说着话，那坟前的香火一道烟直直地就扑向了他的面前，把他的眼睛熏得流出泪来。向东问：“哥，你怎么了？”

赵向前揉了揉眼睛，说：“咱爹妈说让你把兴秀领回来，她一个人在外面孤独。”

向东疑惑不已：“你听到爹妈说话了？”

“是的，爹妈还说要你做事不要贪大，守得住就行，别违了良心，每一分赚到踏实，花到用处就好，前朝帝王殿，今日百姓家，有千年的日头没有千年的江山，今天是你的明日便是烟花散去，连个影儿都留不住。”向前不知道是说给向东听还是说给自己听，说得动情，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

向东忙向坟头磕头说：“爹妈，向东记下了，下一回就把兴秀的坟迁过来，向东在外面做事不给您老人家丢人。”

那香火的烟就直了，然后坟头一圈儿旋风转着走了。

兄弟两个把酒喝了，向东到村上找村主任交了钱，要村上重新买土把祖坟下面的坑给填了，村主任不肯收钱，说：“我看那河坝离你们家的坟远着呢，就把土卖了，既然是坏了风水，那再回填上就是了，哪能要你的钱。”

向东说：“这钱村里一定要收，那片坑你填上，算我承包的，你回头给我签个合同，再买些树苗栽上。”

村主任这才把钱接了。

赵向前赞许地点了点头说：“向东，你回头看看村里能上什么项目，投些资，帮助村里增加些收入，怎么说咱也是喝这村里的水长大的。”

村主任就激动了：“赵市长，难得你还想着家乡，我和村委会商量一下，有了好想法去找赵总。”

向东满口应承说：“有事尽管找我，不要客气。”

村主任比他们都年轻，毕恭毕敬的，把他们送出了很远。

在车上，向东说：“都离开村子几十年了，以前没混出来，想帮也没有力量，现在有力量了，村里的日子也过好了，锦上添花人家反笑我们装腔作势。”

“话不能这样说，做好事啥时都不晚，心到神知吧。”赵向前说。

回到冰城，赵向前去了一趟梁在道家，他是去做最后的努力，说服梁在道放弃他的方案。他已经做好翻脸的准备，谈不拢他就去纪委举报。

但是，梁在道没在家，他去北京开会了。

## 第 27 卷

只有深谙和通达了刚柔相济的道理，恪守中庸之道，时刻保持一颗警醒的内心，平和积极地处理事情，才能使得事业有一个圆满美好的成就。

## 第 419 章：反复无常 1

我还是低估了朱盛的智商。《易经》的智慧能看透他的运数，看不透他的奸诈。我想来想去，只有用“奸诈”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但并不合适他。

我知道人有为了正义为了理想不畏死的，岳飞和文天祥就是这样的人，也有人为了财富为了名利不惜刀头舔血的，不说古代，报纸电视里经常有被处死的贪官，可是依然有人还要去争相赴死。

这是侥幸心理作怪，以为头顶悬着的那把刀不会那么巧落到自己头上。

朱盛现在是一个头戴钢铁面具的金刚，他把自己当成了刀枪不入的金刚之躯，他钻进了自己精心设计的迷局

里，享受着冲刺的快乐，也自以为成就，就像童话故事里那个自以为穿了隐身衣的人一样，光天化日之下四处抢掠，却高叫：“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

我窥知了他心里藏了更深的阴谋，明白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便不肯在于他纠缠，向他要卦金走人。

朱盛奸笑说：“大师啊，你是我见过的风水师里最神的一个，你都算准了，可是这钱我不能给你。”

“你言而无信！”

“不，我虽然是靠坑诓蒙骗发的家，但是不敢骗你，怕你给我下咒，我说不给你卦金，只是暂时不给，等我的事罢了，会加倍给你。”朱盛的笑越发的可怖。

“什么意思？”

“帮我一个忙，既然你算出了我要做的这件事有龃龉，会影响我的寿数，请你帮我改了运，把祸事平了，你也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你不做这件事就是了。”

“箭在弦上能不发吗？不做这件事会影响我的整个计划，所以没退路，必须要做。”

“我帮不了你，既然你相信事在人为，那也只能听天由命。”

“助人为乐嘛，你迷津都给我指出来了，何不好人做到底？”

“我改不了运，即使有这样的本事，你的运也改不了，谁也夺不下你手里的刀。”

朱盛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 第 420 章：反复无常 2

我来找他不是为了赚卦金，我把利害关系与他申明，本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我答应杨其名，做不到，我也

成了言而无信的人了。

看着朱盛的丑恶嘴脸，我实在是坐不下去，对他说：“你既然不愿意付卦金，我也不勉强，祝你好运。”

朱盛冷笑着说：“不送。”

我下楼，走到大门口，杨其名巴巴地看我，眼里甚是期待，我冲他摇摇头说：“你一会去和悦旅馆，我给你钱。”

杨其名恨声说：“姓朱的一贯是‘鹤鹑嗦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的，想从他手里讨得钱来，除非你生了三头六臂，周哥，算了，我不要钱。”

我感觉有些对不起杨其名，又不敢在门口久和他寒暄，边走边说：“我说过给你肯定要做到，多少是周哥的心意，你只管跟我来。”

杨其名说：“好人好报，恶人恶报，多少好人都死了，姓朱的这样的坏人怎么不死呢？”

回到旅馆，我刚在房间坐下，桃儿从她房间过来：“天一，你去了这么久，神秘秘的到底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收拾行李，撤吧。”

电视里正播冰城的新闻，赵向前在一个棚户区里视察拆迁，很多百姓围着他，气氛热烈而和谐，赵向前仍然是没有一丝的官架子，与居民聊得投机，有老太太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就信你，你叫我们往哪里搬我们就搬，我孙子说只要搬到新房，他就能把媳妇领家里来。”

下一个新闻，是赵向前在开一个再就业的现场会，挥着手，激情洋溢地给人们描绘未来的蓝图：“市里争取用三年的时间，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力争安排一百万人再就业……”

桃儿说：“赵向前的气场真足。”

“为民办事，心系百姓的人气场都足。”我在心里说，你还有多少时间来做这些事呢？

桃儿收拾好行李，要去退房，我忽然说：“不走了。”



桃儿被我弄糊涂了：“天一，你在想什么？怎么反复无常。”

“以后你就明白了。”

“可是，我们不去找玉儿了吗？”

“现在有比找玉儿更重要的情要做。”我坚定地说。

## 第 421 章：狐朋狗友

冰城的冬天来得早，一到晚上奇冷无比，我和桃儿商量着找个地方去吃烧烤，这时门被敲响了，朱盛夹着包站在门口。

“周大师，请吧，哥哥请你去喝酒。”朱盛的笑总是令人恶心。

我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坚辞不去。朱盛硬拉了我的手，说：“刚才哥是给你开玩笑呢，赏个脸喝杯酒，算哥给你道歉了。”

我不知他要耍什么花招，又拗不过他的拉扯，决定去吃他，于是把桃儿也叫上。

朱盛的轿车在旅馆门口等着，上了车，很快开到了一家大酒店。

酒店里的人对他都点头哈腰，口称“朱总。”

“是你的酒店？”我问。

朱盛说：“是我朋友的，他在房间等着呢。”

进了房间，里面早坐了几个人，朱盛一一介绍：“这位是肖北肖总，这家酒店的老总，这位是金经理……”

我悄然打量了一下肖北，三十多岁，不苟言笑，城府颇深。那几个人称朱盛为老大，迎他在上座坐了，左右呈众星捧月势围坐下来，我能看出他们都是一条路上的人，听他们的言谈，可以看出他们不光是做道路工程，还有酒店娱乐，房产，运输等项目，他们在冰城的势力真是非

同一般。

肖北偏着头斜视我问：“听老朱说你的卦算得很准？”

我看他牛气哄哄的样子心里不爽，只是点了一下头，没有理他。

肖北被我冷落一下，竟然没有任何不悦，自己喝了一口红酒，说：“给我算一卦，算准了，把这个送你。”说着摘下了腕上黄澄澄的手表放在我面前。

坐在他身边的女人惊呼道：“你大方啊，算一卦就送人家劳力士。”说着伸手把那块表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的抚摸。

看这个女人与他毫无顾忌的亲昵，关系显然不一般，但听那几个人叫她“小林”，我知道她不是梁在道的女儿。

我问朱盛：“朱总，你请我吃饭呢还是让我来算卦？”

“我的弟兄们听说你的卦准，都想见识一下，你就露一手嘛，活跃一下气氛。”

## 第 422 章：心机重重

这帮人平时跋扈惯了，在他们眼里，他们就是爷，没有什么能放在眼里的，可是对我的职业如此轻慢，令我很是不快，若不是我要探朱盛的底，我想我早就拂袖而去了。

我强忍住没有发作，问肖北：“你想问哪方面的事？”

“你就算算吃过饭后他去哪里。”金经理望着小林淫荡地笑着说。

我看着肖北身边的女人，以她的姓氏“林”字起了一卦，排完卦后说：“肖总心事很重啊，家里有名花，外面有仙草，是一个坐享齐人之福的人，得益于名花，钟情于仙草，最终……二者皆不属于你，只是暂时的维持……”

肖北变了脸说：“什么名花仙草，你胡扯什么，问你今晚干什么去？”

“回家啊，饭局不结束你就得离席。”

一桌子的人哄堂大笑，朱盛说：“这回你没算准，他今晚已经请了假了，不回家了，周大师，罚酒吧。”

肖北不屑地哼了一声说：“就这水平也能出来蒙事？”

小林把手表给肖北戴回手上说：“算不准好，算准了可就破财了。”

桃儿问我：“你故意的吧？”

我说：“等一会儿他还得把表摘下来。”

我不光算准了肖北饭后得回家，还算出，他和梁在道的女儿是貌合神离，而且最终要分道扬镳，我心里有些明白肖北这个人了，他是在利用梁在道，也在利用朱盛，这三个人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各有各的算盘，至于他们各自是什么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饭吃到一半时，肖北接了一个电话，脸色不好看起来：“妈的！”

“怎么了？什么事？”金经理问。

“梁芳让我回家，说老爷子要连夜去北京开会，有事和我说，”肖北拍拍我的肩膀说：“让你算准了。”说着把手表摘了下来。

朱盛问：“老梁要去北京？那你得赶快回去看看，别有什么急事。”

我没想到肖北还是愿赌服输的性格，这一点和朱盛完全不一样，真不敢相象他们两个是怎么合作在一起的。

我接过表，欣赏了一下，还给他说：“这表我戴不出去，还是你戴着气派。”

肖北硬把表给我戴上：“兄弟，我肖北吐一口水砸一个坑，你要不收下，是看不起我。”

朱盛嘿嘿笑着说：“周大师，别看这块表值五万块钱，可在肖总眼里不过是泡一回妞的，他家里名表多了，既然肖总大方相赠，你就不要推辞了，算是把我的帐也清了。”

## 第 423 章：生命密码

我现在能看到赵向前的一举一动，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在朱盛办公室时，就有一段影像在眼前播放，看到他坐在赵向东的车上，看到他们聊小时候的事。这种情形以前也有过，但是从没有现在这样真切。

荣格（C. GJung）在他的著述里不断地提及梦和幻觉，当然也说过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他是研究这个的，他能捕捉到幻觉产生的那一瞬间的情景，普通人做不到，他甚至把灵魂游走归为精神疾病的一种，人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形下，灵魂游离在自己的躯壳之外，而中国道家却解释是天目所见，是异能。到底谁是正确的？

我两种情形都有，一种是时刻在脑海里印着赵向前的名字，替他焦虑，想知道他该怎么处理这件棘手的事，另一种是我的确开了天目。两种情形结合在一起，使我不再是一张图片一张图片的拍照，而是把他的行止活动拍成了影像，而且是同步的，就像我跟在他身边一样。

我在占卜时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能看到一个人的前世今生，连他死时的情形我都能看到，但是那要在绝对安静，而我又心无旁骛的时候，我会看到我面前的人，幻化成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或是一只鸟或是别的动物，然后看到他像一株小树苗一样不断长大，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遇到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生过什么病，到老死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向空中抓着什么。我能看到，但是我从不说，因为怕被别人说我是唯心，是在下大神。其实下大神，也是一种异能，他们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他们不会被常人所理解，所以不如不说。

研究精神学的荣格（C. GJung），他不光相信幻觉，相信梦对现实的揭示，也相信中国道家的炼丹术，他说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为精神所左右，如果人类能控制了精神，

就找到了破译生命的密码，可以不病不老不死，可以超然物外，我信。

肖北瞪了朱盛一眼急急地走了。

## 第 424 章：雨夜归人

真正研究透彻了易经的人，会理解我说的话，易经是预测学，更是生命科学，易经把万事万物当成有生命的东西来看，有生命才可以沟通，生命之间的信息通道打通了，就没有秘密可言，掌握易经，就是掌握打通生命之间信息通道的工具。

我现在的意识在随着赵向前在走，我只所以说是意识，不说是灵魂，是因为灵魂太抽象，太缥缈，就像是空气，人们看不到它的存在，认为它就是空的，不可能承载什么，可是空气又实在太伟大了，它承载了宇宙间生命所需要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物质。

我的意识又跟着赵向前在动。

赵向前从梁在道家出来，他去了“高丽村”，他想一个人买醉吗？

赵向前一个人要了个单间，并没有要酒，坐在房间里喝咖啡。这时，天空下起了细雨，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灰蒙蒙的，街上的路灯灯光氤氲，道旁落叶松被雨水湿过，青葱得发黑。

赵向前点了一支烟，眉头深锁，不断地看放在桌上的手机。

过了一会儿，手机屏上一阵闪动，他迅速抓起电话：“喂，你方便吗？我在高丽村，嗯，我等你。”

他在等一个人，只有他认为重要的人才会单独来“高丽村”见面，他要见谁呢？

夜已经很深了，他已经换了三次咖啡，仍然是孤独的

一个人。

当时针指向 12 点时，一个打着雨伞的女人走进了饭店。进了房间，对赵向前歉意地一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女人三十多岁，披肩长发，皮肤微黑，但是气质非常好，举止颇为文雅，她脱掉风衣，搭在椅背上，轻轻坐下来：“喝点什么？威士忌好吗？”

赵向前点头：“随便。”

女人伸手握住赵向前放在桌上的手：“少抽点烟，看你的嘴唇，都是紫的。”

赵向前笑笑，把烟蒂摁在烟灰缸里，反手也握住了女人的手：“谢谢，东西带来了吗？”

女人从手袋里掏出一个文件袋，犹豫了一下，放到他手上问：“你决定了？”

赵向前不语，抽出文件袋里的几页纸，一张张地仔细浏览。

## 第 425 章：红尘知己

女人招手叫来服务生，点了四个菜，分别是三色泡菜，金沙土豆泥，炒年糕和清炒虾仁，另外又要了一份韩药参鸡汤。在两个杯子里倒上酒，自己先喝了一杯，又倒上，看着专注的赵向前说：“事缓则圆，再等等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

赵向前摇了摇头，仍然把眼睛埋在文件里。

“你想过没有？这些证据对根深蒂固的梁老爷子来说，究竟有多少杀伤力呢？”女人忧心忡忡地说：“如果扳不倒他，结局反而更糟。”

赵向前终于看完了文件，小心放进文件袋里，又封上口，端起酒杯与女人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说：“我还有别

的路可走吗？”

“如果，如果从了老爷子呢？”

“你说什么？菁菁，你说这样的话？”赵向前眼里露出恼怒。

菁菁哀叹了一声，说：“我不希望看到你们鱼死网破。”

“我也不想，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等老爷子一回来，我就去见他，直接和他摊牌，我会告诉他，如果不停止计划，我就去纪委检举他。”

“你以为他会害怕？”

“人总该有些怕觉吧，能疯狂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吗？”

“不撕破脸皮不好吗？匿名举报呢？”

“我就是要做到明处，告诉他这样做不光是毁了自己，还会众叛亲离。”

“怎么弄成这种局面？我感觉好象哪儿不对，可是又说不上来，老爷子再糊涂，再利令智昏，他也犯不上赌上全部身家啊！”

“我也不相信他会动这样的念头，可是偏偏他就动了，难道世上真有鬼打墙的说法，他是被恶鬼缠住了？”赵向前自嘲地说：“世上哪有鬼哟，都是人心在作怪。”

“我不忍心看你的前途毁于一旦，”菁菁又抓住了他的手：“即使能扳得倒老爷子，你的政治前途也完了，谁还敢用一个把自己的恩人送进监狱的人！”

## 第 426 章：背后有鬼

“我保住前途，很多人会保不住性命，我保住前途，冰城的前途就会变得莫测，我不想眼看着老卢和我的心血化为泡影，干事业，总得有牺牲，不管人们理解不理解我的决定，我问心无愧。”

菁菁把转向窗外，一滴眼泪滑落下来。

“菁菁，你是理解我的，一直都是，古人说红颜知己，我说你是我的红尘知己，自从我做官以来，就没有了真正的朋友，红尘那么热闹，可是我得时刻保持一颗冷静的心，只有在你面前，我才能体会到做人的快乐，我是自私的，只想在你这里索取一份宁静，获得一份安慰，可是我却不能给予你什么，忘了我吧，就当我是红尘里的一滴雨滴，太阳出来，什么都没有了。”赵向前走到菁菁身后，轻轻抱住她说。

“如果世间的罪恶也能是一滴雨滴该多好。”菁菁幽幽地说。

“太阳的光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假设只能徒添苦恼，我们还是现实些吧。”赵向前要走向座位上去。

菁菁却反身抱住了他，亲吻他，赵向前挣扎了一下，最终放弃了努力，两个人深情地拥抱着在一起。

赵向前和菁菁一直是彼此欣赏，却从没有越过雷池一步，他们是朋友，是知己，不是情人。但是今晚的一吻，让他们把心彻底地交给了对方，菁菁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守候你，做你一生的红尘知己。”

赵向前的吻却是吻别的意思，他要把自己喜欢的女人的气味藏在心里。

重新回到座位上坐好，赵向前说：“不想那么多了，明天的事等明天再说吧，今天我们一醉方休。”

菁菁是梁在道的秘书，这次梁在道去北京开会，她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自然也没有跟着，这是很反常的事，菁菁甚至怀疑梁在道根本就没有去开会，可是到底他干什么去了，没有人知道。

她心里有一种预感，梁在道和卢思源的斗争决不是赵向前说的那么简单，后面肯定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存在，到底是什么，只有梁在道知道。



官者弄权，商者弄奸，自古以来就层出不穷这类高人。厚黑学大师李宗吾更是专著一部《厚黑学》来诠释玩弄权术的种种伎俩。他说三国里权术高手当然要数曹操和刘备，一个是心子黑，一个是脸皮厚。曹操叫嚣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又杀皇后皇子，其心黑如炭，所以落得一个千古奸雄的名声。

但是李老先生却不承认诸葛孔明是权术高手，这实在是埋没人才，诸葛亮是周易大师，他的谋略得益于对周易在领悟深刻，后人有一联写得好：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按行内说法，他是我的祖师爷，他的功过是非我是不能妄评的。

可是诸葛亮从一个乡野隐士一跃而成为刘皇叔的座上客，稳把蜀国数十年，不是集脸皮厚与心子黑与一身，可能做到？他最后假惺惺地留一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自己谋了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美名，所以，他要比曹操司马懿等人高明得多。

要做官场长青树，学曹操刘备司马懿都不行，得研究诸葛亮。

赵向前不懂权谋之术，只知捧一颗红心，学魏征，死抗死谏，可惜天下像李世民那样怕老婆的皇帝太少了，你找死，人家送你死就是了，谁会怜惜你的忧国忧民之心。

做为一个政治家不懂谋略权术，只凭一腔热血，注定是悲剧的。

肖北约了赵向前见面，他是梁在道的代言人，挟天子才能令诸侯，他的祖师爷是曹操。

“老爷子去北京了，你知道吗？”

“呃，是的，我知道。”

“知道他去干什么吗？”

“说是去开会吧。”

“不是，去见一位领导，也是他的老师，他去吹风，”肖北观察着赵向前的脸色说：“你的脸色很差，没休息好？”

## 第 428 章：神灵活现

“呃，昨晚看文件看得有些晚。”赵向前双手搓了一下脸说。

“菁菁……”肖北欲言又止，嘻笑着看赵向前。

赵向前心里一惊，不知道他要说什么，等了片刻，见他没在说下去，忍不住问：“菁菁没跟去吗？”

“哈……老赵啊，你少跟我打马虎眼，你们昨晚不是在一起了吗？怎么样？把你折腾得够呛吧？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你可要把持着点。”肖北说。

赵向前的心咯噔一下，他怎么会知道我和菁菁在一起？他监视我？还是菁菁出卖我？不，不会，菁菁绝不会，那就是他在监视我，昨天晚上没见到可疑的人啊？！

“哈哈……”肖北见被自己猜中心事，放肆地大笑说：“你紧张什么呀，谁还没有个说心里话的知己啊。”

赵向前捂着嘴吱唔了几句掩饰道：“没有，没有。”

“怎么了？牙又疼啦？”肖北关切地问。

赵向前摇摇头又点点头：“肖北，老爷子留什么话没有？”

说完这句话，赵向前很想抽自己一个嘴巴，老爷子有句会直接给自己说，问肖北，这小子一肚子弯弯绕，能告诉自己什么实情。

肖北就是等他来问，收起玩世不恭的嘴脸一本正经地道：“老爷子临走时吩咐，让我们马上实施计划，他在

上头活动，我们要趁热打铁，两下合力，大功可成。”

“老爷子什么时候回来？”赵向前想了想，推脱说：“考察团的日程不是一下子能定下来的，怕要耽搁些日子。”

“老爷子暂时不会回来，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帮你活动活动，这事过了让你再往上走走。”

赵向前苦笑说：“真要做成了这件事，影响那么大，我还有往上走？”

“你只是一个市长，出了事自然有高个的顶着，对你的影响微乎其微，大不了出去转一圈再回来，只要把上面搞定了，下面谁还敢放个屁。”肖北神灵活现地说。

## 第 429 章：杀人灭口

赵向前厌烦地皱了一下眉头，都说主多大仆多大，肖北因为是梁在道的女婿，处处拿自己当爷，你算老几啊，官场变化瞬间风云，别说你肖北不过是梁在道的一条狗，就是梁在道又能左右得了什么！

“你们都准备好了？”赵向前决定探探肖北的底细。

“只欠东风。”肖北言简意赅。

“计划在哪里动手？”

考察团来冰城后的日程安排和考察路线已经事先定下来了，肖北手上有一份详细的日程表和路线图，赵向前想知道他们把人埋伏在哪个地方，他已经准备了两个方案，一是通知省公安厅到时现场抓人，二是如果抓人不成他要临时改变路线，反正不能让肖北他们的阴谋得逞。

在光天化日之下谋杀政府官员，还要做得天衣无缝，赵向前摸不透的是肖北他们将采取什么方式，也不知他们将出动多少人。

“这个就不用你老操心了。”肖北狡黠地眨眨眼睛说。

赵向前心里暗暗地骂道，王八蛋，你就作死吧！但还是装作关切地说：“千万别留后遗症，要不然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

“我说过了，你放心就是。”肖北胸有成竹。

“我放心你，但是不放心你找的人，怕到时手软露出马脚。”赵向前还想套肖北的话。

“老赵，你记住了，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和我也没关系，你是代表冰城市政府邀请考察团，是官方行为，那头有朱盛操作，他的人他有数，我不妨给你透一下，你知道当年冰城道路工程公司老总是怎么死的吗？”

冰城道路工程公司以前是国营企业，朱盛通过种种手段才变成自己的公司，那都是赵向前来冰城之前的事，那时梁在道是冰城的一把手，所以他对此并不知情。

“那个老总一心要维护国有资产，其实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朱盛劝他多次让他退出，他就是不听招呼，还到处告状，说朱盛要侵吞国家财产，当然也捎带着把老爷子给告了。一天晚上，那个老总喝多了酒，跑到江边去游泳，淹死了。”肖北面无表情地说。

## 第 430 章：死人复仇

“不会是朱盛干的吧？”赵向前明知故问。

“还有呢，那老总的儿子不甘心，继承老爹的遗志，不光为其老爹喊冤，还继续上告说朱盛杀人灭口，说老爷子姑息养奸，朱盛给他们家多少钱都不要，就是要置朱盛于死地，后来，他家里着了一把火，一家老小五口，全烧死了……”肖北叹息说：“太惨了，灭门啊！”

赵向前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不由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案子破了吗？”他问了一个很幼稚的问题。

“老爷子当时就下令，限期破案，后来案子破了，是他们家用火不慎，引燃了放在家里的香精水，你说诡异吧！”肖北冷笑说：“中国人向来是管生不管死，都灭门了，死无对证，谁还去较真啊！”

“这也太他妈的黑暗了。”赵向前冲口而出骂道，骂完意识到不对，补充道：“这朱盛也太恶毒了，做事用不着这么绝嘛！”

“他就是一个刽子手。”肖北说

赵向前有些明白梁在道为什么对朱盛言听计从了，朱盛是刽子手不假，可是真正拿刀的却是梁在道，究竟谁更恶毒，谁更可怕？这两个人一黑一白，一明一暗，狼狈为奸，在他们眼里，哪还有正义哪还有公平哪还有人性！

“朱盛会遭报应的。”赵向前喃喃地说。

“该遭报应的人还有很多，”肖北说：“死人有时也能复仇你信不信？”

“死人也能复仇？”赵向前不解地问：“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看鬼片看多了。”肖北淡淡地说。

“那个老总叫什么名字？”

“蒋卫东，怎么，你想给他翻案？”肖北定定地问。

赵向前摇摇头说：“都办成铁案了，还怎么翻案？随便问问。”

话是这样说，赵向前的心里却重重的打了个问号，为什么肖北要告诉自己这事？是威胁自己还是忌惮朱盛的凶残成性？

肖北临走，深深地看了赵向前一眼说：“朱盛干这行拿手，他从来都是让开口说话的人说不了话，所以，有些事，只可做不可说，要不然就得永远闭口。”

望着肖北的背影，赵向前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冷。

我是这样通透地洞察着赵向前的一举一动看得越真切就越替他揪心。

深不可测的梁在道，凶狠毒辣的朱盛，老奸巨猾的肖北，再加上不知敌友的菁菁，我感到了与赵向前一样的忧虑。

赵向前是一个实干家，但不是权谋家，如果这场游戏里有一个牺牲品，那非他莫属。

我为了独善其身，本想悄悄地帮他，但是，靠我一个人，靠赵向前一个人，都玩不转这个游戏，都不是那几个人的对手。

我决定加入赵向前的阵营，彻底摧毁朱盛他们的阴谋。

我拿起电话，想约赵向前见面。

肖北来了。

我已经预感到他会来找我，他肯一掷千金，拿一块劳力士作卦金，并不是仅为了一时赌气或炫富，他有他的目的。

在朱盛和梁在道设下的这个局里，除了朱盛凶残成性，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其它人，都是焦虑万分，患得患失，所以这个局里，最可怕的人是朱盛。在没单独见肖北之前，我是这样认为的。

肖北踱着悠闲的步子进了我的房间，我对桃儿说：“把那块表还给肖总吧，你去退房，我们去机场。”

肖北淡淡一笑说：“周大师，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拿表的，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不往回要。”

“我也从不随便接受别人的贵重物品。”我说。

桃儿把放在写字台上的劳力士拿过来，交还肖北。她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笑吟吟地说：“肖总，不是为了等你，我们早就到机场了。”

肖北接过手表，看着我说：“怎么，周大师算出我要来吗？”

“你不是已经来了吗？”我反问道。

肖北问：“你一卦收费多少？”

“两万。”演戏演到这份上，我只能继续下去，朱盛肯定告诉了他我的卦金标准，所以我仍然报出两万的数。

桃儿却不知道，诧异地看着我，她心里肯定在说，你真敢狮子大开口。桃儿哪知道，这些人，财大气粗惯了，也疑神疑鬼惯了，他们喜欢在别人面前摆谱，你也只有照应着他们的胃口才能压得住他们的气势。

## 第 432 章：洞悉玄关

“那好，上次在饭桌上那一卦是两万，今天烦请周大师再给我卜一卦，两卦的卦金是四万，我这表正好值四万，两不相欠，你收下吧。”肖北把表又塞回我手上。

我看了看时间说：“抱歉，我们赶飞机，怕是没时间给你卜卦了。”

“哦，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的行程了，麻烦你改签下一航班好吗？费用算我的。”肖北歉意地说。

他比朱盛要有礼貌的多，不管他是硬端着矜持还是出于对易经的敬畏，能矮身求人，证明他心里还是有脆弱存在的。医生治病救人，最怕的是无药可救的人，只要能下得去药，就有希望治好。

我见好就收说：“既然肖总确是有困惑，那在下就成人之美吧。”

肖北原本紧张的神情轻松下来。

我对桃儿说：“桃儿，你把机票先退了，在你的房间等我。”

肖北见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坐得离我近了说：

“周大师的神机妙算我已领教过了，所以今天特地再来讨教，请务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占卜无非是问吉凶、求官财，请问肖总的困惑所在？”

“我问吉凶，就看我三十日内祸福。”

“把你的八字给我。”我说。其实占卜吉凶的应期本不需要八字，但是我听了他和赵向前的谈话后，感到他心里藏了很大的秘密，我要通过其八字窥知他的玄关。

肖北把八字报给了我。我让他摇了一卦，看过卦象后，他这个人等于赤条条地站在了我面前。

我解道：“你在结婚之前有过一次恋爱，你们爱得很深，深到了可以为对方赴死的程度，直到现在她在你心里的位置还无人可替代，只所以你们最终没有结合，是因为她死了，从你的煞星上看，是死于火，被火烧死的，对吗？”

说完这句话，不待肖北反应，我心里已经倏地一动，想起他和赵向前说的那番话，难道他和朱盛纵火烧死的那一家人有关？！

## 第 433 章：肖北问卦

我观察肖北的表情，他哪怕再细微的心理波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可是他却异常地平静，也没有过多的争辩，只是轻轻地说：“不是，我没有你说的生死恋情……我和梁芳是大学同学，我们在大学相爱，她是我惟一的爱人……这个你没有测准，不过不要紧，我不问感情的事，你接着往下说。”

不是他在撒谎就是我推错了他的八字，可是用八字断命理有固定的公式，把四柱套进去，一个人一生的信息就出来了，怎么可能错？除非他给我的八字不准，抑或是他出生时，母亲没有记准生日。



我坚信我不会错，但还是歉意地笑笑，表示认可他的断言，疑问却藏在了心里。

我接着往下说，“你的思维很缜密，也很谨慎，做任何事都要谋划再三，有时候这是一种好习惯，但你也因此失去很多机会，还好，你是庚戌年生人，日干为寅，是天乙贵人命，吉星主贵，命中注定会有贵人相助，遇凶总能化吉，一生虽有忧虑但无劫煞，如果能放平心态，不争不嗔，不怨不悔，则寿在九十，无疾而终。”

“我是天乙贵人命？无疾而终？你是说我遇事有惊无险，逢凶可化吉喽！”肖北扬了扬眉毛说。

“基本上是这样，但八字定的是运数，可是人生在世，难免有是非扰心，人为是非恩怨所困，又免不了争执杀伐，惊了劫煞就会影响你的运，如果正逢冲日，你自己又不检点，做了有违天道的事，当然会泄气而伤运，招致飞来横祸，这就是易经所说动而生凶的道理。”我诱导他进入我的思维里。

肖北果然很紧张，心里有事的人最是敏感，风水师的无意之言都能让他浮想联翩，何况我知道他现在正要举事，每一句话都是为他量身定做。

“你看我本月若有行事是吉是凶？”

“这要看你所行之事是善是恶，做坏事本身就是凶，但做了坏事不一定现报，是因为月运临吉星，冲抵了恶报，但不现报不等于不报，怨气积在你的气里，等你运衰的时候自然会爆发，你本月是双星行煞，诸事不宜，休养生息最好。”我讲了一大套四柱学里的理论，因为他生性多疑，对他只简单地讲吉凶很难说服他。

## 第 434 章：人怎胜天

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心里是仇恨还是贪欲在作祟，使他变得如此疯狂，只能慢慢去唤醒他心里的良知，消减他

心里的罪恶欲望，让他改变计划。

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力量在他们策划已久的阴谋面前非常渺小，可是我想事在人为，只要能慢慢接近他的内心，我就有机会。

“我这个月不能有任何大的举动是吗？”

“不能。”

“如果是一件早已计划好的事情呢？我的意思是这个月必须得办，会有什么后果？”

我看他的卦，故意装作反复斟酌，半晌才说：“从你的卦上看，是用神休囚，原神入墓，极衰之象，诸事难成。”

“我这个月的运如此衰吗？”肖北疑惑地盯着我说。

“你是巳月生人，巳为火，本月是亥月，亥水克火，你说凶不凶？”我道。

“可是有位道长和你说的不一样，他说我这个月是有福神佑护的。”

我已料到他已经请风水师测过运势，他们这样的人，做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如若不问卜求测是不合情理的。

我说：“我是得正一道老道长的关门弟子，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道家的不传之秘传给了我，我不知道还有哪位道长能比我师父还独具慧眼。”

“周大师不要误会，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只是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结果感到困惑，我不知该如何抉择了。”肖北解释道。

“凡事没有定法，运因时而动，吉和凶也分大小，事情也分正邪，此时是福彼时可能就是祸，风水师每一日每一时的气场也是千差万别的，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这就要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领悟了。”我抛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故意让他先乱了方寸。

肖北果然阵脚大乱，猛抽了一阵烟，考虑了半天说：

“周大师，我愚笨，领悟不透，请你再点拨一番。”

我问：“你信因果报应吗？”

肖北摇摇头：“我不信，我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

我笑了：“这样无知的话也信？人定胜天？自古以来，人几时是战胜得了老天的？台风一过万物凋零，暴雨之下天下尽淹，地震轻轻一动便是哀鸿遍野，说人定胜天不过是自不量力的狂话，只有察天机，安天命，应天意，顺天时，然后才能去尽人事，乐有成。”

“那台风暴雨地震又是哪来的因果呢？”

“风是气之因，雨是云之因，震是土火之因，有因才有果，果报是因的积聚，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人行善事从自身说心朗气清做事就分明，就易成事，从外因说，人都有亲善友好的天性，对待好人就乐于援手助其成功；反之心怀不轨之徒，日日忧戚，心神不定心绪不宁处事则无主见乱心智，外因上处处树敌，人人恶之，岂有成事之理！”

肖北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 第 28 卷

世上从没有铁板一块的阵营，也从没有完美无瑕的计划，所谓的阵营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和利益才能组合在一起，同一个信仰的人对信仰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因为内心空虚，有的人是因为内心恐惧，有的人是因为寻求心灵的解脱。但是利益就不一样了，为利益加入阵营的人，最终也会因为利益而与阵营决裂。

## 第 435 章：谋事不密

世上从没有铁板一块的阵营，也从没有完美无瑕的计

划，所谓的阵营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和利益才能组合在一起，同一个信仰的人对信仰的理解也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因为内心空虚，有的人是因为内心恐惧，有的人是因为寻求心灵的解脱。但是利益就不一样了，为利益加入阵营的人，最终也会因为利益而与阵营决裂。

朱盛建立起的这个阵营有信仰吗？肯定没有，他们只所以能聚合到一起，完全是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

梁在道他们三个人，一个是为了权利，一个是出于对金钱歇斯底里的崇拜，还有一个肖北，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了什么，凭他挥金如土的作派，他不像是金钱的奴隶，可也不会是为了政治利益，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维护他岳父梁在道的利益。

肖北是一个甘作他人附庸的人吗？我能感觉出来他不是，别看他浮在表面的是漫不经心，但他眼里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那是最可怕的。

我已经找到了解脱赵向前危局的方法，就是分裂朱盛这个三人阵营，而突破口就在肖北身上。

我说：“肖总，既然你说了让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我就再多啰嗦几句。”

“请讲。”

“明代天文学家揭暄有一句名言，叫‘谋成于密而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密。’你相信这句话吗？”

“我信，谋事不密，必受其害，自古以来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肖北表示赞同说。

“好，那我请问，你以为你将要所谋之事密不密？”

肖北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毅然说：“当然。”

我笑了，说：“我再请问你们这件密事有几个人知道？”

肖北用警觉的目光看我一眼说：“我们这件事里的每个人嘴上都贴了封条，这个不劳大师费神，你有什么话不

妨直说。”

“你们这件事有四个知情者，也是参与者，主谋有两个人，一明一暗，但这两个主谋不是最高明的，最高明的是你，对不对？”

## 第 436 章：最后晚餐

我并不敢肯定肖北在这件事里的作用，只是临时对他的试探。没想到肖北马上脸色大变，看我如看头上生角的怪兽：“你？！你从何得知？”

看肖北如此表现，我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更加坚定了要先攻下他这个堡垒的信念，我说：“你听过‘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吗？”

肖北摇摇头。

“基督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里有一个叫犹大的人，跟随耶稣三年，与耶稣同吃、同桌、同行、同在。最后因为贪欲以三十块钱的价格出卖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按犹太人习惯，坐席前主人会与每一位客人亲嘴，耶稣也亲了犹大的嘴，未开饭前，耶稣先为门徒洗脚，也洗了犹大的脚！吃饭时，耶稣也特别蘸饼给犹大吃，但犹大仍硬心不悔，按着与祭司长所约定的，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领人来捉耶稣，并以亲嘴为记号。耶稣最后再以朋友呼唤犹大，希望能挽回其心。然而犹大最终不悔改。福音书上有记载主耶稣论犹大的一句话，‘人子必要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路加与约翰都提到‘撒但进入犹大的心’。当耶稣宣布了圣餐的意义以及作出立约的宣告之后，紧接下去，说了一句令当时的众门徒大吃一惊的一句话，‘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这件事给门徒的印象太深了，以致当他们提起那个夜晚，不说‘主与门徒守逾越节的那一夜’或‘主设立圣餐的那一夜’或‘主与门

徒立新约的那一夜，’而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肖北不解地问：“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说：“这个故事的意義太大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三点启示，一，人一旦有了贪欲就会变成魔鬼，连上帝都唤不回他的心；二，贪欲的可怕与贪心的大小是没关系的，三十块钱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只是一个奴仆的价钱，可是却让犹太把上帝之子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三，这世上没有绝对的秘密，只要做了有违天道人伦的事情，终究会被人识破。”

## 第 437 章：危险逼近

肖北问道：“耶稣是怎么知道犹太出卖了他呢？”

“世上只要有空气就没有秘密。”

“有空气就没有秘密？什么意思？”

“耶稣是智者，他能捕捉到通过空气传播的信息，在易经预测里称之为信息场，也叫磁场。”

“你刚才所说也是通过信息场捕获到的吗？”

我摇摇头：“我不是智者，达不到捕获与自己无关信息的高度。”

我故意不说是预测所得，“我还知道你们的阴谋是——”我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

肖北冷冷的目光逼视我，声音也寒气入骨：“你知道的还真多！告诉我，既然不是你预测出来的，到底是谁说的！”

“你们四个人的‘最后的晚餐’里，有一个人是犹太，而你是智者，当然，你也会成为那个最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我讲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故事，目的就是要用离间计，让肖北对他们那个阵营产生怀疑，也动摇他对阴谋的

信心。

肖北肯定会首先想到是朱盛泄露了秘密，因为是他介绍我认识肖北的，只要他们两个人一旦相互猜疑起来，他们的阵营就会大乱。我接下来会想办法再去接近梁在道，我要把水彻底搅浑，只有这样赵向前才能不战而胜。

可是我没想到，危险也正一步步向我靠近。

我只考虑到怎么瓦解肖北的阴谋阵营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处境，顺口就把他们的秘密给说了出来，肖北对赵向前说过“有些事，只可做不可说，要不然就得永远闭口。”他们将要做的事不仅见不得光，更是罪大恶极，只要露出去，他们都得死，肖北怎么会让我再开口说话？

有时候一个人太过自信是致命的，我就是太自信了，自信易经会给我战胜邪恶的力量，也自信我的分辨力，可是我太低估肖北朱盛他们的智商了，他们能走到一起，能让一个阴谋马上付诸实施，不是一日一时之功，他们斟酌了许久酝酿了许久，仅凭我三言两语是不会轻易溃败下来的。

“我是耶稣？朱盛是犹太？哈哈！周大师，你是谁呢？！”肖北狂笑道。

他笑得我摸不着头脑，我问：“肖总，你笑什么？”

“我笑你自作聪明。”

肖北说着摸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样子，来了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手下，黑压压地挤满了房间。

## 第 438 章：心绪乱了

我吃惊地看着肖北：“你想干什么？”

肖北奸笑道：“这个旅馆太简陋了，我给周大师换一个好点的宾馆。”

我马上意识到刚才的话犯了大忌，说到了肖北的痛处，我心里一紧，难道他要让我永远闭口？

我故作轻松地说：“肖总的好意在下心领了，就不麻烦你了，我马上离开冰城，你放心，不会再打扰你了。”

“离开冰城？NO！我还没有好好招待周大师呢，哪能这么快就走？”肖北说着对手下一挥手：“给周大师换个宾馆，还有隔壁房间的那位小姐，也一起请了。”

他的话音刚落，一个虎背熊腰的家伙上前扭住我的双臂。

肖北瞪了那人一眼：“对周大师客气点，他可是我的客人，这岂是我们冰城的待客之道。”

那人并不松开我，推搡着把我扭出了房间。

我回身对肖北说：“不关桃儿的事，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动她。”

“你放心，我不动她，可是有人会对她感兴趣的。”

在走廊里，桃儿也被两个青年夹在中间带出了房间，看见我，桃儿惊恐万分：“天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事，有点小误会，”我安慰她道：“肖总要给我们换个好点的宾馆。”

桃儿看这样情形明白我是又惹上了麻烦，张嘴大喊：“救命——”

有人上来捂住了她的嘴喝道：“别喊，再喊把你舌头割了！”

我知道这帮人都是亡命之徒，我们既然已经羊落虎口，挣扎只是徒劳，反而受辱，于是对桃儿摇了摇头，示意她不要叫喊。

我和桃儿被簇拥着走出和悦旅馆，身后有人在恐吓旅馆的人：“看什么看？警察办案没见过？告诉你们老板，要他小心着，要想继续在冰城混下去就识相点！”

我和桃儿分别上了停在旅馆门口的汽车，马上被蒙上



了眼睛，汽车不知开了多久，终于停了下来，然后又上了电梯，凭感觉，我猜测这幢楼至少在二十层以上。

我被推到了一个房间里才得以扯下眼罩，我适应了一下，环顾四周，也是宾馆的陈设，看房间的情形，应该不会低于四星级，我在成都时梁小地请我住过一次四星级宾馆。

我看着站在我面前的肖北手下说：“你们肖总对我可真够客气啊！”

接着桃儿也被送了进来，肖北的手下全退到了门口。

桃儿惊魂未定地扑到我怀里，“天一，我有点害怕！”

我也有点害怕，在这异地他乡，我们就是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我倒无所谓，我怕的是连累了无辜的桃儿。

我安慰了一番桃儿，把自己关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将头浸在冰冷的水里，想让自己混乱的心绪渐渐平息下来。

## 第 439 章：唇枪舌剑 1

我整整衣衫从洗手间出来，桃儿看着我被凉水冻得通红的脸关切地问：“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我很好。”

桃儿的目光不离开我的面部，我知道她在等待什么。

我说：“桃儿，对不起，连累你了。”

“能和你在一起，我不怕连累，我只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以后再告诉你吧。”

“我想现在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凝神静心，想为自己卜上一卦，看一下吉凶，可是

心里仍然乱成一团麻，根本无法起卦。

我叹息了一声说：“听天由命吧。”

桃儿见我不愿告诉她真相，有些失望：“天一，现在我们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了，应该生死与共，你还顾虑什么？你告诉我，也许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想了想，轻声对她说：“如果你能出去，就去找赵向前，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认识赵向前……”

这时肖北进来了。

“周大师，委屈你在冰城多住几天，吃饭有人会送到房间里来，闷了的话可以去阳台看看冰城的景色，当然，也可以和这位美女做做成人游戏，放心，我那些弟兄不会打扰你们的。”肖北轻浮地说。

桃儿脸一红，转身进了洗手间。

肖北坐到宽大的床上，说：“这床不错，一坐上来就让人有无限遐想……”

我打断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直说吧。”

“这话该我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是一个过客，而且马上要离开冰城了，是你留下我的，我们不过是一面之缘，我能干什么？”

“过客？怕没这么简单吧？”肖北冷笑道：“请问周大师到冰城干什么来啦？”

“我未婚妻离家出走了，我现在满世界找她呢，我来冰城当然是找人来了。”

“哈哈，”肖北击掌大笑：“你撒谎也该打好草稿才是，未婚妻离家出走？你带着一个美女满世界找人？周大师也未免太风流了吧！”

这事还真没办法解释得清，我干脆沉默不语。

肖北收起笑容说：“告诉我，朱盛请你来是什么目的？”

朱盛请我来？他怎么会这样说？我在心里反复琢磨他的这句话的含义，慢慢理出了头绪，原来他怀疑我和朱盛有什么交易，朱盛介绍我认识他，是故意要给他设什么圈套，这倒有些出乎意外，我仔细地把这件事梳理了一遍，看能不能利用他的误会做做文章。

肖北并不给我太多思考的时间，催促道：“怎么，要编故事给我听吗？告诉你，别看你是易经大师，要论耍手段你可差太远了，还是老实点好，要不然，可别怪我管不住我那些弟兄。”

我若说与朱盛没有关系，他必定会继续纠缠不休，我若说是朱盛请我来的，那我就成了朱盛的同伙，听他的话音，他和朱盛之间肯定是有嫌隙，他们既是合作关系，又相互提防，若不然他也不会对我如此紧张了。

我斟酌了一下，说：“我和朱盛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是他请来的，只是偶然遇上。”

“偶然遇上？你在和悦旅馆只住了一天，冰城几百万人都没有偶然遇上你，这么巧你就和朱盛偶然上了？周大师，请问到底是你太神了还是朱盛太神了呢？”

肖北太鬼了，我发觉我对付他有些太吃力。

桃儿出了洗手间挨着我坐下说：“肖总，我们和朱总真没什么关系，大家都是明白人，你有什么话不妨摆到桌面上，反正我们在你手上，也逃不出你的手心。”

我不想让桃儿掺和进来，对她说：“桃儿，麻烦你把我的衬衣洗了。”

桃儿看了我一眼，我给她递了个眼神，她默默起身，从行李箱里翻出我的衬衣，重新进了洗手间。

肖北看着桃儿窈窕的背影说：“周大师，我的为人你

应该算得出来，我要想用非常的手段从你嘴里问出话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要给桃儿单开一个房间，把她攥在手里，就什么都有了，但是我现在不会那样做，可是现在不做不等于我永远不做，什么时候会做？只要发现你做了对我不利的事，我肯定不会手软，就像我将要干的那件大事一样，冤有头债有主，他们欠了我的，我当然要他们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放明白点，不要对我做蠢事！”

“这么说你算是正人君子啦！”我嘲弄道。

“我不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但是我也绝非你想象中的卑鄙小人，这个世界有时候靠正义来找回正义是很难的，靠公正取得公正更是痴人说梦，自古就是如此，所以才会有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好汉！”

## 第 441 章：唇枪舌剑 3

肖北的话让我感觉他有难言之隐，到底他想表达什么，他想要什么正义和公正？

我说：“你的话虽然偏激，但是也不无道理，不过今天我不想和你讲座正义和公正的问题，我想知道，你把我们关在这里是何用意？”

“我要做的事，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不管什么吉凶，什么因果报应，我自从有了计划以后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你出现在了最合适的时候是你自己的不幸，在我的计划没有实施之前，你只能消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不管你到底是在为谁干活，我都不会对你做过分的事，我有我的原则。”肖北严肃地说。

“可是你的计划里还是会伤害很多无辜的人。”既然肖北对我没有恶意，我索性与他敞开了谈。

“你终于说到问题的实质了，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在为谁做事？”肖北冷冷地说。

“我就是我，我没有为谁做什么事，我所知道的一切全是用易经预测得来的，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不妨直说吧，你的杀人计划是为了要扳倒一位高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要去牺牲更多人的生命，请问你的原则何在？你想要的正义何在？对那些无辜的人难道说就是正义和公正吗？”我质问道。

肖北听我的话，笑了：“你能预测出的东西还真不少，可是你没有预测到的东西也不少，我说了，用正义的手段找回正义是很难的事情，既然这样，我当然要用非常手段去找回，如果你认为那些为此丢掉性命的人是无辜的话，我只能说你很无知，你听过这样一句民谣吗？叫‘顺着衙门往里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

我顿时无言以对。

“我等了五年，我就要等一个机会，我不是证明我有多了不起，也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只是拿回属于我的正义和公正，你明白吗？”肖北点了一支烟说道。

这句话很耳熟，是周润发在《英雄本色》里说过的话。可是从肖北嘴里说出来，我感到很可笑。

“你身为高官的女婿，做着以权谋私的生意，还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谈什么正义和公正，你不觉得很滑稽吗？”我笑道。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的计划里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的非正常手段，不义之财人人可取，天下小人人人可诛，”肖北吐出一口烟说：“也许你觉得我矫情，可是当你体会到自己最爱的亲人被害，却不能为他们讨回公道的痛苦后，就明白我的苦衷了！”

## 第 442 章：深度潜伏

肖北以为我不知道蒋卫东的灭门案，才吐露了自己的

心声，他如此一说，我就豁然开朗了，我明白了症结所在，心里反而轻松下来。

我说：“我明白你的苦衷。”

“你明白？”肖北吃惊地抬眼看我，良久摇摇头说：“你不明白的。”

我说：“人生不只有一个出口，死结也不止一个解法，你只有把自己从极端的仇恨里解脱出来，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而不是用新的仇恨去化解以前的仇恨。”

“五年了，我试过很多方法，可是很多路都被堵死了，这是惟一的解决方式，我曾经给过他们悔过的机会，他们没有珍惜，那就怪不得我了。”肖北的目光变得可怕起来。

“可是你毁掉最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毁了。”

“我在这五年里，每一天都要不停地劝自己坚持，要等着看到那些恶魔最终的下场，若不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恐怕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五年的时间都活在仇恨里，其实也是生不如死了，既然他抱定了必死之心，那为何还要求卜问吉凶祸福？

因为我是朱盛介绍来的，他不能不警惕，这是一个高智商的游戏，稍有不慎，可能玩人者反被被玩者玩死，肖北深知对手混迹江湖多年，老谋深算，他处心积虑多年，把自己潜伏得这么深，当然不愿意功亏一篑，他既然抱定了宁可笑着死不能抱憾生的念头，当然要一击之下，必致对手死地。

对于我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他岂敢轻视。

现在我被他攥在了手心里，他当然不怕我是一个搅局者还是对方的帮手了。

## 第 443 章：事有转机

我洞悉了肖北的秘密，但并不说破，仍然一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说：“肖总，我和你们的计划和你的仇恨都没有关系，我只是个局外人，只是机缘巧合遇到了你们，我并非要多管闲事，只是你们求卜问卦，我当然要把卦里的意思告诉你们，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我劝不了你放下屠刀，可是卦里还有一个提示，你们冰城有一个人可以帮你申张正义，这个人和你很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可以请他用正常的手段为你报仇，用法律去制裁坏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逢凶化吉，转危为安，既不用逃亡他乡，也没有性命之虞。”

其实我已经算出肖北为自己设计了一条退路，他要在计划完成之时，远走他乡，至于会去哪里，却算不出来。

当我提到他要走上逃亡之路时，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了，因为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秘密，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能说出来，证明我真是通过易经预测出来的，而非哪一个人的帮手。

肖北内心挣扎了一番后，半信半疑地问：“有人能用正常的手段申张正义？你说的这个能帮我的人是谁？”

“我只能算出来有这么一个人，至于是谁，要你自己去找。”我还不能把赵向前推到前面来，因为我不敢确定肖北会做怎样的选择。

“自古官官相护，虎狼一家，谁会拿自己的政治前程去赌一场不知胜负的赌局？”肖北起身为自己倒了一杯红酒，一饮而尽，沉重地说。

“有人会的，在众多无辜者的生命和自己一个人的政治前程面前，有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贪生怕死，贪图名利。”

肖北沉思了片刻，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但马上又熄灭了，他摇摇头说：“你说的或许不错，是有这么一个看似还算正直的人，但是他的力量太渺小了，蚍蜉撼树谈何易！”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

“你不知道也罢，”肖北说：“你不觉得你知道的已经够多的了吗？”

“我可以帮你推一卦，看看这个人能否成事。”

肖北又倒了一杯酒，在手里久久把玩，陷入了沉思之中。

## 第 444 章：樊笼之中

弗洛伊德（SigmundFreud）说过，人生就象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而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世上有万无一失的棋局吗？每个人在进入棋局之初都会有一个信念：我不会输，我一定赢。肖北也是坚信自己必赢的，可是，人生的输赢不是凭信念和意志就可以左右的，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随时会跳出来，打乱你的棋局，改变输赢的方向。

一个固执的人，别人想进入他的内心是很艰难的，就像一个苦读寒窗十年的书生，你告诉他别去考试了，不会成功的，这对他来说不是打击而侮辱，他是一定要试的，只为验证这十年的心血。

肖北终于没有相信我，他把我和桃儿的手机全收走了，“周大师，不好意思，先委屈你一下，等我事成，你就自由了。”

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劝他说：“这件事你做不成。”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的计划。”肖北冷冷地道。

我差点就喊出了赵向前的名字，可是看着肖北毫无表情的面孔，还是放弃了，也许他自认为比我更了解赵向前，他手里的每一枚棋子，他都了如指掌，他宁肯相信自己的判断去拼死一搏，也不会相信我的。

到了晚饭时间，肖北的手下送来了还算丰富的晚餐，



一个冷盘，一个土豆炖牛肉，一盘辣炒野山菇，一只烧鸡，竟然还为我们准备了一瓶 82 年的 lafite 红酒。

桃儿对着酒和菜无动于衷。

我打开酒瓶，轻轻倒进高脚杯中，房间里顿时酒香四溢。

“真是好酒，良辰美景难得佳酿，来，桃儿，干一杯。”我说。

桃儿摇头：“你的心真大，竟然还有心情喝酒。”

“心情是可以酝酿的，你喝了这杯酒，情绪就上来了。”我笑说。

“酒这东西是不是也是无聊的人酝酿出来的？然后反过来用它再去调节心情？”桃儿突出奇想说。

“好创意，我想应该是这样的。”我称赞道。

桃儿哭笑不得地说：“什么呀，你就会随口答曰。”

## 第 445 章：一夜不眠

“桃儿，你不用担心，我们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宽慰她道。

“我不是担心我们有什么危险，我在想，我们都穷途末路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让我分担你的心事？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桃儿说。

男人喜欢女人说，我要保护你！其实真到了危机关头，男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更别说保护别人了。要说我有心事，我最大的心事还是担心桃儿，庆幸的是肖北把我和桃儿关在了一起，让我可以时刻守着她，不管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让桃儿离开我半步，这是男人之间的游戏，不应该让她替我去承担什么。

我说：“要说心事，在这之前有，现在没有了，我们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云开日出，桃儿，一动不如一静，

现在这样挺好，有酒有肉，得享受时且享受。”

桃儿背过身去，不理我了。我一个人品着杯中酒，撕了只鸡腿大吃特吃，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示意桃儿先休息，桃儿问我睡哪儿，我在壁橱里找出一床被子，又把暖气开得大大的，朝沙发上一躺说：“四星级宾馆就是好，连沙发都这么舒服，桃儿，晚安。”

桃儿上前掀开被子，把我拉到床上说：“这么大的床，我们一人一半睡吧，你还怕我吃了你。”

我想了想，顺从地睡到了床上，等桃儿睡着后又重新回到沙发上。

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开始想怎么才能联系上赵向前，我要让他去调查一下肖北的背景，看他和蒋卫东到底有没有关系。

只有肖北的身世背景弄清楚了，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苦思冥想，一直到窗外泛白也没有想出主意，我看桃儿的身体动了一下，似乎要醒了，才悄悄歪倒在床的一侧假寐。

桃儿翻身坐起，拍拍我的背说：“别装了，你一夜没睡还说没心事。”

我说：“我睡着了。”

桃儿扑哧一声笑了。

## 第 446 章：道家灵香

肖北的手下送早餐过来，进了房间就往床上瞄，目光从床上再扫到我和桃儿脸上，我一夜未睡，脸有些黑，面无表情地问：“这么大的酒店，没有服务员吗？要你亲自送餐过来？”

“您是贵宾，一般的服务员哪有资格伺候您啊。”方脸大汉戏谑道，说着一屁股坐到床上：“周大师，这一夜折腾得不轻啊，黑眼圈都出来了。”

桃儿被那个方脸大汉瞅得不高兴了，说道：“告诉你们老大，给我们换一个标准间。”

我见他坐了下来，心里盘算着可以通过他和赵向前联系上，就示意桃儿不要说话，转而对他说：“我还好啊，不过你最近好象有事要发生啊。”

方脸大汉不以为然地说：“我每天都有事情发生，你还是算算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吧。”

我问“你怎么称呼？”

“宁志彪，江湖人称彪子，不信鬼不信神，信拳头，你不要给我算命，我的命在自己手里，没有人可以算得准。”彪子眼睛还是色迷迷地盯着桃儿。

做着别人的傀儡，还说命在自己手里，说这样话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幻想家，要么是自大狂。小子，你只要肯坐下来，五分钟之内要不能让你对我五体投地，我这碗饭算是白吃了，我端详着他，迅速地起了一卦，说道：“你幼年丧父，跟母亲改嫁到一个姓秦的家里，继父对你很冷淡，只供你上到了小学，你现在有二十年没见到母亲了吧。”

“你不说我还忘了，我从小就发誓等我混出来了，一定先做了姓秦的那个老王八蛋，咦？你怎么知道那个王八蛋姓秦？”

“我还知道你有一个妹妹三岁时被你母亲送了人……”

“什么？什么？！你告诉我还能不能找到我妹妹！”彪子呼地站起来，急不可耐地说。

“你不信周易，我给你说了也无益于事。”我卖起了关子。

“你管我信不信，你说说看。”

我摇头说：“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你妹妹现在的生活很好，她的养父在当地不光是一方大员，而且非常有钱，对你妹妹当掌上明珠一样疼爱，你就不用去打扰了。”

“你调我胃口？她过得再好，也是我亲妹妹，这是我惟一的亲人了，我一定要找到她，你快告诉我她在哪里！”彪子越发地着急起来。

## 第 447 章：冒险一搏

我慢条斯理说：“我要给伏羲老祖上香，求老祖赐我慧眼，才能看清你妹妹的具体位置。”

“哦，好，你快上香。”

我一动不动说：“我带来的香用没了，没办法上啊。”

“没了？我给你去买。”彪子说完往外就走。

我咳了一声道：“我用的香是从青城山带来的，道家炼丹炉里精心拣出的香灰作辅料配制而成，是道家专用灵香，你买不到。”

“那不成了嘴上抹石灰——白说，”彪子失望地说：“必须得去青城山买？”

我见火候差不多了，说：“倒也不用去青城山，冰城有一个我的师弟，他那里应该有存的。”

彪子高兴地说：“你说话大喘气啊，冰城能找到你不早说，快告诉我地方，我去取。”

“你去取？你以为道家秘制的灵物是谁都可以求得来的吗？非我们道家弟子不能经手，必须得我亲自去，我师弟才会拿出来。”我说。

彪子愣子一下，头摇得像个闹钟一样，沮丧地说：“不行，不行，你不能出去，你也出不去，这幢楼里全是老大的人，要让他知道了我就完了。”

我摊开双手说：“那就没办法了，这就是命，注定你

妹妹可以锦衣玉食，你只能做牛做马。”

“什么命，我不信，我的命在我不在天，我不会一辈子被别人踩在脚下的。”彪子眼里流露出对美好未来的渴望。

我做出事不关己的样子对桃儿说：“吃饭吧，吃完饭我给你接着讲易经第十六卦。”

彪子眼前一亮说：“桃儿是道家弟子吗？”

“当然，她是我惟一的弟子。”

“你们是师徒关系？那你们还……”彪子看看床，意味深长地说。

“我昨夜一夜没睡，所以今天请你给换个双人间。”

“双人间还是住在一起啊，那多不方便，要不我给你们一人开一个房间得了。”彪子别有用心地说。

“不，不用，我们住一个房间，我随时得向师父请教。”桃儿忙说。

我说：“换房间的事回头再说，先吃饭。”

彪子回到正题说：“既然桃儿也是道家弟子，让她去找你师弟取香可以吗？”

我故作为难地说：“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老大专门吩咐，你们不许迈出房间一步……不过，我想想办法，等到夜里，可以让桃儿混出去……她的目标小一些，”彪子小声说：“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如果香取来了你要不能帮我找到妹妹，可别怪我不客气。”

“这个是自然，只要有灵香在，你马上就可以动身去见你妹妹，到那时你就不用在这里任人摆布了，等你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你会明白你的冒险是值得的。”我给他吃定心丸说。

“好，那就一言为定，我等夜里再来，”彪子与我击掌说。

## 第 448 章：断卦之法

桃儿在门口听着宁志彪走得远了，笑吟吟地坐到我面前，手托着腮问：“周大师，要我做什么，这回该说了吧。”

我迟疑了一下，说：“别急，我先占一卦，看看吉凶再决定。”

虽然宁志彪答应带桃儿出去，但是我担心桃儿的安危，还是不敢贸然下决心。宁志彪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又是夜里行动，我怕桃儿应付不了他。

我拿出铜钱，摇了一卦，主卦六合变卦六冲，用神伏而不现，好在飞神动可以放出伏神，从卦上看对桃儿不会有伤害，但也是一个谋事不利的卦，最坏的结局是事有反复，劳而无功。

桃儿切切地看着我：“怎么样？”

“算了，别去了，也许等待才是最好的选择。”

“卦上怎么说？”

“用神伏吟，应爻克世，事不成之象。”

“什么意思？”

“断卦之法共有十八个步骤，也称十八盘，意即每一卦摇出来都是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须把这十八个步骤全部走完一遍才能看清卦象，从起卦始年月日不能错，空亡不能错，所卜之事要清楚，然后就是看用神，用神就是所占之事的用爻，以本爻的旺衰定吉凶，比如问父母之事，则以父母爻为用神，如果用神空亡，则必大不利，但是用神空亡却有月柱日柱帮扶，而且是动爻的话，则不为空，但仍然不利，然后再看原神的旺衰，原神就是生用神之爻，本卦里父母未土，火生土，官鬼午火就是原神，定一卦的吉凶旺衰，先看用神再看原神，本卦原神持世，得日月生扶，属于比较旺相之象，这两爻看完，还要看忌神，忌神

是克用神之爻，木克土，本卦的妻财卯木是忌神，忌神动而化回头生，不可小觑，然后是仇神，仇神为克制原神生助忌神，本卦里仇神是子孙爻……这些看完还要看动爻与用神原神的生克关系及旺衰，再看进神退神，接下来要看卦的六冲和六合，再接下来是看卦中有没有三合局，然后是看暗动、日破等……再然后是看世应爻的生克关系，世为自己，应为他人，这些看完再看体用，然后还有六神，六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 第 449 章：人间烟火

“天啊，这么复杂！算啦，您老抽空再给我上课吧，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都不教我一个字，今天是怎么啦，一下子说这么多，我怎么感觉像是临终遗言似的……吓吓吓，我说错了，”桃儿红微微一红，不好意思地说：“看来我没这个天赋，学不来这么复杂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大凶卦的话，我可以去试一试！”

“信卦即从卦，卦象已出又不去执行，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我不同意去冒险一试。”

“我从卦啊，你告诉我注意事项，我小心从事就行了，我们在这里消极等待也不是上策啊！”

“一动不如一静，不如等明天看一看再说。”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肖北要软禁我们，我帮你分析一下，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诸葛亮那么能掐会算的一个人都信臭皮匠的话，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桃儿摇着我的胳膊说。

我被她逗笑了，说：“你这是偷换概念，诸葛亮什么时候信皮匠的话了？别说古人了，拿现实社会来说，你又看到哪个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听群众的意见了？更别说臭皮匠了！易经预测是不能讲集体智慧的，你要明白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道理，我不是有意要瞒你，只是

这件事非同小可，你不知道最好，要不然，你一生中会经常做噩梦的。”

“真有这么严重？那么也就是说胡胜把你诳来就是一个圈套啦？”

“是的，让你说准了，就是一个圈套。”

“那你精通易经，又开了天目，事先没有算出来？”

“你不懂易经，这话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不是说我懂易经，开了天目，天下的事就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了，我要是时时预测，日日起卦，事事洞明，那人生还有何乐趣可言？我的神经要老是绷着，能活多久？人学会了一种本事，然后马上累死了，学它还有何意义？我学易经是为了一种乐趣，不是为了受累，我开天目纯属是水到渠成，所以，我只有心念动的时候才会为自己占卜，只有别人问卜时我才会起卦，平时我和常人一样，按生活原有的轨迹在走，顺其自然地活着，享受得是一个普通人的快乐和忧愁，不是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我解释道。

## 第 450 章：上层建筑

“深刻，太深刻了，你这话让我明白了，为什么陈景润英年早逝了，他对学术的投入过于执着，对人生的投入太少了，忘记了生命的本身意义，如果劳逸结合他多活几年在学术上的贡献会更大对吗？”桃儿深有感触地说。

“你这话也对也不完全对，学术研究对陈景润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他的贡献不能以生命的长短来衡量，毕竟各人对人生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想知道什么事可以让我一生中要在噩梦里度过，我觉着你的话太夸张了。”桃儿不依不饶地说。

我说：“你知道当今社会什么最黑暗最龌龊吗？”

“不知道。”桃儿摇头。



“官场，有些人你看他衣冠楚楚，其实是衣冠禽兽，你看他正人君子，其实是卑鄙小人，你看他光明磊落，其实是阴暗恶毒，我们每天在大街上行走，感觉这城市每天都在改变着，是多么美好，其实这个改变的过程里夹杂了多少罪恶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如果你知道了，你会对这个世界很害怕，对庄严大楼里进出的官员很恶心，你会说，当官的中间就没有好人了吗？有，但是要么被浊流同化，要么灭亡，只能剩下极少一部分人在支撑着上层建筑，直到把自己压趴下，被埋葬。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来，每过数百年就要改朝换代的原因，因为建在沙滩上的大厦是不可能长久的，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是老百姓，不要管政治的事，谁兴谁荣自有他的因果，老百姓要学会享受生活，一幢大厦倒了还会有新的大厦建起来，享乐和毁灭的永远是盖楼者，楼不是我们建的，我们担心什么呢？所以不管上层建筑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要以一颗平常心去接受，而不是试图去改变，飞蛾投火是可悲的。”

“我觉得你这是突发奇想，还夹杂着一种深深的忧伤，说是要保持一颗平常人的平常心，其实是一颗忧国忧民心，是什么触动了你的灵魂吧？！”

“突发奇想？哦，是奇想，我在为一些人惋惜，同时在为一些人悲壮，有些杞人忧天了。”

“不说这些深刻的话题了，还是说说你要出去做什么吧。”

## 第 451 章：缠绵悱恻

“我说了，我突然不想做了，静观其变吧，上层建筑的事与我们没关系，谁兴谁亡看天意吧。”

“周天一，我鄙视你，你这个自私的家伙！算了，你爱说不说，反正夜里我一定要跟宁志彪出去，到时我去找胡胜问清楚。”桃儿生气地说。

“你找胡胜没用，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见桃儿固执己见，知道是拦不住她了，犹豫了片刻说：“既然你一定要去，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你不要再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只照我的话去做，成与不成我们尽心尽力就行了，剩下的只能看天意，你看好不好？”

“你其实也明白我的意思，我可没有多管闲事的心情，我才不想管你说的上层建筑不建筑的事，我只是想尽快结束这里的事，离开冰城，去找玉儿姐姐，说吧，我该怎么做。”

“你跟宁志彪出去后，想法打这个电话与赵向前联系上，告诉他一句话，让他查查蒋卫东与肖北的关系，你就说，只要把五年前蒋卫东的灭门案破了，便会守得云开日出，其它什么都不用说，记住，千万不要说我们被肖北软禁的事，要不然我们永远也别想走出这间屋子了！”

“这个我可以做到，可是我是去找你师弟拿什么灵香的，我总不能打完电话空手而归吧，宁志彪肯定要怀疑呀！”桃儿担忧地说。

“当然不能空手而归，你随便找个人家，进去耽搁一下不就行了，你这么聪明不用我教吧？”

桃儿想了想笑了：“我可没有你这些小聪明，弄假成真的事我做起来心虚。”

我找出一些香，用红布包了，让桃儿收好说：“不要耽搁太久啊，我怕宁志彪对你不怀好意，事一完马上回来。”

桃儿点头说：“你想得真周到，我记住了。”

我看着桃儿，心里忽然莫名的酸楚起来，我握住了她的手，低声说：“桃儿，谢谢。”

桃儿也定定地看着我：“谢我什么？我该谢你才是，是你让我的生命如此精彩。”

桃儿的眼里一时柔情似水，看得我缠绵悱恻。

正在这时，肖北开门走了进来。

## 第 29 卷

在利益面前，人人都是灯下的飞蛾，明知道扑上去会焚身碎骨，也义无反顾。最可怕的是，很多人根本不去分析这种牺牲能换来多大的价值，哪怕只为了一个旖旎的梦，也会付之一生去追求。

## 第 452 章：狐狸狡猾

因为这段时间事情千头万绪，我的气场非常混浊混乱，我和赵向前之间的磁场反应正在减弱，我已经很难在大脑里聚拢起赵向前的信息了，肖北的到来让我从他身上又捕捉到了赵向前的信息。

赵向前一直在等梁在道回来，他一直在相信这个阴谋的发起人是梁在道，因此梁在道也可以停止阴谋。

他不知道梁在道也是被人绑架上的战场。

官至省部级这一级别，小恩小怨，小是小非怎么可能让他起了杀心呢！

官场里的事只所以微妙，是因为官官之间虽然相护也相疑相制，他们的防备心非常重，很难做到知己知彼，所以会造成很大的盲区和误解。

肖北和朱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周旋在梁在道和赵向前中间，巧舌如簧，左右逢源，把他们两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肖北见赵向前迟迟不行动，鼓动朱盛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绑架了赵向东。

赵向前和赵向东弟兄 两个手足情深，赵向前疼爱

这个弟弟甚于疼爱任何人，包括自己，他接到匿名电话，说赵向东在他们手上，要他马上执行老爷子的命令，否则等着给弟弟收尸吧。

赵向前依然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梁在道，他对梁也彻底失望了，他看着手上的举报材料，内心进行了一番痛苦的挣扎，一想到向东在他们手上，心如刀割般在流血，为什么本来和弟弟毫不相干的事偏要扯上无辜的人呢？

他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抽了一夜的烟，仍然下不了决心。

天刚初明，肖北即鬼魅般给赵向前打来电话，约他在一个茶馆见面。

赵向前一见到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揪住他的衣领，眼睛血红地盯着他喝问：“你们为什么要冲向东下手？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放了向东，要不然我跟你们同归于尽！”

肖北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说：“你说什么，我没听懂，什么冲向东下手？向东怎么了？”

“你少来这套，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这两天我和一个周易大师在一起，我在让他帮我指点迷津呢，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决定退出这个计划，因为大师告诉我，我若沾这件事，必是大难临头……”肖北说这句话有三个目的，一个是试探赵向前和我有没有关系，二是把自己和向东的失踪撇清关系，三是给赵向前一个错误的信息，他肖北退出了，和这个阴谋没有任何关系了。

## 第 453 章：误入圈套

赵向前已经乱了阵角，哪还能分辨出他的真假，慢慢松开他，狐疑地问：“什么周易大师？你不听老爷子的话

会听什么大师的话？”

“一个叫周天一的大师，他的卦很准……”肖北观察着赵向前的表情说。

赵向前果然上当，脱口而出：“谁？周天一？他还没有离开冰城？”

“你认识周大师？”肖北心里顿时一阵紧张。

赵向前被肖北声称退出计划迷惑了，不假思索地说：“是的，我认识他，他的法术很神奇，我也请他预测了这件事的吉凶，我本来想请他用法术来改变这件事的，可是他不愿帮我，不辞而别了，怎么会和你在一起？”

“他有改变这件事的力量？”

“是啊，我亲眼见证过他的神奇，他不光精通周易，还擅长道家法术，可以为别人改运，只是他不愿掺和官场的事，所以没有答应我。”

“哦，我明白了。”肖北明白了赵向前已经把他们的阴谋对我和盘托出，也明白了我的卦准是因为已经知道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明白了朱盛遇见我不是偶然，而是我主动找上门去要坏他们好事的。

赵向前不懂肖北明白了什么，问：“你明白什么了？”

肖北马上意识到自己失言，说：“我明白了周大师的一片苦心。”

“周大师现在哪里？”赵向前急切地问。

“他已经走了。”肖北在心里对我恨之入骨，脸上却平静如水。

赵向前有些失望：“他走了？他只是给你断一下吉凶就走了？没说别的什么话吗？”

“说了，说这件事我不做可以，可是我阻止不了事情的发生，有人会完成的，这是天意，改变不了，因为必须得有人死。”肖北冷冷地说。

赵向前惊愕地说：“怎么会这样？他真是这样说的

吗？是了，他知道自己也改变不了，所以才不肯施以援手的，难道这真是天意？”

肖北说：“不错，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天意不可违，忤逆天意必遭天谴！既然上天给了你这个使命，你就替天行道吧，不能让世上只死好人，贪官污吏却逍遥法外。”

肖北扔下这句话，转身回到了酒店来找我算帐。

## 第 454 章：男人战争

肖北阴森森地看我半天，也让我把他看了个透彻，我倒吸一口凉气，顿觉不妙，不等他开口说话，先发制人说：“肖总，你刚才去找那个可以帮你的人去了，对吗？”

“你接着往下说。”肖北以为知道了我的老底，想看看我怎么蒙他。

“你其实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既然是如此，就不该拉赵向前下水，现如今这样的好官已经不多了，该为社会留一点希望，你为什么不能把他当朋友，和他深入的谈一谈？”

“他现在正在帮我，他能做成这件事，就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肖北冷冷地说。

“可是你会害死他的，还有他的弟弟，为什么要把一个不相干的人扯进来？你知道他们兄弟的感情的，你会把一个好人变成魔鬼。”

“我以前也是一个好人，是谁改变了我？”肖北说：“你以为自己真的法力无边是吗？我告诉你，你是自不量力，你不该搅和进来，因为你多嘴多事，才害了赵向东，还会有更多不相干的人扯进来，这些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会让你为你的自作聪明付出代价！”

肖北狰狞地大笑。

人性里有一种东西叫邪恶，邪恶肆虐就会把人性蚕食

殆尽。肖北原本不是邪恶的，只是他压不住疯长的邪恶之草，才让心里荒芜起来的，怎样才能除尽他心里的恶草，种上希望之花呢？我不知道，他说的不错，我是自不量力，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抑和沮丧。

“算啦，既然你心里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假想敌，不相信社会也不相信任何人，我无话可说了，你好自为之吧。”我无奈地说。

“不劳大师的教诲了，洪秀全当年全教都信刀枪不入，结果全都死在了刀枪之下，我若信你的，肯定也是死无葬身之地，我可以死，但是必须得让那些该死的人先我而死，我才能瞑目，周大师，你这两天风花雪月软玉温香也享受得够了，我向你借桃儿小姐一用——这都是你自作自受，我说过，害我者必受其害，你不是想做一个善人吗？我就是要让你受尽心灵的折磨！”肖北面目可怖。

女人是弱者，男人的世界里，女人永远只能扮演受伤的角色。

## 第 455 章：女人心事

肖北其实是不屑于为难女人的，他只所以如此，全是为了报复我。

我说：“借桃儿可以，不过我有最后一个要求。”

“哼，你还有要求？可笑，我现在把你从这座楼上扔下去，明天会有报纸说有人跳楼自杀了你信不信？”

“我信，”我不想再去激怒他，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桃儿，对不对？所以我要求留桃儿最后一晚，把我平生所学传授给她，也算是减少我心里的愧疚，明天你带桃儿走，然后不要你动手，我自己跳下楼去。”

“好，你还算男人，我成全你，再给你最后一个完整的也是完美的夜晚。”肖北说完大笑离去。

窗外灯火通明，夜色宁静，肖北的笑声犹如死神的笑声一样在窗外久久徘徊不去。

桃儿问：“他为什么突然这么仇恨你？”

“他仇恨所有人。”我决定不再对桃儿隐瞒什么，把事情的经过向她讲了一遍。

桃儿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喃喃地说道：“太可怕了，怎么会这样呢！”

“我现在怀疑肖北和蒋卫东的灭门案有关系，他是为了复仇，所以你今晚一定要出去，然后摆脱宁志彪，去找到赵向前，不要再回来了，等事情水落石出我们再联系。”

“不，我一定要回来，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虎狼窝里，要死我们也死在一起。”桃儿不假思索地说。

我故作轻松地笑笑说：“你放心，我死不了，他也不会让我死，他要做更大的事，怎么可能在这个当口为自己惹麻烦呢？”

“我不管，我不离开你。”桃儿坚决地说。

“你要再回来，我们两个都会有危险，你安全了我就安全了，桃儿，我是开了天目的人，对肖北和朱盛看得很清楚，对整件事也看得很清楚，你要相信我的判断！”

“他们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怎么能放心？”

“肖北不是恶魔，只是被仇恨夺去理智，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你只要保护好自己，我才能放手去完成自己的计划，桃儿，你一定要听我的，否则不光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人丢掉性命。”我握住她的手恳切地说。

桃儿伏在我肩上，泣不成声说：“天一，我一直想和你同甘苦共患难一回的，没想到这一次要生离死别，你让我怎么能放得下心，我怕这一去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驾驭得事情的发展，我只是不愿桃儿落入虎口，跟着我受牵连。

桃儿进了洗手间，再出来时，竟然一丝不挂地站在我



面前。

## 第 456 章：最后机会

我惊愕地说：“桃儿，你干什么？快穿回衣服。”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许这一别将是永诀，我要把自己给你，你要记住我是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桃儿抱住我说。

“桃儿，不能这样！”我生硬地使劲推她。

“你要不答应我，我就不离开你，我绝不离开这个房间。”桃儿死死地箍紧我不撒手。

桃儿身体的热量几乎将我融化，可是我的理智告诉我，不可以，不管我还有没有明天，我都不能去碰她，我的承诺给了玉儿，我就要做到，哪怕我和玉儿今生再也不能相见，我也要守住自己的诺言。

我用尽全力粗暴地甩开桃儿，将她推进洗手间，拉住门拉手对桃儿说：“桃儿，对不起！”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我低声说：“桃儿，彪子来了，你准备一下。”

彪子鬼鬼祟祟地进了房间，从随身带来的袋子里掏出一身保洁员的衣服：“桃儿呢？把这个换上，等会我把门口的弟兄支开，让她走楼梯下去，我在地下那一层等她。”

彪子说完不敢停留，马上出去了。

桃儿接都不接我递进去的保洁服，只是在洗手间啜泣。

我说：“桃儿，我懂你的心意，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与禽兽何异？桃儿，事情紧急，这是我们惟一的机会了，我知道你是一个顾全大局的女孩子……”

桃儿伸手猛地把衣服拽了进去，过了片刻，换好

衣服站在我面前：“周天一，我走，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我给了她一张纸条说：“出了酒店，把这个交给彪子，让他按纸条上写的方向去找他妹妹，能不能找到看他们兄妹的缘份了。”

“你，你想得真周全……谁都想到了，就是没把……没把我放在心上，周天一，我恨你！”桃儿抓过纸条，转身离开。

门挟裹着一阵风“砰”地关上，我虚脱了般浑身无力地跌坐在沙发里。

## 第 457 章：心神不定

桃儿离开后，我就莫名其妙的浑身不自在起来，头越来越重，有一种不知所云的幻觉萦来绕去，令我心烦意乱。

我像一只被缚住了翅膀的鸟，飞不起来，也走不稳脚步，在房间里坐立不安，六神无主。这种情形以前从没有过，我努力地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可是却越发的烦躁。

我问自己，怎么了，到底怎么？难道要出什么事吗？是桃儿要出什么事吗？

桃儿临走前留给我那幽怨的一瞥令我心悸，桃儿，你可千万别什么事！

我拿过铜钱，捧在手心里，手心里马上溢出汗水，头昏昏沉沉一片混乱，根本就无法成卦。

我呆呆地坐在床边，灵魂像上一次在峨眉山一样游离了躯体，不同的是，我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世事，只是这样心魂不定地分离着。

我找出上次喝剩下的酒，对着酒瓶一阵猛灌，让自己更加混沌。

在酒的作用下，我睡着了，奔腾不息的意识也停滞下来，我懵懵懂懂地想，别醒过来，永远不要醒过来，让所

有的牵肠挂肚，让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去自生自灭吧。

人若真能长眠不醒也是一种幸福。自从张天师和司马空教会了我道家的绝学和解开了我人生的困惑后，我最怕的是做梦，我不喜欢梦这种预言方式，我宁愿接受突如其来的欢喜悲伤也不想先知先觉。因为先知先觉太辛苦也让人生太没有味道。

我醒来时，肖北坐在沙发里，他面前的烟灰缸里摞满了长长短短的烟蒂。

我厌烦地皱了皱眉头说：“为什么每次进来都不敲门？虽然我被你囚禁了，但我不是你的囚徒，你尊重点我的人格好吗？”

我头重脚轻地站起来，晃晃悠悠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头稍稍轻松了一些，我看了一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九点多了。

桃儿怎么样了？我没有找到赵向前？她现在安全吗？我心里泛起一连串的疑问，我想启动天目去穿透疑云，却发觉一点效用都没有，也许我已经失去了这个异能。

## 第 458 章：市长自杀

我走回房间，定了定神问肖北：“桃儿呢？你把桃儿怎么了！”

肖北冷笑：“你这苦肉计也太拙劣了点吧。”

“苦肉计？你什么意思？”我的心里本就混沌，干脆再装糊涂：“不是你的手下把桃儿带走了吗？”

“我的手下？我说好今天来带人的，我不来你会让我的手下带走？”肖北说：“谁敢！”

“是你的手下，叫彪子的那个，你没见到？”

“别跟我装了，我的手下个个规矩，没有人敢在我面前玩花活，”肖北自信地说。

“那就奇怪了，为什么我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

“我这楼里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更别说一个大活人了，该不是你用法术把桃儿变成一只蚂蚁爬出去了吧！”肖北说。

“我要有那个本事，我也不在这里任你宰割了。”

“行了，别说桃儿的事了，其实你是过虑了，我知道你虽然在帮赵向前做事，但你没有恶意，更不关桃儿的事，我即使把她叫走，也不会伤害她，只是想吓一吓你，你不要把我看成洪水猛兽，我还没坏到那份上去，其实你已经算出我的心事了，你知道我的仇人是谁，是世上所有当官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肖北说。

我怎么知道他不是为了打消我的戒备才故意这样说的呢？我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不作任何表示。

“也许你是对的，这世上是有好人好官存在的。”肖北的精神看上去很糟，胡子也没刮，头发蓬乱着。

我不知他到底想说什么，只是感觉他的状态不对。

“赵向前自杀了！”肖北垂下头，十指插进头发里，哑着喉咙说。

“什么？你说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肖北抬起头，表情很是痛苦：“昨天夜里他跳楼自杀了，现在还有医院里抢救，生死未卜，他想用自己的死来结束这一切。”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昨天夜里桃儿走后我一直心神不宁，原来是赵向前在做最后的抉择，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难道是赵向东的失踪令他绝望了？他觉得只有自己死了，一切就会结束，弟弟会平安，卢思源会平安，很多人会平安。

可是还有很多人要逍遥法外。

“赵向前的自杀让你们的计划成为泡影，你因此而沮丧是吗？”

“有这方面的原因，也不尽然，我没想到朱盛绑架赵向东成了他自杀的导火索，弄巧成拙了。”肖北自嘲道。

“赵向东放出来了吗？”

“本来是拿他要挟赵向前的，现在出了这种事，还押着他有什么用？”肖北恨声说：“他妈的，功亏一篑啊！”

“我可以走了吗？”

“你，可以啊，我送你去机场。”

“谢谢，我要找到桃儿，我们一起走。”

“告诉我，桃儿是怎么走出这幢大厦的？”

“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如果你不把我囚禁在这里，可能你的仇就报了。”我说。

“你知道我的仇人是谁？”

“蒋卫东是你什么人？”

“蒋卫东？你怎么知道他？”肖北大为惊讶。

“你处心积虑五年，接近梁在道的女儿，成为他的女婿，不是为了替蒋卫东一家报仇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肖北目光犀利起来，冷峻地盯着我的脸。

“你精心设计了这个计划，把梁在道和朱盛全拖下水，把事情闹大，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对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已经准备好了退路，在事成之后会离开这里，要去国外是吗？”我分析道。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了，我压抑了五年，一直没有人诉说，我就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肖北见我把话挑明，反而轻松下来，点上烟，思绪回到了五年前。

肖北生在农村，家庭条件比较差，父亲去世早，他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蒋卫东是肖北的舅舅，非常疼爱他这个外甥，上大学的学费全是舅舅给他拿的，蒋卫东一家横遭不幸那年他正好要大学毕业，本来已经定好，他毕业就去舅舅的公司上班，可是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他失去了最疼爱他的亲人，也失去了就业机会。他母亲因为伤心过度，整夜整夜的流泪不止，哭瞎了双目，一年后也积郁成疾去世了。

## 第 460 章：肖北之谜 2

肖北在这个世上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曾经一段时间他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可是一想到舅舅一家的惨死，他想大仇未报，就是死了也无颜去见九泉之下的亲人，又鼓足了勇气活了下来。

肖北为了查清了舅舅的死因，在派出所招联防队员时，报名进了派出所，通过不懈的努力，与所长成了哥们，本来蒋卫东的灭门案在公安系统就是公开的秘密，他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知道朱盛和梁在道狼狈为奸，害死了舅舅一家。

肖北无亲无故，两手空空，要靠自己的力量扳倒手握重权的梁在道不异于天方夜谭，他苦思冥想了一个月，也没有想出如何才能为舅舅报仇的办法。

后来，他看到一本杂志，上面登了一篇小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女子为了替父报仇，隐姓瞒名嫁给了仇人，在新婚之夜终于手刃了仇人。他受到了启发，马上开始着手自己的计划，他打听到梁在道的女儿梁芳正在上大学，于是开始想方设法去接近她。

肖北也是大学的高材生，有潇洒的外表，有不凡的谈吐，更懂得投其所好，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功夫不负有心人，肖北用了两年的时间，终于追求到了梁芳。

肖北和梁芳结婚以后，在梁家做牛做马，小心谨慎，很快就取得了梁在道的信任，并且通过梁在道又认识了朱盛，他有副省长女婿这个身份，朱盛对他当然也是信任有加，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肖北见时机成熟，开始实施他的下一步计划，他曾经做了好几套方案，可是衡量再三，都不够稳妥。他心里明白，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他只有一次机会，如果一次不能彻底解决梁在道和朱盛，那他就完了。最终他决定利用梁在道和卢思源之间的矛盾做文章，能过两年时间的不断努力，终于让梁在道对卢思源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怨忿，在加上暗中挑唆朱盛向梁在道施压，终于设计出一个足可以震惊世界的阴谋。

## 第 461 章：意外之伤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计划，每个细节他都考虑不知多少遍，他自认为万无一失了，可是没想到梁在道选错了人，做出了拉赵向前下水这个下策。本来肖北不赞成把详细计划告诉赵向前的，只要赵向前把人请来就行了，可是梁在道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把这个计划对赵向前和盘托出，他只当有恩于赵向前，把赵向前当成心腹，却不知赵向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有自己的判断，不光拖着不执行梁在道的命令，还在关键时选择了以死明志。

肖北说：“周大师，说起来，赵向前的自杀和你有关系，我的计划失败也是因为你，你是我的克星。”

“你的克星不是我，是正义，即使我不参预进这件事里来，你也做不成，因为上天不会让你滥杀无辜，你这种以暴制暴的念头本来就大错特错了，自古善恶有报，作恶多端的人自有法律处罚他，你不去用法律手段而用选择这种极端的做法，你即使为蒋卫东一家报了仇，你以为蒋卫

东在地下就能欣慰了就能安眠了吗？！”

“法律？法律是权贵的盛宴，不是我们普通百姓的公堂，我舅舅一家的案子发生五年了，一直被以失火案结着案，不用极端的手段怎么可能反案？”肖北忿然说。

“我让桃儿出去就是找赵向前的，我请赵向前去查清蒋卫东的案子，只要把蒋卫东的案子查清了，他就可以解脱了，可惜桃儿去晚了。”

“他扳得动梁在道吗？你太幼稚了！”

“他扳不动，还有卢思源，还有中纪委，只要他想做，肯定能做到。”

“你不懂官官相护这个道理吗？一个铁案，隔了五年，再重新调查，这个几率有多大你想过没有？”

“我不懂官场的规则，可是我知道只要这个世上有正义的人在，正义最终会得到申张！”

“正义的人？我在高官家里呆了五年，每天见的都是跑官要官，阿谀奉承，视百姓疾苦如草木之辈，还没见过几个正直无私的官。”肖北说。

“你没见过不等于没有，赵向前你倒是经常见，你能想到他会为了坚持正义而自杀吗？”

肖北沉默了一下，喃喃地说：“我真没想到……他其实在梁在道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我以为他和那些人也是一丘之貉。”

“不止一个赵向前，还有很多的赵向前，你是被仇恨蒙蔽眼睛，对是非公道看不清了，你信不信？如果赵向前这次能大难不死的话，蒋卫东的案子马上要揭开盖子了？”

“你说什么？真的会吗？”肖北问。

会的，有正义感的人是不容正义遭到践踏的。我在心里说。



我收拾行李要离开，肖北说：“我劝你马上离开冰城，这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你在呆在这里会很危险的，我不动你不等于别人不会动你。”

他说的别人我知道是谁，肯定是朱盛。

我也知道我现在做不了什么，可是不看着朱盛落入法网，我是不会走的。

我对肖北说：“谢谢你的提醒，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认为你应该去自首，只有这样才能让五年前的冤案水落石出。”

“如果能沉冤昭雪，我纵死何妨，但是现在局势扑朔迷离，我是不会轻易冒险的，你多保重吧。”肖北把手机还给我说。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眼，进了电梯。

在房间里呆得太久了，走到阳光下，连灰尘的味道都是那么亲切，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迷漫着汽油味的空气，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

我重新找了家旅馆，把行李安置好，打电话约胡胜见面。

桃儿因为找不到赵向前，转而去寻找胡胜，现在正在他那里，听到肖北已经放了我，马上来见我。

我不知道桃儿怎么和胡胜解释我们去而复返的，怕与她的话对不上，把她单独叫到房间外面问她。

桃儿说：“我出来后打赵向前的电话，关机了，去市政府的值班室问了他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又不敢在夜里去找胡胜，只好在电影院里泡了一夜，一大早打通他的电话，他说他正在医院里，问我不是走了吗，怎么会还在冰城，我说我一个同学要调风水，在同学家里耽搁了几天。”

“他没问你为什么要找赵向前吗？”

“问了，我说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落在赵向前那里了，要我来取的。”

这个借口太拙劣了，胡胜这么精明的一个人，肯定是不信的，可是除此之外也没别的理由了。

我向胡胜打听赵向前的情况。

“赵市长还在昏迷中，医生说能醒过来的机率非常小……最好的结果也是植物人，如果不是砸在汽车上，可能当场就没命了。”

我试探着问：“赵向前为什么要跳楼呀？”

“跳楼？谁说他是跳楼？他为什么要跳楼？市里现在统一口径是失足坠楼。”胡胜迷着眼睛说。

## 第 463 章：心里有鬼

我心里一惊，暗自叫苦，如果把赵向前的自杀说成是失足，那就证明市里省里要息事宁人，一切的黑幕和罪恶都将被继续掩盖，赵向前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我说：“胡大哥，现在我们关上门说话，你不妨直言，你知道不知道赵向前是因为什么要轻生的？”

胡胜狡黠地一笑说：“我说过了，他是失足坠楼，小周，你坚持说赵头是自杀，是不是知道赵头的什么秘密啊？”

我们都在探听对方对赵向前的了解程度，我是因为不知道胡胜的底细，不敢向他交底，因为这么大的事，要让他去替赵向前完成未完成的事，以他的人品，他必定不敢也不会去做，至于胡胜不肯说实话，要么他是真不知道赵向前的秘密，要么他是有所忌惮，毕竟我是一个江湖中人，官场中的事没必要给我细说。

“我也是道听途说，”我轻描淡写地说：“市长的秘

密怎么会和我说。”

胡胜摇头说：“你肯定知道，赵头花了那么大的代价让我把你请来，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请你帮忙，从在峨眉山上我就猜出来了，算了你不说更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领导的秘密我做下属的知道的越少越好。”

“他也没什么秘密告诉我，他只所以请我来，是他祖坟的风水有问题，我只是帮他调了调风水，顺便又看了看几个工程对冰城风水有何影响，可是没想到他还是出事了。”我说。

当官的哪有不信风水的，我这样说也是合情合理。

胡胜久涉官场，阅人无数，当然不会轻易相信，笑了笑说：“既然你是帮调了风水的，为什么他还会出事呢？”

“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对冰城大拆大建，肯定在某一处动了冰城的风水，影响到他的运势也属正常。”我说。

胡胜诡秘地一笑：“那是你劳而无功了啊！”

我勉强笑笑说：“神仙也不是万能的，我想去看看赵市长，你能安排一下吗？”

“不方便吧，医院里天天都有市里的领导来来往往的，你一个陌生人去了，怎么解释？再说了，他现在昏迷不醒，你去了能怎么样？”

“哦，那算了，你也挺忙的，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说。

“好，我的确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不能陪你们了，你们在这里耐心地等一等吧，赵头一醒过来我马上通知你，到时再安排你们见面。”胡胜说完告辞走了。

桃儿说：“胡胜现在和在峨眉山时完全不一样了，我感觉他心里有事。”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胡胜走了之后，桃儿围着我看了一圈好奇地问：“肖北怎么会放了你呢？”

“你希望我像周文王囚羑里一样，被关上七年？”

“那倒不是，像你这样定力实足的铁血勇士应该囚上七十年才好。”桃儿脸色微微一红嗔道。

“你不是说永远不要见我了吗？怎么还不走？”我回敬道。

“我知道你讨厌我，可是我偏不走，”桃儿促狭地说：“我是一个只能被你用于孙子兵法上的人，这也是命吧。”

我尴尬地笑笑说：“桃儿，还真有一件事要请你出面，不过不是用美人计了。”

“看看，又来了吧，说吧。”

“你去省政府找一下梁副省长的秘书菁菁，约她出来，”我想了一下说：“让她晚上八点，去‘高丽村’，不要说谁找她，你只告诉她有重要的事就行了。”

我想赵向前自杀前肯定会有事交待给她，如果她在替赵向前做检举的工作的话，我要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她。

“是一个大美女吧？为什么不自己去？”

“我没见过她，凭想象好象很漂亮，”我说：“我怎么可能这么突兀地去找她？她的戒备心很重的。”

“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们当官的事，你何必跟着搅和，我们人微言轻，不知深浅，刚刚历了一回险，还没玩够吗？别管这些事了，我们走吧。”桃儿忧虑地说。

“我一开始真不想管，可是既然现在已经身陷其中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赵向前白白跳了一回楼，我想做完自己该做的事，算是讨个心安吧。”

桃儿上来轻轻抱了一下我，幽幽地说：“你是一个让

人狠不下心来对你的男人，我前生一定欠你的。”

我开玩笑说：“是啊，我前生是唐僧的白龙马，你欠我一把草料。”

“呸，你才是猪八戒呢！”桃儿转身向门外边走边说：“我去试试吧，如果她不肯来我可不管啊。”

我一直等到晚上六点，桃儿才疲惫地回来。

## 第 465 章：桃儿出道

“怎么样？见到菁菁了吗？”我关切地问。

“让你害苦了，你以为省政府那么好进的啊，我连人家的电话都没有，软磨硬泡了好几个小时，站岗的武警就是不让进。”桃儿倒了一大杯水，试着抿了一口，然后一口气喝了下去。

我失望地问：“没约到她？”

“当然没有，不光没有，我还差点被那小武警当成阶级敌人给抓了。”桃儿声色俱厉地说。

“什么阶级敌人，都什么年代了，中南海都开放了，一个省政府还真当成军事要地啦！”

桃儿扑哧一笑说：“看把你紧张的，没见到她我能这么晚回来吗？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搁战国时代，你也是个奸雄。你还说不用我这个美人计了，其实你早算计到了，那儿重兵把守，审查森严，我不用美人计能混进去吗？”

我笑了：“我就说嘛，我周天一的关门弟子，有一个算一个，没有攻克不下的堡垒。”

“喏，头一次听你这么不谦虚啊，我算你什么关门弟子？你传给我什么秘籍了还是绝学了？还有一个算一个，只有我这一个当然只能算一个啦。”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跟我这么长时间，耳濡目染也学了不少吧，过些日子等闲下来，我再点拨你一

下，你就出道了。”

“算啦，我可不想做女大师，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女徐霞客……”桃儿说。

“好，好，我支持你，”我打断她说：“菁菁怎么说？”

“她问我是谁要见她？还问我怎么知道‘高丽村’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一带话的人。我见她对我很怀疑，就说是赵向前最好的朋友要见她，她仍然没有直接表态，只是说晚上有个会，她看情况到时再定。我见她这样说了，只好回来了。”

现在是非常时候，作为最了赵向前也是帮着赵向前搜集检举材料的人，她的小心谨慎是对的。

我说：“我去‘高丽村’等她，我相信她会去的。”

“要不要带上孙子兵法？”桃儿戏谑道。

我说：“好，为师就带你去演一回八卦阵。”

## 第 466 章：人有灵应

我在和桃儿将要出门前往“高丽村”时，脑际间忽然一闪而过梁小地的面孔。我收回将要迈出房门脚对桃儿说，等一下吧，我接个电话。

“接电话？哪有电话啊？你发什么神经？”桃儿诧异地问。

我笑笑，回到沙发上坐下，“桃儿，你把铜钱拿出来，有人来求占了。”

我的话音未落，手机响了。桃儿已经把嘴巴张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电话是梁小地打来的，他说：“周老师，打扰你了，我想求你帮我卜一卦，小韵有两个月没有任何音信了，我去找高慧美，她的助理拦着不让见，我担心小韵会出事。”

放下电话，桃儿迫不及待地问：“周大师，你也太

神了吧，这简直是神话呀，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打电话来，而且知道他一定是找你求占的？”

“邵康节先生有一篇著作叫《三要灵应篇》，上说，三要者，运耳、目、心三者之要也。灵应者，灵妙而应验也。夫耳之于听，目之于视，心之于思，三者为人一身之要，而万物之理不出视听之外。占决之际，寂闻澄虑，静观万物，而听其音，知吉凶，见其形，知善恶，察其理，知视祸福，皆可为占卜之验。如谷之应声，如影之随形，灼然可见也。其理出于《周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法……刚才我在一念之间，梁小地出现在我头脑之中，所以我感应到他的磁场要于我对接，他肯定要打电话找我，千里之外，他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呢？肯定是要占卜的，所以，周易预测不是神奇，而是灵应，你要能做到‘寂闻澄虑’，也可以的。”我说。

“有道理，我以前有过这种体验，只是不懂《周易》，以为是巧合。”桃儿说。

我拿过铜钱，摇了六次，画出一卦，看罢，不由感慨。

桃儿问：“怎么了？卦象不好是吗？”

岂止不好，而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之卦。

## 第 467 章：奈何花落

高慧美将小韵带去北京已经很长时间了，梁小地去北京也有很久时间了，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鸟儿向往天空，当终于可以展翅高飞时，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可是，现实不光是由美好组成的，还有风雨在行程中，人类拥有流泪的权利，眼泪也不光是为感动而流，更多的时候给了痛苦。

当他们飞翔在天空中，遇到风雨骤来却找不到一个落脚处时，才会明白，那片天空是不属于自己的。

北京是很多人圆梦的地方，也是很多人梦破的地方，有首歌唱得好“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随便随便成功。”经历风雨经历磨难不是对人生的伤害，而是给予人生一笔丰厚的财富，因为经历可以使人拥有非凡的判断力，也就是具有了一双慧眼，我们叫成熟。没有丰富经历的人在困惑面前往往会失去方向，一旦一脚踏空，足以致命。

有的人只是你的指路人，你别指望人家把你送到终点，有的人可以成为你的领路人，那你要注定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下，只有那种时刻关注着你的人，在你迷茫的时候才出现在面前，为你释疑解惑，让你少走弯路少历险途，这种人才是良师诤友，才是真正的天乙贵人。小韵遇到的不是。

小韵是一个只有梦，不懂现实残酷的女孩，她不懂得梦变成现实不能光靠命中贵人，还要靠自己去决断去拼搏。她以为有了高慧美的帮助，她就可以从山鸡变成凤凰了，她把自己的梦想完全寄托在了高慧美身上，这是她的悲哀。

卦里明示，寻人不遇。同时也显示，小韵现在身陷在一个风月场所里。

我沉思良久，不知该怎么给小地回电话。

桃儿说：“既然是在风月场所里，找遍北京，不信找不到。”

“卦里说找不到就找不到，至少在今年之内他们不会相遇，”我也有些困惑了：“她不是跟着高慧美进了演艺圈了吗？怎么会在风月所里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桃儿问：“高慧美？甜歌皇后？我也喜欢她的歌呀！”

“近来可有高慧美的报道？”我问桃儿。

“没有留意，她和小韵去风月场有关吗？”

“高慧美答应过我要好好帮小韵的，怎么出现这种事呢？”我犹豫着拿起铜钱想再卜一卦，想了一下又放下了，



事已至此，再卜无益于事，何必再去寻烦恼呢。

我给小地回电话：“小地，小韵没出什么事，只是你目前不可能见到她，你也不用再找她了，男人当以事业为重，不要为儿女情长所牵绊，你是有事业运的人，要珍惜自己的年轻时光，好好奋斗一番，做出成就。”

梁小地沉默了片刻说：“她是故意躲着我的吗？她要离开我？”

我说：“人各有命，顺从天意。”

### 第 30 卷

有的人只是你的指路人，你别指望人家把你送到终点，有的人可以成为你的领路人，但你要注定一生活在他人的阴影下，只有那种时刻关注着你的人，在你迷茫的时候才出现在面前，为你释疑解惑，让你少走弯路少历险途，这种人才是良师诤友，才是真正的天乙贵人。

### 第 468 章：天有常道

桃儿问我：“顺从天意是唯心的说法吧，人只顺从天意就不用努力了吗？”

天意这个词是不好解释的，因为一提到天意人就容易想到迷信，以为天意就是上天的旨意，因为上天是一个虚拟的意象，所以人容易把这个虚拟的上天下发的旨意看成也是空的，其实，天意不是上天的旨意，而是讲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律。

我试着解释道：“荀子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天意讲得是一种道，这个道既然生成，是改变不了的，你说的做人要后天的努力和我说的顺

从天意是两个概念，我们常说‘必然’和‘偶然’两个词，以为只要努力总会有‘偶然’的成功出现，其实是不懂天意这个‘道’，在这个道里，‘偶然’永远藏于‘必然’之中，意即你一直在努力着一直没有遇到，只是在一个令你意想的时间里必然地出现了，你以为是‘偶然’而已。邵先生还有一篇《万物赋》，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道理，‘观理者，静则乎地，动则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洞察万物内在规律者，静则师法于地，动则师法于天。所以万物内含数理，易数是无法穷尽的。不能光看字面的意思，不能囿于一种固定的狭隘的思维，要变通地去看问题。”

“太深奥了，听得我头都大了，你不如讲讲小韵的故事，还有高慧美，好象你和她很熟啊。”

我看了看表说：“走吧，时间不早了，我们坐上出租车，我再给你讲。”

小韵也罢，高慧美也罢，我与她们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我是没兴趣讲别人的故事的，我知道桃儿的意思是想听我和高慧美的故事，她以为，高慧美肯听我的话，其中必有渊源，她哪知道，高慧美和普通人一样，只是作为我对她困惑指点的一种回报，客气了一下把小韵带到了北京，如果她是我的朋友，对于我的相托，她怎么会让小韵沦落到这种境地？

## 第 469 章：梅花雪飘

我在车上简单地讲了梁小地与小韵的爱情故事，讲到梁小地为了守候爱情，甘心情愿地跑到北京，最终却丢了爱人这一段，我以为桃儿会为梁小地的痴情而叹息，没想到她却极神往地说：“这种男人才是真男人，要爱就爱个感天动地，小韵太傻了，放着这么好的男人不知珍惜。”

小韵不傻，傻的是梁小地，只知道握紧不知道撒手，

等到有一天把爱情攥成水，在指缝间流走，手还是紧紧地握着。你见过哪尊佛的手是攥着拳头的？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用一只手可以握得住的，只有伸平手掌，才有更多的机会停留。

有位诗人说过，世上有三种疯子，一种是真的疯子，一种是诗人，还有一种是热恋中的情人，疯子的病根在心里，只有自治自愈，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试问，有谁愿意找个疯子相伴一生呢？因此，真正的爱情是理性者之间你浓我浓的相爱，而不是单方的疯狂痴情。

我们在“高丽村”找了个包间等菁菁。

外面下起了大雪，梅花一样的雪在空中飞舞，很快把世界变成一片白色，桃儿出神地望着外面，轻轻地说：“我想家了。”

我想玉儿了。我闭上双目，回忆和玉儿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会儿感动，一会儿忧伤，一会儿欣喜。想起那年玉儿在雪地上挥舞树枝写下“玉爱天一”的诗句的情形，想起玉儿曾给过我的所有快乐，不由眼睛潮湿，一个有着冰雪心的女孩，却被世俗不停地伤害着，而我却不能紧紧拥住她，给她一份宁静。

“你想玉儿了是吗？”

我睁开眼睛，桃儿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是的，我在想此刻，她一个人的孤独。”

桃儿说：“我也是孤独的。”

这世间有两个孤独的女孩，一个不知远在何方，我想去陪却无法做到，一个近在眼前，我却不能够去陪，感情就是如此的残酷。

我说：“别说这些伤感的话题了，桃儿，你饿了吗？要不要先给你叫点吃的？”

桃儿摇头：“我们出去堆雪人吧？”

又要堆两个雪人吗？用另一种方式实现梦想？女孩子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都喜欢找两件东西作彼此的替代品，男人却喜欢只留下一个物件作纪念。

## 第 470 章：疯子世界

看着桃儿清澈的眼睛，我不忍心令她失望，和她一起跑到雪地里去堆雪人，路上偶尔驰过的汽车，经过我们旁边时，停下来看我们，不知是羡慕我们在玩浪漫，还是奇怪我们的疯狂。

两个打着伞经过我们身旁的情侣，急急地走过去，我听见那男的小声说：“有病啊，下这么大的雪堆雪人。”

女孩却撒娇说：“我也要堆雪人，你给我堆一个。”

男孩不屑地说：“你疯了……”

我和桃儿相视大笑，桃儿抓起一把雪打过来，我也抓了雪撒过去，桃儿玩兴大起，两手捧起雪追了过来，我转身逃走，未加提防撞进一个人的怀里。

我收住脚，抬头说：“对不起。”

那个人打着一把伞静静地站在雪地里，淡淡地说：“没关系。”

我定定神看清了那个人的脸，问：“请问，你是菁菁女士吗？”

桃儿已经跑了过来，惊喜地叫道：“菁菁姐，是你啊，谢谢你能来。”

菁菁伸手过来：“我是叶菁菁，是你要见我吗？”

我在身上擦了擦手，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说：“是的，我叫周天一，不好意思，我的手凉啊。”

菁菁嘴角一扬笑了：“年轻人热恋的时候真的很感人。”

我脸微微一红小声说：“你也不大呀。”

桃儿上前挎住菁菁的胳膊说：“进房间里谈吧，外面冷。”

菁菁说：“我能和你们一起堆雪人吗？我从小就想堆一回雪人，可是在东北生活了三十多年，竟然一回雪人都没堆过，小时候呢，爸爸每天工作很辛苦，早出晚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忙碌着，母亲也是日夜操劳，从没有时间陪我打一回雪仗堆一回雪人，长大了在上海上了四年大学，四年没见过一场雪，回来工作后压力很大，也没了堆雪人的心情……看到你们这样在雪地里快乐的样子，我仿佛又回到了单纯的少女时代，人要别长大多好？呵呵，我太矫情了，让你们见笑了！”

原来疯子的生活也是有人羡慕的，因为疯人的精神世界里没有太多的烦恼和世俗。

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她，她穿了一件很昂贵的羊绒大衣，脚上踩了一双非常精致漂亮的靴子，菁菁看出我的担心，一下子扔掉伞，拉起桃儿说：“走，我们堆雪人去。”

在夜里，大雪纷飞的街头，有三个疯子，手舞足蹈地忙着堆雪人。

一个高大的雪人很快的堆起来了，菁菁用细细的松针小心地在雪人的脸上嵌出一副眼睛，我和桃儿看完这个惟妙惟肖的雪人后，同时破口而出：“赵向前！”

## 第 471 章：水岸舟楫

因为一场童真的游戏，我们与菁菁拉近了距离，她原本设防的心也对我们完全敞开。

我们回到暖融融的屋子里，脱掉湿漉漉的外套，用毛巾沾去头发上的雪水，相互看看冻得通红的脸颊，相视而笑。

我捧着热气腾腾的茶杯暖了会儿手，叫服务生进来点

了酒菜，边吃边聊。

菁菁说：“谢谢你们两个给了我一个美妙的夜晚，让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虽然短暂，却是弥足珍贵。”

菁菁身处高官达贵之间，每天都要谨小慎微，尤其是现在和赵向前共同承担了一份无比沉重的责任，心里更是压力重重，她需要好好释放一下，发泄一下。

快乐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取代，菁菁脸上又阴云密布：“小周，你找我因为何事？”

“我不方便去探视赵市长，想向你打听一下他的情况。”

“现在他的伤势很稳定，”菁菁淡淡地说：“庆幸的是他的办公室是在三楼，掉下来时又正好落在汽车上。”

“没有生命危险就好，他不该走这一步的，前面有水，岸边有舟，头顶有雨，手里有伞，万事都是有克有生，何必把自己逼到不能转身呢！”我感慨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菁菁问。

“我是赵市长的朋友啊！”

“他哪里会有你这么年轻的朋友？说吧，你找我的真实用意是什么。”菁菁直率地说。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赵市长的朋友，我很敬重他的人品，也知道他的自杀是出于不愿与恶人同流合污，可是又无法摆脱那些人的魔爪。这件事说起来我有很大的责任，如果一开始我能态度明确的答应帮他，并且始终站在他身后的话，他可能不会走这一步了，现在，我想做一下补救，把他未做完的事帮他做完，让他心灵得到慰藉，可是靠我的力量肯定不能办到，所以来求助你。”我说。

“他向你求助过？”菁菁面露疑色：“你是做什么的？”

“我研究周易，在周易预测方面还算有些心得，我和赵市长相遇在峨眉山，他把我请来就是想借助《易经》的

力量解脱困境，可是我因为惮于官场的可怕，不愿陷进来，没答应他的要求……后来我在暗地里做了一些努力，也窥知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可是赵市长没有等到我和他接上头……”我说。

## 第 472 章：公道何难

“你说的是什么事？”菁菁又警惕起来。

我说：“我说的这个事件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阴谋，你也知道的，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阴谋的主谋不是梁在道，也不是朱盛，而是肖北，肖北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梁在道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替舅舅一家报仇，”我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全说了出来：“因为我懂易经，我知道事情有因有果，想解决问题，要先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我找到了……”

桃儿插话道：“我们被肖北软禁起来了，无法与赵市长联系上，我好不容易才偷跑出来，想找赵市长的，可惜晚了一步。”

我点点头：“是这样的，我想告诉赵市长，要从复查蒋卫东的案子着手，只要掌握了梁在道和朱盛合谋害蒋卫东一家的证据，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蒋卫东？原冰城市道路工程公司的老总？肖北是他的外甥？”菁菁倒吸了一口凉气说：“世上竟有这样的事？肖北上门去做梁在道的女婿是为了复仇？”

“不错，正是这样，他隐忍了五年之久，只为了替舅舅一家报仇，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阴谋……”我把肖北的情况详细地复述了一遍。

菁菁与桃儿听得唏嘘不止，菁菁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来迟与来早，肖北的勇气和血性虽然值得人钦佩，可是连累无辜的人却又让人可恨！”

桃儿说：“冤有头债有主，他应该找机会把梁在道和朱盛两个人杀了，这才是武侠小说里的快意恩仇，这才叫有血性。”

“在他心里，他的仇人岂止梁和朱两个人，因为蒋卫东的案子得不能昭雪，他已经把所有当官的都看成自己的敌人了，这次他看到赵市长以死明志，才被触动，要不然我怎么能被放出来？所以，我要和菁菁小姐商量一下，看怎么才能复核蒋卫东的案子，把梁在道和朱盛送上法庭，还死者一个公道，还赵市长一个清白。”

菁菁摇头说：“多年前的案子要重新复核谈何容易，梁在道的在冰城根深蒂固，关系网纵横如织，一有风声他就会知道，谁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去赌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局？”

“那世上就没有个公道吗？”桃儿愤愤地说。

“有公道，在人心里，不在官场里。”菁菁冷笑说。

## 第 473 章：相字占事

我说：“我曾经占过一卦，从卦象上看，梁在道应该和当年蒋卫东的灭门案没有关系，我的分析是，朱盛在利用梁在道，他做了事要梁给他擦屁股，或者他打着梁在道的旗号在为非作歹，当然这是要法律说了算的。”

菁菁问：“你想让我怎么做？”

“不是我要让你怎么做，而是为了赵市长为了正义，你知道该怎么做。”

“为了赵向前？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菁菁说。

她不知道我已经洞析她和赵向前的亲密关系，在极力躲闪着。

这种情感是属于两个人的秘密，我无意得知已属不妥，怎么可以去说破呢！



我说：“赵向前是一个有理想有正义感的好市长，我认为应该替他了却烦恼，让他今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城市上去。”

“他还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吗？”

我说：“他的官运还没走到头呢，当然还要继续做市长。”

“我是说他的身体能恢复到以前那样吗？”

我说：“你随便说个数字，或者汉字也行，我给他占一卦。”

菁菁没有用嘴说，却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了一个“前”字。

中国的汉字以象形为主，象在《易经》里是最重要的三个法则之一，中国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每一个文字都能和世间万象对应起来，而这些字的出处渊源非常深，所以也蕴含了极丰富的宇宙间的信息，只要懂得中国字的玄机，通过这些字就可破译出你想预知的某种秘密。

所以在易经预测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分支，叫“相字”，也称为“断字”或“测字”。求占者随便写一个字，相师可以通过写字者的用笔力度，写字时的情形，字的外形等外应，再溶合进字意字诀等，预测出求占者所求之事。

## 第 474 章：天一相字

古书上有记载关于断字的故事，宋朝谢石是一个相字大师，宋高宗微服私访，遇到他，就用手杖在地上写了个“一”字，让他来相字。谢石看过之后，心里不免狐疑，在土地上写的字，这“土”上加“一”，不就是王吗？谢石马上恭敬有加地施了一礼。宋高宗微微一笑又用手杖写了一个“問”字，因为手杖为土块所梗阻，这个“問”字两旁的竖画写得斜刺飘飞，谢石大惊，跪地叩首称颂“圣

上。”宋高宗问他如何看出他是“圣上。”谢石说：“圣上所写这个‘問’字，左边看是君，右边看还像君，所以一定是圣上到了。”宋高宗颌道：“不要多讲了。”因为这件事，后来，宋高宗把谢石召到朝里做了官。

有一次宋高宗写了一个“春”字让谢石测。谢石奏道：“秦字头太重，压迫得‘太阳’没有光芒，日后必成大患。”宋高宗默不作声。其实当时正值秦桧专横弄权，许多官员都是敢怒不敢言。谢石也因此得罪了秦桧，被贬到了荒蛮之地。

我虽然对相字没有深入研究，但是见菁菁写了一个“前”字，马上明白这个字是赵向前的名字，可见赵向前在她心里有多么重要。如果按断字法看，甲骨文中“前”从水舟刀，为水中的船，刀割系船绳之用，船行为前，喻指赵向前现在虽然被束缚住，如有外力相助，仍然会勇往直前，前程无忧。

我复以梅花易数测之，用神受克，原神受治，是为不吉，正合赵向前当下的处境，而动爻持世化回头生，正说明他生命力旺盛，日后定能转危为安。

我把卦象说与菁菁听，菁菁听完心里大为安慰，面色也暖起来，说：“只要他没事，我做什么事就都有了意义，你能否预测一下，坏人会不会得到应有的下场，正义能不能得到申张？”

我说：“你再写一个字。”

菁菁就又写了一个“好”字。

我笑说：“这一个字，不用我用梅花易推演，单看字面的意思可知，这伙人必将毁在一个女人手里。”

菁菁说：“你要这样预测我也会，‘好’字当然是女子二字的组合，我若写一个‘坏’字呢？你该作何解释？”

## 第 475 章：夜谋大事

我说：“测字法虽然看似简单，其实内里包含了深深的玄机，俗话说‘象由心生’，你写这个‘好’字时的瞬间意念并没有想到会是‘女子’二字的组合，所以我这样解释是准确的，而你若有意为之，那就成了文字游戏了，测字不是简单的拆字，要看外应和内应，此时此地，此刻此念，这个字这样解就是对的。”

“你说得虽然有些道理，可我还是觉得太牵强了，请你用卦再预测一遍。”

我点点头，开始演算，用“好”字的笔画数排出卦，然后取用本日的数字为23，在左手逆向查出本日的地支，用所取地支与日干相配，看过本日的生克冲合之后，再用“十三诀”取象……我认真地推算完说：

“从卦上看，这件事你正在做，而且决心非常大，你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你明天要动身去北京是吗？不过有一个隐而未现的关键人物你忽略了，他才是促成这件事的主宰者，你一个人的力量太弱了，必须得有这个人的支持才可成功。”

“你算得不错，我明天正是要去中纪委递材料的，你说的这个关键人物是谁？是在冰城还是在北京？”

“在冰城，而且就在你办公室的楼上。”

“我办公室的楼上？你说卢思源？”菁菁疑惑地说：“可是赵向前的自杀是他力主以意外定性的，他分明是想息事宁人，他怎么可能支持我去检举梁在道一伙呢？”

“领导做事是有所顾虑的，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麻痹对方呢？或者他已经在暗中着手调查了呢？现在他并不知道整件事的结在肖北身上，你应该去找他，把蒋卫东灭门案的真相告诉他，免得他走弯路，只要他把蒋卫东一案查清了，梁在道和朱盛这个堡垒就彻底被瓦解了。”

“可是我空口无凭他怎么会相信我？”

“肖北手上有蒋卫东一案的证据。”

“我明白了，只要卢思源下定决心为蒋卫东翻案，肖北会把证据拿出来对不对？”

“有铁的证据卢思源会没有决心吗？”

“好，你这样一说我是豁然开朗了，看来我今天是来对了，我明天先去见卢思源。”菁菁说。

我看了看表，已是夜里十二点钟了，我说：“为什么要等到天明？早一刻行动就早一刻占据先机，要知道，我们的对手现在肯定不会闲着的。”

“你的意思是让我现在约卢思源？”

“我想他现在是睡不着觉的。”

## 第 476 章：机缘错过

卢思源当然睡不着，因为赵向前在跳楼前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要求见他，那时已经是深夜，他刚吃了药要休息，就说：“有事明天到办公室说吧。”

赵向前好象很着急，说：“我想马上见到你，我去你家楼下好吗？我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的。”

最近省委准备进行重大的人事调动，已经有几个听闻风声的市长找过卢思源了，他以为赵向前也是为这事而来，就不客气地说：“向前，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明天到我办公室汇报，要是个人私事，我无能为力，你也免开尊口……”

“不，您听我说，不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非常重要的事必须马上向您汇报，您只要给我半小时的时间就足够了……”赵向前说。

“什么重要的事要连夜汇报？连天明都等不到吗？”卢思源知道赵向前是个工作狂，干起工作来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劲头，并没有往深处想：“小赵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工作也不是夜以继日就能干好的，该休息就要好好

休息，我这两天有些伤风，要早点睡了，你也歇着吧。”

卢思源不容赵向前分辨，把电话挂了。

可是他刚眯了有个把钟头，电话铃把他给惊醒了，是他的秘书打来的：

“卢省长，赵向前在他的办公室坠楼了。”

卢思源一惊，马上想起赵向前打的那个电话，心里不免感到蹊跷，他想，赵向前到底要向自己汇报什么重要的事呢？为什么打完电话就坠楼了呢？

他赶到医院，冰城的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已经早到了，公安局长良建向他汇报说，根据现场勘察，没有发现他杀的迹象，可以初步认定是自杀。

卢思源想，三天前赵向前还参加了省里的一个会议，没看到他有什么异常啊，省纪委也没有调查他，他怎么就突然跳楼自杀了呢？联想到刚才那个电话，心里越发的疑窦重重。

卢思源向省委书记汇报完情况后，紧急召集所有知情人员开了个会，要求在事情未调查清楚之前，先以意外坠楼定性，并且严令不准公开报道和私下散布小道消息。

## 第 477 章：秘书之约

这几天，卢思源表面非常平静，其实心里却一直耿耿于怀赵向前最后那个电话，他虽然不知道赵向前要向自己汇报的是什么事，但是他可以断定，那件事非同不可，否则不可能把堂堂一个市长逼上绝路。

卢思源在暗地里寻找着关于那件事的蛛丝蚂迹。

这时，副省长梁在道的秘书菁菁突然又在深夜给他打来电话，要求见他：

“卢省长，请原谅我的冒昧，我叫叶菁菁，我想见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卢思源对叶菁菁这个名字并不熟悉，想了半天，没想出是谁，虽然同在一幢办公大楼里，也可能见过面，但是他是识人不识名。他和谒地问：“叶菁菁？我认识你吗？”

菁菁这才想起忘了做自我介绍了，忙说：“我是梁副省长的秘书……”

“哦，小叶啊，有事你应该向你的上级汇报，而不是我。”卢思源终于把叶菁菁这个名字和她本人对上号。

梁在道对他一直抱有抵触心理，关于他们面和心不和的传闻甚嚣尘上，在这个时候，梁在道的秘书为什么要见他？

菁菁着急地说：“不，卢省长，您听我说，这件事只能向您汇报！”

卢思源在心里打了一下大大的问号，拿着电话听筒，犹豫不决。

深夜，一个女人，一个自己下级的下属，要见他，这事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如果在平时，卢思源肯定会毫不客气地挂掉电话，可是现在出了赵向前这样一件事，再发生任何奇怪的事都不足为奇了，他不希望明天又出现一个跳楼的新闻。

卢思源一下子想到了赵向前，菁菁在这个时候见自己，会不会和赵向前有关？于是问：“哪方面的事？”

菁菁沉吟了一下，低声说：“关于赵向前的，我在‘高丽村’等您好吗？”

果然是赵向前，卢思源不容多想，说：“好吧，你在那儿等我。”

放下电话，卢思源叫了车，马上去“高丽村”，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问清“高丽村”的位置，到了地方，卢思源让司机在车里等着，一个人走了进去。

雪已经停了，一场大雪把整个世界全变成了纯白色，夜空因为雪的映照而明亮异常，我和桃儿站在离“高丽村”很远的一株松下，看着卢思源下了车，经过我们堆的雪人身旁，脚步稍一迟疑，走了进去。

我说：“走吧，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桃儿抬头看天：“天好象要亮了。”

“是的，明天是一个好天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路上已经没有了出租车，我和桃儿一步一滑，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里，心情却是无比轻松。

桃儿说：“真希望这样一直走下去。”

我懂她的意思，没有接她的话，说：“不如我们去医院吧，看看赵向前。”

桃儿轻轻叹息了一声说：“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件值得付出生命的事情，而且他又有勇气去付出，也是一种幸福。”

“此一时你可能想要付出生死的快感，彼一时你会觉得守住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情境心境是随时会变化的。”

路边有一个落满雪的雕塑，是两个人在近距离地对望，雪覆盖了他们的表情，却遮不住他们的深情凝望。

桃儿走上前，轻轻抚去他们脸上的雪，一对青年男女的面部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桃儿出神地看着说：“他们付出了生命，也守住了永恒。”

我说：“这个雕刻家没有创意，他应该只塑一个人，双手握紧捧在胸前，目光深深地看向天际，那才能体现出永恒来。”

桃儿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去声若游丝说：“用不多久，在峨眉山的遇仙寺前，会有这样一个雕像。”

时间在这一刻似乎凝滞了，我感到心里压抑得难受，上前拥住桃儿：“人生是一个圆，只有不停地走着，才有

可能走向最美好的那个节点，所以，你不要停下脚步，任何时候都不要，我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永远不要为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对于我来说，一棵树的绿荫就足够了，可是这一棵树也不是属于我的。”

我不知还能说什么，拍拍她的肩，拥着她继续前行。

## 第 479 章：道法无边

赵向前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印堂发暗，如果不是吊瓶里的药水在一滴一滴流进他的身体的话，完全看不出他还活着。

赵向东握着哥哥的手，轻轻地在和他说着话。赵向东显然是一夜没合眼，眼睛红红的，眼角还残留着硬硬的眵目糊。

赵向东看到我，警觉地问：“你是谁？怎么进来的？”

我小声说：“我是赵市长的朋友，听说他出事了，来看看他。”

“你是我哥的朋友？我怎么从没见过你？”

“你是向东哥吧，我们没见过面，可是赵市长在我面前说到最多的就是你，”我示意桃儿去病房门口守着，压低声音说：“我给你们家调过风水……”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们回老家，我哥说认识一位周易大师，就是你吗？”

我点点头：“赵市长怎么样了？”

赵向东神色黯然：“一直昏睡着，怎么叫也不醒，医生说要不不停地和他说话……能不能醒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将手顺着赵向前的头顶向面部缓缓抚过，连试了三遍，终于感觉出一丝微弱的阳气在跳动。



气为元神之根，血为生命之本，气滞则血凝，气生精，精养血，血又养气，赵向前现在气息奄奄，清宫为邪神所迫，元神受制，只有拨去邪神，迎阳气归位，才能让他重燃生命之火。

我从包里拿出道家的神符，用紫砂画出一道百解邪法符，用火点燃，边念咒语，边将符自赵向前头顶而下周身熏过，然后又画了一道金力气符，对赵向东说：

“如果赵市长能醒过来，将此符烧掉化水给他饮下，他就没事了。”

赵向东看得目瞪口呆，问：“这，这个有用吗？”

我说：“南朝梁朝孟安排的《道教义枢》中说，‘神符者，明一切万物莫不以精气为用。故二仪三景皆以精气行乎其中。万物既有，亦以精气行乎其中也，是则五行六物莫不有精气也’。道家的符咒是以驱邪固气养神为本，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奥妙无穷，不身受其益，不知道家法术高明。我虽师从正一道上师，但很少用符，灵不灵只能看赵市长的造化了。”

正说话间，只见赵向前头顶有热气云蒸霞蔚般升腾开来，他微启嘴唇，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接着呼吸就重了。赵向东惊喜交加，上前不停地叫：“哥，你醒了吗？哥，我是向东，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赵向前虽未答话，眼睛却慢慢睁开了。

我将金力气符烧了，默念过咒语，化在水里，亲手给赵向前喂了进去。过了约几分钟，赵向前喉咙咕隆一声，吐出一大口淤血，说：“我这是在哪里？”

## 第 480 章：心怀感恩

十几年前，一场大雨过后，我家院子里跌落下来一只红喙黄翅的小鸟，它的一只翅膀受了伤，飞不动了，父亲

帮它治好伤，然后放飞，后来，那只小鸟经常飞落到我家的树上，对着我们唱歌，它的歌声非常优美，给我们家那段贫困的日子里增添了不少的快乐。

父亲说，连一只小鸟都懂得感恩，做人更应该去时常感念别人的好。

这话过去了十几年了，我细心地留意着身边的人和事，发现生活越来越好，人的感恩心反而越来越淡，常常听到人们抱怨这个社会的不公，抱怨命运的不济，抱怨食物、房子、工作还有天气，抱怨的人在抱怨里慢慢老去，却不曾有半点的改变，而心怀感恩的人每天都在快乐的生活，日子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人应该做那只美丽的小鸟，哪怕只能回报给这个社会以声音，也要去歌唱而不是咒骂。

我曾经在峨眉山上帮过一个叫向义的人，我几乎已经忘掉他长什么模样了，可是他却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每一次都要说很多感谢的话，说没有我的指点，他可能已经葬身深涧了，没有我的慷慨解囊，他们母子就不会有相见之日。

我的举手之劳，换来了长久的快乐。他快乐，我也快乐，而他的这份感恩心，也时时敲打着我的心灵，督促我尽可能的多做些有益的事，尽管不是每一件益事都能换来别人的感谢，我也乐此不疲，只因为向义会常常来“鼓励”我！

我刚给赵向前喂完水，向义突然地打电话过来：“周兄弟，我母亲成天念叨着想见你一面，你啥时来我们枣庄啊？”

“向兄，我现在去不了啊，我也和一年前的你一样，正走在寻人的路上呢。”

“你也寻人？谁丢了？是你的亲人吗？我帮你去找。”向义义不容辞地说。

我想他肯定会言出必行，马上改口说：“谢谢向兄，

你不用担心，我已经知道她在哪里了，现在正准备去见她。”

## 第 481 章：伏羲故里

“我就说嘛，你是周易大师啊，谁也逃不出你的法眼啊，对了，你学易经，可知道易经的老祖先伏羲是我们枣庄人？”

“伏羲老祖是你们枣庄人？怎么可能？伏羲故里在甘肃天水啊。”

“不，在我们枣庄，”向义不容置疑地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村子叫伏里村，伏里你明白吧，就是伏羲故里的意思。”

我笑了：“老兄，虽然中国的村落名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可是一个村名并不能说明什么，伏羲故里在天水是早有定论的，他老人家不可能还有第二个老家。”

“我虽然没多少文化，可是我在外面闯荡多年，多少也见过些世面，周兄弟，名人有第二个故乡不稀奇啊，也许天水就是伏羲的第二故乡呢？”向义很认真地说：“我告诉你呀，你该到枣庄来看看，你看过就不会这么肯定地说天水是伏羲的老家啦，这儿的伏里村，很多年前就挖出许多的土陶，还有大庙的遗址，还有断碑，另外，你知道女娲造人的故事吧，我们这儿还有女娲冢呢，你想枣庄要不是伏羲的老家，为什么他妹妹女娲死了会埋在这儿？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片几千年来不光圣贤层名士层出不穷，还一直风调雨顺，从没有天灾人祸，难道不是羲皇在保佑我们吗？”

“真的是这样吗？不是你为了诱惑我去你那儿故意编出来的吧？”我被他的话迷惑了。

“不会，不会，你掐指一算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我敢骗你么？”向义纯朴地笑了说：“请你来也是真心的，

我母亲说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见恩人一面，你要是没时间，你告诉我们你的家在哪儿，我带我母亲去看你。”

“千万不要，老人家岁数大了，受不得舟车劳顿之苦，我改天一定前去拜访老人家。”我连忙说。

向义说：“好，周兄弟，咱就一言为定了。”

我对这个热情的山东人又喜欢又无奈，只得承诺道：“一言为定。”

## 第 482 章：各得其报

看我挂上电话，桃儿笑说：“一位名人说的好，一个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你做好事做出债来了吧！”

我回敬道：“这样的债我乐意！”

赵向前醒了过来，赵向东喜极而泣，握住我的手不停的道谢。

我说：“修善之人，世不相弃，这是赵市长自己修来的福。”

赵向东说：“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哥一生不曾亏欠过别人，却也要遭此一劫，为何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偏偏平安无事？”

我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佛家的说法是，积恶不报，是祖宗积的德未尽，一旦祖宗的德荫用尽，必受恶报。”

“周大师能否算出朱盛一伙何时遭报应吗？”

我在心里飞快地运算梅花易数，少顷，说道：“七日内，朱盛肖北必然进监牢，不出一个月，所有涉案人员全都落网。”

“真的吗？那太好了。”赵向东兴奋地望着病床上的赵向前说：“哥，你听到了吗？害你的人猖狂不了多久啦。”

赵向前的眼睛里溢出了热泪。

正如我预测的一样，卢思源从菁菁那里拿到了朱盛与肖北一伙犯罪的证据后，大为震怒，在征得省委的同意后，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将朱盛肖北等人悉数抓捕归案，蒋卫东一案也就此真相大白，一个月后，梁在道被双规。

另我没想到的是，胡胜也是这个团伙的一员，他因为欠下巨额赌债，被朱盛收买，一直在暗中为朱盛通风报信。我几个月前预测出他身事二主，那时他还不是朱盛的人，他的堕落只是近一个月的事。

佛云：心无厌足，惟得多求，增长罪恶。一个人，只要有了贪欲，就是犯下了罪恶，也就离毁灭不远了。

我看到赵向前已无大碍，朱盛一伙又覆灭在即，心里没了牵挂，与桃儿启程回大都。

因为郑巨发打电话告诉我，他在大都见到了玉儿。

## 第 483 章：全文完结

从 2009 年 9 月 10 日写《周易大师》的第一个字起，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回顾八个月二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历程，全是感动和快乐！

这感动和快乐是写作带给我的，更是千千万万个文友易友施予我的。

感谢的话已经说过太多，再说就俗了，可小本是个俗人，脱不了俗，再次说一声谢谢！

易经是中华文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给人类的瑰宝，我们应该当圣经一样崇敬她宝爱她。

每日诵一句，终生受无穷，这是我对《易经》的感悟，也希望更多热爱这本书的亲们因此书而受益无穷！

《周易大师》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可是小程却不想说

再见。

小说可以完结，可是小程对《易经》感恩永远不会完结。

所以小程在最后一章里说：人应该做一只美丽的小鸟，哪怕只能回报给这个社会以声音，也要去歌唱而不是咒骂。

小程愿意做一只会唱歌的小鸟，时不时地飞进亲们的家院，去为你们轻歌一曲！

等小程对《易经》有了新的感悟，小程还会回来，愿为中国的圣经《易经》啼血至死！

在《周易大师》第二部里，有一些关于《易经》的卦辞解读没能上传，不是小程故意留下悬念，而是在写这部小说时，为了故事的完整，所有的卦辞解读都是在完稿后才加入的，所以不能同步更新。

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章前爻辞也因章节调整没能上传，但是不影响全文。

这些在出版实体书时会补充完整！

欢迎愿意收藏实体书的亲们到时捧场！

再次向支持本文的朋友们致以诚挚感谢。

[完]

## 第 31 卷 相约十月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

我告诉他，猪过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

吃饱了睡，睡醒了吃，无欲无求，无嗔无怨，也无风

雨也无晴。

中秋过去了，浑浑噩噩地休息了近三个月，本计划是两个月的休息时间，可是一歇起来就不想动了。

过了三个月猪一样幸福的生活。

游历了几个城市，吃了许多的美食，看了许多的风景，见了许多的人，就是没想许多。

这个世界，思想一动就累，眼睛一闭就是福。

去北京和上海看看房市，觉得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城实在可以和孟浩然的田园生活相比，虽然物价也高，可是我地里有菜，虽然油价也高，可是我出门靠双脚，虽然街道也拥挤，可是我不出门，挺好！

出版方的速度很快，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周易大师 2》出版上市了。

有喜欢看实体书的朋友可以去当当网淘宝网等上下单，七折啊，挺优惠的。

猪是幸福的，可是吃胖了就要上案板，过节吃肉，这头猪该是动刀的时候了。

马上要放长假了，这几天努力攒稿，准备十月一日长假一过接着为大伙上菜。

纯生态无污染的家养好菜啊，希望到时各位旧友新朋能喜欢！

十月十日开始上传，用三个月的时间争取把第三部完成。

敬请到时光临！网

## 第 31 卷 乌鸦铺天

### 第一章志在君也

《易经-否》初六爻：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程传：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以群阳群阴同在下，有牵连之象也。泰之时，则以同征为吉。否之时，则以同贞为“亨”。始以“内小人外君子”为否之义，复以初六“否而在下”为君子之道。

否卦是一个三阴三阳的卦象，下卦三阴爻，是“三阴同道，皆不可进”，初六爻说，不要急于求进，先清除掉自己上层前进道路上的杂草，上层一路畅通，自己才能一路畅通，这才是正道，只有守正然后才可得吉祥能亨通。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助人即自助，协助可以左右自己命运的人成功，自身必然也能更上一层楼，这是处在底层者应该掌握的原则。

—

风从两百公里以外的海上刮到了这座有着一千多万



人口的城市，寒风就像铁扇公主手上的芭蕉扇一样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落叶和行人都各有归处，只有封闭得严严实实的汽车在来来回回地奔跑着，整个大都现在像一头被冻僵了的巨大的蜈蚣，没有一丝生机。

大都市的冬天，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情绪，在此三年，每年冬天我几乎都会想起一句似乎是与这座城市毫不相干的诗“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大都没有水也没有岸，可是我能看到，不知道我看到的是那里的幻影。

我站在天桥一只粗大的桥墩下面，此时正是正午，平时热闹繁华的天桥下面冷冷清清，那些“张铁嘴”“神算子”们都不知去向。我很失落，我只所以一下火车就跑到这儿来，就是想故地重游，想在此回味一下我曾经的艰难岁月。

一群乌鸦铺天盖地地飞过来，挤满桥上的栏杆，东张西望明显得烦躁不安。一团乌云从高架桥上低低地压过来，是乌云，我在大都生活多年，从没有在冬天里见过这种云彩，起初以为是黑烟，但没有烟的味道，分明是一种腥咸的海湾里藏了几亿年的海水气味，这种味道，只有死亡身上才有。

我在生病之前常常会有一种预感，身上的皮肤像被冷水猛地撩了一下一样，很轻很快地抽搐一下，然后用不多久就被病毒击中，卧床不起。

现在我又有了那种感觉，我想，这回一定不是我病了，因为巨大的外应不是我一个渺小的个体所能承受得了的。难道是这个城市要感冒了吗？网

## 第 31 卷 天堂不远

我闭上双眼，努力想打开天目，那团乌云在瞬间笼上眉头，我什么都看不到，只是腥咸的味道越来越重。上天给了我天目，可是我却无法用它洞察上天的举动，它到底要干什么？

一个推着清扫车的环卫工人走过我身旁，我问她：“你闻到了一种腥味吗？”

那人冷冷地扫了我一眼，脚步快速地走过去：“有病！”

我看着她的背影移动到立交桥的匝道下面，那儿有一条被风吹下来的广告横幅，另一端还悬在路灯杆上，几个血红大字耀眼夺目：“天堂家园适宜人居……”环卫工人用手扯了几下没有扯掉。

我的身体又抽搐了一下，立交桥上一辆旅游大巴远远地疾驰而来，已经拐进了匝道可是却没有减速的迹象，那群乌鸦呼啦啦地惊飞成另一片乌云。

我大声呼叫那个环卫工人：“快躲开……”

我的声音被一阵刺耳的金属碰撞声玻璃碎裂声轮胎爆炸声淹没，那辆大巴车失控地撞下了匝道，翻滚着扭曲着撞上了天桥的桥墩。环卫工人没有扯下的条幅裹在了大

巴上，只露出“天堂”两个字。

天堂有时也并非都适宜人居。

大巴就躺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我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它会把我也带进“天堂”。

我愣了几秒钟的时间，冲上去想要救人，刚跑到大巴跟前，一声巨响，顷刻之间，环卫工人不见了，“天堂”不见了，大巴也不见了，全都掩埋在了浓烟烈焰里……

我被气流掀翻在地，感到身上一阵疼痛，衣服上燃起了火，从一辆路过的汽车里冲下来两个青年人，一个把我连拖带拽拉离了火场，另一个从车上拿出灭火器，对着我一阵猛喷。

我跌跌撞撞爬起来，已感觉不出身上哪里在痛，叫喊着救人。

天桥下面很快地聚了许多人，对着燃烧的汽车无能为力。

消防车呜呜啦啦地开过来，水枪如注，白烟沸腾，眼前的一切都在瞬间笼在了一片白雾之中，只能闻到刺鼻的油漆的味道，水汽的味道，还有……肉体的焦糊味道……，死亡的味道混合起来迷漫在空中，令人窒息。网

救护车呜呜啦啦地开过来，警车呜呜啦啦地开过来……这种笛声本是希望之音，但此刻却令人无比揪心和绝望。

一位老人仰天长啸：“老天，你没人性！”

所有的看客都在怨天尤人，以为这一场杀戮是上天的双手所为。或者他老人家眼睁睁地看着发生，却不去阻止，所以他就该受到诅咒。

老天不是人类，为何要有人性？灾难的背后是因和果的关系，与老天有何相干？人类总是在收受了恩惠后谢天谢地，在遭受了苦难后怨天恨地，却从不想想自己的因果，我们要公平，我们的所作所为又公平吗？

一位年轻警察在清点了受害者遗体后，义愤地说了一句还算公道的话：“他妈的，该死，四十人的客车挤了七十二人！这不是作死嘛！”

不知道他是在骂司机还是骂乘客，但是现在都是死者的了，中国人对死者都有天生的怜悯心，要尊重死者。刚才的那位老人瞪着面前这个小警察摩拳擦掌，被别人拉开。

我这时才觉到右臂痛可支，皱着眉头挤出人群。刚才救我的两个青年扶住我说：“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我道谢，坐进了他们的车里。

两个人一路叹息不已，不停地探讨着人生的意义。

也许他们在几分钟前还花天酒地，醉生梦生，可是面对这血腥的一幕，他们应该对人生有了另一种感悟。网

## 第 31 卷 内心世界

“大巴车撞成这样，我估计至少得开了一百码以上，开这么快怎么能转弯呢？难道司机睡着啦？”坐在副驾上的青年忿忿地说。“你当时就在天桥下面吧，你看清是怎么回事了吗？是不是躲什么车来着？如果有肇事车辆的话，可不能放过那混蛋，这可是七十多条人命啊！”开车的青年偏了一下头，冲着我说道。

我看到了他们没看到的景象，我也洞悉了他们不知道的内幕，如果我告诉他们这是宿命，他们会怎么理解这场车祸？

我摇摇头说：“没有任何肇事车辆，是大巴司机一个人的事，这一车无辜的人只是恰好坐上了他的车。”

“莫不是那混蛋要自杀吧，他拉了一车人当垫背的？！”

“还有一个环卫工人。”我幽幽地说。

丰田霸道“吱”地一声停在了路中间，“你说什么？你的意思大巴司机真是在自杀？”

是的，没错，当那几个警察在向车外拖拽遗体时，我看清了那个大巴司机的脸，在他被烧得一蹋糊涂的五官中，在他的眉宇之间，我的目光进入他的大脑，我读出了他在几分钟前留下的记忆，他的大脑就和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把他临死前的狰狞暴露无遗，只是别人却看不到。

“这个司机姓袁，他有一段冤情没有得到申张，应该是他的父母，在一场房屋拆迁中不明不白死了，他上访了很多部门，受了很多屈辱，却没有人给他一个说法，而且单位领导也在威胁他，如果再上访就让他下岗。他在开这班车之前并没有自杀的计划，但是车上有两个乘客不停地嘲弄他开车技术不好，还有一个醉鬼骚扰他，嚷着要替他开车……他的大脑被一种邪念蒙蔽了，也就是说他在一刹那间疯了，于是他把这班车开成死亡客车……”

两个青年听得毛骨悚然，看我半天：“你疯了吧！”

我没疯，是这个世界疯了，如果你们能读懂那个司机的内心世界，你也会变疯的。

后面的车喇叭响成一片，开车的青年打开车窗冲着后面骂道：“催什么催？赶着上天堂吗？”

丰田车驰进了医院，两个青年人同情地看着我说：“你一定是受了刺激，看完外科去看看心理医生吧。”

我笑笑，转身进了挂号处。

[小程说话]

十一长假前先试发一章，节后正式上传。

祝各位亲们节日快乐！网

### 第 31 卷 一首好词

郑巨发不停地打我的手机。

我正被医生按在诊疗床上检查，李进一遍一遍地在唱“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还会想起从前，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已经有了太多改变……”

医生把我浑身上下每一块骨头都拍打了一遍说：“没事，只是右臂有些轻微的肌肉挫伤，养几天就好了。”

我接通电话。

“天一，你到大都了吗？”

“到了。”

“我的右眼一个劲儿跳个不停……刚才天桥那儿有一辆大巴出事了，听说烧死七十多人，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在那辆车上呢！你现在哪里？我去接你。”

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熟悉的街道，听着熟悉的方言，有亲切也有伤感，我曾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到这个城市来了，不会再卷进以前那些不堪回首的回忆里，可是，好像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我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又回到了这里。

肖衍四走了，邱宇走了，小雅走了，那些大学同学也都鸟兽散尽，这个城市给我留下的只有孤独和忧伤，在这里，我没有开心的理由，不是因为玉儿，我不会回来。

想到肖衍四，我要去看看他，我要告诉他，我学会了梅花易数，他是因为这个而含恨离世的，他的弟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只是他的仇人，我无法像一个江湖侠士一样替他手刃了，恩怨如风，风过俱散，一切还是由它自生自灭吧。

一辆崭新的奔驰车悄然滑到我身边停了下来，郑巨发下车后给了我一个熊抱：“兄弟，想死我了。”

一个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也走下车，面带笑意地看着我们久别重逢。

郑巨发还是老样子，只是看起来比以前更加气宇轩昂，新车新人，任谁也掩饰不住对人生的热情。

“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传奇人物，著名的周易大师周天一，”郑巨发向那女孩子介绍我，又介绍她道：“欧阳云锦，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高材生，现在是我的秘书。”

我笑笑：“一首好词。”

郑巨发愣了一下：“什么？好瓷？是好人吧？”网  
第 31 卷 情谊连心



欧阳云锦轻笑，笑容矜持：“不错，是好词，周大师真是博学多才，一下就想到了我名字的出处。”

郑巨发有些发懵：“你们对什么暗号？”

云锦两个字出自李清照的那首《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我也很喜欢这首词，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时，没少拿这首词来关照自己的情绪。那时是真不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意味，现在懂了，因为日夜牵挂的玉儿。

“老郑，玉儿现在哪里？带我去见她。”我说。

“啊，玉儿，不急，你应该先去肖师傅的坟上看看对吧？纸烛供果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走吧，我们先上车，祭拜完他老人家我和你慢慢说。”

郑巨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的事业能如此的成功和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我欣赏他对朋友的细心入微，虽然他有时也不免失之圆滑。

郑巨发揽住我的肩膀邀我上车，我受伤的右臂被他用力一箍，痛得几乎不支。

见我皱紧了眉头，不停地躲闪他，郑巨发大为诧异：“你怎么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没什么，刚才，在天桥那儿，只差一步我就成了第七十三具尸体。”

“什么？你，你真在那儿呀？我说我的右眼为什么突然跳个不停呢，兄弟，我们也是心连心的情谊啊！”

他这句话没有撒谎，我能感受到他的真诚，不是对我心有所系的人，不会有这样强烈的感应。那大巴车上有我所系念的人吗？为什么我会有那样剧烈的反应？我心一紧，继续追问郑巨发：“玉儿到底在哪儿？”

郑巨发边开车边说：“天一，你信佛是吧。”

“我是道家弟子。”

“你什么时候成了道教徒了？我记得你以前是看《金刚经》的。”

“我问玉儿在哪儿，你少跟我扯闲篇儿。”网

第 31 卷 稍安勿躁

“是，是说玉儿，你听我说完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是你的逃不掉，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你们两个一个是非你

不嫁，一个是非她不娶，你还怕成不了姻缘吗？这事像吃一份九分熟的牛排，多一分老了，少一分生了，你成天和我讲要顺其自然，事到临头你怎么做不到了呢？”

我听懂了他的话外音，不由怒从心起。

“郑巨发，你太过分了！”我吼道。

“兄弟，稍安勿躁，你听我说完……”

“我不听，不看你这么上心为我父亲寻医问药的份上，我肯定要和你绝交，你太过分了！”

郑巨发竟然一点儿也不内疚，肯定是做好了应对我的准备：“天一，是，没错，玉儿是不在大都，是我诓你来的，可是我并非不想让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早日团聚，咱兄弟这么长时间了，我是什么人你不了解吗？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你找她，你可以打电话问问黄金健全国的所有分公司，哪个经理手上没有玉儿的照片！别以为找不玉到儿就你一个人着急，可是你这样像个盲流似的到处瞎转悠能有什么作用？你劝别人行，劝自己不行，这事我得劝劝你，哪也别去，就在大都呆着，时机到了两座山都能碰到一起去，何况两个彼此想念的人呢！你说对不对云锦？”

他和我说话，却问别人对不对，这是成心想敲打我。

我余怒未消地说：“我不是怀疑你的动机，我是生气你不该骗我。”

郑巨发见我态度缓和下来，嘿嘿地笑了：“我骗

你也是因为不忍心你到处流浪，你太善良，不适合闯荡江湖，还有一个原因我也不妨告诉你，阴曰阳想把易经学会的会长让给你，所以我就使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

“别给我提易经学会，我不感兴趣。”我打断他。

“好，不提，你说说看对什么有兴趣，我帮你实现愿望。”

我冷笑：“郑总是有钱人，在你眼里没有办不到的事对吗？谢了，天一不敢劳您大驾。”

“天一，你这样说就不对了，我有钱也没有为富不仁，我当你是兄弟才这样说，我关心你还关心出不是来了，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网

### 第 31 卷 借壳上市

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偏激了，干脆闭口不言，顺手拿起他车座上的一本财经杂志翻起来，封面上的郑巨发正目视远方，一副胸怀天下的样子，一个大标题醒目地写着“黄金健借壳上市成功，保健品行业重新洗牌。”

我抬头看了一眼郑巨发，有些不解，想到他一年前还谨小慎微行事低调，现在竟突然如此张扬，看来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我讥笑道：“郑总现在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了呀，怪不得车也换了人也换了，现在还用几十片鹿茸做一百箱鹿茸不老酒吗？”

郑巨发尴尬地笑笑：“天一，你也学尖刻了。”

“我是在担忧，什么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你就一定能抓到好牌吗？”

“所以要请你来啊。”

我叹息一声说：“你终于说了实话，诳我来大都的真正目的原来是为了这个，真是无商不奸啊！”

郑巨发喃喃地说：“没错，我一直都是个奸商。”

从师父肖衍四坟上回来，我的心灵宁静了许多，郑巨发说的对，我不适合闯荡江湖的，有一个稳定的安身之所才是我想要的。肖衍四一生在外漂泊，最后仍要叶落归根，魂归孤坟，到头来连个给他上坟扫墓的朋友都没有，身前孤单寂寞，身后荒草一片，人生的意义又何在呢？

郑巨发说：“天一，我听一个相师说，最好不要单独去墓地，如果恰好运衰，会引鬼上身，有没有道理？”

“从风水学上来说，墓地是极阴之地，少去或不去当然是正确的，民间有种说法叫‘父母亡三年无好运’。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做为孝子要为亡故的父母守孝三年，三年都守在坟上，万事不管不问，当然好运也找不到头上来。从心理学上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引鬼上身，而是一种情绪牵引，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反过来，人在伤心地当然精神差，很多人患上精神疾病也是因为情绪被忧伤的事牵引了，自己又走不出来，所以这里说的‘鬼’其实是一种比喻，和心里有鬼的‘鬼’是一个意思。”

“哦，听你这样一说，我明白了，运气不好其实更多的原因在自身，要会调节情绪，时刻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不要沉迷在忧伤的情绪里对不对？”欧阳云锦说。

我点点头。

“所以嘛，我看你从墓地回来情绪一直低落，好吧，我们去喝酒唱歌，调节情绪去，”郑巨发转而问：“对了，那个桃儿呢？不是一直陪着你的吗？”

是啊，桃儿呢？提起桃儿，我心里痛了一下，她的浅笑倩然，她的顾盼流连，她手上的温存，顷刻之间又塞满了心间，而我对她的愧疚之情也愈加强烈起来。

她陪了我那么长时间，那么多的风雨，那么些个快乐或忧伤的日夜，我却把她扔到了半路。

上次在家里与玉儿相遇，因为桃儿在场，闹了一场误会，致使玉儿悄悄地走了，这事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有了前车之鉴，这回来大都见玉儿，我是无论如何不敢再让桃儿出现了，所以从冰城出来我故意没买机票，而是挤上了火车，我知道冰城没有直达大都的火车，需要在中途换乘，这正好给我时间来劝桃儿回家。

桃儿拉着行李，一步不离地跟着我跑前跑后的买票，脸上始终挂着笑意，她不问我为什么不坐飞机，她那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什么事猜不透呢？

她只知道到了大都，见到玉儿她就要离开，却不知道我要在半路就把她扔下，她的柔情和不舍，我的决绝和残忍，时时在噬咬着我的心灵，咬出血来，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不是我自私，是爱情本身就是自私的。

在车上，我踌躇了很长时间，总是狠不下心来说出让她离开的话。

我想来想去，决定向老君求助。

我把自己关进厕所，给老君打电话：“大哥，求你一件事，你给桃儿打个电话，找个借口把她叫回四川好吗？”

“为什么？”

“我马上要见到我的女朋友了，我不想伤了两个人的心。”

“什么女朋友？桃儿不是你女朋友吗？”

“大哥，在我去峨眉之前我就有女朋友的，算了，这件事一句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不过，桃儿是知道的，只是我说不出口让她离开，你帮帮忙好吗？”

“我只做好人，不做坏人，你说不出口的话我更说不出口。”老君生气地说。

“桃儿听你的，你当救兄弟的场了，麻烦你开一下金

口吧。”

“狗屁，我这是金口吗？我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想做一回媒人，你小子就是不成全我，你说过，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我这第三者就不掺和了，你爱咋地咋吧。”老君撂了电话。

### 第 31 卷 莫笑多情

隔了那么远，老君的话还是把我臊得脸上火辣辣的。

我坐在桃儿对面，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想家了吗？”

“和你在一起很充实，还没顾得上想呢！”桃儿调皮地答。

“桃儿，你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家里人一定很担心你，不如下一站你换车回四川吧，好吗？”我目光落在桃儿脸上，却又如惊鸿一般飞速移开。

桃儿定定地看我，半晌才说：“你不想我去大都？”

我大窘：“不是，这个，怎么说呢，桃儿……”

“你不要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桃儿将脸转向窗外，一脸的清冷：“你听到了玉儿的消息，该归心似箭才对，可是你不坐飞机却选择了火车，我就想你肯定有问题，我以为你是想多和我呆一些时间的，原来……算了，下一站我换车。”



我握住桃儿的手：“桃儿，对不起……”

桃儿摇摇头，一滴眼泪滴了下来：“我们没有缘分。”

“我和玉儿会去看你……和老君的，我很感谢你一直陪着我。”

桃儿咧了一下嘴，眼泪更加止不住了：“我也要谢谢你给了我一段难忘的回忆。”

“桃儿，别哭，你是个好女孩，你一定能找到……”

桃儿轻轻摇了一下头，抽出手说：“只要你和玉儿能幸福，我就幸福，我不是要缠着你，我觉得玉儿对我有误会，我想当面和玉儿姐解释一下的，既然你不愿她再见到我，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替我问她好吧。”

我说：“我不想你见到玉儿又要徒然伤心一场，最后还是要离开，我知道我欠你很多，桃儿，哥对不起你。”

我感到自己很渺小，甚至是有些齷齪，桃儿是一个多么真诚善良又大度的女孩啊，她强压下自己的感情，掩饰着自己的痛苦，一心想要成全我和玉儿，可是我却硬着心肠在她心里插上一刀，处心积虑地要在中途把她赶下车，真是小人之心啊。

“哥，快别这样说，都是我自作多情，真的，我没事的，你放心吧，我还会和以前一样，只是又多了一个哥哥。”

火车靠站，桃儿拿过自己的行李，轻轻抱了我一下，跳下了车，头也不回地走了。网

### 第 31 卷 美女圣品

见我出神，郑巨发说：“天一，我帮你移民到泰国吧。”

“什么意思？”

“那地方可以一夫多妻，你就能两全齐美了。”

我瞪了他一眼，拨通桃儿的手机。

“哥，见到玉儿姐了吗？”桃儿不等我开口急切地问道。

“哦，这个，嗯，你到家了吗？”我支吾着。

“我到了，玉儿姐呢？我要和她说句话。”桃儿说。

“你安全到家我就放心了，等有时间我让玉儿再给你打过去吧。”我不想告诉她真相，我真怕她又赶了过来。

“哥，怎么了，玉儿姐不愿理我吗？”

“不，不，不是的，玉儿现在不在我身边，真的不在，桃儿，你开心点，等我们结婚时请你来喝喜酒。”

“喝喜酒，呃，是的，你能快乐就好。”

我能听到桃儿话里隐藏的伤感。

挂上电话，我惆怅了好一阵子，都说爱情是一杯酒，不醉谁知酒的滋味，我知道，桃儿也知道，我是早就酒醒了，现在只想桃儿能尽快的醒来——

郑巨发带我去他在大都经济开发区新建的厂房，奔驰一进入开发区，就看到了路旁高大的立柱广告，一瓶黄金健公司生产的“黄金乳”饮料口朝下一泄千里。碧绿的草地上躺了一位长腿美女，美女穿了一身华贵的金色短裙，长发飘逸，神情陶醉，仰脸朝上，红唇微开，洁白的液体注入美女口中，一滴飞溅而出的乳汁挂在红艳的唇边，诱惑至极。广告语也给人无限遐想：黄金乳，美女圣品，男人至爱！

郑巨发把车停下，沾沾自喜地说：“天一，看看我们公司的广告，怎么样，色香味俱佳是吧！”

我不以为然地讽刺道：“如果那个美女穿得再少一点就更‘色香味’了。”

“是啊，当初的创意是这样，黄金美女，一对美乳，正暗合产品‘黄金乳’的形象，可惜高小姐是走纯情路线的明星，我们谈了很久，她坚决不同意，只好这样半隐还露了。”郑巨发不无遗憾地说。

“高小姐？高慧美？”我吃惊地仔细辨认画上的女人。网

“对啊，你没看出来？右下角有她的亲笔签名。”

我认出了高慧美，有些伤感：“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连她都拍这样色情的广告。”

“她怎么了？你还真以为她是纯情玉女？我有钱，她有色有名，郎情妾意，一拍而合。”

她不是纯情玉女，但我知道她骨子里还是深藏了一份清澈的，没想到在金钱面前，人的自尊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只要手指轻轻一撩，衣衫就会悄然滑落。

“你付了多少钱？”

“这个不能告诉你，我们之间有保密协议。”

“除了平面广告还有电视广告吗？”

“当然，她是黄金健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我们签的是一揽子协议，合作期限三年呢，你想不想见她？她在大都有别墅，经常来这里住的。”

“她在大都买了房？”

“买？她是国际巨星啊，这样大的影响力还用自己花钱买房？东阳区政府送的，为了提升大都的形象啊。”

“提升大都的形象？是的，你这广告一出，大都的形

象可真是别具一格了。”我揶揄道。

“你不懂广告营销，名人效应比你在电视上做几年的广告效果要好，你想啊，连高慧美这样大牌都住在大都，说明什么问题？一是大都的环境好，二是治安好，三是文明程度高，四是国际化……”

我打断他：“还有一条，大都还有世界最好的饮品黄金乳！”

郑巨发竟然很赞同：“你说对了，我就是要打造世界第一饮品，这次公司通过股市融资来二十亿的资金，将全部用在黄金乳生产线和销售网络建设上，三年的时间内，黄金乳保健乳品饮料会成为人人必选的早餐饮品，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也会有可口可乐那样可以风靡全球的饮料了。”

“你受什么刺激了吧？”

“你说对了，我是受了种庆后的刺激了，他才几年啊，卖冰水就做到中国饮料行业的龙头老大了，我要成为世界保健品行业的老大。”网

第 31 卷 有备而来

我彻底无语了，想做老大的人太多了，光做地区老大，中国老大还不满足，还要做世界老大，象比尔·盖茨那样，做全球第一，世界首富。可是第一是做做梦说说

大话就能实现的吗？

做企业我不懂，但我懂得理想抱负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不是每个人每家企业都能有耐力坚持到最后的。

努力非常重要，可是机遇更加重要，中国曾经有一家叫三株的公司，也是做保健品的，当年，中国家家户户谁家门上、自行车上、行走路过没被塞过三株的广告？他们曾创造过一年销售 80 亿元的奇迹，他们也豪情满怀地要做世界第一，可是，现在谁还能见到三株的影子？

我说：“三株公司的吴炳新当年也说过和你一样的话。”

“天一，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你放心，我绝不会走到他那一步，我公司有全世界一流的管理团队，我们有完美无缺的发展战略，我们有超强的研发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公司积累了丰富的营销经验，老话说有备无患，我们有备而来，纵有千难万险也会有惊无险，我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前途一片光明。”

“你以前不是这样忘乎所以啊？你曾经给我讲过《了凡四训》，我记得你对金钱名利看得很开的，怎么现在功利心这样强呢？你没中什么邪吧？”我直言不讳。

“天一，金钱和事业是两码事，我一贫如洗的时候对金钱的崇拜是惟一的，我有了足够的财富，对事业的追求、捍卫荣誉的决心也是惟一的，比尔·盖茨有一句话这样说，‘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

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我现在完全符合他的标准，所以我也将会和他一样成功。”郑巨发自信满满地说。

### 第 31 卷 为者常成

世界还会再出现一个比尔·盖茨吗？相同的方法，相同的机遇，不一定就能造就两个一样成功的人生，郑巨发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想，他是真的疯了。

开发区有一条路被命名为“黄金健大道”，新的黄金健公司总部就座落在这条路上，崭新的路牌，华丽的大厦，彩旗招展的公司，可以看出郑巨发的事业是如何的朝气蓬勃。

走进郑巨发的办公室，宽大的老板桌后面，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非常醒目，上书：为者常成。这四个字出自《晏子春秋》，原文是，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婴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

梁丘据是齐国的大夫，非常景仰晏子，有一次他对晏子说：“我到死都赶不上先生啊！”晏子说：“我听说，只要坚持不懈去做，就一定可以成功，只有不停止前行的脚步，肯定能到达目的地。我与别人相比并没特殊的地方，只是不停的努力而已，您怎么会赶不上呢？”

郑巨发以晏子的话来勉励自己，看来他确是下了很大

的决心，非第一不做了。

他的办公桌上放了很大的一尊黄金貔貅，这个龙九子右足高抬，头冲东窗，而东面的落地窗下安放了一个做成水幕的高及天花板的玻璃鱼缸，里面养了孤零零的三条金黄色的小鱼。鱼缸下面是用许多石头堆起的元宝山的造型，走近可以看出，这些石上有很多的鱼类，原来全是鱼化石。

在这个约有六十平方的办公室里，光是鱼化石和鱼缸就占了有二十平方，奇怪的是办公室里却没有书橱，在放书橱的地方，摆了三节金丝楠木酒架，酒架上除了很多名贵的洋酒，剩下的就是黄金健公司自己的产品了。

我走到办公室东南角的金丝楠木大茶海前，坐了下来，问郑巨发：“你鱼缸里是什么鱼？怎么也金黄金黄的？不是你故意把金鱼涂上的颜料吧？”

郑巨发大笑：“天一，你外行了吧，这种鱼叫 24K 黄金达摩，产自南美亚马逊河，国内根本没有，我找了很长时间才凑成这三条，这可是十万条金鱼也换不来一条的宝贝。”

我说：“真难为你了，为了黄金健这个名字，你快把这间办公室打造成金殿了。”网

### 第 31 卷 天圆地方

“这就叫品味，当然也是我们公司的形象，对了，你看我的办公室布局怎么样？”



“阴曰阳帮你调理的，肯定是无可挑剔了。”

“你怎么知道是阴曰阳调理过的？”

“高慧美拍个户外广告都签上名字，阴曰阳这样著名的风水师当然也要为自己的得意之作留下签名了，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谁的手笔我要看不出来，那岂不是白在风水行里混了。”我淡淡地说。

“阴曰阳的签名在哪？我怎么不知道？”

“呵呵，这间屋子的四角修饰成圆形，配合天花板装成外圆内方，貔貅头冲东方，室内布局山石水鱼，这样怪异的风水格局，除了阴曰阳国内没有第二人能做得出来。”

郑巨发点头称是，说：“阴曰阳说这是金钱局，我的财位在东方，为了能在东面开窗，我特意选了这间东山墙的办公室。”

金钱局不错，可是郑巨发正坐于钱眼之中，他却是不知。天圆地方也不错，但圆还代表坟墓，方代表樊笼他却未必清楚，可阴曰阳是知道的，他这样布局肯定已经做了妥当的处理，我就不便多说了。

我说：“既然有阴曰阳给你出谋划策，为什么还要急着把我召回来？”

郑巨发说：“阴曰阳是大都风水界的龙头老大，自从上次和侯仕贵斗法之后，已经很少出山了，我哪能时时请得动他，所以只好把你请到身边来，有你在我踏实啊，

兄弟，我们可是曾经同病相怜过，你总不会也拿起架子不帮哥哥吧。”

同病相怜？他是指我和阿娇，他和小雅的那次变故？真难为他记得清。我本是要遗忘的，他却时时提起，那种有去无回的感情，能称得上是病吗？我只承认我痛过，从不认为我病过。

我说：“你的事我肯定会不遗余力，但是并不一定要时时在你身边，我们道不同，在一起别扭。”网

### 第 32 卷 天圆地方

“这就叫品味，当然也是我们公司的形象，对了，你看我的办公室布局怎么样？”

“阴曰阳帮你调理的，肯定是无可挑剔了。”

“你怎么知道是阴曰阳调理过的？”

“高慧美拍个户外广告都签上名字，阴曰阳这样著名的风水师当然也要为自己的得意之作留下签名了，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谁的手笔我要看不出来，那岂不是白在风水行里混了。”我淡淡地说。

“阴曰阳的签名在哪？我怎么不知道？”

“呵呵，这间屋子的四角修饰成圆形，配合天花板装成外圆内方，貔貅头冲东方，室内布局山石水鱼，这样怪异的风水格局，除了阴曰阳国内没有第二人能做得出来。”

郑巨发点头称是，说：“阴曰阳说这是金钱局，我的财位在东方，为了能在东面开窗，我特意选了这间东山墙的办公室。”

金钱局不错，可是郑巨发正坐于钱眼之中，他却是不知。天圆地方也不错，但圆还代表坟墓，方代表樊笼他却未必清楚，可阴曰阳是知道的，他这样布局肯定已经做了妥当的处理，我就不便多说了。

我说：“既然有阴曰阳给你出谋划策，为什么还要急着把我召回来？”

郑巨发说：“阴曰阳是大都风水界的龙头老大，自从上次和侯仕贵斗法之后，已经很少出山了，我哪能时时请得动他，所以只好把你请到身边来，有你在我踏实啊，兄弟，我们可是曾经同病相怜过，你总不会也拿起架子不帮哥哥吧。”

同病相怜？他是指我和阿娇，他和小雅的那次变故？真难为他记得清。我本是要遗忘的，他却时时提起，那种有去无回的感情，能称得上是病吗？我只承认我痛过，从不认为我病过。

我说：“你的事我肯定会不遗余力，但是并不一定要时时在你身边，我们道不同，在一起别扭。”网

### 第 32 卷 用武之地

“你清高什么呀，你父母岁数都那么大了，难道你就不想把他们接到城里来安度晚年？你在我公司上班吧，我

送你套房子，把老人家接过来，再找到玉儿，你们一家就圆满了，这样子多好啊！”郑巨发真诚地说。

说到父母，我的心软了，是啊，我清高什么呢？为了父母，我还有什么值得放不下的呢？郑巨发说的不无道理，有一个稳定的家，一家人天天在一起，才是为人子者最该去做的。

我问：“在你公司，我能做什么呢？”

“你这样的人才，哪会没有用武之地，就在我办公室隔壁，我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只要你同意，明天开董事会，我任命你为公司的总裁助理，年薪三十万，怎么样？”

我笑了，年薪三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任何人都有很强的诱惑力，可是我只是一个风水师，公司经营能用得上风水堪舆的时候很少，与其说郑巨发是信任我，不如说是养了一个食客，朋友再亲密，一旦牵扯上金钱关系，就变了味了，至少，我不能像现在这样对他口无遮拦肆无忌惮了，我需要金钱，也需要友谊，但是更需要自由。

我说：“我考虑一下再说吧。”

我住进了郑巨发的酒店里，他让我专心考虑他的提议。

郑巨发的发展速度真是快的吓人，这家酒店以前叫“都派国际大酒店”，准四星，一年前被郑巨发收购了，更名为“黄金健大酒店”，升格为四星级，据欧阳云锦说，光是重新装修就投了两千万。

我现在怎么也不能把现在的郑巨发与两年前的郑巨发重叠到一起，他的变化岂止是天壤之别。

郑巨发说，资本主义是个好东西，是他们教会了因循守旧的中国人资本运作，以前中国人喜欢讲滚动发展，无论什么事都提倡一步一步来，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创业的黄金时光也是有限的，如果一步一步来，滚动发展的话，猴年马月才能“滚”到共产主义啊！

我说资本运作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我们中国八十年代初就有了，不过那时的叫法没有和国际接轨罢了，那时叫“投机倒把”，虽然和真正的资本运作相差甚远，但目的是一样的，手法也大同小异。网

### 第 32 卷 神秘人【1】

郑巨发笑笑说：“你现在不要考虑资本的问题，把加盟黄金健的事想清楚了再说。”

我在酒店里闭门思考三天，其实我是蒙头狂睡了三天，在冰城这段时间，我身心疲惫，一直没有好好休息，好不容易松弛下来，一睡之下就不舍昼夜了。

我正睡得不亦乐乎，郑巨发一把将我拖起来，把一份《大都晚报》展在我眼前：“你上报纸了。”

我睡眼惺忪，问：“我睡觉也能上报纸吗？”

“你自己看。”

我洗完脸，揉了揉太阳穴，又冲了杯白开水，漫不经心地拿过报纸，头条醒目位置，一副大标题赫然在目：警方揭开诡异车祸真相，神秘人竟预知死亡信息

本报讯（记者谢菲）大都市警方于昨日 10 时召开 1#8226;15 特大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调查情况。1 月 15 日北三环天桥发生特大交通事故，共造成七十二人遇难，其中当场死亡七十一人，一名环卫工人在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警方称，车牌都 E01473 客车系大都市中发国际旅游公司自备车辆，事发当天，该车辆自江西载游客返回大都，核定乘员四十人，实坐七十一人。经现场勘察，系单方肇事，事发当时车速为每小时 120 公里以上，出事路段未见明显刹车痕迹，车辆冲出高速出口的匝道，多次翻滚撞击后起火，所有乘客无一生还，另有一名环卫工人也不幸被撞遇难。

经调查，该车驾驶员袁某，因对房屋拆迁补偿不满意，屡次上访，1 月 8 日出车前曾与公司主要领导赵某（已刑拘）有过口角，据知情人透露，中发公司车队负责人孙某（事发后已刑拘）曾多次威胁袁某，如不停止上访行为，将对其作停班停薪处理。经多方调查发现，袁某性格孤僻，遇事喜欢钻牛角尖，其父母在半年前因为对房屋拆迁不满相继自杀身亡，对袁某的打击很大，在一次饭局上，袁某曾提过要报复社会，但是没引起重视，终于酿成此次惨祸。

新闻发布会后，从广播里听到情况通报的目击者多人向记者打电话报料，人民医院一位医生说，在抢救那名环卫工人时，其在弥留之际说，事发前几分钟有一个奇怪的

青年人曾说嗅到了血腥的味道，而且似乎听到他在叫喊其离开匝道，他以为是疯子没有理睬。另有两个路人也打来热线电话称，事故现场有一个青年，向他们提起过这起车祸系袁某所为，并说当时车上有两个乘客嘲讽袁某驾车技术差，还有一个醉鬼骚扰他，加上之前父母在拆迁中身故、与公司领导的别扭等多种因素集中到一起，因此袁某一念之差，动了轻生的念头。

这个神秘的青年到底是谁？他为何能预知车祸将要发生？为何对袁某的情况如此了解？又为何知道当时车内的情况？他究竟是这场诡异车祸的知情者还是参与者，或者是另有隐情？本报将继续追踪报道，欢迎广大读者提供线索。网

## 第 32 卷 神秘人【2】

我丢下报纸说：“现在的报纸还叫报纸吗？只会炒些无聊的事，为什么不去替袁某申冤，不去揭露造成这场惨祸背后的真正凶手？追踪神秘人？这是在转移公众视线。”

郑巨发说：“昨天晚上我和市政府的一位领导一起吃饭，他谈起过这事，说市政府对公安局的新闻发布会很不满意，不该把这次车祸与拆迁联系起来，这是在激化社会矛盾，弄得市委很被动，要不是电台现场报道，把这事提前给捅了出来，今天报纸肯定不会提到拆迁的事，所以说，不是新闻媒体没有良知，而是他们有原则管着。”

“这么大的事故，只抓了两个小虾米，就完了吗？”

“肯定不会，这次惨案死的人太多，影响太大，连中

央都惊动了，不会就这么了结的，你等着看吧，大都有一大批人要倒霉了。”

“可惜了那个七十多个无辜的生命了。”

“你知道四山路那儿有一个交叉路口吗？去年刚修好时，三个月里出了七起车祸，伤亡十几个人，其中死亡三人，最终引起交警部门的注意，在那儿安上了信号灯，从此就没再出过一次车祸，你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吗？只有鲜血才能唤醒一些人麻木的责任感！”郑巨发感慨地说。

我知道，社会每向前进一小步，都要有人付出血的代价，这也许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特色吧。

“好了，我们别忧国忧民了，那不该是我们管，”郑巨发说：“你知道吗？现在大都市街头巷尾谈论最多的不再是车祸死了多少人，也不是袁某的残忍，而是那个能预知死亡信息的神秘人，也就是你，现在是众说纷纭，有说你是鬼魂的，有说你是神灵的，有说你是外星人的，哈哈，我敢说，如果你要站出来承认你就是那个神秘人，我这个酒店得被人挤塌了。”

“看来我得离开大都了，说不定这会警察正在通缉我呢。”

“不会，昨晚上宁书记透露了，说总得给老百姓点事做，有这个神秘人吸引着，政府的压力就小了许多。”

我苦笑，一不留神我成了政府的工具了。网



我们两个人正说着，阴曰阳打来电话：“天一，你回大都了？是不是？”

本来一回来郑巨发就要约阴曰阳聚一下的，被我阻止了，我怕见到阴曰阳他又提起让我去易经学会的事，我想等一等想好借口再去见他。

我不满地看了一眼郑巨发，到底他还是把我回大都的消息告诉了阴曰阳。

郑巨发摇摇头，意思是不关他的事。

我说：“是啊阴会长，我三天前回来的，正想去看你呢？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满大街都在说 1#8226;15 车祸现场神秘人的事，今天纪律宁书记也向我打听这事，问是不是易经学会的人，我一猜可能是你回来了，你现在哪儿呢？我们见一面。”

我只得如实说了：“我在郑总的酒店里呢，你不用过来了，还是我去拜访你吧。”

“你不要来，我给小郑打个电话，让他在酒店安排一下，中午我们聚一下，也算给你接风了。”

放下电话没几分钟，郑巨发果然接到了阴曰阳的电话，我听到这老头在埋怨郑巨发不通知我回大都的消息，郑巨发唯唯诺诺地表示着歉意，并说中午要当面道歉，老

头才罢休。

中午，阴曰阳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陌生人。

我有些不快，因为外面正传得沸沸扬扬，这个时候我不想有生人知道我的身份。

不等阴曰阳介绍，郑巨发抢先热情地与那人握手：“宁书记，欢迎大驾光临。”

原来是纪委书记，我不冷不热地与他打过招呼，找个机会把阴曰阳单独请到一旁，我还没有开口，他笑说：“天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不喜欢和官场的人打交道对吗？我懂你的心事，可现在不是弄出一个‘神秘人事件’嘛？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的，公安局的正着手调查呢，宁书记正好也在调查那个袁某父母因拆迁自杀的事，我是这样想的，他迟早会知道你，不如我们主动和他见个面，好好聊聊，以免今后闹出什么不快，要知道，我们从事周易研究的，一贯的低调，现在你整出这么大的动静，如果不及时消除影响，发展下去，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一起坐下来商议一下，看怎么把这个‘神秘人事件’给公众解释清楚了，你也就解脱了，你说对不对？”

阴曰阳这番话很有道理，有些事是藏不住的，与其被别人揭穿，不如自己主动表白，由纪律的书记出面做个结论，也免了社会上无谓的猜测，如果积压得久了，造成社会不稳定也说不准，到那时我可就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的罪魁祸首了。

见我迟疑，阴曰阳说：“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我

和宁朝平也是老朋友了，他对易经也很感兴趣，这次他主动要见你，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了解一下一些情况，你就放心吧。”

听他这样说，我紧张的神经虽然并不能一下子松弛下来，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和阴曰阳回到了座位上。网

### 第 32 卷 华丽转身

《易经#8226;地泽临》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虽然身处下位，但是却能感应出上层人物真正的意图，不谲行不屈从，身正行端，所以吉祥。

宁朝平倒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官员，看年龄他不过四十多岁，长得白白净净，举止文质彬彬，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个纪委书记，倒像学校的老师。

阴曰阳要坐主陪，可是宁朝平不让，他一手拉着阴曰阳，一手拉着我，让我们分坐在他两边说：“今天认识了周老师很高兴，我坐主陪，郑总，你给坐我副陪吧。”

郑巨发笑容可掬地说：“谢谢宁书记抬爱，求之不得。”

生意人遇见官员，不管在社会上腰多粗气多壮，马上就矮下来，郑巨发以前不这样，以前他是一个低调的小商人形象，大都的官员没人注意他，他也说过，在中国做生意，就得学鬼子那套，“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可是现在他的公司上市了，想低调都低调不下来，而且为了给股民给消费者以信心，还得高调亮相，这可能也是市

场规律吧。

但是人一露了富，马上就有成千上万双眼睛盯过来，那眼睛刀子般锋利，专为割开你的钱包而来。两年前，我们县城有一个下岗工人，在街上卖混沌为生，平时日子紧巴，孩子上大学，求亲告友借了一个月的学费都没借够，不是亲戚朋友没有钱，而是不敢借给他。这老兄最后一狠心，把房子卖了，一家人挤在桥底下搭的窝棚里生活，后来他时来运转，买彩票中了一百多万，到领奖那天，浩浩荡荡跟着他去了二十多人，一百三十万领完，回到家还剩三十万，他攥着一把借条痛哭，把等在桥底下想吃喜面的县城里的几个小痞子都哭软了，恨恨地说：“奶奶的，你的亲戚比我们还狠，算了，你剩这点钱明几个买间屋住吧，哥几个不给你分了。”

郑巨发一个华丽丽的转身，突然间以上市公司老总的形象出现在大都官员面前，别说来找他吃喜面的了，单是那些想通过他与黄金健公司形象代言人国际巨星高慧美合影吃饭要签名的都够他招架的。网

### 第 32 卷 酒场心计

郑巨发的成功是一点点攒出来的，没有回报的付出他是不会随便挥霍的，国有企业都不堪各种折腾，何况他这种弱不禁风的私营公司。

以前郑巨发给我算过一笔帐，曾经有一个月里，先后去他公司检查的部门多达二十家，其中质检局一家就有六个处室分六批进驻视察，那一个月光是招待费纪念品就花了十几万。

我说这有点像吃大户。

他说我这还算不上大户，有一个搞房地产的老板，一个春节送出去两百万现金，五套房子，两辆小汽车。最后还是漏了一个建委的小科长，被罚了四十多万。

我说所以保健品要坑人，房价噌噌地往上涨，原来非生产性投入太大了。

郑巨发说，关键是这些投入还不能写到成本里，都是见不得光的交易，物价局一查我们的产销价比，说我们是暴利，其实不暴利不就早死了！

吃保健品的永远不是普通百姓，买不起房的那群人里也永远不会有政府官员，这就是社会现实。

郑巨发对宁朝平恭敬有加，甚至近乎谄媚，和人格无关，和生意有关，做大事的人不拘小节，这个小节是小的气节。

宁朝平端起酒杯说：“我先敬三杯，然后郑老板再敬三杯。”

按照大都的酒场规则，主陪要先敬满座的宾客三杯酒，黄金健酒店的酒杯超大，三杯酒就是一斤，我看看杯里的白酒，心里直发憊，喝完这三杯，等不到郑巨发再敬酒，我肯定已经趴下。

我对服务员说：“给我换郑总公司的新产品黄金乳。”

宁朝平摆手阻止：“周老师，这可不行，我们是初次，这三杯酒是代表我对你的敬意，先喝了这三杯再换不迟。”

我笑笑说：“宁书记，你叫我小周就行，阴会长才是真正的老师，关于酒的问题，我是真没量，喝一杯就得出洋相，你就别为难我了。”

“阴会长，你说这酒该不该喝？”宁朝平脸上挂着笑，但是我能听出他的不快。

“小周，不要辜负宁书记的心意，喝了吧。”坐在宁朝平右手的阴曰阳说。

我说：“这酒不是水，我忍着撑喝就喝了，一斤白酒下去是要死人的，宁书记，要不我喝啤酒吧。”

宁朝平看着阴曰阳笑而不答。网

## 第 32 卷 果然有计

欧阳云锦格格地了，笑说：“周老师，你就从了宁书记吧，也让我看看大师喝醉了是什么样的。”

有美女帮腔，宁朝平大受鼓舞，顺手替我端起酒杯说：“我的话不管用，美女的美意你不能再拒绝了吧，来，我先干为敬。”

我无奈地接过酒杯，冲欧阳云锦咬牙切齿地说：“最毒莫过妇人心。”

说完狠了狠心一口气把一杯五粮液灌了下去。

“怎么样？够味吧？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才过瘾，来，吃块牛肉。”宁朝平快意地说。

我感觉他有点居心叵测。

郑巨发招手叫服务员过来：“给宁书记和周老师一人倒一杯黄金乳，解解酒意。”

我看着玻璃里洁白如玉的液体，一下子想到广告牌上高慧美那张红唇，不由暗自笑了。欧阳云锦说：“周老师，你偷笑什么？”

我不理她，端起黄金乳对宁朝平说：“我也回敬宁书记一杯。”

宁朝平按住我的手说：“这玩艺腻歪人，我喝了反胃，你也先放下，我们把这三杯酒喝完了你再解酒。”

这老小子是成心要乘胜追击，非把我灌醉不可。

既然这酒是躲不过去了，不如痛苦地喝了，我也不说话，连着把剩下的两杯干了，然后起身要去洗手间，被宁朝平一把拉住，“不许去吐酒。”

郑巨发说：“宁书记，我陪他去，我监督着他。”

冲到洗手间，我大吐特吐，吐完用水冲了脸才好受些，郑巨发坏笑着说：“好几百块钱就这样让你糟蹋了。”

我说：“我给你一千块钱你别让我喝了。”

“宁书记这样往死了灌你，肯定有什么预谋，你小子小心点吧。”郑巨发神秘兮兮地说。

“预谋什么？我一个老百姓，又不属于纪委管着。”我满不在乎的说。

“当官的管百姓天经地义的事，只要想管你，没有管不到的。”郑巨发说。

我重新落座，郑巨发举起酒杯要敬他的那三杯酒。

我打定了主意死活不喝，宁朝平说，“小周啊，你不喝可以，答应我一件事酒就免了。”

我心想他的预谋来了。努力想打开天目看清他的目的。网

## 第 32 卷 心灵对接

他在心里说，看来想让这小子酒后吐真言是办不到了，不如开门见山地问他吧。

我把自己的脑电波与他的对接上，让两个潜意识进行交流，问他：“你想问我什么事？”



他说：“你和袁绍飞什么关系？”

“袁绍飞是谁？”

“旅游大巴的司机啊。”

“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为什么会知道他家里的事？”

“那是我用天目看到的，我还看到了他在车里发生的事呢？难道我就在车上吗？要是那样今天坐在你身边的就是鬼魂了，你问袁某的事干什么？”

“我要查清楚袁绍飞父母自杀的真相，因为这牵扯到七十多条人命，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查清了又能怎么样？能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吗？”

“我会给公众一个说法的。”

“我不相信你有和邪恶力量对决的勇气。”

“你这么年轻，不该用怀疑一切的目光看社会，世上是有敢于坚持正义的人的。”

“你是正义的？你没做过违法的事？”

“我是正义的，我没做过有愧国法党章的事。”

“为什么袁绍飞上访了那么久你没调查过？”

“他上访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人对我隐瞒了真相，如果不是这次车祸，这个盖子还揭不开，所以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那你也是个清官了？”

“清官不是荣誉，是为官者该守的本分。”

我还要继续和宁朝平交流下去，突然打了个激灵，意识被唤醒了。

坐在我旁边的欧阳云锦冰凉的小手拍拍我的手说：“郑总敬酒呢，你别装睡。”

我睁开眼看宁朝平，正含笑看着我：“你是喝酒还是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吧，什么事？”

“你只要答应就行，有时间我们单独沟通。”

“好吧，我同意。”我已经知道他没有恶意，如果我能帮到他，也是做善事了。

宋朝时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轻松加愉快就除去了心腹大患，这宁朝平看来也是熟读历史兵法的，他肯定知道我的脾性，不会与权贵为伍，不会听任他的驱使，也不会相信他，所以先用酒来吓倒我，然后引我入瓮。

干纪委的，手段确是了得，和他们打交道真得陪上万分的小心。

因为我预知了宁朝平的心事，心情舒畅多了，这顿饭倒也吃得愉快。

饭后，宁朝平也吐了酒，宁朝平拉着我的手说：“小周，你是被我唬倒了，其实我的酒量也不行。哈哈。”网

### 第 32 卷 花落有香

阴曰阳邀我去他的茶社喝茶，原来他名下还有一间茶社。

茶社名为“落香茶社”，在西关大街上，门脸窄小，但上得二楼，却又别有洞天，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在两侧的大红灯笼引导下，看不出这片天地究竟有多大，小路鹅卵石铺地，高低错落的盆栽掩映其间，尤如进入了纯自然的山林之中。阴曰阳引我走进最大的一间茶室，室内全是价值不菲的明清家具，一些小的摆件也都是年代久远，博古架上不仅藏了许多线装书，竟然还有竹简，也不知是仿品还是真品。这间古色古香的房间里，两侧各有一个小的单间，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可以写字作画的工作室。

正堂迎面墙上有一幅本市著名书法家范熹先生的墨

宝：“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想来这茶社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

阴曰阳说：“这间茶室不对外开放，专供我和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此小坐。”

我说：“你这间屋里可都是宝贝，别的东西我不太懂，我知道范熹先生这幅字市面上至少要卖五六十万。”

阴曰阳点点头：“我和范先生多年的交情，他也只送了我这一幅字，物以稀为贵嘛。”我问：“范先生也会来这里喝茶吗？”

“很少来，一年里能来个一两次吧，你想见他？”

我摇摇头，“看见他的字就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不用见真人了。”

阴曰阳说：“虽是如此说，有机会你见一见他也很好，他不仅字好人好，其实他对易经也非常有研究，他写了一本《易经六十四卦诗传》，把每一卦每一爻都用五言绝句来诠释，一共三百八十四首诗，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解卦也非常精准，可以说只要看了他的诗，对六十四卦就全懂了，我曾劝他拿出来出版，他一笑置之，说，‘我非学易专才，自己写着玩的东西，岂敢印行流通。’我只看过一回就被他收去了。真是非常可惜。”网

### 第 32 卷 同好同修

听他这样说，我的心不禁痒起来：“不知道我能否有缘一见范先生的那部书稿。”

阴曰阳笑了：“我就知道一提起易经你马上来精神了，不用着急，等我寻到了好茶请他来，一定要他把手稿带来让你开开眼。”

我说：“自从我跟肖衍四学易以来，成天净和一些市井流俗之徒打交道了，如果能经常的与志同道合的师友在一起，不要说谈经论道，只是静坐品茗也是一种快事。”

“是啊，真正有追求的易人是不会以四处看相堪舆赚点糊口钱的，你还是到学会来吧，我不想今后把学会交给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坏了干净的学风。”

“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说不上来，就是不想去，就是这个挂名的副会长我也想辞了的。”

阴曰阳看了我一眼，叫过服务员：“小兰，把我从武夷山带来的那半斤大红袍拿来。”

我说：“我不懂茶，一般的茶叶就行了，好茶叶就别给你糟蹋了。”

阴曰阳笑笑：“懂不懂的不重要，品的是一种境界，这就够了。”

“你对今后是如何计划的？”阴曰阳问我。

“郑巨发让我去他公司，我正在考虑怎么回绝他呢。”

阴曰阳沉吟了一下：“日本北海道札幌大学的齐正弘一教授邀请我去讲学，大概得呆上一年的时间，你有兴趣同去吗？”

日本的易经研究这几年正在慢慢崛起，而且大学里非常重视，能去和日本的同道交流一番自是幸事，可是一年的时间太久了，因为玉儿今年是劫年，我要找到她，把婚事办了。

我说：“这个机会很难得，可是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处理，脱不开身。”

“那你替我在学会主持一年的工作吧。”阴曰阳笑吟吟地说。

这才是他的真正意图吧，说来道去还是想把我弄进易经学会。

我想了想说：“我喜欢你茶社这里的氛围，这儿缺人手吗？做茶童也可以。”

“你呀，总是如此固执。”网

第 32 卷 安身之处

阴曰阳无奈地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把钥匙：“这是

茶社的钥匙，今后你就住这里吧，不过我们有言在先，学会那边我会打招呼，有事还是要来找你商量的，你是副会长，我不在你就主持工作了。”

我能主持什么工作？学会又能有什么事？我点点头算是同意了。

阴曰阳对小兰说：“这位是周天一周老师，今后也是落香茶社的经理了，你们有什么事直接问他就行了。”

小兰笑容可掬地冲我颌首道：“周经理好。”

这女子清纯可人，肤色白皙，嘴巴也甜得很，说着话要去召唤其它的员工来见我。

我忙摆手：“别，我可不懂管理，我就在这借住一段时间，你别听阴会长乱给我封官。”

阴曰阳按下我的手：“天一，你不要推辞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做了茶社的经理我也好给巨发一个交待，要不他又说我挖他的墙角了，你也有个好的借口不是。”

这样也好，省得与郑巨发费口舌了。

阴曰阳又问我在峨眉山的收获，我把在峨眉山的遭遇向他讲了一遍。

他说：“我就说吗，你怎么会知道 1#8226;15 交通事故车里发生的事，原来是开了天目了，这倒奇妙，来验证

一下，你现在破解一下我心里怎么想的。”

“破解不出来。”我老实地回答。

“为什么？”

“天目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打开的，你把开天目看得太神了，其实没那么邪乎，要不然我岂不成神仙了。”

“需要什么条件吗？”

“非常之事，非常之时，而我又恰好有非常的心境，才开得了。”

我为什么动不动就去看别人的心事？开天目也是有道德约束的，不从我自身考虑，单是从人伦上讲我也不会滥用。

如果他知道在我面前，所有人都成了透明人，那岂不是太恐怖了。

人的内心世界是不愿别人获知的，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会去随便偷窥，这是起码的道德规范。网

### 32 卷 信书无书

易经学会的琐事真的不少。



阴曰阳刚走了三天，一个名叫温鸿的会员就来找我。

他是一家服饰公司的策划部经理，业余研究易经。

上个月公司老总杨运乔迁新居，在他的别墅里开了个party，请公司经理以上人员参加。温鸿心直口快，对他庭院和室内的风水布局做了一番指点。

杨运的小花园里放了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形状雕刻成元宝，中间是缕空的，填上土，种植了一株何首乌。

杨运专门向公司同事炫耀，说这块料是如何的难得，而做成这种造型又是需要什么样的工艺云云。

众人都是一致奉承，称赞老总眼光独具，说元宝寓意招财进宝，何首乌表示福运长久。

温鸿却看出那块石头像一个巨大的石棺。杨运其子为本命，是一种金克木的凶局。

温鸿直言不讳对老总说：“这块石刻虽然精美难求，但是对你却是不利，还是不要了的好。”

杨运正在兴头上，被温鸿这样一说，心里很是不快，但还是强忍住没有发作，问他：“你懂风水？”

他不知道温鸿是易经学会的会员。

温鸿点头说：“略懂一二。”

“那你再看看我整幢楼的风水怎么样？”

温鸿一心向主，也不管杨运根本就不信风水的事，从门厅到卧室再到书房洗手间一一指手画脚了一通。

杨运喜欢收藏奇石玉器，专门有一间屋子放置他的藏品，温鸿告诉他，这些东西虽然贵重，但是对他儿子不利，而且也和他从事的事业不相容，建议他放弃这个爱好。

杨运本来非常好的心情被弄得大坏，温鸿的一个竞争对手见有机可乘，马上借机打小报告，令本来很受杨运看重的温鸿顿时失宠。

没用多久，杨运借故解雇了温鸿。

我看着面如苦瓜的温鸿，问他：“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是真心为公司好为老板好，他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这份工作要不要都不重要，我想让杨运知道我是对的。”

“你学风水学几年了？”

“我爸爸在老家就是风水先生，我从小耳濡目染就会，后来成为易经学会会员，又跟阴会长学过。”

“家传啊，可是我听你说杨运收藏玉器奇石不合事业的。”

运又与其子命理相克，这是从哪里得来的结论？”

“五行生克呀，石为金，金克木，金旺而其子命弱，日久必受其伤，难道不对吗？”

“你的意思他从事的服饰业也为金石所克？”

“是啊。”

我不由好笑：“尽信书不如无书。”网

### 第 32 卷 愚昧害人

“我有过实践，我爸爸手上有上千种堪舆的范例，这种事并不是我生搬硬套的。”

“我没说你的分析不对，而是你的方法不对，玉石金器、珠宝文物几乎世人都爱都有收藏，难道都能说因为五行生克的原因而要放弃吗？风水讲五行不错，但五行只要阴阳平衡就没有害处，虽然他的藏品众多，可能是阳盛，但是你只用极端的手法，让他丢掉，是不是矫枉过正了？”

“你没见过杨运的儿子，那孩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又生性懦弱，如果成天生活在那样杀气四伏的环境里，还能有个好？”

“那也不能在人家大喜的日子里提什么石棺啦凶局啦克煞啦，你爸爸也是这样给别人看风水的吗？”我好笑地说。

“我是性急了点……”温鸿嗫嚅着说。

“你把他家里的情况画个草图，把他们全家的八字写给我。”我把纸笔放在温鸿面前。

温鸿略加思索，就画出了一份详细的图纸，并把所有他认为有疑的地方都着重做了标记，杨运一家三口人的八字也记得清清楚楚。

我只扫了一眼，便看出温鸿断的确是不错，杨运爱石有些偏执，整幢别墅不仅用了许多的大理石做装饰，而且室内也到处布满了金石玉器，他还收藏了一个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巨大籽料，足足有二百多公斤。

但这是这些都不重要，最要命的就是院子里那个元宝石，我知道古代显宦家里也有摆放元宝石的，但多是五十公分左右且为实心，他这个元宝却长约一米二，高约七十公分，巨大真如石棺，并且像石臼一样，中间是空的，填了土种上一棵何首乌，这个造型没见过。可是就是这么一块石头，足以要了他儿子的命。

愚昧害死人。

可悲的是有些人遭受了灾祸却不知道祸从何来。

奇石玉器观赏起来很美，但不是适合于每个人，查一下自己的命理，木命者，体质弱者，神经衰弱者少玩这些东西为妙。最浅显的一个道理，有些石材是含放射性元素的，如果不慎养了它，就等于身边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不定哪天就要了自己的性命。

肖衍四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年初春，他在山东行走时，曾有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家人请他去看坟地。那个病人才五十七岁，半年前病倒后就再也没下过床，眼看着要咽气了。他看过那家人的祖坟后问：“我看过他的房子，现在又看了祖坟，他不该只有五十七岁的寿命呀！”

“哪有该不该的事情，他这个人就是能拼命，起早贪黑的干活，累的。”

“打旧社会起就只有饿死冻死的，哪有累死的？”肖衍四困惑地说。

肖衍四为那个人卜了一卦，看过卦象后说：“这人不该死，他是受了阴邪之气，你带我去见见他。”

肖衍四进了那人的房间，左看右看，都没看出哪儿不对，可是卦上明白地告诉他病人正受一股阴气逼迫，怎么会没有异象呢？

肖衍四走到床前，掀开从床上耷拉下来的床单，一个搪瓷脸盆放在床下，他伸手拉了出来，盆里满满一盆水，却是结冰的。

肖衍四问：“这盆冰放了多长时间了？”

病人没有老伴，和儿子儿媳住在一个院子里，他儿媳看了看说：“我说怎么少了一个脸盆呢，让他藏在床下了呀！可能是他洗完脚后用脚推床底去了吧。”

肖衍四说：“去年秋天你父亲受了风寒，从那时起就没好过对吗？”

“是啊，吃药打针也不见效，后来越来越重。”

原来半年前，这老人偶感风寒，洗完脚后因为头重，也不及去倒了水，把水推到了床底深处，然后就一病不起，随着冬天到来，水就结了冰。一个病人，又没有金刚护体，长期受冰寒侵袭，岂有不送命的道理。

“你们太大意了，是这盆冰差点要了你父亲的命啊，他受了一冬天的冰寒，这屋子又没个火炉，壮汉都撑不住，别说他一个有病的老人了。”

后来，经过医生的精心救治，那个老人又慢慢康复了。

如果不是肖衍四，那个老人就死在了五十七岁，死也就死了，没有人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现在的农村，冬天仍是老人死亡率最高的季节，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懂常识，不懂调理阴阳，这祸根不在天地节气，而在自身。网

### 第 32 卷 冰寒要命

肖衍四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年初春，他在山东行走时，曾有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的家人请他去看坟地。那个病人才五十七岁，半年前病倒后就再也没下过床，眼看着要咽气了。他看过那家人的祖坟后问：“我看过他的房子，现在又看了祖坟，他不该只有五十七岁的寿命呀！”

“哪有该不该的事情，他这个人就是能拼命，起早贪黑的干活，累的。”

“打旧社会起就只有饿死冻死的，哪有累死的？”肖衍四困惑地说。

肖衍四为那个人卜了一卦，看过卦象后说：“这人不该死，他是受了阴邪之气，你带我去见见他。”

肖衍四进了那人的房间，左看右看，都没看出哪儿不对，可是卦上明白地告诉他病人正受一股阴气逼迫，怎么会没有异象呢？

肖衍四走到床前，掀开从床上耷拉下来的床单，一个搪瓷脸盆放在床下，他伸手拉了出来，盆里满满一盆水，却是结冰的。

肖衍四问：“这盆冰放了多长时间了？”

病人没有老伴，和儿子儿媳住在一个院子里，他儿媳看了看说：“我说怎么少了一个脸盆呢，让他藏在床下了呀！可能是他洗完脚后用脚推床底去了吧。”

肖衍四说：“去年秋天 你父亲受了风寒，从那时起

就没好过对吗？”

“是啊，吃药打针也不见效，后来越来越重。”

原来半年前，这老人偶感风寒，洗完脚后因为头重，也不及去倒了水，把水推到了床底深处，然后就一病不起，随着冬天到来，水就结了冰。一个病人，又没有金刚护体，长期受冰寒侵袭，岂有不送命的道理。

“你们太大意了，是这盆冰差点要了你父亲的命啊，他受了一冬天的冰寒，这屋子又没个火炉，壮汉都撑不住，别说他一个有病的老人了。”

后来，经过医生的精心救治，那个老人又慢慢康复了。

如果不是肖衍四，那个老人就死在了五十七岁，死也就死了，没有人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现在的农村，冬天仍是老人死亡率最高的季节，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懂常识，不懂调理阴阳，这祸根不在天地节气，而在自身。网

### 第 32 卷 温鸿拜师

杨运其实也和那个农村老人一样，虽然他的石元宝不能直接要了他儿子的命，但是时间长了，煞气会越积越重，最终阴盛阳衰，随便有个风吹草动，那生命之烛便灭了。

我问温鸿：“你能计算出杨运的儿子会有什么灾难



吗？具体的日期是哪天？”

“这个我算不太准，我只能预测出他的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三年内将会有一场大病。”

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预测也敢去指点别人，岂有不碰钉子的。

我用梅花易数起了一卦，然后挥笔在纸上写下我的推断：

一、 家事不宁，月内有人患重疾，病灶在肾，治愈不易，须向东南方寻药，耗资巨大。

二、 事业受阻，货款难清，有被官方处罚的隐患，三个月内必破财。

三、 明年立春后十二个内月杨运不可西行，行则必有灾祸，轻则伤重则亡。

下面附诗一首：

人情相见不如初，多少英雄在困途。

锦上添花自古有，雪中送炭至今无。

时来易得金千两，运去难赊酒一壶。

堪叹眼前亲族友，谁人肯济急时无。

我把这一纸素笺递给温鸿说：“你亲自交到杨运手上，如果他是明白人，不用多话他自会明白该怎么做。”

“算到这么精确，如果不准，岂不让他耻笑？”温鸿犹疑地说。

我顺手又在纸的下方签上名字。

“不连累你，不准让他找我算账。”

“既然断出这么多的凶兆，能不能把破解的法子也写上？”温鸿忧伤地说：“我不想看着他倒霉。”

“世上的事不求不得，既然他不信易经，告诉他解法他也不会照做，他若想要解法自然会去找你。”

温鸿叹道：“你是说他还会请我回去？”

“当然。”

“我不回去了，我要拜你为师，专心研习易经。”

“你在风水学上的造诣已经很高了，不用再跟我学习，多锻炼锻炼就行了。”

“周老师，你别笑话我了，我差得太远了，都说学术

有专攻，一点都不假，我这半瓶子醋还真拿不出手，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徒弟。”

温鸿说着也不管我答应不答应，跪下就磕头。网

### 第 33 卷 八字相合

我笑了：“你别这样啊，我们差不多年龄，我哪敢做你师父啊，等阴会长回来，我帮你撮合一下，让他做你师父吧。”

温鸿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本领大小和年龄没关系，上次你大败侯仕贵，我就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本来想找你好好切磋的，可是后来你离开了大都，没想这回我们又碰上了，这也是缘份吧，师父，你就成全弟子吧。”

温鸿比我大两岁，从面相上看，性格较温和，品性也良善，不是一个多言善语的人，既然愿意向我下跪磕头拜师，自然对我是心悦诚服的，我对收徒没什么兴趣，不过有个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朋友倒是不错的事，关键是此刻我一下子想到了罗桃儿，也许这就是一种机缘，注定我要为桃儿做一件事。

我要过温鸿的八字，在心里快速的与桃儿的合了一下，温鸿是丙辰年生人，桃儿是戊午年生人，不仅无天克地冲，而且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又按四柱预测学里预测配偶方位法推演一遍，温鸿的配偶方位在西南方向，正是桃儿的家乡。

我心里暗自高兴，拉起温鸿说：“我们都是年轻人，

不要拘泥于旧制，既然你有这个心，我们共同学习吧。”

温鸿大喜，说：“师父，既然你答应了，不尊旧制是不行的，等阴会长回来，我要请他做见证人，恭恭敬敬地举行拜师仪式。”网

### 第 33 卷 图个吉利

《易经#8226;山天大畜》初九爻辞：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畜乃积蓄，大畜卦上来就说，有危险，停止吧。这是多么普通的常识啊，危险就在眼前，停止不前当然就没有危害了。可是很多人是不懂得收蓄的，所以便屡屡受挫。

杨运的服饰公司在大都其实并没有什么名气，他在大都工商界也排不上名次，但是会逮老鼠的猫不叫唤，他这个不起眼的公司很是替他赚了一大笔资产。

他的发家史很简单，就是运气好。前几年他靠上了市里一位领导，凭着能说会道竟然认作了干爹，那干爹有好事便想着他，把他从一个小车司机扶上了区里一个小纺织厂做厂长，后来国内兴起改制潮，那个纺织厂改来改去改成了杨运自己的企业，正好他干爹又成了分管外贸出口的领导，帮他接了大量出口加工的活，他就一下子发了。

凡是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富豪，第一桶金都是不干净的，所以他们不信命不信邪不信善良厚道，只信权力和关系。

温鸿在他公司里名义上是策划部经理，其实干的只是

打样画图陪外商逛街吃饭的活，策划部是为了和国外接轨，挂得虚名。

在这样一个公司里，又是干得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的工作，杨运正是鸿运当头，哪肯听他说半句不中听的话。

我说杨运愚昧是一点儿不假，不说温鸿的八字对杨运有生扶之力，单从姓名学上来说，杨姓从木，温姓从水，水生木合五行之道，鸿字又配运字，正是鸿运之吉，从这点来说杨运都不该赶温鸿走。

中国人遇事都讲“图个吉利”，从心理学上说，就是暗示作用，这可不是玩文字游戏，中国的文字都是具有暗示作用的，当然也含了某种力量在内，这种暗示和力量是先天的，在姓名学里叫天格，天格是与生俱有的，好运歹运由天格定了七成，剩下的三成才是后天能改变的。

唐太宗李世民没有魏征是绝开创不下贞观之治的，他两人的八字我没有研究过，但是李魏两个字相合相生却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也曾几次要赶走魏征，可是魏征是李世民的魂魄，是李家天下的佑护神，魏姓这个字里隐含的巨大的力量使得没人可以赶走他，这绝不是穿凿附会，多找几个这样的实例研究一下就清楚汉字的魅力了。网

第 33 卷 山转水转

可是杨运不是李世民，温鸿也不是魏征，注定他们成

为了一个槽里的拴不住的两头叫驴。

温鸿的一番好心换不来好的回报，不怪他，怪遇主不贤。

这回温鸿的运气就更差了，他把那字条交给杨运时，正赶上有一批货被外商抽检不合格，杨运正烦恼着呢，看过纸条后，勃然大怒：“你咒我是吗？我先废了你！”

不由分说把温鸿打了一顿。

打了一顿出出气也就罢了，没想到他余怒未消，打电话报警说温鸿搞封建迷信，用鬼神之道威胁他，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经营。

派出所来人把温鸿抓走了。

不光抓走了温鸿，因为那纸条上有我的签名，警察又来找我了解情况。

我正好被郑巨发叫去，他在兴师问罪我为什么不听他的安排，不去他的公司而去了阴曰阳的茶馆，他是真的生气了，脸涨的通红，怒斥我不把他当朋友。

我说：“我们老家有句俗语，叫‘远来香近来殃’，友谊要有距离才会长久，离得太近了，总有一天会烦的。”

“那夫妻天天一个桌吃饭一个床睡觉怎么不烦？”

“不烦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

“你这是歪理邪说。”

这时小兰打电话告诉我，警察在找我。

我马上想到温鸿出事了。

我对郑巨发说：“我去派出所一趟。”

“你躲我是吗？天一，想躲我也不用找这样的借口啊！”

“我的一个朋友可能出了点事，我去看看。”我想到以前在派出所的那一幕，心生惧意。

“你朋友？真的假的？我怎么从没听说你在大都还有朋友？”郑巨发狐疑地问。

“这事回头再跟你解释，我得走了。”说完匆匆告辞。

我硬着头皮进了派出所，一个熟悉的面孔晃到我面前，一脸淫邪的笑：“呵，周天一，周大师，真是山不转水转，我们又见面了。”

原来是金小雅的同事黑脸张。网

第 33 卷 用心险恶

我强压住心里的慌张，淡淡一笑说：“少见，张所长，近来可好啊。”

“你少给我戴高帽，谁他妈是所长，所长都成烈士了，”黑脸张东倒西歪地坐在椅子上，把腿翘到桌上，吐了一个烟圈说：“小伙现在挺能的啊，不光成了大师，还收了徒弟，替我看看相呗，看看我啥时破财啥时死啊！”

我知道他是话里有话，不想理他，可是小鬼立门前，绕也绕不过去，只能面对现实：“张所长，我听说你们找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你没算出来吗？”黑脸张一咧嘴，露出一口的烟油牙：“你都能算出人家几时生几死几时发财几时破产，会算不出自己的事？”

我不想和他废话，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是因为温鸿和他老板的事？说吧，找我想干什么。”

“哟，你比前几年可横多了，还当周正虎在位呢！现在还有人护着你吗？找你想干什么？！你说呢！”

黑脸张收起脚，猛地一掌击在桌子上，暴喝一声：“老实交待，你以看风水算卦为名，一共骗了多少钱！”

我想这回肯定不是温鸿的事这么简单了，黑脸张要借机整我。

可是我和他也没什么恩怨哪？前两年我被他抓进了派出所，是小雅通融放了我，和他没什么关系，也没



有损害他的利益，他为什么要借题发挥整我？

我沉吟了一下说：“我刚从外地回来，并没有给人看风水算卦，骗钱之说从何说起？”

“没给人看风水，你可签着名给杨运的企业看风水了，说吧，你的目的是什么？准备敲诈多少钱？”

我笑了：“张所长，我没收他一分钱，只是从风水学角度告诉他可能要有灾祸，让他注意一下，这也有错吗？”

“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给人家看风水？你雷锋啊！”

“我朋友温鸿曾经在杨运的公司工作，他是好心要帮他老板。”

“曾经？温鸿现在为什么不在杨运的公司干了？”

“和老板闹了别扭……”话一出口，我就明白黑脸张的险恶用心了。网

### 第 33 卷 有罪推定

黑脸张就是一个无赖，他是在按有罪推定的步骤一步步给我下套，这样扯下去，我很快就能被他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拘留了。

我说：“你直说了吧，到底想怎样。”

“不是我想怎样，是你想怎样，搞封建迷信活动，散布谣言，恐吓威胁，蓄意报复，破坏社会稳定……你说该按什么罪治你！”黑脸张冷笑道。

我问：“罚多少钱？”

“罚钱？法律是神圣的，能以罚代法吗？”

我差点吐了，在我面前说神圣两个字，我刚从农村到大都时差不多我信，现在，你侮辱我的智商。

我也豁出去了，说：“这事和温鸿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要罚要拘冲我来吧。”

“呵，你够义气啊，可惜在这里你说了不算，”黑脸张又点上一支烟，冲我喷了一口黑臭的烟雾说：“说吧，你和温鸿是怎么计划的，是不是先算一卦来吓唬杨运，然后敲一笔钱啊？”

我愤怒地说：“你这是诱供，我们什么计划都没有，就是好心提醒他，早知道他这样狗咬吕洞宾，就不管这闲事了。”

“还狡辩是吧！你们这些吃江湖饭的骗子要有好心，那我成观音菩萨了，你不说是吧，好，先关起来，什么时候想说了再找我。”

黑脸张一挥手，让一个年轻的警察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屋里，不理我了。

我有些后悔太大意了，早知道如此，该让郑巨发找找人交点钱把温鸿保出来的，派出所本是个说理的地方，可是黑脸张不和我讲理，我纵是浑身是嘴，无奈张不开口，只能任他宰割。

俗话说，世事如棋局局新。其实世事不是棋，按易经的理论，世事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有时候更像是一个圆，是一个老旧的车轱辘，有时候你以为有些人有些事再也不会见到了，可是转来转去，你猛然发现，又转回去了。

我不记得谁说的了，说人的一生其实生活圈子很小，来来往往不管朋友仇人只那几个人，一旦认识了，一辈子都走不出那个圈子。

这话真是至理名言，我转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没想到竟然又和黑脸张撞到了一起。网

### 第 33 卷 阴谋诡计

我在留置室里席地而坐，心想，我和黑脸张也没什么仇恨啊，他总不能黑白不分非要跟我过不去吧，杨运想整温鸿不假，也不过是气头上，把他送派出所来吓吓他，还能怎么着呢？硬说是敲诈勒索，这也沾不上边啊，说是搞封建迷信？那顶多是罚点钱，还能怎么着？不至于判刑吧！

一忍百事消，当初我要不逞一时之快，非得让杨运见

证一下易经的神奇就好了，本来想帮温鸿的，没想到反而给他带来了麻烦，我是一个吃江湖饭的人，拘留所也进去过，心理没什么压力，温鸿可不一样，不知道他现在的心态是怎样的，会不会受此打击而从此一蹶不振呢？

我胡思乱想着，感觉外面已经外面黑透，却再也没人来招呼我。

此时的黑脸张正和杨运在一个火锅店里喝酒。

杨运向黑脸张敬酒道：“老张，姓温的那孙子太可恶了，我开除了他，他就跑过来吓唬来，还弄一首诗来讽刺我，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小人。”

“你放心吧，这一回保证让他记吃又记打。”

“我听说那个周天一是易经学会的副会长？我觉着还是别把事情弄大，教训一下姓温的就行了，别惹姓周的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啊。”

“逮，惹他怎么了，一个摆摊算卦的，有个狗屁来头？”

“易经学会公开搞迷信活动，你们怎么不查他们？”

“易经学会是合法的社团，名誉会长是常诚，我们没事惹那个骚事干嘛，周天一不一样，他就是个街头混混，副会长的名头说不定也是骗来的，这年头会长主席的我见得多了，如果查出他是假的，就更好治他的罪了。”黑脸张吸溜着一根粉条说。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他要是假冒的会长就是诈骗了。”

“明天一早你去所里记个材料，就咬定姓温的向你要一万块钱，只要有你这个口供，不判他们个三五年别想出来。”黑脸张恶狠狠地说。网

### 第 33 卷 不许说话

“这没问题，当时我办公室里还有证人呢，那小子的确向我要钱了。”杨运狡黠地笑了。

“周天一，你不是和周正虎好吗？看这回谁救得了你！”黑脸张美美地喝了一口酒，得意地自言自语。

“你和姓周的有仇？”

“有什么仇，就是看这孙子不顺眼，上一回不知他用什么招术，竟然把小雅给迷倒了，还和周正虎认了本家，老子在派出所干了十几年了，至今还是大头兵一个，要不是周正虎那王八蛋压着，老子早就干上所长了，好在老天有眼，周正虎倒了台，周天一又犯老子手上了，这就叫报应，报应你懂不懂？”

原来周正虎在台上时，黑脸张曾经托人走过他的门子，想往上升升，结果周正虎收了礼，一直没给他办事，为这事他整天怀恨在心，周正虎下了台，他也算了解了恨，可是毕竟没能亲自踩上一脚，这一回我落到他手上，他知道我和周正虎关系不错，当然要恨乌及屋。既然整不了周正虎，整我也一样能带来报复的快感。

第二天一早，黑脸张又把我提了出来，把一叠材料拍在我面前说：“你那宝贝徒弟都招了，你还不坦白从宽吗？”

我冷笑：“你少来这套，他招什么，他有什么可招的？”

“他招什么我不需要告诉你，看你主动不主动了，认罪态度在量刑时很重要，这个罪，”黑脸张用手指敲着材料说：“嗯，这个罪至少得判你三年。”

我只道黑脸张在唬我，干脆不理他了。

“还不说是吗？行，是个汉子，反正我们人证物证都有，你说不说的无关紧要，先给去看守所呆着吧你！”黑脸张一把抓起那些材料拂袖而去。

到了中午，来了两个警察，给我带上手铐，推搡着我上了一辆警车，温鸿也在车上，他的脸上还有明显的伤痕，也不知是杨运打的还是警察打的。他看了我一眼，眼圈一红说：“师父——”

我问他：“你说什么了？我们这是去哪里？”

一个警察喝道：“不许说话。”网

### 第 33 卷 身陷囹圄【1】

不一会警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我抬头看见门口白底黑字的牌子，果然把我们送到了看守所。

这里我来过，当年我师父肖衍四就是在这里死的，想到师父，我心里一阵难过，没想到我也步师父的后尘，进了这里，难道这就是宿命吗？

我问警察：“为什么把我们送看守所？我们犯了什么罪？”

“不送看守所还能请你住宾馆呀，犯什么罪？你自己想想。”

上一回我进的是拘留所，这一回升格了，住看守所了，我不由暗自苦笑。

温鸿悲怆地说：“师父，对不起，连累你了。”

我安慰他：“没事，是非曲直自有公道，做人只要挺直了腰板就不怕邪的。”

我这是暗示他，不要屈服于威逼利诱，认了不该认的罪。黑脸张说他招供了，我和温鸿只有一面之交，也拿不准他能不能顶住这帮如狼似虎的警察。

警察和看守所的办交接手续，我说：“你拘留我，总得给我家里送个通知吧，我好象没留家庭地址。”

那个警察笑了：“你留了啊，你的工作单位不是落香茶馆吗？”

“那里又没有我的亲人，你送那里怎么行，我再给你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有钱，他收到了通知，你们要多少钱他都会给你。”我鄙夷地说。

“还胡说八道呢，我们要钱？不是我们要钱，是你要钱，进了这里头，可没人白管你饭。”

我把郑巨发的地址留给那个警察，我想，郑巨发这小子是真恼我了，为什么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天一夜，他竟然不去找我。

我哪里知道，郑巨发在我去派出所的当天飞去韩国谈生意了。

监管人员让我把腰带抽了出来，又用剪刀剪去了衣服上所有的纽扣，拿来一双拖鞋让我换上，然后另外一个过来给照相，按手模，我心里一阵悲凉，却故作轻松地说：“我以前照过相了。”

“哼，原来是二进宫的老油子。”警察看也不看我，像屠宰场里屠夫摆弄一只将要拔毛的鸡一样不停地拨弄着我的身体，量身高量体温检查各个部位。网

### 第 33 卷 身陷囹圄【2】

一切程序走完，我和温鸿被分别关押进了监室。

我一进监室，十几双眼睛齐刷刷飞刀般投过来，一个面相凶恶的犯人冲警察嚷道：“张所长，我们这里满了，怎么还进人啊，没地方给他睡了啊。”



张所长竟然对他笑：“老才，你有办法。”

他的话音一落，我醒悟过来他的笑不怀好意。

铁门“砰”的撞上，十几个人风一样冲到我面前，像围观一只奇怪的大猩猩一样围着我：“小子，犯什么事进来的？”

“长得挺帅的嘛？”

“让爷们给你查查体。”

.....

“咳——”老才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干咳了一声。

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一个干瘪的老头把我拉到老才面前，媚笑着说：“老大，你审他。”

我仔细地打量老才，他不过三十多岁的样子，留寸头，头顶一道疤，右眉上有一道刀疤，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两眼却都露着凶光，大冷的天，敞着号服，里面只穿了一件背心，胸毛黧黑。一看就是个狠角色。

“哪儿人啊？”

“大都。”

“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老实？”老才咳了一声道：“六子，提醒一下他。”

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一步迈过来，伸手在我大腿根处狠狠拧了一把，我疼得顿时跳起来，冲口而出骂道：“操你妈，你打我！”

众人大笑：“六子，他要操你妈。”

六子又凑了过来：“你操我妈？好啊，掏出你那玩艺我看看够长吗？”

说着猝不及防地伸手抓住我的档部，一用力，我头冒冷汗浑身哆嗦着躬下身去，半天不能起来。

老才又咳了一声，众人收声住手。

“想起来了么？犯什么事进来的？”

“杀人！”我恶狠狠地说。

“杀人？哈哈，他杀人了？！”老才狂笑，然后一脚把我踹翻在地。

我不及爬起，有人用被子罩住了我，接着便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拳打脚踢，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眼花，顷刻间便昏了过去。网

### 第 33 卷 身陷囹圄【3】

过了许久，一杯凉水将我浇醒，老才阴森森地笑：“舒服吗？”

我抹了一把脸说：“有种把我打死。”

“好，是条汉子，我喜欢，”老才收住笑，拉我起来，搂住我的肩换上亲切的表情说：“兄弟，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这个监室有个规矩，凡是新人，我们都会送一份礼物，有一见如故，双喜临门，三羊开泰，四面来财，五福齐天，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仙献寿，九天揽月，十全十美，你选一个吧。”

我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擦着鼻血说：“我不要礼物。”

“不要不行啊，这是见面礼，弟兄们的心意，选一个吧。”

我犹豫了一下说：“你帮我选吧。”

“好，痛快，我看兄弟印堂发亮，定是有福之人，那就选个五福齐天吧，你过去贴墙站好。”老才把我推到墙边，跳下床，活动了一下手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着我的胸口连击了五拳。

我刚要张口大骂，六子拍拍我的肩说：“杀人犯，忍着点吧，老大这是疼你，没给你个十全十美，再胡操，先操死你！”

六子说完也上来狠狠地给了我五拳，接着十一个犯人都都一一照做，打到最后，我感到胸口一闷，嗓子眼发腥，一张嘴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我真想和他们拼了，可是看看这群困兽一样疯子，强忍了下去。

老才又坐到床上，六子坐到他身后帮他按摩放松：“老大，累了吧。”

老才眉上的刀疤动了一下冲我说：“去洗个澡吧。”

我怒视不语。

老六说：“我们这里是严格消毒的，你从外面进来谁知道你带什么病菌没有？听见没？去冲澡。”

一个犯人将推到外面的笼子里，我看到在墙角有一个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是个水池，并没有洗浴设施。

我问：“这怎么洗？”

“脱衣服，站这儿用盆接水冲。”

“这么冷的天，用凉水洗澡？”

“把你娇贵的，还给你整个桑拿呀，下雪天也是这样洗，快点，少废话！”

一盆冰冷的凉水兜头浇下来，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凄凉无助。网

### 第 33 卷 身陷囹圄【4】

梅花易数有一个最简易的判断方法，就是外应。感触外应，以应测事有时比起卦还要灵验。只是很多人对外应没有灵应的心去接收，到头来，发生了事也想到曾接收到提醒的信息。

邵康节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他走在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见老人面带忧虑之色，就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而忧愁？老人诧异地摇头说：“我没什么忧愁。”

邵康节感到很奇怪，马上起卦预测，老人为乾卦卦象，于是以乾为上卦，老人是从东南方走过来的，东南方为巽位，于是以巽为下卦，乾为天，巽为风，得卦《天风姤》。乾卦为一，巽卦为五，再加上当时的时辰数四，共得十数，用十除以六，余四，得出九四爻动。《天风姤》卦九四爻辞说：“包无鱼，起凶。”这是一个凶象，很不吉利，再看填象，巽为木，乾为金，用克体，而体卦又没什么生扶之气，而被测之人是在路上行走，其应验应该很快，邵康节于是用成卦数十，均分取其五，对老人说：“你五天之内，一定要小心，恐怕有过不去的灾祸。”果然在第五天，老人去赴喜宴，因为鱼骨鲠喉而死。

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见所历之事，都能影响自己的

运势，也能给自己一个暗示，这就是应。因为人生在天地间，和万事万物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应的。

我一到大都就遇上那么一场惨不忍睹的车祸，看到那么多的死者，其实我早该想到，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暗示，我此番来大都，会有祸事在等着我。

可是我还是大意了，只把心思用在当时事件的灵应上，忽略了对我自己的影响。

这次身陷囹圄遭遇屈辱其实是早就有外应的，该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躲不过去。委屈也罢，愤怒也罢，都不重要了。

只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又不免心悸，那么大的一个外应，难道只是这么一点灾祸吗？会不会预示着我将有灭顶之灾呢？有小灾避大祸，我想，还是安心在看守所呆着吧，如果真判了三年徒刑也不怕，至少比送了性命要好得多。

这样想下来，我心里坦然了许多，再去面对监室里那些面目可憎的犯人时，竟不觉得他们可怕可恨了，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遇到多少妖魔鬼怪啊，最后还不是得道成佛了。网

### 第 33 卷 身陷囹圄【5】

我所在的监室加上我一共关了十四个人，这间临室东西宽三米，南北长六米，留出约一米的走道，然后是由南到北砌了一条两米宽的大通铺，睡觉吃饭劳作全在这里，睡觉是十几个人头朝外每人占不足五十公分的地方，连翻身的空隙都没有，吃饭时把被褥叠好放在靠墙的床头，碗

盆饭菜都放在床靠走道的一边。与房间连着有一个两平方的洗漱室，十四个人洗脸刷牙洗澡大小便全在这里，洗漱室外是钢筋焊成的笼子，大约有 6 平方，是放风晒太阳活动的地方。

早饭过后看守所里会分派下一些手工活，做塑料花或者分拣一些布料做的小工艺品。监室里也有电视，固定在离地两米半高的墙上，只有一个台，也不定时开，老大不高兴就不能看。还有两本书，一本是刑法读本，一本是经济法，好像还可以向管教要几本关于法律的书。

犯人们不光要干活，还得背刑法，背不会的要受惩罚，惩罚的手段多种多样，多分一些手工活是最轻的，影响了临室的得分还要被老大体罚。

我对监室的规矩一点不懂，刚开始几天受尽捉弄，也几乎天天挨打。但是我都逆来顺受忍耐了。不忍又能怎么样，这群人没理可讲，都是关了很久的疯子，最短的关了一个月，最长的关了一年了，精神极度空虚、焦虑，他们整人的手段层出不穷，也极尽残忍，不入老大的法眼，在里面简直是生不如死。

外面有家人送钱进来，都要统一上交老大保管，说是保管，其实没人敢要。有一个老犯人说，这儿曾有一个老大，进来时身无分文，家里也没人送钱送物，但是出去时竟然带了一万多块钱走。

我的拘留通知书送到郑巨发的公司时，郑巨发还在韩国，他公司里的人没有打扰他，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他们都以为这个通知书是送错地方了。

我一直没有钱进来，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像一个弃儿一样，被外面的人遗忘，被里面的人鄙夷。网

### 第 33 卷 身陷囹圄【6】

有钱进贡给老大，多少能受到点关照，我这样的，只有每天爬在地上擦地，洗厕所，给所有人叠被子，还要帮老大干手工活，伺候他吃喝为他按摩更是样样不拉。

你是条龙，在这里只能盘着，别人只把你当虫看待，唯一的盼望就是尽快出去。要不然早晚得被人碾死在里面。

黑脸张几乎天天来提审我，逼我认罪。我只是保持沉默，我想上法庭再说。

有一天，老才帮我出主意，说：“你得想办法送个口信出去，让家里人给你跑跑关系，至少要请个律师，最关键的是得送些钱进来，没有钱，你天天得喝稀粥啃干馒头，用不了一个月你的身体就垮了。”

看守所里有钱可以开小灶，虽然贵得吓人，可是比照见人影的稀粥要强。他们都有钱在老大手上，隔几天会吃上带肉沫的小炒，我只能吃免费提供的犯人餐。

我问老才：“怎么才能把信送出去。”

老才说：“那个天天来收手工活的六指，他人很好说话，你找他就行。”



六指不是看守所的人，他是一家工厂派在看守所的代表，专管技术指导和收集我们做好的手工活，因为他左手多长了一个指头，我们都叫他六指。

我看到老伊悄然对我摇头。

老伊叫伊长江，进来之前是建委的副主任，说是他贪污了五十万的公款。但是他不承认，他说被人陷害了，现在检察院正调查着，他已经被拘留了三个月了。

老伊是这群人中最和善的，第一天送我五福齐天时下手很轻，但是外人都没看出来，我自己感觉到了。

我和老伊的交流并不多，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和这些人不是一路人，他做过领导，有素质也有风度，连老才也很少欺负他。

我不知道老伊为什么对我摇头，也许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他根本就不是要提醒我什么呢。

我被关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不行啊，我想，不管老才是什么目的，我都得试试。网

### 第 33 卷 不乱群也【1】

#### 第二章 不乱群也

《易经#8226;否》六二爻：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程传：六二其质则阴柔，其居则中正。以阴柔小人而言，则方否于下。志所包畜者，以承顺乎上。以求济其否，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当否，是以道自处，岂肯枉己屈道，承顺于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则否矣。小人顺上之心，未尝无也。

小人得志，大人只能包容承受，忍气吞声。小人吉祥，大人闭塞，怎么还能亨通？程传里说，六二之位本是阴柔，势弱不足以抵挡小人的强干，那么大人身居下风，就要与小人同流合污，冤枉自己屈从邪道，阳奉阴违吗？非也，暂时守住目前的困境，静待时机，才能有最终的亨通。否而不移志，否而则坚忍，总会守得云开雾散的一天。

人在困境中和顺境中，都容易迷失方向，越是急于找到出口，越容易陷入泥沼，怎么才是上策？就是静而不动，路有时不是自己走出来的，它会伸延到你脚下。

天上云彩遮住了太阳，我们能竹竿拨开云彩吗？不能，太阳会自己出来。

可是能有耐力坚守不动的人有几个呢？

我懂易经，但事到临头，我仍然做不到静而不动，这是人的一种劣根性，也是修为未到的原故。

当一个人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那种孤独和焦虑是无法想象的。我决定按老才的指点去做，我想尽快得到外面的信息。

我的信仰就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这不是我的话，原话是苏格兰裔美国人巴德里克#8226;亨利说的，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殖民地维吉尼亚议会演讲中，呐喊：Givemelibertyorgivemedeth! 网

### 第 33 卷 不乱群也【2】

第二天，我想好了怎么说，一直在窗口等六指出现。

六指哼着“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晃了过来。

我看了一眼老才，老才面无表情，我又去找老伊的目光，他在闭目养神。

我咬了咬牙把六指叫过来。

我说：“大哥，麻烦你一件事成吗？”

“什么事？”六指探头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老才，小声对我说：“你胆子够大的！”

我说：“我家人不知道我关这里了，所以……”

“不会吧，公安局都给家里下拘留通知书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进来都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人来看我。”

“嗯哪，怪可怜的，犯什么事进来的呀？”

“我也不清楚，糊里糊涂就进来了。”我含糊其辞地说。

“嗯，这个……好吧，说说看什么事。”

“帮我给我朋友带个话，请他尽快把我弄出去，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呆了。”

“这个，有规定啊，要让管教知道了，我的饭碗就保不住了。”六指为难地说。

“大哥，你帮帮忙，你要多少钱都行，等我出去我一定给你。”

六指定定地看着我，说：“你能给多少钱？”

“五百，不，一千块钱，你看行吗？”我说。

“你写下你朋友的地址和电话。”六指说完迅速掏出一截铅笔头和一页便笺。

我趴在窗台上把郑巨发的地址和电话写了下来。

六指抓过纸和笔装进裤兜里转身走了。

网

我回身坐在床上，有一种虚脱的感觉。

仅仅过去了五分钟，看守所所长张鸣阴沉着一张毛肚似的脸站到门口，哗哗地开门，厉声高喝：“周天一，出来。”

我看看老才，他依然面无表情，再看看老伊，也依然无动于衷。

我心里有些虚，答了一声“到”，挨到门口。

张鸣“叭”的一下给我戴上手铐，然后锁好门，径直向办公室走去，我嗅到了空气中的紧张味道，情知不妙，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跟了过去。

一进他的办公室，我喊了声：“报告”，老实地蹲到了墙脚，他死死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点上一支烟，说：“你胆儿够肥的，敢向往头递消息，说吧，是谁指使的。”

我明白六指把我卖了，也明白这是老才故意要害我。

可是我不能说是老才指使我的，要不然回去监室他能整死我。上次有一个犯人夜里值班时被老才打了几下耳光，告到管教那里，回去后，让老才治着喝了一盆的凉水，差点撑死。

我说：“我的拘留通知书家里没收到，我没有别的意

思，想让我朋友给我送件衣服过来。”

“你怎么知道没收到？老实交待，还有别人给你传递消息吗？”张鸣乜斜着我说。

“没有人给我消息，我进来这么长时间了没人来看我，我猜是通知书没送到。”

“你猜没送到就没送到吗？你年轻轻的不学好，家里人对你失望了，接到通知书也不会来看你。”张鸣说。

“我是被冤枉的。”我分辨道。

“冤枉你？哼，你这样的烂人我见得多了，以前被拘留过一次吧，二进宫了，还敢说是冤枉的！”

“我想找个律师，我有这个权利吧？”我说。

“你在外头什么权利都有，在这里少他妈的和我扯权利，我不管你找不找律师的破事，我只管你在这里老实地呆着，说吧，谁指使你找六指的？是不是老才？只要你说了，我不处分你，老才那王八蛋我早看他不顺眼，老是鼓动着犯人闹事，你不用怕，告诉我我替你作主。”

张鸣忽而声色俱厉，忽而和颜悦色，令我无所适从。  
网

## 第 34 卷 困兽犹斗

我斟酌了许久，还是打消了举报了老才的念头。举报

了又能怎么样？他在看守所混得太久了，管教们拿他一点法都没有，我不知道还要在这里呆多长时间，不想与他为敌，这次被他算计了算我倒霉，我已经够倒霉的了，所谓虱子多不怕咬，能忍则忍吧。

我认真地检讨说：“不是，是我自己的主意，我错了，以后不会再犯了。”

“你真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说你那点破事算什么呀，不就是算命打卦骗俩小钱吗？老实交待了交点罚款不就出去了？我告诉你，二十多天的侦察期，然后加上起诉，法院审理，你得在这里蹲三个月，三个月，老才这帮混蛋能把你的骨头给你磨酥了，你好好想想吧！”张鸣看榨不出什么了，也不想我和废话了。

我说：“我没犯法，我认什么？”

“少跟我犯倔，走吧，我给你找个地方，你自己好好清醒一下。”

张鸣不耐烦了，拎起我推搡到门外，把我押进了禁闭室。

禁闭室是很小的黑屋子，人站在里面连转身的空都没有，里面阴冷潮湿而且腥臭无比，我一进去，差点被呛得呕吐了。

我在心里诅咒老才这个王八蛋，可是转念一想，又释然了，他做牢头狱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就是以整人为乐，也只有这样他才会有成就感，或者说，他在这里才不

致疯掉，这是他惟一的乐趣，我算是成全他了，和他这样的流氓计较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手仍然被铐着，有些酸痛，两腿也很快站得麻木起来，我尝试着蹲下来，无奈空间实在太小，根本弯不下腰去，这种折磨真的是生不如死。

一切都静止了，没有光，没有声音，我怀疑氧气也会很耗完，时间也像静止了，每一秒钟都像一年那样漫长。

我得给自己找点事做，要不然我熬不下去。

我想给自己起一卦。在监室里，人多嘈杂，空气恶浊，气场被邪恶之气束缚，我试了几次想卜上一卦，都没成功，连天目都不灵了，看来，这异人只能明察别人，关键时却救不了自己。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想再试试。

我努力要自己集中精力，可是仍然做不到，这间屋子阴暗狭窄，臭气熏天，致使气场阻塞，根本无法感应。

我长叹一声，心里说，都说困兽犹斗，看来这只是书生气，再凶狠的兽类如我这般困法，还能怎么个拼斗？在心里自己斗争还差不多。网

### 第 34 卷 地狱油锅

有句古话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学会了易经，我也学会了忍，可是有些时候，冲动都是不知不觉



间放出去的，等想到该忍耐时，已经晚了，我在阳光下释放了心魔，这魔鬼便把我拖到黑暗里折磨我。

看守所如果是我的地狱的话，那禁闭室就是地狱里的油锅，我被拔毛剥皮，抽筋剔骨，然后是油煎火烹，还不让我死去，一点点零切碎割直到觉不出痛。

郑巨发，你不说我们是心连心的情谊吗？为什么你这时感应不到你的兄弟正在受苦，还不快点来救我？

我在禁闭室里关了两天，吃喝拉撒睡全在那方寸之间，几乎崩溃，还好，张鸣没有把我忘了，正当我意志消沉，神智渐渐模糊时，只听哗啦一声铁门响动，他把我放了出来。

张鸣这回拿正眼看了看我，脸上不知是快意还是惊诧，总之那神情很耐捉摸。

经过油锅一炼，我已经从人脱胎成了鬼吧，怎么没把他给吓死！

我故意走近他，说：“张所长，这别墅不错，谢谢你。”

张鸣捂住了鼻子，冲我一摆手：“快滚回监室去，洗澡换衣服，局里一会来人提审你。”

我说：“不用，我不嫌脏。”

“你成心的是吧？在这里没呆够？那等提审完再接

着来。”

我被张鸣一脚踹进了监室，惊飞一屋子的乌鸦，个个掩鼻转头，齐声聒噪：“快出去，快出去！”

我凑到老才跟前：“老大，我想死你了。”

老才喊：“老伊，把他叉出去，用水冲一百遍。”

我仰天大笑，用手把所有人挨个摸了一遍，边向洗漱室走去边说：“这回我和你们臭味相投了。”

老伊不嫌我臭，帮我脱了衣服，给我打好水，一边给我擦身体一边说：“小心着凉，你先适应一下。”

我说：“你进屋吧，我自己来。”

老伊说：“那天我冲你摇头了，你没看到。”

“谢谢。”我冷淡地说。

“小周，这里的人不是人，都是鬼，你不用和他们较真。”

“我也是鬼。”

“你不是，我在这里关的这段时间，别的没学会，但是学会了看人。”

我冷笑：“你能看清我吗？”网

## 第 34 卷 联欢晚会【1】

老伊摇了摇头：“我看不清你，但是能看出你和他们不一样……和我也不一样，这里关得并不都是社会渣滓，也有冤魂，是冤魂，只有有冤的才能成为不散的魂，真正有罪的都成了鬼了。”

我转头看着他：“你也是冤魂？”

老伊点点头：“我可能出不去了，有人不愿意让我出去。”

我心里说，当官的说自己不贪，谁信啊。冰城有一个赵向东，大都还会再出一个不贪的伊长江吗？我这么幸运，一生能遇到两个清官？

我现在谁也不信，鬼也罢魂也罢，各有各的道，我走自己的，都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同的是沦落，不同的是心境，这样的环境下，谁和谁都不会成为同心的朋友。

我说：“你不要和说你的事，我不想听。”

老伊苦笑：“小周，我不是想说我的事，给你说了也没用，只是我觉得我能体会你的心情，因为我身有感触，外面的人除了我家人可能没人相信我是清白的，你也一样，你说自己是被陷害的，没人相信你，只要进了这里，想轻易地出去，很难，你要 有心理准备。”

我不语，擦干了身体，看看那身发臭的衣服，皱了皱眉头。

老伊拿来自己的一身衣服说：“我们身材差不多，你先换上吧。”

“这——”我为难地看看他。

“是干净的，昨天在太阳底下晒过了。”老伊说。

“谢谢。”我没有多余的衣服，也只能穿他的了。

我从审讯室回来时，老伊把我的衣服已经洗好了，挂在铁栅栏上晒着，这让我很感动，自从进了看守所，处处都是冷眼，人人都对我使绊子，老伊的举动让我很温暖。

从禁闭室出来我只安生了两天，第三天晚上，吃完晚饭，大家坐在一起等着老才开电视，老才剔完牙，说：“今晚上开联欢会，庆祝六子入住第五监室一百天。”

六子一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谄媚地说：“谢谢老大。”

“咳，我讲一下规则，每个人都必须出一个节目，出的节目要所有人都叫好，算过关，有一个不叫好的，做一百个俯卧撑，然后加一个值班。”老才说。网

## 第 34 卷 联欢晚会【2】

监室里夜里有值班的制度，每班两个人，两个小时一换，加一个班就是值四个小时，一夜也差不多就过去了。

老才说话的时候老伊悄悄扫了我一眼，我和老伊虽然仍是在语言上交流不多，但我们现在已经很默契了，我能看懂他的眼神。

我知道这是老伊提醒我小心，老才又想整我。

老才第一个开始，他唱了一首歌：“愁啊愁，愁就白了头，自从我与你呀分别后，我就住进监狱的楼，眼泪呀止不住的流，止不住的往下流……”众人都跟着齐唱，唱完齐声叫好。

一个管教过来：“深更半夜的闹鬼哪？”

老才说：“没闹鬼，闹春，贾所长，我们开联欢会，你一起来吧！”

贾所长眯着眼，皮笑肉不笑说：“老才，今天我值班，你别给我惹事啊，对了，明天吃辣子鸡，你们室要不要？”

贾所长是分管看守所食堂的副所长，油水很大，嫌犯们每改善一回生活他都能赚不少钱，一份辣子鸡三十块钱，顶多有三四块无名指那么大的骨头，可是只要他打了招呼，每个监室都得纷纷响应，要不然，今后再想吃点好的就难了。

老才说：“要，怎么不 要，我们要两份，贾所长，

我想吃鸡头了，明天给我挑一个啊。”

贾所长不动声色地做了个禁声的示意走过去了。

老才说：“接着来，唱歌的不要了，讲故事、笑话，要荤的不要素的。”

戴脚镣的老强说：“我来，我讲一个贾所长的故事，是真的啊，有一天贾所长在看守所里值班，中午时他从所里带了两支鸡腿给老婆送回家去，一进家门，就看一个男的光着屁股正趴在他老婆身上弄事，他老婆的小裤衩褪到了小腿下面，上面湿乎乎一片，两个雪白的奶子被那男的吃一个摸一个，他老婆恣的直哼哼。他看得两眼冒火，跑到卫生间找了一块搓衣板，骂道，狗日的，敢弄我老婆。照着那男的屁股狠狠地打下去。只听他老婆嗷地一声，骂他，天杀的，我使了半天劲不让他进来，让你一下子给打进来了。”

众人哄堂大笑，都说过瘾，他这算过关了。

老才看看我，说：“到你了，你来个什么节目？”

六子在一旁坏笑，我知道我这关不好过，他们合伙想整我，我再怎么努力，他们也不会叫好。网

### 第 34 卷 降妖伏魔【1】

我沉默良久，把自己会的故事想了一遍，哪一个都不能满足这帮穷凶极恶之徒的猎奇施虐的心理。

老才说：“怎么样，开始做俯卧撑吗？”

我无计可施，只能这样了，俯下身来准备做二百个俯卧撑。六子马上接来一碗凉水放在我头顶。

我说：“为什么要凉水在我头上？”

“我们这里的俯卧撑就是这样的，快做吧，千万别让凉水撒了，撒了还得重放。”

他妈的，这些王八蛋真是什么损招都能想出来。不放水在我头顶我也做不了二百个俯卧撑，还弄一碗水搁我头上，当我是武林高手呢！

我爬起来说：“老大，都是落难的弟兄，你别欺人太甚。”

“没人欺负你，这是游戏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们要拿不出节目也照样做。”老才洋洋得意。

老强说：“不想做可以啊，讲一个荤段子。”

我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给你们做一个游戏，老大，你把生日报出来，我能说出你以前发生过的事，说不准的话我甘愿受罚。”

老才冷笑：“你能说出我以前发生过的事？你当自己是半仙啊？好，给你个机会，说不准别怪我不客气了。”

众人也都有了兴趣，纷纷起哄，让老才报生日。

老才的八字记得很准，精确到了具体时辰，这倒方便了我。

我不慌不忙，把他的流年在心里过滤了一遍，从他一岁时开始说起。

“你一岁那年差一点饿死，两岁到五岁跟着你奶奶要过饭，六岁时父亲去世，得痲病死的，九岁跟母亲改嫁到一个骗猪人家里，经常挨继父的打，你十岁那年流浪在外，十三岁进过一次局子，十七岁也进去过一次，二十五岁又进去过，蹲了三年，出去后到南方呆过一段时间，与人打架，差点被砍死，你头上的刀疤就是那时留下的，你这回进来是因为一个女人，人家不喜欢你，你把她父母打伤了，她母亲因伤致死，这一回劫难，你得在大狱里蹲十年，十年后你会在东北方向安身，以后不会再有什么灾祸了，但是因为你作恶太多，折了你的阳寿，你到五十五那年会得一场大病，应该是中风，会偏瘫，晚境很凄凉。”网

### 第 34 卷 降妖伏魔【2】

我边数落他的劣迹，边察看他的反应，他竟然没有发火，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我讲完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幽幽地说：“你怎么知道的这样清楚？你有天眼？”

我是开了天眼，但这不是天眼看到的，是用他的八字推算出来的，人生有命，生日密码记录着一个人一生的命理运程，他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永远是不会懂的。

六子看老才的神态反常，问：“老大，他说的对不对？”



老才瞪了他一眼，将身子朝床上一躺说：“睡觉。”

众人都觉得没趣，也都回到了床上。

一个人记得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事不奇怪，若是知道了自己今后的命运，就足以震动他的灵魂，还有比一眼看穿未来更可怕的事吗？我猜老才这一夜要失眠了。

老伊没想到我三言两语竟灭了老才的嚣张气焰，悄悄向我竖起了大拇指，然后朝我做了个手势。我跟着他去了洗漱室。

他说：“小周，你真行，你会算命？”

我点点头：“我学过周易。”

“你帮我算一算可以吗？”

我说：“推八字行，预测不行，这里的阴气太重，气场不畅。”

老伊很是失望，叹息说：“是啊，这里面关的都是牛鬼蛇神，一团乌七八糟，就是神仙来了也看不清世事了。”

我说：“我给你测个字吧，你写个字。”

老伊忙说：“好好，谢谢你。”

老伊拧开水龙头，湿了手指，在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

我看过后，说：“这个字上面是宝盖头，下面是一个免字，说明你这一回有惊无险，有人会关照你，能免你的灾难，但是这免字的腿上多了一个点，说明你的前程仍然要受到牵绊，再想回到以前的位置上是不可能的了。”

老伊大喜过望：“能洗清我的冤屈就行，前程不前程的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这一回让我彻底醒悟了，什么权利财富，都是过眼烟云，我只要能恢复自由，打死我也不会再在官场混了。”

我说：“其实你也不用这样消极，人生哪能一点坎坷没有，你就当迷了一回路，跌了一跤，以后走稳点就行了。”

老伊握着我的手说：“小周，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希望，出去后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你。”

我笑笑，起身准备回房间，一转身，看到门口挤着许多的脑袋，他们都在看着我。

这是一群迷路的羔羊，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给指出一条希望之路。网

### 第 34 卷 降妖伏魔【3】

自从我在六子的“百天庆祝晚会”上露了一手之后，我的处境马上得到了改善，不仅没有人再为难我，他们在改善生活时还会主动请我加入。

六子碍于老才的面子，不敢当面向我示好，在背地里向我表达了歉意。

老才也没有以前那样凶恶了，而且经常愁眉不展，大概是在想晚年生活不能自理，孤苦无靠的事。

我不计前嫌，有求必应，给每个人都看了一遍流年，并且用《易经》去开启他们的心智，一时间整个第五监室空前的和谐融洽。

老强犯的是杀人罪，他家在一个山村，家里非常穷，有一天，他得知邻居刚卖了粮食，手上有一千块钱，就想借五百块钱修修房子准备给儿子娶老婆，于是买了酒菜，请邻居来家里喝酒，他向邻居提出借钱的事，没想到人家不肯借给他，他一怒之下借着酒劲用锤子将那人砸死了，然后跑到邻居家把那一千块钱翻走了。

第二天醒了酒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蠢事，警察一来他就主动交待了。

他识字不多，但喜欢听评书，也很会讲故事，平时在村里人缘很好，没人能想到他会为五百块钱杀人。

他现在经常把一首诗挂在嘴边：“酒是杜康名传流，能和万事解千愁。成事坏事皆因酒，洞宾醉倒岳阳楼。”

他说：“我以前恨自己穷，现在恨酒，穷日子富日子总是一个过日子，可是因为酒，我害得别人过不成日子，也害得我走上了断头路。”

穷日子富日子都好过，等死的日子不好过，白天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吵吵闹闹还好过，一到夜里他就睡不着觉，唉声叹气，独自流泪。

我讲解他的八字来宽他的心：“你犯这件事，说是因为酒生祸，其实是你命里有这一劫，你的八字命宫里有刑克官煞，你和你儿子是父子相刑，不是你死就是你儿子亡，你想想你是替你儿子了，心不就放下了吗？都说虎毒不食子，为了儿子今后的幸福你牺牲也是值得的。”

如果他不是一个死刑犯，我是不能这样讲的，因为父子相刑未必就是你死我活的刑克，我这是为了给他一个安慰，让他在不多的日子里能睡个安稳觉。网

#### 第 34 卷 降妖伏魔【4】

他惊讶地问：“真是这样吗？我是替我儿子死的？”

我点点头：“是的，你四十九岁这年本就有一个坎，你儿子是三十五岁有坎，所以，如果你过了坎你儿子就过不去，现在你正好倒在四十九岁的坎上，因为你们是父子刑，你有灾就化解了你儿子的灾了，不过，你要是早遇到高人，对你的八字做一番补救的话，是完全能解了你的灾的。”

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对人生命数连连称奇。

老强经我这一番开解，也释然了许多，虽然对没能提前预知自己的灾祸感到后悔，但是一想到自己是替儿子挡了一难，也算是死得其所，心里就平静多了。

我说：“佛法讲因果报应，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虽然前生后世谁都没见过，存在不存在无法解释，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你的因造就你子孙的果，你这一世多做善事广结善缘，你的子孙就会受益，他们的一生就会幸福平安，这里既有人际关系上作用，也有心理暗示作用，更有一种你看不到的磁场影响，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你做了善事心身愉悦，事业家庭就顺利和美，你做胎生子也是健康的，子女受你的精神状态影响，他的心情就阳光，你们说是不是？”

“对啊，这不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道理嘛！”

“太精辟了，小周，我们要是早认识你该多好！”

“可惜晚了，我们都做了太多的坏事，想回头都难了。”

众人纷纷发表感慨。

我说：“做善事，做好人，什么时候都不晚，老才，六子，你们即使判了刑也有出去的一天，重新开始就行了，只要做每一件事想想前因后果，命运是可以一点点改变的，老强，你虽然一死难免，可是你也能做善事啊。”

老强惊讶地问：“我还能做善事吗？”

“能啊，你把你的器官捐献了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你虽然杀了人，可是因为你的捐献器官也可以救人一命啊，这不是抵消你的罪过吗？”

老强激动地差点跳起来：“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点，我的肝救一个人，我的肾救一个人，我的心……噢，心不能移植是吧，这样我至少可以救两个人，值了，值了，我找管教说说，看怎么办器官捐献手续。”

老伊含笑看着我：“小周，你也救了大家！”网

### 第34卷 柳暗花明

老才说：“小周，你说命数改是吗？你帮我改改吧，我不想到老了无依无靠，一个人暴尸荒野。”

我说：“我帮不了你，这事得靠你自己，《了凡四训》里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算命先生算出了凡只能活到五十三岁，考功名只能考第三名。后来他遇到了云谷禅师，告诉他，只有平常人，才会被命数所束缚住，若是一个极善的人，数就拘他不住，因为极善的人，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要吃苦，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这大善事的力量可以使他苦变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反过来作恶多端也可折福。命由自己造，福由自己求，修善才能得福，后来了凡许愿要做三千件善事，做完之后，果然改变了命数，科举考试考了第一名。后来他又许愿做一万件善事，也实现了，了凡最后活了七十三岁。所以，我命在我不在天，多去积德行善，肯定能改变命数。”

老才若有所思，说：“我出去后一定要好好做人，再也不做坏事了，我也要做一万件善事，从现在起我就开始做，来，我现在把你们的钱都还给你们。”

老才掏出一大把收据，看守所里没有现金，家里人送来钱，看守所把钱数印成五块十块的收据交给本人，花钱

时撕下了就行了，这里流行的说法是，我们的钱都是撕着花的。老才把所有人的钱都放在床上，招呼众人拿回去。

众人一时不知所措，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老才，都像在梦游。

我也没想到老才曾经是那样一个令人生畏生厌的凶神恶煞，会因为我三言两语一下子就改变了，可见每个人的心底都是藏了一份柔软的。

老伊先把自己的钱拿过来，又分出一半给老才说：“老大，你家里没人给你送钱，我这一份你留着。”

众人也都学老伊的样子，留了一半给老才，老才竟然哭了：“我以前对你们不好，别怪我啊！”

一个不想今后，没有前途，看不到希望的人，破罐子破摔也是情有可原，我们都为他的转变高兴，谁还会计较以前的事。网

### 第 34 卷 意外之获

我说：“老才，我教你占卜吧，以后若是出去了，也算是有了一门手艺。”

老才激动地说：“真的？我那样对你，你还肯教我手艺？”

“那些事不是都过去了嘛，不要再提了。”

老才忙下了床，在我面前跪了下来：“师父在上，受小徒一拜。”

除了老伊之外，其它人也都说：“我们也要学，你也收下我们吧。”

我忙拽起老才，对众人说：“我们能在这里认识也算是有缘，我教你们可以，但是我不收徒，你们不要叫我师父，还是叫我小周就行。”

老才说：“那不行，连小偷行里都兴拜师，你教我们吃饭的手艺，这是要受用一生的，哪能不拜师，来，大家都跪下，磕头！”

老伊在旁边看着，微笑说：“小周，你就认了吧，古人有一字之师，你教他们本领，就更有资格做他们的师父了。”

这十几个人里，有小偷，有抢劫的，有杀人的，有诈骗的……虽然佛门都不拒屠夫，我也不能不加选择就随便收徒啊，如果把我教的手艺用在正道上还好，要是拿它去坑人骗人，我的罪过岂不大了？

我摇摇头说：“占卜看相还有风水学是很复杂的学问，能不能学得会要看你们各人的悟性，我不收徒，你们有兴趣就听听，学得会学不会，今后用得上用不上都顺其自然吧。”

我开始给他们讲占卜的基础知识，先从阴阳五行开始，告诉他们五行生克的重要性，于是，第五监室里，全



是背诵“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的声音。

尽管我声明不做他们的师父，可是他们还是一口一个师父的叫我，我的地位也从老末一跃变成了实际上的老大。

见他们学的热火朝天，老伊把我拉到天井里和我聊天，他也压抑了太久了，有一肚子话要说，很多官场秘闻也不避讳我，全都告诉了我。

最让我震惊的是，他讲了一件拆迁的事，竟然是关于袁绍飞的。网

### 第 34 卷 地产公司

《易经#8226;雷天大壮》九四爻辞：贞吉悔亡，藩而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守住正道吉祥，所以没有忧悔。大壮说的是一种力量，九四的位置正是力量萌发之象，刚正不阿的人是不会被邪恶束缚住的，只要坚持他终会冲破藩篱，得以解脱。

人都是需要倾听的，喜怒哀乐都得有个通道，发泄出去人就会轻松，积蓄在心里，人会变得郁郁寡欢。关在看守所里的人，都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一般不轻易与别人交流，这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心里的迷茫和痛苦太重所致。

伊长江肯信任我，把我当成他的倾诉对象，因为他觉得我和他的世界隔了十万八千里，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没想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不光知道他说的袁绍飞的事

情，还有可能帮他忙。

他讲了袁绍飞家里拆迁事件的真相，他说，这回自己落难很可能于那次拆迁事件有关。

半年前大都市新签了一个房地产项目，那块地在大都市新华街老商业区，是黄金地段，地价等于天价，多少地产公司都盯着。可是按照规划局的规划，把老商业区转移到火车站附近，那儿拆迁后要扩建一所小学和住宅区。

今年秋天，突然有一家新成立的地产公司悄悄地成了那块地的主人，建委搞了一个土地转换，公开称利用外来资金，以最少的投资，彻底改变老商业街的形象。所谓土地转换，就是这家地产公司在块偏远的地段，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新建一座小学，把原位于老商业街的小学迁过去，腾出土地开发一处商业中心。

规划局竟然给改了规划，这是很蹊跷的事，老百姓不知道规划的事，但是听说要把小学迁走，现有在学生分流到很远的其它学校，非常不满，可是由于是市里定的事，又不知道内幕，只是私下议论一下就完了。

商业地产和住宅小区的利润相差了何止十倍百倍，这家公司以最便宜的“土地置换”就轻易地拿到了地，还改了规划，真是匪夷所思。网

第 34 卷 恼羞成怒

后来伊长江才知道，这家地产公司的股东原来是建委主任何为公的女婿和一位副市长的公子。这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令他很愤怒。

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在私下里在和几个好友发牢骚时透露了这个秘密。可巧有一个朋友的亲戚就住在老商业街，那位老兄又告诉了他亲戚，于是这事就传开了，新华街的居民感到受了愚弄，要求提高拆迁补偿，迁回学校，并且不断地上访，找新闻媒体曝光。

那段时间把建委主任和那位副市长弄得很狼狈，四处灭火，还好他们的关系网密不透风，又肯砸钱，终于是按住了舆论。

但是新华街有几户老居民却不肯买他们的账，硬抗着不拆迁，其中就有袁绍飞的父母。

建委主任何为公的女婿马小龙没想到原本是一件神不知鬼不觉的事，竟弄得满城风雨，平空多增加了好几百万元的费用，不由恼羞成怒，对袁绍飞的父母及另外几户钉子户就不客气了，先是停水停电，后来又威胁恐吓，辱骂甚至动粗，都不起效果，于是一天夜里，把袁家的房子给强行推倒了，袁绍飞的父母没想到马小龙如此卑鄙无耻，决心抗争到底，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搭起了帐篷，和马小龙杠上了。

再后来，在一天夜里，袁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暴打了一顿，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袁母在伤心绝望之下吃了安眠药自杀了。

马小龙也没想到能把人打死，而且一死就是两个，这件事影响太坏了，虽然查无实据是他们干的，但是毕竟是牵扯到了拆迁的事，市委为了平息民愤，叫停了新华街的工程。

马小龙他们费尽心机，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最后却弄得鸡飞蛋打，当然不肯罢休，于是动用多种资源，查出是伊长江多嘴把他们的秘密散布出去的。

一个月后，检察院突然就把伊长江带走了，而且从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搜出了一张里面存了五十万人民币的银行卡。

伊长江说，没想到一次牢骚给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灾祸，他很后悔不该拿鸡蛋碰石头去触动何为公的利益集团。网

### 第 34 卷 践踏公权

“你的抽屉里有五十万的银行卡？是你的吗？”

“当然不是我的，可是他们做的太巧妙了，这银行卡持卡人是我，密码是我的生日，上面竟然还有我的指纹，连我都感到不可思议，为了置我于死地，他们真舍得下血本。”

“开银行卡不用你的身份证吗？”

“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人事科就有，这个有什么奇怪的，只是我想不起来他们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将我的

指纹留在那卡上的。”

我像听天方夜谭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说：“怎么会这样？太有恃无恐了吧？”

伊长江苦笑说：“我也是头一次经历，如果知道他们敢如此疯狂，说什么也要明哲保身。”

我问他：“你知道袁绍飞死了吗？他开车载着七十多人，一起死了。”

“什么？袁绍飞也死了？还有七十多个无辜者？这太他妈的黑暗了，这是逼得人家没有活路了呀！”伊长江满脸的骇异。

“政府在努力掩盖事情的真相，应该有人站出来，把何为公一伙绳之以法。”

伊长江沉默了。

我说：“你——”

他冲我摆了摆手：“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很想告诉他纪委书记宁朝平在调查这件事，可是怕引起他不必要的疑窦，我还是忍住了。

转眼我已经被关押了十九天，老伊说：“按照司法程序，二十一天如果不释放你，就得转捕，一旦正式逮捕，

就要走检察院的起诉程序，等到了法院至少还得要三个月。”

好在，郑巨发终于知道我被拘留的消息了，他给我送了钱和衣物进来，还专门给张鸣做了工作，要他关照我。

那天，张鸣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丢给我一只烟：“小周，你朋友郑巨发来看你了，按照规定你们不能见面，你在五室呆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换一个监室？”

我不抽烟，把那支烟放在鼻子上闻了闻，悄悄装进了口袋里。后来我才知道，郑巨发给我送了两条烟，我只见到了一根。

我说：“谢谢张所长，不用换了，我现在很好。”网  
第 34 卷 深夜获释

“那就行，郑总现在是大都市的名人，他在帮你活动，用不多长时间你就能出去了。”

回到监室，我把烟拿出来给了老才，监室里不让抽烟，没有火柴，老才贪婪地把烟放在鼻子上不停地闻，然后传给其它人，老才说：“师父，看来你马上要出去了，要不然，张鸣那王八蛋不会待你这么好。”

果然，在和张鸣谈话的第二天深夜，我被释放了。

张鸣哗哗拉拉打开铁门，叫我的名字：“周天一，收拾你的东西。”

“干嘛？”我睡眼迷离，懵懵懂懂地问。

“回家啊，怎么着，还没在这里呆够？”张鸣笑着说。

监室里所有人都爬了起来，和我一样惊喜交加。

老才眼圈都红了：“师父，你别忘了我啊。”

六子抱住我哽咽着说：“师父，你给个我地址，我出去后一定去找你。”

我们这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我也很感慨，和他们一一拥抱道别。

我和伊长江告别时，悄悄地对他说：“纪委的宁朝平书记在调查袁绍飞的案子，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官，我会把你说的真相告诉他，我相信你的冤屈一定能洗清。”

伊长江愣了：“你认识宁书记？”

我点点头：“我出去后就去找他，你一定要相信我，要相信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到时候大胆地站出来说出真相就行。”

伊长江使劲攥紧我的手激动地说：“好兄弟，谢谢！”

我走出第五监室，所有人趴在窗口向我喊：“师父，我们会永远念着你的好！”

我冲他们挥手：“做一个好人！”

张鸣谑笑说：“好家伙，你的本事不小啊，连老才这个滚刀肉都叫你收服了，他们怎么叫你师父，你怎么忽悠的他们？”

我轻轻一笑：“很简单，以心换心，连一个牲口都懂得要与人为善，何况有血有肉的人呢！”

张鸣讪讪地笑了。

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我看见温鸿也站在门口，来接我们的不是郑巨发，却是一个陌生人，温鸿介绍说：“师父，这位是杨运杨老板，他撤销了对我们的指控。”网

第 34 卷 预测应验

杨运热烈地握住我的手：“周老师，对不起，让您受惊了。”

我冷眼看着杨运诚惶诚恐的样子说：“真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你不光能把我们送进去，这深更半夜的还能把我们给放出来，领教了！”



“是，是，是我无知，周老师，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您大小不记小人过，我安排了酒店，给您和小温赔罪道歉。”

“你儿子出事了？”

“唉，一言难尽，我们去酒店，边吃边说。”

我要过他的手机，给郑巨发打电话：“老郑，我出来了，你来接我。”

放下电话，我对杨运说：“吃饭就免了，有事的话你和温鸿说吧。”

“这，周老师，我都安排好了，您无论如何赏个脸吧。”杨运脸色很难看。

温鸿说：“杨总，我师父刚从里面出来，哪有心情吃你的饭，明天再说吧，你先走吧。”

杨运无奈地说：“那好吧，我明天再请客，小温，你拿着这个手机，我明天联系你。”

看着杨运开车走了，温鸿笑说：“师父，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儿子前天查出患了尿毒症，他这才相信你的预测是准的，他害怕后面的预测都应验了，所以慌了，想请你给他破解一下，他是花了大价钱把我们连夜给放了，因为今天不放人，明天检察院就批捕了。”

世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他想抓我们就抓，想放就放。

我看着明显消瘦的温鸿问：“你在里面还好吧？”

温鸿神情黯然：“真是一场噩梦，杨运专门请人关照我，给我选了一个最坏的牢头狱霸，我被整惨了，师父，你那个监室怎么样？”

“算了，别提了，出来就好。”

“对不起，师父……”

我打断他：“别说了，不怪你。”

这时郑巨发的车开了过来，郑巨发下了车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端详我：“天一，是你吗？”

我问温鸿：“我的模样变了吗？”

温鸿转过脸去，眼里掉下泪来。

郑巨发拉住我的手，歉意地说：“你看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对不起啊，我在韩国呆了两个星期，回来又一大摊子事，我要是早知道你被抓了，哪能让你在里面呆这么长时间，昨天我刚请公安局长吃过饭，又请宁书记过问一下你的事，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你放了。”

温鸿说：“不是——”

我制止他，既然人已经出来了，何必还去计较谁放了我们。网

## 第 34 卷 易经规律

郑巨发把我们拉到了他的酒店，又专门叫醒厨师，让准备饭菜。

我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了，我说：“算了吧，客房里有方便面，随便吃点就行了。”

郑巨发用力拍拍我的肩膀说：“天一，我就是亲自下厨，也要让你出来的第一顿饭有酒有肉——对了，还得有美女！”

我和温鸿先进了客房，美美的洗了个热水澡，也不知道郑巨发从哪弄来的新衣服，一人一身换上了，竟然都很合体。

一个人，如果你感觉不可为的事他偏偏为你做到了，这就是对你用心了。郑巨发对我的友谊，是用了心的。

我和温鸿神清气爽地进了酒店包间，郑巨发和欧阳云锦在里面等我们。

我有些歉意地说：“欧阳小姐，对不起，这么晚了怎

么把你也惊动了。”

“周老师，没能亲自去接你，你别见怪啊，一会我多敬你两杯酒吧。”欧阳云锦说。

没有服务员，欧阳云锦亲自倒酒，她手持醒酒器，边将芬芳扑鼻的鲜红液体倒进我的杯子边说：“这是 1982 年的拉菲葡萄酒，象征着尊贵和吉祥如意，周老师，祝你否极泰来！”

我轻轻晃了晃杯子，放在鼻间闻了闻：“这一次真正是葡萄美酒夜光杯，郑大哥，欧阳小姐，天一谢谢了！”

郑巨发指了指酒柜对欧阳云锦说：“把那两瓶波尔多也开了醒着，我们今天要大醉一场！”

我按住郑巨发的手说：“不要开了，否极泰来后面应防乐极生悲，时间有的是，好酒以后慢慢品。”

“不一样，天一，今天你出来我高兴，高兴用什么表达？只能用酒，一定要酩酊大醉才行！”

郑巨发不由分说与我碰了一下酒杯，先干了，抹了一下嘴角的酒滴说：“你的事前因后果我都查清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让杨运那小子好过的，我已经给他做好局了，三个月内，他的服装厂要不倒闭你别叫我大哥！”

原来杨运事业上三个月内的劫数在这儿，看来一切都是早就预定了的，做一件损事得一份恶报，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看了一眼温鸿，他也正看我，“师父，我有些困惑了，我觉得杨运的事不是天意也不是命数，而是因和果的关系，你若不告诉杨运他三个内有劫数，他就不会因为恼怒把我们送进看守所，我们不进看守所，郑总也不会因为愤怒打击他，怎么我们成了他灾祸的因由呢？这不合易经预测的规律啊？！”网

## 第 35 卷 替天行道

我说：“怎么不合规律？他儿子的病难道也是我们的因由吗？这个‘因’字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一切因果的源，福祸的起因都是先由自身引发的，外因只是一个潜在的作用力，你不激活它，他就起不了作用，所谓动静之间必有风云，他不动内因不会动，他若动了内因便会促动外因动，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

温鸿深思了片刻，点头说：“我以前做预测，从来看不到内因和外因之间的转换，外人看起来也是玄之又玄，今天是设身处地的感受到了。”

“什么外因内因的，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是替天行道，今天不研究易经，只管和往事干杯，来喝酒。”郑巨发说。

我又喝了一杯酒，对郑巨发说：“杨运的事，你放手吧，你对我好我心领了，可是我不希望你为自己添一笔恶业。”

“你呀，就是太谨小慎微了，成天前怕狼后怕虎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才叫内因和外因，我这不是做恶业，上天想惩罚坏人，总得找个帮手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是替天行道，这事你别管了。”郑巨发说。

欧阳云锦端了酒杯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周老师，这杯酒我敬你，向你表示歉意。”

“你有什么可歉意的？”我有些糊涂了。

“都怪我工作不细心，没安排好，我们公司的那个收发不认识你，警察送拘留通知书时他说公司里没这个人，让警察往你家里送，结果给耽误了，害你在看守所里受了那么长时间的罪。”欧阳云锦很诚恳地说。

“呵呵，这哪跟哪啊，不怪你，更不怪你们的员工，我本来就不是你们公司的人嘛。”

“不，不，是我的疏忽，你和郑总这种感情，我早该给公司各部门打好招呼的。”

她这话我听着有点别扭，可一时也说不出哪儿不中听，只得哼哼哈哈地寒暄了一阵，陪她把酒喝了。

郑巨发接过话说：“谁说你不是我公司的人，欧阳，你听清了，以后不管天一来不来我们公司，他都是我的助理，明天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好，安排人事部财务部造名册和工资单。”

我说：“黄金健公司可是上市公司，你得对股东们负责，哪能随便一句话就增加一个高管的，我可不去给你添麻烦，好了，这事不要再提，你要这样做，我就永远离开大都。”

“又犟了，真拿你没办法。”郑巨发无奈地说。

这一顿酒我们直喝到东方发白，个个都是耳热脸红，温鸿扶我进了客房，倒在床上说了一句：“有一个郑巨发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然后鼾声大作。网

第 35 卷 感情分类

我和温鸿正睡得颠三倒四不亦乐乎，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将我们惊醒。

温鸿抓起手机看了一眼，愠怒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我知道他是说杨运，心里冷笑了一下，一侧身兀自睡了。

温鸿见我没有起床的意思，也不接电话了，按了拒绝键，也想重新入睡。

我们是重归自由天，杨运是正入惆怅道，两种心境，

他执着地不停让手机响个不停。

我们被吵得都没了睡意，我倒了杯茶，打开窗帘看外面的风景，温鸿说：“师父，人都说世上有三种感情最牢靠，一起抗过枪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同过窗的，你和郑总这样的感情是怎么来的？”

我喝了一口茶说：“你看过《吕氏春秋》吗？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北方有一种兽叫蹶，前腿像老鼠腿那样短，后腿向兔子腿那样长，走快了要绊倒，跑起来要跌倒，它常常取甘甜的草给蛩蛩距虚（一种怪兽）吃，一旦蹶碰上危险，蛩蛩距虚必定要背着它逃跑。”

温鸿说：“这不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吗？你和郑总……”

“你曲解了这个故事的含义，不是相互利用，是取长补短，人生存这个社会上不是孤立的，可也不能为了生存什么人都要去抱团取暖，得有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友谊才会长久，你和杨运没有这份默契，你们注定成不了朋友。”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去郑总的公司工作了。”温鸿说。

我看看时间说：“你去见杨运吧，看他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他肯定要求你给他想个趋吉避凶的法子。”

“好办，你让他拿十万块钱，去江西赣南建一所希望小学，然后每年给敬老院的老人送点钱或者资助几个穷困学生，他就能逢凶化吉了。”



“好，我去说。”

温鸿刚走，郑巨发进来了：“天一，休息得怎么样？”

“谢谢你，我休息得很好。”

“中午我们去吃野味，晚上我带你去放松一下。”郑巨发轻松地说。网

第 35 卷 人性凶残

“你想把我在看守所这二十天少吃的东西一下子全补回来呀，我肚子欠油水太多了，可受不了这么恶补，还是歇歇吧，你也挺忙的，不用管我，你该干嘛干嘛去。”

“人生的事情就是这么巧合，你出事的时候我忙得脚打后脑勺，你现在没事了，我也闲下来了，走吧，就当你陪我。”

人生是巧，人生本就是由许多巧合组合在一起的。

郑巨发带我去大都南郊山区的一处农庄，这里远离闹市，环境幽静，茅草屋柴草垛，头顶是晴空白云，脚下小溪水绕村而过，孩童嬉戏，羊群悠闲，走村串户的小贩一声高一声低的犹如唱歌，恍如回到了我那个小山村。

把野味馆开在这个地方，虽是未闻味心先醉，才要吃饥如虎，但是在一个如此美丽自然的地方大吃一些野生的动物，又让人对人性的凶残感到不安。

人每天在城市里厮杀，回归自然了还要沾染血腥，到底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人性的退化？

我看了看野味馆门前圈起来的动物，有天鹅、野猪、锦鸡、果子狸、野生鱼虾、菌类、野菜……真是飞禽走兽俱全，天上水里的都有，就像进了野生动物园一样。

“怎么还有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以前是有，像娃娃鱼、中华鲟等，现在不敢有了，其它的如天鹅、鳄鱼都是人工饲养的，我们不吃那个，要吃就吃纯野生的，你放心吧。”

可是我明明听到一个客人在小声地让老板上一只中华，要原产地的。

我说：“别做孽了，走吧，不吃这个，我们找个农家，让他们弄两个土菜吃。”

郑巨发遗憾地说：“都到了地儿了，怎么能走呢，要不你点菜，拣不做孽的吃。”

我不好再拂他的美意，点了份南瓜花，炒了个芥菜炒鸡蛋，要了个野蘑菇炖土鸡，再加上一个炸蚂蚱。

郑巨发摇摇头说：“这几个我的酒店里都有，何必跑这么远来吃。”他又要了一只野生甲鱼才算罢休。

我们边吃边聊，我不无担忧地说：“大哥，兄弟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现在的作派和以前迥然相异，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事业做大了，你人也嚣张了许多，你不怕树大招风吗？”

网

## 第 35 卷 名人会馆

郑巨发说：“要说我和以前一点变化没有肯定不是，但是我不是没有自己的底线，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我心里不踏实。”我看到远处一只牧羊犬在追逐一只野兔。

“现在社会变了，所有人都高调了，我的奔驰刚被一个养鹿场的老板订下来，下周六他儿子结婚，说是要找二十辆奔驰做婚车，三年前那小子还差点被要债的绑了，是我给他凑了十万块钱才度过的难关，一转眼就发了，家里奔驰宝马都有，他儿子找了个女朋友你知道是干嘛的？大都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真是世道看不清啊。”

我笑说：“欧阳云锦也不错，冰清玉洁又干练，床上床下都行，你知足吧。”

郑巨发并没有为此得意，神情反而有些落寞：“真正用了心的得不到，就不想再用心了，搭伙过家家玩罢了。”

我知道他是在说小雅，怕提起她来郑巨发又生忧伤，转移话题问起他公司经营的怎么样。

他说：“今天难得放松一回，不谈公司里的事，对了，刚才说到主持人，晚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让你开开眼。”

我说：“高慧美那样的巨星我都见过，还有什么值得我开眼的。”

郑巨发神秘地一笑，不作声了。

天色将晚时，郑巨发开车带我去了一个别墅区，我想起他上次说过高慧美在大都有房子，问他：“你不会真带我去见高慧美吧。”

“不是，我们去一个社会名流云集的会馆，那儿一般的富豪都进不住，至少得十亿的身价才行，还得有引见人，你在那儿要是看到了电视里经常见到的面孔，千万别吃惊，要视而不见。”

车子在别墅区最深的一处湖边停下，有泊车的保安看了看郑巨发的会员证，把车子开走了。我们步行顺着一条幽深的小路走进一个木篱小院，院门内侧一间门房里闪出一个保安，又检查了一遍郑巨发的证件，审视地打量了我一番，走到一边用对讲机讲了几句话，这才放行。

，这回我更是惊讶了，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是你——”  
网

## 第 35 卷 又见小韵

《易经#8226;雷地豫》上六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上六是一卦的最高位置，代表事业的最高峰，代表一个人的成功。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一味沉迷享乐，必然会玩物丧志，有这样恶习的人事业还能长久吗？

这两个女孩我都很熟，一个是经常在电视剧里出演小角色的演员，如果她出现在街上，估计也会有很多追星族请她签名。

另一个，是小韵。

不错，是梁小地失踪了的女友。

小韵看到我，却并没有任何的惊慌，神态依然很平静，只向我淡淡地问了声好便坐到郑巨发身边。

小明星挨着我坐下来，她肯定以为我知道她的大名，也没有自我介绍。

我示意郑巨发出去说话。

郑巨发引我去了另一个无人的房间。

“这是怎么回事？小韵怎么会在这里？”我咄咄逼人。

“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连董茜这样经常出镜的演员都到这儿挣外快，小韵连出道都没出道，能进入这种高档的会所她就知足去吧。”郑巨发不以为然地说。

他说的董茜就是那个小演员。

“你不知道小韵是梁小地的女朋友吗？”

“那又怎么样？”

“他到处在找她。”

“那又怎么样？”

“是你把她弄这里来的？你是为了报复梁小地背叛你？”

“你太不了解这个圈子啦，小韵可不是我领入行的，她怎么进来的你要问高慧美，至于我要她是不是因为梁小地，随你去想吧。”

“郑巨发，我没想到你也是一个如此齜齜的小人。”我愤怒地说完要下楼。

郑巨发一把拉住我，低声说：“那个董茜我可是花了五万块钱的，你别浪费了，玩完再走，再说了，你这样走掉，铃姐会直接把我的会员资格取消，以后生意上要请客办事，我还怎么到这里来？关于小韵的事，回头我和你细说。”

“你这是干什么？嫖娼吗？郑巨发，你在我心目中可一直是正直善良的的形象，别毁了你的自己。”网

第 35 卷 人生方式

“别说这么难听，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好也罢坏也罢，转眼都是烟云，我也想和小雅天长地久呢，可她还不是一声不吭地跑到国外去了吗？算了，我也不做那个鸳鸯蝴蝶梦啦，逢春做春梦，逢秋数秋风吧。”

“你把小韵叫过来，我想和她好好谈谈。”

“干什么？你想拯救她的灵魂还是她的理想？你犯得着吗？她要还有梦的话早就离开这儿了，你别傻了，天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谁也改变不了谁，别去自讨没趣了。”

“那你去玩吧，我在这里坐一会。”

“天一，就这一次，你别辜负了大哥的心意，你不想和董茜上床就聊聊天，喝喝酒，唱歌跳舞都行，不能白来这一回呀！”

“我没你那个雅兴。”我冷冷地说。

郑巨发见说不动我，铁青着脸出去了。

我可能不识趣，但是面对梁小地的恋人，不管小韵自己变在什么样子，我都无法把她和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等同起来。

虽然从一开始我就清楚她和小地的感情随着她的北漂会烟消云散，可是她走到这一步却不是我想看到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高慧美不是答应要带她入行的吗？也许诺说可以帮她签进自己的公司，为什么她会出现在这里？

我百思不得其解，越发的苦闷，看到吧台上有酒，倒了一杯，一口气干了。

这时小韵走了进来。

她又拿了一个杯子，把两个酒杯都倒满了：“周大师，一个人喝闷酒多没意思，我陪你喝。”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小韵用手把头发轻轻抚到身后，一仰头把酒干了：“这里挺好啊，名酒，名人，法国大餐，钢琴流水，富人的生活，我喜欢这种悠闲的生活。”

“你知道小地到处找你吗？”

“不要提他，都过去了。”

小韵又倒了一杯酒，脸上红润起来：“周大师，你想听歌还是来点别的什么活动？我们都是熟人了，不用走绕那么多的弯子。”网

第 35 卷 富人游戏

“你能这样生活一辈子吗？小地那么好的一个人你为什么不珍惜？”

“周大师，你不用给我上课，人生的课谁也教不了，谁好谁不好我心里有数，我该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也有数，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找乐的吗？何必这么虚伪呢？”

我端起酒，真想一下子全泼在她脸上，可是她说的不对吗？我有什么资格给她上课呢？她觉得快乐就行，我为什么要以自己的人生准则去要求一个不相干的人？

小韵把一只手臂攀到我肩上，含情脉脉地望着我：“周大师，良宵美景，枯坐着多浪费，我来陪陪你吧。”

我推开她：“不是郑巨发要的你吗？你该去陪他。”

“他现在正和那个小演员打水战呢，要不咱们也去洗一下？”

我看着小韵无所谓的样子，一时无语。

小韵以为默许，整个身子贴了上来，一身的香水味差点让我晕眩。我再次推开她，站起来说：“我对你没兴趣，你走吧。”

小韵慢慢低下头，说：“郑总说只要我能和你上床，他会给我多加一万块钱，你不在乎钱，可是我在乎，你为什么不能成全我？”

“你为了钱就可以这样糟蹋自己，出卖灵魂？小地真是瞎了眼，那么痴情的爱你，满世界疯了似地找你，真他妈的不值！”我恶狠狠地骂道。

小韵大概没想到我会骂她，愕然地抬头望着，停顿了片刻起身冲了出去。

我下到一楼，想离开这里，铃姐迎住我：“周先生，你的脸色不好，玩得不开心？”

“不，我很好，麻烦你告诉郑巨发，我先走了。”说完我看也不看她，从她身边走了出去。

我也不是圣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是人还是应该有道德底线的，也许郑巨发是因为曾经受过伤害，所以对女人产生了报复心理，这种事是他个人的隐私，为何还要拉了我来旁观？炫耀还是发泄？

我觉得我和他要越走越远了，他玩他的富人游戏，我过我的百姓生活。

他可能是蛰蛰距虚，但我不是蹶，不会亦步亦趋地跟定他。

我想如果不是我答应了阴曰阳，我会马上离开大都。  
网

### 第 35 卷 温鸿升职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落香茶社，自己煮了一壶茶，边喝边犹豫该不该把小韵的消息告诉小地。一直到天明也没拿定主意。

温鸿过来找我，见我疲惫的样子一愣：“师父，你的精神状态很不好，怎么了？”

“我梦游去了。”我玩笑说。

温鸿狐疑地看着我，站在一旁看我洗漱完，说：“师父，杨运想请你吃顿饭。”

“不必了，我和他没话说，以后也不要让他烦我。”

“可是，他想当面向你赔罪。”

“我不说了吗？只要他照我说的做了，就算两清了。”

“那他的事，你帮不帮他？”

我从温鸿的眉心处进入他的思想。

杨运请他回公司，并且升他为副总，还送了他一套房子，杨运这时候倒是舍得大把的花钱。可是我也通过温鸿的气场感应出杨运的公司气数已尽，如果不尽快转行，谁都挽救不了他的败运。

我说：“你想重新回到他那儿是吗？”

“他认错了，一再恳请我回去，我……对公司也有感情。”

“你只是因为对公司有感情吗？不是因为副总位子和一套房子的诱惑？”

温鸿大惊，他们私下的交易，我怎么会知道？

“师父，你都知道了？杨运给你打过电话？我不是贪图名利地位，我想争这口气，我觉得我值这些。”

你不值这些，因为这些不是靠你的管理才能得来的，而是仅仅因为他现在有了困难，你可以帮他度过难关，你用非常的手段换来一时的名利，这种手段不是随时都能用得上，因为你帮得了他一时，帮不了他一世，他的大势你能扭转得了吗？

“他现在把你当成万能的主了，可是企业经营还得靠踏踏实实的经营，他这种单一做外贸加工的公司，快则三年，迟则五载就得被淘汰，他能有这种先见之明吗？如果他不肯找一个新的突破口，树倒猢猻的命运谁也改变不了，到那时，没有人会记得你曾帮过他，只会把责任往你头上栽，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

自古以来风水师在一个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不能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隐蔽的职业，如果想走到前台去，只能是悲剧结局，

温鸿不相信我的说法，他看不到更远的将来。

我不再勉强，告诉他让杨运去西南方向求医，那儿要么有名医，要么有他儿子需要的肾源，或许可以救他儿子一命，至于具体的位置，要他自己去找。

温鸿又提到杨运后面的劫数。我说，我预测出来的，我都能帮他化解掉，再往远一些的事情，得以后再说了，你放心去吧，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温鸿拿出两万块钱，“师父，这是杨运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吧。”

我冷笑：“我一分钱没收时他就把我以诈骗罪送进了看守所，现在是人赃俱在了，这罪可就做实了，算了，我胆小，受不起，你替我还回去吧，他真有心，就多做点善事。”

温鸿很尴尬，还想再说服我收下，看我态度很坚决，只得拿了回去。网

第 35 卷 富人之累

杨运和郑巨发都是商人，杨运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郑巨发虽然也有商人的市侩，但他还有真诚善良的一面，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都不会和他们离得太近，小人时时想着算计别人，可是君子呢？就不算计别人吗？未必，一人成仁，万人成骨，君子也是有人牺牲才能成全他的盛名。

郑巨发来茶社找我，坐下只是喝茶，也不说话，茶换了两壶，他喝了两壶，神情很平静的样子，我也懒得去读他的心，陪着他静坐。

喝完最后一杯茶，郑巨发伸了个懒腰说：“这一顿茶喝的，浑身热气腾腾，天一，谢谢了。”

说完站起来向外就走。

以后三天，他天天来喝茶，坐下就喝，喝到头顶冒汗就走，多一句话不说。

这样也挺好，有点像春秋时的俞伯牙和钟子期，淡淡如水。

只是怕郑巨发如水的平淡之下藏着汹涌的心事。

终于，他开口说话：“天一，那天的事，我事后想了想，是我不对，你是一个纯情少年，用情专一，心里只有玉儿，我不该带你去那种地方。”

“很好啊，我也开了一回眼，明白了富人是怎样纸醉金迷的。”

“是啊，别看富豪们成天人前风光无限，其实也最累，可是又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放纵，只能躲到暗处悄悄地减压，你不要鄙视那种生活，那也是一种文明。”

去你拜金主义的文明吧，干着流氓的勾当偏要说自己是高尚的，嫖桑拿房的小姐叫嫖娼，上明星就变成文明了，什么混帐逻辑！

“我鄙视过你的生活方式吗？我是在想，你故意让我看着你上梁小地的女友，是什么意思？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了你的友谊，你也那样对我是吗？”

“不不不，天一，你误会了，我再王八蛋也做不出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解释一下我和小韵的事啊，我真不是为报复小地才要的她，她既然在那种地方干，和谁还不一样，你可能觉得小地曾经在我手下干过，就想当然的以为我是为了报复他才要他的女友，不，是前女友，你想啊，这样的女人，还谈什么报复不报复的，小地要知道她现在成了高级妓女，还会要她吗？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不值得你那么激动吧。” 网

## 第 35 卷 世道人心

郑巨发有些语无伦次了，但是他说的不无道理，也许他真不是有心的，可是看着上级搂着下级的女友做那些龌龊的事，感觉总是不舒服。

可能是因为我介绍了小韵认识高慧美，结果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有一种愧疚吧。

想到了高慧美，我问：“当初高慧美答应我帮小韵进演艺圈的，怎么会进了这种会所呢？你了解详情吗？”

“诶，小韵太天真了，你也太天真了，你以为演艺圈的人都这么好心？小韵是高慧美什么人啊？凭什么帮她？不过，说实话，高慧美还真帮小韵出过一张专辑，在电台也打了榜，还带她上了两次晚会。” 郑巨发说。

“那后来怎么回事？小韵的天赋不错，为什么没有继续走下去？”



“她想走下去呢，可是她走下去了高慧美就走不下去了，她们俩人一样的风格，高慧美能让她红起来吗？”

“你是说高慧美……”

郑巨发点燃了一支烟，说：“小韵欠了高慧美一大笔钱，而且都是有合同的，什么出唱片费，打榜费，包装费，培训费，宣传费……加起来好像有一百多万吧，你想她一个小女孩，欠了这么多钱，又心高气傲的不愿向家人诉苦，只能慢慢还了，怎么还？靠演出挣钱？谁给她演出机会？没办法，只能按高慧美设计好的路走下去，来这种高尚会所卖肉赚钱还债，唉，虚荣心害死人哪！”

高慧美那甜美可人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渐渐幻化成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而小韵是那个可怜无助的白雪公主。

都说世道人心，世道何在，人心何在，谁能想到一个国际巨星，亿万人的偶像，美丽温柔的高慧美竟然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可怜怀着艺术梦想的小韵，还未沾上艺术殿堂的边，就被扔进了深不见底的地狱。

我对郑巨发说：“我想见见高慧美。”

“做什么？你想救小韵？这事你千万别插手，否则可能会要了小韵的命。”郑巨发说。

“你是说小韵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我不甘心地问。

“各人的路各人自己走，你研究命理学，难道这不是命中注定的事吗？”

我沉思半晌，坚决地对郑巨发说：“小韵是通过我认识高慧美的，我一定要帮她，否则我良心难以安生，你一定要带我去见高慧美。”网

第 35 卷 纪委书记

晚宴仍然设在黄金健酒店，郑巨发的生意经滴水不露，自己开了家酒店，平时应酬接待的钱也肥水不流外人田。

宁书记到得比较早，坐着和我们聊天，关切地问我一些看守所里的事，我向他谢，他摇手：“你别谢我，我还没来得及过问这事呢你就放出来了，应该是凌风的功劳，等一会你谢他。”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今的官员这样真诚的不多了，他即使说自己为了我的事费了多少心力我又怎能知道呢？！

我说：“宁书记，有个情况我要向你反应一下，建委的副主任伊长江和我关在一人号子里，他的案子你清楚吗？”

“小周，案子的事你别插手。”宁朝平不等我说完打断我。

“不是，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要帮他说情，是他和我说了个情况，很重要，可能对袁绍飞的案子有用。”

“你和他说过认识我？”

“没有，我们闲聊时他自己说的，当然你要不愿意听就算了。”

“你说说看是怎么个情况。”

我说：“他说袁绍飞父母家拆迁时，有人向新华街居民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开发新华街的房地产公司有一位副市长儿子的股份，还有建委主任女婿马小龙的股份，他们改了规划，把原来的小学校给置换到了郊区，这里面涉及了官商勾结和国有资产流失，居民们意见很大，袁绍飞父亲是几个竭力反对此事的拆迁户之一，他的死和马小龙有关。”

宁朝平很愕然，示意我说下去。

我接着说：“我就直说吧，这个消息是伊长江散布出去的，他是看不过这种腐败行为，又无能为力，才想通过社会的舆论来阻止那个工程，可是他也因此而被报复，有人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放了一张五十万的银行卡。”

“他的案子我知道，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不过你

反应的情况很重要，这事到我这儿为止，你和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起，明白吗？”

我点头：“我懂，本来这些事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我是因为相信你才说的，我感觉你是一个正直的人，能主持正义。”

宁朝平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说：“年轻人，社会远比你想像的要复杂。”网

### 第 35 卷 智者不癡【1】

《易经#8226;泽雷随》六三爻：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随是从、顺的意思，但从非盲从，顺非谬顺，孟母作为一个老妇人尚懂得择邻而居，何况要做大事的人。六三爻说，亲近大丈夫，远离小人，跟随有追求的人才会有所得，跟随有追求的人才会有利于守正道。

宁朝平是一个城府颇深的官员，他和我交谈，只问不答，他只要他想知道的，不会解释我困惑的，这可能就是官员和平民之间交流的规则。

晚宴过后，宁朝平把我留下来，说要和我好好聊聊，郑巨发和公安局长凌风先走了，我和宁朝平泡了一壶茶，坐着闲聊。

他把话题绕来绕去，终于说到了“1#8226;15 车祸”上，他说：“你是怎么知道大巴车里的情况的呢？”

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我开天目的事除了阴曰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我当然不能告诉宁朝平。

我斟酌再三说：“其实没什么神秘的，我只是做了一个推理，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只是恰好和袁绍飞的遭遇对上了，所以外人就传得邪乎了。”

“小周，你不要和我打埋伏，我对易经虽然没有研究，可是对一些野史逸闻也是有涉猎的，我知道世上是存在一种神秘力量的，你又精于易学，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具有未卜先知的奇术？”

“你不是唯物主义者吗？”

“唯物主义也得辩证地看事物，没经过论证的东西并不能否认就是唯心的，我当年下放时，在江西一个村子里就遇见过一个奇人，人都叫他癫子，成天在村里游荡，喜欢唱一些莫名其妙的歌子，没人能听得懂，我闲得无聊，就拉着他唱歌，我想听明白他到底唱得什么，有一次真让我听明白了，他唱‘天上有红色的云彩，那是地下的火烧起来，一万个寨子成了干柴，天上的神在狞笑，地下的鬼在跳舞，寨子里都是哭嚎，谁也跑不掉……’三天后那一带就发生了地震，死伤的人畜无数，那个癫子站在废墟上又唱‘一千个太阳不落，一万个寨子生火，河里的鲤鱼是最后的吃食，男人女人都拉起棍子，哭掉的眼泪让土地成了干果果……’你知道吗？他唱完这首歌就失踪了，可是

那一带接着就是三年大旱，饿死有人无数，逃荒要饭的络绎不绝，我后来才想明白，这个癫子可能就是一个未卜先知的异人，只是人们听不懂他的预言。所以我相信世上是有一种类似神的奇异的人存在的，只是我们不懂他的世界罢了。从你对 1#8226;15 车祸的预言上看，你和那个癫子有着惊人的相似，是不是这样？”宁朝平说完，观察着我的表情。网

## 第 35 卷 智者不癫【2】

易经预测只所以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嗤之以鼻，关键就在这儿，只有亲身经历过易经神奇的人才会相信世上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没有经历过的，从小受着学校唯物主义理论教育的人是不会相信的，他们只以为人类就是单纯的生物，是细胞的合成体，思维和行动都是个人行为，根本不会受任何神秘力量支配。

宁朝平有过亲身经历，加上他的细致观察，他在内心深处是承认自然界里还藏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力量的。

我点点头说：“你说的不错，那个癫子其实不癫，他虽然不是神，可是他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因为不被常人理解，和常人的平凡生活格格不入，所以才显得另类，人们把他看成是疯子，他看常人是傻子，只是角度不同罢了，我没有他那种神奇力量，我只是一种本能的预知，这样说吧，是易经给了我这种洞察力。”

“没这么简单，我听说有人能开天目，你要不是开了

天目，怎么会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情？”宁朝平一针见血地说。

我淡淡一笑说：“你太会联想了。”

我若承认我开了天目，他会不会恐惧？谁会愿意和一个能一眼看穿自己内心的人坐在一起？

宁朝平哈哈大笑说：“我看你不是癫子，你看我却是傻子，因为我们的智商不在同一水平上线上，小周，我们只是闲聊，你不用戒备心这么重。”

我不知道他老是追问我是不是开了天目有何用意，我现在不想再去探知他的内心，他又何必想弄清我的来龙去脉呢？

他是一个官场中人，不会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浪费时间的，我问他：“宁书记，你上次说有事要问我，到底是什么事？”

“你占卜一卦要多少卦金？”宁朝平答非所问。

“没有统一的标准，由事主自愿给，一百不嫌少，一千不嫌多，我不计较钱财，能帮助得了别人也是一种乐趣和财富。”

“那你给我占卜一卦。”网

第 35 卷 用心良苦

“你预测一下公安局能否抓住打袁绍飞父亲的凶手，如果能抓住，大约是什么时间。”宁朝平喝了一口茶说。

我不解他的用意，到底是想测试我的预测水平，验证我开没开天眼，还是有什么计划，在等待打人凶手的落网，以便从中挖出更多的办案线索？

我以他手上的茶杯起卦，快速计算完后说：“凶手不是一个人，应该有三个，这三个人目前不在本地，一个在大都的北方，两个在南方，从卦上看是官伏而不动，对抓人的事不积极，不过，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在四个月内仍然会落网。”

宁朝平放下茶杯，感兴趣地说：“哦，有意思，看你说得很绝对啊，你是怎么预测的？演示一下我看好不好？”

我有些怀疑他是故意逗我玩的。

我盯着他的脸，忍不住读了一下他的内心，他心里有一种喜悦在涌动，他在说，如果真能抓住凶手，他们背后的指使者就露出来了，只要让我抓住一点蛛丝马迹，我要让一大群贪官恶吏为那七十多个冤魂陪葬。

宁朝平还是不相信我，是的，这种事风险很大，弄不好事未成身已败，别说我是一个江湖之人，就是他的上级他的手下，他也未必会完全相信。



从这点上看，我又不能不钦佩他的良苦用心和坚强的斗志。

要知道，袁绍飞一案的背后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集团，有的身居要职，有的财大气粗，有的手段凶残，伊长江只是在酒桌上发一回牢骚，就被人诬陷进了监牢，大事不密，毁于一旦，于恶势力斗争光有勇气不行，还得谨慎万分和足智多谋啊。

我也不说破他的心事，认真地把我的起卦方法和解卦技艺给他的讲了一遍。

其实他并不是真想知道我是怎么预测的，而是为了掩饰他测这件事的目的，他是怕我多疑。

我们心照不宣，他把自己想了解的事迂回地表达出来，我也把自己想告诉他的委婉地透露给他，这一次交谈，虽谈不上开诚布公，却是各有所获。网

第 36 卷 男人心事

期间我再谈提到伊长江的案子，我说：“伊长江是一个清官，他是被人陷害的，我分析他手上应该有一些某些贪官的罪证，只是现在他不敢拿出来。”

宁朝平说：“大多数为官者都是好的，也有一些腐败

份子最初也是好的，只是这个社会的诱惑太多了，有些人能顶住有些人顶不住，就像一座城池，一旦外城被攻破，整个城的沦陷也只是时间问题，伊长江的案子在检察院，我不方便过问，我相信，只要他是清白的，自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想说：“你该去见一见伊长江，他会给你提供破案线索的。”

可是看宁朝平的意思，他的注意力好像并不在伊长江身上，我只得悻悻作罢。

温鸿现在是副总了，在公司里也很受杨运器重，杨运现在对易经是彻底信服了，大事小事无不问计于温鸿，温鸿有拿不准的事也经常开了车来找我请教。

星期天，温鸿说会展中心有一个画展，是他一个同学办的，他同学是旅美画家，刚回国，这是他在国内办的第一个画展，都是心血之作，请我去一起看。

我对书画没什么爱好，也不想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推辞再三，拗不过他的热情，上了他的车。

他一路上都在说他同学的事，说了半天，我问了一句：“你这同学是男的女的？”

“你看我，光兴奋了，忘了说这事了，她叫陶然，和我同岁，专攻油画，在我们学校是有名的才女加校花，去美国三年，现在是学业有成，在美国油画界也是小有名气，美国那所大学挽留她留校任教呢，她却坚决地回国了，怎

么样，够爱国吧。”

“是为了你回来的吧？”我试探着问。

“我哪有这样的福哟，她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说实话，我也不喜欢才女型的女孩，一见面就是印象派、野兽派什么的，我头晕。”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网

第 36 卷 陶然画展

“顾家型的，不要太有事业心，女人嘛，把自己的男人操持好就行了，这世界也就和谐了，一个家庭也得阴阳平衡对不对。”

“有意中人了吗？”

“没有，我们公司女孩子倒不少，不过都是车间工人，有看上我的，没有我看上的，我等缘份呢！”

“我有一个女弟子，四川的，我给你牵个线？”

“师父也收女徒弟啊，我该叫师姐了吗？”

“比你先入师门，当然要叫师姐，不过年龄和你差不

多，是一个温柔贤慧型的女孩，肯定符合你的标准。”

“师父的眼光自然没错，哪天有时间请过来见一见。”

很快到了会展中心，他拿出工作证戴上，原来他也是这次画展的组织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下，一路无阻地先去见她的同学陶然。

陶然看见温鸿，愠怒地说：“你这大忙人真靠不住，马上要开展了，你和我玩起了消失。”

“你冤枉好人啦，”温鸿叫屈说：“我给你请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师父，周天一，著名的周易……”

我把温鸿拨拉到一边去，和陶然握了一下手说：“预祝你的画展成功。”

陶然轻启皓齿：“谢谢，你慢慢参观，我不能陪你了。”

温鸿走近我悄声说：“师父，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给我介绍了女友，我也回报您老一次，你看我这同学咋样？和你绝对是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我帮你撮合一下，保准能成。”

我就猜这小子非拉我来看画展，肯定是有目的，原来他是想给我找女朋友。我说：“可惜你的好心了，我有女朋友了。”

“你别骗我，我认识你这么久了，从没听你说过你有女朋友，陶然这样优秀的女孩你还看不中啊？师父，别不好意思，只要你点下头剩下的事我来做。”

陶然站在自己的一幅巨大照片前冲温鸿招手：“来做事啦！”

温鸿给我丢了一句：“师父你自己慢慢看。”一溜烟地跑了过去。

展厅里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参观，也有一些记者忙着拍照，我不懂画，站在一幅名为《秋》的画前看那画里的一地落叶出神。网

第 36 卷 久别重逢

画框下面有一个附加的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风对树说/我吻你可以吗/树轻轻摇头/一地落叶……”

我抬头去看其它的画作，所有的画下面都配了这样的短句。我是第一回见到油画配了诗的，不由对陶然的独出匠心感到钦佩。

这时有人猛地拍了我的肩一下：“天一！”

我回过头来，也是又惊又喜，“乔好运！”

“你流窜到哪去了？这么久也不给个信！”乔好运又锤了我一拳说。

“说来话长，好运，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闲着无聊，听说这里有画展，来看人体……哈哈，没想到看到你了，走，喝酒去。”

乔好运不由分说拉起我就走。

我也顾不上和温鸿打招呼了，被乔好运拽到了外面上了出租车。

乔好运，我有两年没见到他了，这次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我们都很激动，他现在在某政府机关做秘书，能有稳定的收入，也算不错的职业了。

几杯酒下肚，乔好运话多起来，说：“你帮我算一卦，算算我有一笔债务能否收回来。”

这笔债务两年多了。他说，“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赵见，你还记得吧？他爹做过赤脚医生的那个？想起来没？对，和郭民生是发小。”

我离开学校比较早，对赵见的印象不深，经他提醒，倒是想起有这么个人，好像挺内向的，从不多说话，下课就走，在校园里很少能碰见他，也不常去我们宿舍找郭民生。

两年前，乔好运刚参加工作不久，郭民生带着赵见去找他，说要做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只要成了，马上就可以奔小康。但是他没有本钱，提出向乔好运借五万块钱。

乔好运那时刚参加工作，一个月才三四百块钱，生活正拮据着呢，哪能拿出五万块钱。但是他认识有几个有钱的朋友，这事郭民生也知道，估计是郭民生给赵见出的主意。

赵见说了不少好话，乔好运这人心软，经不住赵见拿同学情谊给他戴高帽，郭民生又在一旁敲边鼓，他就抹不下脸来了。网

第 36 卷 债是希望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但是我可以帮你从别人那借点，不过你得让郭民生担保。”

郭民生面露难色说：“都是同学，我担保和不担保他都不能坑了你，你放心给他就是了。”

乔好运说：“那不行，你得在欠条上签字。”

郭民生想了想说：“好吧，你先去给赵见拿钱，我到单位马上就回来签字。”

乔好运把钱给了赵见，打电话给郭民生，要他过来签

字。

郭民生说：“我还能跑了吗？我这边临时有事走不开，欠条先放你那儿，抽空我给你补签上。”乔好运没有多想，和郭民生四年大学，不能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吧，就同意了。

后来，一直和郭民生遇不到一起了，他老是说忙，乔好运也就没放在心上。谁知借款到期后，乔好运去找赵见催了几回，却一直还不上，每次只是说好话，说钱不凑手，一拖就是两年。

乔好运的朋友逼得他没法，把房子都卖了替赵见还账。再去找赵见，却找不到了，他们一家三口全跑了。

乔好运就去找郭民生，郭民生推三阻四，或者帮他咒骂赵见，就是不提当年担保的事。

乔好运抹了一把辛酸泪说：“我房子卖了，女朋友也分手了，让赵见这个王八蛋坑得是家破人散，不，还有郭民生，我现在回过味来了，他们是合起伙来坑我，我他妈的现在想起诉都找不到被告！”

我安慰他：“也许赵见真是生意失败了呢？你急也没用，不如慢慢等，等他混好了，良心发现说不定就还给你了。”

债是一种希望，我如果告诉他这笔债没戏了，那他的希望也就破了。所以我不想帮他预测。

乔好运说：“你给我卜一卦，看看几时能收回这笔



债，算出赵见在哪也行，我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

我劝他道：“你即使找到他又能怎样？他想还你钱早还了，没有钱你还能要他命不成？想开点吧，就当这笔钱你捐灾区了，好好工作，别让这件事坏了你的心境，连累你连工作都干不好，那才亏大了呢，人生还长，吃一堑长一智吧。”

乔好运又唉声叹气了一阵子，几杯闷酒下肚，竟然醉了。网

### 第 36 卷 人生价值

我把乔好运弄到了落香茶社，给他灌了一杯茶进去，他摇摇晃晃去洗手间洗了把脸，再出来，清醒了许多说：“天一，对不住了，让你见笑了。”

“哪里话，我们是多年的同学，你要不喝醉那是你假了。”我换掉被他吐了一身的衣服说。

乔好运接连喝了几杯茶水，完全醒了酒说：“我很长时间没醉过了，干秘书的，酒场不少，但是不敢喝醉，天天跟做小媳妇似的，忍气吞声，察颜观色，却还不能让领导满意，每年年底评先进都没有份，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做牛做马的不落好，天天喝酒打牌无事生非的却又升官又发财，我是真干够了，天一，有好门路吗？我想跳槽了。”

“你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少人挤扁了头想进事业单位进不去，你却要离开，忘了当年为了留在大都，阿娇……”我说到这儿，止住了话。

“你不提阿娇我还忘了，你知道阿娇现在干什么了吗？”

“不想知道，你也别提她了。”

“怎么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伤口还没有好吗？当笑话说吧，她现在跟着城郊的一个唢呐班子唱歌，就是走乡串村的那种，也算是民间艺人了，我上回喝单位同事的喜酒见过她，混在男人堆里，不成样子，诶，这人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乔好运说。

城市就这么有魅力吗？宁肯在城市边缘游走也不肯回农村去？她是过惯了这种灯红酒绿无拘无束的生活，受不了农村那份孤独和寂寞。

我想到了小韵，她们两个人都是怀着美好的梦想，却落在了城市的陷阱里。

都说命运弄人，命运不会弄人，是自己弄残了自己。

我不愿想起以前的事，可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幼稚的话：“她快乐吗？”

“你快乐吗？我快乐吗？我们都在做着离自己理想越来越远的事，快乐又从何谈起？”乔好运怅然地说：“我发现，越是心高气傲豪情万丈的人越是容易失落，不，

是失败，事业失败了不可怕，人生失败了连重新来过的勇气都没有了，只能得过且过，慢慢地把自己困死。”

我说：“你太消极了。”

“不是消极，是现实，岁月催人老，我不想趴在办公桌上写总结写发言稿写到头发花白，到最后，连一点属于自己的荣耀都没有，天一，我知道你认识的人多，给我介绍一个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工作吧。”乔好运说。

此时我突然明白了温鸿为什么要回到杨运的公司去了，那是一个能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地方，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所以不会轻易放弃。

一份能让一个人有激情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

我说：“我认识的人虽然不少，但是他们都给你提供不了能实现你人生价值的舞台，你就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吧，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干自己乐意做事就是人生最大的价值。”网

第 36 卷 共赴欢宴

乔好运想了想说：“不错，你说的对，我再好好筹划一下，准备好了我就冲出围城！”

乔好运又要约几个同学晚上再聚，我坚决不肯，我来

大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直都没有联系在大都的同学，不是我不念旧情，而是不想去打扰别人的生活。

友情有时候也是累人的，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吃吃喝喝，牢骚和炫耀过后是更长久的空虚。

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喝茶看书，读读《战国策》、《吕氏春秋》，去品味古人的心胸和情怀。

乔好运劝不动我，也安静了下来，晚上就留在了落香茶社，说要和我抵足畅谈。

到了晚上，温鸿来找我。

一见我就埋怨说：“师父，你怎么提前撤了，让我好找，走吧，陶然在酒店安排好了招待晚宴，庆祝她的画展举办成功。”

那是她们艺术圈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她们说的我听不懂，我说的她们也不懂，不搀和最好。

温鸿不同意，说：“陶然对你印象不错，专门让我来请你，她听说你是周易大师，正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呢。”

“你也懂周易，你帮她解惑绰绰有余，不要劳烦我老人家了。”我开玩笑说。

温鸿说：“陶然在大都朋友不多，你去了是给我装面子呀！”

要面子不如请杨运去，那是大公司的老总，他一高兴说不定能赞助陶然出一本画集，我要钱没钱要势无势能有什么面子？可是看温鸿高兴的样子，我不好再端架子了。

乔好运见美女画家请客，和温鸿套近乎说：“你是周天一的徒弟？”

“是，你是？”温鸿疑惑地问。

“我和天一是最好的哥们，按辈份你得叫我叔叔，算了，我吃点亏，你叫我哥吧，我告诉你啊，我请天一晚上去吃饭他都没给我面子，所以你请他他也不能去，这叫社交礼仪你懂不懂？”

温鸿看了看我，为难地说：“师父，你看这个……要不这样吧，让这位大哥一起去吧。”

乔好运却施了个欲擒故纵之计说：“我不去，天一也不能去，我们哥俩好几年没见了，晚上要好好聊聊的，你在这捣什么乱。”

我太了解乔好运了，一把将他推出门外说：“别装了，走吧。”网

第 36 卷 大家风范

陶然对于画展的成功并不像温鸿那样兴奋，脸上始终淡淡的，乔好运恭维了她几句，她只是微微点一下头，不亢不卑，颇有大家风范，到底是在国外见过大世面的。

我应景说了几句话，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了，陶然见我加入不到他们的话题里去，从艺术上转移出来说：“周先生，你是研究易经的对么？”

“和你热爱画油画一样，我也热爱这门科学。”我说。

“我听温鸿说你的占卜非常神奇，能不能让我领教一下。”陶然微笑着说。

“周易的神奇并不止在占卜预测上，占卜预测只是从周易演生出来的一种功用，最早的八卦其实就是农耕社会用于历法、纪年和记录天象的东西，后来周文王由八卦推进到六十四卦，然后给每一卦每一爻注上卦辞爻辞，使其成为一部哲学著作，现在人们一提起周易就想到了占卜，反而忽略了它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艺术成就。”一说到《易经》，我的兴致大增，不免涛涛不绝起来。

“哦，是这样啊，我上大学时没接触过《易经》，直到现在也没读过这本书，我看现在人们对推崇倍至，它的妙处到底在哪里呢？”陶然兴致勃勃地问。

“它的妙处非常多，学会它可以受益终生，比如你画画时也可以用到。”我说。

“画画也可以用到？真的吗？”

“是啊，比方说你画四季，春天用什么表现？秋天用什么表现？我知道画家一般都是用物象来表现，春天的柳芽，秋天的黄叶，冬天的雪夏天的荷什么的，这种物象就是易经的真髓，可是这种物象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秋天是从夏天转变过来的，我们都知道等感觉到了凉意时，才知道秋天到了，可是画家的表现却没这么细致，只会用落叶黄叶果实来表达，其实，秋天早在夏天未过时已经开始交接了，这就是夏里有秋，秋里藏夏。所以中国古人总结出来的二十四节气最重要，二十四节气是由十二节和十二气组成的，每个季节的分界线就在节气的交汇处，你要掌握了个规律，你在画季节时，会不会也能更准确更巧妙地利用某种更细致的物象变化，把一幅画画得更加出神入化呢？”我侃侃而谈。

### 第 36 卷 象由心生

陶然听得目瞪口呆，说：“你讲得太精彩了，听你这样一说我真是醍醐灌顶，想想我以前画的那些画，不由惭愧。”

“我只是谈一下《易经》的的妙处，打个比方而已，其实我不懂画，瞎说的，你别介意。”我惶然地说。

“不，不，你说的对，的确是这样，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易经》对人物画有什么帮助吗？”

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有，画人物的喜怒哀乐一般都是着重突出人物的表情，象由心生，表情是象，怎么突出这种发自内心的表情变化也很重要，这就需要讲一下象由心生这个问题了，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喜怒哀乐不只是由面部表情表现的，还要牵扯到全身的变化，首先就是健康人的喜怒哀乐和不健康人的喜怒哀乐的分别该怎么表

达，这个一般的人物画里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一个健康的人，他不光有强壮的身体，还有一股健康的气息，《易经》讲阴阳平衡，不偏不倚人才是健康的，要在画里表现出阴阳之气的调和，人的健康才会有神韵，人的表情才会有内涵，因此一个健康人的笑和不健康人的笑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字典里才会有开怀大笑、强颜欢笑、苦笑、凄楚一笑等，所以，懂得了《易经》，作为一个画家非常重要，因为画‘象’容易画‘气’难，我觉得有追求的画家不会只停留在画‘象’上，所以学学《易经》是大有益处的。”

陶然点头说：“周先生，你分析的太有道理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要跟你学《易经》。”

“见笑了，我是信口开河，对于作画更是外行，我就这么一说，你也就这么一听。”

“周先生真是太谦虚了，我从现在起要好好学习《易经》，你收下我这个学生吧。”

温鸿说：“好啊，我师父又多了一个女弟子，选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是吉日良辰，不如现在顺便把拜师仪式办了吧。”

乔好运也附和道：“是啊，今天就是好日子，我作见证人。”

我忙说：“陶然小姐兰质慧心，成就斐然，我可当不起她的老师。”



“周老师，”陶然改口称我为老师：“你别推辞了，学术有专攻，你研究的这个领域正是我所懵懂未知的，你要不嫌弃陶然愚钝，就收下我这个学生。”

我看了温鸿一眼：“你跟我下套是吧？”

温鸿贴在耳边小声说：“我敢打赌，陶然喜欢上你了，她认你为师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也好，以后你们要成了一家人，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周易大师，双剑合璧，天下无敌！”

我愠怒道：“滚，再胡说八道我抽你！”

乔好运是闲人瞎起哄，张罗着让服务员找来了香烛，安好了椅子，一把将我按到椅子上，说：“陶然小姐的拜师仪式现在开始……”

温鸿拉着陶然跪下磕头说：“还有我，我今天也打仪式一并补齐了。”

我无可奈何，只得默许，我拉起他们说：“我们都是同龄人，不要这么多繁文缛节，在《易经》这门科学面前，没有老师，只有学生，以后我们共同学习吧。”

温鸿还不罢休，说：“陶然正好还没有住处，师父的落香茶社倒是个清静之所，她搬过去，一边跟你学习《易经》，一边画画，两全齐美。”

我瞪了温鸿一眼，碍于陶然在跟前，也不好说什么。

吃完饭，温鸿和陶然去收拾东西，乔好运对我说：“你小子的桃花运真不错，这哪是收徒弟啊，明摆着是收了位夫人嘛！”

我沉默不语，他们哪知道我的心事呢！网

### 第 36 卷 甘苦不知

《易经#8226;否》六三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程传：三以阴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于上，非能守道安命，穷斯滥矣。极小人之情状者也。其所包畜谋虑邪滥无所不至，可羞耻也。

否卦六三爻说的是包容羞耻。小人蠢蠢欲动，意欲伤善，因为阴爻居阳位，位不中不正，六三九四为卦的中部，阴阳相交，不能相合便是相害，但上卦三个爻都是阳爻，阳盛而阴衰，是小人所有祸害之心，却不能得逞之象。程传说，“其所包畜谋虑邪滥无所不至，可羞耻也。”意思是说，你这个小人，上窜下跳，包藏祸心，真是不知羞耻。但是君子却要包容小人的无耻，反正他也成不了气候，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我从看守所出来后按照伊长江给我说的地址，我找过他夫人成菲，把他在里面的情况说了一下，并且他也有话带出来，让成菲相信他，说他问心无愧，一定要为他申冤，并注意保护自己。

成菲不认识我，只是礼节性地对我表示感谢，其它的

话没有多说一句。

我在和宁朝平沟通完后，本来以为会有好消息的，最起码宁朝平也表个态，透露一句说会过问一下伊长江的案子，可是他什么都没说，反而推托说那是检察院的案子。我想他这条路是走不通了，伊长江还得继续等待。

可是宁朝平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又从事着纪检工作，我思来想去，伊朝平的案子要想反过来，只有他这条路是捷径。

我再去找成菲，我很希望自己能帮到她。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里见了面。

成菲比我上次见到时又憔悴了许多，眼里闪烁着一种类似绝望的微光。

她叫咖啡，不加糖，大口大口地喝，似乎神经完全麻木，不觉得苦，喝掉一杯又要了一杯，盯着杯子，然后端起来再喝掉，像是刚从沙漠出来极度地缺水，也像是心里有一股莫名的火，需要水来浇灭。网

第 36 卷 两相牵挂

喝完两杯咖啡，燃起了一支烟，也是拼命地吸，一口接着一口，一支烟只吸了几口便剩下了烟蒂。

我说：“大姐，你不用担心，伊大哥很快会没事的。”

成菲又拿出一支烟，听完我的话，手抖了一下，点了几下都没有点燃。

她扔下打火机，盯着我的脸看：“他在里面还好吗？”

这话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就反复问过。

我说：“他很好，心里没病死不了人，他的精神状态没有问题，你放心吧。”

“他很好，”成菲喃喃地说：“可是我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那么本份的一个人，为什么有人要害他？他到底得罪了谁？我想不明白，我真想不明白，谁会这么恨他，拿五十万来把他送进监狱。”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吧，缺一种颜色不成世界，可是你也要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乌云是遮不住阳光的。”我安慰她。

“我相信？我怎么能相信？好人进了监狱，坏人成天花天酒地，逍遥自在，我去申诉，上访，所有的人见了我都躲开，我头顶的乌云何时才能散呢！”

成菲目前的状况很不好，我担心她会崩溃，撑不到伊长江出来的那一天。

我悄悄用梅花易数起了一卦，但是卦象却不明晰，虽然显示伊长江无咎，却看不出何时能得自由。

我说：“成大姐，你不要再到处求人花钱了，在家里安心地等着，伊大哥会没事的。”

成菲凄凄地看着我说：“我怎么能安心得下来？五十万，够判十年的吧，他怎么可能会没事呢！”

“那五十万不是他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成大姐，你要相信世上自有公道在的。”

“小周，你太年轻，不懂得这个世道，现在哪还有真哪还有假，这一回老伊怕是凶多吉少了。”

“我是不懂这个世道，可是我懂周易，我给伊大哥算过卦，他真的会没事的，他命里有贵人，自然会逢凶化吉，现在在看守所里那个监室的人对他都很好，也不会受什么苦，你就当他出了趟差，放宽心等着，你身体好好的，他在里面也踏实，你们这样两头牵挂，把身体都折磨垮了，岂不是趁了坏人的心了吗？”网

第 36 卷 经验误人

“你懂周易？你这么年轻？！你别安慰我了，小周，你的好心我领了，可是事不在谁身上谁觉不到啊！”成菲摇头说。

我知道她不会相信我，可是我还是要努力让她看到希望。

我说：“成大姐，你不相信我懂周易，或者说你不相信周易能预测准，我们来做个试验，你看那边——”

我指了一下不远处一张桌子坐着的一对窃窃私语的男女说：“我现在给他们起一卦，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其实刚才我一进咖啡馆就注意到了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应冲撞我的大脑，我感觉他们会发生点什么事。

于是我起了一卦，对成菲说：“这两个人的气场很怪，既相融和又相排斥，他们之间马上有事要发生，要吵架，女的还会对男的动手，不，不光是这个女的，还会有两个人，他们会打那个男的。”

成菲扫了一眼那两个人，又用一种很无奈地眼神望着我说：“小周，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

她的话音刚落，就见那女的很大声地骂了一句：“混蛋，你骗了我这么多年，说不要就不要我了，你休想！”然后起身将一杯咖啡泼到了男的身上，接着就是一个耳光。

那男的也恼羞成怒地站了起来，扬手要打个女人，这时从旁边的桌子上过来了两个凶悍的壮汉，把那男的按倒在地，一顿暴打。

成菲惊得目瞪口呆，直到那边人散去才回过神来，说：“小周，你，你真的会算卦？！”

我笑笑说：“这是最简单的预测，我再给你预测一件事，今天晚上有一场篮球赛，是北京对八一的，我预测的结果是北京小胜，至多赢两个球，你回家去看球赛，看我预测的准不准。”

一个正好经过的服务生显然是球迷，接话说：“怎么可能，八一可是强队，已经连胜十场了，这场球又是主场，肯定不会输的。”

我说：“你那是技术分析，就像你看着晴朗的天空不会下雨可是偏偏就下了一样，很多事光用经验和技术来分析是不够的，不信的话等晚上比赛结束就知道了。”网

第 36 卷 放下心事

成菲说：“我不懂篮球，不过我晚上会看。小周，你说老伊没事，可是他什么时候能出来你算没算？”

“他什么时候能出来，我真没有预测出来，但是他绝对会没事这个肯定是准的，我已经预测了两次，结果都是一样，所以你别担心。”

“哦，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可是我难道就这样干等着吗？”

我压低声音说：“大都市的经委书记宁朝平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他这个人很正直，你作为当事人，可以去找找他，把你知道的事情真相告诉他，会对伊大哥的案子有帮助。”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我找过他，可是我是一个局外人，有些话不好说，所以去找他合适，但是千万别提我们见过面的事。”

“小周，你这么年轻，没想到想得这么周到，谢谢你，如果老伊能平安回家，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感谢你！”

“成大姐，你说哪里去了，虽然我们非亲非故，可是我也看不得好人受屈，坏人横行霸道，感谢的话就不要说了。”

成菲的心情一下子轻松多了，脸上的气色也好了起来，她又要了一杯咖啡，喝了一口说：“怎么这么苦，哦，我忘了放糖了。”

成菲请我去她家里吃晚饭，说要再和我好好聊聊，她已经苦闷了很长时间了，心里的话又无人可说，我的一番话像是点亮了她心里的一盏灯，顷刻间她的眼前就光明起来。



我婉拒了，因为和乔好运说好了，他要去我那儿抵足夜谈。我让成菲看看电视，自己做点好的吃，努力让自己放松就好了。

成菲要去了我的电话，说：“小周，我找过宁朝平马上会把结果告诉你，到时你再帮我出主意啊。”

我说：“没问题，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

到了晚上，篮球赛一结束，成菲打电话过来：“小周，你真神了，北京队赢了，只赢一分，我看得心都要跳出来，我怕北京输啊！”

她是怕我是个骗子。网

第 36 卷 万贯家业

六子也从看守所里放了出来，他是伤害罪，家里赔了受害者钱，判了个判三缓四，算是自由了。

六子出来的第一天就来找我，进了落香茶社眼就使不开了，蹑手蹑脚地跟在我身后，大气不敢出，到了我住的那间大茶室，满架子的古玩书籍，红木家俱，看得他唏嘘不止说：“师父，乖乖——”

我说：“你说什么！”

“不是，我说连词了，师父，你这家业值老鼻子了吧！”

“不是我的，我也是暂时借住在这里。”

“你蒙我，这么多宝贝，什么样的朋友能让你帮他守着，师父，你别小看我，别人的宝贝再多再值钱，我不会动心，我只是想，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打个工摆个摊赶个夜市能挣来的，所以，人啊，干什么事业如果挣不来万贯家产，不如不干。”六子不光油嘴滑舌还满嘴的歪理邪说。

“再大的事业再多的财富也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积累到老，攒一屋子黄金有屁用，人该噶屁了。”六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学着葛优捏腔捏调，背电影《甲方乙方》里的台词：“得按合同办哪，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我忍俊不住笑了，笑过之后一把将他扯下来说：“你别乱坐，那可是明代的椅子。”

“哪朝哪代的也是椅子，还能坐散架了？”六子嘟囔了一句说：“我还真不稀得坐，太硬了，硌腓。”

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问他今后怎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你是我师父，我今后就跟你混了。”

我又不是占山为王的座山雕，不需要跟班的打杂的牵马的倒茶的。我劝他找份正经工作，好好收收心，别成天让父母提心吊胆的。

他说：“工作要好找早就找了，我何必在街上游手好闲。”

我也知道他不是一个肯吃苦能稳得住的人，十七八岁的年纪，一旦闲散惯了，再想让他紧起来，就像给猴儿穿西装系领带，他穿着难受别人看着也难受。网

### 第 36 卷 逼上梁山

再难受也得如此，社会人生，谁不是这样活着的，上班有领导管着，走道有交警管着，回家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管着，闲着倒好，天天在家睡大觉没人管，可是老了怎么办？大街上社会上没人会管你，得靠自己年轻时的积累管自己一个安享晚年。

我想起了郑巨发的公司，对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开工厂的，你去他那里上班行吗？”

“干车间工人还是保安？要我去干车间工人你不如再把我把送回看守所，干保安可以，我管不住我的拳头，打了架伤了人你没法和你朋友交待。”

我要是他爸我肯定得抽他，可是我没这么大的儿子。

他一口一个师父的叫，不是我儿子我也得管。谁叫古人有一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呢！

我忍住怒火说：“你跟着我我也没钱给你花。”

“我不要你的钱，你吃什么我吃什么，你睡哪我睡哪，我做你的秘书兼保镖，这总行吧！”六子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我不放了。

我有些后悔在看守所里的卖弄了，我那也是权宜之计，谁会想到六子竟然来真的了呢？如果老才那几个人出来后都来找我，要“跟我混”，天啊，我真成了宋江了，逼上梁山还不算，还得带领一帮打家劫舍的好汉落草为寇。

我赶不走他，一时也没有好办法，只得先留他住下来，慢慢再想法子。

六子见我肯收留他，露出计谋得逞的笑说：“师父，别看我学没上好，其实我就想和有文化的人一起玩，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品味，天天在街上打架斗殴不光没素质，还危险，我伤了人我花钱还得蹲大狱，人要伤了我，说不定我就一命呜呼了，不值的，跟着你，有吃有喝，逍遥自在，不管怎么说我也算从事比较体面的事业了！”

我哭笑不得，可也毫无办法，只得嘱咐了他几句。

我又问他伊长江的情况。

六子拍了一下脑袋说：“你不提醒我差点忘了，他让我给你带了个纸条。”网

## 第 36 卷 绝处逢生

看守所里的监管很严，一周对监室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检查，他竟然还能写了纸条，还能让六子带出来，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把人逼急了，怎么都能绝处逢生。

六子把纸条递给我，有一股骚臭味扑鼻而来。

他嘿嘿一笑说：“夹在屁股里带出来的，这也是我，别人根本带不出来。”

我忍住恶心，展开字条，上面写着很简单的几个字：读名著习毛选，慕名师求先贤。

六子问我：“写得啥？是不是串供的。”

我把那纸条烧了说：“你没看过？”

“没看，他叠好交给我我直接塞屁股里了，这不又交给你了，我六子仗义，绝对是非礼勿视！”

六子没上几天学，竟然知道孔子的名言。

我说：“他自己一个人的案子，跟谁串供呀，他说要你多读点书，做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

“你别蒙我了，他老小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顾得上教导我？算了，我也算是做了一个善事，管你们什么阴谋。”六子喜欢拽文，但是总是文不对题。

我仔细地琢磨伊长江话里的意思，好在在里面我和他长谈过，对他的说话方式多少了解一些，慢慢悟出了其中隐含的意思。他的意思应该是毛泽东选集的书里夹了很重要的东西，如果找到的话去交给能为他翻案的关键人物。

我让六子先回家去见见家人，等明天再来找我。

晚上，我约了成菲见面，还是那个咖啡馆，一进去，上次那个服务生认出了我，非常热情地招呼我，说：“先生，你太神了，上回那场比赛真是和你说的一样，北京队就赢了一分，明天还有一场比赛，你再预测一下好吗？”

我说：“我上次是蒙的，你想啊，八一连赢了十场了，从概率学角度来说他们也该输一场了。”

服务生半信半疑，看我的态度并不积极，不好再啰嗦，走开了。

成菲挑了一个比较暗的角落坐下，急切地问我：“小周，你是不是又预测出什么事了？”网

第 36 卷 证据在握

我说：“成大姐，你别急，没什么事，先喝点水。”

成菲盯着我的脸看，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什么。

我问：“你去找过宁书记吗？”

“找过了，他和你说的一个样，让我不要着急，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什么的，都是官话，我感觉他和我找过的当官的一个样。”成菲神情黯然地说。

宁朝平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对，毕竟伊长江的案子牵涉到了上层领导，他还不知道水到底有多深，岂能贸然轻信轻诺。

我说：“你找他只是让他多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是让他马上给你答复的，他也不会当场就表态或者轻易给案子定性，换成你你也不能那样做对不对？”

成菲思忖了一下，点头说：“是这样，是我太心急了，现在就是一根稻草放在我手上我也得拼命抓住啊！”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悄声说：“伊大哥有信带出来。”

成菲也看了一下周围，紧张地问：“在哪里？”

我们成了地下党接头了，我挺直了身子说：“你别这

样，放松点，就像平时和朋友喝茶聊天一样，你听我说，你们家有没有书房？”

“有啊，老伊平时就喜欢看书。”

“有没有毛泽东选集什么的书？”

“毛泽东选集？好像有，是的，有一本红色塑料皮的，那还是六几年出的书，怎么了？”

“你回去好好看看，里面如果对伊大哥的案子有用的东西，你去交给宁书记。”

“他的信在哪里？信里怎么说？我想看看。”

我知道成菲不是不相信我，而是她和丈夫失去联系太久了，能看到丈夫写的只言片语对她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我甚至有些内疚没把那纸条拿来让她看一眼。

我冲她轻轻摇头说：“我烧了，还是小心点好，毕竟这封信牵扯到好几个人的安危，如果不慎走露了消息，不光害了伊大哥，也害了捎信的朋友，希望你能理解。”

成菲脸上浮出片刻的失望，但马上表示理解说：“对，小周，你做得对，现在是紧要关头，什么事都不能大意，我马上回家去找找，有消息我打电话给你。”



成菲已经是坐立不安了，我说：“我再坐会儿，你先走吧。”

成菲拿了包，站起来一转身差点撞到了路过的服务生。我心里一阵酸楚，这个柔弱的女人，为了自己的丈夫，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我等成菲走得远了，才回茶社，刚坐下想看会书，成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小周，我找到了，毛选的封皮里是老伊的日记！”

我问：“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记得全是建委这些年来的一些城建工程，我看不太懂，好像是老伊认为有些工程有问题，还有工程前后哪些领导打过招呼，哪些人请过建委的相关科室吃过饭，还有他拒收的礼金数目，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另外还有一些电话记录，谈话记录和会议记录，都是领导安排照顾有关工程的，是我该怎么办？这些全都交给宁书记吗？他们要是一伙的怎么办？”成菲声音颤抖着说。

我沉默了，虽然我相信我的预测不会出错，我的天目也不会看错，可是毕竟事关重大，这是伊长江冒着风险留下的证据，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

我沉吟了一下说：“成大姐，你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网

第 37 卷 八大山人

《易经#8226;风火家人》初九爻辞：闲有家，悔亡。

在家里做好防范，不会有悔恨的事情发生。闲是木门里面的门栓，男人不在家，女人应该在家里栓好门，喻意妻贤夫祸少，家安万事顺。女人守正则吉，如能与男人同心同德，同甘共苦，便是家门有幸。

郑巨发新淘了一幅古画，请我去他办公室里欣赏。

我心里正乱着呢，也想找他闲侃一通，调节一下。

淘然已经搬到了落香茶社，听见我在电话里说什么古画、捡漏，好奇地问我：“周老师，你也收藏书画了？”

“没有啊，我一个朋友淘了一幅八大山人的画，让我去分享一下。”

“八大山人的画？”

“是啊，你懂画，不如一起去看看。”

“好啊，八大山人的真迹真的是难得一见呢。”淘然是画家，对画当然很热情。

郑巨发正端着茶杯站在一幅水墨画前聚精会神地欣赏，看到我，脸上盛开笑容：“天一，快过来，让你长长

见识。”

这是幅画高约四尺，宽约二尺，不见山不见水，稀疏几枝竹子从两块一大一小的石中探出羸弱的枝条，一只孔雀站在石下四下打望。边款上只落了“八大山人”四个字。

我感到这幅画很怪异，石是瘦石，竹是残竹，孔雀只有一只，像是被父母抛弃的弃儿一样孤独无助，大面积的留白也显得很空寂。

我懂画的妙处，只看到了一种落魄衰败的气息。

郑巨发得意地问我：“怎么样？震撼了吧！”

不是惊涛裂岸，也不是乱石崩云，更不是虎啸龙盘，何来的震撼？我懂他的意思，他是指八大山人这四个字，这个名号。

我调侃说：“落款上怎么没有写巨发兄雅正。”

郑巨发笑了，“天一，你妒忌我。”

我也笑，说：“淘然小姐是画家，让她说说这幅画的妙处。”

郑巨发忙把淘然请近画前说：“太好了，请你签定一下这画是真是假。”网

第 37 卷 古画传奇

淘然拿出随着携带的放大镜，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番说：“从纸张笔墨看，是很古旧，钤印入纸也深，应该是一幅旧画，不过我不是专业的书画鉴定人士，也从没见过八大山人的真迹，不敢妄言这幅画的真伪。”

虽然淘然没有给出令郑巨发肯定地答案，但他仍然很满意，忙亲自为我们倒了茶水，侃侃而谈起这幅画的来历。

乾隆年间，有一位纪姓大学士，常随乾隆塞北江南的游历，深得乾隆的器重，有一回乾隆玩兴又起，只带了纪大人和两名侍卫又跑到了江南某地游玩，行走到乡野山村时，天色已晚，想向一户村民借宿一晚，柴院里出来一位老者，看他们穿着打扮不像商不像官也不像匪，心下不免吃疑，就不乐意留宿，推辞说：“家里房少，无法安置你们四人，请诸君别处投宿吧。”

乾隆看看他家里的房子并不少，知是托辞，说：“你这老者，明明有房，怎么不肯借我们住一晚呢？我们不住，你要多少银子都给你。”

老者面露难色，说：“不瞒各位，家里有女眷，实是不方便。”

听到外面争吵，又从屋里出来一位少女，问：“爹爹，天这样晚了，谁人在这里齟齬不休。”

乾隆顺声望去，见一绝色女子亭亭玉立站在月光下，

不由暗叹，真是深山出俊鸟。这风流皇帝就更迈不动脚步了。

乾隆示意纪大学士再去说动老者，一定要住在这里。

纪大学士当然深黯乾隆的心事，拿出大把银子说：“我们不是坏人，本来是去前面寨子里访友的，没想到贪恋这山间景色误了行程，天这样晚了，一时也不好找到客栈，请老人家一定行个方便。”

那女子却不似老者一般愚钝，看出这几个人谈吐不凡，出手阔绰，虽看不出是商是官，也绝非匪人，再看那两个仆人更是不怒自威，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别得罪他们。心生一计说：“我们不要你的银子，我出个上联，你若对得出下联，上房有请，对不出只好请诸君马棚将就一晚。”

乾隆好胜，诗词歌赋都很精通，哪会把一个乡野村姑放在眼里，连说：“好好，你快出联。”

那少女略一沉吟，吟道：“寄寓客家牢守寒窗空寂寞。”

网  
第 37 卷 真伪莫辨

此联一出，乾隆顿时不语，心想这联看似简单，却是十分难对，十一个字全是宝盖头，而且寓意深远，意味深长，要想一下子对出来却是找不到合适的字句了。

乾隆不肯认输，一会望月一会看地，抓耳挠腮想了大约一柱香的功夫，始终对不出来。纪大学士将他拉到一旁，耳语一番，乾隆大喜，走近村姑说：“我想出来了，你听着，远避迷途退还莲径返逍遥。”

村姑点头说：“虽然算不得工整，但还说得过去，上房请吧。”

纪大学士不光解了乾隆的围，还设法在这人家里多留住了几天，帮助他博得了村姑的芳心，成就了他的好事，回到京城后，乾隆龙颜大悦，决定赏赐纪大学士，让他去自己的藏宝阁任选一件宝物。

纪大学士爱画，金银珠宝全不要，就挑了一幅最不值钱的画。那幅八大山人的画本是江西一知府收来指摘八大山人的，乾隆并不喜欢，顺手让太监收了起来，没想到却被纪大学士视为宝物，乾隆笑他痴癫。却不知纪大学士是不敢贪功，故意装癫。

这幅画因是皇帝赏赐之物，虽不值钱，纪大学士也不敢怠慢，小心收藏，世代相传，成了传家宝。

黄金健公司四川分公司的经理一亲戚就是纪家的后人，这家人久居乡野，并不知现在八大山人的画早已今夕非比，价值连城，因为这个经理给儿子安排了一份工作，就把这幅画送给了他。

那个经理感念郑巨发的知遇之恩，把这幅画献给了他。

这个故事很传奇，貌似也天衣无缝，只是我听着心里却不大踏实。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画的空白处出神，恍惚间，似乎看见那空白处有一个阴影在飘动，揉揉眼又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幅画而已，我想，我太过于多疑了。

从郑巨发那里出来，淘然说：“这幅画来得太容易了，倒是让人不放心，不过好在他没花钱，真伪地无所谓，收着玩吧。”

我想也是，管他来历和真假呢，难得他喜欢吧。网  
第 37 卷 鸡头凤尾

我们回到落香茶社，六子和温鸿也在，正在和小兰研究一个普洱茶饼的年代，看见我，六子说：“师父，把这茶煮了吧，老温说这茶健胃，我正好这两天胃疼。”

我们五个人都是年轻人，聚在一起热闹是自不必说的。

我说：“煮了你还差不多，你知道这个茶饼值多少钱就煮了它，等阴会长回来你拿什么还他。”

这个茶饼是上写着四个大字“茶马古道”，是非卖品，阴曰阳一共收藏了三块这样的茶饼。

温鸿在一旁坏笑，我知道他是故意撺掇六子，很多人都没有喝过普洱茶，我也没喝过，没尝试过的东西都想一试为快。

陶然对小兰说：“兰子，你去煮一壶来，这块茶算我的，等阴会长回来我给他算钱。”

我忙拦住小兰，“这间房里的东西不能动，要喝就去柜上挑一块。”

陶然脸一红，转身进了自己房间。

六子叫：“师姐，师姐，你给我画一幅人头像，像斯大林的那种。”也追了进去。

温鸿说：“斯大林你不像，你像希特勒。”也要进去。

我冲他招手，把他叫到身边说：“和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你把在杨运公司的工作辞了吧，我给你另找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



“去黄金健公司，那是上市公司，更有前途。”

“为什么呀？我到了那边能干什么？还是副总吗？”

“副总肯定不行，去董事会办公室你认为怎么样？”

“不去，我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放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不干，岂能跑那儿当跑堂的！”温鸿大摇其头。

一人之下和剩下的那一万个人有什么分别呢？只要不是老板，左右还是一个打工的，把打工的身份分成三六九等，在其心中根本就没打算有朝一日自己也做老板的。

树上的叶子看着地下的落叶说，你怎么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可是一转眼自己也掉了下来。打工者的饭碗永远都不会稳固，在上在下，不过一阵风罢了。网

第 37 卷 明枪暗箭

我让温鸿去郑巨发的公司，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温鸿在杨运那儿干不长，不如趁他还没有在副总的位置上养尊处优，尽早回到平实的生活里；二是我担心郑巨发的公司扩张太快，里面会有什么隐患，我不会去他公司帮他盯着，我想让温鸿去他那里替我掌个眼。

我自从在郑巨发那儿看了那幅《孔雀竹石图》后，心里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

这两种考虑我都不能向温鸿说明，人在顺境，听不得逆言，前一种考虑说了也白说，后一种考虑更无法启口。

温鸿见我沉默，以为我生气，陪笑说：“师父，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你相信灵光一闪这句话吗？”

“相信，可是灵光一闪就过去了，根本来不及细想，所以我琢磨得不多，没有研究过这种作用力。”

“我不和你讨论灵光一闪的作用力，我想说的是关于你的工作一事，我是灵光一闪想到的，没加思索就和你说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念头，你好好斟酌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

温鸿或许感到了莫名其妙，淡淡一笑说：“好吧，我再考虑一下。”

小兰把煮好的茶端了上来，暗红的茶汤有点像中药，有一种纯朴的香气弥漫在空气里。

六子闻香而出，手里拿着一幅素描，陶然的手真快，只这一会儿工夫就给六子画了一幅画像，温鸿抢过他手上的画，说：“画得太传神了，太像了。”

“帅吧，人长得帅，一上画就好看，兰子，你看我像不像刘德华。”

小兰伸头看了一眼说：“画不像刘德华，你本人像，像《整蛊专家》里的那个——大傻哥！”

六子等了半天等了这么一句话，一口茶差点把他噎了过去。

我端了一盏玻璃盅正要喝，成菲打电话过来。

“小周——”

我放下茶杯，走到外面接电话。

“小周，我该怎么办？”

“我想过了，既然我们相信宁书记，就放心地把东西给他吧，当然，为了稳妥起见，你可以先把复印件给他，听听他的意见再做决定。”

“好，我听你的，我这两天右眼总是跳，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吧。”

这句话让我不由心里一紧，是啊，我们在行动，那些人呢？他们在干嘛呢？网

第 37 卷 难言之隐

郑巨发的公司为了庆祝新产品上市，搞了一场文艺晚会，请了不少的明星。作为黄金健公司的形象代言人，高慧美自然也要到场。

郑巨发给了我几张票让我分发给朋友们，并且说在最前排给我留了贵宾席。最前排坐得都是市里领导和他的重要客户，我才不去凑热闹呢。

我把票拿回去，听说高慧美要登台献唱，六子温鸿乔好运他们情绪高涨，硬拉了陶然小兰和我一起去。

温鸿把门票分了一下，我和陶然坐前排，六子和小兰的座位在中间，温鸿和乔好运坐在一起。乔好运看看自己手上的票，又看了我和陶然的，非要和我换一下，他说：“我眼神不太好，我坐前排。”

温鸿不乐意了，抢过票说：“票是我师父的朋友送的，他一定要坐前排。”

我不以为然地说：“高慧美是他的偶像，让他坐前排吧。”

陶然听我这样说，一言不发地把脸转向了一侧。

乔好运把我叫到一旁说：“天一，我喜欢上陶然了，你一定要成人之美啊。”

我恍然大悟，从温鸿手上要过票给了乔好运。

进了剧场坐下，温鸿看着对陶然大献殷勤的乔好运，对我说：“师父啊，陶然喜欢的是你，你这样做太伤人了。”

“我说过我有女朋友了。”

“你不用骗我，你的女朋友在哪儿呢？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房间里连女人的照片也没有，你说谁信呢？你不喜欢陶然？这样优秀的女孩你去哪里找啊！”温鸿喋喋不休地说。

“我的事不用你管，对了，我给罗桃儿打过电话了，过几天她就从四川过来，到时候你要抓住机会啊。”我说。

“你要去追陶然，我就听你的，你给我介绍个孙二娘我也认了，你不接受陶然别怪我拆你的台！”温鸿赌气说。

我笑笑说：“桃儿来了就怕由不得你了。”

“师父，你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比如身体方面……”温鸿故作聪明地问。

我愣了一下，差点笑出声：“你小子想什么呢，别说话了，看演出。”网

第 37 卷 生不如死

演出中间，陶然不停地回头，迎上我的目光时又慌乱地躲开。

我想温鸿说得没错，她是真的对我动情了。

这时，正好郑巨发打电话找我，我借口上厕所，提前退了场。

我在后台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郑巨发，还有高慧美。

高慧美很热情，主动和我握手，“周老师，好久未见了，一向可好。”

我想起了小韵的事，有些厌恶她，冷淡地说：“我很好。”

郑巨发并没有发觉我的不快，兴奋地说：“听说你在大都，慧美小姐说晚上请你一起吃顿饭，天一，你好大的面子哟！”

我马上回绝道：“对不起，我晚上还有事，不能奉陪了。”

高慧美看出我的情绪不对，对郑巨发说：“郑总，我想单独和周老师说几句话。”

郑巨发这才回过味来，狠狠地瞪我一眼，点点头说：“好吧，我回避。天一，今儿晚上这顿饭你一定要去吃，慧美小姐可是我公司的贵宾，你别跟我要小心眼！”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高慧美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周老师，对不起，你托付我的事情我没办好。”

她应该不会知道我见过小韵，能主动说对不起，看来她还是很在意我这个走江湖的朋友的。这倒让我不好再继续冷眼相对了。

我和她只是认识而已，我所托付的人也不是我的至亲好友，她按自己的行事方式去处理和小韵之间的事，我又能有什么理由去埋怨她鄙视她呢！

“你千万别说对不起，你是国际巨星，我是普通人，是我不自量力自找没趣。”我虽然口出揶揄，但语气已经缓和了许多。

“周老师，你这样说让我无地自容了，谁不是普通人呢？”高慧美苦笑说：“你可能已经听说小韵的事了，是的，她现在就在大都，她是离她心里的梦越来越远了，可那地方不只她一个人呀，有很多实现过梦想没实现过梦想的人都去了那种地方，也许有一天，那也是我的归宿。这个圈子就是这样残酷，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一场空。不管你曾经多么风光，总会有风光不在的时候，不管你曾经多么的美艳照人，总会有色衰人老的时候，人不出名时没人肯舍你一碗饭吃，名气落下去时也没有人会怜惜你，这就是现实，我是被人一路坑害着走过来的，对这个世道心寒了心硬了，心也早死了，所以在对小韵这个事上，我承认我做得太残忍了点，我不要你理解我，也不要你原谅我，是对是错，善报恶报我自领受，反正我也是生不如死。”

网

我静静地听她说完，一时竟无言以对，她上次和我说过她的处境，她的痛苦，她的迷茫，我以为她能找到一个出口把自己解脱出来的，可是没想到她越陷越深了，人害我，我亦害人，这个怪圈一旦套在身上，便不由自主地跟着旋转，跳不出来了。

我说：“小韵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女孩，你怎么忍心对她下手。”

“我也想捧她了，可是她命不好，不能一炮而红，就只能成为炮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虽然她涉世未深，可她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而且一开始，我把所有的利害关系都给她说明了，我告诉她这是一条不归路，红与不红都没有回头路可走，她铁了心要上路，我成全她也是害她，不成全她也是害她，在这个圈子里，如果她落到别人手上可能下场会更惨。”高慧美说这些话时，脸上阴云密布。

我冷笑着说：“那我替她谢谢你了。”

“周老师，你也不用说这样狠的话，你是周易大师不假，你能算得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也不错，可是一个人的路是要自己走的，你算得再准，别人不肯，或者是这个社会不许她按你算的路子走，她的命运怎么改变？”

这句话不错，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天意你懂，可是



命运你并不能完全掌握，你走你自己的路，你顺着世道人心去改变人生的轨迹，信命又能如何，不走天命之路，老天当然没辙。

我感到心里堵得紧，不想再和她探讨这个残酷的话题了，看了一下表说：“快该你上场了吧，我不妨碍你准备了，祝你演出顺利。”

然后匆匆走掉。

出得门来，见温鸿正在四处张望，我视而这见，想先回家。

温鸿发现了我，跑过来说：“师父，你怎么先撤了，陶然看不到你，那份失落让我看了心里都酸。”

我说：“我还心酸呢。”

“什么？”

“什么什么？算了，说了你也不懂，走，陪我喝几杯去。”

那一晚，我大醉而归。网

第 37 卷 化成蝴蝶

我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大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心情烦躁而煎熬，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又不知这种情绪所为何来。

一个个身影先后从眼前闪过，全是故人。有这种回忆是不好的兆头，人在濒死时才会把熟悉的故人在大脑里过滤一遍，我为什么要去想我的爷爷、肖衍四、邱宇、张天师……甚至还有孙发财、王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暗示？

我额上便渗出恐惧的细汗，一个阳气正足的人是不会一下子让这么多死者的身影闯进记忆的，莫非我正走在死亡的路上？

我大叫一声：“我在哪里！”

卧室的门轻轻开了，一个熟悉的笑容绽开在眼前：“天一，你怎么了？”

我定定地看着她，一时百感交集，热泪潸然而下：“玉儿，你回来了？”

“是啊，我回来了，天一，你怎么喝这么多酒？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玉儿嗔道。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紧紧地拥住她，似乎一松手，她就会再次消失。

“我想你，这些日子你跑哪去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也想你，天一，你瘦了很多。”玉儿抚摸着我的面颊，疼惜地说。

我亲吻她，她也亲吻我，久别重逢的欣喜，让我有如新生，我不停地呢喃呓语：“玉儿，玉儿，玉儿……”

玉儿身上香气依旧，脸上的笑容依然灿烂，抱着我旋转，我们旋转，这世界便停下来，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们亲昵了好久，才坐下来。

我紧紧攥着她的手，问：“玉儿，告诉我，你去了哪儿，让我好找。”

玉儿将手捂在我的胸口，调皮地说：“我一直都在这里啊，你竟然没有找到我。”

“你是在这儿，可是我看不到你，玉儿，以后我们再也不分我开了好吗？”

“不分开了，再也不分开了，化成蝴蝶也要飞在一起。”

这句话是多么的伤感，甚至还有一种悲怆，我们好好的，为什么要化成蝴蝶？爱情要甜美不要凄美，我们要相守的分分秒秒的幸福，不要成为一种美丽的传说。网

第 37 卷 相爱两知

“玉儿，我要向你求婚，马上，我们马上结婚。”我坚决地说。

我知道我焦躁不安的原因了，是因为玉儿不在我身边，一个活在回忆中的人怎么能不时时焦虑。

玉儿浅笑，柔情刻骨，这一刻，我回到了从前，没有风没有雨没有对世态炎凉的茫然，只有我和玉儿两个人最清澈单纯的爱恋。

“天一，你说你要娶我是吗？”

“是，我要娶你，没有你的日子我的人生一点光彩都没有。”

“可是，你和桃儿拜过堂了，她怎么办？”玉儿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笑意。

“啊，你怎么知道？那是桃儿、桃儿自从主张的，不能算的，我心里只有你，你才是我的爱人。”

“我看到了，你和桃儿点了那么多的红烛……”

“你、你看到了？”我大惊，悄悄在自己腿上掐了一把，真真切切的疼痛，不是在做梦，可是为什么玉儿说她看到了那一晚的情景？

难道我已死了？不，难道玉儿……我大骇，抓紧她的手，不停地使劲，我希望她也能痛。

可是玉儿只是笑，笑得我毛骨悚然。

“看你吓的，我逗你玩的，我又不是你，开了天目，我怎么能看到千里之外的事？”玉儿动了动手说：“你攥得我手疼。”

我下意识地松了手，可是心里的疑问并没有退却，她没有天目，可是她说的一点不错，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把玉儿拉到胸前，双手揽着她的腰，盯着她的脸，想看出她深藏的秘密，可是她和以前一点改变都没有，我看不出异样。

我想启动天目，进入她的内心，她的眉间有一层薄雾，虽然浅，却坚不可摧，隔开了我的意图。

玉儿也抱紧了我，将脸贴在我脸上，柔声说：“天一，两个人爱得深了，就会成为一个人，虽然我不在你身边，可是我的心是跟着你走的，你的一切我都能看到，我知道你是真心地爱我，所以我回来了，我再也不为难你了，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天一，我爱你！”网

第 37 卷 异人多怪梦

是啊，是啊，两个人爱得深了，是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可是，我为什么看不到离别后她的一切？难道因为她是一个终极运者的原故？

我吻她，爱抚她，她的每一根毛发，每一寸肌肤都让我深深眷恋，她也吻我，我们两人激情燃烧，将体内的每一滴水都烤干。我吻她，吻她的额，吻她的眉，吻她的嘴唇，吻她的脖颈，沉迷在她的体香里不能自拔，我用嘴唇去找她脖颈上那枚玉坠，却没有找到，我低低地呻吟：“为什么不带着那玉坠？”

玉儿忽然格格地笑出声来：“天一，别闹了，我给你倒一杯水去。”

玉儿抽身离去，我两手顿时空落，一刹那间，炽热化为清冷，激情慢慢消融，我的头无端地痛起来，我叫：“玉儿，玉儿——”

“来了，来了，你的玉儿来了，醒醒，喝口水。”

这时我看到的不是玉儿，是陶然，她端了一杯透明的水坐在我身边，我惊讶万分，挣扎着抬起头来：“怎么是你？玉儿呢？”

“你喝多了，喝口水，来——”陶然一手去扶我的头，一手持杯来喂我。

“我，我喝多了？哦，是的，我想起来了，我喝多了，可是，刚才，我明明和玉儿……在一起的……”我打量四

周，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屋子里除了陶然，再没有一个人。

“你做了一个美丽的梦。”陶然微笑着说，脸上泛起一片红云。

我做了一个梦。我怅然若失，看了一眼陶然，接过茶杯，一口气喝了下去，肺腹滋润，头脑清晰了起来。

六子不知何时倚在门口看着我，脸上有一种莫测的笑。

我问：“几点了？”

“夜里十二点多了，师父，你真能折腾，受什么刺激了喝这么多酒。”六子说。

陶然低着头，默默收起茶杯走了出去。

“我怎么喝了这么多，温鸿这小子也不拦着我。”我懊恼地说。

六子走过来，仍然笑着看我：“师父，你是借酒盖脸吧，你有一手。”

“什么意思？”

“装什么呀，我在外头都听见了，你抱着陶然又叫玉又叫宝的，嘿，你太猛了，明天我也喝酒去，你想着让兰

子来照顾我呀！”

我摸起床头的一本扔了过去：“滚！”

六子撤身缩回去，喊：“陶然姐，师父喝水。”

陶然又端了水杯进来，搁在床头说：“你吓死我，以后可别这么喝酒了。”网

第 37 卷 坚守诺言

我有些尴尬，梦里的事一忽儿深一忽儿浅，也不知自己到底都做了什么，又不能开口问她，只是木然地坐着。

我和陶然都沉默了一会儿，她温柔地说：“好受些了吗？”

我点点头，轻声说：“对不起。”

陶然脸上赧然一红，低头问：“玉儿是谁？”

“我女朋友，不，是未婚妻。”

“你很爱她？”

“是。”



“她一定很漂亮吧，你房间里怎么没有她的照片？”

“我们从没有照过像。”

“也没看到过你给她打电话，她好像也从没有打给你啊？你们怎么了？”

“我们之间有点小误会，我一直在找她。”

“哦，她家里人应该知道她的下落吧？”

“她是个孤儿，因为我的原因，她受过一次伤害，还把工作辞了，我很对不起她……不知道她现在哪里，过得怎么样。”我痛苦地说。

“她是挺可怜的……”

“不，她是一个乐观而坚强的女孩，是我忽略了她的感情，等我懂得珍惜她时，她却离开了我，陶然，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

“可以啊，你说吧。”

“帮我给她画一张像好吗？”

陶然手指揉搓着衣角，声若虫嘶：“也许她现在很幸福呢？爱一个人，不一定拥有了才叫真爱，有时放手也是爱。”

我摇摇头：“我不会放手，我错过了一次，不会再错了，我一定要找到她，一定要娶她。”

陶然脸上现出一丝凄楚，“有你这样的男人，世人所有的女孩都想成为玉儿。”

“不，你说错了，你要知道玉儿有多好的话，就不会这样说了。”

“可是，如果你永远都找不到她呢？一直等下去么？”陶然忽然抓住我的手，眼睛里闪烁着火一样期盼：“你常说人各有命，也许命中注定你们不会在一起呢？你为什么不能珍惜身边的人呢？”

“陶然，如果我刚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在我心里没有人可以替代玉儿，我不管结果，只管用心去做，因为我对玉儿承诺过，对我父母承诺过，哪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我也要坚守我的诺言。”

陶然颓然松开了我的手，转身走了出去。

几分钟后，她拿来了画夹和铅笔，对我说：“开始吧，慢点讲，我给玉儿画像。”

一缕秀发垂下了她的额角，她端坐着，目光平静地盯着雪白的画纸，虽然静若处子，可是我能感受到她内心的汹涌澎湃。网

第 37 卷 平地风雷

接连阴了好几天，天空终于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初春的大都，在雨中一下子变得安静而闲适，因为这一场久违的春雨，人们浮躁的心灵也多少都平和起来，落香茶社的客人比平时多了许多，临窗的位子坐满了喝茶赏雨的人。这种场景是不多见的，这一场雨，不仅阻滞了人们匆忙的脚步，好像也给了人们慵懒的借口，茶社里所有的人不再像往常一样争执生意的赚赔，讨论球赛的输赢，吵嚣生活的枯燥，都静静地坐着，在缕缕茶香里品味着时光地流转。

六子也不似平日那样追着茶社里的服务生嬉闹，而是趴在床上对着一本《六爻玄机》背诵“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

陶然手捧一杯热茶，围了一张毯子在看书，乔好运和温鸿摆了一盘围棋，时而苦思冥想，时而面露狰狞，时而笑逐颜开。

我坐在一把木椅里，对着墙上玉儿的画像想一些往事。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尤如一幅静美的水墨画，湿润的土地下面正有种子在慢慢萌芽，等待在雨后的天空下面铺满无边的绿色。

可是，这种美好只停留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便被打

碎。

纯木的地板上传来一阵急促地脚步声，宁朝平挟裹着一身春寒站到了我面前。

我请他坐下，要小兰上茶。

宁朝平呷了一口茶，放下茶杯，然后一言不发地看着我，足足看了我有两分钟，看得我心里发毛。

我打破僵局问：“宁书记，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喝茶。”

“你这里好茶多，我当然要来品尝一番。”宁朝平不冷不热地说。

我听出他的语气不对，讪笑说：“这不是我的茶社，我只是在此借住。”

宁朝平扫了一眼外室说：“你也快赶上孔子了，弟子三千啊，什么时候去周游列国？”

我有些恼，平白无故地说这些冷嘲热讽的话是何用意。

我把目光又转到玉儿的像上，不答理他了。

又静默了一会儿，宁朝平缓和了语气说：“你让成菲找的我？”

原来是为这事来的，我问：“你怎么知道？她告诉你的？”网

## 第 37 卷 赶尽杀绝

“还用她告诉我吗？从里面出来的人哪个不先忙着给狱友的家里人传递信息？你上次与我谈起伊长江的案子，我就知道你 already 去过他家里了。天一，你热心不错，你正直也不错，可是你太着急了，反而帮了倒忙。”

“帮了倒忙？怎么讲？”

“我今天实话给你说了吧，我不是不管伊长江的案子，我对你说的情况很重视，但是我不会向你表态我一定要怎么着，我正在安排得力的人暗地里调查这个案子，可是让你这么一搅和，差点我就功亏一篑了。你不是不清楚伊长江一案的复杂性，整他的这些人的背景很深，他们的关系盘根错节，我不可能一下子将他们连根拔起，稍有不慎不光伊长江万劫不复，连我都自身难保，我不是怕自己受到牵连，而是不想半途而废，出师未捷身先死，你懂吗？”宁朝平语重心长地说。

我紧张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成菲出事了。”宁朝平轻轻地说。

“啊——”我一下子呆若木鸡。

“她被车撞了，在我家门口。”

“她怎么样？”我的心倏地缩紧了。

“还好，算她命大，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断了四根肋骨，右手粉碎性骨折，头部受了撞击，要昏迷一段时间。”

“她现在住在哪个医院，我去看看她。”

“你不要管了，我通知了她妹妹来照看她。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儿子，他儿子现在上海上大学，如果知道他妈妈出了车祸，肯定要回来，一旦知道了被撞的原因，做出会不理智的事出来，他会很危险，那帮人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你说该怎么办？”

是啊，年轻人血气方刚，父亲被诬陷，母亲又遭了这么大的难，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一下子散了，他怎么能冷静得下来。

我问：“那该怎么办？”

“没有好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要不这样，”我想了一下说：“等他回来，我们几个人轮流陪着他，开导他，不让他做出过激的事。”

“也只能这样啦。”宁朝平吸了一口烟，眉头紧锁。

“这些人真是太猖狂了，这是要赶尽杀绝呀！”我愤怒地说。网

## 第 37 卷 无影无踪

我缓缓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宁朝平打了一辆车，消失在雨雾里。风吹着雨丝一会东一会西地飘忽不定，我的目光穿越雨幕，追逐到了宁朝平的身影。

他在催促司机快点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他严峻的表情，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话，乖乖地将刮雨器打到最大档，车子像一只灵巧的泥鳅一样在街道上飞速穿行，轮胎浅起的水花变成一道雾气远远地撒在了车后。

宁朝平在车里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他的司机的，他让司机马上去医院，从成菲的包里找出家里的钥匙，然后赶到位于中都花园的成菲的家里。另一个电话打给了纪委调查二科的宗晋龙，让他带两个人去伊长江家和自己会合。

二十分钟后，三路人马齐集到了中都花园 C 区五号楼 B 座。

他们冲进电梯，在十七层停下，站在 1702 房间门口，调查二科的办案人员拿出相机对着防盗门拍了两张照，宁朝平的司机掏出一串钥匙交给宗晋龙，宗晋龙戴上手套，很快地挑出伊长江家门的那一把，打开，所有人小心翼翼地鱼贯而入。

一进房间，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因为房间里很乱，客厅里的沙发、茶几、电视柜甚至鞋柜都被搬动得乱七八糟。

宁朝平说：“有人先我们一步过来了。”

宗晋龙请示道：“要不要叫公安局的人过来侦查现场？”

宁朝平沉思了片刻说：“好吧，我给凌风打电话，你们先不要乱动，等公安局的人搜集完证据再行动。”

几个人又很小心地退出了房间。

因为宁朝平亲自打了电话，凌风很快地带了警察过来。

他们在各处都拍了照，又仔细搜寻了一番证据，一个警察向凌风汇报说：“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是老手干的。”

“他们怎么进来的？门窗都好好的，没有撬痕，再说了，这是十七楼，从窗户进来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宁朝平困惑地看着凌风问。

凌风又亲自检查了一下所有的门窗，也大惑不解。网  
第 37 卷 精心设局



“你去把保安叫来，让他们调楼里的监控录像看看。”

一个警察领命出去了。

宁朝平掏出烟，给了凌风一根，自己点上问：“撞成菲的肇事车辆找到没有？”

“正在寻找目击者，不过，我看希望不大，那天晚上刮大风，路上行人很少，你家附近又比较偏僻……只能等成菲醒过来，看她能提供什么线索吗。”

不多时，那个警察走了进来，说：“这座楼里的监控设备坏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修，什么都看不到，我问过保安，他这几天也没见过什么可疑的人。”

宁朝平和凌风面面相觑。

凌风骂道：“他妈的，这事可怪了，难道作案份子会孙猴子的七十二变不成。”

一个警察小心地说：“这也许是成菲自己翻动呢？”

宁朝平冷笑说：“她自己翻动的？客厅也就罢了，卧室衣橱里的衣服全都扒拉出来，书房里的书全扔到地下，你在自己家里这样找东西？你们警察都是……”

宁朝平瞅了一眼凌风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

凌风知道他想说什么，心里就有些不快，对手下说：“收队吧，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已搜集的疑点。”

凌风又对宁朝平说：“宁书记，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等成菲苏醒后，让她检查一下家里少了什么东西，如果损失不大的话，我看算了，我们手上还有更重要的案子要办，丢个仨瓜俩枣的可不值得我们浪费警力。”

宁朝平当然不会告诉他成菲家里的入室盗窃案并非是冲财物来的，包括成菲遭遇车祸的真相他也没有向凌风透露过，凌风也有过疑问，问他成菲怎么跑到他家附近了。

他反将了一军说，这得要你们警察去找答案。

凌风不傻，他明白成菲的车祸和家里蹊跷的失窃案很有可能是因为伊长江的案子，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才懒得管这些闲事呢。

警察虚张声势地忙了一通走了，宗晋龙问：“我们还要不要再找一遍？”

宁朝平苦笑说：“那些人能把作案现场处理得如此干净，你认为还会给我们留下有用的东西吗？算了，先回去吧。”网

第 38 卷 惊弓之鸟

《易经#8226;地雷复》六三爻辞：频复，厉无咎。

频繁地返回到起点，有危险但没有灾难。人生既需要锲而不舍的执着，也要有知难而退的理智，有勇有谋才能有惊无险，成就大事。

宁朝平无功而返，非常沮丧。

看到他对伊长江的日记这样重视，我明白了他是真的想找一个突破口，尽快侦破伊长江一案。

而那些人发现了伊长江手上有这样一本足可以置他们于死地的铁证，当然会如惊弓之鸟一样，要拼死一搏。

这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既要斗智更得斗勇。

可是正义的一方在明处，邪恶的一方在暗处，阳光总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行走在阳光下的人，最容易被看不见的碎石绊倒。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呀。

我感到了一丝凉意，想到在冰城时，肖北和朱盛一伙所用的手段，不免为宁朝平的安危担忧起来。

两军对垒，勇者胜，可是当一方的力量强大几倍于另一方时，匹夫之勇只能是葬送自己的无谓牺牲。

宁朝平这样公开地向邪恶势力宣战，把自己的意图表露无遗，他就没有任何退路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我不怀疑宁朝平的人格，但是我深知邪恶势力无所不用其极的疯狂，如果不能一举击倒对手，他们会不会用另一种手段迫使宁朝平屈服呢？如果宁朝平不屈服，他们会不会像对待成菲一样对待宁朝平呢？

我为自己的考虑不周深深后悔。

我想既然我已经看出了这里面的凶险，就不能再被动地置身事外，我要竭尽所能去帮助宁朝平，帮助成菲。

我净手焚香，礼敬伏羲，捧出制钱，虔诚求卜。

卦出来后，我仔细解读，不由惊喜交加，喜的是伊长平的日记安然无恙，并没有被搜走，惊得是卦里有一股强大的不祥之气，正邪双方如犬牙交错，会有一番惨烈的厮杀，宁朝平非得有惊人的毅力和缜密的计划才能稍占上风。

晚上，宁朝平一个人又悄然而至。网

第 38 卷 隔空识物

我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说：“宁书记，你晚上尽量不要独自出门，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他看了我一眼，说：“他们还敢动我不成？”

“小心点为好。”我不想让他有压力，故作轻松地说。

“哦，你发现了什么吗？”

“在他们没有找到伊长江日记的原件之前，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什么？他们没有找到日记原件？”

“我刚起了一卦，从卦上看他们没有拿到。”

“你知道他们去抄过伊长江的家了？”宁朝平惊讶地问。

我点点头。

宁朝平精神为之一振说：“你真的开了天目？能隔空识物？”

我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要找到那本日记，还有要知道那个利益集团都是哪些人，要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也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才好开战。”

宁朝平大为欣慰说：“你说的不错，我正为这事发愁，我本想从外围下手，慢慢搜集伊长江一案的有关证据，没想到出了成菲这一档子事，一下子把我的目的暴露了出

来，现在他们既然知道了我的意图，我也只能公开调查了。可是……我实话实说吧，我从伊长江家刚撤回来，市委有关领导就给我打了电话，旁敲侧击地问我是不是在插手伊长江的案子，他说检察院的不高兴了，呵呵，没想到他们背后藏了这么多人。”

“你能顶得住那么多压力吗？”我试探着问。

“我既然决定要办这个案子，肯定会一办到底，谁也阻止不了我。”宁朝平坚决地说。

得到了他肯定的答复，我放下心来，说：“能用得上我的地方我会全力以赴。”

宁朝平说：“你既然有隔空识物的本领，你能看那些盗贼是怎么进入伊家的吗？”

我说：“这事其实很简单，用不着占卜问卦，你想啊，他们能用老伊的身份证开个银行卡，为什么不能偷配一把他家里的钥匙？”

“理是这个理，一个单位的同事只要留心，不可能接触不到他的钥匙，可是逻辑却不通，身份证这东西档案里就有，容易找到，要提前配一把他的钥匙，这事就说不过去了。”网

第 38 卷 开锁高手

宁朝平说得也有道理，伊长江毕竟是建委的副主任，谁会没事提前配了他家的钥匙放着呢？

“那就是他们中间有开锁高手，我在看守所里就遇见一个盗窃惯犯，不管什么样的锁，他在三十秒内就能打开。”

“有这样的高人吗？”

“千真万确，对了，六子跟他学过一段时间，不过看守所里没有实践，学得只是理论。”

“六子是谁？”

“看守所里和我关在一个监室里的一个小伙子，现在走了正道，认我做师父跟我学习占卜。”

“他现在哪里？”

“就在这里，你要见他？”

“你叫他过来演示一下。”

我把六子喊了过来，：“六子，你跟老贼学的开锁术忘没忘？”

“怎么啦？我那是学着玩的，可从没用过。”

“没说你用过，想让你演示一下。”

“演示不出来，我只学了皮毛，真要学会那玩艺儿，得拆各种各样的锁研究，还要反复试验，我光会理论有什么用。”

“不要紧，你开开这个房门的锁试试。”

“干嘛？师父，你要去……不会吧，我可不做犯法的事了。”

“你想哪去了，我就是好奇，别废话了，快点动手。”

六子让小兰找了两截细铁丝，一截把一头砸扁，走到房间外面，嘴里念叨着大概是开锁的秘诀，然后把耳朵贴在锁的一侧，两截铁丝对着锁捣鼓了半天，两分多钟的时间锁“啪嗒”一声开了。

六子推门进来，自己先惊奇地说：“这老贼果然没有骗我，有一手，真能开开啊。”

我让六子走了，说：“怎么样，你看到了吧，他只是跟老贼学了一些诀窍，从没有练习过用了两分钟就能打开锁，那些指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开个锁还在话下吗？”

宁朝平说：“真是行行有道，看来那帮家伙什么人才都网罗了啊。”



“也不一定，或许他们是从外地找来的开锁公司干的呢。”

“不管他了，我明白他们是怎么进的房间就行了，对了，你说伊长江的日记他们没有搜到，这个信息很重要，他们肯定不会罢休的，如果是你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不假思索地说：“还会再去老伊家里。”

“为什么？”网

第 38 卷 螳螂捕蝉

“因为成菲现在昏迷不醒，一旦她醒来肯定会把日记的藏身之处告诉你，到那时就晚了，所以他们会争分夺秒在你之前找到日记本。”

“可是他们已经搜过伊长江家了，还会再去冒险吗？”

“这是惟一的线索，他们还能去哪里找呢？你有没有留意过，我们在自己家里找一样东西，找不到的时候，会不会反复去翻那些已经翻过 N 遍的地方？”

宁朝平一拍大腿说：“对啊，这就叫贼心不死啊。”

宁朝平说完，马上掏出手机给宗晋龙打电话：“你现

在马上带人再去成菲家，对，马上。”

我和宁朝平喝着茶等候宗晋龙的消息，一杯茶没喝完，宁朝平说：“我得亲自去一趟，我不放心他们。”

说完他急急地走了。

我平时看到的都是喝酒聊天看报纸等汇报的官员，像宁朝平这样事必躬亲的实干家还真不多，我想，伊长江的案子能落到他手上真是幸运。

六子看到宁朝平走了，跑过来问：“他是谁？为什么要看我开锁？”

“不该你问的事你少问，该干嘛干嘛去。”我头也不抬地说。

“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是公安局的吧？被什么案子难住了吧？”六子得意地说。

这世道是怎么了，自己的事做不好，偏偏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六子是这样，我又何尝不是呢？多管闲事只会多生烦恼，甚至还会招惹是非，所有的这一切，只为一个“义”字，正义总得有人去坚持，不义总得有人去阻止，否则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可言。

我不会再让身边这些朋友涉入那些混浊不清的是非里，我说：“六子，你要想学好易经，就静下心来认真学，不要对什么都好奇，你那卦辞背得怎么样了？”

“理论也得结合实际对不对？你光让我背书，老是背什么‘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背得我头都大了，也得给我整点能让我兴奋的事啊。”六子委屈地说。

我笑了，说：“好，我让你兴奋，你去把六十四卦抄十遍。”

六子哭丧着脸说：“师父，你比我亲爹还狠，我打小就不爱学习，现在又落你手上了，你有一手。”

我和六子正闹着，宁朝平打来了电话：“小周，让你说准了，我们前脚刚走，他们又回来了，他妈的，连地板都给撬起来了，就差掘地三尺了！”网

第 38 卷 简单活着

郑巨发是一个热心人，他的朋友和客户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他都会带到我这儿来，有这些人来捧我的场，我的物质生活并不匮乏，但是我一个适可而止的人，不喜欢每天忙于无休无止的演算预测里，易经是可以度人的，它度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占卜堪舆不是惟一之路，用易理，用易经的哲学思想去教化人才是最高境界，我在努力向那些高明的易学前辈学习，多为前来求助的困惑者讲一些易理，有时候比占卜还要有效果。

我觉得我变得有些老气横秋了，这和我从事的这份职

业是分不开的。风水行里有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则，说从事占卜堪舆的人寿命都短，因为总是泄露天机，触怒上天，所以早早地就把这些人给收走了，所以很多德高望重的易学前辈们一般只讲易理，从不捉刀上阵为人占卜。

从事占卜堪舆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生活拮据，胸无大志，连活着都不怕，所以不怕死。

干这活的人并非都是短命，邵康节先生一生研究易经，也从不停止用于实践，他活了六十六岁，在一千多年前的年代，这肯定是高寿了。

所以寿命长短和泄露天机关系不大，更多的原因是从事这一行的人每天接触的都是愁眉苦脸的迷惑者，或者看到的都是世间辛苦，一个成天活在不快乐人群里的人自己若调整不好心态，随着别人的苦乐起伏，还要冥思苦想地去为别人释疑解惑，岂能不累，又岂能长寿？

我现在遇到的事情都是和生死荣辱有关的大是大非，神经高度紧张，因为一着不慎，很多人要遭殃，所以大意不得，长此以往，不等老天收我，我先把自己给作践了。

幸好，身边有桃儿六子陶然这些清澈干净的朋友陪着，可以时不时的舒缓一下神经，冲淡一些沉重。

善易不卜，没有哪个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是愿意随时起卦的，只有迫不得已才会动手，一是因为对易经的崇敬，二是因为自己心累，谁不想简简单单地活着？网

第 38 卷 探视成菲

宁朝平打电话说成菲家再次被人翻找，他说，如果伊长江的日记本要真是藏在家里的话，肯定已经落入贼手了。他让我再预测一下，还在不在。

我心里已经大乱，任凭如何努力想保持“洁静精微”都做不到，起出卦来卦象自然不明，我也预测不准了。

我让宁朝平告诉我成菲所救治的医院，我想面对成菲时也许可以通过和她的意识交流能捕捉到更准确的信息。

宁朝平说：“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你去了也看不到她。”

我说：“你安排一下，只要见她一面就行，几分钟就够了。”

“为什么非要见她？我怀疑有人在监视她，我担心陌生人接触她会再次给带来危险。”

“她的大脑里肯定有和日记本有关的信息，我试试能不能接收到。”

宁朝平考虑了一下说：“好吧，我们夜里去。”

我对宁朝平的细心很感动。

夜深人静，我悄悄出了落香茶社，步行走了十多分钟，和宁朝平接上头，他亲自开了一辆很旧的桑塔纳，发动机“突突”地颤抖着，似乎随时都会罢工。

我上了车说：“我觉得白天医院里人多，比夜里更不容易引人注意。”

“他们也这样想。”

“你们都是反向思维啊。”

宁朝平一笑，“这也是碰运气的，有时候精打细算不如不算，说不定正反双方就算到一起去了。”

“可不是嘛，不过你堂堂一个市委领导，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着。”

“天良泯灭的人是不会有惧畏之死的，小心为好。”

“如果能找到老伊的日记本，你们是不是就可以采取行动了？”

“那要看日记里记了实质性的东西没有，只要证据确凿就好办。”

汽车在一个医院门前停了下来，宁朝平并不急于开进去，打开车窗吸了一支烟，双眼却始终鹰隼一样盯着医院里偶尔出进的人。

我想干纪检工作的人比风水师还神经质。

他在确认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后把车子一直开到外科病房楼下。

然后给他安排陪护成菲的手下打了电话，让手下在病房楼了转了一圈，再次确认没有异常后，示意我下车。网  
第 38 卷 意识对接

我随着他先去了值班医生的办公室，他早就打好了招呼，要了两身白大褂穿上，宁朝平又拿过一个口罩让我带上，然后我们很悠闲地进了重症监护室。

成菲面色苍白，脸上捂着氧气罩，头上插着导流管，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护士看到我们，惊诧地站起来，问：“你们……”

陪同我们前来的医生冲她摇了摇头，她识趣地走了出去。

宁朝平问我：“我们要不要回避？”

我说：“不用。”

我握住成菲的手，像医生把脉一样，将手指搭在脉搏上，如果有外人看到的话，还以为我是请来的专家，给她

诊断呢。

成菲的手很冷，握着她的手，我感到了一种生命退潮的悲凉，这个女人，为了丈夫的清白，差点就搭上自己的生命，所谓患难夫妻，也就是如此吧。

我平心静气，集中精力地将目光移向成菲的眉心，让自己的意识与她的融汇到一起，慢慢地识别她此刻的近乎静止的大脑。

她的大脑中有一团轻烟似的雾霭在缠绕，在翻腾，在撕扯，意识若隐若现，清晰的东西像丝一样细微起浮在一团混浊里难以识辨，我得找准那根线一样的意识流，然后顺藤摸瓜择出我想要的东西。

这很难，因为一个人在昏迷中，意识是随性的，毫无目的指向，她一会儿想着和丈夫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一会儿又切换到了很多忧伤的场景，只有在她的意识飘到日记本上时我才能引导她接近日记本的藏身之地。

我不去惊动她，只随着她的意识波动，她是因为送日记受得伤害，我坚信在她的意识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会是日记本。

果然，很快她就转到了日记本上，我像看一盘录像带一样，看她手里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在房间里不停地张望，掀一下床垫，扯一下被角，翻翻厨房，又在洗手间停留，然后找了一个塑料袋将书包起来，用透明胶带缠紧，掀起抽水马桶的后盖，小心地把书放进去，盖好，端详了一番，似乎很满意。



她回到客厅，看了一会电视，电视里正播放着《还珠格格》，小燕子在大笑，成菲却面无表情，显然她的注意力并没有在电视剧上。

突然，她关掉了电视，拔掉了电源，将电视机转过来，找出一把螺丝刀，开始拆卸电视机后盖，一不小心螺丝刀把手划了个口子，她皱了一下眉头，跑去洗手间用水冲了冲，贴上一块创可贴，继续用力地拧电视机的螺丝，终于，她拆开了电视机后盖，从洗手间拿出那本书，放进了电视机壳里，然后再拧紧螺丝。

成菲把电视机放回原处，端详了一番，脸上露出一丝满意地微笑。网

第 38 卷 如释重负

我不知道成菲能不能接收到我的信息，可是我仍然告诉她：“成大姐，你醒过来吧，那些坏人的末日很快就要到了，伊大哥马上就要回家了，你们团聚的日子不远了。”

我收回自己的异能，冲宁朝平点了一下头。

宁朝平知道我成功了，顿时如释重负。

我很想画一道符给成菲，为她驱驱邪气，可是宁朝平要对我的身份保密，他在场，我不便操作，心里不免遗憾。

我们出了重症监护室，宁朝平又问了问医生成菲的治疗情况，然后嘱咐他用心治疗，我们才上车返回。

一上车，宁朝平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

“日记本在她家的电视机里藏着。”

“真的？这成菲还真有心啊。”

“她有预感，其实在她出事之前就和我说过她有不祥的感觉，女人在危险面前总是要比男人心细。”

“小周，你用什么方法破译成菲的大脑的？是读心术还是天目？”

“人的意识是可以对接的，就像我们常说的不谋而合这个词，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间两个人的意识碰撞到了一起，产生了共鸣，所以思想会不约而同的一致起来，这个只要掌握技巧即可，不是什么天目，可能和读心术占点边，不过我不会读心术。”我不愿向他透露我的秘密，所以轻描淡写地说道。

宁朝平笑笑，脸上写满疑惑。

“其实，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个有异于常人的，小周，你真有天目或者会读心术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世上人类未知的事物太多了。”

我淡然一笑，不作任何表态。

宁朝平又说：“你有这本事，不如我安排你见一见建委主任卫道时，说不定从他的意识里能捕捉有价值的东西。”

我说：“这种可能很小，有意识的人会在生人面前刻意隐藏自己的思想。”

“哦，也有道理。”

“现在去哪里？去成菲家吗？”

“剩下的事你不用管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有需要我再找你。”

桑塔纳“突突”地冲过一条条街道，停到了落香茶社。  
网

第 38 卷 物理论法

温鸿因为有家传，对风水学很熟练，但是占卜预测是他的短板，他现在主要跟着我修六爻和四柱。

四柱预测有很多门派，各派有各派的优缺点，真正能做到看一眼一个人的八字就可推算出一生命数的人不多，有些人虽然掌握了四柱预测的要点，但是不敢下定语，有

的是因为学艺不精，有的是实践不够，更多的原因是不自信。

六爻相对四柱来说，要简单些，因为预测吉凶祸福需要的信息量少，不用太复杂的推算，只要根据卦象分析透彻了就行。

我一般也很少为别人推流年，要说泄露天机，四柱预测把一个人的一生明明白白地呈现出来，这是最大的泄密。看似是为别人指点人生，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乐趣。每个人都自己的人生轨迹，或者说人生就是享受一个活着的过程，苦乐聚散说白了也是人生的一种乐趣，不需要谁去告诉怎么走。

所以我告诉温鸿，四柱学你可以知道一些其中的原理，不一定去深入的钻研它，破译别人的生命密码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我教他六爻，可是他看着我用梅花易数又快又准，非缠着要学。

梅花易数也有很多种，我跟张天师学的那是最高绝学，择徒要慎，我现在是不会完全传给他的，不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而是为了这门奇术的严肃和神圣。

我教他一些简单的梅花心易是可以的，所以我没有拒绝。

我抄了一份梅花易数的《物理论》给他，说：“想学梅花易数，你先把这个背会。”

邵康节先生所著《梅花易数》里有各种歌诀六十余种，现在多已散佚，仅存下的也有一些是后人根据流传补续的，都不完整，甚至还有失严谨，唯有《物理论》、《万物赋》等少数篇章流传至今，未有一字一句改动过。而琢磨透了《物理论》这篇文章，学梅花易才好入门。

《物理论》揭示了万物生克原理和感应之象，是断卦不可或缺的圭臬，这篇写道：网

### 第 38 卷 三才始判

三才始判，八卦攸分，万物不离于五行，群生皆囿于二气。

羲皇文字之祖，仓颉肇书篆之端，鸟迹成章，不过象形会意，云龙结篆，传来竹简添书；秦汉而返，篆隶迭易，钟王既出，真草各名。其文则见于今，其义犹法于古。人备万物之一数，物物相通；字泄万人之寸心，人人各异。

欲穷吉凶之征兆，先格物以致知。且云天为极大，能望而不能亲，毕竟虚空为体；海是最深，可观而不可测，由来消长有时。移山拔树莫如风，片纸遮窗可避；变谷迁陵惟是水，尺筒无底难充。小弹大盘，日之远近，不辨白云苍狗，云之变化非常。雨本滋长禾苗，不及时，人皆蹙额；雪能冻压草木，如适中，人喜丰年。月行急疾映于江，莫向水中捞捉；星布循环周八极，谁从天下推移。露可比恩，厌邑行人多畏；霞虽似锦，膏盲隐士方宜。皓皓秋阳，

炎火再逢为坑害；娟娟冬日，寒水重见愈凄凉。

顽金不畏洪炉，潦草须当提岸。雾气空蒙推障碍，电光攸忽喻浮生。月下美人来，只恐到头是梦；雪中寻客去，犹防中道而归；白露可以寄思，迅雷闻而必变；履霜为忧虞之渐，当慎始焉。

临渊有战惕之心，保阒终矣。蜡虫莫指，闺门之事不宜；霖雨既零，稼穡之家有望。阳春白雪，只属孤音；流水高山，难逢知音。至于岩岩山石，生民具瞻，滚滚源泉，圣贤所乐。瀑布奔冲难收拾，溪流湍激不平宁。风水所以行舟，水涌风狂舟必破；雨露虽能长物，雨零霜结物遭伤。社稷自有人求，关津诚为客阻。烟雾迷林中有见，江河出峡去无回。

桃夭取妇相宜，未利于买童置畜。杨柳送行可折。尤喜于赴试求名；松柏可问寿年，拟声名则飘香挺秀；丝萝可结婚好，比人品则倚实势扳援。荷方出水，渐见舒张。梅可调羹，未免酸涩。李有道傍之苦，榄余齿末之甘。笔墨驱使，时日不长；盆盂装载，团圆不久。绠短汲深求未得，戈长力弱荷难成。屠刀割肉利为官，若问六亲多刑损。利刀剖瓜休作事，如占六甲即生男。无人棺槨必添丁，有印书函终见折。厘等则骨贮匣中。纵有出时还须人。

## 第 38 卷 鬼迷心窍

我让温鸿先通一遍，然后逐字逐句为他讲解。

乔好运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我定睛细看，不由惊喜，原来是李平阳。

我听乔好运说起过他，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山西，在一个市里的重点中学任教，后来有一个朋友伙同他开了家电脑销售公司，据说赚了不少钱。

可是站在我面前的李平阳，怎么也不像发了财的有钱人，头发蓬乱，胡须黑硬，脸又黑又瘦，眼窝深陷，很像刚从非洲难民区回来的。

我诧异地问：“你这是怎么了？”

李平阳唉声叹气，脸阴沉得如六月里暴雨来临的前夜。

“到底怎么了？”我问乔好运。

原来，李平阳一年前看到股市火爆，从公司里抽了资金投入了股市，一开始也赚了不少钱，他见股市赚钱这么容易，比辛辛苦苦做生意轻松多了，胃口越来越大，又以公司的名义在银行贷了一百万，还借了亲戚朋友大概有五十多万，然后就听信深圳一家什么投资咨询公司的推荐，全部买进了一只涨势不错的股票。

谁知道，一个星期后这只股票突然扭头向下，连连跌停，把他牢牢套住。他再联系那家咨询公司，电话已经成

了空号，他开始恐慌，不停地操作，本意是想做波段，降降成本，期望有朝一日能解套出来，谁知，他是越卖越低，越买越高，结果可想而知。

现在他的合伙人已经和他闹翻，逼着他卖了房子车子还银行借款，可是纵是这样，他仍然欠了银行五十多万，亲戚朋友的钱他没有能力还，天天被逼债的追得如过街老鼠一般。现在银行已经准备起诉到法院，他离监狱还有一步之遥。他被逼无奈，跑到大都找乔好运来躲债了。

我说：“你们生意行里有一句话叫，不熟不做，你对股市了解多少就敢孤注一掷？这不是找死吗？”

乔好运示意我不要再骂他。

李平阳突然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说：“我该死呀，鬼迷心窍了我！”网

第 38 卷 寻找天窗

我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呀，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连这么简单的骗局都看不清，世上有免费的午餐吗？一个陌生公司的话也敢信，不坑你坑谁？”

乔好运把我拽到一旁说：“天一，你别埋怨他了，他够难受的了……他在山西差点就跳楼了，最后给我打了一个告别电话，是我答应他帮他想办法才把他弄到大都来的。”



“你帮他？你有一百万吗？”

“我没有……我那不是权宜之计嘛，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吧！”

“那现在怎么办？”

“要不然多找几个同学，大家一起凑钱先帮他度过这个关口。”

“你说的轻巧，那是一百万，不是一万两万，怎么凑啊。”

“所以找你商量来了嘛。”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现在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也不过一万块钱，你有多少？其它同学又能有多少？”

“能不能向你朋友郑老板借点？”

“这就是你的办法吧？乔好运，你也太会算计了！”我怒道。

“我不是为了同学情谊吗？我算计你什么了？既然你不愿意帮忙，那让平阳去跳楼吧！”乔好运和我杠上了。

李平阳听到我们争吵，走过来说：“好运，天一，算了，你们不要为我的事为难了，我自己犯的错我自己承担，

人生总有一死，项羽有败而自刎乌江的勇气，我既然失败了早走一步也无话可说。”

李平阳说完向外就走。

我一把拉住他喝道：“你哪去？好生在这个给我呆着。”

“天一，你让我走吧，现在只有一死对我才是最好的解脱。”

“你还是个男人吗？一百万就把你打趴下了？你就不能埋头苦干几年再挣个一百万回来？”

“我还有机会吗？我没有了，进了监狱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没有机会也得制造机会，你甘愿这样带着亲戚朋友的咒骂去地狱？人家项羽死了是个鬼雄，你是什么？做鬼你也是个窝囊鬼！”

“我认了，做人都做不了，我还管做什么鬼。”

“你听这样一句话没有？睡一觉，明天太阳还在，你该明白，睡一觉你还能醒来，你睁开眼看到的不是世界末日，如果你死了，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好了，别绝望了，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总会有一扇窗户能打开的。”网

第 38 卷 水不沃人

《易经#8226;水天需》六四爻辞：需于血，出自穴。

在忧患之中等待，才能逃出洞穴。患得患失有时也会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哲学，可能会失去机会，但是不会遭受毁灭，那些在富贵中忘乎所以的人，往往把凶险看成是机遇，其实是夸大了自己的能量，富水重船最怕浅滩，弱水空舟可以无忧万里。

我和乔好运带着李平阳去洗了一个热水澡，在大众浴池里，水气蒸腾，各种各样的人体如鱼一样自由穿梭，李平阳躺在水池边，皱着眉头看着满满一池子的人小声嘀咕说：“这一池脏水，你们一直都在这样的澡塘洗澡？”

我和乔好运相视一眼，我说：“水不沃人，这池子里的水是脏，可是在这洗澡的人心里是干净的。”

李平阳羞愧地一笑说：“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追求高尚生活没有错，不过你要学会适应角色的转换，心态调整不过来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乔好运说：“是啊，我本来想请你去高档的洗浴中心去去晦气的，是天一要求来这儿的，他说从今天起你要忘掉过去，忘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归本色，重新开始。”

“谢谢，我也是穷人的孩子，苦日子过得不比你们少，小时候夏天是在河里洗澡，一到冬天就不洗澡了，我现在落魄到这种地步，能洗一个热水澡已经是很大的幸福了，我很感激你们。”

我给李平阳搓背，乔好运给我搓背，我们一下子又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单纯快乐，我从李平阳背上刮下一团团厚厚的泥垢开玩笑说：“你好东西吃得太多了，看这身油，搓下的灰都带着海鲜味。”

李平阳拾起一团泥蛋蛋凑到鼻子上闻了闻说：“没有味呀？”

我和乔好运大笑。我说：“你忘了我们那次吃完猪头肉去洗澡了吗？都把搓下来的灰当成猪油呢，你还可惜得要命说，刚吃完肉，不该这么快泡澡的，热气一蒸把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猪油都泡出来了。”

李平阳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说：“想起来了，天一，你这样一说我又想吃猪头肉了。”

“没问题，一会我们买二斤回去怀旧。”网

第 38 卷 疼痛疗法

洗完澡，我们真就买了二斤猪头肉，三斤大饼，回到茶社，泡了一壶茶，吃了个满嘴流油。

六子和陶然从外面进来，看我们徒手捏着猪头肉往嘴里送，惊呼：“你们这是干什么？”

“练功。”乔好运鼓着腮帮子说。

“练什么功？”

“小毛孩子屁都不懂，没看过《射雕英雄传》吗？洪七公知道不？这是丐帮最高的功夫，失传很久了，我们刚从一本古籍里发掘出来的。”

陶然抿嘴一笑转身进房间里去了。

六子看我们吃得香，也拿了饼，伸手抓起一大块猪头肉往嘴里塞，边大嚼边说：“我也练练这个功夫。”

一会功夫，我们风卷残云把所有的食物消灭个干干净净。

李平阳说：“还是当年那个味。”

乔好运说：“哪有当年那个好吃啊，现在的猪都喂‘三月肥’，三个月猪都出圈，全是激素催的，以前喂一头猪要用近一年的时间，那肉多香。”

我瞪乔好运一眼说：“你真扫兴，人家说的是感觉，你一张口就俗了。”

我让六子在我房间里加了张床，收拾好后对李平阳说：“你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睡不着，我们说说话吧。”

“他肯定睡不着，不如我们哥仨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眼下的困难。”乔好运说。

我说：“我对付的困难的办法就是睡觉，不停地睡觉，一觉醒来办法就有了。”

“你这是妥协，要能睡出钱来，我们都去买安眠药。”

我们都沉默了一阵子，李平阳的忧伤又浮上了脸颊。

乔好运见他情绪又要转坏，没话找话说：“平阳，你讲讲股票的事，我还不懂这玩艺是怎么炒的呢。”

“我不想再提这个事，股票把我毁了，现在一想起来就想哭。”李平阳哭丧着脸说。

我说：“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换个话题。”

“谈女人你不想哭，可是你不是栽在女人手里是栽在股票手里，你要面对现实，你把心里的苦吐出来心里就不苦了，比如赵见那孙子欠我的钱，我向天一倾诉一番后心里马上就再也不想那事了，我觉得这招管用，平阳，你听我的，就说说股票，这叫疼痛疗法。”网

第38卷 股市黑幕

李平阳说：“我以前也不懂股票，连 K 线图都不会看，就是看证券报推荐哪个股票买哪个，后来懂了一点，可还是看不懂趋势、调整、庄家进出什么的，所以才会上了深圳那个咨询公司的当，他们是拉高了股价，想出货了，才到处打电话向我这样的新手推荐，就等我去接他们的盘呢。”

“我不信，他们炒作一只股票得多少资金啊，你这百万能接得了他们的盘？”

“全国多少炒股的呀？他们多骗些人不就多了？再说他们还有别的手段出货呢！我听说有一个基金公司的经理就是和一些私募联手坑人，私募把股票炒高，然后那个基金的经理动用基金接盘，赚得钱两人平分。”

“有这样的事？那基金不是亏了？”

“基金亏的钱是老百姓的，他们才不管呢，赚一票够他们吃一辈子的了，丢了基金的工作还能去干私募，他们怕什么！”

“他妈的，这帮孙子这样黑啊！”乔好运骂道。

“股市里黑的事多了，我也是后来才听一个干过操盘手的朋友说的，可惜我醒悟的太晚了，要不然，打死我我也不去碰股票啊。”

“股市就是一个大赌场，愿赌服输，你也不要怪别人坑你，只能怪你自己太贪婪。”我说。

“可是我输得太惨了，连性命都差点输掉了。”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你们的智商也不比别人差，我就不信赚不回来，平阳哥，别泄气，凑些钱接着玩，我支持你。”六子在一旁不知深浅地插话说。

“真是无知者无畏，你一边玩去。”乔好运轰六子。

“还别说，六子这话有几分道理。”我说。

“什么？还要再去赌？”李平阳连连摆手说：“我死也不会再沾股票了。”

“天一，你怎么想出这个主意？你不是说过不熟不做吗？”乔好运说。

“还有别的办法吗？既然股市赚钱快，如果想要尽快凑齐一百万，我看只能走这条路。”

“是没有别的办法，可是这风险太大了，如果再赔了，那可就……”乔好运后面的话没说，我们都能猜到他要说什么，于是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网

第38卷 重燃希望



李平阳说：“天一，好运，算了，我不能连累你们，再说了，别说我们不懂炒股，就是我们精通股票操作，没有很多的资金，想很快在股市上赚回一百万也是不可能的。”

“死马当活马医，有希望比没有希望强。”我说。

其实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完全是为了给李平阳一点希望，凑点钱买点股票放着，他至少还能去幻想有朝一日翻身，一百万不是个小数目，借是没可能的，做别的生意更是画饼充饥，股市是投机市场，有风险也有暴利，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进去了，我想只要用心，再加上点运气，或许可以扳回一局。

李平阳已经输了那么多了，也该转运了吧。我自欺欺人地想。

“就是嘛，我师父说得对，有希望比没有希望强，别忘了我师父可是周易大师，他测人事都那么准，测测股票也没问题吧，每天让他卜一卦，测准了哪几股票能涨再买，保准只赚不赔。”六子又冒了出来。

“是啊，天一，你会占卜啊，哦，我说呢你要平阳再进股市，你早就有打算了啊。”乔好运说。

“我还真没想过预测股票的事，我也从没有试过，而且占卜这事有不益不占的原则，预测股票是益还是不益我还没弄明白，所以你们也不要往这方面想。”我有些气恼

六子的多嘴。

“怎么是不益？我们是救人啊？真有神灵的话，他老人家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平阳跳楼吧，我看这事行，天一，你先试试，要是能测准的话，我们就去找资金，我向几个哥们借个十万八万的不成问题。”乔好运看到了光明，顿时两眼放光。

他这样一说，我也动心了，是啊，我这是救人，不是做恶业，应该算得上是有益的事，可是预测股票从何下手，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也是个新课题，不妨试试。

我说：“我要先听平阳讲讲股票操作的原理，看看预测学能用得上吗。”

乔好运说：“这事好办，我去书店买些有关股票的书来，我们一起学习，然后再接合平阳的实战经验，你找准规律再动手，只要我们有的放矢，不怕玩不转。”

说干就干，乔好运去书店找书，我听李平阳讲股市的事，六子忙着去证券市场开户。大家分头行动，一起帮李平阳点燃了生的希望。网

### 第 39 卷 股市魅力

以前我从没有接触过股市，只知道那是一个能圆很多人发财梦的地方，也是很多人的坟场。我对股市的全部了解是来自刘青云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大时代》，那

是一部非常棒的电视剧，至今印象深刻，里面对人性和亲情的刻画入木三分，看得一颗心时刻揪紧，几乎透不过气来，可是电视剧里所说的香港股市却十分的陌生，以为那不过为剧情的需要，编导故意虚构出来为了烘托气氛的。后来又看过潘虹主演的电影《股疯》，那是说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全民炒股的事的，加之一些报告文学和杨百万的回忆文章，才发现，股市原来真的是一个可以制造神话的地方。

李平阳尽其所能，向我讲解了股市和股票的奥妙，又对着电脑演示了一遍操作方法，为了增加我对股市的理性认识，他还带我去证券市场蹲守了几天。那里人头攒动，情绪高涨，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指数的涨落上下波动，希望和失望在这里沸腾，开心和伤心在这里交汇，吵闹和沉默在这里堆积，令我对股市产生了强大的兴趣。

我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在大屏幕前分析 K 线图，讲得旁观者频频点头，还有收盘后一些资深的炒股客们在讨论一些股票的后势，探讨股票背后的公司的情况，个个都是熟捻在胸，似乎他们选中的股票一转眼就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生活。

李平阳说：“在这里，人们只看到机会和财富，很少有人会在乎风险，虽然那墙上醒目地写着‘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市创造的一夜暴富的神话容易让人们利令智昏。”

我说：“这就是股市的魅力。”

“所以说啊，外国的股市是投资市场，中国的股市是投机市场，都想投机取巧，股市能不热吗？”

回到茶社，乔好运问我感觉到了吗？

我说：“我没有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挺好玩的。”

“不只是好玩，还有残酷，很多老人把养老钱和卖鸡蛋的钱都投进去了，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陶然背着画夹走出来淡淡地说，然后轻盈地飘了出去。网

第 39 卷 两个声音

“有人赚就会有人赔，如果我们赚了，那可能就是别人的养老钱和卖鸡蛋的钱对吧？”我问。

“可以这么说。”李平阳说。

“那这就是不义的事，是恶业，不能用易经来做这样的事。”我说。

“不用易经用技术我们不行，我们斗不过狡猾的庄家。”

“庄家？我们能赚到庄家的钱吗？”

“所有的股票都有庄家在操纵，所以我们赚的钱也不能叫不义之财，就像大海里的水，来自江河湖泊，你取一瓢，你说这瓢水是谁的？”乔好运说。

“财富是流动的，在你手上是你的，拿出来撒出去，融汇到股市上去，就分不出你我，你不赚别人赚，难道所有炒股的人都是在做恶业吗？”乔好运又说。

“所有在股市亏钱的人恨的是庄家，从没见过他们恨过散户，说我的钱全被散户们赚去了。”乔好运又又说。

他的话搅得我心神不定。

我说：“我需要好好理一理思绪。”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给伏羲老祖上了香，然后虔诚跪拜，闭目祈祷，期望他老人家能指点我该不该做这件事。

有一个声音说，为帮一个人解脱痛苦，你会看到千万个人的痛苦。

另一个声音说，贪婪的人必将受到惩罚，有贪婪心的人自身做的就是恶业。

一个声音说，一瓢水虽少，盛得却是五湖四海的眼泪。

另一个声音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浩荡之水，微澜之波，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声音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另一个声音说，解脱不了千万人的痛苦，不如去珍惜

身边人的生命。

.....

我睁开眼，困惑地看着伏羲像，他笑眼看我，并不曾有一言一语吐露，那些话又是谁说的呢？

我想了许久，才醒悟，伏羲老祖什么话都没说，那只是我内心的挣扎。什么话都不说当然不会有错，什么事都不去做当然不会有恶业，凡事都是有因果的，万物总是好坏相间的，善有善的造化，恶有恶的因果，不会因一人之力所改变，我能做的其实只是眼前的事，是力所能及的事，浩荡之水，微澜之波，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扬大善，藏小恶，有时候是没法选择的事情。网

第 39 卷 实战演习

我拉开门，对李平阳说，“你选一只股票吧，我先找找规律。”

乔好运和李平阳相视一眼，脸上温暖起来。

乔好运说：“太好了，我这就去筹措资金，天一，把你那一万块钱也贡献出来吧。”

李平阳感激地看着我们，喃喃地说：“我拿什么报答你们呢！”

“说什么呢，我们是同学，当然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什么都不用想，好好选股，”乔好运说完激情满怀地走了。

我把李平阳选好的一只股票写好代码名称，放在面前，捧起三枚乾隆通宝，摇了六次，得出一卦，然后认真研究计算，找出涨跌的规律。

我连着试验了一周的时间，每天早晨在股市开市之前起卦，盘中盯着电脑验证，细细琢磨，总结得失，慢慢地摸索出了其中的奥妙。

我又做了一周的验证，准确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慢慢地可以根据卦像的旺衰强弱，断出大致的涨跌点数了，就是剩下不准的那百分之十，也无太大的偏差，多是涨跌点数上下几个点的误差，不会断错涨跌，这样就把操作控制在安全的边界里了。

我发现用易经预测股票其实很简单，难以把握的只是具体点位，一只股票涨两个点和涨五个点，在赚多赚上分别很大，可是用卦表现出来就很难了，这全靠感觉。

比如我起了一个主卦《乾为天》变卦《水天需》的卦：

辛巳年壬辰月丁酉日（辰巳空）

乾为天 水天需

父母戌土（世）动子孙子水

兄弟申金父母戌土

官鬼午火动兄弟申金（世）

父母辰土（应）父母辰土

妻财寅木妻财寅木

子孙子水子孙子水（应）

问财妻财爻为用神，子孙爻为原神，兄弟爻为忌神，父母爻为仇神，那么用神日克又得不到月生扶，是为日破，是一个大不利的卦，原神虽得日建，但辰月泄水，两个动爻一个持世且全对原神不利，所以这个卦象对应的股票就是跌的，而且跌幅不小，至于跌多少，就要仔细分析卦里的其它所有项目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总结出一个规律，（此为秘诀，在此奉献前半部分，懂六爻的可以验证一下，不懂者请勿妄用）一是财旺子旺必大涨（静卦财旺值日建必大涨）；二是子旺财不旺必大涨而后大跌；三是财旺子不旺，有两种情形，1、不大跌收平或小阳；2、有大跌收平或微跌……

所以这个卦是大跌卦，盘中有大震荡，收盘当跌七个点左右，这七个点的跌幅是怎么来的，主要是看卦旺衰的程度和经验积累以及第一感觉。网



易经预测的乐趣就在于可以不断地用它去试验对新生事物的预测，远古的农耕时代，伏羲他老人家不过是用八卦记载历法、天气，预测阴晴圆缺，他大约也不会想到后人可以无限地钻研出更多的功用，吉凶祸福，人事更替，四时八作无不包容。

天气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股票这东西就复杂了，能把变化莫测，瞬息万变的股票测准，我也是没想到的事。

李平阳说中国的股市是消息市、政策市，还有一个偏激的说法是“黑市”，完全不按市场规律来，常常会在盘中突然有各种利好利空的消息袭来，在开盘前所做的预测，怎么可以预知盘中的消息变化呢？

我也怀疑这点，深怕盘中外部的突袭信息会干扰到预测的准确度。可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有一天，早晨起来，国内国外利好不断，网上的声音一致看涨，可是我预测的那只股票卦象显示却是大跌。李平阳他们全都表示疑惑，齐说这卦不准。

开盘后，那只股票低开五个点，然后一路向下，到收盘跌到了跌停板上，而其它的股票纷纷大涨，即使跌的也是微跌，而大盘更是大涨一百多点。

几天后那股票才发公告，原来是季报巨亏。

也就是从那时，李平阳他们才对我的预测深信不疑。

乔好运大为惊讶，说：“这也太神奇了，今后我们就坐等财富盈门吧。”

我说：“不一定，就像今天这种情况，你们在开盘前不是一度犹豫疑惑吗？如果手上有这只股票的话，你们会怎么操作？能否按预测的指令去做呢？会不会看到开盘跌了五个点，以为已经应验了，然后受大盘暴涨的影响，心存侥幸而不清仓呢？”

李平阳深思了片刻说：“是的，完全有可能，炒股最怕的是管不住手，还有贪心。”

“所以，我们既然决定用易经预测来做股票，那就坚决按照卦象来做，不能有半点的犹豫，否则会影响到今后卦的准确，也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李平阳说：“我们听你的，一定会严格执行你的指令。”

网  
第 39 卷 欲速不达

乔好运借来了六万块钱，加上我的一万，温鸿拿来两万，陶然又支援了一万，凑成了十万整数，全存进了帐户

里。

我们坐在一起，看着存折，心情凝重。

乔好运说：“天一，全靠你了，我们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成则皆大欢喜，败则万劫不复。”

李平阳心情更为复杂，埋着头不敢看乔好运的眼睛。

陶然安慰说：“大战之前气可鼓不可泄，都高兴点，别弄这么沉重。”

六子说：“是啊，怕什么，有我师父在，保准马到成功，一天赚一个涨停板，十天就完成任务了。”

温鸿说：“哪有这样轻松的事，凡事要往好了去做，照坏处打算，不管输赢都不要怕，天塌不下来。”

然后众人都看着我，等待我表态。

陶然说得没错，气可鼓不可泄，我虽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可是不能在他们面前表露出来。

我说：“通过这么多天的学习，我对股市多少是了解了一点，那句股市名言说得对，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关键就在谨慎这两个字上，易经不是万能的，预测也不是可能的，不要盲目乐观，但也不要太多的顾虑，我想只要我们能认真谨慎地操作，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机会肯定是有的，关键就是大家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

要想着马上去赚一百万，世上没有这么顺利的事，我想我们该定一个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完成目标行不行？一个月赚百分之十总可以做到吧？”

李平阳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重荷在身，惶惶不可终日，一年的时间可能对他来说太长了点，多一天等待就是多一天的煎熬，可是不把时间定得长一点，他们肯定会急于求成，然后影响到心态，心态不好当然会影响到操作，只有抱着一份平和的心去面对这件事，才能做到不出差错。

乔好运说：“一年啊？太长了点吧？我借钱时可给我哥们说最多半年就还钱的。”

“就是一年，这本身就不是能速战速决的事，要知道欲速则不达，只有充裕的时间我们才能游刃有余，至于你说的还款期限，到时再说吧。”我不容分辩地说。网

第 39 卷 约法三章

“让大家都跟着受累了，我真是无地自容，无以回报。”李平阳歉疚地说。

乔好运拍拍他的肩膀说：“平阳，你要老是这样说就没劲了，我们这也是跟你学学理财啊，等赚够了你那一百万，我们大家以后就都有一条发财的路了。”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真能帮李平阳挽回损失，

我就收手，决不会再用易经预测炒股，可是现在我还不能说。

我说：“在开战之前，我要和大家约法三章，温鸿，你记下来，然后贴到墙上。”

一、 严格按预测的结果操作，不准对预测结果持有任何怀疑，哪怕预测的不准。

二、 保守秘密，不能对外透露我们用易经预测股票的事情。

三、 不管每天的赚赔，都要在开盘前向希望工程帐户汇入一百块钱。

四、 我不看任何消息面，不准在我面前讨论有关股票操作技术方面的问题。

五、 赚不喜赔不忧，不准半途而废，得意忘形。

温鸿写完，贴在了墙上，大家又看了一遍，都表示赞同。

我让李平阳和乔好运选了一只股票，准备明天开始操作。

乔好运忽然说：“不对啊天一，一次预测一只股票怎么够，如果我们选的股票总是不涨，你测得再准，那也赚不到钱啊？”

“你以为易经预测是万能的？可以帮你在茫茫股海里直接挑出那只涨不跌的股票？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说到底，世间的事还是有舍有得，这也是一种公平。”

“你可以把每只股票都测一遍，哪只能涨我们买哪只。”

“不可能，股票的涨跌受影响的因素不太多了，我一天只能测一只，测第二只信息就不准了，所以你们选出的股票要有短期上涨的潜力。”

“这太难了，上千只股票呢，我们哪能知道谁会涨啊，如果选的股票我们的资金一进去，它要停牌了怎么办？有的股票可能会一停就是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李平阳说。

这个我可没想到，如果我们的资金被关上半年，那就抓狂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天意了，不过，我们这么多人，都是好人，点儿不会那么背吧！”温鸿说。

我说：“这和好人坏人有什么关系？别信口开河。”

网  
第 39 卷 优柔寡断

李平阳打开电脑，让我看他的股票池，他这段时间在不停的筛选股票，股票池里已经放了十几只他看好的股票了。

我说：“我不懂选股的事，你自己挑出一只我们先操作几天试试。”

李平阳要给我讲解每只股票的基本面，涨跌情况，我摆手道：“我不听这个，这会干扰我的。”

“我拿不定主意，如果选错了怎么办？”

“你凭感觉随便选一个就行。”

六子拿过鼠标，在一只股票上一点说：“费什么劲啊，就这个了。”

李平阳看看我。

我说：“可以，先做一周看看情况，不行的话再换吧。”

第二天一早，我做完运动，洗漱完毕，摇出卦，还不错，是一个六冲变六合的旺卦，开盘就应该买进，收盘会有六个点左右的收益。

我把预测结果交给李平阳，让他据此操作。

九点钟的时候，温鸿和乔好运不约而同地从单位跑了过来，围在电脑前，等着开盘。

开盘时那只股票低开好多，而且还有不断下跌的趋势，李平阳紧张地看着我问：“怎么办？下单吗？”

“我不懂，你自己拿主意。”

“不敢买啊，再跌怎么办？”

“主卦六冲代表早盘，变卦六合代表尾盘，下跌时买进没错吧，尾盘会有至少六个点的涨幅，我认为可以买。”

“那我动手了？”李平阳犹豫地说。

“买买买，别一会儿涨上来后悔。”六子着急地说。

陶然在一旁笑得花枝乱颤：“你们这一群股盲，我真服了，我听说谎股市里有一个词叫‘搏傻，’就是说的你们吧。”

“你还笑，这可是十万块钱的筹码，没了我们就得跳楼去。”乔好运不满地说。

“至于吗？十万块钱就跳楼！”

“你是不至于，一幅画随便一卖就值十万八万的，我们可是借的钱。”

“既然想玩这个游戏就得放开手脚玩，这样优柔寡断的能成什么大事？不要怕，这十万块钱赔了我卖画给你们



补上，要相信周老师，全买了。”陶然催促道。网

## 第 39 卷 初战告捷

听陶然这样说，乔好运来劲了，对李平阳说：“听陶然的，买！咱们有后盾怕什么！”

我看着他们有的摩拳擦掌，有的心神不定，有的满不在乎，几个脑袋在电脑前挤成一幅市进百态图，心里也是感慨万千，看来这股票真是轻易不能碰的，再平和的人在它面前都会失去理智，说到底还是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所至。

李平阳把所有的钱都买了进去。

所有的人都紧张地透不过气来，眼睛直棱棱地盯着电脑，房间里静得吓人。

几分钟后，股票并没有上涨，反而继续向下走，李平阳懊恼地念叨着：“跌了，跌了，买早了。”

“再等等就好了。”

“又不是神仙，能买那么准，师父不是说了吗，收盘会涨上来，别急。”

“涨上来了，涨上来了！”

“涨——”

“涨——”

“涨——”

所有人都齐声喊起来，和《大时代》里那群疯子一样，他们群情激昂，手舞足蹈。

到中午收盘时，终于如所料的一样，从最多跌五个点，涨到了红钱上。李平阳忙着去查帐户，看到帐上已经赚了三千多块钱，几个人都兴奋了，纷纷击掌相庆。

李平阳说：“这易经还真的是神奇，看来我有救了。”

“那当然，我师父是谁啊，一代宗师，天下无敌！”六子得意地说。

我喝道：“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满嘴胡扯什么！”

六子做了个鬼脸，躲到一边去了。

温鸿说：“师父，你把这手教给我。”

“干什么？你也想去拿这个炒股？我告诉你，不要动这个念头，不是为了帮平阳消灾解难，我不会出此下策，而且现在也不能说这招就管用，你要明白，贪财的人必定为财所害，平阳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你不要任何痴心妄

想。”

到了下午收盘，这只股票涨了四个点，全天的收益在百分之七，初战告捷，众人欣喜若狂，也顾不上我的约法三章了，个个都又唱又跳，似乎一百万伸手可及。

我也跟了一天的盘，看着股票涨涨跌跌，看着他们的情绪随着涨跌不停地巨烈波动，我感到了一种后怕，我想也许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

我有些醒悟，这一百万真的不好挣，即使能赚到，我们这些人中说不定会有人因此疯掉。网

第 39 卷 另作打算

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只股票涨涨跌跌，一直在调整，并没有多少操空间，几个天天盯在电脑前，看得头晕脑涨，热情慢慢地减了许多。

乔好运说：“天一，这样不行，我们把时间都浪费在一只股票上了，眼看着别的股票涨，等得心焦啊。”

我说：“你们对易经预测的期望值太高了。”

人生的机会会有很多，我们能把握住的永远只有那么一两个，甚至连那一两个机会也把握不住，何况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股市呢？

除非你的运气出奇的好，否则只有等待，能不能等来还要看你命里有没有。

李平阳说：“天一，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你的两个徒弟也和你一起预测，你们三个人一人一只股票预测，然后我们看哪只股票能涨，我们就买哪只，做超短线，这样机会就多一些。”

我知道他是心里着急，一个身负金钱债又兼人情债的人，本就是度日如年，每天还要被纯刀子割肉一样的股市折磨，其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

他的全部希望都在这十万块钱的筹码上，他的全部信心都是我的预测上，可是，他不懂易经预测的原理，也没有弄明白人性的弱点所在，他只想抓住所有的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解脱出来。

我是不会教温鸿和六子学股票预测的，我怕他们走了歪路。

我耐心地对李平阳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想过没有，即使我们能预测出三只股票，即使都预测得很准，可是如果这三只股票都一个股性呢？都一样不死不活的杠着，你又能怎么办？再者，退一步说，假设每天有一只股票是涨的，你又能保证你的资金在进出时不会有损失？如果时间点上掌握不准怎么办？你目前的心态已经太浮躁了，如果每天不停的操作，你的心态会更坏，到那时，我怕人会疯掉！”

李平阳低头不语。

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我得另作打算了，可是这是一百万啊，如此巨大的一笔钱，谁又能帮得了呢？郑巨发肯定能拿得出，可是我该怎么向他开这个口？网

第 39 卷 竞争对手

《易经#8226;否》九四爻：有命无咎，畴离祉。

程传：四以阳刚健体，居近君之位，是有济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辅上济否。然当君道方否之时，处逼近之地，所恶在居功取而已。若能使动必出于君命，威柄一归于上，则“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则可以济时之否，其畴类皆附离其福祉。“离”，丽也。君子道行，则与其类同进，以济天下之否，“畴离祉”也。小人之进，亦以其类同行。

到了这个位置上，是接近君王，权高位重之象，所谓泰变为否易，否变为泰难，坎坷历尽，需越过最后的高山才见通途。程传这段话，对“有命无咎”做了做好的注释，否过中，正是接近将济之时，可以放手去大干一场了。

—

大都市南四环一带，以前有很多做保健品的公司，家庭小作坊式做口服液、蜂王浆、种类保健品的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一个公司可以带动一个

产业，有的地方全县做纺织，称为纺织之乡，有的地方做工艺品，称为工艺之乡，有的地方做陶瓷，称为陶瓷之乡，大都南部是保健品的集散地，生产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行销全国。

正是因为有保健品这一产业群，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个大都市经济开发区。开发区里八成的企业都是生产保健品的公司。

但是市场的法则是弱肉强食，强者衡强，随着黄金健公司上市，资金充裕，研发能力强劲，现在黄金健已经是一枝独秀，剩下的几家公司都停留在模仿和靠吃老本上，基本上是苟延残喘。

保健品市场，其实卖的就是一个概念，什么防癌啦，降压啦，调节肠胃啦，其实都是摸准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大打健康牌，夸大其词虚假宣传才赢得市场的，尤其是中老年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最怕的是身体健康出问题，所以对各种保健品报着宁信其有的态度，狂买狂用，好像各种保健品朝肚子里一灌，就可以百病不侵，万寿无疆了。

保健品要真有这样神奇的功效，医院早关门了。

正是人们对保健品的模糊认识，和盲目信任，推动了这个行业的核裂变式的暴发，造就了一大批保健品公司，也生产出一大批富翁。

有一家叫金生源的保健品公司，老板叫金长生，当年和郑巨发一样，也是白手起家，慢慢发展成了资产过亿的

大公司。

金生源公司就在黄金健公司的对面，这两家公司是大都保健品行业里的两个佼佼者，也是竞争对手。网

## 第 39 卷 聪明之误

郑巨发得天时地利人和，一路顺风顺水，锐不可当，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龙头老大，而金长生，思想比较保守，一直是家族化经营，管理层几乎全是自己的亲人，发展的局限性就大，所以慢慢就落到了郑巨发后面。

现在黄金健请了高慧美做代言人，在全国各大电视报纸大做广告，渐渐把很多同类产品的市场都给夺了过去，等金长生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已经被郑巨发给压迫得很小了时，才大吃一惊，决定求变，在全国网罗人才，对企业进行改制，以应对黄金健公司的打压。

也就是这时，建委主任卫道时乘虚而入。

两年前，金长生在开发区征地建厂时，欠了卫道时一个人情。

金长生有一个优点，也是他的致命弱点，就是凡事算计，别人花一千块钱能做成的事，他要是也花一千块钱办成，就觉得吃了亏，属于那种赚小便宜就等于吃了大亏的人。

他只所以看中郑巨发公司对面的地块，一是赌气，你郑巨发选了开发区最好的风水宝地，我也不能落后，我就在你对面开公司，比比谁比谁干得好。二是那块地有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他算了一下成本，即使算上回填采石坑的三十万，他拿地的费用也要比郑巨发节约一百多万。

金长生先后去那块地看了十几趟，反复计算斟酌之后，终于下定决心拿下那块地。

当金长生的身影反复地出现在那块地上时，被建委主任卫道时看到了。

因为市里领导视察过经济开发区后，让建委尽快对开发区实施“三通一平”，优化招商环境，其中专门提到了对黄金健公司对面那个大采石坑的填充。因为建委下属职能部门，环卫局负责建筑垃圾的清理工作，正好可以利用建筑垃圾回填采石坑，所以卫道时专门叫上有关人员去开现场会。

卫道时见金长生对采石场那片地感兴趣，心里暗喜，于不动声色之间布下了一个局。他开始拖延回填采石坑，等着金长生自投罗网。

要说卫道时奸诈在一点上，真是小瞧了他。

卫道士想狠狠敲金长生一笔，当然胃口不会这么小，他暗地里指使他的女婿马小龙，迅速地报了一个虚假的招商项目，将那块地先收入囊中。网

第 39 卷 官商之道



金长生做梦也想到，自己挖空心思，精心算计的结果是把自己给装了进去。

他将自己的用地计划和项目规划上报给了建委，卫道士这时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做出一副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光辉形象，不光满口答应一定要帮金长生的企业落地，而且还不辞辛苦地亲自带着他在市里各部门之间周旋，其实他是怕马小龙提前买下地的事露了出去。可是他的举动却把金长生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金长生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创业过程中，工商税务卫生环保等各职能部门没少为难他，他对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没什么好感，不光是没有好感，还深深恐惧，这也是他一直不愿做大做强的原因，他怕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这些单位揩油给揩光了。

在帮金长生跑项目的时候，卫道士也看清了他的弱点，于是有针对性的不断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热心人，值得信赖的好领导，可以成为朋友的人，他的伪装完全迷惑了金长生，取得了金长生的信任。

开发区对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环保高效的企业是没有门槛的，可是对于一些规模较小，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则比较谨慎，在用地上也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开发区以食品保健品企业为主，但是也有一个专门的要求就是产品差异化，先入为主，比如开发区里已经有了一家生产减肥口服液的企业，再有同类的企业就不会批准进入。

金长生的公司产品恰恰有很多是和黄金健公司重复的，黄金健公司是上市公司，本着抓大放小，扶优限劣的原则，大都市是很难为金长生的公司安排进开发区的。

卫道时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让金长生报项目时，把产品目录全改了，胡编了几个可以填补市场空白的新产品，通过了开发区的审批关，把用地计划拿了下来，然后就是选地了，卫道时对金长生早已相中黄金健公司对面那块地心里有数，故意带着他去看了几块地段较差，征地难度较大，投资也很大的地。金长生越看越觉得黄金健对面那块地值，就表示非那块地不要。网

### 第 39 卷 再次失算

卫道时说：“那块地不好，有采石坑，光是回填就得花三十多万，我再带你看看另外的地块。”

金长生已经打定主意，说：“别的地再好我也不要，我就看中那块地了。”

卫道时这才说：“那块地已经被另外一家公司征用了，现在正准备建设呢。”

金长生没想到自己算计了那么长时间的一块地竟然悄不声地被别人抢先占了，心里很是恼火，向卫道时打听是什么样的企业要了那块地。

卫道时添油加醋地把那个企业描述了一遍，说如果建成投产又是一个黄金健一样的公司。金长生面前站了一个黄金健就够郁闷的了，再冒出第二个黄金健，他以后还怎么生存？不行，得把这家企业扼杀在萌芽之中。

于是金长生请卫道时帮忙把这块地从那个企业手上夺过来，并许诺说，那个企业要多少钱转让费都可以。

卫道时见金长生终于落入自己的圈套，大喜过望，张口要了二百万，后来自己还假模假式地帮着金长生讨价还价，把价格降到了一百万，然后加上回填采石坑，卫道时与马小龙两个人一次就从金长生身上赚了一百三十多万。

金长生哪知道其中的猫腻，当了冤大头，还对卫道时感恩戴德，视为知己。

现在金生源公司要改制，卫道时看在眼里，觉得有利可图，就提出让自己的女婿入股，进入管理层，帮金生源公司摆脱困境。

其实他有两手准备，这时金长生正是困难时，缺资金缺人才，进入比较容易，再说金长生还欠着自己的人情，这个面子肯定得给。只要成为金生源的股东，那么不管它今后成功与否自己都是稳赚不赔，赚了可以分红，赔了可以慢慢运作把这个公司弄到自己手里，然后找机会再让黄金健收购，他相信，凭他的地位，凭他的人脉关系，到时候郑巨发也不敢不买帐。

于是马小龙就进入了金生源公司董事会，而卫道时却成了幕后的实际股东。

金长生哪里知道，自己的精于算计把自己的一生心血毁于一旦，还险些也毁掉了郑巨发的黄金健。网

### 第 39 卷 自寻死路

相同的人生不一定能走出相同的路，相同的路上也不一定走出相同的人生。

郑巨发与金长生是走在相同的路上的，他们的起点一样，走的道路也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性格和心胸注定了两个人终会分出高下。

郑巨发懂得资本运作，肯花大价钱做市场调查，舍得在产品研发上投入，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完全靠运气，后期靠得是胆魄和敏锐的判断力。而金长生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贪婪但是胆怯，保守但是忌妒，精明但缺少主见。

郑巨发的事业也离不开政界人士的支持，但是他懂易经，会相人，只要他认可的官场中人，不管对自己的事业有没有帮助，都会诚心诚意地交往，他看不上的人，会敬而远之，所以他的人脉只能有益于他，而不会算计他阻碍他。金长生就不同了，以前从不和政界打交道，他对官场中的事知之甚少，等事业做大了，才发现离开政界其实很难顺利发展，于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来不及深交便仓促求人，这样的关系只能是纯利益性的，做冤大头也是注定的。

自从和卫道时扯上关系后，金长生被他的热情和乐于助人所迷惑，以为自己很幸运，傍上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大官，从此对他视为知己，无求不应，可是卫道时在心里压根就没看起金长生，一方面假惺惺地与他推心置腹，一方面又不动声色地狠狠搜刮他的钱财。

遇人不淑是一个人的灾难，羊和狼作伴的下场不言自明。

卫道时提出入股金生源，金长生一直拖着不答应，这是他自己的企业，是他的心血，卫道时对他的帮助再大，他也不想把自己的财富拱手相送，可是，后来一次意外，终于让卫道时的计谋得逞。

黄金健公司的黄金乳在高慧美代言后，销售异常火爆，全国很多地方甚至卖断货，前来黄金健公司要货的车辆排了几公里远。

金长生每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黄金健公司的火爆场面，心情当然无法平静，可是自己又拿不出很好的产品，不由着急，到自己的车间看看半开半停的设备，竟然生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造假。是的，他要造假黄金乳。

网

第 39 卷 恶行败露

他以前就是靠造假起的家，郑巨发也干过这行，可是

人家已经金盆洗手了，金长生也发誓等企业走上正轨后不再涉足造假行业的，但是这时他利令智昏，又做起了老本行，他甚至还以为这招很高明，既可以超常规发展，又很安全。造假的利润是惊人的，黄金乳那样大的市场，他精心算过一笔帐，如果能干上一年的话，利润至少能赚一个亿。至于安全，更是不在话下，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谁能想到黄金健公司眼皮底下就是造假黄金乳的窝点呢！其实他还有一个更恶毒的想法，借此损毁黄金健公司的信誉，说不定就此可以打败郑巨发呢！

但是，他太小看郑巨发了，他只做了一个月的假货，就被郑巨发发现了。

一天夜里，有一个在金生源公司提货的司机，装了一车假黄金乳，在路上因为开得快，到了一座桥上时，正逢那段路有雾，猝不及防就追尾翻了车，车上成箱的黄金乳散落一地。

郑巨发正好出差回来经过那儿，看到那辆出事的货车，以为是自己的客户，急忙下车去察看，还好，那个司机没有大碍。

郑巨发给公司打电话，让一位副总调了吊车，又带了许多人来帮助货车司机。

其中有一个质检部的员工，在拣拾那些因破箱而散落在路上的产品时，发现了问题。

虽然金长生是造假出身，他造的假黄金乳几乎乱真，光看包装箱和产品包装不容易识别真假，但是外包装容易

仿冒，里面的东西可是郑巨发请了研发团队花了很大的代价研制出来的，营养成份从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口味和色度别的公司是调配不出来的。

那个质检员干活干得口渴，顺手拧开一瓶黄金乳喝了一口，马上感觉出味道不对，就借着灯光细看包装上的批号，黄金健公司每天生产的产品都要抽检，质检员对每天的批号都很熟悉，发现那个瓶上的批号根本就没有生产过，于是悄悄向郑巨发作了汇报。网

### 第 39 卷 元气大伤

郑巨发做梦也想不到这么一大车黄金乳会是假的，而且是从大都拉出来的，开始还不相信，直到让公司里所有来帮忙的员工都检验完，才敢相信。

郑巨发当时气坏了，马上向工商局和公安局报了案。

这一车货价值十几万，非同小可，工商局和公安局顿时如临大敌，连夜办案，很快就查清了假货的来源，不等天明，就封了金长生的公司。

金长生正好不在大都，没有抓到他。他听到公司被查封的消息，躲在外地不敢回家了，给卫道时打电话求救。

郑巨发只是当时气愤，等发现是金长生干的，虽然仍然余怒未消，但毕竟都是大都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想做得太绝，卫道时一说情，他就同意不在追究了。

卫道时又让金长生拿出钱来，打点了工商局和公安局的领导，罚了一大笔钱，这事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是，卫道时却不肯就此放过金长生。

他说：“郑巨发发誓要让你进监狱的，不光要你进监狱，还要整你个家破人亡，要不是我舍了老脸，求爷爷告奶奶的四下托人求情，你小子算完了。”

金长生当然知道造假的后果，他明白卫道时没说假话，于是又磕头又作揖就差把卫道时捧成再生父母了。

卫道时说：“这件事虽然不会再追究你了，但是你得停业整顿一段时间，也好让各方面的领导有个台阶。”

“是是是，我听你的。”金长生言听计从。

这一次造假事件，让金长生元气大伤。

一个月后，金长生去找卫道时，吞吞吐吐地说：“卫主任，求你和工商局的领导通融一下，让我的厂子恢复生产吧，再不开工，我那些客户可都要跑光了。”

卫道时欲擒故纵，面露难色说：“你开工的事不用你找我，我也替你找过好几回工商局局长了，他说还要再等等。”

“那可怎么办？每天银行利息，工人工资，设备维护



等等一大笔费用等着，我快撑不下去了。”金长生愁眉苦脸地说。网

## 第 40 卷 落入陷阱

“我也知道你的难处，兄弟，我是有力使不上啊，没判你郑巨发已经很不痛快了，上告了好几次都被我托的有关领导给压下来了，你要再生产，郑巨发肯定不会罢休，到时候他再闹起来，怕不好收场。”卫道时继续使压说。

“找个人和郑巨发说和说和行不行？”

“怎么没找？我专门请一位副市长找他谈过话，他就是不松口，他现在是上市公司，是市里的支柱企业，在全国的影响又那么大，他现在牛得很，副市长的话他根本不理。”

“我操他妈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罚也罚了打也打了，他还想怎么着？非得逼我家破人亡不可吗？我明天去找郑巨发，大不了我和他拼了！”金长生被卫道时挑唆的火起，暴跳如雷道。

“算了吧你，说气话有什么用？你有错在先，人家怎么做都不过分，好了，你消消气，我们再想想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只要想就有办法。”

“卫主任，我全靠着你了，你说什么我都听。”

“有一个办法，可以保证你能马上开工，还能堵住所有人的嘴……”

“好，只要能开工就行，你快说。”金长生急不可耐说。

“你把公司转让了，不是你的公司了，他郑巨发还有何话说？”

“这，这个可是我一生的心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卫道时作势要撒手不管。

金长生急了，说：“容我再想想。”

卫道时看火候差不多了，慢条丝理地说：“不转让也可以，我在你公司入个股吧，有了我的股份，我就好和郑巨发说话了，我的公司他敢不让我生产。”

“行，这个法子行，卫主任，我给你百分之五的干股。”

卫道时笑了，“百分之五算我的公司？到时郑巨发问我金生源里有我多少股份，我怎么说？这不明摆着是做样子给他看吗？他那么聪明的人会不懂这个？”

“你想要多少股份？”金长生有些肉疼，怯怯地问。

## 网 第40卷 阴谋得逞

“我不要你的干股，要干股不成了我在讹诈你吗？我给你一百万的现金，算我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我看怎么样？”

金长生心想，你这和讹诈没有两样，我五千万的资产，你投了一百万就拿去四十的股份，这不是抢劫嘛！

可是他若不答应，卫道时真要翻了脸，说不定他的旧帐要重新翻了出来，到那时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啦。

金长生强忍不快说：“卫主任，你不能趁人之危啊？能不能……再少点？”

“我是趁人之危？我要这样当初就不帮你了，算了，你既然这样看我，我还是别自找没趣了。”卫道时冷冷地说。

“不，不是，我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卫主任，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生不忘，只是，这四十的股份太多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一分钱不要你的，给你二十的股份行不行？”

卫道时微笑说：“兄弟啊，你不亏是商人啊，你的算盘可真清，可是你却有一笔帐没算清，虽然我拿的现金不多，可是我的人脉多啊，这年月人脉就是财富，不光是财富，还是不可估价的财富，比如你这次遇到的事，不是我罩着你，你得进去蹲几年大牢，你的损失恐怕不止一千万吧，这样算起来，我也算是给了你一千万，不值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吗？”

这个帐要这么算下去，金生源都成卫道时的恐怕都不止，金长生多少有些明白着了卫道时的道了，可是事到如今，他也只能任其宰割了。

金长生怕再激怒他，不敢再讨价还价了，只得忍气吞声违心地答应了卫道时。

于是，卫道时以马小龙的名义在金生源公司入了股，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身价千万的大股东，看着金长生被自己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样子，卫道时心里乐开了花。

金长生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恨自己一念之差去造假，恨自己去和郑巨发争高低，恨自己认识了贪婪的卫道时。

也就是这时，金长生对郑巨发更加的恨之入骨，他以为这一切都是郑巨发造成的。网

第 40 卷 饥不择食

金长生的公司重新开工后，马上在全国范围内网罗了一批管理人才和市场开发人才，并且高价购买了一个科研机构的乳饮料配方，取名叫白金乳，也请了一位当红的影星来代言，其用意很明确，就是剑指黄金健公司。

无奈的是黄金乳在消费者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拥有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像白金乳这样跟风的品牌很难撼动它的市场第一的地位，这对急于求成的金长生来说，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这时卫道时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唐淼，自称拥有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做过某国际饮料公司大中华区的市场总监，据说还打过几场漂亮的攻坚战，那个国际饮料品牌能迅速在中国站稳脚跟多亏了他的智慧。

金长生此时正是求贤若渴，饥不择食，粗略看过唐淼的简历，马上就签了聘任合同，聘任他为金生源公司的市场总监。

唐淼还带来一个助手，叫俞敏，是一位年轻的女孩，毕业于大都师范大学，后来又拿了国内某知名大学的经济管理硕士文凭，任职经历很简单，只在一个私企做过几天总经理助理。

这两个人一进入金生源公司，就夸下海口，说六个月内提高白金乳的市场占有率百分之二十以上，达不到目标，主动辞职，

金长生当然高兴，也非常信任唐淼和俞敏的能力，于是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让他们放手

去干。

俞敏和欧阳云锦是高中同学，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直到上了大学两个人都没有中断联系，欧阳云锦在黄金健公司工作后，曾力邀俞敏去黄金健公司，但是黄金健公司人才济济，给不了她很好的职位，只能先在市场部做一个普通文员。她觉得自己并不比欧阳云锦水平低，欧阳云锦在董事长的秘书，自己去了那里要从一个文员做起，上升空间有限，就拒绝了。

这一次俞敏一到金生源公司便被唐淼委以重任，做到了市场部副总的位置，心里自然很美，不免要向老同学炫耀一番，主动约欧阳云锦吃饭，说是叙叙同学之情。

欧阳云锦听说她去了金生源公司，为了避嫌，推辞了几次，后来郑巨发知道了，说：“同学相聚是人之常情，公司是竞争对手，你们不是，为什么要躲着人家呢？去吧。”网

第 40 卷 听者有心

郑巨发的大度让欧阳云锦很感动，这才和俞敏坐到了一起，并且很快就又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了，虽然是这样，她也有自己的底线，只谈风花雪月，不谈工作。

可是俞敏却不是这样想的，她和金生源公司有六个月的约定，六个月内完不成承诺就得走人，所以，她和欧阳云锦交往不单纯是为了叙旧情，更兼有暗中摸黄金健公司

老底的目的。只是她做得不露声色，从不主动提工作的事，只是旁敲侧击，察言观色。

职场中人，同在一办公室里没有真正的友谊，分属两个竞争对手的公司里两个人就更没有真正的友谊可言，欧阳云锦被俞敏一如既往的热情所蒙蔽，以为两个人还像从前一样，都是单纯真诚的心，所以并没有特别的提防她。

两个人就这样来往着。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唐淼的手段用了不少，可是白金乳的销售依然并不理想，别说一下子提高二十个点的市场占有率，就是提高两个点都很困难，唐淼和俞敏都很焦急，虽然嘴上不明说，但心里都明白，自己把话说得太大了。

其实，金长生虽然对唐淼很相信，但是对在六个月内要提高百分之二十的市场占有率并没有信心，黄金乳毕竟是先他们的产品上市一年多了，市场体系健全，客户稳定，想一下子夺回百分之二十的市场，肯定不切实际，只要能不断地向上走就行了，唐淼和俞敏真在六个月内实现不了目标，他也不会轻易换人。

唐淼不懂金长生的心理，看着最后的期限临近，越发的紧张，天天对着销售进度表苦思冥想，希望能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一举打败黄金健。

这时，俞敏无意间透露了一个信息，提醒了他。

原来，有一次俞敏和欧阳云锦在一起喝咖啡时，欧阳

云锦接了一个电话，是郑巨发让她去接我的，说要我预测一个销售计划能否可行。

欧阳云锦接完电话匆匆走了。俞敏把我的名字记住了。网

## 第 40 卷 神鬼之道

俞敏回到公司后，对唐淼说：“我发现黄金健公司成功的一个秘密，郑巨发不光有一流的研发人员和市场营销高手，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周易大师在帮他。”

“周易大师？就是那些占卜算卦的江湖骗子？”唐淼不屑地说。

“周天一不是江湖骗子，当年他在大都大战侯仕贵，令堂堂一个大学副校长名誉扫地，后来辞职退隐江湖，就已经显现出他不光拥有周易绝学，还通一些神鬼之道，郑巨发在认识他之前也只是一个做假货的小商人，这几年事业突然暴发，一顺百顺，公司上市，黄金乳行销全国，你能说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帮他吗？”

“周天一？他懂神鬼之道？你信这个？”

“我信啊，我在师范大学读书时，和侯仕贵的女儿侯华是同学，她也懂占卜，我就亲自见证过周易的神奇，有一次学校举办篮球比赛，我们几个同学赌谁输谁赢，输了的请吃烧烤，每次侯华都赢，后来我才发现她是用占



卜预测输赢的。还有一次一位教授的一支派克笔丢了，那只笔是他美国的老师送的，他很着急，在宿舍里没找到，又跑到教室里去问同学谁见了，侯华当时就做了一个预测，果断地说，你的笔在洗衣机里了。那个教授半信半疑，跑到洗衣房去找，从洗衣机拽出自己的上衣，那支笔果然就别在上衣口袋里。”俞敏说。

“占卜是占卜，和神鬼之道没有关系，我不信这世上有神鬼存在。”唐淼不以为然地说。

“神鬼之道并不一定是真有神鬼存在，他可以拥有类似神鬼一样莫测的神秘力量，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结果，反正我听到过很多关于周天一的传奇故事，有人传说他认识了一个隐居的世外高人，学到了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绝学，我在想，金生源公司生意不好，是不是周天一使了什么法术呢？”

“他真有这样的本领？”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唐淼看着销售报表陷入沉思，良久，喃喃地说：“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努力，销售仍然不理想？难道真的被周天一做了法？”

“我们推出了那么多针对黄金乳的营销计划，郑巨发一直没有激烈的反应，对我们视而不见，他凭什么这么自信？难道不是周天一给他吃了定心丸的原故吗？”

俞敏的话似乎很有道理，把唐淼给说得动了心，他说：

“你能找到你那个同学吗？让她帮我们预测一下，看是不是周天一背后捣鬼！”

“好啊，我试着联系一下她。”网

第 40 卷 四川搬兵【1】

没费多少力气，俞敏很快联系到了侯华。

两个人在成都侯华的“易通天下”里见了面。

侯华见到风尘仆仆的俞敏，感到很惊讶：“我记得以前你是个慢性子的孩子，从宿舍到餐厅你能走半个小时，常常是我们吃完饭了你才出现，现在怎么这样利索？昨天通的电话今天就飞过来了，我只知道可以整容换肾，没听说能换基因啊！”

“去你的，一见面就拿我开涮，我什么都没换，还是原来的我。听说你现在成了女周易大师，急着想一睹大师的风采，所以马上赶过来了。”

其时上大学时，俞敏家里条件不好，每次吃饭，她是故意等餐厅人少时才去的，那样买最便宜的饭菜就不会尴尬了。

“什么大师，不过混口饭吃罢了，哪像你，现在做到副总的位子了，怎么样，年薪得在百万以上吧？”

“什么副总呀，是市场部副经理，也就是一个跑腿的。诶，对了，你怎么不在大都开个预测公司，跑这么偏远的地方干嘛？”

“我爸爸在这儿找了份工作，我得过来照顾他，所以就来了，”侯华不想多谈自己的事，问俞敏：“你不会是专程来看我的吧？是不是找我有事？”

“真让你说着了，咱们是老同学，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遇到困难了，想请帮我一把。”俞敏毫不掩饰地说。

“你做那么大的事业，我能帮你什么忙？”

“这事还非你出马不可，走吧，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我做东，咱们边吃边说。”

“吃饭不急，先说说你的事，一会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让你一饱口福。”侯华说。

“也好，事情是这样的，黄金乳你听说过没有？”

侯华点头：“当然知道了，高慧美做广告的嘛，我现在就喝这个，可以养颜美容，调节内分泌什么的。”

网

第40卷 四川搬兵【2】

“骗人的，如果黄金健公司的饮料可以调节内分泌，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就能长生不老了，”俞敏说：“你听我说，我们公司生产了一种产品叫白金乳，主要竞争对手就是黄金乳，对了，我们公司和黄金健公司在一条路上，面对面。现在黄金健公司对我们公司打压得厉害，我是和公司签了六个月的合同的，如果六个月内白金乳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不了二十个点，我就失业了，所以我想请你帮帮我。”

“这事你找错人了，我不懂市场销售，帮不了你。”

“你是周易大师啊，你做做法事，把黄金乳给干掉，我们公司不就起来了吗？”

“小敏，你说什么呀！我又不是神仙下凡，我做什么法事？你脑子没问题吧？”侯华感到有些好笑。

“我脑子没毛病，我知道你肯定能做到，你不想帮我吗？你放心，酬金方面不会亏待你，事成之后给你五十万。”

“不是钱的问题，这事我真做不来，你找找别人吧。”

俞敏像看陌生人看着侯华说：“你怎么了？同学之情不要了，钱你也不要吗？”

侯华笑了：“小敏，同学情重要，钱也重要，可是你说的这种事我真做不了，即使会做也不能去做。”

“为什么？”

“商业竞争要靠智慧和实力，旁门左道不是成功之道，再说了，如果我帮你用了这种方法打败别人，我会遭报应的。”

“他们用了我们为什么不用？两个不同重量级别的选手在一起打擂，我们当然斗不过他们。”俞敏反驳道。

“你是说黄金健公司用旁门左道才取得这么好的业绩？”

“当然了，我亲耳听到郑巨发打电话让他的秘书去找周天一帮他做事的。”

“什么？周天一？你说黄金健公司是郑巨发的？周天一在帮郑巨发做事？”侯华声音冷得吓人。

俞敏点头说：“不错，正是他们两个，当年你爸爸和周天一……”

侯华止住她的话说：“不要说了，我帮你。”网  
第 40 卷 暗箭难防

《易经#8226;雷山小过》初六爻：飞鸟以凶，不可如

何也。

飞鸟带来了凶险，是没有办法解救的。看到了惊飞的鸟群，凶险就已经离得很近了，还怎么去解救呢？其实每个人心里也有一只鸟儿存在，这鸟儿是贪欲也是仇恨，鸟儿不动无凶，鸟儿惊飞，先伤己后伤人，两败俱伤。

侯华一听到我的名字，新仇旧恨齐集心头，当然不会放过这次可以和我决一雌雄的机会。至于郑巨发，在她眼里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初侯仕贵竞争易经学会会长时，郑巨发先是与他站在同一阵营，后来弃他而去，不光侯仕贵恼火，侯华也是恨不能对他抽筋剥皮。

侯华安顿好俞敏，回家向侯仕贵说起俞敏相求之事，当然又添油加醋把我恶损了一通。

侯仕贵不用她动员，听到“周天一”这三个字已经是拍案而起了。

“他这几年也逍遥快活得差不多了，好日子该到头了。”侯仕贵自言自语说。

侯仕贵找出一本笔记本，翻了翻，找到记有我生日的那一页。这老小子真够歹毒的，临离开大都师范大学也不忘查我的档案，把我的生日抄了去。

他用四柱预测法给我推了一遍命理，脸上不由露出笑意：“今年正是周天一的灾煞之年，巳见卯，无处逃，看来这是他命当该绝。”

在旧时，一个人的八字是不轻易道于外人知的，男女婚配，男方要去女方家里求八字合婚或定婚期，不光是因为女子有隐藏年龄的需要，关键还是怕八字落到仇家手里，被做了手脚，引来祸事。

八字是人生的密码，懂行的拿过来，流年吉凶一看便知。古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其含义就是等仇家运衰那一年再下手，就容易得手。

我的凶年是卯年，司马空也说过我三年之内必有一灾，而这当口，又正好遇到侯仕贵发难，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这一劫是躲不过去的。

侯华问：“你想怎么做？”

“我们不用做什么，把天符双魔请来，做个法，让郑巨发和周天一两个人一齐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侯仕贵目露凶光冷冷地说。

“我想让周天一生不如死。”侯华说。

侯仕贵抬头看了她一眼，幽幽地说：“看他的造化吧，总之这一次他是躲不过去了。”网

第 40 卷 人心不古

侯仕贵和天符双魔的联络一直不断，一个电话就把那

两个魔头请了来。

这两个魔头也和我有仇，上一回在罗桃儿家我冲了他们的法事，差点毁了他们的功业，让他们休养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元气，侯仕贵说要做我，他们自然义不容辞。

侯仕贵问双魔：“先从哪里下手？”

“当然是先从黄金健公司下手，这个公司是上市公司，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必然大乱，到时周天一会出手相救，只要他接了招，他就死定了。”女魔恶狠狠地说。

“我们多年前做过香港的一个公司，一年内就让那个公司关张破产了，公司的老板跳了海……”男魔得意地卖弄道。

女魔眼珠翻白瞅了他一眼，他很快地住了嘴。

女魔问：“什么价？”

“这个，”侯仕贵看了看侯华反问道：“你们要多少？”

“一千万。”

“不多，小华，你去和主家勾通一下，同不同意这个条件，如果同意的话就签个合同。”侯仕贵说。

双魔没想到侯仕贵这么痛快，不由暗自后悔要得少了。



侯华出来和俞敏商量价钱的事。

“你说的这个事可以做，但是价钱不菲，事成之后要两千万，先预付一半，你能作得了主吗？”侯华又加了一千万进去，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当然要趁火打劫。

“什么？两千万？姐姐，你狮子大开口啊！”俞敏惊得差点晕过去。

“这是把黄金健公司做死的价钱，他们一年的利润得在几十个亿吧，两千万多吗？九牛一毛而已，只要黄金健公司倒了，你们一家独大，一年得多赚多少钱？你和你们老板商量一下吧，不行就算了。”侯华说。

“把黄金健做死？真的吗？要是真的话两千万不算多，可是我们那个老板是个小心眼，要他预付一千万恐怕很难。”

“想成大事就得花大价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可给你请得是国内一等高的高手，他们曾经把一个香港的公司做得老板跳海，你自己掂量去吧。”网

第 40 卷 临阵脱逃

“这么大的动作我作不了主，要不这样，我把老板请过来，你亲自和他说。”俞敏的本意是想打击一下黄金健

公司，五十万的酬金是唐淼权力范围内的事，不用和金长生商量，现在要把黄金健公司做死，酬金上升到两千万，别说她，就是唐淼也不敢作主。

俞敏打电话先向唐淼做了汇报，把唐淼吓了一跳，他的品行太差，也没有胆子拿两千万去做死一个企业，这事要捅出去，别说今后在商业圈子混，怕是能活到哪天也不敢说，郑巨发知道了不把他碎尸万段才怪呢！

唐淼说：“算了吧，这事到此为止，你撤回来吧，我就是拼着这份工作不做，也不能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

听他这样说，俞敏就恼了：“唐总，你这话就不对了，你是说我在干断子绝孙的事吗？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求财求名，不能弄出人命，黄金健公司在国内影响这么大，要真是应了他们的话，闹到不好收场，我们都得完蛋，换句话说，如果你找的人是骗子，拿了钱办不成事，金长生也得和我们拼命，你想想是不是？”唐淼说。

“你说做就做，说不做就不做，你这不是要我吗？要我怎么和老同学交待？这样行不行，你试试老板的口风，如果他说不做我们就收手，也让他知道我们是为公司尽了心力的。”俞敏心计颇深，反仆为主教起了唐淼做事。

唐淼很是不爽，可是这事已如此，也不便发火，强忍了来说：“让我再考虑考虑。”

俞敏拿着手机等了很久，唐淼也没打电话回来，她心

里咒骂着唐淼是个畏首畏尾的小人，主动打电话过去，唐淼的手机却关机了。

俞敏打给市场部，让别人去叫唐淼接电话，回话说：“不用找他了，他刚刚向老板辞了职，已经走了。”

## 第 40 卷 冰火两重

俞敏握着电话顿时哭笑不得，骂道：“王八蛋，大骗子，胆小鬼，还说带我来金生源公司实现人生价值，这点小事就吓得先逃跑了。”

这时，金长生打了电话过来，原来，唐淼突然莫名其妙地辞职后，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唐淼，唐淼只说要他问俞敏，这才心慌意乱地打电话了解情况。

俞敏没有了退路，只得把前前后后的事情经过如实地讲了一遍，她想，好端端地把一个总监给吓跑了，自己这回少不了挨一顿臭骂，然后滚蛋。

于是，不等金长生表态，自己先冷静地说：“老板，我知道自己这事欠考虑，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也向您辞职。”

没想到金长生不光不责怪她，反而表扬她对公司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小敏，你做得好，如果公司里每一个

员工都能像你一样，处处时时替公司着想，我们公司很快会成为一流的企业，你听着，现在我宣布你接替唐淼任市场总监。”

俞敏不知道金长生葫芦里卖什么药，一头雾水地问：“老板，你，你什么意思？”

“你的计划很好，我批准了，我现在马上飞过去，我要和你的同学面谈。”金长生难得一回这么果断地说。

天啊，这是怎么啦？这个世界是怎么啦？这是真的吗？俞敏神情恍惚地不停在心里问自己，唐淼她没有看准，金长生也没有看准，一句话把唐淼吓得当了逃兵，一句话又让谨小慎微的金老板变成了果敢无畏的勇士，而她现在成了总监了，这般冰火两重天的折磨，让她既兴奋又疑惑，她掐了自己一把，知道不是梦，可还是有点不相信是真的。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她又想，金长生别不是骗自己的，他真相信为世人不屑的旁门左道吗？他真有勇气下死手把黄金健做死吗？

俞敏打电话金长生的秘书小许，平时在公司里她和小许很要好，她向小许打听金长生的行踪。

小许说她刚帮老板订了去成都的机票。

这回俞敏放下了心，并且马上跳了起来，她知道，自己做了一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好事，她想所谓走狗屎运也就是这么回事吧。网

金长生当然对俞敏的计划感兴趣，郑巨发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杀人不犯法的话，他早就把郑巨发碎尸万段了，哪用这般日日绞尽脑汁，劳神费力地和他斗智斗勇。

其实在以前，他从没有信过世上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存在，他从创业到现在，全是靠一个人一点点积累慢慢打拚挣得万贯家产，别人儿婚女嫁开业上梁都要请先生看个好日子，他从不信那套，全凭他的喜好，他说哪天就哪天，他说什么是良辰吉日，我说哪天是哪天就是，什么神啊命啊的，我就是神。

自从在郑巨发公司建了厂子，他没有一天顺利过，而郑巨发却越来越红火，亲戚朋友开始在他耳边念叨，说郑巨发和易经学会的人经常来往，每逢初一十五还去庙里烧香拜佛，所以他的财运才一直这么好。

经不住这样三天两头的灌输，金长生也开始动摇了，跟着朋友找算命先生看了几回相，每次也都能说到他心里去，于是就脾气大变，不光开始信风水学说，而且在家里也供了财神。

他光知道郑巨发对周易深信不疑，也逢庙烧香遇佛磕头，却不知道郑巨发还乐善好施，在穷困地区捐建了许多学校，资助了许多大学生，人行好事莫问前程，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这两句话才是至关重要的。别说金长生做了多

少恶业，单是他造的那些假货，坑骗了多少不义之财，这份孽债已经够他几辈子还得了。你供财神有什么用？财神也不是闭着眼乱发红包的，他要看看功德簿，你祖先的功德吃完了，子孙的福报透支完了，难道让财神借贷给你不成？

财神不懂人间的借贷，于是金长生就要抢了。

俞敏一告诉他有这样一条捷径可走，两千万可以换来几十亿的市场，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啊，他岂有不动心之理？

金长生一分钟都没有耽搁，马上命秘书订了机票，连夜飞到了成都。

侯华和俞敏去机场接他，一上汽车，他就迫不及待地问起做法的事情。网

第 40 卷 如此邪乎

“侯小姐，听小敏说你请来了懂符咒的大师，能把黄金健公司整黄了，真有这么邪乎吗？”

“世上邪乎的事多了，百慕大三角、水晶头骨、麦田怪圈……不是更邪乎？”

“是，是，还有外星人，海底城堡什么的，可是那些

都是科学家的事，我就想知道这位大师是怎么做法的。”金长生好奇地说。

“做法需要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可能立时见效，像黄金健这样大的公司，一夜之间让它倒闭是不可能的，就是真的神仙来了也做不到，最快也得半年的时间。你有时天天在成都盯着吗？”侯华好笑地说。

“啊，这么长时间？”

“是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要拆的话当然一天也拆不掉。”

“说得在理，我能亲眼看看大师做法吗？”

“肯定不行，你看了就不灵了。”

“那我能见一面大师吗？”

“对不起，我请的大师是世外高人，修炼多年才成正果，不是我爸爸恳求，他轻易不会下山管这些破事，所以他是不会和尘世间的凡人接触的，那样会损伤他的功力。”侯华毫不客气地给挡了回去。

她怎敢让金长生见天符双魔，那两个魔头嗜钱如血，闻到了味道不对，自己的一千万就泡汤了，说不定还会因此坏了老爸和他们多年的交情。

“说得也是，通神的大师凡人哪能随便见，可是见不

到大师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不要急，肯定会让你验证一下的。”侯华看着猥猥琐琐的金长生，有些厌恶，不是看在两千万的份上，她才不理他呢。

“怎么验证？”金长生心里蠢蠢欲动。

侯华心里说，你也太猴急了吧，真难为你这老板是怎么当的，一点城府都没有，还想和郑巨发斗，要是真刀真枪一对一的单挑，你连郑巨发的小手指头都打不过。

俞敏也极力想促成这件事，好在老板面前立上一功，于是附和说：“侯大小姐，你就别卖关子了，大家的时间都挺宝贵的，尽快敲定这件事，签了合同，我们各忙各的。”

## 第 40 卷 死咒活咒【1】

“验证很简单，大师只要用一张符，你想让谁生病，马上就可以实现。”

“真的？太好了。”金长生的脑海里马上呈现出卫道时的嘴脸，他想，你小子乘人之危坑了我四十的股份去，我玩不过你，还不能让你大病一场吗？我就拿你做试验。

他幸好还不知道卫道时骗了他一百多万，又拿这一百



万买了他公司的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这一内幕，如果知道了，他肯定不只是一要卫道时大病一场了，他会要他的命。

回到宾馆，金长生急不可耐地催促着侯华做实验。

侯华让他写下卫道时的名字，又要卫道时的照片，金长生拿不出来，侯华说，“我去问一下大师，没有照片可以吗？”

咒人生病并不需要多高的法术，茅山术就擅长这个，天符双魔最拿手的就是茅山法术，他们对各种符咒驾轻就熟，想让一个人病一场，根本不用照片，只要知道名字，居住方位就能做到，使一个灭神咒就可以了。

双魔问道：“要死咒还是活咒？”

侯华说：“我们还要做大事，这时节切不可横生枝节，不要死咒，要快咒，最好能马上见效，让他昏睡个七八天就可以了。”

男魔笑道：“大小姐真是菩萨心肠，不过我干脆送你个人情，也帮你扬扬名，我把这个祸主弄成植物人，非得请你去才能救得过来，你看好不好？”

侯华当然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男魔又忽生主意说：“我收你做徒弟吧？”

女魔咳了一声：“说正事呢，你逗什么贫嘴呀！”

男魔马上禁声不语。

侯华想笑，又不敢笑，打消女魔的戒心说：“我可学不来符咒之法，我没那天赋。”

女魔并不理会她，只是直入正题说：“我们只等三天，三天后五百万预付款不到位，我们就打道回府。”

侯华说：“二位大师放心，只要事主验证完了，钱马上到帐，我看得出来，他比我们还急呢。”网

第 40 卷 死咒活咒【2】

天符双魔的名头可不是虚的，当天夜里一点多，卫道时就开始发烧，然后就是昏迷不醒。第二天一大早，金长生抑制不住地打电话找卫道时，是马小龙接的电话，说：“我爸夜里突然发高烧，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金长生听闻这个消息，是又惊又喜，惊得是侯华请的这位大师不是假货，果然法术高超，喜得是终于制了卫道时一把，出了口恶气。

侯华已经告诉他要让卫道时睡上七天七夜，并且转送了他一个人情，让他去给卫道时家人出主意请自己出面医治。

等到第三天，金长生再打电话给马小龙，卫道时果然还没有醒过来。

金长生彻底信服了侯华，马上签了一个协议，并且从帐上划了一千万给侯华。

不说金长生和俞敏回大都坐等好消息，且说侯仕贵父女与天符双魔密谋对黄金健做法之咒之事。

双魔要侯华想办法把自己画好的符咒送到郑巨发的手上，而且要把符咒悬挂在办公室里，他们在这里做法，就可以摇控郑巨发，使他受到蛊惑。

这颇让侯华伤了一番脑筋，想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想出妙计来。

正当她苦恼不已时，机会却送上了门。

侯仕贵在四川某大学分管后勤，黄金健公司四川分公司的经理景治为了把黄金乳打进学校的食堂，要请侯仕贵吃饭。

侯华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和侯仕贵商量出一个主意，让侯仕贵和景治拉近关系，先交上朋友，再寻机下手。景治有求于侯仕贵，见侯对自己热情有加，自然受宠若惊，一来二去，两个人果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这时，侯华找人仿制了一幅八大山人的画，把天符双魔的符咒裱在画里，然后让侯仕贵以要送女儿出国留学手头紧为名低价卖给了景治。

景治当然明白这画是假的，他只当侯仕贵是变相索贿，哪里想到这画里暗藏了机关。好在侯仕贵要得价钱也不高，景治就买了下来。

侯华又让天符双魔略施法术，怂恿景治编了一个谎言把画送给了郑巨发。

天符双魔的法术确实高明，郑巨发找名家鉴定都没有看出破绽，视为珍宝挂在了办公室里，日日欣赏，暗自高兴自己捡了一个漏。

可惜我对符咒并不太精通，未能及时识破其中的奥妙，因此埋下了祸根。网

#### 第40卷 危机初现【1】

郑巨发的事业太顺，发展得太快，领导、市场、公众、员工都信心爆棚，可以说他是集万千宠爱与一身，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潜在的危险。

一个品牌做成了全国老大，而且有一个已经被市场认可的产品，他以为自己是无可替代的，是没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越的，即使金长生推出了白金乳，他也不过淡然一笑，完全不放在眼里，一个跟风产品，怎么能撼得到他的根基！

生意场也罢，官场也罢，总少不了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如果有人说我是一个儒商，守法经营，有序竞争，把对手当朋友，从不与人为敌。除非他的生意不显山露水，否则他死定了。

也有一种行业翘楚，蔑视群雄，从不把对手放在眼里，高高在上的以为可以永远高高在上，只研究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市场，从不研究对手，其结果是在某一天，优势变成劣势，自己的案板灶台成为别人炮制美味佳肴的工具。

郑巨发毁就毁在了太过自信上。

天符双魔的符咒很快显出威力，黄金乳的原材料价格上涨过猛，工人薪酬大幅提升，代理商的胃口越来越大，虚报费用，相互串货，拖延回款，一些地区经理和卖场、代理商坑灌一气欺上瞒下，大肆侵占公司利益，再加上其它公司的跟风产品搅局……一时间四处火起，郑巨发被折腾得精疲力竭，顾及不暇。

我去找郑巨发，想和他谈谈借钱的事。

欧阳云锦正在向他汇报工作，抱了一摞文件放在他面前，一件件地摆出来全是令他头大的事。

——西南市场新出现一种黄全乳，完全是仿冒产品，专走乡镇低端市场，使黄金乳在当地的销售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多，打假人员已经去了一个多月了，成效不大。

——北方市场种庆后的公司推出和黄金乳一样成分功效的乳饮料，打广告称“黄金品质，纯净水的价格”在

和黄金健公司疯狂抢夺市场。

——南方市场一些分公司营销不力，一些给代理商的优惠政策不到位，致使代理商怨声载道，消极殆工，黄金乳的销售呈逐月下降趋势。网

## 第 41 卷 危机初现【2】

——出口东南亚的一批产品被退货，理由是不符合到岸国家的食品检验标准。

——二级市场股价出现大幅波动，上个月全月股份跌幅达百分之三，有基金发出看空黄金健公司的言论，并已经开始抛售黄金健公司的股票。

——银行紧锁银根，在某银行申请的一亿贷款搁浅，正在进行中的华北生产基地建设面临停工的危险。

.....

郑巨发眉头紧锁，问：“怎么没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

欧阳云锦说：“有一件，你可能会高兴。”

“什么？”

欧阳云锦在文件堆里翻找了一通，拿出一份电话记录：“农业部派员下周一来我们公司调研，如果协调到位，可能会把调整农业结构的实验放在大都市，我们公司作为和农业联系紧密的单位，会得到上级一些政策扶持。”

“这算个屁好消息，水月镜花，你先出去吧，我和天一有事要谈。”郑巨发没好气地说。

欧阳云锦朝我做了个鬼脸，施施然走了。

“我看你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反响挺好啊，怎么会有这么多棘手的事？”我问。

“没事，家大业大麻烦大，只不过很多事挤到了一起，看起来令人头痛罢了，我最近忙得脚打后脑勺，也没顾得上给你联系，怎么样？还好吗？”

我本想提一下向他借钱的事，可是看他这样，怎么也张不开嘴了。

“我挺好的。”我说。

“你挺好？我看你情形不太好？是不是有事？”郑巨发很细心。

我心里一热，他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还能留意到我的状态。

我说：“是，我遇到了点……”

这时郑巨发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他示意我稍等，抓起电话：“好消息坏消息？什么？银行催贷款利息？多少？三千万？划帐啊？没有？钱呢？进原材料了？让牛副总给各地分公司开个电话会议，让他们把货款都上交了，对，有多少交多少。”

郑巨发啪地合上电话，骂道：“真他妈的出了怪事了！”

我看他情绪很差，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借钱的话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了。网

第 41 卷 温暖无声【1】

郑巨发调整了一下情绪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你。”

“真没事？那好，陪我去名人会馆放松放松。”郑巨发抓起外套，又放下，笑笑说：“算了，你不喜欢那地方。”

“公司这一大摊子事，你还有心情去那种地方？”

“烦心的事每天都有，我还不活了？这也是调整心态的一种方式嘛，反正我坐办公里也想不出好办法，不如出去放松一下，说不定明天就云开雾散了。”



“有些事可以妥协，有些是不可以的，不过，如果你打定了主意，我可以陪你。”

“算了，不去了，你去了也玩不开心，我们还是去你那里喝茶吧。”郑巨发说。

我不能带他去落香茶社，李平阳他们正在研究股票，他要是看到了，我不好解释。

我想了一下说：“陶然在柳堤街开了个画廊，你不是喜欢画吗？我们去她那里喝茶。”

“这个主意不错，有画有美女有香茶。”

陶然的画廊在开业时我去过一次，是一间四十多平方的小房子，全是她自己的油画作品，平时只留一个叫素素的小女孩在那儿守着，一个月也卖不出几幅画，倒是经常会有一些油画家去那里找陶然切磋画艺。

我和郑巨发进了画廊，素素认得我，忙着把屋角的圆桌收拾干净了，倒了茶招待我们。我问：“陶然呢？”

“去西山公园写生了，应该快回来了。”

我陪着郑巨发顺着一溜墙根走过去，看挂在墙上的作品。郑巨发看了几由事，停下脚步咂舌说：“天一，陶然的画不是出售的吧？”

“出售啊，上面不是标了价了吗？”

“是标了价，怎么都一个价啊？全是一百万，看来不管是谁，只要去美国转一圈回来，身价马上百倍上翻。”郑巨发揶揄道。

我仔细地把所有油画下面的标价签看了一遍，果然全是一百万，我记得她刚开业时不是这样标价的啊，好像最贵的才十万块钱。

我问素素：“这个价签是什么时候换的？”

“上周换的，陶然姐说不还价，全都一个价，以前还有人来看画，现在来的人看完价钱直接走掉了，唉，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素素哀怨地说。网

第 41 卷 温暖无声【2】

我知道她怎么想的，她是想帮李平阳，换句话说就是想帮我，她不想看我被李平阳的一百万债务弄得神不守舍，寝食不安。

我心里一阵感动，眼睛有些潮湿，良久才说：“她的画值这个价。”

我和郑巨发围坐在茶桌前品茶，谈论着陶然的画。

“天一，我对油画真不懂，你说陶然画值一百万，能

说说她的画好在哪里吗？”

“好在真诚，她的每一幅画都是用心画的，真诚是无价的。”

“好，你说的没错，真诚无价，请问你如果有一百万，你会买下她的画吗？”

“我想我会。”

“我直说了吧，你是爱屋及乌，”郑巨发喝了一口茶，忽然眼珠子一转，自作聪明地小声说：“不对啊，天一，你小子莫不是有什么用意吧，故意把我诓这里来，是不是想帮陶然的忙，让我买一幅画，讨美女的欢心？”

我说：“你这是小人之心，陶然不靠卖画生活，要不然她也不会标这么高的价，她有一颗干净的艺术之心，你不要侮辱她。”

“开玩笑的，看你真急了，天一，你别不是动了凡心了。”

要不是看今天郑巨发心情不好，我真要跟他急了。

这时陶然背着画夹走了进来，看到我们，愣了一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我帮她拿下画夹说：“路过这儿，讨杯茶喝，郑老板顺便想欣赏一下你的画作。”

“多谢赏光，素素，换壶好茶。”

陶然款款落坐，浅笑着说：“郑老板可是大忙人，平时地上掉一百块钱都无暇去拣，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大画家，你挖苦我，我可比不上你，你大笔一挥，涂抹之间就是一百万，我卖十车黄金乳也挣不来一百万啊。”

陶然听他这样说，脸微微一红，看了我一眼，掩饰说：“郑老板真会开玩笑。”

“别介意啊，我是一粗人，不懂画，瞎说的，我知道画一幅画可不是随便涂抹就能成的，这要用心，要真诚，呵呵，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天一说的，他说你的画无价，我也觉得是，正好过几天我要去质检总局办事，到时我一定买一幅送人。”郑巨发口无遮拦，信口开河。

陶然又抬头匆匆扫了我一眼，脸上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不知是因为我说她真诚，还是郑巨发要买她的画。

但是接下来，她的举动让我明白，她是因为我看懂了她的心意才喜悦，而不是别的。陶然送了郑巨发一幅画，说：“你是天一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喜欢我的画是对我的认可，不用你买，你随便挑一幅带走吧。”

这倒让郑巨发不好意思了，他从不占别人便宜，一幅标价一百万的画，他怎么可以轻易拿走。可是又不好拂陶

然的盛情，为难了半天才收下画说：“我改天一定给你送钱过来。”

离开陶然的画廊后，郑巨发打量我半天才说：“天一，我怎么感觉你和陶然在给我下套？！”网

## 第 41 卷 片刻温柔

我的注意力都在李平阳那百万巨债上，没有去多想郑巨发目前遇到的困难。我以为他对自己的公司经营状况成竹在胸，我想他的公司那么大，战线那么长，出现点小问题是正常的，应该在郑巨发的可控范围之内，也是郑巨发对待危机的坦然态度令我放松了警惕，再者说了，我又能帮他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这是郑巨发在我面前硬撑面子，不肯将软弱的一面展现给我，他可能认为在我面前他一直是个硬汉，是个举重若轻的人，不能让我小看了他，或者是他不愿让我替他担心？

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追悔莫及，也让郑巨发追悔莫及。

晚上，郑巨发请我和陶然吃完饭，他有事先走了，我和陶然沿着柳堤街的林荫小路走回落香茶社，月光正好，柔和地洒在我们脚下，温暖的风扑面而来又擦身而去，我们两个人并排前行，都不说话，似乎一开口便惊飞了这一份美好的沉默。

走过街角，一个摆夜摊的青年冲我们笑，轻轻扬起手里的一件东西：“要餐具吗？咖啡壶咖啡杯，精美瓷器，回去享受美好生活。”

陶然停下来，隔着月光看我，然后走过去，在桔黄的路灯下挑了两个咖啡杯问：“多少钱？”

那个青年被陶然的美丽摄服，口齿不再伶俐，斟酌了半天小声说：“你看着给。”

陶然嫣然一笑说：“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

那个青年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要不你给十块钱吧，都是特级品，出口可以卖二十块一个的，我们陶瓷厂倒闭了，抵工资的。”

陶然听他这样说，又要了几个杯子，掏出一百块钱塞到那青年手上，拉着我就走。

我们朝前走，陶然拉着我的手再也没有松开，慢慢挽住了我的臂膀，头倚在我的肩上，手里袋子装得的杯子叮当作响，声音清脆，意境悠远。

我不忍心打碎陶然心中这片刻的美好，只任她依偎着，听着陶瓷在奏乐，心里却思考另一个问题，美好可以出售，钱可以买来美好，可是人生却总是如此的难以圆满。

网

第 41 卷 终于解脱

到了茶社门口，我扶好陶然，轻声说：“谢谢你。”

“为什么这样说？”陶然有些诧异。

“你知道你画廊的画为什么统统标价一百万。”

“你想多了，不是为了帮你们还债，”陶然格格笑着转身先上楼了，却又回头丢下一句话：“你以后不要天天预测股票了，我特讨厌你们为了钱天天疑神疑鬼的样子。”

是的，她不是为了要帮我们还债，她只是想帮我们找回以前的快乐。

我随后上楼，我的房间里坐了一圈人，见我进来，都沉默不语，表情凝重。

“出什么事了？”我感觉不好。

“怕什么来什么，我们买的股票被关里面了。”李平阳把手指插进头发里，痛苦地说。

“什么关里面了？”

“我们买的股票停牌了，证监会发公告说这个公司涉

嫌做假报表，要调查，完了，这回全完了。”

“不至于吧？等复牌时卖掉不行了？”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复牌？如果这个公司真做了假帐的话，即使复牌也会连着几个跌停，到时候我们这十万块钱就剩不下多少了。”

陶然从房间里走过来，站在我身后，轻声说：“按易经的理论，这也许是好事，把你们都给解脱出来了，看看你们这些人这段时间过得什么日子，天天什么都不干了，像着了魔一样，好了，都别如丧考妣啦，都放下吧，我请你们K歌去，先好好发泄一把，明天再想别的办法。”

“我同意，不就十万块钱吗，虱子多不怕咬，一百万都赔了也不差这十万块，都这样愁眉苦脸的也愁不来，大不了我明天撬几个贪官的家，来个劫富济贫！”六子响应到。

“你这是什么狗屁理论呀，十万钱可是我们翻本的……”温鸿见我瞪他，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我说：“陶然说得对，坏事也未必就是坏事，说不定明天会有新的机会等着我们，走吧，都苦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出去放松一下。”

我朝六子和乔好运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拉起李平阳，边安慰他边下楼。

我们几个人跑到歌厅，又跳又唱，喝了许多啤酒，



直玩到凌晨才回来。网

## 第 41 卷 世事难料【1】

回来的路上，我和陶然乔好运坐一辆车，陶然说：“你们发现李平阳有什么不对吗？”

“他欠了一百万的债，又把这十万给关股票里了，心情当然不好了。”乔好运说。

我在回忆这一个晚上李平阳的表现，这段时间我也是身心俱疲，根本没有心思好好观察他，想来想去也没有发觉有什么异常。

“你看出什么了？说说看？”我问陶然。

“我也说不上来，只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明天你们和他好好谈谈，别让他穿牛角尖。”陶然担忧地说。

“你的提醒很有必要，明天我和他谈，对了，好运，现在股票不做了，得给平阳找个事干，你有什么合适的工作介绍给他吗？”我说。

“他现在状态也不适合做事啊，把他放出去你放心？我看你还是先好好看着他吧，等我们想办法筹到了钱，解了他的后顾之忧再放他出去。”

“你有办法弄到一百万了？”我问乔好运。

“我要有印钞机我就有办法，”乔好运说：“我有吗？”

陶然忽然问我：“郑巨发会不会真的付我一百万购画款啊？”

我不语，因为我知道，郑巨发真的会付，问题是他现在正陷入困境，四面楚歌，要他马上拿出钱来肯定不可能。

乔好运听了有些酸地说：“什么？郑巨发拿一百万买你的画？他是看上你人了吧！”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心里就不能坦荡点。”我说。

“反正有钱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不学无术，会掏一百万买一幅并不出名的陶然的画？”乔好运越来越尖刻了。

陶然没有生气，平静地说：“一幅画好不好和画家出不出名没有关系。”

乔好运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忙道歉：“陶然，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姓郑的没安好心，你要小心点他。”

“你多虑了，郑巨发是什么人我最了解，好了，别说这些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稳住平阳。”我说。网

第 41 卷 世事难料【2】

“怎么稳住他，除非有钱放在他面前，否则别想让他从绝望中走出来。”乔好运说。

“是啊，他现在连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得给他点希望才行。”陶然说。

落进河里的人，岸边的稻草是他的希望，掉进黑暗里的人，萤火虫的微光是他的希望，迷路的人，地上的脚印是他的希望，李平阳的希望在哪里？我们这一群人中，已经凑了十万块钱，再也榨不出一分钱了，而且每个人都不可能很快地挣出一百万块钱来帮他还债，别说他，我想到这事就有些绝望。

陶然说：“只能用望梅止渴这个办法了。”

“望梅止渴？”

“是啊，当年曹操带兵打仗，走到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士兵们都渴得厉害，眼看走不动了，曹操就对士兵们说：“我知道前面不远处有一片梅树林，梅子特别多，又甜又酸，到时我们吃个痛快。”士兵们听了，马上来劲，加快了行军的速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曹操能用这个办法鼓舞士兵的士气，我们也能用这个办法给李平阳一点希望。”

“你想怎么用？”

“郑巨发亲口说了会送钱给我，不管他给还是不给，我们先拿这句话来给李平阳止渴。”

“他信才怪，”乔好运说：“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我们去安慰他，这事弄不好会适得其反。”

我说：“也只有试试这个办法了。”

“你们既然都相信郑巨发会给一百万，天一，你什么不去直接找他把钱拿来？”乔好运说。

陶然也望向我，看来这也是她的心里话。他们都是为了救平阳，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可是他们不知道郑巨发现在的处境，要搁平时，让他掏一百万买一幅画，还真没什么问题。但现在不行，他答应的事虽然不会食言，但却不知何时能实现了。

我说：“画是陶然送给他的，我怎么能去主动要钱？我也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本来打算向他借钱了，可是他的公司现在出了点问题，资金一时周转困难，所以只能等等再说了。”

“看来只能让他望梅止渴了。”

“是的，只能如此，明天我与陶然一起去和平阳说，一定要让他们相信真的有一百万马上要到帐了，然后再帮他找份工作，让他先走出绝望，剩下的事慢慢想办法。”我说。

可是没等到明天，天快亮时，李平阳就差点出事了。  
网

## 第 41 卷 命不该绝

《易经#8226;水山蹇》九五爻辞：大蹇朋来。

真正的友谊是不会躲避朋友的困难的，患难见真情，所以当朋友有了灾难，作为朋友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

我和李平阳住一个房间，回到房间后，我看到他正在打扫房间，又是拖地又是整理书架，还要帮我去洗衣服，我说：“这都几点了，先睡一会儿，明天再弄。”

他头也不抬说：“我睡不着，你先歇着，我弄完这些再睡，反正我白天也没什么事，可以睡一天。”

我没有多想，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六子的嚎叫把我惊醒：“师父快醒醒，出事了！”

我睁开眼，窗外灰蒙蒙的像要快天明了，我睡眼惺忪地坐起来问：“什么事啊，你叫魂哪！”

“你看看这个，李平阳写的信，”六子把一张纸塞给

我说：“我去上厕所，手纸没了，见桌上搁了一张纸，就拿进卫生间，一看是李平阳写的。”

我仔细看信，果然是李平阳留给我们的。

天一、好运、陶然、温鸿、六子还有小兰：

感谢你们，让我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暖，你们也是我仅存于心的留恋。我多想重新来过啊？可是老天把手掌攥得紧紧的，不肯露一点光给我，这也是对我曾犯下的罪愆的惩罚，我作的我领受。我得走了，如果我继续再赖在这个世上，只能是行尸走肉，和死没有区别的。别为我难过，为一个失败者一个懦夫掉眼泪是不值得的。欠你们的债我还不上，如果有来生的话，我一定加倍偿还。

最后，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幸福快乐！

李平阳绝笔

我看六子还在发呆，吼道：“愣着干嘛呀，快去找他！”

陶然和小兰也都被叫了起来，我又给乔好运和温鸿打了电话，让他们赶快过来一起去找李平阳。

我深深为自己的大意内疚，陶然提醒我了李平阳有异常，回来后我也明明看到他殷勤地收拾房间，这些异象我为什么就放过去了呢？

我冷静下来，认真地起了一卦，还好，卦象表明李平阳暂时没有生命之虞，方位在西北方，如果他选择去其它方向自杀，这会儿肯定是成功了，可是西北方是他的生门，注定他死不了。他自杀也能选错方向，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成，这是他命不该绝。网

## 第 41 卷 人为财死

网乔好运和温鸿冲了进来，我对他们说：“去西北方向找他。”

乔好运一拍脑袋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几个人跟着他往外就跑。

原来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李平阳和乔好运一起吃完饭，李平阳说想看看城市的夜景，乔好运带他上了一个写字楼的楼顶，那幢楼四十多层，不是大都市最高的，但是视线好，可以将半个城市收入眼帘。

这时天已经完全明了，路上的行人多了起来，我们几个人在街上疯跑，引得路人纷纷侧目。转过一个路口就到了那幢写字楼下，保安见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以为是寻衅滋事的，拦住我们不让进，六子一把将他拨拉到一边说：“要死人了，你他妈的快躲开！”

陶然说：“楼顶有人要自杀，我们是救人的。”

乔好运对这幢楼很熟悉，很快找到电梯，那个保

安也跟了上来。

到了楼顶，李平阳果然正蜷缩在楼顶的一角，手里拿着一个酒瓶。他显然是喝多了，见我们这么多人上来，愣了几秒钟，却又很迅速地翻身爬到了楼沿上声嘶力竭地喊道：“你们别过来！”

乔好运试图靠近他：“平阳，你想喝酒找我啊，自己一个人跑这儿来喝什么闷酒，你下来，我们换个地方接着喝。”

“你别过来，你要过来我马上跳下去。”李平阳嚷道，身体晃悠着让在场所有人都把心提到了喉咙眼上。

我说：“平阳，你想干嘛？你下来，我和你好好聊聊。”

“天一，你别管我了，我现在只有一死才能好受点，你们成全我吧！”

陶然冷静地说：“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想办法，你却要当一个逃兵，算什么男人，你想死就死吧，我们都在这儿看着你，看你是怎么从我们眼前消失的。”

“我宁可当一个逃兵也不要当逃犯，做人的尊严没有了要生命何用！”李平阳说。

“你不用当逃犯也不要当逃兵，本来我想今天告诉你的，陶然刚卖了一幅画，正好是一百万，她准备拿出来先帮你还债……”



“别骗我了，一百万，什么画值一百万？天一，你的良苦用心我懂，可是我真的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对不起了，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好兄弟了！”李平阳说着身子一侧，转向墙外要跳楼。

我大喝：“李平阳，我马上把一百万放在你面前，你看是不是真的！”

“平阳，你等等，如果我们不把一百万拿来你再去死，我们决不拦你！”

李平阳慢慢转过身来，凄然说：“我真不值得你们这么厚爱。”网

## 第 41 卷 因财伤命

网我说：“平阳，钱财是身外之物，因财伤命才叫不值，我们和你做兄弟没做够，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我刚才给你卜了一卦，你命不该绝，如果你跳下去，摔个残疾半身不遂什么的，还不是我们弟兄伺候你？到那时你才叫生不如死呢！你先下来，我们一起去拿钱。”

“天一，你别劝我，没用的，我不想连累弟兄们了，看着你们为我费尽心力，我还是死了大家都得解脱。”李平阳一仰脸把酒瓶里最后一点酒喝了，将酒瓶摔在地上，摇摇晃晃地要站起来。

我知道他是要跳楼了，忙示意陶然先稳住他，我掏出手机给郑巨发打电话：

“大哥，我是天一，借我一百万，要现金，现在，送到天福大厦顶楼天台上来。”

“你，怎么了，兄弟，你疯了吧，你……被绑架了？”

“不是，我要救一个朋友，他现在要跳楼，没时间解释了，你马上送钱来行不行？”

“一百万啊！我一下子哪弄这么多现金？跳楼叫警察啊！”

“郑巨发，我一直当你是大哥的，现在人命关天，你就说救不救吧！”我低声咆哮道。

“我，这个，好好，你等着，我马上到。”郑巨发有苦难言，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百万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乔好运正紧张地看着我，见我挂了电话，问我：“怎么样？”

“钱马上送过来，你下去等着，带郑巨发上来。”

乔好运大喜过望，冲李平阳喊道：“平阳，我下去给你拿钱，你记着，我不来你别走了啊，那就不够哥们了！”

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平气和地说：“平阳，下来吧，我不会骗你的，我们这么多人不会骗你的，钱马上送到，你别站在楼顶晃来晃去的，把警察招来你就麻烦了。”

六子说：“平阳哥，下来吧，你要跳楼我也跟着跳下去，看谁先落地。”

小兰听他这样说，拧了他一把说：“跟着添什么乱。”

陶然慢慢靠近他，伸出手去，柔声说：“来，下来，上面风大，小心着凉。”

李平阳终于撑不住了，一下子瘫倒了下来，我和六子快步上前搀起他，他双手捂脸，痛哭失声，六子和他抱在一起陪着他大哭说：“平阳哥，你吓死我了。”

我也有些虚脱，倚在墙上喘了会粗气。陶然看着我笑。

我问：“你笑什么？”

陶然轻轻摇了一下头。我想了下，也不由笑了。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编剧是自己，导演是自己，演员还是自己，想想真够可笑的。网

第 41 卷 百万润笔

网乔好运带着郑巨发气喘吁吁地跑了上来，看到李平阳已经走下了楼沿平台，正被六子抱着坐在地上哭泣，郑巨发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走上前，把他拉到一旁问：“钱带来了吗？”

“天一，你玩什么？我很忙的，你把我像支使三孙子似的招之及来挥之及去，你不觉得太过分吗？”郑巨发生气地说。

“你没看到吗？那个被六子抱着的人，叫李平阳，是我大学同学，上下铺的兄弟，刚才要跳楼，因为我说了已经借来一百万替他还债，才把他救下来的，你怎么了？以前兄弟长兄弟短的，一向你借钱就翻脸啊，不借算了，你拿走吧，他再跳楼就跳去，人各有命富贵在天，我也救不了他。”我针锋相对，也不给郑巨发好气地说。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设圈套啊，先是带我去陶然那里看画，一幅画标价一百万，知道我不占别人便宜，让陶然送了画给我，让我主动拿出一百万来，见我迟迟不送钱给她，又编出一个跳楼的故事，你告诉我实情，你要这一百万干嘛的？”郑巨发也不示弱，自作聪明地分析道。

不能说他分析的没有道理，放在谁身上谁都会这么想，可事实不是这样，我解释又有什么用呢？

我说：“随便你怎么想吧，我发誓没有骗你，我也用不到这么多钱，真是为了救李平阳一条命，要不是为了救人，我是不会开口向你借钱的，你要借的话，我现在给你写个借条，以后我会慢慢还你，如果不借，你现在就可以

走了。”

陶然见我们耳语个不休，走过来和郑巨发打招呼说：“郑总你好，谢谢你救了李平阳一命。”

“他真要跳楼吗？不是喝多了闹着玩的吧？”

“他这是第二次要自杀了，怎么是闹着玩的呢？”陶然简单地把李平阳的事说了一遍，又顺捎着把自己画廊里的画标价一百万的用意说了。

陶然说：“我不知道天一会把你带我画廊去，让你见笑了，我的画真不值一百万，那天素素把您的原话向我转述了，让我羞愧了好几天。”

“不，不，听你这样一说，应该感到羞愧的是我，天一说得对，你的真诚就值一百万，这是那幅画的润笔，一百万整，你收好。”郑巨发弄了个大红脸，把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塞到陶然手上。网

第 41 卷 寻求突破

网“这一百万是我们借你的，一定要还，那幅画是送你的，不能要钱，这是两码事，你别弄混了。”陶然一本正经地说。

我说：“是的，你别把别人都想得齷齪了。”

“天一，你少得便宜卖乖，你的手段我要不知道能做你大哥？我的为人你不知道你会认我这个大哥？人家陶然不怕别人讥讽顶着压力把画定一百万，还不是为了你！不看陶然面子上我真想抽你，净给我耍小心眼。”郑巨发给自己找了台阶说道。

陶然听懂了郑巨发话里的意思，脸一红转身走开了。

我说：“你什么都能看明白，你又什么都不明白。”

“我没工夫和你在这里闲扯，公司一大摊子事呢，我先走了。”郑巨发挥挥手撤步要走。

我追上一步歉意地说：“你公司现在的资金这么紧张，我还向你借这么多钱，对不起啊大哥。”

“我再紧，几百万还是有的，你少跟我假惺惺，我走了，把你的朋友安顿好吧。”

他一这话倒提醒了我，我忙说：“你先别走，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

“什么事？”

“你好人做到底，给平阳在你公司安排个工作吧，他有事干也免得成天胡思乱想。”

“他？他能干什么？”郑巨发扫了一眼有些猥琐的李

平阳问。

“他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曾开过公司，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不比你公司那些人差。”

“你敢保证？”

“他就是毁在炒股上，现在已经醒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现在债务也能还上了，他肯定要从头干起，为自己的尊严拼搏一番的，这样的人你用了不会有错。”

“我还真有件事能用到他，”郑巨发也不急着走了，拥住我的肩说：“走，去你的茶社我们好好聊聊。”

回到茶社，郑巨发点上一支烟说：“天一，我有个计划，想找个农村建一处奶牛基地，你说李平阳愿不愿意沉下去干点事？”

“你现在资金状况这么不好，你还要投资？”

“我分析过了，我现在的困境完全是因为产业链不完善造成的，黄金乳的主要原料是牛奶，我没有奶牛哪来的牛奶，全靠国内几个大奶牛场供奶，虽然是签了长期合同的，可是一旦出现了不可控的局面，或者是别的公司从中作梗，我就受制于人了，这一回原料涨价，就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我决定要建自己的大后方，要有自己的奶源基地，资金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关键因素，我撤掉一个要上马的生产厂就可以挤出两亿的资金，另外，建奶牛基地符合农业部的发展农业规划，可以申请到扶持资金，你说我为什么不去做呢？”网

网“你说得没错，建一个奶源地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可是李平阳他不懂奶牛啊？”

“谁生下来就知道牛奶能喝呢？还不是学来的！只要他愿意干就行，再说了，我也不会一上来就让他去做主要负责人，我会从公司选派一名有经验的经理去打开局面，让他做个副手，如果他真有能力的话，以后再重用。”

郑巨发真是天生的商业头脑，这才几天，那天一大堆烦恼堆在他面前，我以为他会束手无策呢，没想到他很快找到了突破口，既利用了国家的支农政策，也完善了自己的产业链，虽然效果不可能立显，但这终究是长久之计，早干比晚干要强。

我问他：“你打算把这个基地建在哪里？”

“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你家乡，那里地理区位比较好，离我的两个生产基地近，另一个是你帮过的向义的家乡枣庄，我从地图上看区位也不错，而且我查了一些资料，那儿的气候条件也很适宜，不过我还得带着技术人员亲自去现场考察一番。”

“你这是公私兼顾啊，想送我一个大人情是吗？”我调侃道。



“要说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肯定不是，可是这不是最主要的，要衡量利弊的，做企业和做慈善是两码事，一个要有回报，一个不需要回报，你明白吗？”郑巨发谈起事业来态度很严谨。

“我当然知道，难得你分得这么清楚，要不我陪你去考察一下吧。”我自告奋勇说。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因为我曾答应过向义，要去看望他母亲的，正好借这个机会走一趟。

“好啊，正合我意，你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郑巨发说。

“我先问问李平阳的意见，看他愿不愿意下到农村，先把他的事落实了我才能放心地走。”我说。

我去和李平阳说起去奶牛基地的事，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天一，我的命是你们给的，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去。”

“平阳，话不能这样说，我让你杀人你也去吗？这是关系你的前程的大事，你得自己拿主意。”我不高兴他的态度，说话语气也有些重了。

乔好运说：“黄金健是上市公司，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去？平阳，咱可是名牌大学出来的，去了干出个样子让他们瞅瞅，爷不是不行，找准了路爷比谁都走得正走得直走得快！”

“天一，我去，我会干出名堂的。”

温鸿在旁边说：“平阳哥，你先去探探路，黄金健公司要是真好的话我也去。”

“你要去现在就去，正好和平阳作个伴，以后再去还能有你的位置？”乔好运说。

我知道温鸿是为了给李平阳鼓劲的，他并没有真想去黄金健公司的意图。

我和郑巨发说了李平阳的意思，他自然是满心的高兴。

### 第 41 卷 异曲同工【1】

《易经#8226;否》九五爻：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程传：五以阳刚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当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于泰。犹未离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渐将反泰，不可便为安肆。当深虑远戒，常虞否之复来。

因为大人到了九五的阳刚之位，位正则吉，小人之道要停止了，小人的停止并不是灭亡了，而是忌惮大人的威仪，暂时的停息，所以大人要稳固地位，居安思危，时刻提防“否”之复燃，把自己打入“其亡”的深渊。

宁朝平拿到了伊长江的日记本，我以为他会很快地把卫道时等人送进审判庭，伊长江会重获自由。但是事情并没有按我想像的那样发展，一切像冰冻了一样，都静止下

来，宁朝平按兵不动，卫道时和他的爪牙们也偃旗息鼓，伊长江仍然在看守所呆着，据说检察机关已经准备提起公诉，马上就要进入审判阶段。

我沉不住气了，约了宁朝平见面。晚上，在一家便利店门口，我上了他的车，他一个人开车来的。

他发动车向城外驰去，我问：“我们去哪里？”

他不理睬我的问话，反问我道：“你找我什么事呢？”

“伊长江的案子什么时候能结？”

“伊长江的案子对你就这么重要？”

“他是一个好人，你们不是常说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吗？”

宁朝平朗声一笑说：“是啊，没错，这是我们纪检工作的原则。”

“所以啊，我希望伊长江能尽快出来。”

“你口口声声说伊长江是好人，你是怎么确定的呢？”宁朝平收起笑容正色地问我。

“我确定？是，我确定，他的日记就是明证啊！”

“你看过他的日记吗？”

“没有，不过通过我在看守所里和他的一番深谈，还有我的感觉，他和那些贪赃枉法之辈不是一路人。”

“凭感觉？公检法司也能凭感觉认定一个人是好是坏吗？”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伊长江不是一个好人？”我问。网

### 第 41 卷 异曲同工【2】

网——“天一，我不用和你普及法律常识了吧？你没看过他的日记，只是凭感觉就说他是一个好人，就像你凭感觉断定我能主持公道一样，你知不知道这是很危险的？”

“除非我的预测不准。”我小声嘀咕道。

“预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我们审案子，有时也会用到很多的辅助手段，比如测谎，比如验 DNA，和你的预测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吧？可是这只能作为参考，并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我承认你的预测很准，甚至你有常人不具备的异能，可你的认定毕竟是法律不认可的，如果是一个不了解你的人，听你说了谁好谁坏，一定会认为那只是源于你个人的好恶，我说得对吗？”

我得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可是我感觉他这是在和我绕圈子，他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他已经拿到了伊长江的日记本，他更明白伊长江和卫道时是什么人，为什么还要久拖不决？

难道伊长江的日记里还有对他自己不利的记录？

我心里的一寒，是啊，日记本是私密的东西，别人是不应该看到的，伊长江的老婆没有把原件交出来，而是弄了个复印件，是不是有选择地把一些于己不利的部分剔除了呢！

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有证据在手，就应该快点办案，以防夜长梦多。”

宁朝平是不会告诉他的办案情况的，他也没有表现出很困难的样子，大概是怕打击我对社会的信心吧。

“梦多不在夜的长短。”宁朝平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

我想他肯定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了。

汽车拐进一个乡间小道，又开了二十多分钟才进了一个村子。

“深更半夜的你带我来这里干吗？”我不解地问。

“你算算啊？”宁朝平把嘴上的烟蒂吐出窗外说。

“你别老是拿这事将我，我会占卜不错，可是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事无巨细都要占卜，我活那么累干嘛呀？”我和宁朝平已经很熟了，我对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客气。

宁朝平并不以为忤，在月光下露出皎洁地笑容：“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是最快乐的。”网

## 第41卷 离开仇恨【1】

网——我们下了车，步行在村子里走了一段路，宁朝平停在一户人家门口，上前轻轻敲门，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披着件衬衫迎出来说：“朝平，你来了。”

“老韦，她们娘俩还好吗？”

“还那样吧，孩子吵着要上学，这几天林婷在和我商量着孩子上学的事，所以打电话让你来听听你的意见。”

宁朝平边说边朝堂屋里走，也不介绍我和那汉子认识。

这家的房子和所有农村的房子一样，都是三间大瓦房，中间是客厅，农村叫堂屋，两边两间，每一间又从中间分开，成四个卧室。厨房和厕所都在院子里另有安置。

宁朝平在一个很旧的木制沙发上坐下，示意我也落坐，正在堂屋里看电视的一个女人站起来和宁朝平打过招呼，找了暖壶倒了两碗开水，放在我们面前的方桌上。这时从右手的卧室里又走出一个女人，站在宁朝平面前，说：“宁大哥。”

宁朝平让她在对面坐下说：“袁源今年该上一年级了是吗？”

“是啊，他天天像鸟儿一样关在院子里闷着呢，我看着心里难受，所以请你来一趟，想和你商量一下，我不能眼瞅着把孩子给耽误了。”林婷说。

我观察了半天，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林婷是袁绍飞的遗孀，袁源是袁绍飞的儿子。老韦的身份我弄不懂，看样子他和林婷母子并无关系。

“朝平，案子有进展了吗？怎么还没有说法啊？”老韦吸得烟很冲，吐出一口烟雾呛得自己先咳了几声。

“这漫天的乌云哪能一下子烟消去散。”

“宁大哥，让您为难了，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什么说法啦赔偿啦，都不重要了，人都死了，还得怎么着？我们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袁源一天一天长大，我不想让他从小就活在仇恨里，所以，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我想带他离开这里，到一个没人知道我们的地方，好好的活下去。”网

第 42 卷 离开仇恨【2】

网——袁绍飞和妻子林婷都在中发公司上班，袁绍飞

是司机，林婷干导游，袁绍飞出事，有很多死者的亲属不断地去中发公司辱骂林婷，又追到袁家闹事，把袁家给砸了，林婷的班没法再上下去，搬了几回家都被那些死者亲属找到。

林婷是一个倔强的女人，她虽然也恨丈夫不该拉了七十多人去送死，但是她知道丈夫也是因为父母仇恨在心，无处申冤，走投无路之下才一时糊涂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她知道害死丈夫和那七十二个无辜者的真正凶手是新华街的开发商，是建委主任卫道时和他的女婿马小龙，是马小龙背后的权势，所以她决定要为丈夫讨个说法，不能让袁绍飞死后还留下千古骂名。

她抱着孩子，像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去上访告状，市里省里北京，都跑遍了，期间有几次她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关了几间黑屋子，还有一次把她娘俩给拉到上千公里外的山西，差点卖给当地的农民作老婆，是宁朝平暗中派人接了回来。

宁朝平告诫她的处境很危险，不要再到处上访了，她一个弱女子哪能斗过那些黑恶势力，要她在老韦家安心等待，他答应她一定会把袁绍飞之死的真相给查个水落石出。

原来从一开始宁朝平就已经介入了袁绍飞的案子，只是一直在悄悄地搜集证据。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老谋深算，或者说是斗争的技艺，由此我也看出反腐工作的残酷性。

随着袁绍飞一案的一拖再拖，也终于拖垮了林婷的信心，她决定放弃了。



为了孩子，为了下半生的安宁，她要妥协了，她一个弱女子，无权无势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随时受到威胁，不妥协还能怎么办呢？

她不是不信宁朝平的许诺，她是耗不起了。

宁朝平狠狠地抽烟，他是不会把案子调查到了什么地步告诉林婷的，也许他心里有底，可是他太谨慎了，他懂得一步走错再无翻本的机会的道理，所以他沉默着，他的沉默也煎熬着我们的耐心。

终于，他掷下烟头，下了决心似地说：“林婷，你再给我点时间，听我的，哪里也别去，如果你们出了意外，就看不到害得你们家破人亡的凶手受到惩罚的一天了。”

## 网 第 42 卷 准备战斗

网——“宁大哥，您已经尽力了，我感谢您，我替我死去的公公婆婆和丈夫谢谢您，可是，我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真的快疯了。”林婷泪流满面。

“撑不下去也要撑，如果就此放弃，你一生都得活在痛苦的煎熬里，只有案子大白天下，袁绍飞之死有个说法，那七十二个冤魂把仇恨转向那些真凶，你才能真正得到解脱，才能好好地活着，才能告慰你死去亲人的灵魂。”宁朝平说。

“宁书记已经掌握了卫道时和马小龙他们的犯罪事实，只是牵挂到了一些高官，需要把证据做实才能动手，你再坚持一下，我相信邪不胜正，黎明马上就要到了。”我说。

宁朝平这回没有打断我的话，也许他是希望通过我来鼓励林婷的。我是一个局外人，这些话我说合适。

“真的吗？真的找到证据了？”林婷惊喜地问。

宁朝平不置可否，说：“袁源睡着了？我去看看他。”

宁朝平把带进来的一大包零食糕点和一个汽车玩具拿出来，进了林婷的房间。

林婷没有跟进去，而是小心地问我：“这位兄弟，你仔细地讲一讲案子到了什么程度了好吗？我躲在这里什么都不知道，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理解我的心情吗？”

我哪知道案情啊，刚才的话也是为了安慰她想当然说的。

我说：“宁书记这段时间没少……”

这时宁朝平已经走了出来，截住我的话说：“天一，时候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宁朝平走到门口，又塞给老韦一些钱说：“老韦，客

气话我就不多说了，她母子够可怜的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啊。”

老韦坚决不收，生气地说：“朝平，你这是这干什么，你是做大事的人，我做这点小事还要你的钱，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们是什么人和钱没有关系，这不是给你的，是给林婷母子的生活费，你收下。”

老韦大约是知道宁朝平的脾气，不敢再推辞，只得收下了，嘱咐道：“朝平，我知道你干得这份工作不容易，有风险，你千万要小心。”

宁朝平重重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快步走了。网  
第 42 卷 独孤行者【1】

网——月光如水，平静而安详，但是在这平静的夜空底下，却有很多人心里波涛汹涌，夜不成寐。都说夜是罪恶的衣裳，这是对夜的污蔑，罪恶的脚步何曾因昼夜而停止过呢？

同样的，罪恶行动的同时，也有正义的眼睛鹰隼一样的在注视着它，在待机而动，随时会箭一样俯冲下来，咬断罪恶的喉咙。

宁朝平就是一只犀利的鹰隼，他在天空盘旋巡弋，守护弱小，震慑宵小，震慑不住时他会冲出云层与之拼杀。

一只鹰和一群虎狼交锋，虽然鹰不会成为虎狼口中的食物，可是想击败对手，实在是太难了。

在车上，我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我问道：“为什么要带我来见林婷？”

“面对这个无助的女人和一个无辜的孩子，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是吗？我只想告诉你，我也不会，我在努力着。”宁朝平说。

我感受到了他话里的无奈和悲壮。

我说：“我真的想不到世界会这样复杂，人性会这样扭曲，贪婪毁掉了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呢，卫道时马小龙他们就没有想过后果吗？”

“人之初性本善，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堕落的。”

“你是说他们有一天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

“忏悔是每个人每天都该做的事，到最后才想起忏悔是死亡敲响的丧钟。”

“你是不是打算动手了？”

“你这么快就算了一卦？”

“又来了，我猜出来的。”

“你猜对了，所以今天带你来见林婷，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你记着把她们母子安全地送出大都吧。”宁朝平的语气里又多了一种悲凉。

他的话让我陷入了惊恐之中，我现在最怕预感，怕自己的也怕别人的，因为预感往往是准的，难道宁朝平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险的逼近？

为了缓和紧张的空气，我换了个轻松的话题说：“宁书记，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保证你没听过。”

“好啊。”网

## 第42卷 孤独行者【2】

网——我说：“清朝雍正皇帝怎么上台的你肯定知道，他对八字命理学说深信不疑，而且认真地钻研过刘伯温的命理著作《滴天髓》，并精于运用，这一细节你可能没有留意过。他没做皇帝之前就喜欢给别人看八字，着重于正印、偏官与日主的关系，他常用这种手段笼络人心，后来他能坐上皇位，也和他运用八字命理学，研究其兄弟诸王子的八字，使用生克之法让他们自生自灭为自己扫清障碍有很大的关系。雍正二年春天，年羹尧之子年熙患病，忽轻忽重，久治不愈，雍正查过他的八字后，说他八字与年羹尧相克，年羹尧刑克长子，于是作主将年熙过继给隆科

多作子，隆科多命中是三子，但仅有二子，得年熙后说了一句话，‘皇上之赐，即是上天赐的一样，今合其数，年大将军应该克的已经克了，我应该得的又得到了，从此年熙必然痊愈，将来肯定要受到皇上的恩典。’至此年羹尧、年熙和隆科多都对雍正感恩戴德，一心用命。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是七杀之命，经过雍正的调理转为偏官，后来年羹尧和隆科多由偏官转为七杀，是他们言行不一，不信雍正的嘱咐，最终都致杀身之祸。其实这是雍正故意埋下的伏笔，雍正知道他们的命理，可以随时让他们富贵和灭亡，封建帝王封赏剥夺官僚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任意任行，也要有让天下人信服的理由，所以，雍正用人，完全照着命理来的，都在他的可控范围内，能用时用，不能用时则造命令他们自取灭亡。可惜年羹尧和隆科多他们只知道皇帝宠信他们，不去记住自己的要害在皇帝手上捏着，一朝大权在手，恣意妄为飞扬跋扈，以命起势，因命衰亡，怨不得别人。”

“你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什么吧？”宁朝平说。

“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历史的真相也许不是这样的，就像你要做的事，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成功了，历史由你说了算。”

“你小子，太鬼了。”网

第42卷 孤独行者【3】

网——我看得出来他想利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达到

不战而胜的目的，可是又碍于他的身份他的信仰，怕留下什么后遗症，所以一直在迂回向前，我哪能步步踩准他的鼓点呢？信息通道不畅会贻误战机的。

我说：“那位伟人说得好，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过程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对吗？”

“伟人说得没错，但是你错了，有些事是要看过程的，武侠小说里侠士看到坏人可以手起刀落，他倒是痛快，不走司法程序，直接给正法了，如果放在现实生活中行吗？”

“你这比喻也太有跨度了，我的意思和你说的是两码事，比如在寻找证据方面，也许我可以帮你走一走捷径。”

“嗯，我理解你的意思，我很想试试，这样吧，明天中午，我让一个朋友安排了一个饭局，到时卫道时会到场，吃完饭我们会去落香茶社喝茶，你给找一个方便你观察卫道时的房间，你悄悄地测试一下他，看能不能捕捉到有用的信息。”

“好啊，我会妥当处理的，我们回去你先去茶社看一下现场，到明天好安排座位，”我说：“到时你要把话题朝能激起他情绪波动的方向引，只要他心念动了就好办。”

我们回到落香茶社，把几个茶室都看了一遍，挑了一间明看是单独房间，其时有一道用博古架隔开了假墙的茶室，他们看不到我，我躲在另一间茶室里却可以一览无遗。

一切都布置停当，宁朝平抬腕看了看表，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他脸上却不现倦容，又点了一支烟说：“天

一，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人特阴险？”

这话有点莫名其妙，我说：“怎么会？你的职业决定了你的处世方式。”

他苦笑了笑：“做纪检工作的知心朋友都很少，同僚之间没有友谊，同学战友朋友之间也很少有知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宁朝平叹了口气说：“是畏惧，先说官场同僚，他们是畏惧我，他们对我从来都是敬而远之，因为怕和我打交道多了，言多语失，被我抓到什么把柄。以前我做过一次伤害朋友的事，那次我和几个局机关的同事一起吃饭，我们平时的关系很好，开会啦考察啦学习啦经常在一起，相互之间有什么困难也都能帮一把。网

第 42 卷 孤独行者【4】

网——我们一起吃饭时，一时高兴都喝大了，有一个单位的副局长，口无遮拦不经意间透露了他单位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很多机关单位一二把手都有一种默契，像挪用一下公款，设个小金库，为自己套发点福利啦什么的。我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是我的职业敏感是清醒的，我捕捉了他透露的信息后，没过多长时间就顺藤摸瓜把他单位一把手给抓了，他也受到了牵连，被降职使用，从此我们就成为路人，更可怕的是，这事过后，所有单位的同



事都对我侧目以视，那时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我做我该做的事，我有错吗？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工作是工作，友谊是友谊，我不该去出卖朋友，我完全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去办案，而不应该利用朋友对我的信任。这就是过程和结果的关系，不是你说的过程不重要，过程如果打了折，结果再好，你也不会有成就感。”

“再说同学战友和朋友，他们不是畏惧，而是鄙视。中国人讲究人情，有时候合理比合法更能得到响应和拥护，我干这个工作，少不了办案，一有案子，托人说情的就会蜂拥而上，手上有了案子才明白，身边这些亲人朋友的关系原来是如此的盘根错节，为了人情伤了国法，不为人情伤了亲情友谊。我一个战友的亲戚，是一个收费站的站长，挪用了几百万做生意，结果赔了个精光，被我们调查了，战友找到我，让我放他一马，他的意思是悄悄把挪用的钱还上，不要再移交司法机关了，按说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要国家的钱不受损失，放过他也不会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可是我没有同意，最终还是交给检察院了，结果人家托到检察院，没过多长时间案子就结了，那个站长工作照旧。从此我那个战友和我不在往来，不光如此，我所有的战友同学都知道了我六亲不认，也都和我不冷不热的。”网

## 第42卷 孤独行者【5】

网——“不光是这些，连我的上级领导都不怎么待见我，因为他们有时打招呼让我手下留情我也顶着不办，他们私下叫我宁黑脸，后来改叫黑子，我们家属院门卫老李头养了一条狗就叫黑子，他妈的，我就是一条狗，是为国

家为人民看门护院的狗，怎么了，你们不待见我有本事把我撤了！撤不了，上级纪委年年评我先进，优秀共产党员，我光荣啊！”

“逢年过节我想找几个朋友喝个酒，说说知心话，回忆一下童年往事都找不到人，有的人是不敢和我坐到一起，有的人是不屑和我在一起，想一想挺没劲的，一块老表戴了几年都会跑不准时间，我何必这么较真呢。可是，我较真惯了，改不了啦，让我去徇私枉法不如把我这块老表拆了砸了。”

“天一，我给你说这些，不是向你诉苦，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为什么调查一个案子这么难，这么慢，因为我所到之处处处掣肘，线索处处封锁，而且不断的有人给我设置陷阱，一个不慎，不光惩治不了坏人，救不了好人，连我自己都得搭进去，我搭进去不足惜，怕得是有损纪委的形象，有损党的形象。”

宁朝平一口气说了很多，中间没有停留，连香烟烧了手指都没有感觉到，好象是要把积抑多年的感受都倒出来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或者他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安慰，只要一个倾听者。

我想，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能倾听，也算是他的一个知心人了吧。

他站起来说：“我今天说得太多了，该走了，明天按计划行事，你今天好好休息，争取我们的非正常手段能大

获成功。”

我们紧紧地握手，我目送他孤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黑夜里。

混迹官场的人，提防心理都很重，话吐半句，心深似井，哪怕是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都不轻易表露心迹。

怕什么？怕隔墙有耳，怕女人舌长，怕孩童无忌。

宁朝平对我说了那么多，其实只给我透露了一条信息，他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他走后，我反复琢磨他的每一句话，一连问了自己好几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我这么值得他信任吗？

我想了许久也没有想明白，后来，我才明白，他这是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他告诉我他阴险，他的阴险不是恶意的，是非常手段之一。

我不是一直鼓动他要用非常手段吗？他用了，所以我得懂得他，才能帮助他。

他不能确定我是否会因为怀疑他的动机而坏了他的大事，所以要表白自己，要让我信任他。

我不由同情起他来，连聊天都能不动声色地把我引进他的计划中，这样的人是该孤独。网

第 42 卷 不解之谜【1】

网——第二天，我在茶社里看着书养精蓄锐，静待卫道时的到来。

一页书没有看完，手机响了，是久疏联络的梁小地打过来的。

“周老师，还好吗？”

“我很好，你呢？在种庆后那儿工作的顺手吧？”

“是的，我现在是副总了，负责保健乳品开发生项目，电视广告已经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开播，代言人是一位歌坛新星，名字叫许雯静，你有时间看看。对了，我们的新产品叫‘金色年华’成长乳，现在销售非常好，周老师，我顺便做一个市场调查，大都现在有这个产品吗？”

梁小地的言语之中藏了一种傲慢和优越感，和我熟悉的那个梁小地判若两人。

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突然地打电话来，说得却是他的项目，他的产品，他的成功，对他深爱的小韵只字不提，他是何用意？

“恭喜你。”我淡淡地说。

“这多亏周老师的提携啊，没有你的神机妙算，哪有

我梁小地的今天，过几天我还要去大都，到时一定要请你喝一杯，以表谢意。”

他来过大都了？为什么没有联络我？他的话里怎么听着不像是感激我，却有讽刺的意味？

我弄不懂他到底想说什么，也不提旧事，只顺着他的话应付几句。

我说：“你言重了，是金子放在哪儿都能发光，郑巨发现在还抱怨我替种庆后挖他的墙角呢！”

“哼，郑巨发？他靠挖别人的墙角起家，还怕别人挖他的墙角？”梁小地冷笑：“他恐怕巴不得我离开吧！”

这话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对郑巨发有这样的看法？

“怎么了？你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要有的话也是以前的事，我以前对他了解太少了，现在不了，我现在完全看清了他是怎样一个人。”

“小地，你能不能不绕弯子，把话说明白了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清楚吗？不是一直都是你在帮他操纵吗？”

“我操纵？我不清楚，我操纵什么呢？”网  
第 42 卷 不解之谜【2】

网——“周老师，我一直佩服你的人品，助人为乐，劝人向善，敢作敢当，但是现在我发现，那些不过是你的外衣，其实你和我们凡人一样，都有极其龌龊的内心，有人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你是挺可怕的。”

梁小地这句话非常的刺耳，让一贯平静的我不由愤怒万分。

“梁小地，你可以误解我，也可以质疑我，但是不能侮辱我，我自信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做任何事从来都是本着一个‘人在做天在看’的原则，我错在何处请你指明。”

“你不是大师吗？你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还怎么去看别人的命运？”

“你打这个电话就是为了侮辱我的吗？”

“你不配我侮辱，我想请你转告郑巨发，种庆后的公司上马保健乳品项目是我的主意，‘金色年华’就是冲着他去的，我要打败他，让他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梁小地恶狠狠地说。

上次在郑巨发办公室里，欧阳云锦作汇报说种庆后在北方市场推出了一款针对黄金乳的产品时，我就曾产生过怀疑，种庆后和郑巨发多年的交情，他为什么要和郑巨发做竞争对手呢？原来是梁小地在中间撺掇怂恿的原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梁小地对郑巨发如此仇恨，让他对我误解如此深？

“小地，木不钻不透，话不说不明，你直截了当地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你对我和郑巨发产生这么大的仇恨。”

“你知道的，如果真不知道就永远不要知道，为什么回回都是别人糊涂惟独你清醒着呢？”梁小地说完狂笑着挂了电话。

原来安静的一个早晨让梁小地一个电话搅和得乌云翻滚，我近于禅定的心也波澜起伏难以平息下来，于是打电话给郑巨发。

“种庆后的‘金色年华’成长乳是专门针对你的，你清楚吗？”

“当然知道，怎么啦？”

“你怎么看这件事？”

“什么怎么看？很正常啊，这年月就这样，什么产品市场好，所有的人都会蜂拥而上，种庆后当然也不例外。”

网

网——“可是他是你的朋友，他和你争市场你不觉得太不厚道了？”

“他不做别人也得做，没什么奇怪的。”

“真的吗？没有别的原因？”我在怀疑郑巨发知道梁小地操盘“金色年华”的事。

“你怎么了？是不是破译出什么来啦？”

“我不用破译，梁小地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很多奇怪的话，我想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都说了什么？”

“当然是对你大不敬的话，你想听吗——他要让你家破人亡——我在想，什么深仇大恨让他对你恨之入骨？”

“他真这样说？哼，让我家破人亡？口气不小，不过他还嫩了点吧！”郑巨发不以为然地说。

“以前他在公司工作过，你们合作的挺好啊，他一直对你也是毕恭毕敬的，为什么态度会突然有这样大的变化？”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你怎么也变得婆婆妈妈的啦，我正忙着呢，挂了吧。”郑巨发不待我多说，收了线。

郑巨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按常理听到梁小地那样恶毒的话应该怒不可遏才对，为什么竟然如此的平静？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件事，可是根本不管用，脑海里总是时不时迸出梁小地一会温顺一会狰狞的面孔，还有郑巨发置若罔闻淡然。

我这个人就这种坏毛病，破解不了的难题压在心头会很难受，无法聚精会神地去进行下一个工作。今天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如果解不开这个谜，肯定会大受影响。

六子和小兰在旁边的房间里玩老虎棒子鸡，声音一忽儿高一忽儿低更是让我心烦意乱，我站在自己房门口大喝：“你们能不能安静点？都多大了还玩幼儿园的把戏！”

小兰红着脸匆匆去工作了，六子谄笑着走过来说：“师父，你怎么了，为什么会暴跳如雷？”

我暴跳如雷？我这样的失态吗？

我返身坐回书桌旁，陷入沉思，是啊，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让一个不相干的人几句话就弄得心神不定了呢？船到桥头自然直，终有水落石出时，我既然解不开这个谜，不如静心等待真相自己露出来吧。网

下午两点多钟，宁朝平与卫道时果然来到了落香茶社，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我不认识，其实我也没有见过卫道时，是宁朝平找来了他的照片，我提前熟悉了一下。

卫道时比照片上要胖一些，大腹便便的，中等身材，他不光长了一个酒囊饭袋的肚子，还长了一个酒囊鼻，隔了老远都能看到他鼻头红肿，黑头鼓疱，秃眉凹眼，戴了一付无边的眼镜，显得脸特别的大，也特别滑稽，唇下有一颗醒目的黑痣，稳稳地长在克子位置上，上面还有几根黑须。

我对相面术涉猎不多，只是略知一二，看他面相，就知是一个心计颇深的人，也知道他命中无子，无怪乎对女婿马小龙如此娇纵。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宁朝平把卫道时安排在了方便我观察的位置上，卫道时请宁朝平点茶，宁朝平笑笑说：“我对茶没有研究，随便什么都行。”

卫道时要了一壶中等价位的碧螺春，宁朝平说：“饭让你们请了，茶钱我付，喜欢喝好茶就大方的点，不要给我省。”

卫道时眯了一下眼睛说：“别啊，宁书记，你请什么

都行，可千万别请我们喝茶，我可听说香港廉政公署办案不叫办案，叫请喝茶。”

他话里有话，宁朝平也不示弱，说：“你卫主任三朝元老，大都市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幢建筑无不倾注你的心血，可谓功高盖‘市’，谁敢请你那喝那种茶？”

“哈哈，”卫道时干笑几声：“宁书记，你不光是请我喝茶，还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什么功高盖世，自古功臣多无好下场，你这样说倒让我诚惶诚恐了。”

宁朝平亲自持壶给他倒了一杯茶，话锋一转说：“老卫，你今年有五十……三了吧？”

“五十五了，船到码头车到站，马上要下了，一辈子和修桥补路栽树种草打交道，碌碌无大作为，却挨骂无数，我是真想赶快告老返乡，颐养天年哪。”卫道时眯了一下眼睛说。

第 42 卷 斗勇斗智

“修桥补路都是功在当今利在后世的功德，谁人笑骂谁人骂，自有公道在人心，不像我干得这份差事，在任时无人理解，退休了无人理睬，你能颐养天年，我怕是要度日如年喽。”宁朝平看似恭维的话里却含了针刺，他是要激发卫道时心里的波澜。

这是我们定好的，他要 想办法用语言刺激卫道时，

让他无法遮掩内心的恐慌，只要他心念一动，我便能捕捉到他的漏洞，读出他心里的所思所想。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宁书记，你儿子马上要大学毕业了吧，是断续读研还是准备工作呢？”卫道时老奸巨滑，及时地将话题转移了。

我一个凝神，已经进入了他的大脑里，我听到他在心里说：“无事献殷勤，必有是非心，姓宁的今天怕是不情好意。”

“这两年老父亲的病已经把我的家底给折腾光了，他想读研我也供不起了，所以准备一毕业就找份工作，怎么样，老卫，让他跟你去为人民服务去吧？给他安排个栽花种草的工作就行。”

卫道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心里想：“不会是为了给儿子安排工作才请我吃饭喝茶的吧？”

“你逗我呢，宁书记，你儿子可是名牌大学，我这小庙哪是他的安身之处，我倒觉得他的性格适合干政法工作，对啊，他不是法律专业吧？进政法系统最合适了，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他选这个专业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干了一辈子政法工作，深知其中的甘苦，不想再让他入这行了，我是说真的，你要是方便的话，给他留个岗位，让他在你那里锻炼一下。”宁朝平进一步打消他的疑虑说。

卫道时在心里说：“你说这话我还真信，凭你这两袖

清风的样子，想供一个研究生，得去卖房子，不过要说安排工作，怕你是早做好打算了，想先到建委来领份工资也行？不差你这三瓜俩枣的。”

卫道时的警惕已经放松了，人一松驰，脸上便油光泛彩，生动起来。

“宁书记发话了，谁敢不答应，你放心吧，儿子的事包我身上了。”

第 42 卷 天不藏奸【1】

“好，我先谢了，”宁朝平端起茶敬了一下说：“这段时间，我这里接到不少新华街居民的人民来信。”

宁朝平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了一下。

卫道时心里一紧，想：“人民来信？什么意思？举报的？姓宁的要卖我个人情好为儿子铺路？”

但是他不接话，只是挤出一丝笑容，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宁朝平见他不接茬，只好接着说：“很多是反应拆迁补偿不公平的，说拆迁办有问题，有人在与拆迁户合谋骗补偿款。”

“老百姓知道个屁，瞎猜呗，拆迁补偿是按国家和省市的规定来的，每一间房每棵树都有详细的补偿标准，即使有出入也是人情化操作的原因，不会有多大的漏洞，再说了，政府人员怎么可能与拆迁户合谋呢？纯属胡说八道。”卫道说。

他心里说：“我当什么大事呢，就这点芝麻大的事也算是送人情？你宁朝平真不懂官场行情啊。”

“老百姓因为不了解拆迁的规定和补偿标准，所以才会瞎猜，我想你们可以把工作做细点，让拆迁过程透明化，这样可以避免许多矛盾，也就不会发生袁绍飞那样的恶件了，对不对。”宁朝平的真正用意在于引向袁绍飞。

卫道时果然上当，心里骂道：“妈的，都是公安局那帮蠢货，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事先知会一声，车祸就是车祸，扯那多么远干嘛？他想死就去死，和拆迁有什么关系？还有那什么神秘人，他妈的是人是鬼啊，能看清车里发生的事，扯淡！”

“袁绍飞一案其实和拆迁没多大关系，他是性格扭曲，说白了就是变态。”

“老百姓不这样认为啊，现在社会上的怨气很重，都在说开发新华街项目的地产公司是袁绍飞一案的真凶，说什么抓了个伊长江当替罪羊，真正的大鱼却不敢碰，我们政法部门的压力非常大呀，上次中纪委的领导来，把我狠狠批了一顿，要我们深挖一下，挖什么，有什么可挖的，已经抓了那么多人，可是群众的心理是不抓几个大官就是我们不作为，这工作难干呀，一出点事群众就朝上想，再说了，这次的事情闹得也忒大了点，七十多条人命，市委

书记被记大过，市长被党内警告，有可能连职位都保不住，中央决心这么大，谁还敢捂着藏着？”

宁朝平边说边观察卫道时的表情。

## 第 42 卷 天不藏奸【2】

卫道时眼睛眯起，眉角动了动，心里波涛翻滚：“贾副市长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把我坑苦了，小龙自己干，给你们贾新分点成就行了，非得把他也弄进公司，我说这两孩子在一起能把大都翻个底朝天，你不信，出了事贾新跑得快，跑国外去了，现在就看你的活动能力了，要保不住我，别怪我全抖露出来，我不能安全着陆，你也别想全身而退。”

宁朝平见卫道时深默不语，说：“抓一个伊长江难以服众啊！”

“不抓他抓谁？难道抓我？不过这事的确有些欠周全，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干净，竟然挖不出更多的东西，拿五十万栽赃他有点不划算，回头得让老贾催促一下检察院，尽快结案，要不然如果纸不包不住火，怕要鸡飞蛋打。”卫道时心里说。

他嘴上说：“反腐不论大小，抓贪官不能考虑服众不服众的问题吧？”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 是现在不是市里要做危机

公关嘛。”

“你的意思是还要再办几个有影响的人？把大都搅个人人自危？”

“我没有这个意思，稳定压倒一切，我想押着伊长江不结案也是为了慢慢淡化公众的不满情绪吧，不过越是这样拖着越是让人猜疑，不如审结，再从别处着手转移公众视线。”

“从别处着手？宁书记是不是有了新的目标？”卫道时心里一惊。

“呵呵，袁绍飞的案子没有结呢，虽然上面有人打了招呼，可是这案子悬着落不了地也没办法收场啊。”宁朝平又绕到了袁绍飞身上，而且故意点了一下上面这条线索。

卫道时心说：“老贾啊，你老是说上面有人罩着，为什么不再使使压把这个案子掀过去呢？袁绍飞他爹之死虽然是小龙找人做的，可也是贾新挑唆的呀，他跑了，小龙怎么办？公安局是摆平了，这宁朝平可不是省油的灯，不光和成菲开始了抵触要插手伊长江的案子，还盯上了袁绍飞的事，他妈的，他这是要干嘛呢！姓贾的，你他妈的就知道要钱，这一回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老子藏了十几年的宣德炉都给了你，还不抓紧办事，你要敢耍我，那就鱼死网破。”

“怎么收场是你们政法部门的事，你们都是人中之龙，有的是诸葛孔明计。你刚才的话真是提醒了我，做工



作还是要细，光想着把事情干好不行，一个小疏忽就会捅出大漏子，这都是教训啊！”卫道时打起了哈哈。

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看到卫道时眯起眼睛向我这边望过来，然后警惕地扫了宁朝平一眼说：“这屋子不是实墙的？”

“不知道，我也是偶尔来坐坐，这里的环境不错。”宁朝平说。

我要小兰去添水，然后急忙躲进内室。

## 第 42 卷 难得糊涂【1】

郑板桥有一句名言：难得糊涂。世人多有误解，以为这是消极遁世思想，做人做事应该积极求索，世事洞明。岂不知世事洞明皆烦恼，人生无欲才逍遥，我们看世界看得是热闹，躲得是风雨，耳目灌满他人的喜怒哀乐，就挤跑了自己的清静愉悦，何苦呢！所以难得糊涂，糊涂不是装疯弄傻，愚钝无知，而是一种对尘世的过滤，漏却泥沙千里水，留得源头一尾鱼，不管他人浊，只要自己清，这才是郑板桥所谓的糊涂。

短短一个多小时，我看到了卫道时一颗污浊不堪的心灵，看到了官场里的虚伪和残酷，看到了那些所谓公仆的冷酷和无情，也看到了权势金钱对一些人的魔力。

都说巫师擅于下蛊，画 道符可以迷人心性，掌握人

的灵魂，其实巫师的魔力比起权势金钱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要想让一个人变成魔鬼，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在以前，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话我可能答不上来，现在我可以回答：给他以权势和金钱。

他会变成撒旦。甚至比撒旦更甚百倍千倍，而且无药可治。

我看到了，我烦恼我恐惧，我自己顿失方向，我对这个世界顿失信心。

夜深人静时，宁朝平一个人悄悄地来茶社找我。

“怎么样？”宁朝平一进来就问：“有没有线索？”

其实者和反者之间玩得是一个游戏，比捉迷藏更刺激更有魅力的游戏，藏者和捉者都是自以为聪明的挑战者，他们喜欢在胜负之间穿梭，他们喜欢看到对手的恐慌和失意，他们喜欢胜利的成就感。如果有一位旁观者给他们指出了游戏的漏洞，很快的结束了他们的决斗，他们会很无趣，成者败者都无惊心动魄的快感，我想他们会骂那个不知趣的多事者。

如果是因为我过早的终结了宁朝平和卫道时的游戏的话，我想，他们总有一天都会很后悔和愤怒，他们发挥潜能的机会被我剥夺了。

第 42 卷 难得糊涂【2】

我真想难得糊涂一回，甩手不管他们的游戏，生者自生，亡者自亡，各安天命，因为这世间太多这样纠缠不清的游戏，不好看也不好玩，关我什么事！

可是我做不到，我亲眼看到那七十二条鲜活的生命在我眼前灰飞烟灭，我亲眼看到好人冤屈，坏人逍遥，我亲眼看到弱小的挣扎和霸权的嚣张，我看到了就躲不过去，忘不掉，与其时刻忍受心灵的折磨，不如尽早让这一切都划上句号，让逝者生者观者玩者都有一个归处。

我苦涩地说：“线索是有一些，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只要有就行，有了突破口不怕揭不开盖子。”宁朝平很兴奋。

他大约是一个另类，不喜欢过程只想要结果，因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自己可以拯救世界。

我看古戏里，常常会有这样的戏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想连古人都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古人变成了现代人，现在还在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个词在生活中还没有消失呢？是因为王子与庶民不能同罪的事实太多了，所以要不断地说，不是为了震慑谁，而是为了安慰谁，震慑谁呢，震慑信奉权力至上的王子们，安慰谁呢？当然是安慰无法知晓真相的庶民。他们都知道人人平等只是一种理想，所以需要震慑和安慰，作用不大，但可以缓冲矛盾，然后让缓冲变成冲淡，最终变成如烟往事。

“姓贾的那个副市长的儿子贾新出国了。”

“出国了？嗯，有可能，那个纨绔子弟成天游手好闲，满世界的乱窜，我听说他经常坐飞机去香港澳门泡亚姐赌马什么的，出手很是阔绰。”

“他哪来那么多钱？你们为什么不查他呢？”

“怎么查？他一个无业游民查他什么？查他的资金来源？查他爸？那个老狐狸要是能让我们查出什么就不会如此纵容他宝贝儿子啦！”宁朝平很无奈地摇摇头说。

第 43 卷 身不由己【1】

“打死袁绍飞的父亲就是贾新和马小龙合谋做的，贾新可能是出去避风头去了。”

“这事我知道，不光我知道，全市上下没有不知道的，可是老贾和公安局打了招呼，打人凶手抓不到，没办法揪出指使者，所以就没有证据办那两个小子。”

“太黑暗了，这不是拿人命当儿戏吗？那个凌局长也是个黑白不分的人吗？”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里的曲折纵横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其实有些正义的人是被压制的，唯一能做的就

是等待，等待有朝一日他们疯狂到头，自投罗网，我想现在是时候了，老贾这回玩得太大了，这么多条人命，由不得他不害怕，他也是能挡几时算几时，如果他有把握不出事就不会让贾新出去了。”宁朝平忿忿地说。

“这回怕是你们也扳不倒他，他上面还有一个大人物罩着。”

“那个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只要能把老贾和卫道时的事实做实，谁也帮不了他们，还有吗？”宁朝平有些失望。

看来我的努力算是白费了，原来宁朝平对这些事都已经了如指掌，看来卫道时煞费苦心隐藏的，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别人都看到了，只是没有证据指证他们罢了，否则根本这个游戏早就没得玩了。

我摇摇头，“这些对你都不重要，那就没什么了，看来我帮不到你。”

“没有了？再好好回忆一下，还有遗漏吗？”

六子在隔壁看电视，这小子完全是没心没肺，我们在这厢谈话，他那里把电视开得震天响，虽然我们说话他听不到，但是电视的响声却可以穿门而过。

“黄金品质，纯净水的价格，金色年华成长乳，伴你成长每一天……”是一段广告，一个女孩子清脆的声音，听起来很是耳熟。

我起身走出去，电视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转身而去，是小韵。

小韵？怎么会是她？梁小地说请了一位歌坛新秀做广告，叫什么许雯静的，为什么是小韵？我大脑一时短路，转不过这个弯来了。

宁朝平见我有些反常，跟了出来问：“天一，你怎么了？”

我愣了一会儿才说：“没什么，我出来让六子把声调整小点。”

六子见我脸色阴沉，吓得一伸舌头，做了个鬼脸，把电视关了。

## 第 43 卷 身不由己【2】

我们回来接着谈，我却满脑子都是小韵那一转身的情影，绕不开满心的乌云。我感觉有事要发生，有很大的事要发生。

“我看你心不在焉的，是不是没把你的异能发挥好？”宁朝平关切地问。

“不是，时间太短了，他的思路时断时续，很难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

“他没有想到谁向他行贿，或者他向谁行贿什么的吗？我们要从外围入手，只要揪住他的狐狸尾巴他就跑不了。”

“伊长江的材料上应该有啊？”

“已经开始调查了，只是需要检察院的配合，我现在还不想惊动检察院，因为卫道时和老贾与那边的关系太复杂，会打草惊蛇，到那时就被动了。”

“卫道时说因为他因为袁绍飞的事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还有他送给老贾一个宣德香炉，这个有用吗？”

“很有价值的线索，还有吗？”宁朝平眼前一亮。

我整理了下凌乱的思绪，努力地想了一会儿说：“有一个很模糊的信息，只是在卫道时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我不能肯定准不准确，是这样的，有一个收破烂的去过卫道时家，卫道时见那人收了一件香炉，就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下来，后来卫道时拿那香炉找一位文物专家鉴定过，专家说他捡了个漏，是宣德年间的香炉，市场上价值五百万。”

“有这样的事？”

“是啊，很蹊跷。”

“那个收破烂的人长什么样子？”

“戴了顶草帽，看不清脸，因为我只是用意念来读取他大脑里的信息，只要不是他刻意回忆的事我只能看到模糊一片。”

“这帮王八蛋，做得也太高明了，竟然想到用这种方法行贿，不怕他狡兔三窟，只要能找到那个行贿者，肯定能挖出真相。”

“可惜时间太短了。”

“你太不小心了，怎么让手机响了？把他惊了，不要紧，我就从那个香炉入手调查，要是真的宣德香炉肯定能查到来路，那东西太稀少了。”宁朝平说。

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梁小地和小韵身上，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只是胡乱地点头。

宁朝平看我情绪不太高，不再和我啰嗦，拍拍我的肩告辞了。

## 第 43 卷 一场赌博

《易经-水雷屯》六三爻：即鹿无虞，唯入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追逐野鹿没有猎人作向导，只能在迷失在山林中。君子是一个聪明的人，知道再往前走会有灾难，还是弃而不



前的好。

每个人都有一颗赌博的心，大到投资置业终身大事，小到行走买卖日常交往，常会有一个左右的选择问题，向左还是向右，任你百般分析佐证，最终还是和掷硬币一样要选一面去实施，什么事是有百分百的把握的呢？没有，因为事物都是不断变化演进的，此时的好未必就是彼时的好，此时的坏也未必彼时会坏，赌场上有一句话叫：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事业上如果抱着一颗赌博的心去选择方向，就不是伤身那么便宜的事了，会万劫不复。

有的人说我从来不赌博，你不和别人赌也必将和自己赌，想想你的人道路，是否在不停地赌呢？肯定是这样的，只是你不觉得而已。

郑巨发也是在赌，虽然他逢大事会请我预测一下，但是预测有时并不能改变他的选择，他常常会心存侥幸，或者说他更倾向于以往的经验。

这次他面临重重危机，也曾请我预测过，我发现卦象很乱，乱卦不用断，祸事在眼前。我看他头顶有一层薄薄的阴云萦绕不散，这是一个人阳气衰弱的表现，只是我不能确定他这是因何引起的。

我告诫他要多留意公司的细节管理，不要把步子迈得太大，尾大不掉，遇事肯定难以周旋。可是他是上市公司，每一笔投资计划都是经过董事会批准并做过公告的，铺开的摊子不能随便收回来了，否则会影响二级市场，如果股东的信心受到打击，股票下跌得厉害，那可不是好玩的。

这次他要暂停一个生产基地建设，也是悄悄的进行，不敢公开，否则必然会打击二级市场的信心。但是他要新建奶牛养殖基地的事却大张旗鼓的宣传了出去，报喜不报忧，虽然能获得短暂的利益，却是隐患无穷。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他做这个决定是非常的不明知智，甚至是愚蠢的。

## 第 43 卷 自信膨胀

虽然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规范，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做假帐隐瞒投资情况，虚造业绩，甚至有的还和一些私募基金联手做假，如“银广厦事件”，可是最终毁掉的还是公司自身。这是刚发生没多久的事情，郑巨发比我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

郑巨发的卦象乱乱就在这里，是他乱了方寸，还要做足表面文章，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经营状况，我从卦上看出他的公司有危险，说给他听，他嘴上很硬，强撑着不认，只说是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很正常的一些问题，他自有解决预案。

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可是他已经被自己的成就蒙蔽了眼睛和思想，他以为他能从白手起家干起这一份大事业，当然能应对所有困难和危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运气。

夏天到了，暴雨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征兆，晴天一个霹雳就是一阵疾风骤雨，淋湿得是那些不带伞的人，是那些

不看天气预报而出门的人。

我不知道郑巨发走在路上何时会被淋湿，甚至被冲走，只是感觉不会太远了。

前段时间考察完养殖基地的选址，回来后黄金健公司开了一次董事会，董事们都把他当成了神，他的决定和一位伟人一样，挥挥手就定了。养殖基地选在向义的家乡枣庄。

枣庄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山多水多，植被丰富，空气清新，京杭运河从境内穿过，大小河流湖泊无数，郑巨发选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地方，当地政府对黄金健这样的大公司能去投资自然欢迎，给了许多优惠政策，并且没要他一分钱，就把一大片山坡和土地交给他使用，只有一个要求，周边几个村子的农民安置在他的养殖基地里工作。

这是多么合算的一笔交易，他当场就拍板定下了。然后回来气势磅礴地挥挥手，就把所有董事们都鼓动地举手通过了。

向义和母亲对我很热情，又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郑巨发趁机问清当地的投资环境情况，向义一无保留，详细地介绍了那里的气候农作物和生产生活情况，让郑巨发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第一手资料。

第 43 卷 连锁反应

向义留我在他家里多住几天，我哪有心情久留，再三承诺还会再去看他，他才对我依依不舍撒手。

回来没多久，郑巨发就拨了一批先期资金，派了一个副总带着李平阳进驻了枣庄。

一个人的运气好坏要辩证的看，这也是易经的哲学。郑巨发命犯小人，被金长生和梁小地盯上了，侯氏父女和天符双魔又联手作怪，要置他于死地，他的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是他运气转坏的开始，但是他在困境中作了一个建设养殖基地的决定，正是这个基地在后来挽救了他，使他在危机中留下了一线生机，所谓祸福相依，一点都不假。

我看过“金色年华”成长乳的广告后，心里多少对梁小地之所以恨郑巨发有了些底，我想肯定是小韵对梁小地说了什么，加之我给郑巨发打电话时他躲躲闪闪的语气，更令我深信，梁小地和郑巨发的矛盾，他们都心知肚明，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不是我要管这个闲事，而是郑巨发正在要紧关头，一个金长生已经够他对付的了，又来一个对他知根知底的梁小地，我不能不去提醒他。

我没有预约，径直闯进了郑巨发的公司。

在电梯里遇到欧阳云锦，她很高兴，说：“周老师，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就来了，真是巧。”“你找我？什么事？”

“请你给我算算命，我这段时间夜里总是做梦，而且总是同一个梦，好像电视连续剧一样，一集接着一集的，每天晚上都能续上，我感觉非常不好，昨天我连觉都没敢睡，在酒吧泡了一夜，先去我办公室好吗？”欧阳云锦说。

“有这样的事？”我心里大惑，感觉也不好起来。

郑巨发有事，他身边的人也状态不佳，这可不是好预兆，因为感应力都是可以相互传递的，郑巨发感应不到的一些事，有可能被和他接触最多的人感应到。

我随欧阳云锦去了她的办公室，其实她的办公室就在郑巨发办公室的隔壁。

她房间里的冷气开得很大，我进去后打了个寒战，问她：“你这么怕热？”

第 43 卷 进入梦境

“不是啊，不知道怎么的这几天心里像揣了一团火一样，坐在这样的房间里还觉得浑身烫得难受，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说什么病也没有，我不是中了什么邪了吧？”欧阳云锦说着从冰箱里拿了一杯冰水一口气喝了下去。

然后才想起问我：“周老师，你喝点什么？”

我摇摇头，开始端详她。她知道我在做功课，也端坐不动地看着我。

几乎不用我的气息主动去运力进攻，就从她身上就传递过来一个很清晰的信号，我看到有一个人形样的东西攀附在她身上，冲着我冷冷地笑。

我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那个青烟一样的影子在欧阳云锦身上转了一圈，竟然笑出了声，然后慢慢散去。

我追着那股烟气，想看清她的去处，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阻挡住了，猛得跌回现实。

欧阳云锦并没有感觉到异样，问：“周老师，怎么样？”

“你梦见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在冰上走，一步一滑，然后那个人掉进了冰窟里，你在哭，可是过了一会儿那个人突然双手伸出来，扒在冰面上冲着你笑，还说，‘你下来，我带你捉鱼去。然后你跟着她走了，走了很长时间——这儿有个停顿，应该是第次做梦——你跟在她身后继续向前走，两旁有很多长发遮面的人，你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向你身上扔东西，是很钱，你捡起来却是鱼鳞，把你的手划得鲜血淋漓——这儿还有一个停顿——你转身想跑，被带你来的那个人拉住了，给了你一把刀子，要你去杀人，你去了郑巨发的房间，他赤身，你们做，了……然后你举起了刀子，郑巨发冲着你笑……后面没有了。”我像呓语一样描述着她的梦。

欧阳云锦听得面红耳赤，低下头说：“周老师，你，你怎么能知道我做过的梦？”

我的脸也红了一下，因为我看到了她和郑巨发在床上翻滚，样子很疯狂，我不是故意要去看这些不该看的东西，是一种惯性让我进入了她的记忆里，为了弄清楚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我不能停下来。

她的梦让我看清了，有人在左右她的意志，她被别人下了蛊，要借她的手来害郑巨发。

### 第 43 卷 幻听幻觉

我说：“对不起，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不过你放心我没有恶意，我告诉你，你受了蛊惑，这个下蛊的人是冲着郑总的，我帮你清掉它，但是，以后你不能再和他发生关系了，否则我的符就会失去作用，你还会神志不清，最终会酿成大祸。”

“我，我没有，”欧阳云锦脸红得像晚霞一样，声音微弱，但是又马上抬起头来，睁着惊恐的双眼盯着我：“周老师，我受了蛊惑？这是谁要害我，为什么？”

我用梅花易数起了一卦，说：“这个人和你若即若离，不是你的亲人，可是你们的关系却很近，应该是你的朋友或者同学之类的，你以后不要再和她来往。”

“我同学？俞敏？是 她？她会下蛊？”欧阳云锦

失声大叫：“天哪，她会是《聊斋志异》里的那个画皮一样的女鬼吗？”

“她不是鬼，她是被人控制了，”为了安慰她，我故作轻松地一笑说：“俞敏？在哪里工作？”

“她在金长生的公司，”欧阳云锦接着解释道：“郑总知道她的，我们在一起不谈工作，只是因为同学的关系经常在一起喝喝咖啡唱唱歌。”

“她在金长生的公司？”我大惊，心里更加明白了她为什么会中蛊了。

“你能算出谁在控制她吗？”

“我得见到她本人才可以，从你身上看不出。”

我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工具，画了一道符，念了符咒，教欧阳云锦贴身放好，让她关掉了冷气，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现在心里还燥热吗？”

欧阳云锦感觉了一下，点头说：“不热了，周老师，你太神了，可是我不明白，难道世间真有鬼神吗？为什么我会被人下蛊呢？你写了一张纸就能让我恢复如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问：“你见过鬼神吗？”

“没有。”



“这就对了，鬼神只是一种意象，因为世间存在一种超自然力，有的人可以利用这种力量控制别人的大脑和思维，于是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幻听幻觉，你要是看过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的书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我解释道。

欧阳云锦似懂非懂点了一下头，忽然脸又红了，大约是想到了我的嘱咐。

## 第 43 卷 异象丛生【1】

郑巨发正在他的鱼缸前伺弄他那三条 24K 黄金达摩，没有察觉我的到来。

我凑过去，看那鱼身上的颜色有些暗淡，而且都懒洋洋的，不怎么欢腾，开玩笑说：“这鱼不像上回我看到的那样活泼了，是不是思春了？”

“呃，你来了，我也正纳闷呢，这几天这鱼的情绪不太对头，莫不是病了。”郑巨发撒了些鱼饵进去，鱼也不热情，依然趴在缸底不动。

“云锦，云锦，打电话叫个医生来，看看这鱼怎么了！”郑巨发喊叫。

欧阳云锦很快地过来，看了看鱼，急忙去打电话了。

郑巨发心不在焉地和我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眼睛却始终盯着鱼缸。

我说：“你歇歇眼睛，我和你说点正事。”

“你把我的鱼给我调理欢实就是正事，对了，天一，你快画道符，救救我这三条鱼。”郑巨发像魔怔了一样也不看我，只盯着鱼说话。

我真想找块石头把他的鱼缸给砸了，至于吗？公司现在出现那么多的问题没见他怎么着急，三条鱼让他魂不守舍了。

我说：“玩物丧志你不懂不懂？你现在应该多想想公司的事，鱼有鱼命，死活都是它命里的事，你不用替它们操心。”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它们跟了我这么久了，我能眼看着它们不行了不管吗？再说了，我这不是玩物，这是我的吉祥物，只要它们精精神神的，我做事情也有劲头，也会顺利，明白吗？”郑巨发不满地说。

我顺手起了一卦，卦出《坎为水》，变卦《雷水解》，用神受制，原神遇克，忌神旺相，为大凶之象，我算了一下时辰说：“这三条鱼活不过今天夜里十二点，你为它们预备后事吧。”

郑巨发回头看我，眼里火光四射，怒形于色：“你说点吉利的话行吗？”

我很不解他的反应，这不是我要诅咒鱼儿，要卦象如此，他也知道我的本事，为何会这样反常呢？

## 第43卷 异象丛生【2】

我只道他心情不好，也不和他计较，可是他的话又从另一方面提醒了我，是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吉利的征兆呢？欧阳云锦中了别人的盅，虽然我算出了她的同学在作祟，可她那同学也是年轻人，应该不会有那样强大的巫术，她背后是谁在操纵呢？现在好端端的三条黄金达摩又奄奄一息，这接二连三的凶兆预示了什么呢？

我轻声说：“大哥，你先别管鱼的事了，我真有重要的事问你。”

“你先救救我的鱼，兄弟，我知道你有这法术，你发发慈悲吧！”郑巨发拉住我的手恳切地说。

“我真救不了它们，我学得法术是对人的，不是对动物的，我只能算出它们的生死，却无法知晓它们的病因，所以无法对症用符，你就是请来世界最高明的医生，也无济于事。”

我的话提醒了欧阳云锦，他大叫：“云锦，订机票，把我的宝贝鱼带去香港找黄先生医治。”

我的天啊，为了三条鱼竟然要飞一趟香港，这是为什么啊！我呆若木鸡地看着郑巨发，我想他是真的中了邪

了。

欧阳云锦进来后，也呆了一会儿，用求助的眼神看我，我苦笑着摇摇头。

欧阳云锦小声说：“郑总，你再好好想想，去一趟香港……”

“你还愣着干什么？我说的话你没听清吗？去香港给我的鱼看病！”郑巨发有些气急败坏了。

欧阳云锦恨恨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

我也生气了，大声说：“郑巨发，你这是干什么？是鱼重要还是公司重要？你没有听过商纣王的故事吗？他登基后有了点成绩就开始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穷奢极欲，最终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你现在的位置和他有何分别！”

“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花我自己的钱，我干我喜欢的事，你管得着吗？”郑巨发不可理喻地反驳我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这哪是我曾经尊重的郑巨发，这简直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是一个无赖。都说饱暖思淫欲，他去名人会馆泡明星已经够荒淫的了，现在还为了几条鱼要大动干戈，花巨资去香港，这岂止是无道，简直是作孽，有句说，自作孽不可活，他这不是作死吗？到底因为什么让他变得这样疯狂呢！

第43卷 异象丛生【3】

我定定地看着陌生的面目可怖的郑巨发，心里非常的沉重，我想，难道他也被别人下了盅了？

我的目光在他的办公里环视一周，竭力想寻找可疑的地方，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可是我分明看出了郑巨发的异常，这到底是怎么回来呢？

我问郑巨发：“大哥，你发没发觉你自己有哪里不舒服？”

“我很好，我身心健康，无忧无虑，不劳你费心。”郑巨发硬地说。

“无忧无虑？公司的现状好吗？不用你劳心？”

“公司很好，不是小好是的大好，形势一片大好，”郑巨发说着从桌上拿过一摞报表摔到我怀里：“你自己看，都是喜报，销售上升，利润上升，资金回笼，公司的股票一周涨了百分之三十了，我劳什么心？”

我看不懂报表，正在疑惑时，欧阳云锦又走了进来，告诉郑巨发机票订好了，一小时后有一班飞香港的航班。

我问她：“欧阳小姐，郑总说现在公司的形势一片大好，是真的吗？”

欧阳云锦看了她的上司一眼，郑巨发并没有理睬她，她朝我轻摇了一下头说：“还好吧。”

我更加困惑了，她摇着头说还好吧，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什么隐情？

我诚恳地说：“大哥，我不是要多管闲事，我感觉在你的周围好象有不对的地方，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到底不对在哪里，但是我的预感告诉我，真的有问题，你不可大意，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如果你有需要我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或许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你多虑了，我现在真的很好，不是小好是的大好，形势一片大好，天一，我要去机场了，等我回来我们再聊吧。”郑巨发不耐烦地说。

第 43 卷 异象丛生【4】

我无法再和他沟通下去，只好告辞，走出他的办公室，欧阳云锦送我到电梯口，看看四周没人，对我说：“周老师，不对呀，今天郑总有点反常，他以前不是这样的语气说话，也不会这样为了几条鱼不顾一切的，你不能这样就走了，你要好好堪舆一下，是不是他的办公室的风水出了问题？或者是他也被人下了盅？”

我想了想说：“你和他去香港后，把他办公室的钥匙留给我好吗？”

欧阳云锦使劲地点头：“好，你现在去我办公室等着，我们走后你直接去他办公室就行。”

我躲进了欧阳云锦的办公室。

几分钟后他们出了公司，我用欧阳云锦给我的钥匙打开了郑巨发办公室的房门，进到了里面，关好门，坐到他的办公桌后面，开始认真地审视他的房间里的一切。

我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仍然没看出什么问题。

我站起来走进了他办公室一侧的卧室，站在屋子中央，头上冒出一层细汗，胸闷的不行，接着感到身上有种异样的感觉，闷热又变成了阴森森的，像置身于一片坟场之中，看到的都是雾茫茫的不真切的景象，床，沙发，灯，电脑，镜子……全都有一种虚幻的重影，不象是现实中的物件，好象是飘浮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看得我头晕。

我坐进沙发里，闭目养神了一会儿，顺手拿起他放在沙发上的一本杂志，当作扇子，扇了一阵风，让头脑清醒一下，可是不光不能清醒，还昏昏欲睡了。

我心里明白他这间屋子肯定有猫腻，不，不是猫腻，是邪气，我强制自己稳住心神，然后猛地睁开双眼，再次扫视四周，突然我看到了墙上有一幅画，是郑巨发的下属送给他的那幅《孔雀竹石图》。

那幅画里现出一个面目狰狞的怪物，在凶恶地与我对视，我原本锐利的目光渐渐变得鲁钝起来，像一盏明亮的灯光慢慢暗淡下来。怪物的眼睛阴暗而幽深，像太空的黑

洞一样，一下子把我的意识给吸走了，我眼前一黑，倒在了沙发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 第 43 卷 狐朋狗友

卫道时把唐淼介绍给金长生作销售总监，他的目的想把唐淼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好掌握金长生公司的第一手数据和市场资料，为下一步鲸吞金长生的公司做好打算。

唐淼的背景他并不完全清楚，只所以两个能认识，是个偶然，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两年前一个夏天，卫道时去美国考察，夏威夷的一个朋友叫乔治李的要尽地主之谊，热情招待他这个手握实权的国内地方大员。

乔治李去美国十几年了，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也能称得上中产阶级了，在夏威夷开了家中介公司，专为初到美国的华人寻租代购房产或是代办公司登记运作货物上岸什么的，也有很多在国内犯了经济案子的贪官去投奔他。他虽然人到了美国，挣得还是中国人的钱，

后来贾新也是跑到他那儿躲起来的。

乔治李喜欢结交国内去美国考察的政府官员，他知道这些人早晚一天会给他带来滚滚财源。他对卫道时非常热情大方，除了卫道时的所谓考察过程不陪同，剩下的时间则全程形影不离，周到体贴，吃喝玩乐住行礼品一并慷慨奉上。



也就是这时，在一次晚宴上，卫道时见到了唐淼，乔治李介绍唐淼时称他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现在美国某饮料公司大中华区任市场总监。

卫道时对博士啦总监啦挺感兴趣，和唐淼聊得很是投机，并且互留了联系方式，说回国后要多交流一下。

其实这个唐淼也只是到美国一年多，在一个三流大学读博士学位是真的，耶鲁大学博士却是了虚乌有的事，总监更是假的，只是在那个饮料公司市场部做职员。乔治李吹嘘他的目的是为抬高自己的品位和身份。

卫道时当了真，回国后果然经常给唐淼打电话，他有自己的小九九，这唐淼能在跨国公司任重要职位，出入境和串门一样，说不定哪天自己能用得着。

他联系得紧了却把唐淼吓住了，因为他是假的，怕露了馅到时尴尬。

第 43 卷 纸上谈兵

后来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辞了总监的职位，想做做学术研究，总算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后来金长生满世界挖人才，卫道时就想起了他，为了培植自己的党羽，就力邀唐淼回国进入金长生的公司。

唐淼有这样的好机会当然不会错过，假意推辞了一番，就回来了。

假的就是假的，唐淼自知自己的斤两，虽然有卫道时在面子上给撑着，可也得拿出点真本事才能让老板相信，想来想去，就找到了俞敏，俞敏是他朋友推荐给他的，说有丰富的市场经验，完全可胜任他的助手，见到俞敏后，他才发觉，俞敏也是半瓶子醋，纸上谈兵可以，来真的根本没料。但是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了。

向金长生吹完牛皮后，由于对市场销售实在不行，白拿了几个月的高薪后心就开始虚了，后来俞敏给他出了那么一个馊主意，他还想或许能绝处逢生，再支撑一段时间，哪知俞敏这个女人做事比他要凶狠，竟然要做死郑巨发。本来他招摇撞骗就够担心吊胆的了，俞敏这回不知要耍什么花招，到底是要做死郑巨发还是想骗金长生的钱他也分不清了，他是求财的，运气好再顺带着出一下名让自己在国内商界站稳脚跟，他可不想拿自己的一生陪俞敏去赌博。

于是就悄然回了美国。

他走时并没有跟卫道时打招呼，他不想再和他有任何联系了，因为这个游戏已经把自己的老底露了出来，再玩下去没什么意思。回到美国后就把联系方式换了。

可是他不理卫道时，卫道时却还惦记着他，听说他辞职后，通过乔治李终于找到了唐淼。

卫道时找他的目的，是想知道他突然离职的原因，他

怕金长生耍什么把戏，他以为金长生看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挤走了唐淼，他要问清唐淼其中的原委，好先下手为强，别让金长生耍了自己。

唐淼不知他们之间的恩怨，只当他们是好兄弟好伙伴。

## 第 43 卷 惊弓之鸟

卫道时闻听大喜，埋怨唐淼不该不吭声就溜了，他说：“小唐啊，这件事你要害怕可以不参与嘛，为什么事先也不和我说一声就跑了呢？这是多好的机会？不管事成事败，只要有我在，你都可以坐享鱼利嘛！”

“不明白你的意思？”唐淼一头雾水。

“你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你已经失去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只能说你没有帝王相，也没有富贵命。”卫道时干笑说。

卫道时知道金长生找了旁门左道的人做郑巨发，真是乐坏了，他就是要坐山观虎斗，他知道郑巨发不是好惹的，想打倒他哪有那么容易，如果一旦失手，到时候下手把金长生的公司收归己有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唐淼提供给他的信息不只都是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因为他说到了“周天一”这名字。卫道时是官场中人，对这个我这个名字不会不熟悉，因为当年周正虎折戟

沉沙时多多少少和我有关系，当时在大都关于周正虎和我的传言很多，只是后来我销声匿迹了，就没有人再提及了。

卫道时去找金长生摸情况，这时金长生已经把我的事情都打听清楚了，这也是侯氏父女安排他的，搜集我的近况有助于他们布局施法。

当卫道时听说我现在住在落香茶社时，脑袋当时就“嗡”地一下懵了，他心里说：“难道宁朝平和周天一也有一腿？”

他是一个处事稳妥谨慎的人，遇事先朝坏处想，虽然他也曾安慰自己说，不会的，宁朝平是党的干部，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会迷信占卜算命的事，更不会用这种手段办案。

可是他又想到了宁朝平的种种异常之处，尤其是那天他们在落香茶社喝茶时，隔壁传来的手机铃声，他不得不重视起来。

卫道时马上动作各种关系各种手段，终于打听出宁朝平果然与我过从甚密。这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把那天喝茶的情况前前后后仔细回忆了多遍，没有想到哪个地方自己有不妥的，可是仍然放心不下，就让金长生把侯华给请了过来，他要当面请教，看宁朝平把自己诳到落香茶社到底是什么企图。

第 43 卷 拼死一搏

侯华听了那天的情况介绍后，说：“你上当了。”

“怎么讲？”卫道时脸色大变，喘气也急促起来。

“周天一对各种玄术都非常精通，风水占卜，符咒巫术，相面观心样样都得到过高人指点，我爸当年栽到他手上，就是因为他的巫术，我敢肯定，当时他就在你对面看着你，你的内心所思所想全被他透视个一览无余。”侯华说。

“他能看到我心里想的事？”

“会观心术就能看到，我想他不止会观心术，他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奇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天目，这种绝技是天生的，民间的说法是福带的，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能，科学上是没有正确的解释的，总之，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能打开天目，察看别人的内心世界。”

卫道时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恼怒，怒道：“宁朝平这王八蛋太阴险了，竟然想出这个主意来害我！”

“他为什么要害你呀？”侯华明知故问。

卫道时当然不会告诉侯华原因，编了个理由，只说是个人恩怨。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侯小姐，你们在帮金老板的同时，能不能也帮我一把，把那个姓宁的也做了！”

侯华等的就是这句话，她故作为难地说：“我请的法师虽然法力很大，可是毕竟精力有限，现在全力对付黄金健公司，如果再去插手别的事，恐怕难以分身。”

“不，黄金健公司的事不重要，早一天晚一天都行，只要我不出事，其它的事就不算事，你先帮我的忙，把姓宁的做了。”卫道时急切地说。

金长生窝了一肚子火，又不敢表现，只是对侯华使眼色。

侯华自有主张说：“这怕不好办，法师已经开始施法了，再让他转移对象，肯定不可能。”

卫道时看了一眼金长生，金长生胆怯了，低下了头。

“长生，你说该怎么办？”卫道时说。

“要不，这样好不好，”金长生毕竟憊于卫道时手中的权力，小心地对侯华说：“侯小姐，我可以再多出一些钱，让那位大师多费些心力，把卫主任这事一并做了？”

侯华说：“我回去和大师商量一下吧。”

金长生看看卫道时，他也只得如此，于是再三的嘱托侯华，回去后多在大师面前美言几句。

第 43 卷 乘虚而入

《易经-水天需》九三爻：需于泥，致寇至。

人沉沦于泥淖之中，若贼寇来了能怎么办呢？谋事要看清自己所处的环境，身处于己不利之境，要有所准备，不要等危险来了无法抽身。

人是一个感性的动物，理性的时候很少，所以有句话叫，知人者易，自知者难。有时候人的预见性是敏感的，有时候却是迟钝的，更多的时候是能看清别人的处境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境况。

侯华不要卫道时邀请也会来大都，因为我，因为他和天符双魔的阴谋。

她在峨眉山时曾给我留下一句话，要和我鱼死网破，她一直在等机会，这次机会来临，她当然不会错过，所以一切计划定好之后，双魔又对面授机宜，给了她一道符，让她找机会放在我的居所里，这样的话，双魔就可以发功做法，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侯华告辞卫道时他们，并没有回去，而是直奔落香茶社。

她提前卜了一卦，知道我不在茶社，进了茶社后找了个座，要了杯茶，悠闲地喝着茶，赏着窗外的风景，观察着茶社里的情况。

小兰再帮她续水时，她 叫住了小兰，问：“周天一

在不在？”

小兰没什么戒备心，见这么一位如花美女问起我，以为是慕名前来求卜的，摇头说：“周经理不在，你要有事的话得提前预约。”

侯华莞尔一笑说：“我和天一是同学，我出差来这里，听说他在这做经理，所以特意来看看他，既然不在那就算了，不过我想去他办公室看看，行吗？”

我的同学来看我，小兰自然很客气，连连点头说：“可以，当然可以。”

在小兰的带领下，侯华很顺利地进入了我的办公室兼宿舍。

侯华很会表演，对小兰讲起了故事：“上大学那会儿，我们有五个很要好的同学，三女两男，你说奇怪不，我们三个女生全都喜欢上了周天一，可是他只当我们是哥们儿，一个都不入他的法眼，我们被他弄得神魂颠倒，争着给他洗衣服买饭，

第 43 卷 交锋开始

晚上等在他经过的路口，只为能单独和他说一句话，后来我知道了另外两个姐妹也喜欢他后，因为心里自卑，就强忍心痛主动退出了，这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一定在关注着他，今天来，只是想看他一眼，因为我下周要去日



本了，今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侯华的故事把小兰感动得泪光闪闪，说：“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

“不要打了，这也可能是天意吧，是老天不想让我再见他最后一面，也许思念才是最美好的结局，小兰妹妹，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坐会行吗？”侯华伤感地说。

小兰忙不迭地点头，为她泡了杯好茶，退了出去。

侯华缓缓站起身，然后进了我的宿舍，她坐在床沿上，抚摸着被子，又抱起我的枕头，将头埋进枕头里，过了一会儿，再拿开枕头时，脸上竟然有了泪。

她喃喃自语：“天一，别怪我，是你先狠心的。”

侯华拉开枕套，把天符双魔给她的符塞了进去，然后将枕头放回原处，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轻轻叹了口气。

侯华出了落香茶社，又去拜访郑巨发，她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在大都街头，到处撒下罪恶的种子。

郑巨发已经被她们父女下过蛊了，她找他是要亲眼看看天符双魔的法术起作用没有，还有就是把一道新符放进了黄金健公司的大楼里。

那时郑巨发和我去了山东，他没能见到，略有遗憾，

和欧阳云锦说了会话，做完该做的事，回到了她在大都的家里。

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死神在对你狞笑，你却听不到。

我和郑巨发都是衰神缠身，心里烦恼事多，无法去感知和分辨身边的细小的变化，渐渐落入了侯华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两天后，侯华给卫道时打电话，声称她请的法师答应帮他做了宁朝平，但是要一百万香火钱。

卫道时不假思索地给金长生打电话，让他汇钱给侯华，他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宁朝平这时已经开始行动，向上级纪委汇报了卫道时和贾副市长的犯罪情况，上级很重视，当成大案要案立案侦察，并悄悄派了由公安、检察和纪检部门组成的专案组进驻大都。

#### 第 44 卷 攻守同盟【1】

《吕氏春秋》里说，聪明的人做事一定要依靠时机，时机不一定要成熟，但人事的努力去不可废弃，成熟也可，不成熟也可，用那些所能的来补救那些不能的。

时机有时一半靠等，一半要靠创造，抄近路可以走捷

径，绕远一些可能更畅通，总之只要不停下，就能到达目的地。宁朝平一直想等时机成熟，他用得是煮鸭子战术，添火加薪亲眼看到鸭子煮熟了才下手。贾副市长和卫道时不是鸭子，他们是狐狸，不会老实地呆在锅底任你烧煮。

贾副市长在专案组没来之前已经得到了风声，把卫道时叫到一起密谋。

“老卫，上头马上要派专案组下来，姓宁的这回是王八吃秤砣了，他是下了决心要翻袁绍飞的案子。”

“那又能怎样，死无对证。”卫道时心想，你只惦记着袁绍飞的案子了，宁朝平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一锅端，你没看出来了吗？可是他不说明，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贾副市长比他官大，自然比自己更着急。

“你糊涂啊，宁朝平手上要是没有证据能说服上头派专案组来吗？”

“他能有什么证据？专案组哪一回不是走个过场，你跑跑关系塞几个钱打发了就是啦！”卫道时不以为然地说。

“你怎么了？这个时候谁敢顶风上？塞钱？这不是朝枪口上撞吗？”

“那怎么办？我一开始劝你好好管管贾新，你不听，结果惹出这么大的事，本来死俩老王八蛋的事已经摆平了，再好好安抚一下袁绍飞就行了，你又不同意他的条件，结果事情越闹越大，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你说现在怎么收场？”

“老卫，你别说气话，一个贾新也成不了气候，还不是和小龙一起胆子才大的吗？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同仇敌愾，一是要那几参与策划打人的跑出去千万别回来，二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出了事我们要统一口径，只要他们抓不住漏洞，就对我们没有办法，到最后也只能拿几个过河卒子塞责。”

“我这里你放心，我什么都不知道，马小龙也是正经商人，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只是规划局那儿是你打的招呼，归根结底，更改新华街土地用途是这两起血案的引子，你要把规划局那帮人给摆平了。”卫道时把皮球踢给了贾副市长。

#### 第44卷 攻守同盟【2】

贾副市长在心里冷笑，心里说，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手，规划局的事是引子不假，可是也是马小龙出的馊主意，不改规划他能要那块地吗？你们这么贪心，惹了祸就往我身上推，没门！规划局那些人不傻，本来就是两手准备，两个规划，你拿到的那个规划早作废了，如果查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傻乎乎地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

“现在只能找一个替死鬼了，把事情揽了，让案子尽快了结。”贾副市长端出了自己的计划。

“你的意思是交出打人的凶手？可是这事是贾新和小龙在背后指使的，如果打人凶手进去后抗不住怎么

办？”

“交出两三个打人的凶手，把口供给他们安排好，再做通他们的工作，不要乱咬，不管死活，我们把他们的家人帮照顾好，如果乱咬了，拿他们家人威胁一下，我想只要钱花到位，他们不会不掂量轻重的，老卫，这时候就别心疼钱了，等这关过去，再慢慢挣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贾副市长软硬兼施道。

“你让那几个主谋跑了，主要下手打人的也早跑路了，现在去哪找他们？”卫道时不愿干这事，推脱说。

贾副市长笑了：“小龙肯定有他们的联系方式，这个时候了，你就别打埋伏了。”

“我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还是另想计策吧！”

“我想过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否则专案组查下去，不一定会牵扯出什么事，到时候就回天无力了。”

卫道时说：“我有一个主意，就是把水彻底搅浑，先拖下来，把专案组拖个筋疲力尽，到时候他们一撤，我们再想办法。”

“嗯，你想怎么搅浑水？”

“做了宁朝平。”

“你，你想干什么？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贾副市长勃然变色说。

“你放心，不用我们动手，有人会替我们做，而且兵不血刃，用一种特别的办法就能达到目的。”

“你这个主意不错，可要办稳妥了，这个时候不能再出任何纰漏了，我们分头行动吧，我再和上面通通气，从上面着手做做专案组的工作，尽量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你最好和检察院那边也打个招呼，把新华街的事栽到伊长江身上，这样就把我们摘清了。”卫道时说。

“我知道该怎么做。”贾副市长说。

#### 第 44 卷 攻守同盟【3】

袁绍飞一案牵扯的是贪污和官商勾结，案子起始，中央领导即批示，要严查到底。市委一把手更是拍案而起，痛斥一些官员视人命如儿戏，声称不管涉及到谁，只要查实，一定严惩不怠，绝不姑息，并且很快地处理了一批干部，而伊长江也是那时候落案的，他是所有被查处的干部中级别最高的，可以说贾副市长和卫道时他们把握的时机很准确，这样给社会舆论造成一种错觉是，大都市的反腐工作是动了真格的了。

可是由袁绍飞制造的 1-15 车祸案背后的深层原因却迟迟不能揭开盖子，大有不了了之的趋势，要不是袁绍

飞的老婆林婷一直在向上写控告信，向新闻媒体求助，这个案子也只能由政府拿出巨额赔偿金作个了断了。

事实证明，大都的司法部门已经达成某种默契，要把这个案子沉下去，慢慢淡淡出人们的视线。

但是宁朝平却干了一件自己分外的事，他不能容忍这种草菅人命姑息养奸的事情，他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不停地搜集证据，想把这起恶件背后的一些肮脏的东西给挖出来，他的想法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纪检部门的支持。

现在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了。

官商勾结也罢，官官相护也罢，都是利益链条的捆绑，只要有人认真的深究勇敢地去掐断这根链条，让他们人人自危，这个链条是脆弱的，是不堪一击的。

只是生存在现实环境下的权力拥有者们不愿去较这个真。

宁朝平较真了，他打破了这种默契和潜规则，让贪腐分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对他痛恨不已，所以他做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更是危险的。

专案组进驻之后，公安部门也不敢再怠慢了，大都市公安局有了上方宝剑，开始按专案组的限定时间对当初伤害袁父的凶手和幕后的操纵者进行抓捕。

凌风和大多数官员一样，缺的不是正义而是勇

气，现在他知晓了上面的态度后，有了底气，很快就部署了兵力，奔赴各地，将早就掌握的线索一一落实，密密抓捕了一些嫌疑人。

#### 第 44 卷 攻守同盟【4】

马小龙在第一时间知道了那些打人凶手落网的消息，自然是吓得不轻，找卫道时商量对策。

卫道时没想到凌风的动作这么快，他刚和贾副市长商量好计划，还没来得及给马小龙打招呼让那些亡命之徒逃得远点呢，这边已经动手了。

卫道时说：“凌风这王八蛋是明里一套背后一套，他嘴上敷衍贾副市长要把案子压下来，原来早就做好了准备，上面一下令，他就把那些人给抓了，看来专案组这回是下了决心的。”

马小龙说：“他妈的，他拿了我们钱的，却不能替我们消灾，我要出了事，他也跑不掉受贿这个罪名。”

“你太幼稚了，他敢这样做，证明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你送的那笔钱说不定他已经交给纪委了，影响这么大的案子，他能不小心吗？”卫道时冷笑着说。

“姓贾的不是吹嘘自己的能量有多大吗？现在要他去摆平啊！”



“这个时候，还能指望他吗？小龙，我们得有自己的打算啊。”

“你说我们该怎么做？”马小龙六神无主地说：“贾新跑了个干净，我……也出去躲一躲？”

“现在怕是出不去了，小龙，我对你怎么样？”卫道时试探着问。

“爸，你对我没有说的，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事到临头，也只能我们爷儿俩同心合力共同度过难关了，你说吧，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听你的。”

卫道时眯了眯眼睛，说：“专案组这回的主要目标还是袁绍飞的案子，因为要给那七十多条人命一个说法，要给社会舆论一个说法，所以，我想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不要扩大，就把他们的视线给定在袁绍飞一案上，既然他们已经抓到了那几个打手，肯定能挖出幕后的指使者，这样就会追究到你和贾新身上，贾新也跑不了，我知道他在哪里，我告诉你他的藏身这处，，如果追到你这儿，你就把他也交出来，你们两个人担着，不要再牵扯别的事了，贾新只要进去了，他爸爸肯定不惜一切代价活动，我也会想办法救你，唉，丢车保帅这步棋是被迫无奈啊，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马小龙沉默了一阵子，想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得点了点头：“爸，我懂，你放心，我知道哪边轻哪边重，我会有分寸的。”

第 44 卷 祸福不知

卫道时惶惶不可终日，开始不断催促侯华，他现在把希望全寄托在了法师的巫术上了。

心里藏污纳垢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做坏事时特别大胆，认为自己的人脉广，关系网密，手段高超，不会漏底，所以像个捉迷藏的孩子一样，躲在黑暗角落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抓不到我，抓不到我，抓不到我……”

可是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时，又感觉哪种手段都不隐秘，哪个关系都不牢靠，哪个人都不值得信赖，于是四处烧香拜佛，求占问卜，恨不能有孙大圣的本领，一个筋斗翻到南海观音或者西天如来那里搬来无敌的救兵。

这个时候，卫道时自然将侯华当成了西天如来，如果侯华能给他一张护身符，让他刀枪不入才好，可惜侯华一心只在我和郑巨发身上，除了借机在卫道时身上捞点钱财之外，根本没有心思管他的破事。

侯华收了金长生加付的一百万之后，并没有给天符双魔多加任务，她也不想让双魔分心，卫道时的事不重要，宁朝平出不出事更不重要，让我和郑巨发一败涂地，命归黄泉才是最重要的，她想，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走了之，管卫道时哭天抢地呢，说不定那时他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谁还会去找自己讨伐事情办没办！

侯华在大都做天符双魔的卧底，传递着双魔的法力，

将邪恶的力量不断运作到我和郑巨发的身上，她躲在暗处狞笑，我们却懵懂无知，慢慢滑向她精力设计的陷阱里。

人有三年好时运，红运当头，阳气焰盛，神鬼不近身，古人对这个道理非常领会，所以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就是躲仇家的旺运的。当仇家红运一过，走下运的时候，这时候只要发力，仇家就会雪上加霜，无力对抗，完全任其摆布。

我和郑巨发都在走下下运，我们的智慧被蒙蔽，敏锐的洞察力被遮住，眼睛看不清祸福，大脑也想不明白因果是非，像迷失在沼泽地里的孩子，没有好运给我们，只有死神相伴左右。——

#### 第44卷 繁花落尽【1】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G. Jung）说，潜意识对我们的帮助在于向我们传达事物，或者提供形象性的启示。它具有向我们传达我们凭借逻辑无法知道的事物的其他方式。请考虑一下常常成为现实的同步性现象、预感和梦。

周易的理论也是强调内应和外应对现实的影响关系，无视潜意识或者对外应反应迟钝，都成不了一个优秀的预测师。

我在这之前是多么灵通的一个，看风雨草木，观喜怒哀乐心里马上会感应出很多事物的发展走向，哪怕是一根羽毛落地，我都能预知吉凶祸福的降临。可是现在，我

要费很大的心力，用最笨的方法才能预测一些事情，而且还常常在心里犹疑，拿不准尺度。

落香茶社曾经多么繁荣兴旺，我身边聚集那么多激情四射的人，每天高谈阔论，彻夜欢声，可是转眼这些都散尽了，温鸿和桃儿去法国度蜜月了，六子和小兰跟一个亲戚去新疆开工厂了，陶然和乔好运去了西藏，李平阳是最后走的，他去了山东。一转眼人去屋空，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很多征兆我应该早就能感知的，可惜我已失去了敏锐的感应力，对身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两个月前，桃儿从四川来到了大都。

几个月的时间，她那份痴情已经淡去，谁都不会守着一份幻想过一生的，爱情说到底也只是一种愿望，一个人的愿望是空的，只有两个人对望，爱情才会让人神往，才能有牵引力，才可成就美妙的时光。时间可以实现愿望，也可以让愿望落空，桃儿的去和回，是一种凤凰涅槃的过程，去的是忧伤，回的是释然，我再次见到她时，她的脸上已经有了世事的沧桑和对人生爱情生活理性的感悟。

或许真的是爱屋及乌，我这样想是因为基于当时桃儿那份舍我其谁的痴情，而不是出于自恋。她说过非我不嫁，可是我把她叫来大都，牵了线让她与温鸿相识，并一再力促他们成就秦晋后，她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接受了我帮她安排的这份感情，我多少有些失落，也有些伤感，不是温鸿不够好，而是觉得桃儿心里有一份委屈深埋。

他们很快堕入情网，桃儿那么美丽那么温存的一个女孩，谁爱了会不把她捧在手心？温鸿有了桃儿，连对周易的绝学梅花秘宗都不放在心上了，我在那一刻懂了一千多年前的李后主，只要红颜知己，国家算什么呢！——

## 第44卷 繁花落尽【2】

温鸿把桃儿捧在了手心，一颗空着的心塞满宠爱和甜蜜，她不暇细想，就答应了温鸿的求婚，很快就办了婚事，婚礼当天，温鸿喝醉，桃儿喝醉，我没有醉，看着桃儿的幸福心里百感交集，我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一件对的事还是错的事。桃儿最后给我说了一句话：“天一，我最后叫一回你的名字，天一，我要不是跟你学了周易，懂得人命天定的道理，我真的会等你一生。”

桃儿和温鸿去法国度蜜月了，那儿的空气比这里干净，那儿的太阳比这里温暖，陪在她身边的人比留下的人要真诚，人命天定，缘份也是上天定好的，只能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会快乐。我知道桃儿是快乐的，并不是爱屋及乌才强装欢颜，我的心也轻松了许多。

六子和小兰的感情是那种纯白色的，更是透明的，他们的爱情不会让人产生丝毫的激情，平凡而朴实，也因此而更加纯洁，两个人一见倾心，互生爱慕，没有犹豫也没有太多的期望，两个人走到一起就是为了过日子，下雨的时候撑一把伞，饥饿的时候共吃一块馒头，冷的时候共同裹上一件棉大衣，不要嘴上的你侬我侬，只要心里的相互依存。

六子的一个表叔在新疆开了一个食品厂，要六子过去，他爸爸当然希望他能安稳下来，替他应承下来，六子开始有些不愿离开我，他说和我在一起挺自在的，再说了大都要比新疆热闹，人更生动，这种生动包括尔诈我虞，包括是是非非，也包括功利龌龊，但是六子喜欢这种滚滚红尘。可是小兰想去新疆，她说新疆的天更蓝，趁着年轻出去走走，然后回来生儿育女，白头到老。比起都市的生活，六子更离不开小兰，于是他们买了火车票，和我依依惜别。

然后是陶然和乔好运，她知道我心有所属，意志坚定，改变不了我的选择，于是知难而退，把画廊的事安顿好后去西藏写生了，乔好运竟然辞了职，自告奋勇地陪她同去。有部电视剧叫《天涯同命鸟》，讲得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主人公与乔好运和陶然的命运当然不同，可是我听到他们要同去西藏的消息，不知为什么却想到了这部电视剧，我想，能振翅共飞天涯路的人，就是抱定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应该也会收获纯真的爱情。

转眼之间，落香茶社就空了，我耳边清静，心里却时刻充满那一屋子的欢声笑语，繁花香未尽，一夜秋雨落，还不到秋天，我却分明感到了秋的凋零，落香茶社，这个名字，是否预示了一种结局呢？—

第 44 卷 结局早定

有些结局是早就注定了的，努力去改变它也只是徒

然，甚至只能推波助澜使它更快的抵达。

我和郑巨发的命运如此，卫道时和贾副市长的命运如此，侯氏父女的命运也是如此，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会有胜者，所有参战的人都是失败者，胜者永远是死神。

温鸿在去飞机场的路上，突然给我发来一条信息：“师父，我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下暴雨，狂风大作，有一座摇摇欲坠的两层木楼，楼下是滔天洪水，你一个人在楼上，独自垂泪，我和六子开了一条小船，想去救你，却总是靠不近小楼，后来那座楼就被洪水冲走了……师父，我很害怕，这个梦不会有什么不好的预示吧？”

将要出远门的人，临行前却做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梦，是不太吉利，可是我并没有多想，宽慰他说：“你放心走吧，没事的，往外走，三六九，今天是阴历初九，我帮你查过黄历，是吉日良辰，适宜远行。”

“不是，我是担心你，你要保重啊，我到了法国马上给你打电话。”

洪水滔天的一个梦都不能惊醒我，厄运来了真的是挡不住的。

六子到了新疆也打电话过来：“师父，我梦见我养的那两只小乌龟死了，你要照顾好它们……”

我放下电话去察看水缸里的那两只乌龟，和六子梦到的一样，两只乌龟果然都死了，水缸里发出很浓的臭味。

我站在水缸前沉默了很久，心里仍然没有任何触动，只是想，动物和人一样，缘份尽了就会告别。

陶然和乔好运到了西藏，打电话向我描绘西藏的美丽，他们说那儿一尘不染，和天很近，和佛很近，再三请我也过去。陶然说：“你不来会后悔的。”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世上美丽的风景很多，可是属于我的很少，玉儿才是我心里最美的风景，我在大都等她，我守着心里的一份美丽，我终会得到。

一切预示都在悄悄向现实转换，我等待的不是一份美丽，而一场噩梦。一

#### 第 44 卷 精神失常

《易经-否》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程传：上九否之终也。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上九否既极矣，故否道倾覆而变也。先极否也，后倾喜也。否倾则泰矣，“后喜”也。

小人之道到了终极就会倾覆，厄运到了尽头便会转危为安，不管人生人事中的“否”多么持久，总会有否极泰来的那一天，明白这个道理，还有什么不能坚持的呢？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不要倒在太阳冲出乌云前的那一瞬



间。

香港的一家报纸刊发出一条惊人的消息——

内地上市公司黄金健公司董事长郑巨发来港期间，突患重病入住玛丽医院，据知情人透露，患者疑似精神失常。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迅速传到了内地，黄金健股票当天跌停，公司董秘的电话被打爆，均以谣传搪塞。

黄金健的董事们都已收到欧阳云锦的电话，郑巨发确实是疯了，病因不明，正在积极诊治。公司一位副总紧急飞往香港，协助欧阳云锦对郑巨发进行治疗。

黄金健公司临时召开董事会，指派一位董事担负起公司的管理事务，而这时，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打来电话，要求公司公布真相。

这时，金长生趁机大造声势，散布谣言说郑巨发是携巨款出逃，被香港警方羁押而不是患了什么病。一时间，人心惶惶，黄金健公司群龙无首乱作一团。

正是破鼓万人捶，接下来，黄金健公司的股票连跌三天，各地原材料厂商纷纷前来追讨货款，经销商们怕自己的保证金拿不回来，扣下货款不上划，让黄金健公司资金链一时绷紧，最要命的是，黄金健公司因为前期资金紧张的原因，拖欠了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未发，此时，工人们看到公司上下一片风声鹤唳，开始聚集讨要工资，并开始陆续停产。

由于黄金健公司一直以来都是郑巨发独挡一面，又走得顺风顺水，公司的管理层缺乏应对危机的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局面，束手无策，致使公司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之中。一

## 第 44 卷 走马圈地

黄金健的竞争对手见缝插针，大做文章，疯狂争夺市场，尤其是金长生和梁小地，在不断地散布对黄金健公司不利消息的同时，走马圈地，一举夺走了过半的市场份额。

郑巨发和欧阳云锦飞往香港，飞机一落地，他发现他那三条 24K 黄金达摩鱼全死了，郑巨发不停地念叨着：“我的鱼我的命，我的鱼我的命，我的鱼我的命……”然后两眼一直当时就疯了。

欧阳云锦一个女孩子，也没有经过那样的情况，急忙扔掉鱼把他送到了医院。当她得到医生肯定的回答，郑巨发的确是精神失常了时，顿时大哭，哭过之后，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决定隐瞒来香港为鱼治病这一事实，向公司董事会说是来香港考察市场的，而这时，关于郑巨发患病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了。

侯华看到郑巨发疯掉的消息，非常兴奋，对天符双魔赞不绝口：“两位老师，你们真是法力无边，现在黄金健公司的老总已经废了，他们公司乱成了一锅粥，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周天一呢？有他的消息吗？”双魔不关心黄金健的事，他们最要的目标是我。

“目前还没有他的消息，”侯华说：“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也会和郑巨发一样吧！”

“不，我们不要他疯，要他死！”

“是的，要他死，他一定得死！”侯华目露凶光说。

天符双魔说：“我们去大都走一趟吧，离他越近气场越足，不给他任何反击的机会。”

侯华当然高兴，说：“郑巨发有一个酒店，我们就住在他的酒店里，这叫打入敌人内部。”

侯仕贵说：“我也去，我要亲眼看着周天一的覆灭。”

于是这一伙包藏祸心的家伙斗志昂扬地杀奔了大都，金长生见他们亲自来大都，喜不自禁，按侯华的要求在黄金健酒店安排下榻，并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金长生终于见到了被侯华奉若神灵的天符双魔师，席间，连连敬酒，恭维不尽，说：“二位大师替我出了一口恶气，我先干为敬。”说着把一杯茅台一饮而尽。

双魔面无表情，端坐不动，并不饮酒，只是喝了口水说：“我们是替天行道，你要敬就敬上天。”一

第 44 卷 得意忘形

金长生说：“是是是，敬上天，也得敬二位大师，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借机收购了黄金健公司，二位大师一定成全我。”

侯华谑笑说：“你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你有多少资本啊，就敢收购黄金健，那可是上市公司，百足之蛇死而未僵，就是大师肯帮你，你未必能吞得下啊！”

金长生神秘地一笑说：“侯小姐你放心，我既然敢说这话，就有把握能做得得到，我的资本是不够，‘金色年华’公司应该够吧，那是国内饮料业第一大鳄种庆后的子公司，他要出手的话，别说一个黄金健，就是两个三个恐怕也不在话下。”

“种庆后？你和他们有一腿？”侯仕贵说。

“不是我和他们有一腿，而是他们和我有一腿，是梁小地找的我。”金长生得意地说。

“他怎么知道你要搞垮黄金健？”侯仕贵警惕地问。

金长生看了天符双魔一眼，嗫嚅道：“他，他不知道，我们是强强联合。”

“不对，你肯定说什么了，我们可是签过保密协议的，

你要胡说八道的话，应该知道后果吧！”侯华说。

“我真没有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和梁小地在一次论坛上认识的，他知道我和黄金健势不两立，就向我打听黄金健公司的情况，并且主动提出要和我联合夹击黄金健，我顺口说黄金健公司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三株第二，他说，那好啊，到时我们两家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把它给收购了，事情就是这样的。”金长生解释道。

天符双魔冷眼看着他说：“你没说实话。”

金长生脸上冒汗，涨红了脸发誓说：“是实话，我要说半句假话，让我和郑巨发一样疯掉！”

金长生发誓也是情急之下顺口而为，他不知道在这两个精于巫术的魔头面发誓的后果。事实上，他真的向梁小地透露了他请人做郑巨发的事。

因为梁小地说到要成立股份公司，他自然乐意找这个大公司作靠山，为了在股份上占主动，就需要把自己的功劳表白一番，他说：“为了做死黄金健，我掏出两千多万请了大师，你就擎好吧！”

梁小地表示不相信：“不会吧，你会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搞郑巨发？你敢相信那些所谓的大师真能做死黄金健？”

“我亲眼所见大师发过功，他们真的很神奇。”

梁小地知道我的本领，多少是有些相信的，可是不相信金长发能请得来比我还高明的大师，就要他讲出经过。

金长生得意忘形，忘了保密协议的事了，在梁小地面前很是炫耀了一番，把如何请的市场总监，俞敏如何找到侯华，侯华又如何请来了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法师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

梁小地心里暗暗高兴，心说，郑巨发，自作孽不可活，你也有今天！一

#### 第 44 卷 阴阳两界【1】

我被困在了郑巨发办公室的套间卧室里，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昏厥，完全没有意识，，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自己飞了起来，在空中飘荡，一阵风把我吹出了屋子，然后飘啊飘地飘到了一个空旷的荒原上，孙发财正开着一辆掉了一个轮子的汽车在兜圈子，看到我，他停了下来，惊奇地说：“老伙计，你来得正是时候，我的车子缺了一个轮子，你来当我的轮子吧。”

我怎么会见到他呢？他是最不想见的人，我转身就走，他一把抓住我，张着黑洞洞的大嘴，嘴里喷出一股恶臭，把我硬往他的汽车底下塞。

我使足了劲地挣扎，他大叫：“邱宇，快过来帮忙，抓住他。”

我看到另一个车轮子站了起来，一晃就变成了邱宇，他过来抓我。

我喊叫：“邱大哥，是我，我是天一，他是害死你的凶手，你为什么要做他的车轮子！”

邱宇面无表情，拖住了我的另一只胳膊，终于制服我，把我塞到了车底下，这时，有人大喝一声：“住手，放开他。”

从远处走过来一个人，把我拽了出来说：“你怎么也跑这儿来了？”

原来是王伟，他的头发剃得精光，头顶闪着蓝色的光。

我不敢看他们，乘机挣脱开来，下好有一阵风刮过，我又飘向空中。

我飘到一个山谷，看到我师父肖衍四正侧卧在一块石板上小憩，我摇醒他。

他睁开眼，又惊又喜：“天一，是你么？你怎么会到这里？”

我说不出口，浑身瑟瑟发抖。

肖衍四站用手抚摸着我的前额，疼惜地说：“你身子很冷，这是被印度拉吉期坦的一种巫术所伤，是天符双魔搞得鬼，你怎么惹上了他们呢！”

我抱住师父，大哭出声，不是因为自己中了蛊，而是因为与师父久别重逢。

“别哭孩子，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看怎么让你解脱出去，时间长了你的阳气散尽就回不去了。”肖衍四帮我抹用眼泪说。

## 第 44 卷 阴阳两界【2】

“我不走了，我要陪着你。”

“傻孩子，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你要振作起来，回到你父母身边。”

我说：“我已经死了，回不去了，我也不想回去了，那边比这里还冷。”

“你没有死，是你的灵魂被巫术分离出来了，现在要马上找一个人看护好你的肉身，如果被人破坏了，你就真的死了。”肖衍四说。

“人活着比死更累，我厌倦了人世的纷纷扰扰。”说着我摸着肖衍四刚卧过的石板要坐下来。

肖衍四喝道：“起来，这里的東西你不能碰，碰了你就走不了啦！”



肖衍四扯住我的手，拉着我一阵疾走。

“我们去哪里？”

“你从哪儿来的回哪里去，”肖衍四似乎也有些茫然，问我：“对了，你从哪里来的？”

“大都。”

“大都有你的朋友吗？托个梦过去，让他去守着你的肉身。”

“有一个。”我想起了郑巨发。

“那就行，走吧，你回到你的肉身那里去，然后把梦带给郑巨发。”

肖衍四把我送到了郑巨发的办公室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G. Jung）说：“死者的灵魂所知道的仅仅是死亡之前的东西，其它的事一概不知。”

我在没看他的书之前，以为若真有灵魂的话，那灵魂也是无所不知的，活着时做不成的事看不到事，死后灵魂可以做到看到，现在我真切的体会到，我还是故我，虽然脱离，并没有比高明出多少，反而更加愚钝。

我的灵魂不会看书读报，不会占卜预测，所以我不知道郑巨发已经疯了，我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却始终无法传递信息给他。

我飘出郑巨发的办公室，在走廊上，听到两个人在议论郑巨发的事。

“郑总真的疯了？”

“是啊，欧阳云锦那个狐狸精太厉害了，内地玩不开了，非拉着郑总跑香港去玩，谁知道他给郑总下了什么毒没有？她这是成心要毁掉黄金健啊！”

“她不会是金长生的卧底吧，我以前可经常看到她和金长生公司的那个俞敏在一起。”

“你要这样说就对了，这可是个重要的线索，等公司的董事们过问起来，你就照实说，不能便宜了欧阳云锦那个小淫妇！”——

第 44 卷 阴阳两界【3】

“嘘，有人来了，回聊！”

郑巨发疯了，郑巨发也中了天符双魔的巫术，天符双魔为什么要害他？是我连累了他吗？不行，我要救他，可是我现在游魂回不了宫，自身难保，我该如何是好！

我着急地在走廊里来回转着圈子，来来往往的人都惊慌地说：“这走廊封闭得好好的，哪来的怪风，难道这楼里闹鬼了不成。

我大声说：“我不是鬼，我是周天一！”可是他们听不到，他们和我不熟悉，我也进不去他们的身体。

我重新回到我的肉身旁边，看着酣睡的“我”，一时没了主意。

大都没有我熟悉的人了，温鸿陶然他们都隔着千山万水，阴曰阳在日本，玉儿不知去向，没有人能帮到我，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注定我和郑巨发要遭此大难，而且是万劫不复？

正在我绝望万分时，一个名字猛然间出现在我脑海里：宁朝平。

是的，只剩下他一个人能帮我了。

我和他虽然算不得多深的交情，但是我曾进入过他的意识里，我想我能让他知道我正遭遇的一切。

想到这儿，我忽地飘出了房间，在郑巨发的办公室门口故意打了几个旋儿，让这幢楼里的人们知道这间办公室里正在闹鬼，以免他们撞进来误伤了我的肉身。

我进了宁朝平的办公室，他正和专案组的人在谈事，

我很容易地潜进了他的意识里。

我说：“宁大哥，我出事了，你得帮帮我。”

宁朝平打了个哈欠，身体朝沙上一靠，昏昏然地睡了过去。

有人叫了他两声：“老宁，老宁。”

“别叫了，让他睡会吧，已经熬了两个通宵了，他是该休息会儿啦。”有人说。

房间里的人都悄然退了出去。

“天一，是你吗？你出什么事了？”

“我被天符双魔用巫术伤了，灵魂和肉身分离，无法苏醒，你得帮帮我。”

“什么天符双魔？我正在忙卫道时的案子，你别和我开玩笑啊！”——

第 44 卷 阴阳两界【4】

“我没有开玩笑，天符双魔是一对擅弄巫术的魔头，我也不知道他们因何要害我，对了，还有郑巨发，他们也

害了郑巨发，他们在郑巨发的一幅画里藏了符咒，所以郑巨发才会疯。”

“郑巨发是疯了，我听说了，我脱不开身去看他，他是被一幅画害的？”

“是的，他卧室里有一幅画，那里面有天符双魔画的符咒，现在请你去郑巨发的办公室，把那幅画烧了，还有，把我的肉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请你给峨眉山的老君打个电话，让他请焕阳道长过来救我。”

“峨眉山老君？我怎么找他？”

“我的手机里有他的电话。”

我说完这句话，从他身体里出来，悬浮在半空里看着他。

宁朝平睁开双目，看到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有点奇怪：“咦，人呢？”

宁朝平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我怎么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周天一说他出事了，大白天的我怎么做这样的梦？”

宁朝平犹疑了一下，拿起电话拨我的手机，没有人接。

“难道他真的出事了？我的梦是真的？”宁朝平默念了一句，出门开了车向黄金健公司驰去。

他冲进郑巨发的卧室，看到了躺在沙发里的“我”，上前试了试我的鼻息，脸上现出悲色，问跟着进来的郑巨发公司的人：“他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不知道，郑总去香港一周了，他应该是在郑总没离开公司之前来的，”那个人惊恐地说，然后小声嘟囔：“我说这儿大白天怎么阴风阵阵呢，原来屋里躺了一个死人。”

“要不要报案？”有人又说。

“报什么案？他没死呢，你，把那墙上那幅画拿出去烧了。”宁朝平抬头看到墙上那幅画，命令那人道。

“这幅画值不少钱呢，郑总病好了问起怎么办？”

“我让你烧你就烧，他问起让他找我要！”宁朝平喝道。

那人仍然迟迟不肯动手。

宁朝平不耐烦了，伸手从墙上撕下那幅画，用打火机点了，看着它化成一堆灰。

宁朝平要了救护车，让把我拉进医院安顿好，然后找到我的手机，查找出老君的电话，打了过去。一

第 44 卷 阴阳两界【5】

阴曰阳回来了，他在日本得知郑巨发突患重病，卜了一卦后，不光测出郑巨发是被巫术所害，也测出了我正命悬一线，大惊失色，马上订了机票提前回国。

这时郑巨发已经转到了大都的医院治疗，阴曰阳先去探视了郑巨发，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样子，不由得心酸落泪，握着他的手说：“巨发啊，我以前告诫你，做生意和做人一样，为自己留个转身的余地，也要给别人留个转身的余地，你自己也成天修习佛经，不是也拿佛经里的话警醒自己吗？总是说什么‘欲杜绝奸佞之徒的跋扈，须为其留条去路，若其无逃遁之处，便如堵塞鼠穴，老鼠无去路会将所有重要器物咬碎，灾害更大。’说得多好啊，可是你怎么做不到呢？现在竟落到这种地步！巨发，你要好好养病，灾祸有尽，小人无长，你会好起来的。”

阴曰阳把欧阳云锦叫出来，问她事情的经过。

欧阳云锦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详细讲了一遍，阴曰阳顿时明白，这又是侯仕易那老贼作得祟，从不骂人的他，破口而出骂道：“这个老匹夫，真是作恶多端，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阴曰阳暗下决心，这回要和侯仕易决一雌雄。

阴曰阳刚要离开医院，一个女孩急急地走了进来，阴曰阳看着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迟疑一下问：“你是？”

“我叫齐玉儿，我认识你，你是阴会长对不对？”

阴曰阳拍了拍脑门说：“我想起来了，你是天一的女朋友？”

玉儿淡然一笑说：“我们是朋友，他现在还好吗？”

“你不是来看他的吗？”

“我看报纸才知道郑大哥病了，我是来看郑大哥的，”玉儿听说阴曰阳的话里有话，忙问：“天一怎么了？他也……在医院？”

“是的，他也病了，不过他不在这家医院，我带你去看他。”

“我这几天一直在做噩梦，梦见他和两个恶鬼打架，一身的血……后来又被孙发财和另一个人拉着朝车底下塞……”齐玉儿不敢说下去了，脸色苍白，差点昏倒。——  
第 44 卷 阴阳两界【6】

阴曰阳扶住她说：“别怕，他会没事的，走吧，我们去看看他。”

玉儿还和以前一样，漆黑的头发随意地洒在肩头，不施粉黛的脸愈加清新自然，白皙的肌肤没有一点瑕疵，上



身穿了一件微白的亚麻衬衫，下面是一条干净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淡蓝色的运动鞋，朴素无华的打扮让她透露出青春的逼人气息。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和痛苦之后，依然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沧桑，她的神情祥和，目光晶亮，微微上翘的嘴角似带着一丝笑意，她永远都是一个使人看了心底便能清澈起来的女孩。

哪怕是她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她都保持着一种克制和安然，她握紧我的手，然后双手捧起来，贴在她的脸上，喃喃地唤我：“天一，你不是个贪睡的孩子，醒醒好吗，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到大都来也是因为我，现在我来了，你睁开眼看看我好吗？”

宁朝平看到阴曰阳，两个人轻轻拥抱了一下，宁朝平说：“你们来了，我就把他交给你们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放心地做你的事去吧，这儿有我呢。”

“他给我托了一个梦，让我们要守护好他的身体，等一个叫焕阳的道长赶过来救他，他已经昏迷了一个星期了，我真担心他……刚才医生来看过，说一个星期没有呼吸的人，从医学角度上可以判定死亡，阴会长，你说他还能不能醒过来？道家真有法术可以救他吗？”宁朝平凄怆地说。

“是啊，时间太长了，我不担心他能醒过来，我担心的是他的机体功能会减退，唉，这真是祸从天降。”

阴曰阳送走宁朝平，坐到“我”的床前，攥住“我”的另一只手，我看到他的身子震了一下，少倾平静下来，说：“天一，别怕，我们来了，你很快就没事了，你要能听到我说话，就给我个提示，我会尽全力帮你做一切事情。”

我很想告诉他，让他去峨眉山去找我师父司马空，可是他这么大岁数了，我怎么忍心他为我再去受颠簸之苦，况且他也未必能找到。——

## 第 45 卷 咫尺天涯

从来没有为任何人任何事流过泪的玉儿，这时抱着“我”冰冷的身子，泣不成声。

“天一，你醒醒，看看我，我来了，我再也不离开你了……我想你，一直都想着你，无时无刻不想着你，想你坐在书店的窗前看书的样子，想你在雪地里为我堆雪人的样子，想你陪我吃的那顿年夜饭……天一，我非常非常想嫁你为妻，我觉得爱你就该给你一个完整的我，我强忍着对你的眷恋离开你，我是希望你能幸福快乐的，你该懂得，我躲得不是你，是我自己啊！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错了，我不该让你那么辛苦地找我，我痛，也让你痛，我是多么的傻啊，天一，你醒醒，我们回家，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如果灵魂能够掉泪，我此刻会泪流满面。我挨近玉儿，

轻轻抚摸她的头发，心里充满爱怜，我抱紧她，亲吻她的脸颊，她的眼睛，她的泪水，我想把这些年对她的思念都倾诉给她，玉儿，我知道了，我懂了，我们一直都不曾分开过，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我痛你会感觉到，我知足了，你等着我，我会回来，会回到你身边的。

可是我的拥抱，我的亲吻，我的热爱，玉儿无法感知，我们肌肤相亲，却是阴阳两界，我们近在咫尺，却又隔着天涯。

阴曰阳感觉到了我的存在，轻声对玉儿说：“玉儿，天一来，就在你身边，你陪着他说着话，我去郑巨发的公司。”

玉儿抬起头，在房间里张望，一脸的迷茫：“你说什么？”

“天一灵魂出窍了，他的没有感觉，但是他灵魂就在你身边，你说话他能听得到。”

玉儿脸上露出笑容：“真的吗？天一，你真的在吗？我说话你能听得见？”

我进入她的意识里，回答她：“玉儿，我在，我爱你。”

“我也爱你，你不要扔下我一个人，我现在好怕，你快醒来好吗？”

“你等着我，等焕阳道长来了我就会醒了。”

“我等你，永远都会等，从此我不再离开你半步，天一，你告诉我现在能为你做些什么？”

“你握着我的手，握紧，我们在一起。”

玉儿把我的双手紧紧抓住，不停的抚摸，把她的温暖传递给我。

阴曰阳说：“天一，你等着，我去找侯仕易和天符双魔算账。”

我不知道，他这一次转身却是我们的永诀，几天后，我醒过来看到的将是他的一座孤坟。——

第 45 卷 自投罗网【1】

《易经-震为雷》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雷声使人索索发抖，六神无主，征讨是凶险的。上六代表阴柔无力，两个人搏斗，一开始拼得凶，到最后力量都减弱了，所以凶险对双方都降低了。

阴曰阳今年六十九岁，再过一个星期就是他的七十岁生日。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这个年龄的老人，又是深得易学慧益，本已无欲无求，安守天命，但是侯仕易无

耻的挑衅让他无法清心寡欲，无法安守清静，他把我和郑巨发的受害归罪于自己当初在易经学会会长竞选时对侯仕易的排斥，他认为是自己连累了我们，他心里很是内疚，所以他要找侯仕易讨个公道。

阴曰阳约侯仕易见面，侯仕易接到他的电话，在那边冷笑，心里说，你来得正好，我们还有一笔账正好也一并结清。

侯仕易说：“我在黄金健大酒店 1909 房间里恭候大驾。”

侯仕易撂下电话，进了天符双魔的房间。

“阴曰阳来了。”

“阴曰阳？上次破了我们的符咒的不就是这个人吗？我听说他的紫薇斗数已经研究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很好，我们正要见识一下他的奇术。”男魔说。

“做完这单生意我们就归隐了，还是别惹这些江湖恩怨了吧，都是同道中人，何必争个你死我活。”女魔幽幽地说。

“周天一死了，他已知道是二位大师的手段，所以非常愤怒，刚才打电话来说，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们碎尸万段为周天一报仇。”侯仕易挑唆道。

女魔心计很深，盯着侯仕易看，半晌才说：“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在归隐之前把 你所有的仇人对手都帮你

清理了吗？”

侯仕易被她识破伎俩，讪笑道：“大师真是慧眼如炬，不过我的仇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如果不把姓阴的给摆平，我们下面的计划怕是会出周折，他不光是周天一的知己，和郑巨发也是过从甚密，他不会袖手旁观的。”——

## 第 45 卷 自投罗网【2】

“是啊，既然早晚都有一战，不如先下手为强，先灭了他的威风再说。”男魔摩拳擦掌道。

女魔睨视了他一眼，说：“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他，现在正在紧要关头，容不得半点闪失，你这样冲动会坏了大事。”

侯仕易见女魔不想多事，心里不由大急，朝侍立一旁的侯华递了个眼神。

侯华心领神会，帮腔道：“两位大师，你们的顾虑有道理，我们是该按既定计划谨慎从事，可是这阴曰阳不是等闲之辈，他本来去日本做一年的学术交流，听到郑巨发疯了的消息提前赶了回来，可见他对郑巨发是何等的关切，更何况又死了一个周天一，这老家伙如果发狠坏我们的好事是很麻烦的，如果不清理了这个障碍，我们怕是要前功尽弃，我想二位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男魔喜欢在女孩面前表现，和女魔商量道：“侯

华说的也有道理，一客这烦二主，干脆趁这回他自己送上门来，给他下个咒，把他做了省心。”

“是啊，一道符咒的事就解决了，费不了多少事。”侯华说。

“小姑娘，你当符咒是卫生纸，用多少撕多少。”女魔不满地说。

侯华被呛个大红脸，用求助的眼神看向男魔。

“咳，这个，要不这样，这件事我来做，以免你分心。”男魔征询道。

女魔踌躇了片刻说：“先礼后兵吧，让侯教授先和他谈，你在侧室旁听，如果他不识抬举，真要与我们作对，你就化一道断魂咒让侯华端给他饮下。”

这女魔要么不做，要做就是绝的，断魂咒非常残忍，常人用了不出三天必会七窍流血暴亡，阴曰阳不知天符双魔也在大都，自然全无防备，如果中招，纵然他身怀绝技，等他发觉时已经绝无回天之力了。不怕虎生三只眼，最怕人有麻痹心，阴曰阳哪会想到侯仕易要置自己于死地呢！

对于天符双魔的决定，侯氏父女大喜过望，和男魔定好阴谋，坐等阴曰阳上门送死。

阴曰阳独自来到黄金健大酒店，侯仕易假惺惺地与他客套一番，两人落坐，男魔和侯华躲在套间里窃听，其实，不管阴曰阳做何反应，侯氏父女都要取他的性命，他们

当年那一场落败，致使身败名裂，那仇恨种子早已生根发芽，长成满心的荆棘，日夜刺心的疼，阴曰阳不死，他们的痛不止。——

### 第 45 卷 自投罗网【3】

“阴会长，您老还是这样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啊。”侯仕易虚伪地恭维道。

“托你的福，还活着呢，侯教授，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我现在一心研易，心无旁骛，无忧无虑，活得逍遥自在心态要年轻啊。”侯仕易嘻笑说。

“是吗？你心无旁骛，这屋子没有鬼吧？你骗是鬼还是骗我哪！”阴曰阳嘲讽道。

“这屋子没有鬼，但是出了这间屋子就不好说了。”侯仕易不阴不阳地说。

他这句里已经透露出杀机，但是阴曰阳因为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所以并没有朝深了去想他话里的意思。

“周天一死了，郑巨发疯了，你该知道吧？”阴曰阳突然说。

“为什么我该知道？我刚从四川回来，对大都的事一



概不知情。”侯仕易装聋作哑。

“你不知道？大丈夫敢作敢当，何必这样躲躲闪闪。”

“阴会长，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请问我做什么了？”

“侯教授，你不用绕弯子，我知道你对周天一怀恨在心，可是冤有头债有主，当年是我指使他破了天符双魔的巫术，坏了你的好事，你要想报仇就冲着我来，不要殃及无辜，还有郑巨发，他没有得罪你吧？为什么要害他？”

“你这话真是莫名其妙，人生无常，生死病老是自然规律，谁能逃得过？他们的祸福是他们自己的果报，与我有什么关系？”

“你勾结西魔对他们下了符咒，骗得了别人能骗得过我的眼睛吗？侯教授，你也是有文化的人，也知道礼义廉耻，有什么解不开的怨恨，为什么要下此死手？”

“阴会长，你说什么西魔我不懂，我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什么魔呀鬼呀的，都是虚妄之说，你不要传播歪理邪说啊！”侯仕易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你来大都不是为了看热闹的吗？你要亲眼看着黄金健公司跨掉，亲眼看着郑巨发变成人不人鬼不鬼，亲眼看着周天一死了，现在你达到目的了，可以收手了吧，再大仇恨也不过如此，你还想怎样呢？”

“我再重复一遍，他们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在乎我的荣辱得失，管不了他人的生死，阴会长，不要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说的那些恩怨都是老黄历了，我早不记得了。” —

#### 第 45 卷 自投罗网【4】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比谁都清楚，我来是想劝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既然你无动于衷，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请你转告你的同谋，如果想玩下去的话，老夫奉陪到底！”阴曰阳见他油盐不进，动了怒，正色警告他道。

“谢谢您老的忠告，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也奉劝您一句，多保重吧，”侯仕易冲套间喊道：“华子，给阴会长上茶。”

阴曰阳冷冷地说：“告辞。”

侯仕易忙拦住他说：“我可没有送客的意思，您老不要这么着急，我们好久未见，叙叙旧吧，我这次回大都，一是要替别人办一件事，另外想求您老一件事。”

阴曰阳本要拂袖而去，听他说还有事相求，虽明白不会是什么好事，可是既然他这样说了，就想看看他到底要耍什么把戏，于是就又重新坐了下来。

且说套间里，那男魔虽是身怀绝世巫术，却也是凡胎，成天守着女魔一副冷冰冰的木乃伊般枯干的躯体，早就索然无味了，自从见了侯华，被她的美色所迷，不免心痒

难耐，无奈在女魔眼皮底下，不敢造次，没想到现在两个人竟然有独处一室的机会，不由令他心花怒放。虽然外面侯仕易和阴曰阳正在针锋相对，但是所谓色胆包天，他岂能放过这难得的一亲芳泽的机会。他也算好侯华为了利用自己除掉阴曰阳，不会轻易暴露这次设计好的阴谋，所以胆子越发的大了起来。

他听着侯仕易和阴曰阳你来我往的唇齿厮杀，趁侯华静心倾听的时候，一下把她紧紧搂在了怀里，侯华猝不及防，已经深陷在他有力的怀里，又不敢出声，只是像一只落入虎口的小鸡一样拼命挣扎，但是对于体魄健硕的男魔来说，她的挣扎只是徒然的。

男魔在她耳边悄声威逼利诱，声声击中她的要害：“宝贝儿，我爱死你了，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让我好好疼疼你，只要你乖，我不光帮你做一切事，还要把我的平生所学都传授给你，你别动啊，你要动，嚷了出去，不光坏了你们爷儿俩的大事，女魔那女人心狠手辣你也是知道的，她不会饶了你们父女的。”

侯华无法，只得含泪停止了反抗，任他扒掉自己的裙子，在身上肆意施虐。

男魔发泄完兽欲，心满意足，把画好的符咒焚烧成灰，泡进茶杯里，让侯华端了出去。

阴曰阳和侯仕易唇枪舌剑一通，正口渴难耐，没有多想，就把杯里的茶一饮而尽，连藏在茶叶里的纸符的灰烬都没有发觉。

侯华又给他添了茶水，坐在侯仕易身边不敢进套间了。

侯仕易见阴曰阳已经着了道，奸笑说：“阴会长，您岁数也大了，早晚都得交出会长这个宝座，不如做个人情，现在做个交接，把这个位子让给我吧，等您百年之后，逢年过节我一定会给您坟上烧些纸钱供些果品，您看如何？”

阴曰阳没想到他要求自己的是这事，脸上顿时勃然变色，端着的茶杯“砰”地摔了个粉碎，骂道：“无耻！”然后摔门而去。一

第 45 卷 大功告成【1】

美国纽约一年一度的亚洲艺术节开幕了，由美国最大的古董拍卖行 NADEAU' SAUCTIONWCZTS 主持举办的中国古董艺术品拍卖会也将在艺术节期间开始。

在众多的拍卖品中间，有一件大明宣德三年的宣德香炉最为引人注目，据拍卖行出具的背景材料显示，是十九世纪末叶一个太监从皇宫里偷出去的，先是落入一个英国人手中，后来几经辗转，被一位美国收藏家收藏。这件宣德炉经过众多权威的文物专家和各种科学仪器的反复鉴定，被认定为稀世珍品，起拍价为一百万美元。

明宣德炉尤其是大明宣德三年制造的铜香炉，存世非常稀少，据说当年一共制造了三千个香炉，生产完成后就

把模具全毁了，有可能把那批工匠也给杀了，所以这批香炉就极其珍贵，如果是宣德三年的真品，堪称是国宝级的宝贝。

国宝级的宣德炉在美国拍卖会上出现，消息传开，震惊世界收藏界和文物界，国内的媒体也是一片哗然，还有几个富豪声称要去美国拍回来。

宁朝平对这个消息非常敏感，专门请美国的朋友找了一份关于那个宣德炉的详细资料和照片，然后请国内一位最著名的宣德炉专家鉴定。专家认真研究过资料后肯定地说：“这个东西我前几年见过。”

“你见过？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你们大都的一位房产公司的老总，他说自己花两千块钱买了个宣炉，让我给鉴定一下，后来就把我专门请到大都。这个东西是明代后期仿制的，虽然是仿品，可是要比民国时期的仿品有价值，因为那至少是明代的東西。他说是两千块钱买的，那他这个漏捡得还是很值得，现在美国拍卖会标价一百万美金，估计是故意做的噱头，即使是宣德三年的真品，起拍价也不会这么高。”

“大都的房产商？他叫什么名字？”宁朝平心里一阵狂喜。

“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当时我也是来去匆匆，只在大都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吧，鉴定完就走了，后来也没有联系过。”

“他那公司在什么位置呢？”宁朝平有一丝遗憾，心有不甘地问。

## 第 45 卷 大功告成【2】

“我没去他公司，是在一家酒店里。我很奇怪啊，当年那个商人花了两万多块钱专程请我为他一个两千块钱的东西做鉴定，现在你又花这么大的代价请我鉴定同样一个东西，难道这个宣炉里藏了什么秘密吗？”

“是啊，我也正想请教呢，他两千块钱买的东西，为什么要不计成本的请你来大都做鉴定呢？你给他出具鉴定证书了吗？”

“当然出具了，当时他一再恳请我按宣德三年的东西来出具证书，我没有同意，多‘三年’两个字就值一百万了，行内人士要知道我做假，我岂能有今天的威望。”

“可是现在还是摇身一变成了宣德三年的真品了，”宁朝平一笑，从包里又拿出一个鉴定证书的传真件说：“你看，这个证书就是你当年写的吧，上面有你的亲笔签名。”

那个专家拿过传真看了一眼，说：“这个是假的，是他们伪造的。”

“伪造的能骗过美国那些文物专家的眼睛吗？”宁朝

平表示怀疑。

“这个你要去问拍品的持有人啦，”专家摇了摇头说：“为这么一个东西费尽心机，这是何必呢，那个房产商资产几个亿，不至于造个假香炉赚几十万的小钱吧！”

宁朝平心里已经明白其中的奥妙了，笑而不语。

专案组进驻大都之后，开始对卫道时和贾副市长进行调查，无奈他们的犯罪行为比较隐蔽，担心如果正面接触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并没有先动他们两个，而是由那个宣德炉入手，想一步步地深入，落实卫道时这个香炉的来源，如果能证明这个东西是他受贿来的，那么他和贾副市长的连环受贿案就可以拔出萝卜带出泥，全面告破。

专案组先对马小龙和贾新进行了监控，经过缜密地侦查，掌握了贾新在美国的藏身之处，并且由国际刑警出面，一直密切地掌握着贾新的动向。

正在这时，美国的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宣德香炉，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宁朝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按图索骥，按照拍卖方公开的宣传品上一张鉴定书的签名，找到了当时为那个香炉做鉴定的专家，果然收获非小，证实了这个东西是从大都流出去的。

第 45 卷 大功告成【3】

虽然暂时还无法找到那个房产商人，但是宁朝平已经推断出，那个房产商之所以想要专家出具一份宣德三年的鉴定证书，正是为了提高手上东西的价值，想拿它行贿给某个贪婪的官员，而这个官员非掌管房产商生财之路的卫道时莫属。

那么这个香炉又是怎么跑到美国纽约的拍卖会上去的呢？要查清这件事并不难，国际刑警通过努力，在美国警方的配合下，很快调查出了这件拍品主人的身份。

令专案组欣喜的是，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贾新。

于是他们马上悄然逮捕了贾新，并引渡回国，突击审讯。

这个纨绔子弟很快就全招了。

原来贾副市长怕这个宣德炉放在家里会有后患，就在贾新出国时想了个办法带了出去，国内风声一紧，他觉得香炉虽然已经转移出国，可毕竟还在贾新手上，仍然不安全，于是就让儿子尽快出手，以求永绝后患。

哪知贾新在国外仍然花天酒地，很快就入不敷出，还借了乔治李很多高利贷。于是他没有听信贾副市长的嘱咐，偷偷找个买家卖了，而是幻想多卖些钱，能继续过富人的生活。正好纽约举办亚洲艺术节，要开一场拍卖会，在乔治李的操作下，他把香炉交给了拍卖行。

他以为美国那么远，国内是不会注意到的，却不知道宁朝平早就盯上了他，拍卖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他就被连



人带物一起给抓了回来。

贾新不光交待了香炉的来历，而且把操作新华街变更规划的事也一锅端了出来，对买凶伤人致袁绍飞父亲之死的事更是供认不讳。

专案组报经上级批准，马上采取行动，将马小龙刑拘，对并卫道时、贾副市长及规划局局长等人进行了双规。

在对卫家和贾家及其办公室进行搜查时，从卫道时家里搜出了大量文物和十七本房产证，还有二十余本存折，折合人民币达六千多万。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在后来的文物鉴定上发现，他“收藏”的文物百分七十都是赝品。

贾副市长的家里和办公室很干净，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不光如此，他的家还很寒酸，装修简单，家具陈旧，既没有现金也没发现存款折卡之类的东西。

第 45 卷 大功告成【4】

贾副市长冷静地打着官腔说：“我是一个坚持原则的清官，你们抓错了人。”

他还不知道他的宝贝儿子已经归案，所以底气很足。

当专案组把那个宣德炉放在他面前时，他顿时懵了，呆了一会儿，心里明白贾新出事了，这事不能隐瞒，否则

会很被动，于是很快调整了情绪，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我在一个收破烂的手上花两千块钱买的，送给儿子玩的，怎么到了你们手上？”

“哦，你也有一个这样的香炉？这是我们在纽约花一百万美金拍来的，我们知道你懂文物鉴赏，所以想让你来鉴定一下值不值。”专案组的同志说。

这句话一下子扰乱了贾副长的视线，他心里一惊，心说，难道贾新没被他们发现？他们在诈我？

他心里斗争了一会儿，故意又仔细看了看说：“和我那个是很像，不过这个是真的，应该值一百万美元吧。”

宁朝平他们笑而不语，收起香炉，把贾副市长晾在一旁不理他了。

因为有他这一句话，即使从他身上再也查不出其它犯罪事实也足够让他认罪了，剩下的工作只是让卫道时来出具向他行贿的证据。

卫道时前段时间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又心存一份侥幸心理，以为专案组不会这么快抓到自己的把柄，所以并没有及时处理家里那些东西，只是把房产证和存折让老婆送到亲戚那儿藏起来，他老婆因为贵为官太太，和所有亲戚的关系都并不是太好，她也信不过他们。本来有一个同胞妹妹可以信任，可是前些日子妹妹做生意缺钱向她借过一百万，她爱财如命推说没钱拒绝了，所以这回也不敢露富，只是把房产证和存折在家里挖墙抠缝东掖西藏，这些小把戏哪能瞒得过经验丰富的专案组，全给搜了出来。

卫道时知道大势已去，长叹一声说：“妇人误国啊！”

他很快交待了所有犯罪事实，在交待到用宣德炉行贿的情节时，尤其详细，简单是在讲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后来专案组有个文学爱好者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并且改编成了电视剧。

## 第45卷 大功告成【5】

卫道时刚升任建委主任时，还是很清廉的，有个房产商几次行贿都被他拒绝了。后来那个房产商就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妙计。他事先把卫道时家摸了个门清，知道他在农村还有一个父亲独住，就找个借口把老人接到大都来，专人伺候着陪老人玩了两天，然后在一个夜晚，差人将香炉埋到了卫道时父亲的院子里，用水缸盖上。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个房产商请了一位风水先生，陪卫道时回了一趟老家，风水先生装模作样地在院子里看了看，对他老家的风水赞不绝口，然后突然眼前一亮说：“你家藏了一个宝贝啊。”拿出罗盘又测了一下，指着水缸的地方说：“你们挖挖看。”

卫道时衣锦还乡，前来献媚叙旧的左邻右舍很多，有人马上拿来铁锹挖了起来，果然挖出一个香炉。

卫道时在老家挖出一个宣德香炉的事一时哄动乡里，尽人皆知，很巧妙的达到了掩人耳目的目的。

后来那个房产商又请来文物鉴定专家，给做出了真品的鉴定，让卫道时一夜之间坐拥百万财产。当然那个房产商不会白送人情，找个机会很委婉地告诉了卫道时他家里的那个香炉是他送的，因为他们已经成了莫逆之交，卫道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几年后的今天，贾副市长看中了那个香炉，卫道时让那个房产商再出奇招，想出来了找人假扮收破烂地送宝上门，又演了一出行贿的好戏。

专案组根据卫道时提供的线索，很快找到了证人，证实了贾副市长受贿的事实，不光是如此，卫道时还把连贾副市长自以为非常隐秘的事也给供了出来，原来，贾副市长有一个在电视台做主持人的情妇，他除了这个简陋的家之外，还有一处奢华的安乐窝，他的违法收入都藏在情妇那里。

在大量证据面前，贾副长终于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低下了头，然后是声泪俱下的检讨自己的犯罪事实，请求组织上宽大处理。

宁朝平发起的这一次反腐行动，如疾风骤雨般猛烈，也大获全胜，不光给伊长江洗清了罪名，也给袁绍飞一案重新定性，证实了 1-15 车祸惨案的诱因乃是官商勾结和官员腐败所致，大都百姓无不唏嘘，纷纷把对袁绍飞的痛恨变成了同情，把卫道时和贾副市长等人当成了真正的杀人凶手，呼吁要严惩他们，让死去的冤魂安息。

第 45 卷 无辨吉凶

老君和焕阳道长终于来到大都。

由于在医院里有诸多不便，阴曰阳把“我”拉回了落香茶社。

焕阳道长一进我住的房间，脸色陡变，对阴曰阳说：“阴会长，这间屋子阴气太重，给他换个房间。”

阴曰阳的意念此时已被天符双魔的符咒封闭，不仅无法辨别吉凶，而且性情大变，已从一个温文尔雅的老人变得乖悖违戾。他自持平生所学非浅，不免对焕阳道长的话心生抵触，他想，我的茶社都是上风上水之地，天一也是懂风水之人，他住的房间怎么会有阴气？

阴曰阳把我安排住进六子住过的房间里，自己因为要验证焕阳道长的话，竟赌气搬进了我的房间里。

焕阳道长看出了阴曰阳的异样，但是与他初识，不知他先前的脾性，也因为心思全在我身上，没有顾得上理会他。

阴曰阳进了我的房间就觉得头重，有种痴睡的感觉，把焕阳道长他们扔在一边自己倒在床上就睡去了。

焕阳道长依照前法，把“我”扶起坐直，然后施法。

他将手掌置于我的头顶，运力发功，想把阳气引入“我”的肉体，做了有半个时辰，我未见反应，他头上先冒了汗，收了手不停喘息说：“天一的肉身冷得太久了，我用了全力也只能使他半身还阳，下半身仍然无法接纳我的真气。”

老君帮他拭汗说：“道长，你先歇一歇再发功。”

玉儿倒了热水递给他，关切地问：“天一，他不要紧吧？”

焕阳道长闭目养神，慢慢喘均了气说：“他这一次受伤和上一次不一样，上次是被双魔误伤，而且救治及时，所以恢复得快，这一回天符双魔肯定是专门给他下了符咒，是想置他于死地的，而且我无法判断他是被何种符咒所伤，我怕是无力回天啊！”

“那怎么办？您再想想办法，一定要救天一啊！”玉儿哽咽着说。

我知道天符双魔用得是什么咒，可是此时我的魂魄气息已弱，无法把信息传递给焕阳道长。

焕阳道长沉思良久，仍然没想出良策。

老君安慰玉儿说：“天一命大福大造化大，会没事的，你不要怕。”

焕阳道长抬眼看了他一下，苦笑说：“希望如此，看他的造化吧。”

焕阳道长拿过随身带来的布囊，从里面找出一张黄色的符，凝神运气，在上面写上道家法符，又念了几遍口诀，然后焚烧了，接着把我的上衣脱掉，在我的胸口处也画了符，依旧念了咒语。

接连三天，焕阳道长天天如此，老君和玉儿按照他的吩咐，也在一旁不停呼唤我的名字，希望奇迹出现。

第三天快到子时的时候，焕阳道长对老君和玉儿说：“我们道家的法术讲研究生克有常道，即一物降一物，没有解不了的符咒，但是天一所受的蛊害不是我们道家的，所以一些生克之法在他身上起不了作用，我这几天用尽了起死回生之法，看他全无生机，我还有最后一道符，子时会给他使上，你们切记不要打扰我，如果他能醒过来，让他用我前番传授给他的筑基炼炁术调理，自然会恢复。如果我的法术仍然救不了他，你们只剩一条路可走，就是找到下咒的天符双魔，解铃还须系铃人，或许可以救他。”

老君听他的话音似有诀别之意，握住了他的手，不由老泪纵横：“焕阳道长，我们是多年的老友，你的心意我懂，天一是我的忘年交、好兄弟，你的再生之德我先替他谢谢了，如果有来生，我做牛做马一定替天一报答你！”

“老君兄，你言重了，我若能救得了他也是我的功德。”

玉儿是何等的聪明，从他们的神情和对话里已经猜到了他们的意思，马上俯身下跪说：“焕阳道长，不管您救得了救不了天一，您都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一定会为您养老送终！”

焕阳叫她起来，慈祥地说：“我是出家人，生当‘从他外景魔千遍，一片真心不解惊。’死是‘如今回首朝天去，不管人间得自由。’不要为我自织樊笼，好了，时辰到了，把天一扶坐起来吧。”

盘好我的身体，焕阳道长也盘腿坐到我面前，口中默念还魂咒，一手在我通天穴上落定，一手不停摩挲我的天池穴，将他的真气缓缓传入我的体内。

一个时辰后，焕阳道长大叫一声：“游魂还不回宫么！”

## 第 45 卷 半身阴阳

我便猛地一惊，平地旋起一股风在肉体处略做停留，然后感觉自己像被卷入一处漆黑的隧道一样，疾速滑翔，接着眼前红光一闪，便睁开了双眼。

我眼前一片雾瘴散去，看到玉儿一张又惊又喜的脸，她大叫：“天一，天一，天一醒了！”

老君却望着双目紧闭的焕阳道长小心翼翼地说：“焕



阳道长，天一醒了，你成功了。”

焕阳道长没有回答。

他再次轻声叫道：“焕阳道长。”

还是没有应声。

老君用手试焕阳道长的鼻息，忽然悲怆地说：“焕阳道长坐化了。”

我想下床，却腿脚无力，只得在床上仆倒身子向他磕了三个头，说：“焕阳道长，天一何德何能，怎值得您以大道之身换我浅薄之命啊！”

我和玉儿泪流满面，老君劝慰道：“天一，别伤心了，你刚醒过来，元气不足，快用焕阳道长教你的筑基炼炁术养精蓄阳。”

焕阳道长为救我，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片心血，于是顺从地闭目用功。

老君并不惊动我，到外面叫了殡仪馆的车来，把焕阳道长的遗体拉去火化了。

三天后，我感到身体已经有了些许气力，虽然仍是虚弱不堪，可精神已经和常人无异了。我想下床，试了几次都站不起来，摸摸双腿，麻木僵硬全无知觉。

我对玉儿说：“我的腿怎么了？”

玉儿急忙扳动我的双腿，又叫来老君帮忙，老君察看过后说：“天一，可能你盘坐太久了，气血不通吧，我们给你按摩一下。”

玉儿和老君在我腿上按摩敲打，仍然不起作用。

老君说：“焕阳道长说过，你受蛊毒太深，他的真气到不了你的下身，难道……”

我心里顿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装做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不怕的，我再做一段时间筑基炼炁可能会好的。”

老君见我除了不能站立行走之外，身体各方面都已经恢复如常，说：“天一，我得把焕阳道长的骨灰送回青城山，等将他的后事处理完后我再来看你。”

我说：“我要亲自送焕阳道回山。”

“天一，你还不能行走，身体也尚虚弱，去青城山路途遥远多有不便，有真心不在形式，多在家里为他烧香祈福吧。”老君劝我。

玉儿也支持老君的意见，我只得作罢。

第 45 卷 何种因果

我和玉儿以八拜九叩大礼向焕阳道长告别，并坚持和玉儿一直将老君与焕阳道长的骨灰送到机场。

看着飞机直上云霄，隐没在天际之间，我心里怅然若失，不由想起吕纯阳的一首诗：

曾经天上三千劫，又在人间五百年。

腰下剑锋横紫电，炉中丹焰起苍烟。

才骑白鹿过苍海，复跨青牛入洞天。

小技等闲聊戏尔，无人知我是真仙。

焕阳道长一生修炼，与世无争，不是神仙却似神仙，到头来却为我真气散尽而逝，这又是什么因果呢？肖衍四曾说我一生中会有三个贵人相助，焕阳道长岂止是我的贵人，乃是再造之恩，我有何功德值得他这般错爱！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闷闷不乐，玉儿陪着我忧伤，一直到落香茶社楼下，我们都没有说一句话。

玉儿从出租车上搬下轮椅，我坐了上去，忽然想到阴曰阳，问她：“我记得阴会长回来了，怎么没见到他？”

玉儿说：“那天焕阳道长来时他在的，后来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我们这几天心思全在你身上了，不知他去了哪里。”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好，想阴曰阳怕是出事了。

回到楼上，我让玉儿去我住过的房间看看，玉儿进而复出，眼睛红红地说：“阴会长在你房里，好像不行了。”

我忙进去，靠近床前，见阴曰阳双目紧闭，形容枯槁，用手试他的鼻息，已是气息奄奄。我叫人马上把他送医院，回身却看到床头桌上放着一页纸，上面是阴曰阳潦草的笔迹，写得竟也是吕纯阳的一首诗：

叹世凡夫不悟空，迷花恋酒送英雄。

春宵漏永欢娱促，岁月长时死限攻。

弄巧常如猫捕鼠，光阴犹似箭离弓。

不知使得精神尽，愿把身尸葬土中。

诗后附有一句话：天一，恩仇如浮云去回，不必计较，各安天命。此地不宜久留，变卖茶社，资你返乡。

我知道阴曰阳已经不治，不由大放悲声，因为我一命，累伤无辜，这令我如何能不肚肠寸断！

第 45 卷 死亡之迷【1】

肖衍四曾给我讲过几个关于死亡的故事，那时我还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死，对于死亡的话题没有太多的兴趣。只是喜欢佛家说的：“从来处来，到去处去”，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道家的“人之生，皆由无而至有也；由无至有，必由有而返无也。”

这些看似极有深意的话，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归结出来都只有一个含义：既然有生，自然会有死。

人从生下来那一天便注定了死亡的结局，死亡是一种谁也绕不过去的自然规律，实在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可是有一种死亡，却不光是奇怪，而且玄机重重。

肖衍四讲的故事有一个是这样的，他的一个朋友，平时不怎么出门，阳光明媚的日子也窝在书房里看书，连老婆让他到院子里帮着晒晒被子都不出去。有一天，外面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他却放下书本，抓了一把伞出了家门。家人很诧异，问他干什么去？他说出去走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二十分钟后，他的家人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已经烧焦了的他，他被雷击而亡。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年华正好的青年人，每天上班回家走同样一条路，轻车熟路，顺风顺水，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没来由得选择了一条从没有走过的路回家，在路上，被一辆汽车撞了，当场死亡。

肖衍四问我，你们常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样的死亡也是自然规律吗？

我回答不上来。

他说，这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命数已尽，他们已经接到了死亡通知，务必于某时某刻赶往某地去赴死，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他们的选择。这种死亡之迷科学上有解释吗？没有，只能用玄学来解释，可是玄学讲出来没人肯信，只会用两个字“巧合”来表达，这哪是巧合啊，从不出门的人出了门便被雷击死了，从不会走的一条路走了一回便出了车祸，这是人的命数啊，什么是命数，就是人们常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你的果报决定了你命数的长短，时辰到了就躲不掉。

## 第 45 卷 死亡之迷【2】

他讲的这番话唯物主义者看了是不屑的，可是对于靠占卜吃饭的风水师来说，却非常有用，因为有些人为了家人朋友英年早逝痛不欲生，甚至精神崩溃，风水师可以用这些道理为那些深受折磨的人解惑宽心。

焕阳道长和阴曰阳之死，看似是天符双魔所害，其实也是他们命数使然，他们都是玄学界一等高的高手，来大都之前为什么预测或感应不到凶险临近？因为人濒临死亡时看似与平常一样，其实他的心智已经大乱，气场混浊，对很多耳熟能详的东西都失去了应有的分辨能力，更不可能释放出超强的感应力，预知自己将很快死亡。

死亡是一种什么东西？即你越是感受到了极度恐惧

的死亡威胁越是不会死，死亡都是在你不知不觉时降临。所以死亡有时候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一件痛苦可怕的事情，就像焕阳道长从青城山来大都，阴曰阳从日本回国一样，他们是带着一种很平和的心情，带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来的，甚至还有一种急迫的旅行的愉悦感，直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刻，才会明白，这次旅程的目的地其实不是大都，而是另一个未知的去处。

生者看死者是痛苦的，所以也跟着徒伤悲，其实死者临死前的心理谁知道呢？我刚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旅，我知道死者临行前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一种行走，和你走在大街上小巷里河边树下一样的，没有恐惧和痛苦，真的没有。

我这样想不是为了减轻焕阳道长和阴曰阳因我而死的内疚，活着的人总是要为死者而伤悲，要去寄托哀思，就像思念和留恋一位远行的朋友一样，这是人的本能，我虽然知道他们走得安然甚至快乐，但是我不能不内疚，因为他们的朋友再也没有与他们一起促膝畅谈的机会了。

送别了阴曰阳，遵他的遗嘱把茶社转让了，把他的收藏交给他的家人，他的家人都和阴曰阳一样高风亮节，坚持遵从阴曰阳的意思，要变卖了他所有的东西把钱赠给我，我再三推辞不过，征得他家人的同意，把变卖财产的一笔巨款捐给子青城山焕阳道长的道观，我想阴曰阳若泉下有知，也会赞同的。

第 46 卷 锦衣玉食

我搬到了玉儿的家里，静养了几天后，让玉儿用轮椅推着我去看郑巨发。

有钱人的妙处在于，即使疯了，也可以锦衣玉食，哪怕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足以震撼旁观者。

郑巨发的病房——他公司的股东们对他很厚爱，包了整个一层楼——他住的地方有八百平方，分为治疗区，活动区，生活区，还有一个空中花园，有专门的医生和护理人员，有保安，有从国外请来的专家，有公司的高管轮流陪护，欧阳云锦更是不离左右。

但是，这一切奢华，只能是公司董事会对他这个大佬的一种尊重和希望，尊重他为公司做出的卓越贡献，希望他能恢复如初。对于郑巨发来说，对于一个毫无感知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来说，形同虚设。

精神疾病因为病因不同分为多种类型，有的靠药物加器械可以治愈，有的靠心理疏导可以治愈，郑巨发这种，据专家给出的结论是过度焦虑引起的，经过几个疗程可以康复。

我心里明白他不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他自己懂得稀释焦虑，焦虑不是引起他精神失常的主要诱因，是中了天符双魔符咒。

药物治疗能他是无效的，只能加剧他的病情。

郑巨发在活动区里专心致志地玩着一个真人一样的



布绒棕熊，一会手舞足蹈，一会沉思发呆，欧阳云锦静静地陪在身边，脸上愁云笼罩。

见我们进来，欧阳云锦抱住我痛哭：“周老师，你去哪儿啦，我到处找不到你，你救救郑总，只有你能救他啦！”

她明显得瘦了许多，精神状态也很差。她这段时间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公司里风言风语，还要天天面对郑巨发的或癫或狂。她还能这么坚强已经不错了。

她忽然看到我坐在轮椅车里，怔了一下，惊呼：“你，你怎么了！”

玉儿怕惊吓了她，含混地说：“他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卧床不起，所以没能来看郑总，现在郑总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第 46 卷 道高莫奈

“很不好，一阵清醒，一阵糊涂，还有一阵会疯狂，外国的专家也一筹莫展。”欧阳云锦黯然道。

天符双魔果然毒辣，让郑巨发疯，又不让他完全疯掉，还要给他清醒的机会，这是要活活折磨死他，如果不是郑巨发身边防护森严，他清醒时怕是早就自杀了。

“这是一种来自西域的巫术所害，别在这儿浪费时间

了，没用的，给他找个幽静的地方，让他静养吧。”我说。

欧阳云锦摇头：“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无法改变。”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折磨而死吗？”

“你也有法术啊，不是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吗？周老师，你救救他吧。”

我苦涩地笑笑：“我也是被天符双魔的巫术所伤，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根本无法破解双魔强大的魔力。”

“那怎么办？你的办法多，你快拿个主意吧，郑总再好不起来，我也要疯了。”欧阳云锦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如果能把我的师父司马空请来，所有的危机都能化解，可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上得了峨眉山呢。”我无奈地说。

“只要有办法，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欧阳云锦眼前一亮说：“我找公司的左总申请，由公司出钱出人陪你去峨眉山。”

郑巨发的事我当然不能不管，我的计划是等我恢复好了，亲自和天符双魔决一死战，我自信凭我的造诣，一定不会输给他们。

可是我看到郑巨发这种情况，怎么能不心急如焚，怎么能不心痛，我多想让他马上正常起来啊。

可是现在我沦落到这个地步，见了师父该怎么面对他呢？他又是那样一个不染世尘，过着半凡半仙生活的人，他会下山吗？我心里很是矛盾。

这时郑巨发突然向我冲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嘴里纠缠不清地嚷嚷道：“还我的黄金鱼，你杀死了我的宝贝儿，我打死你！”

他边说边胡乱地对着我的脸下手，我顿时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疼，旁边过来几个保安急忙把他给扭住了，并且很快地将他固定在一把椅子上。他的手脚被缚住，却还在手舞足蹈地咆哮不止。

第 46 卷 前利后害

玉儿心疼地把我的头抱在怀里，抚摸着脸上的抓痕说：“疼吗？”

我挣开她的手，对一个正要给郑巨发打镇定针的医生叫喊：“不要给他打那种针，你会害死他的。”

医生诧异地看看我，又看看欧阳云锦：“欧阳小姐，他是什人？”

“他是郑总最好的朋友，你照他的吩咐做吧？”

“对不起，我不能听他的，我是医生，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否则郑总出了事谁负责？”医生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郑巨发被一针扎下去，慢慢地昏睡过去，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我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医生做得没错，他们并不知道郑巨发是被一种邪恶力量左右神智，只能按医学常识去救治，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种针打得多了，只能加剧郑巨发的病情，摧毁他的身体机能，为今后他的康复起到阻碍，甚至是严重的伤害。

我对欧阳云锦说：“你去叫左总，我要亲自和他谈谈。”

左龟利比郑巨发小一岁，拥有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双学位，他是黄金健公司上市前郑巨发高薪聘请的经济顾问，后来辞去原职加入了黄金健公司，成为郑巨发的得力干将，在公司上市时，给了他不少股份，是公司里仅次于郑巨发举足轻重的人物。

郑巨发请他来的时候，让我合过他的八字，他的八字里五行火旺，而郑巨发是金命，火克金，他们两个人合作，虽然左龟利对他的事业有帮助力量，但是他也将受制于左龟利，后势不利。我告诉他，这个人可以用，但只能用前不能用后，一旦企业进入正常轨道后要有壮士断臂的勇气请他走人。

当时郑巨发正积极运作公司上市，而左龟利既懂法律，更熟稔企业管理，也在上市公司任过董事，无疑是不二人选，郑巨发就把他留下了，并准备按我说的做，一俟公司上市，正常运转起来即预以厚报，然后帮他找个好去处请他离开公司。可是后来，公司上市后却发现越来越离

不开左龟利了，郑巨发也慢慢将此事的利害关系给忘了。

## 第 46 卷 观相察人【1】

左龟利很会做人，在郑巨发疯掉后，他力排众议，一掷千金，包整层病房，请最好的医生和护理，为郑巨发治疗。

在公司里赚足了仁义厚道的美名。因为郑巨发一病倒，他大权在握，有不少人已经开始议论他是否会借此机会篡权夺位，他的举动打消了所有的置疑，维护了他的权威。

当我看到郑巨发的治疗环境和条件如此优越时，也没有丝毫怀疑他是真心为郑巨发好。可是当他坐到我面前时，我相信我以前的预测没有错。

虽然我现在体虚气弱，无力施展我的异能妙法，可是我观相察人的本能反应并没有受到影响。

左龟利西装革履，身着范思哲西装，手戴一块价值不菲的江诗丹顿，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国字脸剑字眉，天堂饱满，气宇轩昂，气场非常足，而且面带微笑，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值得信赖又颇具亲和力的人。

他坐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说：“你好，周大师，久仰，听郑总提起过你，他对你可是非常推崇。我对大师也是仰慕已久，一直想当面请教一些人生的困惑，却因为

工作上的事分不开身，每次都是失之交臂，现在终于得见真容了，没想到大师还是一位身残志坚的奇人！”

听鼓听声，听话听音，面对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你要想看清他的内心很困难，但是面对一个善谈的人，只要有心，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丰富的人生信息。

一个人无论多么善于伪装，在吃察言观色这碗饭的风水师面前，总会有掩饰不住的东西。通过左龟利的言行举止，尤其是这一番话，给了我非常重要也非常多的提示：

一， 他不相信风水学，而且很蔑视从事这行的人。

二， 他是一个虚伪的人，与人相从难见真心。

三， 他很自大，有极强的自尊心，骨子里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四， 他很会做表面文章，有表现欲和征服欲。

五， 他不安于现状，喜欢排场，喜欢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 第 46 卷 观相察人【2】

六， 他内心焦虑，患得患失，这是思虑过多的表现。

七， 他外强中干，虚张声势，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心理。

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我的心已经很累了，不会对每一个人都去用敌对的心对待，但是，我知道，目前凶险四伏，再也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对于遇到的每一个人，将要去做的每一件事，都须加百分百的小心。

我怕的是有人落井下石。

如果左龟利是一个落井下石的小人的话，而现在，正是他的最佳时机。他此时的表现，正在步步逼近我的判断，因为，他既然不信风水学，既然对郑巨发忠心耿耿，为什么会在百忙之中来见我？心底无私天地宽，他要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凭他目空一切的性格，不会被已经失去依靠的欧阳云锦呼之及来。

我边观察他的表情，边停顿了一会儿才慢慢问道：“我不明白左总的所谓身残志坚是什么意思？”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反诘他。

他的反应很快：“你坐着轮椅还跑这么远的路，真是令人钦佩！”

“郑总是我的朋友，我当然要来看他，看到你们这么尽心尽力的帮他，我也放心了。”我说。

“郑总是黄金健的老板，公司的一切都是他的，为他做任何事都是我们份内的事，他现在出了事，我们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治疗，让他早日回到公司主持大局。”左龟利的话也滴水不漏。

好，既然有他这句话，接下来的要求我就好提了。

我说：“郑总的病因不在死了三条黄金鱼，也不是现在在公司面临的困境，他是被一种巫术所害，本来凭我的功力完全可以让他恢复健康，可是我也是刚死里逃生，无法与魔力强大的西域巫术相对抗，所以我想去峨眉山请我师父来救他，但是我目前行动不便，需要你的支持。”

左龟利略一迟疑，说：“周大师，我不知道你说的巫术是什么东西，我不信鬼神，再说了，郑总是一个生意人，从无树敌，谁会害他呢？我相信专家们的诊断意见，他真的是压力太大了。这个医院里来求医的精神病患者几百上千，治愈的也不计其数，我从没听说谁会用巫术看好了病，为了郑总的身健康考虑，我不会去做任何的冒险，你是否也受了什么刺激？”

第 46 卷 狼子野心【1】

貌似他的话无可辩驳，也貌似他一片赤诚，但是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一种得意，一种可以驾驭一切的得意，郑巨发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他的手里，他以前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如今那个“一人”已经废了，他是实际的权力拥有者，就像清太后慈禧，巴不得小皇帝常病病殃殃，她



好永远做女皇，我想左龟利的心理一定也是这样的。我真希望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小人不是我。

他把前面的话讲得有理有据，后面的话却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在精神病医院说我受了刺激，这是把我朝精神病患者上扯。一个精神病患者如郑巨发的话，是不足信的。

我淡淡一笑说：“你不知道的事不等于不存在，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讨论巫术是一种什么东西，为了郑总的健康问题，我想你应该试着去尝试别的治疗方法。”

“别的方法我会考虑的，但是你说的巫术不可以，那是迷信的东西，我若公开信那玩艺，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我如何管理？别忘了，黄金健可是上市公司，如果股东们知道我们高管在搞迷信，舆论传开那还了得！”左龟利冷冷地说。

“我没让你信，只是想让你帮我去峨眉山，还有你答应我一件事，让郑总出院，给他找个清静所在，不要让医生再给他按精神病治疗的方法治疗，等我回来，我保证会让他康复。”我说。

“我无法答应你。”左龟利一口回绝。

“为什么？”

“为了公司，为了郑总，”左龟利不耐烦地说：“我只相信科学。”

“好吧，”我做了妥协：“我自己想办法去峨眉山，你给郑总安排一个疗养院让他静养总可以吧？”

“这里的治疗条件是全国一流的，一个病人不在医院里而要去疗养院，我无法向公司董事会和广大员工交待。”

“医院里这种环境和医生用的药用他没有好处，只会让他的情况更糟糕。”

第 46 卷 狼子野心【2】

“你不是医生，你怎么知道？”

这时欧阳云锦插话道：“我知道，这段时间的治疗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给郑总打镇定剂的间隔时间反而越来越短了。”

左龟利不屑地望了她一眼说：“哦，欧阳小姐，我忘了告诉你了，公司刚做出一个决定，因为你对郑总的患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已经被解雇了，请你去财务部结帐吧。”

“你，你无权解雇我！”欧阳云锦气愤地说。

“哦，是吗？那谁有权？郑总吗？现在你请郑总开口否决公司的决议吧。”左龟利嚣张地说。

我看出了左龟利的狼子野心，可又无法与之辩驳，因为现在毕竟是他在主持公司的工作，他滥用职权也罢，清除异己也罢，谁能奈何得了他。

我没想到左龟利在气急败坏之下，竟然解雇了欧阳云锦，如果郑巨发身边再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照顾他，后果会更加不可设想。

我说：“郑总的病和欧阳小姐没有关系，你不要冤枉好人，再说了，如果要界定责任也得等郑总病了，让他决定。好了，我收回刚才的话，请你也收回解雇欧阳小姐的成命吧。”

左龟利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对欧阳云锦说：“既然周大师讲情，我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虽然可以暂时不解雇你，但是你不能继续留在郑总身边了，你去公司人事部报到，他们会对你的工作另行安排，以观后效，郑总这边我会派一个合适的人来照顾他。”

欧阳云锦听完他的话，哭着跑了出去。

我看着得意洋洋的左龟利，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担忧，心里明白，现在我能做的不是和他斗嘴斗气，我要尽快让郑巨发清醒过来，以挽救黄金健公司的危局。

第 46 卷 菩萨转世

一位智者说，人的身体有残缺不算苦，人性的残缺才是真正的苦。世间的灾难祸害大都是由手脚完好、心灵残缺的人造成的。

郑巨发和我，曾经一个是叱咤风云的商界精英，一个是慧眼如炬的易界奇才，如今已成了两个废人，面对公司危机，小人弄权，恶人为非歹，却只有任人宰割的份，死不痛苦，等死也不痛苦，这种从灵魂到肉体一点点的凌迟才是最痛苦的。

回到玉儿家，我们相对无言，好一阵子沉默。

本来我们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思念之情要诉，因为现在的处境，心里再无释放儿女情长的空闲之地了。

玉儿从背后轻轻抱住我，她现在是我心灵惟一的慰藉，她的怀抱不止是给我温暖，也给了我力量。

我握住她的手，歉意地说：“玉儿，自从你遇到我就麻烦不断，我是你的灾星，现在我成了这个样子，虽然我不愿直说，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怕是永远都离不开轮椅了，我曾想过，以后要给你幸福和快乐的，看来我做不到了。”

玉儿低下头吻我，呢喃道：“不，你是我的福星，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和快乐的，我什么都不要，只要和你在一起，不管你变成怎样，我都喜欢。”

我和玉儿紧紧相拥，不舍分离，忘记了时间流转，忘记了恩恩怨怨，也忘记了苦痛伤感。我想此刻就是 2012

多好，世间万物灰飞烟灭，我们也幸福的化为烟尘，交融在一起随风而起，任意飘流，不要再去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

梦终于是要醒的，现实还在眼前就不能逃避，玉儿在耳边说：“你还能卜卦吗？”

我被她唤醒，说：“起卦应该可以的吧。”

“你起一卦吧，看看如果去峨眉山能不能找到你师父。”

我再次拥紧她，心里的感动无法言说，玉儿啊，你是菩萨转世的吗？要不为何生就这么一付慈悲胸怀呢？

玉儿把我推到桌旁，找出三枚铜钱放在我手里，眼睛澄澈地看着我，鼓励说：“来吧，只要有一分的希望我们也要去做十二分的努力，如果找不到师父，再想别的办法，我相信，好人得好报，你和老郑都会得到解脱的。”

第 46 卷 再赴峨眉【1】

我捧起三枚乾隆通宝，虔诚地摇了六次，最后一次，奇异的景象出现了，有一枚铜钱在桌上旋转了很长时间，最后竟然竖着立在桌面上。

我和玉儿面面相觑。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该算哪一面呢？”玉儿问我。

我伸手在桌上轻轻拍了一下，那枚铜钱一跳，却并没有翻出任何一面给我看，而是断续跳舞，然后再次竖立在桌面上。

玉儿看看我，表情非常复杂：“不会吧，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我自从出道以来，摇卦无数，从没有出现过今天这种情形，这预示着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盯着那枚铜钱出神。

玉儿见我不说话，小心地说：“要不，重新摇一次？”

我摇头，把三枚铜钱抄起来，交给玉儿，说：“我用梅花易数起一卦看看吧。”

我让自己的心绪宁静了几分钟，然后开始寻找可以起卦的物象，但是我的目光落处，竟然没有一个能引起我强烈的起卦欲望的物体，每一件东西在我眼里都是模糊不清，我的面前似乎是一个混浊未开的世界。

玉儿看出我的茫然，温存地揽住我的肩说：“算了，不要起卦了，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不管卦上怎么说，我们都要去一趟峨眉山，我一会去订明天的机票。”

我说：“玉儿，你的心意我懂，可是我这种情况，你一个人不行的。”

“怎么不行，相信我，我能行。”玉儿抿嘴一笑倔强地说。

第二天，我们上了飞往四川的飞机，然后在成都换乘汽车，一路上，玉儿一个人搬动轮椅和行李，背我上下车，跑前跑后，尽管累得汗湿衣衫，可是脸上依然笑容灿烂。

我们在峨眉山下又换了上山的旅游大巴，一直坐到雷洞坪，我们在雷洞坪稍事休息，玉儿雇了一个竹轿，抬上我，向遇仙寺出发。

一路上，我给她讲了两年前我在峨眉山的种种奇遇，玉儿听得津津有味，当我讲到老君遇到一个怪物袭击的事时，她不停地追问：“会不会是野人，这儿离九寨沟不远，我听说那地方有野人的。”

第 46 卷 再赴峨眉【2】

两个轿夫说：“不是野人就是黑猩猩，反正我们这儿夜不上峨眉，三个月前还有一个探险队在遇仙寺那儿失踪了呢，五个人，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市里派出了三四百人的搜救队找了七天，连片衣衫都没见到。”

玉儿倒不怎么害怕，说：“也许他们真遇到了神仙，随仙人们修炼去了。”

“要是那样也是他们的福气啦。”轿夫说。

我们很快就到了遇仙寺，故地重游，风景如旧，只是老韩的小店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簇新的仿古建筑，遇仙寺门前的大树还在，青石也在，只是再也没有我师父司马空坐在石上唱经的身影了。我问过两个轿夫，他们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那个唱经的白发白须的老人家了。

旅馆里还剩两个房间，玉儿全订了下来，我们两个人一间，那两个轿夫一间。

晚上，吃完饭，我和玉儿坐到寺前的石上，天上的月亮很近，似乎伸手可触，微风里含着一股花的清香，夜鸟的啼声划过夜空，给静谧的峨眉山增添了一层神秘。

“这儿真美，怪不得会有一座遇仙寺，神仙走到这儿也迈不动脚步了。”玉儿依偎在我肩膀上说。

玉儿身上的淡淡香气，令我陶醉，她身上的温暖，令我迷恋，她月光下晶莹剔透的眸子，令我沦陷，此时此景，我想我已经遇到神仙了，玉儿就是。我忽然对我在大都遭遇到的一切灾难不在沮丧，反而释然了，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成仙得道，不经千难万险怎么能轻易得到？上天不是要惩罚我，而是在考验我。

可是当我的手不经意抚摸已经全无知觉的双腿时，心里又升起一种悲凉，玉儿是那样冰清玉洁的一个女孩，我要这样让她照顾一生，怎么能心安理得？



“你在想什么？”玉儿抬头望着我的眼睛问。

月光洒在她的脸上，让她凝脂般的肌肤洋溢着皎洁的光华，我不暇多想，低头轻轻在她脸上吻了下说：“我在想，你离开我的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第 46 卷 月夜情怀

玉儿莞尔一笑说：“想听吗？”

“想听。”

“现在不告诉你，等我们成婚的那天再讲给你听。”玉儿调皮地说。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我是多么想马上娶她为妻啊，我们这样相依相偎，执手相对，慢慢老去。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面对残酷的现实。

我说：“玉儿，我师父司马空就是坐在这儿唱《三世因果经》的，每天午时唱一遍，唱了十年。

“你会唱吗？”

“会的。”

“我想听。”

“好，我唱给你听——

富贵皆由命，前世各修因。

有人受持者，世世福禄臻。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善男信女听原因，听念三世因果经。

三世因果非小可，佛言真语实非轻。

……”

我的歌声惊动了寺里的僧人，一个小和尚轻启寺门走了过来，看清是两个青年男女依偎在一起时，念了声“阿弥陀佛”道：“罪过，罪过，我师父以为是那位诵经的师兄回来了呢。”说完转身要回去。

我叫住他问：“小师父留步，请问你可知道那位诵经的老人有多久没有出现了吗？”

“两年零二十一天，我师父给数着日子呢？”

“你师父可是广善和尚？”

“正是。”

“他知道那位老人住在遇仙寺后的，可去找过他？”

“找过的，往山后去过几次，可是无缘一见，那位师父可能云游去了吧。”

小和尚说完念了声佛号回寺了。

怎么会找不到呢？顺着寺后的山路一直走下去，就可以找到我师父栖身的山洞的，难道他真的云游去了？

我有些闷闷不乐。

玉儿说：“别多想了，明天我们去了就知道了，有点冷了，我们回房吧。”

回到房间，玉儿端来热水，我洗过脸后，她倒掉盆里的水，朝里面倒入她请中医大夫专门为我配的中药，重新加了热水，蹲下身来为我烫脚，我要自己来，她坚决不让，在大都时，都是她每天坚持为我洗脚，边用热水烫边按摩穴位，她说这对我的身体恢复有好处。

我说：“玉儿，你别对我这样好，我受不起。”

“我愿意，我只要愿意你就能受得起。”玉儿专门买

了一本推拿的书学过，她对穴位的位置掌握得非常精准，只是我的脚没有知觉，为了不让我难堪，她从不问我按得怎么样，有感觉吗的话。她是一个细致入微的女孩。

玉儿不停地往盆里添加热水，从足底到腿部不停地按摩敲打，一直按到她自己额上冒汗为止。

## 第 46 卷 仙人已去【1】

第二天一早，我们简单吃了些东西，开始向遇仙寺后出发。

一路上我竭力回忆当初的情形，山路不是城市道路，有很多的标的物可供参考，只要记住了几幢高楼，无论多少年再回到那条路，都可以顺利地走到目的地。

遇仙寺的这条山路，虽然岔道并不多，我也记着是一直走到很低的地方才遇见司马空的，可是，再走到这条路上，我发觉自己一点儿熟悉的感觉都没有了，藤蔓缠绕，树荫森森，野草漫过脚裸，头顶的树枝不时地刮在脸上，在有从山顶流下潺潺山泉的地方，长满了湿滑的青苔，一不留意就会滑下山崖。

两个轿夫人很厚道，并不抱怨，反而让玉儿走在轿子的里侧，还不停地提醒玉儿小心看着脚下。

向下走了有一个多小时，两个轿夫累得大汗淋漓，连玉儿也娇喘不止。

我让他们放下竹轿，休息一会。

“我说兄弟，这哪是路啊，根本就没有人走过，连动物的痕迹都没，这里怎么会有人呢？你记错了吧？”年轻的轿夫终于忍不住了说道。

走在前面的年长的轿夫抬起被荆棘划得血迹斑斑的右手边擦汗边说：“你是在找人还是在找神仙？”

我说：“从遇仙寺后面走进来都对，只是转了一个弯过来我就没有印象了，我是晚上来的，两旁也看不清楚，我记得我来得时候没有这么难走，也不用躲开树枝荆棘，只依稀记得有一块很光滑的石头挡在路中间，我是在那儿遇到我师父的。”

可是一路上我们也没有遇到那块石头。

年长的轿夫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去前面探探路，看能不能找到你说的那块石头。”

玉儿给他拿了瓶水，把自己手里的木棍交给他，嘱咐说：“辛苦你了，小心点。”

年长者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丛林深处，我听到后面的轿夫小声问玉儿：“你这朋友脑子没问题吧？到这个深山老林里来找师父，谁会住这儿啊？除了猴子！”

玉儿说：“你没听说过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句话吗？

他说有肯定有，耐心点，等回去我再给你们加钱。”

## 第46卷 仙人已去【2】

“这可不是钱的问题，这条路太险了，你们也就是遇到我表哥这个热心人了，换了谁也不敢走这么远。”

玉儿拿了水让我喝，问我：“天一，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比如岔道什么的。”

我摇头说：“我记得很清楚，是一直走下来的，没有岔道。”

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那位年长者一瘸一拐地走了上来，玉儿忙上前搀住他，让他坐在地上歇息，并关切地问：“大叔，伤哪儿啦？要不要紧？”

“不碍事，滑了一脚，差点掉悬崖下去了。”

我歉意地说：“对不起，让你受累了。”

他摆了摆手说：“我们山里人摔打惯了，不怕的，只是我一直走到无路可走也没见到你说的那块石头，两旁也没有发现你说的山洞和平台什么的，全是羊肠小道，要是抬着轿子，连转过身来都不可以。”

这可奇怪了，怎么会呢？那晚上我明明记得并没有走

多久，而且张天师栖居的山洞也很容易找到，作为常在山里行走的人，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他怎么会没找到？

那位年长者大约怕是我怀疑他说谎，喝完水，把伤口处理一下后说：“我知道找人的心情，你不顾两条腿不能行走，跑来峨眉一趟也挺不容易的，我带你亲自再走去找一次吧。”

玉儿担心地问：“你的腿能行吗？”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说：“没事了，你看，看得出来我受伤了吧？”

我们重新上路，因为年长者已经走过一遍了，所以就轻松了许多，一路上，我左顾右盼，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处，但是，就是找不到山洞了。我们很快就到了谷底，再无收获。

年轻的轿夫累得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说：“兄弟，我敢保证，你上回一定是遇到了神仙，这回我们来得人多，神仙就不肯芝麻开门了。”

我无法和他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只是黯然神伤。

回来的路上，我高唱《三世因果经》，希望司马空能听到，希望会出现奇迹，他突然站到我面前。

可是一直回到遇仙寺，都一只猴子都没看见。

第 46 卷 悟道得道

我重回司马空坐了十年的青石之上，抚摸良久，似乎看到师父正端坐石上，引吭高歌：

三世因果说不尽，苍天不亏善心人。

三宝门中福好修，一文喜舍万文收。

以君寄在禄宫库，世世生生福不休。

我心里顿时一震，有一股热流自头顶冲泄而下，贯穿全身，所谓大道无形，我虽然还一时悟不透这无形的大道要将我指引到哪里，但心里却有了种豁然开朗的通透感。

夕阳如血，山风似啸，红尘之外是无为无欲的“净界”，心净则百埃莫染，百毒不害，心不净，则嗔怨怒责，离合悲欢充斥一生，强求的不来，到手的也会散去，人若不贪身外物，何必为身外物所烦恼！

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我想，事若该成，不争也成，事若败，争也败。《易经》之秘不在元亨利贞，而在一个“定”字，物极必反，乱至终必定，司马空知道我三年内必有一灾，却不留于我破解之法，说明他知道有些劫可破，有些劫要过，过得去过不去，在于“元亨利贞”修得如何了。常人学易，只求速成，常人遇事，只求速决，只有摒弃常人的功利心，只有气定神闲，才能达到“定”的境界，才能得到“定”的福报。



焕阳道长和阴曰阳将用他们平生所修，换来我的红尘之气，我得到的福报已经很深了，郑巨发的福报还没有归“定”，我想，我不必求速，也许速已在路上。

玉儿问我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回去。”

“没找到司马师父，回去该怎么去救老郑？”

“我已经见过师父了。”

“什么？你见过司马师父了？什么时候？”

我笑笑，一手拥住玉儿，一手替她理好被山风吹乱的头发：“古人说得好，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走在路上看到的是风景，走到无路可走了，便会得悟风景之外的人生真谛，我们这一路没白走，我已经悟到了，破解之法在于，无解便是解，无救会自救。”

玉儿环住我的腰，把头埋在我胸前说：“听不懂你的谒语，不过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放心了。”

第 46 卷 不是对手

侯仕易得知阴曰阳已死，落香茶社也易手他人，胸中一口恶气散了一半，只是我的死而复生令他颇为懊恼，侯

华说：“姓周的不死不活的更好，第一，他瘫痪了，对我们不会再有什么威胁了，第二，只要他活着，梅花易数的秘诀就有希望弄到手。”

侯仕易点头称是，让侯华想办法把梅花易数的秘诀弄到手。

侯仕易贼心不死，又觊觎起易经学会会长的位子来了，约了副会长邵泽修见面。

邵泽修不知道阴曰阳的死因，但是知道侯仕易此时要见自己肯定必有用意。他现在易经学会主持工作，只等补一个选举的程序便可名正言顺的坐上会长的位置了，所以对于侯仕易此时出现很是厌恶，心里想，姓侯的真是阴魂不散，消息够灵通的，阴会长刚一归天，他就冒出来了，还是对这个易经学会会长的位子念念不忘啊。

邵泽修应约来到黄金健大酒店，侯仕易摆了一桌酒席，把男魔请来作陪。

邵泽修不认识男魔，只觉得此人身上有一种邪气，他想侯仕易结交的都是旁门左道的人物，这一个不知又是哪路的神棍。

“邵会长，别来无恙？”侯仕易皮笑肉不笑地说。

“谢谢侯教授，我无欲无求，无牵无挂，当然无恙。”邵泽修没好气地回道。

“好，好一个无欲无求，无牵无挂，无欲则刚啊，

邵会长果然神清气爽，阳气实足，老当益壮啊！”

“老当益壮？呵呵，侯兄，我好像比你小两岁吧？”邵泽修也是久涉江湖之人，自然不是省油的灯。

“是吗？哦，那这句话就不合适了，老弟莫怪，来，我敬你一杯。”

“敬从何来？我是无功不受禄，请侯兄明言。”

“好，痛快，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也共过事，彼此知根知底，我就不绕圈子啦，现在阴会长归西了，会长一职出缺，我想回易经学会主持大局。”侯仕易大言不惭地说。

“这么一个民间团体的虚职，什么大局不大局的，哪敢劳烦大驾。”邵泽修给顶了回去。

“说得不错，这么一个民间团体的会长我真不放在眼里，我也就是挂个名，主要的工作还是由你来做。实话和你说了吧，我年底要去韩国参加一个亚洲易经论坛，你也知道大都易经学会在国际上的易经学术地位最高，我有这么一个会长的名头，出去能代表中国易经界对这次论坛的重视，到时候韩国总统要亲自接见的，这也是为国争光对不对！”

第 46 卷 退而自保

“噢，侯兄也接到了亚洲易经论坛的邀请函？好啊，到时我们可以同行，学会也正筹备参加这次论坛的事宜呢。”邵泽修以柔克刚道。

侯仕易没想到他竟然如此不识相，强忍怒火道：“我的易经研究，尤其是梅花易数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到时有我一个演讲，所以大都易经学会会长这个头衔对我很重要，而且阴会长临终之前也同意推荐我接任他的会长之职，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我希望你能高风亮节，以大局为重。”

邵泽修心说，你真会扯淡，也真够无耻的，为了一己私利，竟然上升到国家荣誉的高度了。

“噢，你对梅花易数的研究得到国际公认？我怎么听说周天一在梅花易数研究上的成就最高？”

“他是我的学生，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学生能高过老师吗？”侯仕易厚颜无耻地说。

邵泽修笑了，对于他的巧言令色不值一驳。

“阴会长临终前见过你？”邵泽修拨马回枪直刺侯仕易的软肋。

侯仕易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支吾道：“他死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怎么，他没有向你交待这事吗？”

这时男魔在一旁露出得意的笑。

邵泽修从侯仕易的话和男魔的笑里悟出了玄机，他想，为什么这么巧，阴会长一死侯仕易马上来要会长的位子？阴会长死之前见过他？难道阴会长之死和他们有关？

种种疑点齐集心头，邵泽修心里开始七上八下不安起来，尤其是男魔一脸诧异的笑，更令他不寒而栗。

侯仕易见邵泽修对男魔心生惧意，马上得意地说：“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江湖人称天符双魔的男魔。”

邵泽修不由打了个寒战，他想阴曰阳果然是死于他们之手，看来姓侯的对会长这个位子誓在必得呀，阴曰阳那样深的造诣都不是双魔的对手，我何必去鸡蛋碰石头，算了，先忍这一时之气吧。

想到这里，他满脸堆笑说：“久仰，久仰，侯兄果然人脉极广，竟然请得动江湖上人人敬畏的天符双魔，有双魔坐阵，侯兄当然胜任会长之职，好吧，我回去和几个副会长沟通一下，再给侯兄回话。”

侯仕易终于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第 47 卷 黎明前夜【1】

我在家里闭关自修，一边以筑基炼炁之法修复元气，一边把奇门遁甲和紫微斗数重新温习了一遍，玉儿则每天去医院里探视郑巨发，不断带回他的情况。

我不清楚是因为天符双魔把法力用在了我和阴曰阳身上的原故，还是有意要折磨郑巨发，总之他现在的病情仍是时好时坏，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也只是呆坐无语，认不得眼前的人，只念叨一些谁也听不懂的旧事，糊涂时把自己当成一条鱼，说得话就更无人可懂。欧阳云锦被左龟利彻底地与郑巨发隔离了，不光如此，而且在公司内部也“隔离”开了她，公司的人都不敢与她交往，凡是与她多说几句话的人不出三天便会被解雇，这是再逼她离开。左龟利的目的很清楚，他不想让郑巨发的病好起来，他要控制公司。事实上公司里一切都在向着他设计好的方向走，一切都在去郑巨发化，一切都慢慢被他掌控。

黄金健公司真正是内忧外患，业绩每况愈下，人心浮动，有人附炎趋势，有人敢怒不敢言，有人在左龟利的镇压下愤然离职，一个本是朝气蓬勃的公司一时间乌烟瘴气，如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生机全无。

玉儿悄悄把欧阳云锦带回家见我，原本光彩照人的欧阳云锦已经判若两人，眼窝深陷，目光呆滞，头发枯黄，皮肤灰暗，可见她心里是多么的痛苦。一见到我，她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先是放声大哭一通，然后忧心忡忡地说：“周老师，这种非人的日子我实在是熬不下去啦，不是因为郑总对我那么好，我早就离开了，怎么办怎么办呀，左龟利那个小人在公司里大搞白色恐怖，他要把公司变成他自己的，郑总如果不能尽快醒过来，一切怕是都无法挽回了。”

“再忍忍，他的病会好的，现在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你一定要坚持。”我鼓励她。

## 第47卷 黎明前夜【2】

“可是黎明前的黑暗也太黑了也太长了，公司里所有有点骨气的人都走了，就是郑总的病好了，要想重新开始也非常困难，”欧阳云锦长吁短叹：“而且，黄金健公司的市场现在被金长生公司和‘金色年华’挤压得差不多了，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了最低点，我听一个辞职的经理说，左龟利在外地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要收购黄金健，如果他操作成功了，到时一切都晚了。”

“左龟利也疯了。”我说。

“他是疯了，像一只疯狗一样，不认主人，见谁咬谁，郑总真是瞎了眼，养了一只白眼狼。”

“郑总疯了能治好，他疯了治不好，钱财本是伤人物，贪财必被财诛心，他这种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小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周老师，我不回公司了，我住在你们家吧，和玉儿在一起我还能好受点，若回去，怕是撑不到郑总病好的那一天了。”

“越是这个时候你越不能离开公司啊，你在公司就是左龟利的一颗钉子，他还不 敢明目仗胆的糟蹋公司，你

要离开了，我们对公司的事就一无所知了。”我说。

“他还不够明目仗胆吗？他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欧阳姐，我认为天一说得对，不能妥协，你就当成一颗钉子，扎在公司里，让姓左的有所顾忌，他不敢把你怎么着，等天一恢复了法力，很快就能扭转乾坤。”玉儿说。

欧阳云锦忍紧咬嘴唇又要落泪，玉儿拥抱一下她说：“欧阳姐，坚强点，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欧阳云锦默然离去，她瘦弱的身影消失在了我们视线里，而且是永远地消失了，她回到公司后的第二天，就被左弼利派人押着送到了远在云南的公司，不久便失去了联系，后来传来的消息说她得了一种传染病死了。

我和玉儿都很后悔，想起那天她对我们的恋恋不舍，想起她一说要回公司眼里的惊恐，才知道，她已经有了不详的预感，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到，是我害了她，这个好女孩，心里美丽的梦只做了一半，就戛然而止，魂断异乡。

第 47 卷 真相大白【1】

欧阳云锦刚离开，梁小地和小韵就来了，他竟然能找到玉儿家，都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难得他这么有心，这么用心的找到我，我看着他春风满面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都是 郑巨发一手带出来的人，一



个要置郑巨发于死地，一个已经反目成仇，这世间到底还有多少真情可以让人留恋呢？

小韵小鸟依人的偎在梁小地身旁，使我想起了在成都时他们的恩爱，不管小地对郑巨发如何误解，只要他和小韵能破镜重圆，总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我说：“恭喜你们，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

“大师果然是大师，我还没有开口呢，就算出我们要结婚了，周大师，我是专程来给你下请柬的，我们下个月十八号在黄金健大酒店举行婚礼，希望你到时参加。”梁小地把请柬放在桌上，脸上带着一种得意地微笑说。

“哦，那我先提前祝贺你们了。”

“谢谢，还有一件喜事你也一并祝贺了吧，”梁小地笑嘻嘻地说：“我们公司和黄金健一个大股东谈妥了股份转让的事，马上要签协议了，到时我就是黄金健公司的董事，怎么样，值得高兴吧！”

又杀出一个程咬金，难怪郑巨发会有此一劫，这么多人算计他，不是天符双魔作祟他也得疯啊。

我笑笑说：“是值得高兴，你这么有出息，郑巨发也会为你高兴的。”

“他高兴啊，他天天笑得合不拢嘴，连睡着了都笑得流哈拉子呢，哈哈！”梁小地有一种施虐的快感。

我厌恶地皱皱眉头：“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你事业的领路人，你们在一起共过事，你何必这么落井下石呢！”

“我落井下石？他和你合伙算计我，怎么不是落井下石？这叫恶有恶报，他该得的。”梁小地目露凶光说。

我诧异地问：“你说什么？我们算计你？此话从何说起？”

“周大师，我记得你和我讲过因果报应，你说行善有善报，作恶得恶果，郑巨发疯了，你瘫了，这难道不是你们做孽得到的报应吗？”

第 47 卷 真相大白【2】

“小地，我不明白你所谓的做孽到底是何事，我扪心自问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既然我们话说到这儿，你不妨说清楚，也让我明白明白。”

“你不明白是吗？那好，我让你明白明白，”梁小地瞧了玉儿一眼，玩世不恭地说：“这位是你未婚妻吧，正好也让她听听你是怎样一个人。”

小韵扯了扯小地的衣袖说：“小地，我们走吧。”

小地没有理会她。

“请问周大师，小韵怎么去得名人会所？”

“她欠了高慧美的债，是高慧美介绍她去那儿赚钱还债的，这事你该问小韵。”我说。

“她是怎么欠高慧美的债的呢？”

“小韵没告诉你吗？高慧美帮小韵录歌，花钱捧她，可是她没有红起来，那一大笔钱高慧美当然不会替她拿。”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因为小韵的事去找过高慧美。”

“哼，你找过高慧美？你和郑巨发高慧美一开始就是一伙的，狼狈为奸，专门坑骗涉世不深的小女孩，当我不知道？我早看出郑巨发那个王八蛋不是好东西了，他觊觎小韵的美色已经很久了，可是碍于我是他的得力助手，不敢下手，竟然想出这么一个恶毒的办法，假高慧美之手设个陷阱把小韵拖进去，然后阴谋得逞，是不是这样！”梁小地声色俱厉地说。

我看看小韵，她低下头去，小声对小地说：“小地，求求你，别说了。”

我问小韵：“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吗？”

小韵眼圈一红，拼命摇头说：“我不知道，我不知

道……”

名人会所那番经历对小韵来说是一场恶梦，那是她竭力想忘掉的事，小地不顾她的感受硬要揭开她心里的伤疤，是够残忍的。

我对玉儿说：“你带小韵出去走走，我和小地单独聊聊。”

“不要走，你们都听听周大师是怎样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的。”小地叫道。

当着小韵的面有些话我真说不出口，可是不说小地心头这个死结就解不开。

### 第 47 卷 真相大白【3】

我狠了狠心说：“小地，这一切都是个误会，第一，我去成都之前并不认识高慧美，我和她是在机场偶遇，是你的接站招牌吸引了她，另外，我介绍小韵认识高慧美是应你的要求，她要带小韵去北京发展也是事出突然；第二，郑巨发请高慧美代言他的产品时我在峨眉山，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不知情，据我所知，他们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平时并不来往；第三，郑巨发去名人会所是工作需要，遇到小韵只是个巧合，是小韵告诉他你们已经分手他才让小韵服务的；第四，高慧美根本不知道郑巨发去名人会所的事，所以，综上所述，你想当然的阴谋也不存在。”

这时小韵突然嚎啕大哭说：“别说了，别说了，小地，是我欺骗了你，我自从进了名人会所就想这一辈子再也不会见你了，我辜负了你的感情，我该受到惩罚，可是当你找到我时，我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说要替我还债，要娶我，我怕再次失去你，就一时糊涂，说了谎，其实不是这样的，没有人要害我，是我的虚荣心害了我……”

“你说什么？你亲口说的是郑巨发酒后告诉你的，你经历的一切都是郑巨发和高慧美早就计划好的，你告诉我，到底哪句话才是真的！”梁小地一把拽起小韵，眼睛血火地死死盯着她。

“是我主动要求去那种地方赚钱还债，高慧美才介绍我去的名人会所。”小韵怯怯地说。

“你，你真贱！”梁小地把小韵掼在地上，甩手就是一个巴掌。

小韵捂着脸哭着跑了出去，玉儿忙追了过去。

我说：“小地，你不要这样，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何必再怪罪小韵呢？要说怪罪，得先怪罪你自己，要是你一开始不宠着她，有自己的主张的话，她会走到这一步吗？她一时糊涂走错了路，现在已经走回来了，你该高兴才是，听我一句劝，爱了就不要计较过去的事，好好珍惜以后的日子才对。”

小地把自己深深埋在沙发里不敢看我的眼睛，好大一会儿才恢复了理智，说：“对不起，周老师，我误会了你和郑总，你说得对，该怪我自己没照顾好小韵，我错了。”

玉儿把小韵拉了回来，小地上前抱住小韵，眼含热泪说：“小韵，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可是你不该撒谎，害我差点错上加错，来吧，我们一起给周老师道个歉。”

我笑道：“说开就好了，道什么歉呀，我记着呢，下个月十八号我要去喝你们的喜酒。”

小韵看到小地原谅了她，破涕为笑说：“周老师，谢谢你。”

我说：“别客气了，你们回去准备婚事吧。”

小地转身要走，却又停住脚步说：“是金长生找人害得郑总，他请了个什么神通广大的法师，就住在黄金健大酒店里。”

“天符双魔就在大都？还住在黄金健大酒店？真是太嚣张了，”这条消息让我一愣，我点点头说：“我知道了，好，我正愁找不到他们呢，原来就在我眼皮底下，我要会会他们。”

“可是你现在这种情形，能是他们的对手吗？”梁小地担忧地问。

“我会有办法的，”我说：“小地，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你答不答应？”

“周老师有事尽管开口，我一定要将功补过。”

“你手上若有金长生的犯罪证据，能不能向司法机关检举他？只要他进去，势必会对他请来的法师起到震慑作用，也能影响到他公司对黄金健的打压，这对于我救郑总有很大的帮助。”

“没问题，他现在把我当自己人，对我知无不言，我知道金长生的很多肮脏事，我也知道他的藏身之处，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好，我替郑总谢谢你了，这是纪委书记宁朝平的电话，他非常值得信赖，你直接找他就行。”

梁小地拿了宁朝平的电话，和小韵相拥着告辞。

玉儿送完他们，扑闪着大眼睛冲着我笑。

“你笑什么？”

“你也笑了。”

“我笑了吗？”

“你笑了，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笑过了，我知道你心里

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

“你在想峰回路转，马上要云开雾散了。”

“你这丫头，你莫不是也开了天目了。”

我和玉儿开怀大笑，也拥抱到了一起。

## 第 47 卷 情仇纠葛

《易经-天山遁》九四爻：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到了该隐退的时候了，该退就退，走错了路，停止就是前进，智者懂得这个道理，小人是要走到无路可走时才会明白的。

侯华打扮的花枝招展，身后带了四个保镖，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颇有江湖老大的派头，她越是极力表现坚强的一面，我越是能看出她的内心的空虚，还有她头顶萦绕不散的一股妖气。

几年来我和她一直恩怨不断，情仇纠葛，她伤过我，我也伤过她，我们没有办法和解，但是我也不想再和她分出个你死我活了，人与人之间不分珍惜缘分，至少也没有必要把有限的生命沦陷在无休止的争斗上，世上有那么多



有意义的事要做，为何纠缠在云烟一样的恩怨上呢！

我知道我和郑巨发遭遇的这一切都是拜侯华所赐，可是我希望的是，她对就此收手，我们相安无事，我不会再去伤害她。

我看到她这样一副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凭她的个性，我知道让她就此罢手很难，除非我死或者她死。

“周大师，我们又见面了。”侯华点上了一支烟，冲我吐出一个烟圈，那烟圈在我头顶慢慢扩散，从我的头上落下来，套在我的脖子上。

我多希望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侯小姐，幸会。”我淡淡地说。

“看着你和玉儿这么恩爱，真让人羡慕，心里想着白头到老的吧？”

“能和自己爱的人白头到老是每个人的梦想。”

“我来帮你实现这个梦想吧。”

“我自己会实现的，就不劳侯小姐大驾了。”

“是吗？你现在坐着还能说这样的话，如果躺下来呢？”侯华挑衅地看着我。

“侯小姐，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我希望你也忘掉吧，我们都还年轻，要朝前看，仇恨是一把刀子，老是揣在心里，老是想伤到别人，可是还是伤到自己的时候多。”

“我就喜欢做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我以此为乐。”侯华冷笑道。

“我们之间的恩怨我们解决，我劝你不要去再伤及无辜了。”

“好啊，你说怎么解决？”

“你想怎么样？”

第 47 卷 迷途不返

“把梅花易数秘诀给我，让出易经学会会长的位子，我们就可以两清了。”

“那郑巨发怎么办？你可以让天符双魔放过他吗？”

“天符双魔要做什么与我无关，郑巨发的事也与你无关，我现在是要解决我们之间的事。”

“会长的位子我不感兴趣，你可以拿走，梅花易数的秘诀我也可以答应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我，就是放过郑巨发和他的公司。”

“郑巨发的事是有人花了大价钱请双魔做的，我作不了主，你也知道双魔的原则，他们做事有始有终，所以你不必再提这件事。”

“学易之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洁静精微’，一个不能洁身自好的人是不能在易学界有所建树的，如果你们不能放下屠刀，消除心魔，你和你爸爸纵然是拿到秘诀，恐怕仍然无法得悟其中的奥妙。”

“这就不劳你费神了，我们知道怎么做。”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有你在就没有我的好，”侯华说：“你不用和我讨价还价，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了，交出秘诀，我可以成全你和玉儿的好事，否则你们趁早把婚事办了吧，要不然就再也没机会享受人生第一大乐事了。”

“你要一条道走到黑吗？”

“不，我的黑道快要走到头了，是你正走向深渊。”

侯华决绝的态度令我心寒，她现在胜券在握，根本不理睬我的忠告，我做出了送客的手势，既然话不投机，何必再徒费口舌。

“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你不交出秘诀，后果自负。”侯华撂下一句话，在保镖的簇拥下昂然走了。

三天？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世界每分每秒都有人生有人死，有人欢乐有人愁。李平阳回来了，他带来了欧阳云锦的死讯，我和玉儿唏嘘了半天，虽然明知道这是宿命，可还是深深的自责，我该给她一道护身符的，不管对她有没有帮助，至少我现在心里会好受些。

第 47 卷 有恩报恩

李平阳是从枣庄偷跑回来的，他听到郑巨发疯了和我的瘫痪都没能赶回来，左龟利对郑巨发的人，包括疑似他的亲信都严加控制，不准任何人擅离岗位，除非辞职。现在他终于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天一，得想办法制止左龟利的疯狂，要不然郑总的心血就全毁了。”李平阳说。

“只要郑总康复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你想办法啊，你不是大师吗？难道你也束手无策了？”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只是需要一个人去做。”

“我去，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李平阳

说。

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的话令我很欣慰。

我说：“虽然不是上刀山下火海，可也是龙潭虎穴，事关生死，你——”

李平阳不假思索地说：“我去，只要能救郑总，能救黄金健，我不怕！”

我把金长生通过侯华请天符双魔做法的事向李平阳简单讲了一遍，说，“现在天符双魔在黄金健大酒店里，他们做法的时候最怕生人冲撞，尤其不能见血，只要你在他们做法时出现在他们面前，划破手臂让血流出来，惊了他们的道场，邪恶之气阻塞在他们自己身体里运不出来，就可以破了他们的法术。”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他们的死穴。”

“好，就照你说的做。”

“可是双魔的道场里阴气非常重，你冲撞了他们的法事肯定会受到伤害，说是九死一生一点儿都不为过，我实在不忍心你去送死。”我痛苦地说。

“郑总救过我一命，我以命还他，没什么不舍得的，你不用多说了，我现在就去，”李平阳握住我的手说：“天

一，如果我死了，记着每年清明和好运去我坟上送一斤猪头肉半斤烧酒。”

“一定。”我和李平阳紧紧拥抱。

玉儿不忍看我们生离死别的场面，难过的背过身去。

为了李平阳能顺利地找到天符双魔的房间和掌握他们做法的准确时间，我让他找黄金健大酒店的经理帮忙，假扮成酒店的工作人员，先打进酒店内部，见机行事。然后给了他一道护身符，希望天符双魔的法力对他的伤害能减轻一些。

## 第 47 卷 最后一夜

天符双魔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们选择郑巨发的黄金健大酒店做据点，以为这样更容易进入郑巨发的磁场，可以把自己的法术发挥到极致，却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大酒店的经理是郑巨发的铁杆，他知道了害得黄金健公司气息奄奄的人竟然就住在酒店里，已经恨得要拿刀杀人了，听我们讲完计划，不由分说，马上做了全面细致的安排，换上了所有最信任的员工，对天符双魔二十四小时监视。

很快就到了侯华给我的三天之限，侯华打电话问我想好了吗。

我做最后的努力：“我想好了，只要你让天符双魔马上撤出大都，一切都按你说的办。”

“你没有选择的权力。”侯华一副吃定了我的语气。

“你会后悔的。”

“我已经后悔了，后悔当年没把你和肖衍四一起弄死！”侯华气焰嚣张。

“那好吧，我奉陪到底。”我叹了口气说。

“姓周的，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那你就和你的秘诀一起下地狱去吧！”侯华恶狠狠地说。

我知道她是要动手了，按照天符双魔的巫术法则，他们会选择在子时做法术，我打电话通知李平阳做好准备，待子时一过就破门而入。

天慢慢黑下来，一道闪电过后，天上开始下起了大雨，倾盆大雨把大地冲刷得干干净净，也会把人世间的污垢龌龊一并冲走吗？玉儿把轮椅推到窗前，我看着外面密不透风的雨幕，心里也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历历往事一起涌上心头，是非成败总是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经历得太多，目光开始犹疑，心灵开始混浊，思维开始迟钝，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出现，大都才发生了这么多生离死别，还是我无意中撞进了生离死别的漩涡，这一场暴雨过后，路归路，桥归桥，明天一切都将恢复宁静了吧！

这个夜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也许会是我在大都经历的最后一个难捱的夜晚，或许也会是很多人最后的一个夜晚。

我想我的异能和智慧真的是一去不返了，事情的结局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李平阳没能进入天符双魔的道场，被一个人抢了先。

这个人是金长生，因为他在关键时刻突然有了一种预感，他预感到自己要大祸临头，于是在夜里幽灵般地去了黄金健大酒店，他要去找他花了两千万请来的法师为自己消灾解难。一切都是天意，天符双魔的房间一直让侯氏父女戒备森严，他竟然能鬼使神差地找到，而且畅通无阻地径直闯了进去。

两个魔头正在做法，一惊之下，女魔为救男魔，飞奔过去竭尽全力地护住了男魔，而她当场吐血而亡。

金长生被女魔的阴邪之气伤到，手舞足蹈跳了一阵印度舞，然后就疯了。而此刻，郑巨发嘎然而醒，手里捏着毛绒棕熊玩具发了一会呆，问身边的人，欧阳云锦呢？我们几时回大都？

世间有轮回，因果各有主，一个走来，一个走去，金长生和郑巨发只是倏然换了一个位置，却有人得生，有人得死，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侯氏父女听到动静，跑过来察看，侯仕易被疯魔控制的金长生逮到，硬生生咬断了脖颈……

天明了，雨停了，街上依然车水马龙，大道朝天，各走一边，只有走错道的人才会迷路，迷了路连家都回不去了。



侯华和男魔像落在地上的雨一样，太阳出来，他们蒸发，从此没有人再看到他们。

左龟利想重新变回那个乖小孩，可是羊皮的外衣裹不住他长长的尾巴和带血的獠牙，不劳郑巨发多发一言，他就主动交待了自己的野心和阴谋，被以侵占公司财产罪起诉到了法庭。也许只有关进笼子里狼才会变得温顺吧。

识人识心，识己更需识心，经历这一番炼狱般的日子，郑巨发顿时大彻大悟，在梁小地的婚礼上，他宣布了一个决定，把黄金健公司里属于自己的股份全部给了梁小地和小韵。

我问他：“你今后是怎么打算的呢？”

他幽幽地说：“三界之中，没有时间毁灭不了的有情者，人生一瞬，不过是上演了一场生老病死的短暂歌舞，作长远打算那只是自己骗自己。我想去做一次旅行，我要去澳洲。”

《华严经》有偈云：譬如种子别，生果各殊异，业力差别故，众生刹不同。譬如心王宝，随心见众色，众生心净故，得见清净刹。

也许澳洲会有郑巨发的“清净刹”。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我怕是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郑巨发遗憾地说。

我的手落在木然无觉的双腿上，抬头看了一眼玉儿，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玉儿牵起我的手，轻轻亲吻了一下我的前额，轻声说：“我们走吧。”

走出酒店大门，两旁的门柱上贴着的梁小地结婚的喜联异常醒目：乾坤定矣。

## 第 47 卷 新年快乐

自从 2009 年 12 月《周易大师》在腾讯读书上线以来，这本书得到了广大文友易友的支持，我们一起度过了 370 多个日夜，可以说，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小程对数万朋友心怀感激！

从一开始计划中的四十万字（编辑定价每本 8 元即是按四十万字），一直到现在七十余万字，一路走来，小程不觉得累，只觉得快乐，与易相伴，与易友文友相伴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快乐的！

难得你们给了小程最大的宽容，没有要求我像其它的作者那样一天更新一万两万字，真是那样，小程要吓跑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的希望也开始了，有希望人生才会有意义！

关于结尾的问题：

一，的确有些收得太急了，只要你们还在，我会慢慢补上，只是不会每天更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经常打开这本书来看看。

二，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小程在这一部里留了好多的扣，我想重新休整一下，整理一下思绪，沉淀一段时间，或许会接下来把“乾坤否泰”四个卦都写完。

三，只要小程写得还是周易的故事，仍然会在这里更新，不会让花钱的朋友再掏一份钱，当然有包月的可能会有遗憾，不过，我想包月了可以看腾讯读书里所有的VIP小说，也挺合算的。

四，人生是由许多遗憾组成的，从来都不会有真正的完美，让我们一起在充满遗憾的人生中寻找不时出现的惊喜吧！

在小程今年的计划里，会把学易心得整理成书，是严肃的研讨易经的文章（关于易经的溯源，关于占卜问题，关于易经这本书里一些神秘的暗示等等），不是小说，所以这本书不会在网上发表，根据小程的老师的要求，可能也不会交给出版社公开出版，会在群里与有缘的易友交流，具体细节还要再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群等待。

等待是一个美丽的过程，小程也一直在等待着，让我们一起等待 2011 年每一个崭新的日子吧！

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人生多彩，事业进步，家庭和美！